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九・史部・編年類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六十卷　〔清〕秦緗業　黄以周等輯……一

E上78/09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光緒癸未浙
江書局鋟板

余撫浙之次年即命書局刊刻宋李文簡續通鑑長編逾年書成余既序而行之矣顧李氏此書於北宋一代事實雖粲然明備然久罕全本自建隆至治平當時雖鏤版行世而神宗以下則止寫本流傳世亦罕見我

朝康熙時尙書徐公乾學所呈進者亦惟建隆至治平殘本而已及乾隆時修　四庫全書乃從永樂大典中輯成五百二十卷然徽欽兩朝則仍佚焉又佚去治平熙甯元祐紹聖閒九年事讀者憾之余因語局中諸君子曰朱竹垞太史題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云長編所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李書可全楊書之所闕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此論實獲我心諸君子能用斯言以楊書補長編使數百年俄空之書復得完

善非讀史者一快事乎諸君聞之咸樂以從事余乃粗定條例以授黃舉人以周馮舉人一梅濮吉士子潼陳副貢生譔張副貢生大昌王拔貢生崇鼎王廩貢生詒壽倪廩生鍾祥俾分任其事大要以楊氏紀事本末爲主世又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一書亦題李燾撰雖眞贗難知異同之處亦多可采則附註其下而凡宋時人文集說部有可參攷者亦附見焉用原書攷異之例也書成付之剞劂使與原書俱傳自是以往李氏長編首尾粗具信乎考北宋遺事者必以此爲淵海矣嗟乎李氏此書世無別本非余力任校刊則數百年後要知不日就散佚以至湮没無傳而非諸君子與我同志則亦安能使李氏已佚之書復還舊觀且網羅放失有加於

昔哉因書此於簡端爲李氏此書幸且爲讀李氏書者幸也光緒七年九月兵部尚書升任陝甘總督浙江巡撫譚鍾麟序

李文簡續通鑑長編今　四庫所輯本有五百二十卷之多然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事頗多放失而徽欽兩朝則盡闕如恐永樂大典外無書可資補輯惟楊仲良紀事本末一書悉錄李氏原文而存十之二三惜此書宋槧無傳　四庫書目亦未載其藏書家互相傳鈔者譌舛滋甚且原佚百十四至百十九卷今又佚五六七卷亦非完書然欲補長編之佚固舍是末由也光緒六年孟春浙撫譚公命書局校刊長編俾得通行於世惟不備不完讀書者不無遺憾（紳業）適提調書局因向湖州陸觀察借得鈔本紀事本末請於譚公而屬在局襄校之黃教諭以周王訓導詒壽馮孝廉一梅分輯之閱數月書未成而王訓導病沒於是濮庶常子潼陳教諭讜張明經大昌王明經崇鼎倪茂才鍾祥繼之其間或有未卒業者張明經悉補完之始事於六年九月蕆事於八年五月凡二十月有奇（紳業）復加勘校名之曰續通鑑長編拾補分爲六十卷授之梓人按李氏意主編年楊氏意主隸事體例不同詳畧亦異況所佚之六卷正是靖康時事不得不參考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畧以及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等書其續宋編年通鑑雖非李燾眞本亦足供采取焉凡用楊氏原文者單行直書以補李氏之缺其旁采他書者雙行旁書以補楊氏之缺復以紀事本末不書月朔干支爰考諸李氏稟十朝綱要錢氏大昕四朝朔閏考分注於逐月之下俾閱者瞭然夫殫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

數十種之史書且閱兩年之久而後克成亦可謂勤苦倍至精嚴不苟矣世有讀李氏書者是書當亦不廢而楊氏書雖未克刊行已悉載於是其亦可無憾也夫光緒八年夏六月前書局提調無錫秦緗業序

凡例

一長編舊本散佚從永樂大典錄出之五百二十卷尙闕治平四年四月至熙甯三年三月又闕元祐八年七月至紹聖四年三月又闕元符三年二月盡徽欽二朝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悉取李文簡舊文而改編年爲紀事體今取紀事本末以拾補之其中或已爲楊氏刪節者考證諸書排比分注餘若岳珂愧郯錄程史王應麟困學紀聞董更良書錄王明清玉照新志揮麈後錄等書或引長編原文或引長編注語均采輯拾補至文無所見雖犖犖大事悉未羼入志在拾補佚文非敢續其書也（玉照新志引長編紹興三年事一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謂長編至欽宗止不應及高宗疑或爲長編原注中語也謹以存疑不取）

一長編原注及紀事本末原注所錄事實每與前後正文互見今悉據注以補所佚之正文卽注中祇存一二語者亦必輯入其僅云某年月日可考則附注其日干支下以與原文相應他有考證必詳注之

一紀事本末槧本久湮世所傳鈔本如用元祐舊臣等門則有目無書至注中所云北邊西邊等門則并目闕之文中脫誤指不勝屈今凡他書有可考者悉皆校正其文異者則附注存參

一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舊題李燾編攷古家皆訾爲僞託然宋劉時舉所著之十五卷起高宗訖甯宗實續是書則託名文簡究亦南宋人手筆今據紀事本末以補長編又據是書以證紀事凡文有岐異詳略者

附注本文下紀事未載則低格雙行附月末亦引他書校證之惟其書係元代刊本麻沙殊甚脫誤叢夥且多類及追敘之文故附錄必詳考而分繫之注中引用書名獨此加綫圈者以其書題文簡名也

一長編通例遇事有異同悉於注中引他書以定是非或兼存異說今凡本文與他書有異同者參校辨正附注用文簡舊例也所校正則加綫圈於案字上謹倣聚珍本諸書之例

一紀事本末之注多屬長編原文間有楊氏所附者今全錄之題曰原注其與本文相屬者則加綫圈若所引用之他段原注則否以清眉目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目錄

卷一

起英宗治平四年四月盡是年七月（上接長編卷二百九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

卷二

起英宗治平四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上

起神宗熙寧元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三下

起神宗熙寧元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

起神宗熙寧二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五

起神宗熙寧二年八月盡是年十月

卷六

起神宗熙寧二年十一月盡是十二月

卷七

起神宗熙寧三年正月盡是年三月（下接長編卷二百十神宗熙寧三年四月）

卷八

起哲宗元祐八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上接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哲宗元祐八年六月）

卷九

起哲宗紹聖元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卷十
起哲宗紹聖元年閏四月盡是年七月
卷十一
起哲宗紹聖元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二
起哲宗紹聖二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三
起哲宗紹聖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四
起哲宗紹聖四年正月盡是年三月（下接長編卷四百八十五哲宗紹聖四年四月）

卷十五
起哲宗元符三年二月盡是年五月（上接長編卷五百二十哲宗元符二年正月）
卷十六
起哲宗元符三年六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七
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十八
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九
起徽宗崇甯元年正月盡是年六月
卷二十
起徽宗崇甯元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一
起徽宗崇甯二年正月盡是年六月
卷二十二
起徽宗崇甯二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三
起徽宗崇甯三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卷二十四
起徽宗崇甯三年五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五
起徽宗崇甯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徽宗崇甯五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七
起徽宗大觀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徽宗大觀二年正月盡三年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徽宗大觀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
起徽宗政和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一
起徽宗政和二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徽宗政和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起徽宗政和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徽宗政和五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徽宗政和六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徽宗政和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起徽宗重和元年正月盡是年八月
卷三十八
起徽宗重和元年九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起徽宗宣和元年正月盡是年五月
卷四十
起徽宗宣和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一
起徽宗宣和二年正月盡是年九月
卷四十二
起徽宗宣和二年十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三
起徽宗宣和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四
起徽宗宣和四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四十五
起徽宗宣和四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六
起徽宗宣和四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卷四十七
起徽宗宣和五年五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八
起徽宗宣和六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九
起徽宗宣和七年正月盡是年十一月
卷五十
起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盡是月戊午

卷五十一
起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盡是月
卷五十二
起欽宗靖康元年正月盡是月
卷五十三
起欽宗靖康元年二月盡是月
卷五十四
起欽宗靖康元年三月盡是年六月
卷五十五
起欽宗靖康元年七月盡是年八月
卷五十六
起欽宗靖康元年九月盡是年十月

卷五十七
起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盡是月
卷五十八
起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五十九
起欽宗靖康二年正月盡是年二月
卷六十
起欽宗靖康二年三月盡是年五月己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目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英宗

治平四年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申朔）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專執國柄君弱臣彊乞行退罷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許陶始失望（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先是召渭州郭逵還領樞密陶謂用逵非先帝意外則韓琦薦引內則納賂於高居簡上曰事於先朝義實難處陶言既不行即以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等云云同宋史王陶傳郭逵以簽書樞密院宣撫陝西詔分還部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琦必姦言或亂聖聽顯罷逵爲滑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令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不可也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殿常參班劾之又案長編卷二百九治平四年閏三月庚子陶乞復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爲逼己蓋覺於彼時已啟）

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應正衙常

朝及橫行竝須宰相立班常朝日輪宰相一員押班尋常多據貲引官稱宰臣更不過來竊慮上項編敕儀制別有衙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揮時閏三月己丑也（〔原注〕己丑三月十一日）中書不報辛酉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應曠廢朝儀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爲喻斥韓琦驕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艱再拜表儀之禮重若邛山沮格臺文侮慢風憲宜加顯罰用肅具僚（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據會要陶以閏三月十一日問押班事其彈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趙概日錄閏三月十一日呈臺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訖以遇退朝早即輪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進呈及留身說呈訖可參攷更詳之）

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詔答不允仍斷來章（紀事本末卷五十九原注琦再上表據琦集及王珪答詔〔案〕東都事略王陶傳神宗頗不悅大臣之專陶乃彈奏宰相不押常班至謂琦爲跋扈琦等待罪之魏公家傳云公與交相曾公亮奏陳曰白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聽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押班歲月已久非自臣等遂上章待罪手詔不允宋文鑑卷三十一王珪行賜宰臣韓琦不赴文德殿立班待罪不允詔云天子之御正朝久而末講宰相之班百辭後亦從褒鑑臺爾之忽陳規邦舞之浸略善延英賜對每諭中旻之咨故宣德留班不及大所之謁知在職之匪懈奚引悠而靡蕭宜斥細嫌用綏素矚）

乙丑王陶入對言近彈奏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立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舉元蔡挺薛向轉官加職次序不當御藥院內東門司高居簡王中正等當罷免不蒙施行蓋臣才識愚下言皆非是豈可更處風憲乞罷職除一閒郡臣更不敢入臺諫歸私居待罪又申中書乞休韓絳彭思永等例責降韓琦亦屢請罷不許遂在告不出（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又卷五十八）與王陶兩易其職（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長編卷二百九四年三月陶以權密直學士禮部郎中權御史中丞閏三月甲辰溫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爲翰林學士）

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雖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固不可廢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大內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七〔案〕東都事略郭亢傳王陶以御史中丞彈宰相韓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過參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陶所致也神宗命陶爲翰林學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

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概面對堅請黜陶於外上不許請復授樞密直學士領羣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書以陶爲翰林學士時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雖至愚豈不知廢格詔旨獲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聖德日新上天助順風雨時若乃者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今茲時雨愆亢螟螣孳生險說紛紜震駭羣聽原其所以如此者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資薄險勢利是視巧詐反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眞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東宮之舊首加任使擢爲中丞今乃挾持舊恩專爲險惡輕視猾憒織羅交搆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權勢一歸於己且郭逵蔡挺遷改臣等以爲陛下處置皆當故即奉行亦累具陳陛下必盡記憶至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寖成廢禮非是始於二臣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背負芒刺目爲跋扈肆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於排陷大臣呼吸羣衆以爲己用自圖威柄竊弄國權者也臣等早來（〔案〕魏公家傳下有與趙概三字）屢陳欲王陶補外令其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今除舊職並差遣臣等不得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陶翰林學士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無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羣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韋渠牟

李齊運以纖屑狡獪倚爲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爲至闇之主誠望陛下上法堯舜及三代之君不願陛下爲唐德宗貽譏萬世也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展布四體興緝正統願陛下無溺私斷之不疑邪亢亦緣攀附職爲諫官不能自持正論輕爲王陶驅迫妄言當顯黜以厲羣臣臣輒違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長編卷二百九云四年二月癸酉奎參知政事）

己巳奎遂稱疾臥家乞罷政事（〔案〕魏公家傳云奎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才爲御史卽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孰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醜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翻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顯黜）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卽具奏推謝尋復劾奎附宰相欺

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竊按奎以死黨之節而濟以沈雄有大姦之才而飾以記誦少緣文彥博以非才得科名及爲諫官附會彥博欺罔仁宗陰爲培植維持之計爲唐介彈劾被黜是時搢紳朝士醜其爲人目爲諫賊奎爲小官時亦嘗爲富弼所知及弼當國屬翰林學士員闕弼以奎朋黨又爲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補奎心懷怨懟輒令韓絳奏弼以快私忿臣與奎有舊亦嘗規其背人主而附權臣及爲諫官又言其人黨韓絳陳升之等連文彥博自是與臣匿怨爲仇後韓琦引用爲樞密大使諫官楊畋憤其姦邪論奏會畋病死遂盜厥位及昨服除當復樞府見韓琦方立黨以傾彥博又見琦名位事勢愈盛於前彥博之力不復能引重陞薦乃自陳頃

爲唐介彈奏彥博而言其附會恐同居樞府不便意要發揚彥博前事及欲結媚韓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將此押彈欲先事奏陳使不能復發陛下觀奎此數節天資險薄惟勢利是視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眞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謂邪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藥之後臨朝簡默政事不復釐厲選任差除盡歸宰執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臺諫大臣猶懷恐懼不敢泰然作姦先朝繼統以來深居九重久之方親國政危疑自處惟恐淩辱欲爲則不得欲言則不敢窘束牽制諫屈（〔案〕二字有脫誤恐）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意所以固寵保位之術遂乃悅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議忽而不顧恩媚人主與臺諫官自立仇敵忠讜之士遣逐外郡

人心不平物論洶洶先帝後雖追悔掣肘不敢改爲以至憂悒成疾奄終一代琦等方以兩朝顧命傲然自居顧視朝廷惟己所欲且琦執政一年上視兩府大臣中外要職莫非親舊根盤節錯異己者必逐附己者必陞中常之人各顧身計言必不用適助禍殃如臣是陛下東宮舊臣復爲憲府之長琦等親被彈擊不敢自言奎乃爲琦主謀擊臣報怨自茲以往人誰敢言臣處職憲之位未滿兩月而遽遽退豈臣有欲自圖國政竊弄威柄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學士之職臣豈敢當之願從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脫彊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節以死歸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吳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

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至於再三確辭然後聽去所以重風憲之任寵耳目之官體貌直臣以厲其節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竝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入陶學士誥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馬光入對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請止還陶舊職上許之既又欲與陶侍讀學士光退翌日（原注二十日己丑也（案）傳家集謂四月二十二日上與此異日）復奏曰（（案）傳家集載乞王陶只除舊職劄子云日昨召對蒙恩賜示以吳奎所上劄子爲直除王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臣曾據所見數奏陛下始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陶侍讀學士臣忽遽未有以對退爲陛下經筵思之）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未必肯出陛下新踐祚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質直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出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既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中丞時舊職（（案）傳家集作止還陶原作御史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己下問不敢不奏（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庚午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藚花一萬朵已下至同州榅桲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今則一郡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閭主押司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雖闕乏亦無害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非謂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罷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右司諫劉庠言近手詔減天下貢獻出宮女數十人省後苑作工匠應乘章服及所更改乞付史館不從）

上批付中書（（案）宋史本紀王陶呂景吳申吳奎責降罰銅均在丙寅日紀事本末繫之庚午日蓋以溫公上留吳奎劄子日書之也然據傳家集上疏在二十四日是月戊申朔庚午爲二十三日二十四則爲辛未集與此差一日今姑依紀事附此）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吳申呂景過毀大臣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申呂景各罰銅二十觔吳奎位在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爲內批三日不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濰州不許司馬光復奏外議藉藉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爲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懽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

一出入閒何爲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爲朝廷惜大體耳上不懌光中丞誥時在閤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爲之動問制誥知諫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誠可罪若以爲跋扈則爲欺天陷人矣奎之罷政事也琦猶在告公亮方侍祠趙概復奏增奏一官爲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辛未曾公亮入對懇請留吳奎上許之（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壬申追取吳奎青州告詔對延和殿慰勞使復爲參知政事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上初議罷奎爲翰林學士承旨顧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辭方平曰韓琦久在告者意保全奎奎罷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論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良久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上訖從之（〔案〕宋史吳奎傳及琦罷相出知青州宰輔表在九月辛丑）於是遣內侍張茂則賜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閒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誣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義卿其勿以爲嫌

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知悉吳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爲言上手札論亢曰此無他欲起堅臥者爾堅臥者蓋指琦也（〔案〕韓魏公家傳云陶既黜邵亢猶欲殺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言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屬官屬亢爲道上語如此意以蓋己之失也）陶爲人儁利眉目疏秀美書翰惟性卞急色厲而內荏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陰知上不悅執政之專既爲中丞謀易置大臣虛次相以自擬陳薦密勸琦備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原注〕琦傳云英宗既立琦編羣臣姓名品題之以進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後覺陶佞疏之及爲御史中丞意猶不滿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爲難按所稱覺陶佞稍疏之恐飾詞今不取）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亢爲詹事琦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盍止用亢琦不從遂竝用二人及琦爲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眞宜受撻（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此據司馬光日記云彥博謂琦詹事舊無二員按太宗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竝兼詹事舊無二員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記又云樂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敎執政許之嘗考舊記書詔王陶過嬰大臣罷御史中丞爲權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位執政彈劾中丞格手詔三日不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新記但書罷至仍不載因由據五朝史例當從舊記）

同知諫院請開經筵且講喪禮詔俟祔廟畢取旨（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誥奏疏曰（〔案〕傳家集有云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木茂）臣蒙陛下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敎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

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能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之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時臣初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生平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足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溫公論修心之要三治國之要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載於治平四年閏三月辣云以名公著司馬光爲翰林學士上號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嘗以此事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又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所得至精至要者盡在是矣與此大旨略同長編卷二百九載司馬光爲翰林光以不能四六爲辭下竝未見此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誤繫於彼）

是月知慶州蔡挺知渭州（長編卷二百三十熙甯五年五月丙寅原注以挺治平四年四月自慶徙渭熙甯二年九月再任（案）東都事略蔡挺傳云神宗卽位加天章閣待制徙知渭州建勤武堂五日一敎閱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三鼓而出之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還隊槍刀齊出以步鼓節之爲擊刺狀十步而復以上凡復位皆鬭金部退騎兵亦五伍爲列四鼓而出之射戰盤馬先敎前一日將官點閱全備乃赴敎再鬭之隊中人馬皆彊弱相兼彊者立姓名爲奇兵隱於隊中遇用奇則別爲隊出戰涇原路內外皆七將及涇儀州左右策應將每皆馬步軍各十陣分左右各第一至五日閱一陣此其大檢也神宗甚善其法）

五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是月戊寅朔）御史臺官既被絀罰宰臣韓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爲歲已久卽非始自臣等今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相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相日未御內殿前令閤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相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當日似未曾討論故行之不久漸復隳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逾時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則於機務當有妨滯欲乞下太常禮部詳定典故從之及司馬光爲中丞卽奏臣竊聞宰相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以宰相爲股肱以臺諫爲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

旨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諫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辨論是非則（〔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與前日之事有何所異是闘訟之端）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卽大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紛爭之醜臣竊爲陛下惜之（〔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況今災異屢降饑饉荐臻寇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爲先而餘事爲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後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設班前下太常禮院詳定指揮更不施行既而司馬光又奏（〔案〕傳家集云臣伏覩今月七日敕文準四日手詔今後宰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

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敕命指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御極以來惟近因服藥曾因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後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以爲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卽政之初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已降手詔必欲限時刻者卽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巳牌上竝依手詔施行（〔案〕傳家集作竝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乃詔春分秋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臣更不過文德殿押班（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實錄云故事宰相奏事訖赴文德殿押班其後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復過殿習以爲常及王陶爲中丞劾奏宰相違故事不恭於是百官至巳後數刻未退人頗苦之故有癸未之詔〔案〕長編卷二百二十八熙甯四年十一月詔中書門下自今文德殿常朝候垂拱殿坐令御史臺一面放班沈括補筆談卷一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卽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卽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爲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相奏事至辰時未退一面放班遂爲定制）

丙戌翰林學士呂公著兼侍讀（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此條紀事附四月下據朔閏考四月戊申朔無丙戌日十朝綱要編年備要五月置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以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不載兼侍讀事或紀事本末上脫五月二字也丙戌爲五月初九日）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潁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爲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

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及御批吳奎罷參知政事遷一方知青州維以爲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政大夫衆謂得人今才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且執政能免則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理當竝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以明天下之耳目豈可不謹乎陶既出維亦屢求外補（〔案〕宋史韓維傳上還奎就職維援前言求去）上從之未行改汝州（〔原注〕日記云樂道之與長文關也秉國曼叔彥先更上殿言樂道出秉國亦求出命知潁州〔案〕宋史韓維傳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甯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

（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亦惡言保甲復使爲開封府）侍御史呂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罰金因言自臣入臺方踰兩月凡所論奏不敢阿附嘗言樞府兵柄方鎮帶之於體非便乞罷郭逵簽書并宣撫之任又宰相於文德殿立班乃祖宗舊制今既隳廢損國體又言王舉元四歲八遷蔡挺資淺用速夏倚超擢太優陳汝羲貪邪陰險不當召試不蒙施行蓋臣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從罰在臣之義豈敢苟安望罷臣言職顯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傳家集五月十二日上留韓維呂景劄子云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史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陛下疇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爲難得其人身爲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貶竄之爲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

俱從外補於二人甚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過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覈衆心取進止）

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凡數千言專詆毀執政曰臣預知孤忠必犯衆忌方權臣之久盛復衆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言事忤意者決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聞手詔一出則遷怒以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爲大惡以顯心附己者爲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豈思天威之可畏又曰元台高臥而有要次輔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於上閣藏在私家朝請宣召於御前押歸故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昔眞宗久疾丁謂弄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尙猶再行告病少挾正以爲邪不敢便毀制書全無名而復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臣竊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詞狂率恣爲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責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大臣宰輔之權誠爲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爲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輕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

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廣開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邪若又執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萬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爲大罪者羣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效不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呂公著恐上惑陶說將復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見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皆稱聖朝昨因王陶瀆亂天聽上下震駭尋已黜守外藩繼一露

奏表章歷詆近臣及論大臣不軌又漏洩上前密語陛下以其宮邸之舊嘗加眷遇兼謂出於一時猜忿特賜含容不加重譴陛下之恩德可謂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聞復有章表長惡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禍心非特出於一時之猜忿也且以陛下之聰明至其指執政之得失數羣臣之長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爲大臣有不臣不軌之心則陛下眷念不置向後必須召用臣竊恐姦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謂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論登用中立之士杜絕阿黨之原毋爲偏見邪說所惑則天下幸甚（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畢氏通鑑熙甯二年七月知梓州何郯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後陶入爲三司使還翰林學士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及爲中丞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誅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流人初英宗立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其薦之（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案〕邵伯溫聞見錄云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世熙甯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還京徐乾學通鑑後編云唐英初調穀城令縣圃植千株楊柳作柳亭於其中聞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未朔）庚申兵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侍讀學士王廣淵知齊州先是司馬光言（〔案〕傳家集言王廣淵劄子凡三篇第一劄子上於六月三日紀事本末所載其第一劄子也然前半已刪節今據傳家集附注於此據傳家集所載云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去邪陛下不知臣無以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劾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學士）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數年之閒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圖閣寵賢彥通（〔案〕此字原闕據傳家集補）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案〕傳家集此下有云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黜姦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姦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斷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案〕傳家集所載言王廣淵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聞廣淵所爲布聞海內陛下昔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假藏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天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爲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姦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歎顏淵以遠佞人夫堯與舜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淵早賜黜逐）御史蔣之奇亦言廣淵人品庸凡天資險譎先帝拔自常僚置之文館不思獻納忠規而乃肆爲姦佞方擢用之際司馬光列章十上事寢不行愈自矜誇藩邸故舊入則結高居簡爲內應出則與孫固爲死交陛下大明初升四海皆照豈容魑魅尚在朝廷廣淵亦自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案〕傳家集此爲言王廣淵第三劄子也紀事本末亦節去前後據集中所載云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近聞廣淵（〔案〕傳家集作本人）帶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歸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爲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爲姦諂無益哉（〔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衣以備賜經年不過用三兩頒故當時服緋賜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譬如珠玉若使

（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泛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必已知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比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彰然明白）不聽廣淵入辭延和外殿上哀慟久之衛士皆感泣（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王銍默記卷上云王廣淵識英宗於潛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宰執專權須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閒諫官司馬君實力言其姦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外出世徒知君實言廣淵而不知宰相之反閒也然則陰諷臺諫以逐人主親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君實言揚繪不當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與邵亢發令論繪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爲人陰使之耳蓋廣淵被逐嘗言君實純直受人風旨之詐而云爾此說似誣）

辛未（長編卷一百八十八又卷二百四十六載增配沙門島人數事據原注均云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慶事可考（案）原文已佚東都事略馬默傳默除知登州沙門島舊制則有定額溢數則投之海中砦主李慶寵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隸猥眾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責其擅殺欲按其罪慶惶恐即日自殺默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額者則選年深不作過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軾異之王鞏甲申雜記云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爲定制）詔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賜蠲復之恩然而歷年於茲未極富盛閒因水旱頗致流離深維其故殆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爲浮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愁痛亡聊之聲上干和氣深可傷憫其令逐路轉運使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夫田產人恃以爲生今竭力營爲稍致豐足而役已及之欲望農人之加多曠土之加闢豈可得乎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者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欲望以所陳下哀痛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委侍從臺省集議考驗古制裁定其當使力役無偏之害則農民知爲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役法之議始於此（紀事本末卷七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韓絳言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云云同又云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衙而民戶愈困至於破家願論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詔逐路條具差條利害（案）再詔條具利害在七月戊寅可考又（案）傳家集載治平四年九月所上論衙前劄子云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蓄求致厚宰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計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閒苦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戶家業千貫亦爲里正西鄉上戶家業百貫亦爲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每遇有闕於一縣諸鄉選物力最高者一戶補充行之到今已愈十年民閒貧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爲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今一槩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又舊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優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由衙前一槩差遣不以家業所直爲準若使直千貫者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乎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爲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業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爲抑彊扶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家

（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麋滅消耗至於窮困而為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之而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為富民之術不亦疏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綿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慘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凡為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聞奏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可勞矣）

陝西轉運司薛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陵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誇示諸羌誘降橫山之眾詔增給田五頃（[案]吳廣成西夏書事云徙橫山民於興州夏蕃酋令淩舉眾內附夏國頻年點集眾志乘離橫山羌益思內附諒祚盡發其族帳徙之興州諸部懷土觖望知青澗城种諤招之令淩舉眾降諤上聞給以田宅此作朱陵未詳卽其人否）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選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弊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選才謀居要害任權變廣招置募鄉導行反閒使其君臣攜貳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衝也設先舉之策行淺攻之術諸路分據地勢犄角進兵聲援相及若首應尾使其備東北則擊西南狃以歲月勞於奔命所以罷其敵也東兵屯戍去逸就勞知虜情不習地勢坐縻廩食欲戰先北今若省之專任土兵減費重威所以實其力也罷其賜予禁其市易絕其鹽利設官致命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國也今數道宿兵調度滋急稍失經畫則徒困良民而無補國用宜鑒建康之失蠲倉卒之暴任公寶之謀使府庫充牣而農桑不殘士飽氣勇以攻則克以守則堅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稱善常置左右上見而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族長可招納者是日卽召薛向入對密賜金五十兩及辭去又賜金凡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樞密使文彥博等皆執不可宰相曾公亮獨贊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彥博令其可否條例錄進彥博奏云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案]潞公集此下有云向所謂任將帥者朝廷何嘗不慎擇而重之但所擇或得或否耳既得其人固當加向所論使久其任必各成效猶如前時屢遷數易雖得賢才使為將帥亦難責其成功所謂亟攻伐以罷其敵者一曰先舉之策以謂先發制人故勝後發制於人故負故欲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二曰數攻之策其大旨欲招誘橫山部族團結熟戶之兵及義勇弓箭手之眾侵擾賊境使不甯居將自困弊此皆朝廷素留意者兼韓琦上言慶曆初曾與范仲淹嘗建此議會西人輸款而止去歲樞密院遂與中書同議悉有成算尋已降付逐路令錄奏議進呈兼逐路之兵自來未嘗精較實數去歲樞密院令編例官類聚得揀實人數降下諸路嚴切訓練至於部分亦有成法并檢康定中詔路出師奉制之術並密封付邊帥遵守朝廷處置之詳殆無遺策然此舉動必當其時去歲十月臣嘗上奏於先帝若諒祚果遂倔彊自絕於朝廷以討伐內處渠招納降附無所不可若猶恭順服過卽當舍容所謂羈縻不絕況王者之師非不得已豈宜輕用今向有云若諒祚改圖自新復守詔誓伏望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怒省費戢兵安邊息民天下之幸斯言是矣然於平時不可不講議精熟一旦有陳用之無疑所謂省戍兵以實其力者其要欲省東兵之疲輭揀土兵之精勤取實用損虛為持久必勝之術朝廷近以計較逐路之兵去冗留情皆有定數矣向去春季依法料簡兼去歲不以親備兵戍邊此亦省兵費力之一端也又曰絕利源以弊其國謂朝廷歲賜并緣邊和市亦宜絕之賊勢自窘矣歲賜和市如諒祚違命自當絕之）上三策不待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惜經費（[案]潞公集此下有以固其本四字）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求（[案]潞公集此下有云蓋經費若簡國財乃富國富卽兵彊兵彊卽蠻不敢內侮而後制禮作樂馴致太平）

（何欲不可今之言者不計國用之豐實而欲輕舉妄動爲國生事者多矣惟朝廷審用而愼行之兵一用其費不貲苟力屈而財殫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向又以調度兵費一以康定爲鑒其言尤爲切當蓋康定時兵久息不用人未知戰上下騷然暴取橫用莫知所極天下困弊終無尺寸之功亦可鑑矣）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閒（案潞公集此下有今又主關中之漕七字）首尾七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案潞公集此下有其言誠有倫理六字）然謀攻料敵老將所難兵者大事不可輕言古人論兵至愼至重（案潞公集此下有云如向之取橫山如反掌捕西賊若設置掩兔）向謀雖可采言亦似輕誠願愼之重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是月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罷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李若愚罷涇原路駐泊兵馬鈐轄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寶罷秦鳳路管句蕃部公事韓則順罷鄜延路管句蕃部公事（長編卷二百三元年十二月丙午載四人領邊事命原注實錄云卒罷之蓋追記治平四年六月事今不取案長編注既云四人罷領邊事命當載四年六月今據原注附此罷四人蓋因人不以爲便而從呂誨疏也誨疏見長編九朝編年備要六月罷陝西內鈐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以趙抃知諫院抃獻疏以任道德重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又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案太平治迹統類云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趙抃知諫院提舉萬壽觀既見上謂卿匹馬入川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稱是邪人言獨處室中有一龜效其服氣故也前此自蜀還歸者多歷省府官大臣以爲言上曰用抃爲諫官賴其言何必兩府乎抃乃獻是疏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熙寧二年五月載抃自成都還以龜鶴自隨云云下又拔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云云殊與此復今姑存此以備考宋史本紀九月與張方平並參知政事）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丑朔）戊寅上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內職獨句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嘗以爲言上曰居簡有功思恭退詢於人云劉庠之建儲也居簡覘見太子二字急報上於潁邸及英宗升遐居簡亟出召二府中宮聞之怒詰居簡曰太子合召之又於懷中探黃衣以被上體此上所謂有功者也思恭復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長子當爲嗣者非陛下而誰居簡當先帝大漸之時已懷二心私自結納又矯稱太子之命召兩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當誅之罪奈何反以爲功上不聽司馬光奏言（案傳家集言高居簡劄子凡五篇此第一劄子也前半紀事節去據集中所載云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句當御藥院）高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時句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爲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況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爲狡猾（案傳家集此下有云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人皆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糾繩不敢不言）伏望遵祖宗舊典應句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案傳家集言高居簡第二劄子第三劄子紀事不載據集中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況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者旦夕常在左右

又寵而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句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並令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遠加竄逐第三上殿劄子云臣近曾兩次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簡頃在先朝已竊弄權柄依憑城社玷辱聖明物論洶洶切齒側目及陛下繼統必謂首行誅竄以書邪臣不意居簡狡猾多端先自結於陛下使陛下寵愛信任更過於先帝之時朝廷公忠之士無不憤懣深為陛下惜之方今內侍之臣小心謹慎可以備陛下左右使令何可勝數陛下足以擇而用之何必違祖宗舊典負天下譏謗獨保護居簡堅如金石至竊載之伏望聖慈取臺諫官前後所言居簡文字盡付所司治其罪以彰至公之義順合眾心其餘句當御藥院者亦乞遵舊制官至內殿崇班以上並授以向外差遣）又言（案此下傳家集所載言高居簡第四劄子也紀事於前後亦均有劄節據集中所載云臣累日前上殿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旋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加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晏而不自知也讒者

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案傳家集此下有云然後遣去）臣誠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典刑）若（案傳家集作況）居簡閹閽小臣罪盈惡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中外以戒憸人而尚足為之隱乎（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為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惜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

所可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集中又載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云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讒邪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資無顛尚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為拙直則居簡為姦邪若以居簡為忠良則臣為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況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累曾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又案傳家集於第一劄子謂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紀事以第一劄子第四劄子連載而繫於戊寅日是月丁丑朔戊寅乃初二日兩異其日必有誤集中又於第五劄子下注云當日罷居簡除供備使是此劄子乃癸巳日上也今姑以五劄子連綴於此以備參考又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熙甯二年載司馬光論內臣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手詔問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邪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祇候光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之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厮役為之乎考編年資治通鑑載於熙甯二年殊謬彈劾高郭皆為御史中丞時本集俱載於治平四年本無可疑紀事本末服載彈郭昭選事移注於此編年資治通鑑於彈郭疏亦多刪節今據傳家集附錄之集中言郭昭選劄子云臣竊聞陛下

歸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閤門祇候眾言藉藉頗謂廃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祖宗即位之初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為腹心羽翼豈以為承世之法哉乃遷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為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概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厮役直除班行其為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遂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動小人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祇候祖宗所以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諸文臣則館閤之流也豈可厮役之人為之乎況東宮其餘吏卒甚眾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敵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為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為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聞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懸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圖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言者但為陛下措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祇候乞賜追寢貼黃或聞昭選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此知虛的審或如此猶為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官貴刑賞乃陛下魁柄須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預陛下亦不當聽

（從如此則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正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爲其子猶不可況爲他人乎）詔中外臣庶限一月條陳差役利害以聞（紀事本末卷七十案初詔在六月辛未此詔又立一月限也）

壬午司馬光對延和殿又極言高居簡上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閻閻小臣何繫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爲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爲不孝上命留劄子光請以付樞密院上從之（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癸巳高居簡爲供備庫使罷御藥院司馬光屢劾居簡上雖以章付樞密院猶未施行光言與居簡難兩留求外郡請對呂公弼曰光今日必決去就時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來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願擇其重者上曰今當如何公弼曰罷其御藥優遷一官可矣上命與供備曰光得毋復爭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諭以居簡已出矣光必自止上從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須才智但令謹樸小心不爲過斯可矣（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編年備要云既而又用王中正李舜舉句當藥院宋史高居簡傳云歷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司幹當御藥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儉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皋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云云於是罷爲供備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

乙未著作佐郎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惠卿南安人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於曾公亮公亮遂舉惠卿館職（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案畢氏通鑑云惠卿晉江人也）

己丑龍圖閣直學士趙抃天章閣待制陳薦同詳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紀事本末卷七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祀案宋史本紀辛卯告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謚於天地宗廟社稷壬辰上寶冊於福寧殿畢氏通鑑云秋七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眞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饗明堂伏請以大行皇帝配詔恭依）

（又宇文之邵致仕先是之邵爲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轉薄絹高價使縣配賣之邵不可拂轉運使意罷官而歸繼又上書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故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案宋史本紀七月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據朔閏考是月丁丑朔則上書日已在七月三十日畢氏通鑑云書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然則致仕非即此日自不能在七月內矣續宋編年資治通遜誤繫之然致仕不得其日姑附此之邵書見宋文鑑其書云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箴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愼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則大小之事不解矣宋之有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迹其所得之艱難夙夜危粟以勤負荷承恩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眞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嗣禱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杆之閑詩曰天難謀斯言天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訶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蔽臣竊恐荏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人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部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遺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資者亦樂爲而濱死之衆溝豎之命可救矣陛下又責躬引告寬獄訟出宮女斥畏敵之吏謂苛虐之政能無名之費省勤民之役凡所以囊政而召乖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天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斷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衞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款謂主者之部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獎敎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濟去佻薄之弊淫積敗教之具一加過絕凡侍從輔將宜愼簡修以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罰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諭垣而遊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

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朕覺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圍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耳科防日增格令日纍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糟有假名字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千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暨之陛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合矣又患共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察而循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陛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敎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蹶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算守邊無艮將臣籍爲朝廷憂之慶麻閉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壁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臨乖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淺而城寨之兵又吝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麻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貿藺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

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卒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若千以爲戰若千以爲救兵救兵必須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吭之地則可應猝而不失饑會也酋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其爲營授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交扶羌是也其俗逐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夷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若絹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句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貲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罷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關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貿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令又驕寵小羌而足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寨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堅則邊民小安矣爲改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惟莫之

春亦又何求加何新奮此諸侯之勸農也令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自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毆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艮術也郡縣之政顯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奉制不得盡其才固也千里之郡不能與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審違天于之詔係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末必獲告而違按察之命其竊可立而待也令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罔其所爲也令爲民守令而其勢願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罪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敦庶所頁之吏有罰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尙有至忠不敢獸獸又爲陛下極言臣聞疾末北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闔服則矯襄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敵壯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日罔游於適罔淫於樂傳說之戒高宗日無以遜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於荒野極知小民之勢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聞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

吝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士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己衰殺龍哀冤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

英宗

治平四年八月（〔案〕宋史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丁未朔同）甲辰司馬光言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也（〔案〕傳家集非也作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察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閒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罷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小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其虛實卽行賞罰臣恐讒臣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句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謟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遷渙鎮甯留後知恩州舜臣降華州鈐轄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聽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句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案〕傳家集此言

王中正第二劄子也不繫日月言王中正凡三劄子其第一劄子上於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一劄子紀事不載今附注於此據集中第一劄子云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句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遇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逼以防微杜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之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既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闕理資序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當應完固乃得無患一有蟻襲洩之則漸致瀆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漸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罷姦將釀好招權令處之要職足去一居簡得一居備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僕直廉謹者使句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取進止）光疏早入（〔案〕此指第二劄子也）晡後上以手詔問王中正事得之於何人光卽日具奏（〔案〕此傳家集所載言王中正第三劄子也亦不繫日月紀事摘取疏中數語未詳載其文今附注前後拾補其闕據集中云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事得之何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罪（〔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奏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光蓋得之孫永永亦嘗以爲言上曰舜臣本隸溫成閣先帝常言其不才昨閱邊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緣中正也（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爲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爲小人黨盛矣上不懌〔案〕宋史本紀八月己巳京師地震）

（〔又〕葬英宗於永厚陵〔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癸酉日十朝綱要又云八月二十七日葬永厚陵諡曰憲文）

（肅武宣孝廟號英宗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三云英宗梓宮至永厚陵館於席屋從韓公下視宮有正殿置龍輻後置御座影殿置御容東幄臥神帛後置御衣數事齋殿旁皆守陵宮人所居其東有浣濯院有南廚廚南陵使廂舍殿西副使廂舍都知石全育爲陵使靈駕至儀仗轉趨園西殿中儀仗前導御容大升輿御龍輔御前殿車輅各就幕屋方相宜梓漆梓宮等置於瑩外各有方位司天監處之兵士各執儀仗分屯鞏縣樞肺承安命使臣董之陵北有枯河河北原台抱三陵在青龍山下其西白虎澗青龍山郎西太室也少室西俗謂之冠子山陵前闊角謂之鵲臺門側臺曰乳臺陵臺三層高五十三尺上宮方百五十步卷四垂共高八尺廠木者二重石椁高一丈其鑿長一丈二尺深闊七尺蓋條石各長一丈闊二丈十四板皇堂方三丈深二丈三尺麓巷長八十三尺深闊一丈八尺自平地至深六十三尺隧道長四百七十尺石人物六十事韓公曰力士所得直及賜子人不過七將前已癸酉黎明設遣奠於幄殿有牲牢祝文餘皆如朝臨禮昌王及五使皆吉服金帶導龍輻降隧道抵木階梓宮升石椁西首御夷林下下及地尺而止已時一刻乃下置珠綱花結於上布方木及蓋條石及設御座於蓋下前置時果及五十味食別置五星十二辰及祖思祖明尊位於四壁又設衣冠劍佩筆硯弧矢甲冑凡平生玩好之物又設絹帛諸錢然後設冊寶適然漆鐙閉柏門置道遙於麓巷閤石門闕其闕之中央留人於內揩据畢闈闔而出鎖其門投鑰於內司徒復土九鋪立石桂於中央築以鐵索乃以都護排防果石以塞門實隧以土五使乃易內服設掩皇堂祭於隧外哭又於陵哭人易吉服黑帶俠浴虞主畢奏請降輿升輅卽下宮又奏進發五使前步導至下宮奏降輅升輿設第一虞哭據注云仁宗之虞不哭支道日居室請陵但置香藥不設食爲臭腐故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云陝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熹祧十分之一韓子華曰非上旨丁當不能如此歐陽文忠曰上云狀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以朕爲不孝）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子朔）壬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太廟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西夾室癸未徧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甲申上齋於垂拱殿乙酉祔英宗太廟上步導神主出至宣德門羣臣奉慰如典禮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六年從安石請奉僖祖爲太廟遷順祖夾室原注壬午奉安八室云云據以輯此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九月祔英宗祧僖祖宋史本紀乙酉祔英宗祧主於太廟樂曰大英之舞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連書故祔祧先後異文長編卷二百九治平四年三月云先是禮部言準嘉祧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廷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三云乙酉未明自官序立集英殿下上自東南來登哭奠拜降就帷宗正卿吉遷前獻畢虞主乘腰輿出丙府前導上步從止宣德門乘玉輅上北面再拜薦是日早太祝浴栗主於廟門西幄王禹王題之輅及廟門百宮拜迎於門外虞主御腰輿入就幄辰時百官又立於殿庭內臣以褥輿迎栗主置於中庭之褥子又於褥西北面祔伏輿爵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祔廟內臣奉上於腰輿升自阼階詣眞宗室祔坐於東壁下少頃請本席褥位公卿以下行禮奏樂加時享之儀畢以腰輿奉桑上埋於席北百官入慰又宋朝事實卷六太常禮院奏僖祖文獻齋和皇帝文懿皇后神主祧藏於西夾室今具合行典禮如右臣等謹按禮記檀弓云舍故而諱新注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唐會要永徽二年左僕射于志甯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宏農府君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戊戌知制誥知江甯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安石既受命知江甯上將復召用之嘗謂吳奎曰安石眞翰林學

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勿信於是卒召用之（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奎論安石見長編卷二百九閏三月太平治迹統類作八月戊戌誤八月無戊戌日戊戌九月二十三日也統類載制略云王安石學爲世師行爲人表廉於自進優處於東藩茲有僉言宜還中禁俾夫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可特授翰林學士臨川集謝翰林學士表云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之蓄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清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爲官非能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容詞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學舉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疏闕淺陸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闇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昏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否已知考愼而於其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聽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蓮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彌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

（下以供職司之所守）己亥司馬光上疏（案傳家集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橫山疏紀事刪節殊甚今拾補附注據集中云臣聞王者之於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諭蔥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利然後為快也）竊聞邊臣言趙諒祚部輕呢嚷側（案輕呢嚷側於嘉祐八年內附請兵延州約取靈夏會仁宗不豫未報諒祚聞遣官撫定之事乃寢是年內附者乃淩犂及嵬名山二人輕呢嚷側事無考或淩嵬二人名氏其時猶未明言也據行狀作嵬名山不作輕呢懷側）欲以橫山之眾攻取諒祚歸命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為非宜尚慮語言疏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為陛下陳之又案此指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所上言橫山劄子也紀事不載劄子故節此數語據集中劄子云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內人戶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為日固久今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懷桀驚外存臣體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其亡叛之民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下且以撫循百姓為先以征伐四夷為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專謹斥堠防其侵軼而已俟諒祚告惡既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不為晚也）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周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焉臣聞戎狄之俗自為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飢渴能受辛苦樂鬬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為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聖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為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敗河東南收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寶文為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為虜所抄略及經沙磧飢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歎欷酸鼻及真宗即位會繼遷為羅潘友所殺真宗因洗灑其罪弔撫其孤賜之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於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為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既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

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且天下困敝至今未復仁宗屈己賜以誓詔冊為國主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歸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將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與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令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為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為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眾乃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為邪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己以正義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為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為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窺關中竊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縱其寇盜亦足以為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竭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之際陛下深詔邊吏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情疆場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閒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嚷側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郵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窮叛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為背叛之名或者使其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為助陰設伏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萬一有之則令日受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嚷側實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彊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為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籍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為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眾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嚷側也若嚷側餘眾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幾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側餘眾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土偶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為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向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都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之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教閱稍嚴則憤懟恐望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乃眾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觀今天下知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寇冀倖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選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謀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全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爲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宸[illegible][illegible]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盡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寵之厚其賂以求之其爲損也不已多乎斯乃國家之大事安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意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禍也彼進謀者皆非實能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闢境邀衛霍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郎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敍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疏奏上責樞密使文彥博曰輕呢喚側事司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責始有復還翰林之議（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又卷八十三（案）傳家集載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溫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敕據紀事改翰林學士在癸卯日是月丙子朔癸卯乃二十七日也殆議始於二十四日故是日即撰敕書至二十七日乃行下也敕書附注癸卯日下）

韓琦數因入對求罷相（（案）徐乾學通鑑後編云琦立三朝或言其專自王陶論劾之後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以間琦琦因稱疾求去帝不許屢以詔書慰撫琦又疏有四當去復不許厚陵復土琦更不入中書請甚堅於是帝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又案）安陽集家傳云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即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毋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上奏曰自有唐至於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向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得援此故事遂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用賢傑共熙聖治臣居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以來凡在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夜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彊此臣之當去二也宰政不舉誇議日異事業不著於時聞望益衰於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明睿知海內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望臣所以不避鈇鉞昧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軀少諧休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爲報此爲丁未秋乞罷相第一奏狀取安陽集與家傳參附之安陽集載第二奏狀云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降批荅不允今月十三日已再具劄子面奏其敘當去之理不一皆明白可信非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如所請今乃再煩詔諭殊未開納臣竊揣陛下之意不過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不職不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爲待臣之厚意愚臣反以爲薄也臣請申其前說且臣備位二府行越一紀妨賢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去身嬰宿疹日甚一日萬幾之重不可支持而不去宰職績曠謗議叢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去昔之爲山陵使者事已即罷而臣兩爲山陵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舊物以留之則臣有此四不去之大責仰而慙俯而愧何施面目於廟堂之上哉若俟其職事愈發病益不支議者交章而肆攻然後免而遂之得不傷陛下所厚之恩此臣所以爲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弼之臣皆一時名世之賢侍從親近之官皆一時可用之臣當先帝祔廟禮成之後宜升擢氣進使交修眾職以悅服於天下使無狀老臣補外郡以甯病軀全陛下御臣終始之禮保惠臣守道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雖天地父

（毋之道不能過矣第三奏狀云臣近上長乞解相任黨批答不允今月十四日再具劄子面奏其所敍當去之）
（理不一事皆明白不欺陛下哀共誠實遂有開許之意臣退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而下乃煩再遣中使賜以）
（手詔訓勉加學未容解去非如前陛下所賜德音既駸且疑夙支不能自處伏惟陛下德業日隆方以至仁至）
（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請盡出至誠寶已而存垂可之諭則望敦仁示皆深軫衰髯早收州敍俾其只守本官）
（外補一邵覆載率青不過厚恩終始保全皆出望造臣今更不敢赴中書即歸私第聽候朝旨第四奏狀云臣）
（近上表及果具劄了乞早罷免歸私第旦夕以俟俞旨昨晚復蒙著卒中使宜召孤誠憂迫須至重頻聖聽臣）
（今必當去者蓋以二府一紀慰短盡以罄竭妨賢之久自顧雖安而又循疹所嬰時在假告職業驟數諺議叢）
（起茲陛下之所恐仁剃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訖當罷故事甚明此臣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已也況陛下前賜）
（面論已苟開許之意故臣祖舉大概更不敢詳陳極諭喋渠於展亡之下推幸望明良察早令補外使人言頓）
（息賢儁策升病驅少休得全骸肯乃陛下示公斷而存私恩也）上察琦不可留賜手札
曰（〔案〕安陽集家傳載手札云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别卿動光於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敎有司不）
（通章奏而卿數因人對求龍復以賓友之言袖書進見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以見卿豈不使卿少就安邈以）

（永康甯哉）令許卿暫臨蒞服且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案〕家傳此）
（下有云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來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辰竊）
（以光祈政上卒虛此位）
辛丑特授琦守司空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
州（〔案〕家傳云乃降制特授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
（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牧兼管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故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
（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加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又賜第一區於京師擢忠彥爲祕閣校理）
是日琦入對上諭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
遂泣下琦亦感激稱謝（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韓琦屢懇罷相）
（上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琦亦感泣乃以琦守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薛應旂宋元通鑑云人）
（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則有餘處輔弼）
（之地則不可帝不答張方平樂平集除韓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等軍節度司制云朕光宅萬邦肇新駁）

（命正權綱之遠御審名器之大防眷于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勳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樂剛辰誕揚賚册具）
（官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兩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禮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惟憲在成功）
（而弗遠賁有大以能謙鶴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戢之厚詔論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譽寵上階之峻特）
（閒兩鎮之崇蔚自朕心事非舊典當盛辰之均逸望故里以樂歸大業甚明休靈殊漫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
（得之全君篤於恩深惜老臣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衰衣之還乃念木朝遐不謂矣名臣言行錄引魏公遺）
（事云公因衰衣待還之語復進見謂制語太過臣不得安乞改之上不許安陽集蕭免使相第一表云臣某伏）
（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者家司蕭位屢陳懇去之）
（宜故里玆除重籍榮歸之幸顧便蕃之恩禮駿中外之聽間德弗敢前遊期得請臣某中謝伏念臣忠雖自性）
（纛不兼材久麾元宰之崇益尋累朝之邁正途是闕愚守難移責自任於四來謗不崇於三至幸攀驛之際會）
（終逃犢羽之渥淪加疾疹之內攻覽厄疾之日甚荐形剡贖力懇妨賢果固天地之仁獲假塵符之守然而歎）
（五較而分治領於外者幾希建六纛以臨哉兼爲相者殊重仍親師臣之秩充卿郡之行仰君命之非常質人）
（言而可畏伏望皇帝陛下謹守之法推懇貴之公謂失簪履者雖不忘求舊之思而上印綏者豈可被無名之）

（寵亟停異數兗琦大歎少寬忝宣之誠更簪縻捐之親第二表云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守司徒）
（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尋具表辭遊崇降批荅不允者出守之恩顧衰疲之幸甚非常）
（之命徒震駿而莫當辭懇雖勤詔音未可重茲干瀆必覬矜從臣某中謝竊以三公之崇固非人而不授五教）
（所敍惟處內而是宜列兼眞相之榮外領元哉之重任昔臣郝之罷去無聞寵異之及茲雖日殊私豈容清議）
（伏念臣孤忠少與權直近愚自升拜於家司俟再踰於聞麻有尊主庇民之志而才不逮心負竊位素餐之議）
（而久增其媿屢殫誠請求解機繁終垂側於上仁得爲藩於故里不意曲加優遇驕錫徽章名器假人必累惟）
（新之政負乘致寇終傷郵舊之慈伏望皇帝陛下開博照之明諒危傺之盡亟宸告庭之諛以章馭責之公病）
（幸乞骸既免冒塵之諭分勞臣任力皆知勸賞之無私謝除使相判相州表云臣某言近奉制命特授臣淮南）
（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尋兩具表辭免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宰）
（職瀆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綠科第遂玷寵榮）
（不劉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之報國而備員諫諍幾不免於寘投奮命疆陛寶鷹罹於艱阻獨侍聖神之眷誰）
（聞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麻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巾乃進登於宰輔戚）

（嗣家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厥稱集遺會豁渴懸膺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人之業然萬徵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歲人所欲因難免於愛僭加疾伏之嬰纏若形神之耗微勉訖因山之禮陳上印之宜疹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擴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松社建高牙之重既疏進海之封贈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令古時借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冥愜於乃外在邊在廷之責惟驟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槃損而後已免冊命表云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令所司備禮冊命者地官之拜已過旨於寵私冊命之殊愧重頻於優禮臣某中謝伏念臣素惟無狀久詁家司茲想避於繁饑得出臨於本部三公進秩方深假器之議萬乘居尊敢屈臨軒之禮伏望皇帝陛下念國容之艮重斷邦典之非常中敕所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夙夜惟知荷於矜全）

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案〕傳家集載此奏疏爲言西夏横山上殿劄子據集中乃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是月丙子朔壬寅乃二十五日紀事作壬寅與集中差二日且以興邊事句下有云未審聖意以爲如何）

（臣之所言非謂諒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今日内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釁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上曰此外人妄傳耳無之光曰外人言楊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數人者皆習邊事但使安集熟戶耳光曰王种多詭詐嘗嗾羌叛而招之以爲功今以其策用之正如趙之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爲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爲端方以爲險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鈔至今爲利邊事則未可知也（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又卷八十三）又言（〔案〕傳家集此爲言張方平劄子亦九月二十七日上與紀事均差二日今據集中拾補之集中有云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案〕集中此下有云更無所長）姦邪貪猥（〔案〕集中此下有云衆所共知兩府大臣繫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職在糾繩不敢塞默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上曰有何實狀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又審諳者不敢言請以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此非爲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逵光曰言者已多何待於臣若其才也臣安敢與人朋黨言事乎上曰逵内行不修光曰此讒人之言也欲以曖昧之事中傷之使人喑嗚無以自明亦猶蔣之奇言歐陽修者願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進退之勿信讒言也上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以下原闕數字）但士論與奎而不與陶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爲賢光

曰結宰相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趣而順之者亦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經以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也（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癸卯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八〔案〕傳家集卷首載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敕云竊惟前代隆名之主曷嘗不尊禮儒術講論政理者乎東京則開華光之筵北朝則盛露門之學逮至有唐故事尤盛而褚馬臨進道風茂爲朕承列聖之後夙夜惟念所以立治之法思得通經國道之士緝熙光明未始云獲朝散大夫權御史中丞充點檢使上護軍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體常守正有求福不回之操而深於史家之學能知治亂興壞之迹可以増告之明而發告之未達也而以爾久糜風憲之任鮮克燕見使朕不附道術之啟而中甚慊然今將微延英之席紹甘盤之業是用還爾禁林之

（蘇復兼進讀之選親侍帷幄日談誼訓信賢之益豈不大哉往祗茂恩宜體誠意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滕甫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八）

是月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案趙明與西人戰見長編卷二百八治平三年九月可考）郭逵修堡寨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案宋史兵志五治平四年郭逵言秦州青雞川蕃部顯猷地請於州南牟谷口置城堡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順二州之援斷賊入寇之路閏三月收原州九嵜）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先是薛向种諤言番部嵬名山有歸附意（案宋史种諤傳嵬名山爲諤所招降與此異而司馬光傳及陸詵傳皆謂求內附則與此同）及高遵裕還自夏州又言若納嵬名山

則橫山之民皆可招來（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太平治迹統類云上即位諒祚即驍表詔罪上赦其罪答以優詔且遣供備庫使高遵裕押大行皇帝遺留物賜諒祚亦遣使助山陵西夏書事卷二十一云遵裕抵宥州館於下宮時諒祚以巡遊至不出見遣王盟受命吉服立遵裕切責乃易服曉又云夏國頻年點集眾志乘離橫山羌益思內附諒祚盡徙之興州諸部懷土願望知青澗城种諤招之令捿舉眾降諤上聞給以田宅諒祚索之諤曰必欲淩舉當以景詢來易乃止此又招嵬名山內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錄周後案宋史本紀壬辰錄周世宗從曾孫貽廓為三班奉職長編卷一百八十九嘉祐四年四月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仍封崇義公與河南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應緣祭享禮料加至知州資序即別與差遣卸取近親襲爵授官永為定式陳桱通鑑治平元年八月書錄周世宗後又漳泉潮等州地震案宋史本紀九月壬寅湖州地震十月丙午朔漳泉諸州地震戊申建州邵武興化軍地震此竝附於九月）

十月丙午朔司馬光言（案此為言張方平第二劄子也紀事本末不繫日接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條下今據傳家集乃十月一日上紀事連類附及故不繫日今依本集）臣昨論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眾望臣識淺才下其言固不足采竊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欲知方平爲賢爲不肖乞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竝方平在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讒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還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情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前言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祗受

先是光等誥敕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諭光曰適得卿奏擬卿禁林復兼勸講儻謂因前日論奏張方平不當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爲世所推今

將開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誥敕直付閤門趣光等令受（案編年備要云取誥敕付光光請先上殿然後受誥敕然後登對傳家集十月二日除兼侍讀學士乞先上殿劄子云臣近曾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朝廷大政必當擇是與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猾復有奏陳復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待以至意溫密纖悉提耳諄諄臣雖木石亦將開悟況含氣血得爲人類自啓愚迷九死難償伏地流汗無所容人愧感之極涕泗滂沱誠宜即時奔赴闕廷祗受詔命然臣尚有私懇須當面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數奏稟取聖旨然後退受敕告不勝死生幸甚）

光又奏臣愚暗不達聖旨又恐累呂公著上言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詔令有失欲其封駁耳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近臣爲降司馬光等告敕以爲不便遂具封駁竊知已直付閤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

當顯然黜責其所降敕告亦須經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廢若以臣一言不當遂使今後封駁之司不能復舉正其職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上手批公著奏可一兩日求對來當諭朕意以釋卿惑他日登對上顧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呂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願陛下更察之

先是御史臺門無故自壞後十餘日而光罷（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丁未詔翰林學士司馬光權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詔五日一直修資治通鑑故也（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紀事本末不繫日宋史本紀亦未載此詔今據傳家集十月二日所上乞免翰林學士劄子附二日丁未下乞免翰林學士劄子云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尚少須至日逐接續編修史籍煩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諭但令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竊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況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修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富弼判河陽從所乞也（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紀事本末作甲午宋史本紀作丁未日薛氏畢氏同宋史據朔閏考是月丙午朔無甲午日從本紀編次又案此弼再判河陽也初判河陽見長編卷二百五治平二年七月癸亥日可考富韓國文忠公神道碑云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不輕以授人仁宗即位之初敎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仁宗之位宰相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末四六選王桂行富弼除使相判河陽兼西京留守仍賜功臣制云三台處中以載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蕃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某復貴有元豁中弗勉學戒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於百辟鄉召從於刊屏律進翊於家司焉日尚新何恙縻已未及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卻而復至朕憮然自念嗟莫能勝既閔勞於政機其聽遂於私秩建彼除節以殿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宅仍位鴻鈞之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功尊老氏勞名之畏其旋貴元吉義經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爾福）

癸丑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便殿引見令穎州長吏敦遣仍賜裝錢百千無得受秩辭避章表（紀事本末卷六十五案宋史常秩傳秩字夷甫穎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為穎州敎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為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甯三年詔郡以禮敦遣毋聽朕辭明年始詣闕又案熙甯三年六月丁未呂公著言詔遣赴闕可考此言將作監主簿與宋史本傳異官）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案紀事本末卷五十三經筵條下又編修通鑑條下同）上親製序面賜光賜名資治通鑑令候書成日寫入

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賜舊書不在此時今從帝學并書之新紀書賜翰林學士司馬光資治通鑑序此固當時書也冬十月初開經筵案宋史本紀己酉初御邇英殿詔侍臣講讀經史玉海卷四十七治平四年己酉十月初御邇英甲寅二十三日初進讀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製序面賜光序略曰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磨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摸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目是亦典型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名臣言行錄引日錄云上自書通鑑序以授光光受讀再拜讀三家為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美久之）

先是六月种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其謀歸順既以直奏且申經略司陸詵報諤先詰嵬名山自能捍禦夏虜則受之若欲入居塞內則勿受也諤言當令於綏銀住坐至七月詔下諤奏付詵乃令薛向至延州召諤赴經略司審實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共畫三策使名山直取諒祚不能

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係兩界不折地遣張穆之入奏詵意朝廷必不從也已而向與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納之利尋有詔從詵等所畫策諤遂遣諜者與嵬名山約日會綏銀不復告詵詵累戒諤毋深入應抵時諤已先諾嵬名山度詵必不許發兵丙辰悉己所部兵與折繼世先發戊午會於懷甯寨庚申入綏州（案宋史載復入綏州在癸酉蓋據奏入日書也）遂興版築壬戌繼世入銀州嵬名山所部族帳悉降酋首三百戶一萬五千口四萬五千一百精兵萬人孳畜十餘萬分處族帳於葵村及懷甯寨詵始得諤狀大驚即劾諤擅興兵貽書文彥博曰開闢以來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戶自幼被虜爲銀夏綏州軍司有小帥三千餘人歹頭吏屈子者狡獪爲衆貸諒祚息錢不能償時大饑諒祚數點兵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假託名山諤即奏之募熟戶韓輕持蠟彈與名山以誘納之輕獨與屈子語名山實不知也及輕報諤加期發兵折繼世卒會直抵名山帳名山驚起屈子及小帥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遂降（案王偁東都事略所載與此大略相同宋史种諤傳名山弟夷山潛入青澗城請降於种諤諤使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文喜受之陰許納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悉起所部猝闔名山帳名山驚起援槍欲鬬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復爾文喜出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大哭舉衆從諤而南西夏書事云吳積言名山弟亡在折繼世所繼世與种諤夜引兵抵其居土而屈中使其弟叩門呼曰官軍大集兄速降否則族滅矣名山已納其手斷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數千戶一萬餘降已見官軍少大悔之二說又與此少異畢氏通鑑考異已辨之）諤初城綏州縛氈爲樓櫓狀賊望見驚以爲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間賊兵三至諤輒擊卻之其

後詔遣中使安邊帥召諤議事賊盛兵入寇諤回宿懷甯使嵬名山率其屬八百人挑戰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據其險諤曰賊失此利吾勝必矣既而望見賊中指呼若將馳突狀乃分裨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諤居中爲三軍令聽吾鼓聲緩則徐進急則疾戰又使寨中人老幼悉持挺乘城張布囊爲疑兵諤手劒不介而馳之城中上下皆鼓譟賊衆方排靡驚視三軍已萃於陣中央賊益紛亂其腹心皆潰我軍所向衝擊追奔二十餘里斬首七百餘級獲駝馬戈甲萬計綏州既城議者以爲孤城深寄賊境難守不如棄之諤獨謂此扼三大川口虜人號曰李王心古者上都言其地形高下視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誠分處屬國置弓箭手萬人可減屯戍省饋餉邊足以彊因請乘勢大舉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諤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中言夏人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後得以藉口徒起釁端無益於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鑑云种諤復綏州嵬名山降初夏諒祚迫遷橫山種落於興州有嵬名山者因衆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城不俟報即間道通蠟書且言乘釁可復河南地鄜延經略使陸詵難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爲橫山之衆若能勝諒祚是誠一諒祚又生一諒祚若其不勝必引衆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彥博亦謂諒祚稱臣奉貢令或襲取其地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東都事略陳薦傳薛向首謀取橫山而功不成薦引王恢事請正向罪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又云取綏州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於此然取綏州凡費六十萬二句本於司馬溫公行狀故畢氏通鑑及名臣言行後錄均取之皆與上疏極諫云云相援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別爲書之恐謬）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亥朔）鄜延經略司言夏國宥州謀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戶內附折馬山將兵入界招收乞

以鬼名山等還本國及誅馬山馬山卽繼世蕃名也樞密使文彥博以爲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种諤罪以安西夏不聽丙戌韓琦判相州上諭以鬼名山事（案韓魏公家傳云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此方入覲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木城熟戶直入西夏州以來其帥陸詵薛向並不預知）欲令卿暫往相州卻來永興經撫西邊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熟戶又復若干（案家傳此下有云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卽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縣亙數百里其閒甚有大族酋豪未必皆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棄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置侯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販糶之具百事畢備剋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閭沿途弓箭手蕃部穀食既已不收蕃麥又爲旱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殺之人奈何）朝廷又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捍衛投漢蕃族次第（案家傳此下有云又鄜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優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敝只就种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既罰彼邊蕃族叛己大怒邊臣招納以爲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論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羈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賢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是日（原注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案陳桱通鑑繫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於熙甯二年十二月恐誤）賜手劄取令治裝

并封示蔡挺李肅之所奏事（案家傳云上以手劄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卽今彼中處置事次第卽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卽奏曰薛向始議招納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啟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遂主諤謀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弱豈招誘邪淫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趨興靈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家傳云翌日公辭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卽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親公意確遂罷議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屢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遽抱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遷臣跋扈又譖六卿分晉三家弱曾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他慮復有故陶語以相傾者臣族誅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聞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安陽集又載知永興軍謝表云臣某言奉敕差判永興軍府充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已於今月十一日上訖避賢而罷方獲典於鄉邪改帥以行復誤贇於聖寄易書錦還家之樂爲夕冰將命之憂離已見吏民擢不勝責任臣某中謝綸以自陝而右惟雍慮中旨日用兵算并制於諸路乎時無事遂分總於中懼然而勢不相維事難克協或左有防虞而右弗恩於援助或彼事譏戢而此姑尙於因循致邊備之寝褒寶義臣之同病欲正元衣之法式量睿算之精恭維皇帝陛下稟大舜之聽明適成湯之勇智謂堂上之兵必務道貴任人而闊外之制不專胡能制衆偉悉歸於節度當謹岸於材雄臣久盲家司積成褒沴適懇章之屢潰得本郡以榮歸不圖乘障之臣鄴有邀功之舉一開邊陰上軫旰朝更領於應符敢幸安於柔梓慨然就道遠爾之藩心目所經頻詣詳於舊事精神之用已耗竭於當年惟仗國威靈挺身忠義導天聲之震怒宣上德之覽仁外以圖蠅場之亟甯內以務編齊之無擾關中安堵苟纖底於小康鄰下養痾願祇還於故府荷諭言之無戢期病質之少休）詔敕二府薦士（長編卷三百七十五原注案十朝綱要丙戌詔二府初拜各舉所知自今各言其人才業所長堪任）

（何事宋史本紀丙戌詔二府各舉所知徐乾學後編丙戌詔曰比年因請謁於參薦者不公其令中書樞密院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

丁亥夏人欲執景珣（案宋史珣作詢）來獻以易鬼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怨朝廷乃拒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景珣陝西人於治平二年以罪投夏夏使爲學士英宗令捕繫勿以赦原宋史郭逵傳夏人求以亡命景珣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向化矣）

先是環慶經略李肅之鄜延陸詵陝西制置李師錫並言本路無係草官地又密邇西界難以興置馬監詔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已租佃者令實租以給寒月芻豆乃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緣羣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任無以責成效令中書擇人充使卿舉判官冀國馬蕃息以給騎兵戊子台符權羣牧判官台符蒲陰人也尋詔台符及劉航刪修羣牧司敕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損刪定並奏取旨（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紀戊子置馬監於河東交城縣玉海卷一百四十九治平四年十一月辛丑二十七日命羣牧判官崔台符劉航刪修羣牧司敕令一本作條貫敕令據此是十一月戊子十四日置馬監辛丑二十七日刪修敕令也紀事不繫日連類附此玉海又云治平四年八月上謂樞臣文彥博曰羣牧司判官不久任無以成效令中書擇於河北河東陝西廢地置監十一月十四日以陝西無在官牧地不置而河東於太原交城縣置先是崔台符按汾州得牧地三千二百頃明年春移沙苑馬五百往牧）

丁酉以鬼名山爲右千衛上將軍（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本紀熙甯二

年十月戊戌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爲供備庫使仍賜姓名趙懷順涑水紀聞卷十一云除名山爲諸司使）

癸卯鄜延路經略司言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順甯寨張時庸與西人界首議權場事被誘過界並爲所殺楊定每奉使至諒祚所常私見諒祚稱臣拜謁許以緣邊熟戶歸之及种諤取綏州諒祚以定爲賣己故并臻及時庸誘殺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陳桱通鑑繫夏人殺楊定等於熙甯二年十二月恐誤）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巳朔）壬子樞密院言西事方興兵有漸欲預戒勵諸將帥凡十四條（案文潞公集載此奏議注云熙甯元年是爲明年事與此異年又潞公集僅十二條此作十四條潞公集所無第十三條十四條或集中誤爲鈔奪此文簡約今據潞公集所有詳注逐條下以備參考）一協心講求兵政各務周知利害（案潞公集云將佐逐日公其協心講求兵政邊事各務周知利害蘊蓄有素臨事不敢則鮮有敗事）二躬親訓練士卒令武藝習熟（案潞公集云將佐依時躬親訓練士卒務令事業習熟人情相詰免倉卒設事）三熟知山川險夷道路遠近敵人情僞（案潞公集云將佐須各熟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敵人情狀所貴用兵料敵不失機會）四鑒康定用兵失策（案潞公集云將佐須熟諳康定用兵次第鑒當日之失策則可以致今日之得計）五熟議戰守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案潞公集云兵分勢弱取勝必難仰本路經略總管熟議戰守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必求全勝無若康定中累爲誘兵所陷）六緣邊小堡若遇大敵併入大寨（案潞公集云沿邊小堡寨若遇大寇不能以支吾即檢詳前後處置臨時或寡併入大寨不致落賊姦便）七賊寇大入赴救牽制毋得觀望及輕舉動（案潞公集云賊寇大人更相赴救或逐路牽制仰細詳前後指揮處置不得至時觀望不進有誤大事及不得輕有舉動致蹈敗衂）八精選間諜候賊動息（案潞公集云常切選得力句當事人探候賊中事宜如所報得實及致官軍勝捷一依前後賞格施行）九詳行軍賞罰倉猝易以處分（案潞公集云行軍賞罰常須檢詳所責倉猝易

寫處置）十愛惜邊儲毋得妄用（案文潞公集云所須財糧計會運司計置有備仍須體認邊儲難得豐備不得非理妄用）十一機宜官常須編排檢詳處置（案文潞公集云經略司機宜官常須編排檢詳本司前後文書務要習熟整齊緩急處置有所依據不致差失稽遲有誤大事）十二機宜官不得過從結納（案文潞公集云機宜官不得與本路兵官過從結納及赴筵宴有妨行遣文字）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訓練戰十四約束未盡續條列利害以聞從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壬戌考課院言（長編卷二百九十五嘉祐六年閏八月丁未議州軍優劣特行賞罰原注云此據治平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課院言追附案原文已佚宋史本紀治平四年十一月丁亥令考課院詳定請州所上縣令治狀據太平治迹統類載十一月丁亥詔旨云考課之法所以蕆羣臣而覈名實也今諸路監司典羣守之政既以科別其條具為令至於縣令之職與民尤近而未嘗立法恐非所以愛養元元之道宜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合考課院以聞又按定縣令課法在熙甯二年五月可考）

是月韓琦至長安先是諸將得鄜帥或監司移文即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琦入境即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諸將自是乃知紀律初薛向賈逵等議欲留綏州令折繼世統降人守之詔琦度其可守可棄以聞已而西人誘殺楊定等琦即奏賊今若此綏州不可棄也請從向逵等議（案韓魏公家傳云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可令折繼世統降人其保綏州為便）樞密院以詔旨詰之（案家傳載詔旨云虜自來有邊上肅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土人扶挾伸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況朝廷豈與犬羊蝮蝶計較尺寸之地已令棄廢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琦復奏曰（案家傳載奏章云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使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既兩相隔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嵬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不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於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徙變況見有已修號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閒地若令

降人嵬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內相近居住各人知具產業日久可以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案家傳此下有云遂指揮不得更搬糧草以赴綏州亦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糧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備曠日持久自當疲敝（案家傳此下有云不敢併聚內醜於別路作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先形自弱之勢也（案家傳此下有云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變叛其所獲首殺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遠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侮從不已向去雖欲剛就必益驕遷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與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嵬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亦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損固不勝其計矣（案家傳[illegible]）[illegible]國中饑困以[illegible]殺楊定者將獻之而諒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illegible]通鑑考異云[illegible]據夏國傳[illegible]）琦因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案家傳此下有云或令別立彊界或換易塞門[illegible]拒降人之請是時取舍皆在朝廷[illegible]）樞密院使文彥博呂公弼恥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上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案家傳載

（奏疏云臣當戴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權差人防守貴與商議將易爲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令若朝廷以臣前議爲是割乞責令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亦乞直行毀棄）乃詔綏州如琦議（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諒祚將以兵報復西邊皆驚上乃以韓琦判永興軍兼陝府五路經略安撫使琦奏曰肆向招誘橫山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蕃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興懷肆意妄作取怨夷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秉朝廷威算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棄可守以聞琦奏綏州不可棄且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接詔匣賀登極正旦人使更不過界是不復顯務和好說綏州見已修就城池若令嵬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捍禦諒祚萬一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宋史呂公孺傳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便命公孺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與此異說）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上

神宗

熙甯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改元（長編通例案長編通例每一帝立之元年特書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閒復改元則不書茲據通例續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熙甯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同此登史不書月食本紀又云治平四年十二月辛亥以來歲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殿減膳罷朝賀）（又復武臣同提刑案畢沅通鑑甲戌朔長編卷一百九十二嘉祐五年八月乙酉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置江南東西荊湖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提點刑獄使臣或有稱公銀器寓樂倡首節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不可爲監司故罷之至是又復其制宋史本紀熙甯二年十一月丙子罷諸路同提刑武臣職官志提點刑獄公事掌察所部獄訟而平其曲直審問囚徒詳覆案牘凡禁繫淹延而不決盜竊逋竄而不獲皆劾以及舉刺官吏之事舊制參用武臣熙甯初以武臣不足以察所部人材故罷之又案二年十一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無罷武臣同提刑文故附注於此）

（又以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故事執政坐待漏舍宰相省所進文書同列不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爲常徐乾學通鑑從編云以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帝問司馬光曰唐介參預政事何如光曰介素有剛勁之名外人甚喜）

（又曆太學生員初二百員至是增置一百員案宋史本紀壬寅月編年備要云尋詔以九百人爲額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初太學置內舍生二百員官爲給食至是蓋待又者百餘諫官以爲言故有是詔玉海卷一百十二云元年正月諫官際甫等言慶曆太學內舍生二百員官給食乞增置李埴十朝綱要云五月展國子監以九百人爲額）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辰朔）壬子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河陽富弼判汝州仍詔入見乃赴任（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弼再判河陽在治平四年十月初二日丁未又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狀熙甯元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覲詔曰渴見儀容懸聞風論與此異月）

丙辰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擅權生事詔繫長安獄或以告諤諤曰鬼名山舉衆約降既聞於朝矣若緩以待命事機一失則數萬之衆快於賊手爲邊生事不細吾甯坐死以就國事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牘置對無一語罣人惟自引伏雖値陝西曲赦終坐責（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丙辰日紀事本末不繫責日今據附此諤復西京庫使商州都監在十二月庚戌見長編卷二百十六原注陳桱通鑑附諤安置隨州於元年十二月恐誤）先是樞密院言上意與郭逵毀棄綏州曰國家封疆萬里豈與犬羊爭尺寸之地逵未至賈逵遂以兵驅降羌於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機宜文字趙卨言（案此下有脫誤宋史趙卨傳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郭逵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卨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蕃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甯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帶橫山之衆未爲失也）綏州不然且爲邊患逵從之韓琦令鄜延勿給鬼名山糧追還戍兵（案涑水紀聞卷十一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其文潞國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請歸之時韓魏公爲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卻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則當救此二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鬼名山亦勿救也逵以爲不可琦遣劉航往詰逵因執不可曰如此則降羌無以自存皆潰去矣（案涑水紀聞卷十一載此數語又云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者刺手給糧以爲義兵得二千餘人）琦從之是月運丹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還其彊壯二千餘人刺爲兵餘丁皆刺手爲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兩不耕田及綏州旁近閑田給之使耕

其初降時幷老弱凡二萬餘人死於戰疫及逃去僅存萬餘人耳（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庚申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縱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光對曰秦儀爲縱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光曰臣空疏無取陛下每過形獎飾不勝惶懼（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紀事本末卷五十二亦略載論儀秦事原注云詳見講筵准卷五十二作丙辰日與此異日此文載詳故取此刪彼王氏應麟玉海卷二十六云熙甯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閣王珪范鎮司馬光呂公著吳申周孟陽講禮記讀史記資治通鑑據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辰朔丙辰爲十三日庚申爲十七日玉海所載十一日則爲甲寅又與紀事本末互異）

是月羣牧司言樞密院使邵亢請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利案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馬五萬匹爲額匹占田五十畝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民租佃收草粟以備月之用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紀事本末不繫日附月末）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酉朔）庚辰夏國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轉運使韓縝陝西經略司句當公事劉航就都亭驛詰問賊傷楊定事及虜掠熟戶不遣使賀卽位降詔不承等事（案[illegible]）

（中國冊命者方可取重於諸蕃今者西夏以累世貢奉故當冊命嗣子然朝廷以夏國自嘉祐以來於麟州界上掩殺郭恩及於涇原侵掠國家堡子後又於大順城作過有違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時來祭今上登極亦不入賀然朝廷猶示含容尚存事體而夏國終不省過又於去年十一月中甯順塞界上殺害郭知保安軍楊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來朝廷未必便行封冊之禮須與夏國重別商議再具誓表信納丁甯務存久遠方可商議封冊若依前劄有侵犯邊境貢奉不時豈茶祇和好之理若宗道別爲分疏即隨其者以理折難若云案乎是齎表來告哀不敢與聞他議部且說與今來使還須是子細說與本國知委候議定別具誓表來朝廷須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效也）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夏國子毋悔過惟命是聽之意上乃令緝諭旨今爲夏國畫長策度彼親貴任事首領亦必止三五人欲竝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內割五萬定充所除俸給所貴同心助國效順中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畢沅續通鑑考異云宋史神宗紀熙甯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於治平冬即位則諒祚實治平四年殂本紀所書者赴告之日耳）

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請建太皇太后宮殿並以慶壽爲名（紀事本末卷五十四（案）王偁東都事略本紀二年五月壬辰太皇太后遷居慶壽宮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三月澤州雨毛（案）宋史本紀作丁酉日）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見上以弼足疾許肩輿至崇政殿門又以門距殿遠更御內東門小殿見之見免拜坐語從容至日昃（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狀以公足疾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紹庭入殿扶持仍不拜又以門距殿遠上特爲之御內東門小殿以見之恩禮優重羣臣莫及賜其子綈衣銀魚召坐太平治迹統類云富弼入見且免拜坐語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其善惡若自取然後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上稱善又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弼曰陛下臨御以來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願陛下勿先留意於此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上善之）

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謨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問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爲法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麤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曰（（案）臨川集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云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麤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務其當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捍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彊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閒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案）臨川集此下有云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始終如一未嘗妄

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甯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竝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案臨川集此下有云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蓄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甯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橫彊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重賞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閒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竝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故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

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切因循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案太平治迹統類作非不見任）然小人亦得廁其側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不爲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嘗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彊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人事亦天助也蓋屢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資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

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徧可謂精畫計治道無以出此所由眾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爲朕詳見設施之方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自喻上曰雖然試爲朕言之於是爲上略陳設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爲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爲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薛應旂通鑑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太平治迹統類作壬寅日與紀事本末及各本均異徐乾學通鑑後編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絳韓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帝在藩邸）

（維爲記室每講說輒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及爲太子庶人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甯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至是始造朝入對）除集禧觀使富弼懇辭乞赴汝州上不許弼又言云云（〔案〕東都事略太平治迹統類諸書宋史及各本均不載或即上壬寅之言也）上乃聽弼依舊判汝州罷集禧觀使（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讀呂公著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石等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賜立而講者當賜坐乞付禮官考議詔禮院詳定以聞判太常寺韓維刁約同知禮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講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禮則加異太祖開寶中李穆王昭素於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

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座因召學官李覺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太宗爲之降輦令有司張帟幕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令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議爲未安臣等以爲宜如天禧故事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義判太常寺龔鼎臣蘇頌周孟陽同知禮院王汾劉放韓忠彥等言臣竊謂侍從之臣見於天子者賜之坐有司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傳道近於爲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爲師之實豈可專席安然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意輕重可知矣今若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

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待侍從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跪案以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是及公著等奏請眾議不同上以問曾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十朝綱要庚申詔從判太常龔鼎臣議令經筵立講）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是月壬申朔）庚辰（長編卷二百零八治平三年八月十五日己酉蔡抗陳乞國子監輪舉教授〔原注〕熙甯元年五月庚辰日有詔〔案〕原文已佚畢沉通鑑云五月庚辰詔兩制及國子監舉諸王宮教授據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五月九日有司言兩漢以博士不通政事者補諸侯王傅今諸王官

大小學教授宜命兩制舉純樸行誼年五十以上者又云置大宗正司記室一人典箋奏講書教授十有二人分位講校兼領小學之事自熙甯初置丞省記室講授員增給以祿）同知諫院吳充（〔案〕宋史吳充傳熙甯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務未舉農政不修令臣條上其事臣以當今鄉役之衙前爲重上等民戶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栝杵七箸皆計貲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勢同漏卮不盡不止至有家資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歿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甚者嫁母離親以求兄弟異籍風俗日壞殊可憫傷望敕中書擇臣庶之言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及以先朝余靖所上農書並臣所上農政五事并下兩制詳定以聞詔令送中書（紀事本末卷七十〔案〕太平治迹統類載吳充是）

（奏又云詔令中書及韓絳同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司與議安石以僱爲善然是時安石未執政制置三司條例司尚未設此恐年月有誤紀事本末此上冊書元年五月庚辰姑附此）

丙戌郭逵言夏國遣人奉誓表送殺楊定人僞六宅使李崇貴韓道喜乃所虜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道詔遣使二人監管崇貴等乘驛赴闕楊定等死逵密詗邊吏得殺定等首領名牒告夏人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逵曰此特斬囚以紿我檄宥州詰夏人且曰必執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逵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以實告薛宗道受韓縝所議（〔案〕薛宗道即涑水紀聞所云夏國之臣薛老峯也議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詳見二年十月丙申）歸白秉常不許宗道始歸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藉或授之必僞立姓名以邀金繒且彼既恭順宜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詔如逵所言（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郭逵傳逵詗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牒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召逵還）

丙申樞密院使呂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九揀作擇）少壯材武藝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戶下支移折變別團會教閱依日限放散並給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倫者聽注籍候有闕收補從之（紀事本末卷五十六〔案〕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六帝言義勇可使分爲四番出戍召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王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兩府兵議或以爲令一月一番或以爲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彥博等又言雖使遠戍安石辦之甚力義勇舊制見宋史兵志五云義勇凡主

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止涅手背以五百人爲指揮置指揮使副正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至秦州成紀等六縣有稅戶弓箭手砦戶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刺一九丁刺二有買保毅田承名額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爲義勇又詔秦隴鄜渭涇原邠甯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醬菜錢三百蓋慶曆初河北路義勇總十八萬九千三十一人河東路義勇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陝西路治平初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甯初樞密使呂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少壯藝精者百人爲上等手背添刺上等字旌別教閱及數外藝優者亦籍之候有闕則補從之）

戊戌詔諸路籍義勇有膽力者別爲一等以備非常捕盜候有功當議量材優與名目並立呈試武藝三等許諸色人自陳中不等許義勇陳乞（紀事本末卷五十六）廢慶成軍入滎河軍使隸河中（紀事本末卷七十七〔原注〕舊紀上謂輔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聚一方多置郡縣以固彊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議併省之於是廢慶成軍又廢昇平縣按廢昇平縣實錄已見四月末上語云以爲新政併省發端今附見此新錄亦不載上語〔案〕宋史本紀畢沅通鑑戊戌日紀事不繫日日錄以繫此宋史地理志永興軍路滎河下注云次畿舊隸慶成軍元年廢以隸府治置軍使）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丑朔）辛亥王臨言保州塘濼已西可築隄植木凡十九年隄內可引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爲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陷戎馬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中書言諸州縣古跡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所在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埧功利有實當議旌賞（紀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六月乙卯賜知唐州光祿寺丞高賦敕書獎諭賦在唐凡五年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爲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五百十七作陂塘四十有四宋史本紀六月辛亥詔諸路興水利）

先是諫官言選人到銓磨勘者眾爲壅併遂至稽滯蓋

是舉官之數太多不與引見轉官人數相當乞先取京朝官員數著定仍限定諸路保奏之數臺官亦言今京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員多闕少審官差遣不行選人磨勘之法故當漸有澄汰不爲限隔使人無留滯咨怨之聲己未詔諸道州府軍監長吏奏舉選人更不裁減外其通判奏舉選人並令權罷（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壬戌詔諸路轉運判奏舉選人爲京官比擬提點刑獄朝臣並減二人（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癸亥賜知渭州蔡挺敕書獎諭以韓琦言鎮戎軍葉燮會乃控扼西界要害獨挺能修築堡寨凡錢糧材木版築之具皆不徵於素而又能廣弓箭手使不廢衣廩而兵備益集初秉常遣使告哀（案在三月初八日庚辰）琦言自西夏誘殺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等歸朝廷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一歸服然後開許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具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此下有云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寫大字榜於諸路使散入虜中詔問公乘此機不有可行事宜密奏以聞公奏曰若告哀人沈然過界會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與建城寨使彼震懼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千人蔡挺嘗乞於此壕修築燮會爲寨）遂以便宜檄挺興役葉燮會後賜名熙甯寨（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東都事略蔡挺傳云挺檢括並邊生地漢蕃冒耕田四千八百頃募佃以充邊儲邊人首市蕃部田挺聞自首免罪法復得地八千頃刺弓箭手三千養馬五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川砦舊壕外有曹英新壕兩壕之閒土地膏腴東西四十里南有土川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護壕內地及覘賊往來築十八日畢功開二千頃募弓箭手三千人耕守之賜名熙甯寨）

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司（長編卷二百二十熙甯四年二月戊申詔罷河北屯田司原注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李若愚同制置案是月辛丑朔二十三日癸亥宋史食貨志上四熙甯初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司原注文簡據食貨志補）

乙丑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長編卷二百六十二）（熙甯八年四月戊寅程昉言滹沱興工原注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河決恩冀等州十朝綱要乙丑日宋史本紀六月乙亥河決棗彊縣七月壬午以恩冀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癸巳疏深州溢水據朔閏考六月辛丑朔無乙亥日本紀於乙亥前書辛亥乙亥下書丙寅亥乃丑字之譌五行志則又云熙甯元年秋河決恩冀與此異月十朝綱要宋史河渠志編年備要明載七月又溢瀛州本紀惟載十二月癸卯瀛州地震無七月溢瀛州文五行志亦無溢瀛州文或因瀛州溢在七月五行志因誤以恩冀河決爲秋故今依十朝綱要附乙丑編年備要云六月河決恩冀等州七月又溢瀛州尋遣使賑貸之都水監宋昌言與內侍程昉請相度六塔舊口并二股導使東流徐塞北流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甯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流入於海是謂東流宋史河渠志一云熙甯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圖之都水監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甯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彊抹岸衛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甯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視黃河在界內河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

（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遂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隄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隄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今截去八百餘步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閒下流既壅上流壅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恐深所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隄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又案河決德滄等州見八月戊申）

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厤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案傳家集辭免裁減國用劄子爲七月三日上紀事類繫於下命日據集中所載云臣近曾乞選差官裁減國用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愧恐無有報稱若果能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竊惟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宂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如慶厤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目此

止當下三司供析其同與不同不必更差官置局（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專領此事況臣所修資治通鑑委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兼錢穀差遣）上因問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對上深開納明日（案此明日依傳家集七月三日上章當爲七月四日甲戌）即置裁減局（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是月廢隨州爲光化縣（紀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朝事實卷十八隨州熙甯元年省爲安化縣　四庫館原校本云按宋史作熙甯元年廢光化縣爲鎮入隨縣與元和縣志管縣有光化之文而與文獻通考熙甯五年改光化軍爲光化縣隸襄陽及此作元年省安化縣者先後沿革互有岐異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宋史三云隨州之光化縣本安化縣後周改名此熙甯元年所廢之光化乾道二年以襄州之陰城縣光化軍並置乾德縣隸焉熙甯五年廢光化縣隸襄州此別一光化縣雖同在京西路初不相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嚴爲本州司士參軍前邠州觀察推官狄國賓注儀隴州職官一任以判永興軍韓琦言道嚴唐鄭國公徵裔孫國賓梁國公仁傑十二代孫故也宋史本紀與全文日同）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未朔）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婦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韋阿大嫌其陋謀夜以刀殺之已傷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其罪用違律爲婚敕貸阿云死知登州許遵言當論如敕律詔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乞送兩制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與安石議異安石本不曉法而好議法彊主遵議特與光異及執政遂力行之然議者不以安石爲是也（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傳家集載溫公議云臣竊以爲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法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殺傷者言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爲盜之外如劫囚略賣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

（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鬭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論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劫鬭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鬭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疏既指名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謀法當鬭法官誤斷不可用例破條遵又引編敕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敕裁以爲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者卽是自首之人按尊長謀殺卑幼之類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荅條云謀殺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盡顯是謀殺許令自首案彼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謀罪制刑當使重輕有敍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鬭毆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讐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僞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姦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捶勢不獲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朝廷貸命編管已是寬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爲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僞之路長賊殺之原姦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案問欲舉減等兩科今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伏乞朝廷特賜裁酌施行又案邵博聞見後錄登州有婦人阿云者謀殺夫而自承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卽以按問欲舉鬭意以謀爲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事下百官議蓋鬭殺劫殺鬭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爲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司馬文正公議之云云自廷尉以下皆疾許遵之妄附文正之議王荆公不知法而議法又好與人爲異獨主許遵之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荆公作相謀殺遂立按問舊法一問不承後雖爲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執法者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者亦爲按問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應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刑名

無所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蓋自嗣宗立法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裁減若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妄獄以幸寵縱豈能暴恐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則姑息以長姦非法也至紹聖以來復行荆公之法而殺人者始不死矣余嘗謂後漢張敏之議可爲萬世法曰孔子垂經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或以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而已蓋爲司馬文正公之議合也蘇轍初嫉許遵之讞後復云遵子孫多顯豈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遺哉使妄活殺人者可爲陰功則被殺者之冤豈不爲陰譴哉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云神宗熙寧元年登州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承知州許遵言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詔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詔卒從安石議宋史許遵傳爲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彊敏明恕及爲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寢田舍懷刃斫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爲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於朝有司當爲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卽承應爲案問審刑大理當絞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爲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恥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案而殺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爲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皆言遵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執政悉罪異已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爲案問或兩人同爲盜劫吏先問左則案問在左先問右則案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矣）

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寨曰甘谷城卽篳篥城也（〔案〕宋史地理志三秦鳳路甘谷熙甯元年置有吹藏大甘隴諸三堡四年增置二堡）先是韓琦遣李立之馳奏請修篳篥城（〔案〕安陽集魏公家傳載奏疏云秦鳳路沿邊累爲西人侵掠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逵已築治平雞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修篳篥城一兩處與古渭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篳篥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

患（〔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所載此下有云況西蕃熟戶本要爲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備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爲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會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琦復奏曰竊觀先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計棄廢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憚得以吞噬西蕃以至其甘涼瓜肅諸郡（〔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此下有云皆爲賊有勢旣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案〕安陽集此下有云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蕃未暇窺奪臣慶厤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永甯安遠之北綿亙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蕃熟戶其間有不援捕職名目官中亦不句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立與熟戶交居其爲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厤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爲事見秦渭閒西蕃最爲繁盛又爲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部當責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蕃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一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蕃（〔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大半爲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慶厤中蕃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爲保秦軍（〔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於其中修蓋行衙聞甚宏壯令僞騎馬花馬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即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又秦州土丁族瞎藥怨質其父厮鋒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唃厮囉之孫瞎蜜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唐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塗與夏人通款若漸交盡爲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爲賊逼則其蓋蠻一帶至回紇以來擬交盡爲阻隔秦州豪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年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陲諸知邊事者皆謂城篳篥則可通雜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併吞古渭一帶諸蕃與瞎藥木征青唐等族相結之患（〔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鄜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衞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資表裏號爲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閒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旣難援應則盡爲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臧康（〔案〕安陽集家傳康作唐）奴三族廣人力以居處恃險點集不起（〔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厤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爲鄉導同爲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甯二寨佛空平耳朵城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始爲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篳篥者非好生事也蓋欲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閒乘此幾會可以城之餞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爲則他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費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算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積兵聚糧之費（〔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力有未及四字）臣以爲不然蓋篳篥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甯來遠甯遠諸寨皆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創置酒稅場課利相兼（〔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充瞻復聞篳篥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鄜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蕃建在後際下覽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衞熟戶非妄言也望與二府裁酌）詔從之初秦鳳副都總管楊文廣受韓琦檄築篳篥城文廣即飭諸將聲言城噴珠率眾至其處日已暮乃急趨篳篥城屯列既定遲明虜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遺書當自國主以數萬精兵逐汝文廣遣裨將襲其後所獲甚多或問其故文廣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必爭之地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圖也文廣業之孫也韓琦又言已牒秦鳳路於擦珠谷（〔案〕宋史地里志三治平四年置雞川熙甯元年改擦珠堡）築一大堡又乞廢罷納迷丹山茶園白石了鍾五堡使臣戍兵擦珠堡成賜名通漕（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城篳篥初秦州生戸爲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城百里名篳篥知府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宋史馬仲甫傳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甫得篳篥城故趾自維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爲內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僦邸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關之也安陽集家傳云公又委秦鳳帥馬仲甫與置貢珠甘谷諸堡自是夏人不敢近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里以招置弓箭手於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備至長安稟公而後行）

丁丑布衣王安國賜進士及第仍注初等職官先是樞密院副使韓絳邵亢獻安國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詔安國翰林學士王安石之弟久聞其行誼學術爲士人推尚近閱序言文辭優贍理道該明可令舍人院召試試入第三等故命以此（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安國安石弟也於書無所不讀數舉進士試禮部輒不中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策爲第一以母喪罷上即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薦之絳亢以所著序言進手詔稱美畢沅通鑑云以母喪不試廬墓三年韓絳薦其材行召試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臨川集載安石謝弟安國及第表云嵩又之求外卓革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竊以陛下躬國論聽斷之慎而察知孤遂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濡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巷里之所驚暌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窮昊比明蘊和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晦人少遺閔凶自奮寒苦雖力學行薄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徒坐陞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視既承飛於養志仕并爲已當其誓於俯聊）

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案傳家集上表日爲十七日丁亥）司馬光入直（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司馬光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上疏言云云同）因言（案傳家集載七月十七日請不受尊號劄子云臣今月十七日準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二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牓子奏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太祖開寶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易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爾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詔諛之臣言國家與契丹常有書往來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爲可恥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舍虛名而得實舉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取進止）詔賜光曰（案傳家集附載手詔曰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案傳家集此下有頻日二字）淫雨（案傳家集此下有甲申二字）地震（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天威彰著）日虞傾禍（案傳家集此下有實憂二字）被此鴻名有慚面目（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爲荅詔（案傳家集詔作辭下有云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內顧慚懼）非是欺衆以邀虛名遂終不許（紀事本末卷八十一案王臨川集載批荅文武百寮曾公亮以下上尊號第一表不允詔云朕以薄德闕膺基緒纘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修以熙衆治羣公卿士外暨庶黎欲舉鴻名措之眇質臣民歸美爲義則多揣實揆時朕循不取又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尊號第二表不允詔云王者奉元以先後天時憲道以始終人事以文制禮作樂以武戢兵貴財以成萬物之性爲仁以得四海之心爲孝惟聖時克朕無能焉被之此名祇有慙德矧家多難創鉅未夷備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顯良非本懷傳家集載賜

（文武百僚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號不允斷來請批荅云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重寄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春冰屬報本之禮不敢竇曠故躬執獻牲祇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而羣公卿士猥見褒譽欲歸以盜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至於再三朕之馨香之德不能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爲災天戒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鴻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況在諒闕哀素未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爲奏所請不允仍斷來請）

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原注升之本名旭避諱以字行十朝綱要東都事略及宋史本紀均作己卯日紀事本末不繫日今據附此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文彥博呂公著爲使韓絳邵亢爲副使樞密院並置副使及知院自此始宋史職官志二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爲知院事於是知院與副使並置洪邁容齋三筆卷五云熙甯初文彥博呂公弼已爲使而陳升之過闕留王安石曾許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安石意以彥博耳傳家集載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云省表具之股肱之臣佐佑帝室樞機之職訏謨廟堂自非僉諮曷敢輕授卿歷仕三世克肩一心事效已明時望攸屬膺茲謂任夫復何辭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初升之與文彥博固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時薛向貶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綏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綏州不可棄與文彥博異議（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薛向傳廷議神謗擅興邊事將置法向言謗今者之舉蓋忘身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謗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

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地又震（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京師河朔地震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遼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緡錢八月壬寅京師地震甲辰又震九月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癸卯瀛州地大震編年備要云京師震者三八月京師又震十一月復震知開封府呂公著上疏其略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人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正格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厤不效當改厤詔司天厤官雜候星晷更造新厤（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此據沈括奉元厤序八月厤成）

戊戌（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六注云李燾長編熙甯元年七月戊戌注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賣度牒蓋始此年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度牒糴穀振飢此云始於熙甯元年事亦相近案原文原注已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賣度牒以濟急從之宋史全文資治通鑑畢沅通鑑同作戊戌日編年備要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賣度牒以佐一時之急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亟裁省或減半爲業衣稍去剿度之冗從之賣度牒始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甯初至八年九月給八萬九千餘道又案據編年備要與長編兩歧而李心傳朝野雜記亦云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始賣之熙甯之直爲百二十千長編云始于熙甯元年秋蓋誤未知孰是今姑輯此以存長編原文）

是月廢冀州棗彊縣富順監富順縣並爲鎮（紀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史地理志注棗彊熙甯元年省爲鎮入信都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九富順監乾德四年以富義縣地置富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曰富順治平元年置富順縣熙甯元年省）

（又雨水案宋史本紀七月乙酉地震又大雨）

（又出將作監主簿教誥敕募人入粟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七月丁酉降空名誥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上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下

神宗

熙寧元年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丑朔）丁未詔陝西河東各市馬千匹京東路三百匹仍增其直並赴衞州監牧司陝西轉運司副使毋湜言乞候邊事寧息收市上批邊事未寧民力宜且安養不宜別有搔擾宜從湜奏（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案南郊合祭據宋史全文資治通鑑諸書在十一月丁亥）陪祀官並蒙賜方今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所宜自內裁節凡二府祿廩豐厚須賚頻仍更於此時尚循舊式實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從誠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案傳家集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在八月九日此附十三日癸丑以批荅不允在十三日也據集中云臣伏覩宰臣曾公亮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僚更不賜銀絹奉詔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爲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向者慶厤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莩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廩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厤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知振恤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費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且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之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損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臣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家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竭涸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可褒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禮（案傳家集禮作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沾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自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案傳家集此下有已下一切四字）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案傳家集此下有誠冀國家四字）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

日爲始耳（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愚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爲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又案傳家集載八月十一日上邇英奏對云熙甯元年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光對曰河北大水倉廩漂沒所難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賣於民以糴穀則重習須憂且禾稼蕩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以振之可足乎對曰臣聞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聞河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水未絕宜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任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審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轉古方伯州牧之任繫一路休戚當慎擇天下賢才不可但取資敘及闕獎爲之也上又問兩府辭郊賚劄子何不呈對以同僚有假故上問茲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所見止如此更乞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議不同對曰獨臣有此愚見外人皆不以爲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其辭賞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苦盡聽之對曰今郊賚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無恐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帶馬矣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與王珪王安石同進呈郊賚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國用不足災害薦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爲始宜聽兩府辭賞爲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衮辭祿位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也云云紀事本末均節去不載今據傳家集所載附注於此至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所載亦僅取安石曰常衮至非急也數十字而不錄安石語僅云安石謂非是五字而已於當時之言論發端均未明曉）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爲盜豈國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宏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羣盜蠭起遣繡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爲盜賊邪此言豈可據以爲實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等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將比普等乎與安石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陛下裁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荅之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荅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僚上或辭或受人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貴賤有等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繁而賦入又爲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不之圖而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勳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辭（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甲寅邇英講讀畢上獨留王安石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日晡乃出（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癸亥邇英講讀畢上又獨留王安石賜坐（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乙丑復行崇天麻供備使李元亨權知司天少監周琮各奪一官秋官正周應祥周安世中官正馬傑王棟冬官正楊得言各奪兩官初司天請重造麻元亨應祥等同知算造琮提點既成各進官琮子及姻戚皆預焉在

監善厤者琮未嘗與議至是占驗頗差故並削奪（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長編卷二百零四治平二年三月丁卯厤成賜名明天周琮等遷兩官可考沈括夢溪筆談卷七云慶厤中有術士姓李多巧思館於荊王門下會太史言月當食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奇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問狀李云本善厤知崇天厤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荊邸今又假禳術以動朝廷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楚衍推步日月蝕限加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甯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效卻是蝕限太強厤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厤新加二刻苟欲求熙甯月蝕而慶厤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甯五年衞朴造奉元厤始知舊蝕法止用平日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厤加減皆不曾得其所因至是乃能究其失）

丙寅詔河北馬軍並令立社依陝西河東路供備錢助買馬其先給官價錢並增之仍賣內庫珠千餘萬給其用羣牧司奏請監牧通判並三年一更以馬死數定其課能在任與諸監使臣協心幹集有勞滿日應賞者委羣牧司保明聽再任兼監牧知州誅賞準此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熙甯元年八月命河東諸路買馬每五千匹赴衛州監牧）

戊辰王苗龍請織造圜壇地衣（長編卷二百二十熙甯四年二月甲戌李燾之言檢典禮並南郊儀無地衣制度詔罷之（原）注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王荀龍請造地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孫覺罷（案）太平治迹統類八月壬寅太子中允同知諫院孫覺通判越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爲去歲有罰金御史茲有貶秩諫官御史懷姦挾邪或論事越理或暗默不勝任皆朝廷所宜放黜然未有罰金貶秩猶在位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許覺遂移牒閤門御史臺及所領諸局云論邵亢滕甫姦邪方待罪不入朝及蓋務問門以聞上批出曰覺牒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遣便部考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在七月辛巳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先是陳升之登對帝面許擢置中樞而覺相繼登對帝因與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材何欲使守長安而宰相以爲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爲樞密使帝以覺爲希旨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汚頗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覺疏示甫甫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媿矣）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午朔）乙酉劉航爲河南監牧使崔台符爲河北監牧使先是樞密院言舊制以爲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始增置郡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今欲專任責成分置局官乃詔河北河南分置監牧使都監各一員以河南監並爲孳生監（（案）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馬之孳生係大名府洺衛相州七監）在外諸監分屬兩使其官廨河北於大名府河南於河中府後從京西諸監官吏委監牧使奉舉按劾仍不隸於羣牧司專屬制置使後又詔隸樞密院不領於制置使仍省羣牧都監一員（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長編卷二百六十二熙甯八年四月戊子河南監牧使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十二監自熙甯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六百二十四餘止堪給馬鋪兩監歲費及占牧地約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得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緡而已得不稱失故廢之十朝綱要乙酉置南北監牧使）

丁亥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舊制宰相使相子孫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郎親堂弟姪與守校書郎今定宰相使奏親堂弟姪只與校書郎舊制大卿監子與試校書郎一人候該參選並與注初等職官弟兄孫姪降一等內曾任知雜省副非責降者依舊制少卿監子並與試校書郎兄弟孫姪與齋郎今定少卿監兩次郊禮許奏一人內曾任知雜省副非責降者依舊制諫議大夫待制觀察使以上兩遇郊禮許奏子姪親屬一人今定三遇郊禮許奏一人舊制諸妃遇聖節許奏親屬一人每隔年許奏二人郊禮許奏一人嬪御每

遇郊禮各奏一人兩遇聖節與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諸妃每遇聖節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許奏有服親淑儀倢仔貴人遇南郊許奏小功以上親屬一人位號別而品資同者許比類奏薦舊制皇親妻兩遇郊禮方許奏一人親伯叔兄弟姪今定皇親妻更不許奏舊制郡縣主遇郊禮方許奏親生子與右班直其夫之親屬及庶子須兩遇郊禮許奏薦一人與借職今定郡縣主遇郊禮許奏親子一人只與幕職若奏孫及庶子即兩遇郊禮許奏一人更不許奏夫之親屬舊制臣僚之妻爲國夫人者遺表奏子孫恩澤今定更不奏人舊制諸衛將軍諸司副使樞密院諸房副承制以上自轉授後兩遇郊禮方許奏薦今定累奏不得過兩人如被奏薦人亡歿許別奏其將軍副使路分都監以上須入仕及三十年以係親民差遣其見任監當但曾歷親民非責降者亦同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定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許奏其遇聖節并郊禮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條貫須於有服之親舊制分司官兩省以上官遇郊禮許奏子孫仍舊例上降等與恩澤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禮子孫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兩省以致仕遇郊禮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兩省致仕依見任官所奏親疏施行其降等與恩澤即依舊制今定分司致仕兩省以上不許奏緦麻以下舊制兩府遇郊禮奏醫人一名與四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及教練使一名

憲銜逐次奉聖旨依例內教練使多奏作試銜不理選限及奏薦試銜不理選限人多卻用陳乞奏換三班差使殿侍舊許將合得轉官及其餘恩澤若人吏等出職陳乞迴授與親戚官今并乞不許迴授兩府初除及轉官罷任如奏門下人吏恩澤舊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減半其兩省以上奏補子孫京官雖減省竊緣有出身選人例須五人與主方得改轉京官今奏補人便充官遷轉更無限礙但監當六年便入親民比之有出身選人實爲優倖今乞奏補京官并須本部通判知州職司及內外兩省以上官四人奏舉內仍有本轄官一人兩任實滿六年方入親差遣若奏補班行及監當有舉主二人兩任六年者準此詔並從之先是殿中御史裏行陳兆楷言仁宗以來屢革京官之授知諫院吳申言今卿監七十餘員將來子孫盡奏京官少卿監中帶職員郎共五百餘員員外郎八百員數年之後盡遷郎中將來奏薦復倍於今同知諫院吳充言宮掖妃嬪恩例亦乞裁酌都官員外郎麗元英言入官之弊獨諸副使未甚裁損四狀並批送學士院集兩制同詳定（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丁酉詔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禮給賜時京師百官月俸四萬餘緡諸軍十一萬緡而宗室七萬餘緡其生日嫁娶喪葬及歲時補洗雜賜與四季衣不在焉（紀事本末卷六十七（案明年復詔裁減二年十二月癸亥日可參考））（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詔藝祖子孫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手詔曰我藝祖之興以天下發之中之明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籍以屬近行

（尊者一人王之九月辛未涇州觀察使從式進封安定都王東都事略陳畢通鑑亦均作九月辛未封太祖曾孫從式玉海卷一百三十熙甯元年八月詔王太祖之後九月辛未舒國公從式封安定郡王進彰化軍留後熙甯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孫擇其一人爲宗令世世封公又據十朝綱要詔在八月壬寅封在九月今以九月爲下詔日恐誤編年備要九月封太祖後初詔中書門下考藝祖子孫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使當從獻於郊廟世世勿徙適韓琦從長安入覲因言主鬯從獻皆太子事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宣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命祠但云遵仁宗慶麻四年故事東都事略劉攽傳云熙甯初神宗手詔推求太祖諸孫行尊者爲王以奉太祖後攽曰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太祖置後以謂太祖之子唯德昭德芳二人宜從其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陛下褒揚藝祖係顯著明矣陳桎通鑑云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爲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絕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令世世封公以奉其祀畢沅通鑑云辛未涇州觀察使舒國公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

十月庚子朔樞密言河南河北監牧使欲令每年各許同奏舉有牧地縣分選人知縣令主簿充京職官共五員理爲舉主（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編年備要云初范純仁知邑縣有牧地衞士縱馬暴民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純仁有詔劾治純仁言兵須農以養恤兵當先恤農朝廷是之釋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壬寅詔講院權罷禮記自今講尚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爲然曰禮記既不當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欲聞法言宜改他經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九〔案〕玉海卷二十六熙甯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閣詔王珪苗鎮等講禮記十月戊申詔經筵毋講禮記此作壬寅與玉海異日必有一誤據朔閏考是月庚子朔壬寅乃初三日戊申乃初九日）是日上因留王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魏鄭公諸葛亮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東都事略所載此下有云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自古悉朝廷無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無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有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方今之患在於朝廷務其名不務其實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按知州使

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監牧使所管地遼闊若非許令一舉一二屬官與之協力恐難辦事令於京官以下各舉一人供奉官以下各舉二人充當句當公事並理本資序十數年後歲考漸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監庶幾共濟早見成績（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編年備要云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爲人所買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供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餘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歷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矣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取總牧地河南六監三萬三千頃河北六監二萬三千頃）

乙卯詔出奉宸庫珠二千三百四十萬付河北四榷場鬻之別封樁以備買馬（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紀載出珠買馬於九月乙卯據朔閏考是月庚子朔乙卯爲十月十六日九月則爲庚午朔無乙卯日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川秦八場領市馬）

（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洪逆谷薾三華云以奉宸庫珠子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寶錢錢準備買馬）

己巳（長編卷二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彥博對資政殿願問京都等路禁軍數併遂詔併軍領原注元年十月未可考又長編卷二百五十四熙甯七年六月乙酉上謂財用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者撥併軍營會減軍員原注元年十月末二年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三年三月末皆併營事案原文已佚十月庚子朔月末為己巳日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二熙甯元年詔諸路監司察州兵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降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七月手詔揀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之又云先時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從從之呂公弼上言以為既使之去本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難遽行也司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日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制稟遠徙是橫遣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既久承平紀綱素張此屬洶洶亦無能為然詔書一下萬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不復可號令矣若遂推行則眾怨難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之可鑑者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滅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也臣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吝怨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不便從之案通考所載非十月末事然紀事不載姑附此以備參考）

十二月己亥朔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并分隸河北都總管司六指揮隸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揮分隸定州高陽關兩路分番往戍先是此軍本備河北戍守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緣邊土兵以省三司餽物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東都事略蔡挺傳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肄以時而未施於征防可以按府）

（兵遺法俾之分番更戍無補所闕土兵詔問挺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陞原儀四州義勇分五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至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至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土兵省費多矣宋史兵志一高陽關兩路更戍其休番選差兵官三人依河北教閱新法訓練仍差使臣押教又詔京東路募河北流民招置教閱廂軍二十指揮以忠果為額青鄆淄齊州各三指揮濟兗曹濮州各兩指揮又兵志五諸以指揮分番者大名府五十三為四番眞定廣洺邢滄定募恩趙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並為三番德祁瀛棣霸濱永靜永甯懷衛乾甯莫通利自十一以及四並二番九指揮以上者再分本番為三教始十月止十二月六指揮已上者再分本番為二教始十月止十一月終滿一月罷遣帝嘗問陳升之曰侯叔獻言義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為但少須年歲開議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雖多及用則患少以兵與民為兩途故也）

庚戌种諤自隨州安置復西京左藏庫副使商州都監（長編卷二百十六熙甯三年冬十月甲子詔种諤赴闕初諤自隨州安置復西京左藏庫副使商州都監會諤丁母憂原注諤初復官已見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卷二百十七熙甯三年十一月癸卯諤復皇城使原注云元年除西京左藏使商州都監丁母憂不拜今據輯此案諤降四官隨州安置在二月丙辰日陳桱通鑑於十二月書詔諤隨州安置恐誤蓋以諤復官之日為諤責降之日也）

賜夏國嗣秉常詔曰朕肇膺皇厤奄宅萬邦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頗隳故矩以至閒令首領誘害邊臣浸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才行詰問忽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瀝哀而請命今方權於荼毒當典示予慰存乃復羈送罪酋載馳使介願堅誠節規欲自新自又奉表及已稟從聖旨歸納塞門安遠二寨仍乞別進誓文示遵臣禮詳覽來情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國之人叛其君何

朝廷乃罷分賜酋豪之議止令歸納二寨還以綏州重進凡三往反議之於是始奉表聽從故朝廷答兼常詔許行封冊然猶未遣使也（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壬子韓絳建議講求和糴利害（長編卷二百八十四熙甯十年八月乙丑詔陳安石乘傳同轉運司講求和糴利害原注絳始建議在熙甯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是月己亥朔十四爲壬子日案宋史食貨志上三云神宗卽位京師米有餘蓄命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権貨務備三路軍須未幾韓絳議惟志後又云絳復建議）

癸丑詔選人以淹滯被舉內該磨勘者聽引見與京官餘依試身言書判人注官被舉者凡三十七人權夔州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閒宗孟嘗上書言水災地震語斥大臣及宮禁官寺既引見上識其姓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邪於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爲法以節約進士經生之數舉天下而計之三年之閒率常數千萬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減任子之令期歲而補者增而爲三歲三歲者增而爲再郊三丞告老之澤十八道使者遷任之寵例皆寖罷大較比舊每歲已有千餘人不占仕籍矣人仕之難既如此既仕之後又多爲不可進之格以沮之故舉職官之令行而京官歲損者常百餘員朝廷猶以爲未也召見引對之際又不用銓筦正律不存祖宗故事與奪無準出於臨時使天下有偶失之歎今年六月己未之詔（案此詔紀事本末失載文已佚無可考證）又令天下通判不得舉京官轉運判官亦減其當舉之數甚者又有增年遷秩之法正郎限員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時則人之爲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貴而寵用者進士一科以進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過爲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閒幾何而至此其補奏而得仕誦書而得入官者又豈人人四十而盡京官邪治平之法減官以舉職官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術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員自少五六十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遠乎（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乙卯（長編卷二百十一熙甯三年五月庚戌詔武臣諸州未立定合兼鈐轄州軍除知州帶經略原注元年十二月乙卯可參照案原文已佚）

丙辰詔夏國殺楊定人等李崇貴韓道喜並免決崇貴刺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己未奪楊定出身已來文字籍沒田宅子仲通（案宋史夏國傳定子仲通亦被虜去）廣南編管定左右賣國朝廷初不知既被殺又贈官及崇貴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夏國傳云李崇貴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及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軍故夏人以爲賣己殺之至是事露帝乃薄責崇貴而削定官沒其田宅）

庚申（長編卷二百二十二熙甯四年四月癸酉詔天下軍器除三路緣邊已差官閱視其他路令轉運逐州選官相驗運副運判分詣逐州督趣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案原文已佚）

乙丑韓琦判大名府降手詔聽便宜從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安陽集魏公家傳云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爲執政沮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甯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甯卽令臣卻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逸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訴之乃召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言大暑至都上見公形容黎瘁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爲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公云誰可屬國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侍中之廸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秋

（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惻然朕嚮慮上宰之位苦卿之還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為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舍閒人情未為不樂也將欲除卿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之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嘗即降命而先馳使委曲爲諭此乃陛下仁卹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況當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十二月復降手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為主張令差御藥院內侍李舜舉齎敕賜卿宜即祇受公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鄧許汝間買田土屋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課並已倚閣及往偕貸糧不差夫役除豁常平倉斛斗支俵麥錢非不周至況上件人戶各有行裝次第比非寒餒不能自存之人時聞聽信姦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興鄉里骨肉離散近奉朝旨振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兼併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寬以歲歸厭僱朝廷以大名府路彊壯元額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彊壯自慶曆二年揀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賤員彊壯於帳內別項稽管至今近二十年州縣以退下人數更不差塡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還壯之時額罷取素以安眾心從之保州自嘉祐以來議欲修展關城至是劉安復乞展築朝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間所展城軍民莫不欣喜況雄州高陽關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既非創策於慮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又案家傳所載公以河朔云云至亟城之從之皆三年事紀事本末不錄然此皆魏公在大名時之事謹今附初判大名下以備考又案安陽集載魏公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劄子云臣伏蒙聖慈特差劉有方齎來詔賜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且大名爲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者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憲犬馬之誠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茲幸邑竊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隨披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許臣亟赴本任臣今減府跡稍甯息燕肌骸衰然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類神識眊然歡食殊減見多方調理未得痊平況到任未及百日方謂保養若遂然又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疾三五月閑傳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奏承聖寄或可勉彊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絕好邊部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臣向動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賴陛下神明垂照方獲善退比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業人情震駭妖興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從臣北京使為消伏之兼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別臣素稟愚樸例以勝其大責哉唯陛下深藩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朝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陳執中知其無益並胄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從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又第二劄子云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齎賜臣詔敕及傳宣撫問就差臣大名府充河北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甯訓諭當彊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織事耳目相接易為裁處故昔日程琳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從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令郡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使逐路各展責效庶幾不誤朝廷虛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亦竊權任不自量力劄致難敗雖陛下以重責加臣何爲因事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以安愚臣今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朝旨進發）

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言應牧地民戶已占佃者乞並令具所出租稅自今盡歸本司支用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是月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長編卷二百二十八熙甯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進呈部奏原注韶作機宜乃元年冬被詔相度招撫乃二年七月案長編原注不繫日月輯附十二月末原注文簡取宋史本傳增輯數字宋史王韶傳云韶試制科不中游陝西訪采邊事熙甯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道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

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合而兼之時也諸種既服則河西李氏在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原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爲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洪适容齋續筆卷十五云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爲嘗游俠陝西采訪邊事遂詣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又其後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竊以爲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湊鬼章之畔眠尤近而著者隴拶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詔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唃斷羈之屬羌當時施川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爲何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下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

神宗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熙甯二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巳朔）乙酉樞密院進一（〔案〕此上有脫誤）減住營尚多而驅策之方猶少仲种古之徒已不獲自盡（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辛卯知同州趙尙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條奏置義倉事上批近詔齊唐等郡講求修復社倉且圖經久之法知陳留縣蘇涓亦言臣所領邑最爲近畿謹爲天下郡縣倡率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戶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麥亦如之村有社社有倉倉置守者書爲輸納縣爲籍記歲豐則量其數以輸歲凶

則量其數以出停藏久則又爲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多寡不一則又爲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輔上曰陳留輔邑耳目不遠可且聽其施行徐訪利害涓又言義倉五事并論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詔除一事每值饑荒借貸與被災戶種糧未便除放仍責以二三年限還納可令中書更詳度外餘並且依所奏施又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倉已勸十萬餘石若漸可成就今廣淵罷當得人繼守其事可特詔廣淵舉知州一人（紀事本末卷七十〔案〕宋史王廣淵傳不載廣淵置義倉事而載乞留本道錢貸貧民事食貨志則云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嘗奏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錢貸民者廣廉非廣淵也宋史無廣廉傳蓋誤合廉淵二人之事爲一時廣淵由齊州改京東轉運三年五月丁巳由京東還河東未嘗至陝西至陝西者廣廉宋史食貨志所載猶未盡誤畢沅通鑑考異則又以廣廉事屬廣淵未免沿本傳之

（誤然東都事略廣淵傳固未見有貨錢於陝西之說則置義倉者爲廣淵行貨錢法者爲廣廉辨見九月丁卯）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戌朔）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初以集禧觀使召弼赴闕（（案）宋史本紀熙甯元年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范忠宣撰富公行狀上欲召公爲相先遣中使諭旨曰卿今茲無得更辭當力疾入輔爲宗社計）弼既辭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罷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熙甯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時弼以足疾未能入見聞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諫諍之臣無復施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者未幾入見又言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又言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雖可喜然害政事壞風俗恐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原注）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成湯禱必翦其爪以六事自責古人於天戒不敢不起畏也如此漢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必延禮闕賢良之士以訪闕議祖宗有水旱蝗虫之災皆避正殿減膳徹樂或出宮理寬獄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國長久受天之祐若災異之來一付之天數則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棄而不修熙甯建議之臣其言及此眞亡國喪家之兆非富鄭公辭而闢之天下其亦殆矣案是時弼自汝州入相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謂以足疾未能入恐誤富公行狀云正月召還京師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悉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見聞有人於上前言災異皆是時數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書災異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懼修省董仲舒所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聞以災凶歸之於時數也在人之一身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　家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餘慶餘殃尙因人之善惡而致甯有國家天下之災祥而反歸之於天數而無事而致亦未聞推之於天也陛下萬一或時而信則救災恤患答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息虧損陛下之德不爲生靈之福無甚於此）

壬寅樞密院言宗室乞子孫賜名授官韓絳奏曰中書

樞密院嘗議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陰後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須議使今可施行迺使文彥博等各陳大旨皆以親疏當有等降若非立法無以爲經常久遠之計上曰祖宗時皆有近親今用常時奉養賜予之例誠宜裁定若以諸王嫡長世爲南班官其餘子孫授以三班職名可否陳升之曰須依前代繼承之法其恩例六世親盡別爲經制絳曰此事專任臣下議論須辨別親疏立法則不失陛下親親之意彥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聽者臣下以義固爭是也上領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庚子以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紀事本末卷五十九卷六十三卷六十四）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朕推行朕須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設施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庶幾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方所急也凡欲美風

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閉而亂也閉而亂者以小人道長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禮義廉恥之俗成而中人以下變爲君子者多矣禮義廉恥之俗壞則中人以下變爲小人者多矣上以爲然（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召對曰富弼曾公亮與卿不協聞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須勿爲嫌疑朕亦欲從容除拜覺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造事傾探者故急欲卿就職朕嘗以呂誨爲忠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進用朕問曾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此風且不知卿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爲然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爲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薦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變以擾天下〔原注〕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客曰聞杜鵑聲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編年備要云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太平可立致雖司馬光亦以是望之呂誨任中丞將對光爲學士侍講亦將趨資善堂相遇並行光密問曰今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曰介甫之命甫下眾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正色曰君亦爲此言乎安石好執偏見喜人佞己則天下必受其弊語未竟閤門速趨光退終日思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有傳其疏光往往疑其太過〔又案誨劾安石見六月）

甲寅初開講筵（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王應麟玉海卷二十六熙甯二年九月戊辰初開經筵與此日月異）

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於條例文字看詳行具合行事件聞奏別爲司名曰制置三司條例（〔案臨川集乞制置三司條例議云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贏以百里爲之準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劃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權其用之不給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先是上問何以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安石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併均計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使能理財則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廢厥事圖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條例司以講求理財之術焉安石固請以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卷六十四卷六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王安石陳升之領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摧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宏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舜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

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案蘇轍由推官為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紀事本末在三月癸未轍言青苗而安石聞言累月不言青苗亦不此時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二月連類及之日月均不合姑依附二月下以安石請用惠卿自在二月也又〔案〕徐乾學通鑑後編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之財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安石素與呂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獨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為條例司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請建章奏皆惠卿筆也太平治迹統類二年冬十月甲午著作郎編校集賢院書籍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初欲置惠卿講筵曾公亮以為京官無例須換朝官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得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為害乃已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在治平四年七月可考為中允及置經筵均不得其日紀事本末亦失載其事今姑附此以備參考）

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蘇頌與流內銓主判官試驗選人自言書判初議差呂公著等上問執政試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見人材對曰誠然先朝有與京官者實可惜上以為然又因論近日改京官者多對曰真宗以前引見選人或與循資出於臨時上曰如此則是有幸有不幸須別更講求立法令入仕之路多如科場亦宜裁節人數既已多取之而扼其進用令人困窮亦不為有理今欲裁官當併科舉議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日錄此事係於三月二十五日云安石止欲與試判循資曾公亮言先朝與京官富弼言令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為然元祐實錄載此事於三月一日事與實錄略同但無富弼所言竊疑富弼所言未必在此時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見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實錄既繫之初一日宜加刪削朱本亦從墨本也）

丙子（長編卷二百二十二熙甯四年四月癸酉詔天下軍器除三路緣邊已差官閱視其他路令轉運司於逐州選官相驗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丁丑富弼入見（紀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弼以初十日入見〔案〕是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丑）

戊寅上曰近聞內藏庫奏外州有遺衙前一人專納金七錢者因言衙前傷農令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利害立法（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卷七十〔案〕東都事略王安石傳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為百姓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擇家貲高下令各出錢雇人充役舊者役人皆上等戶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概出錢）

癸未前權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先是轍奏疏曰（〔案〕此疏紀事刪節略存數語今據欒城集拾補之集中上神宗書云臣官至踈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事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則甫田可厭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蠹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拼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齊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切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濩生川原實發江河漸沸人民流離災火纖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

（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罷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討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費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人踐其困保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以其人而不歐臣難有成功而不能繼也其終卒致於廢斟謀臣而講議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餘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難答四丈臣服異頼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紛節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丈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慕前事之失出寂府之財徒內郡之租賦暫轉遭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故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物頓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備備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嚮如敝車羸馬而引邱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而已）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案欒城集臣字上有然字下又有云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案欒城集此下有云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illegible]士者[illegible]窮而官有限極於是恭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illegible]後孫分散不復其售是以吏多於上士多於下上下栝[illegible]髻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塡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

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纂其上後禁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紛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奢則意亂憂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區足屢州竊肩用甲遠傍遑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闕其區今也馳市人而術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雅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請科皆年而後舉其願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妾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謀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雖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來有不舍其蔭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毋癖不僞妻子浮游四方侵攝州縣造作誹誘者農工商賈不與也補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此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乎借亂朝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如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不職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適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伺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歲鬱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留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也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議以爲有遺才焉者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隸任於朝襲歸彼而守祭祀可以無戚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使過而後齊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加三司三司之使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重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贖之委也索責既積則更不得不多奏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

之吏則重於轉運使賦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償其綱目既使之得優薦以治則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力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謂拂世戾俗召怨而迷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眾人之怨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爲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可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衙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積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大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讓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備埋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指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入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能其舉官破壞其次節使之窮窘無聯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上哉乃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貧多國力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患必有不可勝言故臣興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寺監郡各任其屬日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驗罪正入已至若千者二者皆自止鈞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下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所亦可知矣故雖與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不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任人之終成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難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者雖眾人能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眾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加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拔日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得無所不問陛下誠能鐸奉公疾惡之臣而行之陛下自舊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賦罪正入已至若于者非復過謀適弱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養吏有所意則亢吏之弊可去矣亢兵之詔日臣閱國朝創業之詔四方劃據中國地後兵革至少其後錫減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眾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成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成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拔逆每有警急將帥不間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領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屏之間元昊籍發復使諸道皆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闕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眾適以備方今關中一憫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

臣聞方令宿遷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師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眾事不敵每職寵敗往者將餽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臣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日與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意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爰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倩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閒賞莫重於聞問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告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亂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其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閒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周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除其視棄財如棄贊士爾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繼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剩其祕計而效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人寇輒先知之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篤之用今賦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何其出人而縋之以法至於用開則日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祿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今之爲闕者皆不足侍樂傳闕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開不過於熱戶得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將者也敵之至情不可得而知故當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眾而常患於不足由此孰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祿則多而三十萬之奉比於百萬則約眾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人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橋然而不加徑昔太祖起於市衣百職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頤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討使多養關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彌敵而不敢輒近則雜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咸之實何者今世之竈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藏愈厚其慮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鬪多禁軍幟舉手相貿間多士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蓋由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某軍三人而禁軍一人其糜給足以贍士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乃郡其價不嘗數倍以此權之則士兵可益而禁軍可與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部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

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以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教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稟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禮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稟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誠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自襁褓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得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費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交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者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敝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令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令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濟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核者得甚羸以自漕而富民之欲仕者之往求爲軍大將以此宜有召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往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顧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故也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寓國有道無所不鋪者富之端也不足鮮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師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郵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藏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廣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足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宰之喪不候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卿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鄉而救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滅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積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令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過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

（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君殺人或者因以君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敝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益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承不臣之國有之則爲漢文帝不有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恐惶恐稽首頓首謹書）疏入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如轍潛心當今之務頗得其要鬱於下僚無所申布誠亦可惜召對而有是命（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欒城集潁川遺老傳云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於倦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實之下第除商州軍事卿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言轍臣所薦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府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

乙酉陳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興利非合衆智則不能盡天下之理乞詔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有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諸色人聽於本司陳述於是詔三司判官及發運轉運使副判官及提舉輦運使糴糶市舶榷場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限受詔後兩月各具所知本職及職外財用利害聞奏詔朕以理財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壞內外臣僚有能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其諸色人等其事理於制置三司條例陳狀在外者即隨所屬州軍投狀繳條例司（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東都事略二年三月己酉詔曰朕以爲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後可教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大屈故特詔輔臣置司於內以革其大弊夫事專於所習則能明乎得失之原今將權天下之財而資之於有司能習知其事者焉則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之因足以成吾富民之術若夫苛刻之論務於朘制在下而斂怨於上者斯亦朕之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限受詔兩月各具財用利害聞奏）

戊子夏國主秉常進誓表請給還綏州即歸塞門安遠二寨乃以誓詔答之候交割二寨始還綏州（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冊秉常爲夏國主〔案〕宋史夏國傳二年二月遣河南監牧劉航等冊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恩既而進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逵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欲小國之臣叛其君哉乃賜誓詔而綏州待收二砦迺還夏國主受冊而二砦不歸且欲先得綏州遣罔萌訛以誓詔來言及趙禽交地萌訛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略非所約禽曰若然塞二糟塏耳安用之遂詔罷城綏州是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冊秉常在三月宋史夏國傳在二月日月有異宋文鑑卷二十二王珪立夏國主冊文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崇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咨爾秉常迪性純一持射靖虜生稟山川之靈舊傳已發之賜攜酉夏尊於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當保其衆乃內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敢渝之日月而不昧朕用檜莅故典表驗徵賓錫爾茅士之封不爲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爲不榮肩辰既良備物既遲誕衆丞冊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劉忱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爲宋藩輔夫履謙順者廢不膺長福懷驕肆者廢不蹈後慾牽身和民時乃之續往欽哉予一人之彝訓可不慎歟）

兩府奏事上即問王安石制置條言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略無倫敘亦有待人而後可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

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爲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有所未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先驗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領之（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所載與此文同推繫之壬辰二十五日紀事本末繫戊子乃二十一日也）

壬辰上問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誠當出於陛下外謀之則爲疏間親公亮曰此亦當自外裁定弼曰爲之當以漸恐致紛紜安石曰此事但欲於恩義閒無傷使被者可安而已不論漸不漸也今欲裁恩澤何能免其紛紜但陛下不爲恤則事可爲也上又問裁定親疏之宜公亮以爲當從上身爲親疏上曰當以祖宗爲限斷安石曰以上身卽是以祖宗爲限斷也（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是月知渭州蔡挺改陝西轉運副使（長編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鹽弊原注云熙甯二年三月丙寅改陝副〔案二年三月戊辰朔無丙寅日原注有誤姑附月末）

四月丁酉朔羣臣拜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答不允曰今災變屢出可亟罷此議雖加虛名實以浼余先是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無益加損縱有百字何益然受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願陛下受之富弼曰陸贄勸德宗不受尊號顧其時與今異上曰其時在播遷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號人固以爲宜卽緣變異多謙屈而不受亦自爲美然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察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無加有損也遂降此詔（紀事本末卷八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以同天節遼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併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

考宋史本紀四月壬寅遼遣耶律昌等來賀同天節東都事略載四月甲辰詔云方夏大旱麥將槁朕惟災變之來蓋不虛發豈朕政令未孚聽納靡中以致厥咎其罷同天節上壽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以圖修復）

戊戌權知開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諱辭改知鄆州知瀛州李肅之爲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先是知定州孫長卿歲滿上欲令甫與長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對王安石獨以爲宜弼請徐議之既退富弼曾公亮曰甫姦人宜在外他日進見上又欲令肅之代長卿弼極稱其才公亮曰肅之不如長卿安石曰長卿細密然兩人皆可試府事也於是命肅之代甫而長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待甫甚厚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往往誇示於人或見御札用字有誤者因譏甫以爲揚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故極力排出之甫入辭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當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卷五十八〔案東都事略於滕元發傳所載治平四年以知制誥除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熙甯元年京師郡國地震上疏指陳災由出知秦州神宗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爲安撫使知開封府王安石立新法恐有言而上信之因以事出之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然此謂甫知鄆州而長卿再任定州是甫非卽知定州也東都事略與此異文宋史滕元發傳云因事以翰林學士出鄆州徙定州孫長卿傳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甯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卿盡力繕儲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據此則甫先知鄆州至長卿卒乃代之知定州甫知鄆州時長卿猶尚未卒也後言新法時則已在定州）

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曾公亮因薦之參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爲不可

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今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旣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書小小遷除陛下尚未以信雖廣詢博訪亦宜謹密今明白如此使中書政事決可否翰林學士臣近聞陛下宣諭某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某事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旣執政奏以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藉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於敕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張洎言劄子乃中書行遣小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爲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案議子卒從王安石故紹聖間章惇乃以藉口）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案事見元年）介數與安石爭論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皆朋黨耳安石强辨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

疽發背而卒（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唐介薨上臨其喪謚曰忠肅編年備要云介疾上臨問爲之出涕至是躬臨其喪徐乾學通鑑後編云介病亟帝臨問流涕旣卒幸其弟哭以書像不類取禁舊藏本賜其家蓋介爲諫議大夫時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閤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至是人始知之時安石銳意變更信任益專介旣死同列無一人敢與之抗者曾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親事趙抃力不勝遇一事變更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

己酉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云此四月十三日事）

丁巳條例司乞選官分行天下（長編卷二百十三熙甯四年十月壬子頒募役原注條例司乞選官分行天下實錄在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是遣八人者出使（案編年備要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從三司請也八人爲劉彝謝卿材王廣廉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亢太平治迹統類蘇轍初爲檢詳文字朝廷數召劉彝等入人遣之四方轍因求見宰相陳升之問君何來也對曰有疑欲問耳近日詔入使遣往諸路不審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實之耶未知漫遣出使外羅諸事耶升之曰君意謂何曰昔嘉祐遣使寬恤旣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升之曰吾昔奉詔看詳寬恤事如范堯夫所言多中理轍曰公知不便而持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

是月司門郎中王浹知嘉州駕部郎中高良佐知蜀州（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辛巳詔劾嘉蜀二州違朝旨不報提舉常平倉罪原注知嘉州司門郎中王浹二年四月到任知蜀州駕部郎中高良佐四月到任（案原文已佚浹與良佐受命不得其時姑依原注附月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四月河決地震旱避殿減膳（案河決在元年六月七月地震在元年七月八月此於河字上脫以字（又案宋史本紀二月乙巳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三月丙戌命宰臣禱雨乙未以旱慮因四月甲子御殿復膳據十朝綱要編年備要均云四月甲辰詔以大河決溢地震相乃方夏大旱自乙巳避殿減膳撤樂罷同天節上壽令羣臣勉修厥職以圖修復太平治迹統類云上憂旱甚言當避正殿又恐妨同天節宴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誠亦不須避殿上曰避殿亦是文飾弼曰陰陽不和皆臣

等燮理無狀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動天陛下以至誠感則天必應也四月罷同天節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減膳撤樂三大事誠合典禮誕日特罷稱觴最爲深切所以動天地當日得雨幽靈大效如在目前伏願陛下毋以今日雨澤爲喜當以屢見灾變爲懼蓋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有損其灾應豈有緩耶上親荅書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篤愛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府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灾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神宗同天節四月十日是年四月丁酉朔十日爲丙午其前一日則初九日乙巳今考諸書所載均以避殿減膳在四月乙巳非二月乙巳宋史本紀與此異恐誤況宋史五行志二志四熙甯二年三月旱甚則本紀二月避殿減膳已與志不合避減專因旱甚若因河決地震似當元年已應避減不應在二年二月始下詔也）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日考是月丙寅朔）丁卯上論謀殺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論其故人論律非中材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盡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來即守此律不得如此類亦甚多上曰漢文帝廢肉刑是當弼曰極是安石曰當時雖廢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兩肢或瞎人兩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報其罪又强盜五百貫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論刑者不可復甯雖欲自新其路無由除肉刑乃所以開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壬午議置嘉祐編敕局（長編卷二百十三熙甯三年七月庚戌詔中書門下看詳嘉祐編敕原注初議置局在二年五月十七日又長編卷二百十六三年十月丙子詳定編敕所言乞自今應刪官每月各備十條原注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已佚就原注輯數字備參考玉海卷六十六熙甯二年三月壬寅命蔡延慶孫永修嘉祐編敕又云五月以審官爲東院七年十二月編敕二卷成上之）

癸未鄭獬知杭州（〔案〕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七月庚戌原注云獬自翰林出守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甯府鄭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爲滕屠鄭沽嘗言於上曰獬極險不宜使在內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即奏曰侍臣者蓋近於尊實陛廉陛峻之級也進之以禮退之以禮乃君臣之分邦國之體也宣徽使王拱辰言陛下執政之初還其舊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職不聞有過遷謫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薦論而召之何人譖毀而黜之翰林學士鄭獬在三班院皆稱公當權府亦甚平允不聞瘝曠遽然外補外傳聞見禁罪人喻興與妻阿牛謀殺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斷將欲論列故有是逐雖轉官得郡實奪其權也知制誥錢公輔先因營救滕甫遂罷諫院今又被

逐蓋甫與王安石素所不足今無罪被黜甚傷公議龍圖閣直學士韓贄代還未及兩月亟除知江甯府復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朝廷之體無俾權臣盜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四敕以臣爲非願并臣斥逐又奏曰近除陸詵知成都府吳中復知成德軍數日之間差除特異況宰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傳云御批付出臣竊疑焉陛下進退近臣必有理不應有加膝墜淵之意如從執政進擬則是自外制中尤非聖哲馭下之體也上出誨奏示執政曰王拱辰等出外聞紛紜知否趙抃王安石曰不知上曰除拱辰宣徽使自爲再任豈是拔擢又謂安石曰誨爲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

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先是呂誨劾安石疏曰（案紀事本末卷五十八錄晦此疏於六月知鄧州下遂係追述之例然前後先嫌失大且安石求去云云諭使視事詔文亦錄於六月而前僅云詔使視事不錄詔文蓋紀事隸則宜然究非編年體今移晦疏於丙戌日上而以詔文屬丙戌日下復文均刪去不取推上疏不得其日增先是二字）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唯其用舍繫國休戚也如少正卯之才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大聖人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雄唯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難堯舜猶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甯府未幾召爲學士搢紳皆慶陛下得人及參機務命論未允臣謹案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眾所共知今略疏十事（案編年備要載誨劾安石十事云嘉祐閒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不當御史催促謝罪傲倨不從一也安石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即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見利忘義好名嗜進二也安石在經筵力請坐講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出下塞人言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四也許遵議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案減等科罪挾情懷法徇利報怨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士首牽同僚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定文卷不屢遂羅中傳賣弄威福無所不至六也宰相不視朝旬日差除事罷逐近臣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作威作福驚動朝聽七也唐介爭論謀殺刑名眾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辨淩轢同列八也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外離間之罪不容誅有旨送中書正罪安石堅拒不從九也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者句當八人者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十也）臣指陳猥瑣煩瀆高明誠恐陛下之悅其才辯久於倚畀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

之誤天下蒼生必是人也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眾方今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日臣所以瀝情而言不虞顧禍況陛下志在剛斷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疏奏丙戌安石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案臨川集安石乞罷政事表云私懷懇摯己具布聞聖訓丁甯未蒙罷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幅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羅於疹疾豈容明據以累明揚伏念臣履以孤生親逢聖世味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寢成於迂闊每煩眾論上清聖聽久知素顧之難著繼積疴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難貧顧命終懼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閔度并容大明俯媿俾垂矜允得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優生全於末路具贍之地得致命於時材）乃賜安石詔曰昨已曾面諭朕意謂悉諒也今得來奏甚駭朕懷今還卿來奏天下之事當變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奚政之爲也卿其反思職分之當然無恤非禮之横議視事宜如故（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邵伯溫聞見前錄云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備類如故呂誨中丞彈章故曰外示樸野中懷狡詐又（案）邵博聞見後錄云熙甯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宗方屬精圖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既晏隔言事官於中廡須臾上更衣復出以贊引邇英殿將趨經筵相遇於庭中文公密問曰今請見言何事邪獻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藝命下之日眾皆喜於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暫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文正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似傷恩遂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

（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終日思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浸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嘗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介甫以平日諂諛躁進之士番辟召爲屬吏朝夕相與爲謀議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妄引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譏詘黜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數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辟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能識之雖子貢之習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聲名著於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不用則已用之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以不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

丁亥安石具表謝上又使中使撫諭趣入安石又稱疾乞告上再令中使趣入（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甲午安石乃入見上謂安石曰誨殊不曉事詰問又都無可說上又謂安石曰呂誨言卿每事好爲異多作橫議或要內批以自質證又詐妄希朕意此必是中書有人與如此說朕與卿相知如高宗傳說亦豈須他人爲助安石曰高宗傳說起於匹夫版築之中所以能成務者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只有呂公著又與呂公弼相傚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時婦翁晏殊爲相此亦近例如呂公著行義陛下所知（案邵伯溫聞前錄云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鄙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豁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久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爲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議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奸矣）豈兄弟爲比用以負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難恃以久難望以致治上亦患之（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考課院言準到考較知縣縣令課法在任斷獄平允民無怨濫賦稅及時了辦不須追擾及差役均平並鮮盜賊理民安居勸課力田使野無曠土又能賑䘏困窮不致流離雖有流離之人而多方招誘復歸業一任之中主客戶比舊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閣庫書簿務令整齊經提刑轉運點檢別無散失及與修水利疏導積水以利民田能勸誘人戶種植桑棗天下州軍委知州通判每歲取索轄下得替知縣縣令前三條課績兼依舊濾四善德義清謹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項事實即參詳分爲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逐司類聚齊足同將一路所供三條課績四善事實再行審定上中下三等內有績狀尤異出於上等之外則定爲優等如政事昏謬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爲劣等即不得將合在三等政事定或優或劣其奏狀並限次年

春季申奏到送考課院看詳如所奏委得允當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縣縣令依下項賞罰若所奏徇情功過不實及虛獎權要固抑孤寒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並科違制之罪京朝官繫優等人到院日與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書記錄其姓名其劣等人並降入監當選人繫優等如到銓該磨勘判成過銓日令銓司與不依名次入甲引見改轉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該磨勘如已係職官並與循資若繫令錄即與兩使職官如繫試知縣即令通判司簿定到武臣知縣爲上下等之人即乞比類上項賞罰施行詔並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定考績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嘗曰朕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紀事原文不繫日據十朝

（綱要繫甲午日下（又案）太平治迹統類上御資政殿彥博等賜茶畢上曰便坐欲從容論也上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否曰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爲何如則可彥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常擇諸路長官十八路監司无不濟矣續宋編年通鑑節錄之附此）

是月羣臣準詔議學校貢舉（（案）十朝綱要四月戊午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寮共議貢舉法）多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云云（（案）東坡集載此議作熙甯四年正月具議狀馬端臨文獻通考宋史全文通鑑玉海畢沅通鑑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傳薛應旂通鑑則依集作四年然據十朝綱要玉海詔議在二年四月具議自應在二年五月不應遲至四年正月去下詔日幾及二年始具議況長編四年原書俱存無閒正月並未及此議狀考王宗稷東坡年譜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尙書祠部王荊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具議先生獻三言荊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浙燈疏知雜事誣告先生過失未嘗以一言辨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然諫買浙燈疏紀事亦繫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長編無文年譜所載核以長編歧異殊甚據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詔江淮湖北轉運司體量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買販及令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以圖謝景溫奏劾故也景溫與安石連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軾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補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令通判穎州上批出與判杭州注云軾通判杭州不得其時又云軾自此留京師幾一年明年夏末秋初乃出都由陳州赴杭州軾有與其兄書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今因謝景溫劾奏遂附見景溫劾軾疏已附注三月丁酉又長編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根怒蘇軾欲害之未有以發會詔近侍舉諫官謝景溫建言凡被舉官移臺考核所舉非其人即坐舉者人因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鎮薦軾景溫即劾軾向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物貨賣私鹽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問水行及陸所歷州縣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詢問賣鹽卒無其實據此則劾奏誣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竊疑年譜之誤蓋由蘇子由所撰東坡墓誌銘有云四年介甫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對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之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

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術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然以此求之四字恐誤墓誌銘此段上有云丁先君憂服除時熙甯二年也王介甫用事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官告院下接四年介甫欲變科舉云云四字疑當作是字是年承上時熙甯二年也句爲文蓋二年五月議貢舉後爲開封推官十二月上諫買浙燈疏三年三月謝景溫劾奏誣告八月癸亥詔體量供析乙丑因有語司馬光軾非佳士言乃令判杭四年六月赴杭自因墓誌銘作四年而編年諸書浸不加察遂滋轇轕考東坡丁父憂在治平三年四月見歐陽修老蘇墓誌銘則服除當在熙甯元年八九月至京爲官告院必在二年二三月至四年正月幾及二載不應一無奏御可疑一謝景溫劾奏誣告在三年八月五日詔體量供析在三年八月六日長編所載日月可考似貢舉議及諫買浙燈疏上神宗書不應在有旨體量供析後可疑二宋史全文資治通鑑於二年九月載神宗言軾有文學爲人平靜至三年八月乙丑長編載神宗語司馬光謂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者在四年則安石景溫於三年已誣軾告神宗已謂非佳士何以得議而喜又何必以軾爲人何如問安石乎可疑三集中再上神宗書有云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斂助役錢行均輸法云云皆二年事此書上於三年故云去歲此書在議貢舉諫買浙燈疏上神宗書後若依年譜則再上神書既在議貢舉諸奏後去歲二字殊未合可疑四詔議貢舉據玉海綱要在二年四月戊午上議似不應隔二年始奏司馬溫公傳家集議貢舉狀注云熙甯二年五月上東坡尤不應遲至四年正月可疑五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則諸書所載事蹟日月無不聯合集中於議貢舉狀以下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淺人又據年譜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斷爲正月也紀事於議狀不載其文令依集中錄置附注以備考據集中云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之法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

（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貢舉之法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樸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論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攬眾材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守二千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子貢不得而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

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厲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教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風則天下幸甚）上得軾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卽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他日上問王安石以軾為人何如安石知軾素與己異疑上亟用之也因問上曰陛下何以召見軾上曰見軾議學校貢舉異於諸人故召見之且道軾對語曰陛下何以召見臣旨朕為言見卿議事有所喻故召問卿對曰陛下如此錯矣人臣以得召見為榮今陛下實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卽召見恐人爭為利以進又謂朕與人官太速後或無狀不能始終此說何如安石曰陛下與人官患不考實雖與何害上曰軾又言兵先動者為客後動者為主主常勝客客常不勝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動當以靜應之於後乃勝天下之事此說何如安石曰軾言亦是然此道之經也非所謂道之變聖人之於天下感而後應則軾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變無常固有舉事不知出此而聖人為之倡發者譬之用兵豈盡須後動然後能勝敵顧其時與勢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極精又言軾宜以小事試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屢奏試人當以事此言誠是也安石因極稱惠卿其後上復謂曾公亮曰蘇軾奏對明敏可試也公亮曰京師無可試者

王安石曰軾亦非久當作府推上曰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書條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軾非肯違衆以濟此事者也恐欲故爲異論沮壞此事兼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紀事本末卷六十三〔紊〕臨川集安石）乞改科條制劄子云伏以古之攷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舉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傳家集司馬溫公二年五月議貢舉狀云臣準御史臺牒準敕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侍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條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强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頃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世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藝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類壞爲士者在謀險薄無所不爲積日餘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遺擯棄爲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

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舉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加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有卿大夫士皆以其屬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勿及長朝夕案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遂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考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眾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夫眾之毀譽庸評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惜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詐僞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猾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譽猶禁防以郭淬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愚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誠謬而不悟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銜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羈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令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理非鄉里除自已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贓及不孝不交濫竊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令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明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御有前後諸般澆癡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道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開奏乞嚴加朝典每過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

（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於每次科場南省之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卽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合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進士試論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經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舛時務疏闊者黜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卽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者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原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舉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情操履風俗不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閒官員以爲師長薄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員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數人游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聞有二千石自請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産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來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

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游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刻以夜繼晝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眾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乃令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簿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眾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問否則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過犯情理輕少卽升入內舍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卽皆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吏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卽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

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學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開之不得溢額補入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藏自具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仍給予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書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鄉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矣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慮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眾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眾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高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爲眾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詩賦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賴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哉免一解豈足借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徵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須苟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文獻通考卷三十二神宗熙甯二年議更貢舉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王安石以

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直史館蘇軾上議上以問安石安石曰若謂此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閒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其後乃卒如安石議玉海卷百十六熙甯二年四月戊午詔執經藝者專誦數趨鄉舉者狃文辭羣臣詳議別爲新規翰林學士韓維議請罷詩賦各習一大經問大義十道集賢學士蘇頌議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先行之州縣使有司專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程顥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請修學校尊師儒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賓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姓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差等而命之職四年二月丁巳朔罷明經科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丙寅朔）癸卯添差弓手富弼曾公亮不肯卽罷參照（長編卷二百十六熙甯三年冬十月乙酉詔罷弓手原注添差弓手當考其始二年六月

（八日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罷參照〔案〕原文已佚據原注輯此）

辛亥趙國公守巽長子世清坐爭襲封不當自茂防降左武衛大將軍鄆州防禦使（長編卷二百十三熙甯三年七月癸丑王珪等言承襲原注）

丁未翰林學士呂公著言潁川人常秩道德修於鄉里名實著於海內欲乞召置臺閣詔本州長吏敦遣赴闕（紀事本末卷六十五〔案〕詔秩赴闕初詔在治平四年十月癸丑可考）

丁巳詔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呂誨落中丞以本官知鄧州（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太平治迹統類云誨論安石上使諭解誨誨執愈堅又奏曰臣受國恩思有忠範推知死節以圖報效竊以我國朝開基一百餘年四方無事前事固未聞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於聖慮者以是思之尤當護於措置謀謨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圖維舊德推廣恩信以至萬務講求利信病在平沈幾默運不當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補廢上應天災務以安靜乃今日之事王安石者本以文章進用竟遽爲輔弼逢迎上意張皇一時之事祖宗法度首議變更天下利源皆欲搖動斥逐近侍盜弄權柄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甚譽公議不容獨陛下未悟倚任安石與之議求治道之要進退天下之事臣恐無益於盛時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求去安石既視事益自信以經論天下爲己任盡變祖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須於四方州縣吏奉行微忤其意則責追所用皆浮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疑誨太過者媿仰歎服以爲不及而誨亦力求外補遂得罪）

是月薛向除江淮等路發運使（長編卷二百十三熙甯三年七月辛丑向請運銅陝西鑄錢原注云向二年六月乃除發運〔案〕紀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甯初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不繫年月而長編原注有年月而不繫日今依附六月末薛通鑑在四月丁未與長編異日月范忠宣奏議云臣前來累言薛向在陝西罔上罪狀顯明不當曲加恩貸仍蒙獎用及張靖不當先於罪人責降皆是朝廷賞罰之失將使奸邪得志盡謂憲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張靖爲計遇事皆希旨蔽惑人主聰明蓋自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政臣雖累曾陳奏不蒙聽納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盡使之專治財賦則薛向姦詐必更甚於陝西緣陝西有都轉運使諸路帥臣走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爲向所統屬又有非時使命往還訪察若

是臣察善惡朝廷易爲得聞而向以巧能彌縫向敢肆爲欺或今來東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統攝又無非時使命采訪加以吏民儒弱被苦不能伸陳即向姦欺足以自恣又閒東南諸郡民力多困窮近復連被水災正要朝廷優恤陛下當遣寬厚仁愛之使惟令撫養瘡痍俾得漸就當完以厚根本豈宜更令纖巧刻薄之吏別肆誅求或致民心困窮亦必別生事變則於治亂所繫非輕臣居譴坦豈敢緘默陛下度臣於向素無嫌隙又非强復欲逐己言何必區區頻黷天聽盡以朝廷賞罰爲重六路生民可憂復遇陛下聖明其言不可不進惟望早並咨斷勿懼改爲從諫雖邪二美兼舉使天下風俗一變奸人革心豈不盛哉如或以掩美嫉能其言無取則乞宜示外廷早行責降）

左屯衛大將軍克端卒贈登州防禦使東牟侯（長編卷二百二十八熙甯四年十一月乙丑詔冊得乞爲繼嗣原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

仁和張大昌注輯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

神宗

熙甯二年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監奏日食辰巳之間有陰霧日所食不及原奏分數羣臣表賀（畢沅通鑑引長編云云據以輯此〔案〕畢氏引此未知所據或紀事本末傳鈔有誤脫之文今姑輯之以備考宋史本紀云日當食雲陰不見東都事畧失載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乙丑朔司天監言日食辰巳間有雲霧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數宰臣富弼等拜表賀傳家集載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數批答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雖微陰人誰不知彼食分之少損由司厤之未精爲懼方深奚賀之有剏明書於信史將取謗於異時宜懋乃誠以輔台德）提舉司天監所言自今每歲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厤其若有日月交食合具著所食分數及虧初食甚復未時刻遇交食集算造厤官於渾儀下對所差句當御藥院官與兩判監測驗渾儀官驗分數從之（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此奏紀事本末不繫日附朔日日食下）

上嘗以西夏累世桀驁背惠寇邊朝廷每令罷兵處置無法以致侮慢乃詔文彥博等各言邊防久遠備禦之策乃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是采合羣策凡十六門奉旨裁處又增十事（〔案〕范忠宣行狀載十事云一於邠甯二州移置帥事二擇帥府通判令兼經畧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田爲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句抽六沿邊次邊鄉村酒場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閑城寨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八依秦漢功軍罰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邊備九沿邊置権場以茶併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十陝解虢絳四州歲差夫斫黃河稍木並以官錢收買）仍令擇使持所著便宜與逐路帥臣再議論審擇可否俟至則再具擬定取旨（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辛巳詔置均輸法許薛向等奏辟官屬（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六

月丁丑上批向等奏辟官屬任滿如無勞績復注遠官原注二年七月十七日置均輸郎許辟官屬〔案〕王荊公事畧二年七月行均輸法發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蓄買而制其有無漢武帝置大司農屬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貢之輸者自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范忠宣奏議載七月乞罷均輸法狀臣伏覩近降敕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此蓋制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希近效畧取周禮賒斂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平均百物抑奪兼併以求陛下之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雜貨買賤賣貴漁奪商人豪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日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遜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使貪鄙之吏多引其類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而欲民之興廉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爲不可用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慾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苟國家得末利而則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民惟在務農桑禁游惰開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利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勸衣食之源不廣朝廷不先節儉百姓率多游惰不務生財之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木而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王撫之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法所任之人安得不謹之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爭利柄而其人素有貪鬻之行屢爲欺困之姦必將以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倖加以人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重朝廷萬里有掊剋之患而不得訴有瘡痍之苦而不得伸怨憤一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霸者之術以農桑爲衣食之本以殖貨爲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敕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災其均輸未得施行則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乞先罷薛向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民務求羨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併又何必過爲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實惟天下幸甚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云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向既董其事乃請置官設屬帝曰茲事鼎新說有紛紜須朝廷堅主之使得自擇其屬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於是辟置衛琪孫珪張穆

之陳倩爲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中都歲所用及見度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付有司編年備要云先是三司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定額年豐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贏歲歉則艱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至遇軍國大費則削劃殆無留藏朝廷百物之用多求於不產貴於非時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因得擅輕重斂散之權臣以發運使實總六路之出入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周知諸路之有無而移用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常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以待上令而制其有無則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徐乾學通鑑後編云八月進向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以手詔賜向政事之要理財爲急朕託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息斂散之法而卿忠誠內固能備舉職業導揚朕意底於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可轉也卿其濟之以彊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法訖亦不能成）

甲申日下有五色雲（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六月癸酉原注新紀癸酉日又書有五色雲已見二年七月甲申今從舊紀削去原案本紀於二年七月甲申三年六月癸酉俱書有五色雲或係宋史之誤案長編削去三年六月癸酉有五色雲則原文必存於此今據以輯入又據本紀增日下二字）

癸未（長編卷二百五十四熙甯七年六月乙酉上謂財用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原注二年七月十九日皆併營事可參考案原文已佚）

癸巳（長編卷二百二十一熙甯四年三月甲辰詔罷三司使副監議鹽法原注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詔緣邊安撫使王韶相度招撫裕羅格勒（長編卷二百二十六熙甯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進呈韶奏原注云韶作機宜乃元年冬被詔相度招撫乃二年七月朱史頗誇韶功已於二年七月辨之案辨朱史原文云云及被詔日已佚無可考姑就原注輯附月末又案長編卷二百二百三十熙甯五年三月丁丑郭逵奏問招撫裕羅格勒事甚屈辱差官勘韶裕羅格勒宋史王韶傳作招撫俞龍阿末見裕羅格勒或方音之轉歟韶傳又云元年上平戎三策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阿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阿率其屬十二萬內附所謂包順者據此則招撫非由詔旨乃韶之功長編辨朱史或即辨其是非由詔旨也）

八月乙未朔詔謀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先是呂公著等定按問欲舉如王安石議詔依所定於是審刑大理寺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不當中丞呂誨與諸御史亦皆論謀殺不當用首法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者而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會富弼入相上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與（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丙申司馬光上疏曰（案傳家集二年八月五日上體要疏云準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虔寶待倡而發者耶今百度懼弛風俗偷頹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臣助朕憂傷以創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苟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

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疏駑之才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捐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求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陛下別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發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奉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事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擇公卿收伯而爵

（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稱矣謹案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甯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案】傳家集此下有自踐祚以來五字）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紀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傳家集此下有云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頹者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治粟內史可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

（可謂知治體矣今之兩府長官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眞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實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祿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議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威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衛命奔走

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論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長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媢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旣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於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適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驟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訴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

（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旣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駿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則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議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旣辨邪正旣分義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善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使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寵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以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且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

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眾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樂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獨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貸或不久復進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響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不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議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以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舍非則安榮取非而舍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樂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遂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拼口相擠至于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豪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恕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赦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

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眾其事之細何啻秋豪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彼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眾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覺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又案〕紀事本末附丙申日是月乙未朔丙申爲八月初二日宋史全文資治通鑑與紀事同日據傳家集注云八月初五日上以乙未朔推之初五乃己亥日也兩異其日必有一誤今依紀事附丙申日）

壬寅權知曹州韓鐸除河東路提點刑獄使（長編卷二百十六熙甯三年十月甲戌提點河東刑獄屯田郎中韓鐸徙陝西原注權知曹州除河東憲在二年八月初八日〔案〕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卷四云聖旨處分敕令所立法凡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帥憲爲名）

癸卯侍御史劉琦監處州酒稅（〔案〕宋史本紀作鹽稅）御史裏行錢顗監衢州鹽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顗等言曰臣竊見陛下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案〕宋史作執政以來）未踰年（〔案〕宋史作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不安（〔案〕宋史作胥動）蓋以其專肆胸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如唐虞躋治於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權霸之術戰國縱橫之治取媚朝廷陛下遽信其言侵奪三司利柄開局置官引三人者議事同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呂惠卿王子韶盧秉王汝翼之徒豈能通曉錢穀周知天下利復引辟向爲發運使兼領均輸之職信如詔書之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固亦無害然使小人用事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商賈既不行則稅課虧夫是先喪其國之常入其何以仰給經費官司販易物有難售者未免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塗塞難於脫禍則必有畧田產破家業以應期會者不然則淫刑蠹罰從而加之矣兼辟向多用耳目刺州縣短長從而脅之俾承良獻非道之事去年許遵妄議謀殺自首按問之法朝廷委安石與司馬光定奪光則持公請依舊法安石則偏見而立新議差韓維再議而皆附安石之法又令密院同議文彥博所定既協公道陛下以眾人所議委富弼看詳富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即行安石所定良由同列

（畏其强陛下或其辨乃至此耳小人章辟光妄獻岐邸外惡之議呂誨乞加譴逐安石百端阻格誨竟黜降故事若昭文在假集賢尚不敢專行聖旨豈如安石敝視同列旁若無人愛增予奪一出於己上閱疏曰此皆挾情非竭節以補時事者東都事畢云熙甯初琦自通判歆州召為侍御史顗自知烏程縣召為侍御史裏行王安石初得政專侍胸臆輕易憲度侵奪三司利柄而曾公亮固寵畏避不言琦顗與劉述上疏以為安石自應舉歷官以來莫不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天下士人心無不歸向謂之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致位公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學仁義之道啟沃上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議務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復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為何如主也陛下天資英悟不世而出堯舜邪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侯之術害室衰世之事誘惑上聽向不恭之甚也臣等願陛下運乾綱之斷奪安石重任以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破遇三朝當悉慮竭忠以身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安石奏對之際唯肆強辨多生橫議豈執政大臣之體乎況公亮久妨賢路無補時政亦宜罷免）時述坐判刑部繳敕劉被劾未伏故琦顗先貶（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宋史本紀八月癸卯貶琦顗壬戌侍御史知雜事劉述判刑部坐受刑名敕不卽下貶知江州又劉述傳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己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同上疏）顗將出臺於眾坐罵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薦君及彭思永得舉為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柰何專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今日罪分當遠竄君在後為美官自謂得策耶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馬（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劉述傳貶琦顗監處衢酒稅公亮疑其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

乙巳罷殿中侍御史孫昌齡為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蘄州先是昌齡言臣累辨謀殺之法非是遂貶（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孫昌齡以論新法貶王宗沐通鑑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

司馬光言（〔案〕紀事本末不繫日據傳家集論責降劉述等劄子為八月十一日上八月乙未朔十一日為乙巳）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案〕宋史本紀壬戌丁諷坐受刑名敕不卽下貶通判復州）審刑詳議官王師元（〔案〕宋史本紀壬戌王師元坐許遵所議刑名不當貶監安州稅）皆執守謀殺刑名被劾（〔案〕傳家集作差官取勘）侍御史劉琦錢顗皆以論執政降監酒稅（〔案〕傳家集作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下又云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達眾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紀事本末卷五十六卷七十五）夫紲食鷹鸇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案〕傳家集此下有云陛下踐阼以來侍臣下以寬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闒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琦顗（〔案〕傳家集此下有所坐不過狂直六字）止以迕犯大臣遂降為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竊恐天下（〔案〕傳家集作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備位近臣親被明詔觀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

乞赦劉述等勿劾（〔案〕傳家集作更不取勘）琦顗等與本資（〔案〕傳家集作別除一般資敘差遣庶幾稍息羣議）不報（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劉述傳開獄具述三十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為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

丙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初純仁以言辟向不可為發運使不合（〔案〕太平治迹統類宋史全文資治通鑑純仁言辟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用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務農桑節用而已純仁論奏辟向疏已附注六月末）又申中書（〔案〕宋史范純仁傳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曰今日忽聞詔令

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動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率職之臣獲罪則忠勤不勸納諫之風或闕則君德有虧）是以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皇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與臣爲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封同（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自是誨等力求外補此陛下之所親見固爲萬世之光也）陛下（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述事繼明四字）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敎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原而柄臣遂掊摭其罪（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欲其畏避搐縮遇事不敢輒論雖於政府便安而）陛下將何所賴且執政王安石以文學自負以議論得君專任己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難同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己才）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彊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謀棄公議爲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即爲賢能所以薦辟向爲通才指呂誨爲無用致陛下無從諫之美時政有揠苗之憂（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臣常失望痛心故已屢有陳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安石議桑羊之術不恭甚矣四方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援之賊之甚矣加以）曾公亮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安石見容惟務雷同苟且舊則拘好文法今則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而辭辨不

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陛下朝廷大臣所爲安得政令無失（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求諫尚恐不及何暇深責諍臣蓋以安石之心將欲果於興事所以深惡言者懲戒後來殊不知成湯罪己而興禹拜昌言曰聖周道既衰則有防川之蔽秦法難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睿知聰明洞照古今豈可敢寵偏聽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氣虛懷深爲國計將琦等責降告赦速賜收還安石不可久在中書恐必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機務或且置之經延足以答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則商湯改過之美可復見於今帝堯從欲之仁不獨稱於古臣不勝大願然臣久居諫列習處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聖政有失雖陛下不樞改作而臣之職事已聽豈敢復在諫垣輒已家居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職伏乞重行貶竄以警百官貼黃今後政府臣僚每欲主張親知但只先同議論後簽欸之時別作同避則言者無由奏彈陛下豈可不察劉述方被勘劾恐執政謟以稽遲之罪劉述既見事有未安自當不敢行下本是盡心職事却蒙執政深怒況王安石舊作中書舍人糾察在京刑獄亦曾繳納詞頭不肯入謝今日不存忠恕以至於此乞陛下詳察范忠宣奏議第二狀云臣昨日上言乞追劉琦等責降詰赦臣已居家待罪以侯竄殛然有愛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緣臺官爲天子耳目將使醫察百辟以防權倖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使蒙譴黜監嘗若指君父之過則將何法以加之況自先皇帝以來人主未嘗自有過失皆因大臣舉措不謹玷累朝廷且君父既爲人所玷累則忠臣孝子甯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貶竄不惟自推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盈廷大半趨附執政陛下更以法令驕之使畏大臣則其任性忿行何所不至陛下雖欲制馭必傷終始之恩所以人主雖當仰成執政而督察之任委之臺官候有過懲則使彈擊下以使大臣知懼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從古以來馭臣之要道也陛下將臣此奏反覆究詳特與追還二人以正朝延之失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初純仁自陝西運副召還上問卿在陝西久上漕較必精意邊事對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儲饋粗備上傍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賴對曰願陛下無深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譽夷狄殘害生靈耗將財用厚費賞罰不惟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變上嘉納之純仁推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安石最後言辟向不可爲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罷純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速解安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爲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遣所親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惟

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狀申中書安石見之怨攜以白上上曰宜與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薛應旂宋元通鑑云純仁自陝西詔還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甯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之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令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暗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行均輸之法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又云劉琦錢顥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成急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及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編年備要云曾公亮趙抃得純仁狀上章自劾畧曰清時備位難逃竊位之議白首佐朝遂起蔽奸之謗如安石者學給辯勝年壯氣豪議論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諸於儀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有之天良樂塗附之異說拖紳朝序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圜冠校字非安石之黨則指爲迂儒又言安石平居之間筆舌上旦有爲之際身心管商待聖主爲可欺祇同僚爲不物爲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申睿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擧之謬以幸邦家白臣等後言之罪俾還田里）

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詳檢文字蘇轍言（〔案〕欒城集載條例司乞外任奏狀云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今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樸拙議論迂疏）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案〕欒城集此下有云伏惟陛下創制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案〕欒城集此下有云苟陛下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案〕欒城集此下有云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駑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上閱轍狀問轍與軾何如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臣已嘗論奏軾兄弟大

抵以飛箝捭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時事何以反爲異論（紀事本末卷六十二卷六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蘇轍以書抵陳升之王安石論遣使按求農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稍之息由此而得令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責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誘議騰沸商旅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論也常平條教纖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歛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令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擧別立賞罰以督病欠法度紛紛何至如此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頓青苗之說轍所未論也且乞補外任遂授河府府推官又〔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所載轍書前後多從删節今據欒城集補錄全書云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喻每獻任贅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或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嘗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優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眾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肯不可知而眾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遷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間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郵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徐毫之益誘者至令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觀課農桑壓闕田野人存則擧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擧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轍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貪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與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

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之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將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議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樸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於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故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之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願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顯例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吏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宦則丁口發除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準必用丁則州縣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眾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均役則昔之所禁皆當竊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可為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又聞發運之職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

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眾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甚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稟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為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設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敕纖悉俱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民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衡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觀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轍以才性樸拙學問空陳用意不同動成違許難欲勉斷自效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數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集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東都事畧蘇轍傳安石欲行青苗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不務須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使王廣廉言與安石合法遂行安石用謝卿材侯叔獻等八人欲遣四方訪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府推官改著作佐郎書南京判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呂公著薦程顥授太子中允兼御史裏行上章論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道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而求霸則霸矣案宋史本紀八月辛酉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程顥王子韶並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附五月下蓋脫書八月二字今依宋史本紀附此薛應旂通鑑畢沅通鑑云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

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退必曰頻來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退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不辭興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程頤爲首又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召顥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以爲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疏屢上又論時務十事大略以聖人綱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理物聖人之所以必爲吉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在講求設施如何耳帝嘉納之又案明道文集論王霸之辨疏霸則霸矣向下又有云二者其道不同刑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豪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主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而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謂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聽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矯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焉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乏河北流旣塞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氾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戊申河徙東行河渠志一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綿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甯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雍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決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賞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已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北流臣恐勢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依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衛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幾破東流向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河東順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流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旣塞而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玉海卷二十二熙甯二年八月五日己亥光言禹分九河漢釀二渠河順則爲患小矣河併爲一則勞費倍分爲二則費減半張鞏等欲塞二股北流恐費大而功不成十四日鞏言北流已塞辛亥詔閉斷北流傳家集二年十月七日乞優賞宋昌言剳子云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敕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道立上約游闕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附躬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戕以爲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

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今秋擗欄得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尋已閉斷雖頻漂蕩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廬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令若與同列稱二股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秉強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眾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向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肯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云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負之也取進止）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九月甲子朔）丁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糴常平廣惠倉及賑貸事今詳比年災傷賑貸多出省倉切以為省倉以待稟賜尚若不足而又貸以賑貸此朝廷所以難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澤也今諸路常平廣惠倉畧計十五萬以上貫石斂散之法未得其宜故愛人之利未溥以致更出省倉賑貸今欲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㪷（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一此下有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八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次科（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一次科作次料）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害又民既受貸于田作之時不患闕食（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八）因可遷官勸誘令興水土之利則四方田事加修蓋人之困乏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貸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豐物貴然後出糶（案原作糴誤）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通一路之有無

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奪之意也舊制常平廣惠倉專隸提刑司緣今來創立新法合有兌換錢斛藉轉運司應副乃克濟辦乞委轉運司提舉仍令提點刑獄司依舊管轄毋得別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次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候其有緒即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留給疾貧窮人外餘并用常平倉轉移法其給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法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㪷價召民願請仍常以半為夏科半為秋科並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書付條例局曰此青苗法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轍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行陝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結隨納斛㪷其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納錢者皆聽從便仍遣官提舉從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畧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王安石獨奏事上問程頴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何如安石曰頴所言自以王道之正臣以為頴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賣祠牒所剩者三千人頭而所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又案畢沅通鑑考異云宋史食貨志河北轉運司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之河北安石乃決意行之蘇轍傳同東都事畧蘇轍傳亦作河北轉運王廣廉宋史王廣淵傳慶曆中上曾祖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自以進士得官是廣廉乃廣淵之弟熙甯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廣廉其一也不聞為河北轉運且陝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轉運豈得散錢陝西益廣

（淵欲行青苗援李參之事以論遂詔爲行之陝西安石嘗言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褒新法而不問是知附會青苗者廣淵也非廣廉也竊以長編考之畢氏此說恐未足據長編卷二百十一熙甯三年五月丁未原注引司馬光云王廣廉在河北民不能償春料乃更依秋料又五月丁巳日京東轉運使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王廣淵爲河東轉運使曾公亮初欲差權王安石以爲廣淵在京東宣力當正除據此兩人事迹本不相蒙且廣廉此時已爲河北陝西提舉官而廣淵則於二年猶知齊州三年始由京東改河東是廣淵非特未至陝西更未嘗爲提舉常平廣惠倉官二年在齊州條奏置義倉是正月辛卯二十三日事可考義倉是儲積青苗是放散取息據十朝綱要二年七月乙丑罷義倉法則廣淵所行之義倉本與廣廉不同東都事畧及宋史食貨志蘇轍傳本不誤畢氏乃專據王廣淵傳以疑東都事畧及宋史食貨志蘇轍傳恐非也蓋宋史王廣淵偶誤而食貨志蘇轍傳猶見其眞況宋史無廣廉傳又安知廣淵傳非廣廉傳之誤作廣淵乎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廣廉洵爲不誤而畢氏通鑑徐乾學通鑑凡廣廉盡改廣淵恐失考）

己巳，召御史中丞呂公著來旦赴講筵。（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紀事本末此條上書二年二月甲寅初開講筵而此條接書不更繫月據玉海卷二十六云熙甯二年九月戊辰開講筵己巳召中丞呂公著來旦赴講筵錢氏朔閏考凡月甲子朔己巳初六日考宋史本紀公著爲御史中丞在六月丁巳日二月尚未爲御史中丞紀事本末上脫書九月二字今依玉海附此又按公著爲御史中丞紀事本末不載邵伯溫聞見前錄云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荊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荊公薦申公爲中丞欲其助己故申公初多用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荊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初未嘗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書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荊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穎州）

辛未，條例司請以太常博士、祕閣校理李常，前許州司理參軍、國子監直講王汝翼爲檢詳文字官。（案條例司檢詳文字舊用蘇轍呂惠卿時轍出爲河南府推官呂惠卿擢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故更請以李常王汝翼爲之至熙甯三年常亦言青苗不便而王汝翼亦辭檢詳條例官）殿中丞知冤句縣張復禮

前明州司法參軍李取之爲相度利害官。（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壬申，光州團練使向經爲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是時上方以政事試練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遠、或州縣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從者。至宗室戚里恩澤之家，則所以秩序平進，拘以歲月，少所徼冀。經由是亦頗不欲以才自見，請外補，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宋史向經傳神宗以經女爲皇后進光州團練使）

乙亥，上謂陳升之、王安石曰：「今賦入非不多，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費。（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七）上曰：「朕嘗問王存以兵費，乃言臣不曾講兵書。」因問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當擇邊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練，仍鼓舞其州民，使各習，則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數人，臣畧與語，似皆可付一州。臣因與古言，今邊州有兵五千處，若止揀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糧之費，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習兵戰，則可以戰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邊將事。安石曰：「今有可勝太祖時並邊民戶口蕃息，所恃不盡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邊將得自揀擇訓練，如太祖時，則尤易以待敵。」上言五代時方鎮皆豪傑，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須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時方鎮豈皆豪傑？如羅洪信乃是衆人，求主不得，大呼於衆：『誰能爲節度使者？』洪信出應募，遂立以爲帥。然其能獨保一鎮者，以其任事得自專故也。今朝廷待邊將拘制之法，令將此邊軍，令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

一第七七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

可爲軍廂主臣以上豈可不及此疊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爲然（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長編卷三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定保甲條制原注云二年九月十二日即此條彼文可參考）

太子中舍劉瑄提舉陝西常平等事（長編卷二百十六熙甯三年十月己巳瑄擢官原注云瑄爲陝西常平在二年九月十二日）

丙子條例司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已行於京東河北淮南三路訪聞諸路民間多願官中支貸乞令司農寺遍下諸路轉運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聞當議遷置提舉官詔可（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壬午（〔案〕此下銀銅坑冶市舶事紀事本末與丙子常平事接寫長編卷二百十一熙甯三年五月辛亥向言米頒原注云九月十六日可考又丁丑上批辟向指揮原注云九月十六日詔兼銀銅坑冶事朔聞考是月甲子朔十六爲壬午日今據增）條例司言銀銅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費出諸路故轉運使莫肯爲課入滋失今既假發運司以錢貨聽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經費皆當責辦請令發運使副兼提舉九路銀銅錫冶坑市舶之事條具利害以聞（〔原注〕此以上據本志增入）乃（〔案〕乃字與下從之不貫恐是乙字之誤亦疑或有脫文）詔發運司辟向副使羅極兼都大提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等從之上手詔向曰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錢劉竊據浙廣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由籠海商得術也卿宜創法講求不惟歲獲厚利兼使外藩輻輳中國亦壯觀一事也向既兼總九路財賦即奏移用金穀要當不失事機如響應聲遠近一體則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賜今九路監司鮮能協力徒害成事請辟置本司官分隸諸路參舉政衆事糾其弛慢不職凡財貨輕重郡縣豐凶山澤之利廢興府庫之積虛實可以周知其數以通有無從之於是置句當公事官九員分領九路凡移用財賦興置坑冶茶礬酒稅錢監造船雇羅輦運等事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而官物以故逕惡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編年備要云時饒州江建等州遞年額鑄錢一百五萬貫并額外增剩錢朱或萍洲可談卷二云廣州市舶司舊制帥臣漕使領提舉市舶事祖宗時謂之市舶使崇甯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嘗併泉州舶船令就廣商人或不便之）

甲申知海州懷仁縣曾布轉著作郎（長編卷二百二十五熙甯六年七月壬辰日御史楊繪奏疏云熙甯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布轉著作郎據以輯入〔案〕宋史曾布傳布南豐人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甯二年從開封此云轉著作郎與傳少異）

是月上諭樞密院沙門島罪人數多及廣編配罪人多即竄還令與中書別議伏立法且欲復行肉刑呂公弼以爲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議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爲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又何不可況堯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論不達時變自漢文感二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仁逮今千餘年一旦用之必駭四海觀聽況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寛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審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

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駭而動後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上納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陝西轉運副使蔡挺再知渭州（長編卷二百三十熙甯五年二月挺爲樞府原注云挺以治平四年四月自慶徙渭熙甯二年九月再任案長編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鹽弊原注云二年三月丙寅改陝副蓋挺於治平四年四月自慶徙渭熙甯二年三月改陝副二年九月又由陝副再任渭也今據兩注輯入）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午朔）丙申開封府儀同三司行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罷爲武甯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言於上曰此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卿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考范忠宣撰富公行狀八月以疾辭位除判河南復得請判亳邵伯溫聞見前錄云熙甯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常平倉趙濟言公沮格新法落武甯節度及平章事以左僕射判汝州徐乾學通鑑後編王安石專權自恣弼度不能爭移病不入中書久遂辭位章數十上許之曰卿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加檢校太師以武甯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辭闕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帝意不樂故也）

改綏州爲綏德城其知城以下防託兵官使臣委郭逵選差把截堡鋪守禦兵馬器械等並從長處置以聞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寨還以綏州（案涑水紀聞卷十一云韓縝與夏國之臣薛老峯議於境老峯曰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塞基又案議在元年五月丙戌）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縝詰夏人曰二塞之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縝信之秉常既受封冊遣使來交二寨逵令主管機宜文字趙卨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

夏人曰二寨寨基是也何地之界有（案宋史郭逵傳遣其屬趙卨許昌朝與夏使議唯言寨基卨曰二寨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不能對）卨曰若不得地界但將此二牆壖安用之因言綏州與之亦用兵不與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時已詔俾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願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具奏乞召卨赴闕詢之（案涑水紀聞卷十一云樞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成人遷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郭逵以爲夏虜心欺紿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塞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得奏大驚顧謂文彥博等（案涑水紀聞卷十一云上怒甚以讓文潞公）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問之彥博等皇恐即降詔云某月日指揮不得行詔至僚屬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逵徐出示之皆歎服（案涑水紀聞卷十一云時趙卨掌機宜於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逵乃出示之卨曰此他人所不敢爲也）逵乃以前詔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淵謀祕畧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綏州不復以易二寨（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紀事本末書十月不繫日據宋史本紀畢沅通鑑作丙申初三日故附此）

戊戌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爲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爲供備庫使仍賜姓趙名懷順以其防託綏州日久故也（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上問節財如何王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上曰比慶厤數已甚減矣惜別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則兵可省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徙之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爲既使之去本土又減

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難遽行也於是上問升之退軍事當時二府與密院眾商量否今卻皆爭論以爲難此乃是合退作剩員優假之故別立等有何所傷公弼言臣不比他人立事取名恐誤陛下事若二十萬眾皆變爲之柰何升之具論祖宗舊法曾公亮曰爲之當有漸王安石亦云上曰但執政協心不煽動人情自無事安石曰公弼來陛下處言止是臨事而懼固無所害若退以語眾乃爲煽動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止是簡汰然柴世宗精神之運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濟事而無侮敗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言大臣建退軍之議損禁兵月廩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內輕外其來已久人情既安

習一旦輦從去國客食卒伍眾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上從之卒罷退軍議（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長編卷二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定保甲條制原注云二年十月五日可考當即此條彼文亦可參攷）

壬子（長編卷二百八治平三年四月初三日丙戌王獵對親親之義原注熙甯二年十月壬子可攷（案）原文佚）己

己未夏國使者罔育訛來謝封冊王安石曰今既封冊秉常宜堅明約束勿令邊將生事妄立城堡爭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爲然（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以陳升之同平章事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風俗何以更得醕厚上曰升之有才智他人莫及朕如其才智足典軍政今任之爲相欲輔政治之闕失必能勝其任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昔漢高論相以王陵少贛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眞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曰然升之圓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堅欲去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論及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案）太平治迹統類及宋史本紀均作丙申日太平治迹統類於何以動人主下又云因論臺諫天子耳目當自擇其人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學士陳薦史館蘇軾集賢校理趙彥若職方員外郎王元規宋史文彥博傳云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曾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制固辭乃止

（又）臺官許請對從張戒程顥之請也如有請對並許直申閤門上殿（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丙辰詔御史請對並許直申閤門上殿太平治迹統類云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有本職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先候朝旨既許上殿同候班次動經旬日倘遇朝政或闕及外事有聞係於幾速不容後時者耳目之司雖不應急陳聞不可得也伏覩天禧詔書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制誅求無節冤濫未

申並委諫官奏論憲臣彈奏是蓋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隔絕殊異欲乞令朝廷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對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閤門上殿）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

神宗

熙甯二年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子朔）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以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案原闕二字據太平治迹統類補）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無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稱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亮曰今之執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書也安石曰三公無官惟以六卿爲官如周公即以三公爲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司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云無所不統然亦不過如故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司何故乃以爲不可上曰乃者陳升之在樞密院今俱在中書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事勢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領之後世兵事愈多而重則分爲司馬司寇兩官非欲苟變先王之法以時勢不同故也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理財易曰理財正辭先理財然後正辭先正辭然後禁民爲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以理財特置一司使升之與臣領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時事宜恐不須併升之以爲併之無傷安石曰令分爲一司則事易商議早見事功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異議然後草具文字文字成須遍歷四人看詳然後出於白事之人亦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爲姦況制置司所奏請皆關中書審復然後施行自不須幷入爭於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爲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爲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樞密各差一人今若與韓絳同事甚便上曰朕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爲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爲揚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爲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其詐深德之安石推升之使先爲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事遂不復肯聞預安石固以請升之曰茲事曷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已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本陳升之傳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逾十日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

丙寅邢恕爲崇文院校書（長編卷二百十一三年五月乙巳胡宗愈言新進士崇文）

（校書未有法度恕望除近地試銜知縣原注熙甯二年十一月三日初爲校書十年三月己巳復爲校書案程俱麟臺故事卷二熙甯中以前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邢恕爲崇文院校書先是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恕以爲賈誼馬周之流召對而有是命乃詔令後應選舉可試用人並令除崇文院校書以備訪問任使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令入差遣宋史邢恕傳恕從習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於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廢不復調浮沈陵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

己巳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直集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孫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邪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言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欲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罷

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人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庚午邇英講讀畢上留司馬光問以變更宗室法光對曰此誠當變更但宜以漸不可急耳（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甲戌中書樞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親疏之施未有等衰甄敘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議定古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祖宗祖免親將軍以下願出官者聽仍先令經大宗正司投狀上聞委大宗正選擇本官尊長同太學教授結罪保明才行堪與不堪任使復委大宗正寺察闕奏就試武官試讀律寫家狀就試文官者試說一中經或論一首將軍換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換內殿崇班太子中允並與州郡監當一任無敗闕與親民副率換西頭供奉官大理評事監當一任滿如職事幹集操守修飭即委本州長吏及監當保罪保明與親民差遣無保明即依外官條例祖宗祖免親未賜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與請授二十許願出官文資者與試知縣並令監當考試及任滿有無保明準上條

以上出官並特與支賜願鎖廳應舉者依外官條例其祖免親更不賜名授官只許令應舉應進士者止試策論明經者止習一大經試大義及策初試考退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取合格者以五分爲限人數雖多毋過五十人累經覆試不中年長者當推恩量材錄用以上出官者雖在外俸錢依在京分數許依審官三班遷法指射差遣仍許不拘遠近差注授文官者與進士出身同鎖廳應進士明經舉有出身人至員外郎與遷左曹宗室不出官者祖宗元係磨勘至正觀察使止祖免親至遙郡防禦使止非祖免親至遙郡刺史止祖免親見任官合奏薦子孫者許以外官例奏薦祖免親以下見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許在京置賃居第乃許隨處

置產業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賜錢減半增與三班奉職非袒免女即量加給賜更不與增官增有官者與免入遠許依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親娶妻量加給賜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驗管句其非袒免親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與非士族之家爲婚姻袒免親以外兩世貧無官者量賜田土其孤幼無依及老貧失所者不以世數所在具名聞奏當議特加存恤今所降新制內合具條件者令所司議定聞奏於是詔曰自我祖宗惇敘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闈臺並留京師參朝奉請然以世敘寖遠皇秩益藩屬有親疏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品雖敦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乃無定者因俾羣公之合議將爲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封具陳條目以爲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日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將來用須明命宜依中書樞密所奏施行呂夷簡在仁宗時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至韓琦爲相嘗議更之而不更及上即位遂欲改法於是王安石爲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後擇一人爲宗或者曰若立嫡則人不服朝廷法制苟當於禮豈患不服曾公亮陳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長得傳封爵則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長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難加而今之所難及若嫡子傳爵位則庶長無禍蓋於今立嫡非但正統亦所以安庶長也上曰善（紀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王偁東都事略十一月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爲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孫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

庚辰御邇英閣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故規因以參以無事鎮海內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矣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出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爲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爲政誰則爲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爲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得人緩於立法也（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蕭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

（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畢氏通鑑考異云王應麟玉海云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通鑑漢紀曹參事因言參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紀是月壬午書御邇英聽講而庚辰之講不書按東都事略司馬光傳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謂前日乃庚辰也所謂後數日乃壬午也宋史本紀及司馬光傳混而爲一案畢說是也惠卿云云亦見紀事本末壬午日皇朝類苑卷十五所載亦分繫庚辰壬午二日）壬午，御邇英閣，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咎單遂訓伊尹相湯立典型以傳後世及其殁也咎單懼沃丁廢而不用於是訓其事以告之與曹參遵蕭何之法其文則似是其實則非也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則月令季冬節國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作五年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二載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作

三十年一變者）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變者則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爲漢惠文景三帝皆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爲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案皇朝統類卷十五所載與此文小異且多數語據云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總覈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人以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耶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無聰明而强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而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看詳中書條例故有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則當從之若光爲非則陛下亦當播告之使不匿厥指召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光曰卿聞惠（案原脫上十三字據皇朝類苑卷十五補）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周禮所謂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歲首四時之首月屬民而讀邦法也（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豈得爲時變也六字）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壞亂舊政故五載一巡狩以考察之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案東

都事略司馬光傳作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臣所謂率由舊章非坐視舊法之弊而不變也臣承乏侍經筵惟知講讀史有聖賢事業可以裨益聖德者臣則委曲發明之以助萬分本實無意譏惠卿（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及皇朝類苑卷十五與此上數語文異據云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村令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詔書前者責侍從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皆在其中未審得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爲不言也至於言不

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敢辭上曰相其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進讀史記光進讀（案原脫上十六字據皇朝類苑卷十五補）通鑑畢降階上命遷坐墩於閤內御坐前皆命就坐（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王珪禮辭不許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也（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珪對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不能盡知使聞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上曰據所聞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茲事非便（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熱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戶齊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困瘁不聊生況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

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可以利民也（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者不強也）光曰（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愚民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若何）昔太祖（案槐郯錄卷十五引文作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成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不以為病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饑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為膏肓之疾朝廷雖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異日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有司尚能以病民況今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

曰未嘗罷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令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皆病末矣）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而無治法也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光曰此等細事皆有司之職所當講求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乃陛下職爾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惟有司之牧者此也（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復與衆人講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賜湯）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呂惠卿進讀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是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

上問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之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臣曰臣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皆在中未審會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而已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不便呂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為之尚能以竊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以給戍卒時人稀物賤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常守其價不增歲饑稅皆免而和糴不免遂為河東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不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是月以朱氏爲才人（長編卷二百四十四熙甯六年四月庚子以才人朱氏爲婕妤原注云二年十一月爲才人六年四月一日生皇子案十朝綱要貴妃朱氏熙甯二年十一月爲才人六年四月進婕妤元豐二年進充媛八年進婉儀政和三年進貴妃熙甯二年十一月生成王佾六年四月生唐王俁）

知璧州林英差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倉事太常博士知鄞縣張峋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前宣州司理王醇管句兩浙常平倉事（長編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三人不推行新法被責事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知鄞縣張峋二年十一月差兩浙前宣州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兩浙據以補入案張峋兩浙提舉王醇兩浙句管皆見本文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程顥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爲不便今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爲險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舊時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遂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顥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譬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責金陵者雖悔之何及也又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他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害介矣元發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勞之者甚厚元發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元發爲安撫使官吏皆擢寢居民恐權桑家而茇舍元發獨郎屋下曰民時吾以生屋摧身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餓者除田稅察脩吏修臨防絳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案元發即滕甫東都事略滕元發傳云滕元發初名甫以避高魯諱故字爲名此後文及甫爲文及鄧潤甫爲鄧溫伯皆以避諱改）

閏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午朔）庚子初修御河先是議者請於武城縣入大河故道下五股河都水監劉彝同程昉相視而通判冀州王庠謂開葫蘆河爲便彝等以其

地淺漫沮洳用功多焉不若開烏欄隄大小流港橫絕大河入五股河以復故道乃令提舉便糴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再視而議與彝昉合於是發邢洺磁相趙鎮六州兵夫凡六萬浚之（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原注去年閏十一月庚子初修又載議者請於武城縣云云輯入案宋史河渠志四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判利乾甯入界河達於海熙甯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常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彝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功尤多不若開烏欄隄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便糴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察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入役畢沅徐乾學通鑑並云閏月庚子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六州兵夫濬河以寒食入役從劉彝程昉請也又案明年正月丙辰韓琦論奏乃詔報三薦云云可參攷宋史程昉傳云熙甯初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釃二股河導之使東爲鋸牙下以行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一及二股東流御河淺澀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

壬寅條例司言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詳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爲便令河東公私若運鐵錢勞費宜試如遵裕等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又卷六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河東行交子法置務於潞州考宋史置交務壬子日畢氏通鑑同或乞置在初九日壬寅詔置在十九日壬子也三年七月壬辰罷見長編卷二百十三又案宋史張景憲傳云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

戊申（長編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楊汲淤用盡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閏十一月戊申可參照案編年備要侯叔獻與楊汲提舉淤田引水於緣縣澶州闕歲壞民田盧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賜二人川各十畝九年冬罷淤田司宋史河渠志五祕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而計馬而收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

（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三十六陂以灌溉民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或以爲弃沈存中筆談云熙甯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爲史記所載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大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久矣又〔案〕宋史楊汲傳云權都水丞與叔獻行淤田法瘠土皆爲良田而河渠志則云熙甯元年祕書丞侯叔獻提舉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是宋史本傳與志所載美惡兩異其說而志以爲熙甯元年長編原注則以爲二年今考玉海卷二十二載熙甯二年閏月十五日侯叔獻言云云又載戊申詔提舉府界常平使行之長編原注爲不誤）

己酉著作佐郎曾布差看詳衙前條例（長編卷二百二十五熙甯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中丞楊繪奏疏云熙甯二年閏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詳衙前條例詳以轉入〔案〕邵伯溫聞見錄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荊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敕巧黠善迎合荊公意公悅之數月閒相繼除中允館職判司農寺宋史王安石傳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又曾布傳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

舉責吏課敎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旨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司農寺檢正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同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韓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竊伺閱黨巧言亂誣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僻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堅神宗意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兼三司使爲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遂爲安石條析而駮之持之愈固）

壬子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河東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員江西湖北成都府廣東廣西福建各一員又差官同管句陝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廣東廣西福建各一員並令閤門引上殿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除諸路提舉常平官上殿問字

宋史於閏月下云是月差官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紀事亦俱不繫日王偁東都事略云閏月壬子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行青苗法應郡縣每歲春秋未熟糶民等第以常平廣惠倉錢斂散取息今依東都事略補壬子二字）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二員以朝官爲之管句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都官員外郎游烈除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長編卷二百十九四年春正月己酉游烈送審官東院以親老願從便地原注云游烈除廣東常平乃二年閏十一月壬子踰歲未赴據長編本文云云及原注增入）

上問府兵之制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皆可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爲也但義勇不當刺手背刺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既賦民爲之當以禮義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又云臣願擇

其鄉閭豪傑爲之將校量加獎拔則人自悅服今募兵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陛下甯擇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則他時可數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足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案〕分將此等軍至今社稷之長計也據長編卷二百二十三原注增入）且祖宗朝北戎無警即便罷兵今即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案〕長編卷二百二十三無此二十五字）上極以爲然（〔案〕以上五字據長編卷二十三原文增入又〔案〕長編卷二百二十三原注云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云云至嘗以禮義獎養已附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又臣願擇其鄉閭云云至上極以爲然亦已附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嘗論租庸調法至何用而立哉附四年五月九日餘並兩存之紀事本末文略有刪節據彼文增輯）文彥博曰自古皆募營兵遇事息即罷漢文帝以恭儉故至武帝時府庫充實然因用兵卒致

公私匱乏上曰文景恭儉豈是庶事不爲以致富盛蓋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嘗横有費用止緣衆人妄耗物力府庫遂空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帛乃能體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升之曰已議暗消本路特兵於京東招補亦將有序不數年可見效矣呂公弼曰緣邊之兵不可多減若遇大閱人數全少北戎觀之非便彥博曰自有遣戍日不至闕事也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紀事本末卷六十六繫長編卷二百四十三六年三月癸亥可參考）

是月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倉事林英改兩浙路提舉常平等事（長編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英自置提擧未嘗出巡詔衝替原注知壁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閏月改兩浙此據本文及原注輯入）

十二月癸亥朔詔近降宗室授官條例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蔭補親屬例有當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親并與右侍禁奉禮部小功左班殿直試大理評事緦麻右班殿直試祕書省校書郎異姓準此有服女之壻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借職諸妃大長公主遇南郊許奏有服親兩人聖節更不許奏使相子西頭供奉官親孫弟姪與右侍禁大功以下親三班奉職樞密使副使宣徽節度使子右侍禁親孫弟姪右班殿直大功奉職小功以下親借職六統軍諸衞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子左班殿直親孫弟姪右班殿直大功以下親借職諸衞大將軍內諸司使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子奏職親孫弟姪借職大功以下親三班差使殿直緦麻以下親更不許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評事餘依舊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許奏有服外親其待制及觀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許奏大功以下親一人少卿監以下更不許奏緦麻親又照應省府及職司等諸般職任差遣各隨正資序奏薦親屬外其權及權發遣者班序依賜入給支賜等並依正權官例即不得依正入資序人例奏薦恩澤（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乙丑安石奏以李定編三司歲計及南郊式（長編卷二百十熙甯三年四月己卯定權監察御史裏行原注云編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又見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注云云輯入案宋史沈括傳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待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

丙寅王安石議建三館祇候（長編卷二百十一熙甯三年五月壬寅章奏付三館令羽其條貫原注付三館蓋朱本錄安石意增入安石議建三館祇候見二年十二月丙寅至四年六月罷）

丁卯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充買鹽鈔本錢（長編卷二百十九熙甯四年春正月庚戌詔陝西已行交子罷永興鹽鈔原注云二年十二月五日發錢十萬充買鈔本錢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增二十萬案紀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甯初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請卽永興軍買賣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爲鹽鈔本錢繼又增二十萬紀事不繫日今據原注輯此）

庚午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知齊州王廣淵爲京東路轉運使（長編卷二百十一五月丁巳廣淵由京東轉運使爲河東轉運使原注廣淵爲京東漕在二年十二月八日案東都事略廣淵傳神宗卽位中丞司馬光御史劉述蔣之奇言廣淵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齊州改京東路轉運使）

甲戌（長編卷二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彥博獻資政顧問京東等路禁軍數遂部併軍領原注

（熙寧二年十二月可參攷案原文已佚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卷百五十三云熙寧二年詔并廢諸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并爲二百七十馬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者馬兵軍五百四十五營併爲三百五十五人京師之兵類皆撥併幾劍諸路及廂軍皆會總隸番各定以常額凡併營先爲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溢員者以補他軍之闕或隨所并兵入遂指揮依高下同領）

乙亥上論及邊兵已不足以守雖費衣糧然猶不可減王安石曰今若更減即誠無以待緩急不減則廢困無有已時若不能治兵稍復古制則中國決無富强之理上因義勇可使分爲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案宋史兵志五云陳升之欲令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不然無補也帝以爲然曰須豫立定條法不要宣布以漸推行也兩府議上番或以爲一月或以爲一季且令近戍彥博又以爲難使遠戍）上問唐都關中府兵多在關中則爲强本今都關中而府兵盛則京師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處處可爲又可令入衞公弼與韓絳皆以入衞爲難文彥博曰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衞安石曰曹濮人豈可應募諸班諸軍者應募皆暴滑無賴之人尚亦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戶爲將校豈可卻以爲虞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藥不瞑眩疾不瘳陛下若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上以爲須豫立定條法不要宣布以漸推行可也樞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爲柴世宗能開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斷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服振作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而已天下盜賊殺人亡命日募以爲禁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謂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等人不足以勝諸僭僞之國及所募以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成功於後豈以爲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盜賊殺人亡命者以爲禁衞不以爲虞者誠係帝王威略故也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衞有爵賞之功祿賜之利而乃更憂其爲變恐非篤論蓋今人習見募兵而不見民兵之事久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兵之法不變乃實有可憂（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此據實錄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朱本繫三年十二月案長編卷二百十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定保甲條例原注云二年十二月十三即此條彼文亦可參考朱本之誤由此）

太常侍丞鞠眞卿責知壽州（長編卷二百十八熙寧三年十二月甲子降知壽州太常丞鞠眞卿爲太子中允坐前任江南轉運使抑勸百姓以苗米折納錢紛去官勿論特責之原注云去年十二月乙亥責壽州今又責）賜宗諭手札（長編卷二百二十熙寧四年二月戊辰賜宗晟宅原注云二年十二月賜宗諭手札可參考案原文已佚）

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絳（案太平治迹統類作韓維）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疏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於衆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用事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乙酉（長編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楊汲以淤田盡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十二月乙酉可參照案原文已佚玉海卷二十二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命於夾河引汴水淤田是月癸亥朔乙酉爲二十三日）詔近制王族非袒免以下更不得賜名授官止令應舉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關報遂袒免下襲公爵者令各

置籍歲終上玉牒所其未有出官者依舊入大小學（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丁亥兵部上陝西河北河東義勇數陝西路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蓋以環慶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爲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爲指揮一百五十九凡三路義勇之兵總四十二萬餘三千五百人河東陝西弓箭手數河東七郡舊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并寨戶舊籍四萬六千三百惟秦鳳有寨戶陝西無戶籍數其後義勇寖消悉聯以爲保甲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聯爲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據兵志第三卷熙甯二年事增入））

是月有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開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館蘇軾言（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畢沅通鑑均同此在二年十二月東坡集王宗稷東坡年譜均作四年正月兩相歧異必有一誤詳辨見五月末議貢舉下東坡集載奏狀云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以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罔發其言其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下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已何者竊爲陛下惜此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案東坡集此下有云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且賣燈皆細民（案東坡集作賣燈之人例非豪戶下又有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安可賤售其値（案東坡集此下有云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日內庭故事每過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急罷之（案東坡集作願追還前命下又有云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作科場之誠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奉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勸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謗慝之以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發之斷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圖絲以爲以寶臣實惜之方令百冗未除物多彫敝陛下纖出內祭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貲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須遠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辭拜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

先之使知人主且猶如此両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張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江州刺史倪若水諭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盤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數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齊聖追述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咎之臣忝備府官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下）上納其言軾因奏書獻上曰（案東坡集上神宗皇帝書亦在四年與紀事本末異年必有一誤集中書云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屏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

（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案東坡集此下有云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

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今經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

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賢君聖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未形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求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任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日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觀今猶今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趨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稼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梗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

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邑人妄有申陳或官私侯與功役當得何非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者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罪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山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

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亡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

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糴草不許折兌朝廷旣有著令職司又每堪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示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難捷已急則纔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旣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

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出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稟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明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緣何而得朝庭不知慮此乃損五百萬以予之出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識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夫主無

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輒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有纂道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

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雖危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强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

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況其他乎世常譏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

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未稱其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恢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句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靜爲心使義無所袁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外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

（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留流俗豈不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而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恩例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

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讒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軾素不爲安石所喜使權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軾決獄精敏聲聞益遠論事益不休（紀事本末卷六十二〔案〕畢沅通鑑節載此疏年月同此云書上安石見而深惡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案〕宋史本紀癸酉日吳曾敏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云熙寧二年敕今後官失入死罪一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編管胥吏失入一人千里二人惡遠州軍三人者敕配於千里外牢城自後往寢輕易北第不知自何人始耳）

（〔又〕令諸預給錢和買紬絹〔案〕編年備要行預買法太平治迹統類三年正月右正言李常言臣近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和買絹錢俵散令卻每貫納見錢一貫五百於常歲折科和買之外又取二十五萬宋史食貨志熙寧三年衙吏程額言京東轉運使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爲轉運使謂和買如舊無抑配興言其迴合朝廷意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紬絹錢五十萬緡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之內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七

神宗

熙甯三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巳朔）癸丑詔（案此詔徐氏通鑑後編附乙卯日下與此異日）諸路常平廣惠倉散給青苗錢本爲惠恤貧乏竝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擾其今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先是翰林學士范鎮言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爲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爲苗者青在田錢估其直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而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適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鳴地裂皆民勞之象也惟陛下觀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廉（案畢氏考異作廣淵誤辨）（已見二年九月）近至京師倡言取三分之息又開制置局欲行其法於天下乞明詔有司勿以強民仍且試之河北陝西數路初敕旨放青苗錢竝聽從便毋得抑勒而提舉官務以多散爲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閒喧然不以爲便而廣廉入奏稱民閒歡欣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太平治迹統類云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者本職外毋得侵預外事）

乙卯既下詔約束強以錢債散人戶仍戒沮遏願者蓋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因取前詔削去沮遏願請等語別行之後安石出果以爲忤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丙辰韓琦論奏（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詔程昉赴闕原注云去年閏十一月初修八月甲戌昉遷官今年正月丙辰韓琦論奏案今原文已佚據東都事略韓琦傳時琦由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故有論奏河渠事宋史河渠志一載甯三年三月及三年二月兩疏三年正月疏其略云今故兵夫數小而金隄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溪進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閼干壹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來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開下流既壅上流壓遏湍怒久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東東徙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隘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恐州深州所聚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離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又云三年二月命茂則叅相度遣指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罷河夫三萬三千專治東流據琦三年疏宋史附二月下與此日月異疑宋史附二月以詔下琦紀之又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己未揚汲兼都水原注云三年正月辛亥丙辰可參照案今原文已佚）

戊午知河南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張方平判尚書省兼提舉集禧觀先是方平被詔舉堪任諫官者二員即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方平既入見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觀望不可無議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爲但憫其資歷上曰但憫其資歷安石曰憫其資歷是何義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姦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聖政云云（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云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爲御史中丞附賈昌朝之

（行誤仁宗賞罰甚嚴今留於內於陛下何所補但令羣邪更有宗主耳）方平（案原佚二字據太平治迹統類補）亦堅乞南京留臺遂命知陳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國之大本云云（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云願陛下廣聰明覽之外采公議於得失之情深察軍民之情原爲社稷之慮朝廷尊術爵體平順氣之應而嘉禾生遂退就謀驗亦所甘心）上謂方平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卽行矣（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長編卷二百二十六四年八月戊寅原注云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方平判都省注文可參考紀事本末敘注原文已佚）

庚申提點開封府界縣事呂景言府界人戶見倚閣貸糧二十餘萬石今又散青苗錢十五萬貫恐民力不能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官戒諭之先是侯叔獻屢督景散青苗錢景以畿甸諸縣各有屯兵每歲課利錢僅能借諸軍以給無有羸餘條例司又別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爲青苗錢而景復有是奏上初欲令中書戒諭提舉官王安石曰若召提舉官至中書諸路聞此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條例司指揮可也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是月廢安州雲夢縣爲鎮（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春正月錄爲唐後案宋史本紀癸丑日）

二月壬戌朔（案畢氏通鑑考異云瞿中溶云遼史天象志以癸亥爲宋二月朔乃正月晦日與長編差一日）

韓琦言（案魏公家傳行青苗法眾議皆以爲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遇賤量增市價收糴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民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于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缺食蓋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併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續準敕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依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倚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十戶爲一保卽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卽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卽亦許準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加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準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案家傳作支俵二字）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頭甲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一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六千第一等十五千（案家傳此下有[illegible]）委本縣量度（今案家傳此下有[illegible]）[illegible]三等以上人戶若有剩錢更許增一數於坊郭人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仍五家以上爲一保依鄉村青苗支借（案家傳此下有云不得過抵當）（[illegible]之半所直）其諸縣不得避免出納之煩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案家傳此下有云仰逐縣官吏用心告曉）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往彼曉諭人戶如卻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號令立法制不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視聽孰不欣服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人戶有物產抵當者依青

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併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併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賠也復峻責諸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選官曉諭卻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摭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官吏（案家傳作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願請者支俵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寖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處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所糴白米斛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糶不惟合於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以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卽令住止盡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因軍儲有闕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具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偏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恤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賞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言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案家傳此下又有云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誤陛下委寄之重）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紀事本末卷五十九又卷六十三案魏公家傳載此奏又云八月公既上章與此異月）

癸亥（案原作癸丑是月壬戌朔無癸丑日今據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及畢氏通鑑改癸亥初二日也）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且坊

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安石曰坊郭所以俵錢者以常平本錢多農田所須已定而有餘則因以振市人乏絶又以廣常平儲蓄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耳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行此嚴行黜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絶先是御史程顥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則尤不可以無常平米少則易以踊貴以常平抑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貴上曰顥以爲蜀人豐年乃得米食平時但食豆芋等今豐年乃奪而糴之是貧人終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

不奪而糴之則兼并亦奪而糴之至於救急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錢而納米方貴如何令納安石曰貴則民納錢上曰納錢則倉但有錢凶年何以振貸安石曰常平米既出盡則常平但有錢非但今法如此雖舊法亦不免如此上終以韓琦所說爲疑安石曰臣以爲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錢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爲義倉未爲不善況又不令抑配又何所害而上煩聖心過慮臣論此事已及十數萬言然陛下尚不能無疑如此尚爲異論所惑則天下何事可爲上曰須要盡人言料文彦博呂公弼亦以爲不可但腹誹耳韓琦獨肯來說眞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姦雄或可指以爲說動百姓安石曰今榷鹽酒皆用重刑以禁民買紬絹或强支配以鹽姦雄不以此爲說動百姓常平新法乃振貧乏抑兼并廣儲蓄以備百姓凶荒不知於民有何所苦民別而言之則愚合而言之則聖不至爲此搖動大抵民害加其身自當知且又無情其言必應事實惟士大夫或有情則其言必不應事實也翌日參知政事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爲批答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置諸廟堂推忠委誠言聽計用人莫能間衆所共知今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處便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得之大怒卽抗章自辨上封還其手劄諭安

石曰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請罷上固留之獎諭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罷（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安石曰事之情僞是非若不能察惟務多納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爲矣遂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批答略曰今士論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無可憾朕之所望將欲委誰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諭以失於披閱安石既入見固請罷上獎諭之）

丙寅詔大宗正司置丞二員以都官員外郎張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詔大宗正丞於芳林園置治所給實俸添支錢（紀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二月丙寅詔大宗正司置丞二人以張稚圭李德芻爲之先是或言丞不用庶姓王安石錄春秋公族大夫等事以進此僅張稚圭一人恐有脫誤）

壬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於此（（案）陳桱通鑑畢

（元通鑑均云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云云）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者盡害政之事所與者盡善政之人彼得高位則懷陛下眷遇將革心易慮助陛下所爲乎將因陛下權寵構合交黨以濟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爲乎臣以既然之事觀之其沮陛下所爲必矣於是安石復謁告而光有是命（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壬申爲十一日傳家集載十二日辭樞密副使劄子云臣準閤門告報已除臣樞密副使續準句當御藥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今受敕告者臣賦性樸愚不通時務近日以來加以衰疾恪居舊職猶恐曠敗況乃拔擢待之不次竊惟宥密之地日侍計議內訓六師外撫四海用人當否繫國安危豈臣無似所能堪稱伏望聖慈更擇賢材俾居其任聽臣且守舊職取進止又十三日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云臣準句當御藥院黎承德奉宣聖旨令臣即今入見者臣屢違嚴詔當伏重誅但以聞命以來揣分已熟自幼及長願讀經史舍此之外一無所長當世之務情不通曉常日置之閒官僅脫曠敗倘以屬文不工艱劇非長翰林清官每欲辭免況於樞府要地任重責大一日失職則死及之臣雖至愚粗知自愛陳力就列古人所難是甯冒違詔之罪不敢當竊位之譏伏望聖慈察其悃款決非虛飾特賜寢罷新命止取守舊職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取進止又十九日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臣前者兩冒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爲儒臣自髫齔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爲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爾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恐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辭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冒辭從除皆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與修國史難以兩處併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勵不致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臣若陰有營求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肯如此豈飾詐邀名者耶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加人之哲臣雖伏鑕橫尸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頻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蒙閔況以衰病當兹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於再三觸冒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慙危切之誠瀝紙叩頭俯伏俟命取進止又案辭樞密副使第一第二第三劄子紀事本末不載今取附初詔除日下餘劄附癸未日下）先是文彥博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期年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博內不平遂行期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彥博輒歸臥或閉門不出是日上又面諭之彥博乃復視事如故（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兵部員外郎傅堯俞直昭文館同判流內銓（案宋史本傳作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石素善堯俞未即見也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辛巳（案紀事本末上脫二月字竊考朔閏考正月癸巳朔無此日乃二月二十日也又據傳家集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下注正作熙甯三年二月二十日上今依附二月內）司馬光言（案傳家集云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任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益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銳情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

（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膏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置三司條例司（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閑）又言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三十餘人（案傳家集作四十餘人下又有云以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散青苗錢（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竊自疑智識短淺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言（案傳家集作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案傳家集此下云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貸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領取貧者乃欲得之與率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胥之急財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之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積年浸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并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眾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

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驟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廣飢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賑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爲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之法害猶大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加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兗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彊使觀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舍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遂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斛固不足數（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親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後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飢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狎至戎車塞路爭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此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乎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

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於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閒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甲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公邦君室臣竊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洶洶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剏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括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汲淤溉民田及欲淺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其所共笑而條例司自以高奇之策喜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與作之不已皆恤青苗之爲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罷去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句當常平使者（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合錢穀依舊封椿令提點刑獄司管句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擇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置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節錄此疏謂辭樞密副使奏據傳家集目錄是疏乃乞罷三司條例司常平使也集中所載辭樞密副使劄子凡六上均依集前後附注）王安石既入見又屢奏辭位上諭韓絳遣其趣安石視事壬午安石始出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爲疑安石入謝上勞問曰青苗法朕誠爲衆論所惑寒食假中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少失陷錢物亦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必無失陷錢物之理預置紬絹行之已久亦何嘗失陷錢物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常皆稱有急奏乞登殿言不當聽安石去位意甚懼及安石復視事子韶等乃私相賀先是詔諸路提點刑獄體量覺察提舉常平官抑配人戶青苗錢并州縣抑遏不散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遏不散之事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曰爲宰相當有職守何得妄降劄子今體抑配青苗又輒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抗（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癸未上復遣李舜舉趣光受命且諭上意曰樞密本兵之地自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爲辭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則誠如聖旨不敢言職外事今向爲侍從之臣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案傳家集此辭樞密使第五劄子後貼黃中語也紀事本末節錄未爲詳載今并第四劄子附錄備考集中載二月二十一日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云臣準句當御藥陳承禮傳宣令臣即入見臣仰煩聖恩重省如此雖頑如木石亦當遂變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誠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醻報居重位者不可以無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淺一無所用獨有補過拾遺可裨萬一方今爲天下患者惟有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朝發一詔罷之則夕無事矣故臣不量力勢輕用上陳懇陛下以臣言爲是乞早賜施行若以爲非則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滿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污宥密之地豈不爲聖政之累也伏望聖慈追還樞密副使恩命令臣且供舊職取進止又二月二十二日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云臣準句當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令卿今赴閤門受敕告者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侵上之罪愈深憂惶失圖無地自處臣痛惟陛下今茲不矣用臣必以識慮爲小有可采臣亦以

（爲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無報效是以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爲兩府臣若得此言果行勝於居兩府之位儻或所言皆無可采臣獨何顏敢當重任伏望聖慈矜察更不復遣使臣宣召進還樞密副使恩命庶使賤臣差獲自安取進止臣貼黃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爲辭臣今若已受樞密副使敕告卽誠如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少補聖政之萬一况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爲侵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見患一瘡有妨起拜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只候膝瘡稍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遂稱疾謁告（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

甲申以韓琦論青苗奏付條例司（紀事本末卷六十八）右正言李常言（〔案〕宋史本傳云熙寧初爲秘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詳檢司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散斂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取息）其尤甚者至善良備給納之費虛認貫陌以輸二分之息上閱常奏曰常平事皆經中書行遣今人言紛紛如此乃因執政議論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爲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書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爲不可當極論之何以書奏既書奏何以至今乃議論不一上問李常疏如何處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縣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諫官許風聞言事豈可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議論勝耳上正色言曰豈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誣天實臨之安石曰始與升之言此法升之以爲難臣卽不强升之既而以呂惠卿程顥亦責升之畏流俗遂肯同簽書當時若升之不同臣亦豈敢强升之爲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眾但議論未

合卽無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則非復是臣私議乃朝廷詔令也大臣爲朝廷詔令自當以身徇之臣非好以議論勝乃欲朝廷法令尊爲人所信不爲浮議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諫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見之大怒遂曰上使明出二分息呂惠卿謂常曰君何得負介甫我能使君終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雖言安石不當去又言青苗不當取二分息乞罷之安石既出而責常曰君本出條例司亦嘗與青苗議今反見攻何以異於蔣之奇也（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乙酉韓琦言河朔連歲豐稔編戶安復兼臣已老病願罷臣河北安撫使從之（〔案〕魏公家傳載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疏略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饑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朞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傭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繕固至於眞定府高陽關三路皆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肯尚冒此職資爲冗長只充大名府安撫使）其實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時陳留亦不敢散錢知縣大理丞姜潛知必不免稱疾去官（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戊子司馬謁告之六日（〔案〕謁告在二十二日此爲二十七日傳家集亦謂二十七日上辭樞密副使第六劄子）上復趣入見光言（〔案〕此爲第六劄子據傳家集所載云臣伏準句當御藥劉有方傳宣撫問兼問臣取幾日入見令早入者聖恩深厚不忘微賤存恤勤至臣螻蟻之命無足報塞惶恐無措伏念臣卽膝瘡雖稍減可尙未全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爲）臣近曾上疏（〔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未聞朝廷少賜錄（〔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皇皇不安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故寧被嚴譴未敢輒出臣聞古者國有大

（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參酌下情與衆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嘗有四海之內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爲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庶使共決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敕告（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混殽微臣進退有地不爲天下之所疑怪取進止又案太平治迹統云方光力辭韓琦亟走書文彥博請勉之云主上倚重屬之庶幾行道道不行然後去之可也彥博以琦書示光光正色曰古今爲此名利所誘虧壞名節者不少矣於是彥博復琦書曰君實作事令人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

庚申劉希奭爲走馬承受（長編卷二百十二熙寧三年六月壬戌劉希奭標定界至原注云劉希奭時爲走馬承受已見三年二月十八日）詔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敕仍舊職（原注林希云凡除兩府聽其讓遂止者國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請對或上召光已立殿下安石必以條例司先光而進其所陳皆所以沮難光者光有所言上輒答皆安石之言如對嚴敵及罷樞密入謝上中夕批付閤門使光詣且對安石本無進呈事遂取數卷書率韓絳上殿又先光而進惟恐上聞光言而悅也閤門官吏皆爲之竊歎）先是上欲光置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爲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罷之曾公亮以爲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數論奏上曰此事何預於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時有知越州山陰縣陳舜俞以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五年而卒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議與不議皆深悲之云案宋史陳舜俞傳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

劄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得襍取之朝廷募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襍償他物不可得恐民多至賣田宅質妻拏有識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貲貸爲不善治生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乃官自出舉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刑威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之絕而抑兼併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併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薦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糶坐待鄉里遺欠之時田宅妻拏隨欲所得是豈不爲兼併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期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正月放夏科五月放秋科所斂亦在當月不適展轉計息百於以給爲約實無所利使吾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嘗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南康軍監酒稅又案宋史食貨志上亦載舜俞奏與本傳文互有詳略謹參合附錄之）

（又許州長葛知縣樂京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悉又不報不肯治縣事乃去提舉官劾之奪著作佐郎案宋史新編卷百九京荊南人在鄉以行義聞用薦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不奉助役法自劾句去坐棄官經十年乃復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又劉蒙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合議免役法蒙以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案宋史新編卷百九蒙字子明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陽翟縣常平使者召議免役法蒙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卒年四十門人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

（又趙抃自除參政後感激思奮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以議爲主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曰公輩坐不讀書爾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後與安石議論多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者求去抃上疏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

利之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得小而失大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副求去不許是歲復申前請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抃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皆驕聚爲惡抃知其意擇重犯者率出配他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樸厚臨以清淨青人便之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淮川來至境遇風退飛墜水而盡〔案〕長編卷二百十二三年四月己卯以抃知杭州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二月連及之因文與長編少異姑存此）

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陳升之皆稱疾在告與王安石爭青苗錢不勝故也（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東都事略曾公亮傳云初薦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參知政事公亮乃陰助安石安石置條例司更張眾事公亮一切聽之於是神宗益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言安石厲聲與之往反於是言者亦以安石爲專而公亮不與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樞密副使韓絳與文彥博呂公弼爭議揀退禁軍彥博公弼曾言其不便上命且依舊制是日絳亦稱疾在告（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書大慚欲怒則不敢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書凡三返（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傳家集熙甯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與王介甫書云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合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媿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

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怨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圓視衒鬻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鑠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

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以身親欲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逕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士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寵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

光竊惟居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偷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紛喪而固不修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非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曰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識信之士謀其可否皆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責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又三月三日與王介甫第二書云光以荷皆之入哉不忍親天下之議論詢詢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獘將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出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衆教得奸官後來者也競年新意以廢民之膏脈日甚一日民產既苟小値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如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直有喋喋負罪益深又與王介甫第三書云光皇恐再拜垂辱示論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激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獘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直有司而任之

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則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朕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强抑與之遠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勸勞曉辭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言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宜安石答書見臨川集者僅一通餘不載惟無所考據臨川集答云安石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强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安石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爲善上乃欲變此而安石不量敢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爲而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又案此答當在溫公第二書之後第三書之前蓋第三書文義皆與此答相鍼對餘二書臨川集未載俟考）

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略見周禮有此豈不必爲媿恥（案原本誤脫陛下至媿恥十三字今據太平治迹統類補）陳升之（案此上亦僅存一之字今據補）以老母乞罷上固留之升之退上諭安石曰若聽升之罷去人言又必紛紛安石曰升之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以鬱鬱不樂但不言耳安石曰臣與曾公亮陳升之議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從自來參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議事參知政事唯諾而已歐陽修當時有所異同然終不能奪韓琦所爲臣備位中書吏人皆在駭以爲不當如此曾公亮陳升之固習近事不能平臣亦屢與人言臣於上前論議雖上有所指揮不當亦未嘗敢阿順豈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怨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豈苟順人情也（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乙未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羣臣數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畫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錢斛抑配與人或利在易爲催納專貸與物力高强戶或留滯百姓不爲及時給納故縱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費或不量民物力給與錢斛太多致難催納或不能關防辨察令浮浪之人

爲一保冒請官物致難催納或拖延不爲及時催納欲卻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類自是州縣官吏弛慢因緣爲姦不可歸咎於法乞令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覺察依條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罰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官失於覺察致朝廷察訪得實亦當量罪第行朝典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條例司奏轉疏駁韓琦所言皆安石自爲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既而琦又言（案韓魏公家傳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騷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遇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諸路提點刑獄臣係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鼓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

（它也）今準都進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爲不當（〔案〕家傳此下有云條件疏駁乞申敕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奏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看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卽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其大槩用偏辭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案〕家傳此下有云上以數開聖德下以示曉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欲望聖慈特抒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及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卽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卽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案〕家傳下有云一臣前奏只元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業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其第二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併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卽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并振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敕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敕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卽許量減市價納錢卽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祇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卽致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卽非法外擅爲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雖河北所約分數最多然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卽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穢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卽比周禮所取尤少省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

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臣謂周禮閭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錢萬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朞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朞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府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取民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責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閒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痛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卽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爲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糴不糴蓋恐積留損壞今歲諸路兩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雖兌換託難兌換則占覃本錢下科卻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糴麥納錢豈不缺害百姓雖陛下早借民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爲三等戶及坊郭有物力戶卽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陌許之貸借卽非抑兼並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二等戶一名卽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歸又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卽結罪申報若送官曉諭人戶卻情願請領卽當別作行遣若送官讀論苟免諸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闕本司令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

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爲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爲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爲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準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令違前法況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匠衙避專壞法之人即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人即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爲朝廷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窮壞新法曲徇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其事狀聞奏豈宜因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坊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却元降敕意本務拯濟困乏卻將錢故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令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近哀削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

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徒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人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唯以散多爲職辨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置制司云言者以爲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循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地數百里棄爲汚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饑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路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饑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遍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方今宜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

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即以爲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與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廣人稀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按荒之政以濟饑之故得饑餓者復蘇流清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本當留就等第人戶處遍借錢物陛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聞有三兩路州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及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願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諱之甚誠可驗下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爲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依散農民有錄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募而坊郭之人獨不被張救之絕之恩也爲禮故貸民之法即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卻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

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團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糴與三合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糴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升或一斛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會見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糴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剩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爲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準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準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準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準朝旨於內藏庫支撥山東絹二十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發賣必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下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須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縣侍康承丙牒自京搬來絹二十萬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起恩州請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備行催促火急和雇傳乘赴恩州請搬趁時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搬到緣係準備充秋科青苗價錢即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促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騷擾際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卻準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

（當兼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合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剳與臣知者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倘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賠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價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苟免罪咨將抑配以爲情願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行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爲便）上閱琦奏引周禮喪記無過三月等語安石駁此乃賒買官物非稱貸也上曰此必強至所爲至與曾公亮婣連安石曰至亦趙抃親家至錢唐人時爲大名府路機宜故上疑至爲之尋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復言於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辨餘人絕不盡理不必辨也上然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徐乾學通鑑後編云條例司駁韓琦所言安石令曾布爲之琦再論列不報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案〕魏公家傳載奏疏其上有云八月公既上章與此異月）

丙申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學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利財賦而乃佐陛下爲此病民斂怨之術曾公亮陳升之皆位冠百僚身輔大政首鼠厥議曾無職守諫官或以執事隔絕或陰竊符同四

海萬里蒙毒莫訴臣於安石雖有故舊之義苟懷私而不言誰復爲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極論其不可乞檢會臣累奏施行張戩言天下之論難掩至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建議謂便而施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罷之是順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爲（〔案〕宋史道學傳顥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引終之流隨臺臣文用定畫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言（〔案〕明道文集論新法疏云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擧官事朝夕以說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急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幾係乎事始眾情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和諧則有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語言必勝而近日之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議因小事而先動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輔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駭眾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眾志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權糴之法兼修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擧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前所言早賜施行（〔案〕明道文集又載論新法乞降責疏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捨而至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爽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

（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臣奉職不肯議論无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右正言孫覺言竊見制置三司條例司畫一文字頒行天下曉諭官吏其凡有七至於論斂散出入之弊將來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論乃援引經義以傳會先王之法與防微杜漸將以召怨賈禍者臣得直陳之其條有三（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覺疏其凡有七其條三文佚俟考宋史本傳云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有賈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罷而求去臣竊恐緣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干譽非國家之[illegible][illegible]）於是進呈孫覺疏王安石謂覺所言無理讀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illegible][illegible]臣有義則人言紛紛如何足怪趙抃曰苟人情不允卽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爲考此是何理（以上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卷六十八）人有所生父母所養父母皆稱父母雖閭巷亦不以爲疑而兩制臺諫乃欲令先帝稱濮安懿王爲皇伯歐陽修笑其無理故衆怒而攻之此豈是正論司馬光爲奏議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孫南面有天下豈得復顧其私親哉如此言則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棄其父悖理傷教孰甚於此且禮爲人後者爲之子雖士大夫亦如此豈是以得天

下之故爲之子也司馬光嘗問臣臣以此告之并論以上曾問及此事臣具如此對呂誨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原注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稱遂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臺諫言濮王事全無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雖非盡理然當時言者以爲當更追崇未已及罷稱皇亦以爲言有力當時言者雖未盡理於時事亦不爲無補（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按安石初對上所言聞如此不一年卽深詆臺諫謂安石不姦邪可乎用投取注此）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紛紛安石曰以兩府大臣共議故大臣無搖動者又陛下不疑故異論無從起上曰均輸事何以無人言安石曰人言豈少呂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辯向而言辯向體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復敢爲誣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卽位以爲善政不敢異論然自初施行陰欲沮壞至於百端其後陛下每見提舉官上殿輒問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內外交結共爲誣罔也陳升之曰豈可使上不訪問羣臣此皆提舉官所在張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舉官到任不過數處若妄作只須有事實全無事實可說卽其言豈可聽信上又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略諭以方鎭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駮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爲害利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貼息（原注詔及疏據宋本刪見日錄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論及臺諫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爲理義

理義者乃人心之所悅非獨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者以行事有理義故也苟有理義卽周公致四國皆叛不爲失人心苟無理義卽王莽有數十萬人詣闕頌功德不爲得人心也（原注日錄在三月四日乙未朱本附五日丙申今從之）他日安石與韓絳請上更曉諭臺諫無使紛紛上曰安得如許口頰與說上又論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少自卻卽坐爲流俗所勝矣（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丁酉（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癸亥詔江淮發遣湖北運司體量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賈販及令天章閣待制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原注景溫劾軾已附注三月丁酉軾例當作州亦見彼注〔案〕原文及注今已俱佚）

壬寅諫官孫覺見上論青苗事且言條例司駁韓琦疏頒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勳舊大臣意賴韓琦樸忠固無過慮設當唐末五代藩鎮強盛時豈不爲國生事乎（長編卷二百十熙甯三年四月戊辰上誤記覺言以爲公著公著降知潁州事原注引公著家傳三月十一日壬寅諫官孫覺見上云云輯入）

甲辰呂公著屢奏乞罷提舉官（〔案〕長編卷二百十熙甯三年四月戊辰辨公著對及琦疏之誤原注云公著自二月十三日不復對凡二十二日此奏當在十三日之前今不得其日姑附十三日甲辰下）王安石讀至取大臣章奏疏駁巧爲辨說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則韓琦安得不動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令藩鎮逐條疏駁而執法乃不以爲非方鎮作無理章奏朝廷諄諄曉諭而執法乃爲之巧爲辨則卽非理之正言事官當逐辨論其非以開悟陛下之聽明可也今但言巧爲辨說而不見辨說之不當則其情可見矣（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卷六十八）上怪上下紛紛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搖之於上御史中丞搖之於下方鎮搖之於外而初無人與陛下爲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則人情何爲而不至此耶又讀至止令提點刑獄或轉運使管句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試思府界若無提舉官止有呂景則此法已不得行京西無提舉官止有提點刑獄則已言人皆不願請以此驗之則不設提舉官付之他司事必不舉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舉官雖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尙未敢拔舉州縣不法卽已紛紛然以爲陵轢州縣言事官本當爲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豈是正理上以爲然（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戊申安石獨對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紛紛也（長編卷二百十謝景溫舉御史條載先是安石獨對上云云一段原注云此安石三月十六對上語今據原文輯此）

丁未（長編卷二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壬申中書言司農定保甲條例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又長編卷二百三十六熙甯五年閏七月辛酉安石謂本爲保甲故中書頒議若止作保甲故中書頒議若止欲作義勇強壯卽合令樞院取旨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日亦有此言〔案〕原文已佚）

戊申（〔案〕據宋史本紀補日）范鎮罷通進銀臺司初鎮言韓琦奏中書自當施行不須下條例司及不當令李常分析封還詔書聖旨諭鎮行下數四猶不肯（〔案〕宋史本傳云詔五下鎮執如初）會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上許之鎮又封還詔書曰臣所陳

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上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爲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爲得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一旦追還告敕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己亥（案據畢沅通鑑補日）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以光累有辭避已行褒許爲銀臺司不行下詔令有方諭旨依舊供職是日光入對於崇政殿因再拜謝上曰此命尚未罷也朕特加卿卿何爲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祿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

而堅讓則不爲尸祿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臣安得免爲尸祿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放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洶洶皆爲此言卿爲侍從臣聞之不得不言於朕耳光曰不然嚮者初議臣在經筵與呂惠卿爭議論以爲果行之必致天下洶洶當時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則固未知非迫於浮議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見元敕否光曰不見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強以陳小麥配民衞州留滯不散朝廷已令取勘違敕強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抑配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敕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當受之勿復辭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詔令數下而臣數拒違於臣之罪誠重於陛下威令亦爲不行上下俱有所損願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專徇虛名光對曰凡羣臣得爲兩府何異自地升天臣與其徇虛名孰若享實利顧不敢無功而受祿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職也光對曰臣惟恐受敕告則不能言職外之事今者不受爲貪陳國家之急務耳非爲身也上敦諭再三光再三固辭上曰當更思之（紀事本末

卷六十八）

壬子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第（案十朝綱要三月己卯御集英殿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且陛下革而新之（案二句據紀事本末卷六十八增入）置第一軾奏欲別定等第上不許初軾爲國子監考試官時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軾又嘗上疏曰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材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

異論耳無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爲其才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扑使其貼服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爲陛下用且如軾輩者其才爲世用甚少爲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上試葉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爲第一廷試策自此始編年備要云賜葉祖洽以下及諸科八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人只試論一道至是始罷三題始用策翌日試特奏名進士亦試策也自王安石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於是考官蘇軾發策云晉武帝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伯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王安石見之不悅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爲三等覆考爲上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爲第一軾乃言陛下試士將求樸直之人而阿諛順旨者擢上第臣竊悲之是以不勝憤懣擬進士對御試策以進上以軾所對示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陛下何不黜軾豈以其才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鞭箠使其帖服乃可用陛下不可不察也薛應旂通鑑云初同知貢舉呂公弼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道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邵武人所對策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畢沅通鑑云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高等訐直者居下劉攽覆考悉反之李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葉祖洽第二陸佃第五帝令陳升之面讀均等策擢祖洽第一）

丙辰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孫覺降知廣德軍（〔案〕宋史本傳陳桱薛應旂畢沅通鑑俱云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審刑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對惠卿辨而有才以爲利之故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有五國事之財用取焉覺條奏其妄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又〔案〕孫覺罷在元年八月太平治迹統類通判越州不載知通州時月覺召還亦不得其日月）初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皆以爲開封府界散常平錢實有抑配上遣覺出案其事覺喜奉行遂詔覺同開封府界

提點提舉官體量有無抑配以聞既而張戩言不當遣覺覺亦奏疏辭行（〔案〕宋史本傳徐氏通鑑後編覺奏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榜令請錢卒無人至者故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上批覺上殿稱敢不慮奉詔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書問已而王安石猶獨對言直可黃降不須劾問初欲落修起居注令歸館供職安石謂不如與一州或軍上曰留覺在此必更鼓動流俗遂有廣德之命而體量官亦罷遣（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詔審刑大理刑部詳議詳斷詳覆官初入以三年爲一任再任以三十月爲一任仍逐任理本資序其支賜都數比較逐官斷罪有無失錯稽違及較正刑名分三等第給之京朝官選人歷官二年以上無贓罪雖有餘犯而情非重害者許兩制刑法寺主判官諸路監司同罪舉試刑名如無人舉試但歷任有舉主二人或監司以上止有一人皆聽乞試試日許齎所習文字就試每日試一場每場試案一道每道刑名約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竝取舊斷案內挑揀罪犯攢合爲案至五場止仍更問刑統大義五道其所斷案具補陳合用條貫如刑名擬處即於所斷案內聲說所試人斷案內刑名有失令試官逐場具錄曉示錯誤亦許試人再經試官投狀理訴改正其斷罪通數及八分以上須重罪刑名不失方爲合格其考試關防竝如試諸科法初議謀殺刑名上怪人多不曉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誠少人習中書本不當與有司日論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斷人罪不可不盡理上曰須與選擇數人曉刑名人

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諭陳升之曰法官事不見將上學校事亦不見商量中書諸事都未有端緒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壯且勉力爲朝廷立事古人愛日與草木同盡誠可惜於是定議降詔試刑法官蓋始此（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編年備要云九月命判大理崔台符等試刑法法官蓋始此陳桱通鑑云立試刑法及詳刑官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進士之不能業進士者畢沅通鑑云帝因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不能通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文案陳說似義與此有異畢說爲合）

李南公兼京西提舉常平事（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辛巳嘉蜀二州不報提擧常平倉司文字原注三月二十五日李南公兼常平案今原文已佚就原注輯此宋史本傳熙甯中提擧京西常平長編原注無京西二字據宋史補）

己未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

卹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別作策問矣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豈是不卹人言固有不足卹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卹故傳稱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所刺則以人言爲不足卹未過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國子監直講王汝翼辭條例司詳文字（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爲詳檢文字在二年九月辛未）

是月上謂安石韓絳曰淤田不協力者卿知其故乎安石曰不知上曰都水所沮壞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若都水無意沮事則固不當侵其職也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爲都水監然汲未經試用陛下能使臺諫無議論否上曰用新法權理資序有何不可汲豈不愈於王荀龍安石曰若用汲使爲之屬亦不能獨濟蓋每事稟於沈立張鞏汲何能辨集別爲一司則畏其沮壞（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楊汲兼都水原注三年三月上謂安石云云據以輯入）詔令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各具財用利害奏聞（紀事本末卷七十六）詔併龍猛八指揮爲六舊三百五十八人爲額自康定慶厤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熙甯初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

如龍衞三十九指揮併爲二十有以全部付隸者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罷契丹直撥入神騎而契丹直廢罷有併營而增額如宣武二十指揮四百人額併爲十二指揮五百人爲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猛四指揮以第四一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是部伍整肅無有名存而實闕者（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三先是軍營皆有額皇祐間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人爲一營承平日久兵制衰弛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三百既不成部分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敢少損帝患之乃詔并廢諸營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省銷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條從優給外給一歲所省爲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碩紬絹三十萬匹布三萬繡馬藁二百萬患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初帝議并營大臣皆以爲兵騎已久遞併之必召亂帝不聽王安石贊帝力行熙甯至元豐歲有廢并甚衆王鞏甲申雜記云祖宗舊制後殿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

（統制觀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內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熙甯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御史裏行程顥言以不行乞罷除京西提刑辭不受先是程顥嘗與孫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嘗與介甫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心事何耶介甫言道此則成賢誠意時張天祺於中書大悖介甫介甫怒遂以力爭於上前上遂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顥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顥復求對見上上曰有甚文字顥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顥曰陛下不宜輕用兵朝廷羣臣無能任事者〔案〕十朝綱要三月諫官孫覺御史程顥皆坐論新法不便覺出知廣德軍顥提舉京西刑獄宋史本紀作五月乙卯考長編五月事俱存不載此文明非五月宋史本紀恐誤編年通鑑院書三月今依綱要附錄於此又〔案〕明道文集辭提刑疏云臣伏蒙恩差權京西路提刑已應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棄允命不遂煩瀆輙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雖加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克其愚直每加優容故當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敢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發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闇疏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奇故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神補聖明是臣曠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祖如兼隔必不敢豪恥顧就如或見利忘義醜而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紀綱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屬嚴霜之刑投議荒瞰實所甘分集中注云疏上上謂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附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爲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肯退聽而不爲善乃以爲僉書鎮甯軍節度使判官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七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范純仁爲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紀事本末卷九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召范純仁爲左僕射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闇很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楊畏亦攻純仁皆不報純仁辭不允入謝太皇太后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同心協力編年備要云時知頴昌府遣內侍齎詔賜之令乘馹赴闕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相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勸獎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范忠宣行狀云上遣中使齎詔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爲右相公辭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諭曰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公對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陳桱通鑑云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謂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覲事呂大防欲以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防後十一月卒以楊畏爲禮部侍郎范太史集載元祐八年范純仁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拜右相誥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舊德還復宰司乃須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仁秉心直諒履道坦夷寬開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鈞衡少贖藩屏介圭歷觀喜見儀型公袞言歸益隆禮貌是用延登右揆仰修中合寵進文階增陪并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說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推賢能俊傑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內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厥殫乃心無替朕命）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令陝西沿邊專行鐵錢〔案〕宋史戊寅令陝西沿邊鐵錢銅錢悉還近地王鞏隨手雜錄云陝西每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千文可換因常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鐵錢由是鐵錢賤而物加貴）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視事（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降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爲太皇太后於體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閤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爲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案〕范忠宣言行拾遺錄引長編公等作公事）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此段據邵伯溫辨誣弁蔡惇直筆刪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實錄太皇太后謂呂大防等必不相見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預言之今止從實錄係之二十二日）

戊辰太皇太后服藥肆赦（長編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癸巳肆赦〔原注〕八年赦太皇太后服藥肆赦〔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藥放朝參呂大防等入問太皇太后聖體前此大防奏每日進呈文字頗煩乞自今細事毋煩省覽宣諭太后今日脈息平和延福宮奏章已得吉兆畢沅通鑑云戊辰赦天下長編不聚日依畢鑑附戊辰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兩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紀八月丁未久雨壬戌禜觀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災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晝夜不息畿內京東西淮南河北諸路大水詔開京師宮觀五日所在州縣令長吏祈禱宰臣呂大防等待罪）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子朔）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問聖體見上於崇慶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勢至此爲之柰何應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報者宜盡施行（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太皇太后崩（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鑑畢仲游宣仁太后哀冊文作九月二日癸酉崩于壽康殿然考錢氏朔閏考是月丙子朔無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冊文所載干支恐誤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通鑑均與此同又〔案〕宋史宣仁聖烈高皇后列傳云元祐八年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

己卯文武百僚詣崇慶宮聽太皇太后遺詔園陵制度依章獻明肅皇太后典故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紀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欒城集改園陵爲山陵手詔大行太皇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遵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旣非朕尊宗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

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知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侍讀禮書論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尋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書而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案〕紀事本末此注見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壬申軾知定州下紀事本末於九月十三日又繫知定州之文是必長編兩存紀事本末因兩述之然考長編卷四百八十四知定州下〔原注〕於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句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軾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軾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詔不允政日亦二十八書軾知定州以上凡四十二字紀事本末刪去不錄〔又〕〔案〕王氏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云元祐八年尋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廿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云去年

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矣據此則九月十三日爲不誤又考東坡集卷三十三載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日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爲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以此爲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臣若何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權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之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者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書本候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雖陛下察臣誠心少加采擇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棊者務負之形雖國士有所未盡而棊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毅擁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然後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民侯以此知古者英省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二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哉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隱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竊以此疏證之蓋知定州在九月非六月也且有不令上殿面辭之指擇紀事不載至六月二十六日恐即因九月二十六日誤九字爲六字若六月已有知定州之命此疏不應有新知字也又長編原書及注中所引讀禮書論漢唐正史狀其文末列未知是否錫氏仲良側去抑或李氏長編本未取其文今據東坡集中所載併附錄於此東坡集申省讀漢唐正史狀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顧臨趙彥若狀申昨準內降宰臣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須聖覽者欲乞指揮讀講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選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錄寫付成卷帙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謹申尚書省伏候敕旨

癸卯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將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宗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愼哉（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難致也顧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未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家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勤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加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

（沒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輔養共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病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擬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殁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隨天下之望不以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佑此者豈有他哉凡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身常其勞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謹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聽政之日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偏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心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敢邪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

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則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夫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恨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而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紀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夜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復詔發揚太皇太后聖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哀之際無所闕然然而臣等備言及此者竊聞以小人眾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取進止貼黃臣等伏見英宗即位之初小臣有張唐英者上傾始書預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馬光先言之其後建議者上誤英宗追尊濮廟舉朝皆以爲不可朝廷雖盡逐臺諫而言者不息英宗終不能奪眾論聖意但悵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不從眾言遂擢張唐英爲御史而司馬光大被信任今小人進言臣等固未知其有無然不敢不預言者亦慮朝廷既有其端則忠正之士必爭論不已不唯上撓聖懷亦使天下聞而不平人心一離不可復收陛下他日追悔無及臣等憂懼危懷實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蘇軾先約祖禹上章論列軾章字熟見祖禹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竊頤時名於臣下加一等字舉流通鑑云戊申羣臣七上表請聽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懷願望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爲害乃上疏曰陛下方親攬庶政延見羣臣云云同又〔案〕編年備要云祖禹懷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據范太史集第二劄子自云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剗革五代之亂櫛風沐雨爲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內守之以文由眞宗至

（於神宗皆致太平海內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爲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徵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早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議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教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爲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則成康之隆不艱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改爲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諮諫善察納讜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遇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岳不能見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苟身日虛一而靜謂之淸明聖人淸明獨理生於心之慮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闥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曰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於動故不便於靜惟欲人君多所作爲朝廷多所變動則己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朝廷守靜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垂如山岳山岳不可移聖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聖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不能進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淸明必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陛下如以臣言爲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時明示以聖意所向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眾人恐有姦言邪說惑誤天聽故臣近與蘇軾先事上奏必蒙省覽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雖是儀型仁宗法則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也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巳朔）丙午中書舍人呂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於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安治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追及然臣於此時以無可疑而爲疑以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邪害物蔡確毀謗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自積惡已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爲非乎臣又聞昔者明肅皇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見情僞降詔止絕應明肅皇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遇諸般公事更不得輒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德廣大度越古今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

庚寅監察御史來之邵言著作佐郎張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質獧薄士望素輕雖經權用資格猶淺平居惟以附依權貴供撰書疏以謀進取爲事故縉紳之論未嘗少與其爲人而執事大臣獨以爲賢也望寢耒成命以慰士論（紀事本末卷百一）侍御史楊畏言張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論喧然以爲未允按耒雖精工文辭而素行輕傲言揚歷則資淺論人才則望輕止緣請謁宰臣執政之門或造膝密交或代爲文字故大臣力爲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罷耒新命以協輿情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謂純仁曰豈以畏嘗言公耶蘇轍時在旁因誦畏彈文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與聞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爲吏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意不復爭（原注此據邵伯溫辨誣及聞見錄范純仁墓誌行狀言行錄[illegible]修）畏尋上疏（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畏爲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云云同）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卽召畏登殿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卽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焉（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據王銍元祐八年補錄十二月事今因畏遷禮部侍郎附見補錄稱禮部侍郎楊畏則畏遷禮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庚子（長編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詔八路選人歸吏部差遣原注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呂大

防云云）（案原文已佚）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亥朔）先是樞密院出劉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換入內供奉官後數日樞密院復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除內侍省押班權入內押班梁從政內侍省都知命既下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紀事本末卷百一）

戊戌執政同進呈希純狀上曰只爲京中闕人兼有近例大防曰雖如此衆議頗有未安忠彥曰此與馮宗道梁惟簡例正相似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爲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用內臣故衆心驚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聖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駁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卒然施行爲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洶濆聖聽此實臣罪今若不從其言其除命舍人亦未肯奉行專益滋章於體不便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旣退大防等知上從善如流莫不相慶（紀事本末卷百一）翰林學士兼修國史范祖禹言近聞陛下召內人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數中中外之臣以至民庶無不藉藉私議深以爲憂（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加召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朝廷全無紀綱公議遂廢其於聖德爲損不細）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伏望聖慈更加審察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報庚寅遂請對垂拱殿劄子（案范太史集論召內臣劄子爲十一月十一日此論邪正劄子下注云十一月十六

（日崇政殿進呈奉旨留中據朔閏考是月己巳朔前丙戌爲十一日此十六日庚寅也據補庚寅二字）言臣伏見熙甯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祖宗舊制（〔案〕范太史集作舊政）故多引小人以誤先帝（〔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啟導先帝用兵開邊結怨夷狄至熙甯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熙河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傷又二十萬先帝悔悼親諭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辭其咎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敎保甲於河北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早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懸九年之中海內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感戴惟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宗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紀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爲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爲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枕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范祖禹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變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甯元豐間內臣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中正總兵涇原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至永樂陷沒用兵與土木之役爲國斂怨此三人雖加誅戮未足以

謝萬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貶黜雖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繼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二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人作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用內臣指揮卞到別與差遣已人者復援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一辭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又案〕此爲論宦官劄子范太史集於此劄子下注云與論邪正劄子同日上紀事末載分附此而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文多所刪節今據集中補錄之案漢之基業壞於元帝下有云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云云又唐亡之禍基於開元下有云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憂崩肅宗以驚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用宦官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志所弒敬宗爲劉克明所弒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弒之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使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眾杖脊黜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搆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肅清云云未有如今日也下有云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業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可不慎乎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令未進一賢行一

（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悚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不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敎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之事皆羣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欲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云云萬口一辭下有云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流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日兩省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提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之知必不爲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雖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口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取進止）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辰朔）乙巳尚書右僕射呂大防言乞倣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書爲國朝大典仍乞修史院官兼領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畢沅通鑑云甲寅倣唐六典修官制蓋上言在初二日乙巳而十一日甲寅下詔置局也）

甲寅詔令於祕書省置局差范祖禹王欽臣充編修官仍內范祖禹兼領同報文字宋匪躬晁補之充檢討官仍具畫一申尚書省（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己未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案〕降授通議至霄宮十一字據十朝綱要補）章惇復資政殿東（〔案〕東字據十朝綱要補）學士（長編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癸亥知湖州復提舉洞霄宮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復資政殿學士）散官（〔案〕散官二字據

十朝綱要補）呂惠卿復中大夫提舉崇福宮（長編卷四百六十八元祐七年十二月辛巳詔呂惠卿除光祿卿分司權給事中姚勔封還罷之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復中大夫崇福宮〔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章惇除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復中大夫王中正復遂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呂惠卿王中正告詞皆不聽太平治迹統類己未權給事中吳安詩言章惇除資政殿學士差遣依舊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行下詔依前降指揮）王子韶除集賢殿修撰（長編卷四百七十七元祐七年八月甲申王子韶罷祕書監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除集校〔案〕宋史本傳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知明州）

丙寅朝奉大夫郭知章奏臣竊見大河分東北之流數矣議論蠭起上惑朝廷之聽至今未決河北之民被患滋久已失賦租蕩析田畝其害不可勝計臣以謂地形有高低水勢有逆順河道有淺深河流有緩急利害皆可目覩方茲隆冬霜降水落復槽則利害猶易辨也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村淺口度見水之趨北者纔十分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可以閉北而使行東無疑也今東流之河即商胡之故道詢諸父老具言舊行此七十餘年矣今者水之復行天也殆非人力也夫東流之利甚博其大略則存漕泊也通御河也固北都也復民田也至隄防之費兵夫之役官員之數芟草之用所省不貲則臣言爲可取乞早降睿旨下都水監相度施行（長編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導河東流之議無功原注附載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郭知章奏疏今據原注輯此又見三月癸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是歲河決內黃長編卷五百十七原注曾孝廣論河事不合水官辛建東流之議已而河決內黃俾孝廣按行因得行其素志宋史本紀是歲河入德清軍決內黃口河渠志二五月水官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

（南犯德清西決内黄東於梁村北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郭知章奏云云於是吳安持復兼都水宋史馬默傳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復故道爲長隄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復使之東）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八

仁和張大昌輯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九

哲宗

紹聖元年（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丁酉日下原文有云詔元豐八年五月以後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終是四月以前當稱元祐九年竊考長編元符元年六月改元其正月上已書元年此當依彼文例書元）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酉朔）己卯責授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許於本處居住張誠一追復舊官（長編卷三百七十九元祐六年戊戌朱光庭言張誠一邪險乞重行黜責原注六年五月十八日責授客省使太平觀紹聖元年正月七日追復舊官）

庚辰議開雞爪河（長編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丁未范百祿言回河原注趙鼎臣河渠書云八年四月吳安持奏乞開雞爪河又紹聖元年正月八日有開雞爪河事與鼎臣所載不同案原文已佚畢沅通鑑云水官請權堰梁村縷斷張包等河門閉内黄決口開雞爪疏口同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井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定議以爲東流闕處無二百步溢以濾水何可勝約去歲嘗開

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日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閉上壅横潰之患可勝道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快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備議合而眾相論難累日不決乃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逐司詰之曰將浚雞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曰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柰何逆之由是從備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會詔中格後罷之）

丁亥左司諫虞策言今歲大河水入德清軍城一城生聚被害者眾蓋是水司失於預備若選臣僚與熟於河事之人仔細行視必可以見得將來水勢所向緊慢於逐處州縣鎮城預作隄防免公私倉卒受患詔令都水監丞鄭佑等并本路安撫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聞奏先是都水司者吳安持奏（案宋史河渠志二安持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絶然東西未有隄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三省卽令安

持與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時蘇轍以祈穀宿齋不與也（案欒城集潁濱遺老傳云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淸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齋宿卽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是月癸酉朔八日爲庚辰日也）呂大防爲山林使行有日矣轍見大防於待漏語及河事大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愼轍曰誠然公亦宜愼之范純仁舊不直東流議轍告純仁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純仁曰命已下柰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卽議於皇儀門外而再降指揮使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議可卽一面施行有異議疾速聞奏純仁始意與大防背至是乃相信服（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戊子三省言權河北路轉運副使趙偁言恩冀舊河既已淤澱內黃宗城不可復塞而闞村一帶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纔候冰消卽開闞村等三河門使伏槽之水就不順直卻行開濬澶淵故道準備分播漲水是時水衡銳意回河論奏以千百數詔率下轉運司議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爲解偁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卻之因復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搔動半於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道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阨之開濬河門徙爲淵潭其狀可見況古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口廢上下約門闞村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八年二月本官議以北流淺小可爲軟堰權閉漲則決之趙偁上議曰臣竊以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河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能去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例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闞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可矣於是詔罷軟堰五月水官又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偁爭不能涉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干梁村北出闞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郡浮梁幅員數百里縱橫散漫漂廬舍敗塚墓遺民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號之聲數里不絕是年冬水官請因河狹淺權堰斷使水勢入孫村口是年偁又上言壅水爲患者驗甚明臣嘗進愚議正謂此也今有司又欲遷德清并欲濬淸豐諸口歸納故道臣謂河過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而無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間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勢可見柰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橫壟六塔商胡小壩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也先帝睿斷灼見河勢且鑒屢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昭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

就效也臣請閉闞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數建河議水官均未能屈或遣以甘言說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執恐自貽禍偁曰人臣當官而行惟職是視安敢妄測主意以負國也水官又請權堰梁村縷斷張包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定議以爲大利害也八年之間役費不貲也已試久矣要當果決今又欲權堰縷斷首取之議不敢同也張包一帶郎闞村舊河中間空缺距西隄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爲縷斷安能禦大河之衝哉且東流闞去無二百步益以漲水何可勝納去歲嘗開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閉上壅横潰之患何可勝言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決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是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偁議合而衆相論難累日不決迺詔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逐司詰之曰將濬雞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漕憲曰可第無益耳又曰將不塞張包以存北流於東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者曰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柰何逆之由是從偁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會中格復罷偁太息謂其子曰河無事妄擾之耳議者每以浸害塘濼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斷則塘濼遂淤矣北流尚存則恩冀滄景悉爲河南地以河爲限此大

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幾危紹聖之初竟漂敗之西警廣武南抵澶淵吾謂不上壅則下潰既已信矣不三數歲恐河無安定之理誰當復爲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撫使許將言大河東流的確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潰爲害益大若直閉北行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爲害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塞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從長相度具圖保明聞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來上（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此係合前後爲論所云八年二月五月云云長編均未載）

甲午（長編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戊午吳安持賜服原注云趙鼎臣河渠志於此下載其父偁奏議乞罷北外丞司當考今附注紹聖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案今原文已佚注亦無攷偁語見前）詔章衡敘集賢院學士以刑部言三期滿應再敘也（長編卷四百七十九元祐七年十二年章衡竝除集賢學士原注云紹聖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甲午詔章衡敘集賢院學士以刑部言三期滿應再敘也不知此何以書或誤〔案長編元祐七年十二月原注云或誤則此自不誤當存其文）

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決又權都水使者吳安持與大名府路安撫使許將及河北運副使趙偁議論各不同雖已令安持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監司從長相度慮更有異議奏請往復詔差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驛放朝辭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監及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所陳黃河利害文同議

如議論歸一即依前降指揮施行如有異議即仰呂希純井亮采定奪具圖狀保明聞奏先是范純仁面奏許將雙行梁村內黃口事理稍便吳安持亦以爲然即詔安持一面施行蘇轍曰大河之勢東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危奏乞於西岸增築馬頭一百步約水向東朝廷指揮水官與安撫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東流上流別無疏虞然後施行逐司遂乞減馬頭一百步然是秋漲水爲馬頭所激轉射東岸漂蕩德清軍第一埽爲害最大及漲水稍落不能東行卻倒射西岸恐須令逐司共議乃得其實上曰此事不小當使衆人議之然已降指揮越二日三省奏事罷上特宣諭曰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已遣兩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純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猶留後事蘇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行是時太皇太后以爲水官只在河上猶不能保河之東西今驟遣人亦難決上曰此事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亦何損於是專遣呂希純井亮采往視（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戶部言淮東提刑司奏乞於本路戶部封樁并續收到坊場錢內撥賜五十萬貫充常平錢應副乘時收糴斛斗欲依所乞撥三十萬緡充常平糴本支用除助役錢外於所乞坊場錢內撥賜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正月駙馬都尉韓嘉彥於長公主前禮不遜擅宿外第責置蘄州〔案〕編年備要吏部侍郎彭汝礪言周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令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以婦得以勝其夫婦得以勝其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不可塞不可不謹）

（文除河東大銅錢禁〔案〕宋史本紀辛丑日食貨志下二熙豐後銅錢日少鐵錢益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卯朔）甲辰張利一除軍職（長編卷四百四十九元祐五年十月甲辰蘇轍言利一不得軍情原注紹聖元年二月二日又除軍職尋罷之〔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己亥兩封復來之命言利一不足當任詔利一罷知潤州）

丁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守戶部尚書李清臣特授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端明殿學士右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鄧温伯特授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温伯和之（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清臣自時召自眞定未至也後三日遣使賜茶藥舊錄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舊臣故用時初親政紹述也新錄辨曰清臣首倡紹述以得柄用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清臣之謂矣自上以以下二十字蓋去又卷九十三又卷百一〔案〕欒城後集潁濱遺老傳云徽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之除執政上部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數怒上意邦直尤方舊法太平治迹統類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楊畏上疏言神宗皇帝[illegible]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之道上即召畏[illegible]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盡知其詳[illegible]畏郎蔡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illegible]品題且密奏書萬言且言神宗所以建[illegible]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編年備要云[illegible]甫尋卒陳經通鑑續編云帝親政之初[illegible]清賢在廷左右[illegible]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李清臣重[illegible]補首發紹述之說以除國是羣姦黜之[illegible]又云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

己酉都水使者吳安持都水監鄭佑言勘會堰梁村縷張包閘內黃決口疏口地開雞爪河凡五事乞據疏內相度同議已得歸一者使聽一面施行詔令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興工即一面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陵（紀事本末卷九）

（十一案畢沅續通鑑夏國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庚戌集賢殿修撰知慶州（案東都事略作廣州）蔣之奇除寶文閣待制（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之奇知慶州又卷四百八十二八年三月之奇遷戶部侍郎原注紹聖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寶制案東都事略蔣之奇傳哲宗立除直龍圖閣歷發運使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以御史言降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峨岑探攻陷新州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討平之除寶文閣待制再爲發運使改河北都轉知瀛州宋史本傳廣州妖人岑探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蹤番禺據嶺表羣不逞借之爲虐其勢甚張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宋文鑑卷四十曾肇除之奇寶文待制　云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溉讓持論誰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矣嘗予南服付以列城屬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殺賊善民而附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于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庶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既多乎）

丁巳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言看詳都水監所奏乞權堰梁村縷斷張包等河門閘內黃決口于賓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開雞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據大名府路安撫河北路都轉運使提刑司都水監官北外丞司狀並稱合行堰斷同議已得歸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興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訖（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己未呂希純井亮采歸自河上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而發書樞密院劉奉世援舊例乞與河議奉世文彥博吳充門下士也常以北流爲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元豐中河決大吳既導之北流[illegible]力主回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illegible]害凡三事八年都水監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illegible]以爲不可及遣呂井往視議歸以北流爲便[illegible]世乞與河議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罷[illegible]以罷政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始通）祔宣

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illegible]）

甲子張士良陳衍梁知新罷御藥戶士良提點醴泉宮任便居住（[illegible]）

丙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吳安持所畫河圖及利害范純仁曰昨專遣呂希純井亮采躬親行河決定利害宜

用其言不可復從水官之說上曰希純等行河不及一月而還止到大名未嘗至冀恐有所不盡也韓忠彥等曰呂希純等所上河議亦未可施行又以監察御史郭知章奏乞專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當專付之（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丙子尚書省檢市易欠戶原注云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水官失職則責之可也希純亮采之議尋格（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希純亮采遣使在辛丑歸在己未）

戊辰詔曰朕昨親奉皇太后聖諭皇太妃保育之德著於中外雖已備極崇奉而儀節之間猶有未稱蓋舊儀雖全比皇后而宮闈輿蓋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於本朝祖宗以來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則褒隆之數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惓惓慈訓其下禮部太常寺禮

官參考典禮儀制及臣僚上殿拜名命婦進見等儀式奏聞（紀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欒城後集潁濱遺老傳云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以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賓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輒曰上始親皇太妃閤中事當徐詳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奏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訪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候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屬曰此可為後法令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又案長編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丙午禮部尚書韓忠彥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冊寶并一切法物已有故事原注紹聖元年十六月可考當節指此）

三月壬申朔（〔案〕據錢大昕朔閏考增朔字）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奏本所尋親到北京元城縣孫村口及館陶縣隄埽相視一帶水勢次到梁村張包口及內黃縣蒲潘口相北流水勢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廣行詢訪利害大抵北流勢順下故河道常欲趨北前後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見今水流分路頗多今來逐司議論不同者四事惟張包河門等最為要切安撫司都水監之意欲於斷堰處仍起隄三十里以防奪動大河轉運之意欲存留以為北流下河所陳之利害本所契勘東流自梁村西下至孫水口一十六里有餘見今伏槽水勢約八九分已來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開大段窄狹其闞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橫截大河使之東去自闞村埽至內黃下埽空缺者七十餘里張包河乃在其間雖即今水勢淺小然去北之勢極為順便但自決大吳口後來累年之間北流隄防全不修葺即目難以便依轉運提刑司所請張包等河門不行纏斷流待漲水之出仍乞閉內

黃決口豁閉元里隄使水勢無壅其東行亦依安撫司都水監所請疏口地開雞爪河以助東流之水勢保明奏是詣實明日詔都水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舉照管措置務要於向下州軍別無疏虞候將來漲水見得河勢行流次第令都水監具的確利害保明聞奏（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癸酉上批新知陳州龍圖閣待制蔡卞為中書舍人（紀事本末卷百一）朝奉郎監察史郭知章奏臣竊見大河分東北之流河北生靈被害甚久往年朝廷議欲回河蓋嘗患之而未能也今茲河復故道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若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近日朝廷遣使按視聞已開梁村閉北流向有闞村張包河等處逐司議

論未一臣以謂都水監官朝夕從事於河上耳目之所見聞心志之所思慮議論之所相接莫非水也河身之曲折高下利害輕重本末宜熟知之矣今使水官不得盡其職而惑於浮議臣恐河事一誤則河北之民未得安堵而樂業伏望陛下特降睿旨專委水官以圖經久可行之策以幸河北一路元元之民不勝幸甚（長編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導河東流之議無功降責原注附證紹聖元年三月二日郭知章奏疏案今據原注輯入又元祐八年十二月丙寅）

乙亥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云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自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者多止七八年耳）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當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位首相踰六年上春秋既長大防第專意輔導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聖烈皇后有復辟之志卒不得申當國日久羣怨交焉及宣仁聖烈祔廟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神宗所簡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九又卷百一）

乙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學憑几聽斷十九年之間凡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拳拳業業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於廣殿策之當世之務冀獲至言以有爲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政而效見於時朕之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能（案宋史李清臣傳作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說雜（案宋史李清臣傳作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至於吏員猥多兵備刓闕饑饉薦至寇盜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夫亦何必焉（案宋史李清臣傳作聖人亦何有必焉）子大夫其悉陳之無隱中書侍郎清臣之言也（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舊錄云上親政內出策問士莫不欣慶知上紹述之意新錄辨曰祖宗之所以望後世子孫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歸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間也況策問固曰可則因否則革矣亦何嘗必哉而云士莫不欣慶知上紹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刪去）

癸巳（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石豫言開封水漲有可坐視不救今日全河北流洊浸成患原注鮮于緯傳信錄論北流事附紹聖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考〔案傳信錄原書已佚據長編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責降水官引鮮于緯傳信錄云紹聖元年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猶有三分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仍決溢是年冬閉塞闕村而下及創築新埽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由故道有旨水官保任過漲水無疏虞當議推賞如有衡決必重有行遣至紹聖五年始等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經五稔矣或大小暴漲十餘丈隄岸決溢又適值主者乖謬不即閉合關村水復成北流工部侍郎張商英天覺奏爲水官險附元祐姦臣回河東流所致追責累年建議水官削職安置吳安持鄭佑王宗望郭知章曾君既等凡二十四人然識者謂元符二年之水三門開元所建聖德頭并大麻年重修禹廟皆在山頂恐遭漂沒蓋自開元大麻以來水未有如此之大者非隄之過也自是言河事者人以爲戒務持兩端莫敢循然任責東流未復之前已淤平東塘其後又適佛聖窩塞侵及西塘矣）

丁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畢漸以下通禮諸科經律及第出身總六百人時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取熙寧元豐者故漸爲之首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案遺老傳同此陳桱續通鑑作紹復）熙寧元豐故

一萬 76冊 [illegible]

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一時而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案欒城後集論策題劄子作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加尊號裁損宗室恩至於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科舉誦數之學訓鍊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案遺老傳折作制）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設抵當賣熟藥（案欒城後集此句下有凡類此者四字）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而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懷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寬仁愷悌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眞宗皇帝修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有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

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議（案欒城後集作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皇帝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專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祖父不失聖明之稱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奏入不報轍言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政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立政事見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更改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來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案欒城後集第二劄此下有云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名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讐之相反惟患不速也故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更張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獨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匆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

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以此匆匆則天下之幸也（案欒城後集又載貼黃云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法其言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令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加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爲過矣）輒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諭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祕而不出今乃對衆開陳且以漢武帝事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曰漢武帝明主也（案東都事略蘇轍傳作武帝英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第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案東都事略蘇轍傳作財用匱之豈得謂之英主）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轍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即具奏曰（案欒城後集爲待罪劄集中云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浼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藏自去秋以來務在少止方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昧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案欒城後集此下有云謹已遷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案欒城後集此下有云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詔蘇轍除端明殿學士知汝州權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曰文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本非朕意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爾亦自難安原誠終自愛君薄責尙期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著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義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緒夙夜祗懼然以丕揚休功實賴左右輔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爲姦言拂於衆聞朕不敢舍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頃被選擢與聞事機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術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於宣言而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姿加之秉則經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謂何其解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尙爲寬典姑務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此段參取實錄及蘇轍遺老傳并邵伯溫辨[illegible]前制吳安詩所草後制當求主名附益之此時呂希純及林希實爲中書舍人後制必希所草也當考伯溫作元輸擇訓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呂相大防欲遷楊畏爲諫議大夫范相曰上新[illegible]政諫官當求正人楊畏不可用呂相方約畏爲助謂范相曰豈以楊畏嘗言相公邪蘇門下在坐謂畏彈范相又范相曰某自是呂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罷政哲宗不許呂相更超遷楊畏爲禮部侍郎范相恐傷呂相意不復言後呂相范宣仁后崩林使楊畏首背呂相稱進熙甯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用其說下國子監司三經義明年春殿試李清臣作策題以熙甯元豐元祐故事和參兩存其說問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楊畏覆考取主熙甯元豐者故以畢漸爲首清臣遂以禮部尙書拜中書侍郎欲取相位以蘇門下在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蘇門下奏曰陛下卽位宣仁后垂簾之初臣兄軾方起謫籍知登州入爲郎官爲起居舍人臣自均州監酒被召是時清臣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辭屈乃曰蘇轍當以漢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聲色甚厲蘇門下頓首待罪范相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此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

（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香罷朝蘇門下樂劣謝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蘇門下初對范相誦楊畏彈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賢蘇門下尋以本官出知汝州佀温所云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月月當考按熙甯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國子監雕印詩書周禮義矣不知伯温何故云爾也李淸臣既爲中書侍郎乃出策題伯温謂淸臣先出策題誤也又卷百一又卷百五較此爲略）

庚戌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陳桱通鑑續編云自成都召還又案陳桱通鑑書京權戶尚在改元後不繫月考改元在四月則京權戶尚與此異）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見）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寅朔）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吳安詩行蘇轍誥重輕止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詔安詩罷起居郎（紀事本末卷百五）

甲辰國子監司業翟思爲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均爲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爲監察御史

左朝請郎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爲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踰五（案五字據太平治迹統類補）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言燾及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當呂大防擅權時並以親舊相爲表裏逆傳旨意令首惡雖已貶黜而燾等猶未明竄逐於是降燾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詩監光州酒稅又案此皆六月事）商英嘗奏疏論風俗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聖烈太后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諛附會一旦爲合或上緣若親之恩或下背師友之訓或小合傳緘白晝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門或苞苴結私第之歡或伏地修門生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異黨秦汾分門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搆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閘抱持其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滅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伺候報探謂滅門豎走馬聲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嗚呼士大夫平日不素講聞師儒先生之高誼不自慎重身被義議亦有足悲者若滋長不已則憎愛恩怨未易改以上數語與紀事本末相異餘均同）臣懇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揭之朝堂風示四方庶幾薄惡之風寖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其在茲時乎（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條上載六月臺諫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貶大防等云云及周秩貶廣德與除字說禁三條此條下又載祖禹知陝純仁罷相諸事而下又標閏月五月云云前後錯亂陝多錯簡下倣此）

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躬親相視得東流水勢已及八九分張包河一支即日減落水勢甚微上件河門若不斷閉切慮向去漲水不測牽奪大河水勢向西衝刷河門愈更深闊已牒大名府都大與本地分都大修閉限十日畢工去訖（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十朝綱要乙巳詔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修閉張包河門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戊戌李之純及楊畏來之邵言責董敦逸黃慶基原注紹聖元年四月乙巳當考）

庚戌龍圖閣學士曾布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布自高陽徙江甯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之宜改元以順天意初除戶部尚書尋改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陳桱通鑑續編云初司馬光論曾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遂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五徙知江甯府過京留拜承旨）

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作誥詞語涉譏訕望劾寘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在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詞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案編年備要載制詞曰軾行污而醜正學辟而欺愚頃在元豐自取疏斥肆予纂服開以自新敢詭隨心從出爲惡竊干書命之職公肆誣實之辭凡此立法造令之大誣皆曰蠹國害民之獎政顧威靈之如在豈神理之可容深惟厥辜宜寘遠服褫奪近職尙臨一邦）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卞所撰也（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編年備要云於是元祐諸人相繼黜責而軾爲之首）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有未盡之誠上覬少裨聖聽竊見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訕謗伏緣熙甯法度出於建議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不副神宗愛民求治之意及至垂簾之後惠卿方用諫官之言特行重竄蘇軾因撰詞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今臺章攬歸先朝事體不便況今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擢歸言路之臣當時畏避不即納忠今日觀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玷垂簾之聖明妨陛下純孝之德三省進呈之際伏望聖斷特加容貸不惟可全國體亦可稍鎮澆風（紀事本末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統類載純仁此疏下又有云高士敦昔任成都曾有犯罪來之邵昔任本路監司略無舉發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敦特與改官來之邵又彈奏蘇軾云執政時曾冥入所彈擊言者尋皆黜責當臺諫略不辨明及蘇軾得罪便云所譏太近吐剛茹柔率多類此使朝廷貸法過中莫不由此又言呂惠卿議時李清臣方爲左丞若言涉譏謗清臣豈肯書誥行出今舊臣惟有清臣在此更乞詢訪不聽）

癸丑御劄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布誥多方使咸體朕意（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舊錄云詔既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新錄辨曰紹聖初惇卞等主紹述之說脅持上下改元曰紹聖其意已明詔既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爲相紹述脅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詔書惇實不與耳范祖禹代言集載改元詔書乃祖禹所草當考案編年備要載御劄略曰朕月號外朝之治躬臨萬務之微涉若涉淵未知攸濟顯念祗承上帝誕保受民惟駿惠於先猷以續隆於下武乃禧仁祖之成憲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良之辰載新元紀之號宜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宋史本紀是日白虹貫日十朝綱要癸丑用翰林學士曾布言改元）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爲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乞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俟執政有闕明日蘇轍責汝州祖禹再上章請郡不許蓋上欲以祖禹代轍也既而沮之者甚衆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一）

甲寅詔故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荊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紀事本末卷百三又卷百十）蔡渭訴其父確冤追贈左正議大夫（[illegible]）侍御史虞策言蘇軾既坐譏斥之罪猶得知州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紀事本末卷百五案軾貶知英州在丁巳）

（十一日）資政殿學士中奉大夫吏部尙書胡宗愈爲通議大夫知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一）

壬戌翰林學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神宗實錄請取王安石日錄參照編詳宋史本紀四月戊辰同修國史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錄閏月丙申命左僕射章惇提舉修神宗國史五月己酉修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文互異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記類多疑似不据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所述或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畢沅續通鑑上疏在戊辰日陳桱通鑑續編云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帝之誣蔡卞安石壻也邵伯溫聞見前錄卞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褒寫芟落事實盡改正史號畢沅通鑑詔以日錄參定實錄在五月己酉）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章惇爲正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案宋史哲宗本紀宰輔表均作左僕射編年通鑑編年備要同此作右）兼中書（案宋史本紀宰輔表中書作門下據長編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丙午章惇放罷原注云惇以紹聖元年四月爲左

僕兼門侍此右僕射中書侍郎恐有誤）侍郎（案編年備要載制詞云方政令出於簾帷操柄歸於廊廟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強禦十年去國一德保躬雖風波並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又曰四方之休戚畢於上聞羣臣之忠邪牽於公議眷求眞宰秉我國成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於是禮部侍郎楊畏亟介入語惇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蘇以逐摯燾方欲逐呂蘇而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跡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者）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爲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純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詔禁約并錄詔以進不從純仁數稱疾求罷晨後出居慈孝寺再錄詔以進（案范忠宣行狀云紹聖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人情大恐公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欲躋天質於堯舜之上其功烈其誠心幽明所共鑒也今人主初親政而議者輒自爲計不卹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救薄俗）且言近聞狂人傳播擬策目云嘗經聖覽（案范忠宣行狀云狂人趙天啟作擬試策傳播于外）又臺官章疏或以取

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祐聖躬之意（案范忠宣遺文[illegible]）方今妄爲詆訐者既多陛下容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訖不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illegible]）

癸亥詔蔡確特依正議大夫亡歿條與子孫恩澤（紀事本末卷百七）

翰林學士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殿中侍御史來之邵爲侍御史（紀事本末卷百一）

丁卯中書省言勘會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間苦於差擾議者紛紛前後改移不一終未成一定之法詔府界諸役法並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仍自指揮到日爲始左司諫翟思言祖宗以來中書差除銓曹注授各有條格不相參錯元祐大臣招權市恩舊係銓注者多歸堂除奔競請托恬以成風望詔有司依祖宗以來中書差除立爲定法餘歸銓曹用元豐中選格注授庶幾人無覬望詔送給事中中書舍人看詳（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illegible]）

（惇爲右僕射下又案邵伯溫聞見前錄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幸相位復行免役青苗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相容以事中出知北京）

是月祕閣校理李昭玘爲祕書丞（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辛未李昭玘罷館職原注昭玘紹聖元年四月以祕閣校理爲祕書丞〔案〕宋史李昭玘傳用李清臣薦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多不葬昭玘飭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爲祕書丞開封府推官）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五路開寶通禮科〔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丙寅罷五路經律通禮科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條已書六月臺諫論呂大防云云前後殊失次序今依宋史附此辨正已見前甲辰張商英擢諫官壬戌章惇爲右僕射及丁卯復元豐免役法兩條下王應麟玉海卷六十九云熙甯罷通禮科元祐六年四月乙未復置至是又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九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

哲宗

紹聖元年閏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未朔）辛未監察御史郭知章爲殿中侍御史（紀事本末卷百一）

壬申復置提舉常平等官（長編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舉常平結絕原注紹聖元年閏月二日復置提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復提舉常平等官編年備要云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爲之左右相虛位李清臣有所覬覦乘章惇未至亟命陸師閔等太平治迹統類云戊寅新差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茹東濟仍舊通判滄州言者論東濟常賂劉摯私簡以示楊畏險薄無行人所不齒也）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請罷十科舉士法（紀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案〕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司馬光請設十朝綱要玉海卷一百十六閏四月癸酉罷司馬光所定十科舉士法此作壬申或請罷在初二日壬申詔罷在初三日癸酉也）

辛巳左司諫翟思言劉摯不葬其父（長編卷四百六十一元祐六年十月壬午劉摯自言牢籠章惇邢恕等罪辭位原注劉摯辨誣錄云言者論摯好回險詐力引私黨爲臣不忠父死于衡委而不葬爲子不孝於是摯抗章辭位其後摯自作家廟記以辨當時之寃劉安世爲其集序案摯罷相非坐此罷錄誤也家廟記乃元祐六年十二月知鄆州時所作今集有之要當求鄭雍楊畏等言章略加刪附庶詳摯與蘇轍招致人言本末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一日左司諫翟思言摯不葬其父方罷相時言者未及此）

癸未權發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年終未就緒而寬恤優剩實未如舊日輸錢之爲便也望復熙甯舊法令民均納役錢官自募人應役詔送戶部看詳役法所（紀事本末卷一百〔案〕文獻通考卷十三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有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邪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役有立值太重者役色之內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苟詳爲裁值則人情無有不便詔付戶部詳議）

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學補外舍請依元豐令一歲四試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

甲申禮部侍郎孔武仲爲寶文閣待制知宣州（紀事本末卷百一）

乙酉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廟廷請詔有司原考王安石事業特加謚號以慰公議詔所屬詳定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知蘇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純前爲御史中丞阿附蘇軾爲其用御史王慶基言軾誣先帝董敦逸言轍以國家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慶基等誣罔忠良乞行竄逐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邪苟容望賜黜責詔之純寶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待制差知單州（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拯又言前端明殿學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案十朝綱要知英州在壬子日）按軾敢以私忿形於制誥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言憤其誣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死秦觀浮薄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

丙戌（案二字據畢沅通鑑增）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劉拯言宣仁嘗謂宰相纂修實錄官每任先朝得責降者蓋慮謗書一成不可改追也是時權臣擅政雖差鄧温伯陸佃林范祖禹代之至于呂公著謂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之惡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先帝怒其誣忠以脅君也令詞臣明言其故黜知潁州公著提舉實錄日謂無此語令史官改之請重審閱其間書不以實輒移易增減情涉誣詆以聞乞重行黜責以正國典從之又言蘇軾云云宋史秦觀傳云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辠削職徙郴州）

乙酉左司諫翟思言先帝考士成憲條定官制循名辨實以起太平之功緒元祐以來寖已變亂請召有司應職名繆亂者一循官制各與釐正詔令編修官置局考具合完補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畢別取旨罷局所請集成六典更不修纂（紀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案罷修官制局宋史本紀在五月壬寅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元豐改官員編年備要云每歲毋過百四十八）

丙戌侍御史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紀事不繫日宋史本紀復義倉在丙戌日編年備要云除二廣外復選之畢沅續通鑑云丙戌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稅一石出米五斗自來年爲始專充賑濟從之）

癸巳新差知蘇州呂惠卿知江甯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竊見前宰相呂大防天資强狠愎邪迷國嘗與御史中丞蘇轍陰相黨附同惡相濟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國家先務惟陛下留神采擇（紀事本末卷百一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士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朱服質改元章惇乃出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服爲中書舍人案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云紹聖初彭器資自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學士兩人皆辭行即復以侍制爲州蓋成都故事須用雜學士而權尚書眞侍郎皆止當待制也編年備要云時章惇欲專黜陟之柄乃出汝礪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而召服爲中書舍人於是上官均言汝礪行義高潔令雖除美職輿蕃郡其實疏之非所以近正人也服柔委傾險令自外擢爲從官非所以遠佞人也不從汝礪堅辭行章累上或以爲慢當講上不許降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尋又以都承召之命未下而卒曹內翰彭吏部墓志云紹聖元年上初專聽召二三大臣條舉熙寧元豐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言之者於令則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人辭上勞問甚寵曰卿非久别也公曰陛下令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不肖政惟其是則政無不善人惟其賢則人無不得矣宋史上官

（均傳云章惇陰去異己者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爲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丑朔）甲辰詔進士罷試詩賦專治經術（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罷進士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據長編卷四百二十五元祐四年四月戊午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爲大經周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文獻通考卷三十一云時有建請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人者朝廷下其議有司承意謂爲可行既而右正言鄒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題詁依舊法宋史上官均傳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

辛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爲端明殿學士充眞定州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奉世再乞罷政故有是命（紀事本末百一案費袞梁谿漫志卷一云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雖不同時然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眞定自是不除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間童貫以宦寺爲簽書然纔三日遽職爲領院矣畢沅通鑑云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奉世推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事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補乃罷）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遏衝元祐初用事之人委四塞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卨范純粹成之於外故衆論莫能奪若孫覺王存輩皆暗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於趙卨范純粹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傅會大臣可謂挾奸罔上妄議者猶可恕挾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爲然（紀事本末卷百一）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以歷代典禮訛謬置詳定禮官考合異同請廢興墜謂天地合祭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牽其意劉摯前美旣畫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議於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爲牢不可破之論乃降詔云云請再下禮部詳議如南北異郊不違經訓天地合祭非出聖斷則前此立議之臣誣天造命罪在不赦（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郯錄卷三云紹聖元年五月甲寅以右正言張商英言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言詔送禮部二年正月辛亥又詔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時又未敢以合祭爲全非也二年正月戊午遂詔開因大禮躬祭地示然實未嘗行又云紹聖之議主合祭者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分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黃裳吳安持晁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豐稷傅楫葉祖洽劉定虞策稷楫祖洽欲首儀以便祭劉定虞策則還就十月神州之祭者也其談皆具是矣載以丁未祀周廟爲先廟後郊亦馬之禮蓋亦以變爲常爾至加力奏乞集議之日互相詰難以盡衆心而祖禹遽白大防以當朝廷酌其可否而行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纔遂併集議而罷故商英之議時論必以爲稱首有以啟之歟）

戊午朝奉郎管句靈仙觀邢恕復直龍圖閣知徐州（長編卷四百二十八元祐四年丁酉傅堯俞朱光庭言邢恕原注紹聖元年五月十八日恕以朝奉郎管句靈仙觀復直龍圖閣知徐州又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辛未論邢恕誣謗原注紹聖元年五月復職知徐州）

乙未監察御史周秩言近詔太常議故相王安石謚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願特詔兩省衆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決于聖裁而後有司須焉詔不候本家行狀令太常官共議謚選博士一員譔議（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己未樞密院言戶部看詳役法所申諸路復免役法未審得合與不合依舊行免役法詔並依熙甯舊敕施行

（紀事本末卷一百（案）太平治迹統類云曾布具劄子言毀廢先朝法度之人旣已黜逐則前日之良法善政當次第講究增損施行而國論未嘗及又言政事非得人不能舉若但以私愛憎喜怒則人才必難進今託不能公選人才則政事何從而舉若不稍復可行之法度則是先朝政事不可行若不可行則毀廢之人何以得罪上瞿然布因言令使役法已行忿成書方上而議論無所折衷蔡京王右忠仿從之遂然兩人所見多不同執政又未通曉其官屬日相紛爭取議恐未易了章初降役法但云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則已出盡及昨惇欲立與本令去年秋科納錢遂展至今年五月役人多已皆被又卻介候今年放罷只失此兩科役發僅八百餘萬今臣書既上議論不一將來施行必有不便甚人情有元祐用行止謂於人情不便今若不便於人情又何以異編年備要云初役法差募二者俱有弊王安石主雇司馬光主差范純仁蘇軾與光門下士亦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便純仁軾等雖賢否不同然皆聰明曉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皆公各不私其所主元祐初復差役惇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講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爲然惇對太皇太后簾下與光爭辨語不遜太皇怒惇以罪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議除京爲戶部尚書兼提舉於是京欲掩蓋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寧元豐施行之耳尚何議爲惇信之遂諸人頒雇直一從元豐舊法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立宏詞科明年禮部立試格詔誥赦敕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斬白蛇劍賦渥洼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塗山劍閣銘戒諭如近體戒諭風俗戒百官之類序如顏延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亦用四六詞理俱擬請爲上等文優者爲文等詞格超異者取旨上等除所資文等循一資承務郎以上比類推恩案十朝綱要甲辰日宋史本紀作己酉月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十六云紹聖元年五月四日中書省言有唐隨事設科其名不一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屬詔別立宏詞科五月四日爲甲辰日而己酉乃初九日或四日中書省言而九日下詔也宋史本紀明年丙下又載立宏詞科又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條前後多舛誤茲據編年備要改正大觀四年五月甲寅改宏詞科爲詞學兼茂科據洪邁容齋二筆大觀所改增試制詔二篇陳桱通鑑續編云帝謂與制科試策無異欲罷會殿中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因言先朝既策進士朝罷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與帝意合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宣章表等文皆朝廷言苛日用不可闕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如見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不專立院也所試章表露布檄書用駢儷體頌箴銘誡論序記用古體或駢儷惟詔誥赦敕不以爲題凡試二日四題試者雖多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省覆試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詞藝超異者奏命官）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午朔）癸酉詔罷講禮記候秋涼日講詩（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甲戌監察御史劉拯言議者謂蔡確在相位吳處厚以迎合確意勘舒亶事獄成怨確不用已取其詩曲意牽合以傾之伏望聖慈盡復確官爵恩數治其誣罔之尤者以申確之冤（紀事本末卷百七（案）太平治迹統類右正言張商英言宣仁聖烈皇后奉承顧命保祐陛下惟仁舊居深宮惟親惟慈政事在公惟惠何嘗預知惠卿擅興甲兵蔡確貪天之功作詩訕謗等事言臣本以惠卿與司馬光爭經義有隙搆其事以媚光又慮蔡確異時再用必欲殺之以滅口出危語激怒

簾箔表裏相濟行其姦言竄確于新州竄惠卿於建州夫以太皇太后之公平慈惠而羣臣乃導以淫刑遷竄貶死宰相使此曹易地而立呂武之朝則何所不至乞檢會禁中臣僚草制呂惠卿蔡確本家進狀省官雜議如事出讒搆則誣告反坐邦有常刑夫元祐之臣無君亦已甚矣陛下雖欲置而不行如宗廟法令何如天下後世何明年十一月丙辰贈確太師）

甲戌御史中丞黃履（（案）畢沅通鑑閏四月戊戌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嘗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交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擬所排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排論而出停復引用俾擢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矣）言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呂大防觀文殿學士知青州劉摯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當垂簾日俱爲柄臣燾先鼓倡邪言吳處厚繼陳注劉安世等遂共攻之執政既主於中仍投蔡確嶺外累遇恩沛不令生還家有慈親終不得見死非其辜中外憤歎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姦誣寖復確官資於泉壤切

謂遭橫逆者既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斥以充公議左司諫翟思言近論元祐以來內外姦人附會大臣詆先朝以希進擢乞出章疏條例是非明論中外雪先朝之誣又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詆訕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未聞施行望出睿斷以慰公議（紀事本末卷百一）

右正言上官均言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政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擢爲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皆任爲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論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切觀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政柄大防轍黨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楊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考察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

害正趨時反覆之惡讒責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癸酉[illegible]畏[illegible]劉摯又蘇轍原注引邵伯溫云楊畏事劉摯[illegible]蘇轍也孩數與摯貲同被劾摯逐而轍留蓋摯則[illegible]章惇交通事耳伯溫所云恐不足信紹聖元年六月云日上言均章云云伯溫蓋本此必當時有是說據太平治迹統類五月己未侍郎楊畏爲吏部侍郎呂大防既超遷楊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去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之姪也惇方喪其妻積註召畏託擴致意云畏度事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又欲并逐大防及轍二人覺知遽奪畏言職畏雖在元祐心在熙甯元豐首爲公開路者及惇起召言首郊迎畏獨請自陳述語多質大防有道省官附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如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其還邀畏吏部據此則伯溫此說似自因長編原注駁之例未合前後以證其事令附辨之以備考）

右正言張商英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援引朋黨肆行譏議至如罷免役法則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賞訕謗之人置訴理所雪罪犯則畫自熙甯元年以後棄

渠陽州縣則甘言猥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省之所勘會戶部之所行譴言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告命指摘快剔鄙薄嘔笑當垂簾之際制內臣之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內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載商英此疏下有云望下三省禁中檢會前後章疏付臣詳簽貼奏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考編類章疏在二年十二月蓋此時商英已有此請也〕）

監察御史周秩言呂大防前爲尚書左僕射居官日久恣爲奸惡與臺諫官陰相黨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則風論擊逐凶焰日熾人莫敢當於是專已自任不循法守大姦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傷和氣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永興軍呂大防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右正議大夫知

隨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己未御史中丞李常等論王汾口吃滑稽不任諫職原注紹聖元年六月五日周秩云可考今紀事本末載周秩言不見李常論王汾事其文已因刪節佚去）

秩又言劉摯初與邢恕合論謂司馬光當容蔡確恕薦摯爲侍御史既在言路與光及呂公著通謀排去確等因以逐恕諫議大夫孫覺論稍異於摯光遂超擢又爲執政（長編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孫覺引疾求罷原注載此數語〔案秩此疏紀事已有刪節今據原注附此）

侍御史來之邵言先皇帝熙甯初屬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將以惠澤天下後世而當是時司馬光以爲非是貽書王安石詆斥論難安石爲之援經引文開諭曲直而光膠於流俗決意不回乃以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劉摯於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歷詆朝廷政令坐是責監衡州酒稅至元豐中稍加

擢用未幾復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則以暗謬强愎自置閑地一則以數十吏議相繼退黜元豐末光入持政柄擢摯爲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巖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結成黨與宰相自確而下摯等相與誣毀締構盡力排逐由是先帝顧命大臣去之略盡而陛下孤立於上矣（案太平治迹統類載之邵此疏下又有云先朝法度次第廢革先帝二十年積功累行爲之一空以先朝賞罰爲不中理則悉聽訴理劉摯罪無輕重牽從原減由是先帝擢用之人往往閒廢而光之黨分布中外矣以先帝財用爲得之非義則凡市易貸緡不問本息一切損放而河北積粟九百萬斛一日散之幾盡凡此者出於司馬光之意而假以劉摯王巖叟朱光庭之言方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剗革掃除忠臣義士熟視而吞聲无敢誰何光與巖叟光庭相繼死亡獨劉摯未殖滅者此實天所以遣陛下今劉摯尚以觀文殿學士外頒藩鎮久稽天誅斯論上鬱望暴摯之罪明正典刑上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搢紳之望）

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劉摯落觀文殿學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黃州（紀事本末卷百一）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紀事本末卷百五案畢沅通鑑云知袁州責詞略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誣先朝反以君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中書舍人林希所草老姦蓋陰指宣仁也希典中書自司馬光呂大防公著劉摯等數十人之制極其醜詆一日草制擲筆於地曰壞盡名節矣又案畢氏以轍知袁州附五月末紀事本末在六月初五日甲戌日月互異是必有誤）左承議郎新知英州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統類云來之邵論軾詆斥先朝陳桱通鑑云軾至惠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陳衍落遂郡刺史降左藏庫副使添差監郴州酒稅（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獄原注見紹聖元年六月五日案陳桱通鑑續編陳衍貶監郴州酒稅在二年十月考長編卷九十五備載陳衍始末據云元年六月十八衍送白州編管二年正月二十六衍配朱崖軍二年已配朱崖陳氏謂二年十月始貶恐誤）

丙子知渭州孫覽召知開封府（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覽知渭州原注紹聖元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案宋史孫覽傳云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壬午罷校勘黃本出左宣德郎蔡肇（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甲申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黃本原注云明年六月十三日出案程俱麟台故事又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二紹聖元年閏四月罷校勘黃本故出肇也）皇城使張士良添差監潁州酒稅（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丁酉究問及甫與邢恕言原注張士良自紹聖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張士良監潁州酒稅其後不見再貶）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亳州鹽酒稅（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原注六月十三日皇城使士良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監潁州亳州鹽酒稅又云士良自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監潁州稅其後不再貶邵伯溫云已編白州誤也對獄乃送白州）

癸未禮部言大學博士詹文奏恭惟神宗皇帝聖智高妙蓋極象數嘗念文字之學世所不知深詔儒臣俾共探討而王安石實進其說當時未及須行而學者亦已見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思過半矣元祐貢舉敕乃合進士不得引用字說而與申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新錄刪去文奏但元祐貢舉敕令進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說乞除其禁從之辨曰安石穿鑿破碎不足以仰稱神宗明詔自其學既行之後士風人才視昔時爲何如則所謂於性命道德之理思過半者謨可言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字說禁在五月十朝綱要六月甲申除進士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曾布爲中大夫同樞密院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案希爲中書舍人在元年四月）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欽臣可授寶文殿侍制知廬州詞頭按欽臣資性險邪本緣附會宰相呂大防以至進用大防朋黨甚衆清臣爲之首前後言者屢攻其公私過惡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姦方斥餘黨正當竄逐肅清仕路欽臣豈可

以加侍從職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王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紀事本末卷百一）監察御史劉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學術無聞出于奏補豈能爲陛下發明道德之蘊伏望爲官擇人別與差遣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可祕閣校理知懷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襲行邪厚貌深情莫能窺測結固朋黨鼓倡虛名上惑聖聽罪惡甚大未經譴責豈可更冒職名出守便郡詔呂希哲守本官差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大防劉摯蘇轍以謗訕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褫職奪官謫守方州安置嶺表中外聞命舉皆忻快然司馬光呂公著首發事端雖已終牖下贈官美謚自可追奪王巖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年當竄遠域則贈官與子孫恩澤亦當追奪其合志同時有若文彥博范純仁其背公死黨有若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乞明正典刑（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張商英言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唐老孫升韓川等當元祐初中傷無罪合行竄責）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落資政殿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議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降授左承議郎南安軍左朝奉大夫直集賢院管句西山崇福宮吳安詩落直集賢院降授朝請郎監光州鹽酒稅左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虢州韓川落龍圖待制依前左朝請郎知坊州左朝請郎充集賢學士權知應天府孫升落集賢院學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紀事本末卷百一）

丁亥詔翰林學士提舉兗州景靈宮趙彥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范祖禹提舉明道宮左朝奉郎充集賢院校理新知鄂州黃庭堅管句明道宮各於開封府界居住就近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三省言一昨提舉修實錄呂大防奏神宗皇帝實錄今已成書望欲依例除定本外將見在草正各一本與提舉實錄官以備照證外除依前降指揮焚毀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旨依詔分呂大防范祖禹將所得草正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遞鋪送赴修國史院送納加傳到寫別本亦同封角送納或輒寫與他人即令自陳如輒隱留當行重從責周秩言恐實錄誣罔諸書傳後故也宋史本紀五月己酉修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

戊子詔周秩言事失當罷監察御史差權知廣德軍（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云三省以周秩所上三章進呈其一曰臣自待罪言職聞姦人邪說久矣其害於政事者有五陛下親政以來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懷不自安惟元祐死黨三十餘人而已劉摯惡黨已爲呂大防蘇轍蘇轍之黨排斥出外今在朝廷者絕微竊惟大防惡黨半已出外半猶在京其在禁中者近日稍逐去其在朝廷者方且日夜結營造謗害事今陛下欲修先帝大業若不盡去惡黨則必作姦謀起事搆中傷陛下信任之人去草必盡其根編年備要云時爲監察御史上言元祐之黨言曰向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后儀又如治平中加議濮廟呂大防加何住得所以求去且大防與司馬光等向議濮廟事以歐陽議爲非當朝廷或於邪議至今英宗所生母任氏猶爲仙游縣君嗚呼邪說盛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可不恨哉上讀至呂大防加何住得所以求去曰大防何嘗有言且儀物事未付外非有司所當與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讀至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徼怒也又言垂簾之日姦臣謀害蔡權引鄭雍等自王府官爲侍從使親王私于權臣上曰此是何言使親王聞之且不自安如秩置之言職朝廷無安靜之理遂以秩知廣德軍太平治迹統類又云執政初欲換省官上曰與外任遂以守廣德軍）

壬辰（長編卷三百五十元豐七年十一月辛酉木工楊琪以修大相國寺西浮圖及延春閣爲三班借職原注紹聖元年六月壬辰蔡卞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闞村以下至內黃下埽縷隄七十里所用薪芻萬數不少除將年計

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見爲七節修治每節各管一十里今約度每節添置梢草四十萬束乘此秋成計置每束約用錢三十五文計九萬八千貫合取朝旨應副更乞差官措置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子朔）辛丑廣武埽危急詔都水使者王宗望即亟往廣武埽提舉救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及導洛兩見）

壬寅翰林學士兼侍讀蔡卞御史中丞黃履言舊令講讀說書官每月職錢十貫元豐八年十二月聖旨侍讀職錢特添作三十貫臣等備言講職未有補按而坐縻厚祿寶僥冒欲望寢罷只依元豐已前數目詔不允（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上謂輔臣曰廣武埽危急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灌京師已遣中使往視之輔臣出圖及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欲水勢趨南岸今時雨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隄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癸卯都水使監丞馮忱之言廣武埽危急水勢刷塌隄岸欲乞築攔水簽隄一道詔令馮忱之李偉郭茂恂相度長措置（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四云元年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廣武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隄壬寅爲七月初三日志云明日乃初四日癸卯也紀事本末誤敘日令依河渠志編輯）

丁未知桂州直龍圖閣左散大夫謝麟卒（長編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庚子謝麟知桂州原注云麟卒于桂在紹聖元年七月初八日）

戊申詔差入內高品黃汝賢往廣武等埽傳宣撫問救護大河隄埽兵吏役兵賜銀合茶藥緡錢有差（紀事本末卷百

十二）御史中丞黃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斷刑之官選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選之法第二等者其取常難最爲精密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爲斷刑官自是文士有預試中選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閱裁斷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奪元祐中以大理斷刑官恩典常難重故責考任降主而增以常歷刑法官與縣令優課爲奉舉法其試入優等者不得預焉臣欲乞自今專行先朝選試之法刪去常歷刑法官縣令優課等條目自試預上選者不得爲斷刑官庶乎官得其人而職事舉矣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乞係法官並依熙甯元豐條取試法優等人充庶幾上副仁聖好生之德詔令刑部大理寺依元豐選試推恩法立條（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紀事此條下又云詔貶司馬光等據紀事卷百一逐元祐黨人已詳載故刪去詳見丁巳十八日及戊午十九日詔）

庚戌權京西轉運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漲已開達口閘放水有靈蛇見土人以爲河流將平之驗詔令差官到祭尋京師轉運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漸順別無黃水透入洛河於清汴可保無虞（紀事本末卷百十三）

癸丑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乘傳往廣武埽及洛口措置救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廣武埽已刷塌地步闊遠塌透大隄須修捲埽岸役兵數少特乞在京壯役廣固共三千人并下京東都大司於緣汴裝卸人內除府界泗洲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裝卸一千人並吏部差有心

方使臣取押內廣固壯役差去員裝御東京淮南各一員依例支破遞馬驛券兼程前來其人兵限使臣到並一日內起發及合本處支借附帶合用鍬杵等赴役御批除廣固指揮外不差外餘可並依所奏日下便與處分（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乙卯指揮撥兩浙上件糴米本錢並賜發運司乘時計置糴買除準備諸路年額未到間先次起發外應一切支費並仰補足額數起發仍常管所賜錢本數目毋致放散（長編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癸亥三省言糴折斛錢原文云云詔依紹聖元年七月十六朝旨施行據原文拾補於此）

丙辰上曰甚憂雨不止昨日遣中使於四郊取穀穗視之京城東低田已傷雨北郊猶無害然懇祈晴霽未之應宰臣章惇奏曰高原雖無所害聞低田已傷曹濮陳蔡潁應須爲害猶賴零雨細微耳（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諫官張商英言呂希純于元祐中當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轍事上曰去冬以宮人闕人使令因召舊臣十數輩此何緊外庭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猶繳奏爭之何乃爾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爲人所使上曰必蘇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聖烈皇后族人遷居誥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紀事本末卷百一）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爲通議大夫差遣如故韓維已致仕特寘不問初章惇請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惇請（紀事本末卷百一）

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司馬光昨自先帝識拔進位樞庭光以不用其言請歸修史先帝盛德優容曲從其欲書成仍以資政殿學士榮之其恩可謂厚矣迨垂簾初朝廷起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以爲光眞能鄉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禍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緣時宜豈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非於昔斂譽於身此而可容孰爲告者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廟之計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義以定父子之親豈有廢君臣父子之道而專以母子爲言又曰遺詔明白必以嗣君爲主則光豈不知當循皇家父子之正統又曰光之謚曰文正夫謚法之美極於文正死而加以極美之謚所以勸後也今其所爲乖戾如此當正其謚號之美惡庶以懲後世又曰呂公著親爲先帝輔弼之臣受國厚恩又非司馬光之比當司馬光釋憾於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輔導之爲右僕射歲餘遂除司空平章軍國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師文彥博爲光所引既召而來諫官言其姦邪不可輔政朝廷乃以平章君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奪其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皆

得平章名雖亞於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舍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命以此職未有敢當之者況垂簾之時大臣宜謙畏而公著但爲子孫計急於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公著所處皆爲國朝故事以兆後世大臣僭竊之禍又言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落職爲知州緣臣奏論大防等所爲皆大姦惡今朝廷但薄責而已臣愚以爲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臣所論事爲罪名若論其營私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摯與轍譏斥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爲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及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州鄭州各差官計會本縣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訖奏（（案）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上云司馬温公隧碑賜名淸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於碑下而死）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大防守本官行祕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廣州降授左朝議大夫劉摯守本官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案）宋史劉摯傳再貶光祿卿南京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報復法令益峻如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語及遷謫意）知袁州降授左朝議大夫蘇轍守本官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提舉靈仙觀鄂州居住劉安世管句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及公著皆當發塚斲棺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去

上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塚斲棺恐非盛德事

上曰朕亦以爲無益公家遂寢其奏第令折去碑文（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據邵伯溫辨誣及曾紆南游記舊修不知許將果能不言否當考又蔡卞此時未執政不應與三省同對惇但用其議耳邵氏誤也曾紆亦不記許將止云曾布納說又卷百七（案）畢沅通鑑云黃履周秩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悖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凡十九疏章惇悉以進呈遂詔追光公著賜謚並毀所立碑皆布密疏請罷毀碑不報蘇頌方執政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帝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論朕皆記之由是頌免而與頌外祠）周秩又言秦觀落館閣校勘左宣德郎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罪罰重輕入言未允詔秦觀降授左宣議郎依舊處州監當（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孫覺引疾求罷原注紹聖元年七月周秩言司馬光因邢恕以奉蔡確嘗致書求用一日得志確恕皆議持平被逐孫覺李常亦以持平之論一件光不蒙授引然秩以六月十九日戊子已以言事失當被責不知此時何以更有言章長編所載亦究不得其日今姑依紀事附此）

右正言張商英言拔內臣陳衍先管句儲祥宮大防之子數往謁因本宮道士武宗道而與衍結識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張充公住御藥院與衍關通尋援衍入國史院承受而檢討官張耒秦觀又因衍而與蘇轍兄弟道達言語其姦狀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與郡衍尚玷祿仕甚非所以驗姦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惡投之散地削奪衍官配流海島庶朝廷宮省內外人人畏肅不敢懷邪飾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詔陳衍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實已纂日書之今刪去瑣碎文致之詞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誣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竊以爲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誣則瑣碎文致之詞雖具存之亦無傷今並依舊錄（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原

（注陳衍編管在六月十八日與此異日月今考丁巳乃七月十八日長編原注六月或爲七月之誤文）

上諭執政聞河埽久不修故幾壞者數處魚池原武陽武皆已遣水官乘疾置護役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廣武埽壞大河與洛水合而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亦須藉措爲久計安持强幹可倚其促安持往營度之皆對曰但雨止則可無虞臣等謹奉命退當召安持至政事堂以聖意諭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導洛兩）見

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責全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祐朕躬自以簾帷之閒聞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獨待任耆艾所冀恢明聖躬司馬光呂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懷平時之觖望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姦邪引呂大防劉摯等或並立要途繼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詞或封駁東臺或勸講經筵顧予左右前後皆爾所親於時賞罰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靈恣行詆讟朝廷號令輒肆紛更輕改役法開訴理之局使有罪者僥倖下疾苦之詔誘羣小之謗言誣橫斂則淫蠲苟免之逋誣厚藏則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薄經術任穿鑿而紊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則歸過黷武城隍保民而罷增濬器械資用而撤繕完凡屬經綸一皆廢黜人材淆混莫辨於流品黨與縱橫迭分於勝負務決乘時之憤都忘託國之謀方利亮陰之不言殊非慈闈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吞聲虜計得行邊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惟闢國之聞江左雖微興宗有易代之歎天下後世其謂朕何臨朝弗怡視古有愧況復疏遠賤士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論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已等第行遣責降訖噫優禮近司朕欲曲全于體貌自干明憲爾今復追于誅夷至于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惟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責降人數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復勿言惟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已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依別敕處分咨爾羣工明聽朕命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進奏院遍牒時司馬光等既貶上謂刑惟厥中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畢沅通鑑云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相章惇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貶司馬光等文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淸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帝然之戊午乃降是詔）

右正言張商英言文彥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臺諫之職議當論列然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先帝待遇恩禮至厚宜加闊略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紀事本末卷百一案此年備要爲周秩等言此云張商英言有異）

庚申章惇等對曰前日再論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并司馬光呂公著諡告贈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衆論以爲寬餘人連逮尙衆陛下許其自新一切不問莫不欣悅仰服聖德仁厚惟其親黨之論則不可知

上曰據其罪狀甚可誅然不欲究其事乃用經典聊示懲責爾（紀事本末卷百一）

壬戌戶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甯之初將欲有爲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條例司遴天下英材設官分職參備其事興利補獎功烈昭著元祐以來天下用度浸以匱竭美意良法盡遭詆誣在于今日正當參酌舊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紹國裕民之效然事之可與者方且毛舉豈臣單力所能勝任伏望聖慈檢會熙甯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遴通達世務之賢同共考究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其後用是置局修整命張康國鄧洵武看詳利害事以聞（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節行愛民府庫充實而云天下用度浸以匱竭應刪去入字）

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即自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河洛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則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詔吳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計的確工料結罪保明以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此條宋史河渠志四作丙寅日或安持言在二十三日壬戌而詔安持相度在二十七日丙寅也）

三省具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狀進呈當再敘章惇曰惠卿所主極無名上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沅通鑑此附入月壬申與此日月異必有一誤）

丙寅（長編卷四百五十三元祐五年十二月丙午廢棄鄯陽等地原注紹聖元年七月壬戌丙寅可考案原文已佚）

丁卯（長編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詔宋用臣敘遂郡刺史外州任便居住原注云紹聖元年七月丁卯合參考案原文已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免役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願者勿强也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上又曰如寬剩錢亦何須取之朝廷安待此以佐用耶乃詔開封不得抑勒及取寬賸錢毋過一分宋史本紀不載宋史食貨志上六云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別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備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顧直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莊召顧不得已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寬賸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應減下者先自上五等人戶始又置府界孳生監案十朝綱要丙寅日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云元祐元年二月十六日命郭茂恂度陝西河東置七監幾內十監復七監甫二年而廢牧地向三千餘頃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復置孳生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一

哲宗

紹聖元年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午朔）辛未詔丁憂人左朝請郎寶文閣待制范純粹降一官爲直龍圖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間嘗獻議棄安疆葭蘆吳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一）

丙子以權戶部侍郎吳安持爲權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埽隄身二千餘步與淸汴絕近接洛河之南去廣武南五六百步或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案原誤高據宋史河渠志二改）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餘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視幷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隄功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別相度保明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開洛口新河編年備要云吳安持言廣武埽危迫請開汴河南流遂詔安持提舉開修洛口新河詔在十三日壬午））

丁丑祕書少監充祕閣校理張舜民爲直祕閣權發遣陝西轉運使（紀事本末卷百一）

辛巳都水監言河勢緊要緣楊武埽逼近京城請敕官同共提舉固護詔差開封府推官趙越疾速前去救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壬午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提舉開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內外丞李偉勾當洛口王維同管開修（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導洛兩見））直龍圖知徐州邢恕改知河陽（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論邢恕詆誣原注恕自紹聖元年五月復職知徐州八月改河陽）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己亥朔）己亥以蔡京守戶部尚書（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庚戌詔罷制科（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郯錄九月十二日哲宗用章惇李清臣之議詔罷制科編年備要云考官上張咸吳儔陳晰各六論上謂章惇曰制科所賜策與進士策無異先朝罷此科何時復置惇曰元祐初復置李清臣曰漢亦不設此科上曰進士策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陳桱通鑑云罷賢良方正科畢沅通鑑云丙午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成三省同進呈張咸吳儔陳晰二人中第五等推恩帝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詔府界諸路罷廣惠倉其戶給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所有振濟合行事令戶部檢舉元豐敕令立法以聞（紀事本末卷一百）

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課監司考察吏部開拆等入優等中書省取旨其法雖具然自知州考課而蒙超擢者幾何人蓋法有未盡則不能無弊願詳考課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優課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銓量人才與治效參相得然後條析聞上或省郎監司藩郡有闕則隨其資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將見天下郡守翕然嚮風而羣吏出矣詔令諸路監司考察知州每歲具其的實課績優等一名保明聞奏如無即闕若不實只依貢舉非其人法（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甲寅追責措置荊湖北路朝奉郎唐義問（長編卷四百十五元祐三年十月丙戌量度堡塞原注云紹聖元年九月十六日當考又卷四百六十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唐義問罷戍護原注云紹聖元年九月十六日追責（案十朝綱要編年備要云紹聖元年九月議棄渠陽官吏集賢殿撰唐義問等並職散官邵經邦宏簡錄云九月甲寅知廣州唐義問棄渠陽砦罪責授舒州團練使））

戊午李琮權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李琮權戶侍在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呈李仲王宗望欲開迎陽港河閉燕家河門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吳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興役不一勞人傷財不可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興上亦以爲不足開安燾亦以爲然惇曰曾布在河北頗知河事又曰河身自東而下流壅過未成河道兼隄防未完須疏治下流及增固隄防不爾恐未免上流衝決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於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吳安持好興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後於河防枉用功力以至糜費提刑司封椿萬數蓋當時議論不一而安持贊務欲約大河歸東流致德清軍橫流墊溺公私財力因敝遂指圖中燕家河門乃是初決者小吳口惇曰元豐中任河勢順流未嘗用功卻無事燾曰容臣開陳因言大河北流過釣臺下流深闊遠入界河若更變移近北卽流入胡中河在虜境則自可爲橋梁度河中國更無限隔之處所以文彥博輩議欲回東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胡中者如何不變移趨北則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韓忠彥曰但責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十二）章惇安燾提舉修海行敕令格式（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癸酉蔡京劉賡進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原注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章惇安燾提舉）

乙丑曾布再對陳河防不可輕動枉費財用如吳安持見開洛河外議未以爲當用夫四十五萬若洛水小引水傍山無益若泛漲自當就下徑入黃河豈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頷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丙寅敕中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敕勘會元豐中置水磨茶出賣與在京鋪戶故京師求食茶無夾雜之弊而茶商無留滯之患官歲收計息二十餘萬元祐中悉皆罷廢臣等欲乞參酌舊制重行興復三省同奉聖旨水磨茶應興復合行事件令吏部疾速先具措置申尚書九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戶部所申差孫迥提舉檢會舊行水磨日前後條制參酌今來合及到分項內一檢元豐七年六月一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準都省批下都提舉汴河隄岸司奏勘會本司近準朝旨在京賣茶人戶不許擅磨末茶並令赴本司水磨請買斤茶歸鋪貨賣本司已依朝旨施行近日據府界諸縣茶鋪等人戶赴本司陳狀爲見在京茶鋪之家請買水磨末茶貨賣別無頭畜之費坐獲厚利其府界茶鋪係與在京鋪戶事體一般乞依在京師茶鋪人戶例赴水磨請輸歸逐縣貨賣及依在京師法禁止私磨茶貨本司今勘會自興置水磨後其內外茶鋪人戶各家免雇召人工養飼頭口諸般浮費及不入末豆荷葉雜物之類和茶委有利息其民間皆得眞茶食用若比自來所買鋪戶私磨絞和僞茶其價亦賤兼販茶客人亦免民間賒欠錢物赴本司入中茶貨便請見錢再行興賒甚有利潤沿路往來所收商稅不少今來已準朝旨並依本司奏請立法自推行以來其鋪戶例各比元供請買茶數外甚添斤重請輸蓋爲獲利極多故府界諸縣茶鋪等人戶有伏乞依在京例請買水磨茶貨禁

絕私磨本司看詳若依遂縣人戶所陳即委是止多[illegible]縣添和茶法及晚經久卻生弊倖并請在官茶法誠爲利便如賜施行即乞依下項約束令取進止後批五月八日送戶部勘當并小貼子稱勘會客人販到茶貨指往府界諸縣販賣今來既已立限陳首級引入京赴水磨場中賣其到京合納稅錢亦乞依自來條例句收送納入戶部勘會下項事仍連元狀六月一日奉聖旨並依請一依敕命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牒件如前請詳前項尚書戶部牒內聖旨指揮施行仍關牒應干界及在京者委產茶山場州軍出引並皆赴京官場中賣即不得沿路及府界地分貨易如違告首罪賞並依私臘茶法一諸路末茶不得入府界地分貨賣如違即依本司印出在京茶法施行已上本部勘當欲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長編卷三百四十六元豐七年六月己巳朔戶言準提舉汴河言畿內諸縣民間茶鋪亦乞請買小磨官茶原注載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敕據法文輯此）

是月知徐州朝奉郎管句靈仙觀邢恕改知河陽（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辛未論邢恕誣謗原注云五月復職知徐州九月改河陽）許天啟提點陝西銀銅坑冶事（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庚子置提舉涇原新弓官依陝西提點坑冶許天啟例原注天啟提點坑冶任紹聖元年九月）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巳朔）辛巳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洛口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已畢工放水乞除提舉官員外自餘官吏相度節次存減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工部言都水司王宗望等狀自闞村以下至栲栳隄七節河門並塞閉了當全河悉已東還故道更無北流之水

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撥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準備枝梢庶免噎凌之患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左司諫翟思爲侍御史右正言張商英爲左司諫監察御史劉拯爲右正言（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

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惠卿除目問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呂惠卿自江甯改除樞臣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禮勝惠卿又曰呂嘉問吳居厚皆刻薄布間言章惇專權日甚一日若以舊恩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禮貌王安石言聽計從亦未嘗爾也編年備要此下有云布又曰除臣與忠彥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此不可不察時布已有傾惇意矣陳桱通鑑續編云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令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上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而泣帝正色不答而去畢沅通鑑云布又言章惇秉政以來所引皆圖其小人專恣弄權日甚一日陛下以天下公論召彭汝礪而沮移不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稟旨召令再任王欽臣謝表語佞御史惇欲削職降官周侯議切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職而終復不欲除林希經延而終除以是上下畏之獨臣韓忠彥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者否其意蓋欲傾惇帝曰此同當開陳也）

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所譔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周煇清波雜志卷下云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言三經已鏤版亦行王荊公字說亦合放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畢沅通鑑云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也）

戊子（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辛巳戶部言州縣遇有災傷差官檢放乞自任受狀至出榜共

（不得過四十日從之乃於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條內限三十日內差定檢官作當日〔案〕原文已佚）

庚寅左朝奉郎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常安民爲監察御史中丞黃履薦也安民先召對垂拱殿（〔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上曰聞卿嘗致仕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憂疾篤致仕服除范祖禹趙君錫以臣年齒未老聞於朝廷遂再通籍上又問元祐任何官安民具以實對且言鄧伯溫蘇軾蘇轍皆嘗薦臣爲臺官以拘於資格不除因奏曰祖宗之置臺諫乃好意天下事付與執政使行之不當則臺諫言之天子惟擇執政與臺諫而已自可無爲而治故臺諫官人君當自擇近歲多由執政度其附己然後除授故雖名爲天子耳目實執政私人）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對曰（〔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恥則擇利而趨見害而避無事之時惟祿仕所誘奔走俯伏供爲臣職一旦投之患辭之地則掉臂而去矣今之大臣所提撕者皆無恥之人）元祐中進言者以熙甯元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甯元豐爲是皆爲偏論先帝以天下久安不無積弊故須變革然末年已有欲趨安靜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時之宜務以寬仁鎮靜稍更作爲之見今進言者一切以爲非願陛下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編年備要云安民尋又上疏略曰大臣不和於上朋黨交惡於下紛擊誣訐虧損風俗陛下姑務並容不明邪正曲道則綱紀豈不日就陵遲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意於治史稱儒雅恭儉出於天性故太和之後朝廷號爲淸明惟以牛僧孺李德裕二黨相攻黑白德裕之黨有鄭覃陳夷行僧孺之黨有楊嗣復李玨同時並用紛爭於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能辨邪正則朋黨何時可破牛李之禍可不戒哉）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十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以來凡經九月上稟成算遂斷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紀紹聖臨御以來聖明獨斷至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領官等功力等第以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上一月十五日當并王宗望事迹紹聖元年爲都水使者朔部日河決而東北流之議興宗望有請於朝遂塞張包獎郡等河自關村以下至務捲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創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之水奉還故道又設爲經畫自關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補築新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濬至盛夏漲潦更無壅決之患二年上嘉其勞進階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未數月擢工部侍郎進階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曾布與韓忠彥言外議見惠卿移大名過闕還工部升卿除落銜替疑惠卿復用上曰無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振河北饑〔案〕宋史本紀九月癸卯遣御史劉拯振河北饑〔案〕河北水災饑民此在十月或據放振時書之遣劉拯之命在九月歐河渠志二云是時東流隄防未及繕固湏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劵諭分還本土以就振饑）

十一月己亥朔（長編卷三百九十一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中書省言刑房斷例嘉祐中宰臣編修今二十餘年內有該載者欲委官續斷例及舊例第一處看詳原注紹聖元年十一月己亥可考〔案〕今原文已佚據錢大昕朔閏考書朔）

己酉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其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功欲乞再行疏道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二十一埽所用功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庚戌（長編卷三百二十五元豐五年四月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侍郎依直學士並賜佩金魚原注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崇甯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三月十三日大觀二年五月十七合參考案原文已佚）

壬子（〔案〕紀事本末不繫日據宋史本紀補入）詔觀文殿學士贈特進蔡確

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令穎昌府候葬日並官爲應副（紀事本末卷百七）

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特因紓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內黃下歸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獨有三分北流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據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闞村而下創築新隄七十餘里已盡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決今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如全歸故道下惟舊隄多有損缺怯薄處勢有可虞至於闞村而下所葺新隄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漲水兼京城上流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祐疾速前去計會北流外監丞司自闞村而下直至海口以來逐一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將來盛夏不致壅滯衝決候過漲水無虞即據昨來所閉北流之功等第推賞仍先具結絕事狀以聞如何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爲公私大患亦當攷察事實重作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十）

乙卯左司諫張商英言臣伏見今年已閉塞黃河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館則是河水已歸故道只消修完隄埽以杜將來衝決之患而已近聞使者王宗望外監丞李偉卻乞以來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吳安持乞候漲水前去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來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今來河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用功九年費則動衆吳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年漲水并今年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漲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及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枝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各有河議望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一處反復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免見年年遇漲水則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則乞候漲水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

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極陳近歲調夫多至於率錢民力重困既切責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須索今京東河北皆饑歉流亡河役不可責辦民力安燾曰河已東流不可復易布曰河既已東流無已議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但因其勢而順導之則可矣東流固未可保其無患不可不責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復故道則當使如小吳未決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歲有患也衆皆曰舊亦有決溢布曰先帝在位幾十年屢言東流不可更議臣等本無此意但未敢保其無患須責水官以不可敗事也兼大役不可盡責民力須朝廷應副爾既對韓忠彥謂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開嘗以回河爲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誠不曉事未至於

此使大河已東必欲徙之北流以便子開之論此言果可伸乎復數日布又言吳安持論河事旣被督責計窮詞屈眞情盡露兼所言先留北隄四十里泄水以爲先有此論韓忠彥具知其說當時吳安持以謂河須東流須閉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純仁蘇轍主北流之論故且爲此以誘之庶其肯聽今乃執此言以逃責更爲欺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盡閉北流爲非當時何不言布曰安持爲工部侍郎乃其執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盡閉陛下固已察見其奸言矣上欣納退至都堂安持等來稟河事因反復久之布謂章惇曰何惜二十萬未應副將來若敗事秋毫無所假借安持又言釃二渠爲便布曰若然則是北流是東流是安持曰須以漸

閉布曰然則幾何年可了安燾云只爲昨降之字以東流爲非故如此紛紛布曰本不以東流爲非亦不敢以北流爲是但不敢保東流無患爾主東流者是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國事但欲取之當爾東北何擇焉翌日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計窮詞屈姦言盡露安燾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韓忠彥所聞乃是欺罔反復安燾曰布改定劄子以東流爲非布曰臣嘗以爲用偏見主東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預河事於此持心實平直於東北流無所主但欲處國事當爾燾曰誰不平直上曰執偏見誠不可反復久之布又言劄子乃章惇所草臣嘗改定云新縷七十里隄未委可與不可捍禦將來漲水及慮上流有壅滯衝決之患緣公私之憂不細不可不預爲經畫此語恐亦非道至於衆論所疑無不（案此下原本有脫誤）惇曰昨日已論水官人夫物料極力應副若將來敗事水官亦無所借貸上曰當如此（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甲子左思諫張商英言伏聞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近詣三省樞密院稟議河事在都堂喧略無儀始以母老爲辭又以須得二十萬夫千萬緡梢乃可往厲聲云水官豈可不爲自全之計按安持主張河事八年今日始開口爲自全之計卽前後欺罔不攻自破緣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門人吳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安持又是安石男女姻家致安持恃親戚恩舊敢肆侮慢使廟堂之體凌夷如此何以聳天下之具瞻爲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

鼠兩端必圖再用欲乞下有司薄責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後費用若干人兵錢糧梢草興得是何功利從初主意爲是東流爲是北流若至東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閉塞下流隄埽不曾修築若主北流因何年進馬頭水入縣村口若以孫村口分減水勢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淺澱卻于竇家港口等處行水明正案牘具列情狀檢會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責降施行仍自今年閉塞北流以後專責王宗望鄭祐候過漲水取旨當罷況此一事上繫朝廷休戚至大下係生靈利病不小大臣豈敢以親黨之故致私意於其間所有臣自供職後來論列章疏亦乞檢會再賜采擇（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商英此章據布日錄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樞密院與三省同進呈鄭雍白上曾布嘗詰責安持反復奸言故安持對水官懼後命不敢不爲自全之計亦無喧悖狀上曰安持果安石壻韓忠彥曰蔡卞女壻也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變亂是非以誤國事上曰此無可行者遂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十二月己巳朔（（案）據錢大昕朔閏考增朔字）河東路轉運司言本路鹽課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無甚今日自元豐以後至今官場賣到見錢兼客人算請所改課利比於元祐開取其最多一年之數不過十二萬六千緡以方元豐最少之年猶未及三分之二近雖專差奉議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舊法行之二年課利愈虧蓋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前盜販從而得行豪奪公家之利按熙甯八年六月中書劄子云云當時相度只以一色鹽從官場出賣得旨推行累年頗有實利自後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緣積習遂致頹廢兼近年裁減私鹽賞錢不許根究賣主來歷法禁廢弛滋長奸弊請將本路鹽只許官場出賣罷去客人算請依熙甯元豐開行私鹽條禁并制官提舉除舊條護到鹽不許根究賣主來歷外餘依所奏（紀事本末卷一百又卷百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二月河東鹽復官賣法編年備要云轉運司言本路鹽課以一年最多之數比元豐最少之年未及三分之二請罷去客人算請官自賣從之（又案）熙甯八年六月在長編卷二百六十五不載中書劄子惟於戊申日下載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兩鹽課詔河南轉運使詳具條約以問）

庚午（長編卷三百八十陝西轉運司收糴斛斗充緣邊五年之蓄又卷四百九元祐三年三月甲申戶部

言陝西沿蓄錢請注籍以備勾考原注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

辛卯（長編卷二百四十五熙甯六年五月丁卯詳定行戶利害所奏乞從本所約中裁定均爲逐處吏禁原注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可考今原文已佚）

甲午（（案）原作甲子十一月己巳朔無甲子日據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訂正）詔范祖禹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桯史卷十一云紹聖元年四月甲申魯直以史事謫黔南道與此年月有異或彼以利黔日此以奉詔日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修神宗實錄坐詆誣罪竄太平治迹統類云十二月御史郭知章黃慶基乙奏貶修神宗實錄官甲午三省同進呈台諫官前後章疏言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姦言誣斥熙甯以來政事中丞黃履御史翟史左司諫張商英論具修神宗實錄官誣毀先帝編年備要云祖禹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並安置坐修神宗實錄詆逐也言者論所撰神宗實錄美意良法輒敢隱沒而微言譏剌者凡數十事詔祖禹等供答至是國史院會到祖禹彥若庭堅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上曰史官敢如此誣毀不恭遂有是命李幼武名臣言行續錄卷一云章惇並與羣姦論實錄詆誣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案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史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凡有問者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財用皆自東南運漕以充歲計今年上供物數十無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閉口臣責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責問）提舉汴河隄岸楊琰狀稱（（案）宋史河渠志四作乃稱）自元豐二年導洛通汴至元祐八年之間不曾閉口如遇冬寒差兵行涑並不失事乞依元豐條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長編卷四百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末是冬始閉汴口原注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案）三年正月李仲之言原文已佚已據宋史河渠志四附注於彼又刪年正月十三日庚戌宋用臣言可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嚴銅錢出界禁（案）十朝綱要辛未日編年備要云奉使鄭价言北界支到拾宿人例

（物見錢七千餘貫並是國朝新鑄寶錢詔增重其禁據宋史食物志下二鄭价使契丹契丹還言其給與廂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闌出之法）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一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二

哲宗

紹聖二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戌朔）庚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豐二年四月內導洛河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淩結即督責沿河官吏打撥通流並無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閉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當日導通之意欲乞于正月內擇日開撥放水歸流永不閉塞四時流通如遇淩結止可將五斗門減放節限水勢如惠民河行流則無壅遏之患於國家有萬世源源不絕之慶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卷四元年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隄枯河基址增修疏導迴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隄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明年正月庚戌用臣奏云云同此長編卷四百三十六元祐四年十二月末梁燾論回河原注云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宋用臣云自元祐二年每冬深輒閉塞汴口考十三為庚戌紀事本末作戊戌日與長編及宋史有異是恐傳鈔之誤今據改之又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甲戌蔡京云云可參考）

孫路除陝西轉運使（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詔孫路禮度邊情斟酌保明以聞原注孫路先以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陝漕六月三日加龍圖閣知慶州又卷三百四十六元豐七年六月乙亥詔董戩殁繼立為誰原注孫路除陝西在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案）王鞏甲申雜記云劉晦叔昱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國母而得立其大臣溫隋沁常不協密遣腹心詣王文郁請乞內附文郁請於朝神宗曰此欲我為渠援耳但善加慰撫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邊臣老將歎服睿算于是終元豐置而不論紹聖初孫路以為可納章子厚除路漕陝西經營之晦叔亦漕陝西將往問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納豈無深慮耶邦直曰路好官職既至永興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一月一日傳謂晦叔曰此事決難為得之易守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緩後鍾傳坐冒賞貶遂復構成其謨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六年冬十月庚辰孫路改禮外原注孫路尋改吏中論熙河事

附注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案〕原文已佚據編年備要云元祐間孫路爲徐王侍講聞朝廷議棄地即上嘗言自通遠至熙河兩州纔一徑耳熙河北關已接夏境昨自開開地百八十里順大河而城蘭州然後熙河有屏蔽使夏虜北撲蘭州南跨故境熙河固已迫矣出而左則通遠絕出而右則河州斷熙河孤寄一川豈不殆哉恐有不測則岷州亦不守而階成遂失夫蜀道甚可憂也横山一帶地險阻而肥沃人强悍而善戰謂之山界部落勁兵之處北元昊所以渡沙磧而肆猖狂者非大兵一出而城壁峙立雖未盡横山之廣已裂其腹心而城其要害矣今若委而與之其衆復集其地復守且相導而南下則環慶而東麟州以西傍邊之人豈得安枕是蘭州横山未可輕議也不報于是朝廷知路有前日之議命爲陝西轉運是歲正月遷環慶經略安撫竊依長編所云附論熙河事當即此惟長編謂發論時已由禮外改吏中而編年備要猶謂爲徐王侍講長編謂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陝漕六月三日知慶州編年備要謂正月已由陝漕遷環慶經略是必有誤今從長編又〔案〕罷熙河分晝地界在八月七日庚午）

乙卯詔定緣邊城堡鎮寨條（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庚午詔饋送依緣邊城堡鎮寨條施行原注云沿邊城堡鎮寨條見二年正月十八日）

癸亥樞密院奏（長編卷四百五元祐二年九月己未夏人犯鎮戎軍原注張之諫死自詐病起但託王仲十一月二十四日之諫遷官閏十二月十六日展磨勘紹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奏亦合參照〔案〕原文已佚）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卯朔）甲戌資政殿學士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爲資政殿大學士先是章惇必欲用呂惠卿帥河東韓縝守北門時曾布在告韓忠彥力言之及布出議河東帥上曰三省必欲用呂惠卿布曰不知聖意如何上曰只用王安禮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時上殿上曰已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布曰惠卿於邊鄙生事未便忠彥曰章惇言地界予後河東方欲作爲非惠卿不可布曰惠卿本不肯安靜若朝廷更示以作爲之意邊鄙安得無事上深然之又問惠卿已行否忠彥布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知矣上哂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沅通鑑云初常安民面奏新除北都留守呂惠卿賊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爲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冀以感動陛下希望得留朝廷至是惠卿過闕請對果爲帝言先朝事且帝正色不答計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甲午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丁卯朔二十八日爲甲午日）

乙未遷左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張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來之劭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甯府稅（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春二月振河北饑〔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辛巳日出內庫錢帛二十萬助河北振饑）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申朔）丁酉試中書舍人林希權禮部尚書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豈有端坐不下筆之理況實錄成書希同遷一官矣比衆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問又峻遷偏私如此何以服人希蓋章惇之黨爲惇謀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靜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奪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盡以付權臣乎章屢上不報由是惇與其黨日毀短安民于上前謂安民力主元祐意欲爲范祖禹等營解然未有以顯中也（紀事本末卷百六）

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嘗進其子雱所譔論語孟子義乞下本家取所進義定本下本監雕印頒行詔令國子監寫錄一本進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壬子蔡蹈爲監察御史（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蔡蹈言夷門崗原注

（紹聖二年三月十七日蔡蹈爲監察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丙申朔十七日壬子）

己未詔職事官不帶職（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職事官不帶職三月二十四日詔寄祿官不帶左右四月三十日詔案十朝綱要同作己未日宋史本紀四月戊辰詔職事官罷帶職與此異月日誤與除光祿正議中散左右字事相合也）

庚申給事中中書舍人言先帝以散文官定爲寄祿法實一代之新制議者淺陋妄加穿鑿遂請分爲左右元法本緣祿秩不爲流品今合除去若謂正議大夫光祿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轄細轉法有未盡合行宗補即乞存此三等分左右外餘並廢罷及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亦依舊存左右字以分雜出身及無出身人依舊作兩資遷轉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案長編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辛巳又卷四百三十五四年十一月庚午詔改官資原注敕紹聖二年四月三日戊辰改官資事宋史作戊辰下詔紀事本末戊辰無文中書舍人於三月二十五日庚申上言乞請三月二十六日降敕改制在四月三日戊辰詔敕則依長編輯存四月戊辰日下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寄祿官不帶左右字爲四月三十日詔是必有誤長編卷二百十八三年十一月辛丑日原注可考據紀事本末卷一百於三年十一月辛未有云紹聖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亦合廢罷當即此也）

是月邢恕除寶文閣待制知青州（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論恕詆誣原注二年三月除寶制知青州又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丁酉蔡渭奏粉昆事原注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卷四百八十六原注又云尋自青州入爲刑侍四月壬午入見令赴任）高遵惠權兵部侍郎又權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高遵惠權兵侍戶侍在二年三月）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丁卯（長編卷三百七十三元祐元年三月乙酉劉摯言官制參錯條陳十弊原注云六月十四但稍更改不行在紹聖二年四月二日案此當有不行指揮今原文已佚）

戊辰詔除光祿銀青光祿正議中散大夫存左右字餘悉罷（長編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辛巳又卷四百三十五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庚午原注云云據以輯入又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午可考案楊萬里誠齋揮麈錄卷下云官制推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初非以科第分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撤中散大夫朝議大夫左右字據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寄祿官不帶左右字見四月三十日詔恐誤以三月二十五日中書舍人言誤三月爲四月又以上言爲降敕日也考宋史本紀云夏四月戊辰請朝請大夫勿分左右與長編原注日月均同十朝綱要作三月辛酉詔亦以請奏日爲降詔日）

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監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詔內外兩制及臺諫官等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紀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

壬午邢恕入對流涕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涙灑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覲上謂韓忠彥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劄子常在懷袖此必曾以示人布曰臣不聞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多言耳上曰正爲此上殿必亂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布曰此豈惟恕狂妄而劉安世等指爲四凶乃與蔡確章惇等恕小官安得有此（紀事本末卷百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邢恕知青州又案長編卷四百八十六原注云三月恕除寶制知青州蓋命下之日也已輯入三月此時入見乃令赴任以據編年備要於安得有此句下又有云忠彥曰梁燾以此攻之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云云恕雙手分付與箇太平天下御遂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笑及是忠彥問恕對甚久上曰恕但說與確惇議事云王珪有邪心曾云但以家事歸之太母大臣不須與議布言臣亦曾見恕言珪以語清臣清臣以告惇確上曰珪果何如布曰珪傾邪何所不至不足怪忠彥曰當時緣公繪及確故出上曰確之禍由恕起渠云嘗自辨于太母太母亦欲召還恐無此非云是公縮報之布曰未必不爲公繪所給忠彥曰恕當時言太母待遇太妃事上曰渠亦自言布曰亦聞其教公繪云非高氏之福太母先惡此語上曰此語誠非理布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

（舊人同力此可得乎上亦笑之）

壬辰復置措置提舉糴使司（長編卷三百七十七元祐元年五月戊午李常請置提舉糴使司又卷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舉官當結絕原注云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復置措置司〔案〕宋史本紀不載）

是月集賢院校理陳察改祕閣校理（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辛未陳察罷館職原注察元祐元年十二月除集賢院校理于紹聖二年四月改祕閣校理）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置律學博士〔案〕宋史本紀丁亥詔依元豐條置律學博士二員）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丑朔）丁卯陝西轉運使孫路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長編卷五百一元符元年八月壬寅知慶州孫路知熙州原注云紹聖二年六月三日知慶州又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詔路體度邊情原注孫路先以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陝漕六月三日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四年三月一日加寶文閣待制〔案〕編年備要云是歲正月路遷環慶經略安撫）

乙酉詔元祐初減定正任已下俸祿遞損物數不多有虧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令悉宜罷去並依元豐舊制其宗室公使並生日所賜自依元祐法（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靖國元年三月可考御集又云元祐中奸臣建言請遵省儉自太皇太后以下遞省裁損宗室任皆被減損意在詆毀元豐哲宗親政察其奸心至是復元豐法舊祿已自抹去令姑存此可見小人之心無忌憚也〔案〕長編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閏十二月戊申詔公使錢俸分數裁減原注紹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可考錢氏朔閏考是月乙丑朔二十一日乙酉）

癸巳幸高陳王私第（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幸高陳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據原注輯此）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午朔）己亥戶部尚書蔡京言奉詔措置財利（〔案〕以上六字據紀事本末卷一百增）竊見熙甯中先皇帝以天下之本在農故稽參先王春秋補助之意行散斂之法薄取其息以爲放闕欠免之備故兼并得不專闔闢之科而農得盡力南畝不爲兼并所困實大惠也行法之初論者不一賴先帝神武英明斷之不疑以克就緒數年之後取者雲集納者輻至天下倉庫盈衍豐貲羨而財不可勝用自元祐廢罷以來兼并均縱農漸失業向之所積支用殆盡以至于今未之復也今欲乞下有司檢點熙甯元豐青苗條約參取增損適今之宜立爲定制以幸天下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盡爲他司侵借徒有應在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闕乏隨夏稅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弊穀賤則增價糴以助農穀貴則減錢糶以與民雖有水旱人不損瘠奉議郎鄭僅言青苗之法其利濟甚博然而行法之吏不能盡良故其間有貪多務得之擾轉新換舊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過也

竊謂青苗義倉最爲便民願詔有司以次施行之（紀事本末卷百十又卷一百十）朝奉郎郭時亮言願復青苗法不課郡縣定額聽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復諸路縣邑抵當法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邀沮之弊令常平司與郡縣訪求民間溝洫之利以備水旱承議郎許幾言比者明詔有司條具免役舊法頒之天下又命擇提舉官推而行之甚大惠也然常平義倉抵當農田水利坊場河渡復行之令未盡詔也欲乞盡付提舉官次序而復之奉議郎周純言今復置常平官而詔告乃止于免役法恐名未正也元豐稱常平等者謂常平免役坊場農田水利保甲義倉抵當也願詔大臣斟酌增損如免役之法則常平官名實正矣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法乞歲收

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賞既不可行則可以絕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敕令所（紀事本末卷百十）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子朔）庚午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長編卷三百八十元祐元年六月辛丑夏國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司馬光論與文彥博相合原注紹聖二年八月七日罷分畫舊錄載彥博議棄四寨以謂邊臣欺附爲國生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編年備要云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分畫十朝綱要云罷分畫地界止所遣議疆界官）

甲申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數及赦恩敘復其見釐務者任滿日祇見今路分遠近移一般差遣不曾落職降官者展一朞取旨先是曾布獨對既論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以處之三省皆曰莫不可牽復歲月未久亦不可遷徙布曰誠如聖諭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吳居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爲臣言錢勰已曾來京處探問謫降人牽復消息京答以不知其黨類日望其牽復上曰卻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簡近押送峽州九月中未知到否豈可便移上曰豈有此理又問惟簡此行衆頗善否布曰此舉固足以警兩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黨未免以爲過當也（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布錄在丙子今附此）

是月祕閣校理張舜民改直祕閣（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六月辛未張舜民罷館職原注舜民紹聖二年八月改直祕閣案宋史張舜民傳云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遂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錄趙普後案宋史本紀乙酉錄趙普後希莊爲閤門祇候明年六月癸亥令真定立趙普廟）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巳朔）壬寅范純仁在陳州聞奉議以將近郊禮呂大防等不當用恩赦朞敘復（案范忠宣行狀云先是公未罷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幾似永廢公察上意甚善特有所牽制而未果因致賀曰陛下語此堯舜不如也今重罪編置之人俯理期序敘復豈茲等人不與此比願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有言者亦易裁處推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祀上懷公語將因赦稍理大防等兗而惇近測上意先奏大防等難從慰有遂以爲永例）憂憤累日齋戒上奏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齒衰殘或素有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溘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維陛下聖心仁厚天縱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于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恕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大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悲離別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怨皆其自取起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寇讐以疑似之言爲訕謗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豈可尚遵前轍靡恤效尤（案忠宣行狀載此奏下又有云兼臣與大防等共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毀聖德不爲其他兼今夏內地大熱炎方想不易處日來章惇呂惠卿難爲貶謫不出里居臣侖曾有言深蒙陛下常憫遷謫之人幾爲永廢臣竊知聖心亦曾乞用檢舉止說陛下以一蔡確書軫至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

癸卯上批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純

仁草奏親密多勸止曰今決不可回必得重罪公年老何堪遠貢純仁曰我嘗為大臣今日國家事如此無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負天地萬一主上以我言為然于國家所繫不細苟不以為然而得罪雖死無憾也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純仁知隨州在九月丙辰今附此〔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知隨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久進凝赦文之進特降御批令添人詐求呂大防等坐貶諫各宗宅州責居住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陰陽調順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職改隨州更按忠宣行狀云公在隨幾二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明臣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權公復有指賺狡有移上意遂貶永州命下之日怡然就道又〔案〕紀事本末原注知隨州在九月丙辰陳桱通鑑繫於十一月下是必有誤）

己酉薦享景靈宮（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壬寅告遷神宗神御于景靈宮顯承殿癸卯薦景靈宮行奉安禮戊申加上神宗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己酉朝獻景靈宮）

庚戌朝享八室（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庚戌朝饗太廟）

辛亥大饗于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從屬車恭陪元祀伏見陛下十七日（〔案〕己酉日）自廟門降輅步至齋宮秋日尚炎卻繖勿御翌日薦獻神宗廟室滌酒沾服感動左右禮畢復自齋宮卻繖步升玉輅備殫孝謹之誠以昭事祖宗風化四海宜載典策垂示萬世乞宣付史館詔可（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辛亥大饗于明堂赦天下）

丁巳吳居厚復天章閣待制（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吳居厚復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案〕東都事略云元豐間手詔謂今內外財計之臣政精著驗未有過居厚者即拜天章閣待制元祐初責散官黃州安置尋知盧州紹聖初知蘇州居厚數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旋復舊職）

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言奸狀甚著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監當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六原注舊錄云安民奸人之黨張商英薦之于朝得為言事官數以奸言進對初談正論浸懷異心上睿智屢察其奸遂逐之新錄辨誣曰張商英薦安民于朝檢尋哲宗實錄並無誣擿加務言異心等語皆是誣謗今依常民家傳及奏議別行修定刪去上作五十九字）繼又詔常安民已降指揮罷監察御史來日可更不引上殿（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御筆九月三十日下溺御筆者又注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猶上殿欲自訴哲宗乃降旨罷之）先是安民上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假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諂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

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號為文正公及近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將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奸謀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私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大夫第澆奠及輟朝并命襄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為侍郎士論皆以為當

聞吳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聞復待制舍人再繳而大臣尚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恣橫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獎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為之舉朝廷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而已（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林希權禮書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權戶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權兵侍戶侍二年三月吳居厚復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陳王丕第六月二十九日職事官不帶議三月二十四日部奇祿官不帶左右字四月二十日詔案宋史本傳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術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耶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寖毀人居宰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宮家橫與侍從官交結同為欺罔此之姦狀非法之所能盡顯重為降責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及祀明堂劉美人侍上于齋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安民面奏衆所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章惇從而譖之曾布初與惇不合見安民數論惇事意謂附己每于上前稱之謂近來言事官敢言不阿附無如常安民者及安民論布在樞密院與惇互用親故布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閒袖安民舊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在元祐中上呂公著書乞消滅先朝奸黨欲使援引其類百世承續安民因對上問聞卿嘗上宰相書比朕為漢質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嘗勸呂公著博求賢才至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以動之豈有他意古今議論皆然何獨臣也臣以蠢直觸犯權臣之怒久矣惡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終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以文致臣罪臣雖辨之何益

初安民與國子司業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考試所析號對敦逸稱二蘇天下文章之士負天下重望公不當彈擊至是敦逸奏訐安民前語上言乃軾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安民遂責詔語皆惇批也上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劉美人事安燾行狀所載表詳載燾出時新錄云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言奸狀甚著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監當差遠先是安民數論事無所附比論章惇以大臣為紹述之說實假其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勸陛下紹述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奸謀他事難惑聖睿告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私讐陷害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主威亂漢林甫亂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論蔡京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傾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為京死黨他[illegible]文致臣罪臣雖辯之何益于是董敦逸奏訐安民前書備二蘇文章負天下重望不當彈擊乃軾轍之黨平昔議論主元祐者詔罷安民御史與知軍而惇批詔語乃擬送吏部與監當安民家傳所攜論曾布與章惇互用親故當考）詳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諸路應緣常平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之外並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令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亥朔）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為資政殿學

士知陳州先是御史中丞黃履御史周秩以雍嘗爲二王宮保交章論劾內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稱疾乞解機務詔不許會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廣德軍雍復起視事踰年乃去位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予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謂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黜（紀事本末卷百又卷百六（原注）邵伯溫辨誣曰初元祐中呂相引李清臣欲其爲助至紹聖初清臣首變元祐之政呂相出范相亦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僕射安燾門下侍郎安公剛正每事與惇爭排清臣既不得作相亦與惇爲敵初議貶元祐臣究盡以自補于行事安公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右丞雍以嘗爲二王宮寮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惇爲自安計私謂惇曰熙甯初王荊公作相嘗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以白上惇遂安然鄭竟罷政事被謫（案）宋史鄭雍傳云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劾哲宗明其心無態心論使勿去周秩乘隙誣之謂雍初爲侍從時因係王私與於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敕錄臺毋受雍辭去奏章東府毋聽雍妻于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爲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既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甯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奏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奸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陳州數日改成都府）

左正言劉拯言伏見去歲御史合班彈奏尚書右丞鄭雍不當任以政府臣于是時蓋嘗繼呈論奏今雍抗章請去翰林學士錢勰代言批答乃有羣邪共攻之語謂之羣邪則臣亦處一焉且御史以擊邪爲任而乃以邪人處之豈是朝廷正名核實之意顧臣義分難以安職伏望聖慈罷臣言責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覩士論藉藉謂翰林學士錢勰撰賜尚書右丞鄭雍詔有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嘗彈奏雍反復不忠也按勰處代言之職其遣辭命雖出于勰傳之天下載之後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羣枉竊據乞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尚非誣罔則勰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安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施行檢會錢勰撰賜鄭雍第二詔卿恬靜恪己雅重鎮浮頓正臺綱遂躋政路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辨明君臣之際固可無嫌進退之間所宜致慎夫何異趨乃爾乞身勇于自謀豈不有裕志于論報其或未安無重爲煩所宜亟起詔錢勰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案）勰知池州在己巳日見紀事末卷百一）元祐初章惇罷知樞密院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于上前上未聽也于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羣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答語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作履等相繼論列雍既罷政勰亦坐貶黜而卞卽爲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御史中丞黃履言竊覩錢勰批答不允鄭雍所請詔草有羣邪共攻等語未識斯言出于聖諭爲之出于錢勰私意若出自聖諭自卽請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緣雍之進在元祐中當是時也凡有進擬差除皆出于執政大臣則雍之進也決知非陛

下本意及陛下收攬政柄察知呂大防等罪遂加貶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獨預擬議臣誠恐天下有以窺聖政之萬一遂具彈奏使雍當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預臣亦不論爲傷廉隅及礙聖政所以雖至奏陳既蒙陛下委曲開諭不復論及今總乃以羣邪爲詞未知總之所趣何以爲正何以爲邪而公然形于答詔無所忌憚伏望陛下特賜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趨鼎鑊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詔及正總欺罔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嘗疏錢總批答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之語卻作羣邪交攻意有未盡須至再陳恭維陛下以成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總力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爲羣邪則未知總之處心積慮仰覬陛下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六）

己巳詔翰林學士錢總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紹聖四年十一月丙辰總卒于池見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穆衍知秦州安燾初欲用錢總曾布曰總罪狀不在顧臨下章惇曰當在臨上上曰何可作帥皆曰不如用衍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六）

癸酉翰林學士蔡卞爲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癸未蔡京言章惇原注辨陳瓘彈章云林希執政在四年閏二月卞執政在二年十月案宋史本紀二年十月癸酉翰林學士蔡卞爲尚書右丞長編云林希執政本紀書同知樞密院事則卞執政亦當書同知樞密院事僅云爲尚書右丞文有闕也長編既於希卞均言執政明係均爲知樞密院長編不繫日依本紀編輯仍依林希執政行知樞密院事從長編文義也）

丙子蔡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本紀二年十二月乙丑京爲御史中丞徐勣傳云國史入不就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因元祐紹聖史官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勣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

辛巳冀王顥改封楚王（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議皇子就傳建儲事原注云楚王顥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九日自冀改楚）

甲申三省樞密院言紹聖元年命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水丞鄭佑自閼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濬可使將來盛夏不至壅滯衝決之患即據向所閉北流之功當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爲公私大患亦當考察事實重作施行詔以大流中流朝請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爲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吳安持爲朝請大夫候過來年漲水東流無虞更加旌賞若致決溢仍舊滋長河患當議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乙酉孫路言安疆寨係元祐四年給賜要當以元祐四年六月九日降詔爲給賜之始（長編卷三百八十二元祐元年七月癸亥許歸夏人侵地原注截紹聖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孫路亦言安疆寨云云輯入）

丁亥都水使者王宗望擢工部侍郎進階三等授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見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丁酉）

己丑戶部侍郎孫覺奏臣昨在陝西備見本路鹽錢鐵錢之弊前後累有言者奏請改更終未見有經久可行

之利劭會卽今鹽鈔民間價直甚貴客人買至京師折錢一倍商旅往還旣無回貨鹽鈔折錢旣多故物重貨輕公私俱病鐵錢不可流轉常賴鹽鈔以爲用官司能低昂物價以權鐵錢之輕重則鐵錢可以流轉是鈔與錢相須而後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賣鹽鈔以見錢樁充本賣鈔折糴亦是舊法蓋舊來鈔價增長以來以私利于收鈔面錢折糴斛斗故不肯賣鈔鈔面錢雖多斛斗價直亦從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鈔面之名而販糴之家常增價以相當若以見今鈔價量行減定出賣收錢樁充糴本官司支遣並許以錢鈔中半兼行民間輸錢入官準此公私通用鈔自均平上下爲利鈔價旣平錢乃流轉此蓋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陝西習知鹽鈔賣錢人自樂行無復疑惑決可經行不能破壞救弊之術莫良于此伏望聖慈少賜省察試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講究推行利害明白可立見成效詔送相度措置錢鈔所（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是月淮南路提點刑獄使陳次升爲監察御史（長編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次升衢替原注元豐八年六月爲監察御史元祐元年以監察御史出爲淮南憲紹聖二年十月復爲察院〔案〕讜論集載次升行實云元祐元年九月文正公去位諸賢已有相攻之隙公乃力丐外補十月得淮南八月遣公提點刑獄紹聖二年十月再除監察御史時參熙豐舊黨善類相繼引去公獨處羣小之中挺然特立每朝廷有政事輒慷慨力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河南府地震〔案〕宋史本紀辛卯日五行志不繫日）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巳朔）丁酉（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冬十月丙寅前知英州官吏言官員在任或赴任移替在路未到而身亡者問其家口并所歸處計程給倉養從之原注二年十一

月五日已有此指揮〔案〕原文已佚）

戊戌崔公度新除祕書少監力辭知宣州（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辛亥公度知潤州原注紹聖二年十一月六日乃以新除祕少知宣州〔案〕崔公度傳知潤州以起居郎召對辭章再上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復知潤州未滿歲除祕書少監又力辭得知宣州）

庚子三省言國子司業龔原奏請乞檢詳前奏下贈太傅王安石家取所進字說副本下國子監校定雕印以便學者傳習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字說禁）

乙卯同管勾陝西路銀銅坑冶鑄錢許天啟許前去檢踏京西川路銅苗（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辛卯戶部降劄旨同管陝西銀銅坑許天啟銅苗興發一如在京西川路許前去檢踏原注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許檢踏）

戊午呂惠卿入對甚久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旣久上極有倦色旣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因言惠卿今日見蔡卞卞云惠卿言須先朝應副乃可爲布與忠彥皆曰邊帥奏請如可行無不應副之若不可行何可應副上曰惠卿極凶橫不獨惠卿如此升卿之徒皆然布曰臣與之不足不敢言然其兄弟實有凶德陛下睿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幾月乃辭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辛酉禫祭宣仁聖烈太皇太后（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議皇子就傳建儲事原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喪除又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丁酉詔同文館究問及甫與恕書原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喪除又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取治張士良獄原注云宣仁禫祭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案〕宣仁崩在元祐八年九月至是爲二十五月故禫祭除喪）

是月監察御史陳次升爲殿中侍御史（長編卷四百八十三元祐八年）

（四月甲子原注按大升爲殿院在紹聖二年十一月又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癸亥曾布言貶呂大防原注云紹聖二年十一月爲殿中又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戊辰大升衡替原注云大升自察院遷殿院乃紹聖二年十一月原注又云元豐八年六月爲監察御史元祐元年九月以監察御史出爲淮南憲紹聖二年十月後復爲察院自察院爲殿院案後注省去十一月三字考讜論集載大升行責云二年再爲監察御史閏月除殿中侍御史御上收威稱之兩反覆數百言）

右正言劉拯奏先帝疾王珪持二心臣僚嘗具彈奏蔡確等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相繼被逐又恐他日復用爲己禍于是因事誣毀擠之廢死之地而後移定策之功於王珪珪之薨也賜宅賻官錫予特厚而確死投竄之地雖嘗昭雪贈復官爵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定禮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忠者被禍而爲奸者受賞何以教天下示後世伏望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原文又卷三百五十元豐八年三月甲午執政詣東門入問候原注云云幫附十一月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蔡確追贈太師謚忠懷宋史本紀丙辰日編年備要云用左司諫劉拯之請也陳桱通鑑云論定策功也拯初請在元年六月癸酉至是又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安燾罷（案）宋史本紀乙未日續編年備要云十一月安燾罷出知河南府燾與章惇素相好及爲門下侍郎意燾必助己而燾浸多相駮議惇憚而惡之所以排詆燾者無所不至上祠明堂齋于太廟燾爲儀仗使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具彈劾已而常安民諫劉美人侍祠語尤訐上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爲職雖過當願少寬假惇曰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相表裏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救解其意可見安民既責燾不自安遂求去位上從之（又）東都事略安燾傳云紹聖元年拜門下侍郎時章惇用事貶諸元祐舊臣燾陰爲別釋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陽（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亥朔）

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等先詆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

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寮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上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上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編年備要云尋詔崇政說書沈銖赴樞密院編類銖以進講在近求免宰執進呈曾布曰此事外議多不以爲然故銖亦不願且元祐中安論者非一此令一行則人不安豈有朝廷行一令而使天下之人不自安之理然業已行則止于兩府侍從臺諫可也其他且已上以爲然布又言銖恐難强遂令考功郎令中代之）

是月知青州邢恕爲刑部侍郎（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元年八月丁酉究問及市與恕書又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獄原注恕以紹聖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爲刑侍）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詔察官免言事庫臺諫毋限資（案）宋史本紀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令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黃履各舉御史二人編年備要云元豐末減察官二員令殿中侍御史兼領而察官亦許言事至是命復置三員分領六察不許言事又詔舉臺諫官毋限資序）

（（又）蘇州地震（案）宋史本紀云是歲蘇州地震夏秋地震桂陽監不繫月日五行志云二年十月十一月河南府地是歲蘇州自夏迄秋地震編年備要云自夏涉秋方止）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二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三

哲宗

紹聖三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辰朔）庚子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先是樞密院奏事畢忠彥留身請外又面請曾布以欲得鎭陽又乞章惇陶鑄一善地遂遷出時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對上遽問忠彥已遷出又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奸險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可笑上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一）右正言孫諤言楊畏在元豐之間爲御史其議論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向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向偷合苟容交結執政傾亂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聖世含忍久稽典刑今畏罷帥眞定府仍以寶文閣待制知河中非所以慰公議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險特行顯黜詔楊畏落寶文閣待制依舊知河中府其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未敢命詞行下移知虢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正月戊戌右司諫張商英言伏見吏部侍郎楊畏反覆迹狀前後明白不爲公論所與遑遑求爲自安之計凡立朝之士稍與己情不通者都指爲劉摯蘇人陰行離間如彭汝礪黃裳葉濤之徒是也議者言來之邵所入章疏稍有文理者皆畏代爲之方今補壞修廢鑒閒端緒而畏不盡重適足爲害欲望聖明考言詢事進退施行）禮部員外郎徐君平詳定樞密院承旨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終臣寮章疏及陳請事逐名編類申納樞密院中（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編年備要云正月樞密院副承旨宋球編成一百四十册詔錄本進呈）

甲辰朝獻景靈宮初元豐中四孟月皇帝徧詣上以崇奉祖宗禮不可簡諸殿朝獻至元祐二年議者煩之乃以四孟分詣至是仍命依元豐禮顯承并徽音共十五殿上躬酌獻拜起凡一百三十餘而貌愈恭（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編年備要云元豐五年冬十一月詔景靈宮作十殿以時王禮祀祖宗尋又詔以四孟月朝景靈宮紹聖三年四月詔自今景靈宮朝獻分兩日）

戊申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案五字據陳次升讜論集增）仲嘗建議先復置汴口廢清汴故也仲云自置汴口到今十餘年（長編卷四百三十六十二月末梁燾論開河原注紹聖三年正月十七日李仲送吏部云云據以輯此又長編卷二百九十八元豐二年六月甲寅導洛通汴事言原注紹聖三年正月十七日可考又四百零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末是冬始開汴口原注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案原文附佚據宋史河渠志四云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閒乃緣禹迹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武等隄埽到今十餘年閒屢經危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爲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限罷去清汴隔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敕牒榜示云至于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人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行（案讜論集作亦勿復言）當是之時詔命初下萬口一詞歡呼鼓舞（案讜論集此下有云聖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如地歌頌不一一責廢人此盛德之事也）近者切見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罷則前件敕榜有其餘一切不問議語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案讜論集此下有云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其已行而不可返也）況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錄浹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望睿旨檢會前件敕榜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見背理以今日其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問庶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閒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採之興論實未有安（案讜論集此下有云臣嘗讀史覩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十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時以此遂定天下後世書之以爲美談）恭惟陛下執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案讜論集此下有置局吹毛求疵八字）張官考

人一言之失寘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榜又所以誑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于人乎（案讜論集此下有云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赦勿反爾況今御史臺榜示朝堂進奏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而已戲言尚踐而行豈有明揭榜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紀事本末卷百）

己酉御史中丞黃履言知麟州燕復以納粟復官年逾七十耳目昏晴郡務廢弛乞下本路體究果如所聞即乞罷免詔河東經略司體量以聞（岳珂愧郯錄卷八）

壬子樞密院言寶文閣待制知熙州范純粹元祐初嘗獻議棄地乃稱蘭會猶爲中國之藩籬已削官職今朝廷方經略西羌而仍使純粹帥邊非便詔純粹差知鄧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五元祐六年閏月壬午范純仁因夏國乞賜詔責原注云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可考據朔閏考二十七日乃丙辰日與紀事異日）

癸丑右司諫劉拯言伏覩近降朝旨委給舍左右司郎官編錄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曾任臺諫官令更不干預拯言蓋指徐君平也（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君平編類章疏在初九日）

丁巳白州編管人陳衍配朱崖軍（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獄原注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陳衍配朱崖軍案十朝綱要三年正月丁巳陳衍配朱崖軍長編作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今以三年正月壬辰朔推之二十六爲丁巳日編年備要云元年白州編管又以其與州內注家故配朱崖軍）

戊午（長編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壬辰管句麟府路張若訥等不預爲清野致西賊恣行劫掠原注又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又長編四百七十三元祐七年五月戊申張若訥特罷路分都分監原注紹

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詔罷合祭自今閒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紀事本末不繫日岳珂愧郯錄卷三云三年正月戊午遂詔閒因大禮躬祭地示然實未嘗行宋史本紀同作戊午今依以爲次畢沅通鑑同宋史東都事略黃履傳初詔廷臣毁議特修郊廟奉祀禮文卽主辨南北之說而議者紛糾訖不果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圜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迨神宗寧御卓然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于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以詢大臣章惇以爲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主而已豈有祭天亦謂之社乎哲宗然之遂定郊議）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出內庫金帛赴五路經略司封樁以助邊費案十朝綱要丁巳日編年備要云出內庫金帛六十五萬赴五路經略司封樁自後賜非一不盡錄宋史本紀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四萬于陝西河東糴邊儲）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戌朔）丙寅詳定敕令所言京東河北河

東轉運司奏元豐官印契書旣有式法而紙劄厚大不容奸僞元祐之初有司官妄申請廢去天下契書奸巧之弊復如往時令乞依元豐條例委經久于民有利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錄辨曰小人觀朝廷之向背揣所樂聞雖導迎合非無取者數能之方紹述之說興蹤勢券紙剖之厚薄大小妄進利害以濟其說可以見一時存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當書之實錄今刷去要見元祐印契法如何）

壬申詔罷富弼配享神宗廟庭初元祐定弼配享天下以爲宜至是謂弼得罪先帝罷之翌日曾布對上即問布已罷富弼配饗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固已訝其不當弼最不爲先帝所悅乃以配食事亡如事存義所未安先帝經營政事以王安石爲相君臣相得之際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之人偏執已見不恤義理之所爲耳（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宋史本紀癸酉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廷邵經邦宏簡錄亦云癸酉十朝綱要同此作壬申蓋先一日下詔也）

癸未臣僚上言每歲諸路應舉官臣僚許選人充改官職官縣令任使各有員數而選人惟以舉主應格方得升遷若舉主不足雖老於銓調亦無由改轉寒士所係利害非輕欲乞應選人歷任未及三考只許奏舉職官縣令如歷任通及三考以上見係幕職令錄資序方許奏舉改官任使所貴稍抑權勢僥倖請託之弊從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丙戌知渭州呂大忠再言邊事（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呂大防卒于虔州原注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大忠以渭帥再言邊事案東都事略大忠傳爲龍圖閣知秦州遷寶文閣待制夏人自麟府環慶路犯邊之後絕歲明復欲遣使謝罪將許之大忠言夷狄猾禽獸强則叛困則服連年入寇邊民皆謂必有以制之今無名遣使陽爲恭順實避討伐若許之恐爲夷狄所窺也大忠嘗獻言夏人兵不過三十萬戍守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衆足以當之屢犯王略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遷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

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紀事本末卷一百）

先是曾布言三省編排自前歲累曾奏陳以謂施行元祐之人殊無倫理今亦盡矣兼降赦榜更不施行今方編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難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爲有赦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聖斷但恐詔令失信耳兼如劉摯等已皆施行恐難再行上曰只是本經施行將來致仕遺表之類若一以宰執例推恩則似太過上深以爲然（紀事本末卷百一）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卯朔）辛丑江西路提舉常平使周純爲京西路轉運判官（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十二月癸未察河南變事原注周純三年三月十一日以江西提舉爲京西路運判）

丁未蔡蹈爲監察御史（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蔡蹈言虔門山工役原注云紹聖三年三月十七日云蔡蹈爲監察）

辛亥王宜罷提舉（長編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壬寅序辰看詳元祐理訴文字曾布自序云云原注此據曾布日錄陳瓘尊堯集及錄言修入曾布日錄看詳訴理文字已附見紹聖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王宜罷提舉時案此文已帙原注所附日錄看詳訴理文字云云令取卷四百九十九本文輯入諫云曾布自序云是月變見三省言安惇既除御史中丞遂乞差官看詳訴理文字部依元訴施行既而取索到理訴者凡八百九十七人詳將及業祖給等皆因他人理訴得遷所展磨勘年月三省以動衆稍遲之惇再章以請廟論以人衆不可施行惟其人數多尤定改正此乃元祐之人欲彰明先輔遣詔之多也三省聚議乃定得旨但令惇及序辰看詳元訴狀辭及理訴所文字語言有于先朝不順者具姓名以聞已而又言令將親批聖旨翌日再進呈乃下衆皆稱其平允此論本出序辰序辰於前年作右史日已嘗有章乞追改上留中不出今以付之亦以杜塞其紛紛也然猶乞別試所置可看詳半年結絕尙有張皇之意但已得旨如此諒亦限無以

（增加爾）壬子上謂二府以元祐減省功格不當令修定久未上眾皆曰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豐中以有邊事故優賞格其間不無太厚者然今日方有邊事息別議增損上曰當如此遂降旨諸路令告諭將士知悉（紀事本末卷百一）

丙辰御史中丞黃履言今來雨暘及時麥必大稔若前期選官二員就陝西諸郡平價折納則官儲民用愈獲其利欲望聖慈詳酌施行詔諸路豐熟州郡諸欠負並比市價添錢折納斛斗其所添錢每斗市價以十分為率比市價外每斗添錢一分足召人戶情願折納河北路差朝散郎提舉解鹽余景陝西路差宣義郎新差知齊州章邱縣李譓前去逐路許轉運司據人戶合催理欠負折納施行務在儲積不致傷農已而曾布白上余景李譓皆刻薄匪人外議皆以謂豐凶未可知恐兩人者因此暴斂人以為憂更乞諭三省嚴戒諭之上深納曰當令深戒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戊午入內押班贈昭化軍留後劉惟簡卒（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丙申惟簡特贈節度使原注惟簡卒在紹聖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尚書省火〔案〕宋史本紀壬辰罷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丁酉尚書省火五行志三月七日內尚書省火尋撲滅上諭執政禁中屢火方醮禳已罷春宴仍不御垂拱殿壬辰初二日七日乃丁酉也本紀在壬辰與五行志異日畢沅通鑑丁酉癸卯兩言尚書省火癸卯十三日也陳次升讜論集上哲宗奏禁中遺火疏云臣伏聞今月十三日夜禁中遺火者竊以災異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帝明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肅祇天威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恐其不逮內則小心以求諸己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倘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幸甚取進止〔又〕劍南東川地震〔案宋史本紀戊午日五行志作戊戌夜劍南東川地震與本紀異日畢沅通鑑從志作戊戌）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申朔）癸亥通直郎王府說書常立改王府侍講（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何時轉通直郎為王府說書紹聖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說書為王府侍講〔案〕長編卷四百八十八紹聖四年五月辛未曾布言吳居厚事原注引陳瓘尊堯理財總論云紹聖三年尚書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假通直郎崇政說書又力薦之賜對之明日後請躐除從官據此則轉通直郎為王府說書當在此前一二日）

乙丑湖南路提舉梁子美除廣西路提點刑獄（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梁子美三年四月六日湖南提舉除廣西提刑）

壬申復罷提舉常平等官（長編卷三百七十七元祐元年五月戊午李常請復提舉便糴事又卷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舉官當結絕原注均云紹聖元年五月五日復置提舉三年四月十三日罷提舉）

戊寅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御河（長編卷四百八十八紹聖四年五月乙亥先是曾布嘗為上言昨李仲欲廢清汴當時若非臣在河陽清汴幾廢然仲以開御河遂復用臣竊以為用人當如此原注紹聖三年四月十九日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御河）

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已上者並依元豐條舉官監仍各委本路轉運司奏舉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案〕東都事略吳居厚傳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等處發運使旋復舊職召入為戶部侍郎宋史吳居厚傳元豐間居厚與河北轉運使李南公霍翔上議鹽法搜剔無餘居厚起自州縣凡流無閥閱勳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嘗進之士從風羨美又請以鹽息買絹又云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掊克元祐間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尚書）

丙戌三省同進呈李穀言熙河糴蕃官斛斗事布曰司

馬光之徒內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先帝以純臣之禮待之而用心如此其爲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將曰彥博教光云須盡換卻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爲及陰引軾轍光廷嚴叟輩布滿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爲無不如欲此最爲大患又曰譽光者乃閭巷之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兄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議論以爲光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理其他士大夫有識者亦皆知之如孫覺亦能知此衆人所是當以理察之若天下公是公非何可不以爲信上欣然聽納喜見於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布复言至此不可不具著之使後世有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命河東鑄當三鐵錢（又）復舉宣徽使（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辛酉日文獻通考云哲宗即位罷使名元祐三年復置南北院使儀品恩數如舊制紹聖三年議者言官名雖復而無所治事復罷之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寅朔）壬辰敕詳定募役法（長編卷二百二十七熙寧四年十月壬子頒募役法原注云紹聖元年至三年五月三日敕詳定）

丙申右正言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豐重元祐輕雖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然則元豐不及元祐之法歟曰大綱立矣隨時不能無損益者衆目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泉者易（（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出泉之法四方不同有計錢之多寡而輸之者其弊在于常平官所賦輕重之不均有計錢之厚薄而輸之者其弊在于元差官所定美惡之不平若使輕重均美惡平而後行者）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所取併歸上戶意美矣而法未善也願陛下博采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閑要以使元元無不均之患豈不盛歟）翰林學士詳定修敕令

蔡京言孫諤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諤罷右正言差知廣德軍（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編年備要五月孫諤罷又云蔡京力攻其說且請劉摯於熙寧四年言役法十害內第一害謂紛紜不均曾布以爲均第二害劉摯以爲貧富多少不平曾布以爲平不均不平之辨已判二十年矣諤于二十年後竊取其說言于陛下追復之日臣愚不知諤果何心也上以諭曾布曰孫諤論役法卿云元祐輕元豐重兼與劉摯之說同布曰恐不同方令言路中正直者惟諤一二人願更聰察上頗欣納昨陳次升擊蹇序辰章惇蔡卞共加庇護進呈次升章不行而排諤甚急布即奏云卞欲因此罷諤言職而庇序辰等邪正頓倒是非貿亂有誤聖聽明日又言之上諦聽而已然終以諤爲助元祐者又宋史食貨志上六云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及元祐多矣諤于陛下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駁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誤熙寧元豐也且元豐募法也元祐差法也募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募已紛然無紀矣而諤不欲聞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陳次升讜論集上哲宗乞留正言孫諤疏云臣伏聞責降右正言孫諤知廣德軍風聞諤以論役法有過當之語以此得罪未審果是事耶爲復緣他事耶若不緣他事只緣役法臣竊謂朝廷復行免役之法實欲便民所繫至大其利害不止一州一縣而普及天下處之適中天下均被其利若一失當天下均被其害而諫官以言爲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儻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臣伏觀天禧元年二月七日敕救臺諫詔書曰雖言有失當必示曲全則知聖朝開言路數易士氣不以人言失當爲慮所患在人之不言也今諤無他非止是議役法失當推原其情蓋欲補完良法亦可矜察欲望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癸卯右史鄧洵武爲祕書監少丞（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鄧洵武五月十四日以右史爲祕少）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己未朔）丙寅上謂輔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於農事無害否三省對曰宿麥已收暑雨時行于

農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詢訪蓋憂民恤農如此（紀事本末卷九十十三）

己卯三省言檢會常立元祐中貢納實錄院文字其間門人趙沖敘常秩事迹內有不遜詞語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句當明道宮奉議郎趙沖別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六案長編卷四百七十二元祐七年四月戊寅常立爲陳州教授初除崇文院校書及官制循行一資原注紹聖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卯立責）

辛巳中書舍人葉祖洽言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遣句當亳州明道宮按宮觀之任惟侍御史職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姦人何得授此竊恐朝廷以不遜辭語是秩門人趙沖所敘遂欲薄責望以立之惡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竄殛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追還所借轉通直郎依舊鄆州觀察支使與監當差使奉議郎趙沖特降一官與遠小處監當（紀事本末卷百六）

癸未葉祖洽言近詔常立仍舊鄆州觀察支使與監當差遣趙沖特降一官與小處監當按沖係秩門人只是與立編寫就使知情猶爲從坐今則追官與遠小處監當立是秩子主名編錄供送之人今責降乃輕于沖公議未允望以沖情罪參較輕重特發神斷使刑罰允當詔常立添差監永州在城酒稅趙沖添差監道州茶鹽酒稅初蔡卞請以立爲崇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上猶未許曾布乘間白上曰常立附麗章惇等先帝自處士擢常秩爲侍講諫官其死則又手詔褒美贈官賻恤無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悅先朝故事而去外議殊不平之惇以周種爲不負先帝若立者可謂有負矣及喜之則掩而不問然臣未知子細容更體訪具實奏上曰且與問取來是日甲戌也（案十六日）翌日布以立事質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荼毒又云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公獨見幾知其必敗乃門人趙沖撰集秩行事言論并墓銘繕寫爲兩冊元祐中納史院史官無不見之翌日具以立等此語聞達上甚駭其不遜曰何謂必敗布曰臣所記不詳然此兩冊現在史館可令簽貼進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史官無不見之者近聞兩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繳然臣既知之不敢不奏上曰豈可不言又翌日布方對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語布曰何敢妄若立誠有此語不惟不遜自當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對上遽語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尊戴安石如此則以神考爲何如主也惇謝不知因請其語上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語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爲薦之皆錯愕謝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知爲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上赫然令與立宮觀沖別取旨葉祖洽繳錄黃以謂立父子世受國恩而狂悖如此貶太輕李清臣具以報布是日布對上諭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僥倖昨以王府故

奪借官今遂不奪恩命優矣上曰賴卿言及不爾幾誤擢然人物亦極平常布曰問靑苗免役市易差夫等數否上曰俱不曾問布曰立嘗先朝如此又諂附執政及與人言靑苗免役事須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使爲諫官豈不誤事上曰反覆尤不堪言其言茶毒乃桀紂事布曰書稱茶毒痡四海上又曰知其必敗是何語何敗之有布曰諂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更可誅陳瓘所以汙卞只云卞但以安石爲準繩安石所是者必欲進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爲準的以羅織士類此最爲害政況安石之所是非與先帝不同者非一豈有但以安石爲據卞以此深怒瓘而士類莫不以瓘之言爲是臣亦嘗親聞先帝不與安石之語今立乃以謂安石既去民受茶毒然則先帝有爲于天下皆出安石則先帝皆所不曉也悖慢不遜無甚于此上亦切齒及三省進呈祖洽文字遂奪立借官依前職官監當趙沖見任奉議郎奪一官遠小處監當祖洽再繳以爲立不當輕于沖遂曰置立于永州沖于道州監當布稱善上曰必敗之語殊可駭布曰不遜未有如此者傳云人臣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立之言不遜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上曰其任國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縱睿明于是非曲直無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聞不敢不盡底裏上曰固當如此布又言陛下親攬萬幾政事不一若廟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則每事自不至如此上勞聖慮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竊聞常立以父秩行狀申國史院希合權臣言父秩與王安石之美誣詆先帝比者陛下照見底裏已行棄逐頗快輿議謹按立自選人入館未幾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講近又令上殿立之無狀如彼大臣親昵引薦如此立之上殿未審何人引薦敢爾欺罔臣傳聞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詆誣之人而立之詆誣至有茶毒生靈公知其必敗之語乃略而不問猶且挨進恐其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爲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過必引咎避位今立過惡如此而引薦大臣略無自咎之辭曾不愧懼廉恥之風不行于廟堂之上而欲風天下清士類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見其文自當進呈召對之際同爲欺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此據次升奏議嘗入不得其時曾布獨不稱次升嘗論立當考曾布日錄并陳瓘尊堯集及尊堯餘言并序寶詩載此事頗詳陳瓘尊堯集餘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薦處士常秩爲賢召而試之及既厭安石秩亦隨罷神宗常諭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對曰陛下於誕謾蠹國害政之人尚能體貌曾聽如秩者反見薄其後安石爲常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毀也謂石可毀不可得也常立廣墓表之言以揚其父行狀進于史院而行狀之言云云又曰蓋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計之巧卞等二計其二曰罪訴理以譽立之撓臣聞常立上殿之時葉濤在史院曾布主葉濤哲宗之得見常秩行狀也卞等依布濤奏之又作訴理之事暨布與濤而罷訴理之嗣者七八百人范于曾布之家流離破敗而卞等報復之意猶未佚也然則哲宗寶常立卞等豈以爲是乎拔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何府轉通直郎爲王府說書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說書改王府侍講瓘稱卞引立以選爲借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之剏日復講叢除侍從官令實錄殊不載立爲崇政殿說書立果爲崇政殿說書不容不載必是卞力請而哲宗未許也又請擬立壽州監酒壽州監酒是）

（業祁洽所繳點當無遠小字責輕于沖或先擬壽州後改永州耳又稱沖特勒停沖但特降一官耳亦無勒停事不知罷何以云耳或是實錄不詳當考〔案〕卞薦立崇政殿說書見長編卷四百八十八紹聖五年五月辛未衍對上云云原注可考又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乙未陳瓘通判滄州原注引瓘欽竄詩注云常立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而蔡公薦之哲宗震怒而貸常立當時同立方覺爲蔡公所責再竄常立乃三年六月事原注又云尊異集理財總論已附注三年六[illegible]日今原注已爲紀事刪節不載理財總論）

是月郭知章爲左司諫（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癸亥曾布言貶呂大防劉摯原注云郭知章三年六月爲左司諫）

二月（〔案〕錢大昕測閏考是月戊子朔）壬辰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癸巳權知邢州張赴等言知任縣韓均等申請乞應有牧地縣分許等第人戶投狀指揮請牧馬草地須上色一項給付人戶自使耕佃而斂其租令養官馬一匹各于所屬籍其毛色尺寸齒歲給付每歲分番就縣令佐點集若馬有死失許即時申縣自備印給非點集日不許私自乘騎不許出州界若干里如元佃地人係等第戶願養馬者祇令將文契批鑿除其租數若請不盡并不願請者依條召人租佃伏望詳酌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九〔案〕宋史兵志十二赴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

樞密院言熙寧七年先廢罷鄆州東平鄭州原武兩監及併衛州淇水兩監爲一監至八年四月中書樞密院奏河南北十二監每在費用錢約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貫其所出馬數止用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貫可買兼所得監馬堪配軍匹數不多若都無此未爲闕用兩監牧但存虛名而枉費不少見管九監馬三萬

餘匹時詔沙苑監令屬羣牧司餘八監并監牧司並廢罷後盡以牧地募民種佃並牧馬餘地所收歲租百餘萬至今未嘗有失陷之數悉（〔案〕此脫誤）有前日異議者所陳之患至十年二月羣牧司奏國馬缺用曾裁損支使窠名是時陝西路買馬止以一萬五千爲年額至元豐中又曾于畿內賦人戶養馬及于京東西路行保馬之法又于開封府界霧澤縣置牧馬所專差樞密都承旨張誠一提舉經度制置俟就緒推廣諸路施行而事初講求有所未盡及奉行之人或不稱職故人言以爲未便元祐初並不考究熙寧以來講議本末利害之詳研求所以增損措置之術惟務盡罷元豐所行之法一切復置舊監遽將民閒已請佃地栽種到桑棗果園及莊井屋宇毀伐廢壞不少兼興復監牧增置官吏所費不貲殊未見其效蓋自復置以來累有臣寮論列公私之害若因循元祐貪猝更張之法即歲月愈久爲弊愈深自來議者欲于民閒養馬然所陳亦多不同或以牧地召人租賃官給草料令百姓畜養或責以蕃息或欲令逐年赴官閱視決責或欲分配等第人戶以此終不可行今據知邢州張赴所稱體究得民閒願將牧地牧馬但與斂其租課仍不責其蕃息俾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如此施行必無未便之理今相度欲具爲條畫榜示令太僕寺雕印施行應有監牧地分州縣于要便處曉示人戶願請佃牧地免納租課爲官養馬者聽實封于本縣投狀逐縣置歷收

接月終具若干貫封上送州州縣並不得開拆具數申送太僕寺開拆申樞密院看詳取旨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又卷百九〔案〕長編卷二百六十二熙甯八年四月癸未條注紹聖三年七月六日張赴云云可考彼文可互詳考證）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覩近降朝旨給牧地召人戶情願養馬事條約雖已詳備然元祐初只緣知邢州張赴同任縣堯山縣知縣等所請指揮（〔案〕陳次升讜論集此下有云河北河西京東西京西北河東路提刑司府界提舉司遂有此施行更不令轉運提刑相度及只因邢州以謂置監養馬不便其條路並依此施行馬在國用所繫甚大措置之始宜在詳審今赴之所見只是一州利害其他路分或有不同令朝廷不令提轉立定條制分河北河東西五路依此施行臣切慮諸路各有利害爲是朝廷不令監司揭實又是已行之命不敢申稟兼院有中奏以人戶請佃牧地爲官養馬人戶或有不願赴以州詔之勢須令投狀則法令之始或有不便必爲民害邑閭輿議以謂牧地鄉近人戶若得膏腴之地必有願者若去牧地稍遠雖得其地難以往彼耕種必非所類兼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倒死其馬及官格尺者不下四五十緡此恐人戶又非所願兼牧地先已有人承佃今不願養馬遽然奪去必致失所）其餘

路並依此施行臣竊慮諸路若有不便必爲民害欲望朝廷明降指揮令諸路若有利害不同許令申稟州縣若抑令人戶作情願投狀養馬者令監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後永久無弊（紀事本末卷百九〔案〕馬氏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民受田一頃者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所養之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倍償）己亥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在元祐中堅持邊議不爲利回兼領帥日久宜進職名以勸守正之人協心邊計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毛漸權渭帥（〔案〕五字據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大防卒于虔州原注輯入）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誠未嘗披露忽蒙獎拔擢方致具陳竊念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南北乖睽山川修阻膏恩至大雖獲保

全手足凋零猶以遐遠爲念況皆在得謝之年既衰且病來日幾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蟲魚咸被恩澤特軫聖慮少賜哀憐將臣已除職名乞行追寢只量移臣弟大防陝西郡州居住所貴聲問稍近少慰終鮮急難之情臣今日得從私便推而以及臣弟舉族懷戴宜如何爲報哉不聽始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詰大忠曰久欲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誠樸爲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退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大防卒于虔州又卷四百八十九紹聖四年七月癸丑詔許大防歸葬原注引王鞏甲申雜錄云朝請大夫潘适爲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防被召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大忠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誠樸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再見大忠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飯詰其對上語遂盡告之既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爲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云云卷四百八十五原注辨云呂大忠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自秦鳳改帥涇原以涇原帥赴闕在三年正月二月閒大防責循州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王鞏云還渭半月大防有循州之行誤也大防責循州距大忠入對蓋一歲矣若謂言者因是發端則可大忠集有辭直學士乞量移大防狀辭其辭直學士乃三年七月十二日恐言者發端在大忠乞免職量移大防時七月十二日後也王鞏所云哲宗欲用元祐人故章惇輩更起誅戮恐事恐因此大忠進有四報臣僚所陳利害狀十二月二十一日乞暫赴闕則得召對必在三年正月或二月〔案〕此文截辭職乞量移狀日月均合其召對事因輯取卷四百八十五原注更附此以備參考）林希

言乞八路員闕用元豐條并紹聖新制一處參酌修完成書詔令吏部四選同共編修（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乙未吏部言林希乞八路員闕云云（原注）希奏在紹聖三年七月十二日己亥今就長編原文輯入（案）宋史本紀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祿秩與此異日）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午朔）乙亥詔戒熙河城努札（（案）即汝遮音之轉也）萬全乃得舉又云議者又欲因數路之兵討定伽羅和淺井一帶建置堡塞通涇原熙河兩路邊面（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庚申卓克索斐之役原注三年八月十八日戒熙河努札須萬全乃得舉之指揮內有云議者又欲因數路之兵討定伽羅和後并一帶建置堡寨通涇原熙河兩路邊面不知伽羅即卓克否（案）宋史本紀辛酉夏人寇甯順呰）

丙子（長編卷三百十元豐三年十一月庚午詔開封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人原注紹聖三年八月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陳次升讜論集紹聖二年上哲宗論免補試人狀臣伏覩近降初命太學應係籍生員今年冬又來年春補外舍者臣竊詳尚書省劄子元起請乞意蓋謂元祐改用詩賦以來不得專學經術又試補之際考試之官多務悅眾不得精選所以再令補試今聞太學生員其間亦有先朝元豐之閒試補入學即非元祐試補之人及有因先補試在學依係該今大免解既該免舉于終不許就試今舉更不取應指準該免恩例今若不許免舉免試是有誤生員及近日補試上舍生係前廷差外官考校必無準進若一例補試外舍別無恩內望亦未安欲乞聖恩詳酌指揮勘會元豐周補試院中補上舍生別行處分不勝幸甚取進止又乞催補試狀臣伏覩近降朝旨今太學生員今年冬來年春並補試外舍至今未聞指揮今冬補試月日者臣訪聞太學生多是今年不係解發舉人其有久違親戚欲歸省者或貧寠日用不足若不入學聽讀難以久居京師伏惟候補試以決行止之計至今日未有補試月日士人不進當處次望聖慈早賜指揮補試月日不勝幸甚候敕進止）

詔王巖叟遺表并呂大防緣宰相執政官罷政所得恩例及舉官并罷更不施行梁燾劉安世並分司各于本處居住今依元豐六年十月指揮其依元祐令減半指揮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宜守本官少府監分司南京依舊鄂州居住降授承議郎主管洪州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劉安世宜守本官試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南安軍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劉安世非執政與梁燾俱責必有故當考紹聖邸報載當日行遣或自再欲痛貶元祐人二十二日劉安世再貶此又不知誰作）

庚辰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案）祖禹於元年三月癸丑知陝州五月由陝改鄂十二月永州安置）責授承議郎試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南安軍居住劉安世（（案）安世南安軍居住在二年八月丙子日）在元祐中構造誣謗靡有不至迹其心宜加誅殛鄉從遠竄以示寬恩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特責授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內同上疏論禁中覓乳母事也（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三十六元祐四年十二月未可考又云章惇爲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非素使令頃之十人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泣涕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聞帝語遂指劉安世范祖禹言爲根二人遂得罪幾死據言行後錄卷十三引范內翰遺事云紹聖三年徙賀州詔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奸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亦不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媼事惇卞以謂上疏太母所以離間哲宗也）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亥朔）壬寅中書舍人葉祖洽言嘗論前日受遺之臣朝廷所當崇報（（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今故相確雖蒙朝廷牽復官職然其所得恩數與平時輔相無異）近時司馬光呂公著皆以安佚歿于府第恩禮優厚賻贈隆渥而確以嘗與受遺之列爲元祐人所嫉流離貶斥卒死嶺南伏望聖心加隆寵數特贈確太師賜本家宅一區（紀事本末卷百七（案）長編卷四百八十六四年四月）

（甲辰蔡確妻乞賜第原注云三年九月十七日可考當即指此惟壬寅十六日也與長編差一日）

甲辰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敕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十朝綱要十二月京上新修太學校令）

庚子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蹇序辰言中書省送到姚勔磨勘轉承議郎錄黃一道按勔素以無行取羞鄉里賭博私酒嘗親爲之外雖寬夷中實險賊本緣身犯清議勢不可進事已暴露遂即棄官至元祐中呂大防等當路乃以勔不仕前日爲高拔于閒散躐處顯要而勔愈不知恥一意附會專以詆訕先帝政事人物爲功至乃稱蘇軾引訕謗之語執以爲據及陛下親政尚敢陰爲其黨合謀并力表裏相應公肆指議務要遏絕紹述之意以成其私則勔之盜名欺世懷詐蠹國其罪蓋有不

勝可責者昨朝廷屏斥姦臣自大防以下二十餘人皆被顯斥獨勔以從官善郡掛名其間物論不平至今歎息謂宜依梁燾劉安世等例追正其事豈容使之復與有勞無過之人以歲月序進望詔有司詳議勔罪明正典刑以厭天下之功議詔姚勔永不磨勘（紀事本末卷百一）

甲寅上批皇后孟氏縱欲失德密構奇邪上則不足以懿範內令下則不足以章明婦順朕躬稟皇太后皇太妃聖旨恭奉玉音可廢居道館仍賜四字仙師法號并法名仰三省樞密院同定（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十朝綱要乙卯日蓋批出在先一日也）

乙卯楚王顥卒（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議皇子就傅建邸事原注云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顥卒（案）十朝綱要楚王顥三年九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追封燕王諡曰榮比葬西谿其喪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吳王）

丙辰御延和殿見宰臣執政官詔曰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究治驗佐甚明獄辭具孚覆案無爽朕夙夜惻怛寢食靡甯難以私恩而屈大義躬稟兩宮慈訓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將來何以母儀萬邦上承宗廟可上皇后寶册廢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賜紫法名沖眞其居處供帳服用廩給之須務從優厚稱朕所以始終待遇之意初后朝謁景靈宮訖事就坐之際嬪御皆立侍劉婕妤獨背立簾下閤中皆怒陳迎（（案）迎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留誤）兒喝曰綽開婕妤背立如故迎兒退有不平語繇此閤中皆忿冬至會朝隆佑宮俟見于他所后所坐木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

婕妤在他坐意象頗怩其從行者爲之易坐製與后等衆皆側目有不能平者故傳喝曰皇太后出后去所婕妤亦起立尋各復所或已徹婕妤坐頓于地婕妤懟不復朝泣而去且訴于上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早爲大家生子此坐終當爲婕妤有耳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女監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廷投公主藥弗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女監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女監對以實后曰六姊甯不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然已而上過視公主疾后特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爇于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紙錢在旁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

人持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及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以左道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勾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堅坐以家藏雷公式示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楓木刻法端即光教院造式作后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式成恐門戶幾察以生棗穫之而入法端坐與堅同造式又嘗令堅求閭巷間所謂驢駒媚蛇霧叩頭蟲者欲以進后令佩侍上寢殿燕氏坐上過居閣作歡喜字燒符取灰將置茶中以進會上不欲茶而止又用和水以灑御道冀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象以大釘釘其心又欲取五月中瘵死宮人燒屍灰置劉婕妤寢幾其以此疾患死又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置劉閤中皆以厭況卒無驗獄成侍御史董敦逸錄問（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云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爲侍御史彈擊不避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爲白鬚御史元符厭詛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遂詔廢后降后父慶州防禦使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在爲滎州刺史添差鄧州總管王堅法端燕氏皆處斬凡所連逮以等第定罪經由失幾察官貶秩贖金有差先是上諭輔臣曰始因陳迎兒者造爲語言激怒中宮眾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詔獄初起禁中被逮幾三十人箠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隨排擠於內莫有敢異議者（案王銍默記卷中云蹇按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斷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萌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既降案付三省樞密院約法惇會執政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雷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茶未進恐不可處極典曾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眾皆矍然布仍諭法官但當守法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是日上諭輔臣曰朕待后有禮不意其所爲如此朕日夜怵惕至爲之廢寢食今日之事誠出于不得已上言及此惻怛見于顏色臣惇臣清臣臣布臣將臣卞奏曰廢后大事也臣等見案辭如此不敢復有開陳陛下爲社稷宗廟大計誠出于不得已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推上遺意而行之也（紀事本末卷百十三（原注）新錄辨誣曰紹聖中章惇爲相挾姦固寵交結發倖動搖中宮故昭慈聖獻后之廢天下冤之其案詞所坐事有至猥褻閭巷不爲者時宦侍治獄于掖廷宮妾輩被掠誣服舊錄蓋據而書之豈不謬損懿德哉公採摭事迹前舊文以辨誣謗皆有所從謹係書之附于後庶後來有可考亦足少慰在天之靈矣自上批至稱朕所以待過之意已上並舊實錄全載二詔自初后朝謁景靈宮至繇此閤中皆忿已上係曾布日錄所載今刪罰修入以見事因自冬至日至終當爲婕妤有耳已上係修撰臣某紹興八年秋八月七日陛對面聞今上皇帝聖諭及昭慈聖獻皇后誣謗甚悉如易坐上曆之事皆昭慈親言之聖論又曰紹聖中宮之廢外則章惇內則郝隨二人之罪甚大非哲宗本意已命輔臣載於時政記矣今亦參考添修于後自會禍慶公主病至厭牲之端作矣已上並係孟忠厚所傳親聞于昭慈聖獻皇后之言本館見修貢[illegible]聖烈皇后傳始末用高世則所供事實紹聖中宮厭然[illegible]究其端止坐于后姊六夫人持符以治福慶之疾小[illegible]據實修潤自方公主病革至益有疑心已上係修撰[illegible][illegible]某陛對所聞聖論分據修入自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至貶秩贖金有差已上用舊實錄所載燕氏[illegible][illegible]案及參合曾布日錄所載條詞并書之舊錄所載多上誣昭慈王堅燕氏等厭魅事凡涉劉婕妤者皆刪去不書此可見當時史官用意姦邪欲罔天下後世使不知）

（事所從起也今除去誣謗昭慈太甚之語止云某人坐某事以見案詞中所通事蹟其後有箠楚甚峻之語則從政珪等鍛鍊誣罔之罪明矣自先是上論輔臣至狀脊逐之已上用曾布日錄修入以卒前所載陳迎見事自詔獄初起禁中至無敢異議者已上條曾布日錄所載布紀被廷掖獄甚詳其言逮繫幾三十餘人與[illegible]目所校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皆其本語又載孔平仲嘗王宮夜開箠楚之聲甚峻則是可爲從政鍛鍊之證明甚至錄問時邪人無舌士大夫素皆相傳孟忠厚自說亦同元符末黃策上書其言與所傳正相符合今並採用其說如曰宰輔迎合于外郝隨指擠于內蓋與今皇帝宣諭史臣之意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案付三省樞密院約法至堅等三人皆處死已上並曾布日錄所載法官初欲從輕因布言故三人卒處死後元符初欲復后號章惇數以此語特布就重法官不敢逢布乃曰如此當時何以不言議罪論法莫須是宰相否然則廢后之舉惇罪固大布亦預焉布自遂其過于日錄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日上論輔臣至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已上並從舊錄所載上語及宰執等語自其後董敦逸奏而上乃然之已上並係曾布日錄所載敦逸錄問于前至論奏于後言固不足贖過矣上初欲逐敦逸甚銳宰相以理開陳上遂止蔡卞激怒之辭至切弗聽也雖古明君聽言之美何以加此後元符末復后位號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由此觀之使當時輔弼侍從臺諫皆得賢臣引義交爭則上意之必回矣惜乎羣公皆爲將迎之說及事已但能交口言惟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耳其罪可勝誅也哉自後上頗有悔悟意至推上遺意而行之也已上用黃策元符中所上書策坐此書爲蔡京所惡入邪黨上尤甚惜羈置遠郡其載哲宗語章惇壞我名節竄時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見人主悔悟之實故采而書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人皆冤之餘云云同此不具錄）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究驗證佐甚明而陛下能斷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爲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咸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或相與爲之咨嗟彈指良可駭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誣佐而事迹祕密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案）議論集此下有云后之廢立事體至重臣下一言一書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廷未有宮禁自

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案）此字原闕據議論集增）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爲天下後世譏笑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無怨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宦官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不勝幸甚（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議論集載次升行實云瑤華獄起一時諫官皆規避不敢言如王山子容問之作田承君釁子之詩者諷有言責者之默歎也公獨氣概挺挺鼎鑊不避上疏乞寬掖廷之獄寢瑤華之封疏入人皆危之而公獨懷然辨果不勝而中宮將他有建立適濟陽郡王宗景以侍姬楊氏爲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雖采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而進立之意不可回議論集上論宗景以妾爲妻狀云臣聞有旨判宗司濟陽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爲正室者竊以宗景身居尊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爲妻在卑者必以爲尊在幼者必以爲長豈惟名分紊亂不足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技術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爲親戚楊氏起于卑微若爲正室未審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經考之條法皆未爲允昔齊桓公霸者耳葵邱之會盟誓之或制曰毋以妾爲妻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遽爾傳之天下書之典策其于聖朝甯不爲累伏望睿旨降赴有司考求禮法如有違戾即乞改正伏謨施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九月滁州沂州地震（案）宋史本紀己酉日五行志同）

十月丁巳朔（（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巳朔今據增朔字）張商英權知洪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乙未商英以王震言與蓋漸謀害來之邵責監江甯酒稅此出監酒稅權知洪州）

辛酉（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丙申詔罷夏國曆日原注三年十月辛酉布錄可考（案）原文已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夏人大舉入寇鄜延經略呂惠卿制爲十一軍自行主將及至延州見有備即拔寨北去考編年備要云十月夏人大舉入寇鄜延經略使呂惠卿諜知之乃制爲前後左右中及前左前右後左後右九軍及東西兩羽翼凡十一軍而自行主將事分據府城外北歲貿家山嘉嶺宅子谷諸處而使圖在）

（府後之三川亭建帥旗外又周立十一軍旗司有令則舉逐軍旗而逐軍以旗應逐軍有稟亦舉旗而帥司以本軍旗應又爲之開門使河道使相通以便出入爲援慮賊并兵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悉屯於城裏與外軍相近部分既定李乾順與其母梁氏率眾渡河至烏延口分爲三盡夜急馳馳至青龍坪距府城五里盡圖諸寨而以輕兵與諸將戰亦爲十一寨其二在金明北其九在金明南云初賊欲以重兵圍延州而後南掠鄜州及至延州見有備欲攻城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有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有腹背受敵之患留二日即拔寨北去攻陷金明寨惠卿遣將追之賊以精騎殿而不弃第四將張輿及李惟戰死諸將不敢擊奏聞章惇怒張輿軍失主將欲誅四下人中書侍郎李清臣曰將役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入敵令全軍盡誅異時亡將全軍皆降虜矣于是詔惠卿隨宜裁處所誅纔十四人而已按陳桱通鑑續編云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使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奉其母率眾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湯以南二百里閒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西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留龍安邊將悉兵挖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百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死之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境不遁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又畢沆通鑑云夏人既還留一書寘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經略使處其言夏國非與朝廷疆場小有不同方行耶究不意斬延改侮部與坐圍舖處立界本國以恭賓之故亦延勉聽從遂於境利立數筌以護耕而鄜延畏斥忌行平蕩又數人界殺掠國人共念欲取延州終以狀項故上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迫延[illegible]出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又畢氏考異云宋史哲宗紀是年九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今從夏國傳案畢氏雖附十月亦不繫日今附初五辛酉日下）

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論瑤華不當廢其略曰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不報（紀事本末卷百十三）

癸酉進築汝遮城畢工賜名安西（長編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樞密院呈惠卿言平羌賞將士安西眾皆言安西爲諸路進築之首故賞差厚原注三年十月十七日賜汝遮

城名安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築汝遮城賜名安西據宋史本紀云癸酉鍾傳言築汝遮詔以安西爲名汝遮即努札音聲之轉詔努札須蔣全作八月乙亥可考又地理志會州安西城下原注紹聖三年建築賜名屬熙河路東至秦鳳路界六十二里西至原川子一百里南至定戎砦二十七里北至平西砦三十二里）

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論瑤華不當廢上批付三省堂吏曰章惇等欲與樞密院同上翌日既對上怒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與章惇許將皆言願陛下且函容且言此事只宜靜不可令鬧敦逸罷黜則從官言官必有議論恐更紛紛上曰不過是同類蔡卞見上怒且意堅遂言須貶黜乃可別白是非敦逸錄問了卻許多時方有議論惇曰敦逸文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親覽政事方欲開廣言路以來忠言讜論兼祖宗以來言事官雖狂妄多不肯加罪陛下以天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與敦逸較曲直亦何必與此須別白是非上曰言事官貶責不少惇曰言外廷事不當故可貶上曰常安民亦貶與知軍布曰且乞函容臣非敢違戾但恐上累聖德卞又曰敦逸云恐得罪天下後世他既得罪陛下當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以敦逸之言爲當固知其無禮趣但冀聖意且函容耳惇曰臣觀其文詞殊無倫理皆不可曉又云乞詳酌施行不知合朝廷如何施行若便罷黜誠恐眾論紛紛卻聒噪朝廷許將亦再三陳述言願陛下且函容不爾成小子之名矣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無議論今乃以敦逸一言致眾人紛紛極未便布又言欲用孟在貶略以獄辭告中外使人知中宮失德之狀惇將亦助布言以爲當然卞

曰且與知軍州布曰知州與知軍何異怒目視卞云若既敦逸而衆人更有議論何以處之卞無以對徐曰衆人莫與敦逸不同卻可恕布曰此論不當不可上又曰須與知軍清臣遂言領聖旨布由厲聲詰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詔清臣曰且與罰金布曰此尤無義理若罰金更不如罷黜惇亦以然上怒曰三省與一知軍布少退布徐曰且乞面容將亦言恐未可行布見二人不變遂復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亦不得已待再有文字行遣布與惇皆稱善（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云敦逸上疏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出於近侍故載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甲申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知

延安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是日吳安持為真定等路經略使（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己未）（原注吳安持等雄州榷場原注安持以紹聖三年十月帥真定）（〔案〕宋編年資治通鑑雷大雨雹〔案〕宋史本本紀辛未西南方雷聲雨雹五行志同）

十一月癸巳（〔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亥朔）先是呂惠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起闕奏事章惇謂曾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亦謂布曰此必有揔魁柄之意或恐有引以為代者吾屬殆矣布曰此無慮魁柄豈易揔耶及進呈上曰惠卿何可來衆皆言無可來之理遂批旨云邊事未已帥臣難以前來如有所陳條畫聞奏及再對布又言惠卿初失金明寨（原注云見西邊〔案〕紀事本末西邊門已佚考見十月初五日辛酉注）頗皇恐待罪既而知朝廷有寬假之意便爾妄誕張大守禦之勞又乞朝見此人無廉恥惟務貪進方此多事其欲來何意豈又欲留住上亦哂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乙未（長編卷五百三元符元年冬十月戊寅呂惠卿言界首等接招納人戶原注紹聖三年十一月九日乙未曾布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丁酉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近朝廷取太傅王安石所進字說付國子監雕板以便學者傳習又以池州石諒劉發嘗受安石學時令校正乃有太學錄葉承輒肆論列自謂親聞安石訓釋令校對疑誤請同看詳按承身為學官宜知分守而乃離次侵官干預本監之事望賜睿旨正其侵越之罪詔特屬罰金六觔（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知渭州寶文閣直學士呂大忠改知同州（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大防卒于虔州原注呂大忠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自秦改知同州〔案〕東都事略

大忠嘗獻言夏人兵不過三十萬戰士不過十萬二路之衆足以當之屢犯王略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遷寶文閣直學士坐事降待制知同州考降待制長編原注在十二月初三日己未）

辛丑中書省勘會元豐四年正月九日中書省劄子應兩省待制以上並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實錄官並置左右字因此許帶職人待制已上職事官諫議大夫已上自朝議大夫便轉中大夫比其他出身人超越一官遷轉近降紹聖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案〕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庚申中書上言云云可考二十六日無文或降敕在此日也）正議大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餘外並廢罷并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亦依舊依兩省遷轉其朝議轉中大夫一節亦合廢罷詔依議定其已轉過之人更不追改（紀事本末卷一百〔案〕長編卷二百十八原注云三年十一月辛丑可考當

（卽此文）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巳朔）己未寶文閣直學士呂大忠除寶文閣待制（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呂大防卒于虔州原注呂大忠三年十二月三日除寶制案東都事略大忠傳坐事降待制知同同州考長編原注知同州在十一月十一日丁酉）

辛酉詔元祐敕文戶絕之家官爲立繼指揮勿行（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十二月乙酉原注三年十二月五日已罷此指揮今又別出當考案此兩存之例今據輯此）

鍾傳以進築安西城畢功除通直郎（長編卷四百九十八元符元年鍾傳再降原注紹聖三年十二月五日鍾傳進以築安西城轉通直郎）

乙丑（長編卷五百三元符元年十月戊寅惠卿言將兵入界令繫將官臨時處分原注云紹聖三年十二月九日乙丑曾布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是月揚州司戶參軍充楚州州學教授徐積特改和州防禦推官（長編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積充教授原注紹聖三年又改和州防禦推官）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三　仁和張大昌輯註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四

哲宗

紹聖四年正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戌朔）丙申葉祖洽繳呂孝廉知曹州敕（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丙寅知曹州呂孝廉爲京東運副原注云紹聖四年正月十一日葉祖洽繳曹州敕案編年備要云給事中葉祖洽言先帝修復官制其意蓋欲使之更相檢察而不得混亂也故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爲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給事中以讀爲事其不可讀者則穀之詣以爲朝堂之上議論設施或有差誤人主有所不知則給舍得舉其職上聞如此則政事之闕常救于未然而朝廷無過舉今使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書過文字並不回避如此則中書舍人卽是給事中給事中卽是中書舍人不進名實混淆而給事中職事遂廢當其職事者自行自讀或有阿附可以蕩然肆志無所忌憚命令既出雖有言者亦無及矣詔特旨書讀不回避餘令互書疑祖洽此疏當是爲繳呂敕上也）

壬寅詔黃履蔡京林希各薦可充御史者一人（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言嘗聞陛下命黃履蔡京云云原注正月十七日命履京及林希）

蔡京林希同舉太學博士鄭居中上殿爲御史（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戊子曾布曰太學博士鄭居中上殿何如上曰蔡京力薦原注云正月十七日京希被詔同舉御史）

甲辰呂嘉問除江淮荆浙路發運使（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戊辰嘉問知青州原注云正月十九爲江淮荆浙發運又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言呂嘉問移發提原注云正月十九日案宋史呂嘉問傳云安石復相制嘉問三侯知淮揚軍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編年備要四年九月李深疏云呂嘉問移發運使未數月不緣奏討登對不緣六曹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雱之女蔡卞娶王雱之妹與嘉問梢爲死黨）

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姓名責降人宮觀居住乃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鄰內子孫仍並與次遠路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在任人並罷（紀事本末卷百二原注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責降人姓名未見）

刑部侍郎邢恕改吏部侍郎（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丁酉蔡渭奏粉昆事又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徵原注恕以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爲刑侍四年正月改吏侍）

丁未王瑜除京東路轉運副使（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戊子沈銖言畢立文字乞委王瑜錄問原注王瑜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除京東運副）

己酉兩浙發運使周秩除京西路轉運使（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壬辰委秩體量獄事又卷四百九十三四年十二月癸未周秩察河南變事原注正月二十四自浙憲除京西漕案王鞏甲申雜記周秩重實過高鄭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府老與李邦直將生變誅章子厚蔡元度諸人以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召則重實爲京西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文路公也有朝旨令先推究體訪候有狀即治之又以運判閭純爲知情不告將引用嶺南論降人元祐人司力爲之哲宗召重實對曰欲盡誅族大臣以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召呂升卿令國門聽旨俟其有實即遣誅諸人於嶺南重實既至西京捕文劉置運司別聽且時程公孫專管當宗訪于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文凡三請自裁卞幾罷邦直留守知成都府且密諭重實令有實即就羅久之公孫怨得二張秀才密語云元謀云候上意必變必用元祐人迺有誅族之舉重實即具奏且言元不及乘輿不數日有令文劉逐便呂還朔部並不推治）

庚戌殿中侍御史李清臣出知河南府（長編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十二月癸未清臣改知成都原注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自中侍出知河南府又長編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庚午蔡京第三奏論文及甫書事原注清臣知河南府在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春正月田嗣宗坐指斥抵罪李清臣以嗣宗親黨出知河南府編年備要云嗣宗清臣之表弟東都事略李清臣傳哲宗幸楚王第有婦人遮道叫呼誣告清臣謀反既屬吏繫治婦人本盧州娼常爲清臣姑之子田嗣宗外婦詔捕嗣宗得之清臣猶未請去獄將具言者有疏論列嗣宗既伏法清臣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尋奪職知眞定府宋史路昌衡傳云李清臣有狂婦之訴昌衡致之重辟）

辛亥（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甲辰呂惠卿言浮圖寨畢功原注云正月二十六日又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浮圖原注正月二十六日可參考）

甲寅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相度保甲人才（長編卷四百九十三

密院奏河北河東陝西三路保甲人才小弱不堪敎武藝者免之原注相度在正月二十九日甲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授瞎征節度使去秋阿里骨卒子瞎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子轄戩襲河西軍節度使邈川首領轄戩即溪邦彪錢也畢氏原注轄戩舊作瞎征今改又陳桱通鑑續編云瞎征阿里骨子也性暗殺部族攜貳大酋心牟欽氈等有異志以瞎季父蘇南黨征雄武誣殺之其黨皆死屬嘛酋錢羅結得逃以董氈疏族溪巴溫居隴逋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溫之子杓拶據溪哥城舊征殺杓拶錢羅結奔河州焉）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辰朔）

丁巳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王存上表陳乞致仕故事當除東宮官詔特授右正議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其蔭補恩例各只與一名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論事附會故也（紀事本末卷百）

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凶黨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偶緣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歿之後尚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若謂其已死一切不問則使後世亂臣賊子何創艾至於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制曰故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資賦陰險世濟奸回盜竊虛名昧冒休寵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使又制曰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資詭激之行以盜虛聲挾矯誣之言以惑愚眾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又制曰故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王岩叟資險狡之智而濟以敢爲挾兇邪之權而爲之死黨可追貶雷州別駕詔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以上除王岩叟已罷遺

表恩例外餘并韓維並追奪遺表致仕子孫親屬所得蔭補陳乞恩例孫固范百祿胡宗愈遺表子孫親屬蔭補陳乞恩例並各與兩人餘悉追奪非奸險兇悖惡無人臣之義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紀事本末卷百二案畢沅通鑑考異云編年錄係于乙未誤今從長編及宋史哲宗紀朔閏考是月丙辰朔無乙未日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壬寅詔奪遺表恩例可考）初議再貶光及公著等曾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啟異時奸人施于仇怨則吾人子孫皆爲人所害矣光及韓維等家得恩澤已數十年一旦奪之于人情未便惇曰維數年前方致仕布曰亦五七年兼維在位不久必欲行則且施之于光及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奪惇曰彼已死雖鞭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曰此雖快意然更且詳審布之意無他但此例不可啟耳惇曰須畫一指揮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爲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顯惡且逭之不妨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眾不合而去莫亦無他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議惟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爲嫌故爾（紀事本末卷百二）

壬戌詔罷承議郎張競辰夔州路提舉常平官以御史蔡蹈言其險巧邪佞元祐中諂事呂大防蘇轍之徒故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壻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實薦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極惡競辰亟罷之（紀事本末卷百二）

庚午議石門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甲辰章楶言前于石門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原注二月十五日并二十八日初建議案令原文已佚陳桱通鑑續編云章楶知渭州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勢以遏夏朝廷許之遂令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帥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眾來襲楶迎擊敗之二旬有二日城成賜名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絕夏人歲賜而令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夏人大懼又考宋史地里志鎮戎軍下平夏城原注舊石門城紹聖四年賜名又靈平砦下云紹聖四年賜名平夏城大觀二年展城作軍名曰懷德以盪羌靈平通峽鎮羌九羊通遠勝羌蕭關隸之偕置將兵與西安鎮互爲聲援平夏城東至結淵堡一十五里西至石門堡一十八里南至臺平砦一十二里靈平砦東至古高平堡一十五里西至九羊砦二十二里南至熙甯砦二十里北至懷德一十二里、）

戊寅（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甲辰呂惠卿言浮圖寨畢功原注二月二十三日又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米脂浮圖等寨進築原注云二月二十三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庚辰詔趙瞻傅堯俞諡告並追奪三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造爲奸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爲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內如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于本罪未嘗明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臣子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尚多亦當量罪示其懲艾制署曰呂大防資性寡頑心術很戾背天地之恩于先帝失君臣之禮於朕躬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趨操回邪性質險譎向由言路力附黨魁倡和奸謀毀黷先烈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弟

軾肆爲詆巇晚同相光協濟險惡（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朕顯聽嚴廟我念山陵又不敢私恩寬貸）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案欒城後集穎濱遺老傳云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紀事作四年與遺老傳異必有一誤）梁燾向附兇渠擢在諫職陰與子壻構造邪謀詆誣先朝可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翻利習用小夫之私智專爲流俗之人（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議稱親則構誣于祖宗言變法則歸過于先朝欺君以助邪謀棄地以開邊釁陰連邦爽協濟兇渠迄用舉擾遂尸宰輔久從薄譴久逭嚴誅苟其究免于終身何以示懲於後世）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案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元祐黨禍忠宣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救汲公惇怒亦論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論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今日之言不可也有媿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又案編年備要云坐修實錄詆誣邵錄云因救大防激怒章惇互異）已上令所在差職官或京職官已上監當官一員伴送前去經過州軍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疎虞劉奉世曩以小官附會奸黨密布心腹蹤處要途可落端明殿學士依前中大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挾僞以干名抱虛而取進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奸之心老莫能革可落資政殿學士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王覿資賦險僞善於原俗附會奸黨毀刺先朝可落寶文閣直學士依前朝散郎守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韓川孫升呂陶頃者大奸舊惡相繼擅朝而爾挾忿徇私爲之死黨竊據要路肆言先朝造訕興讒無所忌憚

（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詆法度以遂更變之謀懸斯忠良以虛顯託之罪積心至此議罪謂何）川可授依前官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升可授依前官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峽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庫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頃在初政嘗躋近班懷藉勢乘時之心起背公私黨之計附會邪說專爲悅諛挾持陰謀共濟兇惡夙負欺君之心久逃附下之誅純禮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句亳州明道宮蔡州居住君錫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宮管句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默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句南京鴻慶宮單州居住顧臨附會兇黨力被薦屬緣洞察于奸謀不使超躋于近列（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追司留論復結罪閣雖因人言從貶秩責輕罪重罪不謂宜當）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句洪州玉隆觀饒州居住范純粹傾邪險詖出于天資反覆導諛忘其文志弟兄倡和協助奸兇（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變先朝拓土論功成時惡國之議失刑既久公之未平一）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句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孔武仲頃由遠官召至臺閣附會奸黨蹤處要班逮予親政之初年敢爲怙終之詭計失刑既久衆論未平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句洪州玉隆觀池州居住王汾早以凡才濫居儒館元祐之際附會誑欺衆論喧闐罪狀明白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致仕王欽臣張耒因緣奸黨蹤處要班挾持詭謀鼓扇兇焰欽臣可落集賢殿修撰依前官管句江州太平觀信州居住耒可落直龍圖閣依前官添差監黃州酒稅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爾父公著當

元祐初竊據宰司毀黷先烈變亂法度希哲可特降授朝奉郎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純可特降授朝請郎差遣依舊光州居住姚勔向附兇邪爲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謀可依前官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吳安詩頃者爾以邪朋竊處諫列鼓扇兇焰附會邪謀可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運州安置晁補之爾向以險邪之資力附奸惡之黨表裏倡和阿附導諛可落祕閣校理依前官添差監處州鹽酒稅賈易添差監海州酒稅務通直郎尋醫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已上逐人并錢勰楊畏仍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揮永不敘復郴州編管秦觀移橫州編管其吳安詩秦觀所在州郡差得力州職員押伴前去經過州軍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疎虞朱光庭追貶柳州別駕孫覺追職並兩官及遺表恩例李之純追職及遺表恩澤趙卨追職並兩官及遺表恩例杜純追職遺表恩例李周追貶庚州團練副使六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原注舊錄云上親政三年追述先志籌度考核奸臣詆誣迹狀方斷以不疑皆正典刑于是繼述之孝彰矣新錄辨誣云實錄載呂大防以下貶竄首尾甚備制書盡存之庶幾後世猶有考焉自黨羽嗣起忠賢斥播奸邪無所忌是以極于大亂而後止蓋本于紹述之一言甚矣其爲生民之禍嗚呼烈矣自上親政以下職去制詞恐須畧加刪例不必備載更詳思之布錄庚辰曉關再貶大防摯轍燾等于嶺表以矣黜責者三十餘人三省素未以此語布及已得旨以不復道上亦不語及是日葉濤來顧惶蔵于命詞然何可過也實錄貶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原注大防責循州在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又卷四百八十九紹聖四年七月癸丑詔許大防歸葬原注亦云二月二十八日大防貶循州是長編本從實錄書之紀事本末乃取注中布錄庚

辰晚云云槩于庚辰日下恐非長編原文今姑依紀事編次又案陳桱通鑑續編云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州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得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處州信豐而卒摯燾皆卒于貶所天下惜之純仁時因目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純仁盜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詔罷春秋科（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舊錄云詔罷春秋科先帝以經術迪士獨春秋不設科以魯史亡不可稽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復設今罷之新錄辨誣曰不設春秋科本王安石偏見私意班固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左邱明論輯其本事是以爲之傳自漢儒據傳以通經六藝垂世卓乎如日月而史官因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魯史之不可稽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刪去案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云五聲本於五行而徽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于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爲也乃若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義萬世之罪人也）

癸未議進築九羊谷寨修築石門峽東塔子鵓堡（長編卷四百九十六元符元年三月癸酉進築九羊谷寨修築石門峽東塔子鵓堡畢工賜名原注紹聖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建議案宋史地理志九羊谷東至靈平砦三十里西至甯安砦六十六里南至三川砦五十里北至蕭羌砦八十里）又議進築沒煙前後峽兩寨（長編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辛卯進築沒煙前後兩峽寨畢工賜名原注紹聖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初建議案宋史地里志云沒煙後寨砦東至通峽砦十八里西至正原堡四十里南至石門砦三十里北至蘭蜀一百三十里沒煙前砦東至東嶺堡七里西至盪羌砦一十八里南至懷德軍一百八里北至勝羌砦八十里）

甲申制曰文彥博色厲而荏行僞而堅備公師於三朝更將相而四紀曾靡云報向何所仇（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忘我大德肆其忿心初迹國以懷詐終朋奸而背善以理財裕民之政爲暴刻聚斂之利以經武拓地之勳爲寇擄草竊之計有臣若此於義可乎於戚明罰正刑永爲垂世之戒彰善癉惡上慰在天之靈）可落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特降太子少保（案十朝綱要太平治迹統類作太保）致仕依前潞國公（紀事本末卷百

（二〔案〕十朝綱要彥博洛節鉞太子太保致仕在癸未異此日〔又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張茂則梁惟簡譚扆趙約內人樊氏並責降）

是月陳敦夫除秦鳳路提點刑獄使（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丙寅詔賜陳敦夫原注敦夫除秦鳳提刑在紹聖四年二月）

閏二月丙戌朔詔太師致仕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紀事本末卷百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載諸臣貶責云云與紀事本末文同又於文彥博降責及司馬康追奪贈官下原注云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並用君子與小人共事君子終必爲小人所攻從古然也元祐之末劉呂主調停之說則臺諫給舍參用小人如來之邵鄧溫伯鄭康陸佃周秩之徒俱造華老微仲君子亦分其黨互相非毀則大往小來羣邪並起小人反覆易於反掌前日無恥進待無報求見公若爲入身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乞蹙公著譁亦商英也前日定讒司馬光者周秩也今日乞以罪加司馬光者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張商英之徒旣論貶范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一十餘人竄呂大防劉摯梁燾皆已致之死地而欲盡殺元祐諸賢旣廢孟后且又欲追廢宣仁章惇之罪可勝誅哉）上批張天悅（〔案〕宋史本紀作天說）所進書觀其立意狂妄詆訕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進呈取旨詔以張天悅送開封府取勘情節申尚書省其後開封府言張天悅私有景祐福應太一集及上書詆訕先帝情不可恕詔特處死（紀事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甲寅邢恕言胡深疏云前日張天悅處死是刑餘無願之人又言其言上斥神宗誅之固宜原注云天悅處死在四年閏二月又卷五百九元符二年夏四月辛卯詔勘鞫不結案及審錄覆奏書以違制論先是臣僚言右軍巡院鞫前兗州萊蕪縣尉張天錫訛言詔特處死更不結案審錄仍不覆奏原注元符三年九月陳瓘論章惇殺張天悅之徒以鉗眾張天悅見紹聖四年閏二月丙戌或即是張天錫或別事當考又〔案〕編年備要云自是妄言者又不誅死）

丁亥詔曰韓川孫升爾等以顯附奸兇肆爲譏訕早負罪譴久稽典刑川可特責授岷州團練使副使道州安

置升可特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

詔知福州朝奉大夫葉伸特令守本官致仕

中書舍人蹇序辰言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韓忠彥本因朝廷以其父琦勳舊遂蒙先帝擢用寵遇甚厚官爲尚書超躐夷等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會奸惡同爲毀訾望早賜黜責制曰韓忠彥進由世臣擢自先帝歷躋禁從久贊事樞當體前修以稗初政而乃助誣民之浮說行蹙國之匪謀可依官降充資政殿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二）

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軾所撰已令毀棄宜差蔡京譔文並書（紀事本末卷百二〔案〕軾譔碑文在元祐六年八月丙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二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時藝祖所賜予而建也中遭焚燬神廟時召方士募人將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簾乃損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詔東坡公爲之記而哲廟自爲書其額後泰陵親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毀其碑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魯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也）

壬寅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安燾被遇先帝至爲執政方文彥博司馬光競爲棄地之論燾實與其事內結張茂則與之表裏外同奸黨爲之借留及蔡確得罪又從而出力擠之當是時舊臣相繼被斥獨燾徘徊數年偶緣喪母方私去位則協助光等爲多非特附會阿諛而已究其本末背負舊恩見利忘義尤在韓忠彥上此皆中外所傳聞朝廷所照見伏望聖慈更賜裁度比附同罪已罰之人一體參酌施行制曰安燾持祿保躬協謀蹙國依憑奸黨爲己助惡誣蠛勞臣隨時擠陷上辜寄託久負譴訶特落觀文殿學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紀事本末卷百二〔案〕燾罷知河南府在二年十一月乙未可考東都事略安燾傳云四年落職知大名府）京西路

轉運副使周秩除淮南路轉運副使（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壬辰委秩體量獄事又卷四百九十三四年十二月癸未命秩察河南夏事原注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先自浙憲除京西漕閏二月十七日改淮南漕）河北路轉運副使邵龢除陝西路發運副使（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云邵龢閏二月十七日自河北副除陝副）吏部尚書黃履除中大夫尚書右丞（長編卷四百九十八元符元年蔡京言究問文及書事原注紹聖四年閏二月十七日黃履自吏書爲右丞［案］中大夫三字據宋史宰輔表增）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曾布爲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左朝議大夫知制誥林希爲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案］宋史本紀希知樞密院作壬寅日）初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草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於是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故事日得獨對乃疑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忤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戊辰林希言乞使臣依進士試策原注林希以學士改知樞密在四年閏二月又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癸未蔡京言惇與臣不同原注引陳瓘彈蔡京第四章云章惇初信京卞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二年十月卞爲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閏二月林希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京所云與臣異殆由此按瓘此章日月有誤故長編卷四百八十七於四年五月猶稱學士也）

甲辰詔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詔州別駕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安置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高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丁酉究問及甫與恕書原注云閏二月十五日范劉再貶是月丙戌朔十五日乃庚子紀事繫甲辰乃十九日也與長編相差五日必有一誤）朱服知萊州（長編卷五百一元符元年八月辛巳趙挺之言朱服因特表削今牽復節鎮理實未安原注紹聖四年閏

二月十九日知萊州［案］宋史朱服傳紹聖初政因表賀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返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二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備處他室論知萊州守）提舉汴河隄岸賈種民差同楊琰相度（長編卷四百八十八紹聖四年五月乙亥種民言導洛依元豐年例原支輻此又長編卷四百八十紹聖四年四月丁亥賈種民往呂梁原注閏二月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據宋史河渠志卷四云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

乙巳承議郎李仲除提舉開修御河（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李仲閏二月二十一日以承議郎除提舉開修御河三月二十四日改河北運判）

丁未詔官員任本貫路差遣應酬奬並減半（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十一月戊寅吏部言本貫差遣酬奬並減半原注閏二月二十二日已減半指揮）

戊申權知洪州朝請郎張商英爲江淮荊浙等路發運副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壬子詔朝奉郎守太府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覿改送袁州居住（［案］宋史王覿本傳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閒田以葬覿索侵耕官田表爲墓田江水貫城中爲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覿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太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殊與此有異）故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孔文仲追貶梅州別駕及追遺表恩例鮮于侁追諫議大夫集賢殿修譔故朝奉郎吳處厚追貶歙州別駕（紀事本末卷百二）中書舍人蹇序辰奏劉奉世等皆緣棄地及附會奸惡謗毀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爲近例而孔文仲鄭雍安燾等猶未見行遣比之奉世等責罰其爲失當不倫甚明制曰鄭雍頃由附會得列言官乘時抵隙驟至丞轄助成奸慝無補事功可特落資政殿學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紀事本末卷百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大雨雹〔案〕宋史本紀癸卯大雨雹五行志癸卯京師雨雹自辰至酉）

三月乙卯朔（長編卷四百八十九紹聖四年六月丁酉賜修復安疆寨防拓蕃漢官帛有差原注三月一日可考〔案〕十朝綱要乙卯築安疆寨）直龍圖閣知慶州孫路加寶文閣待制（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詔孫路節度邊轄原注路先以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陝漕六月三日加直龍圖閣四年三月一日加寶文閣待制〔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卯朔）

戊午陸師閔兼都大都庫成都府利州陝西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長編卷四百八十九紹聖四年六月乙未原注云已見三月四日當存一去一〔案〕今依彼文輯此姑存原文）

辛酉西上閤門副使苗履權知蘭州兼管句沿邊公事（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戊申載履權知蘭州原注云履權知蘭州已見三月七日〔案〕此與上條皆兩書之例長編之原文當兩存之）履申乞造熙河浮橋建金城關（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甲午金城關畢功原注云三月七日履申乞造浮橋金城關）

癸亥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何昌言并諸科進士等及第出身釋褐六百九人（〔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甲寅進士及第何昌言方天若胡安國除官原注云三月十日此癸亥爲初九日）是日未啟封讀三人程文至第四人展讀數百字曾布與蔡卞俱云文字顯不如第三人恐不須讀啟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上宣諭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可降布曰事有適于事變近于人情固當損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間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人當誅上甚稱之既而林希爲臣言有可增損亦當隨宜損益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益布曰恐無此理上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益京曰第言事當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爲第七人及啟封則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後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殿放進士因言及損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豈可不得增損如此則是膠柱而鼓瑟也況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團教事皆未可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度累經修改終未如舊法凡此之類豈非損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第不失大意可矣布曰德音如此臣復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設此羅網以爲中傷羅織之術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安即便以爲非毀朝廷黨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蓋正直自守之士無他罪惡加以此名則無由自辨然以臣所見言之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視投元祐黨中以取禍患亦無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陛下于人情事理無不洞達願更加審察林希進曰法度無不損益之理如編敕熙甯中修成元豐中又修今復重修若不可損益即第當檢熙甯元豐敕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類此今日之論誠中傷羅織之端爾上頗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又言子弟當禁錮之資產當籍沒之古今政事中殊無義理此奸人附會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門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問臣曾聞宣諭否布曰不聞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當誅上甚稱之既而林希爲臣言此必天若及放榜惇亦對蔡卞言惇知

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決知是天若也上驚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爾惇所以知之況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誠至論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于此上領之天若興化人也（紀事本末卷一百）

庚午河東安撫使孫覽除樞密直學士（長編卷四百八十九元符元年五月丙子覽降資文閣待制原注覽進密直在紹聖四年三月十六日）

丙子呂惠卿築克胡山新寨（案十朝綱要作刻胡）畢功賜名平羌寨（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未惠卿遷光祿大夫原注呂惠卿築平羌寨畢功在三月二十二日又四月庚子呂惠卿言李沂西界討蕩功原注平羌寨賜名已見三月二十二日又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己未惠卿遷官原注呂惠卿築平羌寨畢功在三月二十二日又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進築賞厚原注平羌寨賜名在三月二十二日案宋史本紀壬戌進築克胡山新寨丙子克胡山新皆成賜名平羌寨）

戊寅提舉開修御河李仲改河北路發運判官（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李仲閏二月二十一日以承議郎除提舉御河三月二十四日改河北運判）

辛巳（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甲辰呂惠卿言浮圖寨畢功原注三月二十七又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米脂細浮圖等進築原注三月二十七日可考案宋史本紀辛巳西上閤門使折克行破夏人于長波川斬首二千級獲牛馬倍）

壬午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讟毀宗廟睥睨兩宮交通近習分布死黨考言觀事實狀具明而包藏禍心蹤跡詭祕相去八年之間已有不可備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牘又散在有司莫能會見若不乘時取索編類必恐歲久淪失或邪黨交搆有藏匿棄毀之弊欲望聖慈特賜指揮選官將貶責奸臣所言所行事狀並攻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仍差給事徐鐸及序辰（紀事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七元符元年閏月壬午序辰言候編類畢進入備覽原注序辰初乞編類在紹聖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今紀事繫三月壬午乃二十八日也爲類成冊計一百四十三冊詔令錄本進入見長編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丁酉日部經邦宏簡錄云蹇序辰編類光等事狀及臣僚章疏人爲一帙凡因十三帙來上稽神由是無得脫禍者陳桱通鑑續編云章惇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章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云云章惇蔡卞請帝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事爲光等攻廢法度悉不遺凡四十三帙薛呂林自又乞毀資治通鑑〔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幸金明池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疏畧曰伏聞金明池新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爲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意也陛下躬不世之資襲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如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禱陛下而使覽悟有司之過乎案十朝綱要閏二月甲戌幸金明池然閏二月丙戌朔無甲戌日以三月乙卯朔推之乃三月二十日也綱要誤編年備要云幸金明池風甚頂如山新作龍舟[illegible]于水心毀東不復登水殿等船皆罷又云先是以龍舟了畢特支度牒十五道賜楊玫御史蔡蹈言楊玫者本木工止祿技巧馴致使名祿養豐厚時有加賜近代以來以工巧被寵過者未有如玫比也龍舟之役其費不貴朝廷不責其過而反以度牒賜之甚亡謂也若謂其功可賞不過有功之事何足多尚今賞之過厚無不議論凡賞罰所以存勸沮也何以一龍舟而命賞過厚不知勸何在耶若謂其勞則邊歷用命國爾忘家之人不知何以爲賜臣竊見諸路每有興修于乞度牒諸問勘當十不得五其重惜如此而獨于賞玫不以爲意何邪讜論集載次升二疏上哲宗幸金明池乞不乘船疏云臣伏聞有旨今月二十日幸金明池臣竊觀孟子之言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則知天子巡幸與民同樂天下無事之事也今聞聖駕幸金明池有旨不過御橋是以主器至重社稷所繫其伏入起居兢愼如此賓天下之福也臣竊聞興蓁所造龍

（船窮工巧華麗尤甚陛下必須乘御以臣愚見乘船危乘橋安陛下尚不乘橋豈肯乘船耶雖然如此陛下若不乘船臣先事而言亦無所害萬一有之可爲未然之戒臣安可以緘默傳有之千金之子不垂堂不倚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又乘船危聖主不乘危伏願陛下念之裁取進止其一疏爲上哲宗論龍船費即續宋編年通鑑所載者集中已缺全疏又案次升行實謂上疏爲二年今在三年必有一誤蔡絛鐵圍山叢談云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備且爲當朝一盛觀也其龍舟甚大上綴一殿曰時乘既歲久紹聖末詔名匠楊於者新作焉久之落成華大於舊矣須鐵費八十萬餘他物畢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重物乃始可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四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

哲宗

元符三年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元符三年歲在庚辰二月戊戌朔）辛丑進隆贊位轄正上（續長編卷五百十九注案注云三年二月四日據朔閏考是月戊戌朔則四日辛丑）

先是三省奏請故皇太妃塋域合加崇奉及將來奉册典禮令禮官檢詳典故聞奏戊申同進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並注合輯）

己酉布同呈王恩蹤遷在崇極及張粲之上（續長編卷四百八十四注及卷四百九十四注案此係紹聖三四年間事至是曾布與臣僚同言及此李氏於紹聖四年注引其語以爲證五年注又云三年二月己酉可考是李氏原書於此年載曾布言也今全文已佚不能詳錄二月戊戌朔己酉十二日也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元符三年十一日布同呈此語一當作二）

庚戌（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向太后三叔父未曾霑恩語注云三叔父推恩在二月十三日庚戌今原文已佚考宋史本紀二月庚戌向宗回宗良遷節度使太后弟姪未任者俱授以官不書其三叔父推恩惟向敏中傳云以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餘孫釋絳並官太子中書敏中爲太后之曾祖遂其父釋絳二人其叔父也）

戊午詔以通議大夫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爲門下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徽宗紀庚申韓忠彥爲門下侍郎資政殿大學士並在戊午日蓋戊午下詔至庚申乃行也故庚申詔有宜速書詔行下之語）

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元祐中嘗除尚書左丞以指人言遂移樞府（案除尚書左丞在四年六月丙午同知樞密院事在五年三月壬申指字疑或是招字）且元祐中祖宗故事廢而不恤者多矣獨於此不敢不改有以也今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彥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日不援以爲例臣恐政府將爲敦愛外戚之地有日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陳

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五載劉拯言下詔曰韓琦定策元勳忠彥純厚舊德不可以嘉彥故廢宜速書詔行下忠彥見上陳四事以裨政其一廣仁恩曰本朝自祖宗以仁德固結人心四方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務於功利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豈社稷之福哉顧陛下以仁安天下之心其二闕言路曰諫官御史人主之耳目願陛下來忠直厚重之士親加議擢若敢言有補則行其言用其人其三去疑似曰法無新舊便民則爲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凡曰元祐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願陛下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其四重用兵曰先帝於陝西河東進築城砦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未興等路餉之虛內實外民力大困願陛下考用兵以來費幾千萬而所建之地收以爲用者其數幾何而邊民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皎然見矣謂宜即罷以惠邊民東都事略韓琦傳云徽宗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有爲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

吳安持等牽復（續長編卷五百十七注（案）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尚書省送到工部狀準都省批檢詳道河東流一案文字郭知章吳安持魯君貺王森梁鑄鄭佑李仲李偉俞瑾文及甫呂希純王令圖王宗望黃思賓誦等降奪有差至此安持等牽復）

辛酉曾布白上劉拯駁韓忠彥告何敢爾英廟除王疇樞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副使拯何可容上曰不識拯亦不知其爲何人布曰蔡卞門下士臣嘗論范純粹罷帥無罪不可不與鄧州卞力爭既而即日拯有文字言大臣陰與爲地大行怒數語卞云拯何以知令分析眾救之遂已上曰亦不知是卞門下人然拯但云忠彥戚里未敢行下尋批出便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訖布曰此尤不可乃是嘗試陛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爭豈可便行如此乃是姦險尤可黜（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徽宗聽布言遂出拯知濠州事見四月戊戌）上嘗諭布云禁中修造華飾太過牆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麗尤甚又云仁宗作一寶座議以爲華麗遂置之相國寺今非其比外人何以知鄒浩亦嘗論列布云禁中地窄玉虛誠不須作其他亦多不知但布曾從駕至北郊宜入賜茶大日大行論云昨日盡見北郊宮殿只是朱繪些比他處精好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云然賜茶處是後殿（（案）卷四百九十四作上云不然賜茶處是寢殿）前殿後有流杯曲水及亭榭無非金翠亦與首飾一般鄒浩敢言無所不論須召還布再三稱賀（續長編卷四百九十四注及卷五百三注）

鄒浩復官（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

蔣球蔣之奇等牽復（續長編卷五百十八注（案）宋編年通鑑云復鄒浩等官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復有差案同時受累之人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可考續長編原注言鄒浩復官及蔣球蔣之奇等牽復竝云二月二十四日是在是月辛酉也九朝編年備要云先是曾布言登極大赦非常赦之比竄謫之人延頸以望生還方春夏瘴癘之時早得遷徙爲賜實大兼臣嘗蒙聖諭謂鄒浩豈可置之死地如浩萬一不得生還於先朝亦非美事上曰浩擊惇甚力章疏且存惇必未肯便與移敘布曰不若批付三省不必指名但以大赦因牽復移敘之人速具姓名取旨則必不敢緩也上欣納之於是詔浩復官監袁州酒稅回監泉州商稅餘或復官或除落衝替或與官除差遣）

壬戌逐郝隨劉友端（續長編卷五百二十注（案）宋編年通鑑云斥內侍郝隨劉友端布因問故上曰彼自乞宮觀也因言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金翠皆隨友端所爲也九朝編年備要云上曾諭曾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牆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侈尤甚未幾逐隨與友端布因問故曰彼自乞宮觀因言營造過當又詔太常少卿孫傑同內侍李愨寵磨隨友端等所領後苑造御前生活所翰林書藝局造御前生活所修萬壽觀本命等殿所收支之物仍令愨先詣逐處封鎖蓋此三所前後所費尤大也）

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栰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原注策修廢據史例當具載而實錄闕之今追書（案）文獻通考卷十六云初解梁之東有大鹽澤縣亙百餘里歲得億計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壞至是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沈括筆談云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

（唯中閒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又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盬澤之患築大隄以防之蓋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脈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丙寅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高遵惠在元祐中言事切直特贈樞密直學士賜銀五百兩（續長編卷五百十九注案原注載敕文甚詳云據告詞稱先帝即不在哲宗時也當考年月又云贈樞密直學士在元符三年二月丙寅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案東都事略本紀二月丁未又云范純仁等竝收敘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觀吳安詩韓川唐義問竝分司鄭光唐和遭臨安州居住呂希哲希績呂陶鄭祐竝宮觀任便居住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程頤移廉□衛英峽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粹和潤襄兗亳信等州晁補之張耒河中府黃州通判劉唐老武勝判官鄒浩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竝與監當差遣案宋彭百川皇朝治迹統類元祐黨事始末下和潤襄兗亳信作知潤襄兗亳相又云張耒通判黃州晁補之簽書武甯軍判官廳公事黃隱監江州酒稅黃庭堅鄂州監稅賈易監舒州茶鹽酒與此文多不同又云尋詔劉摯梁燾許歸葬摯燾王珪呂大防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諸子竝許敘復）

三月（案宋史本紀是月戊辰朔）辛未給事中范鍠爲龍圖閣待制知瀛州初議進呈鍠除目章惇謂布曰蹇序辰亦可用布曰何謂惇曰衆人皆動獨序辰未動布曰未動何妨揚州自不虧序辰鍠乃昔曾議帥若不面議定必上前紛紜惇曰善及進呈上曰鍠亦知邊事衆唯唯而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瓘爲左正言（紀事本末卷百十九案宋編年通鑑云三月以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左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人但章惇蔡卞不樂留紀事本末專錄陳瓘貶逐事剛節不全當據此補東都事略及宋史陳瓘傳竝云瓘爲右正言右字誤當據此正甲戌彭氏治迹統類作甲午似誤宋史張庭堅傳云庭堅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在職踰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夫前後異宜法亦應變而必議悉必復則法將敝於一偏久則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補於國家陳瓘救議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爲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與以悅人心召還舊言職以慰士論至是瓘爲左正言鄒浩爲右正言庭堅以薦蘇軾蘇轍可用忤旨徙爲郎時與陳瓘同復官者英州安置孔文仲編管昭州汪衍編管封州余爽編管金州王鞏峽州居住張保源見治迹統類又宋史龔夬傳云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必疑今聖政日新姦黨既破必當蚤夜熟計廣爲身謀或壞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待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案續長編卷三百八十七注云司馬溫公之喪王鞏上章論程正叔之非建中靖國嚮鞏初奉復得通判西京將行樂陽公以正叔屬之使無念舊怨鞏答簡云我肇大地衆生猶如一子況先生者乎據治迹統類王鞏初奉復在是年三月則續長編注所云建中靖國閒者蓋據通判西京言也今無月日可考不能輯入姑附於此）

甲申中書舍人張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先是曾布論劉拯當逐上曰商英與拯皆不可留已降商英論文及甫文字付三省渠乞留中卻揭去後降出布曰商英論及甫事似有可取法不許乞留中乃可罪似不當揭去三省恐未喻聖意臣每聞德音似每事不欲從中出聖意固不欲大臣失職乃深中義理然中外之人亦不可不使知聖意所嚮古人有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又云主道利宣不利周若是非已明出自聖斷亦無所不可上曰商英無一日不在章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是命蓋韓忠彥等奉行上旨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原注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且言築隄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制河北漕按商英

（自中書舍人出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餘說今不取（案）宋史本傳亦不錄商英數詞頗事云商英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使降知隨州）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郭知章先除河東帥韓忠彥私與曾布謀欲留知章使京代之黃履亦謂當然於是同進呈河東闕帥乞趣知章陛辭之任忠彥遂言知章初任帥豈可付以河東河東須事體重曾作帥知邊事者乃可往布曰非不知此但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蔡卞曰自來須用曾經河北作帥人布曰舊例須用故相及前兩府今近上從官如吳居厚安惇皆不作帥蔣之奇新自邊上召還忠彥曰如此只有蔡京上曰如何布曰若令京去須優與職名章惇曰承旨自當除端明殿布曰

兼兩學士不妨蔡卞曰之奇曾經邊帥莫亦可去許將曰朝廷闕人莫且教知章去上曰且教去將又曰且教知章去布曰不知聖旨是且教知章去是教京去上曰蔡京布曰如此則批聖旨蔡京除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蔡卞曰兄不敢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爲宰相所逐上不荅 翌日布再對上諭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鏜皆已去只有安惇劉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先是中書舍人曾肇入對言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明四目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帝始親政事詔臣民上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卽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誘言者至於本朝可謂平治而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甯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覽舜禹漢唐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直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之爵秩小則賜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誕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鬱抑壅塞之情當今先務無易此者惟陛下急行之是日詔送三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紀事本末以此曾肇言及下辛卯詔竝繫於元符三年三月以日食正陽月詔求直言之事覈之當在茲年三月宋史東都事略竝可考）辛卯詔曰（案宋史詔求直言亦繫三年三月辛卯東都事略本紀在庚寅前此一日）朕以眇身始承天（案一作大誤今據宋文鑑改）

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余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陽之月（案陽之二字原脫據東都事略本紀補）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自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論嘉謀惟恐不聞聞（案各本脫下聞字今據宋文鑑增）而行之惟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尙慮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

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朕意中書舍人曾肇之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東都事略曾致堯傳亦謂此詔曾肇所草詔下投匭書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徽宗不許時應詔上書者姓名崇甯元年九月中書省所開具臣僚章疏可考宋編年通鑑云求直言奉議郎鍾世美應詔上言乞復熙甯紹聖故事以爲神考道過百王庶事具舉沒猶未久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當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閒天下大治復見熙甯之盛不折尺箠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而盡復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述則何以著巍懿赫赫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廢墜財用匱乏京師累月水旱河朔連年災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眞可痛傷而太息也案崇甯元年九月己未蔡京等編定臣僚章疏以鍾世美爲正上范柔中爲邪上尤甚茲錄鍾疏不錄范疏可怪范疏今不可得見惟九朝編年備要有奉議郎范柔中上書言多詆紹聖併及熙甯之政云數語而已時鈞州推官崔鶠亦應詔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受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辜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糾姦邪門下不駮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復籍上書人以鶠爲邪等免官）

是月（案續長編卷五百一載詔令後三省樞密院進擬差遣臨時取旨召對注云三年三月末可考今攷已佚據通例事附月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三月瞎征與隴捞入見以隴捞爲懷遠節度趣令之鄯州瞎征爲甯遠節度案續長編瞎征作轄正隴捞作隆贊卷五百十九注云隆贊三月十七日乃除官即謂此也十七日甲申宋史本紀云甲申以西蕃王隴捞爲河西軍節度使尋賜姓名曰趙懷德邈川首領瞎征爲懷遠軍節度使與此所書異編年備要云初詔隴捞爲河西節度知鄯州如府州折氏世世承襲趙懷義爲團練使同知邈州懷義乃木征之子瞎氈之孫唃斯羅之嫡曾孫也木征熙甯閒來降賜姓名趙思忠至是隴捞與瞎征俱來朝以隴捞爲懷遠節度趣令之鄯州瞎征爲甯遠節度上之召對二人也因從容問隴捞以何術招溪巴溫隴捞云溪巴溫亦欲款來但爲鄯阿章所隔若赦阿章之罪招之必易上曰已放其罪矣隴捞曰臣到岷州當遣人論之若不從則以兵取其首來上曰招誘爲善不須殺也尋賜隴捞姓趙名懷德案賜姓名在四月壬寅又云永興民王懷進玉器詔卻之案宋史本紀乙未日又云賑河北饑）

四月（案宋史本紀是月丁酉朔）戊戌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新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上諭以皇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恐陸佃等以

修史得皋（〔案〕佃以修神宗實錄得皋落職知秦州在紹聖初時召爲禮部侍郎見宋史本傳）不可用布乃力陳蔡卞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人造作語言熒惑聖聽上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布曰臣等以陛下踐祚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非深合人望故雖衰朽亦欲自竭一二裨補聖政中外善人君子鬱塞已久自聞初政人人欣慶鼓舞若事變如此善類皆解體矣朝廷政事亦無可言者（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詔給事中劉拯論事觀望志在阿私罷給事中知濠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范文正言行拾遺事錄四引長編云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惶惑及黜劉拯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古輩人情方少安語有修飾不敢羼列正文姑附此）

庚戌上問蔣之奇元符廢后（〔案〕原注脫廢后字今補）事令取所受皇太后手書進入蔣遂留身然上對布詢問無所隱布以其欲留遂先退及至簾前蔣具道其事太母云當時所降文字乃劉友端所書太母未曾見如紹聖初增崇聖瑞禮數乃本殿人書寫此書未嘗見也是時九月二日先帝來殿中云章惇等乞立中宮荅云此事官家更子細先帝云宰臣等議已定欲以初七日降制若如此如何了得太母云且更相度自後文字皆不曾見劉友端郝隨誤先帝處多蔣云當時降制用手詔謂皆是得旨御不知皇太后不知太母云從初廢瑤華時亦來商量亦荅他云此大事不可不謹先帝云避不得亦已然蔣云從初所受文字並已於上前納下太母云已見當時實不曾見並不知布云如此誠可駭也臣於紹聖初議聖瑞建宮安燾云除是教皇太后降一手詔先帝正色折之云皇太后怎得教皇太后手詔皆是本殿中人書寫如何教得臣聞德音稱贊不已今日所聞則異於此如此是劉友端等所誤內外之人誤先帝如此誠可罪也（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

癸丑先是中書舍人曾肇言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泛論大體指陳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詳有可施行旋具奏聞如此則聖詔之出不爲空文施之國家固非小補惟陛下留聽是日以奉議郎鄭敦義爲承議郎左班殿直高士育爲承務郎韶州仁化縣令鹿敏求爲承事郎賜太學上舍生何大正同進士出身及開封府進士呂彥祖並爲初等官大正眞州司法參軍彥祖淄州司戶參軍敦義士育敏求仍令閤門引見上殿皆以應詔上書可采故賞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紀事本末此條在元符二年四月考崇甯元年八月乙丑高士育鹿敏求皆降官何大正呂彥祖竝追奪所授官彼原注引此條云元符三年四月十七日事則茲云元符二年字誤且諸人應詔上書其事自在是年三月也仁化縣令彼原注誤作化仁已依此改正淄州司戶參軍彼原注作福州司法未知孰是）

壬寅賜隆贊姓名趙懷德（續長編卷五百十九注〔案〕宋史四月丁酉朔續長編注以此爲四月六日事則壬寅也宋史本紀書賜姓名於三月甲申）

甲寅以和州防禦推官徐積知壽春縣事（續長編卷三百七十五注〔案〕續長編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載進士出身徐積爲揚州司戶參軍充楚州州學教授注云徽錄乃於元符三年四月十八日載此誤甚矣元符三年乃以和州防禦推官知壽春縣事云云蓋徽錄誤以此事爲充楚州州學教授也四月十八日甲寅故補書之）

辛酉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辠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盡裒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詔取以入（紀事本末卷百二〔案〕宋編年通鑑末云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中書舍人曾肇亦言臣待辠右省伏見置局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後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終應干臣僚章疏及申請事件以給舍都司郎官兼領自紹聖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據本局人吏已編寫一千九百冊投進又各寫淨冊納尚書省門下省乞見今進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未嘗申納續準中書送下章疏約五百餘件見行編類次臣以職事須至論列竊見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置局編寫蓋緣人臣指斥朝政彈劾臣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臣欲乞指揮將見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量留書吏立限催修寫了當外其續送到章疏更不編錄只送中書省上簿收管其餘手分書寫人等並各放罷所貴朝廷事體均一不至多留吏人枉費請給上嘉納之乃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紀事本末卷百二〔案〕續長編卷五百十三注云元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罷紀事本末於四月辛酉考五月丁卯朔二十八日甲午宋史本紀罷編類臣僚章疏局在四月癸亥則續長編注月日並誤也故依紀事本末編於此）

癸亥（〔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魏釗青唐死事注云魏釗子孫恩澤在四月二十五日今其文已佚二十五日癸亥也）吏部侍郎徐鐸奏準紹聖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案〕續長編卷四百九十七引作二十五日）朝旨節文蹇序辰奏竊見朝廷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乞將貶責過姦臣所言所行事狀並取會編類仍錄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又準紹聖五年四月四日朝旨蹇序辰奏昨準朝旨編類貶責過司馬光等事狀候編類畢繕寫一本進入以備省覽今勘會編類臣僚章疏局已準朝旨將前後編類章疏並一宗行遣盡納入內臣契勘上件事狀多於章疏內節出文意類編成書事體一同今來合與不合依編類章疏局已得朝旨將一宗行遣進入詔並進入（紀事本末卷百二）

乙丑左正言陳瓘言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尾八年（〔案〕瓘七月甲午日奏作七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叢歸一身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蝟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求去而聖恩不許臣竊以爲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皇帝奄棄天下海內謳歌歸於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敘合天下之公倚成於天躬定大策惇於此時意語乖倒陛下以天地之德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體貌如恐

不及自古仁君寬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又云棄鄯州時西羌復叛共立小隴拶爲主詔王贍棄鄯州引兵歸湟州案鄯州即青唐湟州即邈川九朝編年備要云初瞎征徙居青唐新城爲其下所逐尋削髮爲僧及其子來降於宗哥城首領心牟欽氊董氊疏族谿巴溫次子也迎隴拶入居之隴拶尋以青唐來降至是路便羌酋復共立小隴拶爲主詔王贍棄鄯州引兵歸湟州仍諭谿巴溫或小隴拶依舊主青唐苗議授以河西留後尋又詔熙河經略胡宗回追還王贍宗回遣知河州姚雄發兵往鄯州四戰獲捷與贍拔軍還河州詔加雄防禦使兼熙河蘭路會路鈐轄依前知河州仍令招諭郎阿章谿巴溫等早令歸順又云以韓忠彥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爲門下侍郎案東都事略本紀甲辰日治迹統類云時上意用中道合異論以忠彥重享初平首命爲相東都事略徐勣傳云時紹聖黨與向在朝用事人懷異議以沮新政徽宗一日與勣論擇相之難且曰朕欲倚范純仁韓忠彥如何勣曰陛下得人矣又云皇長子生大赦范純仁二十五人竝收敘純仁宮觀許歸穎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覿韓川呂希純吳安詩唐義問竝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穎昌府楊畏復官依舊知襄州呂陶張耒劉當時竝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易竝與小郡劉唐老黃隱晁補之黃庭堅竝與堂除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移永岳鼎衡州居住程頤復官任便居住鄭俠放逐便案東都事略本紀云庚戌皇長子生辛亥大赦宋史本紀云己酉長子亶生較前一日其赦復元祐大臣治迹統類繫於乙卯宋史本紀繫之丁巳黃隱元刻本誤鼓隱今依九朝備要改正治迹統類云劉唐老黃隱除知軍晁補之與通判黃庭堅簽判又云左正言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史中丞安惇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又言惇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王以百姓之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是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所不取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故事上之又言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愛國爲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惇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愧責已多況如前日之所爲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爲國是極人臣不改之孝以爲善述皆以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惇對權章已出求去乃罷中丞出知潭州案前段所載即後所謂論國是之疏也原本字多脫譌今依宋文鑑九朝備要改正傳要云是秋瓘復言鍾正甫頃爲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擬木州轉管人前諫官鄒浩就獄根勘賓客往來饋遺等事傳會大赦釋免竄准浩以言事得舉於親戚故舊往來聽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而新州所劫與御史臺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置浩於必死其爲忍酷不已甚乎然議者以爲造意爲虐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所承受御史臺文移如何指揮本路如何奏丞但考兩處行遣次第則造意爲虐者得其人矣詔安惇落待制依舊知潭州正甫與御史左膚亦坐黜又云賜李釜以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案宋史本紀四月乙丑治迹統類繫於三月己丑宋史云賜進士五百十八人治迹統類云己丑知舉徐鐸上合格進士庚寅詔貢院試放李釜以下范致明張邦昌孫宗監孫安國黃濟善毛友童王安中等五百五十人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及李濂汴京遺蹟志卷十二竝云進士五百六十一人數亦不同此云李釜文獻通考作李崟名又不同據葉夢得石林燕語當以李釜爲是崇甯二年三月可考薛應旂宋元通鑑云是科得劉安節）

五月乙卯龔夬（案宋史本紀五月丁卯朔無乙卯似爲己卯之誤又依通例龔夬上當有殿中侍御史五字）言伏見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賦性姦邪始自阿附權臣致位二府既而漸盜威福中分國柄釁怨宿仇陰加報復不附己者棄斥無餘止緣爲王安石之壻妄謂盡傳安石之學以欺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覩是非之實久矣恭惟先帝體貌大臣極於恩禮而卞之事君如此可謂忠乎既不忠於先帝豈能忠於陛下今乃預參機政是以清議沸騰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自宸衷特行重黜以慰天下之望非獨愚臣之私願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續長編卷三百八）

（則諫院蔡卞請應差除及改更事並令封駁司開報諫院注云院元符三年五月己卯龔夬云云可考今疏中不及此事蓋爲揚氏刪節也）

左正言陳瓘言蔡卞痛斥流俗力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爲高節以不習詩賦爲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陛下建皇極之道推曠蕩之恩好平惡偏去彼取此矜流俗之可宥知國是之當審所以善述神考之政而增光先帝之緒者卞之所是與此不合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人臣之大節而安石之所以爲賢也今卞持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回顧位復何所待安石進退似不如此願以臣章示卞自爲去就（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諫官龔夬任伯雨陳瓘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共曰卞爲安石之壻乃妄謂盡得其學以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卞參預政機清議沸騰望重黜之瓘曰章惇前日所爲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爲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妄宣仁聖烈保祐之功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卞爲之上諭宰執曰臺諫攻卞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卞請去出知江甯案以續長編考之任伯雨此奏在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不在此時又九朝備要云上曰臺諫攻卞已十餘章何以使卞知之衆未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惇令吳伯衆旨於卞卞乃請去此段末云云則節末明宋編年通鑑又云九月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知江甯府蔡卞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宗回亦陰爲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於外則閒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上曰事礙東朝卿當熟慮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陳論皆不報未幾悲卞太平州居住侍御史龔夬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天下之民其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夫民至愚而神其不可欺如此元祐初推行差役京率先而辦及紹聖講復免役復與討論又昨者卞在朝廷與京表裏相濟而今自謂獨向不同此尤可怪蓋其爲人反覆趨利頗爲難察願博加采訪以辨忠邪案陳師錫奏詳見九月庚辰辛巳二日龔夬奏當在九月甲申後）

乙酉尚書左丞蔡卞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江甯府比部員外郎董必知興國軍新知無爲軍舒亶監潭州南嶽廟皆卞黨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戊子王安石妻吳氏乞回納所賜宅詔依（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壬辰（［案］續長編卷五百四注云陳次升言章惇附見元符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今其言已佚檢陳次升讜論集及陳士壯所撰行實止有九月章惇乞罷次升有奏論其恐竝不見此時之疏原注或有字誤）

甲午左正言陳瓘上殿再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爲京與卞不同瓘極論乃稍然之瓘再論章惇曰蓋自紹聖以來蔡卞造作姦言假託經義厚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爲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行事爲天下害者其謀皆發於卞干紀紊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悖之始則不過妄論紹述兩字而已又曰設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何所疑哉然而欲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舍范純仁其誰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紹聖詔廢皇后孟氏禁中被逮幾三十人箠楚甚峻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隨擠排於內莫敢有異議者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推上遺意而行之也（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原注云此用黃策元符中所上書策坐此爲蔡京所惡入邪上尤甚）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紀事本末卷百十三原注［案］紀事本末目錄有復孟后一卷惜其書已佚無從編輯卷百十三附哲宗廢后事原注

（有元符末黃策上書語今亦莫得其詳爰輯諸書所記以補其遺東都事略本紀云五月癸酉皇太后詔曰瑤華廢后累經大霈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以聞丙子廢后孟氏復爲元祐皇后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宋編年通鑑云會有布衣請復瑤華者遂命以官上因韓忠彥曲謝乃諭以復瑤華之事詔復位號既而瑤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太后先遣人以冠服易其道衣乃入中外歡呼時欲廢元符劉后曾布曰上則章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臣等已議以兩存爲便太后亦以爲然制詞略曰雖元符建號已建位於中宮然永泰上賓固無嫌於並后十月蔡京復發元祐太后向太后力爭不可遂尊劉皇后爲元符太后蔡所云布衣何大正也宋史錢遹傳宋文鑑陳瓘疏可考陳桱通鑑續編及薛應旂宋元通鑑作何文正誤復元祐皇后制蔡京所草亦見宋文鑑其制詞不欽孟后無奉哲宗追悔之意而有得辠先帝退處道宮皇太后念仙游之寖遠撫前事以興悲惻然深于示不終發等語已懸伏後欲復廢之意矣又考九朝備要載右正言陳瓘疏云紹聖大臣以繼述神考爲說以雖毀宣仁爲心而瑤華爲宣仁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豫政之時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過爲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不廢朝廷赦宥爲罪人而設掖庭祕獄治世所無今若過而均之赦宥以是廢與動靜與衆同科諉而不嚴於禮未順且瑤華前日得辠而外議藉藉皆以爲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太后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廷使議與禮縱令遂非之人自護其短安敢以先帝之言爲不然乎與宋文鑑所載陳瓘別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宜遽賞疏文義迥別）

王贍及王厚坐侵盜青唐邈川珍寶並責降（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案原注記於徽宗即位棄鄯州之下本不言月日今據宋編年通鑑繫此事於五月云姚雄奏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生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自擒青唐邈川府庫財物贍與王厚各有侵盜迹狀分明乃竄王贍於房州九朝備要云明年三月流贍昌化軍至鄧州縊死王厚郴州安置）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五月太原府地震）

（又云置平準務改市易務從之）

（又云築湟州廝歌城賜名甯川堡案歌九朝備要作哥載曾布之言曰外議多謂湟州難守臣謂若併棄之則必爲夏賊所有兼得鄯湟皆不能守豈不取輕夷狄自紹聖進築邊城深入瞰賊巢穴如會州正扼其右脇兵馬道路及天都淺井之類亦使賊不得點集而制其死命今新疆正宜固守若破壞一處則邊計可憂上然之）

（又云增太廟爲九室祔哲宗不祧宣祖案九朝備要云初翰林學士曾肇等議祧宣祖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有天下者事七世謂考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遂七廟之數以僖祖爲太祖順祖下六廟爲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盡則遷故神宗即位則遷順祖哲宗即位則遷翼祖今上與哲宗皆神考之子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清臣以挺之言爲是詔從之宋史卷百六禮志云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蔡京議以哲宗繼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爲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義籍遷祔如禮陸佃曾肇等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廟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哲宗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書首建曾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惟京佃等議異二議既上清臣辨說甚力帝迄從焉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夾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孫傑言先帝神主錯之夾室即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議不同昨用嘉祐故事事置使脩奉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六

哲宗

元符三年六月（案宋史本紀是月丙申朔）乙巳左正言陳瓘言伏見龍圖閣待制新知荆南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母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徧及存没則是恕是日之所行不為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嘗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已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為允伏望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丁未制邢恕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治迹統類云韓忠彥請攷撰司馬光等告命上曰但於貶恕告詞中載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制曰忠讒辨則內外肅是非公則謗沮行爾操心傾危雖意附會造為非語上累宣仁既非親聞又無證佐究其所自皆出不根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顯負之罪欺天罔國職爾之由切彼於此二人實門下士借譽引重恩義非輕一旦翻然遂為肆敵擠奔下石故為虛言可落職罷知荆南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建中靖國元年八月邢恕申實錄院狀力辨此事）

辛亥殿中侍御史龔夬上殿論蔡京罪狀上甚愠曰夬所陳皆曾布之語也夬既自辨遂請去自京復留布頗不自安夬忤上意龔原謂布曰得之外議近習極不樂有無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仍語布以勿與事且曰韓李皆上親擢尚且退縮何必爾但戢斂必無事

又曰陳瓘親聞上語謂子宣與劉友端嘗共事布曰布帥河東友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其職事亦無西府干務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嘗有交通之迹布若能與友端交通紹聖元符中作相久矣范純禮亦為布言上有所涵蓄恐徹簾後必更有所為布尋問韓忠彥忠彥曰外議喧然謂多讒譖上有所毀短否忠彥曰無之布又令弟肇請於忠彥忠彥曰多方以言探試上意恐有所疑即開陳然終無之又曰昨在外保全及召還皆子宣力何敢隱也布所謂讒譖毀短等語皆指蔡京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東都事略陳瓘傳御史龔夬言蔡京辠朝廷不以夬言為然夬將去位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夬以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異屬言官之意五逐言者謂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也見宋史陳瓘傳）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六月詔以坊場錢輸內藏案九朝備要云歲以百萬緡為額）

七月（案宋史本紀是月丙寅朔）癸酉御史中丞豐稷侍御史陳師錫言臣謹按章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及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翌日師錫又言惇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非皇太后聖謀前定則陛下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惡莫大於此伏望檢會臣等劄子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癸巳（案續長編卷五百十八載周秩論來春依條賑貸事注云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可考今其文已佚二十八日癸巳）

甲午左正言陳瓘言按惇獨掌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

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宗矜伐己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韓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爲當爾謂天之譴戒爲流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眾口（〔案〕續長編卷五百九注引陳瓘此文以爲張天悅見紹聖四年閏二月丙戌朔或即是張天錫或別事當考）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爾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惡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續長編卷五百九注引陳瓘此疏以爲在元符三年九月九蓋七字之誤今據紀事本末編此〔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七月朔太后還政〔案〕東都事略本紀七月丙寅朔又云詔范純仁赴闕將以爲相純仁已疾篤歸潁昌〔案〕東都事略范仲淹傳子純仁徽宗即位即日遣中使勞問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方荷爲相而純仁以目疾固辭許還潁昌里又云熒惑犯房心陳瓘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曉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況房心爲宋之分野大星乃天子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消禳之〔案〕元刻本天子作天房謬茲依九朝編年備要正）

八月乙未（〔案〕錢氏朔閏考乙未是月朔也）祕書少監鄧洵武爲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駁奏洵武不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龔原傳云徽[illegible]原除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illegible]又論鄒隨得舉不宜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東都事略徐勣傳云勣爲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事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同也今史

臣修正史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錄以參校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宋史徐勣傳亦載此疏以爲除翰林學士時所上東都事略繫於爲中書舍人）

壬寅左正言編修國史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轝陷濘不前霧宿於野願速降指揮先次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本紀壬寅葬哲宗皇帝於永泰陵〔宋編年通鑑〕云葬哲宗於永泰陵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大昇轝陷於濘中臣僚不復隨從自旦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霧宿野〔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蔡京請作景靈西宮以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陳瓘言不可者五其一謂左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係八月庚子日事據李攸宋朝事實景靈西宮記文則經始於十月之甲子蓋八月庚子乃蔡京奏準之日至十月甲子斯經始也玉海卷一百云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八月建景西宮奉神宗於顯承殿爲館御之首建哲宗神御殿於西宮以東偏爲齋殿靖國元年[illegible]又云出內庫金帛助邊〔案〕宋史本紀辛丑出內庫金帛二百萬備陝西軍儲）

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是日惇留身請去徑出居僧舍翌日復上表又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復徑出上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於禮貌不爲不至僉曰恩禮誠過厚又曰惇乞越州當與之曾布曰唐李珏事政與惇相類初罷爲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罪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復議行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辛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申國公章惇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特進知越州仍故辭謝（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侍御史陳次升言章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謬於是惇乞罷政命以特進知越州踰月中書檢會瓘竝臣僚上言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千餘家凡士民暗昧言語加以刀鋸釘手足劉皮膚斬歷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攷章惇責授節度副使在十月丙申又爲李清臣所劾也）

甲戌左正言陳瓘爲右司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本傳作右正言遷左司諫左右字互誤當據此正本傳又云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嘗云人主記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

己卯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洩機密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何如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爲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廕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洩機密遂使物議藉藉或者以爲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闗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編年通鑑載陳瓘此言又云太后聞之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貶瓘而怒猶未解左右近習或請擢蔡京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羣臣皆莫敢言乃以瓘添差監揚州糧料翌日復有旨除瓘無爲軍今攷紀事本末監揚州糧料爲庚辰日知無爲軍乃在丁亥非翌日也）

庚辰上批陳瓘累言皇太后尚與國事其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爲郡上不可乃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翌日（〔案〕宋編年通鑑無翌日二字）見上閤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案〕宋編年通鑑無以字備要作瓘即以其劄子）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罷罪惡（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罷字蓋涉下文罪字而衍宋編年通鑑無此字東都事畧本傳云瓘於門外繳四奏並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按瓘所繳四奏一論景靈西宮已附注於八月一論國是亦附注於四月其三其四論蔡京疏具詳宋文鑑其略云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其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力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乘惇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其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閒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塤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邪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詐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敍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劄子擁劍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劄宣

（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取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誠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紹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由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從之我敎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家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甯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問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卽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其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牽自用議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出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而天下之心者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散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舍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賓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甯之末王安石呂惠卿黨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竝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繆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其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圖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

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

陳師錫言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甯府蔡卞姦邪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卞雖去位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謂朝廷無識其姦日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覘大用中外見陛下容忍留京咸謂果有大用京之意又曰況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大用必須妄作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治迹統類云初豐稷入對學士承旨蔡京於殿陛開揖稷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司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遂論京姦狀至是與侍御史陳師錫其言京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不報）

辛巳稷等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爲聖母有主張之意乎當紹聖元符間章惇蔡卞竊弄威權殘賊忠良陷哲宗於有過之地廢元祐皇后於瑤華宮京皆有力考其罪惡不下惇卞皇太后不盡知萬一知之豈肯容留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明之斷投之外服雖典刑未正頗快中外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豐稷傳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論蔡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陳師錫傳云師錫拜殿中侍御史言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污惡搢紳不齒豈可淳檟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如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學退抑謙遜眞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交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取於是出知穎廬滑三州）

甲申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致貶斥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至戶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於威德不爲無累此臣惓惓之私不能無疑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孝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爲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東都事略曾致堯傳云曾肇上書以爲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意宮闕之事披露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拔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淸躬不爲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美盛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云云其文載此會詳）

資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江寧府蔡卞落職提擧洞霄宮太平州居住寶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成都府路昌衡爲司農少卿分司南京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知鄆州呂嘉問爲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光州居住二人皆嘗尹京附會章惇蔡卞殺戮無辜也（（案）宋史路昌衡傳坐淸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孫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呂嘉問傳知開封府時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逵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

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瀛州范鏜並落職商英知隨州鏜知滁州二人亦坐惇卞黨故責（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龔夬論蔡卞落職太平州事依宋編年通鑑附見五月乙卯）

丁亥詔新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陳瓘知無爲軍時瓘已出國門卽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者自間隔對以後會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爲言蔡京在紹聖中親寫奏劄乞誅滅劉摯等事上件劄子所言在監揚州糧料院以前（（案）宋編年通鑑云瓘露章辭免云蔡京交通關結其勢益牢廣布心腹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如兒戲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不可不早辨也陛下若以臣言爲是云云）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是臣事發更爲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又實封奏曰京在朝廷則國家未安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

命者其說如是露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盡惓惓之誠也所有知無爲軍敕不敢祗受進還前去揚州聽候指揮詔不許辭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又百三十一）

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錢氏朔閏考十月甲午朔無丙寅日宋史本傳云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太后亦命勿遽去今據此附於瓘出都門之後）

丙申翰林學士承旨中大夫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吳居厚既罷（（案）宋史吳居厚傳居厚知開封府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長安闕帥上欲遣蔡京韓忠彥以爲當遣或曰先已除兩學士上曰與之忠彥曰長安與河東不同兼京罪狀已露欲只與端明上曰善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

同欲自差河東參差皇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復敢啟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近日陳瓘有言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卻有簡與裴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張保全布曰京立朝如此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東朝故且令補外亦可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原注蔡絛史補原廟篇云京坐議原廟及三年服事得罪去按得罪緣此二事況原廟實用京議絛妄云耳案原廟卽景靈西宮也李心傳朝野雜記云景靈有東西宮倣漢原廟之制京議見上八月其三年服議見續長編元符三年正月京之出知永興不閱此二事原注駁之是已）

特進新知越州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始惇罷相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書省檢會瓘章而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東都事略李清臣傳云章惇罷相清臣奏章惇爲相朝廷屬以政事爲之不置次輔而惇不念龍國其所以開導上聽者莫非伎忍殺伐之事以己之平日仇怨或託誘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地故貶人及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爲四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自古姦臣少惇比者今既罷去尚以特進守藩天下人心鬱抑不快盡加誅竄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治迹統類云清臣劾惇議者以爲反覆迎合云）

壬寅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爲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辭免不允（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東都事略本紀十月丁酉韓忠彥爲左僕射壬寅曾布爲右僕射宋史曾布傳徽宗遣中使召蔡京鏁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故其制曰左右遷相東西分臺相須而成闕一不可曾肇傳云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維與肇爲衣冠榮曾肇所草制宋文鑑載之）

庚戌（案續長編卷五百十九載馬誠權陝西路轉運副使注云元符三年十月十七日可攷今文已佚十七日庚戌）

辛亥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荊州府楊畏提舉洞霄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乙卯中書省檢會御史中丞豐稷言伏見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動天變伏遇大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寔序辰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范鏜張商英史居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朝廷施行雖聖度包荒尚冀黜責臣職在糾慝合具彈奏云云詔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學士知揚州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鐸落龍圖閣待制知湖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丙辰虞策以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續長編卷五百二注案原注云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又以前戶侍權戶書二十三日丙辰也宋史本傳云策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甯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歲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蒐用度）

戊午新知南康軍龔原改知壽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龔原八月乙未劾鄧洵武其知南康軍當在九月以後宋史本傳云朝論謂帝爲哲宗廟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

己未詔略曰朕於爲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可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旌別忠邪用舍進退惟義所在使政事不失其當人材各得其所則能事畢矣無偏無黨正直是與體常用中祗率大體以與天下休息以成

朕繼志述事之美不亦韙歟若夫曲學偏見妄意改作妨功擾政以害吾國是者非惟朕所不與迺公議之所不容亦與眾棄之而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下詔紹述熙豐之政卽謂此詔其實詔無是意不過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耳初陸佃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賢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繼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更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更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更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此九月甲子朔事具詳宋史本紀及陸佃傳又曾肇傳云肇弟肇帝命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是徽宗不以曾肇之說爲然而專主陸佃調和之論也又任伯雨傳云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豐稷傳云稷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月以韓忠彥曾布爲左右僕射曾布之相也以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布遂遷稷工部尚書以王觀爲中丞稷力求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人方剝於奏章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案）曾布事已見上東都事略豐稷傳云稷遷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謀罔悖紲又言宣仁佐佑哲宗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願擇史臣中節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布出內侍進將拜相稷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尚書布遂相陳次升讜論集奏彈曾布第四疏云布自登揆路首罷豐稷御史中丞引用門人王觀爲代豐稷陛下之所任在職累月忠言讜論屢聞入告布則忌之觀乃布所引用在職彌旬未聞補報今因人言則有內相之命陛下之所任者恩數則薄布之引用者恩數加厚顛倒如此何以厭服人心）

十一月癸亥（（案）錢氏朔閏考癸亥是月朔也）端明殿學士新知永興軍蔡京知江甯府（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右正言陳祐言按林希爲中書舍人草呂大防等責詞以司馬光變法之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對策之時已有異志至於文及甫造爲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啟之陛下灼知姦黨明正典刑而罪大責輕人望不厭況祕殿清職近臣之優選維揚會府非待有罪之地伏望聖明察希用心最爲犯義重行黜責投之閒散以申公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林希傳云初黜元祐羣臣希皆密預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

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舊大中大夫知揚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孫諤自司勳爲右司諫（續長編卷五百六注（案）宋史本傳云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擊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洩乃止遷左司諫俄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矣）

庚午賜故贈太傅王安石妻越國夫人吳氏江甯府官屋六十間以吳氏託蔡卞爲家舊有賜第京師已納朝廷而卞赴貶所故有是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江甯府蔡京頃在翰苑倚勢作姦自除邊帥卽懷怨望臣僚屢有彈奏不蒙顯謫今除知江甯府仍領端明殿之職采之眾論謂京負朝廷至深朝廷待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責以示至公（紀事本末卷百二十）詔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江甯府蔡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正議大夫提舉洞霄宮蔡

卞降爲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京既貶輔臣謂貴卞輕故竝及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陳次升讜論集奏彈蔡卞狀云卞竊弄賞罰私報恩仇人有譽其妻父之善者極力主張寘之顯要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爲詆謗宗廟寘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下之姦吏更唱迭和相引爲重造作事端屢成寃獄看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瘢中傷士類或輕或重皆出己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辟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啟之時人目爲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近雖責降未厭人心伏望聖慈重行竄責以謝天下）

辛未（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兼措置銷事注云十一月九日可考令其文已佚九日辛未也）

侍御史陳次升言蔡卞之與章惇俱盜權先朝爲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惇以凶悍行之二人同惡相濟罪當均一臣謂惇之凶暴其害物止於一時卞則又敗壞道術使不得歸正疑亂風俗使不得爲善其害又留於萬世也卞之爲害實不在惇下惇既以散官安置潭州而卞則止於近地分司適遂所欲何名爲謫人心未服公議未厭（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壬申詔降授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任伯雨疏有云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儼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積歎）

辛卯侍御史陳次升言右僕射曾布性稟姦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又近自登宰府獨擅國權輕視同僚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宮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置之臺諫以爲腹心又曰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宗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王安石之善掩蔽神宗之美又曰子弟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伏望聖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讜論集次升奏彈曾布有九疏宋史范仲淹傳云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皆由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范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七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案錢氏朔閏考是年辛巳）春正月壬戌朔改元（依續長編通例補案李氏長編通例每一帝立之元年特書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閒復改元則不書茲據其例補之正月壬戌朔見下任伯雨疏及宋史本紀）

丁丑命尚書右僕射曾布爲大行皇太后山陵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晝爲陽夜爲陰以西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從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陛下以災異爲譬戒不可不深思遠慮（案九朝備要錄任伯雨疏載此爲詳東都事略本傳云時欲建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不可曰聚人修德以弭災未有祈禳而消變李濂汴京遺蹟志卷十四云建中元年正月任伯雨上疏云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王先正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當聞修德以弭災未有因所禳而消變者也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風聞近日內臣打量太乙宮側徐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之中心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爲諫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犬馬之心誠不能已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屢降蓋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災異或者欲陛下戒懼以謹厥初歎陛下固宜小心修德克己正事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福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祥陛下當益廣聽明判別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異之象轉爲休祥昔太戊有桑楮之妖高宗有鼎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遐歷之年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修德之效不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或祈禳有感修德不應則無私之上天顧可以私禱乎陛下必若建此臣竊計其費不下萬金將取之有司邪則帑藏空虛取之內庭邪則括刷已迫河北一路物貴人饑前年至今流移滿道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緩所用以檢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患成德人人鼓舞天下相慶皆謂陛下損己便民道光前古人心悅而天意得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爲祥哉臣伏願陛下遠稽格王仰測天意畏之以心謹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論罷去祈禳之役則人情自孚上穹昭答矣）

（又云范純仁薨口占遺表勸上清心寡慾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遷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略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上聞訃痛悼謚曰忠宣（案此事李埴十朝綱要繫之癸亥宋史本紀繫之癸酉）宋文鑑李之儀代范忠宣公遺表云伏念臣賦性拙直棄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蓄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貪以事君學自治平擢爲御史權達神考進列諫垣在再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棄守邊曉明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富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葬痛我從山鬼之遊忽遺省聖之臨朝首圖繼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遺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抑曠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諸果神明之見當未復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聽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運親藥石貪戀歲時黨纖釋於沈迷或稍紓於報殄今則膏肓已還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關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剝心源怨庶皇慈之俯塗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屛斥奇巧以學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遷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怨悉以聖恩而特敍尚使存殁猶污瑕疵又安得解彊埸之嚴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贖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留神逝東都事略范仲淹傳云純仁口占遺表命其門人李之儀次第之純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傅會言純仁遺表子正平與李之儀撰造以爲非純仁意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初蔡京欲綿后感故奏展向氏墳事下開封正平爲開封尉往按觀其地以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京坐廣金由此恨正平故誣以罪後正平遇敍歸遂不復仕

又云皇太后向氏崩追尊太妃陳氏爲欽慈皇后（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甲戌日

又云以趙挺之爲御史中丞時曾布與挺之俱在太后陵下布論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案〕九朝備要云時曾布爲皇太后山陵使挺之爲儀仗使東都事略趙挺之傳云挺之除御史中丞言祖宗朝用侍從之臣無內外輕重之異昔李嶠請遴近臣分典大州而韋嗣立請先行本朝張知白爲從官亦乞分臺閤之臣出守而知白因請自行願稍增重外藏且使近臣少習治民江公望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公望除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尙書王古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上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也患聞知之不博也故聽以風聞雖事有不實聞無不言至若挾情肆詆快私忿罔上聽陛下不可以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官事私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云行入粟補官法〔案〕十朝綱要云己卯詔許河東陝西路入粟授官自奉職借職太廟齋郎其直各有差宋史范仲淹傳子純粹嘗論貢官之濫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竊爲朝廷惜之疏上不報東都事略王觀傳云觀謂理財之本在節儉嗇上疏論之時朝廷以邊計不足鬻爵觀力言其弊以爲今無窮之費正在西陲與其行鬻爵之權不若損費）

二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壬辰朔）甲寅右司諫陳祐言通議大夫知揚州林希於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下頃聞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先朝大抵姦臣毀敗善類事成則據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名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死節之義黨附權要不一二年閒致位樞近其於謀身不得謂之拙託名王言多所擠陷以誣先朝之事其於爲國不得謂之忠又曰陛下以禮進退大臣務存國體希備位執政乃不知隆君親謹名分一不快意忿躁不平之氣溢於謝章慢上不敬略無畏懼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伏望省覽希章與臣所言特賜指揮重行降黜詔貶林希知舒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此節據東都事略陳祐傳較正紀事本末文字多譌且闕於紹聖初至歸過於君至如八十八字文義未明）

右司諫陳祐檢會侍御史陳次升言朝散大夫知隨州張商英姦邪凶險猖狂妄作紹聖初備位諫官不圖報國乃與宰相章惇結爲死黨詆誣忠良陷害善類而又與百姓蓋漸增改詞狀要在中傷大臣既令蓋漸論訴而商英肆行彈擊天下不容惡醜計自彰卒以得罪哲宗洞照其情必欲終棄每有進擬屢卻不用而惇出死力維持久而遂玷從列小人得路排陷尤多近者朝廷欲懲姦惡聊示薄責公議尙未厭服商英曾不自訟到任謝表又肆詆誣以文己過冀惑天聽詔降商英爲朝奉大夫商英隨州謝表云哲宗即位太母受遺承六葉之美成丁酉年之全盛四夷畏服兆姓阜康法度修明府庫充實守而勿失安所紛更只緣用事之臣自是專門之學累年懷蓄一旦吐伸揭簿差徭雕蟲考試回河東注割地西還汲引交遊羅列臺省抨彈雲上議論日新異同既繁威福隨驟其始也止於併罷使者其究也至於流極大臣闔開羅織之端造成報復之釁哲宗皇帝久居保祐備察細微登用謀臣究治謗語一麾汝海坐窮兵黷武之譏萬里英州下醜正欺愚

之令於是四方響應眾口雷同政府分閱封章史館推求筆削退朝聚議造膝進呈自嗟識性之愚蒙每被單流之忌膈還朝既晚在職不多故始逐垂簾之臣未嘗干豫終行過嶺之責亦罔聞知區區曾效於涓涘一一可推於歲月其言無忌憚類此紹聖初章惇坐言者十九章責司馬光等言者八人而商英凡六章比他人特多蓋商英實惇死黨今乃以迹疏交淺無所干預為辭故次升劾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宋史陳次升傳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甯不及劾張商英事）劉摯諸子護喪還鄉里（案元符三年二月詔摯許歸葬子許敘復）劉嗣子跂徑伏闕下投登聞匭上疏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今韓丞相忠彥及曾丞相布許中書將皆取實封案牘開視知其謬妄明白如此二十五日（案是月之丙辰）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四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殁後誣謗所坐皆得釋（續長編卷四百九十注（案）宋文鑑卷七十一劉跂謝昭雪表云投畀讒人已悟告言之妄滌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寃没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聞私書謬悠之說可致公朝夷滅之刑駁彼無良遭為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閭巷之有辭引鷹揚尚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語靡斷嘗鄙惟幸誣誣既內慊於不根又陰虞於後患讒其付火固絕意於上甯託以屏人復何施於參驗不攻自破欲蓋而彰巧誰謂其如簀市共知於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危遂為奇貨密騰舊札惡遺衆仇險不晉於山川食無餘於犬錢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溧山之勢岌如累卯之危賴先帝照囑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特迂清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闔門百口谷復幽囚纍癢擒者十喪隸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於如此大戮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羣疑而冰釋譴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挂有司之罪籍名或末除用再懲於肺肝敢上塵旒辰理無雜者宜靡悼於改為事己灼然遂悉從於釐正此蓋

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聖識之方廣有唐辨謗之略孤忠素節事已白於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堅於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酬宋史劉摯傳云跂能為文章遺黨事為官拓落家居避禍）

丁巳詔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案宋史本傳左作右誤東都事略亦作左）言自哲宗皇帝疾勢彌留中外洶懼惇為宰相自當引天下大義乞立陛下為皇太弟以繫人心以安國勢持危扶顛輔弼之任惇懷異意滅不加恤及至陛下即位尚敢簾前公肆異議逆天咈人輕亂名分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矯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僅乞外補伏願早正兩觀之誅或從矜容乞投海外（案東都事略任伯雨傳云伯雨又言天下國家莫大名分法若不嚴禍起不測幸而大后聖明睿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太后於何地陛下貸惇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生覬覦之心長姦邪之志危疑之幾不可勝防矣章八上惇貶雷州）又具大事六件一蔡卞以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庶人一紹聖已來竄逐臣僚並是蔡卞誣罔一宮中厭勝事作蔡卞乞掖庭置獄只差內官推治一編排元祐臣僚章疏乃蔡卞議與蹇序辰自編排惇即奉行（案宋史蔡京傳云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一鄒浩以言事得罪卞執奏乞治浩親故送行之罪一蹇序辰首建看詳訴理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案宋史蔡京傳云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很每為制服執政七年門生故吏遍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惇既竄雷州而

卞居池州如故（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任伯雨累疏言陛下即位時章惇簾前異議乞正典刑蓋言端王浪子爾遂貶雷州司戶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崇甯四年卒初轍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惇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惇責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家今不可也宋文鑑載任伯雨疏云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脅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追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濊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謗毀宣仁聖烈保祐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以害忠臣肆異說以危神器自古姦臣爲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人乞斬惇卞天下之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需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自紹聖以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啟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宮中厭陟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其治之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祕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未必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誣讒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奏堅請乃許置黨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很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備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驟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甯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損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豊衞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澄候正惇卞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開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時賢士大夫經紹聖貶責者稍稍還朝曾布忌希純故出之〔案〕宋史呂公著傳徽宗聞希純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遷遂趣遣之俄改潁州又云兩遷〔案〕宋史本紀丙申日）

三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壬戌朔）癸亥檢校司徒鎮南軍節度使知杭州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呂惠卿引年乞致仕而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范仲淹傳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書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嘗存國體故有此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之命）

戊寅承議郎知無爲軍陳瓘爲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丙戌（〔案〕續長編卷四百十九論公使錢事注云據國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可考今文已佚無可考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棄湟州〔案〕東都事略本紀於元符三年末書是歲以湟鄯廓三州歸於青唐誤棄鄯州見於元符三年四月棄湟州當在是年三月丁丑十朝綱要九朝備要及宋史本紀可據宋編年通鑑書此事於二月之末蓋上脫三月字也今正十朝綱要云三月丁丑詔河西節度使趙懷德知湟州其湟州守臣官吏將佐悉追還九朝備要云時既棄鄯州於是大酋谿巴溫迎懷德之弟谿賒羅撤入居之言者又論知湟州王厚首建開邊之策及盜青唐物上不欲竟其事姑從薄責而知河州姚雄又奏諸蕃怨聽等入骨樞密院請斬瞎以謝一方時議者又多請棄湟州朝廷問姚雄以棄守利害雄遣部將陳適諭意於知湟州雷秀秀以爲可棄無疑朝廷委雄措置湟命秀將湟州兵由京玉關以歸統制官劉价命居民商族由安鄉關以歸遂以湟州畀趙懷德而瞎征與懷德俱還湟州於是懷德與谿巴溫谿賒羅撤合追咎瞎征先降瞎征不安求內徙詔瞎征居鄯州未幾卒又云解任伯雨言職〔案〕宋編年通鑑繫此事於二月今據十朝綱要九朝備要通鑑續編諸書改正十朝綱要云丙戌任伯雨知虢州伯雨居言職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關宗廟宮禁者細故不論曾布方用事伯雨謀擊之布覺乃先罷伯雨言職通鑑續編云權給事中任伯雨欲劾布布覺徙爲度支員外郎二書所言不同考宋史本傳云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東都事略本傳云時議欲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在相位惡儒臣以邊功入相遂奏乞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

（以異也又論邊帥生事失與國心乞棄湟鄯之地以安邊息民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又論堂除猥侵吏部員闕內降浸多或恐詐傳敎命引漢唐季世鴻都置爵墨敕斜封以爲戒王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請史院係宰相監修今中丞爲屬恐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覿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爲人遷官也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上一百八疏號戇草云）

四月（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是月辛卯朔）壬寅曾布以將出使留對因言衆論皆以爲臣出使之後必有合謀并力爲傾搖之計者願陛下察之上曰渠輩待人如此豈有此理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案先是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曾肇轉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節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名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怨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復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事見宋史曾肇傳又案元符三年日食四月朔下求直言詔爲曾肇所草此年日又食四月朔下責躬詔爲王覿所草宋史王覿傳云日食四月朔帝下責躬詔覿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任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

（又云復宗學案續長編四百八十六禮部言故相蔡確蔓乞以舊宗子學爲賜第從之原注云輔國元年四月九日可考即指此也四月辛卯朔越九日己亥十朝綱要云己亥復置宗學可證編年備要云元祐六年詔置未及成以賜蔡確至是復置）

五月（案宋史本紀是月辛酉朔）己巳大行皇帝乳母竇氏復魏國夫人陳氏復郡夫人白氏敘封司字馬氏敘封典字以責降逾年故也王氏韓氏不見敘復（續長編卷五百二十注）丙戌朝請郎梁寬言紹聖之初姦臣特進是時不惟朝廷之士革面迎合雖田野書生亦懷觀望捭闔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其心本欲附會時流以窺上第其閒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體傳播四夷所損不細又如紹聖之際方天若對策其閒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爲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貲爲惜天若閩中匹夫於元祐大臣公卿有何宿憾時以蔡卞用事正持威柄方務傾覆大臣既欲行其妻父素志又欲復其平日私讎天若者蔡京之門人蔡卞之飛走也鷹犬效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云云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乞下禮部每遇廷試戒約舉人立爲法式不得狂妄不答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罷黜此流所貴少厚風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五月朔大雨雹案宋史本紀辛酉朔又云葬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祔永裕陵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丙寅日）

六月（案宋史本紀是月庚寅朔）甲辰右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右僕射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爲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自山陵還二虞主不在腰輿而行禮重於陷大升舉其罪浮於章惇三不當先與屬官推恩布之未還祐已上兩章及祔廟又連上數章皆留中祐遂繳申三省布乃具牓子不復朝參而祐有是命制詞略曰觀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案宋編年通鑑云右司諫陳祐前後七章論曾布不從罷言職通判滁州）翌日布宣押視事先是布以劄子論邊事其一乞修葺新邊城守備及墾闢新田其翌日癸卯上作兩御批付三省樞密院又翌日進呈遂依已得指揮行下是日上以諭布謝曰論事每承聽納臣雖糜隕何以報稱布察上甚悅

因及祐章且曰上下合謀并力共爲傾搖之舉意謂萬全然不知聖意不可奪也臣自出使時已聞此謀然臣不敢恤臣若引前日山陵使求去此乃臣子所不忍言祐意在逐臣不復顧忌諱其言幾若咒詛上曰語誠類咒詛布曰聖德仁厚無不涵容以此言之則何可勝誅又言衆人謀欲逐臣聚其黨與復行元祐之政則更不由陛下聖意不回也（案由字或知字疑）上曰安有是理若更用蘇軾轍爲相則神宗法度無可言者又言岑象求輩揚言云軾轍不相則不已當并逐之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劄子救祐（案去年陳祐除右正言次升奏彈見讜論集）上不顧亦不肯留劄子次升乃自袖去而右司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

爲相且曰如此何可容旦夕當逐之又云曾布安可去（案可去二字依九朝備要校正原本誤司夫）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意哉（案十朝綱要云公望因抗疏論立繼述分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怨切）先是曾布甚惡李清臣不附己數使人諷公望能一言清臣即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案九朝備要云先是陳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觸前一輒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附會祐他日爲上誦之上以爲名言宋史江公望傳云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惟一白鷴畜之久帝以柱杖逐之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府吏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宋文鑑卷六十二載其疏略云臣訪問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閉對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液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爲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深銜歡悉不失兄弟之情矣伏望陛下勿以竊味無根之言加諸至成骨肉之閒而忘大舜親愛之道案宋史本傳所言數事十朝綱要立書於七月云戊辰公望坐論蔡王獄事罷言職知淮陽軍）其後彭汝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此據呂本中墓誌增入清臣罷在十六日案清臣罷在十月癸巳原注十六日有字誤宋史陳祐傳以祐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蓋因後蔡卞乞貶任伯雨等祐在數中遂云爾其實祐之黜爲劾曾布當以此文爲正宋史傳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六月集禧觀火又云范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遂出知潁昌府案東都事略本紀純禮於元符三年十一月辛卯爲尚書右丞其罷在是年六月戊午通鑑續編云時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罰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度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行不得志故抉此藉口其心豈惟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也編年備要云純禮又言自古天下治亂顧用人何如耳今略陳祖宗用人之要呂餘慶有才行太祖自員郎擢爲諫議大夫王禹偁有文學太宗自大理評事擢爲直史館張知白屢上書言事真宗自河陽判官擢爲右正言遂大用夫人君欲得魁傑之其必出於非次之擢用若惟待輔臣爲舉左右列論亦閱有孤寒寡援正直是守者則終身冥晦雖有忠[illegible]報國之心何由而見之純禮[illegible]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都承旨范右丞不可先是詵嘗求爲承旨欽聖爲爲[illegible]薄遂以命王師約布妄言出於純禮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會詵館伴遼使稱純禮押宴席閑語犯御名爲中丞趙挺之諫議陳次升所劾惟諫官江公望[illegible]明純禮無過而純禮不復辨遂出知潁昌府自此韓忠彥之客相[illegible]矣）

七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庚申朔）壬戌上因言元祐中詆毀先朝政事人多不詳姓名可悉錄來又言人才在外有可用者亦具名進入又言張商英莫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爲不然而偏

見異論之人各私其黨又有報復怨仇之意紛紛不已致聖意厭惡此誠可罪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公望嘗爲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右不可用京卞（（案）東都事略江公望傳公望除左司諫上疏曰哲宗固孝於神考矣持紹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倅時事必指爲傾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戚動人主故民力困竭國用匱追天下爲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甯元豐培養之餘遺紹聖竄逐之後彫疎零落所餘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陰私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也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朋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爾思建皇極嘉靖庶邦盡舊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開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緣此等人在朝決不免懷私挾怨互相仇害則天下士類爲之不安士類不安則朝廷亦不安矣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和平安靜天下無事陛下垂拱而治矣上領之而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曾肇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卞異趨衆所共知紹聖元符閒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爲亦衆所共知使其得志未必肯舍兄就令兄肯與之解仇彼必不信亦必不聽然則不獨宗社生靈善人君子罹其患害曾氏之禍必不在衆人之後矣兄方當國得君（（案）備要此下有王宜二字當援補）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說不作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世所謂善人端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內者亦皆置之閑地愔愔無氣而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今日兄勢方盛彼固不敢言及惇卞一旦兄勢稍不如今日之盛彼固不肯引元祐人及世所謂善人端士者則必首引惇卞自爲固位之計人主平日所聞皆毀訾元祐人之言而世所謂善人端士又未必盡知則其勢不得不用惇卞惇卞果至未暇卹其他曾氏之禍其可逃哉思之可爲寒心可爲痛心可爲慟哭不知彼（（案）彼字衍文備要無此字）亦曾思之否布答肇曰上踐祚之初深知前日之敝故盡收元祐竄斥之人逐紹聖之挾怨不逞者欲破朋黨之論泯異同之迹以調一士類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論議於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熙甯元豐欲一切爲元祐之政不顧先朝之逆順不卹人主之從違必欲回奪上意使舍熙豐而從元祐以遂其私志致上意憤鬱日厭元祐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合謀并力詭變百出必欲逐之而後已上意益以不平又曰布自熙甯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變惟其不雷同熙甯元豐之人故免元祐之禍惟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坐視兩黨之人反覆受禍而獨泰然自若其自處亦必[illegible]有義理以至處今日風波之中毅然中立每自謂存心無愧於天無負於人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使此言不足信則已若果有此理元祐及惇卞之黨亦何能加禍於我哉恐未至貽家族之禍爲祖考之辱而累及親友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東都事略曾肇曾布曾肇皆致堯之孫也宋史曾肇傳云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編年備要云時曾肇從知應天府）

丁卯著作郎陳瓘爲右司員外郎瓘力辭實錄檢討官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癸未三省奏事訖曾布獨留極陳元祐紹聖兩黨姦惡

皆不可令得志使軾轍京卞在朝則更相報復無有窮已天下無安靜之理兼人亦不知威福在人主但宰相一易則非其黨類皆受禍矣如此豈朝廷之福上深嘉納曰卿自來議論平允布因言貶責之人但可復職寘之名藩巨鎭無所不可但不可在朝廷耳蓋在下之人不安則朝廷不安非持平用中之意也上尤稱愜因具內外之材可稱者數十輩以聞并具詆訾先朝紹聖元符不許敘復人姓名進入布又言祖宗時異論之人未嘗深貶責自元祐紹聖更相報怨而朋黨之禍成矣此不可不戒也退至都堂爲同列言上意本欲持平用中破朋黨之論以調一中外此人臣所當將順況如此最不用力但內不作威獄外不興兵革使天下和平安靜

日以無事則太平之象也衆莫以爲不然陸佃歎曰如此則天下無事眞太平之效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案）元符三年召陸佃爲禮部侍郎即上疏言調和元祐紹聖之人與布同意其疏附載元符三年十月己未東都事略徐勣傳云時布主紹述之說徽宗以問勣勣曰陛下之意得非欲兩存乎徽宗曰然勣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安燾罷燾將請去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讎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並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朝廷計也當熙甯元豐閒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案）東都事略本紀安燾於七月丙戌罷宋編年通鑑書於六月之末蓋安燾上疏去七月二字也今據東都事略宋史諸書正之又（案）此文刪節未全九朝備要載燾原文爲朝廷計也之下云夫聽言之道必以事觀臣不敢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不知果爲紹述邪非邪當熙甯元豐閒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至小邑所積見錢穀粟不下一二十萬自紹聖元年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大臣用之以爲憂延固寵之計故罷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罄竭未有甚於今日而反謂紹述豈不厚誣哉今夷狄之情難測水旱之變不常又慮盜賊潛謀承閒稱發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無使飾偏辭以爲身謀者得行其說則天下幸甚又論東京黨錮之禍唐末近習之患今皆有其漸履霜堅冰不可不戒其言甚切又云蘇軾卒於常州吳越之人皆咨嗟出涕軾樂善詆惡蓋其天性見義勇爲不顧其害用此數困終不以爲悔乾道閒詔贈太師謚曰文忠）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八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庚寅朔）壬子，先是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其言曰：臣聞神宗有爲之敘，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爲久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爲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遂至於耗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昨守無爲，奉行詔令，竊見一年之內連下五敕，而天下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運之於西邊（〔案〕九朝編年備要云瓘所奏五敕帖黃云朝廷應副邊事虛內事外非一日也故五敕之所取雖有別用之處然前後相因以致匱乏至於今日逐耗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邊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敕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將餘數留一半準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一其年十一月敕起發見管常平免役錢卯前敕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敕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一其年三月[illegible]起發諸路量添酒依抵當指揮一其年三月又敕[illegible]錢內撥一半充常平糴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兌挪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又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賸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爲額只以三年爲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助邊用神考愛民之意可謂深矣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違成憲而偏用於一方乎西邊財匱竭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賸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又曰五敕之後其年五月又降一敕以廣西錢一百萬貫和預買紬絹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若於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濟其實則人戶不願也且以無爲軍言之民間買絹一匹須用一貫四五百文足人戶請常平錢一貫文省今於年例外創添支散之數此乃聚斂之術臣恐自此一敕之後相繼無已又況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絹一百萬匹未足以充陝西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案〕徽宗五敕祇見於此奏帖黃五月之敕亦見於文獻通考卷二十云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賸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綿絹計綱赴京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雖名濟之實聚斂之術）墮先政於罷兵之後，蠹國計於冗費之餘，譬如決江河之大防，蓄溝澮之小潤，非曰無消涓之助，何以補湯湯之流？大違神考之心，殊乖繼述之義。臣職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錄、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日錄降付史院者，今爲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輕議大典，誠以宗廟至重，義不敢默。蓋惟神宗皇帝體道用極，憲天有爲，自得師臣，授以政柄，雖尹暨湯咸有一德，無以復與，而嘉謀嘉猷實出我后。以言乎經術，則微言奧義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則改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則神考之獨志，而安石之所以歸美者也。用事之臣闇於此理，託奉宗廟，獨尊安石，假紹述於詔令，寓好惡於刑賞，至於纂記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贊之語宣揚於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專美於人臣，不歸德於我后，淩壓宗廟，以植其私，事之乖謬莫大於此。豈惟負神考在天之靈，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見撰成日錄辨一篇，具狀奏聞（〔案〕十

（朝綱要云十月乙巳以左正言范致虛言詔前降修實錄參取元祐及陳瓘乞刪除王安石日錄等指揮勿行仍詔實錄院以朱墨本進案朱墨本者紹聖初別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則於墨本上以雌黃塗之謂之墨本入紹聖所修則以朱修之謂之朱本）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左僕射曾布於都堂以書責布曰閤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也然謂閤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又曰熙甯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閤下最知其本末今閤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閤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閤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又曰閤下

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閤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布讀瓘書大怒已而笑謂瓘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亦不校瓘以日錄辨及國用須知納布而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岳珂桯史載瓘全文云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閤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閤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閤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閤下試一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閤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徹見

所以謂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甯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閤下最知其本末今閤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閤下閤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閤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息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閤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職事聞閤下之言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閤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疆之應亦閤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釁作人心變懼邊費褒敗國用耗竭而閤下方且以爲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閤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閤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

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倡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閤下未許其去者閤下必有以遠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慮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恩至深至厚瓘欲禪乎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媿於外家一身之安危敢冀抱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閤下也閤下棄惡而之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默默而其惟閤下留聽幸甚岳珂曰前昔尊堯集表蓋與此克見始末醫訣立備不脈醜書）

癸丑瓘又錄所上布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具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校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爲元祐異見淺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得竄黜（紀事本末卷百十九又百三十二）

甲寅三省進呈上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邪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當陳者不敢已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

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凡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所記之事鮮不徧載而王安石有日錄皆當日君臣對面反覆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數年乃成書臣蓋未嘗見當日修書乃章惇蔡京今日提舉史院乃韓忠彥而瓘以爲臣尊私史壓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爲之一空乃以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布愧謝而韓忠彥等皆言瓘必欲去當與一郡布曰臣本不與之校朝廷優容無所不可遂以瓘知泰州上令責瓘忠彥及陸佃皆曰瓘之言誠過當若責瓘則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乃以瓘知泰州布始欲瓘附己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爲我書且曰郄恩不遠恐失與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瓘喜明日持以見布布果大怒遂有海甯之命先是瓘以都司權給事何執中爲禮部侍郎一日以簡抵瓘曰早見貴人公即眞矣故瓘語正彙云爾（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編年通鑑云瓘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時瓘兼權給事中曾布將薦之郎貫或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媿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兩下之過也布謂瓘所論爲元祐之單見淺聞之說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遂出知泰州）中書舍人鄒浩奏瓘素以聲聞推重一時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所示天下而慰公議也伏望收還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體所有錄黃未敢發書行下不從右諫議大夫陳次升亦言瓘首蒙進擢搢紳之間咸以爲賀今聞瓘以宰屬議論不合因此罷去審如所傳不惟有遺人材亦慮有失人望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陳次升傳徽宗立召爲侍御史遷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甯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然他所言曾肇王觀張庭堅貢易李昭玘呂希哲范補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謹案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曰宋史云云門戶之見也）

是月邢恕申實錄院狀云恕爲御史中丞爲章惇所擠與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罷職恕遂出知汝州數月移知南京時哲宗亦徐知希與恕俱罷希有罪名而恕無明白罪名惇恐恕復用即檢尋出恕元祐初因罷中書舍人責知陶州日曾於簾箔有疏自辯然口中固未嘗聽責命遂下其後再責永州監當首尾九年皆在謫籍並因國事即不緣私而惇悉置不論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抉摘疑似上欺哲宗聖聽降恕三官責知南安軍章疏中止於自序敘歷本末未嘗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疇昔之言察臣本末記其姓名乃復召還館閣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爲忠信遂除尚書省官則於責詞中並削去不言特著其熙甯初忤旨罷館職之言以巧相詆誣恕時以簾箔未相知恐以爲前此嘗違道干進故云及臣除尚書職方員外時司馬光亦除資政殿學士其

月日可考也惇卽見詆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又恕時有故與韓維相連所以云韓維素有名德及與司馬光呂公著爲一等惇見詆云指權臣爲名德此皆見於訓詞之言足爲顯據而去年六月閒惇尚當國責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馬光呂公著追貶海外之日由恕所擠公著之貶海外責詞具在罪名可見與司馬光所坐口語並無分毫干涉惇之貶光已是厚誣至同貶公著海外當時之人尤知其無名然則公著與恕累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貶光海外則緣光在元豐八年春與范祖禹曾說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婁后事猶可慮祖禹先到京師恕因與祖禹閒言哲宗方十歲比至還政須更十年中閒事亦有可慮祖禹卽道光之言時司馬光尚未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於哲宗之意則忠也祖禹與光深相知所以與恕說者正以光爲善意非惡也恕曾說與蔡確章惇亦以光言爲憂國愛君之意爾當是時朝廷方嚮用光欲以爲相又簾箔在上光言於簾中乃有形迹恕特密與確等說則豈以光意爲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紹聖閒章惇疑恕恐其不爲己用每以光公著爲言欲見把持至云恕是呂公著上客又云恕昔時常托司馬光在手掌裏凡紹聖閒侍從臣僚無不聞知則惇方貶光公著之日豈容恕知其謀也因葉祖洽論王珪事林希本出珪門下又是親戚惇既與希爲黨以希之故陰欲庇珪而祖洽論珪事乃引光公著與珪爲比謂光公著已貶節度副使則珪豈可置而不行時王珪之貶因祖洽屢有章疏至光公著則已貶節度副使其後並無人言又別無事因特因祖洽之言所激遂同日與珪皆貶則惇豈嘗見問恕亦何嘗聞知但既貶光公著後恕徐聞惇於哲宗前以光言婁后事猶可慮乃以爲幸其如此兼觀光責詞謂其實藏禍心則其旨可知也至於呂公著責詞則與責節副詞大節皆相表裏其後別無罪名然不知惇當日因何與光竝責也惇既貶光知其別無事因卽於貶光之日旋畫旨下編類所應事干臣僚竝仰本所直行取會仍備坐若有隱匿增減漏洩竝科除名之罪貶光後五十二日編類所方行牒來止於取會司馬光語言而已與呂公著了無相干也恕卽回牒具坐元豐八年夏范祖禹與恕說曾與司馬光同在洛河官船中說及先皇帝已嗣位然婁后事猶可慮恕尋曾說與左僕射章惇及故左僕射蔡確委是詣實回牒今在編類所案卷中可以檢照恕止云光言猶可慮則是憂慮恐有此事如何惇以可慮之言乃反指爲禍心也兼當年二月初責光爲節度副使時責詞中已有潛懷睥睨之邪計欲快傾搖之二心此兩句固已指光猶可慮之言以爲邪計二心但其言不甚別白爾至貶光海外之日則云乃與凶黨實藏禍心至引宣訓衰亂不道之謀借喻寶慈聖烈非意之事與言及此積慮謂何止是更注解邪計二心之詞而已卽知惇再貶光公著有激而然也其下積慮二字乃惇狡獪欲該載光言慮字在其閒爾然光所謂

猶可慮者直是憂恐之言固無幸願之意與惇所謂慮者文義語脈理自不同惇雖彊欲牽合不免益見其撰造也若惇以光言爲明有惡意則當日責辭何不實載光可慮之言以爲有幸災之意如此卽是著光本語惇知果爾則不足以誣惑天下人必有詞故匿光本語飾以己意然則誣陷光者特出於惇事理甚明恕牒又云尋說與惇及蔡確則顯見非紹聖後語惇也其言出於范祖禹祖禹與光至相厚固非談光之惡恕傳祖禹之言固非陷光之意今聖明方辨光公著之寃而惇實陷光不自執咎乃反嫁禍於恕與前責恕南安辭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指權臣爲名德者前後蓋不類也況惇將責光之日恕若與惇符同則惇必先令恕供析然後行遣豈有先貶光海外後行取會之理蓋惇知恕與己不同若先來取會卽恐恕或有隱匿或爲光解釋卽卻難以撰造所以惇先用己意織成光罪既貶光後更畫聖意以除名之罪見脅方來取會而恕所荅牒辭如前則不肯傳會章惇符同責詞灼然可見兼責光海外後半年恕方除御史中丞時林希與惇相爲表裏謂恕爲公著黨人欲以此相脅持恕恐此言必達哲宗之聽遂曾因事奏陳云惇嘗以臣爲素與司馬光呂公著厚欲以此制臣先時惇嘗云賢常托司馬光在手掌裏臣荅惇云光素有賢名方元豐以前天下之人孰不稱其賢者固不能逆知光後日爲相改更太過也至於神宗皇帝末年亦嘗特進光資政殿學士然則神宗豈不

賢光哉惇他日又面折臣云賢是呂公著上客臣荅以臣爲呂公著上客固不可欺相公但當元祐間恕與呂公著進退禍福自不同方呂在元祐間進時恕卻退方呂爲簾省所知得福之日恕撥簾箔之怒乃得禍這箇卻不同惇云若不憑他卽卻須廝隨著過嶺去也恕既具爲哲宗道此二事且云恐惇今日以此持臣欲其順己臣自顧昔者實曾稱道光公著然臣本公言非有私也臣欲爲惇所持則御史臺可廢矣哲宗面諭云卿既與他進退不同不妨莫信所謂莫信者令莫信惇也使恕果光傳會惇證明光罪貶光海外則惇希甯復以此更見脅持但乞照驗恕責南宮告辭猶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指權臣爲名德則知方恕爲御史中丞日惇以恕與光等素厚見詆可知矣程頤貶涪州亦是林希與章惇以爲恕素師事頤故遂於哲宗前陷成頤罪末從貶頤乃於執政大臣聚會處見詆云師既如此爲弟子者當如何恕尋聞其說亦曾對哲宗皇帝開陳云程頤之貶臣不知以何罪臣於頤昔者實以師友之閒處之但自元豐三年頤曾到京師與之相見後至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元祐閒與頤又不同進退然則惇雖罪頤焉能中臣但惇緣希故挾情用刑則天下安得心服理當奏知哲宗云會得希之見詆先朝大臣皆闇其言則恕對哲宗面辨其事可知希爲惇謀猶欲以程頤見中則其於司馬光呂公著又可知也今來實錄當具載光公著之貶則罪光本末宜得其實乞賜照會（續長編卷四百）

八十六（原注）劉跂辨謗錄載張舜民說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跂謁舜民相見舜民時任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對皆乞早辨宣仁疑謗則諸臣僚家誣搆事皆釋然上謂當日誣謗自不分明今日卻不用分明辨之問曾見邢恕責詞否此乃辨宣仁也對曰未曾見後來又責周秩廣德軍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說婁后語言本是章惇說出指以爲邢恕所言恕曾上章乞與賊臣惇各被五木對辨於御史府不降出舜民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案）舜民所言恕乞與惇各被五木對辨婁后事他書並無之當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中書舍人傅楫罷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楫歸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范純禮布茲不悅出知亳州（案）宋史本傳作博州本傳云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卻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道此楫在朝歲餘見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求去以龍圖閣待制知博州又云晁補之罷管師仁謂蘇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庭堅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案）蘇轍上當有蘇軾二字不然皆字無著宋史管師仁傳云師仁擢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甯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遂去之

九月己未（案錢氏朔閏考己未是月朔也）陳瓘既黜上論蔣之奇章楶（案時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楶同知樞密院事）曰瓘爲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逐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當衆人擠排誠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勞之是日布又對留身面謝慰勞加勤且謂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舉又曰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對曰陛下初下詔以爲用人無彼時此時之異若臣下便能將順奉行則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別然偏見之人終不可率當更緩治之（案當更二字似宜乙轉率更連讀）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隨順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處衆人洶洶中獨賴眷屬有以自立偏見異論之人誠不少彼不肯革面固當去之然上體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過當故欲從容中節耳若言臣隨順及畏元祐人不知聖意爲如何上笑曰豈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十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戊子朔）癸巳（案東都事略宋史並繫乙未岳珂愧郯錄亦作癸巳）右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李清臣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先是曾布獨對上諭布人物有可詔對者但奏取來便當批付閤門布尋以劉燾王防周燾白時中四人名聞上悉批令對四人者皆布門下士清臣密啟上謂燾防等爲四察八偵既而對衆顯白四察八偵不可爲言事官上色變衆莫曉其語上以論蔣之奇章楶曰清臣蓋指王防劉燾等也令諭布知且曰清臣所爲婦人女子之事尋召燾告之仍令轉達上旨時九月丙戌也後二日布留身謝上諭以察偵之語且言所謂察偵皆臣所親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黨類此等人皆知順聖意奉行法度者非嘗私也若晁補之畢仲游之徒皆與清臣輩背公死黨之人必不與臣親厚此理之必然也上曰清臣害政當去布曰補之等何能爲清臣在政府則爲害政矣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諭汝霖繳申清臣則因其請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嘗與言事官交通（案時彭汝霖爲御史）昨者聖諭令彭汝霖召吳則禮諭聖意臣迄今不曾令則禮至汝霖所今既被旨容臣更展轉道達上知布之未奉詔也翊日趙挺之對遂令諭汝霖汝霖遂草疏納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

申一照會狀但言前後五有章疏論清臣當罷政未承施行謂其必能自請而安然自居慮清臣之不知已錄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狀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畢清臣留身請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進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當遣御藥封還而清臣留時嘗白上曰臣本無去意但爲言者所迫如蒙遣使宣召臣更不敢違聖制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諭之奇及槩大笑之及再入劄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岳珂愧郯錄卷五（案）宋編年通鑑云清臣與曾布有嫌每於上前互相詆毀諫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毀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姦清臣不自安出知大名府宋史本傳云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又彭汝礪傳云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誣江公望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肯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與六月甲辰文合）

甲午歐陽棐以直祕閣知蔡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案）原注云在靖國元年十月七日據錢氏朔閏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則七日甲午也宋史本傳云歐陽修中子棐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

戊戌（（案）續長編卷五百二鄒浩論在京官司今後被受一司續降條貫及一時指揮關報門下中書後省諫官案所賣事得周知注云靖國元年十月十一日當考今其文已佚錢氏朔閏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則十一日戊戌也）

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訖右僕射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莫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爲旁通（（案）例東都事略作列九朝備要作別當依通鑑續編作列旁行爲是）分爲左右自宰臣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左曰紹述（（案）東都事略作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相執政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案）原本致作至遹作適今據十朝綱要通鑑續編改正）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閒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用小帖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矣（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曾布子肈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按所稱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誤也今不取（案）東都事略鄧綰傳云子洵武徽宗即位爲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爲韓琦子能繼父志陛下爲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愛莫助之之圖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請進吏部侍郎岳珂程史云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稱稍解天下吐氣鄧洵武爲起居郎乘問以紹述熙豐政事爲言上意饗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綰成都人在熙甯初倅甯州嘗上言陛下得聖臣行青苗頁法臣以甯洲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弗變毋惑流俗王荊公喜薦於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之綰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之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聞不及舌之處僨文定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於色有館客者聞之獻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爲條例司所駁先帝以其勤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敢而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爲人臣尚不忘其父上爲天子乃忘其父兄邪誠能以此爲上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慨然亟俞之於是崇甯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分而爲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於右者皆指爲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武亦剿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

貽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荊公隨亦厭之綰薦荊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綰操心顛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夫河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守者矣是以倒之者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一月復平準務又云庚辰郊祀合祭（案）東都事略作庚申誤各書皆作庚辰郊祀合祭文義未足當補天地二字然東都事略云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是分祭也宋史本紀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於圜丘以爲合祭又禮志三建中靖國元年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請改合祭之禮韓忠彥以爲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說帝亦然之遂罷合祭則亦以爲分祭前後又自違異九朝編年備要則書郊罷合祭云初詔冬祀以郊見天地之始權合祭圜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地爲非禮權舉於一時恐自今遂以爲常且言臣頃嘗備員禮職見當時議者以合祭爲非禮神宗下禮文所詳定而臣僚所見不同或爲約儀衛均賜予而以乘輿躬行一至北郊者陳襄之議也或欲乘輿親行南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清臣之議也或欲用先朝躬耕祫享故事皆因三歲郊天之期舉親郊祀而以孟冬之月有事於地郊者王存之議也或欲以冬至親郊祀上帝用至日報天之說因郎圜丘之北別至皇地祇者陸佃之議也或欲以郊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與樂舞遣冢宰攝事者張璪之議也神宗獨用璪議遂罷合祭陛下方欲繼述肅宗要當一正舊典以爲子孫長守之制乞下羣臣更議而御史彭汝霖亦論合祭非禮上欲罷前命而韓忠彥陸佃以爲疑忠彥曰神祇非差除比被臺諫攻使罷曾布進曰權合祭元祐七年旨揮乃以蘇轍之論而廢神宗之正論也且不畏炎熱而親祠北郊乃盡誠以祀天地何疑之有忠彥堅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詔權罷備要此文諸史俱未載蓋取諸李氏長編也云詔纔罷謂權罷合祭與禮志文合則本紀云祀天地於圜丘非也玉海卷九十三云建中靖國元年八月甲午詔權合祭天地於圜丘起居郎周常以合祭爲非禮丙辰詔權罷合祭十一月庚辰合祭圜丘王氏既以爲詔權罷合祭又云合祭圜丘語尤柢梧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五載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門下朕紹膺寶命祇遹洪圖參酌上儀纂昭曠典奉神考恭行之志繹紹聖申講之文將蕆事於皇祇先致饗乎穹昊迺候景涓日飭躬詔虔祼禱窮以肅將款圜壇而拜饗蒼璧既奠柴煙具升云云玩此赦文則此年郊祀昊天不及皇地祇尤爲顯證十朝綱要云八月甲午詔將來冬祀以郊見天地之

初權合祭於圜丘己卯用侍御史彭汝霖言罷合祭天地十一月庚辰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改明年元語爾而蒙宋史陸佃傳云將祀南郊有司欲簡大裘匪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錢徽宗曰匪必用飾郊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爲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疏朝廷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邪清臣乃止考此數年中諸史並不言祀皇地祇於北郊宋史禮志政和三年詔禮制局議方壇制度是歲新壇成然則建中靖國雖有詳定北郊儀制之命未果行也岳珂愧郯錄云元祐三年正月詔躬祭地示實未嘗行至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澤雖哲徽擊主其議亦十九年乃得行此言最實又云禮部尚書豐稷罷先是上論曾布誣毀構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舜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宮以寓神營寺以崇考復置御前生活以供內庭之用而外議不曉竊謂好修造尚華美稷所陳大甚以崇儉愛人爲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既數以論事忤權近出知蘇州

十二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丁亥朔）庚寅朝請大夫知洪州葉祖洽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案瀛宋史本傳作青）知瀛州呂希純知潁州先是上以河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之故希純祖洽有是命皆曾布爲請也布又擬蔡京代張舜民朱紱代劉安世召商英戶部侍郎祖洽初擬亦召爲侍郎上既許之矣韓忠彥白上祖洽等差除曾布云悉已得聖旨不審其間有可論者尚容臣開陳否上曰不妨遂力詆商英祖洽爲不可上曰商英曾有文字朕欲召還祖洽且令外補（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宋史本傳云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

辛卯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牽復惟章惇蘇轍進呈不行惇子援刺血上書上封援書付曾布布欲留白未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竝奏疏一通疏乃

通封所陳十事一陳聖瑞當正名號二京卞拯鐙等當復收用三安蹇無罪當還舊職四惇有功於國責太重當復用末篇言上當密諭元符令自表請退妃位避元祐其狂謗類此（案宋史曾誕附鄒浩傳云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譏者以比韓愈諫臣論今觀此疏與宋史違殆當時有兩曾誕與宋被李積中同也）及庚寅布乃留對遂呈援書上頗稱其孝有憐之之意布欲且與從廣南近襄一州上亦許之又以誕所呈十事具劄子事目進呈上曰來日同呈便可施行仍曰須與勒停編管既退遂以劄子送三省韓忠彥見之勃然怒誕之狂妄也是日進呈初議追官勒停又議編管而忠彥欲除名送湖南上從之惇亦不復內從上但曰且休恐動人心故遂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甲午左僕射韓忠彥累乞罷相不許遂般出東府有詔押入忠彥與曾布異議布數傾之故忠彥請避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戊戌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卷百三十一繫其事於元符三年十一月戊戌前此一年考前年十一月無戊戌日今依卷百二十訂正宋史本傳云京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爲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然考宋編年通鑑及九朝編年備要童貫知杭州監造御前生活在崇寧元年三月而京已於是年十二月知定州矣）

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隨州張商英權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隨州卷百二十作陳州字誤宋史本傳云商英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不言權戶部據長編權吏部在本月乙卯爲翰林學士在崇寧元年四月丙戌而無遷刑部事）

壬寅朝奉大夫知滁州范鏜復集賢修撰知潁州朝散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邢恕中大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呂嘉問中散大夫司農少卿分司南京路昌衡竝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蘄州昌衡知滁州除名勒停放歸田里人安惇爲朝奉郎提舉太平觀蹇序辰爲朝散郎提舉明道宮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戊申中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蔡卞復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竝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原注云言紹述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元祐正人如呂希純任伯雨陳祐陳瓘豐稷江公望晁補之范純禮等時相曾布憚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佞人邢恕安惇復得進用於朝由王安石曲學偏見佞人邪黨至今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詔商英等竝乘驛赴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外指射差遣不得輒至京師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乙卯詔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恩例如前執政官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蔡卞知大名府（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商英權吏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是年女眞楊割死阿骨打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華夷直筆北遼事亡遼錄增入後此十一年爲政和元年天祚改乾統十一年爲天慶元年末附天祚荒注阿骨打與諸國謀叛事案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云其先龕福五世至胡來世爲酋長襲節度使胡來生三子季曰楊割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吳乞買又次曰思改郎黏罕父也金人至楊割太師始雄諸部初契丹國舊帳蕭

（解里聚眾爲盜潛奔女寘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隱懷大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遼主延禧初立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立阿骨打承楊割富庶之餘兵彊馬壯加以遼主天祚畋獵是嗜上下荒淫阿骨打益有異志宋彭百川治迹統類李埴十朝綱要葉隆禮契丹國志亦云女眞楊割死子阿骨打立據金史世紀楊割癸未歲卒實宋之崇甯二年非辛於建中靖國元年是歲兄子烏雅束嗣非阿骨打立阿骨打亦楊割之兄子與此祇牾世紀又云楊割太師諱盈歌盈近楊歌近割兩北音訛遼人乎節度使爲太師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稱凡叢言松漠記張棣金志等書皆無足取錢大昕考異云今叢言金志二書俱不傳惟洪皓松漠紀聞所載九代世系頗與史合而譯字多異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以太祖爲楊割太師之長子卽史所譏爲無足取者也畢沅續通鑑考異亦從金史世紀以爲長編沿金盟本末諸書之謬而未加考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二月河東地震（案）九朝編年備要書於明年正月宋史本紀兩書之與此同考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云崇甯元年二月朱肱言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曉夜震動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猶未之止人民震死動以千數云云是則是年十二月下年正月連震不止也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辛亥）

（又云是歲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洪基將殂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當力諫止延禧卽天祚也（案）據宋葉隆禮契丹國志遼主洪基死於宋元符三年秋七月東都事略張舜民傳云舜民使遼見耶律延禧爲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他日必有如張義朝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九

徽宗

崇甯元年正月（（案）宋史本紀錢氏朔閏考是年壬午正月丁巳朔）癸未曾布奏事訖先是溫益留對乞因事例劉奉世張舜民劉安世呂希純王覿等職名又言晁補之知河中不當上指令曾布看過卻取進來益以示布布答益曰因事黜之自當然也（（原注）安世希純落職在四月十三奉世在五月十四舜民在四月十七日覿五月十一日（案）補之知河中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可攷）至是布留上心知爲此故并留益布對如前上曰元祐之人訴訾先朝義不可容今閭巷之人尚知父子之義朕豈可已因言罷補之郎官卻與河中似此皆過當又言謝文瓘與呂公著書尊公著過於人主而詆先朝且語益曰書已降出在曾布處又顧布曰將與三省看布唯唯益未退布曰臣別有所陳欲更少留益遂退布曰臣得事陛下不敢不盡犬馬之力然臣既不悅於元祐之人又爲紹聖之人所怨恐臣在朝孤立實不易處亦累常奏陳恐有讒譖中傷之語乞賜考察上曰何故布曰近臣聞守懃李士京罷黜乃有言臣以守懃之論爲直又言昨山陵臣曾辟士京檢點道路士京逐臣必危矣臣遭遇神宗拔擢不次陛下昨力排眾論置之相位眷遇親厚特異眾人臣非犬馬木石豈不知恩若謂陛下有不同心退有後言實爲誣罔上曰並不干人事只韓忠彥如此說布曰宮禁中事外庭莫知其實臣昨日對忠彥云守懃之逐忠彥之子治與臣子紆皆在太僕治問紆云守懃遂逐紆云陛下旬日

一第 2七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反文句

之間逐二巨閹可謂英斷此乃曰閨門之間父子之私論臣亦聞忠彦譖臣故對忠彦面奏此語此最爲明白如中傷之言願陛下更賜裁察上曰不信（紀事本末卷百三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春正月河東太原潞晉隰代石嵐岢嵐威勝保化甯遠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瘞貧優恤死傷之家案自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地震至正月二日猶未止見下朱肱疏下詔在丁丑日見宋史本紀）

二月（案宋史本紀是月丙戌朔）戊子謝文瓘罷給事知濮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二月三日案宋史二月丙戌朔三日戊子也宋史本傳以文瓘坐弔遼主變服於崇甯元年出知濮州尋治詔呂公著書再調部武軍攷文瓘弔遼主洪基殂令從者變服而入事在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時疑秩二等而已其出知濮州當依續長編文爲治與呂公著書故也正月癸未可攷）

甲午詔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哲宗廟庭上謂韓宗彦等曰西宮寶慶殿成宜以蔡確配食確於哲廟甚有功方皇太后當從神宗靈駕西行確密上文字令弟碩屬內臣閻守懃奏太后請留保護太后以故輟行保祐哲宗晨夕嘗與之俱食以銅匕箸至於飲水亦爲之親嘗確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詔仍錄確子洸渭並與陞擢差遣（續長編卷五百二十注紀事本末卷百七合編案續長編注繫此事於崇甯元年三月據紀事本末在二月甲午與十朝綱要宋史本紀合蓋原注三月字誤也原注又載舊錄是年八月論見後新錄辨云此論止是盛譽紹聖權臣與神宗實錄末卷體制不同其間託爲徽宗訓辭尤非恭順事皆詆誣云今攷編年備要載蔡確配享事云時確之黨上書言元豐末確嘗密說皇太后令勿從靈駕保祐哲廟食以銅匕箸至於飲水亦必爲之親嘗故也據此徽宗之論即用確黨之言其事雖未可據而徽宗信從其說容或有之故五年賜確墓碑額曰元豐受遺定策宰臣蔡確之墓宣和二年蔡京引確之子懋上殿進其父有定策功詔進封汝南郡王新錄辨不信蔡確之事可也必以爲徽宗無此訓辭未免矯枉過正）

丙申雄州防禦推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言臣伏聞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曉夜震動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猶未之止城壁屋舍悉皆倒塌人民震死動以千數外議皆稱自古災異未有如此恭惟陛下敦樸自己憂勞在民建大中以承天意正五事以育羣生可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者日月薄蝕天地震動推求咎徵不避死亡論輔弼之失以救災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昔西漢多言災異罕有完全谷永議斥帷幄陰附權貴而終以保全王章力詆王鳳專權蔽主竟以法誅禍患易見利害易明臣非不知上忤大臣其禍立至然惓惓孤忠不敢隱默者食陛下之祿念國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其上宰相曾布書隨具進呈書曰今監察御史劉燾相公門人也相公帥高陽辟燾爲幕客其後相公又秉機政辟燾爲刪定官燾持親喪相公奏祥除有旨令服闋改宣議郎未及禫除又辟爲編修官前日相公爲山陵使辟燾爲掌牋表又薦入館相公於燾厚矣如燾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燾爲御史則不可也相公有過舉燾肯言乎言之則忘恩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燾也又曰今右正言范致虛兄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婿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置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爲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旁招俊乂陶冶天下肱之所論祗及燾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他職可以畧而不論也相公置門人

親戚爲諫官御史此日月所以震動也（〔案〕當依九朝備要改作此日月所以薄蝕天地所以震動也）又曰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事時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爲無過也若以西府不與議則遊談侍從之臣皆與論思之職況執政乎再貶元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夬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策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五事惇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助洎欽聖皇后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付神器於陛下英聲偉望（〔案〕九朝備要英聲上有相公二字）簡在潛邸注意委重羣臣莫望天下之士翹首傾心以觀考績之效而天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朕竊疑之伏惟相公位高而任重位高

則憂深任重則責厚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聞善而遷然後可以來直言朕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肱昔服從弟〔案〕程迥醫經正本書云吳人朱肱作治傷寒活人書武夷張蒇得其書序之曰作于元祐己巳成于大觀戊子釐爲二十卷肱嘗自序其書後四年肱以奉議郎致仕遣男遺直詣闕獻焉且曰肱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令證與方合爲一或曰起肱休致仕于朝以讜直忤宰相引去）

辛丑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定州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先是大名闕帥曾布白上前兩府惟有劉奉世上默然韓忠彥與布交惡陰欲結京乃言熙甯故事嘗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上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卷百三十一）

左正議大夫知大名府蔡卞知揚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趙諗謀起兵據蜀事覺伏誅〔案〕東都事略云建中靖國元年九月趙諗反於渝州崇甯元年二月戊戌趙諗伏誅九朝編年備要云諗江津人少敏給紹聖初擢甲科教授成都因章惇遂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以此爲名起兵據蜀與所親何與王師直賈成時及日者羅京等同謀借姓孟起兵以從蜀人之望屬上登極赦到諗謂與等曰章惇必罷天下既安人心難動前事願勿出口遂入京除太學博士請假歸家欲面止諸人而黨中有發其謀者緣具當族有詔誅家屬分配湖廣宋史彭汝礪傳弟汝霖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又云太妃朱氏薨追謚欽成皇后〔案〕十朝綱要東都事略本紀係辛丑日）

三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丙辰朔）辛酉兵部侍郎鄒浩爲寶文閣待制知江甯府浩乞補外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本傳云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堅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

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惟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既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遂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進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甯府徙杭越州）

甲戌端明殿學士新知大名府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命內侍童貫如杭州造御前生活）

四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乙酉朔）丙戌張商英爲翰林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乙未蔡京入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先是溫益留對乞因事削劉奉世張舜民劉安世呂希

純王覿等職名（（案）東都事略溫益傳益除給事中兼侍讀左正言陳瓘論益守潭日鄒浩貶新州道其郡投宿僧寺益差兵卒逼浩登舟使冒風濤夜渡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貶湖南並為益所侍因當時大臣以為是而天下以為非陛下以此察之則益之為人可知矣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是年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崇甯初遷中書侍郎）至是安世希純舜民落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及注參補（案）原注云安世希純落職在四月十三舜民在四月十七攷四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十七日辛丑十朝綱要云四月丁酉以左正言王能甫言詔知潞州劉安世知穎州呂希純並降集賢殿修撰尋並落職據此當時彈安世希純舜民者固不獨溫益也）

癸卯寶文閣待制新知江甯府鄒浩知杭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甲寅有司言勘會見今請射牧地養馬之數共計養馬一千七百九十七戶請射過牧地三千七頃三十三畝半所養馬一千八百二十九匹河北東路二百七十八匹河北西路一千四百一十三匹京西北路一百一十五匹京東西路一十四匹河東路九匹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路並無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五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乙卯朔）

乙丑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罪其名不正則天下之善無自而明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臣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唱迭和氣焰薰炙不可嚮邇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以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黨類實繁所在連結罷廢者一旦牽復不以其漸所與過當又復紛然莫之能禦內外相應寖以滋蔓為害彌甚今皆坐享榮名顯職厚祿大郡以至分居要路疑若昔未嘗有罪者非所以正名也又曰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為之唱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庶幾得罪名者無所致怨不憂後禍觀望者消於冥冥之中天下忠臣良士各得自盡以悉心於上不疑復有害之者以顯神考盛德大業以成陛下繼志述事之孝而天下可以無為而治矣伏望早賜施行

詔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安燾降充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潤州王覿降充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越州豐稷降充寶文閣待制顯謨閣待制知穎昌陳次升降充集賢殿修撰左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呂仲甫落職故資政殿大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李清臣奪職追所贈官并例外所得恩例指揮更不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戊辰劉奉世落端明殿學士知徐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案）據此注云崇元五月四日又卷百三十注云奉世落職五月十四日王覿五月十一日兩注岐異今補於王覿後錢氏朔閏考五月乙卯朔十四日戊辰也）

庚午臣僚上言伏見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意害政大臣論列布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之際當國之臣不能公心平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臣愚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間亦有干連牽掛偏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

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原注據鄒餘奏議其文頗有與詔旨不同者當考然上言者必鄒餘也更詳之）又言蘇轍坐窮兵黷武之謗如此之類有實迹者宜行放棄又言曾經責降人見今任監司藩部者必不肯公心奉行法度亦乞朝廷契勘改授閑慢差遣又言竊見元符之末簾帷同聽政之日元祐大臣乘間用事盡復紹聖間負罪責降之人或盡復舊官或超授職任不問其得罪之因惟務合黨扶同異論賴陛下察見弊端力持正道保全神考法度紹復祖宗基業萬世之治自此而定然前後得罪之人所授官職過當與援引之姦不治未厭公論云云伏望聖慈令所屬取上件合該行遣之人或削奪官職或旋行懲戒各以類舉必當其罪即號令簡重刑罰肅清（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編年通鑑云諫官彭汝霖等共議以爲元祐人罪狀有既籍具在昨元符末敘復大優曾布用其說具姓名以進治迹統類編年備要等並載此事以爲諫議大夫彭汝霖與御史鄒餘郭熙等共論元祐人罪狀有紹聖既籍具在如自朝廷檢舉裁決則數日可畢不須俟彈章人人指名然後行之於是曾布用其說悉具姓名以進續長編注云上言者必鄒餘也與治迹統類九朝編年備要鄒餘共論語合畢沅續通鑑攷異以李氏原注所言無實據未免失檢）

乙亥（案宋史本紀係庚午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降復右正議大夫太子太保呂公著降復左光祿大夫太師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公文彥博降復太保光祿大夫呂大防降復太中大夫太中大夫劉摯降復右朝議大夫右中散大夫梁燾降復朝請大夫朝奉郎王巖叟降復定遠軍節度行軍司馬朝奉郎蘇軾降復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贈右銀青光祿大夫王存追所贈官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鄭雍追所復職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傅堯俞右銀青光祿大夫謚獻簡趙瞻並追所贈官及謚告贈太中大夫趙卨追所贈官已上告身並追毀朝散郎集賢殿學士孫升追所復職朝奉郎孔文仲朝散郎朱光庭宣德郎秦觀延福宮使入內都知定國軍留後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獻張茂則並追所復贈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追例外所推恩敘中大夫劉摯葬事依前宰相例指揮勿行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韓維贈開府儀同三司孫固爲係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太中大夫蘇轍朝散大夫范純粹朝奉大夫吳安詩更不敘復職名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禮落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朝奉大夫顯謨閣待詔知潁昌府陳次升降集賢殿修撰朝請郎集賢殿修撰韓川落集賢殿修撰管勾崇福宮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汝州張耒落直龍圖閣管勾明道宮直祕閣朝請大夫知曹州呂希哲朝請郎知相州劉唐老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棐並落直祕閣差遣依舊朝奉大夫提舉永興軍路刑獄孔平仲朝請大夫淮南路轉運副使畢仲游朝奉大夫提舉河東路常平徐常朝奉郎知太平州黃庭堅朝散郎知密州晁補之朝散郎軍器少監韓跂朝散郎王鞏劉當時常安民承議郎王隱通直郎張保源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朝散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爽陳州別駕湯馘（案馘元本並誤作馘今悉改正）更不收敘泉州教授鄭俠

放罷通直郎常立追所得一子官參議郎程頤追所復官依舊致仕西上閤門使張巽追所復兩官依舊差遣曾經貶責人除遺表及罷政恩例已給還外其亡歿後所復官職已待指揮依遺表條與推恩之人並減半其三人以上餘數聽從多仍並與假承務郎用上件恩例轉官陞資者依此（〔案〕文類費解疑有字誤陞當作陞）比折磨勘資考年月應送吏部人並令在外指射差遣吏部依條差注承議郎任伯雨準此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任滿送吏部陳瓘管勾冲佑觀龔夬候服闋準此制詞皆右僕射曾布所草定責光等云尊主庇民大臣之職其事上則不敬其謀國則不忠犯義干刑孰大於此爾等遭時艱疚身處廟堂垂簾之際唯淵嘿退託之間（〔案〕惟疑值字之誤）坐肆威福崇聚黨與據諸要塗肆爲詆誣妄議宗廟已行之法度靡不變更所進之人才靡不斥逐以道聽塗說施之政事而不恤於民情以朋比諂諛自謂直諒而不稽於士論蓋內懷怨望好勝遂非而忘事君之義推原罪慝何可勝誅紹聖躬攬萬機甫加竄逐朕入纘大服與物更新而朋邪之人適復在位甄敘眷恤靡不過優言路交章謂宜追改稍從裁損姑示至公尚其有知庸此陰命責大防純仁云追宣仁寢疾彌留永泰陵年已及冠而委政閹寺莫肯以復辟爲言不視長君處之慮器責軾云嘗以謗訕詆罪神考貸而不誅元祐之間躐登華近挾持親黨鼓動羣邪肆爲詆誣以逞怨望紹聖投之荒裔聊正典刑昨者適以誤恩復還朝著推原罪慝在

所當誅追削故官置之冗散庶其黨類知所創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二十九〔原注〕十一月先責安燾等曾布所草制書今附見燾言無所忌憚至此因宜存之詔書見二十二日〔案〕錢氏朔閏考五月乙卯朔安燾與王覲同責在是月十一日乙丑卷百三十一注云王覲落職在五月十一日是也茲注十一月先責安燾等月當作日又茲乙亥詔書亦嘗云二十一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得免尋詔毀范純仁神道碑案云四十四人誤據李氏長編元祐自司馬光至孫固追奪及免奪官凡二十一人元符末自蘇轍至張巽除奪官凡二十八人又據李氏十朝綱要則云其餘呂大防以下五十人並削奪官差）詔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案〕原本字多脫譌茲據七月乙酉所載原文及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補正安燾王覲豐稷之落職並見五月乙丑十朝綱要云五月庚申左僕射韓忠彥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甲子落職）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案〕一作跂）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偁陳恂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丙子詔曰昔在元祐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詆誣先烈善政良法肆爲紛更紹聖躬攬政機灼見羣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纘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召寘諸朝廷而締交合謀彌復膠固惟以沮壞事功報復仇怨爲事翕翕訿訿必一變熙甯元豐之法度爲元祐之政而後已

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遷敘不次無復舊章或繇冗散之中登殿閣而滿方面或既殂謝之後還舊職而加橫恩玩法肆姦鮮不類此稍後屏遠姑務含容而言路交攻義不可遏乃擇其尤者第加裁削以適厥中尚慮中外詿悞之人未免反側宜詳示訓諭以慰安羣情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嘗以朋比附黨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朕言不渝羣聽毋惑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詔詞曾布所草定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東都事略陸佃傳云時臺章多論元祐時人佃曰姑以薄責一施之然後詔更不窮治如何布與章案是其言則曾布草詔之意陸佃啟之也宋史陸佃傳云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會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講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譏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

己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右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云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左丞此即事也己卯作庚辰右丞作左丞並異）

是月曾誠王防除史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注〔案〕原注云附在五月末其事詳下六月）

辛卯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夏五月詔應被受傳內降特旨並許三省契勘若有戾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施行〔又云〕韓忠彥至都堂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彥云已具論奏乞罷免論奏大臣因緣爲姦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前有司馬光呂公著後有韓忠彥李清臣此四人罪同惡均光與公著嘗被追貶清臣已係歿亡忠彥據位若令善去何以爲姦邪之舊遂出知大名〔案〕宋史本紀係庚申日吳材傳云材以趙挺之薦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爲朋附黨與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埶攻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爲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劾政時倡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韓忠彥忠彥遂罷又云葬欽成皇后祔永裕陵〔案〕成元刻本作仁誤今依二月文改正宋史本紀葬欽成皇后在戊寅東都事畧云戊辰）

六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乙酉朔）辛卯左司諫王能甫言曾誠左正言吳材言王防乞罷史官能甫言曾誠家富於財自謂青錢學士材言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訴理得罪當罷兼無出身是日布言吳材緣引呂惠卿蹇序辰等議論不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壻近日（〔案〕原本作近臣茲據畢氏續通鑑校）以安持追削王職名皆挾怨故以此攻曾誠王防欲中傷臣耳上曰他不敢爾亦非挾怨他責在蔡京不干卿事布曰亦知此二人乃京所薦除陛下宣諭令除史官臣猶乞候京文字然外議但以臣門下士爲言路所攻則謂臣必

搖動小人用意如此臣實不自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人人有屏逐臣之意方此時臣一身與衆人爲敵如虎鳳濤之中日不自保是時助臣者惟此三數人而已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斥逐此等是爲元祐人報怨耳上瞿然曰如此乃是快元祐人意卿但勿恤待便指揮與蓋近日言者（〔案〕與蓋二字有誤）惟上所使耳布因言此等小人皆不快於臣以至張商英亦章惇門下士王溈之乃其壻議論之際多與章惇爲地故商英力稱引范致虛及吳材乃其志趣同耳若有所陳願陛下加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此據曾布日錄增入誠防除史官已附五月末其罷附六月末舊闕說京薦此二人乃傾布也而布不悟但無文字可檢又不記說者姓名當更訪問之）

丁酉曾布留對以陸佃貶逐弟肇與佃同得罪之人佃

既被責則肇亦合施行臣待罪宰相當引咎避位乞罷黜上曰陸佃以奉行詔書不引避及慢上罪不以史事罪他不干卿事其批旨甚明何疑之有布曰聖意雖優容然人言可畏臣不敢不待罪上笑曰豈可如此朕於政事方賴卿又曰卿不久自當遷豈可去布曰今日欲便遷（〔案〕遷字似衍）出待罪以未嘗面奏來日奏事畢引退上曰如此空費些禮數無益他日布獨留對自言待罪政府已九年罪戾日深每欲退避賢路但以上體聖眷不敢喋喋近日以來言路多不悅臣如吳材王能甫陛下所知臣固不敢及如錢遹（〔案〕遹原本作適誤也陳次升讜論集奏彈錢遹有三狀云殿中侍御史錢遹常假曾肇之名爲豪戶撰墓誌受潤筆又借肇之名爲父撰墓誌是欺父欺親戚鄉黨矣而欺朝廷之事利害有大于此者能保其不欺乎伏望聖慈特罷除命）嘗詐與臣弟肇銘其父墓及詐作肇書云有所贈遺臣弟亦嘗敷奏上曰記得布曰如此亦恐於臣兄弟不能無憾臣果有罪惡不敢掩覆乞辨察虛實上曰無之布曰臣不敢不先事敷陳兼近日同列亦有相窺伺者且如黃敏用與臣實非姻戚或聞亦有以爲言者臣於敏用何所用情上曰不說卿只說章楶與敏用是親布曰楶與敏用誠是親然楶亦何敢主張敏用人情如此臣益不安臣緣陛下以國史及編敕責臣此二書皆歲月可了臣必以此時告陛下請去臣衰老空疎得於此善去實爲榮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此據布錄六月丙午所書今附月末）

閏六月（〔案〕宋史本紀是月甲寅朔）己未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遹言伏見尚書右僕射曾布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別要途陰擠紹聖之忠賢遠投散地擘提姻婭驟致美官汲引儇浮盜竊名器愛壻交通乎近習諸子邀結乎縉紳造請輻湊其門苞苴日盈私室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鈞致齊人之竅言（〔案〕齊原本作濟茲據畢氏續通鑑校）欲破紹聖之信史曲徇家法之謬說輕改垂世之典型爲臣不忠莫大於此兼布初以韓忠彥爲心膂李清臣爲爪牙協濟奸謀共伸私忿其趨雖異厥罪惟均忠彥免官已正生前之罪（〔案〕闕一字）清臣褫職實誅死後之奸同豈容斯人尚司魁柄況日食地震星變旱災豈盛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欲乞早正典刑慰中外之望於是布連上章乞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壬戌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曾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京爲右丞大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於榻前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也奈何使宰相私其親曾布之壻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案〕原本忿然字倒依宋史本傳校正各本作忿辯久之）聲色稍厲於是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上不省（〔案〕各書並作不悅茲作省似誤）檢會臣僚上言曾布天資陰險履行同邪靡間報國之忠但肆穿窬之智專權自恣賣貨無厭結託宮闈交通近習竊弄威福莫敢誰何人臣懷

奸莫甚於此以至邊起無名之役大傷經入之財竊國勞民恬不為恤又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通為私結為死黨使其子壻吳則禮外甥高茂華（〔案〕畢沅續通鑑作外甥胥）往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豎登相位凶焰日滋復與忠彥清臣析交離黨日夜爭勝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己而怨望之心逞矣故不及半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希旨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衙前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非此而已（〔案〕范純粹乞差衙前事無攷東都事畧范仲淹傳純粹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精詳其事在哲宗初李夷行乞復詩賦彭汝礪曾勸之見宋史彭汝礪傳）又力引王古為戶部尚書以掌開闔斂散之權（〔案〕宋史王素傳徽宗立古拜戶部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建中靖國元年有江公望疏可攷）力引王覿為御史中丞以定是非可否之論（〔案〕宋史王覿傳覿遷御史中丞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有失也當國者念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且二人者元祐之黨人也然以元祐之黨人而掌開闔斂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若此之類豈非敗壞神考之法度乎詔曾布落職差提舉明道宮太平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三十〔案〕宋編年通鑑云布初用王安石薦上前所言皆是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新法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布又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甯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大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奏布以爵祿私其親布忿辨久

之聲色少厲上不悅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擢紹聖之忠良遂出知潤州尋落職太平州居住移潭州言者不已詔置獄開封而府尹呂嘉問挾宿憾逮布諸子鍛煉窮治由是曾紆曾紓等一百五十人坐責有差降布為廉州司戶依舊衢州安置後六年卒按紀事本末曾布之罷在閏六月壬戌而宋編年通鑑編此事及下竄鄒浩貶李清臣論豐稷諸條俱繫於五月葬欽成皇后下蓋脫書閏六月三字也又布無移潭州事潭當作衡一百五人九朝編年備要作百五十人）

丙寅寶文閣待制知杭州鄒浩知越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辛未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案〕續長編作兩旁注在誤）緣何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仍依此令進奏院遍牒施行仍檢會鄒浩元奏劄子并元符皇后訴章宣示中外（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鄒浩劄子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黎民繁庶萬國咸甯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非焦心勞力之秋也（〔案〕續長編非字注作而銷其三字）而謂宰相寇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邪柰何陛下遽忘其業乎臣觀陛下之所為愈於桀紂而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氏何辜哉得不愈於桀紂也（〔案〕續長編注哉作焉）

（誤也上無者字見）廢孟氏而立劉氏快陛下之志可也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虞堯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幽王之行不識陛下寢食安乎居處安乎頃年彗星出於西方災譴爲大陛下避正殿以塞天變減常膳以消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損陛下盛德又聞江西數奏累年飢饉陛下責以宰臣變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爲解惇爲輔弼忍發此言今聞陛下欲立劉氏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去廢后之醜行行復后之大德聽臣之直諫而出惇之姦言使天下之人共仰首以見日月之光盛世之大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將顚覆於陛下之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聽（〔案〕續長編注脫聽字）願歸田里力農灌園爲亂世之民願贍臣心肝以獻惇斬惇首以謝天下（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參校〔案〕續長編注於皇后謝表末自浩之本章紹聖閒郎焚之今所降者爲疏也十七字李氏原校云此據汪藻所編詔旨令浩上疏實元符元年九月藻誤稱紹聖閒合改正紀事本末以任藻所記入正文又於今所降者之下增改爲蔡京使其黨僞爲浩疏也十字又按鄒浩本章具載續長編元符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甲子楊龜山集云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誣詆不貲之語如取他人子子之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眞若有辠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既殁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彫喪畧盡而正論行焉眞爲是非始有在矣畢沅續資治通鑑考異云此劄蓋章惇蔡京之黨所爲其述仁宗謂宰相寇準之語尤爲謬妄寇準何嘗事仁宗哉今附辨以見作僞之不可掩）

元符三年五月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臣妾竊以臣僚數有章疏妄言妾生故越王事非有實流言中外謗莫能止在妾之分寢處難安重念朽質不能殞滅至使上累哲宗皇帝況降旨之日親承兩宮玉音一旦幾成虛誕之文若宮掖倘行欺罔之議則何以取信天下竊以其時大臣及掌事之人即今盡存伏望聖慈降下臣僚章疏付與有司明行鞫問倘有實狀豈不知過若係虛妄亦乞嚴行懲戒以絕反覆興謗之端如默而不言慮玷哲宗皇帝於方册曷可傳之萬世妾伏覩紹聖之間元祐皇后親被睿旨放逐一尼從來通說事端差官制勘有雷公式圖畫之迹御史錄驗備載案牘遷徙道宮衆所共知豈緣他人乃今新進之人不究其理謂妾遭遇哲宗皇帝欲快人情務攄前忿豈存內外輕重之理祇報先朝未申之怨衆口鑠金可不懼哉欲乞特降睿旨檢取元祐皇后制院一宗公案及推勘官吏付有司再行訊治以示中外如妾稍有干涉用情不敢供手而居后位之列若不瀝誠詳具奏聞安能辨雪伏望皇太后陛下憫憐哲宗至孝至仁照鑒妾之負冤無告出自宸斷特賜矜察（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長編注及紀事本末文多互錯今參二書校訂）

壬申通直郎寶文閣待制新知越州鄒浩爲衡州別駕永州安置（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二十九〔案〕衡州卷百二十九作杭州誤續長編注作衡州亦誤）

元符皇后劉氏上表稱謝言伏覩詔書佈告中外責鄒浩誣妄故鄒王非妾所生等事以正朝廷之風化以叶泰陵之聖德銜冤上訴俟明命於三年頒詔亟行示信

恩於四海下以稱在廷之公議上以慰哲廟之神靈仰荷睿明惟知感泣伏念妾本京輦良家之子玷先朝侍御之聯雨露既及於凡材草木焉知其帝力屬鄧王載誕之後適長秋虛位之時被兩宮之玉音及羣臣之僉議旋加冊命進掌後宮（〔案〕掌續長編注作長）非天克相以誰爲在妾何緣而自致奸邪橫逆（〔案〕續長編注誤逆）指愛子作他人中外動搖視詔詞爲誣語於妾身而敢恨顧先帝以何如亦嘗自反其所言信出不根之私語且以元祐皇后因逐一尼遂倡事端逮從制勘禁書圖畫之備露御史錄案之甚明自取彝刑俄聞廢命案牘固存於朝論（〔案〕續長編注誤老）推原豈本於妾身方羣小之肆誣實衆尤之難辨當陛下承祧之始屬欽聖垂簾之閒（〔案〕屬續長編注誤作當）泣血書辭呼天雪憤庶幾中外備見終始豈期元祐之朋邪競蓄前朝之怨憾喜聞人過肯驗是非增飾煩言更加傷害方且擬議以深斥向何封章之可行妾所痛者慮傷先帝之明恩妾所重者恐亂後世之信史惟大事之若是曷小己之足論終期羣枉之冰銷果賴至仁之洞察奮英謀而獨斷紹列聖以御圖邪正剖分黑白昭著姦言僞說難逃聖覽之明巧詆深寃灼見沽名之賊曲布丹悃（〔案〕元本作曲文平幽續長編注作曲刊丹悃）昭示四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承文武繼善上追兄弟友恭之義下憐母子孤露之情辨百年疑似之非正萬世昭明之典妾殞身何報沒齒知榮生當竭節以答聖恩死亦無憾而見哲廟詔並送史官（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參校〔原注〕此據注）

蔡所稱詔旨今徽宗實錄乃削去但於鄒浩傳載浩本章及詔耳哲宗舊錄於元符二年閏九月二十六日乙未越王薨因載崇甯元年閏六月十八日手詔幷元符皇后謝表新錄辨誣曰初元符皇后之立鄒浩上疏極論坐貶新州太上皇帝即位遂復召用時蔡京遠用事忌鄒浩因求浩舊疏不得乃使其黨作僞疏曰臣聞仁宗皇帝垂拱四十二年至韜悖之首以謝天下此疏盛行而實非浩疏也繼而京執政故有是罰子及皇后劉氏上表按實錄止合載當年之事以事繫日以上三行係事在三年之後見合刪修入徽宗實錄今去全文一千三十七字然舊錄初不載鄒浩僞疏又今所修徽宗實錄既削去崇甯詔書又削劉后謝表但於鄒浩傳載浩本疏及詔書耳今史院詔旨改元符皇后誣皇太后表只作上皇帝比舊所傳詔旨已自不同又不載劉氏謝表不知何故也蓋考要是此段並非實事鄒浩疏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及謝徽宗表皆蔡京爲之也丁未錄云上欲再貶浩而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藁浩奏以原藁不存陳竄閒而數曰若後日有謨惡語以進者將何以自明也已而章惇果僞撰浩疏補以進按惇元符三年九月八日已罷相僞鄒浩疏者乃蔡京也〔案〕此注前半所載具見續長編注要是此段並非事實以下乃揚仲良紀事本末所附載也攷續長編注引新錄辨誣祇以鄒浩此疏及劉后訴表出於蔡京執政之日明此一疏一表皆京等爲之而劉后謗表初非僞撰故李氏又以不載謝表爲疑揚氏祈以謝表爲僞恐非事實又宋史鄒浩傳徽宗即位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問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而丁未錄以爲上欲再貶浩三省求原疏不獲下浩取藁詔亦互異畢沅續資治通鑑考異云焚藁之語京已久聞之時向太后已崩而朱太妃尚在京猶未敢爲此也及是年二月朱太妃薨京特以此時入對故既撰浩僞疏又撰元符皇后僞疏章以無太后太妃可以證其妄者耳僞疏僞表一時一手所作大抵在是年四月後京素交結內侍以此僞疏表置帝前陸易所可疑者浩既焚其藁京求浩奏亦不可得而徽宗實錄鄒浩傳及東都事畧宋史鄒浩傳俱載浩元奏與僞疏大異不知從何處得來豈宮中所留浩元奏羣小一時難檢不及焚毁若有神物爲之護持而其後出者歟旛按宋史王回傳回與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宿告回回曰事甯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尉安其家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據此鄒浩元奏雖自焚而王回固能誦其章矣回誦此者亦見元奏自留人間不可誣也宋編年通鑑云初劉后爲賢妃生子時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發三月而薨論懸慈大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其藁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襃歎再三詢諫藁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

（罹歎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為偽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浩母張氏絕賢浩之為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議吾尚何憂）

甲戌知樞密院蔣之奇言近上劄子為元符二年內送簡子與鄒浩見般出觀音院待罪乞重行黜責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宣押仍封還劄子者竊以鄒浩上章狂妄不根王法所棄臣於是時身為從官不能詳審乃緣鄉閈之故猥以尺牘通問罪應竄斥哲宗皇帝隆寬善貸止解近職出守使郡到官未幾復移帥府天地之施死且不報伏遇皇帝陛下膺天寶命紹履尊極臣旋被寵擢召還禁直繼蒙簡拔擢貳樞管甫及期年擢冠右府望輕德厚粉骨難酬惟夙夜戮力盡瘁庶以少答萬分

今鄒浩舊章發露降散官閒置臣備位大臣前日之事不敢蔽欺不言以幸苟免伏望聖慈下臣章有司俾詳議臣罪特從貶降詔不許收留仍封還劄子（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戊寅起居舍人范致虛言伏覩詔旨鄒浩狂悖詆誣先朝之罪已復正典刑按浩所為如此臣子之義所宜共棄而臣昨於鄒浩未得罪之時輒往相見因此罣於吏議自太學博士衝替昨蒙登極大霈除落過名依舊復充太學博士因緣召對遂叨近侍雖荷陛下寬恕棄瑕收錄未賜譴責在臣於義自難安處伏望早賜指揮正臣辜幸臣見在家待罪不敢更供職事詔令供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建王安石祠堂著祀典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中書省檢會李清臣嘗有劄子言哲宗天資世推仁厚未嘗有過失及章惇為相開導以殘忍殺伐之事或托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受禍者一千餘家凡士民有晦昧言語加以榜打手足剝割皮膚斬歷拔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者有諛聖時有傷和氣也詔貶武安節副案十朝綱要係于閏六月壬戌宋史本紀係於閏月壬午元刻本同宋資治通鑑書在五月蓋文有脫譌也今正下同清臣劄子元符三年十月丙申可效清臣出知大名府遂辛此追貶也前錢遹劾曾布疏有清臣禨職寶詠死後之姦同語可攻又云言者論豐稷張舜民元符末辭謝言官上表皆譏刺先朝於是並責授散官睦州商州安置案十朝綱要係于壬午日九朝編年備要云上擢舜民為右諫議大夫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章其陳陝西之弊有曰以肅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賤土時以為名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

徽宗

崇甯元年七月（案十朝綱要是月甲申朔）乙酉臣僚上言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昨行遣裁削責降元祐人數內輕重失當或漏落之人令御史諫職彈劾以聞餘依詔旨施行除先次彈劾外緣本局文字散漫難以檢會犯由比較輕重及指定裁削的確人數伏望特賜睿旨下所屬契勘施行又臣僚上言內一項其餘人爲元祐送吏部罷職或監當者今或爲監司或爲要郡其迹一考驗未詳乞令所屬檢尋元犯一例詳酌施行庶無漏落又臣僚上言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昨行遣裁削責降元祐人數內有輕重失當或漏落之人仍令御史諫職彈劾以聞餘依詔旨施行者臣自奉聖旨雖已旋具所見奏劾外緣諫省文案不具難於檢尋或恐漏落雖加採訪亦恐不眞臣竊謂元祐黨人其植根固其流波漫今使言者一一彈劾不惟重煩兼慮遺落有過之人則于陛下大公之誅有所未均臣伏望聖慈詳酌更賜指揮下所屬檢會元祐責降人除今來見行遣外有漏落及輕重失當之人令詳具聞奏施行檢會崇甯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應元祐初元符末今來責降人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官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自蘇轍至裴彥臣五十七名（原注姓名見五月乙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崇甯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指揮籍記姓名

曾肇陸佃王覿豐稷王古李格非謝文瓘鄒浩（案以上八人是籍記姓名者以下九人則不復籍記十朝綱要云辛亥詔知和州曾肇等八人依五月乙亥詔並籍記姓名可證但此係之乙酉綱要係之辛亥日少異耳九朝編年備要云七月詔知和州曾肇罷右丞陸佃知海州王覿知常州豐稷知和州王古宮觀李格非知濮州謝文瓘永州安置鄒浩八人並依五月乙亥詔籍記文較綱要尤詳蓋用李氏長編原文也）魯君貺劉昱徐常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已上更不籍記姓名此據祐聖故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所錄在洞眞宮後已上臣僚上言與故事同但具無月日詔誥冊在七月初間蔡京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所書黨籍籍有朱光裔姓名此九人內除光裔一人累悉崇甯元年九月十七日陸佃編入黨籍當在七月初不在月半也案玩李注所言自曾肇至鄒浩八人是朝人籍記者也魯君貺以下九人是不復籍記者也紀事本末連書諸人姓名殊少別白又李注以爲出籍九人內除朱光裔一人籍謂是年五月三省籍記姓名有朱光裔韓跋等二年九月辛丑及三年六月中辰所書黨籍肯無韓跋而有朱光裔則此出籍姓名宜無朱光裔而有韓跋矣李注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戊子中大夫尚書左丞蔡京爲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略曰慨念熙甯之盛際闢開指擬之宏基弛役休農尊經造士明親疏之制定郊廟之儀修羲和之利聯比閭之政國馬蕃乎汧渭洛舟尾乎江淮周鄉屬（原闕）以阜民禹迹播河而入海經綸有序盛德無邊而曲士陋儒罔知本末强（原闕）宗黨相與變更凡情狃於尋常美意從而蠹壞賴遺俗故家之未遠有孝思公議之尚存愼厥終政在今日翰林學士張商英所草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宋史本傳云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哀美宋編年通鑑云蔡京自尚書左丞超拜右僕射賜京坐延和殿上曰昔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而兩遭[illegible][illegible]變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敎之是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埽地矣上嘗出玉琖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於理多

（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己丑詔元祐詳定編敕令式並行毀棄（續長編卷四百七並注〔案〕宋編年通鑑云七月焚元祐法卽指此也宋史本紀係之己丑續長編注云七月十日十蓋六字之誤七月甲申朔初六己丑初十則癸巳矣十朝綱要係之己酉爲二十六日）

甲午詔曰朕聞治天下者以立政訓迪爲先篤孝思者以繼志述事爲急蓋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雖夷夏乂安黎民樂業而法難一定事貴變通損益之間理宜稽考況宗室蕃衍而無官者尚衆吏員冗濫而注擬者甚艱蓄積不厚於里閭商旅未通於道路廉恥蓋寡奔競實繁風俗澆漓薦舉私弊鹽澤未復賦調未平浮費猶多賢鄙難辨歲稍饑饉民輒流離然制之必有原行之必有序施設必有方舉措必有術是故俊彥不可以不旁求法度不可以不修講宜如熙甯置條例司體例於都省置講議司差宰臣蔡京提舉遴簡乃僚共議因革庶臻至治以廣貽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編年通鑑云置講議司命蔡京提舉注云自曾布罷免而相位闕者踰月時知樞密院蔣之奇門下侍郎許將皆應次補而乃驟用蔡京天下之亂始於此矣）

戊申（〔案〕續長編卷三百二十二又四百五十論佩魚事注云崇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當并攷今文已佚二十五日戊申）

庚戌臣僚上言朝散郎管勾明道宮張耒在潁州聞蘇軾身亡出己俸於薦福禪院爲軾飯僧縞素而哭詔張耒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四云張文潛崇甯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陳列欲求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臣僚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欽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

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卽時彈劾攷宋史文苑張耒傳云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甯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不言復直龍圖閣東都事略本傳云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以直龍圖閣知潁州又徙汝州又攷張耒復直龍圖閣知潁州當在元符末建中靖國初蘇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其哭蘇軾在潁州則徙汝州又在建中靖國元年之後其落直龍圖閣管勾明道宮則在崇甯元年五月乙亥續長編有文可攷能改齋漫錄以復直龍圖閣知潁州爲崇甯元年事誤臣僚上言追溯前事耳）

辛亥詔昨降置講議司手詔內事件許中外臣庶具所見利害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秋七月詔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三年成任〔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丙戌日宋史陳軒傳徽宗立軒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頻刑久其任〔又〕云言者謂置春秋博士非神考意詔罷之〔案〕宋史本紀辛亥日玉海卷百十二云元符三年十一月復置春秋博士崇甯元年七月罷與宋史合宋編年通鑑於元符三年不書復置玉海卷百十六云靖國元年罷誤）

八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癸丑朔）丁巳右僕射蔡京提舉講議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據紀事本末百三十二卷是年七月甲午已有蔡京提舉之詔至丁巳相距二十四日似誤）

尚書右僕射蔡京言奉手詔提舉講議司仍令遴簡乃僚共議因革伏見戶部尚書吳居厚翰林學士張商英刑部侍郎劉賡才猷敏邵練達世務欲乞差充詳定官起居舍人范致虛太常少卿王漢之倉部郎中黎珣吏部員外郎葉棣乞差充參詳官臣伏讀手詔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及尹牧事皆政之大者臣欲每事委官三員討論並乞差充檢討文字有見任者令兼領不可兼及在外者並權罷見任赴司供職又言

熙甯條例司檢詳文字編修及編定并在司分遣出外相度共一十九人（〔案〕紀事本末文多脫誤今據九朝編年備要增補）今事有多寡人力有餘或不足乞從本司隨事分委仍乞以承奉郎喬方鄂州司戶參軍沈錫充尹牧檢討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據卷百三十二崇甯二年九月壬午注云馮諶朝請郎元年八月五日爲鹽澤檢討呂悰承務郎元年八月廿日爲鹽澤檢討則此節之文尙未完今十朝綱要云八月丁巳蔡京奏請講議所詳定參詳檢討官其所奏舉自戶部尙書吳居厚翰林學士張商英以下凡二十七人檢紀事本末正文并注止得十一人今據九朝編年備要補之云強浚明李詩鮑貽慶充宗室檢討官李段閩節大吳儲充冗官檢討官梁安國王覺崔彪充國用檢討官安穴虞防林攄充賦調檢討官韓敎立曾說余校充商旅檢討官馬諶李歷呂悰充鹽澤檢討官未幾樞密院亦立講議司請以曹誘爲詳定官曾孝蘊爲參詳官並從之案樞密院講議司於崇甯三年三月辛巳奏罷都省講議司於崇甯三年四月乙丑奏罷諸人推遷一見崇甯二年九月壬午一見崇甯四年八月）

（戊申）

乙丑臣僚上言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二帝三王之御天下不易此道伏見前日詆訕先朝動搖法度罪不容誅之人比者追貶而顯黜之皆板鏤所陳章疏且頒降手詔著所以罪之之由俾中外洞知本末此眞與衆棄之之美意也臣愚尙以爲陛下踐祚之始淵默不言嘗開獻書之路而以書獻者有自布衣取甲科以令百里或加秩一等或解武弁而寄寺監丞簿之祿天下之士不知彼所論列爲何等語言往往懷疑迄今不釋欲望出其所上封事布之四方果其言有補國是則至公之議帖然自厭脫或志在覬望倖僥名器無忠嘉一定之論有姦險兩可之語附下罔上累先烈而害初政則於此時豈可以置而不問如以臣言可採望早賜施行詔除鄭敦義江緷外鹿敏求追所授承事郎降充簿尉高士育追所授官依舊左班殿直呂彥祖追所授官何大正追所賜出身及所授官並不得應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原注實錄無此元符三年四月十七日敏求自仁化令特改承事郎士育以左班殿直特換承務郎大正以太學上舍生特與賜同進士出身爲眞州司法參軍彥祖亦補初等官爲福州司法參軍士育敏求仍召對〔案〕原注福州司法參軍元符三年四月癸未作淄州司戶參軍）

己巳呂惠卿知揚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甲戌右僕射蔡京請以學校爲今日先務乞天下並置學養士如允所請乞先次施行一乞罷開封府解額除量留五十人充開封府上着人取應外（〔案〕文獻通考作五十五額宋史選舉志云開封府留五十五額解士人之不入學者餘盡給諸州以爲貢額上着以當作土著）餘並改充天下貢士之數所有諸州軍額各取三分之一添充貢士額一乞天下並置學養士郡小或舉人少則令三二州學者（〔案〕文獻通考或舉人作或應書人則令作郎合）聚學於一州一乞置州學並差教授二員一乞增置田業養士應本路常平戶絕土田物業契勘令用數撥充如不足以諸邑係省官田宅物業補足一乞以三舍考選法遍行天下聽每三年貢入太學上舍試仍別爲號令爲三等（〔案〕文獻通考作至則附上舍試別立號考取分三等）若試中上等補充太學上舍試中中等補充下等試中下等者補充內舍餘爲外舍生雖補止及中下等或不及等及科舉遺逸而學行爲鄉里所服委知州通判監司依貢士法貢入委祭酒司業博士詢考得實當議量材錄用一乞令郡守監司保任貢士若貢士到太學試中上等及考選升舍人多即等第立法

推賞一乞諸縣置學於本縣委令佐擘畫地利及不係省雜收錢內樁充費用一乞學生自縣學考選升州學一乞州縣並置小學一乞並立學生在學升黜法一乞外任官子弟許入學取應在外官子弟親戚法不合在本處取應者許隨處入學即不升補與貢在學通及一年給公據許赴太學取應國子監解名一乞州縣學職掌學諭學長許差特奏明人一乞禁不得教學生非經史子書文字詔令講議司立法須降仍差將作少監李誠於城南門外踏逐修置外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馘李清臣豐稷鄒浩張舜民子弟並不得與在京差遣（〔案〕十朝綱要云丙子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不得任在京差遣茲所錄止二十人尚少一人）陸傳吳儲呂好問呂凝問蘇适呂能問王摭張禹並與外任合入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宣和錄有此他書無之七月二十二日可攷〔案〕七月乙酉臣僚上言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此注十二似初二之誤十二日乙未今無見文）

丁丑（〔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云八月二十五日安世居初罷沂州呂仲甫落集撰宣和錄於十月二十五日胡田下又有孟在姓名今從詔旨移入八月二十五日其文皆亡佚姑錄原注附此）

己卯張商英爲尚書右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朱師服安置興國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注〔案〕錢氏朔閏考八月癸丑朔原注云在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是己卯也）

辛巳講議司檢討官李愷韓敦立郭異余授提舉措置鹽事愷陝西路敦立河北路異京東路授京西路（〔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載二年九月壬午詔逐路提舉措置官陝西路李愷河北路韓敦立京東路郭異京西路余授各轉一官原注云元年八月五日爲檢討官八月二十九日差攷八月癸丑朔二十九日辛巳也原注又云呂建中淮南胡奕修兩浙十月十六日差令依續長編十月丁卯胡奕修提舉措置鹽事書法補修）

上諭曰哲宗立時姦臣誠有異意朕亦親聞皇太后德音神考寢疾太后令守懃諭確弟碩使確輔立哲宗徐王數留禁中不肯出魏王羣臂引去確母入禁中皇太后使諭確外託主兵官燕達（〔案〕宋史有傳續長編注作逵誤）并知開封府蔡京及哲宗即位羣臣多言廢立太后曰章疏已焚之所須衣物或哲宗自買朕時尚幼哲宗最友愛時召至閤中飲食皆陶器而已（續長編卷五百二十注〔案〕原注引舊錄如此新錄有辨二月甲午注可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置安濟坊以處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案〕宋史本紀置安濟坊在乙丑日東都事畧開封府置居養院在辛未日宋史書京師置居養院於九月戊子食貨志云崇甯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顧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襴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又〕云復紹聖役法〔案〕宋史食貨志崇甯元年尚書省言前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顧直是爲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輸顧錢如舊法均給永興軍路州縣官乞復行差役湖南江西提舉司以物賤乞減吏胥顧直罷給役人顧錢皆害法意應改從其舊詔戶部並遵奉紹聖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紹聖簽貼役法行之天下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賸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賸及二科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以爲利也而集賢殿修撰知鄧州呂仲甫前爲戶部侍郎輒以狀申都省乞刪去上條詔黜仲甫落職知海州又詔常平司候豐衍有餘日具此制奏議之又陳軒傳軒言比更定役法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贏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多散予賞）

（〔又〕云論變法罷貶徐彥孚等十一人降官落職有差十月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皆坐垂簾之際黨與變法並罷所居官宮觀〔案〕據九朝編年備要十一人爲徐彥孚朱彥陳察向糾劉唐老歐陽棐鍾正甫許端鄭李昭玘陳瓘周鼎臣也劉奉世等二十七人事詳十月丙子）

九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癸未朔）己丑少府監丞強浚明爲主客員外郎講議司參詳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太常丞陳暘爲駕部員外郎講議司參詳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癸巳降授朝議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鍾正甫爲金部員外郎正甫於元符末應詔上書第爲正上第一人故擢用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原注〕實錄載正甫除金部他書不載正上乃檢會要增入或削去〔案〕正上第一爲鍾世美庚子追贈右諫議大夫亦曰世美茲云正甫殆其字歟然於此稱字亦覺無謂又降授朝議議字庚子原注作請）

乙未詔中書省開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如後（〔案〕紀事本末原本作九月己未改九月癸巳朔無己未日當依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作乙未爲是此所開具臣僚章疏姓名皆元符三年三月應詔上書者也下十一月甲辰詔旨可攷宋編年通鑑云上以元符末羣臣所上書疏付蔡京京以付其子攸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看詳第爲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許五百八十二人宋史強淵明傳云淵明與其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

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正黃克俊鄧洵武李積中（〔原注〕六人）

正中耿毅宗雨李申俞賓蔣靜葉承張景仁馮澥孫覽張撝蕭拱辰張彥逸劉涇（〔原注〕十三人）

正下許奉世宇文邦彥吳珪李籍廖彥正畢曄曾仁王甯李景直王瑜黃适鄒子濟李彥遠尹復湊辛之武陳南夫祝向曾讜王景行陳之立周熊范峒（〔原注〕二十二人）

邪上尤甚范柔中鄧考甫封覺民李新吳朋衡鈞胡端修趙令時周誼安信之孫琮高公應郭執中王察趙峋李傑李賁石芳吳安遜朱紱（〔案〕十一月甲辰詔作紘）周永徽湯琳金極張集李諒卿（〔案〕十一月甲辰詔作呂）蘇炳鮮于綽黃策高漸王吉張夙王貫葛茂宗曹蓋趙天佐袞公適洪羽柴袞劉謂（〔原注〕三十九人）

邪上梁寬曹興宗謝潛許安修羅鼎臣于肇黃遷劉吉甫王公彥莫仲正（〔案〕三年作王俠正五年作万俟正）楊朏許堯輔胡良李修賁安期梅君俞沈千張居黃才寇宗顏曹盟林膺葛輝逢純熙王炎張溥胡潛劉勃陳唐董祥陳師錫王守蔣津高遵恪王陽張裕王極（〔案〕十一月甲辰詔作拯）侯顯道（〔案〕崇甯三年碑作侯顏道）周遵道宋壽岳扈充（〔原注〕四十一人）

邪中趙越朱光裔王忠恕劉質夫鄧允中王岐謝悰蘇處厚高公湜吳偉江詢劉沖蕭刓劉戣宋勛年吳文規張琮狄瑾郭時楊令劉憲張宗任寶賢任伯雨蘇大本沈街王箴陳師錫（〔案〕已見邪上又見邪下）王發呂陶李浩黃履陳師道上官公裕劉天啟張耒史彭年梁俊民黃欲李賡李昇楊植辟逢梁景初李霆張禔耿毅劉渙李平劉鄜李孝迪陳中夫張永粥張戩李良翰寶誦黃安期孫大臨張恕宋宗馬衷高定唐耜富開鮮于綽（〔案〕已見邪上尤甚）韓英范鍔陳象古王天常甯祖武李幹翁升邵伯溫張上行韓安岳商師中宇文譓李知遠吳瓌潘見素蘇之悌張蘇李閎衡石祁彭年陳喆葉世美孫琮毛隨楊敦仁檀固許廣淵李雲從夏侯景仁唐廣仁許劭高繳楊明郭簡修黎延孫秉善陳昇朱曾陳琰段察武仲荀姚諷王望之李由頤蘇迥段鬢馮伯藥陳良能王迥趙孝立宋之珍楚興宗陳彫李晉裕馮千里高士戩韓晞王彥升張確劉奕

王師中范埴賀昌辰張及張鐸鞠鐸鞠嗣復賈公裕裴迪祖王祐梁安國晁說之王奐之劉經國倪直儒王夷約楊天惠劉覺陳策李處仁朱恪路昌衡周鼎李圭陳縝（原注一百五十八人）邪下王革（案十朝綱要作王華）張諟朱肱錢升楊忠信王收李賡劉端彥[illegible]兒張叡傳耆王偉趙茂曾楊致祥董丕竹環鄭綱戴鈞任日新趙齊賢蘇堯臣高復任仲奇閻上陛陳珫（案己見邪中）陳臯成彭年梁懿陳琳王腆喬天錫丁執善何宗翰卞京李知章范子修李援徐瑛王覬毛叔度吳倚方括林定譚極黃同傅希寵王彥弼王師正劉知止劉寀李程馬牧任靡寶護黃汝方宋適張譽杜之邵王時馬恕孫發李彥弼倪直孺（案己見邪中儒作儒）楊韶王箴鄧安正黃正一吳光美李公賁徐公宣楊直聶敏修吳昺崔陟徐詵謝愔周邠高臨李志悳蕭景修徐俯季孝常范百億何權宇文輝俞次契甯宗傑魏鍠李義叟蘇之悌時君陳張照李茂安譚魏介章諷江袞陳睢林崇旦陳京陸渙張保醕程之才余卞呂賁魏富陸彥述支詠劉勃賁勉中馬永逸董乂辛春卿毛撝黃叔靖陳忱楊洵鄭子淵傅烈蓋士宏耿居正毛完許睿黃諷聶思孝楊明甯鳳舒洪中洪芻武仲詢向滉徐愈王驥陳力閻建孟道張友劉跂汪忱李壽邵秬胡盤熊俊民崔鷗向詢黃應求劉仲昕司馬宏黃熙孟完旦張元矩唐嘉問曾嶸范子丹江汝言馮正卿王濤劉思徐大經呂元中吳文規杜穎柴羲卞議歐陽昱尹翊胡沔孫大臨葛敏修葉嶷錢大中燕景賢任唐穀張碩陳

誨李庭堅史唐陳楊居陳升黃子甯趙晞張沆王彥富純江洵劉溥吳環史保躬趙丕遠王漣姜蹈中朱紿西門聿趙襄馬洙張濟朱恪李黯文嘉謨上官彝孫曾潘琮黃權胡庶程俱馬待問李翦周希尹燕默蕭拱辰傅甯鄭少微王知常郝宗臣林駢鄭語劉寬楊容之施適高公從陳師錫（案己見邪上）邪中何景甫范塤張庭玉唐靖張樸趙衡王適曾繹劉蒙毛求蓋薦李敦常張直楊瓌寶李處誨晁詠之宋由正陳中逢純熙張珙史彭年李機楊禾梁鼎高公傑趙子渙家愿王箴陸表民楊傑白鎮袞公適蘇象先高漸（案袞公適高漸竝見邪上尤甚）趙峘郭永年楊傳朱行中王注滕友侯晉卿周鍔毛直友范世文苗蓁趙渥王景行謝學廉李世基陳慤賓卞孟長民周种聞崇郭奉世許及任有功徐商美宇文湛劉文美上官均張沔王公彥賈休復宋直方喬甫高士丕江偉劉鼎臣常擻猷何爽韓升卿何大受陳修已賀霖張彥逸俞唐馬希道蒲俊劉爽秦憲蔣琳方鼎胡愼修馮正雅張元句居體（原注三百一十二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所分邪人四等據東都事略五百四十一人今通檢原注之數則五百四十二人茲邪下原注云三百一十二人今檢其名實只三百八人則姓名有脫者矣攷元符三年四月癸巳時上書者有鄭敦義高士育鹿敏求何大正呂彥祖五人此文又多不及而袞公適陳師錫等又後複見今無由覆其實矣）

丁酉布以御史中丞錢適言廢元符皇后事降授中大夫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本紀丁酉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及謀廢元符皇后者罪降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爲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爲磁州團練副使竄曾肇以下十七人錢適傳云布去適遷侍御史聞兩月進中丞自治元符末大臣舊句復

（孟后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逐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辠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徽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國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稱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況既爲先帝所廢則宗朝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逆神靈明厭戮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辠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須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詠之豈宜明廢之朝而爾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后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亨陵寢不可配祔援諸禮制皆所未安請知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遹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爲崇恩太后遹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俾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感悟追正何有不可辭由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

己亥御批付中書省應係元祐責籍并元符末敘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常切契勘不得與在京差遣（〔原注〕詔旨及宣和錄俱有此〔案〕原文作九月乙亥據下原注云九月十七日則此爲九月己亥也又攷宋史本紀云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即此事也茲不言刻石文署觀下年九月辛丑臣僚上言云云知此已刻石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以元祐諸籍并元祐末敘復過當之人凡一百一十九人御書列石端禮門）文臣曾任執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王珪王存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案〕宋編年通鑑及通鑑續編又有韓忠彥鄭雍二人又次二年九月

辛巳頒端禮門石刻於天下紀事本末載御史臺抄錄到姓名亦有韓忠彥鄭雍則此文有奪也）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禼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　餘官秦觀湯馘（〔案〕馘各本並作馘茲據編年備要正之）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仲王鞏張遷保（〔案〕當依宋編年通鑑作張保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韓跋

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扆楊偁（〔案〕宋編年通鑑作王偁誤）陳詢張琳裴彥臣　武臣王獻可張遜（〔案〕前文作巽）李備胡田（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七月二日魯君貺劉昱徐常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月十七日〔案〕右百十七人宋編年通鑑增韓忠彥鄭雍爲百十九人據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云百有二十人尚少一人宋通鑑又云尋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又詔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二年八月詔以御書元祐姦黨姓名頒天下監司長吏聽立石刻記時有長安石工安山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安山民三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三年六月重定元符黨通入元祐黨爲一籍通三百九人書而刻諸石詔置文德殿門蔡京自書爲豐碑頒之天下餘並出籍〔原注〕洛黨以程頤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以蘇軾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甚眾〔案〕詔黨人子孫不許到闕見二年三月乙酉詔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爲婚姻見二年九月壬午宋通鑑係之此年未是）

庚子贈宣德郎鍾世美爲右諫議大夫錄其子爲郊社齋郎世美元符末任福建路提舉常平因日食應詔上書乞復熙甯紹聖政事以銷天變至是追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原注〕詔旨載世美書甚備按癸巳先書降授朝請郎鍾正甫爲金部員外以元符末上書第爲正上第一注云或前去與此何如〔案〕原注何如字有誤）

壬寅降授中大夫司農卿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曾布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十朝綱要云曾布坐嘗薦趙諗充學官責授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云曾布與韓忠彥同輔政忠彥既罷相而布亦力請去位未幾臣僚論列布與宦官閻守懃等相交結使門人李士京道京語暨陛下發揮睿斷斥逐守懃是時布在公堂忽覺驚駭失色又聞金山登雲門外下鼻唐地嘗有識記遂諷金山寺僧斷其地又以常住地不可買遂面歎乞令潤州估價買之王防獻賄於其子紆納妾以事之布亦薦用朱彥任府界提點日朝廷便錢往京西舒與布之婿吳則禮攬客人便錢所得息錢甚多彥以此速進陛下宗察其姦終以必去而不疑可謂有人主之英斷矣及其既去則繫以美詞寵以要職罪狀未著天下偁然於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太平州居住又責授賀州別駕衡州安置二年又責授寧州司戶參軍）

癸卯翰林學士蹇序辰兼修國史實錄修撰講議司詳定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丙午（〔案〕續長編卷二百五十八論熙河路交子注云崇甯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蔡京云云可攷據錢氏朔閏考九月癸未朔二十三日丙午也宋編年通鑑云蔡京言茶馬司將川交子通入陝西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萬貫令陝西與鹽鈔兼行從之即此事但元刻本繫於八月未是九朝編年備要繫之九月與續長編注合）

辛巳呂惠卿知太原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兵部尚書劉拯上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因其論之輕重以正典刑誰不悅服何必悉拘於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案〕元刻本宋通鑑繫於八月以時事覈之當在立黨碑之後蓋又脫書九月字也宋史本傳云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某事爲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入不足費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以蘄州徙潤州〔又〕云招陝西河東弓箭手〔案〕元刻本繫於八月今據十朝綱要九朝備要移於九月）

十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壬子朔）丁卯講議司檢討官李玫胡奕修提舉措置鹽事玫淮南奕修兩浙路（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原注〕呂建中并措置淮南路〔案〕十朝綱要云十月甲寅蔡京始更東南鹽法列上七條許客人用私航運致）

己巳觀文殿學士新知太原府呂惠卿爲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丙子臣僚上言元祐之初共成黨與變壞法度等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祐之末共成黨與變壞法度復爲元祐等人伏望詳酌施行詔奉議郎寶文閣待制知越州周常落職管句崇禧觀婺州居住（〔原注〕初二日自湖改越）承議郎知廬州龔原管句玉局觀和州居住中散大夫知徐州劉奉世落職提舉崇禧宮光州居住（〔原注〕奉世落端明知徐州在崇元五月四日此猶帶端明詔旨謂也詔旨又誤以光州爲浙州今改之〔案〕宋史本傳奉世於崇甯初再奪職黜敘其責居浙究不言光州居住據東都事畧攷之奉世有徙光州事但事在元符之末不在崇甯時又據本書攷之三年四月甲辰沂州劉奉世提舉崇福宮光州劉安世提舉崇福宮是奉世沂州安世光州也四年九月量移亦云安世光州五年正月敘復奉世原注亦云九月五日自沂徙兗則詔旨以奉世沂州居住不誤也）朝奉大夫知潁州呂希純管句鴻慶宮汝州居住（〔原注〕四月十三日知潁州）降授承議郎王觀管句太沖觀朝散大夫王古管句崇道觀降授承議郎知濮州謝文瓘管句玉隆觀竝本處居住（〔原注〕文瓘此年二月三日己罷給事知濮州詔旨此云罷給事中誤也）朝請郎知滑州陳師錫管句靈仙觀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棐管句崇道宮（〔原注〕棐以直祕閣知蔡在靖元十月七日後與呂希哲劉唐老並落職在崇甯

（元年五月十六日〔案〕附見於五月二十一日乙亥詔）朝請大夫知邢州呂希哲管句沖佑觀（〔原注〕六月六日自曹改相十一自相改邢）朝請郎知曹州劉唐老管句鴻慶宮（〔原注〕六月六日自相改曹宣和錄於八月二十五日載唐老管鴻慶十月二十五日御不書按唐老與歐陽棐呂希哲陞黜多同今移入此詔旨載鴻慶宮於十月五日今亦不取）朝散郎晁補之管句太平觀朝散郎黃庭堅管句玉隆觀承議郎黃隱管句靈仙觀朝奉大夫畢仲游管句崇禧觀朝散郎常安民管句玉局觀朝奉大夫孔平仲管句太極觀王鞏管句太平觀張保源監西嶽廟朝奉大夫陳郛管句洞霄宮朝散郎朱光裔管句仙都觀蘇嘉管句雲臺觀余卞監中嶽廟鄭俠監南嶽廟胡田管句仙都觀並外州軍任便居住仍依陳乞宮觀新格餘遵守不得同在一州指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此據宣和錄崇甯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事詔旨係之八月二十五日今不取但宣和錄不載責降人前官及差遣今卻去詔旨所載增入其差誤者仍改正詔旨又於八月二十五日載劉安世范純粹居住光鄧皆誤也八月二十五日安世居初罷沂州十月二十五日乃令光州居住純粹罷金州在十月六日其居住鄧州亦在十月二十五日詔旨并罷及居住於一日載之今不取詔旨又載呂仲甫落集撰於八月二十五日今從之宣和錄於十月二十五日亦不載呂仲甫姓名也宣和錄於十月二十五月胡田下又有孟在姓名今從詔旨移入八月二十五日）

戊寅詔河南府草士（〔案〕字似有誤）裴鈞上書乞崇修崆峒觀給付常住地土是鹽池化水之源四京建二相廟邱呂誨銘是化水之本及妄議熙甯以來常平免役市易保馬鹽法契頭義倉等事并請上感蟲蝗水旱凶賊交起日蝕地震鹽池變海等語言狂悖事理誕妄託意鹽池潛圖奸利理當懲罰以戒亂化之民其裴鈞特送五百里外州軍編管所有講議司許陳言利害文字指揮勿

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原注〕裴鈞當放）

辛巳講議司言修定解鹽地分收到鹻土及淋鹵水依私鹽法土三斤水三升計一斤之數等條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文獻通考卷十六云崇甯元年解州買考南北闕池修治畦眼租賠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蔣之奇罷〔案〕東都事畧本紀癸亥能宋史本傳云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後錄其當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

（〔又〕云建外學於國以侍四方之士賜名辟廱〔案〕九朝編年備要云以國子祭酒總治內外學別置外學司業以下官處上舍內舍於太學處外舍於外學待其歲攷行藝升之太學上舍三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至是詔賜外學名辟廱玉海卷百十二云崇甯元年八月己卯建辟廱小學十月十七日戊辰初建辟廱外國內方爲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案〕文獻通考卷四十二云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人令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按上舍三百人宋選舉志同當依文獻通考作二百人爲是王栐宋朝燕翼詒謀錄云崇甯元年徽宗勅立辟廱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敎養于太學外舍生三千人）

十一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壬午朔）甲辰詔曰元符之末下詔求直言蓋欲廣朕聞見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考其言邪正今具名來上其間昌言讜議指陳闕失皆有所嘉納不能釋手至其言當於理力（〔案〕元本作茲依東都事畧改正）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加精擢用勸多士內有附會姦慝詆毀先帝政事者總百四十人（〔案〕當依十朝綱要東都事畧作五百四十一人詳見上九月己未）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議謗斥言之尤甚者三十八人（〔案〕十朝綱要同東都事畧作三十人非依九月己未所書又作三十九人）覽之流涕弗忍再觀得罪宗廟朕不敢貸可責逐遠方次等者四十一人其言亦多

詆議各與等第降官責遠小處監當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勘會邪上尤甚係范柔中等三十八人內郭執中已除名勒停吳朋王古已身亡朱紘致仕老疾邪上次等係梁寛等四十一人內陳唐扈充許安修已身亡劉吉甫係承務郎致仕詔范柔中等並特勒停永不收敘朱紘免羈管外餘分送逐處羈管范柔中雷州鄧考甫筠州封覺民簡州李新遂州衡鈞淄州胡端修廣安軍（案三年四月甲辰作廣德軍）趙令時蔡州（案三年作潁州）周誼郴州安信之同州孫琮荊門軍高公應隨州郭執中成州王綮深州趙峋處州李傑唐州李貢單州石芳曹州吳安遜濮州（案三年四月作漢州）周永徽眉州金極廬州張集濰州（案濰字疑誤詳三年四月甲辰）呂諒卿亳州鮮于綽河陽黃策登州高漸撫州張夙廣濟軍王貫棣州梁寛曹興宗陳師錫劉勃黃安期沈千羅鼎臣高遵恪各降兩官寛等六人並添差監當鼎臣遵恪仍致仕于肇黃還真仲正許堯輔楊朏胡艮李修梅君俞張居黃才寇宗顏曹盥林膚葛輝逢純熙王交（案王交當依九月己未所記作王宋）張溥胡潛董祥蔣津王守王陽張裕王拯侯顧道周遵道宋壽岳謝潛王公彥二十九人並衝替係私事理重仍不得改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原注實錄無此段此據詔旨及宣和錄二年九月十三日可攷陳唐崇甯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五年正月十七日當攷許安修崇甯五年正月十七日））

壬子講議司言江淮鹽鋪戶每遇闕鹽止用金銀等抵當出賣客鈔坐邀賤售商賈折閱乞行止絕金部以爲抵當元豐法也過一年者没官乞改爲半年從之（紀事本末

卷百三十二（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案宋史本紀係癸巳日玉海卷百十二云元祐六年宗室令鑠請建宗學於是詔宗正按熙甯敕諸院建小學建中靖國元年世雖仲爰言之四月九日己亥詔復置宗學崇甯元年十一月十二日諸宮增大小二學增置敎授二員立考選法二十九日詔諸宮學令宗正寺長貳提舉四年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位國子博士上程大昌續演繁露卷二云紹興十五年十一月臣僚劄子昨來國子監中請行在宗室並赴監試如外任及宮廟並赴漕試其監試有官鎖應七人取三人無官應舉七人取四人無官袒免親取應文理通者爲合格不限人數惟赴運司試所取之數與進士一同非所以獎進宗子乞除行在宗子依見法外諸路宗子不以有官無官如願試行在應舉鎖應並依熙甯舊制試赴監試請解省如不願前來依見行崇甯貢舉法（案此所言崇甯運司取數必少於熙甯益崇甯非不欲侵之爲親遠屬疏比熙甯不同）

十二月癸丑御史中丞錢遹言仰惟哲宗用王贍策取青唐邈川可謂不世出之畧矣前日權臣挾愛憎之私情逞一偏之曲說以欺朝廷盡委而棄之更以他罪戮及贍身驍俊勍敵之臣聞之莫不喪膽臣以爲今日朝廷不追正當時主棄地權臣之罪而顯黜之則無以伸往者之寃而激忠勇折衝之氣於是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曾布責授賀州別駕依舊衡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韓忠彥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及注參補（案原注云元年十一月一日忠彥等初責當作十二月三日宋編年通鑑云論棄湟州罪再貶韓忠彥等九人宋史本紀云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安燾爲甯國軍節度副使范純禮分司南京又卷百三十九注引青唐錄云姚雄亦降皇城使勒停光州居住））

庚申臣僚上言臣聞諡以易名所以昭其美惡而寵辱之宜不可以忽也夫慮國忘家之謂忠美聞周達之謂宣爲范純仁者以忠宣命之可乎當時定議之博士覆

議之郎官承順風旨不恤國是謚其美而上之其謚議具存而議之者固在也其世濟忠直既不得名其碑則前日未當之謚理所應論不特純仁而已有如司馬光之謚文正呂公著之謚正獻其類不一顧於此時皆當奪本議各謚其惡以訓萬世詔范純仁謚定議覆議官各罰銅十觔其范純仁神道碑如已鐫立令潁昌府毀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四云崇甯二年六月臣僚上言范純仁謚曰忠宣其謚誥去年已追奪并元定議覆議官各罰銅十觔今節錄謚議如後考功員外郎鄧忠臣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甯恤蹤前而蹇後又曰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眾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歎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側席南望而抉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膏雨之遂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奉聖旨權發遣汝州鄧忠臣差管幹南京鴻慶宮案鄧忠臣於崇甯二年九月庚寅添入黨籍）

丙寅詔應責降安置及編管羈管人令所在州軍依元符令常覺察不得放出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丁丑詔諸說詖行非先聖之書並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　詔諸路教授序官外官小者並在本州錄事參軍之上其供給承務郎以上依僉判餘依職官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戊寅宰臣蔡京等上諸路州縣學敕令格式乞鏤板頒降從之尚書右僕射蔡京等言臣等昨具陳乞諸路置學養士伏承詔旨令講議司立法施行謹以元祐陳請畫一并參酌太學敕令格式取其可以行於外者修立成諸路州縣敕令格式并一時指揮凡十三冊謹繕寫上進以聞如得允當乞下本司鏤板頒行其看詳者乞送國子監收掌所有今日以前應州縣學校條件已係新書收載者更不行用詔疾速鏤板頒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又卷百三十二繫此事於十一月戊寅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蔡京言十三山茶場廢歷以前歲收五百餘萬今歲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禁榷令客人於在京榷貨入納請長短引赴諸場受茶販易明年置淮浙路茶場（案）文獻通考卷十八云崇甯元年右僕射蔡京議大改茶法謂宜荊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縣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皆籍名數歲鬻於官吏皆用倉法園戶自前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數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路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椿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蕭路措置各分命官都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請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儲以籠篰官爲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一

徽宗

崇甯二年正月（（案）據朔閏攷是年癸未正月辛巳朔）甲申詔諸路教授自外任移者除依條通理考任許就仕陞改其教導有方貢試如法者仍聽保明再任內廣南路應陞改者減舉主一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乙酉中書檢會任伯雨等上言云云詔任伯雨除名勒停編管昌化軍陳瓘除名勒停編管廉州龔夬除名勒停編管象州馬涓除名勒停編管澧州陳祐除名勒停編管歸州李深除名勒停編管復州張庭堅除名勒停編管鼎州江公望責授衡州司馬永州安置鄒浩除名勒停昭州居住以上竝永不得收敘王覿除名勒停臨

江軍居住責授道州別駕台州安置豐稷除名勒停建州居住奉議郎監中嶽廟陳次升除名勒停建昌軍居住降授承議郎管句玉隆觀謝文瓘除名勒停邵武軍居住責授楚州團練副使張舜民除名勒停房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治迹統類云知樞密院蔡卞追暨元符之末言者疏已舉惡而任伯雨論其欲追發宣仁一事尤爲切至乃上疏自辨以伯雨爲首於是三省檢伯雨等所奏乙酉分貶鄒浩陳瓘等十人於諸州獨伯雨遠謫昌化軍）

己丑詔許茅山道士劉混康修建道觀仍令直奏災福無得隱匿混康有節行頗爲神宗所敬重故上禮信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此據蔡條史補增入當攷混康是何許人七月二十三日賜先生號蔡條史補道家者流上嗣服之初於釋老好尙未有適莫魯公喜佛因導上以付理天下始建崇甯萬壽寺後改天甯又書於端午日因內道場上焚香再拜以禮佛牙其舍利四散迸出於水晶匣外上爲之贊焉方士劉混康有節行爲上所聽信大誑佛氏（案）宋史蔣靜傳云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爲姦利奪民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蔡條國史補有節行語不盡可信）

辛丑詔學校長善育材無以文勝質選賢興能無以私撓法毋恪於始而怠於終毋便己私而撓官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丁未東上閤門副使新知岢嵐軍王厚權發遣河州兼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王厚奏議正月二十八日狀云二十七日奉敕授前件差遣令用之去年十二月八日遷閤副王厚傳自鄯湟之棄畔羌多羅巴等迎儱撈之弟曰谿賒羅撒復國朝廷賜隴撈姓名曰趙懷德河南師叟使還趙州谿賒羅撒之黨謀掩殺之懷德僵并河南郎阿章及澗什羅等更挾以令眾種落議者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朝廷方謀鎮輒而大臣有薦厚者於是詔供職閤門因問復故趣厚封狀命知河州兼洮西安撫厚請澤人以自助詔遣內客省使童貫與偕往按七月五日童貫方自供奉官轉皇城使果州刺史初遣時安得便爲內客省使本傳蓋因王厚行狀致誤王

厚行狀議者以爲諸羌連結且生邊患上方銳意紹述讀衮謀疊國決策復諸都歷選將帥無以易公大臣亦多論薦是冬詔公供職閤門公事恢復故地當以恩信招納爲本侯其頑悖不服乃加誅不過破蕩一二族則皆定以湟州舊洽人倚挾洽往則可得鄯廓須踰年再出然後可定此故地也大河之南河蕃積石之域土廣人眾隱然自成一國亦宜以時撫有大闢新疆上嘉納之賜對崇政殿知河州兼洮西安撫熙帥復興議公請擇人協力詔遣令內客省使童貫以往協濟軍謀天威益振公條具賞予降人冠帶金幣旂盾等及軍須要劄上皆說爲區處出自御府傳置相望於道召熙帥赴闕以公權行帥事附塞羌聞公來馳書迎於境乃分遣間謀深入諭恩信陰送款者甚眾遂徼岷州高永年及公弟端等各令招納（案）王厚少從父韶兵間暢習羌事元祐棄河湟厚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蔡京既治元祐棄地之舉仍欲開邊故有是命宋史王厚傳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仍沿舊傳之誤當用續長編注正之又宋史吐蕃傳以谿賒羅撒爲谿巴溫之子亦與續長編注所引王厚傳不合）

蔡京爲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制詞云適遠戍之弗率繁多算之圖功師不踰時慮無遺策蓋以荆湖闢上功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春正月辰沅州蠻納土【案】東都事略係乙未日十朝綱要宋史繫之乙酉東都事略舒亶傳云亶知南康軍辰州蠻叛以直龍圖閣知荊南州亶選形勢得飛山福純坡建新城爲措拓之要以功除待制編年備要云辰州故黔中地漢唐省建郡縣五代棄而不通自熙甯始復置沅辰元祐又棄之綏人侍險作過去秋詔以知南康軍舒亶知荊南府又以荊南去辰州七百里非用兵應急之溝令亶交府事與監司親往辰州措置至是奏知辰州楊晁臻等一千六百餘人及李閔奏知徽州楊昌僉等六百餘人並納土訖詔奏告太廟及永裕陵加直待制羣臣表賀棄淺曲赦荊湖兩路改誠州爲靖州宋史蔣之奇傳云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徽靖二州崇甯元年知杭州攷蔣之奇知院事在建中靖國元年沅州獻捷在崇甯元年得地在崇甯二年十朝綱要云崇甯二年正月改誠州爲靖州徽州爲蒔竹縣蔣之奇傳語告失實）

二月（【案】據朔閏考是月庚戌朔）癸丑講議司言市有舶合措置事乞令逐路轉運司相度以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戊辰講議司言修立產茶州軍不得私賣京東西河東北路許商旅以官茶興販條告捕支賞等依元符令格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編年通鑑繫於元年十二月文獻通考同陳氏通鑑續編亦繫於是月云茶自嘉祐通商至熙甯中李稷稍復榷法而利復歸於官至是蔡京請仍舊禁榷官買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令商人於存奇推舊永及所在州郡自買於場戶茶儲於籠部官爲推說術第欽收息訖批引販賣歲入百萬緡以進部自是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庚午（【案】此事十朝綱要東都事略並繫甲子宋史食貨志又繫五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并夾錫錢左僕射蔡京奏據陝西轉運使許天啟（【案】文獻通考卷九云副使宋史食貨志云許天啟者京之黨也時爲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申送到新鑄銅鐵錢樣已降指揮銅錢於歲終須管鑄錢二十萬貫鐵錢鑄二百萬貫自來鑄錢張官置吏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軍兵之役最爲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得一錢之利蓋是久失擘畫今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閒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爲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給物料盡其一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啟相度疾速準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工相兼鼓鑄今來所鑄銅錢除陝西四川河東係鐵錢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諸路並令折十行用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卻於銅錢地分行使貫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陝西銅錢至重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今夾錫鑄造樣製精好欲一錢當銅錢二支用令許天啟相度依此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紀事本末字多錯誤茲依文獻通考卷九校改蔡條史補云國朝鑄錢沿襲五代及南唐故事歲鑄之額日增至慶厤元豐間爲最盛銅歲錢歲無慮三百萬貫及元祐紹聖而廢弛崇甯初則已不及祖宗之數多矣魯公秉政思復舊額以銅少終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訓子母相權之說因作大錢以一當十文獻通考云夾錫錢始於二年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以中國錢鐵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二當十鑄錢從之尚書省言崇甯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七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一十二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

丙子詔諸路學田一路所管戶絕田多寡不同以有餘不足相補通一路支用從講議司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戊寅王厚言熙甯閒神宗皇帝以熙河邊事委任先臣部當時中外臣僚凡有議論熙河事者蒙朝廷批送先臣看詳可否議論歸一無所搖奪今朝廷措置一方邊事已究見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唐利害者乞依熙甯故事並付本路經略司及所委措置官

看詳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詔青唐自神宗以來遣人綏納久有向漢之心昨王贍等因其歸順朝廷許之招懷只緣帥司不務協心致其疑沮故一方功緒終未克就自那回兵馬後來彼土酋領向慕中國其心不已今差知河州王厚專切招納走馬承受童貫往來句當仰本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公共協力濟辦（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原注）厚二作二月二十八日奏爲應接招納事坐此密劄詔旨不得其實日令附此初草於二月十七日載命人內供奉官童貫再修建臨平山舊塔初草蓋據溫州報狀然王厚二十八日所後密劄云已差走馬承受童貫往來西河路句當不應此時卻差至杭州今不取要攷蔡京臨平修塔事姑存此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尊元符皇后居太后（案）東都事略甲寅日宮名崇恩十朝綱要同又云詔立殿中監尙食尙藥尙醞尙米尙輦凡六局（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繫辛酉置六尙缺一當補尙舍二字周城宋東京考卷三云六局尙食尙藥尙醞尙衣尙舍尙輦此云尙米當爲尙衣字之誤也編年備要云自唐以來殿中內侍各自有省元豐官制難未及新作殿中省及除人按本志云監少丞皆與聯省官相聯則亦是文臣之職矣本志又云舊制判省事二人以無職事朝官充並有六尙局名別而事存凡官隨局而移而領於本省而殿中監視秘監爲寄祿官而已又續長編載張誠一嘗請於內侍爲殿中省宮神宗不可或謂蓋不欲外官與宦官同意或然歎蓋唐六尙之職令多屬宦者大抵元豐更制武官及內侍皆未暇及非獨此也崇甯監少丞亦用文臣惟六尙乃用宦者北司之盛此亦一端又云內侍郝隨復以修內司進用於是繕修大內及諸司庶府景靈宮工役大作（案）陳次升譜論集有奏彈郝隨復進三官狀攷次升於元年九月前已貶黜此年正月除名郝隨之進用當在元年次升未貶之前此蓋爲緝修事追書之也十朝綱要又書於下月戊戌）

三月（（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注云二年三月乙酉六日是庚辰朔也）乙酉講議司言諸路州學生以前舉終場人數二百人以上以一百人爲額數少者以二州或三州併附一州聚學今聚學尙有不及二百人之處卽於法未有定額欲將所併聚學并舊有教授不及二百人之處聽以前舉終場三分之二立爲定額其上舍內舍及擬定人並視一百人之額隨數減定（（案）文獻通考卷四十六云縣學助裁其見籍率三而汰一）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又卷百三十二）

詔應元祐及元符之末黨人親子弟不論有官無官竝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令開封府界各據地分覺察如當職官知而不糾或不用心採緝遂致容隱別因事敗露者竝重行黜責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竝依黨人子弟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辛卯朝奉郎管句玉隆觀黃庭堅除名勒停送宜州編管以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奏庭堅撰荊南承天院碑語言涉謗訕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本傳云采摘其閒數語以爲幸災此碑今不書（案）編年備要載碑記較續宋編年通鑑所錄爲詳其文略曰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產也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以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旱蝗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豈生民之共業盈虛有數非大力所能禳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敎豈小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軋之是何理也又名臣言行續錄云承天寺僧爲先生乞塔記文成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陳舉前請曰某願託名不朽可乎先生不荅舉由此懲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除名勒停羈管宜州）

庚子詔劉混康肅恭祀事達於上境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朕甚憂之當體至懷精加禱請所建殿宇賜名天甯萬壽（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卯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句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職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三月親試舉人賜霍端友以下五百餘人及第有差案宋史本紀三月癸卯賜進士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治迹統類云知舉安惇上合格進士李階等丁亥御集英殿策試乃賜霍端友然佃宇文粹中王賞彭俊民楊時汪藻王亥翁王庚劉湜史汝士任稼孟庚任居賓汪伯彥張守等以下五百三十八人階深之子而陳璀甥也昨持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停兄也編年備要云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故黜之後因大觀四年赦竝與改官通鑑續編云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蔡京請之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熙甯初改經義取士興建太學訖崇甯罷科秋賦爭榜魁南省皆迭爲得失始余中榜邵剛魁得次徐鐸榜余蘇齊時彥榜黃中魁得次黃裳榜侯綬落惟焦蹈榜內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甯畢漸李釜蔡薿榜章綠李僕蔡靖陳國林皆得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費元畢王瞻陳賓皆落不差一人亦何怪也時謂之雄睢解元又云復市易務抵當庫案十朝綱要係癸卯日）

四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己酉朔）

癸丑張商英爲尚書左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東都事略宋史俱繫於戊寅）

丁巳詔焚毀蘇軾東坡集并後集印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臣條上言當考姓名明著之只云從某人之言即可不失事實其言不須具載詔旨有之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云崇甯二年有旨天下碑碣榜額係東坡書撰者竝一例除毀盡本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霍英所請當與此同時事也）

戊午詔提舉司每路教授及十八以上者歲舉改官增三人不及者一人不許舉他官有能訓導學生中太學上舍數及八分者提舉學事官保明以聞國子監驗實依太學博士正錄法改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癸亥講議司乞下諸路茶場具開場以來商旅所納錢數申國用房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甲子詔付王厚委汝以招納靑唐事措置施設蓄中情僞加何審量羌人誠心向化有無端緒已上設施方略應酬對荅語言竝仰具確實事狀奏來（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戊辰詔應自元祐以來將元豐熙甯臣僚責降及自元符三年責降紹聖元符臣僚除已降指揮牽復外其合得恩數有尙拘存亡之限仰吏部勘會元非犯贓罪看詳指實計其合得官除俸給外不以存亡竝特與給還應見貶謫命官除元祐姦臣及到貶所未及年外未量移者與量移應合敘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己巳童貫至熙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王厚四月二十四日奏若據申密院功狀則云貫五月至熙州按此月二十四日奏又云先遣貫往河州五月十五日奏貫宣諭云云必功狀誤也王厚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申密院功狀云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至熙州體問得元符棄地之後諸羌因我城壘棄擾整備結集兵衆以爲固守之計又湟州境內巴金能當把拶宗等處形勢險阨自來羌人負以爲固有一夫當之萬衆莫前之說議者因此多言羌鄯難復得亦難守然厚久已詳察諸羌情狀分離不一互相藐伺必不能併力同心保有其地若奉揚國威示以恩信必能互解來降其違命者亦不過一二族則皆破膽矣厚先在湟州日領撫境內頗見與懷聞厚復來領帥各已廉額聞通信息顧爲中國用者甚衆於是選委通判蘭州事王端將官李忠王亨等句當招納最遣親信人深入說諭有解既結族首領巴金城王遵巴及霄農族首領羌號用事者亂當多羅巴之副結令乾等大種名豪相遷出降各補長官爵給以財物使其黨歸廣布恩威其餘深在羌中爲凶黨務制不能自拔者亦往往陰送降款姦猾彊捍之徒聞各憂懼聚衆自守厚以爲事機即此當速用兵出塞服畔招攜指期可集若稍猶豫變不可知節次具狀奏聞及申稟朝廷去訖厚自到熙州計度軍需糧仗之屬分委諸州通判催督運至河州安鄉關及蘭州京玉關下兩月皆辦是歲五月童貫至自京師傳語勞軍將士告蕃遂奏請師期詔以六月十四日出熙州按厚自敘如此然童貫以四月二十一日至熙州方此時厚至熙州才一月耳既稱兩月故不得不以貫五月乃至然則厚所自敘要不可憑姑附注此）

庚午詔國子監印書賜諸州縣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甲戌王厚奏臣體問得河南河北諸羌以大小隴拶爭國之故人心極不甯貼諸族酋首互有猜忌遂以兵革更相侵掠殺戮其下人衆緣是愈更攜貳今來事機如此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乃中國之利臣見與童貫計議乘此從長措置及選委得力蕃部令同使臣李德慶前去篤丁計會緬什羅蒙送文字與大隴拶評洎事務才候起發別具奏聞又貼黃大隴拶雖累與郎阿章讎賽得勝終恐爲青唐吞併及慕漢家威德決有歸順之意其郎阿章亦以數敗內懷恐懼不安臣今與童貫并召高永年在此商量乘此機便前去措置但臣等稍似出界卽諸處彊梗酋豪當盡款服其閒或有說諭不從卽行翦戮庶幾一兩月便見大定伏乞聖慈詳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乙亥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及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二十二〈案〉百二十二繫蘇黃張晁秦毀板事於崇甯三年正月蓋二年四月字之誤也今并書於此毀蘇軾東坡集已見上丁巳三蘇集當依十朝綱要改作蘇洵蘇轍四字）

戊寅臣僚上言故宰相王珪遭遇神宗擢在政府凡十六年其所蒙被恩澤無與比倫逮神宗違豫至於大漸是宜早建儲君以定人心而乃遲疑顧望語及同列謂是他家事外庭不當管又密召高士充欲成其姦謀其爲悖逆前後臣僚言之甚詳云云伏望檢會元符三年後來指揮竝令改正依所得指揮施行詔王珪追贈官

并謚王仲端王仲巙竝放罷遺表恩例減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原本繫王珪程頤兩事於正月二十四日戊寅攷正月辛巳朔無戊寅日二十四日爲甲辰宋史本紀書奪王珪贈謚追毀程頤出身文字於四月戊寅趙挺之爲中書侍郎之後則正月字譌也編年備要通鑑續編告係四月今從之移編於此）

臣僚上言謹案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詔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編年通鑑云論程頤學僻行譎聾瞽世俗近以入山著書竊意妄及朝政編年備要云言者謂頤學術頗僻素行譎譴紹聖中羅當明正典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過優術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相迭和指而譏之毀壞風俗莫此爲甚訪聞本人近日以入山著書爲名未悉所著書是何等文字竊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詔除名所著書令監司嚴切覺察畢氏續通鑑云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或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四月更鹽法〈案〉十朝綱要云是月始更鹽鈔法九朝編年備要云蔡京爲新法鹽鈔以通泰煮海號東南鹽行之東南諸路濱滄煮海號東北鹽行之東北及畿甸諸處而畿甸諸處舊解鹽界也今以東北鹽充之而解鹽獨行於陝西與河東是以西鈔多滯兩池天産殆與土壞俱積而錢鈔至都又爲榷貨務所阻故諸路軍鹽價皆增長乞立賞禁人扇動鈔法詔從之）

五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己卯朔）庚辰戶部言提舉學事司乞州縣學之費通一路財用應副（〈案〉文獻通考卷四十六云提學司通一路財計均給學費仍行部摘試文檢括當否生員嘗試公私試雖不中亦復其身勿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丙戌刑部大理寺以開封府勘鞫曾布之妻魏氏并子紆練等交通請求具獄來上三省檢會臣僚上言竊見

開封府根治曾紆等取受賂遺干求差遣等公事稱曾紆計贓二千五十三貫曾布并妻悅而罷翌日言者交攻布由是得罪（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本紀是日責授曾布廉州司戶參軍衡州安置據續長編文責授事在下月辛酉云魏氏計贓一千九百三貫曾綠計一百四十六貫五碩計二十三貫合計之為二千七十二貫與此數不合當有字誤）

戊子詔不置教授州軍置學處學生以百人為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甲午詔頒梁安國等二十二人昨上書謗訕節文云云（（案）十朝綱要繫之辛卯又二十二人作三十二人誤）詔寶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應天府路昌衡落職提舉明道宮朝散大夫直祕閣管句太極觀張恕落直祕閣降授朝奉大夫添差監高郵軍酒務朝請郎管句鴻慶宮楊瓌寶降授朝奉郎添差監宿州鹽酒稅降授朝奉議郎權發遣華州陳并降授承事郎添差監漣水軍鹽茶酒稅降授宣德郎新差僉書秀州判官事周鍔降授承務郎添差監泉州茶鹽稅朝散郎管句崇禧觀蕭刓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漳州鹽稅右朝散大夫管句崇福宮趙越降授朝散大夫添差監無為軍鹽酒稅丁憂人前承議郎倪直孺降授宣德郎添差監南劍州鹽稅朝奉郎滕友特降授奉議郎添差監泗州鹽稅梁安國何大受蘇迥檀固王箴竝勒停永不收敘安國齊州大受襄州迥華州固湖州箴通州竝羈管鄧允中梁俊民江恂陸表民方适竝特衝替私罪事理重永不得改官葉世英追奪元授假承務郎劉經國前死故不及責（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安國等五人允中等六人及世英經國竝不見所居官當攻此十三人本末具載之實錄但載路昌衡等二十二人責劉其所上書詞竝削去今復具載於前（案）原文多錯誤字今據崇甯三年六月黨人碑校正江恂黨人碑作江洵茲年十二月丁巳詔改臣僚姓名與姦黨同者亦作江恂與此文同元年九月乙未所開元符臣僚邪下有江洵與黨人碑文同蓋二人也又正文詔頒梁安國等二十二人原注引實錄亦云路昌衡等二十二人今檢所載祇有二十一人原注云允中等六人今祇五人蓋此處脫書一人也）

丙申講議司言兩川以坊場錢歲數萬緡朝廷撥充陝西常平許商旅於沿邊納錢兌便每一千加三百以饒商旅看詳陝西鐵錢太輕若復加饒則為太優詔罷加饒（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席旦傳旦知成都府入見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為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

甲辰改杭州安樂坊曰安濟（續長編卷四百三十五注（案）杭州安樂坊蘇軾所建軾以杭州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集羨緡得二千貫復發私橐得金五十兩以作病坊名曰安樂事在元祐四年十一月原注云崇甯二年五月二十日改名安濟據錢氏朔閏考是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也）

是月姚雄自華州觀察使降復州防禦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注（案）注云在五月末無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五月廢內侍寄資法（案）十朝綱要係癸未日九朝編年備要云舊制內侍至東頭供奉官在內庭只許暗裏資給恩數俸料竝未該受謂之寄資轉出方正授以所寄之官令直轉正官不用寄裏只於官上冠以入內內侍省若內侍省字恩數俸給皆得之此乃蔡京嬪近習變亂法度之大者下改都知等之亦此意也又按仁宗朝因趨槳之請詔御藥院當官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遷資序司馬光呂誨於英宗朝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皆暗裏官資食其廩祿非祖宗本意則知寄資已是弊法況可畫廢之乎是月又改都知為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僉書）

又云鑄當五錢（案）十朝綱要繫辛卯日鑄上亦當依綱要補詔江池饒建州六字九朝編年備要云去冬令陝西鑄折五銅錢至是戶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四監歲鑄緡錢一百三十餘萬近年浸少欲別定勸沮之格詔從之又令江池饒建舒睦衡鄂八州將每年上供小平錢紓減萬數增入料例鑄當五大錢以聖宋通貨為文其背鑄當五二字據宋史食貨志五月令陝西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為文繼而并令舒睦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是當五錢惟江池饒建四州鑄之舒睦衡鄂只鑄當十錢也今檢紀事本末於二月書鑄當十錢於此略之三年正月戊子書詔罷鑄當五錢改鑄當十大錢蓋有脫文故致前後不相蒙）

六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戊申朔）丙辰詔縣學生不及二十八處許依州學例併附鄰近大縣一處教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辛酉臣僚上言曾布妻魏氏計贓一千九百三貫曾繰計一百四十六貫五碩計二十三貫及各有銀數謹按布身為宰相受國重恩當明天子在上不務盡公守法以報朝廷而敢受賂狠籍研窮有狀欲望詳酌特降睿旨施行以戒為臣之貪者詔竝依大理寺所斷刑名特不以近降赦原責授賀州別駕衡州安置曾布授廉州司戶參軍依舊衡州安置勒停人前承議郎曾紆特送永州編管承奉郎曾繰除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原文繫此事於八月辛酉八蓋六字之譌以八月丁未朔詔已有除曾布已責廉州司戶參軍衡州安置外之文則曾布之責必在八月前矣十朝綱要繫於五月癸未宋史本紀繫於五月丙戌據續長編前月開封府勘鞫具獄來上翌日言者交攻布由是得舉而責授又在是月辛酉特非八月耳十朝綱要云凡交通之人自胡宗回米芾以下責授有差）

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部分軍事諸將皆欲併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拶之險挾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案夏原本作憂誤茲據畢沅續通鑑校）賊必為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兵為二南道出安鄉衡其前北道出京玉擣其後賊腹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他日身到其地計之熟矣願毋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為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句招納王端等率蘭岷州通遠軍漢蕃兵馬二萬（案東都事略王厚傳作三萬厚亦以兵三萬出安鄉宋史高永年傳作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嶺（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厚申密院功狀修入汪藻青唐錄六月厚貫發總領蕃兵將官高永年蕃兵將官李忠熙州將辛叔詹河州將辛叔獻蘭州將卒姚師閔劉仲武通遠軍潘逢王用及王亨黨萬等提兵分道竝進谿巴溫谿除羅撒誘羣羌旅拒我師我師稍衄不能前明日休士鼓行連日大捷遂闢湟州部族漆介等二十一族大首領欽奬等五十餘人率小首領四百餘人皆來降谿巴溫谿賒羅撒遁去收復湟州并通川堡通湟寨省章城口堡安隴寨甯洮乩當城甯川堡安川堡南宗堡城寨十餘所（案）原注高永年李忠稱將官對蕃兵言之也熙州將卒叔詹河州將卒叔獻二卒字似宜作辛十一月乙酉骨延嶺之敗云諸將辛叔詹辛叔獻皆為賊所傷即是人也蘭州將卒卒字似衍潘逢後作潘逹）

癸亥王厚次河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甲子王厚次安鄉關童貫率統領官李忠等以前軍趨巴金城舊名安川堡在巴金嶺上多羅巴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廝鐸麻令次曰阿蒙率眾拒守城據岡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閉偏將辛（案原本亦作辛茲據畢沅續通鑑改）叔詹安永國等爭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卻安永國墮天塹死叔詹等馳還幾為所敗會兩各收軍而止童貫遣其麾下來告厚使數騎馳戒李忠曰日既暮矣善自守明日大軍至當為諸軍破賊翼日乙丑賊以大眾背城而陳埤閈建旗鳴鼓將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

氣沮其酋長又往來城下部勒其衆厚乘高列大帥旗幟示之遣人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返阿令結曰吾父令夕當至正好相殺其弟亦不肯降語益不遜遂命諸將布陣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不能過天塹厚親至陳前督彊弩射之賊少卻別遣偏將鄭勝率精騎由間道繞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令結廝鐸麻令於陣其幼弟阿蒙流矢中目貫腦遁去多羅巴率衆來援聞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衆凡斬首二百一十三級九十八人降者五百餘戶遂克其城賊恃巴金之險以一戰勝不踰刻而敗軍威大震遠近爭降附厚誅彊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其城遣高永年引兵萬餘出京玉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並用厚申密院功狀修入十九日王厚奏臣今月十四日帥領漢蕃將兵等起發熙州至十八日進兵收復廳哥堡酋賜名安川已於當日具狀奏聞去訖十九日自廳哥堡前進至瓦吹駐軍止蕃昨賜名甯洮沿路遣秀歸順酋首擇語使臣等各往本族照管撫慰部族悉令安心住坐不得驚疑及推諭朝廷撫存恩意去訖大軍自入湟州界除犍哥堡首領多羅巴男阿令結等三人據城與官軍抗再三遣人招撫說諭並不聽從又緣多羅巴父子將向順心白人戶擅行殺戮諸蕃皆怨倘若不痛行誅討恐不足震服米蕃之衆昨來廢棄湟州并管下城寨止緣多羅巴父子爲據之故今來大軍進復湟州須至將此酋并餘黨盡行躡滅即湟州境內遂可一成安甯臣等尋令將佐等頓兵廳哥城下引致阿令結兄弟三人出城與之接戰仍遣諸將乘兵攻奪其城阿令結等乃率衆向前力鬬我軍尋斬獲阿令結并其弟廝鐸麻令二人首級小弟阿蒙爲流矢中目貫腦遂竄去初聞多羅巴自本族奔至廳哥救應至中路逢見阿蒙始即男阿令結等二人已敗誅戮及聞官軍占據廳哥遂投還本族人戶見其竄敗不肯接納及忽都城爲漢兵守禦酋伏所在見今未知去處臣令得力人散行根逐失令諸羌聞漢兵旣誅阿令結等其多羅巴處巢穴皆各爲漢兵所據莫不歡悅多稱自來只被多羅巴父子侵擾致令部族不得安心住坐男女等又不得躬親出漢公參告阿邪奏知東宗官家與男女做主臣已再三說諭令安心歸族住坐除多羅巴實走見根逐外

阿令結等旣已誅死衆心無不悅服大軍沿路經由部族逃分遂無纔毫驚擾漢蕃並各安貼令取二十日進軍訖當撫定其餘羌衆及令權知河州李忠帶領本將人馬照會所軍家丁修築訖當揀撫險要臣與童貫帥其餘將率前去收復湟州合行措置事件節次別具申陳次六月二十二日王厚奏所契勘自奉朝旨措道招納西蕃部族以遠近羌衆相議歸款遂爲青唐酋長所知遣多羅巴等據守并六心紹丁等族分據要害隔絕降羌其多羅巴等據守廳哥堡在巴金嶺之上峻長三十餘里六心爵丁等條守把拶宗在湟水之南傍有通道卻稱平易臣遂與童貫親率諸將出安鄉關上巴金嶺進次廳哥其城中拒守之人五千有餘衆闕門盡銳敵官軍臣與童貫鼓率士卒親督諸將奪險數路並進遂斬多羅巴男阿令結澤廝麻令并射中第三男阿蒙仍斬彊悍首領數百人然後得城今來心白羌酋悉皆降順即時說諭遣令歸族安心住坐其把拶宗路易於措置臣止遣高永年引兵萬餘人出京玉關前進招納而六心谿丁等族首領部衆聞臣等大軍已破廳哥堡誅阿令結等其勢大沮不能固守把拶宗相率遁去令高永年一行人馬已乘勢進至通湟棄見取二十一日前進與高永年會合所有廳哥獲捷已具奏聞去訖據導所稱廳哥堡在巴金嶺上鞍長三十餘里把拶宗在湟水南旁有通道卻稱平易恐與蔡條所記載援子嶺相關須詳攻之）

乙丑詔付王厚近據爾等奏已卜此月十四日統率兵衆出塞應接未委大軍登陟進途次第節目所至去處及沿邊遂迎歸順蕃族多寡人情向慕如何更宜遵依累降丁甯處分上體朝廷委曲誠諭之意慎勿輕易麤率不顧利害落賊姦便惟在穩審從長措置多方招納是早得撫定一方乃紓西顧之憂（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家供到乃六月十八所降詔也厚六月二十六日奏爲奉御前處分令發審措置即此十八日詔也十八日發下二十六日奏上遞角大率八日或九日即到）

丙寅王厚進軍次瓦吹舊名甯洮寨高永年等進據把拶宗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丁卯初巴金之戰有射阿蒙中其目者拔矢而遁道遇其父多羅巴引衆來援告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亦

重傷漢家已入巴金城矣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偕馳而去至乩當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旃甚衆復懼見禽踰城奔青唐乩當亦險要之地與忽都城青丹谷相連聞可抵鄯廓其東即甯川等處異時叛羌竊據多出斷道爲湟州大患至是多羅巴餘黨猶盛王厚慮其或掎我軍後是日大軍留甯洮厚與童貫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趨乩當破不順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得古城之北命李忠及黨萬率衆築而守之後賜名來賓城即日還甯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戊辰進下隴朱黑城隴朱黑城舊名安隴寨分兵據新舊各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己巳進至湟州會別將高永年等軍於城東坂上先是

永年等既出京玉關以乙丑（原注六月十八日）收復通川堡羌賊拒把拶宗之險前鋒王亨劉仲武等諭之不肯下賊黨有謀內應者永年間之率大衆赴之力戰奪其險殺獲甚衆內應者見我師得利皆爭倒戈賊大奔潰遂克羅瓦抹逋城羅瓦抹逋城舊名通湟寨越三日（原注二十一日即戊辰）永年等先至湟州陳於東坂之上城中賊酋望見師少有輕我心謀以翼日奇兵擊破之會厚大軍至賊不敢發是日諸將各率所部列旂幟鳴鐘鼓環城遣人約降其大首領丹波禿令結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不下厚與童貫引中軍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之備分遣諸將各據一面攻城賊援力兵自城北宗水橋上繼至勢益張日暮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我師攻戰久已罷請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與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爲死地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引大衆來援據橋而守未易以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顧欲自便豈計之得邪敢再言者斬於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城賊以石縱擊垂至堞而墜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合晝夜不絕聲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槍動賊皆掩耳號呼（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庚午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擊破援兵絕其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橋至是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搗搶擊賊引衆踰入城退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衆入據橋城而戰賊勢猶未沮遂火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

火光盡力攻城賊不能支大首領蘇南抹令呡溍遣人縋城送款請爲內應許之是夜王亨奪水門入與其麾下登西城而呼曰得湟州矣諸軍鼓譟而進丹波禿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遁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辛未黎明大軍入湟州假永年知州事完其城而守之攻凡三日斬首八百六十四生禽四十一人臨陣降者一百八十三人前後招納湟州境內漆令等族大首領溍羅谿兼鏺七百五十八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皆用王厚三年六月申密院狀修入）

王厚奏契勘節次被受御劄處分及樞密院劄子指揮招納西蕃部族仍專一措置邊防事務臣謹遵依聖訓統帥將兵前去新邊應接降羌經畫故地已於六月十七日親率大軍分兩

一第36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版 正內

道渡黃河出安鄉京玉二關所過城寨部族逐一宣揚朝廷恩信人人撫接務盡歡心先有大首領奘迎降（案奘上當有令字下文云大首領令奘等）臣等乘機徑至邈川城下會合高永年北路人馬有青唐遺到大首領丹波禿令結等劫衆據城抗守臣與諸將攻拔其城至二十四日丑時臣與童貫及諸將官屬收復湟州尋分兵屯守要害堡寨仍召已降酋長厚加犒勞各遣歸族撫輯蕃部安心住坐並無驚擾所有新邊一行事務見行區處略已貼定其收復湟州境內地里戶口謹具畫一數目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收復湟州并管下城寨周圍邊面地里其約一千五百餘里東至黃河蘭州京玉關西至省章峽宗奇界次西至廓州黃河界南至河州界北至夏國蓋朱界

一收復湟州并管下城寨一十所通川堡通湟寨省章寨峽口堡安隴寨甯洮寨乩當城甯川堡安川堡南宗堡

一招納到湟州管下部族并戶口大首領滕令等二十一族戶口約十餘萬計大首領令奘等五十餘人小首領把班等四百餘人臣檢會自奉朝旨措置招納以來至今纔及數月一方邊事已見成效此皆聖算幽微動達機變致邊臣遵依從事舉無遺策仍以溫厚恩信普加安恤故羌胡異俗悉皆向化莫不舉種內附願爲漢民今湟州一境土壤膏腴實宜菽麥控臨西夏制其死命前世所欲必復之地今仍一舉得之此緣朝廷威靈誕施無外是使臣等得措微力其濟大功所有新降首領已依元降等第支給例物補授官爵其下戶口人衆亦差委使臣蕃官遍加撫存務令安靜所有逐處賊寨見行相度緊慢圍結兵夫節次修定去訖謹具捷奏以聞又貼黃今來再行收復湟州并管下城寨諸羌降附兵不血刃自古無有聖德所及千古盛事伏乞宣撫三省樞密院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甲戌王厚奏今月二十六日準御前劄子稱知爾近已統率兵將出塞安鄉京玉與夏國青唐等接境處師出之後主帥遠離內地賊人窺伺間隙忽來侵犯兩關乘勢奔衝越河作過可疾速差那得力將副軍兵在彼守把仍嚴行戒飭須管晝夜明遠斥堠多作提備勿使少落賊姦便以折挫國威者臣契勘自大軍離熙州日首遣將官沈言帶領人馬屯守京玉關照應夏國窺伺邊面又差將官劉成陳迪引兵赴安鄉關駐劄照應西蕃河南彊梗部族仍令成等常切輪往南川寨巡綽邊面覺察姦寇今來臣等既已收復湟州及管下城寨蕃部各已安貼詳今兩關邊面皆在湟州之裏籬落完固臣雖居外必保無虞兼臣亦自丁甯沈言等詳審探伺過爲提備去訖伏望聖慈時寬過慮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谿賒羅撒率衆來援過安兒峽聞城破遂次宗哥城以丹波禿令結不能守斬之以徇時論者皆欲席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形勢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尚彊未肯望風束手我師狃於新捷其實已罷若會利深入戰有勝負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城未可興築若不

暴師勞費則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非萬全之策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三其一曰乩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西正爲靑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世謂之湟峽唐人嘗修閣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兵出賊必乘閒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搆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況此三地正據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斷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閒已嘗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可復蹈且三城既畢湟境遂固降者悉爲吾用地利可佐軍儲形勢所臨威聲自遠益加招撫則降衆必多此支解虜之術也明年乘機一舉大功必

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亟定靑唐從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臣之誼知體國耳遑他卹乎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省章東峽之西得便地曰灑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關大軍駐關中谿賒羅撒尚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巴令阿昆等五輩將蕃書（案畢沅續通鑑作五輩持蕃書）詣軍門請保渴驢嶺以西而和書詞每至益卑時軍中已定議保完湟境來春進取且欲懈賊鬭志使不爲備於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賊中大震關城畢工（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乙亥（案元本作己亥攷六月戊申朔無己亥日以原注附隴哥堡捷奏十日後推之捷奏在月之十八日乙丑後二十日當爲乙亥月之二十八日也）詔付王厚據童貫六月十八日奏隴哥堡有不順多羅巴男阿令結主管遂以大兵拒敵厮施智勇攻破本堡斬多羅巴男阿令結并親屬部族捷報事者委爾措畫撫納而小醜敢不恭順統師纔出忽成大功傑酋既除一方綏靜撫定必見有期蓋出爾良謀朝廷有賴坐觀能策朕甚嘉焉可速具的確得功將兵人數開析聞奏以錫恩賞均宜多方經營更在穩審愼勿恃其勝氣不顧利害輒生輕易麤略致少減威遠之體落賊姦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厚破此詔不見月日今約時附隴哥堡捷奏十日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六月中太一宮火（案）十朝綱要書於月末亦不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二

徽宗

崇甯二年七月（（案）東都事略本紀是月戊寅朔）己卯，以收復湟州百官入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詔旨云青唐納土百官入賀非也今改之）詔付王厚覽果奏克捷次第及收復湟州事具悉分道進兵應期會合討叛舍服威懷竝施平定邈川勢同破竹固吾疆圉控制興涼纖覽捷書不忘嘉歎蓋由汝志懷節義識達幾微乘釁徂征舉無遺策犄角夏寇冠帶氐羌師不逾旬武功克著疆梗者既已授首柔服者尤在撫綏切務懷來式昭仁信除已差李石計置前去賜汝等衣帶茶藥及將士犒設支賜外特頒獎諭宜體眷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厚初九日得此詔當是初一日或初二日降今附百官賀收復湟州後二十三日厚奏可攷）

辛巳蔡京爲銀青光祿大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宋史本紀云辛巳以復湟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中大夫尚書左丞張商英爲通議大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壬午東上閤門副使知河州權熙河蘭會路經略司王厚爲威州團練使知熙州入內東頭供奉官熙河蘭會路句當公事童貫轉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依前熙河蘭會路句當公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甲申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原之勘會趙懷德彼土舊主昨來姑示矜容遣還湟州以順衆心而爲阻命至今不令在湟州住坐今來未知所在仰經略安撫使根問去處即令歸漢敢有邀攔阻滯或輒行殺害者即移兵前去討蕩其造謀殺害之人全家誅斬除多羅巴累肆狂悖已降指揮召人捕殺不在今來德音原免之限仰多方招募人捕殺外訪聞郎阿章是彼土首領負罪逃亡未敢歸順德音到日亦予細說諭特與免罪許令自新聞已降指揮如出漢郎阿章特除防禦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庚寅曾肇安置汀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二年七月十五日（案）十朝綱要云庚寅提舉靈仙觀曾肇坐締交元祐黨人草求言詔書誣譖先烈責授散官安置汀州攷是月戊寅朔庚寅月之十三日也十五日乃三字之誤）

庚子賜茅山道士洞元通妙大師劉混康號葆眞觀妙先生江東轉運判官席震爲之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辛丑詔付王厚勘會湟州雖已修築省章等處把據要害然青唐一帶尚未措置於撫定一方績用未究所當悉意處畫今據所奏以兵力勞敝未可前去鄯州欲候南宗畢工遂班師過河略定當標一公撫甯河南部族俟來春進復鄯州一舉可定即青唐不能自立詳所奏陳未爲至計緣事貴乘時今湟州初定方當措置青唐以弭後患雖未可進兵鄯州亦當先將廣行招納可候南宗興築才畢爾且留湟州處置諸事仍抽秦鳳兵馬令附帶糧草與舊兵更番戍守務令聲勢相續以攝敵人之氣多方遣人招諭鄯州等處部族又郎阿章已有歸漢之謀更切隨宜應接既湟州腹心之地有帥臣在彼又兵力聲勢相續人人懼禍自當歸投者多如此則疆梗雖未順服若有機會可乘便可及時撫定候措置青唐了畢方得班師前去熙州更在精加思慮依此施

行仍節次具狀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乙巳吏部言責降官程頤子端彥見任鄢陵縣尉即干有子弟不得任在京府界差遣指揮詔端彥放罷今後似此之子依此（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三月乙酉已有黨人親子弟不論有官無官竝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之詔故此以爲干不得任在京府界差遣指揮詔令後似此之子依此不過申明三月乙酉指揮宋史本紀三月乙酉不書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轉於七月乙巳書此詔殊爲失實當以此文爲正其子弟係選人者別行指揮九月庚寅可攷）

庚寅講議司言知泗州姚孳乞天下之士皆不得在外私聚生徒使邪說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講難以施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政事學術不許教授條禁欲遍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竝仰遵依上條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壬寅（案續長編卷三百二十二又三百二十五又四百五十論佩魚事原注云崇甯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當竝攷今文已佚二十五日壬寅）

是月以乩當川爲來賓城省章峽爲綏遠關南宗川爲臨宗寨又以當標寨爲安疆寨一公城爲循化城達南城爲大通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三年正月十六日王厚言乩當省章峽南宗川三處竝係衝要已築關城了當賜名來賓綏遠臨宗按三年九月一日已有綏遠關二十三日已有來賓城即可見三處賜名不待三年正月蓋三年正月三處關城都畢工厚追言之耳汪藻青唐錄於二年七月但書來賓城不及綏遠臨宗詔將循化大通城安疆寨皆寨之二年七月令從之仍增入綏遠臨宗二關寨當標等三城賜名詔旨宣和錄在四年七月六月初草在五月二十一日令竝不取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詔毋以戚里充執政案元刻本繫此事及罷張商英於六月以宋史本紀編年備要通鑑續編諸書攷之此詔在七月罷張商英在八月蓋元刻本竝脫書月也十朝綱要繫此事於七月丁酉云詔自今勿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爲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爲令甲）

八月丁未朔詔湟州近已收復其元行廢棄及迎合議論沮壞先烈之人理當更加降黜除許將已放罪曾布已責廉州司戶參軍衡州安置外龔夬移送化州張庭堅送象州竝編管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韓忠彥責授磁州團練副使依舊濟州安置責授建甯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安燾責授祁州團練副使依舊漢陽安置右正議大夫知杭州蔣之奇降授中大夫依舊知杭州降授朝請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范純禮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除名勒停人陳次升移送循州居住降授承議郎權發遣坊州都兒降授宣議郎添差監撫州鹽礬酒稅務任滿更不差人錢景祥秦希甫竝勒停李清臣身死其男祉當時用事移送英州編管降授復州防禦使姚雄特勒停光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三十九原注元年十一月一日忠彥等初責青唐錄云姚雄亦降皇城使勒停光州居住雄二年五月末自華州觀察使降復州防禦使三年二月五日任便居住案韓忠彥等之責在崇甯元年十二月初三癸丑原注十一月一日有字誤）

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日在元符末建中靖國閒屢陳堅守鄯湟之議見落職罷任可敕其小過錄其前功特與復寶文閣待制知秦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案初陝西轉運判官秦希言湟鄯難守以爲棄之便事下宗回體度可守可棄奏聞宗回力持不可會徽宗棄鄯州任伯雨疏宗回罪奪職知蘄州其事詳宋史胡宿傳又元符三年三月事可攷）

戊申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紱余深奏尚書左丞張商英於元祐丁卯嘗爲河東守臣李昭敘作嘉禾篇謂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幼沖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

託方是時哲宗卽位之後尚曰罔知攸託可乎又曰成王幼沖周公居攝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嘉禾推古驗今迹雖不同理或胥近方是時文彥博司馬光等來自洛郊方掌機務比之周公可乎迨元符之末先帝遺弓陛下入繼大統而權臣用事乘君父不忍言之時起鄒浩於新州商英是時實典詞掖謂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又曰思得端士司直在庭又曰浩徑行直情無所顧避所謂浩之直情徑行果先帝之所取乎先帝不取而商英取之可乎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議論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

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蔡絛國史後補錢法篇）

鈔法既行一日權貨務申入納見錢已積三百萬緡魯公將上進呈上駭曰直有爾許邪蓋前皆患不給未嘗有積錢如是故上駭之張丞相商英時為中書侍郎忽優進曰啟陛下皆虛發魯公愕然即奏曰臣據有司申如此商英今以謂虛錢乞命商英與臣各選差官檢點虛實以聞上曰可既下殿各差郎官一人驗點字號分明各在庫也翌日奏閤上顧張丞相曰卿以為虛錢何故張丞相大慚曰臣為人所誤而張由是不安後又以陰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英厚善其後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款魯公將相商英預為草麻其辭甚美遂拜左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敘間垂一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緘字曰張商英乞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攸勿預外庭事因寵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懼曰此獨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禁不可治於是掩之以他事黜商英亦陰德魯公至是以所出小卷進云（案）宋編年通鑑云張商英言蔡京姦邪志在逢君中丞石豫等以為商英非所宜言自左丞出知亳州入元祐黨籍岳珂程史云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甯二年遂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或以其在元符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官其嘗時代府尹爲酬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譏議論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近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神宗既登遐嗣皇帝沖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太母晦聖德於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顯命保祐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聽明文武宏規偉圖軌於古先丕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裔康陷於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禁序弗底平時以憂貽於我後昆邇備材力邇贄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隆厥志羅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識罷庶事肇革衆志未予新故相形愛惡相反議諭乖隙紛輪互建患生於弗親忽生於弗勝其散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盱震於視聽惟聖母婦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舍不歸於偏歸於是越三載擧慝斯嘉擧乖斯和擧異斯同馨聞於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於草木發珍祥於茲嘉禾厥本惟三歐隴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日在昔成王沖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迹雖不同理或

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潝潝訿訿又曰噂沓背憎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辨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氣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於本無有作同害於而公臣異安操臣李昭玘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稚寵嘉以子登羸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轉吝在庭厲以宗社介特貢淯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詆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敦敢弗良敦敢弗正有恆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勦形豫胡衛餘生嘉謀嘉散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於温莫惠我民門巷頌寃迺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斂具賁一給於宮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屬遷功斷於賓志奪於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温公夫何懲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詩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譏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列議論具是覽哲宗親政首為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為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為負國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為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卻反成濫觴王偁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

（身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蠹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論之於之史操蓋專坐此篇偶書謨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丙辰講議司言榷茶竝依元符條令不當復分草臈其未立文處合增入或草字或臈字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十朝綱要云乙丑始榷襄州南漳縣烏溪等四村茶辛未復榷桂州修仁靈川兩縣茶）

辛酉臣僚言通議大夫新知亳州張商英作爲謗書肆行詆誣固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籍中昭示無窮之戒及商英所撰嘉禾篇并司馬光祭文等乞下有司模印頒示四方益明陛下紹述先猷之意以懲爲臣之懷貳者詔張商英改差知蘄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丙寅講議司言縣學格內三旬所試乞改月試季一周之孟月試義仲月試論季月試策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又百三十二）

丁卯詔王厚綏遠關已畢工須常留三千兵馬選委兩將在彼戍守如河南一帶部族可乘機撫定卽差李忠就便措置兼措置廓州除句收秦鳳兵馬一萬外如使喚不足火急具奏　又詔童貫招誘說諭小隴拶及廓州洛施軍令結等早令出降仍差王端就綏遠關廣設方略說諭招誘王厚候撫定廓州一帶事畢依累降指揮取便路歸湟州駐劄一面應副措置招納等事所有熙河合應辦事件卽委官前去童貫候隨軍回至湟州訖權暫赴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原注）此據王厚奏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齎劄聖旨刪取增入）

己巳湟州既平王厚奉詔措置河南生羌其地在大河之南遠（案遠畢沅續通鑑作達）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爲若不先事撫存扼其要害大軍欲向鄯廓必相影助或於熙河州界出沒爲牽制之勢擾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留王端王亨在湟州與高永年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撫新附羌人大軍由來賓城以甲子（（原注）八月十八日）濟大河南出來羌過山後先遣裨將黨萬陳迪爲前軍道密章谷指當標城是日己巳進迫城下有生羌發伏邀截萬等與戰斬首百餘級追北十數里遂拔其城（（案）注汝爲安彊寨）大首領軍角四等率其部族出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用王厚申密院功狀修入并增以九月一日賜厚詔及八月二十五日厚奏）厚將大軍自五牟谷進至西蕃界首地名分水嶺統領官馮瓘姚師閔受郎家等族大首領角四結角四聘令結并鬼驢等部族大首領厮雞彪龍哥令等降押赴前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二十五月奏并九月一日修入）

辛未王厚別遣洮東安撫馮瓘統蘭岷州通遠軍將兵取一公城至城之西二十里賊衆據扼要路瓘與戰破之一公城平瓘還會大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壬申河北首領洛施軍令結阿撒四等領廓州邈龍抅掠等族五千餘衆自青丹谷出攻來賓城城中先納詐降蕃部十餘人爲之內應知城楊洙監押董仙巡檢赫連青弁等戰敗遂棄城走安川堡巡檢紀育死之　王厚自當標一公城引兵至達南宗城下西蕃王子之父欺巴溫妻掌牟（（案）欺似溪字之譌東都事略王韶傳溪巴溫妻大掌牟大掌牟之入見也數宗親撫諭使歸而誘致其子）杓椤遵厮雞率其大小首領等出降達南宗平賜名通津堡（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癸酉王厚自達南宗引軍赴米川城（原注即大通城）遇蕃賊三千餘騎與戰破之賊焚橋遁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甲戌厚修橋欲濟賊酋心牟掩提等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爲流矢所傷遣人招諭心牟掩提等皆不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乙亥來賓城陷（案十朝綱要云乙亥羌人擧衆陷來賓城巡檢紀育戰死蓋誤紀育爲安川堡巡檢見上壬申）王厚遣秦鳳路將官呂整及東路第三將副黨萬陳迪統兵八千往救弗及軍令結等入城掠取財物仍各散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王厚八月二十日并九月三日奏修入）

九月丁丑（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注云九月壬午六日癸巳十七日則此丁丑朔日也）詔付王厚省童貫奏八月二十三日據前鋒將黨萬等申占據當標城及與蕃賊戰鬭斬獲首級大剉賊氣其餘羌衆驚潰遁去并降附郎家族大首領等事具悉委爾經畫邈川既能成效已完堡障屏蔽新民又復因勢撫定當標再覽捷書益增嘉賞更宜拊循士卒量度事機舉動審詳以終偉績應立功將士等可速具功狀奏來（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講議司劄子自去年九月十七日推行新法東北鹽十月九日客人入狀（案狀字據九朝備要增）納算請至今年九月三日終收趁到錢一百六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六貫三百六十八文本錢一十四萬七千七十三貫息錢一百五十萬一千五百五十三貫三百六十八文詔講議司詳定官蹇序辰范致虛劉賡張康國參詳官崔彪鄭僅各轉一官鹽澤房檢討官馮諶轉一官與開封府推官呂琮轉一官與寺監丞權貨務監官丁維吳薦各減二年磨勘宋康年轉一官逐路提舉措置官陝西路李憕河北路韓敦立京東路郭巽京西路余授各轉一官憕先爲陝西路轉判官仍陞轉運副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原注蹇序辰翰林學士范致虛兵部侍郎劉賡刑部侍郎張康國中書舍人崔彪都官員外郎國用檢詳持服人鄭僅朝散郎直龍圖閣馮諶朝請郎元年八月五日爲鹽澤檢討馮京子呂琮承務郎元年八月五日爲鹽澤檢討逐路提舉措置官八月二十九日差韓敦立郭巽余授李憕呂建中淮南十月十六日胡奕修兩浙十月十六日呂建中先措置淮南路賞獨不及當攷）

庚寅吏部狀勘會責降官已有碑石籍定姓名外其子弟係選人者卽未有指揮今欲將降官子弟選人令所屬開具申部籍記不許注在京及府界差遣　詔吏部應係今來狀內責降人子弟告示候參選及到闕日並於家狀內供父親兄弟係與不係籍記之人及後來續添王珪張商英李格非商倚吳儔鄧志臣陳瓘朱紱姚雄亦仰照會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志臣崇甯三年六月甲辰作忠臣能改齋漫錄卷十四亦作忠臣續長編元豐四年六月壬申亦可攷）　詔應上書邪等人知縣已上資序並與宮觀嶽廟選人不得改官及不得注縣令（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　通議大夫新知蘄州張商英提舉靈仙觀言者論朝廷方興庠序之教修水土之政行鹽莙之法廣山澤之利商英既名在黨籍安肯悉心推行宜投置閒散不可委以民社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商英入元祐黨籍在八月）

辛酉見宋史徽宗紀

壬辰命講議司官詳求禮樂沿革修爲典訓　講議司言乞置醫學養士命博士正錄訓導設三科以教生員治經試選等竝依太學法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　案宋編年通鑑云九月置醫官宋周煇清波雜志云神廟時創置賣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爲五局又增和劑二局第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爲名議者謂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戶部經費）

癸巳詔於元祐籍記姓名人子弟在外指射差遣指揮內添入親兄二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丙申（案一作乙巳）詔建中靖國元年及元符末姦黨并合焚毀文字等竝依元祐（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二十三）

王厚既定河南羌族大軍將還會閻谿賒羅撒之衆據勝宗隘以逼脅湟州新羌來賓城被圍守者奔潰乃復由巴金進討詔秦鳳遣兵一萬濟師是日（原注九月二十）大軍至勝宗大破賊衆焚其族帳儲峙不可勝計復完來賓城斬棄城者（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原注此據功狀增入）

戊戌王厚又奏蕃賊見於勝宗宗哥一帶嘯聚除已分擘人馬於乩當當標等處控扼外臣親統大軍進次湟州尋差高永年帥熙秦兩路兵隨臣前進誅撫勝宗宗哥一帶賊衆就軍前措置合行事務仍差選第九將劉仲武權領湟州職事在彼固實根本去訖（原注九月二十二日奏此）

又奏臣親統大軍二十二日至勝宗谷分遣兵將討殺賊衆焚蕩二千餘帳斬獲甚多未見的實數目勝宗一帶賊衆悉皆潰散翌日遂進軍丁令谷相度事機續具奏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厚二十二日發此奏今附此）

己亥大軍離勝宗王厚以爲賊雖敗散山中有逋匿者必來追躡我軍乃別遣軍設伏於後大軍既發賊果來襲伏發斬首二百五十一生禽六八賊遂大潰（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庚子次綏遠奉詔班師十有四日至熙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講議司修立諸路知通令左起發上供及本處經總費皆足二稅無欠者通場務課額增倍轉官條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辛丑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朝廷雖嘗行下至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也陛下孚明賞罰姦臣異黨無問存沒皆第其罪惡親灑宸翰紀名刊石以爲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而近在畿內輔郡猶有不知者況四遠乎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姦黨以御書刻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世從之御史臺鈔錄到下項元祐姦黨曾任宰臣文彥博（原注故）呂公著（原注故）司馬光（原注故）呂大防（原注故）劉摯（原注故）范純仁（原注故）韓忠彥王珪（原注故）曾任執政官梁燾（原注故）王巖叟（原注故）王存（原注故）鄭雍（原注故）傅堯俞（原注故）趙瞻（原注故）韓維（原注故）孫固（原注故）范百祿（原注故）胡宗愈（原注故）李清臣（原注故）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原注故）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原注故）范祖禹（原注故）王欽臣（原注故）姚勔（原注故）顧臨（原注故）趙君錫（原注故）馬默（原注故）孔武仲（原注故）王汾（原注故）孔文仲（原注故）朱光庭（原注故）吳安持（原注故）錢勰（原注故）李之純（原注故）孫覺（原注故）鮮于侁（原注故）趙彥若（原注故）趙㫤（原注故）孫升（原注

（故）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　餘官秦觀（原注故）湯馘杜純（原注故）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原注故）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續（原注故）歐陽中立吳儔（案據臣僚上言云云則此所頒石刻部元年九月己亥徽宗手書之碑而此所籍記姓名通計祇九十八人與元年九月碑人數不同者以此從元年七月乙酉所出籍記因載去其碑尾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韓跂九人遂不及武臣內臣等姓名故祇九十八人其所列姓名次序有不同者傳寫有傎倒也畢沅續通鑑攷異屢致疑於此由未細覈爾）詔緣姦黨入籍并子弟等除曾任監司罷任指定與知州人外將其餘不得到闕合授差遣人令後並令於所在州依條審量具官吏保明堪與不堪釐務內初出官仍驗付身令召保二人依條式聲說委保事因各連家狀一統繳申吏部從吏部尚書何執中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史何執中傳云蔡京籍上書人定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部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

癸卯尚書省言提舉陝西鑄錢許天啟起第一運烏背折十銅錢五千緡至京乞自禁中先用然後須之四方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講議司言東北鹽已放入解鹽地分慮客人影帶私鹽走失課利舊條未至嚴密今別正法及販乳香比鹽法等條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甲辰王厚奏臣已回軍河州措置事務仍每月一次輪差將官領千餘騎附十餘日糧前去湟州及臨宗綏遠來賓一帶巡綽照管撫存新歸部族訖即回本駐劄處並如御前處分去訖（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厚九月二十八日奏此）

乙巳王厚言新收復河南三城乞置官屬詔王厚更加銓選可以倚仗者方許保奏給降付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九月定選階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繫辛丑日此從吏部侍郎鄧洵武之請也編年備要通鑑續編及畢續通鑑以洵武時爲刑部尚書誤東都事略鄧綰傳有明文可據傳云洵武進吏部侍郎以神宗更定官制銜選人官稱尚未是正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制法釐正官名使省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攸敘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願造爲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粲然大備徽宗從其言遷戶部尚書編年備要云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郎通鑑續編云國初以來大率以職爲階官而以差遣爲職名實混淆元

豐雖定官制而此亦未正刑部尚書鄧洵武亟言之遂定選人七階以易前弊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修職將士爲迪功而專用通仕登仕將仕三階奏補未入官人承直至修職須六考迪功七考有官保任而職司居其一乃得磨勘坐恣招則循輕重加考及舉官有差又云蔡京乞令諸州置崇寧觀寺從之案宋史本紀癸巳日又云立考課法凡三十條）

十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丁未朔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注云十月庚午五日當有字誤）戊申尚書省言乞降當十錢樣於天下詔各降一千分布曉示使人識認有司覺察如稍異許越訴論如私錢法以錢計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庚戌詔應元祐係籍人並依寄祿官與請給更不差遣見有差遣人並罷其子并親兄弟並與宮觀獄廟差遣內係選人者與監當差遣不得與改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

（注臣僚姓名當檢附姓名已見九月二十五日三年十月末張商英罷提舉靈仙觀當考）

甲寅王厚遷駐熙州遣童貫領護大首領掌牟杓樛遵所雜及酋長温龍彪赴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功狀收入十一月五日奏當考）

丙辰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童貫爲成州團練使依前皇城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累歷云聽付修建景陵西宮賞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當考）

癸酉臣僚上言伏覩元符之末朋黨遞用陛下以先定之志獨見之明屏斥姦回以斷國是自總攬以至於今百廢具舉效應顯著紹述大有爲之功斯既成矣陛下復懲前日紛更之由深思遠慮謂事雖小而其端足成害者不可不禁乃詔有司自元豐八年三月五日以後至紹聖元年四月十三日以前及元符三年正月十二

日以後至崇甯元年正月以前凡官司比例勿復引用蓋所以防微杜漸遏絕其萌芽以垂無疆之休也然臣區區之愚尙以爲崇甯元年六月以前姦黨猶在朝其懷私害正持心不移與夫官吏希望風旨於下者或因人以廢事或因事以廢法其所立一時之例若謂其在崇甯正月以後而用之則與建中靖國之例相去幾何哉陛下嘉靜天下以隆太平事無大小其坐朋黨而害政者不可以不盡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甲戌詔改折二折十錢并作當二當十錢稱呼（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乙亥講議司言雒州錫窟元豐七年興置元祐二年廢罷今乞召九門取入貢依元豐法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丙子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來賓循化等城是日洮西安撫李忠統兵發安彊寨往救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案據十朝綱要此事在十一月己卯）

十一月（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注十一月辛巳五日明是月丁丑朔也）辛巳詔元祐係籍人通判資序以上依新條與管句宮觀知縣以下資序與注監嶽廟並令在外投狀指射差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乙酉朝奉大夫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直朝請大夫知亳州孫載並放罷臣僚論宗直暴刻昏昧載庸邪貪墨皆嘗附元祐姦黨以得進用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熙河蘭會路鈐轄四方館使成州團練使洮西安撫李忠領兵救循化城前一日次懷羌城是日行二十五六里

至骨延嶺距循化城尚五六里與賊遇三戰三敗忠及諸將李士旦辛叔詹辛叔獻等皆爲賊所傷卻奔懷羌城是夕李忠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厚二年十一月辛巳日奏修入十月三十日領兵發安彊寨至骨延谷戰敗青唐錄略亦相同當考青唐錄十一月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來賓循化城安彊寨洮西安撫李忠戰沒至厚遣劉仲武潘逵統兵救之遇賊骨延嶺後鏖戰大捷解循化城之圍首領瓦撈出降餘城寨兵皆敗走詔以熙河蘭會別爲一路案據十朝綱要劉仲武等援循化城在十二月戊申）

癸卯初令江池饒建舒睦衡鄂州八錢監依陝西樣鑄當十錢江淮荊等二路發運司言自熙甯以來鼓鑄當二大錢盛行民間而於條不許起發上京以故目今諸州軍官庫見管當二錢甚多乞將當二大錢改鑄當十大錢四文可得三文約四十萬貫實計三百萬貫工部欲依所乞仍依陝西見鑄錢樣於錢背鑄十字以示所

當小平之數其當二銅錢更不鼓鑄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十二月（〔案〕十朝綱要是月丙午朔）丁未講議司言解池未壞以前官給解鹽鈔募客人入納糧草遂還以鈔鹽令解池既無鹽可還并河北交鈔賣與在京交引鋪戶乘時賤買致沿邊入納艱阻侵壞鈔法乞依熙豐買鈔所別以他物折博差權貨務監官二員別差使臣或選人三員同主之慮客人齎到文鈔正以米鹽鈔并東北一分鹽鈔及度牒官告雜物等博換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原注〕詳具後須熙豐買鈔所）

（初置年月當考）講議司言勘會解池未壞以前官給解鹽鈔募客人入納糧草還以鈔鹽令解池未復其鈔尚循舊法給解鹽文鈔客人齎赴京解池既無解鹽支還并河北文鈔賣與在京交引鋪戶乘時邀利賤價收買致沿

邊入納艱阻客人虧折錢本侵壞鈔法合行措置乞依熙甯元豐買賣鈔所別以他物折博條具八項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通鑑續編云崇甯二年十一月更鹽鈔法初陝西芻糧不足募商人入中雖有數倍之息而苦於回貨於是官爲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権貨務積鹽鈔於陝西沿邊州郡商人以物解至邊入中部請鹽鈔以歸徑請鹽於解池故商人無滯而邊備不乏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貨中部以誘富彊而固恩寵乃更其法俾商人先輸錢於権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貴更鈔已輸錢悉爲乾没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匄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商失備矣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按通鑑續編言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文義未明考文獻通考卷十六云常使見行之法售給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積責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始獲一直之貨如此）

丁巳詔應臣僚姓名與姦黨等人相同者並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故事三十五卷有拭全奏可考攷）

（名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恂張鐸〔案〕王昶金石萃編云江恂張鐸黨人碑未見恂一作洵一作潮攷元年九月乙未所開元符臣僚邪中有江詢邪下有江洵此年五月甲午詔有江恂並無江潮張鐸列邪中）

己未詔元祐係籍人子并親兄弟若因功賞各該酬獎改官循移知令只於階不官上循移仍不得實任知令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庚申詔應責降不注在京差遣及緣黨與停替未該敘復之人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其合注差遣令在外指射吏部檢會姓名關送開封府覺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壬戌詔元祐係籍人子並親兄弟係大使臣路分都監已上資序與諸路宮觀嶽廟差遣係親民資序與外路監廟差遣係監當資序并小使臣與外路監當差遣差

使借差與外路合入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己巳準都省批應籍記人子孫并親兄弟選人與監當差遣不得改官自不合舉送吏部照會（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癸酉詔別建熙河蘭會路措置邊事司命皇城使成州團練使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略司事王厚措置邊事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童貫罷熙河蘭會路句當公事差熙河蘭會路同措置邊事仍兼領秦鳳得以節制兵將應副興發（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原注〕此據王厚崇甯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申密院收復鄯廓湟州功狀云云十二月二十八日準朝旨別建措置邊事司云云今附月末青唐錄附二年八月誤三年二月三月詔可考青唐錄又於十一月循化解圖之後特詔以熙河蘭會別爲一路案熙河蘭會別爲一路久矣此但別剏措置邊事司非是別剏爲一路也或以命厚貫領指揮司係之初九日甲寅若初九日已出命則不應二十八日厚方從受令但以厚功蹟狀爲據繫之月末則初九日所書又貫於十八日乞差措置司機宜及句

（當官今亦并移入此）童貫言準差熙河蘭會路措置邊事乞不
拘常制於文武官內選差管句機宜文字兼句當公事
二員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案）宋編年通鑑云上留意西邊欲復鄯鄯以王厚措置招納高永
年爲統制置邊事司專命二人主之命童貫爲監軍攷高永年爲統制官在是年六月辛酉至三年五月甲申
以知軍事兼部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二月詔見行新法如茶鹽香市易貸法學校邊事文字許直達尚書省（案）十朝
綱要繫己酉日）
（又云開遇明河自眞至泗二百餘里（案）宋史河渠志崇甯二年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眞州宣化
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
（又云是歲高麗主顒死（案）十朝綱要云在位十八年年五十俁嗣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三

復旦大學圖書館

徽宗

崇甯三年正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歲甲申正月丙子朔）戊子詔江池饒建
州罷鑄小平錢及當五錢竝依陜西當十大錢樣制規
模大小輕重次第改鑄當十大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己丑詔諸路增養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
人小縣三十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作小縣二十人）
丁酉王厚奏臣得弟端書近往湟州措置招納稱宗哥
城首領結氈將文字遣親弟結菊來歸順候大軍到開
城門迎降及乞心白旗又廓州蕃僧欲候大軍到獻酒
青丹谷首領阿丹三人亦稱候大軍到迎降青丹谷部
族恃險最爲強梗今皆通誠款情意如此鄯廓當可坐

致矣青唐自來倚恃宗哥以爲籬落又恃廓州爲肘腋
之援今皆有向漢歸順之意卽青唐何賴焉觀今事機
蕃中人情又如去年夏間未收湟州時大功必成惟是
洛施軍令結阿撒四諸首領竊弄權柄自作威福已失
國中人情其部族甚有歸漢之望切須措置守禦屯戍
人兵糧食之類足備臨時不至勞力臣已丁甯臣弟端
更切多方撫諭速就事功去訖（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戊戌詔江淮荊浙等路所管當二錢盡拘收改鑄當十
大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編年備要云以陝西所鑄當十錢便於行使遂詔江淮荊浙諸監以每年
所鑄小平錢一百三十三萬四百貫文料例并崇甯元年朝旨減退到銅五十萬斤依陝西樣制改鑄當十大
錢前鑄當五錢指揮遂寢）
辛丑詔季考月書鄉舉里選之法以其間有未便事節

近已委有司別行講究慮修立法度恩遠未易成就猶須寬假歲月精加考求期於協順人情選拔寒俊而後已所有後來科場可更令參以科舉取士一次使遠方舉人知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癸卯詔京城外置錢監并復徐州寶豐監衞州黎陽監竝改鑄當十大錢其當二限一年更不行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玉海卷百八十云崇甯元年八月戶部言江池饒建四監歲額上供新錢一百三十餘萬貫二年十月行當十錢三年二月復置寶豐黎陽監九月詔東南十監舒衞睦鄂詔梧六監鑄小錢餘五監鑄當十錢又攷宋史本紀鑄當十大錢在正月戊子玉海云二月蓋誤宋史食貨志云三年命諸路轉運司於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

甲辰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九鼎（案通鑑續編云蔡京擢其客劉昺爲大司樂付以樂政昺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漢津言臣聞通二十四氣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於樂伏羲以一寸之器名爲含微其樂曰扶桑女媧以二寸之器名爲葦籥其樂曰光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爲黃鍾之律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洪水之變樂器漂蕩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則

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案紀事本末字多脫誤茲據宋朝事實卷十四文獻通考卷百三十校改下文及原注竝同）商周以來皆用此法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漢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致差誤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宏用萬寶常水尺至唐室田疇及後周王朴竝用水尺之法本朝爲王朴樂聲太高令竇儼等裁損方得律聲諧和雖諧和即非古法漢津欲乞請帝（案據畢氏續通鑑改）三指爲法（原注謂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寸）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四云崇甯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於此萬有不同之所宗也其識如此）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詔可（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又卷百二十八云二月鑄九鼎原注楊氏編年崇甯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漢津時取身爲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帝中指以爲黃鍾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漢津本剩員兵士爲范鎮虞侯惟編年云爾當考劉昺大晟樂論第三篇云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數亡周世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審定制度其規模節所聲韻焦急非惟朴之學識不能造微蓋焦急之音適與時應藝祖以其聲高近於哀思乃詔和峴減下一律仁祖朝詔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縣黍累尺成律審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取世俗之尺以爲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樂聲之高而無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爲據是時樂丁病其歌聲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實下舊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於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參定詔天下知樂者亟以名聞逸瑗減下一律三年而樂成言音以其制不合於古鐘聲弁鬱震掉不和茲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神考肇新憲度將作禮樂以文治功元豐中采楊傑之論驛召范鎮劉幾與傑參議下王朴樂二律用仁祖所制諸編鐘稽考古制是正闕失煥然詳明買出前世焉然諸儒之議難互有異同而其論不出於西漢雖祖能減定而其律皆本於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聖王爲師者也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鼎樂之法良惟以黃帝后夔爲法餘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己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淺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其書行於世漢津常陳其

（說於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建崇寧初上以英明濬哲之姿慨然遠覽將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詔宰臣置司命屬講議大政顧惟大樂之制詭謬殘闕甚矣太常以樂器弊壞遂擇諸家可用者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籥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案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闤闠之中教習無素懵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於上焉高世之舉適契聖心乃請以聖上君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成焉漢津得之於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稟賦必與眾異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既壯則其寸有餘惟三八之數為人正得太蔟之律今請指之年適與時應天其與之乎前此以黍定律遷就其數續歲月而不能決今得指法裁而為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聲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濁不至下焦急之聲一朝頓革聞者無不歡欣詩唱和氣油然而生焉越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樂未終上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執事之臣無不忻喜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上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廣庭翱翔鳴戾而下詔罷舊樂賜新樂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於帝鼐殿甘露自龍角獻下降有詔令樂府官屬排設宮架之上備三獻九奏以祗謝景既曲再作有雙鶴迴旋於宮架之上後再習樂羣鶴屢至昔黃帝大合樂有元鶴六舞於前蓋和聲上達而後鶴為之應傳曰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鮮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聲和也蓋聲音之和上係人君之壽考下應化日之舒長焦急之聲固不可用於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其和氣加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知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壽考舒長之應豈易量也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時朝廷制禮作樂以文太平蜀人魏漢津者年九十餘獻樂議因議制鼎四年八月九鼎成立大角鼎星祠初漢津議制鼎名以奠八方曰蒼曰彤曰晶曰寶曰魁曰阜曰牡曰岡凡八而中曰帝鼐皆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翌日上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曰寶鼎者忽漏水溢於外蓋寶鼎取土於雒州界劉炳謂非燕之正方或者其謂是乎當時尤以為神其後終於北方致劉編年備要云魏漢津獻樂議上從之禮樂房參詳陳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為宮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蔟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論多不合遂遷暘為鴻臚少

卿文獻通考卷百三十云漢津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

癸丑中書省勘會天下已置學養士士在學校月書季考行藝純備方與入貢其選頗艱而科舉取一日之長人樂僥倖眾易以趨故異意與怠惰之人多憚於入學甚失朝廷教養之意詔五路學生在州學一年方許取應餘路在學半年仍通縣學月日即取應人眾而學校所養數少雖令在學半年其不在學之人尚多者仰學事司較量相度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是月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等集竝毀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案〕事已見二年四月丁巳乙亥二日茲似複出〔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春正月加邢恕官先是上諭宰執曰涇原弓箭手闕恕虐用其人今逃者已千餘戶矣蔡京庇恕乃論使者奏恕侯罹奉法可賞遷一秩）

二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乙巳朔）己酉降授復州防禦使特勒停光州居住姚雄任便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九注〔案〕注云二月五日是己酉也）

是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僚章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案〕宋史本傳云崇寧二年為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遷翰林學士三年拜尚書左丞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為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謀故汲汲引援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置漏澤園〔案〕十朝綱要係之戊申東都事略本紀係之丁未編年備要云中書省言元豐中詔以官地葬枯骨今欲推廣先志故也〔又〕云雨雹〔案〕宋史本紀辛未日）

三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甲戌朔）辛巳知樞密院事蔡卞言昨被旨以講議司武備房歸樞密院差臣提舉今來訓練民兵

增置兵額已施行訖欲乞罷樞密院講議司限半月結絶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崇甯元年都省置講議司未幾樞密院亦立講議司元年八月丁巳注可考）

壬辰童貫自京師還至熙州凡所措置與王厚皆不異於是始議大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甲午尚書省言伏奉詔旨重別措置水磨茶場茶法今勘會茶場在元豐自有神宗皇帝成法至元祐廢罷以來浸失本原雖屢申明終未全復故課利不登客販沮折今追述舊志別立新額七項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原注七項未見當考）

壬寅奉議郎黃輔國言元豐中太學生休暇日引詣武學射聽習射紹聖嘗著爲令乞頒其法於諸路州學從之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季孝廣遷一官以點檢邛州學生費乂韋直方緜竹縣學生龐汝翼答策詆訕元豐政事故也　乂直方汝翼並送廣南編管永不得入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王厚童貫帥大軍發熙州出師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爲統制諸路蕃漢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誡爲同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不測於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騷動新邊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照管夏國邊面別遣河州劉仲武統制兵將駐安强寨因而興築甘樸堡通南川安强大通往來道路於是本路家計完密無後顧之憂大軍得以專力西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案南川安强大通皆城寨名南川蓋即南宗川安强即當標寨大通即達南城崇甯二年七月可攷畢沅續通鑑刪節此文失其事實殆以疑大通字爲誤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三月置文繡院招刺繡工三百人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辛巳日置又云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强盜晝則役夜則拘之案十朝綱要東都事略本紀並丁亥日編年備要云尚書省言强盜配流者歲以千計至配所則聚爲寇掠中道亡命者復橫聚鄉閭爲良民害令欲仿周官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强盜貸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爲久近之限充軍無過者縱釋之）

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令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下項除名勒停編管人廣南路廣州王庭臣（原注武）潮州崔昌符（原注武）連州吉師雄（原注武連州非廣南此必誤案下蒙壖亦云連州宋史陳權傳作廉州則此連亦當作廉也）封州李愚（原注武）康州錢盛（原注武案康疑斷字之誤）梧州李嘉亮（原注武）桂州張庭堅（案東都事略及宋史張庭堅傳竝云編管鼎州象州不及桂州考紀事本末崇甯二年正月詔庭堅編管鼎州八月徙象州四年九月詔亦仍云象州不及桂州原注云三年四月一日郤移桂州則此桂州字固非誤也而四年九月仍云象州又何故）昭州鄒浩龔州范平仲（案龔字似誤）賓州郭子旂（原注武）象州龔夬（案龔夬於崇甯二年八月丁巳自象州移化州於茲又言象州似誤）惠州潘滋（原注武）連州陳瓘（案當依東都事略宋史本傳作廉州崇甯二年正月乙酉可攷）昌化軍任伯雨瓊州趙庭臣湖南路柳州曹蓋（案柳似郴字之譌）全州柴袞（原注鄆州又有柴袞）道州葛茂宗歸州陳祐（原注歸州屬湖北此恐誤案宋史本傳亦編管澧州徙歸州皆屬湖北蓋上脫湖北路三字也崇甯二年正月乙酉詔編管歸州四年九月己亥詔同）澧州馬涓（原注澧州屬湖北此恐誤）英州李祉（原注英州屬廣南此恐誤案崇甯二年八月丁未詔亦云英州編管四年九月己亥詔同）南安軍張琳（原注南安軍屬江南西路此必誤）江南路江州洪羽李驥太平州李之儀饒州蘇昜李茂信州鄭居簡（案信州崇甯四年九月己亥詔作郎州）歙州曾慕

池州裴彥臣洪州李積中南康軍尹正言金州陳琳淮南路廬州金極高州于有（原注高州屬廣南）福建路福州王化基（原注高州有王化基）又京東路單州李貫曹州石芳登州黃策密州鄧世昌（原注內臣）趙希德（原注武案崇甯四年九月己亥詔趙希德資州資醫廣西路）廣濟軍張夙京西路隨州趙天佐金州李穆（原注內臣全州又有李穆案崇甯四年九月己亥詔亦云金州）均州馮百藥郢州柴袞（原注已見全州）陝西路同州安信之成州郭執中河北路相州甯彝深州王察邢州李倜棣州王貫　除名勒停羈管人湖南路全州李穆（原注已見金州）安州顧禹復州李深江南路宣州趙子遷信州賈侍淮南路濠州李公弼眞州李酌京東路青州王化臣（原注內臣）京西路隨州高公應　除名編管人湖南路永州曾紆桂陽監蔡克明（原注內臣）江南路建昌杜師益　勒停編管人湖北路荊門軍孫琮江南路撫州高漸鈞州鄧考甫廣德軍胡端修（案元年十一月甲辰作廣安軍當以此爲正）兩浙路處州趙珣益州路維州張集（案宋益州路亦曰成都路領州眉漢邛綿彭黎雅簡隆威茂十一州維當作雅元年十一月甲辰又作濰亦以誤濰屬京東路）漢州吳安遜（案元年十一月甲辰作濮州以益州路覈之則漢州爲是文獻通考及玉海郡國門成都路有漢無濮成都即益州亦曰劍南道濮屬京東路）眉州周永徽簡州封覺民梓州路遂州李新京東路淄州衡鈞京西路潁州趙令時宗耆（案趙令時於元年十一月甲辰云蔡州）唐州李傑　編管人湖北路荊南吳則禮　勒停居住人湖南路潭州藍縡追一官京東路徐州馮說京西路西京馮悅降五官　除名勒停居住人廣南路循州陳次升江南路臨江軍王覿福建路邵武軍謝文瓘建州豐稷京西路房州張舜民　除名勒停人湖南路郴州周誼淮南路亳州呂諒卿　勒停安置人江南路南安軍江公望淮南路海州馬城追三官光州孫傑追五官　除名勒停編管眞決人湖北路峽州譚袞決臀杖二十　除名勒停配本州牢城人廣南路新州三班奉職王履（原注武）高州入內內侍省左藏庫使王化基（原注崇甯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建州案崇甯四年九月己亥亦云高州）除名勒停編管永不敘人廣南路韶州王道雷州范柔中　安置人湖南北路鄂州常州別駕范純粹漢陽軍祁州團練副使安壽（案崇甯四年九月己亥詔安壽建昌軍）衡州賀州別駕改廉州司戶參軍曾布全州賀州長史閻守懃興國軍建安軍節度副使朱師服淮南路黃州黃州別駕張耒汀州濮州團練副使曾肇兩浙路陸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章惇　別駕居住人兩浙路溫州衢州別駕王古　落職宮觀居住人江南路宣州徐勣落翰林學士前朝□大夫提舉洞霄宮淮南路和州龔原管句玉局觀光州劉安世提舉崇福宮秦州李穀落觀察使降授皇城使提舉鴻慶宮兩浙路婺州周常管句崇禧宮杭州楊畏提舉洞霄宮京東路沂州劉奉世提舉崇福宮南京張士良降授西京左藏庫使提舉鴻慶宮京西路汝州呂希哲降授朝請大夫管句鴻慶宮蔡州蘇轍提舉上清太平宮　落職知州人淮南路蘄州劉拯舒州王渙之降授承議郎兩浙路杭州蔣之奇益州路成都府虞策京西路陳州石豫陝西路秦州曾孝蘊河北路成德軍呂嘉問　責降人湖北路范致明落侍御史責

降監岳州酒稅江南路董士廉降授內殿承制添差吉州酒稅梁寬降授朝散郎添差南康軍酒稅黃安期降授宣德郎添監虔州酒稅都貺降三官監撫州酒稅淮南路譚扆左藏庫使添差蘄州都監趙越降授朝議大夫監無爲軍酒稅楊瓌寶降兩官監宿州酒稅陳并降授承事郎添監漣水軍酒稅滕友追兩官添監泗州酒稅張恕降兩官落職高郵軍添監酒稅曹興宗降授宣德郎監壽州酒稅蔡碩落朝散郎軍器少監依舊內殿承制監蘄州酒稅福建路倪直孺降兩官監南劍州酒稅周諤降授承奉郎監泉州商稅蕭刓降五官添監漳州商稅洪朔降兩官監汀州酒稅兩浙路沈千降授宣德郎添差監常州酒稅陳師錫降授朝奉郎添差監衢州酒稅梓州路劉勃降授承議郎添監緜州酒稅京東路徐州范純禮降五官少府監分司南京陝西路陳唐降授承務郎監華州酒稅務延福宮使奉國軍留後知入內省事郝隨落職提舉醴泉觀（〔原注〕郝隨罷知省必有故當考席旦傳當考〔案〕據宋史席旦傳考之旦勑罷郝隨其事在元符三年二月至崇甯二年二月郝隨復入侍旦又出知成都府此罷知入內省與席旦無涉且郝隨初逐不獨席旦勑之龔原亦請逐不得居京師矣宋史龔原傳可考）左中散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杭州宇文昌齡遷中大夫（〔原注〕致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湟州諸將狃於累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軍用兵詭詐若不出奇兵分道而進不足以張大聲勢折賊奸謀且湟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哥川之間勝負未可知也於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中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期九日會於宗哥城下是日貫猶以諸將多言青唐易與爲然先趨綏遠用馮瓘統選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下者甚衆貫乃止綏遠翌日（〔原注〕初八辛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谿賒羅撒遣般次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誠曰歸語而主欲降宜早決大軍至鋒刃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次還報以爲我軍不甚衆初不知分道而進也谿賒羅撒喜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慮哉以其衆據樸江古

城俄而聞三路兵集遂退二十里宗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有大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夕中軍宿於河之南鴿子隘之左永年軍於丁零宗谷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王厚奏臣等依奉御前處分統率大軍起離熙州前進克復鄯廓等處自河州度大河越巴金邈川今月七日至湟州城西下寨一行人馬平安所有同措置邊事童貫統領前鋒兵將馮瓘等先次前進於當日至綏遠關下寨尋準童貫公文據洮東安撫馮華申今月初七日巳時統領選鋒人馬已占據渴驢嶺右勘會諸路兵將並到湟州會合臣見統率繼發前去措置宗哥一帶事務逐旋具狀奏聞次貼黃及童貫關報稱渴驢已占據了當別無賊馬已指揮馮瓘審擇地利下寨明遠斥候過作提備又貼黃契勘今來諸路兵將會合湟州勢不可久留不惟坐費糧食兼節次探到事機不可少失機會已分遣高永年統制頭領取湟州北臨宗之東勝鐸谷張誠統領一頭項由丁零宗谷臣與童貫統率馬[illegible]等自渴驢嶺前去至宗哥會合才候到宗哥相度事勢前進青唐次）

壬子王厚童貫遣選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高

永年之後張誠夾河而行日未出至賊屯所賊眾五六萬人據地利列陳張疑兵於北山下其勢甚銳而厚命馮瓘統選鋒五將與賊對陣王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馳前視賊未知所出厚謂童貫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馬飢不可少緩宜以中軍越前軍傍北山整陳而行促選鋒入戰破賊必矣既行諜者言谿賒羅撒與其用事酋長多羅巴等謂眾曰彼張益者二太尉也爲我必取之貫欲召永年問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吾貫不聽及永年至攬轡久之無一語厚謂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頃刻間君爲前軍將（〔案〕時高永年爲熙秦兩路兵都統制將前軍見宋史本傳）久此何爲耶永年惶恐馳去時賊軍與我選鋒相持未動谿賒羅撒以精兵數十騎自衛登其軍北高阜之上張黃屋列大旆指揮賊眾其北山下疑兵望見厚與貫引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游騎千餘登山潛攻其背賊覺而遁游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譟永年遽揮選鋒突陳賊少卻張誠以輕騎涉河搗其中堅取谿賒羅撒之旆及其黃屋乘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鼓聲震地會暴風從東南來塵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士乘勢奮擊自辰至午賊軍大敗追北三十餘里谿賒羅撒單騎趨宗哥城城閉不納遂奔青唐諸將爭逐之幾及會暮而還是日斬首四千三百一十六降俘三千餘人大首領多羅巴等皆被傷逃去不知所在宗哥城中僞公主前安化郡夫人瞎叱牟蘭氊兼率酋首以城歸順宗哥城舊名龍支城留兵將守之是夕

軍於河之南翼日癸丑勝宗首領欽厮雞率眾來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甲寅講議司言元豐中神宗令張□范鎮劉幾范日新講求巢竽巢笙之類當時曾鏤板宣賜大臣今韓縡家有之欲權借照使詔可（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王厚童貫入安兒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青唐錄云十一日復安兒城青唐首領乃公主青宜結牟乞降按厚申密院功狀青宜結牟降乃十二日事厚功狀云十一日遂復安兒城賜名堡塞寨）

乙卯王厚童貫引大軍至鄯州軍於城東五里僞龜茲國公主前封齊安郡夫人青宜結牟及其酋豪李阿溫（〔案〕青宜十朝綱要作壽宜東都事略王厚傳作胄宜阿溫一作河溫）率回紇于闐般次諸族大小首領開門出降鄯州平（〔原注〕其後奉詔建爲西甯州隴右節度置安撫使都護以高永年知軍州事兼領之湟州置同安撫同都護以知軍州事王亨領之〔案〕原注其後云云在五月甲申鄯州既平高永年遷賀州團練使知其州見宋史本傳）初谿賒羅撒敗於宗哥夜至青唐謀爲守計部族莫肯從之者翌日挈其長妻逃入谿蘭宗山中自宗哥沿道蕃馬走死者不可勝計厚謂賊必且歸青唐欲遣將連夜掩捕童貫以爲必不能得及下青唐城中言谿賒羅撒嘗留一宿而去貫始悔之遣馮瓘統輕銳萬騎由州之南青唐谷入谿蘭宗賊復覺之遁於青海之上追捕不獲因討其餘黨撫定吹厮波部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丙辰由種山谷徇地趨林金城降其首領河裝等林金城平（〔原注〕賜名甯西城）西去青海青鹽地各約二百里置兵將守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丁巳瓘軍還別遣郭祖德率眾城谿蘭宗（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

（賜名曰清平寨十四日五日事今并附十二日不別出功狀後云部州招降到六心等族大首領青唐爲宰相青錄兀聊等計千餘人管戶口三十餘萬不知六心等郎是以歷汝等否青歸兀耶郎是李阿溫否姑附見侯考青唐錄云十二日王師入青唐城十三日復林金城谿蘭宗堡四月十二日厚等奏遵奉詔命統率大單於今月九日收復龍支城十一日克復安兒城鄜文具狀奏閏去訖於十二日五更初統率大軍自安兒補進出青唐峽午時已來到鄯州城東門外下寨等遣高永年統領本將軍馬占據鄯州及龜茲國爲公主青宜結率驅率本州大小首領千闊同統國般次出城迎降壽當面搞勞撫尉宣諭朝廷恩信候令入城居住占據州城了當一行軍馬不安谿賒羅撒與妻羈多羅巳等進走未知所往見行措置購補次）

戊午，湟城馳報王厚等云，夏賊萬衆陳於臨宗乳酪河之東，爲青唐援，會聞谿賒羅撒敗於宗哥，賊氣沮傷。厚即遣張誠率師赴之，賊望風而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己未，王厚等帥大軍自鄯州趨保敦谷，過曬厮溫厮領，南入廓州界。本州大首領洛施軍令結率其衆降。宗哥之戰，洛施軍令結爲我軍砍傷其首，至是拜於馬前曰：「願貸餘生，盡力報東京官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此據王厚六月二十四日申密院功狀）

庚申，次結囉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青唐錄云十三日復林金城溪蘭宗堡越三日大兵總山南山大首領谿丁僕令骨及洛龐軍令結部領諸族詣軍前降）

辛酉，王厚入廓州，馳表稱賀，命別將陳迪守之。（原注此據厚申密院功狀及十八日奏青唐錄云十八日復結囉城十九日復鄯州谿賒羅撒帶多羅巴遁走郭祖德追之及於哥諾城斬級數千進兵令精谷葩俄族大首領阿撒四率大小首領鄜酒軍前并洗納等大首領阿廝待等悉來降阿廝結在青唐海住坐連夏國龜茲羌之最遠者也此與王厚所奏日子不同當從厚奏王厚申密院功狀即云廓州初賜名甯塞城後遂建州置安撫司命四方能使劉法領之此當依本月日附見）大軍駐於城之西，青丹大首領阿撒四率衆詣軍前降，河南部族日有至者。厚諭以朝廷撫存恩意，宗哥戰敗所誅

禍福之因，誠其不得安，作自取屠戮，重爲種族之累，皆唯諾聽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此據功狀增入功狀又云河南既定六單還城保敦谷賜名綏平堡此當附本月日姑注此青唐錄所稱洗納等族大首領阿斯結等悉來降阿斯結任青海住連夏國龜茲羌之最遠者也不知厚何以不及功狀當考功狀復云廓州招降到大首領谿施軍令結并葩俄族阿撒四等計一千餘人管戶二十餘萬又與青唐錄所稱洗納等族不同當考趙挺之手記蔡京在崇甯初每於上前奏陳今以首級受賞不若招納其直只計在京之數不知至陝西則增至五倍也初營湟州得湟州矣又營鄯廓每得一州指地對以示上曰此處可以邊西界卓羅監軍司此處可以趣宿州此處可以通青海朝廷城德無所不備矣然當時運糧入中不計價直之賈鄯廓米斗不下三四貫足陝西騷然民困兵癈椎富商大室坐收百倍之利而一供奉官算芬得米中之官有月及一二千貫者京一切不問專意與兵起事方鄯廓未下而旁諭徑原邠恕令爲職具旦夕結隊以爲深入西夏之彤又令陶節夫居延州大加招納）

乙丑，宰臣蔡京言：「伏奉手詔，置講議司，度今文字不多，理當歸之省部，欲乞限一月結絕罷司，如有未了事件，

乞送尚書省分隸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成州團練使、知熙州、兼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事、措置邊事王厚爲武勝軍留後、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昭宣使、成州團練使、句當內東門司、熙河蘭會路同措置邊事童貫爲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依舊句當內東門司。詔以厚、貫提兵出塞，曾未數月，青唐一國境土盡復，故有是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實錄削童貫遷除不載今以當日報功增入詔旨於二十一日載童貫遷除卻不及王厚於二十九日乃載厚遷除拔當時報狀二人遷除蓋同日詔旨及宣和錄皆誤也五月三日又遷貫留後）

丙寅，戶部言：「舒、衡、睦、鄂、韶、梧州六監，歲鑄小錢共額一百五十三萬，內韶州從來專充岑水買銅本錢，餘五監以給本路常用。今欲竝行改鑄當十錢，除一切費用外

可得見錢四百八十萬五千餘貫以助本部經費仍自崇甯四年爲始詔從所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丁卯羣臣以盡復青唐故地稱賀是日王厚引軍過龍支城次省章峽口之西相地利控扼之要得勝鋒谷乃夏賊來路遂於谷左建城五百步置兵守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此據功狀入谷口城後賜名德固寨）

己巳王厚等奏今河南北竝各安貼已將中軍於二十七日自省章取蘭州便路因照管通湟京玉一帶邊面歸西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庚午王厚過湟州沿蘭州大河并夏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歸於熙州厚所克復三州及河南地土自蘭州京玉關沿宗河而上取湟州臨宗寨乳酪河之西人鄯州界管下宣威城青海洗納木令波族東南過溪哥城至河州循化城入洮州復自洮州取尾公原循山後出懷羌來羌城沿黃河過來賓城上巴金嶺錢南谷抵京玉關開拓疆境幅員三千餘里其四至正北及東南至夏國界西過青海至龜茲國界西至盧甘國界東南至熙河蘭岷州連接階成州界計招降到首領二千七百餘人戶口七十餘萬前後六戰斬獲一萬餘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原注此據厚申密院功狀修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夏四月幸金明池〔案〕十朝綱要係乙巳日周輝清波雜志卷中云崇甯二年駕幸金明池乘烏馬還內道路安平賜名龍驤將軍）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四

徽宗

崇甯三年五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癸酉朔）丁丑尚書省劄子京城提舉茶場所准詔旨水磨茶場追遞舊制別立新額奉聖旨依今具申請下項一元豐茶場以在京府界鄭滑潁昌府爲地分近茶場申元豐年曾許客旅興販末茶往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貨賣承朝旨依契勘元豐條例別無許客人販水磨末茶入京東等四路專條令京城提舉茶場所遵依近降朝旨施行一陝西自來到京路分茶竝須經由京師中賣二分訖翻引前去契勘今承朝旨客茶到京十分許賣三分數足更不收買未審客人若自願全於京場中賣許與不許收買三分茶若客人故索高價不伏中價賣許與不許令翻引前去應客人販到茶貨竝於數內收買三分加客人故索高價不伏中價即索元引照對元買價例酌量地里遠近縻費上量行添搭錢數抽買入官不得虧損官私（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匕原注五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加前者）詔以收復鄯廓州遣親王奏告太廟侍從官分告社稷諸陵（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己卯蔡京爲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進封嘉國公以爲定鄯廓推賞也尋詔去守字改行作兼字（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癸未奉議郎檢討文字提舉措置兩浙香鹽事胡奕修轉一官以本路鹽課增羨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甲申改鄯州爲西甯州仍爲隴右節度（紀事本末卷百四十〔案〕原本誤

（作甲辰茲據宋史徽宗本紀改正）置安撫使都護以高永年知軍州事兼領之湟州置同安撫同都護以知軍州事王亨領之（案茲以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月乙卯原注并纂）

乙酉王厚奏臣契勘大軍今來收復鄯廓等州拓疆幅萬餘里其鄯州管下自省章西峽口大川經由宗哥出安兒青唐兩峽至本州復自州之西直抵林金北取竉牛宗谷南取谿蘭宗廓州管下東西川及結囉城米川等處左右除是心白人戶田土依舊為主秋毫不得侵占外因與官軍抗敵殺逐心黑之人所營田土并元係西蕃王子董氈瞎征溫谿心等田土頃畝不少已指揮逐州盡行拘收入官標撥劃置弓箭手應付邊備可省戍兵經久歲費為利甚博又得弓箭手與新附諸羌雜

居伺察羌人情不敢作過實安邊萬世之利除已於四月二十六日具提舉弓箭手孫适所乞招置弓箭手文狀奏聞乞賜詳酌施行外已令逐州如有情願投刺之人一面招置聽候朝廷指揮仍將已種到青苗就便標充為種糧去訖所有上件田土可招置弓箭手不可置營田須招置廂軍耕種不免散居諸處侵擾新附部族不可安心住坐偷奪牛馬之類必致引惹別生他患非經久之計委實不便竊慮臣僚不見得利害別有申陳乞置營田重為一方之患須至預行申明候降到許令招弓箭手指揮別具合行措置事奏聞次詔許令本路近裏弓箭手依湟州例投換（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辛丑罷行水磨茶（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五月置開封牧尹一員少尹二員分左右罷知府等官以士戶儀兵刑工爲六曹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竝戊寅日通鑑續編云改定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爲序增其員數仿唐六典易胥吏之名）

六月甲辰（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注云三年六月甲辰三日戊午十七日則是月壬寅朔也十朝綱要同）詔元符末姦黨竝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竝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竝出籍今後臣僚更不得彈劾奏陳令學士院降詔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案海瑞元祐黨籍考云凡二十七人）司馬光（原注故）文彥博（原注故）呂公著（原注故）呂大防（原注故）劉摯（原注故）范純仁（原注故案黨籍考純仁在王存後）韓忠彥曾布梁燾（原注故）王巖叟（原注故案原注故字脫今據紀事本末崇寧二年九月所立碑王昶金石萃編此年蔡京所書平增下王存陸佃蔣之奇姚勔錢勰岑象求秦觀司馬康宋安國封覺民吳處厚商倚陳衍諸人竝同）蘇轍王

存（原注故）鄭雍（原注故）傅堯俞（原注故）趙瞻（原注故）韓維（原注故）孫固（原注故）范百祿（原注故）胡宗愈（原注故）李清臣（原注故）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原注故案黨籍考云以上竝元祐人）黃履（原注故）張商英蔣之奇（原注故案黨籍考云以上竝元符人）曾任待制以上官（案黨籍考云凡四十九人）蘇軾（原注故）劉安世范祖禹（原注故）朱光庭（原注故）姚勔（原注故）趙君錫（原注故）馬默（原注故）孔武仲（原注故）孔文仲（原注故）吳安持（原注故）錢勰（原注故）李之純（原注故）孫覺（原注故）鮮于侁（原注故）趙彥若（原注故）趙卨（原注故）王欽臣（原注故）孫升（原注故）李周（原注故）王汾（原注故）韓川（原注故）顧臨（原注故）賈易（原注故案金石萃編碑賈易下不注故）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原注故）楊畏（案宋史本傳蔡京爲相畏遣子姪見京又因京黨致言遂出黨籍與碑不符）鄒浩陳次升謝文瓘（案宋史本傳云帝披黨籍日狀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與

（碑不符黨籍考云以上元祐人）岑象求（〔原注〕故）周鼎徐勣路昌衡（〔原注〕故）董敦逸（〔原注〕故）上官均葉濤（〔原注〕故）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服（〔案〕黨籍考云以上並元符人）餘官（〔案〕黨籍考云凡一百七十七人）秦觀（〔原注〕故）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原注〕故）司馬康（〔原注〕故）宋保國（〔原注〕故〔案〕黨籍考司馬康宋保國二人在湯馘下）張保源孔平仲（〔案〕金石萃編碑孔平仲下接衛鈞袞公適等湯馘下四十八人在後黨籍考與此合）湯馘（〔原注〕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徐爽鄭俠常立（〔原注〕故〔案〕金石萃編碑不注故）程頤唐義問（〔原注〕故）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原注〕故）陳郛朱光裔蘇嘉龔夬王回（〔原注〕故）呂希績（〔原注〕故）歐陽中立（〔原注〕故）吳儔（〔原注〕故〔案〕黨籍考云以上並元祐人）尹材（〔原注〕故）葉伸（〔原注〕故）李茂直吳處厚（〔原注〕故）李積中商倚（〔原注〕故）陳祐（〔原注〕故〔案〕金石萃編碑不注故）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昺葛茂宗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佐（〔案〕宋史新編作天佑黨籍考作天祐）李新衡鈞袞公適（〔原注〕故〔案〕一本作充誤）馮百藥（〔案〕一本作洪）周誼孫宗（〔案〕金石萃編碑作綜）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封覺民（〔原注〕故）胡端修李傑趙令時郭執中石芳李賁（〔案〕金石萃編碑作李傑）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原注〕故）鮮于綽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朋（〔原注〕故）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原注〕故〔案〕忠一作志誤鄒忠臣爲覆證范忠宣事迹入黨籍詳忠宣文集補編）种師極韓治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綍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極（〔案〕金石萃編碑作拯）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王挾正（〔案〕金石萃編碑作莫侯正即元年所書邪上之莫仲正也黨籍考作万俟正據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崇甯五年正月庚戌三

月戊戌收復黨人輕第二等內黃遷下許堯輔上正作万俟正不作王挾正此文恐誤）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修逢純熙（〔原注〕故）高遵裕（〔案〕金石萃編碑作遵係）黃才曹盥侯顯道周遵道（〔案〕紀事本末無周遵道畢鑑亦缺於三百九人之數不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崇甯五年正月庚戌收復黨人輕第二等內侯顯道下林膚上正有周遵道名此蓋傳鈔誤脫也金石萃編碑本黨籍考亦均有周遵道名今據補以足其數）林膚葛輝（〔原注〕故）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瓌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允中（〔案〕一本作元中）梁俊民王陽張裕（〔案〕金石萃編碑張裕在葉世英下）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原注〕故〔案〕金石萃編碑劉經國下接湯馘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仲游等）扈充（〔原注〕故）張恕蕭刓（〔案〕金石萃編碑以下五人在周鍔之下）趙越（〔案〕一本作錢）滕友江洵方适（〔案〕一本作佸）陳并洪芻周鍔（〔案〕當依黨籍考作諤）許端卿李昭玘向訓（〔案〕金石萃編碑作紃）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醋梁士能（〔案〕黨籍考云以上元符人）武臣（〔案〕黨籍考云凡二十五人）張巽李備（〔原注〕故）王獻可（〔原注〕故）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濟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原注〕故〔案〕黨籍考及宋史新編並作冰）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吳休復（〔原注〕故）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王琉（〔案〕金石萃編作李[illegible]）劉延肇姚雄李基　內臣（〔案〕黨籍考云凡二十九人）梁惟簡（〔原注〕故）陳衍（〔原注〕故）張士良梁知新（〔原注〕故）李倬譚扆寶鉞趙約黃卿從馮說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原注〕故）張琳裴彥臣李偁（〔原注〕故）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案〕金石萃編碑本無王化臣黨籍考云以上並元符人）爲臣不忠曾任宰臣（〔案〕黨籍考云凡二人）王珪（〔原注〕故〔案〕金石萃編碑本無王珪）章惇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事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

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原述）本紀實錄全不載此（案）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云元祐黨人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背己者皆著其間至三百九人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至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厠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

戊申詔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據十朝綱要在初二日癸卯王明清揮麈前錄云崇甯中以王荊公配宣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鄒焚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荊公但昇塑像不復移鄒公於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兗鄒竝列而虛右王氏此說不盡足憑攷宋史禮志云詔王安石可配孔子廟位於鄒國公之次不居其上陶宗儀輟耕錄曰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竝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竝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傳士陸鵬舉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王安石設而齊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壻蔡卞當國請安石不當在孟子下悉安石于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弟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發蔡卞再欲升安石厭顏子稍亦而升爲代先聖張本據此則安石升居鄒公之上係蔡卞當國時非此年事）

壬子都省言竊以算數之學其傳久矣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則周之盛時所不廢也神宗皇帝將建學焉屬元祐異議遂不及行方今紹隆聖緒則算學之設實始先志推而行之宜在今日今將元豐算學條制重加刪潤修成敕令冠以崇甯國子監算學敕令格式爲名又言竊以書之用於世久矣先王爲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蓋一道德謹家法以同天下之習世衰道微官失學廢人自爲學習尚非一體畫各異殆非所謂書同文之意今四方承平未能如古蓋未有校試勸賞之法爲今欲倣先王置學設官之制考選簡拔使人人自奮有在今日所有圖畫之技朝廷所以圖繪神像與書一體今（（案）董史書錄卷上引長編作令）附書學爲之校試約束謹成書

畫學敕令格式一部冠以崇甯國子監爲名竝乞賜施行從之（原進都省上崇甯國子監算學書畫學敕令格式詔頒行之只如此書自可也）始置書畫算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又董史皇宋書錄卷上（案）玉海卷百十二云六月十一日建算學書畫學醫學攷紀事本末二年九月壬辰講議司乞置醫學從之是月辛酉講議司文有大醫局并合興復之請是二年九月所置者醫學也是年六月所復者大醫局也十朝綱要宋史本紀分書甚明玉海蓋誤以醫局當醫學也通鑑續編云書學習篆隸草三體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爲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眞行爲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爲法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書學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試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流別其齋以居之考畫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爲工算學之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幷歷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

戊午詔曰朕嗣位之始恭默未言往歲姦朋復相汲引倡導邪說實繁有徒或據要路而務變更或上封章而肆詆毀同惡相濟非止一端推原其心豈勝誅殛比詔編類具列姓名乃下從班博盡衆議仍爲三等各揭所聞庶幾僉同罔有漏失惟邪慝之復起蓋源流之相承迹其從來於元祐得罪宗廟甯分等差悉皆親書通爲一籍載刊諸石寘在廟堂爲臣不忠附見於末所麗雖異其罪惟均朕方以仁恩徧覆天下前既遣黜弗忍再行亦有可矜出於籍外自是厥後巳定不渝羣臣式孚毋復輒論其元祐末姦黨竝通入元祐籍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竝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竝出籍今後臣僚更不得彈劾奏陳

詔章惇曾布黃履岑象求董敦逸馬涓孫諤王回尹材葛茂宗范柔中

竝依元祐係籍人逐次已降指揮其餘續入籍人子并親兄弟竝免即不得到闕仍依已降指揮施行內李偁閻守懃等子弟關樞密院取旨尋改不得到闕字作即不得任在京差遣字餘依已降指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辛酉講議司言熙甯九年嘗置太醫局教養生員分治三學諸軍病患歲終比較等第給錢元祐裁減浮費遂行廢罷今已置到醫學教養上醫外所有本局并合興復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黨籍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案〕此碑今存云即位之五年者徽宗即位於元符三年庚辰至崇甯三年甲申凡五年也朱彝尊以爲碑立于崇甯四年失實）旌別淑慝明信賞罰（〔案〕金石萃編罰作刑誤海瑞元祐黨籍考亦作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案〕海瑞黨籍考作善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子孫之戒（〔案〕黨籍考金石萃編子孫作臣子）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定功（〔案〕金石萃編定作揚）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姓名仍連元書本進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又百三十一（〔案〕畢氏續通鑑云於是詔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攷異云蔡元祐姦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甯元年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路州軍刱此也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頒之天下此在長編及宋紀具有明文京所書者乃三百九人非百二十人也而陳極通鑑續編於崇甯二年大書云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三年則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京書碑事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舛謬極矣））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呂惠

卿以弟諒卿名列姦黨奏乞罷髦鉞除宮觀詔答不允（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六月圖熙甯元豐功臣顯謨閣〔案〕玉海卷百六十三云元符元年四月十八日丙申詔建閣藏神宗御集名顯謨崇甯三年六月壬寅御詔曰神考肆筆成書表裏六經再詔纂集總九千八百餘篇皆文辭攻事邊機之要云云其熙豐功臣圖形於顯謨閣）

（〔又〕云曾置諸州學〔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竝丙午詔九朝編年備要云詔諸路州軍未曾置學處竝置學）

七月壬申朔詔應入籍人父竝不得任在京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戊寅降授中大夫蔣之奇追復右正議大夫念其進對之際嘗陳紹述之說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云大觀四年十月聖旨曾布蔣之奇初無異論中閒亦曾陳紹述可特復資政殿學士後文不見今附此）詔李偁閻守懃竝依元祐係籍人逐次已降指揮其子及親兄弟竝與外路遠處監當差遣李洵仁落閤門祗候閻依落寄班祗候李洵直入續籍內臣子并親兄弟有係入內使臣者竝送內侍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辛卯宰臣蔡京劄子言臣等竊以賦調之不平久矣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貪於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故富有跨州軼縣所管者莫非膏腴而賦調反輕貧者所存無幾又且瘠薄而賦調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甯初神宗皇帝灼見此弊遂詔有司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蓋以土色肥瘠別田之美惡定賦之多寡方爲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案〕畢氏通鑑有賦調二字）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

能措其姦邦財自此豐民賦自此省其爲法豈小補哉五路州縣有經方田者至今公私以爲利遵元祐紛更美意良法未徧（〔案〕編原本作變茲據編年備要改）於天下今其文籍見在可舉而行令檢會熙甯方田敕推廣神考法意删去重複衝改取其應行者爲方田法計九册以崇甯方田敕令格式爲名謹具進呈如允所奏乞付三省頒降施行從之詔曰方田之法均輸之本舉而行之或有謂之利或有謂之害者何也蓋係官之能否吏之貪廉若驗肥瘠必當定租賦有差無騷擾之勞蒙均平之惠則豈不謂之利歟若驗肥瘠或未撫實定租賦或有增損倦追呼之煩有失當之擾官不能振職吏或緣爲姦里正鄉胥因敢挾取則豈不謂之害歟如委官管句切在遴選廉勤公正材敏清嚴善馭吏者爲之庶幾人被實惠（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原注〕蔡京申請及二詔旨誤載於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今移初詔入此後詔見大觀元年二月乙卯〔案〕今宋史本紀載詔頒方田法於四年二月乙卯亦沿舊誤當據此文正之）

丙申詔除第一次立石入籍元祐姦黨及今年六月十七月（〔案〕戊午）降指揮章惇等十一人子幷親兄弟逐次已降指揮外其續入籍人竝合依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指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原注〕六月二十六日指揮已併入十七日指揮內或仍別見〔案〕六月二十六日丁卯指揮不別見）

庚子詔諸路知州通判竝增入主管學事四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八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壬寅朔）戊申詔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體例推恩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刑部侍郎劉

廣提舉洞霄宮蹇序辰顯謨閣待制范致虛王漢之三十五人各還一官餘四人及尚書省都事任充等支賜銀絹遷官轉資減磨勘年有差提舉洞霄宮張商英係元祐姦黨及曾言鹽法幷奏鹽數未實管句靈仙觀吳儲係元祐黨吳安詩子監滑州鹽酒稅李珓昨爲不親詣通泰等州措置鹽事特衝替添差岐亭鎭酒稅虞防爲毀哲宗謚號保入籍人更不推恩又詔講議司係紹述熙甯元豐法度與其他官司事體不同應緣講議司所得恩例今後無得攀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原注〕實錄全不載詔旨太詳宣和錄太略今別修如上）

己酉尚書省言方田法雖已頒降緣其係熙甯建立至爲精密竊慮州縣未遽通曉又四方田畝山川不同須講論詳熟然後行之不致違戾詔令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差能幹官不拘資序員數看詳方田敕令格式務令詳熟卽告諭州縣官吏隨所在土俗令講論候滿一年已通曉仍候本州縣豐熟卽依措置施行自京西河北每歲先行兩路內已經方田如元祐曾更改竝依熙甯元豐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戊午詔諸路應緣學校奉行違慢令監司糾察申尚書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辛酉醴州醴陵縣學生李邦彥特送五百里外編管元考校長諭屏出學（〔案〕原本作考較長論茲依畢氏續通鑑改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元書言邦彥試卷言涉謗訕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九月癸未（〔案〕十朝綱要是月辛巳朔）詔諸路應副修蓋學舍了畢提舉學事及州縣官各與減磨勘年有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辛卯尚書省言熙甯八年五月發運使副兼制置茶鹽礬等事繫銜當年八月發運使罷制置茶事乃以江淮荊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使副繫銜元祐三年十月發運使兼制置茶事當年十一月發運使申請以制置鹽礬為專職而發運使副為兼領輕重顛異乞卻以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兼制置鹽礬茶事繫銜緣發運使見今帶制置鹽礬茶事勘會茶鹽礬事已專差官提舉發運使更不兼領從之（續長編卷四百十五原注〔案〕原注引崇甯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尚書省言云云二十一日辛卯也又卷二百六十七論江淮荊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使副銜原注云崇甯三年九月二十日可攷即謂此事二十日當作二十一日可見李氏長編此年本文與元祐三年十月注竝載其事矣）

壬辰詔諸州學別為齋舍教養材武之士隨人數多寡許令入學竝依進士法其考選校試升補取令武學條制看詳修定頒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崇甯五年九月乙亥可攷）

丁酉奉議郎知開封府太康縣李百宗（〔案〕宋史作伯宗茲作百似誤）言竊見朝廷推行方田均稅之法天下莫不欣然伏覩熙甯元豐之政俾州縣財賦無輕重不均之弊而又以本縣豐熟日推行此誠甚盛之舉也然臣頃聞州縣官吏有苟簡懷異之人往往以本縣豐熟妄為災傷以避推行或有好進之徒以人戶實被災傷妄為豐熟務要邀求恩賞殊不知體朝廷良法美意本以便民為務也臣愚欲乞詔有司下逐路提舉常平司常切覺察如有州縣敢有苟簡避免或妄覬恩賞致推行違戾者乞朝廷重行黜責庶幾法令之行與時適當而下民均被德澤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宋史李伯宗傳云伯宗知太康縣括丁為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案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師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九月賚賞王厚賜第京師〔案〕十朝綱要云癸未詔賜）

（〔又〕云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所奏皆誕妄〔案〕宋史本紀繫於四年正月丙申十三朝綱要繫於是年九月甲申）

（〔又〕云夏人寇邊先犯鄜延又犯涇原至是又引大軍直犯鎮戎趨渭州略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州蕃落兵士持徼抵鎮戎軍城下斥責京卞弄權故京卞必欲舉兵討之實因此徼也〔案〕十朝綱要云九月夏人犯涇原分兵圍沒煙平夏城引大兵自葫蘆川入直犯鎮戎軍趨渭州略數萬戶而去十月丙辰夏國主遣渭州蕃落兵士翟勝持徼抵鎮戎軍城下自稱曰詰斥蔡京弄權肆情故舉兵討之據此直犯鎮戎軍是九月事抵書城下則十月事也宋史本紀書入涇原圍平夏寇鎮戎于十月戊午本末覈也吳廣成西夏書事云冬十月合四監軍眾突入涇原圍平夏城殺鈐轄楊忠攻鎮戎軍沿宋史之舊又宋史夏國傳崇甯三年夏人攻鎮戎掠數萬口執鄜州知州高永年而去攷高永年被殺在四年攻宣威城時王厚傳係於寇鎮戎之明年是也夏國傳不足據又高永年傳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眾逼宣威城永年出槩之行三十里逵羌帳下親兵遂執永年以叛攷帳下親兵乃永年用前所招納蕃部熟戶以充己之帳下兵至是叛而執永年非羌人之帳下也高永年傳亦不足據近畢沅續通鑑竝沿宋史之誤殊為未審編年備要於崇甯四年二月寇邊云都護高永年用知河州劉仲武為統制發五萬人釁之出西甯城未三十里而賊至仲武欲持重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永年帳下親兵皆前所招納蕃部熟戶也遂執永年以叛為多羅巴所殺初王厚之功多出永年至是乃奏永年不稟約束專任新羌既坐受縛又不能死乃寢贈典上以永年死震怒親書仲武及五路帥臣一八人命侍御史侯蒙制勘於秦州厚亦罷職聽命於秦起元祐黨籍人姚雄權熙河蘭會路帥備要記錄此事最為得實通鑑續編云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遣為

（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幣招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人各數千騎遣使求援於遼朝延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青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於是羌酋溪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都州高永年出累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馬羅撒復焚大通河橋斬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慮以獄吏辱第以實對獄既具蒙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團練使）

十月（〔案〕十朝綱要是月辛丑朔）丁巳戶部言滑州韋城縣民魯寶等稱自嘉祐二年立法委官方田均稅至元豐八年以前約日量及數百縣是爲損有餘而補不足訪聞京西河

北兩路見行方田本縣稅極不均幸今豐熟元聞傷乞早賜差官詔依所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元聞傷文義未明元蓋未字之誤傷字上下又奪一字）

庚午詔張商英宜置元祐籍中罷提舉靈仙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據宋史詔張商英入元祐黨籍在崇甯二年八月辛酉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載崇甯二年十月庚戌詔原注云三年十月末張商英罷提舉靈仙觀當攷此所記殆有未覈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月朔大雨雪〔案〕宋史本紀辛丑朔〔又〕云定廟制復龔原官罷〔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竝云己巳詔復）

十一月（〔案〕玉海卷百十二云崇甯三年十一月四日甲戌則是月辛未朔也）丙子詔上書邪等人令後內外官司竝不得薦舉改官及縣令已舉到人更不收使仍令吏部將上書邪等姓名遍牒行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庚辰詔上書邪等選人除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參判司簿尉竝許差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癸巳知大名府呂惠卿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詔尚書省錄諒卿所上書付惠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丙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皇帝配禮畢大赦天下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所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又百二十六〔案〕李攸宋朝事實卷五載十一月二十六日南郊赦文祼獻清廟所以奉祖宗之靈禋祀紫壇所以答乾坤之既朕駿膺寶命龍受寵綏丕宣文武之光盡紹熙豐之政取士於孚稽古建官亮采百工庶幾三代凡厥成王之式率由昭考之行而九廟垂休兩儀協祐生民底乂年象慶豐修德錫符上燦璣衡之政[illegible]余象物下降鼎貺之基竊嘉聿消雨暘咸若兹豈眇躬之能假時惟上帝之弗達是用眞玉陽巨莅牲泰時嚴配烈祖對邁皇天於是圭景晏潤變穹登鑑二端立而禮無不治六業變而物罔不興靈心載嘉精意咸享受茲介福豈于一人之敢私鑑爽

庶民思孜萬邦而其慶我有奐號據於藏屬烈嚴作善降之百祥既茂膺於純嚴惟天佑於一德可共翼於丕平向賴三事股肱百辟文武咸屬同實之業永[illegible]無疆之休　四庫原校云東都事略崇甯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此書失載年號以月日及赦文攷之當在是年也謹案是年十一月辛未朔丙申月之二十六日也敕文云九廟垂休者東都事略是年八月建九廟詔已祧翼祖宣祖廟竝復云鑄金象物者續長編是年正月用方士魏漢津議桀鑄九鼎也）

詔令來興建學校廢罷科舉欲考士素行以絕倖冒務得實材然慮州縣未能奉承詔令人未勸向尙有遺逸致多士未盡在學或艱於考選校定所取上舍內舍生不敷額數或學宇卑陋食飲疏薄未足以稱朕教養待士之意已差提舉學事官分詣天下仰疾速徧行所部推原法意有不如令者按罪以聞除將來科舉一次外竝由學校升貢（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據十朝綱要此詔在丁亥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罷發解省試取士必由學校升貢文獻通考卷三十一載詔曰

（神考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舉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方成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又與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勸勵學者至矣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於學校其詔天下將來科場取士悉出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庶幾復古治迹統類引羅靖雜記云崇寧三年罷科舉三年歲貢法成三舍天下教養人爲士二十一萬餘員爲屋九萬二十餘楹費錢三百四十萬緡米五十五萬餘石〔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一月幸太學及辟雍〔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竝繫於十一月甲戌元刻本續宋通鑑書十二月二字誤也今正玉海卷一百十三云崇甯三年十一月四日甲戌幸太學辟雍書手詔賜司業吳絪等學官遷秩賜章服兩學授官免舉賜帛宋史云賜吳絪蔣靜四品服治迹統類云論定之士鄭南程振朱丁棻祖義汪至平林徽芝等十六人）

十二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庚子朔）乙丑嘉國公蔡京進封衛國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五

徽宗

崇寧四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午朔）丙戌詔於帝鼐宮立大角鼎星祠以導迎景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禮志七有周鼎星君帝席星君大角星君諸名竊疑此大角即壽星爾稱所云壽星角亢也宋史天文志三周鼎三星在角宿上大角一星在攝提閒帝席三星在大角北天文志之大角即爾雅角亢之亢似以屬壽星爲合）

乙未尚書省言準詔罷水磨茶場（〔案〕詔罷行水磨茶場三年五月辛丑可考）許客人通販每年息錢令朝廷管認勘會水磨係元豐舊法不可罷欲並存留但罷官差人動磨召磨戶六十戶承認歲課三十萬緡每月均納一切條禁並依酒戶納麴錢法磨戶賣茶並以舊茶場地分爲界水磨應均節水勢令汴河都大使臣依舊主管任滿無阻滯者減磨勘三年住滯者科罪商賈販茶入京與籍定鋪戶從便交易仍置收茶錢庫隸提舉京城所留見今茶場官吏主管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案〕文獻通考十八卷云是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行所在州縣或京師請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篰官爲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馬氏云是年所行通商之法但請引盤苛於祖宗矣本文未見今附此）

丙申呂惠卿遣管勾機文字徐申勾當公事錢秉賫本路守禦圖冊并劄子詣闕進呈上令諭惠卿曰此事乃安不忘危無事時做了極好合措置事便逐漸奏來（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案〕宋史本紀丁酉日編年備要云先是蔡京請以童貫爲帥蔡卞阻之京密請不已內批降貫熙河帥兼節制秦鳳京又檢元豐李憲例與樞密同呈下於上前作色曰內臣爲帥非盛世事貫聞臣此言必不喜然朝廷事體可惜上曰可罷貫秦鳳）

（卄日若此甚善卄退京與執政吳居厚張康國鄧洵武輩渠之卄乃求去命知河南府未幾除貫熙河蘭湟秦鳳諸路）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子朔）己酉中書省言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次舍之衆寡爲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又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蓋王宮之內有士庶子爲衛而士庶子者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逮漢以郎執戟宿衛殿中舉衣冠子弟充選至唐遂分三衛五府其法詳密令殿庭設仗悉以禁旅而士庶子之法未能如古欲依前世擇賢德之後勳戚之裔以待軒陛庶幾先王宿衛之意今倣古修立三衛郎一員治一府之事秩比大中大夫三府中郎爲之貳文武各一員秩比朝議大夫日率其屬直于殿陛長在左右立于起居郎之前各分左右文東武西在都承旨之後仗退治事于府博士二員秩比承議郎主簿一員秩比宣德郎博士掌教導校試親勳翊衛郎程文講書武藝　親衛府郎十員秩比朝奉郎中郎十員秩比承議郎　勳衛府郎十員秩比通直郎中郎十員秩比宣德郎　翊衛府郎二十員秩比宣義郎中郎二十員秩比承事郎親勳翊衛郎文武各四十員分左右侍立給衣帶紫羅義襴窄衫鍍金雙鹿束帶執長柄八瓣骨朵親衛立于殿上兩旁勳衛立于朵殿翊衛立于兩階衛士之前三衛郎依給舍中郎依少卿餘依寺丞　親衛官以后妃嬪御之家有服親及翰林學士并管軍正任觀察使以上子孫勳衛官以勳臣之世賢德之後有服親大中大夫以上及正任團練使遙郡觀察使以上翊衛官以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并以親兄弟子孫試充直退皆入府誦書各占一經一月一私試季一公試習武藝者許赴武學親勳翊衛郎許年十八以上人才秀整武班即兼有材武之人親衛承務郎已上大使臣親勳翊衛許通選人小使臣各召六曹郎官武官正任團練使以上二員保明文臣令太學官武臣令武學官試以合格人聞三省審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云詔旨太繁此用實錄所修稍增之本紀但書置三衛中郎等官案長編卷二百四十三熙甯六年三月癸亥原注引陳瓘論略云安石欲變宿衛之法託于先訓三衛作于後漸危根本忠義寒心人皆歸罪于卞京安知謀發于私史哉）

乙酉詔元祐姦黨五服內親屬不許保明充三衛官親勳翊衛郎知同保係籍元祐姦黨五服內親屬而不告者處斬（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又卷百二十八案卷百二十八作己酉日誤卷百二十二作乙酉爲是）

辛卯（案長編卷三百二十二卷三百二十五卷四百五十詳載元豐五年四月辛亥四月戊寅元祐五年十一月壬申詔定佩繫金魚制度原注均云崇甯四年二月十二日可考案原文已佚元豐五年四月元祐元年十一月俱足參原注又云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崇甯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今已俱佚）

乙丑改三衛郎爲三衛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兩書案宋史本紀二月甲子日是月庚子朔蓋二十五日也）

閏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巳朔）辛未詔應諸路州學據學糧餘數額外增養學生並依額內人條例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壬午詔諸州縣生徒試補入學經試終場及自外舍陞

內舍者免身丁內舍仍免借貼上舍即依官戶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壬辰（案畢通鑑作壬辰二十四日據補）知大名府呂惠卿罷節度使爲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惠卿再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表詞有明昭先烈以推美於泰陵闊略微文用保全於蔡邸言者論其引喻失當特責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初次上表乞弟諒卿出籍在三年十一月癸巳）

丙申王彭年贈諫議大夫（長編卷四百二十二元祐四年二月丙辰王彭年二奏蘇軾誣謗俱不報崇甯末乃檢會施行原注崇甯四年閏二月二十八日丙申贈彭年諫議大夫檢會施行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詔河陝諸路各置招納司案李埴十朝綱要閏二月己巳朔置河東陝西諸路招納司）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戌朔）丁未詔願試三衛官依鏁廳人

例仍依條破劵（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庚戌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特令致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戊午宰臣蔡京言九鼎告成詔于中太一宮之內爲九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皁東北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皁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風鼎其色緑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

冬幣用皁八鼎皆爲中祠祭饗用素饌其樂舞帝鼐奏嘉安之曲迎神奏景安之曲初獻升降奏正安之曲亞獻奏文安之曲文舞曰帝臨嘉至之舞武舞曰神娛錫羨之舞八鼎皆奏明安之曲迎神送神奏凝安之曲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亞獻奏成安之曲帝鼐銘御製八鼎銘寶京爲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云政和會要祭鼐鼎篇云崇甯三年二月以羽士魏漢津言備百物之象鑄鼎九四年三月告成與御製九鼎記年月不同蔡條國史後補與記同與會要不同今以會要爲據于三年二月末載始鑄九鼎并取御製九鼎記及蔡條云云附此後御製九鼎記其略曰朕荷天顧諟相時撰事庶幾有成然世俗單見後聞之士驚心愕聽胥動以言朕取成於心請命上帝屛斥邪言乃詔有司允徒過事以崇甯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國之南鑄之中曰帝鼐後改爲龍鼎金二十有二萬斤鎔治之夕中夜起親炎光燭天一鑄而就上則日月星辰雲物中則宗廟朝廷臣民下則山川原隰墳衍承以神人盤以蛟龍飾以黃金覆以重屋既而羣鶴來儀翔舞其上甘露咸于重屋屋之下不還之

器萬世承國萬物東作于時爲春故作蒼鼎後改曰齊以冀齊魯萬物南訛于時爲夏故作彤鼎後改曰明以冀荊楚平秩西成於時爲秋故作晶鼎後改曰舊以冀秦茲平在朔易于時爲冬故作寶鼎依舊以冀燕道西北之區爲乾物以資始鼎曰魁鼎後改曰健西南之區爲坤物以資生鼎曰阜鼎後改曰順東北之區爲艮艮爲終始鼎曰牡鼎後改曰銘東北之區爲巽巽以申命鼎曰風鼎後改曰潔于以贊天地之化協乾坤之用道四時之和遂品物之宜消水旱之變弭甲兵之虞一夷夏之心定世祚之承非上帝博臨宗廟眷祐何以臻此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云崇甯四年歲次乙酉製造九鼎置造官魏漢津狀云承丙降鑄造鼎鼐內帝座鼐如天之正畢之數外有六圖若易之六爻之象中疊五重以應九五之龍惟上九處之其五重謹案御旨合用萬年松化石并龍牙石各一尺二寸爲一重用松石一塊周圖第二圖用龍牙石一塊亦用寶器捧第三第四圖各用松石一塊亦高一尺二寸第五圖用龍牙石一瑰如乾之六爻上爻之所有合用龍牙石併萬年松化石閣自皇祐開西川取到祇備造鼎令見在城東南王仙觀內有北石五毀松石三龍牙石二並堪充令津鼎中五圖煙用伏望詳酌特賜指揮下所爲取索前來應付據魏漢津狀稱皇祐閒西川取到祇備造鼎乃知仁宗朝已嘗議造九鼎矣紀事本末不載此狀長編於皇祐開亦未載西川取松化石文今姑附此以備參考

（程大昌演繁露卷六崇寧四年鑄景鍾大晟樂書具載其制曰景鍾垂則爲鍾仰則爲鼎鼎之中大爲九斛中聲所極九數退藏則八斛有一焉）

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略司奏已收復銀州乞賜名仍乞知州已下官屬並從本司奏辟詔依舊爲銀州除知州已差人餘依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本紀三月戊午復銀州與實錄同詔旨無之收復銀州實錄極不詳須尋陶節夫事跡修入蔡絛史補云收復銀州百僚入賀虜使不肯就列按收復銀州乃三月二十一日虜使見在四月四日此必絛妄說初草十二月二十九日敕樞密院節子鄜延路經略司奏進築銀州自三月五日下手至九月畢工勘會到一行官屬分立等第並乙優與推恩數內丞制張祖寧奉旨與轉一官此月日當考陶節夫家傳乙酉春夏人又點集與本路綏德軍相對久之諜者言夏人引其兵東矣先公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頗從至有引永洛事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通至麟府此去不踰旬奈何先公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軍不我從我當以二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遣耿彥端爲都統制而二子從之云云疾驅至銀州夏衆來拒者猶萬人我師即陳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築舉夏人果趨涇原援蕭關築事洎聞城銀州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至城下顧瞻無可奈何而退紹聖間呂惠卿帥延朝廷有意取銀州惠卿難之至是朝廷嘉先公計之審取之易無橫費而成此茂功西上閤門使康州防禦使權發遣保安軍耿彥端西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知威德軍杜大忠朝請郎新提舉鄜延路弓箭手陳豫降授內殿崇班新知銀州王舜臣朝散郎權陝西路轉運判官錢昂等十一人各遷一官賞收復銀州功也）

己未龍圖閣直學士鄜延路經略安撫使陶節夫遷一官改樞密直閣學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置青海馬監〔案〕宋史本紀作丙寅日編年備要云時馬政不修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於三路給牝養馬於是令青海之側置馬監蓄牧〔又〕以趙挺之爲右僕射挺之爲門下侍郎奏曰令內外告大臣之黨若以忠告於陛下者乃指爲懷異議沮法度此大臣忠入議己之私欲以杜天下之言爾又以私恩陰結衛士增侍立食錢皇城巡舖增月給錢又因小臘撈降請上登橫受之如南郊禮支賞此皆京用私恩以牢籠士卒爾願陛下深察之乃有是命後京與挺之爭權挺之屢陳京姦惡力請補外而上不允〔案〕宋史本紀甲辰日編年備要載挺之奏校

詳云瑗皇城置巡鋪卒日給錢百五十挺之奏巡鋪卒祖宗以來月給錢五百今乃頓增四千五百比前加十倍云云遂有是命六月罷與宮觀通鑑續編六月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宋史本紀薛氏畢氏通錄罷在六月戊子〔又〕西羌溪賒羅撒居臨哥城誘夏國入寇迫宣威城下寨隴右都護高永年劉仲武兵發兵禦之仲武大敗永年據兵皆所招舊部熟戶執永年以叛爲溪羅巴所沒乘勝犯熙河城楊惟忠募敢死士接戰殺其酋而還〔案〕宋史本紀載是月夏人攻塞門砦不繫日十朝綱要繫戊午日下云鄜延路奏已復銀州詔賜舊名溪錄撒增兵四萬攻宣威城甚力又攻臨宗砦編年備要云永年仲武發五萬人禦之出西寧城未三十里而賊至仲武欲持重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羌人遂乘勝犯熙河城中羸卒四千城主楊惟忠以便宜發常平錢募士虜有善承者所擊樓樓擁折惟忠以一矢危之賊大賊乃開門拔職殺其酋而還初王厚之功多出永年至是乃奏永年不棄約束事任新羌既坐受縛又不能死乞寢贈典上以永年死義怒親書仲武及五路帥臣十八人命侍御史侯蒙制勘于秦州厚亦罷職聽命于秦州侯蒙往制勘之恭雄權熙河蘭會路帥蒙至秦州上言曰漢武之發王族不加秦穆之赦孟明蒙聽蓄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斃而蜀國經虜既殺吾一都護而將臣十八人申乞以死是虜得志也夫人自戚其支體欲身之不病得乎上即日赦仲武等詔蒙還朝厚亦上疏自辨願坐誅竄赦請將使立功自贖三詔厚入朝未幾厚至卽召見厚詔罪請屬吏上慰諭之厚辭所復官未說命遂就第賜告命提舉醴泉觀寧朝請宋史燕雄傳高永年死西甯諸戎阻絕起雄權經略熙河輯復新邊）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辰朔）癸酉尚書省言崇寧監製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觔十兩用銅九觔七兩二錢鉛四觔一十一兩六錢錫一觔九兩二錢除火耗一觔五兩每錢重三錢十錢重三兩詔須樣於諸路仍令赤仄烏背字畫分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立錢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仄及烏背書畫分明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使來言朝廷出兵侵夏令大邊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蔡京請虜書悖邊京草制書言甚與上令易之日丙狀當示包容令西邊方用兵北虜不宜開隙〔案〕宋史本紀辛未遼遣蕭

良來聘十朝綱要云四月辛未遼國使蕭良高端禮入見畢氏通鑑考異云遼史天祚紀乾統二年六月李乾順爲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遼乾統三年十月夏國復遣使求援乾統四年二月夏國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乾統五年正月夏國遣李造福求援且乞伐宋此夏國求援於遼之始末也是年遼以族女嫁夏國主始遣高端禮來請罷兵其議未成次年復使蕭德勤崇等來定議耳宋史止書崇甯四年蕭良來聘於前後情事不備從遼史書遼樞密院直學士高端禮來聘通鑑續編云夏主連年請婚於遼遼以其族女南仙爲成安公主嫁之）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酉朔）戊申詔前降元祐姦黨五服內親屬不許保充三衛官及知同保有犯不告條內五服字上各添入本宗二字　又詔元祐姦黨係籍除情罪人子不得到京師及不注知州知縣差遣外父子孫兄弟並餘指揮並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癸亥河東提舉學事言絳州州學申荊國公王安石未有贊國子監乞依鄒國公例詔學士院撰贊頒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學士張康國鄭洵仁也不知撰贊者誰嘗考贊曰孔孟云遠六經中微斯文載興自公發揮推圖道眞啟迪羣迷優入聖域百世之師陳權尊堯集序可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林攄報聘案宋史本紀壬子日遣林攄報聘於遼續宋資治通鑑連上爲文故省於遼二字十朝綱要云壬子命林攄爲遼國回謝客省使高佚副之林攄遼史作林沬又據遼史於五月壬子遣曾孝廣王戡而林攄之遣在十二月乙巳事必有一誤然考是年十二月甲子朔無乙巳日則遼史已見舛誤而畢氏通鑑乃據遼史改置十一月內據陳通鑑則十一月爲林攄由遼還朝日月編年備要云蔡京欲開邊釁乃以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於遼京密諭攄令徼怒之入境即盛氣而往見虜主既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令逾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甯節又築虎徑嶺馬練川兩堡入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非所以踐脩和之意也虜主出不意爲得貽久之通鑑續編是年冬十一月書林攄還自遼有罪貶知潁州云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起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滌亦污以矢溺使飢渴無所得如是者三日乃

遣還凡賚賜祖稿告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爲失禮來言始出之東都事略林攄傳云時朝廷用兵西方遼人遣使爲請命都報聘攄至虜廷盛氣言曰夏羌數寇邊罪在不救北朝屢遣使勸和嘗俟其服然後可副勸和之意虜廷君臣皆不答及辯虜主欲爲夏人求復進築城砦攄曰北朝往日夏人不庭亦嘗取害隆鎮令遣之乎虜不勝憤雲麓漫鈔卷四云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御無口耳王林詞屈罵之幾等命被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奏上朝廷一時爲降黜後以其罵虜進用至中書侍郎考攄爲中書侍郎在大觀二年九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三攄時奉使至北而北主已署縱則必令我習其議也攄不從因力強不可東都事略云北主欲爲夏人求復進築城砦攄力折之主不勝其忿既遜館給以宣旨使降階號翼以國書授攄引故事行之與蔡絛所載又異陳通鑑謂攄爲中書侍郎乃蔡京報其瘡覆張懷素獄書是漫鈔謂由罵虜或當日京借此以引薦故漫鈔所載事甚瑣而攄爲中書侍郎實由此行姑附存之以備考）

六月朔（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寅朔據增朔字）丙寅尚書省言訪聞東南諸路盜鑄當十錢率以船栰於江海內鼓鑄當職官全不究心縱姦容惡理須別行措置除廣南福建地里遙遠其當十錢逐路今後更不行使舊有者限一月具數經官驗非私鑄聽官司因事受納轉運使兌換於別路行使餘東南諸路乞依畫一措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云時趙挺之爲門下侍郎繼拜左僕射與蔡京議多不合因極言當十錢不便私鑄寖廣乃令提刑司歲較巡捕官一路所獲多寡）

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爲水浸壞八年（案自元符元年淫潦池壞）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案十朝綱要文獻通考卷十六作二千四百餘畦）積成鹽寶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案文獻通考卷十六載徽宗崇甯元年解州貢考南北團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百官皆賀其後內侍王仲千實董之仲千以額課敷溢爲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

（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候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玉海卷百八十一崇寧四年六月十一日以興復解池鹽宰百官表賀是月丙寅朔則丙子爲十一日）

甲申詔以興復解池撫定西邊曲赦陝西河東京西路（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庚寅詔陝西提舉鹽事康評解州通判呂潛御前處分多不遵稟議論偏曲沮抑種鹽不務公心堅執己意不欲究治顯示戒懲可並放罷送吏部別與差遣以朝散大夫權知解州李百祿同管勾措置解州兼提舉陝西路茶鹽香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辛卯尚書省言勘會解鹽興復除已降朝旨給新鈔支鹽通行陝西一路外其自來朝廷非乏應副陝西糴本等一例給降鹽鈔竊慮與請新鹽鈔名色不同別致交互理當重行措置具畫一以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案宋史食貨志蔡京建定河北京東末鹽客運至京及西京袋輸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萬緡如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路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舊解鹽客算東北末鹽及榷貨務人納見緡無窮以收己功乃分解鹽新鈔止行陝西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陶節夫罷經略五路案編年備要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顯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虜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俄京奏使節夫經制五路節夫盡激諸路兵將以城太路城寨人卒不平會上意厭兵宣諭曰北戎遣使和解西邊用兵朝廷既許其叩關請命矣安用經制五路爲乃罷節夫五路之命上既許還西人侵地詔發銀州爲銀川城咸德軍爲石堡寨節夫奏言既城銀州又得石堡而夏洪宥皆在吾顧盼中矣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壘巢穴籬落淺露可以計取此豈可棄也又陳異日取興靈之策甚備章屢上知樞密院張康國因力陳節夫之奏爲是趙挺之曰節夫狠戾無比專爲蔡京用若使節夫在鄜延必須百端沮抑西人無由叩關請命明年夏上移節夫熙州未數日康國再陳鄜延非節夫不可爲遂令節夫依舊在任此事宋史本紀不載罷日不可考又節夫本傳云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銜夏人欲納款塞拒復納放牧省執設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陳取興壘之築加龍圖閣直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齊秦二州廢銀州威德在五年四月可考）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申朔）甲辰制造大樂局鑄帝鼐八鼎成宣德郎大司樂劉炳轉一官賜五品服沖顯處士大樂府師授大樂局制造官魏漢津爲沖顯寶應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劉炳通鑑續編作昺宋史賜名與漢津同崇寧二年正月蔡京擢薦見前注）

甲寅御批元祐姦惡即今皆有墳寺歲度僧行及紫衣師號等尚如故未曾降指揮衝改可令從今並住罷更不施行以戒爲臣之不忠者禮部勘會呂大防韓維司馬光韓忠彥傅堯俞孫固鄭雍曾布胡宗愈黃履蔣之奇陸佃文彥博呂公著李清臣王巖叟蘇轍張商英劉摯十九人所管墳寺詔本身所乞寺額特免毀拆不得充本家功德院並改賜敕額爲壽寧禪院別召僧住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丁巳詔方田路分令提舉司體量稅賦最不均縣分每茂逐州先方一縣如五縣以上先方二縣災傷權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文獻通考卷五載五年詔諸路見行方田切慮民間被方不均公吏騷擾乞取難禁除已方外權罷據宋史本紀五年正月丁未因太白晝見權罷方田）

尚書省言廣南福建路最係產銅去處已降朝旨逐路更不行使當十錢其本路自合鑄小平錢外有所合應副上供及起發住行使當十錢路錢數並合依舊鑄當十錢乞專委逐路轉

運判官措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分福建廣南冊行用第鑄以上供及給他路）

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謹酌地遠近之中割移縣鎭分置四輔南以潁昌府爲南輔割汝州之郟縣隸之凡七縣東去南京道里差遠今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割南京甯陵楚邱柘城京畿之考城太康隸之凡六縣西以鄭州爲西輔割西京密縣隸之凡六縣北以澶州爲北輔割北京輔城南樂隸之凡七縣四輔郡並依節度州以大中大夫以上充知州事置副總管鈐轄各一員知州都總管餘依三路帥臣法各屯馬步軍共二萬人積貯糧草每州五百萬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云輔州改爲拱州在八月十三日趙挺之手記京置京畿四輔郡每以兩制一人知州事屯兵各二萬人京意蓋欲以密親如宋喬年胡師文等爲之則兵權歸己矣京初欲逐殿前指揮使王思以己私人代之臣挺之因對奏云思受陛下聖恩除節度使殿前指揮使思武人願懷感激今京欲逐之願陛下留以衍衛上然之思遂不逐京遂謀爲四輔屯兵之計王思除殺神建節在大觀二年正月此時挺之已死手記必誤或是在三年正月除殿副時蔡條史補都臣皆宣武軍也地坦平旁無險固會公自爲侍從時已數其無戎備矣又上即位每好下問故臨朝詢聽左右侍御之臣魯公微意欲稍革去宦官親近由是崇甯中力陳祖宗萬將兵于幾內縣不唯就糧蓋以防微杜漸馬但制度狹小今宜法前意做漢三輔盡萃兵于輔郡仍各增屯至五萬人以近臣領之季一人奏如故事遂置四輔又設三衛置三衛侍郎主之擇大臣勳戚子弟及儲士爲親衛勳衛翊衛郎然四輔始置兵亦未及五萬制度猶未就時三衛諸郎既多勳戚子弟或不能副上意者時謗言至謂魯公反設此以四人主由是四輔三衛皆遽罷難魯公亦不敢言復也具後上果聽任宦者說年又亦稍厭之每臨朝御幸至無所詢頭其應對者多察視親事賞之徒俯及北狄犯順舉兵而南自越大河略無扞蔽遂直抵闕下四輔之制良可借云【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蔡京謂汴都無險置四輔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改輔州爲東輔以鄭州爲西輔以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以侍從之後四路總管皆京之門人）

御筆手詔應上書奏疏見羈

管編管人可特與放還鄉里仰州縣長吏及監司取責親屬保任其身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法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原注云此詔當有啟之考【案】九朝編年備要云御筆手詔放上書見羈管人還鄉御筆手詔始此）

癸亥宰相蔡京等追呈庫部員外郎姚舜仁請即國中癸巳之地建明堂繪圖以獻上曰先帝常欲爲之有圖見在禁中然考究未甚詳京曰明堂之制見於禮記周官之書皆三代之制參差錯不同學者惑之舜仁留心二十餘年始知周官考工記所載三代之制爲文各互相備故得其法今有二圖一其齋宮悉南向一隨四時方所向上曰可隨四時方所向仍令將作監李誠同舜仁上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原注【案】原注據爲七月二十七日事今據朔閏考核之二十七癸亥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梁子美將漕河北傾漕計以市寵至用三百萬緡市北珠以進者召爲戶部尚書【案】編年備要云此事繫七月續編年資治通鑑上脫七月二字屬六月矣今依備要編大據備要北珠皆自虜中來虜人始欲禁紀或曰中國傾府庫以事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困矣因聽之虜酋後益騙遂從而慕向爲至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不騎其求遂叛而子美在部五年竟以戶部尚書召還都發運使首以羨餘進者崇甯閒自梁子美胡師文始監司部守不待詔命首以土物進者政和閒自盛章宋昇始也考北珠即東珠出混同江海東青鶻名俊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異出黑龍江左右）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丑朔）丙子詔改東輔州爲拱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云實錄但云改東輔爲拱州沒其當月州名今增入【案】宋史本紀大觀四年十一月丙戌罷拱州爲襄邑縣十二月癸酉升拱州爲保慶軍拱州文獻通考及宋史並云屬京東西路宋朝事實以爲京東東路）

壬午李誠姚舜仁進明堂圖上謂誠等曰聖人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宗祀文王於明堂配以考兩者當並行明堂之禮廢已久漢唐卑陋不足法宜書三代之制

必取巨材務要堅完以爲萬世之法遂詔依舜仁等所奏奏明堂圖議唯不得科率勞民（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原注〔案〕原注作十八日據朔閏考爲壬午日）

甲申奉安九鼎于九成宮（紀事本末卷二十八〔案〕容齋三筆卷十二云九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

乙酉幸九成宮酌獻（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云蔡絛五行篇崇甯四年三月鑄九鼎其制皆以九州水土內鼎中及奉安于九成宮翌日車駕幸之以禮焉至北方曰寶鼎者上方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于外然鼎金既厚水又久在其中不應及上行禮而作故魯公私怪之殊不樂于是劉昺進言曰鼎之水土皆取九州之地中獨寶鼎取水土于雄州界并燕之正方地豈爲此乎當時尤以爲神然其後終于北方致亂）

丁亥庫部員外郎姚舜仁言伏聞神宗皇帝嘗詔侍臣欲考古三雅之制開明堂辟雍以發政施仁其初志蓋

將以追配黃帝三代之治元祐紛擾之後紀綱法度靡復存者陛下天縱之聖獨見於昭曠之先而執政大臣相與發明神考之遺訓肇建外學規制辟雍而弦誦之音遍於天下茲盛德之舉也又曰今陛下恢復先烈蒐講上儀體虞庠之制立近郊之學即丁未之方辟廱之教與夫區區之漢唐增煥祈年之館大營避暑之官萬萬相遼矣臣伏願陛下上規黃帝三代之遺制下采戴禮經傳羣儒之碩論即國之東丙己之地正明堂之大禮革皇祐權宜之設定崇寍不刊之規具大駕之鹵簿備五路之禮容俾夫旗物舒布於國門鼓吹徐引於馳道萬國諸侯咸覲於縟禮四方賓客咸觀於盛儀則列祖在天罔不來格上帝時歆罔不顧諟陛下雖未及登封泰華之巔禪地汾陰之北而橫經四學閱禮三雍臨辟水以擧羣英之綱御明堂而受四海之贄顧不盛哉又曰臣謹考古禮繪成圖式以獻其制中爲一堂上設重屋太室居中四阿重屋四門四堂各爲一室其八室以通八方以擬八卦外闢四門以示明四目達四聰之義四面各爲五門以應五行皆法禮記明堂位之文堂脩十四步其廣十四步二分步之一應周官世室之制其崇九尺以應周官一筵之數門堂取則於正堂三之二其脩九步三分步之一其廣十一步三分步之二其門堂各爲一室取則於門堂三之一其脩三步十分步之一其廣三步六十八步之五十三室居中其脩四步其廣四步三分步之二四阿重屋各爲一室其脩三步

其廣三步二分步之一每室爲四戶以法四時四旁爲八窗以象八節皆法三代之制總而計之凡九室以象九州三十六戶以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以應七十二氣九階以周天之道九上圓下方以體天地之形四隅無壁以法皇道之四達戶設而不閉以示不藏室覆以茅貴其質也東序西序合二百一十有六乾之策也驗之於古則有稽參之於禮則不悖奢不至靡儉不至陋號爲崇甯明堂定制之圖爰漢歷唐茲禮殆廢舉而行之意在今日千載一時超絕邃古臣愚妄議典禮死有餘罪（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戊子詔曰朕若稽先王饗帝之義嚴父之禮布政之居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對越在天以孝以享朕

承祖宗積累之緒永維先帝盛德休烈懼無以稱而宗祀之報尚有闕焉中夜以興怵惕靡究比詔有司審加論定具圖來上於禮有稽追三代之墜典黜諸儒之異說作而成之庶幾乎在朕將秩禮祇載昭事上帝佑我烈考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其姚舜仁所奏明堂圖可依所定營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原注云蔡絛言先是崇甯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宰相蔡京等追呈庫部員外郎姚舜仁請即國丙己之地建明堂繪圖以獻上曰先帝常欲爲之有圖見在禁中然考究未甚詳京曰明堂之制見於禮記周官之書皆三代之制參錯不同學者或之舜仁留心二十餘年始知周官考工記所載三代之制爲文各互相備故得其法今有二圖一其齋宮悉南向一隨四時方所向上曰可隨四時方所向仍令將作監李誡同舜仁上殿八月十八李誡姚舜仁進明堂圖上謂誡等曰聖人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宗祀文王於明堂配以考兩者當並行明堂之禮廢已久漢唐卑陋不足法宜盡用三代之制必取巨材務要堅完以爲萬世之法遂詔依舜仁等所奏明堂圖議唯不得科率勞民仍令學士院降此詔云〔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四云崇甯四年詔營明堂已度地鳩工俟過來歲取旨興役明年以彗出西方遂詔罷之政和三年八月詔立明堂於大內之丙地徙秘書省於宣德門之東以其地爲之）

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曰（〔案〕薛通鑑列此詔於九月朔鼎樂成下云是日初用新樂九月非刱用也許說誤載）道形而上先王體之協於度數播於聲詩其樂與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緒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穀順成南至夜郎牂柯西踰積石青海罔不率俾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逾遠遺聲復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蓋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豈朕之德哉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

和萬邦與天下共之豈不美乎其舊樂勿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原注云〕實錄不載詔旨亦不載本紀於辛卯書賜新樂名大晟置府建官〔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作大晟樂編作備要云初蔡京用魏漢津作樂漢津取尚書身爲度之義以上作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上中指爲黃鐘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京爲緣飾之劉炳請改定二舞名仍分九成得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取象治功賜名大晟樂置府建官舊制樂掌於奉常至是大晟府以司馬樂及典樂爲長貳復置樂令協律禮樂始分爲二大觀初頒新樂于天下先是端州忽上錫器驗其款識爲宋成公之時物而端州上興王之地故詔文有曰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初京令其子攸提舉大晟府而父子自爲異論各引曉音樂之士朝奉大夫任宗堯京客也進士田爲攸客也並爲典樂大晟樂舊用中正聲若每月中初氣即用中聲正氣即用正聲爲謂中聲非是當去中聲與正聲分大少二音宗堯謂六律爲大六呂爲少爲又謂非是蓋律呂各有大少攸主爲之說以奏于上重和秋遂詔樂止用正聲己頒中聲樂也緒禮制局改正爲既無所傳授樂遂大壞始成試于政事室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既遂用之于明堂而其聲益散矣大觀四年給事中蔡韙言陛上以身爲度因帝指之尺起鐘律之制奏郊廟八音克諧願頌指尺以同五度五律五量五權之法從之文獻通考卷百三十云八月新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隊詔賜名大晟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以其樂施之郊廟朝會并舊樂不用又詔春秋釋奠賜宴辟雍貢士鹿鳴聞喜宴悉用大晟樂屏去倡優淫哇之聲仍令選國子生散習樂舞）

辛卯大理寺卿曹調少卿李孝稱中書舍人張閣許光疑各以本職進對上謂閣曰昨日新樂如何閣對曰昨日所按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於樂器莫不皆應古制竊初按時已有翔鶴之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聞此和聲但同鳥獸蹌舞而已閣因奏被旨以古州等處納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柯夜郎之地閣對曰牂柯夜郎接連南詔最爲荒遠所謂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緣征誅文

告之煩舉國內屬非陛下文德誕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諸陵在天之靈亦當顧享次光疑奏曰昨日按新樂臣忝侍從之末得預榮觀不勝幸甚上曰八音克諧光疑曰此聖德所致可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至如陛下收復青唐趙懷德歸順近古州二千餘里盡內附今正功成作樂之時上曰盡出詒謀光疑曰神考勵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繼善述何以致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壬辰詔應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責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劉正夫使遼林攄使遼而失虜情故虜使來正夫酬對敏博與北人議皆如約上嘉之案宋本紀壬辰日此年爲遼史乾統五年正夫遼史作正符遼史云冬十月己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曹穆來告遼乾統六年乃宋崇甯五年蓋林攄使遼據宋史在崇甯四年五月壬子據遼史則當在崇甯四年十二月乙巳正夫使遼據宋史在崇甯四年八月壬辰據遼史則當在崇甯五年十月己亥日月多不合畢通鑑考異云是年十月宋遣劉正符來告宋史徽宗紀載于四年八月不應逾年之久始抵遼庭今改書於今年八月庶與遼紀不相牴牾稱疑畢說殊謬若從宋史即應在四年八月若從遼史即應在五年十月今畢氏既從遼史載之五年又從宋史繫之八月是誠騎牆之見與兩史又無不牴牾矣況續編年通鑑及九朝編年備要於崇甯五年三月均載遼使來爲夏人請地事編年備要載遼使蕭保先牛溫舒來考遼史乾統六年正月辛丑遣蕭得里底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蕭牛以正月奉使三月抵宋事又較合然則正夫議如約在四年八月而告以與夏通好或在五年復遣往遼與此爲二事攄續編年通鑑則於五年三月後載遼使來請地然則劉正夫必當再遣往遼報聘告以通好此時則是初議始疑如約未竟與夏通好至六月夏人納款則始通好而後遣使遣遼前後情事具有可徵史不具載姑以存參李埴十朝綱要於庚寅日下云詔禮部侍郎劉正夫充北朝國信使以林攄銜命未還虜繼遣）

（至故先命正夫報聘）

（又置蕃學於熙河蘭湟路案十朝綱要壬辰日詔宋朝事實卷十八熙河路有蘭州會州湟州蘭州元豐四年收復崇甯二年置蘭泉縣會州元符二年收復崇甯三年置縣敷文湟州大觀三年賜嚮德軍額宣和元年改爲樂州蘭湟會三州名宋史本紀於正月庚午朔云改蘭湟爲蘭會）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詔用新樂（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又卷百三十五案通鑑續編云帝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詔于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魏漢津賜漢津號嘉成侯漢津尋死于京師年九十矣）

己亥制曰朕聞先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今天下承平休養日久垂髫幼稚在所樂育仰學事司州縣長吏多方勸諭令入小學依大學例量舍支數破與飲食其考選校試之法仰三省措置取之制庶幾有造之時（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文獻通考卷三十六載五年頒規約州隸教授縣隸學長其小學生皆自備餐錢附食）

大赦天下制曰朕承祖宗之烈宅兆民之上任大守重靡敢遑甯思持盈守成之至難念繼志述事之攸濟選用眾正共圖康功內則講修憲章興熙豐既墜之典外則攘卻戎狄復版圖已棄之疆恢雝泮以賓賢能招巖穴以取遺逸隆九廟以尊祖戢五兵以阜民荷天降康方夏綏靖星軌循序年穀屢豐南至夜郎牂柯西逾積石星海鶻風請吏稽首來庭永惟天命之至隆宜有靈承之丕應若時夏后幽贊成能命九州之牧而貢金貫三才之命而制器是爲大寶三代奉之千載以還百王敢議邇者得隱逸之士草茅之賤窮制作之妙於範圍之先乃因天之機以身爲度懷大象以立極興神物以前民上承天休下奠坤載以篤邦家之慶以協神人之

和宜大澤之肆均與羣臣而共慶可大赦天下於戲有典有則纘禹之功卜世卜年過周之歷惟天之所祚者厚則澤之所施者鴻布告遐邇宜體朕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御筆手詔元祐姦黨誣詆先帝罪在不赦屢屈常憲貸與之生屏之遠方固無還理棄死貶所豈不爲宜今先烈紹興年穀豐稔鑄鼎以安廟社作樂以協神明嘉祥薦臻和氣浹洽肆頒赦宥覃及萬方興造邦誣久責遐裔一夫失所朕尚惻然用示至仁稍從內徙服我寬德其革爾心應嶺內移荊湖荊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惟不得至四輔畿甸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外依下項州軍一今來朝廷寬恩所移州軍不見得地里遠近切慮所移卻有遠近妨礙去處不同限指揮到五日內許經州自陳乞去處本州入急遞申尚書省即不得陳乞非合移路分及拘礙去處如願依舊者亦聽之一今來係特降詔許量移今後有司不得用例檢舉量移違者以違制論罪一量移諸州人離州日並免伴送具起離及到日申尚書省鄒浩昭州（案編管昭州在二年正月乙酉）移漢陽軍陳次升循州（案二年正月乙酉除名勒停建昌軍居住二年八月丁未移循州）鄂州余爽封州移潭州范正平龔州（案紀事本末三年四月甲辰日正平作平仲）移岳州范柔中雷州（案九年十一月甲辰編管雷州）移全州任伯雨昌化軍（案編管昌化軍在二年正月乙酉）移道州陳瓘廉州（案三年四月甲辰廉作連紀事二年四月乙酉及宋史本傳同此作連者誤）移郴州黃庭堅宜州（案編管宜州見二年三月辛卯）移永州張庭堅象州（原注二年八月一日自鼎移象三年四月一日卻移桂州案編管鼎州在二年正月乙酉日至三年四月甲辰日移桂州與原注同）移復州龔

夬化州（原注三年八月一日自象移化案三當作二編管象州在二年正月乙酉移化在二年八月丁未可考）移桂陽監李祉英州（案李清臣子二年八月丁未編管英州）移汝州王道韶州（案編管韶州見三年四月）移郴州梁弼瓊州移歸州陳恂南恩州移峽州馬諗南恩州移岳州王履新州（案三年四月甲辰配新州牢城）移歸州郭子旂賓州（案編管賓州在三年四月甲辰）移峽州趙希德賓州（案三年四月脫賓州二字）移荊門軍王長民循州移江寧府張林白州移衡州范純粹鄂州（案三年四月甲辰由常州別駕編管鄂州）移宣州閻守懃全州（案編管全州見三年四月甲辰）移漣水軍王化基高州（案元年九月作建州三年四月己亥同此）移全州曾布衡州（原注廉□舒住案元年九月壬寅衡州安置三年四月同）移舒州劉安世光州（案三年四月甲辰由提舉崇福宮光州居住）移江州孫琮荊門軍（案編管荊門軍在元年十一月甲辰）移海州馬涓澧州（案編管澧州在二年正月乙酉）移荊門軍李深復州（案編管復州在二年正月乙酉三年四月甲辰同）移建昌軍曾紆永州（案二年八月辛酉編管永州三年四月甲辰同）移和州蔡克明桂陽監（案編管桂陽監見三年四月甲辰日）移饒州鄭居簡邵州（原注三年四月二日編管信州）移滁州韓忠彥濟州（原注磁副濟置案二年八月丁未由磁州團練副使濟州安置）移相州范純禮徐州（原注靜江副使案二年八月丁未由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移單州安燾建昌軍（案三年四月甲辰由漢陽軍祁州團練使竄本州牢城與此異）移襄州王古溫州（案三年四月甲辰由溫州別駕編管溫州）移徐州曾肇汀州（原注明年正月十七日復官任汀州在二年七月十五日）移台州朱師復興國軍（案勒停建安軍副配興國軍見元年八月甲辰）移秀州張耒黃州（案黃州安置在元年七月庚戌）移兗州呂希純汝州（案元年十月丙子汝州居住）移河陽王覿臨江軍（案臨江軍居住在二年正月乙酉三年四月同）移潤州豐稷建州（案建州居住在二年正月乙酉三年四月同）移婺州張舜民房州（案房州居住在二年正月乙酉三年四月同）移虢州謝文瓘邵武軍

（案二年正月乙酉勒停邵武軍居住三年四月同）移處州襲原和州（案元年十月丙子和州居住）移湖州吳安遜濮州（案濮原作漢似誤據元年十一月攷云甲辰羈管濮州）移汝州馮說徐州（案編管徐州見二年四月甲辰）移汝州梁安國齊州（案二年五月甲午羈管齊州）移澤州王箴通州（案二年五月甲午羈管通州）移陝州曾鼒歙州（案編管歙州見三年四月甲辰）移單州裴彥臣池州（案編管池州見三年四月甲辰）移廣德軍朱紱福州（案五年正月庚戌敘復知福州）移睦州李穆全州（案三年四月甲辰李穆有二一編管全州一爲內臣編管全州）移鄧州鄧世昌密州（案編管密州在四月甲辰）移唐州王化臣青州（案編管青州見三年四月甲辰）移濟州李之儀太平州（案編管太平州見三年四月甲辰）移唐州江公望南安軍（案二年正月乙酉責授衛州司馬三年四月甲辰南安軍安置）移衛州陳祐歸州（案編管歸州在二年正月乙酉）移廣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云呂本中雜記崇寧蔡京每謂人如劉安世更確擣磽磨亦只說元祐是也京執政久亦時有長者之言嘗有乞將元祐臣僚編置遠惡州郡者京曰元祐人本無大罪止是不合改先帝法度耳其後蔡京得保其首領以未必不緣其有長者之語也）劉奉世沂州移兗州（案據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補此六字百二十四卷五年正月庚戌奉世敘復提舉宮原注云四年九月五日自沂徙兗州此不載奉世移兗之文蓋揚誤遺其文也奉世沂州居住在三年四月甲辰）

辛丑中書省奉御筆向因奉行滄鹽法於陝西增置都大巡捉私鹽等官二員在四十二州軍分南北路巡捉今既興復解鹽並可省罷所領兵卒亦還元差來處其逐用軍管勾滄鹽官吏並可省罷其解鹽所致州軍約束條禁並依自來鹽法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乙巳沖顯寶應先生大樂府師授製造九鼎官魏漢津爲虛和沖顯寶應先生秩比中散大夫賜宅一區田六十頃銀絹各五百疋兩大司樂兼同詳定大樂書劉炳轉三官承務郎張阜轉承事郎左藏庫使副俞隨等二十二人各轉一官大將王恂等六人授三班借職皆以九鼎成推恩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丙午詔諸路方田更不專差官點檢今提舉司於本路見任人內委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宋史食貨志上二云四年指教官每三縣加一員點檢官每路二員未幾詔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過三員）

壬子詔王仲千昨往解池措置鹽種今稍已就緒其隨行人吏特與推恩轉資賜絹各有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丙辰右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復觀文殿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丑朔）己巳詔明堂功力浩大須寬立期限營建俟過來年丙戌妨礙外取旨興功仍令胡師文梁子美各於本部出材本處據合用造成熟材般輦上京其見役工可權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原注云胡師文淮南發運梁子美河北都運實錄但云詔修建明堂俟過來歲興役不顯因由今用詔旨刪修八月二十四日初下詔修建）

庚午朝奉大夫直祕閣熙河蘭湟路經略安撫判官權發遣熙州李忱降兩官言者論忱前爲陝西漕臣詔令措置興復解池忱專欲推行東北鹽法曲加沮抑今解池既興復忱尚云所產皆是硝鹻更五七年亦未知如何恣行詆訾殊無忌憚故有是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未朔）丙辰尚書省言私鑄當十錢利重不能禁深慮民間物重錢濫乞荊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路並改作當五錢舊當二錢依舊又慮冒法運入東北宜以江爲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云凡爲人附帶若）

（封識影此私鑄錢者悉論以法毋得瘞曠其置鑄鑄院蓋將以盡收所在亡命盜鑄之人然犯法者不爲止乃命荊湖南北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爲折五舊折二錢仍慮冒法人東北也今以江爲界淮南重寶亦作當五用焉）

癸亥詔付王仲千陝西鈔法留滯物重錢輕兼秉權細民被害應告身度牒交子錢引之類率皆虧損價直遂致富商坐邀厚利芻糧踴貴職此之由宜子細條畫救弊措置先後以聞時遣仲千奉使陝西沿路有目擊興利除害監司守臣不虞違法及未盡未便事皆得具奏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原注云仲千時任何官當考）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子朔）乙亥尚書省言諸路學校各已就緒其所貢人今來中選多舊日科舉遺落老成之士鄉舉里選之效已見于此士之在學月書季考苟有成材理當不俟歲月便合入貢今倣周官每歲考德行道藝三年大比之意爲歲貢之制俟滿三歲則赴殿試第其高下推恩庶使士益知勉詔大司成兼侍講薛昂等看詳增損修立條約以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原注云送昂等看詳乃十月二十七日聖旨爲歲貢之制乃尚書省建議薛昂等看詳增損耳非昂等創爲也實錄刪修失實令改正案文獻通考卷三十一云四年詔將來大比更參用升舉取士一交辟雍太學其兩以此意論遠士使郎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當官者子弟免試入學而上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不能轂身試補者屢可從挾額應科舉不得如在籍者二舍解試兼與而兩得其貧日老者尤甚病之時人議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故詔書及此而加以審訂未達廢科舉也）御筆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癸巳御筆手詔昨降手劄應上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五　山陰王詒壽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六

徽宗

崇寧五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午朔）丁酉通議大夫張商英知鄧州（紀事本末卷三十一〔案〕宋史張商英傳蔡京罷相削黨籍知鄧州宋文鑑張商英鄂州謝上表云布聞掘詔聞論遠民雖湖山千里之聞如醻韡一堂之上聽歎聲之相告懇其理之非良伏以旁接九江前臨七澤地逍而陋俗會以恩雖有沈究莫能往竊至於疾病祇自悲吟蒙被皇明中頌德意所謂李科嚴重鈞考碎煩方田援安業之農圍十聚徒鄉之惡省租紐折公帑貪求學校騷追者或邊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或失於耕桑之候寺微括轄營之贄東南配漕鞅之舟抑認香驗强招卒伍文移速於星火追捕偏於邪闕百端紛更一切譯罷可謂崇甯之孝治眞爲子述之聖功而臣初效外官恭承嘉命唯憂疲儒未克推行豈有設施可圖報稱有君若此碎首以之此疏伏　皇帝陛下試實應天典常師古王路平其好惡道柢會其是非察臣於元祐之間未嘗干預憐臣於元符之末首被擠排一洗刑書再還仕籍退循衰晚虛辱寵榮辟穀留侯歸休有素捩歡馬援追取何堪誓堅忠孝之心永保初終之節）

戊戌是夕彗星出西方由奎貫昴畢至戊午沒（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案〕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崇甯五年正月彗出改明年爲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

甲辰尚書省言兩浙路官司弛廢容縱民間盡將小平錢銷鑄當十錢致民間小錢數少買賣沮滯深爲非便詔兩浙路將應上供小平錢並兌諸官司御書通寶當十重寶當五大錢上供赴京其小平錢仰留充本路買賣給散仍仰本路鑄錢監疾速依舊鑄造小平錢行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云是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濡滯遂命以折五錢供小平錢留刑、）

乙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損常膳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廷闕失（〔原注〕實有）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令既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刻

石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者劾奏（〔原注〕實無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詔旨有此實錄削去不載何意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係籍人禁及悉罷蔡京所造乃詔中外直言闕政夜半追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始上見星變省懼深察京之姦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及諸州歲貢六尙物尋又罷公過諸路科歛罷鑄當十錢省非衝要處新置市易務罷諸路提舉鹽香礬茶學事罷木火利等司市易官罷提舉保甲文臣差武臣提舉仍兼提刑復左降人官諸徒者書還之圖土書畫算醫學三編官以次並罷逵爲中書侍郎宋史本紀東都事略作甲辰日畢沅通鑑考異云宋史劉逵傳初以附蔡京職進京以見等星見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陳桱通鑑續編宗此說後人皆因之案毀碑寬禁在京罷相前一月宋史談又東都事略劉逵傳及長編並不載逵語恐非事實續編云帝宇夜遣黃門毀石云云未知出何書竊考太平治迹統類九朝編年備要已載此數語況京罷相在是年二月丙子長編紀事本末舊文具在可考即畢氏書亦自於正月乙巳記詔毀碑於二月丙寅記京罷相然則毀碑寬禁在京罷相前一月逵爲中書侍郎亦正在京罷相前一月更在詔毀碑之前一日矣此語自無可疑宋史云京去相而逵貳中書文亦無誤蓋逵所居職本非京之相位也九朝編年附此數語於毀黨碑下今依以附之逵罷中書在十二月）

丙午尚書省言通寶當十錢東南私鑄甚多民間買賣阻滯其荊湖兩浙江南淮南路已降指揮並改作當五行使尚慮民間盜鑄不已其當十鑄錢並行罷鑄其已在官私當十錢依已降指揮行用外所有鑄當十錢監並仰鑄小平錢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詔近以肇建明堂下諸路和買材植物料已買到者速償其價漸次附綱送京師未買者並罷其拋造工作如已造或願輸官者依實直給價未造者罷之官司如敢督索並科違制之罪（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丁未大赦天下應合敘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敘應見

貶責命官未量移者與量移應官員犯徒罪以下依條不以赦降去官願減者許於刑部投狀本部具元犯因依問奏未斷者並仰依令赦原減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黨石刻及與係籍人敘復注擬差遣深慮鄙賤愚人妄意臆度窺伺間隙馳騖抵巇覬欲更張熙甯善政苟害繼述必寘典刑宜諭遐邇咸知朕意（原注實有）中書省勘會崇甯二年三月六日已後所降元祐黨籍指揮共二十二項詔除衝罷外其逐指揮並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二年三月乙酉六日七月乙巳二十九日九月壬午六日癸巳十七日辛丑二十五日十月庚午五日十一月辛巳五日十二月己未十四日庚申十五日壬戌十七日己巳二十四日三年六月甲辰三日戊午十七日戊寅七日丙申二十五日四年二月己酉十日五月戊申十二日已上共十九項餘三項當考今檢得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三十日詔凡三項不知郎是此否姑依附更見詳考）

己酉詔諸路鑄銅錢監可將逐監工料計定分爲十分自崇甯五年爲始內八分鑄小平錢二分鑄當十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庚戌三省同奉聖旨依下項收復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追復朝請大夫梁燾追復朝請大夫李清臣追復左中散大夫（原注故雷戶）王巖叟追復宣義郎　輕第二等責授磁州團練副使韓忠彥敘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責授廉州司戶參軍舒州居住曾布敘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靜江軍節度副使軍州安置范純禮敘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安燾敘復中大夫提舉鴻慶宮中大夫兖州居住劉奉世提舉明道宮（原注四年九月五日自沂徙兖案紀事四年九月五日己亥以奉世徙兖文）左朝議大夫章惇追復太中大夫　輕第三等追貶祁州團練副使黃履追復中大夫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追復宣義郎劉安世敘復承義郎曾肇敘復朝散郎鄒浩敘復承奉郎歸常州朱光庭追復宣德郎　輕第二等孔文仲追復奉議郎范純粹敘復朝請郎管句太清宮王古敘復朝請郎管句明道宮　勒停人張舜民敘復朝散郎管句洞霄宮朱師服敘復朝散郎管句洞霄宮（原注師服安置興國軍在元年八月十七日）除名勒停人謝文瓘敘復承議郎管句太極宮賈易敘復朝奉郎管句玉局觀呂希純敘復朝請郎管句太極觀楊畏敘復朝散郎管句崇禧觀　輕第一第除名勒停人陳次升復朝奉大夫知漳州降授朝奉大夫提舉崇福宮郭知章知虔州朱紱特授朝散大夫知福州朝請大夫葉祖洽知建州（原注祖洽未行丁家艱上官均誌墓云大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知洪州）大臣餘官重第一等勒停人任伯雨持授承務郎范柔中鄧考甫龔夬陳瓘並敘復承務郎依舊致仕（原注元本無之今自後擬取增入之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有詔與范柔中但不許放還御不見其致仕日月）張庭堅敘復承務郎與監廟差遣馬涓敘復承事郎封覺民追復承事郎　輕第一等除名勒停人黃庭堅敘復奉議郎陳祐李祉並敘復宣德郎責授黃州別駕張耒敘復承議郎李深敘復承議郎李之儀敘復朝奉郎周誼敘復朝散郎孫琮敘復承事郎胡端修敘復宣德郎趙令時敘復朝奉郎吳安遜梁安國並敘復宣義郎王箴敘復奉義郎曾紆敘復承事郎勒停人江公望敘復宣德郎監東嶽廟李積中敘復

宣德郎汪衎敘復承議郎梁寬敘復朝奉大夫沈千曹興宗並敘復承議郎王極敘復宣德郎陳師錫敘復朝請郎楊瓌寶敘復朝請郎陳弁洪芻周鍔並敘復宣德郎黃安期敘復奉議郎高漸敘復承事郎蕭刓敘復承議郎趙越敘復右朝議大夫滕友敘復朝奉郎陳唐敘復宣德郎李昭玘敘復朝散郎倪直孺王鞏並敘復承議郎高茂華敘復承事郎歐陽棐敘復朝奉大夫陳察敘復朝請郎提舉崇福宮廖正一敘復奉議郎監西嶽廟劉唐老敘復朝請郎楊彥璋敘復朝散大夫張恕敘復朝奉郎管句靈仙觀梁士能敘復左朝議大夫錢景祥敘復承議郎李夷行敘復朝請郎黃庭堅以下至李夷行并呂希哲張保源畢仲游常安民晁補之李格非朱光裔黃隱蘇嘉种師極吳安詩並令吏部與監廟差遣內見任宮觀嶽廟差遣人依舊致仕程頤敘復宣議郎依舊致仕吳處厚追復朝奉郎張夙追復承事郎

輕第二等秦希甫敘復朝散大夫降授宣德郎都貺敘復朝散郎朝散郎鍾正甫敘復朝奉大夫許端卿敘復承議郎向訓敘復左朝議大夫秦希甫以下并韓治令吏部與知州差遣　遷人輕第三等呂諒卿鄭俠余爽范正平楊琳蘇昺葛茂宗劉渭柴衮洪羽趙天佑李新馮百藥趙峋李傑李賁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周永徽鮮于綽王貫蘇迥檀固何大受以上並於舊資上降兩資敘復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內無資可降人依條注遠小處于肇黃遷万俟正（案三年六月甲辰作王換正）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厚李修黃才曹盟侯顯道周遵道林膚朱壽岳王交張溥許安修胡濟蕫祥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江洵王公彥方适鹿敏求以上並令吏部注在外合入差遣葉世英復假承務郎不理選限呂祖彥何大正並許入學衡鈞袞公適並與追復舊官致仕王察於舊資上降兩資追復以上見在人並在外任便居住重者不得至四輔輕者不至畿縣內身亡者據今來追復官品合得遺表恩澤三分減一零數比類施行一名者不減（記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十七日庚戌敘復劉摯等官實錄並削去甚無謂也今用詔旨及宣和錄追書或須稍刪之）

壬子詔四輔城隍廨舍軍營等漸次興修毋得擾民（紀事

本末卷百二十八）

癸丑詔元祐係籍人等石本已令除毀訖所有省部元鏤印板并須降出外名籍冊並令所在除毀付刑部疾速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

甲寅呂惠卿落致仕知青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乙卯尚書省言契勘元降指揮正月十三日十六日（案十三日丙午十六日己酉可考）改鑄當十錢去處上係江饒建韶州已上供路分竊慮諸路疑惑今欲依下項一江池饒建韶州仰將逐監合得銅料以十分爲率八分鑄小平錢二分鑄當十通寶並依條限起發上供內韶州止係二分當十錢上供小平錢充本路買銅等支用一廣南荊湖路除已降指揮鑄夾錫錢行使外並許用逐路合得銅

料兼鑄小平錢支使一除廣南荆湖路兼鑄夾錫錢行使外其并上供路分舊錢監去處並依舊鑄小平錢支使一廣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路用當二錢改鑄當十錢指揮更不施行其京畿三路京東西路並各依元降指揮一勘會江淮荆浙路小平錢稍闕民閒以揀選私鑄錢太急及見行便認樣制及許人告陳等罪賞嚴緊致當五錢未得通行蓋緣元初鑄造諸監樣制不一今來難於揀辨竊慮枉陷平民悉遭刑罰欲令逐路州縣量行揀選如大段輕小即不得行用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丁巳詔書畫算醫四學並罷更不修蓋書學於國子監撥截屋宇充每置博士一員生員各以三十人爲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詔曰日者符祐邪臣乘閒擅權變亂政事姦朋並興肆爲誣讟誣詆宗廟乖父子之恩睽君臣之義推原用心罪在不赦朕既承祖宗用德爲治明示好惡止從竄斥以爲天下萬世臣子之戒累年於茲不忍終棄是用差次甄敘復昇祿秩惟以示恩顧豈復用尚慮姦朋妄意私議害國士大夫狃於邪說胥淪溺以敗類朕甚悼焉布告天下明諭朕意毋惑（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

戊午御筆元祐係籍人石本已令毀除訖所有從初降黜子孫親屬職名拘礙差注薦舉并腳色保狀立項聲說及不得取應者並量等第與寬釋可速立法聞奏是日隨龍官郝隨令任便居住謝僅與知州差遣陳彥修盧逄源吳珪范致明並與知軍差遣陳羔李熙載元書費恕李景夏慕容將美石慽盧君佐田望曾讜李琖蔡肇霍漢英並令吏部與合入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郝隨以下十八人並詔旨當考謝僅二月十六日知光州）

己未中書省言近降恩霈除石刻責降人已別降指揮外餘未經檢舉敘復人數不少詔落職及曾任京職事官監察御史已上開封推舉官及監司人令刑部限半月類聚一并申尚書省取旨外其未復官并未復舊差遣人并令刑吏部不候投狀各限兩月內贓罪及私罪情重人與依條敘復其公罪不以輕重私罪情輕人並復舊官及與未責降已前本等差遣如敘至兩官以上者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

壬戌詔近降指揮鑄當十錢監並依舊改鑄小平錢所有先降指揮計定工料分數內二分鑄當十錢指揮更不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二分當十八分小平詔旨見是月己酉十六日可考宋史食貨志云詔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錢改鑄折十皆罷其刱置鑄錢院及招鑄錢戶並停罷復罷鑄當十二分之令盡鑄小平錢）

癸亥尚書省言奉聖旨茶場年額課利一百二十萬貫可更不越局交納便撥赴平準務充稱提收買解州新法鹽鈔庶得商旅通行鈔法不致停壅所有召募民戶磨茶可至歲終住罷卻令京城所依舊用水磨變茶其條制約束並遵依元豐舊制施行本所勘會元豐閒茶場水磨并本所近撥隸到供奉錢茶事務係屬汴河隄岸司所領今欲依元豐條例將上件應緣推行茶法供奉錢茶等事並併入都提舉汴河隄岸司應前後兩局

被朝旨等通爲一法行用若有相妨各依各條外今先次條畫到下項一勘會昨來茶場每歲朝廷拋降下出產州軍收買起發草茶共八百萬觔變磨出賣致得官司應副不前及在京收買客茶數少茶商每致詞訟今相度欲依元豐年例上下三場收買應副代外料茶一百萬觔餘七百萬觔並乞更不計置庶得客販通行候到京依元豐條例收買一勘會昨廢罷茶場自交割見在末茶八十餘萬深慮再涉夏秋別致陳欠將來轉更出賣不行枉員失陷官物欲乞自今年七月一日茶所推行水磨茶法仍自六月一日本所動磨勘會元豐推行水磨茶法其福建蠟茶不許通販入水磨地分昨崇甯元年許客販賣入京本所爲與茶法相妨曾具申請

旨捋截茶令山場出引指定京場中賣雖行約束終是有害元豐茶政今乞依元豐舊法不許客販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二月甲子朔（案朔字據十朝綱要及錢大昕朔閏考增）詔荊湖江南兩浙淮南路重寶錢作當三在京畿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熙河作當五行使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並隨處封椿在民間者小平錢納換（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乙亥尚書省言檢會今年正月二十二日（案二十二日乙卯可考）朝旨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荊湖淮南路用當三錢改當十錢指揮更不施行（案原作當二據乙卯詔及宋史改）正月二十九日（案二十九日壬戌可考）朝旨創制當十錢監罷鑄當十錢可令就見物料改鑄小平錢候了日分撥結絕前項朝旨罷鑄當十錢見在物料改鑄小平錢止爲見在銅錫料其當二錢自合依舊行使竊慮逐路疑惑卻將當二錢改鑄小平錢詔令二部疾速依詳上件事理申明行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丙子趙挺之爲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進封魏國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挺之行狀云公既屢蔡京紛更法度之非言其姦惡不一雅不欲與京同政府引疾乞去累上章至八九詔弗許崇甯四年三月拜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奏臣備位東臺以疾不任職力求罷免安可輒尸宰事力辭居數月懇請補外除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京既惡公留京師伺察己所爲公亦懼京中傷明年春數乞歸青州私第詔從之既辦裝將入辭矣會孛見西方其長數丈竟天尾犯參之左足上震恐責己避殿徹膳既深照京之姦罔由是旬日之間凡京之所爲者一切罷之毀朝堂元祐黨籍碑大赦府明堂諸置局議科舉茶鹽錢鈔等法詔吏部戶部議

改遣中使賚御筆手詔賜公曰可於某日來上公既對上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公因奏京援引私黨布列朝廷又建四輔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屯重兵於京師給汴河封邱襄邑陳留三縣沿河咸平尉氏兩縣皆立營屯取其漕運之便至神宗朝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卒皆精悍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矣今創制四輔不惟有營壘修建之勞且不通水運將何以給其糧餉上曰行且罷矣又奏今請營之兵等尺高者所請衣餉依久例又番屯戍西邊使冒鋒鎗戰鬭死亡者不可勝數今京立法召募四輔新軍減等尺增例物添月給錢糧且免出戍小人之情惟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陛下所養舊兵皆不爲朝廷用矣又言神考建立都省規模宏壯一旦京因妄人宋安國獻言以爲不利宰相而毀之深可痛惜上皆以爲是且曰天久旱今京且求去兩兩可喜既罷京免相遂拜公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蔡京罷未幾京令其黨進言於上以爲京改法度者皆禀上旨非私爲之若學校大樂等數事皆是紹述神考美意令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於是上乃復學校教官及晉磐司官又復太樂府復有用京之意矣通鑑續編於十二月書劉逵罷去京黨進言帝惑其說意復欲用京然羣臣未有覺之者鄭居中往來鄭如父子鄭辨所知之郎人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讒乎希悅居中退語禮部

（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希送綖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凌蔑同寮又引用邢黨出知亳州宋史劉正夫傳正夫與居中陰援京京憾劉刺骨而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己而亦惡之因章綖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使遣時還京諷有司追逮貶兩秩）監察御史沈畸言臣聞小錢之便於民也久矣未有知其所由來也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誰爲當十之議不知事有召禍法有起姦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數倍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往往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於富民士大夫之家未期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錢輕而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此盜賊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改法此豈經久計哉伏乞睿聰詳酌速賜寢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畸此疏乃爲監

察御史詔匭上十事之一宋史本傳所載略有異同盜賊由起句下多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爲貴一改鑄則由前日鐵錢耳令東南方鑄又將陝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數語紀事本末原文錄在當十錢事內上有蔡京罷佃四字此疏殆亦劾京耳）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癸巳朔）戊戌詔應舊係石刻人除第三等許闕下餘並不得到闕下其前到降重者不得至四輔輕者不得至畿縣指揮更不施行勘會除第二等張士良今年二月十六日奉御寶批爲係哲宗皇帝隨龍人特許任便居住外曾任宰臣執政等官第一等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蘇轍李清臣　第二等文彥博章惇范純仁王珪韓忠彥曾布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范純禮劉奉世安燾　第三等張商英蔣之奇黃履陸佃　曾任待制

以上官第一等蘇軾劉安世范祖禹孫升曾肇鄒浩朱光庭　第二等姚勔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王欽臣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王覿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問楊畏謝文瓘岑象求上官均葉濤楊康國朱師服　第三等陳次升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郭知章龔原朱紱葉祖洽　餘官第一等孔平仲任伯雨尹材陳瓘范柔中鄧考甫封覺民張庭堅龔夬湯馘馬涓第二等黃庭堅歐陽棐劉唐老秦觀王鞏呂希哲杜純吳安詩張保源司馬康張耒宋保國王隱畢仲遊常安民余度鄭俠晁補之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孫諤陳孚朱光裔蘇嘉王回呂希績歐陽中立呂儔葉伸

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中曹蓋楊琳趙昞葛茂宗劉渭柴袞洪羽趙天佑李新衡鈞袞公適馮百藥周誼孫琮王察汪衍趙峋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綽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明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种師極錢景祥周綍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万俟正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修逢純熙高遵裕黃才曹盥侯顯道周遵道林膚葛輝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瓌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允中梁

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扈充張恕陳并洪芻周謂蕭刓趙越滕友江洵方适李昭玘陳察高茂華楊彥章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　第三等韓治都貺秦希甫許端卿向訓鍾正甫　內臣第一等張茂則梁惟簡陳衍王化基　第二等梁知新裴彥臣李倬譚扆竇鉞王道趙約黃卿從馮說曾壽蘇舜民楊偁梁弼陳珣張琳李偁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明鄧世昌鄭居簡王化臣　第三等張祐　武臣第一等郭子旂馬諗王長民　第二等王履任濟李永張巽李李備王猷可胡田趙希德王庭臣吉師雄錢盛吳休復高士權李遹潘滋李珫崔昌符李嘉亮劉延肇李基第三等姚雄（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二月十六日詔當考二月十四日除高陽副總管）

己亥專切提舉京城所伏勘會準朝旨節文令京城所依舊用水磨茶變磨茶貨令契勘元豐紹聖開推行水磨茶法係朝庭備用本錢三十六萬貫給降空名度牒一千道變轉營葺今乞止將崇甯五年分錢茶庫合得歲額茶息錢五十萬貫權借充本計置茶貨漸次歸還

詔許於元豐庫借錢五十萬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丁未詔去年正月指揮諸州添置武學教養武士（〔案〕宋史本紀四年正月丙申立武學法選舉志四年詔自今貢試上舍者取十人入上等四十人入中等五十人入下等皆補充武學內舍人材不足聽闕之餘不入等者歲之外舍大抵以弓馬程文兩上一上兩中一中兩下一下相參爲等）至今踰年教養每州無幾而月有按試弓馬考校程文使教官不得專意儒學又管句試兵官教頭皆有添給食錢官中旋置鞍馬蓋造馬屋營葺射圃百端縻

費有虛名無實效可罷去（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紀事此作二月丁未及本年九月乙卯日學制局戒亦云昨因今年二月廢罷然考五年二月甲子朔無丁未日宋史本紀罷武學在三月於丁未日干支較合令始依宋史繫此）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親試舉人賜蔡薿以下六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案〕宋史本紀己未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六百七十一人薛氏道從云時蔡薿揣京旨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薿以聞至言收實明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數而肆發言乘間陰而投異意誣謗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懼願逆處其末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是科所得者趙鼎陳極通鑑續編大觀元年五月薿爲給事中薿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論年至侍從前此正未有也文獻通考卷三十一云是科爲治罷諸州發解併省試並從學校逐年貢士蔡餘鐵圍山叢談卷四云蔡薿以殿魁聚進議知杭州）

（〔案〕文遼史求爲夏人請地上曰先帝已畫封疆令不實諫若自崇甯以來侵地可與之〔案〕遼史正月辛丑遣蕭得里底牛溫舒使宋諭歸所侵地也茲作三月或以是月始至宋編年備要云契丹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來爲夏人請地時遼報稱北虜虜筆甚急泛使至館人情洶洶張康國吳居厚何執中鄧洵武皆請勢須與虜交戰趙挺之獨曰吾觀虜詞甚遜且遣二相臣爲使乃所以尊中國況所求但云元符講和已後所侵西界也上曰先帝已畫封疆令不復議云云遼史牛溫舒傳云夏爲宋所攻來蕭和解溫舒蕭得里底使宋方大燕優人爲道士萎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籍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成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畢沅通鑑考異云此時遼人爲夏請地非宋請地於遼也所云土少不能和及卷土收去之謂俱非當日情事疑傳聞之僞蕭得里底舉氏作蕭得勒岱或作蕭良蕭良一名德勒岱遼史從其俗音書耳或作蕭保先誤稱謂此皆方音之異也）

（又詔以蔡卞深得王安石淵源之學加醴泉觀使兼侍讀卞發邪紹聖以來竄斥善類皆卞密進劄請哲宗親批付外行之而元符中卞爲之丞託繼述之說迷惑主聽皆卞爲之卒於政和七年〔案〕宋史本紀卞於四年正月丙申罷至是又加觀使編年備要云云同又云高宗即位追所賜太師衛國公責節副尋又既團練副使緣卞於四年因童貫爲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誣卞卞求去出知河南）

（至是乃復加觀使耳）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戌朔）丙寅改銀州爲銀川城威德軍爲石堡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案銀州四年戊午復威德軍三年建策賜名據本紀改石堡在三月辛丑改銀川在四月乙卯日考五年四月壬戌朔無乙卯日本紀誤宋朝事實卷十八銀州唐銀川郡案宋史五代以來爲西夏所有熙甯三年收復尋棄元豐四年復旋被西夏陷沒崇甯四年復仍爲銀州五年廢爲銀川城）

丁丑臣僚言伏覩知江甯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新知漳州陳次升知福州朱紱（案俱在正月庚戌）是四人者皆元祐姦黨詆誣宗朝附會邪黨今任以牧守尚典方面豈能奉行法令體朝廷繼述之意哉輿論紛然咸以爲典刑若此恐非所以明是非示好惡於天下若行放罷以宮祠尚爲優幸詔朝請大夫知江甯徐勣提舉崇福宮朝請大夫知虔州郭知章提舉鴻慶宮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陳次升提舉明道宮朝散大夫知福州朱紱提舉洞霄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辰朔）丁酉左正言詹丕遠進對論當十錢上曰當十並行本以便民今卻反爲民害如此非卿有陳朕不知也便直欲改作當三亦不難只遠方客人有積貨鉅萬以上者陡鑄之不無胥怨否丕遠曰陛下行法要改則草薙而禽獼之或聖慮哀矜恥一夫不獲欲且改從當五亦可上慨然曰終痛革之者猶謂以利不以義（案畢沅續通鑑作帝愀然曰王安石佐神宗理財未嘗行當十錢在朝廷非之者猶謂以利不以義）丕遠對安石豈好利者秉政許多時尚不及茶鹽權取京引用匪人貽害無窮豈可比安石上曰京失京失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聽此等人語言不爲國家久長計人臣事君以利只此便可見京相業天啟待行遺（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天啟乃創爲當十錢者計）

辛丑賜哲宗配享功臣蔡確墓道碑額曰元豐受遺定策宰臣蔡確之墓（紀事本末卷百七案東都事略蔡確傳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遂以確配享哲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其後京收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之功未幾渭更名懋宣和中拜同知樞密院碧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碑石墓前宋史蔡確傳云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墓前擢懋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爲從官弟須職待制諸父超進封爵諸婿皆得官貴顯當世欽宗即位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謚恩一切削奪）

乙卯臣僚上言伏覩通議大夫知鄂州張商英操術傾邪資性狂悖方元祐間附會邪朋著爲文頌詆及宗廟迨崇甯初交結中貴潛通貨賂覬幸宰輔貪鄙無恥衆議不容朝廷灼見姦慝投諸閒散爲商英者宜省愆悔過稍圖自新近以寬大之詔假守方州輒因謝章復快私忿妄議時政言幾訕謗其流及上恬不知非傳播四方有傷事體云云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降黜以正國論詔張商英提舉崇福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酉朔）乙亥詔官所鑄當十錢已令諸路以少鈔換易其私錢若不立法使盡歸官須冒法私用陷民深刑朕所憫焉可令亦限一季內納官計銅價加二分以小鈔還之如或隱藏不換以私鑄法論（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文獻通考卷九云詔當十錢惟京師及陝西兩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鈔引法宋史食貨志換納到者輸於元豐崇甯庫而私錢亦限一季自致計則直增二分價以小錢隱藏者請如法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詹丕遠罷右正言丕遠論王安國不當獻議移尚書省人言蔡京欲作第上曰）

（甯有此耶然鄭居中久中朱諤嘗請留京賜第久中且云彗將札荒爾而以罷京不早還相天府動威當復有大雷電之怒此語殆脅朕冀其請之必從朕容以天變未久遂復相京天下謂何賜第當議上又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出戾不可變難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怵惕不昧者數夕丕遠曰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逵不知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碑刻寬上書係籍人禁皆逵首陳有何不可用丕遠曰必有媒孽逵者逵用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尋詔丕遠昏諺迂闘差知興化軍案編年備要云時丕遠爲左正言上疏乞謹天戒上曰能驟豈能當天變不遠不喻上曰旐焉也一夕無病而死或者謂星孛之致應天止如是邪丕遠曰此語歎甚陛下何從得之上曰得之蔡京丕遠曰大臣宜省愆引歷京非旨言上上曰非欺則佞丕遠乞罷嘗造止浮費上曰廷之累有此請嘗造已罷他費當一遵祖宗規範京於財用未嘗以不足告朕惟引周書惟王不會之說何意丕遠曰不適欲悅陛下耳上曰悅之不以道不悅也未幾又論京作第事）

（又夏人納款案編年備要云李朝順奉表謝罪辭極恭項若詔矜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損崇前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詔內雜爲帶北朝遣使和解之語上曰北朝於夏國以此爲恩若不言及即疑中頭下信趙挺之曰陛下之言神人咸悅大哉王言今眞見之矣乃詔夏國其城堡誓表至則賜之夏人又言故事地界先定載於誓言所以守之也未肯進誓表）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寅朔）壬辰詔已降指揮當十錢行於三路餘路以小鈔換易若能悉力遵行不致違戾公私俱弊深慮內懷顧望沮壞滅裂有害良法可依下項一小鈔與錢相爲輕重法行之初慮民間未信或有違慢欺弊或姦猾強抑買賣並覺施行一當十錢在京已聽行用其畿內目今行使所有檢點公舉並依京法先次申明行下畿內納給當十錢換小錢指揮更不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詔舊係籍人子弟不得到闕而今到闕者見訖赴部合預集注三次籍滿不授差遣者特與直差注又選人限一季若在外指射差遣者聽仍免直差朝

辭訖限三日出門一係舊籍人子弟曾任監司以上職事而身無顯罪者令本部特與陞一等資任差注一係舊籍人子弟不許注授在京差遣其餘親屬不得注在京應奏官司差遣一應舊係石刻人並不許到闕先是臣僚上言自正月十四日降指揮後來係籍人親屬并上書邪等人稍輻輳闕下守候差遣或就吏部注擬在京官司當時朝廷應天以實內修政事理固當然竊恐浸久有害紹述宜略爲防限以示好惡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

庚子詔曰學校以善風俗人倫治則興亂則廢非特教養而已也乃者親詔有司以月書季考之密退送煩勞待養有方未當士心故令考正若罷縣學則士非里選廢學糧則人無所養減教授則無師併提舉則無總名存實廢甚非教育之本朕恭覽熙甯詔書以俟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復古矣復鄉舉里選布之天下以追三代之隆神考之志也而各減廢於朕繼述之孝其可得乎其縣學提舉官學田糧教授並各依舊退送者更展一試特給假許不限次數以優士之在學者詩不云乎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咨爾多士宜加體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己亥詔近當十錢指揮可依下項一民間納當十錢請鈔者訪聞官司憚於書造止給一貫小鈔致細民難於分擘行用應以一貫請一百文小鈔十緡以下者聽從

便一當十錢許京師與陝西河北河東行用陝西不與府界連接慮未至通快可令鄭州西京亦許行用並依前後條制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甲辰詔已降指揮舉行學制比閱前後法令猶未備慮失士心或因而煩擾有害學政可依下項一天下學生既令歲貢將來入貢其數必多所有辟雍並令依舊仍依崇寧四年十二月以前指揮施行一退送學生既展一年俟之不爲不久待之不爲不盡比覽科舉舊法有因赦理舉許特奏名推恩之法學生貢至辟雍三試退送未有理舉推恩之文退送之人所以患無歸學生貢至辟雍試不中退送者並與理爲到省舉送依例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辛亥詔已降指揮當十錢給以小鈔候鑄到小平錢漸次歸還可令東南錢監額外增鑄小平錢封樁以備將來給還之用疾速措置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壬子詔當十錢法係御前處分若有人懷姦亂議阻壞已行之令者當寘典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甲寅葆眞觀妙先生劉混康加號葆眞觀妙沖和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申朔）甲戌呂惠卿知杭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乾道臨安志崇寧五年八月癸酉以觀文殿學士知青州呂惠卿知杭州與此異日又案此為第三除也初除在元符三年四月再除在崇寧元年閏六月）

癸未奉議太常寺少卿馮澥責授永州別駕道州安置先是澥以直龍圖閣知鳳翔府上書曰臣竊以湟鄯西寧三州本不毛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數路耗內帑極生靈膏血而取之復獲以來何嘗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備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之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爲計塞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饑餓人有菜色今殘寇遊魂未即歸順黠羌阻命公爲脣齒窺伺間隙忽肆姦儕則兵將復用復役必再籍殘敝之後將安可陛下以四海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威震四夷奈何以二三小聚困弊關陝一方生靈長爲朝廷西顧之憂乎臣愚欲於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節鉞第其首領等級命官使失地無歸之虜得巢穴奔竄遁獸各得安其故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將畏威懷德稽顙聽命輸誠效

順長爲漢守有得地之名無廢財之患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施北虜之辭傍釋西羌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上於此者御批湟廓熙寧神考疆理哲宗開拓大勳未集朕嗣承先志有此武功克紹前人之心獲申孝友之義太常少卿馮澥頃上書疏半爲邪言下比流俗遠有羈縻之請實爲捐棄之謀以嗣武爲勞師以昭功爲往失動搖國是疑阻親民宜正怙終之刑以戒罔悛之俗蓋懷姦而害政非以言而罪人可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差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臣僚上言馮澥言陛下空數路耗內帑竭生靈膏血取之官也而帑已空取之民也而膏已竭殊不知理財自有義朝廷政事修明財用自足內帑之多寡非外人所得知而民

之輸官亦豈嘗取於常賦之外乎是乃妄生臆度而公爲訕謗者也又欲采前世羈縻之說使失地無歸之虜復得其巢穴夫戎虜狼子野心難得而制強則先叛弱而後服乃其本性無故而還其巢穴豈非棄已成之功養虎而自貽其患哉又以用兵以來州縣小官反掌而登侍從行伍賤卒轉足而專斧鉞金錢充棟宇田壤連阡陌夫爵祿所以礪世而磨鈍使有勞者賞有功者進是乃駕馭之長策而謂之反掌轉足之易則亦見其人以此熒惑中外豈不失忠臣之心而阻壯士之氣乎陛下灼見姦慝已降詔責逐吏部與遠小處監當然罪大責輕縉紳詢詢以爲未當公議伏望聖慈詳其罪惡特降睿旨重行黜責以戒爲臣之懷姦不忠者於是重責之（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

九月乙卯（案畢沅續通鑑作己巳據朔閏考九月己丑朔無己巳日畢氏恐誤乙卯蓋九月二十七日也）學制局言臣等檢會崇甯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朝旨（三年九月壬辰日可考）諸州學別爲齋舍教養武士續有條畫頒下諸路後來入學之人已多昨因今年二月廢罷尋未曾復置臣等伏覩御製學校親法內一項逐州解額五路已有指揮十人取一名可令以前榜所解額於數內以一分充貢武士額臣等未審今來立教養武士法合依舊遍行天下或止於三路五路施行乞降睿旨別具合措置事件聞奏御筆山西出將氣俗使然所當先者平治之時武不可廢可依已降指揮置武士齋仍以所給解額取一分充貢額無則貢文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未朔）丁丑詔訪聞當十錢私錢甚多蓋是官司禁戢不謹公然容縱物價暴長細民不易可依下項一外路私錢可計小平錢三文足以小錢換易入官欲依中賣銅價者聽一在京官司出納並以大錢小錢中半支給民間貨買一貫以上亦中半行用或分數用大錢小平錢者聽各不得減三分以上一貫以下大小錢行用聽從便一在京私鑄竊慮官司既行揀選小薄粗惡私錢不行致誤納官其行用私錢自合有罪可與免放仰於權貨務計小平錢四文足換納私大錢一文依外路給小鈔或願支度牒并東北鹽鈔者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子朔）乙巳大司成兼侍讀薛昂國子司業強淵明言竊謂周官以六藝教民而數居其一焉蓋於政治顯有實用故齊桓公以設庭燎以見獻九九之術者良有以也神宗皇帝追復古制修算學之法未及頒行陛下嗣承先志學立法有司推置行曾未就緒今春裁節遂置廢罷（案罷算學正月二十四日丁巳可考）欲望聖慈特賜檢會崇甯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許復置算學仍依元降敕令格式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玉海卷一百十二崇甯五年四月十二日詔書畫算醫四學並罷其書畫學附國子監置博士各員十一月十九日復置算學隸秘省是月戊子朔十九日丙午而乙巳乃十八日也或乙巳請而丙午復敕）

大司成兼侍講薛昂國子監司業強淵明言切謂大學之士自縣升之州由州貢之辟雍又合而試之第爲上舍內舍之等而推恩待殿試或升之太學其法可謂備矣而武士之制雖有

武學外置解額而選考升貢之法將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盛如成周之時仰有以副陛下養育人材之意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本紀乙巳詔立武士貢法）

辛亥陝西制置解鹽使李百祿轉一官以措置解鹽有勞也王仲千特降遙郡團練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癸丑臣僚上言伏覩崇甯五年七月三日（〔案壬辰日可考）詔應係舊籍人子弟不得到闕而今許到闕者見訖赴部令預集往三次集滿不授差遣者特與直差又選人限一季直在外指射差遣者聽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陛下恢至仁之德開自新之路不忍終棄復歷仕途茲誠堯舜之用心也又慮浸久有害紹述故略爲防限以示好惡然到闕而見與見訖赴部初無日限臣愚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應係舊籍人子弟許到闕者若到闕三日即令投下文字朝見訖三日即令赴部所有集注直差朝辭出門自從舊條則異趣之徒不得倚法之脫略而害紹述之聖政若乃上書邪等人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謂躬自蹈之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於子弟陛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曹亦當固爲防限臣愚以爲宜於七月三日敕內添入上書邪等庶幾繼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並用不廢天下幸甚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

十二月（〔案李燾十朝綱要及朔閏考是月戊午朔）壬戌中大夫龍圖閣待制知蘇州蹇序辰落職提舉洞霄宮以序辰容縱私鑄本州市肆所用皆私鑄小錢已差官前去制勘故也（紀事本末）

（卷百三十六）

癸亥京畿轉運司張杲言伏見陛下申畫王畿肇新四輔改提點爲轉運司職事繁劇舊提點官兩員請於京畿增置運判一員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辛未臣僚上言訪聞兩浙盜鑄之姦因州縣容縱不嚴禁戢聞有告獲又置不問部使者懷私觀望不時舉發以致私錢盈積散流民間延袤江淮充滿畿甸詔轉運使孫虡丁判官胡璞提點刑獄馬玿等並放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癸酉監察御史張茂直言被旨體量沿汴知縣佐官容縱當十錢之人具名聞奏續又被旨體量淮浙監司及措置止絕私鑄盜販救京畿三路錢法之弊者臣契勘

今年六月十一日敕當十錢可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行用餘路不行並限一季於州縣鎮寨送納當日給小鈔還之又準八月十九日敕諸路納換當十錢限今來指揮到日展限兩月臣今體訪得民間所有當十當五當三錢尚自靳惜多不赴官送納請鈔往往吏私就小錢賤價博易以致轉販入京畿三路或只依舊收藏在家若以一州一縣計之爲數不少近蒙頒降覺察搜檢朝旨甚嚴體量監司知縣佐官民間爲見指揮緊急雖欲赴官納換小錢然已限滿不敢將出致有抛棄江河無所顧惜臣契勘元符敕並今年六月十六日續降朝旨私錢隱藏不換以私有法論並博易罪賞並止爲私錢立法所有官鑄當十當五當三錢若限滿隱藏不納

或衷私以小錢博易即未有立定條法若不擘畫竊慮盜販滋多愈難禁止伏望聖慈詳酌更賜量展日限下不行使路分許依元符降指揮納換小錢如內有私錢即依舊支給銅價仍令州縣鎮寨廂巡村鋪遞相覺察必使盡歸官府如限滿依前不納換或限內博易般除私鑄自依原降敕條外官錢雖未入行使路分亦乞比類私錢法嚴立罪賞許人告捕庶使貪利之徒有所畏憚而盜販之弊自此息矣詔已降指揮私鑄當十錢展限一季限內不納入官依私鑄法外官鑄當十錢亦準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云私鑄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錢計小平錢三以小錢易於官在京以四小平錢易之京師出納及民間貿易並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輔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賞越江淮入汴錢至京者一依當十錢法御史張茂直請嚴私販當十之令綱舟載錮皆選官監索保無藏匿舟車兜擔即疑慮私販者並聽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鑄轉入淮浙京東等路者所由州縣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

辛巳制置解鹽李百祿乞令解州知州通判依舊帶管句搉鹽院提點兩池鹽場事并乞權奏舉解州通判安邑解縣知縣及巡鹽使臣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癸未學制局上諸路州縣學敕令格式等凡三十五冊詔頒行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文獻通考卷三十五崇甯五年參在京小學規約頒之州縣小學宋史藝文志沈錫崇甯改修法度十卷諸路州縣學法一部原注云大觀初然長編紀事本末載於是年十二月殆頒至諸州縣在明年故宋史云大觀初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劉逵罷〔案〕宋史本紀己亥日是月戊午朔無己亥日畢沅續通鑑作己未乃初二日編年備要云初上懼星變委政於趙挺之挺之多智而逵甚專事或不出於上挺之慮有後患每陰啟其端而使逵終行之逵欲取以爲功亦不悟挺之之計故直前不避上稍覺其擅事星既沒上意稍

怠亦悔更張之暴外未有知者學士鄭居中往來貴姻父鄭紳家多聞禁中事故先知之因乘閒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之事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俗何所逆天而致譴怒挺之所更張不當上乃大以爲然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未幾正夫請封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與逵而復向京時京雖罷相退賜第然政令大綱皆與聞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等劾奏逵懷姦尙私愚視一切乘閒抵竄取熙甯以來良法美意而盡壞之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逵爲元祐學術者陛下斥朋黨以示好惡而逵進黨人之子孫陛下罪詆誣以尊宗廟而逵上書邪等者陛下劉遊遠以紹先烈而逵用更張黜疊法令者惟欲權出於己引致朋邪呼吸羣小如毛謗疊汝文之徒朝夕造請豈容肯執政柄逐罷逵自中書侍郎出知亳州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三云魯公以崇甯五年罷相印歸國時國柄獨劉公路逵主之詮爲中書侍郎故未幾魯公復相而逵被黜時堂中諸吏咸祖於門逵曰諸君何忠逵年五十太酉六十人矣儀而[illegible]其乘閒抵巇盡取崇甯以來繼述[illegible]美意良法而盡廢之[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六　山陰王詒壽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七

徽宗

大觀元年（案宋史本紀崇甯五年七月壬寅詔改明年元）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子朔）

甲午大司成兼侍讀學士制局編修官薛昂言修整書畫學畢工額各三十八人分爲兩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安遠軍節度使司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魏國公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云京復入相必考求其故明著於此實錄當具載制詞乃失不載詔旨有制詞又卷百三十六案方勺泊宅編卷上崇甯五年長星見蔡太師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夫觀望或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

庚子御筆議禮局依舊於尚書省置局仍差兩制二員詳議屬官五員檢討應緣禮制可據本末議定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案宋史本紀及東都事畧正月戊子朔置議禮局於尚書省陳通鑑續編於崇甯四年三月書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初太祖命聶崇義重輯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元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至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新禮書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撰宋史禮志云云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又云祀禮修於元豐至崇甯復有所增損蓋初命詳議在四年三月此則再命詳議並定屬官員數黃葆光傳自崇甯後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爲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十六員製造局至三丁餘員豈不能省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比定爲官爲兩員爲五員當由葆光奏而議減七爲二減十六爲五也）

丁未尚書省言勘會外路當十錢詔不行使路分民閒私有當十當五當三錢並限今來指揮須到日限一月納換除官鑄錢以小鈔給還外其私鑄錢計小平錢二文足或願依中賣銅價者聽並以小鈔給之如限滿不納入官或限內私相交易者依私鑄錢法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午朔）己未御筆批道士序位令在僧上女冠在尼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十朝綱要元年正月丁巳禁道士齋醮不得倣僧徒擊鐃鈸二月乙未御批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十二月戊戌詔內外佛寺有以道像侍立者並迎歸道觀不可遷則除之）

壬戌議禮局言臣等伏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基陛下以盛德大業緝熙太平視六服承德之世可謂並隆矣乃者既成雅樂於是又置官設局講修五禮臣等竊聞孔子稱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然則禮不可以不因亦不可以無損益因之所以稽古損益所以趨時今去唐虞三代爲甚遠其所制作恐當上法先王之意下隨當今之宜稽古而不迂隨時而不陋取合聖心斷而行之庶幾有以追治世之彌文善天下之習俗以成陛下聖治之美意一代之盛典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甲子詔淮南兩浙應私鑄錢限一季首納限滿不首並依私錢法其納到私錢並許發赴京畿錢監改鑄御書當十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云時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京畿錢監所得私錢改鑄尋復京畿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畿鑄爲名喬年鑄烏背漉銅錢來上詔以漉銅式頒行諸路京之初爲折十錢人不以爲便帝亦知之故崇甯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趙德麟侯鯖錄卷二云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崇甯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

己巳起居郎劉渙祕書丞胡伸校書郎俞臬並爲議禮

局檢討官從詳定官翰林學士鄭居中等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乙亥詔復置醫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原作己亥李𡌴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作乙亥是月戊午朔無己亥依兩書改玉海卷一百十二大觀元年二月十七日詔書畫學諭正錄直各置一員復置醫學乙亥爲十八日與十七相差一日）

己卯御筆手詔農爲政本今天下承平日久而賦役未均富者稅輕貧者稅重殆兼幷游手豪奪侵漁故斂乃者神考命方田制地力土宜而均節之以作民職以令地貢其法詳盡累年於茲未克底績其息可知可候歲豐農隙選擇能吏推原法意自近及遠始於一州以及一路布之四方使民無偏重之患以稱朕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此詔之降從蔡京崇甯三年七月辛卯所請也京劄子三年七月可考畢通鑑於是月書復行方田文獻通考卷五載大觀二年詔復行方田此詔云可候歲豐農隙選擇能吏推原法意倣此時未行）

丙戌鳳翔府虞仙姑授清眞沖妙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云初草大觀元年四月一日詔已差李璦賫御封香往鳳翔府太平宮等處道場因就宣召虞仙姑赴闕保觀供到蔡京事迹道教之興自佐街道錄徐知常供元符皇后符水有驗被寵遇遂薦范致虛作正言致虛以爲紹述先帝法度非相蔡京不可後有王老志徽廟嘗夢被召如在藩邸時見老君坐殿上儀衛如王者論上曰汝以宿命當興吾教上受命而出夢覺記其事是年十一月冬祀老志亦從上在太廟小次中老志曰陛下昔夢向記之乎時臣在帝旁也黎明車幹出南薰門天神降於空中議者謂老志所爲也道教之盛則自此始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徽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貓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上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答曰當用賢人上曰賢人謂誰答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家使之遂逐之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案〕周煇清波雜志卷下云徽宗詔虞仙姑謝蔡京京飯之虞拊其背謂京曰此章惇也京即怪誕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虞姑耶貓兒事極可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以學校三舍升貢文第者爲令諸生自縣教養升之州學州學教養分爲三舍自外舍升爲內舍自內舍升爲上舍貢之辟雍自辟雍登太學俟殿試命以官〔案〕玉海卷一百十二大觀元年二月置國子博士四員正錄各二員與太學官分掌教導九月國子太學辟雍博士共置二十員編年備要云宣和三年詔太學以三舍考選開封府及諸路以科舉取士罷宗學辟雍官並諸路提舉學事官又罷見任官帶管勾學事文獻通考卷四十六崇甯元年蔡京建請天下皆置郡學或應書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學學悉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學州縣皆置小學推二舍法備行天下選考升諸州爲州學生每三年貢入太學爲太學生至則附上舍試別立號考取分三等試入上等補上舍生入中等補下等上舍生入下等補內舍餘爲外舍請諸州畢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開封府量留五十五解額士人之不入學者餘盡均給請州以貢額任外官者子弟親戚許入學若於法應遊所親者聽闕便學於他州即不得升補與貢在學及一年給賦至太學用國子生額解試若所貢士至太學試中上等或預生舍人多其本貫監司太守推賞有差）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亥朔）己丑幸金明池賜宰相蔡京等宴（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甲午御筆比因改元更鑄大觀通寶錢當崇甯通寶兼行卽無更改慮致姦人乘茲改鑄造言搖眾可申明行下俾民聽毋惑監察御史張茂直奏體量得兩浙路容縱私鑄小平錢起於蘇州自去年六月不行使當三錢立限令民間赴官納換其知州蹇序辰並不用心拘催其本路轉運副使孫虞丁等並不檢點按治詔蹇序辰先次勒停孫虞丁等並先次依衙替人例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云張茂直復言州縣督捕加峻私小黃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出請令東南州縣置木匱封鍵於闕閣中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當三當五錢舟船附帶者亦多槖之請下諸路搒淮）

甲辰詔書畫學並依崇甯四年十二月以前敕令式人額等其後來裁損指揮勿行（紀事本末卷三十五〔案〕甲辰宋史本紀日同東都事）

（略作甲寅日）詔以八行取士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孝弟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原脫實有）詔曰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善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賓興萬民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睦婣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縣邈士非里選習尙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趨利犯義詆訕貪污

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學校明倫善俗庶幾於古一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一諸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耆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一諸士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時貢入太學免試爲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尙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擢用一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等一行或兼下一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一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外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爲內舍仍準上舍法一諸士以八行中上舍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以下考職行實聞奏依太學貢士釋褐法取旨推恩中等依太學上等法待殿試推恩下等依太學中等法一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免試補爲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諭一諸士以八行考士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免戶下支移折變借倩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一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原脫子孫同）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乘輿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別籍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強姦盜若竊盜及不道爲不和之刑謀殺及略賣緦麻以上親毆大功尊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婣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爲不婣之刑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爲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囑耆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或告事不干己爲不恤之刑一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自書以籍報學應有入學按籍

檢會施行一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婣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者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文獻通考卷三十一馬氏論云自元豐歛古創立稀明行修升主德行而略藝文閒取禮部試黜之士附貢恩科其時御史既已咎其無甄別矣及八行科立專以八行全偏爲三舍高下不問內外皆不試所補則往往設爲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厭至於請託徇私尤難防禁大抵兩科相望幾數十年迺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與名格相應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于跡弛公秘交忠苦之不能謙何乃借八行名稱納之學被使其冀筌無剝應貢則以且自跋而長吏實恐謬舉拔生故甯使之古願不貢稱是知略實藝而追古制其難蓋如此也據玉海卷一百十六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甲辰詔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貢入太學太司成考驗取旨釋褐又書目有御製八行八刑條一卷又注八月十七日以八行八刑書刊石立之學宮士以其行之多寡視三舍選而犯八刑不齒能改過又有二行乃聽入學）

乙卯尚書省檢會元豐中先帝追復先王寓兵於農之意詔人戶養馬法未及廣周元祐改革置監放牧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一監最號馬多本監牧地九十餘頃草料軍兵監官衣糧俸給以陝西今日物價約計用錢四十餘萬貫而灌唉蜜藥棚井槽屋皮裘之費又一萬餘貫而所養只及六千匹元符元年至二年拋死三千九百餘匹而馬不調習不可乘騎以九千頃之地四十萬之費養六千餘匹而不適於用又拋死之數如此其利害灼然可見見以九千頃地以三分爲率除一分瘠薄外見田不下六千頃以今陝西土田中價計之每頃可直五百餘貫若召人請地二頃養馬一匹（〔案〕宋史劉昌祚傳云弓箭手受田二頃使養有馬者復贍給之謂馬口分地）則十口之家得五百貫地利馬得所養不至拋失人必樂趨公私俱獲其利可以紹述先帝寓兵於農之意欲令永興軍路提刑司並通判同州朝奉郎張彥專一同共相度措置聞奏候見實利其六路新邊荒田候拘括到六路亦依此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原〕注此據平江府錄到蔡京家殘書闕其首尾今考按暫入因附春末更詳之〔案〕文獻通考卷百六十載此疏又云時熙河抄蔫淮路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收馬者每牧三駒以其二歸官而一充賞詔行之是歲日備言帳州憲募養馬者至萬餘於是自句貳而下遷賞有差〔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三月趙挺之罷〔案〕宋史本紀及東都事略丁酉日編年備要云上意復向蔡京散挺之罷後五月卒畢氏通鑑云五月癸丑觀文殿大學士右神觀使趙挺之卒贈司徒謚清獻〔又〕廬州雨豆〔案〕宋史五行志大觀元年三月宜鄆謝潤州皆芝草生廬州兩大豆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繫於歲末今依五行志附三月）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巳朔）戊午詔東輔依舊以襄邑縣漸次營建其以曹州爲東輔指揮勿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本紀四年十一月丙戌罷拱州爲襄邑縣）

壬戌詔江北昨鑄夾錫當五錢其樣制大小類當十銅錢若或用行姦民趨利染爲銅色私作當十難於檢察宜改鑄當二自今可令計備物料廣鑄當二以足一路之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四川改行錢引法〔案〕續通鑑編年云此條在三月而編年備要載四月改行錢引法李埴十朝綱要詔改四川交子爲錢引在五月甲午日文獻通考卷九云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爲錢引疑續宋通鑑編年誤脫四月字因繫於三月今依編年備要附此據文獻通考云自朝廷用兵取湟廓西甯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逾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成都漕司奏交子務已改爲錢引務欲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從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爲錢引通考又云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時用兵湟廓西甯籍其法以助邊費）

（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欲損）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戌朔）己丑呂惠卿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以其子淵獲罪上表自劾乃黨庇其子不自責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沅鑑云朝散郎吳儲承議郎吳侔坐與妖人張懷素謀反伏誅懷素獄起蔡京欲因以傅致呂惠卿之罪下其子淵於獄搒笞數千欲因令招伏與懷素謀反淵幸不服得免周輝清波雜志卷下云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甯元年入京師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辰朔）己未詔不行使當十錢路分限半年聽民首納私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庚午御筆令諸州學以御製八行八刑刻石從江東轉運副使家彬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進僖祖殿於景靈宮〔案〕李埴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作壬戌日東都事略是月己未上僖祖徽號曰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聖武睿和至孝皇帝本紀又云二年七月庚戌罷建編年備要云三年五月罷〔又〕京師大水河北京西河決〔案〕宋史五行志元年夏京畿大水詔工部都水監疏導至於八角鎮河北京西河溢漂溺民戶河渠志四七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妨行旅轉運司遣官疏導修治橋渠毋使病涉）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酉朔）丙午詔江東福建路監司督州縣巡捕官於兩界首及相接處捕逐販私鑄當十錢入行使路分者容縱失察並當加等責罰（〔案〕宋史食貨志云用孫傑言盜鑄依淮東重兵地舉禁嚴盜之家籍其財以待賞居停都保亦均備驗私錢依私茶法給隨行物州常僻盜鑄賞錢五千鑄州縣隋於捕私監司失察不以赦原）臣僚上言蘇州壞錢法始於蔡渭（〔原注〕渭蔡確子）成於序辰二人之罪惟均而小平錢之害又出序辰渭除名勒停送蔡州羈管而序辰止降三官安居善郡罪同罰異士論咸疑詔蹇序辰責授單州團練

副使江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癸丑臣僚上言伏見侍御史沈畸罷蘇州制勘事於沿路聽候指揮切以爲畸爲耳目之官不能盡公究實奏牘語言自爲同異無以副朝廷任使之意又言沈畸去歲春嘗上封事疵毀朝廷法度意在迎合大臣其懷姦異意之心可見也詔宣德郎沈畸特降兩官仍展四年磨勘令吏部與遠小處監當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原注〕方勺泊宅編崇甯更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鑪誣以擬富章蔡之子擬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鞫之案上誕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畸既至繫者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遣鍛鍊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畸既得罪歸帥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案〕資章延事見九月丙申〔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秋七月伊洛溢〔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乙酉朔日五行志失載）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寅朔）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鄭居中乞以所賜御書八行八刑模刻於石立之學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乾甯軍黃河清驗八百里明年以乾甯軍爲清州〔案〕宋史五行志作元年八月乾甯河清本紀載歲末而不書月日今採五行志附此改清州名在二年三月戊寅日編年備要載明年三月詔曰國家承平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爾乾甯河清驗八百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歡不欽承其以乾甯軍爲清州）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申朔）丁亥詔合鑄當十銅錢路分每文重三錢令崇甯監疾速鑄樣並錫母申納尚書省頒降餘依已降指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云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於陝西亦命轉運副使許天啟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錫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於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相大觀元年京復相遂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鑄錢院事用鼓）

鑄若產銅地始兼鑄小平錢復用轉運司及提刑司參領其事衢州熙寧鄂州贛泉舒州同安監暨廣南皆鑄焉）

丙申詔東南依已降分數指揮鑄小平錢崇寧監只鑄當十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京畿既置錢監乃專鑄當十大錢而小平錢則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直州鑄錢以本路所鑄錢不依式者及諸司當二見錯復用舊式改鑄當十錢）

刑部奏蘇州重行制勘所勘到承奉郎西安州簽判章綖盜鑄事詔章綖除名勒停刺面配沙門島（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蔡京藏言官讒劉逵妻兄弟綖姦罷敗官侍逵勢往來貿易捕綖下獄窮海島又云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劉逵婦兄弟章綖遣開封府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為管處州而綖竟竄壽島編年備要云蔡京再相思有以中傷劉逵而言官為京地因論其妻兄弟章綖嶠進賊官衛逵勢盜鑄往來貿易兩以官舟挾帶娼嬌詆言中書侍郎家屬官司不敢誰何或謂陛下禁令甚嚴而綖輒敢冒法無忌者逵蔽之也又言章氏公然聚工鑄錢無慮萬緡以三四坐船潛載入京逵既出知亳州京從中下其時章綖方乘舟水門掩捕搜案輿逵往來尺牘執赴平江制獄遠開封府尹李孝壽監察御史張茂直同勘逵囊數千家拷掠手足指服蓉者不可勝計死則投之贓外其面目芒名偽同者入獄則死生未可知株連稽延京以孝壽等制勘減裂未究事實別遣吏鍛鍊而御史沈畸實論盜鑄意畸欲實其言必曲成其獄乃白遣畸畸被命不五日遷左正言畸乞乘舟往來夜過檻闢並許放過乃差監察御史蕭服同往召孝壽茂直赴闕畸行未決日又遷侍御史京將誘之以利內申畸疾馳至姑蘇值春疫命讞獄具訖平反以聞京大怒更用知蘇州孫傑鞫勘獄具綖竄海島畸服削官羈管）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中書省言崇寧五年上書觀望者五百餘人禁中悉以焚毀內揮其情重者宣責李景直章綖黃宰方畛四人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九月辛亥日續資治通鑑編年脫書九月今依宋史編次編年備要云詔景直除名編管新州綖依前斷畛宰以他罪鞫治未竟畛尋編管嶺南）

（又大饗明堂奉神宗配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東都事略作辛亥日）

（又程頤卒頤崇寧中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頤兄顥嘗言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披引後學隨人才成就則予不得遜焉其後朱熹論之曰明道毫性竟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案伊川先生外書引紫芝集先生卒於是年九月十七日庚子續資治通鑑編年不書九月依外書為編夫）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丑朔）庚申和賜蔡京君臣慶會閣者成詩（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乙丑臣僚上言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天資檢復陰比姦朋包藏邪心大恣欺訕著文刻石譏斥宗廟交通中貴希求宰輔迫復為鄂守舊憾輒發形於表奏善政良法妄謂紛更當時雖因言章即解州紱真詞薄責未快眾情臣愚伏望詳酌特降睿旨檢會前犯正商英之罪投竄遠裔以為姦人之戒詔商英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宋史商英傳京復相故商英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置陝州二年二月初五丙戌可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蘇州地震案宋史本紀辛酉日）

（又大雨雹案宋史本紀五行志己巳日東都事略作癸亥日）

閏十月（案朔閏考是月癸未朔）戊戌呂惠卿移廬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諸王府翊善方通坐子畛責監當差遣（長編卷二百六十八熙寧八年九月乙酉安石稱通原注云方通興化人大觀元年閏十月十三日坐子畛責案李𡌴十朝綱要閏十月方畛父諸王府翊善通送吏部與監當差遣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三方通興化人與蔡元長鄉曲媚經之舊元長薦之以登要路其子畛宏放有文采元長復欲用之亡聞之即上書訟元長之過既達乙覽元長取其藏自新云大觀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中書省送到司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劄子奏伏覩宣示方畛章疏一項論列臣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故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宗神器為無物玩陛下不書若嬰兒專以紹述罪豐之說為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誘訕詆誣恐赫天下威囊人主羈聆蒼生

風聲氣燄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保寸祿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古爲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爲甚爰自崇甯已來交通閹寺通謂宮禁蠹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上不合於天心下悉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三竊興三舍祭天地於西郊如此之類非獨無益又且無補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說劫持上下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豐遺意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閒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豈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施於今日以罔在天之神靈凡欲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怨而役己是豈宗社之福乎天下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之否則革之惟其當之爲貴何必三代之爲哉李唐三百年閒所傳者二十一君所可稱者太宗一人而已當時如房杜王魏智慮才議必不在蔡京之下竊觀貞觀閒未嘗一言以及三代後世論太宗之治者則曰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陛下豈不爲有識者之所笑也元豐三年廢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閒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牆窗壁輒增修改易者徒二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拆收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爲四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實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爲東京留守是欲乘輿一動投閒竊發呼吸羣助不知宗廟社稷何所依倚陛下將措聖躬於何地臣書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臣聞京造議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況數年閒行鹽鈔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亂勝容旅財物道途行旅謂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浹又報致法變矣鈔爲故紙爲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經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驚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聞者爲之傷心見者爲之流涕生靈怨歎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無傷柰皇天后土之有靈乎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耕夫沛泗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不約而從陛下何以陵沿其朝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罪爲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廟服之初忠臣義士明目張膽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己見者無日無之京鉗天下之口塞陛下耳目分爲邪等賊虐忠良天下之士皆以忠義爲羞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抹陛下之失乎柰何陛下以京爲忠貴星日以忠臣義士爲謗訕誣誣或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無慮萬人矣誰肯爲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京遣攸日與陛下游從嬉戲必無文武堯舜之道啟沃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爵鑑歡舟車相銜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欲上進明日所獻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亂也久慮諫院不孝人自除門人爲御史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壺山人也案讖云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遠山日者星文讀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啟陛下聽明者可謂極也柰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於肆恩教開寺觀避正殿誠常藩舉常儀以咨天戒而已然國賊尚全首領未聞梟首以謝天下百姓此則神明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陛下勿謂雉鳴乎鼎穀生下朝不寫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堯湯之聖古人之事出於適然今日之事禍發不測天象人情危慄如是伏惟陛下留神聽覽念藝祖創業之艱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陛下早圖之後悔之何及臣披所爲紙遜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闔區區爲陛下力言者非慕陛下爵祿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廟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言之迫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寘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於重輕陛下上體天戒下願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重乎冒瀆天威無任戰慄之至謹備錄如右臣讀之駭汗若無所容臣以恩厲備位宰司不能鎮伏紀綱訖無毫髮報稱徒致豪言千洗聖聽且人臣有將必誅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法臣若有是事死不敢辭臣若無是事方軫之言不可不辯伏望聖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實不可不罔取進止詔軫削籍流嶺外後竟殂於貶所元長猶用其兄會爲侍制家閉偶存此疏錄以呈太史李公仁甫載之長編當是時也元長領天下事誰敢言者軫獨能奮不顧身無所回避如此使九重信其言逐元長元長悟其說急流勇退則國家無後來之患元長與軫得謂俱輕三者備矣〔又案〕揮麈錄謂載之長編然李公載之不知爲正文爲小注今姑附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鄭居中同知樞密院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居中責報京薦之〔案〕宋史本紀東都事略丙戌日是日林攄爲尚書左丞居中由資政殿學士擢通鑑續編云蔡京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黃經臣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望京不己援遂怨京乃與張康國比而閒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小白所謂象罔見而霸者也居中云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故申前命又禁用翡翠〔案〕宋史本紀壬寅日

十一月（〔案〕李埴十朝綱要是月壬子朔）丙辰詔自昔皆有符璽官今

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述十四日尚書省乞置內外符寶郎實錄有此詔原無之十四日尚書省檢會云云即此事八寶事迹本末嘗檢詳於此出之大觀二年正月御製八寶記其略曰我神考以聖德嗣興講修百度考昔驗今是正典建矣紹侍臣作天子皇帝六璽造琢其章未克有就永惟盛德洪烈夙夜欽翼父作子述敢忘厥志觀之載籍考之前世六璽之外有鎮國受命二寶寶而不用在皇祐中有進鎮國寶文曰鎮國之寶鎸以黃金書以小篆制作并古工亦不良在紹聖中得受命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玉藍田其制秦也蓋不可以傳示將來貽誡後世方參稽憲度自我作古有以古印獻者方不及寸鈕以壽寵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有以寶玉獻者色如截脂氣如吐虹溫潤而澤其聲清越有以古篆進者龍螭鳳翕魚耀烏流奇偶相生縱横得所有以善工進者雕琢紫形如切如磋分毫斧鏤不見其迹四者畢備於是揭而璽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作受命寶其方五寸有奇以承天祐延萬億永無極之文作鎮國寶其方五寸有奇皆螭紐互盤篆以蟲魚貫以絲紐上圓下方蓋合如契又以元璽所作天子皇帝行信六璽機而成之通而爲八正月元日端命于上帝祇受于路寢華表聲聞中外備慶于以修未備之典成一代之器顧何德以堪之蔡絛國史後補云國初創業觀雖諸寶多際石爲之元豐詔依方作天子皇帝六璽有玉而未成大觀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蠹篆而已玉亦不大良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實秦璽乃藍田玉李斯之魚蟲篆也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然璽得璽而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若乃檢也自有璽家考驗甚詳傳於世上獨取其文而藏其璽不用國是作受命寶其方同小有奇時又得古小玉印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者上又以其文倣李斯魚蟲作寶大將玉寸皆爲螭鈕其篆蓋魯公命季兄備以意數之受寶記言有以古篆進者謂是也名爲鎮國受命二寶合先具帝六璽是爲八寶乃於大觀二年元日受之上自爲之記禹魚蟲篆齊始於李斯以古帝王之瑞若所謂黃帝之大螭有虞氏之鳳凰周之赤烏白魚雜肖其形而爲之篆爾其後又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某從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者由表詔而後回答諸其表有云山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方五百國五百國內條貫主師于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方天下四方天下條貫圭阿員大官家你前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雖得做仔尺寸底自宗已令人爾河尋訪禳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久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脂昔未始有也上又制一寶亦螭紐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寶命魯公賦其文篆亦魚蟲然襧顧不方乃梁師成所制至今籍思文字外庫人爲之不知爲何人書也至於制作之工幾于秦璽矣其寶大九寸檢亦九寸古人所無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下謂以爲乾元用九者焉在政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又於政和八年元日受之凡兩受寶皆赦天下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至於定命寶焉受命所自制者也居常赦文前後皆幹材學士主之其間事目與行文乃中書門下諸房排定進呈大觀八寶赦乃魯公所自草故異常故）

壬戌詔曰朕承祖宗休烈萬邦作孚典章文物于斯爲盛永惟受（案二字原脫據宋史輿服志補）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爰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顧何德以承之哉夫制而用之存乎其人天人相因自然之理足以繼志烈考而傳之萬世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云天子之制六璽元豐間得玉矣行製而未就至大觀時始成之然繆篆也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祐陵又自倣爲悉魚蟲篆也號傳國璽曰受命寶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制六璽是爲八寶）

癸亥御筆議禮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爲法今親製冠禮沿革十卷付議禮局餘五禮令視此編次（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乙丑尚書省言唐八寶鎮國以承百王傳國寶修封禪禮神元皇帝行寶答王公疏皇帝之寶勞來勳賢皇帝信寶以召臣下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天子之寶慰蠻夷天子之信寶發蕃國兵今御寶禁中已有常用之寶所用至多不可改移欲鎮國受命寶皆寶而不用惟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札則

用之皇帝信寶賜鄰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答夷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册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餘用常用之寶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案〕宋史本紀蔡京等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遼史不書契丹國志同宋史）

十二月壬午朔（〔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午朔據增朔字）建州浦城縣丞徐秉哲遷一官以縣學生係籍者千餘人此一路最多秉哲實專考校事提舉學事司乞加優獎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文獻通考卷四十六詔縣學生三歲不赴升赴者除其籍諸路貢與會試辟雍獨常州中選多者知州教授特遣一官）

御筆八行之士所在皆得以名聞不限在學不在學令學制局申明行下行提舉福建路學士陳汝錫奏請

崇甯四年正月庚子朔中丞何執中言竊

聞邇來諸路以八行貢者如親病割股或對佛燃頂或刺臂出血寫青詞以禱或不茹葷常誦佛書以此謂之孝或常救其兄之溺或與其弟同居十餘年以此謂之悌其女適人貧不能自給取而養之於家爲善內親又以壻窮窶取而教之爲善外親此則人之常情仍以一事分爲睦婣二行常一遇歉歲率豪民以粥食飢者而謂之恤夫粥食飢者乃豪民自爲之而已獨爲之恤可乎又有嘗收養一遺棄小兒者嘗救一跛者之溺以爲恤如此之類不可遽數伏願下之太學俾長貳博士考以道義別白是非澄去冒濫勿使妄進申飭天下郡縣長吏及學事司審察考驗要皆得行實有其人則必公舉無其人勿以妄貢務在奉承詔旨不失法意而已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庚子司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爲太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本紀是日並進何執中以下官二等通鑑續編書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云前庭孚平允從觀宜柳融九州蔡京以功加太尉畢氏通鑑云京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刑部尚書祖道亦推國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徵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竄戍者十亡五六賚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西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適程進相與效之邊壞益多故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置黔南路拓地數千里塞外諸蠻悉已納土時雖建城寨而其地荒瘠遣兵守戍歲有死亡無賦可入皆輦內地金帛輸之〔案〕十朝綱要丙申日宋史王祖道傳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祕書少監再爲瀛州加直龍圖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首楊晟兌等納土夸大其詞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尙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詔以爲懷遠軍且須諸司使至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

首領置二砦爲立學又言黎人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爲格州皆提舉溪洞官三員又言羈縻如州羅文城文州羅更宴蘭州韋宴闕那州羅更從皆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築懷遠軍幷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爲兵部尙書二年始知開邊拓地實知桂州王祖道妄誕之罪京附和之乃追貶王祖道爲敘官王祖道傳又云猺黎渠帥不勝忿蜂起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未從城時言黎人代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庇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瘴癘戍者歲亡十五六賚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京皆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涂窮天下輿圖之半褒崇英爲相前其褻妄追貶昭信軍節度使京再輔政復之〔又案〕宋史本紀云三年三月壬戌併黔南入廣西路四年五月壬戌改廣西黔南路爲廣南西路癸亥治廣西妄言拓地舉追貶帥臣王祖道爲昭信軍節度副使通鑑續編亦云三年三月併入廣西路續資治通鑑編年作二年疑談編年備要云廣西經略王祖道說誘王古江三州苗首楊晟兌等納土遂城之爲平允從三州又措置南海諸寨城之爲鎮州蔡京言祖道所奏

（牂牁夜郎納土周二千餘里又有文地蕃部安化習等七州亦納土七千餘里計三十縣八十餘洞戶四萬一千率百官賀曲赦廣西蔡京以下進官有差以是祖道又奏收南丹州遂以丹州爲觀州又建庭孚二州拓地數千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七　錢唐王崇鼎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八

徽宗

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大赦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云大觀戊子元日受八寶大赦如罷重法分宗室曆班行寶刑名寬惠綱凡數十事玉海卷八十四大觀元年顯皇祐鎮國元符受命二寶不用二年正月壬子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詔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掌寶於禁中內外各二員親製八寶九鼎記後又從于闐得大玉驗二尺又制定命寶赤螭紐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其寶九寸檢亦如之合前八寶爲九以九寶爲稱御製八寶記見元年十一月丙辰原注）

己未太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爲太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癸酉詔當十錢與小平錢官庫並合中半支遣訪聞近日支遣當十錢數少慮日後大錢漸少阻礙中半支遣指揮可令江池饒州上供錢監將合鑄小平錢所得銅料依舊樣制並鑄當十錢起發上供餘監依舊（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以鑄當十五分鑄小平錢）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蔡京表賀符瑞（原注）京等奏甘露降侍郎廳延福宮所奏竹生紫花黃蘂祕剖槐枝連理御筆曰昨日仙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上京又奏有鸛鶴數萬隻蔽空飛鳴又奏建州竹生花結成稻米撥入城市貨糴所收數十萬碩又奏穰縣生瑞穀安化縣生芝草都計五萬本汝州生碼碯山子一百二十坐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瓜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有奇拜表稱賀又言冀州黃河清汝州牛生麒麟六十二處降甘露二十庭木皆連理二處祥雲見三處見毫光祥煙手詔云金芝產於艮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蔡京導主上頗好祥瑞而李戀以竹釘豎芝草於巒峯背以獻及至一夕而解故釘猶存柴于野進嘉禾則以膠蘇紙櫻皆不之罪花齊詩稱牛生一物今已被村民懷了稱應卽獻麟也程新言扶邦彥家收得異爾恐厭氣也此等無根之語不可勝數天大雨雪都城平地八尺飛鳥晝死九街木消人馬莫行臘月之雷京等指爲瑞雷三月之雪以爲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贊詠）

（災異不書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盡本安石之言謂天變不足畏噫自古物以罕見為奇豈有芝草五萬本而仙鶴數萬隻竹生米數十萬石以為祥瑞此等誇誕之語君臣同為誣罔豈不貽笑於後世哉〔案〕許氏畢氏通鑑均附王子兩〔又〕童貫加武康節度熙河等路宣撫內臣建節始於此五月加檢校司空易鎮泰甯貫由此恃功稍專政軍選罷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案〕宋史本紀已未月東都事略作丙子日編年備要云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內侍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矣〔又〕河東北盜起〔案〕宋史本紀戊寅日閩節夫傳太原府羣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開河東北聳動兩路帥臣憲臣皆擧去至出臺郎督捕之編年備要云殺巡檢趙贊馬珪及官兵甚衆文獻通考卷六十七大觀四年詔河北河東羣盜所經歷州縣及十火以上知縣降一官衝替縣尉降一官勒停不及十火知縣充替縣尉勒停）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午朔）丙戌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張商英峽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置諸州曹掾官〔案〕宋史本紀同日李壟十朝綱要甲申詔分曹建掾先自四輔始次行之諸路〔又〕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案〕岳珂愧郯錄卷十四二月十三日宋史本紀甲午日因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官李攸宋朝事實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詔曰朕惟哲宗皇帝英文睿武神機獨運道與時俱沈濟無方然事天治人彰善癉惡訓迪有位懷御四夷則號令指揮若揭日月蓋自親攬庶政始大有為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於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為終始比命有司廣加裒輯成書求上本末粲然誠可傳無窮施罔極矣然皆韻宗述作皆有寶藏之所參列廣內揭焉嘉名擇儒臣以資訪納令將祗奉成憲匹休前烈則夫名出于信不可無所考也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喻德之美而觀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閣以徽猷為名仍置學士直學士待制政和六年偕置直閣）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亥朔）庚申詔以金籙靈寶道場儀範四百二十六部降天下道觀處令守令選道士依法奉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戊辰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言檢會今年正月一日赦書元祐之初姦臣乘間得罪放廢言念歲月之久屢更赦宥懷姦眤睍報怨不已公肆詆誣罪在宗廟朕不敢貸其尚及貶所或情輕法重例被放棄或非身自犯因人得罪止緣貪冒附會朋比或志匪誣謗言有近似或緣辨理語涉譏訕或止因職事偶涉更改凡此之類可據原貶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取情理輕者與落罪籍特予甄敘差遣今將原編類冊內依詳赦文先次看詳到孫固陸佃王存蔣之奇趙瞻安燾顧臨張問朱師服錢勰王欽臣楊畏李之純王汾馬默周鼎向綖李昭玘歐陽棐陳察梁士能楊彥章李賁鍾正甫許端卿趙彥若賈易姚勔呂希績歐陽中立葉伸陳郛朱光

裔蘇嘉吳儔常立李茂直司馬康都貺鄧忠臣廖正一呂希哲秦希甫張耒杜純四十五人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尋又看詳到葉祖洽郭知章上官均朱紱种師極錢景祥等六人詔並出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詔旨六月十九日可考初草王珪孫固出籍在四月十三日今不取實錄並不載黨人出籍事甚無謂也）

辛未詔不行使當十當五當三錢路分將朝廷封樁及提舉司當十當五當三錢並限一月起發赴大觀庫據數撥還（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遣內侍譚稹使舒江淮揚等州〔案〕十朝綱要癸卯遣內侍寄資譚稹使舒江淮揚等州）

四月辛巳朔（〔案〕據錢大昕朔閏考增朔字）御筆追述先王寓馬於農之意募人給地免租牧馬行之期年熙河類見就緒凡

縣鎮寨關堡官衙內並帶兼管勾給地牧馬事佐官同管勾庶使人人各知任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甲辰童貫遣統制官辛叔獻馮瓘等復洮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五月庚戌朔（〔案〕據錢大昕朔閏考增朔字）提舉京西南路學事路瑗言臣所領八州三十餘縣比諸路最為褊小管學舍乃至三千三百餘區教養生徒三千三百餘人贍學田業等歲收錢斛六萬三千餘貫石竊計諸路學舍生徒田業等錢斛之數何翅數百萬此曠古所未有也詔有司總會諸路州軍縣文武大小學生并學費所入所用實數具圖冊上之御府副在辟廱仍宜付史館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原附庚戌畢鑑作辛亥日）

御筆給地養馬之法雖已推行而地之頃畝尚多訪聞多是土豪侵冒百不得一今遣

官括地限一日起發親詣地所如違及不實不盡杖一百故隱落以違制論（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辛亥御筆道門近添試經撥放年額女冠舊止三十人可增作七十人內京畿三十人諸路四十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蔡條國史補道家者流篤政和初上有疾臨百日稍康後一夕夢有人召上方其夢中謂若昔在藩邸時如志哲廟宣召者及至乃一宮覲爾郎有道士二人爲賓相焉逆至一壇上曰汝以宿命當興吾教上再拜受命而還二倚相者復導上而去及寤作記良悉嘗遣使示魯公魯公時猶責居於抗也始大修宮觀於禁中卽舊奉天祠所在玉淸陽和宮玉虛殿羽人以歲時入內講齋雖事親制步虛樂章調其音聲焉而道家遂謂上爲赤明和陽天帝然上齋祇神祇所崇者祀事而已亦未有如少君樂大者）

壬子（〔案〕宋史本紀誤作壬戌東都事略作乙丑然行賞在丁巳日諸書恐有誤）谿哥城王子臧征撲哥降復積石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青唐錄自收復湟黎廝江諸族之後有詰壇履籤者帥羌兵萬餘逼峯賤峽寨而屯官軍部擄鄯之繼而圍大通城宣威城順甯寨連彫山一帶叛羌出沒新邊者數年不已大觀二年正月以受入貢恩改封趙懷德爲廓義郡王昭化軍節度使河南蕃部德領河南蕃將編什羅蒙爲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趙懷忠五月童貫奏四月二十三日臣遣統制官辛叔獻馮瓘等統大軍自熙州入洮州南境逼魯黎諸族其首領結總迎拒官軍以蕃字與臣其辭據甚及谿哥城爲王于臧征撲哥欲與官軍關亦撫意出降叔獻等益臺軍遁之諸羌驚散送具版築城洮州招納洮州一帶蕃部命辟將潛李輕騎破所其城前谿奄及臧征撲哥不服鞍而騎李丹寅嶺盡擾其號箭旗鼓胡床僭爲之物臣因撫其部族又遣統制官劉法張誠王亨自循化城焦用誠陳迪白廓州分兵兩路劉法等盛兵成於前焦用藏等擣其巢穴及令隴右都護劉仲武於谿哥城對岸撒遣谷結橋過帥以順義郡王趙懷德隨單論臧征撲哥以恩信祿谿哥城皆懷德部族也以兼鐵党征立臧征撲哥收嘯聚紛然臧征撲哥既東失督黎結壇之援窮迫不如所爲乃以銀歸鞍遣懷德爲役降之信留谿哥城以候官軍之來五丹三日遣其弟鑿厮波領河南首領撤廝金等來納款臣以其日遣諸將至谿哥城受臧征撲哥降復谿哥爲積石軍蔡京率百官稱賀詔俘臧征撲哥獻京師論臣各進官一等仍賜蔡京詔曰昔我神考肇開武勝[illegible]聖西陲惟時臨洮雖未克復分置一道以總其名顯丕聖謨蓋示必取厥克篤蒯烈告威厥功遠徹河源奄有積石名王繫項叛築一新壺寨載塗

民周告術春茲預畫實賴相臣若非斥去羣疑曷由發揮先志成馳塞外廝在日中差次曉庸宜居第一蔡京可符許奏補一子一孫官餘依轉官恩數初臧征撲哥以呪明扇蕃俗居谿哥宗城邊吏胃能勤眾心必爲壽忠童貫欲實其事遂會諸路進兵仍遣劉仲武取谿哥城誠征撲哥迎降并女弱才二十入人而已初未賞有兵也泊就會邊吏張大其功過爲緣飾以金紙捌稱爲頭冠木椅爲胡林淺紅糾爲傘種種昔并羌物臧征撲哥至京師授正任團練使頭州鈐舊尋死於鄧州詔哥五月十二日童貫奏奉數宜攜熙秦兩路指置收復積石軍洮州并招誘谿哥爲王子臧征撲哥及河南一帶部族等厚至熙州遵依御前處分朔旨指揮羌木路經略使姚雄隨臣赴河州及差劉法充部統制張誠王亨充號制總率將兵分道前進收復積石軍招納部族斥遣順義郡王趙懷德前去開導恩信招納僞王了臧征撲哥及谿哥一帶未順部族及遣辛叔獻馮瓘統制將兵前去收復洮州及招納洮州一帶蕃部又遣隴右都護劉仲武領人馬於谿哥對岸照應大單并於撤遣谷曰修橋及臣密授方略令相度乘幾招納憲仗聖德節次據劉法趙懷德辛叔獻劉仲武等申到已收復積石洮州及招降到谿哥爲王子臧征撲哥出漢并招納谿哥洮州一帶部族兼各安帖住坐見行興工修築契勘先奉聖旨今後立功之人限三几保明奏向令來下項官等悉能上體聖意究心宣力克將事功宜被賞與供

（望聖慈特賜詳酌先次一等優異推恩所貴有以激勸劉仲武傳仲武知西甯州童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王子臧征撲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甯接境仲武諸貫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甯可掩捕欲降或招納或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未易辦可不預具若秉命待報則失機會奈何許以便宜臧征撲哥固欲降而一子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武以兵渡河挈僞降主以歸獻捷宣武司貫掩其功止錄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後上遣使持金醆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使者訪其實以醆授仲武召對上慰勞久之曰高永年夫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謝問幾子曰九于以錫爲右班殿直閤門祗候餘悉備三班借職復知西甯州政和元年十一月九日自西甯改秦州葉夢得云云附注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案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附注已逸無考岳珂桯史載葉夢得事附丁巳貫加檢校下）

乙卯葆眞觀沖和先生劉混康特贈大中大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丁巳中太一宮使武康軍節度使提舉龍德宮熙州蘭湟秦鳳路宣撫司童貫爲檢校司空奉甯軍節度使賞收復積石軍洮州降王子臧征撲哥之功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原注正月二十五日初建武康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加檢校復鎮洮軍節度使不受實錄削此不載合依詔旨褶修累懸在十六日更詳之或移見於十六日案岳珂桯史卷四云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闕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攙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從闕嵩遂爲使相權當親草不能自免出聶沮之蔡元長頗愧於眾論丁酉鎖院遣自檢校司空奉甯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罷熱奉部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綰摘詔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訖王言以寓微遜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青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賞凡今內侍省差一小宮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物用轉官則用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麻詞乃衛是以黃門畫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敢以爲威懷於以制四表之命賞慨功而輕重是將明入柄之權尚書周官分別上而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御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釋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加此不足直醲賞也貴初垂誕儀同已大失望聞之賴而徑損起歸貨諸篩賓俾字字解釋而己驟之其言顧符則大怒泣訴於薪陵納告傷上竟不受之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剝君嗣少蘊得君甚中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己不知適以張閣宦之燄也少蘊自志其事竊據錢氏四史朔閏考推之大觀三年二月丙子朔桯史云丁酉乃二月二十二日也二年加檢校司空奉甯節度三年二月進司徒易鎮鎮洮蓋第二次行復洮州賞紀事本末佚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丁酉事今始附此）

壬戌詔臨洮城依舊爲洮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案編年備要云尋陞湟州爲甯應軍西甯州爲賓德州鄯州州爲防禦州洮州爲團練州文獻通考洮州領縣一臨潭唐末陷吐蕃號臨洮城元符二年得之尋棄不守是年復仍爲州三年陞團練）

丙寅（長編卷三百二十二卷三百二十五卷四百五十詳載元豐五年正月辛亥四月戊寅元祐五年十一月壬申詔定佩繫金魚制度原注均云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原注又云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崇甯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二[illegible]俱佚案岳珂愧郯錄卷十二云大[illegible]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許繫紅鞓犀帶史不佩魚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二大觀初魯公進師臣後又以邊功賞無官可還時當[illegible]以玉帶賜之其錫乃排方玉也排[illegible]于是魯公惶懼力辭不能得因誦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illegible]人有此遂請改制爲方圍帶而佩金魚焉又見下甲午日）

戊辰左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張康國爲右光祿大夫左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何執中爲金紫光祿大夫左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梁子美尚書左丞林攄（案本紀三年戊寅能）同知樞密院事鄭居中並爲右光祿大夫以收復洮州谿哥城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己卯以收復洮州及谿哥城僞王子臧征撲哥降命戶部侍郎洪中孚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宋編年資治通鑑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案宋史及本紀月日同遼史不書）

六月賜蔡京玉帶金魚（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illegible]）

[illegible]甲午[illegible]

（唐裴晉公[illegible]先朝[illegible]所賜[illegible]）

（前中服熙河蘭湟會洮岷數郡神宗用唐故事以玉帶賜王安石只繫三日附表云賜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大觀中蔡京賜玉帶遂爲常服其後童貫宗正仲忽宣元后父鄭紳皆賜既得燕地王黼亦賜並爲常服（案玉海卷八十六大觀二年五月乙丑賜宰臣京排方玉帶或誦韓愈詩有玉帶垂金魚之句京請佩金魚遂爲故事攷京請在乙丑而賜佩金魚在甲午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童貫復洮州谿哥城奏至百官稱賀以玉帶賜京京請佩金魚據趙與時賓退錄卷一云熙甯閒賜岐王顥嘉王頵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别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明清揮麈錄謂玉帶爲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自請佩金魚以之自别於諸王）

戊戌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除節次看詳申納孫固等六十八人外今依赦看詳到韓維楊康國趙禼鮮于侁龔原董敦逸呂希純岑象求孔武仲葉濤唐義問余卞宋保國李深陳祐商倚李之儀范正平李祉韓治曾紆黃隱馬諗王履任濬趙希德郭子旂劉延肇錢盛吳休復

崔昌符李遇李玩吉師雄趙希夷王庭臣高士權李永王獻可（案畢鑑作猷可）李嘉亮姚雄潘滋高茂華滕友張溥梅君俞楊瓌寶林膚彭醇呂彥祖陳唐盟王守曹興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貫張集鹿敏求李賁高士育逢純熙趙令畤倪直孺沈千宋壽岳侯顯道趙越周鍔蕭刓高遵裕劉渭楊琳鄧允中董祥王交楊朏于肇劉勃許堯輔謝潛張夙何大正張裕洪芻鮮于綽李積中馮百藥袞公適李新許安修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詔旨故事三月二十八日可考實錄無黨籍事（案畢氏通鑑考異謂九十四人其一人蓋長編逸去云據黨碑三百九人於侯顯道下駁去周遵道疑此亦脫周遵道未敢臆增）

丙午（長編卷四百零八元祐三年二月癸未詔自今制議中散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進士出身及帶職轉至左朝議中散大夫散爲二資餘人轉至朝議中散分左右字爲四資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議至金紫並分左右應令官已及此者悉加之原注實錄云并先帝官制也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午又改此制又長編卷四百三十五元祐三年十一月庚午三省言寄祿官原注云紹聖二年四月三日戊辰除銀青光祿正議朝散中散大夫存左右字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午又改此制案原文已佚據編年備要云六月增文官六資嘗郎此事而制未許遂程大昌續演繁露卷一大觀二年以元豐改制有未盡者如寄祿官不分左右則敘爵制祿等級希少人易以及遂自朝議大夫至金紫光祿大夫增秩新名于是以光祿大夫代舊銀青光祿大夫以宣奉大夫代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代右光祿大夫通奉大夫代右正議大夫中奉大夫代左中散大夫奉直大夫代右朝議大夫而又别立武選郎新名洪邁容齋三筆亦載此事編年備要於元祐三年二月下附注云崇寧四年詔中散正議光祿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兩資遷轉者先右而後左紫參得石林燕語卷四云官制寄祿官銀青光祿大夫與光祿正議中散朝議皆分左右朝議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餘並以序遷大觀中余爲中書舍人奉詔以爲非元豐本意下擬定鼇正乃參取舊名以奉直易右朝議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言正奉易右光祿宣奉易左光祿而右銀青光祿大夫正奉光祿大夫遂爲定制岳珂愧鄭錄卷十云大觀二年除去中散大夫左右字特賜中奉以代左中散大夫李臺十朝綱要丙

午增置光祿宣奉正奉正議通奉通議六階）

戊申三省檢會大觀二年正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與敘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安燾（（原注）云安燾此月十四日已卒三省檢會蓋在此前）身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曾布章惇梁燾王巖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復一官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韓忠彥可特授通直大夫降授朝散大夫蘇轍可特授朝散大夫中奉大夫提舉鴻慶宮安燾可特授中大夫故降授太子太保潞國公文彥博可追復太子太保故追復左光祿大夫呂公著可追復右銀青光祿大夫故追復太中大夫呂大防可追復通議大夫故追復朝請大夫劉摯可追復朝議大夫故太

中大夫曾布可追復通議大夫故追復朝散大夫梁燾可追復朝請大夫故追復宣義郎王巖叟可追復宣德郎故追復左中散大夫李清臣可追復中大夫故追復左朝議大夫范純禮可追復左中散大夫故追復中大夫黃履可追復太中大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原注初草六月二十九日敕）

詔付議禮局承平百五十年功成治定禮可以興而彌年討論尚或未就稽古之制適今之宜而不失先王之意斯可矣防民範俗在於五禮可先次檢討來上朕將裁成損益親製法令施之天下以成一代之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瀘南夷納土詔以爲珍州九月黔南安化上三州及南思州諸峒并湖北辰靖州諸蠻及涪州夔州南平軍夷人並納土輻員二萬九千餘里蔡京表賀案宋史本紀事在六月乙酉宋朝事實卷十九大觀二年大駱解上下族帥駱世華駱文貴等獻地東西四百五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以其地爲珍州亦曰樂源部復立樂源縣爲州治珍州本唐珍州後屬高州樂源縣本唐珍州屬縣又云溱平帥任漢崇獻地東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六百六十五里改爲承州領綏陽都上洋川寄夷等縣都上近黔州寧夷近思州南平播帥楊文貴獻地東西百二十里南北六百十二里以其地爲遵義寨隸宋史本以涪夷地爲承州在三年正月丁卯文任氏爲昌州盧氏婦夫死十年夫之別居親兄強通之任不能制自破其陰以死獄上封旌德縣君）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寅朔）庚辰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許亘肱張叔元轉運判官張翼各降一官坐失於禁戢本路小民以藥染擦夾錫錢如銅色與當十錢混淆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置保州敦宗院以處翼祖後宗室也案宋史本紀八月己亥置續編年通鑑脫書八月字今依宋史補入保州在河北西路崇甯四年陞爲慶源軍節度使李埴十朝綱要作崇宗院宋朝事

實卷十八云尚書左僕射蔡京等言熙甯詔書宗室袒免以下許隨處置產其出官即置田宅一如本官之法蓋以宗支寖廣其疏屬理當聽其外居勘會宗室舊來在宮有出入之限有不許外交之禁宮門有稽察之令疏屬外居僕編都下出入無禁交遊不節往往冒犯法禁伏請非袒免親以下兩世欲分于西京南京延轄或沿流使近邑止各隨州郡大小創前屋宇仿先自西京爲始每處置敦宗院差文臣一員武臣一員管幹參附在京號法宗可施行者須應無父母兄弟見任將軍副率以上官者許令前去若有父母兄弟而願去或無而不願者聽從便依分官赴任告量給舟船接人從之考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京爲尚書右僕射在崇甯元年至大觀二年爲尚書左僕射宋朝事實載此疏爲右僕射蔡京或此疏爲崇甯元年時所上也大觀二年京已爲太尉左僕射又玉海卷百十二大觀二年八月三十日詔曰大司徒以六德六行教萬民而師氏之教國子則三德三行而已詳於訓士略於治纂崇甯教養宗子法倣辟雍太學宜參酌輕重辭於內外之法使易以政及）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申朔）乙丑詔諸路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爲名方今崇八行以造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言應置閣處賜名曰稽古（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本紀作己未日）

（賜名撰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作三年九月乙丑二字誤三字文獻通考卷三十一馬氏論曰拔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甯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旨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尊者以有荊舒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謂皆也輩檢借正論以成其慈其意豈眞以爲六籍優遷固李杜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以石公弼爲御史中丞案編年備要云公弼自左史遷蔡京曰國朝未有以左史除中丞者上曰公弼嘗爲御史矣蓋是時有旨斥賣元豐軍物泉有司以朽褒懷佑許百官分賁公弼得分務論罷之宰相已取萬匹即日徵納故京于公卿除命并所欲也）

十一月丁未朔（案據朔閏考補朔字）詔措置解州所種鹽數過舊額除已推恩外提舉夫役并應辦官等六十人轉兩官減磨勘三年二年一年有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辛酉兵部尚書議禮局詳議官薛昂奏有司所用禮器如尊爵簠簋之類與士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蓋古器

多出於墟墓之閒無慮千數百年其制作必有所受非僞爲也傳曰禮失則求之野今朝廷欲討正禮文則苟可以備稽考者宜博訪而取質焉欲乞下州縣委守令訪問士大夫或民閒有蓄藏古禮器者遣人即其家圖其形製送議禮局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

丙寅呂惠卿復宣奉大夫提舉明道宮任便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戊辰詔受命寶增鎭國二字（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案十朝綱要作戊寅與此異日）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子朔）己卯責授安化軍節度使峽州居住張商英任便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商英責峽州懇蔡京乞歸宜都縣商英故有別業在宜都也京從都省批狀依所申商英又以書謝京其略曰久在山林少與士人過從惟見里巷道途市肆閒所張大榜所寫販壁一一多是乙酉年太師當國時行下詔旨推闡土方田一二事乃太師去位後印本頒下以此類聚前後朝旨著之本章稱進聖德私心本欲朝廷知在外州縣監司不能奉行德意過爲發緩爾不謂言者乃以商英作表以播四方全不照會自育朝旨再三戒屬敢有隱底奏劾以聞況令偏州酒邑堯示往往存在而刻石於知州聽者方且養以探協頌以金字豈待商英之傳播也商英累年老病無望生全荷太師恩德自齋骸骨獲歸敝靈敢希一言於左右尚覬台慈察而憐之又以狀謝京其略曰遠投荒徽殆從魚腹之遊內徙便州獲遂狐邱之志恩私所結涕淚華流伏念商英遭遇累朝貴緣近輔蚊負山而力塌蠡測海而器盈自蹈悔尤術知術省杜門補過初無伯氏之怨言下石趨時安得山中之誇簉輯公明之洞照究心述之弊他奪于眾口之唾逝假以一枝斫安覬闔門感荷百口歡欣）

戊戌朝議大夫葉祖洽知洪州（紀事本末卷二十四原注云大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祖洽知洪州）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葬靖和皇后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作壬寅日東都事略作壬辰日宋史本紀九月癸酉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乙丑上大行皇后謚曰靖和十二月壬寅葬靖和皇后於永裕陵三年正月附靖和皇后主於別廟四年十二月庚戌改謚靖和皇后爲惠恭編年備要云紹興七年改謚顯恭）

大觀三年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子朔）庚子臣僚上言伏見降授朝請大夫知和州胡師文昨爲發運使獨御（案畢[illegible]衍）建議將當二銅錢改鑄當十銅錢自古積山之利以銅鑄錢不聞以錢鑄錢當二錢法與小平錢輕重相等故私鑄不禁而自止民閒便之此神宗皇帝之良法也師文諂奉大臣妄亂變更將已行當二錢毀而改鑄識者痛心詔胡師文提舉萬壽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巳朔）壬戌張邦昌定制、算學文宣王廟從祀人合封爵自風后封上谷公至隋盧太翼封成平男合六十六人（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原注按吳時傳時爲員外郎方興算學欲以黃帝爲先師時言春秋釋奠孔子止中祀數學乃六藝之一若以黃帝爲先師則當用大祀十一月[illegible]黃帝於先師又奏七十人但擬從祀初[illegible]月七日所奏合附在三月十八日[illegible]逗容齋三筆卷十三大觀中置算[illegible]三月部以文宣王爲先師堯鄭荊[illegible]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稽像[illegible]中書爵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illegible]商常儀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illegible]卜楚邱史趙史墨裨竈周榮方甘[illegible]）

（伯鄭裨竈榮陽伯趙史墨易陽伯周榮方美陽伯齊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慮伯漢鮮于妄人清泉伯耿壽昌安定伯夏侯勝任城伯京房樂平伯冀奉良成伯李尋平陵伯張衡西鄂伯周興慎陽伯單颺湖陸伯樊英魯陽伯晉郭璞聞喜伯宋何承天昌盧伯北齊宋景業廣宗伯隋蕭吉臨湘伯臨孝恭新豐伯張胄玄東光伯周王樸東平伯漢鄧平新野子劉洪蒙陰子魏管輅平原子吳趙達穀城子宋祖沖之范陽子後魏殷紹長樂子北齊信都芳樂城子北齊許遵高陽子隋耿詢湖熟子劉焯昌亭子劉炫景城子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曇羅居延子李淳風昌樂子王希明琅邪子李鼎祚贊皇子邊岡成安子漢郎顗觀陽子襄楷隰陰子司馬季主夏陽男洛下閎閬中男嚴君平廣都男魏劉徽淄鄉男晉姜岌成紀男張邱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隋盧太翼成平男〔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上親試舉人賜賈安宅等七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乙丑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六百八十五人文獻通考卷三十一亦作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編年備要與此同又云上製七言八句詩賜安宅等先是小璫梁師成慧黠稍知書得睿思殿文字外庫專主傳上旨於外至是亦竄名進士籍中在第一甲第十一名中書侍郎林攄唱進士第有姓甄而呼堅名盎而呼快于是言者論其不學傳笑中外〔又〕孟翊爲學官有古學而精于易嘗與京言本朝火德應徵有再受命之象宜更變庶事以獻之不然期將至矣未幾於文德殿進一軸卦象如平日所言上大不樂乃竄翊遠方〔案〕續編年資治通鑑上脫書五月今據九朝編年備要陳氏畢氏通鑑編文畢通鑑作乙巳朔日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孟翊有古學而精于易魯公重之用爲學官常謂公言本朝火德應中徵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世事以厭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魯公聞而不樂要止勿狂言大觀三年夏五月天子視朔於文德殿百僚班欲退翊於班中出一軸所畫卦象亦白解釋如平言以芴張圖內事突以獻上亦不樂編管遠方而翊死明年改元政和時事稍稍更易當是時人疑孟翊之言頗驗其後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興事〔又〕詔中外官司輒敢申明衝改御筆處分者以大不恭論〔案〕編年備要云政和三年詔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違限一時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論舊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作御書手詔違御筆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焉有不類上札者而羣下皆不敢言也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八云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

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以違制罪今考崇甯四年政和三年紀事本末未載豈三次申明與抑事或有誤故存此俟考宋史吳敏傳云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正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幸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是此廢矣）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戌朔）丁丑蔡京爲太師中太一宮使內降劄子大觀錢法令舊文諸當十錢在京京畿四輔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路並許行使河北緣邊登萊濰密州緣海鎮城寨堡及四權場不在行使之限今增入下項諸當十錢在京京畿四輔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路並許行使河北緣邊州軍縣鎮城寨堡及四權場等並登萊濰密等州緣海縣鎮城寨堡等並不在行使之限（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蔡京罷京專國日久公弼等交論其姦上亦厭京遂罷爲太一宮使初上爲端王時太史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嘗白日中有黑子上爲之恐乃罷京故罷至冬京致仕仍朔望大朝會許立宰相班）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爲太師中太一宮使請給恩並依現任宰相例制略曰明哲保身雖弗居於寵利忠嘉告后當無廢于燕閒尚懋遠圖以膺多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辛巳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蔡京姦雄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爲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苟簡以爲治無敢橫身爲國建義立制者於是出而銳意更張以爲天下後世無以復加陛下傾心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爲聽所行之事惟京爲從故蔡京得以恣其姦佞玩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紀事本末卷）

（卷百三十一〔案〕宋史蔡京傳云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錄）瀘南安撫司奏請遂州鈐轄司隨移瀘州（長編卷三百二十五載元豐五年四月庚午詔徙鈐轄于瀘州事原注云大觀三年六月八日可考長編卷三百二十八載元豐五年七月戊申詔置瀘南安撫事原注云大觀三年六月八日瀘南安撫司奏請乃四月十九日指揮此時奏請或詔下而未移歟今姑輯以存此）

壬午臣僚上言伏以方田之制即周官土均之法也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蓋所以均之非所以增之也訪聞京西南路將方田十等併作五等又欲以河南府比附輕重地有肥瘠田有等差則賦有輕重豈可一概比附而增之也況詔書方田之意止欲均其稅賦今乃於額外增添多至數倍至今民間詞訴不絕漸至逃移

非經久之策所有今來張徽言建議乞不施行詔依（〔案〕宋史石公弼傳公弼謂徽言掊克重斂民何以堪詔罷之）仍以徽言送吏部與合入（長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文獻通考卷五載河北[illegible]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乃至均稅不過十等第一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饒尚以爲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而依條只收柴蒿錢每頃不過百錢至五百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磽下壟故人戶不無詞訴貧乞依條據土色分外只將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請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即第十等內上等依元數中等以十五畝下等以二十畝折地畝之類是也詔諸路並行其法）

（〔案〕宋編年資治通鑑以何執中爲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言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污臧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何爲者耶是猶以蚊負山也〔案〕宋史本紀辛巳以何執中爲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畢通鑑朝老上書在庚寅日通鑑續編云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駭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蔡京之蠹國害民[illegible]常實刑無過人[illegible]人一身[illegible]受[illegible]已深豈廉[illegible]之[illegible]攀附發位二府亦以大幸逢[illegible]以[illegible]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illegible]奏[illegible]賜第信陵坊以爲淺監更徒金順[illegible]謂府親書拒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illegible]憤讓賢無所建明及張商英爲相惡其出己上與鄭居中合擠之）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辰朔）甲寅復安化軍節度副使張商英爲通議大夫提舉玉局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酉朔）丁亥詔馬政近經分撥所降指揮不相照應今後應緣馬事可依崇寧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指揮並隸樞密院（紀事本末卷[illegible]〔案〕宋史兵志[illegible]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

己丑詔學校法度已見完備惟在奉行可令諸路提舉學事司檢察州縣如稍有懈弛及輒有妄議按劾以聞當議重責（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寅朔）庚戌詔廣南東路英連等六州鑄錢院只鑄夾錫并小平錢更不兼鑄當十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申朔）庚寅引進耀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專切提點陝西等路解鹽王仲千言契勘解鹽舊法歲收鹽三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席一百八十八觔爲額許自措置後來大觀二年種收新鹽三十八萬一千五百八十八席二十二觔并大觀三年種收三十五萬三

百九十四席一百七十一勑連併二年數過舊額欲乞先次通行西京河陽汝州仍每歲更支鹽三萬席通見支陝西等路鹽數共二十三萬席爲額候將來種收大段增廣別具奏乞通展舊法解鹽地分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六月至冬十月不雨江淮大旱〔案〕畢通鑑云是歲江淮荊浙福建大旱秦鳳皆成飢發粟振之詔其賦東都事略黃葆光傳他日因入對徽宗以旱乾爲憂葆光退而上疏曰陛下德足以感人而憂勤祗懍檢身致治無所不至而不能感召和氣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臣嘗仰觀天意俯察人言旁考古今君臣相與之際求其所以致陰陽之變者然後喟然曰人君有屈己盡下之心而人臣無柔順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柔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僕以光天下師臣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爲心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陛下隨宜損益追崇先烈京強俾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兼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向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罷知立山縣又冬十月大雨震電〔案〕宋史五行志十月戊申京師大雨雹薛通鑑作癸丑據朔閏考是月壬申朔無癸丑日畢云薛日誤良是又甘露降尚書省〔案〕李埴十朝綱要云十一月壬子甘露降尚書省左僕射左右丞廳及制赦院上作詩賜執政以下宋史五行志三年冬月甘露降于尚書省及六曹御製七言四韻詩賜執政已下其後內自禁中及宣和殿延福宮神霄宮下至三學開封府大理寺宰臣私第皆有之歲歲拜表稱賀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云大觀三年十一月壬子尚書省甘露降御筆以中臺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韻以記其實賜執政而下云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臺贊萬機夜浥乘殊濡綠葉朝凝覼玉弄清煇仙盆雲表秋難比豐草膏零日未稀木自君臣具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據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丑朔壬子乃十七日）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丑朔）丁未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算學合奉安先師并配享從祀繪像未合典禮可令禮官講究以聞臣等切詳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儀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使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之所以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其精粗顯微無不該舉今算學所習天文厤算三式法算四科其術皆本於黃帝宜尊黃帝爲先師而以其時之臣風后力牧大鴻大撓隸首容成臾區常儀爲配饗又以後世精於數術者隨其世次分繪兩廡以爲從祀今具下項風后力牧云云已上七十人今欲擬從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原注云此據詔旨并三月十八日所書實錄皆不書三月十八日已用孔子爲先師吳時云云可考恐此奏合在三月十八日以前詔旨誤編入此或移著彼庶先後不差須考詳云〔案〕通鑑續編云風后等八人爲配享巫咸等七十二人爲從祀紀事三月十八日載張邦昌定從祀人自風后至隋盧太翼六十六人茲云七十人數均不合以容齋三筆核之當六十六人中有風后而無力牧太鴻紀事删節無考李埴十朝綱要云以黃帝爲先師以風后力牧等八人爲配享又以後世精于術數者自巫咸箕子至後周王朴等七十人爲從祀又玉海卷一百十二大觀三年十一月算學尊黃帝爲先師風后等配饗商巫咸至周王朴七十人從祀）

己巳太師中太一宮使魏國公蔡京守太師致仕仍提舉編修哲宗皇帝實錄進封楚國公其請俸并雜給人從等並依舊朝朔望大朝會許立宰臣班餘依故事又詔蔡京合得致仕恩澤外長子顯謨閣直學士承議郎提舉醴泉觀攸除樞密直學士次子宣義郎儵除直祕閣餘依故事侍御史毛注言孟翊妖姦以天文惑眾嘗獻京詩言涉不順京輒喜而受之因以獻易書而賜官卒致詆誣以冒重辟而京不復愧恥張懷素惡逆以地理惑眾京熟與之游從京妻葬地卜日懷素主之嘗同

游淮左題字刻石後雖陰令人追毀以掩其迹而衆所共知以至尚書省事多不取旨直行批下以作陛下之威重祿厚賞下結人心以作陛下之福林攄跋扈之黨而置之政本之地宋喬年姦雄之親而置之京尹之任考之以心揆之以事其志有不可量者今並盤旋輦轂久而不去其情狀已可見矣（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未朔）戊子提舉玉局觀張商英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乘驛赴闕（案乾道臨安志大觀三年十二月癸酉以通議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張商英知杭州乘驛赴闕與此差十六日必有一誤）詔比閱哲廟實錄見商英紹聖初力排元祐姦惡迹狀甚明具載信史昨崇甯初止緣與大臣議論不合罷政迹其本心實非朋黨雖已出籍自今仍不得依元祐黨籍人體例施行并

有是除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案玉海卷四十九大觀四年張商英撰神宗政典六卷三十篇宣和七年六月十四日七朝寶訓書成）

辛卯呂惠卿復資政殿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八　錢唐王崇鼎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九

徽宗

大觀四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子朔）癸卯詔錢與物同少則貴多則賤當十錢法行之方定今鑄不絕源源而來錢數既多法隨而弊私鑄復興混淆無別其法必壞非長久之術舊鑄錢監並依舊額止鼓鑄小平錢其後降指揮改鑄當十錢數等並罷京畿大觀東監亦聞無物料可罷新置河東河北陝西諸監鼓鑄當十銅錢夾錫錢可罷鑄當十銅錢外仍尚書省取索如新邊無鐵炭不可鼓鑄去處相度減罷外有合存留者擬定將上取旨恐遇俗無知將謂不行當十錢故有鼓惑羣聽仍令開封府立法行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丁卯呂惠卿降授正奉大夫侍御史毛注劾惠卿上表謝復官用詩風雨及青蠅節南山等章句以古君子自處而以亂世方盛時罪不可赦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通鑑作丁卯日茲據補日）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午朔）辛未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張商英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商英入對言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害興利而已今試一一舉行則盡紹聖之美矣法若有敝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案編年備要云商英過闕入對上問向來黨籍之由對曰已嘗作嘉禾頌大臣以此相媒擊若非陛下洞究本末臣何由出黨籍上因語及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權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序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商英曰京舊居兩浙既貴浙人之高貲乃宦者苞苴結託今皆爲心腹耳目上又曰近來風俗甚不美商英曰此正今日之大患也上曰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

（餘黨尚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何干臣事是日商英見聖躬微與遂留爲中太一宮使）戊寅議禮局奏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于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薦籩豆脯醢王北面而祀之此堂上之位也進饌之後席于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爲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面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大祫祭承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毀廟神主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

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饋食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則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又奏古之祭祀必七日戒三日齋然後可以交於神明周官大宰祀五帝則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謂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秦變古法改用三日漢則天地七日宗廟五日魏晉因之唐則大禮七日雖多寡不同皆非先王之制乞明詔有司應郊廟大祭祀皆前期十日而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以應典禮又奏竊惟陛下度律均鍾更造雅樂施之天下爲萬世法至於禮器尚仍舊制未聞有所改作禮樂者國之大本而起於度數度數得則權量正法度一而民不疑今禮樂異制不相取法非所以一民也乞明詔有司取新定樂律之度審校禮器有不合者悉行改正以副制作之意並從之（原注云以上並因實錄）又奏修成大觀禮書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祭服圖一册據經稽古酌今之宜以正沿襲之誤又別爲看詳十二卷祭服看詳二册詔行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原注云詔旨無之實錄蓋因新儀也御筆改正七項當檢新儀册取增入本局奇子臣等聞國之事莫大于祀禮之經莫重于祭所以嚴神祇之奉隆本始之報聖王之制以此爲先其器服之用牲幣之等疏數之節多寡之數見於周官者爲詳自秦漢以來禮文殘缺訣聞俗學因隨就寡雖天地大祀所當明索而合祭之失千載莫革則其餘蓋可知矣道與世升運若有待恭惟皇帝陛下天錫明聖丕承先烈爰詔有司討論舊典親御翰墨著爲格目科指部居總集該盡承學之臣獲導寶訓實千載彝逢之會臣等今恭讀所頒冠禮格目博極載籍先文編成大觀新編

禮書吉禮二百三十一卷并目錄五卷總共二百三十六册祭服制度十六卷共一十六册祭服圖一册其據經稽古酌今之宜以正沿襲之誤又別爲看詳一十二卷目錄一卷共一十三册祭服看詳二册謹隨劄子上進損益裁成伏乞斷自聖學仍乞降付本局修定儀注大觀四年二月初九日奉御筆閱所上禮書并祭服制庋頒見詳盡內篇祕禮自昔所論不一今編次討論尤爲允當除依今來指揮改正外餘依所奏修定）

御筆改正七項禮書卷第一議先奏六樂後奏黃鍾合用禮神祀神之禮先王祀天各以象類求之方其求于幽則禮其道而象其色璧以圓犢以蒼日以冬至以其幽而遠故備樂而求之自黃鍾陽生之律至雲門之舞六變而後天神始降可得而禮其求于顯則體其用而象其色不以璧之圓而以圭之銳不以犢之蒼而以特之赤日以上辛以其顯而近故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而已夫天帝一也自本而求之則曰天自

其用而求之則曰帝其禮其義其所其事各異也祀天者不可以求帝求帝者不可以祀天天者昊天也帝者感生帝也詩曰皇天上帝既曰天又曰帝體用不同故也今先獻以蒼後獻以赤考周官之書有分而序之之言無合而祀之之說有蒼璧四圭之異無先璧後圭之制有蒼犢騂牲之殊無先蒼後赤之禮夫牲本赤而飾以蒼欲以降神之禮格天天其可欺乎蓋自周以迄于今千數百歲未之有改今無所稽據合其禮於圜丘冬祀之日違經背義不可施行禮書卷第二議設壺尊於壇下禮之施各有其宜禮運所稱後聖有作爲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列其琴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考其宮曰室曰戶曰堂曰下蓋在寢在廟之制非丘壇之禮考周書酒正掌酒之政令有酌數有器量亦無在上在下之文于古無所稽可不須改禮書卷第四議乞立春後上辛日祈穀先王祈鬼神各隨其事各協其時各異其禮萬物萌於春新於辛正月春之始和也上辛日之初應也故祈穀以正月之上辛不可易也若立春前遇辛不祈於立春後別以辛日是爲次辛非上辛也今歲在庚寅上辛在丑立春在申次辛在亥遇丑不祈而於亥日則辛之氣已過不逆其氣而求之非禮也不可施行禮書卷第五蜡祭增日月于南北壇罷去二十八舍星次重複先王制禮以求鬼神或於其所出之方出其所主之事日陽月陰方求神而覿之則禮日於南禮

月於北日出東方月出西方求神而覿之則祀日於東壇月於西壇各有所主也先王之於日月或賓其出或致其至或餞其入或禮之或祀之其義不同蜡祭兼日月既祀於西東矣而又禮之於南北天無二日豈不瀆乎且覿禮所載覿而禮之非祀禮也今去星次重複而增日月之祀重複甚矣不可施行禮書卷第十一議乞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禮有等差以別貴賤故廟祭之數天子七世諸侯五世大夫三世士二世不易之道今以執政官方古諸侯而上祭四世古無祭四世之文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無差等多寡之別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已增爲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爲過矣先王制禮以齊萬有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踰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取而定焉今恐奪人之恩而使通祭二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外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議乞立廟者居處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又無則隨宜創制禮以制情使貴賤大小各當其分則禮必有制制必有數故不敢踰不敢紊也古者廟在大門之內中門之左內示親左示仁也今臣僚寓居私第無有定止禮令（案此下原本有脫文）立廟當麗於法矣可應有私第者立廟於門內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議乞品官廟視宅堂之制寢勿踰於廟間數爲限庶幾易行陽數奇陰數偶天下屋室

之制皆以陽爲數今立廟制寢觀其所祭之數則祭四世者寢四間陰數也古者寢不踰廟禮之廢失久矣士庶堂寢踰世度僭禮有五楹七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三世之數則當徹毀居宇以應禮制人必駭政豈得爲易行可今後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間數不得踰廟事二世者寢用三間者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己丑（〔案〕原作乙丑宋史作己丑日薛通鑑同據朔閏考是月庚午朔無乙丑日今依宋史本紀改）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張商英爲中書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壬辰詔當十錢已降指揮罷鑄其河東等路見鑄夾錫鐵錢亦依此施行其餘路並依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癸巳詔方田之法均賦惠民訪聞近歲以來有司推行

怠惰監司督察不嚴賄賂公行高下失實下戶受弊有害官法可嚴飭所部仍仰監司覺察如違當行嚴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文獻通考卷五云臣僚上言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詔令輒于舊管稅額之外增出稅數號爲盛剩其多有一邑之間及數萬者望下逐路提舉司將應有增稅縣分並依近降指揮重行方量依條均定稅數不得于元額外別有增損止令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春二月禁燃頂煉臂自毀者〔案〕岳珂愧郯錄卷六云政和五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諸色人燃頂煉臂刺血斷指已降指揮並行禁止日來未見止絕乞行法詔毀支體有害風教況夷人之法中華豈可效之累降處分終未能革可禱行下以大不恭論添賞錢三千貫支監司守臣知而不舉與同罪又云詔則大觀四年二月一日已有之矣宋史本紀二月庚午朔薛氏畢氏通鑑云正月辛酉詔士庶拜僧者以大不恭論禁燃頂煉臂自毀者畢通鑑云正月辛酉中丞吳執中言竊聞邇來諸路以八行貢者如親病割股或對佛燃頂或刺臂出血寫青詞以禱或不茹葷誦佛書以此謂之孝悌類不可勝數俾長貳博士考其道藝別白是非欲去冒濫勿使妄進從之薛畢作正月蓋以吳執中上疏日在正月辛酉）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己亥朔）庚子詔六藝皆聖人者作乃者增學舍置師弟子而入流命官靡有區別其令醫學生併入太醫局算學生入太史局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局罷學官及人吏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陳瓘之子正彙詣杭州告京有反狀知杭州蔡薿執正彙送京師上命中丞吳執中鞫之瓘自明州逮入開封制獄權尹李孝壽使吏稱瓘使承教正彙妄訴京罪貶瓘通州流正彙沙門島〔案〕紀事本末卷二十九原注云正彙告變見三月十一日據四史朔閏考三月己亥朔己酉日也續通鑑編年上脫三月字通州安置及瓘謝表均詳見十一月戊寅日下原注編年備要陳瓘語吏曰正彙安能知之願得筆札悉以聞吏恐懼不敢與）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己巳朔）丁丑議禮局奏臣等見編修賓軍以下四禮據周官以朝宗覲遇會同問視爲賓禮蓋以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其來也以賓禮待之開元及開寶惟以蕃國主及蕃國使朝見爲賓禮自大朝會以下並於嘉禮修入軍禮除依周禮合編外大均大役之禮及均賦貢力征及修築宮邑之事看詳古者六師出於鄉軍政寓於井田故大均大役列爲軍禮降周以來兵農判而爲二其事又非禮官所掌故開寶軍禮並不編入又有大封之禮自置郡縣其禮不存開寶雖有册拜諸王公儀係於嘉禮中編入嘉禮除依周禮合編外有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有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古者飲食燕饗之禮其事不同行之或在路寢或在祖廟今朝廷所行均謂之燕禮又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說者謂兄弟同姓

之國也異姓婚姻甥舅之國也今雖有賜胙之禮事既畢比及羣臣其儀已具吉禮婚姻甥舅置第京師非如昔裂土受封開元及開寶定禮並無上件儀注乞斷自聖裁付本局遵依編修御筆賓禮鹿鳴之詩以燕羣臣其詩曰以燕樂嘉賓之心蓋方其燕樂則羣臣亦爲之賓非特諸侯也主尊賓卑君爲主而尊臣爲賓而卑賓主尊卑之義辨矣今雖不同封建諸侯賓禮豈可廢缺自罷侯置守守臣亦古諸侯也其赴闕被召奏事之類則朝覲會遇之禮豈可廢乎唐不知此而移於嘉禮非先王制禮之意可依周禮參詳去取修立軍禮兵農雖分均而恤之役而任之固在也大均之禮恤眾恤其事也大役之禮任眾任其力也恤其事非特地賦地職而

已任其力非特築宮邑而已今諸軍三年一戍無久近之差無勞逸之異無遠邇之殊均之也營建城邑起保甲興兵夫之類役之也則均役之禮豈可無之禮春也故軍禮在焉其事則各隨所隸如大蒐田之制在夏官朝宗在春官而圖事比功在秋官則豈害於非所掌乎至如大封今有五等封爵然無合眾之事在所去取禮緣人情因情立制古有今無則不必膠古古無今有則自我作古惟當而已嘉禮飲食以親宗族兄弟今宗室親王皆有歲時牲餼酒食之賜是也脤膰以親兄弟之國今兄弟雖不之國祭而受福豈可不與兄弟共之有司自當斟酌時事考循古意以立禮制（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壬午（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丙辰運河淺澀請令逐州軍通簽判兼管內運河庶可責辦原注）

（大觀四年四月十四日（案）原文已佚）

癸未蔡京上哲宗實錄（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編年備要云毛注再罷京留居賜第不自循省增脩臺池外示閒暇執政大臣多出其門業讀日閒奉制不改乞降前後章疏著京之罪俾速去國而給事中何昌言又奏大臣敍罪須有章疏合過門下省關四方按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盜賜予以壽國用輕爵祿以示私恩謂財羨皆誕漫務貴工爲騷擾古人有一於此必加嚴刑而京兼有之自京再罷相士民以爲京去可必既而又以哲宗實錄未竟而留今既成書去計杳然若非天變覺見有以警陛下人力其如之何上始下公弼前所上章降京太子少保致仕居於外而中丞吳執中乃上疏謂進退大臣當全體貌于是爲京降詔略曰尚慮肆恐羿撫舊事下石傾擠彈章不已故京得不重貶而且知京將復用矣）

丙申議禮局奏文宣王自開元追諡之初則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樂用宮架其禮制蓋嘗增崇矣國朝會要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崇甯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

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圖繪頒之天下郡邑其執圭立戟乞並從王者制度又言弟子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文黑秦商原抗樂欬從祀文宣王臣考之史記嘗有其名唐開元禮亦載祀典乞皆贈侯爵使預祭享又言九宮貴神皆星也自唐以來置壇特祀國朝因之玉用兩圭有邸夫兩圭有邸祀土地之玉以祀星辰非是乞改用圭璧以應古制又乞增祀熒惑圭璧及易每歲臘祀大社稷並用太牢如春秋二仲之祭又言國家崇奉赤帝爲感生帝以僖祖配侑與迎氣之禮不同尊異之也而乃於立夏迎氣之壇祀之甚不稱所以尊異之意請於南郊別立感生帝壇依赤帝高廣之制又言周官天府比國之玉鎮大寶器大祭則出而陳之說者

以爲大祭禘祫也乞遇祫饗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從事凡親祀太廟依此又言請詔有司倣古法制五齊三酒及依開元開寶通禮七祀不設奠幣焚幣之儀他小祀依此又請郊廟牲牷命有司毛取純色芻之三月易一牢以應在滌之義中祀六十日小祀三十日又請倣周禮置公桑蠶室以興蠶事而供祭服又言元冥水官歷代祀之不應燔燎開元禮及本朝開寶通禮禮畢祝版燔於齋所非是乞祝與幣皆瘞之又言周禮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今春夏每享各用大尊二是以追享朝享之尊施之於禴祠烝嘗其爲失禮明甚自今四時享太廟不用大尊又言灌以圭瓚用玉氣也典瑞祼圭有瓚以祀

先王圭瓚之制以圭爲柄其長尺有二寸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其容五升其徑八寸其勺之鼻爲龍首所以出鬱鬯也其下有槃其徑一尺所以承圭瓚也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乞改造以應古制又言牙盤上食非古也唐天寶之末韋彤等據經而議謂褻味多品不可交於神明欲罷去之乞祭惟藉以席不用牙盤又言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蓋旅上帝非一帝也必有版以辨其名與位而版必以金爲之者蓋禮大者莫過乎事上帝所以極嚴潔而不敢忽也乞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上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與配神之帝皆以黃金飾木爲神位版鏤青爲字其餘則用朱漆金字以是爲尊卑之差又言太常祀感生帝神州地祇乞牲用繭栗器用陶匏（〔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八載此疏云牲用繭栗席用稾秸已合古祀而所用之器與宗廟同則爲非稱請改用陶匏云）又言感生帝神州地祇國家崇奉爲大祀以僖祖太宗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宮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宮架二舞從之又言古者諸侯祭五世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大夫祭三世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士祭二世祖禰而止按今品官下逮庶人皆祭三世無尊統上下之差流澤廣狹之別緣偷襲弊其流已久請自執政官以上自高祖而下祭親廟四餘通祭三世庶幾有尊統流澤之差詔曰禮有差等以別貴賤故廟祭之數天子七世諸侯五世不易之道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五月（〔案〕是月朔無考）己酉詔去歲諸路災傷今春雨暘時若農

務方興所有方田可遵用熙甯故事並權罷候豐熟日別奏取旨其已方量了畢止是官司攢造文字去處許依條限了當（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甲子先是門下省檢會臣僚上言（〔案〕畢通鑑上言者石公弼張克公等）論奏蔡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震中外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布私恩謂財利爲有餘積皆出誕慢務誇大以興事功肆爲搔擾援引小人以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途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夫漕運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己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非一已有臣寮論列臣更不敢具陳及至名爲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辭致姪俁之

告變而謬為心疾受孟翊之誣言而與之官爵趙眞欲輔之妖術張大成竊伺其姦意駭動遠邇聞者寒心皆足以鼓惑天下為害之大者也是日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特降授太子少保依舊致仕在外任便居住制略曰（〔案〕宋文鑑載是詔為張閣所作輕爵祿句上有云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庭太師致仕莅國公蔡京頃以時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袞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機務出入八年事寢紊於將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末寬典下有云於戲天事尚象明罰所以弼災人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紀事本末已刪去首尾）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兇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是將邀（〔案〕宋文鑑作徼）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難以屈法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獻蓺情尚為寬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資治通鑑編年云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宋史本紀作貶太子少保續通鑑編年作太保與紀事本末及本紀均異恐誤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云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頗焦勞台臣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亦寢薄京之所為遂降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遣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五月停給僧尼度牒三年〔案〕宋史本紀壬寅日編年備要云毛注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年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從之　又有星孛於中宮長數丈始出王良造父閒逆歷閣道逆行入紫宮幾徧掃垣內外庭已退俄又進掃帝座者再前後二十餘日乃滅求直言大赦原注星變莫甚於此掃帝座者再其後金人犯帝闕者再若有先兆〔案〕宋史本紀丁未彗出奎婁丙辰以彗見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戊午赦天下毛注傳彗再見注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仕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之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齊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遷事數易而國力大匱賦斂所振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大觀四年五月彗出又改明年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又卷二云大觀四年彗星逆從閣道入紫宮再掃閣道絛問謝中美占驗果若何則彷彿漢中平末也郎呼主書吏閱靈取東漢志來因其觀之見殺宦者易宏農而漢獻帝流離事大駭懼中美則以手摩掃書冊而言不必盡然要概例之又問其期曰壬寅時辛丑春也更汗儀及壬寅不驗則曰當在乙巳遂驗云又當癸卯又改宏詞科立詞學兼茂科〔案〕十朝綱要及宋史本紀甲寅日陳通鑑續編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援館職歲不過五人編年備要云改宏詞科舉之明年二月譚世勣以試中除館職後不書初典一試或言不無幸中宣和五年詔附省試能改齋漫錄卷一云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擬立歲試詞學兼茂科格制依見行體式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加唐人破邊賊露布之類以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又柳宗元平淮西之類箴銘如揚雄九州箴又如柳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誡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體亦許四六臨時立詞學兼茂科取四題分作兩場二篇以歷代史傳故事借擬為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奉聖旨依擬此是四月奏擬五月始奉指揮玉海卷一百十六大觀四年五月十六日改立詞學兼茂科於舊試格內除去檄書增入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為題宣和五年七月戊貢詔附省試又計自辛卯至戊申中選者二十六人洪邁容齋三筆卷十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誥二篇以歷代史故事命題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又案〕立宏詞科在紹聖元年五月可考紹聖時不試詔誥赦敕）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辰朔）乙亥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張商英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

（注二月二十日爲中侍合與此參考依日月附見商英作內前行云髦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朝化求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注云商英視事明日始得雨上喜甚書商霖二字賜之又卷百三十六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云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吐氣時彗星見而遂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傳說以爲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宋史張商英傳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便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爲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治內侍無至團練有勳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翕稱之）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戌朔）辛丑，臣僚上言乞方田不拘已畢未畢並權住罷。詔應方田雖已經方量而高下失當肥瘠不均見有詞訴在官司者，自係未畢，合依已降朝旨權罷，其稅賦依未方已前各依舊送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己未，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貨物交易得錢者必入中來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十錢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間，故官私內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爲輕齎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布（案布字畢鑑作而字）通得實價則難行，重輕之勢然也。今欲權於內庫并密院諸司借支應於封樁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令以當十錢盜鑄僞濫害法，限年更不行用，令民間盡所有於所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案宋史食貨志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覺無更用），擇其僞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錢足十貫作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議權貨通商鈔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原注云此據初草七月二十二日張商英進呈再論錢法之弊今全錄初草蓋因商英家所供文字今史院已不可尋矣入月四日商英又論令下五十日而猶未大宰恐此奏不在七月二十二日必在已前矣須細考之蔡絛史補國朝鑄錢沿襲九代及南唐故事歲鑄之額實增至慶厤元豐間爲最盛銅鐵錢歲無慮三百萬貫及元祐紹聖而寖弛崇寧初則已不及祖宗之數多矣曾公秉政思復舊額以錫少終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詢子母相權之說因作大錢以一當十至大觀上又爲親書錢文焉蓋昔者鼓冶凡物料工人之費鑄一錢獨十得息者一二而官吏運銅鐵悉在外出荷術加工則費一錢之用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其車二錢加以鑄三錢之費則製作極精妙乃得大錢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緻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盜鑄如東南盜鑄其私錢既鑄薄且製作程惡遂以擬多成獎大觀三年曾公既諾朝議改爲當二當三則折閱備焉雖釋官亦不能待矣而大錢遂廢初議改當三也宰執爭蕃錢而市黃余在都金銀鋪末卸之不兩月命下時傳爲誦笑）

乙丑，中書省指置財用所奏：本所勘會京東河北鹽貨

熙豐舊法止依本路通行，昨爲水壞解池，權許通入解鹽地分。今來陝西制置解鹽司稱兩池鹽三年溢額，其東北鹽已過元立期限，又稱見今解鹽地分與東北鹽相兼貨賣，欲行禁止。今先此相度，將東北鹽只得於未通行解鹽州軍地分內貨賣，其已通行解鹽州軍地分更不許放入，其權貨務算計并諸場舍支入已通行解鹽地分鹽並自指揮到日住罷。所有已算出東北鹽未入已通行解鹽分，許於州縣鎮任便貨賣，更不得放入已通行解鹽地分。其已通行解鹽地分，謂西川峽路州軍并河東磁隰晉絳州、京西南路唐鄧襄均金房隨郢八州軍、京西北路西京河陽汝州。其客人見般到東北鹽貨未貨易者，官爲盡數拘收，未得出賣，別取指揮算

錢還客如敢隱藏並同私鹽法斷罪詔在京通行解鹽其在京合經由州縣地分內亦許通行仰措置財用所相度卻於見行解鹽地分內據今來添展州縣權住通行及合行事件並令本所疾速措置條畫申尚書省餘依所申（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案宋史食貨志云大觀四年張商英爲相議復通行解鹽如舊法而東北鹽毋得與解地相亂越而有司議解地已復舊法印鈔請商旅已買東北鹽隨處官司期三月盡籍輸官償其價隱匿者如私鹽法）

八月丁卯朔（案據錢大昕朔閏考增朔字）御製大晟樂記云在藝祖時嘗詔和峴在神宗時嘗詔李照阮逸在神考時嘗詔范鎮劉几然老師俗儒末學昧陋不達其原曾不足以奉承萬一以迄於今然仰繼先烈推而明之蓋古之作樂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

勳未集則篪籥之聲不可行於武成之後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則大武之聲不可施於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雖舊邦樂名三易朕承累聖之謀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蓋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緒遺風餘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賴天之靈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於卒伍之賤獻黃帝后夔正聲中聲之法宋成公之英華出於受命之邦得其制作範模之度協於朕志於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諸身以指爲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樂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鳩工一年制器三年樂成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備以崇甯四年八月庚寅按奏於崇政殿庭八音克諧不相奪倫越九月朔百僚朝大慶殿稱慶樂九成羽物爲之應有鶴千隻飛鳴其上乃賜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復有雙鶴來儀自後樂作則鶴至如形影之相召於以薦壇廟和萬邦與天下共之乃按習於宮掖教之國子用之太學辟廱頒之三京四輔以及藩府焉又親筆手詔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蓋感人以聲則無古今之異四夷之樂先王所不廢也雖樂不同而聲豈有二古今參用永爲一代之制繼周勺之後革百王之陋以遺萬世貽厥子孫永保用享大觀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己巳措置財用所措置相度條畫到下項一今來解鹽至東京合經由州縣欲乞令鄭州管下并中牟開封府

祥符陽武縣管下并令通放解鹽一今來既令經由州縣過行解鹽卻乞將昨來王仲千所乞通入京西北路陳潁蔡州信陽軍權住通放一所有添展通放解鹽州縣客人已販到東北鹽約束日限並乞依今月一日已申事理施行一客人自降今來指揮到日已算請出東北鹽元指定東京未到者今乞只令於所至州軍批引其在鹽場未請出鹽者今後只就鹽場批引其已到京未貨易者限五日令所委官就都鹽院盡數依在市見賣每觔價全袋拘買即不得辭折減落其價錢欲乞令榷貨務支還一在京鋪戶買下客人鹽且令依舊價零細出賣候都鹽院出賣日別有指揮一乞令在京鋪戶赴都鹽院請買出鹽置鋪零細出賣每觔官收價錢四

十五文足每一百觔支與耗鹽十觔其鋪戶須得依官價出賣不得擅自增長一欲令戶部選委權貨務監官一員不妨本職專切管勾買賣事件一乞就都鹽院辦截敖屋收買客鹽一乞就委見差提舉買鈔戶部郎官專切提舉買賣鹽一宗事務詔並依（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案玉海卷一一百八十一大觀四年閏八月十三日修東南鹽法百三十條）

庚午張商英言陛下奮發英斷慨然欲救錢輕物重之弊一旦發德音下明詔捐棄帑藏數千萬緡錢寶改當十爲當三令下之日中外歡呼萬口一辭歷考史策自二帝三王以來未見如此之舉也然而姦邪在內者密倡其說曰不久必復舊可畜以待也姦邪之在外者曉民以掠美曰當三則虧汝當七則折中矣是以小民聽

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猶未大孚也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議卒行姦邪愧服而漸消其凶悍不平之氣（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戊寅詔州小學生更不給食又詔自今取貢額三分於大比前一年解發不入學及雖入學而見係退黜者方得取應又詔所在學生及五百人許置教授二員其不及五十人者不置以本州在任有出身官兼領尋改五十人作八十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省冗官案宋史本紀戊寅省內外冗官冗又石公弼上疏言自崇甯以來任事之人專務僥功倖賞開邊則招納無窮修造日廣民力捎瘵饑疫相繼死者過半帆運花石荒廢農業黔南之役調度蕭然上天垂戒審不在茲願息民以承天意何執中等毀之遂自兵部侍郎出知揚州案宋史公弼本傳云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阻之以

樞密直學士知揚州）

閏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酉朔）己亥詔付議禮局士庶每歲中元節拆竹爲樓紙作偶人如僧居側號曰盂蘭盆釋子曰薦度亡者解脫地獄往生天界以供孝德行之於世俗可矣景靈宮祖考靈遊所在不應俯徇流俗曲信金狄不根而設此物縱復釋教藏典具載此事在先儒典籍有何據執并是日月於帝后神御坐上鋪陳麻株練葉以藉瓜花不委逐項可與不可施之宗廟又詔佛乃西土得道之士自漢明帝感夢之後佛教流於中國以世之九卿視之見今景靈兩宮帝后忌辰釋教設水陸齋會前陳帷幄揭榜帝號浴室僧徒召請不違佛敕來降道場以祖宗在天之靈據從佛敕之呼召不亦瀆侮

之甚乎況胡佛可以稱呼敕旨有何典常又詔犬之爲物在道教中謂之厭獸人且弗食而歲時祭祀備于禮料登于鼎俎於典禮經據如何該載本局言盂蘭盆本梵語譯以華音卽救倒垂器也釋氏之說以爲大目健連爲母墮餓鬼趣中乃於僧自（案原本脫字）之日具飯五果百味置盆中以供十方而母得食然則具飯以度苦趣設器以救倒垂行於世俗可也景靈東西兩宮嚴事祖考神靈在天對越在下柰何俯徇流俗設盂蘭盆之儀乎至若麻株練葉以藉瓜花亦非經訓獨出疏鈔麻穀衆草之論及楚人五月五日祀屈原之說尤乖典禮不可施用景靈兩宮帝后忌辰用釋教設水陸齋供而僧徒召請有不違佛敕之呼以祖宗而從佛敕以胡佛而

稱敕旨失禮畔經不可以訓求之典常所宜刊正今裒靈宮所用水陸儀式除功德名位崇寧五年奉睿旨編類成册外而其閒應用詞語臣等以謂亦宜如金籙齋儀逐一供具明詔所屬選官再行看詳凡涉僭紊悉行刪正庶於行用無誤太廟祀祠雖具犬牲然六牲之薦蓋亦未備矧犬爲厭歡人猶弗食而載之鼎俎以享神明豈事死如事生之意乎臣等以謂宗廟之祭宜如六牲之不具馬雞四豆之弗薦雁醢之義去犬牲不用並從之仍令禮部取索詞語刪潤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先是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案〕乾道臨安志卷三大觀四年九月壬申以翰林學士張閣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與此異月宋史與此同作辛酉日趙彥衞雲麓漫鈔卷一云朱勔之父朱沖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

邱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觀之但見憩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他日必貴自是主僧頗周給之其子勔有幹村蔡太師憩平江沖檣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蠹以進并工巧之物輸上方就平江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閒以金珠爲器分遺後宮宮人皆德之譽月隆送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閣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勔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上顧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嘉之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指內帑爲囊中物每一發輒數百萬搜巖剔藪幽隱下置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曰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者悉以黃帕覆之指爲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閒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載以巨艦輒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折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勔又即所居創一圜林樹之勝冠於二浙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朝謁焉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十云朱勔本一巨商與其父役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遁跡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欲假事歸以報復讎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南富有此物可訪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爲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任來竊販于淮浙閒凡官吏居民舊有睚眦之怨者無

不生事害之兩說朱勔出處相異舉通鑑云閣思所以固寵乃因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自此應奉益繁矣

〔又〕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案〕宋史契丹國志均同遼史不書

〔又〕罷耕僧寺觀額〔案〕十朝綱要辛卯日

〔又〕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案〕宋史本紀東都事略丁酉日陳通鑑續編后開封人初帝爲端王常朝欽聖太后於慈德宮后時爲押班太后命后供侍帝即位太后因以賜帝后性端謹善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爲后編年備要云后有異寵上多齎以詞章天下歌之朔閏考是月丙申朔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丑朔）丁卯勘會朝廷方田之法本均稅賦使無偏輕偏重之弊蓋所以恤民非所以厲民也訪聞天下方田官吏多不體朝廷之意騷擾良民靡所不至非特方田以增稅賦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

出芻草之直上戶或增數百緡下戶亦不下數十緡民戶因此廢業失所飢莩者有之仰所屬監司推原均田之意改正施行悉如舊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乙亥議禮局言皇后受册用開元開寶禮參以近儀修定是日有司陳黃麾細仗設宮架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臨軒命使羣臣皆朝服皇后服褘衣受册於穆清殿以內侍受册寶內外命婦班賀羣臣於內東門上牋稱賀皇后表謝羣臣入賀如儀乞修祇謁景靈宮儀注及製樂章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案〕宋史本紀十一月乙丑朔朝景靈宮）

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原注云此據丁未錄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初瓘自合浦放還居四明而其子正彙幹至餘杭適閱蔡崇盛說蔡京有動搖東宮之語正彙即日自陳於杭帥蔡薿薿時方結蔡京爲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

（書告京俾祇爲計事下開封制獄知開封李孝稱酷吏也乃并下明州捕瓘士民哭送之瓘不爲動既就獄顧其子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孝稱脅瓘使證正彙之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遂自陳告瓘以所不知秉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苟合其說又義所不爲況不欺不貳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常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勒聞所對失聲歎息謂瓘曰主上正欲知實狀右司第依此罪對其後獄具竟坐正彙以所言過實流竄海島而瓘亦有通州安置之命瓘之對表曰脫死幽縲置身善地上恩曲逮孫弟橫流伏顯臣投閑之餘年齡已暮皆有自貽之戚天實遽之災非無妄而來人莊矜者議律難逃于常憲原情獨賴於請吏賁感彌深論報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用舜之中宥罪每發於深慈施刑宥失於過厚不遺疎遠成與并包臣敢不上體寬仁靜思愆咎終於屏跡益堅戀主之誠死而有知向圖結草之報瓘留通久之至是方許其自便瓘謝表曰恩由獨斷澤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孳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己之私榮恭孜感徐仰瀆高聽伏念臣昨蒙善貸賜以生還葬跡孤踪久寄食於畏縣華門幹蠱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藩身其出每緣餬口去庭闈者累月聞道路之一言耳受而輒行親危而不顧緣師司按疾其多事故傳者多指爲病狂萬口嗷嗷兩路譊讟狐突教子素存不貳之風曾參殺人甯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寢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乎允闕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便出闕扉而涕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進濡一身彌覺有身之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殉國初無悔吝之私抱疾呼天惟待請誠之皆忽困語論特免拘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大并容舜明洞照人人皆使之得所事事惟恐其太偏繼志用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皇之實舊弊若冰之將釋新慶如川之方詵家國平康內外交泰遂使赦無留令昔阻隔而令行士有夙愆始棄置而終宥全家苛德無路覬恩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之身已老尚可際捐望天雖隔於戴盆向日敢忘於傾藿正彙告變已見三月十二日更須考詳存一去一瓘正彙事通州安置在大觀四年三月其放自便在十月附傳乃於編管台州後云尋放自便歸江州誤也據政和元年十月責台州復官自便蓋在五年後既復官自便乃還寓通州六年秋始至江州七年除太平觀尋居住南康軍移楚州卒瓘南竄頌云自崇甯壬午流竄丙申閏月至九江始有南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丁卯郊（案）宋史本紀丁卯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改明年元

又張商英言編熙甯元豐事號皇宋政典（案）編年備要載其目曰原廟新省系除三舍導洛瀾例回河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守具禮樂營造詔詣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爲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故作政典以黜其黨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云四年十一月尚書右僕射張商英奏乞編集熙甯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奉聖旨依玉海卷五十一云戊寅置局尚書省是月乙丑朔戊寅爲十四日又卷四十九大觀四年張商英撰神宗政典六卷三十篇編年備要云時商英稍事更變省六路上供錢罷東北鹽復行解鹽又罷內庫出對鈔鹽歸之有司亦不以少廢而報私怨且裁抑僥倖然性頤流凡有所欲爲必先誦言於廣坐人皆得預爲計而左僕射何執中陰忌之又鄭居中雖以外戚難罷樞密而植黨竊伺商英惡之居中乃與蔡蘇劉嗣明之徒共陷商英又內侍楊戩提舉後苑營作除節度使商英執不可諫曰祖宗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大有勳勞則別立宣昭等使寵之未聞除節鉞也戩益銜之商英既罷典局久之又降旨使通州安置人陳瓘上所著尊堯集於是瓘具奏且申政典與局請於御前開拆有謂瓘當答商英書瓘曰商英爲相有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正恐尊堯集至而彼已動搖亟遽其跡猶恐不免況以書乎時中丞張克公等阿附蔡京亦攜上旨向京數係奏京政事且劾商英明年秋詔神宗德業具在信史其政典無用可罷局）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未朔）戊戌宰相張商英言臣少也賤刻苦力學窮天地之所以終始三光之所以運行五行之所以消長人神之所以隱顯潛心研思垂四十年而後著成三才定位圖今繪爲巨軸上進如有可採願得巨石刊刻垂之永久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庚戌觀文殿學士呂惠卿知大名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十九　錢唐王崇鼎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

徽宗

政和元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李埴十朝綱要云是月甲子朔）辛未詔諸路州軍學生不至八十人處不置教授若係熙豐曾置教授雖不滿八十人自合存留（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文獻通考卷四十六熙甯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令中書采訪逐路有經術行誼者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尉俸使權敎授他路州軍命近日選薦京朝官有學行可爲人師者當除逐路官令兼所任州敎授仍置小學敎授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元祐初齊廬宿常虔潁同懷衞河陽等州始相繼置敎授三舍法行前員額愈多崇甯元年宰相建議天下皆置學郡少或應書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學學悉置敎授二員至大觀時吉州建州皆以養士數多置敎授三員尋詔諸路州學生員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敎授二員不及八十人罷置敎授及以在州有科名官兼權學事）

丙戌詔議禮局進禮書（案宋史禮志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尙書省命詳議檢討官具禮

志制本末議定請旨三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焉議禮局請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倣是修定儀注）已降指揮各轉官內有見係責降人依例更不推恩所給告令吏部勾取毀抹（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壬辰詔（案紀事本末不繫日畢沅續資治通鑑繫在壬辰詔百官勵名節下今依繫此）明州（案畢沅續鑑瓘自合浦放還居四明）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張商英請編熙甯元豐閒事號爲皇宋政典就尙書省置局）從張商英建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岳珂桯史云日錄一書本熙甯閒荊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直定元祐史條蔡卞又因其増方烜蘇用事書始并章建中靖國初曾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據依陳了翁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責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但辨其所記載猶未敢以荊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宗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

（續資編年資治通鑑春正月毀京師淫祠案宋史本紀壬申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薛應旂宋元通鑑同李埴十朝綱要幫毀閱封神祠不在祠典者凡一千三百八十區九朝編年備要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二月（案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午朔）丙辰（長編卷五百十六元符二年閏九月癸酉三月言錢輕物重差陸思閔等指諸原注云政和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丙辰可考劉原文已佚）

三月癸亥朔御製御書（案畢沅續通鑑無御書字）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請刻石於太常寺許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爲醴泉觀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七月十七日致仕去年十二月未知大名府呂本中雜說云大觀閒呂惠卿復召陳瓘瑩中以書勸惠卿平好惡無念舊惡無以元祐細故爲意惠卿答云丁亥之稱稍集一念追懷之意況元祐乎丁亥歲張懷素事作蔡京欲因獄事傳致惠卿之子下獄榜笞數千下欲分招服一與懷素謀反其子卒不服得免）

戊辰議禮局奏續文編成大觀禮書賓軍等四禮四百九十七卷（案宋史禮志作四百七十七卷藝文志大觀禮書賓軍等四禮五百五卷看詳十二卷）詔依此修定儀注進呈鏤板頒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巳朔）癸丑議禮局奏有詔就先蠶壇之側度地築公桑蠶室歲養蠶以供祭服令具制度以聞合制公桑蠶室按古者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後齊之制爲蠶宮方十步牆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蠶室二十七今乞倣後齊之制度地爲宮四面爲墻高仞有三尺其屋室閒架多寡視養蠶簿數修建合置繭館按漢舊儀皇后蠶於蠶室手三盆於繭館合置織室按漢舊儀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故有東西織室養蠶簿數於經無見按漢舊

儀養蠶千簿以上乞並依漢制合置桑林按晉制桑林在東而無多寡廣狹之限今若倣漢制養蠶即當約千薄所用之數度地爲之合置采桑壇按晉制築桑壇於桑林之側至唐開元禮築於先蠶壇南相去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國朝開寶通禮因之合依此修建築室建殿按後齊制爲蠶宮其中建別殿一區用爲親蠶之所今耤田有思文殿以俟御耕臨幸合依倣耤田之制於蠶宮中置親蠶殿詔從之親蠶殿仍以無斁爲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案宋史禮志政和禮局言禮天子必有公桑蠶室以興蠶事歲既畢則奉繭而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郊廟之祭服今既開耤田以供粢盛而未有公桑蠶室以供祭服向爲闕禮請倣古制於先蠶壇側築蠶室度地爲宮四面爲牆牆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構殿一區爲親蠶之所倣漢制置繭館立織室於宮中養蠶於千簿以上度所用之數爲桑林築采桑壇於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陛凡七事置蠶官令丞以供郊廟之祭服又周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爲尊則蠶爲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請用黑幣以合至陰之義詔從其請命親蠶殿以無斁爲名又詔親蠶所供不獨衮服凡施於祭祀者皆用之）

戊午倉部員外郎議禮局檢討張邦光奏唐開元禮（案大唐開元禮開元二十年撰爲禮五爲儀百五十有二）文多重出如祀五方帝其儀皆同惟時日幣玉小異（案杜佑通典引大唐開元禮吉禮祀儀日齋戒日陳設日省牲器日鑾駕出宮日奠玉帛日進熟日鑾駕還宮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立秋祀白帝於西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陳設神位春日青帝靈威仰夏日赤帝赤熛怒季夏日黃帝含樞紐秋日白帝白招拒冬日黑帝汁光紀禮神之玉東方以青珪南方以赤璋中央以黃琮西方以騶虞北方以元璜其幣各隨方色長丈八尺）統制不立倫類不通頗失作者之禮至國朝開寶定儀（案太常因革禮開寶通禮之前有建隆通禮禮閣新編）始循唐舊未暇改作（案太常因革禮太常卿美中部王瑀與博士柳者等奏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

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繆妄之說請依禮爲定詔復依開元禮）且舜典祀四岳其事同者但云如岱禮周官祀神示其禮類者皆曰亦如之未嘗重出乞倣舜典周官類而爲一其小異隨事入注庶幾不致重複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戌朔）丁卯降劄子累據臣僚上言錢法之弊（案宋史食貨志趙挺之與蔡京議多不合因遂言當十錢不便私鑄寖廣御史沈畸亦曰小錢便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通考卷九張商英爲相上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於今尤見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貨交易得錢者必入小求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故官司內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爲輕齎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而得實貨則難行輕重之勢然也）內一項其當十錢官鑄例重三錢（案文獻通考卷九尚書省言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七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四斤十二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私鑄率皆鍥薄沙鐵（案通考卷九引蔡絛國史補古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費鑄一錢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贍官吏運銅鐵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則費一錢之用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者其重三錢加以鑄三錢之費則製作極精妙迺得大錢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緻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盜鑄如東南盜鑄其私錢既鍥薄且製作粗惡遂以猥多成弊）既作當十錢行使即有虛錢幾及兩倍遂致物價高姦民冒禁公私受弊首尾十年若不別行措置顯見盜鑄不息爲害滋多其官司見在當十錢實可自今來指揮到日並作當三依舊地分行使以爲定制雖公私稍有折閱行之既久物價自平豈不爲利（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宋史食貨志政和元年詔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壅爲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爲害用之錢十年其法日弊而不肖姦猾之民規利冒法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除積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爲定制尚慮豪猾憚於

（折閱胥動浮言可內自京師外逮監司郡縣悉心開諭）

戊辰手詔自我祖宗用十錢爲兩之制法度一定人心作孚百五十年天下蒙利比者建議之臣不深計利病輕於變法行之數年錢益輕物益重公私受害不可勝言朕諮詢羣議博采衆言皆願更改以平物價今朝廷內外府庫無慮數千萬緡議者或謂折閱數多有虧邦計朕念爲民父母倘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庫之損又何愛焉可自今應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當十錢改作當三出於張商英建議食貨志載商英欲借內庫並密院諸司封樁紬絹金銀並鹽鈔下令折十錢限以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時舊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數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鐵錢監鑄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苦之）

是月再下通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瓘坐子正彙所告失實安置通州在去年十一月乙亥初取尊堯集在正月壬辰岳珂桯史了翁徙通州郡部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拆初崇甯既建辟雍詔以荊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擎建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廣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畫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官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蹈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雩聖父之贊比請孔子不卞等輕君之情彼哀周之僻王棄眞儒之將聖當時貲得祝太廟之養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蹕至尊拜伏於鑄前故臣驕倨而坐觀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跡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節萬幾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遠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送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哀世傳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額川舊學記刑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雍像成於一將之手唱如聲召應若嚮臨其自序則曰恩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齋眇然未拾塡波之願殁而後已志不可

淪學雖隔於蔽鑿趨不忘乎魏闕丹誠上格天語通謫夏覲尊主之恭緩藏蠢時之罪涸冰在念梟森肯逃）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辰朔）乙未臣僚上言略曰以一當十其爲天下之害中外洶洶皆歸罪於獻議之人臣嘗考求其原實自許天啓倡之而胡師文和之陝西之銅未嘗生發天啓妄以坑冶京采之說取悅大臣穿鑿山谷斂取器用以資鼓鑄銅尚不納遂乞鑄大錢當十行使務蓋前衒重幣之害自茲始矣（（案）宋史食貨志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爲紛更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爲陝西轉運使迎合京意議鑄當十錢文獻通考卷九崇甯二年二月庚午初入陝西鑄折十銅錢並夾錫錢左僕射蔡京奏據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申送到新鑄錫錢鐵錢樣已降指揮銅錢於歲終管鑄三十萬貫鐵錢須鑄二百萬貫自來鑄錢張官置吏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單兵之役最爲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得一錢之利晝是久矣擘畫令陝西河中府等處民圖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甚官充鑄錢工匠廣爲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給以物料盡其一家之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啓相度疾速準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工相兼鼓鑄令來所鑄銅錢除陝西四川河東保鐵錢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諸路並準折十行用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錢造部於銅錢地分行使貴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陝西銅錢至重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令夾錫鑄造樣製精好欲一錢當銅錢二支用合計天啓相度依此施行從之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四年凡以私錢得罪者有司上其名數亡慮十餘萬人）是時師文爲發運乘時觀望冀幸進擢請以當二錢改當十錢設官置監或於東南數路騷然不勝其困重幣之害自茲廣矣仰賴陛下睿智有臨灼見其弊考物理參以人情皆願更改平物價於是斷之無疑十年之害一舉而革此誠社稷之福生靈之幸也然而獻言之人尚此偃然未加憲典師文官至朝議大夫聯事妄作諂奉權臣馴至於此皆古所謂民賊者也今既罪狀顯

著衆皆切齒則其官職豈容叨冒詔胡師文落集賢殿修撰提舉崇道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案李埴十朝綱要師文提舉明道宮天啓鐫兩官與監當差遣）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戌朔）癸酉詔昨更重幣作當三與小平錢一等行使更無區別屢降詔旨戒飭丁甯務在安便民庶通行悠久尚慮中外臣寮不體府庫折閱邦計有虧私相交易買物支給當三賣者須納小平錢懷姦害法莫此爲甚日後有違重行憲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己卯檢會陝西河東逐路帥臣門客親戚不得隨軍出入（長編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戊子詔陝西河河東逐路帥臣及見任宰相執政親戚于編敕合迴避者除見充帥臣既司知州軍并城寨及兵將官應出入者餘雖有職事不許赴軍前如帥臣親臨許常書寫機宜隨行軍指揮前去其門客親戚亦不得隨軍出入違者並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注云政和元年七月十八日檢會案是月壬戌朔十八日乃己卯也）

戊子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呂惠卿守本官致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卯朔）戊戌中大夫集賢殿修撰陝西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爲顯謨閣待制以鹽池自生紅鹽及種鹽年外增及一倍以上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案宋史本紀元年五月丁亥解池生紅鹽食貨志政和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采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制遣解鹽使李百祿等第賞有差食貨志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塈地爲畦引池水澆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爲畦夫官廩給之二月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

己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商英出居城西僧舍御史臺定奪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路天忱（案宋史作張天忱）降官理曲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史劉嗣明本傳嗣明任給事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己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植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執弗下商英爭之召御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陳桱通鑑續編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横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座誦言故不悅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賓客唐庚竄之惠州）

辛丑張商英押入（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己酉張商英又般出城西辛亥又押入（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御筆水磨茶場課入不羨犯法僥多商賈滯留官司壅塞上下受弊內外非便其見行茶法仰尚書省措置以廣課額所有水磨茶法並罷事歸尚書省（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卯朔據此是月有己酉無乙酉原書作乙酉誤下文庚戌尚書省措置茶事此詔應繫隸己酉）

庚戌尚書省言奉聖旨措置茶事今勘當水磨茶自元豐創制除近畿外即不曾分下諸路昨緣分配諸路有置官之冗般輦之勞致妨客販收息減少乃至商賈不通內外受弊緣水磨茶先帝建立不可廢罷欲只行於京城與客販兼行餘路並令客人販可以走商賈者實中都惠小民之具下項一京城內以水磨茶官賣其京畿京西京東河北河東淮南荆浙江南福建永興鄜延涇原環慶爲客販南茶地方一客販茶許西至京城水磨茶兼行除京城水磨存留外餘路水磨並罷一在京見置比較鋪並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原注初草云條具四十一項以聞並從之今略具一二於此案宋史食貨志茶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游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卽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

劃其借江入汴御指他路任實者禁已請引者並令於封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部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初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至鄭欲止行於京師仍通行客販餘路木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遂刱月進）

乙卯張商英第三次般出先是御史中丞張克公言謹按宰臣張商英資性憸愎操行傾邪積念日深老不知悔昨陛下起於罪廢之中付以輔弼之任庶革心從正協濟事功而乃陰懷忿怨長惡不悛近論列給事中劉嗣明繳駁事御史臺定奪得係商英理曲乃妄有奏陳不以本臺所定爲是臺臣論奏乞賜與決照張商英故罪如此商英有罪矣以有罪之人居宰輔之任臣雖至愚未知其可也臣遠考前代近稽本朝宰相稍不稱職往往引咎自責必求去位未有罪狀顯白而包羞忍恥

貪榮冒寵如商英者也又歷數其十罪狀望收還相印明正典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李埴十朝綱要卷十七先是張商英怒門下省錄事路天忱不當爲給事中劉嗣明押帖子取尚書省張希公覆奏難天忱一官是日嗣明繳駁不行商英奏嗣明非理沮臣乞送所司定曲直詔送御史臺定奪奏聞已而御史中丞張克公定嗣明爲直詔商英放罪八月乙卯詔罷修政與克公言商英十罪）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張商英罷攷宋史十朝綱要東都事略皆與紀事同蓋商英坐路天忱事與劉嗣明許奏理曲張克公言商英十大罪始致罷相夏四月天忱事猶未發也編年通鑑恐誤據云夏四月張商英罷商英入相不知平心用人故侍從臺諫爭設智以陷之會上眷亦衰言者之丞商英乃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未幾落職知鄧州至冬張克公又論與郭天信交通漏泄省中語下開封府獄具冬十月竄商英於衡州宣和三年卒於南京編年備要夏四月張商英罷大觀閒天文屢變上意恐甚逐蔡京于杭州四方相賀及商英相不知平心用人故侍從臺諫官爭設智以陷之會上眷亦衰言者

之丞商英愈急意上必有所主不知商英與去而蔡京復來矣中丞張克公又言商英嘗夫烈比上中宮且立陰懷異志又引黨人陳瓘龔夬鄒浩之徒使上書且以己意令其臺吏唐庚諷臺諫擊善良發中書吏還還命令納結近臣務傾更革以鼓動天下八數罪而給事中蔡薿亦助克公排之乃除商英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

九月辛酉朔（案原本脫朔字李埴十朝綱要作九月辛酉朔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同今據補）臣僚上言伏見張商英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蓋體貌大臣未忍顯斥姑示遠藩之役未忘眷禮之隆然迹其誕慢自恣狠傲弗恭虧事上之忠失爲臣之禮則商英之罪在所不容出守陪京已非其分況復觀文殿大學士之職自兩府以無罪而除乃所當得商英安得而有之乎奉聖旨張商英落觀文殿大學士改差知鄧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壬申詔通奉大夫知鄧州張商英降授中大夫差遣如故校書郎李士觀辟雍博士尹天民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先是給事中劉嗣明奏商英詐作聖旨擅便降敕差尹天民李士觀編類御前文字於是商英及士觀天民皆坐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李埴十朝綱要中張商英坐擅出敕令校書郎李士觀赴典局編類御前文字降兩官）

辛巳詔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合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公[illegible]莫敢以居屋借賃者[illegible]郡守[illegible]處之泰然不以介意[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石悈知州事二十五日悈知台州且令赴闕之官士論洶洶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悈至果揚言怖公親事文日內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舖前後巡察鈔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亦至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庭垂簾如制獄狀其實祇是朝旨取索公尊堯集副本悈于旨外施行意在迫脅纖又出公于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揭坐卧審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誓以死報國而義不為兒女態故安之不以為撓悈亦不敢撓犯技術寢窮終不能為公害公諭台州於法合進表謝台州不為發遲表未得達而石悈之來聲勢甚異料其必受察蔡風旨意在得其所秘書必將搜索及行李于是為封事微連謝表且緘于篋題以臣名悈至果加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薿與何執中皆怒之未幾罷悈台州而公自此始免他虞或問公何以審其加此公曰吾與薿初無他故薿虞遺書之愧而其黨未必知紿乘相捨實自為計今顯其述則脅使之術不行也不械獄公至郡也欲以刑獄怖公公見州庭獄具羅列知其意遽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悈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卷廉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誣詆之書合申繳毀棄也公曰然則指揮取尊堯集耳追某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堯集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誣詆何相學術淺

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劫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于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某此語某將顯就誅殛不必以刑獄相恐悈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八日不敢引其說詒自如此良可畏也聯表及封事具十二月十七日參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再責陳瓘先是王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初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瓘貶廉州乃書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誣詆之罪歸於蔡卞後又書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書成藏於家至是何執中請治尊堯集誣詆罪勒停台州羈管尋移楚州岳珂桯史卷十三了翁至天台謝辭曰知誣詆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讓論至廷獨歸美於先烈遂大逢於闕是不行毀棄有設吝詢庵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薄壑采頰換將特建刑章苦非蒙庇于九重安得延齡于再造其凜凜几虺盡如此）

是月臺諫劾起居舍人章綡謂其偕起居郎王孝迪訪張商英有鹿死誰手之語詔下孝迪供析孝迪奏臣契勘八月中綡嘗謂臣欲同去見宰執如何臣曰老兄請假往蘇州不欲獨見執政今日同往甚好遂同到知樞密院吳居厚客位內管句賓客人云知院不見客臨上馬時拉臣同往見張商英臣曰正吵鬧著甚來由綡曰去來去來未知鹿死誰手臣見其語言狂悖乖繆不勝憤懣（岳珂愧郯錄卷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蔡京在杭州聞貫出使亟附奏貫威名既傳宜深藏之使莫測可也奈何遽遣出疆上報京曰虜主欲識其面出遼既之不亦可乎貫至虜庭其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得罪於燕無所容遂見貫陳滅燕之策因攜歸改姓李名良嗣薦于上遂賜姓趙復燕之議始於此案東都事略在戊寅十朝綱要在辛巳十朝綱要云辛巳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允中充遼國生辰使以童貫副之貫至虜庭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之才如此遣一腐夫來使何也貫還併與燕人馬植來歸改姓名曰李良嗣又安請寡土盛稱蔡京之勳庸畫河北賓發端于此九朝編年備要云貫既得志于西邊遂請北遼亦可圖譽自請說虜又託虜使蕭志忠言虜主欲議其面上信以為然故特命允中以端明充使往賀生辰而貫以節度使副之告非故事也蔡京時在杭州

聞貫出使亟附奏曰貫前克敵稱成算耳貫威名既傳宜深藏之使莫測可也奈何遽遣出疆上報京曰虜主欲此彼既來要我因遂幾之不亦可乎貫既至虜廷其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虜主方肆縱貪得中圖玉帛玩好而貫所責皆為珍奇至還二浙縣藤之具火閣書櫝牀椅等往遣之虜主所以遣貢齊亦穢是蓋互相詩尚當侈而已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無所容遂見貫亟陳有滅燕之策貫奇之因攜歸改姓李名良嗣薦于上遂賜姓趙後遼人數務徽索之貫諱不與復燕之請始此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政和元年朝廷差童貫副鄭允中奉使遼人有馬植肯濬見查貫於路植燕京盛陰八涉毅書傳有山才能文辭長於智數見契丹為女眞侵暴邊害益深賊盜囊起知契丹必亡陰謀歸漢說貫以邊事是時貫奉密旨說其國於是約其求歸植數上書奏上奏賜姓趙名良嗣蔡京童貫方主之以圖取燕辭應所宋元通鑑童貫以遼人李良嗣來初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輔行行而內亂不倚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蔡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陣默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奢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遍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前船不得行百有餘

（年矣一旦致之儻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適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代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

十月庚寅朔（案原本脫朔字據錢大昕四史朔閏考補）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辛亥中大夫知鄧州張商英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郭天信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新州安置以開封獄成商英天信嘗令余負僧德洪彭几往來交結臣僚再論列故有是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李埴十朝綱要辛巳降武安軍節度使郭天信爲散官安置單州天信本技術人嘗密曰上當有天下上即位賞之使觀隨龍人恩數保州司法余負追奪所賜官羈管郴州坐張商英事上既責郭天信余負又詔開封府鞫訊具得商英及僧德洪往來交結天信事實辛亥責商英散官安置衡州郭天信授散官安置新州余負配沙門島德洪杖脊配朱崖軍庫部員外郎趙賜除名編管道州倉部員外郎范致明勒停餘人連坐論罪有差前同知樞密院事王襄前禮部尚書吳執中龍圖閣直學士范鏜范致虛等八人並坐商英黨落職宮觀編年備要初商英有時望而武安軍節度使郭天信于上前再道之商英亦欲借助遂相結納使將仕郎余負及僧德洪達其語言時商英甫蘇抑宦寺聞言浸人蔡京之黨乘之上意于商英浸衰因論商英與天信交通漏洩省中語且言天信先開其端於乃洋上旨動息以報乃從外廷決之莫不如意商英與龍鄒居中等惡商英請推究之張克公亦亟論商英與天信交通狀事下開封獄具商英衡州安置天信既新州負惠洪等皆遠配））

壬子（長編卷五百十六元符二年閏九月癸酉三省言錢輕物重差陞思閔等措置原注云政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壬子可考（案原文已佚））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申朔）丙子臣寮言竊見邇英講經皆并注入點釋因襲之久未及是正欲乞自今只點正經其音釋意義並以王安石等所進經義爲準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乙酉京畿提舉學事林霆乞自今應以八行延入縣學者並依州學外舍生例給食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丑朔）乙卯臣寮上言陳瓘所譔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錄之事解釋成文有論及王安石事臣雖不見尊堯全文但瓘建中靖國間嘗以安石日錄爲不然昨來大臣領政典局知瓘素有異論欲助成非謀故下瓘家取索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嚴賜禁約更不得傳習如有已曾傳錄之家並乞立限繳納仍乞下瓘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詔依奏其尊堯集仍令知台州石㦕於陳瓘衡州於張商英處取及元降付張商英御批眞本並繳速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李埴十朝綱要作乙巳詔知台州石㦕于陳瓘處取尊堯集又詔衡州于張商英處取元降御批眞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　錢塘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一

徽宗

政和二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未朔）癸未詔釋教修儀水陸及祈禳道場輒將道教神位相參者僧尼以違制論主首知而不舉與同罪著爲令（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案李𡌴十朝綱要大觀元年正月丁巳禁道士齋醮不得做僧徒鼓擊鐃鈸二月乙未御批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十二月戊戌詔內外佛寺向有以道像侍立者並迎歸道觀不可還則除之）

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爲除秩居外薦歷歲時況元豐侍從被遇神宗者今則無幾而又累經恩霈理宜優異可特復蔡京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十朝綱要同）

甲寅議禮局言乞耕籍禮畢還宮依養老例奏樂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午朔）乙亥詔太師致仕蔡京到闕令二十五日朝見引對拜數特依元豐中文彥博例仍擇日垂拱殿賜宴許依舊服玉帶佩金魚賜對見例物遇六參日趨赴起居在大班退親王後入（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三十六　案李𡌴十朝綱要三月壬午蔡京入見畢沅通鑑乙亥詔蔡京到闕朝見引對數特依元豐中文彥博例許依舊服玉帶遇六參日趨赴起居在大班退親王後入）

辛巳（長編卷五百十六元符二年閏九月癸酉三省言錢輕物重差陸思閎措置原法云政和二年三月十一日辛巳可考（案）原文已佚）

甲申議禮局言北齊隋耕籍皆備法駕唐開元及本朝端拱明道皆備大駕鹵簿今不親享先農止行耕籍之禮其端拱明道命五使稱賀賜赦之類更不施行乞止用法駕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　案宋史儀衛志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藉田用之）

丙戌詔自去年至今外路百姓不輟經尚書省陳乞依昨來已方過田輸納稅賦有以見方田之法百姓安便可先將未降大觀四年五月十一日指揮已前已經方量了處並依已方施行其未經方處依大觀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御筆手詔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原注詔旨四月五日載臣僚上言檢會三月二十九日聖旨令淛取附見更須考詳詔旨政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奏準敕節文奉詔應方田已經方量未畢去處令先次結絕其餘州縣並別聽指揮本司契勘本路大觀三年方田縣分內一十縣並各方量周遍除西京偃師陳州西華蔡州新蔡汝州郟城滑州胙城五縣各造帳均稅了合依已方施行外有西京伊陽汝州襄城河陽王屋鄭州原武新鄭等五縣雖有方量緣均稅未了及西京等六

州府河南等十八縣係未經方處與大觀元年事體同未審合與不合依大觀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已得朝旨此朝旨未見將已造方田帳分先攷結絕其造帳未齊去處候農隙造訖均稅所有未經方量去處亦未審合與不合依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八日朝旨此朝旨亦未見候將來年分別聽指揮施行緣未有明文遵守合取自朝廷指揮詔並依此稱敕節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聖旨疑有脫文或是此節文大觀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復行方田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罷方田指揮罷方田文五月十一日詔旨稱五月十五日恐誤今改五月十一日又四年七月四日已方處並只納舊稅（案）東都事略本紀正月癸卯詔曰古者井天下之田而衣食足疎考方天下之田以正經界庶乎復古矣今續而成之以紹先烈大為其復方田十朝綱要云大觀元年二月己卯詔復行方田四年五月己酉權罷方田十一月丁卯罷天下方田政和二年三月己卯復行方田文獻通考大觀元年復行方田四年詔去歲諸路災傷應已經方田而高下失當見有陳訴未為畢事合依成命臨其賦稅依未方時舊則輸納又詔方田人吏非特安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監司其推原本制悉加改正毋失其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親試舉人賜莫儔以下七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案）本紀三月己巳御集賢殿

（策進士己卯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七百十三人十朝綱要己卯罷賜進士及第莫儔等詩改賜箴云編年備要初御史李章言作詩書經術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詆諆詔送敕局立法宰臣何執中遂請禁人習詩賦至是故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侍經筵進詩改爲口號後聖作叢出士大夫不復守禁矣）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亥朔）甲午燕宰執親王於太清樓上親爲之記（原注其略見御製）（案御製門已佚）蔡京上記曰政和二年三月八日皇帝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第命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童師敏賚詔召赴闕臣京頓首辭繼被御劄手詔十賁以大義惶恐上道於是歛至于郊曲宴於垂拱殿祓禊於西池龍頒恩渥念無以稱上曰朕考周宣王之詩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其可不如古乎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命內館客省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帶御器械臣貫詳等五人總領其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四月燕蔡京內苑李埴十朝綱要甲午燕宰執親王於太清樓上親爲之記通鑑續編京自杭赴召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京爲樓記以進備要宮室展玩之盛九朝編年備要夏四月燕蔡京內先韓莊褒王皆與爲內侍五人領其事上親爲之記略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凝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點閣集親幸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于庭命子備侍側勸勢又召賓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盃京亦上記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入掖親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檻左右旅亦三疊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器洗陳几案檯榻東西瀛洲各有殿亦二磴東門寶蘭積石爲山峯巒閒有泉出石聳注于沼此有御札靜宇榜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寶林北有洞曰東宇石自堅引蘄岩峻立奇花異木扶疏花密後有閣曰瑤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甯左右閣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閣繼百尺高峻俯觀惝壑橫峯如深山大坐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相以下又女童四百韡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聲欬者宮人珠龍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座

（以夫立侍無敢緣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承平無事召臣同樂宜各去苛禮飲食坐起書自便無閒執事者以寶器進上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飲之上曰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琵琶箜篌方響筝篳篥笙合奏宮娥妙舞上又曰可起觀羣臣凭欄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擘阮已而羣臣皆盡醉）

庚戌朝奉郎許尙志言朝以新禮書頒降四方乞各擇官秉掌禮事以上之德意志慮達於民而察其違犯者詔曰禮以親上下定民志神考成訓具在典册道無廢興洪之在人官舉其職事乃無廢顧方討論以紹先烈可依尙志所奏令議禮局候五禮儀注成采酌條具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壬子蔡京乞令張商英任都堂治事每日赴朝參退至都堂聚議於中書省前廳直舍治事事畢即以尙書令廳爲治所仍押敕劄（案東都事略[illegible]而前宰相張商英[illegible]）責授

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張商英放令任便居住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言臣自去朝班言多可畏伏聞前宰相張商英詆毀尤甚蓋緣臣罪大德輶所以致此今日特蒙恩貸召還闕庭庇同天地而商英讒責遠方雖其所犯醜惡而臣與之同遇先出入三朝薄有情契拳拳之私敢以此請故有是命（紀事本末[illegible]商英本傳[illegible]）（案[illegible]）

乙卯手詔賜蔡京曰臨平置塔初因錢氏（案[illegible]）尊相名寺起於治平匪緣近年創有增建蔡京忠貫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輔政一德不渝翌

邪醜正意在中傷肆爲無根之談冀陷不測之禍比從開實灼見厚誣惟大臣立朝誼當自信而哲士圖任何畏巧言願予心之亶孚豈衆言之足慮肆加開諭毋或介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禁史學案原係此于十一月據李埴十朝綱要四月戊戌以監察御史李彥章言詔士無得兼習史學是五月戊寅詔勿行今移附此吳曾能改齋漫錄先是崇甯以來專意王氏之學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慕容彥達宇文粹中張琮列奏欲望今復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可依所奏今復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事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文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于俗好恐非先帝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日也薛應旂宋元通鑑係此于二年四月辛卯復行方田下）

（又罷鬻官田案政和罷鬻官田事本紀食貨志皆不載十朝綱要四月癸卯御筆罷出賣係官田宅九朝編年備要四月罷鬻官田范坦尋坐獻鬻官田之策安置貢州文獻通考作元年八月疑爲歲月之誤附載其詞以備參考文獻通考云政和元年八月時朝以用度艱窘命官鬻賣官田江西路一歲失折上供無慮二十餘萬斛運副張根建言田既不存當減上供朝廷深察所以然遂止不賣八月詔乃者有司建明盡鬻係官田宅苟目前之利廢久長之業其總領措置官並罷已賣田宅給還元直仍拘入官如舍屋已經改更但課新租領者與免仍舊修蓋官田已嘗爲藝據合用畝步約價者與免遷移）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巳朔）己巳朝請郎知永嘉縣虞防言朝廷昨行當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貴乎推行之得人而已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時之私上欺天聽改爲當三亦誤國之一也欲望特許興復以便上下詔虞防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六）

壬申臣僚上言參以科舉廢罷縣學歲升之法非便（案宋史選舉志崇甯元年宰臣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詔自今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其後降指揮更不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畢沅通鑑續編載與此同而刪去參字詳其文義似言參行科舉必致廢罷縣學歲升之法於崇甯初議不使考科舉議罷非一日矣續宋編年通鑑於本月張臣獻羨餘事下數日罷科舉十朝綱要載於壬申與此同日文獻通考卷三十一崇甯三年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五年又詔大比更參用科舉舉士一次所謂參以科舉者即指此）

癸未蔡京言門下省乃覆駁之地臣乃兼而冒處實有妨嫌委蔡官制望許臣免書門下省文字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利州路轉運副使張臣獻羨餘三十萬緡爲言者所論尋除名竄池州案李埴十朝綱要張臣作張巨爲言者所論詔特罷之除名編管池州在十一月十二日）

（又罷科舉案十朝綱要五月壬申罷科舉文獻通考卷三十一崇甯三年詔神考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舉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方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又與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勑勵學者至矣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於學校其詔將來科舉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四年詔得來大比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士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不能服身試補者僅可從被領應科舉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試兼與而兩得其貧且老者尤甚病之時人議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故詔書及此而加以審詳蓋至是始罷科舉云）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戌朔）甲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蔡京

復太子少師依前楚國公致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復太子少師當考詔旨具載制詞乃宇文粹中所草其末云蕩垢滌瑕既出全於禮貌奉德改行宜益勵於猷爲政和二年七月十九日可考八月十一日又復太子太師（案）宋史本紀二年五月己巳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議事陳經續鑑五月詔太師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又案）七月十九日原文已佚）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酉朔十朝綱要同）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爲太子太師依舊致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壬寅詔京西河北路監司應已方田並選官前去體量有無違法不均不實出稅有無偏輕如不曾方量處且令依舊出稅別選他州縣官互行差委前去重行方量即不得差本州縣寄居待闕等官所委官仰先習熟法內行遣次節選差非本州縣吏人前去盡公施行如違以違制論即因而受財乞取以自盜論贓輕吏人公人並配二千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焚元祐制詞（案）九朝編年備要作七月十朝綱要繫此於八月庚戌更定茶法下）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卯朔）辛酉詔應方田路分見有人戶論訴不均者並依京西路八月十八日已降指揮施行其有人戶論訴合重方並未方路分合差一行方量官吏均稅甲頭等並差本州縣人前去盡公施行如違並以違制論即因而受財乞取以自盜論贓輕吏人公人並配二千里仍先次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癸未詔曰朕所與共天下之政者惟二三執政之臣而官稱之名位序之實未足以垂示萬世者我神考訓迪厥官有司不能奉承仰維前代而僕臣之職充宰相之任六卿之職爲三公之官有志改爲或未遑暇朕適追來孝若昔大猷稽三代公孤之名考左輔右弼之號是正名實惟古之師分職率屬期予于治官不必備而惟其人祇於新書克謹厥服同底於道以成烈考之志豈不韙與（（案）宋史職官志一蔡京奉意自用微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著走馬承受并掾使節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公少若除三公即爲宰相合不帶太宰少宰左輔右弼之任三少特進以下即帶太宰等官稱治省事三公新官太師舊官太師太傅舊官太傅太保舊官太保此古三公之官爲宰相之任今爲三師古無三師之稱合依三代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爲眞相之任三少新官少師舊官太尉少傅舊官司徒少保舊官司空太尉以下舊爲三公緣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今之六曹尚書是也太尉秦官居主兵之任亦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合罷並依周制立三孤之官乃次輔之位三孤貳公洪化寅亮天地或稱爲三少爲次相之任尚書省令太宗皇帝曾任今宰相之官已多不須置新官太宰舊官左僕射新官少宰舊官右僕射門下省新官左輔舊官侍中中書

省新官右弼舊官中書令（原注實錄有此但略加刪潤今以詔旨別修爲尚書令者唐太宗也當時有失稽考今但存本文蔡絛亦同此矣蔡絛國史後補官制國朝治唐故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爲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元豐中官制行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爲尚書左右僕射至政和初倣周官之制遂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易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少蓋古謂之三孤孤之爲名不雅因以爲三少爲尚書令開國初太宗皇帝嘗爲之後不敢拜以爲故事則如故皆侍中中書令因易爲左輔右弼雖易名爲亦未始有除授者至左右僕射則改爲太宰少宰又復存太尉乃倣秦漢以爲掌兵官其恩禮儀物咸親執政蓋特命武臣爲而三公者當時爲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前日之制特爲官稱而已乃職任也故以三公兼領三省事三省事宰相未嘗不兼領但不若今制以三別鷄三省事爲官長矣時得公既爲太師乃號公相蓋以三公而下兼相任者然晉公攝權重同罷且兩免書門下省所以兩免書門下省者以樞密院事皆過門下省不欲任兵柄故也上始不聽爵公日今齊臣免書而已其制固存乃從之行之久矣官相七年李邦彥執政魯公既罷而致仕乃改太師直以尚書令代爲三公蓋塞復相之路而使不敢拜焉）

又詔曰在昔神考董政治官肇文階以祿多士職聯合治各有等差名實既賓以克用乂而武選官稱銜治末世有志未就以迄於今述而後明靡敢怠廢朕夙夜惟念易而新之訓迪厥官自我作古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凡爾有官尚謹乃止欽我成憲其爾之休所有武階磨勘遷改請給奏蔭等凡厥恩數悉如舊章咨爾有眾其祗新書無忽正任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右六階仍舊不帶持節等備行新官通侍大夫舊官內客省使正侍大夫舊官延福宮使中侍大夫舊官景福殿使中亮大夫舊官客省使中衞大夫舊官引進使拱衞大夫舊官四方館使左武大夫舊官東上閤門使右武大夫舊官西上閤門使中亮郎舊官引進副使（案宋史官志政和寄祿格中亮郎舊官客省副使）中衞郎舊官引進副使左武郎舊官東上閤門副使右武郎舊官西上閤門副使右一十二階大夫帶遙郡仍舊內通事舍人閤門祗候看班祗候仍舊皇城使以下新官武功大夫舊官皇城使武德大夫舊官宮苑使左右騏驥使內藏庫使武顯大夫舊官左藏庫使東作坊使西作坊使武節大夫舊官莊宅使六宅使文思使武略大夫舊官內苑使洛苑使如京使崇儀使武經大夫舊官西京左藏庫使武義大夫舊官西京作坊使東西染院使禮賓使武翼大夫舊官供備庫使右八階帶遙郡仍舊皇城副使以下新官武功郎舊官皇城副使武德郎舊官宮苑副使左右騏驥副使內藏庫使使武顯郎舊官左藏庫副使東作坊副使西作坊副使武節郎舊官莊宅副使六宅副使文思副使武略郎舊官內苑副使洛苑副使如京副使崇儀副使武經郎舊官西京左藏庫副使武義郎舊官西京作坊副使東西染院副使禮賓副使武翼郎舊官供備庫副使右八階內殿承制以下小使臣新官敦武郎舊官內殿承制修武郎舊官內殿崇班從義郎舊官東頭供奉官秉義郎舊官西頭供奉官忠訓郎舊官左侍禁忠翊郎舊官右侍禁成忠郎舊官左班殿直保義郎舊官右班殿直承節郎舊官三班奉職承信郎舊官三班借職進武校尉舊官三班差使進義校尉舊官三班借差右十二階入內內侍省兩省新官供奉官舊官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舊官內西頭供奉官右侍禁舊官殿頭左班殿直舊官

高品右班殿直舊官高班黃門仍舊祇候侍禁舊官祇候殿頭祇候殿直舊官祇候高品祇候黃門舊官祇候高班內品內品仍舊內品祇候內品仍舊祇候內品貼祇候內品仍舊貼祇候內品右一十二階八階改四階仍舊（案宋史官志元豐官制定有請併易內侍官名者神宗曰祖宗爲此名有深義豈可輕議政和二年始遂改焉凡十有二階）大將等新官進武副尉舊官大將進義副尉舊官正名將軍守闕副尉舊官進義守闕將軍右三階殿侍新官下班祇應差在京宗室外州軍祇應稱殿侍非是除東西班應奉人依舊外餘改作下班祇應南班環衞官諸衞大將軍諸衞將軍率府率率府副率別無職領不礙官制合仍舊衞官各有三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共四十八階左右金吾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屯衞左右領軍衞左右監門衞左右千牛衞左右衞合依舊（案宋史官志左右衞在左右金吾衞之下）率府率率府副率五等十階左右衞司禦率府率左右清道監門內率府率左右衞司禦清道率府副率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左右內率府副率合仍舊（案宋史官志左右衞率府率副率左右司禦率府率副率左右清道率府率副率左右監門率府率副率左右內率府率副率）醫職新官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案宋史官志成和在成全下）成安大夫成全大夫舊官軍器庫使保和大夫舊官西綾錦使保安大夫舊官權易使翰林良醫舊官翰林醫官使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舊官軍器庫副使保和郎舊官西綾錦副使保安郎舊官權易副使翰林醫正舊官翰林醫官副使合吏部依此須行（原注朱勝非云元豐議官制殿帥張誠一有嘗數言事內出誠一劄目送局請改內侍官名局）

（官蘇頌蔡京王震陳襄同奏事進呈神宗顧視左右曰此無內臣祖宗爲此名蓋有深意豈可輕議取劄子入御袖至崇寧初蔡京相徽宗置殿中監近侍遂有分職鄭居中執政議武選其後命下文武俱稱郎大夫內侍預焉自是押班都知殿頭內養等各一切革去之蓋京與居中皆結閹等以進故與之爲地如此）詔節度使以下更不帶持節等只稱某軍節度使之類其通侍正侍中侍大夫三階內外通轉所理磨勘並依橫行舊例又詔通侍正侍中侍大夫請授並依元舊官則例支破又詔新定三公輔弼并武選等官名自來年正月一日奉行尚書省言檢會政和三年六月八日朝旨吏部與重修敕令所同共講究到分曹建掾指揮令尚書省別行措置云云今契勘昨吏部與敕令所講定到諸州六曹參軍置員多寡不稱立定左右治獄參軍名稱非古又六曹參軍外史依開封置散參軍員額混淆無別按古有六曹掾名可依舊復置庶官稱不雜分職聯治各有分守今擬州府分曹建掾格目如後三京河南府舊一十一員大名府舊九員應天府舊十員今置一十五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通判次簽判曹官掾官士曹參軍一員士曹掾一員戶曹參軍一員戶曹掾一員儀曹參軍一員儀曹掾一員兵曹參軍一員兵曹掾一員刑曹參軍一員刑曹掾一員工曹參軍二員分左右管推勘公事工曹掾一員並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一員兼管檢法議刑並差職官次令錄次判司大藩五十二處並緊難舊九員共四處今置一十三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曹官士曹參軍一員戶曹參軍一員儀曹參軍一員兵曹參

軍一員刑曹參軍一員工曹參軍一員並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次監當如使闕限滿過一月無人就即差職官掾官士曹掾一員兼儀曹戶曹掾一員兵曹掾一員兼工曹刑曹掾二員分左右管推勘公事一員兼管檢法議刑差判司舊七員八員共四十六處今置十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曹官士曹參軍一員士曹掾一員兼戶曹管左推勘公事戶曹參軍一員戶曹掾一員儀曹參軍一員儀曹掾一員兼兵曹管右推勘公事兵曹參軍一員刑曹參軍一員刑曹掾一員兼工曹兼管檢法議刑並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次監當如使闕限滿過一月無人就即差職官餘州二百六十處舊七員八員事繁共一十三處今

置一十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次經任監當曹官士曹參軍一員士曹掾一員兼戶曹戶曹參軍一員管左推勘公事儀曹參軍一員儀曹掾一員兼兵曹兵曹參軍一員管右推勘公事刑曹參軍一員刑曹掾一員兼工曹工曹參軍一員管檢法議刑並差職官次錄參次判司七員事簡六員事繁共四十處今置九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次經任監當人曹官掾官士曹參軍一員士曹掾一員兼戶儀曹戶曹參軍一員管左推勘公事儀曹參軍一員兵曹掾一員兼管刑曹兵曹參軍一員管右推勘公事刑曹參軍一員並差判司兼檢法議刑工曹參軍一員並差職官次令錄次判司舊六員事簡共四十處

今置七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次經任監當人曹官掾官士曹參軍一員戶曹參軍一員儀曹參軍一員兼管左推勘公事兵曹參軍一員刑曹參軍一員兼管檢法議刑工曹參軍一員兼管右推勘公事並差職官次令錄次判司舊五員事簡共五十二處今置六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次經任監當曹官掾官士曹參軍一員兼管左推勘公事戶曹參軍一員儀曹參軍一員刑曹參軍一員兼管檢法議刑工曹參軍一員兼管右推勘公事並差職官次令錄次判司舊四員事簡共四十九處今置五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簽判次知縣次經任監當曹官士曹參軍一員兼儀曹管左推勘公事戶曹

參軍一員兵曹參軍一員兼工曹管右推勘公事刑曹參軍一員兼管檢法議刑並差職官次令錄次判司舊二員一員事簡共十四今置三員司錄參軍不置曹官士曹參軍一員兼儀曹兼推勘公事戶曹參軍一員兼兵曹刑曹參軍一員兼工曹兼管檢法議刑差判司（見詔旨）又奏契勘左右選員多闕少學校敎養以成其材既命以官無闕除授天下事務比祖宗時過多而分職遣官尚仍祖宗之舊諸州官少乏治事之人吏部員冗無試用之地蓋失措置久矣今除已添差一縣丞等外以吏部人數凡四萬三千有奇而吏部闕額一萬四千有奇端閑六年然後得祿士大夫不至廉謹亦良以此今因參定州縣曹掾量增員數五百餘處雖未足以稱事建

官亦以助吏員云云詔依新定官名自來年正月一日奉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原注蔡條云政和閏魯公又建白天下分曹建掾其實患員多闕少且立規模之美而已其後議者皆不以爲然復罷矣初尚書省措置內六項云一兼事務近有司轉諸司管勾官於不許差出官內兼充頭有相妨及其餘舊來兼管及合委管事務諸路州軍不一謂如軍資庫諸司管勾官架閣庫理欠憑由磨勘司糧料院倉庫給納監庫務之額今來並合依舊兼領如所兼事務與今定官屬合行那移自今所屬於合差出官內差或不合差出官屬官於法合差者相度事繫簡別無妨發即差委施行一今來所置官屬並先以見任人陞等填闕候通理滿替日依新法施行謂如大蕃曹官合差承務郎以上若本等人不足且權合見任判司權充之類除以見任官差填外不足即以新定格目差除一今來合置司錄參軍其本州見任有簽判及錄參並類承務郎以上者欲將簽判改充內曹官合差選人處即權合見今錄參充近上曹官候通理滿替日替罷即依新法差注施行如願罷者聽內無簽判處其見任錄參係承務郎以上者即就改充一司錄參單糾彈諸案稽遲在六曹官之上其不置司錄處即合差判糾舉一應已分定六曹去處如行移關牒申奏文字之類並只以本曹簽書官及諸通繫銜內事有干別曹者即同銜繫書謂如工曹文字內有干刑曹者即兩曹通書行遣之類一應今來分曹建掾條件與大觀三年四月以前已降指揮合通行者並兼行內有相妨者從今來指揮其上件月日已後指揮更不施行）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酉朔）壬寅太師楚國公蔡京左僕射何執中知樞密院事吳居厚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劉正夫尚書左丞侯蒙尚書右丞鄧洵仁等議臣等伏蒙宣示古元圭其制兩旁列十二山長一尺二寸上銳下方上有雲雨文下無琢飾外黑內赤中有小好溫潤光澤制作奇古大異常玉臣等按圭之制尚矣自舜輯五瑞修五玉以班岳牧說者謂圭在焉無見于經唯禹平水土告厥成功帝錫以元圭而圭之名于是始著玉爲純陽之精有充實之美土居中央運四時生百物故古之聖人以玉爲圭以重土爲圭之文有國者所當御蓋取諸地聖人統天地御陰陽妙萬物非特地道而已天元而地黃天道致用于南藏用于北坎爲元天之正色也圭之所以用元蓋取諸天又曰今圭銳上天也方下地也上有雲行雨施之文天成也下靜而無所琢飾地平也天地之道于是又備焉舜之所以歸堯槩見于此矣堯舜無二道二典之文又備舜典之所載亦堯事也堯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作十有二章而是圭有十有二寸其兩旁亦如之其制其數悉同則爲禹圭明矣又曰皇帝陛下纘禹之緒行堯之道親親以仁而九族敦敘任賢使能而百姓昭明以善養人而萬邦協和惠養鰥寡而黎民於變聰明文思格于上下與天同功天所復命投以至寶而臣等親堯舜獲考堯禹之制于千古之下與萬邦黎獻舞手蹈足不勝大慶謹稽首再拜上議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續宋編年通鑑內臣譚稹經營河東邊事至晉州得異物于民間似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餘闊寸餘厚二三分色赤黑首末素質中有古篆籀文其上兩旁擁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稱歸以古物進蔡京見之謂此爲元圭即天錫禹者晉堯所都也編年備要令寺臣呂公雅奏陳公雅又奇得石文隱約四字曰天正堯臣于是行大朝會禮受圭于正衙大赦天下赦文云錫端元圭惟時大寶內赤外黑上銳下方蘊陰陽之全精乃乾坤之盛德澄潤而澤有雲行雨施之文追琢其章體地平天成之象或言此圭乃開德府通判王景文家著中所藏之舊物獻之于朝景文遂有增秩與郡之命）

己酉太師蔡京等奏言元圭至寶歷世無傳道之將興時若有待宜命攸司以時展采搋龜筮吉昭受大寶以篤邦家之慶以慰神民之心詔不允自是三上表從之詔以冬至日受元圭分命宰臣親王奏告天地宗廟吏部尚書奏告社稷太師楚國公蔡京前期三日奏告昊

天上帝司空尚書左僕射何執中告皇地祇皇弟越王偲告太廟皇兄豫章郡王孝參告別廟吏部尚書張克公告太社太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可還赴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恐此時未有長生大帝君像當考王輔宣和殿降聖記云歲在丁酉皇帝乃悟本長生大帝君丁酉蓋政和七年也更須詳考之蔡絛史補政和七年有林靈素出靈素溫州人也少從浮屠學以無行爲所在貶惡久之去爲道士左衛道錄徐知常引之以附會諸閣始曰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乃以其弟主東方青華帝君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故青華帝君亦曰判府天尊而靈素乃其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曰一時大臣要人皆僊府卿吏若魯公曰左元仙伯鄭居中劉正夫等若童貫諸巨閹奉有名位王黼時爲內相乃曰文華吏盛章革時迭爲天府乃曰仙嶽尊伯氏時主進奉乃曰園苑寶華吏又謂上寵妃劉氏曰九華玉眞安妃也天子心獨喜其事乃賜號通眞先生初劉虞二王先生皆爲上禮然有神怪事多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其事歸之於上而曰己獨佐之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有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大言是時上與道敎將十年獨恩未有一厭服輩下者數以語近倖于是神降事起矣）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寅朔）

壬戌議禮局言謹按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古之人君所以憲德乞言以尊事黃耇者可謂至矣然而親拜之文不見於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始迎拜於門屏之間與之交禮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而高祖親拜焉故唐開元禮本朝開寶通禮皇帝養老於太學皆有交拜之儀蓋遵用後世故事也今欲於儀注內刪去親拜之文以合經典又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則三老進見欲特與免拜但令贊禮者引當御坐前躬揖皇帝爲興其執醬執爵亦乞命近臣爲之庶不失禮意伏望睽自聖學批除指揮修立詔依擬定修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丁丑御筆方田之法本以均稅有司奉行違戾貨賂公行豪右形勢之家類蠲賦役而移於下戶時困弊民力致使流徙常賦所入因此坐虧歲額至多殊失先帝厚民裕國之意已降指揮權罷方量自降指揮以前應有訴訟不均去處本縣賦役一切且依未方以前舊數因方量不均流移人戶仰守令多方措置招誘歸業見荒閑田土疾速依條召人請佃（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又蔡京進封魯國公何執中進少傅改太宰仍兼門下侍郎案十朝綱要繫於辛巳日）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申朔）癸丑始詔諸路給地牧馬又詔諸路馬食儲積亦艱沿邊土曠乘春發生青草茂盛應諸城寨若使軍分番出牧就野飽青晚持草歸以充夜秣每名量支草價以省官費詔聞河東路見今施行可令陝西諸路相度措置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宋史本紀繫於甲申九朝編年備要初熙寧中嘗詔給地牧馬[illegible]行於陝西未幾而止是年詔復行之先是京東河北以舊牧地募人養馬然後推之於諸路受田一頃仍蠲其稅令牧馬一匹諸路至九萬匹宣和二年罷之以民戶所養馬塡禁軍闕馬五年復給地牧馬法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行給地牧馬法受田一頃仍蠲其稅令牧馬一匹諸路至九萬匹）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一　錢塘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二

徽宗

政和三年正月甲寅朔（〔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同）議禮局奏州郡貢士有鹿鳴燕古者賓興賢能行鄉飲酒之遺禮請易其名如古詔稽古者不必循其迹州郡鹿鳴燕乃古鄉飲酒之意可止以鹿鳴爲名有古樂處令用古樂（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庚午詔昔趙普潘美王曾韓琦鄭康成孔安國從祀孔子王安石被遇先帝與其子雱修撰經義功不在數子之下（〔案〕東都事略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宮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日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安石可封王爵雱可配享文宣王廟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正月王安石追封舒王尋詔封其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廟庭〔案〕李燾十朝綱要作二月丙午王雱封臨川伯從祀文宣王廟與此小異東都事略安石元豐三年改封荊國公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贈太傅紹聖初配享神宗廟廷崇甯二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廟配享列于從祀陳桱通鑑續編三年正月追封安石爲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時新儀成于正月元月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

壬申故特進守司空贈太傅荊國公王安石追封舒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甲戌（〔案〕原本作二月據四史朔閏考二月癸未朔無甲戌日甲戌乃正月二十一日也姑附此）左街道録觀妙元明眞虛一大師徐知常特授沖虛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庚辰詔議禮局新修五禮儀注宜以政和五禮新儀爲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詔議禮局訪求古禮器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不足法至是書成乃頒五禮新儀於天下又遣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度冠昏喪祭之則〔又案〕此條原書在四月恐誤九朝編年備要大觀初詔置講議禮局於尚書省二年詔訪求古禮器又詔討論臣庶祭禮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不足法今親制冠禮沿革付議禮局餘五禮視此編次至是書成又置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度冠昏喪祭之節時中丞王黼亦乞頒宣和殿博古圖命儒臣考古今之失乃詔造禮器自是鼎俎籩豆之屬精巧始與古埒置禮制局在七月己亥）

辛巳詔濮州王老志賜號安泊處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王老志濮州臨泉人）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勳官〔案〕本紀三年二月庚寅罷文臣勳官）

（〔又〕二月崇恩太后劉氏暴崩后負其才每曰章憲明肅大誤矣何不裹起幞頭出臨百官上嘗謂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箇便有垂簾意那箇者謂后也又曰朕不得不關防使人當殿門與之劍若非宣召勿納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后以不謹暴疾而崩死之日天爲黃霧異常始事覺上諭輔臣以后不謹且重曰不幸京曰宮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護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煩聖心憂問何執中忽擬進曰太后左右願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婦人女子加之恐懼萬一不虞則陛下不可負殺婢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曉當召卿來議曉果促召輔臣飯入殿議將廢之而太后已崩蓋爲左右所逼自縊簾鉤而殞焉上曰孟后已廢今崇恩又廢則泰甯無配矣會其已崩故掩其事云〔案〕本紀三年二月辛卯崇恩太后暴崩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云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奠昭懷劉太后百官陪位）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子朔）癸酉復置算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大觀四年以算學生歸之太史局李燾十朝綱要三月辛未復置算學）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午朔）甲申宣義郎黃冠言欲令天下士自鄉而升之縣學自縣學而升之州則通謂之選士可也其自稱則曰外舍生又其才之向成而升之內舍則謂之俊士其自稱則曰內舍生又其才之已成而貢之辟雍然後謂之貢士焉其自稱也亦以是而已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四月置後選士改內外舍為之即詔行黃冠之言也今附注於此）

庚戌知樞密院事鄭居中等奏恭惟陛下德備明聖觀時會通考古驗今沿情稱事斷自聖學付之有司因革綱要既為禮書纖悉科條又載儀注勒成一代之典跨有三王之隆臣等備員參訂徒更歲月悉稟訓指靡所建明謹編成政和五禮新儀并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共二百二十六卷辨疑正誤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遵近制上之御府仰塵一覽恭候宸筆裁定其當以治人神以辨上下從事新書其自今始若夫蒐補遺逸講明稀濶告成功而示德意臣等顧雖匪材猶當將順聖志而成之詔令頒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案九朝編年備要初以士民吉凶多用委巷之禮乃頒新儀吏奉行甚嚴民更苦之宣和元年詔罷通鑑續編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刑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則論之以罪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甯殿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為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如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後並賜太中大夫案宋史本紀四月乙巳以福甯殿東建玉清和陽宮是月壬午朔乙巳乃二十四日十朝綱要云四月先是以福甯殿東誕聖之地作玉清和陽宮至是告成壬午上詣宮中行奉安禮據此本紀作二十四日疑誤又赦梓夔路以築溱播等八州畢也是虞南夷平戎州保州夷各納土案宋史本紀三年四月庚寅以復溱播等州降德音於梓夔路十朝綱要同）

閏四月辛亥朔（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亥朔十朝綱要辛亥朔復置醫學據增朔字）詔復置醫學尚書省乞立校試之法隨所試中高下分遣諸路三京七人帥府六人大藩五人上州四人中下州三人次遠州二人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宋史本紀作戊午選舉志崇甯問改隸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四員分科教導糾行規矩立上舍四十人內舍六十外舍二十齋各置長諭一人其考試第一場問三經大義五道次場方脈試脈證運氣大義各二道鍼瘍試小經大義三道運氣大義二道三場假令治病法三道中格高等為尚醫局醫師以下職餘各以等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

甲寅詔八行許添差諸州教授從奉議郎王愈奏議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壬戌詔議禮局官曾經應奉修皇后受冊儀注并預討論武選官制文字及五禮新儀了當中書侍郎劉正夫尚書右丞薛昂並轉正議大夫禮部尚書強淵明等並轉一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改公主為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二字兩國者以四字郡縣主為宗姬族姬案東都事略閏月丙辰詔曰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姓攷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姬可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其稱大者可並依舊仍以徽名二字易其國號兩國者以四字宋本紀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吳曾能改齋漫錄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至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八日臣寮建言不便以為古者婦人稱姓故周曰王姬猶宋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為商後非姬姓不可以稱用是改正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一國朝帝女封號皆沿習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出降則封某國公主兄弟又封某國長公主姑又封某國大長公主祖姑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稱某郡主某縣主熙豐朝嘗議以乘義理然終不克改作政和三年上又惡其不典或又欲追述號公主為帝嬴郡縣主宜為宗嬴乃合于前代矣上曰此議雖近古特不合時宜出諭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為婦人之美稱蓋不獨為姓也在我而已魯公于榻前忽力爭上愕然詢其所以魯謂臣乃姬好也儻有嫌使小人得以讓耳上笑而不從乃降手詔引熙甯欲釐革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曰周稱王姬見于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其稱大長者可竝

依舊爲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內兩國書以四字于是晉公退而具書于時政記會是時執政者皆歎息晉公傷弓故惠志之深也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爲七等郡君者爲淑人碩人令人恭人縣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猶存按岳珂郯錄卷二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珂按本朝嬴姓而用姬爲稱雖詔書明言考古立制宜莫加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用之耳建炎改制議者之論已詳不復禮出弟宗族二字本以別親疏似亦差互攻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七月吳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別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臨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又從而釋之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章當時固位士多隨聲是非或者固熟語先後爲大蓋初不致考也）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辰朔）己酉手詔崇寧之初納魏漢津之說成大晟之樂薦之郊廟而未施於燕享夫今樂猶古樂也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於庭五聲既具無惉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仍令尚書省措置立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樂志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主魏漢律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齊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政和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燕樂召侍從以上等侍立手詔云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葬昭懷皇后〔案〕宋史本紀五月丙午葬昭懷皇后於永泰陵）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戌朔）丁巳詔武學州縣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政和三年以縣學者眾凡經三歲校試而不得一與者除其籍）

庚申尚書省言學校養士以待天下賢能可以作人材敦士行興教化自縣學升之州自州升之辟雍自辟雍升之太學然後命官則縣學爲升貢之本今天下令佐吏部注授多非其人俗吏則以爲學不急不加察治縱其犯法廢吏則廢法容姦漫不加省有罪不治以故學生在學毆鬬爭訟至或殺人蓋令佐不加訓治州學不切舉察提舉官失于提案以致如此不惟士失其行亦官廢其職今具下云云詔依（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辛未張商英特責授汝州團練副使以李彪指斥謗訕等策在赦前令本府一面斷放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卯朔）甲申議禮局言本朝都城壇壝之制風師在城之西雨伯在社之東以雷神從雨師之位爲二壇同壝州縣風師在社之東雨師在雷神之西非所謂各因其方以類求神者也乞倣都城方位建立仍以雷神從雨師之位爲二壇同壝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壬辰提舉京西路給地牧馬王愈言乞依提舉陝西路給地牧馬奏請已得指揮應縣鎮城寨每給地牧馬一及三百戶管勾官與減二年磨勘一州通管給地牧馬一千戶檢點官與減磨勘二年歲終仍委提舉官取給地牧馬最多處保明聞奏乞自朝廷旌賞臣到本路竊見每州管牧地動輒數千頃一縣或一二千頃者若縣給地牧馬三百戶州通及一千戶便行推賞則州縣惟及賞格而止今相度每縣及六百戶州及二千戶減三年磨勘如此亦可以勸矣從之餘路依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己亥詔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自秦漢以來禮壞不制富人墻壁被文繡倡優僭后飾當世賢者至於太息時君世主亦莫能興卑得以踰尊賤得以凌貴欲安上治民

難矣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匜爵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於圖考其制而倣其象與今薦天地饗宗廟之器無一有合去古既遠禮失其傳矣祭以類而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詔有司悉從改造宮室車服冠冕之度昏冠喪葬之節多寡之數等衰之別雖嘗考定未能如古秦漢之弊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今無禮以齊之而刑施焉朕甚閔之可於編類御筆所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蔽（〔案〕蔽字疑誤）自朕志斷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原注〕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宣和錄有此實錄及詔旨並無之三年六月十一日并二十一日兩詔可參考實錄于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己書此詔按三年九月五日始命劉炳等爲禮制詳議官然則置局當在二年七月宣和錄得之實錄誤也蔡條國史補亦係之三年紹述熙豐政事同本紀亦因實錄於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丙子書置禮制局今不取法度及神宗欲有爲末暇者官屬朱鑄徐處仁寺局成作編類御筆所御筆皆賜京者後君臣會慶閣成又改作制禮局凡尊彝簠簋籩豆盤匜鼎俎皆不合古於是禁中盡出古器用銅依古制重造惟籩以竹爲之如今切竹孫器也又用銀鑄爵五十枚東坡常得古爵而不識詩云隻耳獸罍環長唇鵝擘彖三址下銳春蕭短兩柱高張秋菊細疑其飲器也政和元年會上御文德殿受朝朝退賜酒三爵其製作加詩云乃爵也時禮制局以從官兼領俸賜比它局獨厚又有議局知權密院鄭居中所領今五禮新儀是也〔案〕宋史三年七月丙子置禮制局李埴十朝綱要作己亥）新提舉永新軍路學事施坰言陛下製爲八行法行之累年士以行實聞於朝廷載在仕版己足以勸矣尚取行實之尤異者旌其門閭使鄉里至愚者皆知遷善遠罪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頒新燕樂此樂乃古徵角招君臣相悅之樂也先是并製匏笙塤篪八聲始備詔頒焉〔案〕紀事本末五月己酉詔頒太晟樂樂志同十朝綱要五月己酉手詔頒大晟樂於天下舊樂

並禁本紀亦作己酉頒新燕樂按新燕樂即大晟樂樂志五月降詔頒樂八月大晟府以雅樂中聲播於燕樂舊闕徵角二調無土木匏三音今樂並己增入詔頒降天下據此五月之詔第議頒樂之法至八月以大晟府奏闕樂增入始頒樂於天下入月以前新樂尚未備也續宋編年作七月頒新樂燕疑爲傳寫誤蔡條鐵圍山叢談樂典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徵爲之此均也變徵或云殆始於周加戰國時燕太子升遣荆軒于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己有之矣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爲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爲八十四調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己失徵角二調之均韻矣孟子言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己亡使不亡何特言擬作之也哉唐開元時有若望羸法曲者傳於今實黃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是爲黃鐘之宮均韻可爾奏之乃幺用中呂視黃鐘則爲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於黃鐘宮調間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己及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己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爲曲而但以林鍾律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徵之均韻也此猶多以求之稍近於理自餘凡謂之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愁矣然二調之均韻幾千載意不能得徵角其終云古之樂備入音入音謂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土則陶也後世率不能全其克諧至政和詔加討論焉乃作徵招角招而補入音所爾者日石日陶日匏三焉匏則加匏而爲笙陶乃塤也遂塤篪皆入用而石則以玉或石爲響配故鐵方響皆奏之亦甚韶美謂之燕樂部八音蓋自政和始〔又〕〔云〕貴妃劉氏薨追謚明達皇后〔案〕宋史本紀七月庚子貴妃劉氏薨東都事略作七月己亥十朝綱要入月丁卯追冊貴妃劉氏爲明達皇后）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卯朔）癸未戶部尚書劉炳中書舍人翟汝文爲禮制詳議官起居舍人陳邦光國子司業曾開爲同詳議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辛卯遣兵部員外郎王亶召濮州處士王老志赴闕令同本縣長吏以禮敦遣亶實薦老志者故特遣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辛酉（〔案〕本月己卯朔不當有辛酉無可據改姑仍之）詔封處士王老志爲洞微

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云政和時貴妃劉氏薨追諡明達時太僕卿王寶爲老志館於魯公賜第上遣使諭明達事老志曰明達乃上眞紫虛元君且能傳道元君語以自上而上語亦追白元君事甚彩然頗迂怪一日喬貴妃使祝老志曰元君昔日與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書進上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妍之語喬貴妃得之大闕詔封洞微先生嘗是時郊天而天神爲出夏祭方擇而地示爲應皆老志先時奏而啟發之通鑑續編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鍼書一封至帝所啟之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

癸酉（案本月己卯朔不當有癸酉無可據改姑仍之）詔八行人多占學額日久致妨士人入學可依條限貢發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保和殿成乃延福舊址作殿五楹夾三東側殿曰出光西側殿曰葆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兩旁有殿曰怡神曰凝神其楹數如保和總爲屋七十五間上自記之案通鑑續編四月作保和殿蓋至是殿成也九朝編年備要九月保和殿成上自記之有日乃詔有司徙屯營於宮垣之外

移百官舍宇俾就便利得其地遷延福宮于宮城之北即延福舊址作保和殿五楹挾三東側殿曰出光西側殿曰葆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兩旁有殿曰怡神曰凝神其楹數如保和總爲屋七十五間工致其巧人致其力始于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飾純緣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彩垣墉無粉澤後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樨梅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繞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左實典誥訓謨經史以憲章古始有典有則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罍以省象制器參於神明薦於郊廟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玩心遊思可喜可愕西夾收琴阮筆硯以揮毫灑墨放懷適情）

十月戊申朔御筆元觀法師程若虛封寶籙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建寶籙宮不見起建月日或自此始也程若虛事更考之）

庚戌手詔曰朕若古之訓惟天爲大天下萬物無以稱之故先王以類而求祀于圜丘象其形奠蒼璧象其色冬日至取其時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有以體其道夫天元地黃元天道也朕荷天顧諟錫以元圭內赤外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鎭圭有法乎是祇天之休于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遹周遠矣將來冬祀可搢大圭執鎭圭庶格上帝之心敷佑于下民永爲定制（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辛酉手詔先王制器必尙其象然後可以格神明通天地去古云遠久失其傳裒集三代盤匜罍鼎可以稽考取法以作郊廟禋祀之器煥然大備無愧於古可載之祀儀從劉昞之言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乙丑御崇政殿閱舉制造禮器所之禮器幷出古器宣示百官（紀事本末卷三十四原注實錄但書御崇政殿以古器宣示百官令以詔旨十六日所書增入）

禮制局言圜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

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七十二級二壝（案禮志作三壝）壝二十五步古所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蓋因地形之自然非人爲也然王者建國所在或無自然之丘則於郊擇吉土以兆神位爲壇之制當有度數陽奇陰偶王合諸侯爲壇三成用陽數也然則祀天之壇宜爲三成自後一成以九九之數廣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廣二十七丈每高二十七尺總三成二百一十有六乾之策也爲三壝壝三十六步乾之策三十有六也成與壝俱三三天之數也考歷代以及今之壇制其次第星辰有不倫者舊制五星十二辰位於第一龕二十八宿會於第三龕夫五星二十八宿相與爲經緯二十八宿五星

之所舍而十二次所待以成者也臣等今議二十八宿等四十四位於第二龕舊制第二龕星辰之位爲重行則壝內之位亦當如之今中宮外宮之星爲重行於壝之內其衆星三百有六十位之外如故從之候過今次大禮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禮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太祖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宮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宮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宮神位一百有六于內壝之內衆星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稾秸餘以莞席皆內向配位）

戊辰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三成第一成崇三尺第二成三成皆崇二尺五寸（案禮志作上廣八丈下廣十有六丈）上廣十六丈夫圜壇既則象于乾則方壇當效法于坤今議方壇定爲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每成崇十八尺積三十六尺其廣與崇皆得六六之數以坤用六故也爲四階爲級一百四十有四所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爲再壝壝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與壝再則兩地之義其從祭之祇升四鎮海瀆五行五嶽同位于第二龕而山林丘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祇位如故壝並飾以黃詔令楊戩依此修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禮志初元豐三年七月詔改北郊圜壇爲方邱六年命禮部太常定北郊壇制哲宗紹聖三年權尚書侍郎黃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壇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聖園至皇地祇壇之東壇五百五十六步相去不遠其壇係國初所建神靈顯享已久元豐間有司請地祇神州並爲方壇壇之外爲坎詔止改圜壇爲方請下有司比類南郊增飾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應澤中之制詔禮部再爲詳定指畫興築至是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云云又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

（木神勾芒東嶽於壇第一龕東四鎮海瀆於第二龕東山林川澤於壇下東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升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嶽於壇第一龕南鎮海瀆於第二龕南山林川澤於壇下南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升階之東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嶽於壇第一龕中鎮海瀆於第二龕中山林川澤於壇下中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西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嶽於壇第一龕西鎮海瀆於第二龕崑崙西山林川澤於壇下西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西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元冥北嶽於第一龕北鎮海瀆於第二龕北山林川澤於壇下北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稾秸餘以莞席皆內向餘如舊儀）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寅朔）辛巳太師楚國公蔡京進封魯國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癸卯詔補蔭入官人隨學入所在州學仍別爲齋公私試附州學生別作號考校（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乙巳禮制局言討論玉輅沿革周官巾車言錫樊纓十有再就注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有二就就成也今馬纓十有二而無采色不應古制欲以五采罽飾之樊纓十有二就周官馭路儀以鸞和爲節注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之（案周禮注作皆以金爲鈴）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今輅衡軾並無鸞和乞添置周官輈人言蓋之圜以象天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今蓋弓二十有二不應古制乞增造巾車言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斿注太常九旂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馬而不言色司常掌九旂之物名日月爲常注凡九旂之帛皆用絳以周尚赤故也禮記月令中央天子乘大輅載大黃旂以金象革木四輅（案禮記輅作路）及所建之旂與四時所載皆合今玉輅所建之旂以青帛十二

幅連屬爲之有飛（案飛宋史作升）龍而非交龍又無三辰皆非古制如依成周以所尚之色則當用赤依月令兼四代之制則當用黃仍分縿斿之制及繡畫三辰于其上又周官節服氏掌祭祀朝覲（案朝覲二字據周官補）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今改制太常其斿曳地當依周官以六人維之又左傳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錫在馬額鈴在旂首今旂首無鈴乞增置又車蓋周以流蘇及佩各八無所法象欲增爲十二以應天數及輅之諸木盡飾以玉爲稱其實而羅紋雜佩乃用塗金乞改爲玉又車箱兩轓有金塗龜文及鶡翅左龍右虎乃後代之制欲改用螺龍加玉爲飾又言既建太常當車之後則自登後登車有妨曲禮言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右君升車亦當自右由前而入今玉輅前有式櫃（案宋史櫃作匱）不應古制恐當更易以便登車及改式之制又禮記言車得其式周官輿人參分其隊（案周禮隊作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案周禮宋史有其字）廣之半爲之式崇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以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注立者爲轛（案周禮注立者爲轛句下有横者爲軹句宋史引之）今玉輅無式合增置詔玉輅用青質輪輞輅（案輅宋史作絡）帶其色如之四柱平盤虛櫃則用紅繒蓋弓之數爲二十八左右建旂常並青太常繡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旂上則繡以雲龍朱杠青綢鈴垂十有二就流蘇及佩各增十二之數樊纓飾以五采之厭衡軾之上又加鸞和輅之諸木耀

葉蝸頭雲龍垂牙鍍腳花板結綏（案綏宋史作綬）羅文（案文宋史作紋）雜佩羽童（案童宋史作臺）麻鑪（案鑪宋史作鍍）香寶壓貼牌字皆飾以玉自後而升式櫃不去既成高二尺（案尺宋史作丈）七寸五分闊一丈五尺（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原注實錄有刪修與詔旨略不同當別考詳案宋史雜佩羽臺句下有蔥藝二字闊一丈五尺句下有副玉輅亦用青色舊駕馬四增爲六色亦以青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曰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遂請付史館案本紀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升瑞州爲興慶府乙酉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眞降臨示見記宋朝事實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南郊赦文門下朕承列聖之丕基奉至尊之休德繼志述事持盈守成躬攬萬幾茲踰一紀荷皇天之垂祐浹函夏以底甯年穀屢豐雨暘式敘羌夷請吏川岳效珍禹功無懷襄之災堯典告平成之治承惟多祐誕集沖人屬三歲之親祠稽六經而定制率時昭考欽修時祀之尊若昔大猷壹正相沿之陋適齊居于路寢適朝獻于殊庭得四表之歡心覲假于廟乘一陽之至景大報于郊對越昊穹祈我烈祖陶匏尚質犧牲貴誠奠蒼璧以禮神秉元圭而拜貺器協向周之制樂樂部淺之純繁烟緣而耀火升靈光賜而風馬下禮儀既備知帝顧之不達福祿來崇豈朕朔之專享宜字瀕號溥洽鑒倫可大赦天下於戲申命用休傳德熙于純報配天其淳用象錫厥庶民尚報同德蓋臣秉文多士克咸陬翼承保隆平周煇清波雜志卷下政和三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天神降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延奉御筆伏奏繼降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涓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走咸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庶旂肇格冠服儀仗見于雲際萬眾咸視惟天人之咸通有形聲之相接靈承對越敢不祗欽可以其日爲天應節用端命于上帝以昭答於神庥咨爾萬邦其體至意）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申朔）癸丑詔天下應道教仙經不以多寡許官吏道俗士庶繳申所屬附急遞投進及所至委監郡守搜訪（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甲寅河北路轉運判官張考純言周官以六藝教士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之于射宮乞詔諸路州郡每歲薦貢士于學因講射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二　錢唐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三

徽宗

政和四年正月戊寅朔（案原本脫朔字據十朝綱要及四史朔閏考增）御筆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額外鑿義品秩比視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等並無請給人從及不許申乞恩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通鑑置道階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同文臣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侍制校經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籙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

甲申顯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新知秦州胡師文爲中奉大夫以討論元圭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丙戌中太一宮使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直睿思殿

提舉龍德宮熙河蘭會秦鳳路宣撫使童貫爲太尉以獎元圭故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辛丑洞微先生王老志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禮制局言夏祭用法駕合乘大輦指揮乞賜鼓吹詔乘玉輅（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

丙辰朝散大夫通判開德府王景文轉奉直大夫與知州差遣仍召赴都堂以元圭得之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未朔）戊申蔡京奏禮制局所定皇長子冠于福甯殿儀御筆依奏二月中旬選日行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禮志十八嘉禮六云皇太子冠儀書行於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親制冠禮沿革十一卷命議禮局倣以編次）

癸酉皇子桓冠於文德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李埴十朝綱要二月癸丑皇長

（子冠宋史本紀同此作癸酉據四史朔閏考是月丁未朔癸丑爲初七日癸酉爲十七日戊申下云御筆依奏二月中旬選日行之當以十七日癸酉爲是）

三月丙子朔詔皇長子冠禮畢禮官强淵明等賜銀絹有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禮制局言崇甯祀儀崑崙地祇設位于壇之第一成其說出于鄭康成以崑崙地祇爲皇地祇既皇地祇位于壇上則崑崙地祇不當重設崇甯四年有司講明已知其非乃復列于西方眾山之首然既有西山位則崑崙在其中矣請撤去從之（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六崇甯四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元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句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乘陰氣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于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止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岳鎭海瀆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云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於神州皆有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祇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推明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岳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岳不視諸侯而視公猶未極平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岳而王四瀆切惟天莫尊於上帝而五方帝大之地莫尊於大示而五岳帝大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于第一成然則五岳帝其可向與四鎭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於第一成從之）

又奏皇地祇北向蓋取答陰之義故陽祀降神升禋於壇其位在丙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壬而歷代沿襲並設南嚮之位非所謂答陰也今新壇亦于午陛下設小次非是昭神位北嚮于北面設小次（紀事本末

卷百三十四）

丁丑詔諸路應小學生及百人處並增差教諭一員（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辛卯詔諸路監司每路通選宮觀道士十八遣發上京赴左右街道籙院講習科教聲讚規儀候習熟遣還本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政和間卽州學縣學別置齋授道徒）

詔皇長子桓可以來春出閤立爲皇太子（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午朔）甲寅尚書省言契勘舊水磨茶場一歲收息不及百萬貫一年內有每季泛進錢數茶務歲收錢約四百萬貫以上比舊已及三倍以上不係省錢別無支用尙循舊例只每季泛進未有月進之數今欲每月進五萬貫所收錢尙有餘不至闕少詔依所奏仍自今月爲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辛未禮制局言周官旅上帝四望皆謂非常之祭則嶽鎭海瀆從大祇不當用玉紹聖親祠北郊儀注皇地祇以黃琮神州地祇以兩圭有邸嶽鎭海瀆亦不用玉則今來夏祭合依大禮格皇地祇神州地祇用玉外餘並不用兼看詳周禮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新義云日月星辰以璧爲邸則四圭邸璧可知四圭邸璧則兩圭邸琮可知先儒之說兩圭有邸亦以璧爲邸其理非是合依新義兩圭邸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甲戌禮制局製造所乞進呈所製造冬祀禮器御筆令書藝局進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閱雅樂初閱宗子大閱太學辟雍諸生量與推恩案本紀癸丑日）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亥朔）丁丑禮制局奏每歲夏祭皇地祇及配位各用冰鑑一今親祀正暑月所設酒醴牲牢禮料甚眾欲添置冰鑑四十一正配每位各六第二成從祀二十五位各一從之又奏黃琮禮地鄭氏謂爲在崑崙者兩圭有邸以祀地謂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然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鄭氏之說本于讖緯前代如長孫無忌輩固嘗辨其非矣又皇地祇神州地祇同位于一壇之上於皇地祇則禮而不祀神州地祇則祀而不禮豈禮意乎請黃琮兩圭有邸並施于皇地祇求神則以黃琮薦獻則以兩圭有邸（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六注引禮制局言與此文少異今錄之政和四年禮制局始則求神而禮之終則正祭而祀焉大宗伯以黃琮禮地蓋施於求神之時也與大司樂以函鐘爲宮至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同矣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蓋施於薦獻之時與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同矣鄭氏乃謂以黃琮禮地祇神之在崑崙者兩圭有邸以祀地祇於北郊神州之神且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刱無崑崙神州之別鄭氏之說皆本於讖緯之書前輩如長孫無忌輩固嘗辨其非矣）又言黃琮鄭康成及梁正三禮圖皆謂八方以象地聶崇義言黃琮比大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寸蓋厚寸乃大琮之制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於經無見考工記有大琮玉琮瑑琮駔琮之制獨不言黃琮廣狹厚薄之度今方澤並用坤數則黃琮宜廣六寸厚二寸爲八方而不剡出又言考工記云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則兩圭之長宜其五寸琮色黃而圭不言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而云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牲幣自當倣玉之色則圭之色獨何以異

於琮邸請兩圭用黃玉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祭地奉太祖配赦案本紀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澤以太祖配降德音于天下十朝綱要同九朝編年備要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從之文獻通考卷七十六政和三年詔自今每遇冬祀禮後一歲夏至祭地于方澤其儀物儀衛應奉行事悉從備省從祭臣寡與隨篤備士量行支賜簡而易行無偏而不與之失以稱朕意可令禮制局議定以聞詔夏至齋宮大內門曰廣禮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門褒大殿門曰學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曰承休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于方澤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帝親製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鄧洵武告于泰陵因詔以其日爲景貺節故事大禮御札皆前期六日乃降是年冬祀夏至祭始同一札五使亦同日命之遂爲定制十二日至帝親祭地于方澤以皇弟燕王俁爲亞獻越王偲爲終獻前期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七日於內殿一日於齋宮祭前一日奏告太祖皇帝室殿中監設大次於外壝西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第二成子陛之西東向設皇帝禱內於小次前東向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前陪祀行事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南門之外設饌幔於內壝東西門之外開瘞坎於壇子陛之北壬地光祿奉牲詣祀所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北南向設宮架於壇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祭前一日太史設皇地祇位於壇上南方北向席以蒿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西方東向席以蒲越神州地祇位於第二成午陛席以藁秸五官神嶽鎮海瀆各以其方設位于第二成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各以其方設位于壇下內壝之內皆席以莞內向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第二成子陛之西東向飲福位於壇上皇地祇神位東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燎火於望瘞位之西北向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又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前二在豆右爲二重登一在籩豆間鉶爨一在爵之前簠二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每位太尊三著尊二犧尊象尊壺尊山尊各一尊皆有罍以東爲上尊南罍北又設篚一於第二成子陛之側坫二於正配位尊罍之次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帨位於皇帝版位之前又設象尊二壺尊二在壇下子陛之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並實水又設第二成從祀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爲三行俎二在

（籩豆前登一架一在籩豆閒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爵一置于俎上內壝神位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神位前爵一夫之簠一簋一在爵之前簠在左簋在右登一在籩豆之閒又設尊罍之位二成每方各犧尊二山尊二壇每方設罍尊二散尊二在神位之左蜃尊散尊外餘皆有罍副之凡尊器皆加勺冪又設正配位籩豆簠簋俎斗鼎各一於饌幔之內太府卿少府監帥其屬陳玉幣於篚皇地祇玉以黃琮幣以黃配帝幣亦如之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幣以黑五行五官五方嶽鎮海瀆神諸神幣各從其方色禮神之玉各置于神位前座玉加於幣前期一日尚輦奉御進輿於垂拱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稱警蹕如常儀乘黃令進玉輅於宣德門外左輔奏請降輿升輅至齋宮明避殿前迴輅南向左輔奏請降輅乘輿入齋宮殿侍衛如常儀祭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禮儀使等分立大次前有司奏請行事皇帝服袞冕以出禮儀使等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皇帝執以入宮架儀安之樂作至午陛樂止登歌樂作至第二成版位東向立樂止禮儀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寧安之樂廣生儲祐之舞八成止皇帝再拜禮儀使奏請搢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訖執大圭至壇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進鎮圭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詣皇地祇神位前南向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圭禮儀使奏請受玉幣奠訖俛伏興再拜樂止恭安之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西向奠圭幣如常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東向立樂止禮部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之樂作奏奠訖樂止皇帝再詣罍洗搢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洗爵拭爵訖執大圭至壇上樂止登歌光安之樂作詣皇地祇神位前搢大圭跪執爵祭酒三奠爵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太祝讀冊皇帝再拜訖登歌英安之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如前儀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還小次登歌樂作殿中監跪受大圭簾降樂止亞獻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文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盥帨訖作陞安之樂厚載凝福之舞禮畢樂止終獻行禮加前儀皇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禧安之樂作皇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奠酒受俎奠俎受搢黍豆既奠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皇帝還版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撤俎豆登歌歆安之樂作卒撤樂止禮部尚書等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寧安之樂作一成止皇帝詣望瘞位登歌樂作降自子陛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瘞燎火瘞半坎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皇帝出中壝門外中監受大圭皇帝至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皇帝常服乘大輦還齋宮鼓吹振作皇帝升御座百官稱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所司放仗還內如常儀（又）內侍楊戩以製樂傳宣之勞加節度使（案李燾十朝綱要云是月甲午直睿思殿楊戩爲彰化軍節度使）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辰朔）己酉禮制局言有旨定管軍班序乞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上副指揮使在正任節度觀察留後上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殿前馬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在正任團練使之上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甲寅禮制局言鹵簿六引儀仗信幡承以雙龍大角黑漆畫龍紫繡龍袋長鳴次鳴大小橫吹五色衣幡緋常畫交龍按樂令三品以上緋常畫豹（案儀衛志作緋常畫蹲豹）蓋帷乘輿器用並飾以龍令六引內係羣臣鹵簿而旂物通畫交龍非便合釐正（案儀衛志七年兵部尚書蔣猷請令有司取天聖鹵簿圖記更加考正可否因而革之詔如其請）又大黃龍負圖旂畫九一三二四六八五七之數仙僮網子大神三旂無所經見乞除去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庚午詔小學倣太學立三舍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分十齋以處之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卯朔）辛亥詔諸路學校及三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上者增一分之半即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路學生數少者仰提舉學士事司具可與不可增及所增數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政和四年詔學校敎養

（額少則野有遺士應諸路學校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宣祖殿檜生玉芝又詔有鶴三萬餘雙盤旋雲霄之上並許稱賀〔又〕延福宮成記略曰乃敞承苍城之西序大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徙延福於拱宸之北宮爲南向適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曰蘂珠又爲之書其亭曰碧琅玕晨暉榜於春路麗澤揭於秋芳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報瓊蕙馥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其東繁英芳雪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疊石爲山〔案〕原書以下闕九朝編年備要載其文略有異同今備錄之延福宮成上親記之略曰延福宮舊占京城之西北潤連禁衛通仙詔職城壁背班直下夜稱僕僕足侍風雨爰築爰閒薄于隔言克協朕志合于大同乃外禁旅乃微承巷城之西序大興營北增光前烈而徙延福宮于拱宸之北宮爲南向適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曰蘂珠又爲之書其亭曰碧琅玕晨暉榜於春路麗澤揭於秋芳緣以修廊連互千柱賞以殿閣皆圃百尋宮之左爲位二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其東繁英芳雪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疊石爲山而上起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歸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春高爲兩重層自下而睥睨之百一十丈有奇徑重之七餘而表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澗其背則附城築土植杏名岡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翠幹碧稍交相隱映宮之右爲位二閣曰宴春自方取之凡十二丈舞臺四列三亭三峙爲圓池以名海列橋亭以跨海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而處縱數之二百六十七尺而械叢石爲臺磧泉爲湖湖之中作遲以接亭踶之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爲茅亭以侍憩寒松怪石奇花果木闌奇而爭妍競亭鶴莊鹿皆蓮謙孔雀之欄敞藤杏花之闕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又云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宴會之所而僚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偪宸之朕五人聽命乃盡能內酒坊請司又遷二滑寺弁軍營于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延福五位五位既成樓閣梢室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閣奇花異木怪石寒松岩壑幽勝宛若生成療谷齋三華云蔡京既附位竊國政乃帑大增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叢藹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雪亦十五閣又疊石爲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跨勝故名延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折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笆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酉朔）辛卯詔以辟雍大成殿名頒之諸路州縣學從河南尹蔡安持奏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寅朔）乙巳詔襄邑縣復爲拱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崇寧四年八月詔改東輔爲拱州朱史本紀大觀四年十一月丙戌罷拱州爲襄邑縣）

辛未觀妙明眞洞微先生王老志卒（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老志濮人晞泉人隸京東轉運司爲書吏自言嘗遇鍾離眞人授內丹要訣棄妻子結草爲廬施病者藥書與人言休咎頗藉藉有聞政和三年秋詔州縣敦遣至京師封洞微先生館蔡京賜第南園士大夫闕門數召對禁中上手書觀妙明眞之號賜之明年乞歸留之不得卒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宣和錄云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親以孝聞幼曾爲伯母吮疽初去爲禮計吏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髮不受人賄問二十年其後每往來市間遇一丐人見輒乞三錢一旦丐人自言吾鍾離生也因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發狂遂能逆知未來事翰林學士強淵明紹聖初爲教官過濮見老志授之書曰四皓明達且謂淵明必貴而主是事時吾亦與汝相見于帝闕矣及政和時貴妃劉氏薨追諡爲明達皇后其制書果淵明所草始悟四皓明達者賜賢也時太僕卿王亶薦之召老志館于魯公賜第上遣使詢明達老志曰明達后乃上眞紫虛元君且能傳道元君語以白而上語亦遺白元君事甚夥然顧迂怪一日喬貴妃使視老志曰元君昔與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書進上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語喬貴妃得之大驚此亦異也詔封洞微先生當是時郊天而天神爲出夏祭方澤而地祇爲應皆老志先時奏而啟發之也又士大夫多從而來求書字其詞始若不可曉後卒合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魯公以爲憂貴刑戚乃上之柄搢紳不應從方士驗禍福宜不經而老志謹畏乃奏斷之老志日一食獨湯餅四兩冬夏衣一襲後見師賁以

受羅穀之服凡處富貴不知厭足凡有衣六七襲悉封還魯公及病乃力丐歸久之病甚上乃許其去及步行出就車不病矣歸瀵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簫雲鶴焉老志又獻乾坤鑑法上命鑄之鑑成老志奏吉奏請他日上與鄭后皆有難深可儆懼願各以五色流蘇垂鑑置于所處之殿臣死之後時時坐鑑下記憶臣語卿謹慎思其所以消變者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寅朔）乙卯雪降賜宴於蔡京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三　錢唐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四

徽宗

政和五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申朔）丙戌長寍軍界夷人卜漏等反攻梅嶺堡陷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此據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趙遹措置聖旨追書須別考詳本紀於初九日庚辰書晏州夷反當移入此三月十七日趙遹奏夷賊正月二十九日已各歸國二月二十八日復出犯樂共城楊氏編年云十二月瀘州南安撫使趙遹以王育馬覺平卜漏開紙滋群州初梅嶺知寨高公老安宗女夫也常鑰其夷以金玉器與卜漏箭欲思戕潤卜漏欽之故因上元燈夕攻梅嶺寨高公老遁去卜漏路其妻與金玉歸洞至是平之趙遹行戕瀘之熟夷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村閫思義州得眾素點勇善剝大中祥符元豐開屢為瀘患為諸夷所畏雖生夷莫敢當之瀘帥賈宗諒者武人喜生事嘗以謂竹木援夷夷怨久已不樊政和四年宗諒執夷人大言領斗箇勞等謗扐罪在法縱所犯重猶以夷法論不遵償貴畜宗諒輒杖其脊數從且死諸夷憤怒聲言官殺其酋長非罪跳呼蠻兵甲種類饗麾晏州多周都大首領卜漏為諸夷長雄與其眾謀盡結諸夷出戎瀘直揀成都北屯鎖門東守白帝內乘無備外結聲援全蜀可傳檄而定有不下者以兵臨之與吐蕃谿洞修婚姻之好以為唇齒王師至在半年後而兩謝已閉亦何所及遂主盟合從入寇且結滋茂長害事細土新附之民然卒無一人肯從叛者仍力拒守其境明年正月卜漏以其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思戕之縣并十州五村圍羅恩黨諸夷凡十餘萬分兵四出攻圍樂共城長寍武寍江門安遺鎮溪請寨堡不克遂陷梅嶺堡全被害焚廬舍掠子女虜守把寨官高公老妻族隆等家屬族姬濮安懿王之曾孫女於上服屬為近宗諒始以赤白囊上聞上覽奏勤宵旰之憂朝野駭念未有堪任其責者時蜀久安人巽備不習兵所至罔戰守備遠近聞驚騷動遹適按部次昌州即馳至瀘而提點刑獄賈若水亦至遹與議萬一賊乘勢長驅適瀘水何所禦之乃亟督宗諒躬率兵進屯江安縣據水當賊衝且以近邊諸壘轉餉給軍鎗備無乏若水檄北近巡尉兵既至又成都府利州夔州路援師亦集與宗諒所部得眾萬餘逮賊再犯武寍樂共梅嶺宗諒出兵與賊戰官軍大衄裨將陳世基等死之賊屢勝益猖獗出入無虞日蜀人大震夷中山谷深險林箐沮如賊上下捷倍飛走又善用弩以藥傳矢中人血濡續輒死其來則烽集蟻聚去則烏飛獸散宗諒以未易力制方議招輯會上覩詔遹督宗諒進兵備能擒遹即聽其降仍俾宗諒稟公節度賊閭遹將督兵進其閉脅從亦捐禱賊槃其賊兵馬監押潘虎困誘致其酋長數十輩

（來降虎盟而犒之即酒牛盡縛取殺之函其首來獻以爲己功遹遂以輕兵趨梁其執虎以屬吏虎服辜乃以虎徇夷列其殺降劾諸朝詔斬虎於市又詔以賈宗諒妄配非辜致寇喪師除名爲民編置河外遹與諸部使者賈若水王貢孫楊彥章坐佚罰皆貶秩二等遹降朝散郎以康師魯代宗諒復遹節制（案宋史趙遹傳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砦高公老迺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詆致其酋卜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行部目州習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畢沅續資治通鑑丙戌瀘南晏州夷卜漏等反攻梅嶺堡陷之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團思峩洞諸熟夷素黠勇善鬪大中祥符元豐間屢爲邊患瀘帥賈宗諒武人也喜生事嘗以需竹木擾夷夷怨之至是又詆致其酋斗箇旁等罪杖脊黥配諸夷憤怒卜漏遂主盟合從入寇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堡））

己丑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提舉入內醫官編類政和聖濟經曹孝忠等奏乞諸州縣並置醫學隸於州縣學提舉事司選差本州任官通醫術能文者一員兼權醫學教授比倣諸州學格內文士三年所貢人數十分中以一分五釐人數創立諸路醫學貢額分爲三年並不侵占文士貢額諸路貢士與本學內舍同試上舍三歲其取合格人數陞補上舍以上中等一百人爲額並附於文士引見釋褐學生分三科方脈科通習大小方脈風產鍼科通習鍼灸口齒咽喉眼目瘍科通習瘡瘇傷折金鏃書禁三科學生各習七書逐路並置醫學諭一員以本學上舍出身人充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丑朔）乙巳詔皇長子太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桓可立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宋史本紀定王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也岳珂愧郯錄卷八大觀二年正月庚申封定王））

甲寅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赦天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蔡絛鐵圍山叢談皇太子始冊拜將廟見其禮儀甚盛禮應乘金輅建大旆而議者從中大不然于是中宮遽辭而止獨前一夕設鹵簿於庭旆門外翌日質明但常服御馬入太廟更禮衣冠遠遊執九寸圭而款祖宗焉當是時清道親事官有呼嗟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爭縱歎呼衆中一父老忽歎息曰吾昔頻睹傳呼今久不聞此聲矣考之仁廟雖嘗在東宮然罕出又未幾即大位獨真宗爲皇太子歷年且數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於甲午爲年當百二十餘則父老者又不知幾何歲人也時太上皇方留心道家者流事聞亟使人散索已而忽不見））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未朔）癸酉張商英復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己卯裨將陳世基王士傑爲賊所害官軍死者百數賊愈猖獗而羅始黨族又相扇擾奪轉運使趙遹與提點刑獄賈若水及宗諒權行招安其奏於朝須賊不悛徐治其罪時遹已密奏宗諒數科斂夷部竹木衆厭苦之宗諒更執其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杖脊黥配有死者夷衆忿怒遂導卜漏入寇皆宗諒昏妄所致雖瀘南邊事轉運司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贏兵馳赴樂其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邊徼早得寧息然遹本意乃欲嵩事進討兵端愈大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辰詔付趙遹賈若水等晏州夷賊失於鎮撫致茲結約侵犯城砦此雖斬獲首級殘燒倉囤尚慮出沒未已浸生邊患仰趙遹賈宗諒限指揮到日立便帶兵甲離瀘州江安縣審度事宜如夷賊尚敢猖獗出沒未已即仰前去掩殺不得輕易落賊奸便如逗留不進有失機會更致滋長當議並行軍法如已退散耆業或悔過歸

降即不得邀求功賞別致引惹生事務要邊界早獲安堵仍先具節目措置次第入急遞聞奏餘遵依逐次指揮仍仰賈宗諒聽趙遹節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己亥詔諸路置醫學敎諭指揮勿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四月庚子朔（案原本不書朔據四史朔閏考補）趙遹駐樂共城以厚賞募人招誘晏州州頭羅陽縣夷人昔博等至城下與爲盟誓賊勢稍折晏州三縣三十五村并羅始黨諸族一百三十五村節次來降遹乃留官屬經營未附村族是日按兵發樂共城趨長寧軍夷衆憑高聚觀見遹部伍嚴整皆不敢犯遹既至長寧復募人日行招誘朝廷所降捕殺賞格弗布恐夷賊或緣此致疑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上、

丙午趙遹奏節次招到晏州柯陰羅碾五斗扶萊等縣夷賊一千餘人並各投戈棄甲去軍城十里以來梅嶺村壩與所差使臣同刺貓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作過及引領到官首領斗岡等共二百四十七人排日赴臣行司公參稱悔過歸降續又說諭到晏州多罔姓二十一村始謀作過賊首卜漏等一千餘人亦來梅嶺村壩與所差使臣趙安中同刺貓牲雞血等和血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作過及發遣到賊首卜漏男没邱等七十二人赴臣行司公參再拜請命其卜漏男没邱等自初入城疑心未釋介胄持戈入闕履閾驚惕徊惶比引至公庭臣並不敢設衛以致其疑與走馬承受丁升卿引問於聽事之所先以疏其過惡次以明敫

君父不殺之恩率皆面闕稽首再拜以謝臣即犒以酒食錫以金綵俾令耆業而於犒設之際以所佩刀露刃持執形神錯愕若駭歎焉當時左右不敢多留吏卒唯臣與升卿躬行接納一切示以常臣等亦所不保此實上賴王靈以濟乃事臣乘此款寨機便遂分兵復收梅嶺堡栅築坂橋梅嶺壩卓望堡三頭山甯遠寨烽火臺及復安遠安夷廢寨繕長甯軍武陵縣舊壘瀘南安靜之日久守具不飭緣恢展新疆以控扼城寨視爲近裏一切毀廢樂共長甯城皆深在夷腹聲援孤絕賊得以窺迫其背叛惟以義軍土丁伏截隘口彼素未知戰豈能拒捍幸其不來即來必致透入故臣於城壘之役不敢緩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午朔）丁丑瀘南梓州路走馬承受丁升卿言夷賊已是招降犒設訂誓支與銀綵給付旂號了當依舊出没作過詔令趙遹體究詣實聞奏仍依累降指揮措置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甲申詔付趙遹訪聞晏州夷人近復結集凶徒約數千人經過樂共城攻圍鎮溪堡鈔略鹽客殺傷取財出没未已口血未乾背盟若此豈可信其誓約罷兵弛備仰趙遹體究今來作過因依多方講畫制禦事宜採賾夷情區別叛服結其心腹離其黨類務要夷賊畏懷一方早得安貼縱敵生患國有軍法必不赦汝仍未得擅離彼界候一向定疊奏聽指揮仍令趙遹親書知稟聞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甲申付趙遹癸卯被受）

丁亥趙遹奏臣契勘朝廷若果不欲興兵姑務函容嚴爲守備可也必欲痛行討蕩師不久駐一舉必克即秦鳳兵一千人與黔兵土丁恐未足以應敵臣體問晏州六縣强壯丁口不減萬人自來號爲桀黠加之今日罪大必須死戰以抗王師而又羅始黨戶族一百三十餘村自經殺降黨固連結非止一日萬一響應即二三萬人同爲我敵臣雖預行措置分解賊勢然夷狄無常心夷得勢則隨夷漢得勢則隨漢乃平日之常談事勢之必然也若不先設羅兵以絕樂共城一帶之援則豈敢深入晏州俯窺巢穴今所用之兵多非五萬少非三萬未易克濟昨元豐中林廣討夷將帶三萬人騎臣今欲乞朝廷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二萬人臣於本路勾集黔兵土丁義軍副以一二萬人即敢爲攻討之計欲望聖慈毋以此舉爲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亥朔）戊申詔付趙遹華夷異俗皆吾赤子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舍何以示懷招安撫定谷以著業守禦既固約束已信乃復興數萬之師夫馱百倍邀功不毛之地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殺戮生靈騷動西土非計之得也又曰秦鳳馬步軍如未使喚不用勾集別有條畫疾速具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六月戊申付通丁卯通奏））

己酉夷賊攻武甯縣三頭山烽火臺甚急長甯軍出兵救援乃解去後三日再來攻皆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亥夷賊犯梅嶺堡守把衡遜巡檢秦望等擊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申夷賊再犯梅嶺堡守把衡遜巡檢秦望擊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癸亥詔醫學選試如無通醫術文臣許於本處醫長醫職醫工內選差一員同州縣有出身官出題考校如闕醫長等即選本處有出身管勾學事官管勾（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丁卯詔付趙遹契勘夷人訂誓之後尚未甯息伺隙侵掠復出爲惡豈吾人有以擾之或拊循有所未至耶又曰彰善癉惡悉去其附麗俾之內屬斯亦得其策然乘機用間弭以官賞使生熟夷人自爲向背因以知彼虛實採彼動靜爾乃措置其當定計於早使曲在彼不其善歟倘先自起釁務爲奇巧以速後患悔不可及（原注丁卯御筆七月丙戌被受）懷結誓之後便當改過尚敢出沒時復擄奪雖已掩殺不落姦便然過無大小均爲渝盟是未知所畏也若或仍置而不問實恐養成姦惡異日蠻夷覘傚別生大患不可不早爲之計（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辰朔）壬申梓州路都轉運使趙遹奏夷賊犯梅嶺堡不克除嚴爲備禦外緣事力未勝及非攻討之時不敢輕舉深入乞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兵二萬人前來攻討詔永興軍路都總管司選差兵二千人差近官兵一員統押祗備趙遹勾抽使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丁丑手詔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遠而尊故配祖於郊近而親故配嚴父於明堂今三歲一郊佑我烈祖而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於寢殿禮蓋云闕朕嗣承先烈君極萬邦罔極之懷欲報無所夙興夜寐靡遑甯處崇甯之初嘗詔建立（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四崇甯四年設議建明堂令度地鳩工徒過求歲取旨興役明年以其出西方遂設罷之）去古既遠歷代之規模無足循襲朕萬機餘閒黜諸臆說刺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通以八風上圓下方參今先王之制必庶幾焉相方視址於寢殿之南僝工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　御筆修製明堂圖之大政即與前後營造事體不同應有司官屬自當竭力奉上以成大功如是修製所抽人匠取索材料材植如敢占吝隱諱不即發遣應副者監官不以官高低並行除名勒停送廣南遠惡州軍編管（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辛巳手詔晏州夷賊自招撫後來輒敢結集背誓攻犯城堡比雖屢獲失利以歸緣出沒不定長甯一帶未得安堵渝盟犯順師出有名可依趙遹所奏乘時攻討除已差永興秦鳳路兵馬外更涇原路三千人環慶路二千人并步人前去應副候指揮到仰本路帥臣選差曾經戰陣兵將官每一千人作一番管押赴瀘南聽候使喚限五日起發仍以趙遹爲瀘南招討統制司王育馬覺爲同統制雷迪丁升卿軍前承受孫義叟王良弼應副錢糧王育以下並聽趙遹節制禁亂除暴事非獲已帝王之師舉必萬全蜀道險阻利在設伏閒探嚮導所宜盡心毋得輕易匿賊之計其晏州夷賊有脅從之人如能悔過自新即許招降免行誅戮並與原釋用示不殺之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戌朔）癸卯詔修建明堂布告大廷依大禮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陵及五岳四瀆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己酉詔祕書省移於他所（案蔡條鐵圍山叢談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祕書省出於外在宣德門東亦古東觀類云）以其地爲明堂杭州觀察陳彥言明堂基宜正臨丙方稍東方以據福德之地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祕書省初名三館宋史職官志四云宋初置三館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太平興國初於昇龍門北創立三館書院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東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四部爲史館書庫大中祥符八年外院於右掖門外天禧初令以三館爲額又云祕閣係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閣以三館書籍眞本并內出古畫墨迹等藏之又云政和五年四月詔祕書省殿以右文爲名是月駕詣景靈宮朝獻還幸祕書省詔曰屋室淺陋甚非稱太平右文之盛宜重行修展八月詔祕書省移於新左藏庫以其地爲明堂）

庚戌詔中書舍人陳邦光差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以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食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左右擊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因是遂斥邦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壬子手詔曰明堂之制自三代以還有爲之君雖欲稽法先王終不能如古蓋違經循俗惑於眾說失其旨意朕永惟嚴父饗帝之禮尙闕未備取考工記所載考其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命工仵圖無一不合又曰朕萬機之暇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室之

制從周人度以九尺之筵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四戶以合四序八窗以應八節五室以聚五行十二堂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窗兼三代之遺制黜諸儒之臆說饗帝嚴父聽朔布政於一堂之上千古皆合其制大備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以稱朕意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於是內出明堂小樣於崇政殿集百官宣示（案玉海卷九十六以明堂小樣於崇政殿宣示百官御書明堂字）命太師魯國公蔡京爲明堂使宣和殿學士蔡絛討論指畫制度顯謨閣待制蔡儵蔡翛殿中監宋昇參詳興德軍留後梁師成爲都監保康軍留後童師敏爲承受以開封尹盛章彈壓兵匠章罷以王革代之復以章爲參詳明堂使蔡京言夏后氏世室堂脩十四步（原注方六尺爲步）廣明七步半

土室方四步廣益四尺木火金水四室各方三步廣益三尺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原注八尺爲尋）崇三尺四阿重室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筵則五室各自方一丈八尺三代之制脩廣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尋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爲太室方一丈八尺則室之中設版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廣今從周之制以九尺之筵爲度大室脩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廣五筵（原注四丈五尺）其爲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脩三筵益四尺（原注三丈一尺五寸）（案尺字宋史作五以注三丈一尺五寸計之應作五）廣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其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脩廣之數今亦度以九尺之筵明堂元堂各脩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廣五筵（原注四丈五尺）左右个各脩廣四筵（原注三丈六尺）青陽總章各脩廣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左右个各脩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廣三筵益四五（原注三丈一尺五寸）四阿各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筵（原注九尺）堂總脩一十九筵（原注一十七丈七尺）廣二十一筵（原注一十八丈九尺）詔悉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四蔡攸言明堂五門廊廡蓋以素氏而門堂則以琉璃其地則隨所向而飾以五色之石櫺楯柱端以銅爲辟邪之象而飾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窗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閒堂室柱門欄楯並以丹雘塗之堂階爲三級每級崇三尺共爲一筵改火珠爲雲龍之象階庭植松梓檜之木宮門不設戟而殿隅並垂鈴云詔以元堂配聖祖之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爲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佑門爲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數佑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其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太室五門並御書膀之）

丙寅陳瓘特敘承事郎許自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原注瓘自政和元年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敘官自便敘官自便蓋緣立太子赦五年三月十七日指揮丁未錄云以郊霈霑恩誤也瓘初以宣德郎被謫而敘官乃承事郎構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批敘復數內陳瓘

敘復未當合於見存官外敘一官仍取旨與差遣符州告示本官知委陳瓘既供知委遽寓通州數日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瓘具家狀承陳乞差遣人皆賀瓘以爲起發有衢瓘曰此廟堂欺君坑世之衛耳若與差遣豈應見問上閣吾敘官不當見于御批諸公不但已爲此還之說以寒上旨家狀雖當供差遣其可乞即彼謂吾不甚食困必乞憐耳乃報以家狀昨因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瓘既寓通州而盛章與石悈有陳取密旨編置通州揚言爲瓘報侁瓘聞而歎曰此豈盛世所宜有郡困謀徙避遂望家至九江卜居焉六年閏月乃至江州今因石悈編置通州在五年八月十四日郎附著此）（案瓘本傳瓘任台五年乃得自便饒復承事郎帝批進自以爲所擬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讒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卯朔）甲戌詔諸州醫學博士並改爲醫博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乙酉詔付趙遹夷賊背盟犯順人神共棄料其所部不滿萬兵況跳梁逾時困弊已甚付卿以西州精銳之兵

委卿以統制之重聲勢張大震動邊近彼必過爲隄備以待我師氣久則不壯情見則不神諸路之師如已會合乘機進討必多方以誤之毋或失時久稽天誅酋豪授首則脅從可貸因糧與衆就建城寨底定一方永固吾圉軍事前機日具奏來（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甲午趙遹數遣人招諭羅始黨賊首領失冑歸順是日失冑詣江安縣降遹授以承信郎冠帶韡袍供給請受券厤并旂號及捕捉晏賊賞格令歸約諸囤各自保守具奏云得此族五十餘村不附賊便可減西兵一萬人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此據趙遹攻討晏州錄增入）

甲辰（案是月丁卯朔不應有甲辰無可據改姑仍之）提舉翰林書藝局御前製造所奏契勘修萬歲山合用山石萬數浩大已奉旨專委管勾計置裝發出卸其搬到山石日近不惟數小兼自正月九日至十七日計十七日無拘到山石亦無船運到闕阻節造作蓋緣裝發稽緩及管押使臣等在路住滯未有約束詔令措置條畫約束兵稍等催督津運留滯未有約束詔令措置條畫約束兵稍等亹一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蔡絛宮室苑圃篇曰又于寶錄宮命上部侍郎孟揆鳩土功梁師成主作役築土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雄于諸苑其最高一峯九十尺山周十餘里自西介亭岩巋重複東西二嶺直行南山開門飛棲巖穴溪澗悉備有一洞口纔可納兩夫而其中足容數百人至于鑑泉迄流皆晝夜不絕山中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而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山上下立亭宇不可勝數有石大者高四十尺名神運昭功石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姑蘇白樂天手植檜輿其他名石望木率入其中始名鳳凰山故有閣巢鳳後神霄降其詩有艮嶽排空霄因改名艮嶽及南山成又易名爲壽嶽南山之外又爲小山獨陂隨橫直二里名曰芙蓉城窮極窈渺嶽之北乃所謂景龍江也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甚雄名蓬壺然東盡封邱止矣其西自天波門橋引江水入西直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橋爲複道通茂德姬宅實魯公賜第時政和八年條以此抵任安靜者也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者上潛邸也）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酉朔）癸卯嵩山道人王仔昔封沖隱處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小王先生仔昔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老志死後仔昔來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于魯公賜第）

己酉趙遹統兵發江安縣親督王育由樂共城路命馬覺以別部由長甯軍路張思正更由梅嶺堡水蘆囤中路期悉會於晏州輸縛大囤合陝西路將兵並本路土軍義軍土丁子弟保甲弓矢人夫共三萬五百四十八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甲寅趙遹發樂共城命王育等攻上下落樣村思峩州三囤上下落樣各數百戶思峩州倍之舊係熟戶能知我虛實今乃爲賊用前此諸酋各歸諸囤獨三囤以近故每晝伏夜出凡七十餘人劫掠邊民故遹首攻之翌日（（原注）乙卯）下落樣平後兩日（（原注）丁巳）上落樣平惟思峩州最險因決旬乃攻破是日張思正克水蘆囤斬級二百一十二馬覺奪五里隘口斬賊酋卜漏男得皆獲二十八級兩路並以捷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丙辰張思正分遣思州巡檢田祐恭等擊婆然新囤賊棄囤奔輪縛收其蓄積器械焚蕩廬舍千餘間（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丁巳馬覺遣別將房仕忠劉堯年等合兵攻茅平梅祿輪落穀輪心大水梅當等囤惟梅落穀囤固守餘皆遁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戊午馬覺遣劉慶攻落祐等九村圍奪隘至落祐山破夷千餘衆遂至落祐水村又蕩賊巢穴又別遣將下罷礙及梅例村圍慶繼以兵進皆火其居而還（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乙未馬覺克梅嶺圍攻五日乃克之斬首三百餘級盡取其積分給士卒（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酉趙遹受（原注辛亥十五日）御筆處分覽所奏諸路兵馬節次已到軍前尚云受甲擇日進發未見進討兵家所貴神進合兵留兩月坐耗芻糧逗留猶豫不切進兵非便所慮糧道窘乏夷賊覘窺益肆猖獗非計之得限指揮到速具已未出師并稽滯因依及夷人動息實狀勝負次第火急逐一條件入急遞奏朝廷疑遹逗留故有此

處分又引韓存寶故事以激之蓋未知遹出界已逾旬矣遹即具奏行軍次第具言軍聲大震勢如破竹見深入攻討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癸亥馬覺遣劉克年進兵梅子坎焚蕩賊巢又攻上下落汪弁梅箇弄村圍悉焚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丙子初趙遹以思峩既克賊之藩籬掃落殆盡便可提兵往趨輪縛而馬覺攻蕩輪縠囤未下不敢先進兼兩路兵力稍疲須少休之乃歸憩樂共城賞勞將士後四日復出樂共城明日駐兵晏州平又明日進至輪縛囤下是日馬覺張思正兩路兵始與遹會翌日分兵攻囤賊拒鬭甚力部將梁福死之官軍多被傷者（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趙遹行狀遹軍既破隘首攻上下落懞思峩州諸

圍皆久不下遹冒矢石率勵將士結重樓以臨賊日夜力功始克之覺思正鬱亦破梅嶺水蘆壹石筍上下姿然諱國兵勢既張所向若破竹無不即下賊俘受藏無虛日遂與覺思正軍皆至晏州輪縛大囤其大山據起數百仞周四十餘里卜漏與其賊帳居之凡諸國之奔亡者悉其保聚拒守篠以巨石爲城壘外設木栅當所通逕路皆礬坑穿朴巨桥布渠窗夾以守障備禦無一不至賊自上施矢石直瞰官軍中者即斃紛官軍以强弓弩仰射曾不能及半兵陳四周凡累日將士相顧無從用智遹州部巡險使种友直山西將家子沈密能任事思黠州巡險田祐恭本忠黔夷部上丁藥箭手悉其種族輕捷習山險郊夷中事遹乃易服耀馬命友直祐恭從按行諸軍究視形勢顧山服崖壁尤陡絕高倍彼處賊以險故撤邊疎閼無守備遹曰此賊不料及何用屯吾重兵其悉移軍當賊吾以此地命友直并祐恭所部軍其下友直辭曰願得效死當賊鋒遹曰汝欲干軍法耶汝第往吾終不相負友直祐恭遂軍其下日無所事審懲鬱與衆恣雖眠遹督諸軍背當撤要路每求且颯鼓舞而進及半山峻不能前賊悉力拒守矢石下如雨兵復祁居次者又進更法率盡夜止賊久勞苦疲頓甚遹密召友直祐恭至曰對汝所軍崖壁疑可以計登並山多猱思黔兵善能捕取汝等亟攀之信循友直便與祐恭俱來白事言連夕遣人自攀中入操刀斧旋發去蒙宗僅能僞僂進及崖趾緣巔石篠葛至絕壁可引

長綆援而登祐恭亦已捕得生猱數十遹喜曰事濟矣悉以成算授友直且合諸軍日各備雲梯俟山上火發即以進命王育馬覺張思正率利刀斧擁其後是日友直選所部與祐恭之衆得二千餘紉藤爲長繩炬燼以齊[illegible]使羣猱背負之暮夜先以數輩登崖巔繫籠梯數十[illegible]而下衆各銜枚挈羣猱次第撓纜梯而登雜方昏衆已悉登及偶乃然炬縱羣猱入賊廬舍皆竹木茅茨爲之羣猱所應火羣發賊奔呼撲救不暇猱鷹並跳火益熾爭前驅逐羣猱官軍已破博鼓噪擊其後賊嶺回與官軍力鬬時方質明遹望火發令諸軍過鼓齎庵而呼諸軍俱以雲梯進賊蹂亂栅壘不復守官軍內外相應即斬關環賊而登破晏州輪縛大囤賊狼狽遁走與赴火者偶半卜漏鬬官軍己人環重甲從諸酋突圍遁遹命友直及統領官劉發以步騎精甲五千追至山後輪多囤遂擒卜漏及諸酋長遹自入賊境至破晏州凡斬馘七千餘級自破晏州至傳卜漏又斬賊一萬餘級築以爲京觀而賊之赴火者莫計其數凡脅從者就俘與歸凡婦女老幼一萬餘人悉縱而驅之山巖阻居凡所平州二縣八與諸囤凡三十餘城以其地之某州頭梅洞木蘆種石筍建置寨堡拓地環二千餘舉皆衍沃宜種植蕃其鹽獻寨並邊之人耕之使習戰守如西北弓箭社之制號曰勝兵自出師迄還纔兩月鬚髮皆爲盡白全軍獨克所俘敵無噍類諸夷爲之膽落迄今十有二年不敢北向窺邊而朝廷無復有南顧之憂矣案

（遹奏卜漏就擒在庚寅辛卯）

庚辰詔應縣學生三經赴歲陞而不預陞入州學者依三不赴條例除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縣學生三不赴歲陞試及三赴歲升試而不能入州學者皆除其籍）趙遹攻破輪縛大國夷賊卜漏遁去斬首三千一百焚蕩屋舍數千間獲孳生糧斛甚眾（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壬午都掌首領特苗以晏州族輪便囤夷首領十人詣趙遹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癸未甯遣知寨郭讜以石筍山及婆然新囤降夷卜洗等四百餘人送趙遹遹仍付讜令管係日給食具奏聽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丙戌趙遹奏於晏州舊州基州頭村梅櫃壩囤北平各建一寨梅嶺村建一堡統隸新疆具地望功料差官等晝一以聞仍先次興築（原注明年正月十一日賜名）是日敕書賜趙遹晏州夷賊以蕞爾數囤之地蜂集蟻聚之眾負義背恩逐利侵暴既盟復叛毒蝓踰時卿懷敵愾之氣守忠壯之節數上封章請加攻討璽書報可動中機會干戈所麾勢如破竹斬馘獻俘以數千計焚蕩聚落幾三十城捷音屢奏朕用歎嘉已降詔旨先次賜將士等銀合茶藥特支以激士氣非常例也將士有功疾速奏來高爵厚祿朕所不吝然戰勝易守勝難攻城略地腹背是虞謹護糧道審是走集毋使賊計躡其墮歸無約請和在所深慮所得囤度可據守卽以便宜興築犄角相望如受降城不復使夷獠爲患是爲上策邊徼早寒師不久暴速底平定副子注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寅趙遹聞奏夷賊卜漏等皆就擒（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卯劉慶种友直縛送卜漏等遹亟具奏乙因永興軍路回兵護送赴闕都掌族首領特苗羅始等族首領失冑皆詣趙遹獻所獲夷級特苗自言强壯者悉已斬獻餘老小乞留作奴婢遹許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申朔）丁酉劉慶种友直攻輪多囤執晏賊次首領卜勞送趙遹并卜漏等俱囚縶以聽朝旨輪多等囤夷眾皆下囤降取其强將面刺政和畏降字各遣歸囤馬覺下輪落轂及梅祿村囤刺强壯亦如輪多各遣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丙午徽猷閣待制梓州路轉運使趙遹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熙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遹本傳詔加遹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遹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遹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所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

丁未趙遹次樂共城明日次安遠寨又明日馳至江安縣是役也凡攻破六十五村二十囤生擒賊首一十八人斬馘七千二十五級執俘五百八十六人招降奔竄逃遁者三千一百三十二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申以晏州夷賊平曲赦四川應緣軍興差使新兵能戮力攻討並別項具功狀聞奏優加補授名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癸亥御筆晏州夷賊犯順王師出征一舉萬全拓地千

里建置五城悉隸瀘州接連交廣外薄南海控制十州五十餘縣團純慈祥州長甯軍爲邊闉之寄付畀宜重可依河東代州置沿邊安撫司孫義叟應副錢糧頗聞宣力特除集賢殿修撰知瀘州瀘南沿邊安撫使義叟現任朝散郎直龍圖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主天祚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師至鴨綠江阿骨打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已至此當誓一死戰三面急擊之天祚大敗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眞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寨天祚親征女眞據契丹國志在天慶五年即政和五年也楊仲良紀事本末闕而不書續宋編年通鑑載其事而有闕佚紙存親征女眞以下九十七字今以契丹國志補之並詳其緣起云天慶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眞酋長在千里者皆以故事來會適遇頭魚酒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嚮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買黏罕胡舍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圖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鵲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虜其家土人來憇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院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權其事送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斷欲使自新阿骨打竟託病不至天慶三年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往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鵲產等並跪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不赴供析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夭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天慶四年秋八月女眞阿骨打始叛用黏罕胡舍爲謀主銀朮害移烈婁宿闍母等爲將帥會集女眞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名甯江府時天祚射鹿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應援甯江九月遼兵遇女眞於甯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兵大敗或陣没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甯江州無少）

（長悉殺之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使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鶻部指揮使商州剌史那頻副之屯出阿店臨自扛與甯江女眞對壘時遼國太平日八閭女眞與師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圍結車營隨行是月女眞濟濟泥同江掩其不備末陣擊之嗣先軍責其家屬金帛半馬輜重悉爲女眞所得役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那頻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遼國舊例凡閤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敗之後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林孫孫備生并經濟才統御無法遷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郎降官劄付上京長春遣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員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資遂渴琳等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鎗刀鐵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穰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輪離朵東流河路都統衛尉喇蘇壽吉副之黃龍耶律甯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提易咸州郎統將作監韓諳副之左祇候郎君詳隱蕭河古奴草哈都統商州團練使張推協副之獨東流河一路遂採入女眞軍馬初一戰裕御各退保察柵是夕都統斡離朵誤聽漢軍已遁郎離邊奚之兵乘營而遣明蚤漢軍尚有三萬眾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眞合戰遂大敗餘三路閻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閒遂爲女眞攻陷丁壯斬致無遺嬰孺眞之製上盤辟爲戰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眞亦爲阿骨打併吞分據強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天慶五年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眞率番漢兵十萬餘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楠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尾從百司護衛軍北出騎馳口車騎巨百甲鼓角旌旂當權原野州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親姑爲部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甯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齋數月之樞期必減女眞一日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嗎鳴或以爲不祚天祚問天百李主圭不見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社宗攻梁子幾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入破賊之兆遂賊擊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眞師至鴨綠江人心疑懼黏罕兀朮偈請爲卑哀求生者陽以示眾責以求戰讓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眞作過大軍詭除之語阿骨打歌眾諸首日始與汝蕭起兵蓋苦遣國破虐今吾謂苦卑哀請降庶幾紆嗣廼欲禦行聽除爲之柰何不若殺吾一族眾共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曰事）

至此嘗誓死一戰爾又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眞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言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十一月天祚與女眞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滿屍野望天祚御旂向西南出衆軍隨而退潰始悟矛戟有光爲凶兆也女眞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牛馬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眞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四　錢塘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五

徽宗

政和六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乙未，贈知梅嶺堡高公老妻宗女爲節義族姬。夷賊破堡，姬被執，守義不辱，旬日而終，故旌之，仍錄其二子並承信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手詔：王安石熙甯中賜江甯府蔣山太平興國寺爲本家功德寺，訪聞近歲林木砍伐殆盡，寺宇荒廢，塋域無人灑掃，悉緣過房孫王棣自擅，至今無人管勾。限此指揮到日，仰王棣不得干與，應田產米斛錢物等並合依王安石及其妻吳氏在日事理施行，所有蔣山住持僧下兩街僧錄選差前去，應林木不得輒有砍伐，庶以上稱神考待遇安石之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葆先自稱大渤海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眞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湻爲都元帥道至乾州武朝彥謀殺湻不克復召湻還飢而女眞擊破渤海斬高永昌其衆散爲盜所至虜掠遼不能制案高永昌僭號據契丹國志通鑑續編爲六年正月契丹國志云天慶六年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兇徒十數乘醉恃勇持刀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兵變請爲備葆先纔出剌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守高淸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次日搜索先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戰一夜堯寨起亂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勸諭使歸不從初五日夜城中舉火乃應開門騎兵突入於通衢太公鼎高淸臣率軍迎戰不勝須臾下幾兵自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蕭葆先後遂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行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常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轉戶強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眞渤海有讐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效命敢戰何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

（官屬將吏聽從辟差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千餘作疑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拒城五里隔太子河列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突出其旁諸軍稍卻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度眾以饑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强壯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眞西南路都統闍母國王牒准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宰相張琳統領大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州合應既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徑到瀋州眾以渤海詐作此牒不爲備是日間探東北有軍掩至將士呼曰女眞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眞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眞隨入先據城西北後繼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淄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騎總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入殘軍坐是謫授興國軍節度使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爲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眾若招之爲軍彼有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遂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承與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遣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並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二千人如董麗兒張關兩者是也又科敷關東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武勇軍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閭山列寨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辨潛謀作亂遣百餘騎遂中軍帳欲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爲張關兩所殺燕王自被命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失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眞援至退保邊河是行雖無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覩副之太常袞耶律諦理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爲備女眞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眞遣兀室訥波渤董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侯槩吳撞天等所在蜂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併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遂不能制之通鑑續編高永昌使撻不也約合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

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遇遼兵敗之遂取瀋州永昌聞之大懼使家奴鐸剌至金師請去僭號稱藩斡魯知其詐進兵攻之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眾拒金遇于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部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恩勝奴仙哥執永昌妻子以城降撻不也執永昌以獻金主命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眞皆降於金又正月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案本紀戊子以瀘南獻捷轉宰執一官以童貫宣撫陝西河北）

閏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申朔）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迄今略加磨礱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以薦在天之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庚申太府寺丞王鼎奏五禮新儀既已成書欲乞依倣新樂頒行之仍許令州縣召募禮生肄業於官使之推行民間專以新儀從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辛酉開封府尹王革奏五禮新儀既已布之天下而頒之有司乞下國子監委自學官將新儀內冠婚喪祭民間所當通知者別編類作一帙鏤板付諸路學事司勸諭學生務合通知禮儀節文之意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置道學至重和元年詔州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補儀就士試宣和二年罷道學案十朝綱要閏正月丁未置道學宋史林靈素傳立道學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丑朔）辛未熙河蘭湟路經略安撫使趙遹入見（紀事本末卷四十一原注此據攻討晏夷錄增入遹以二月六日到闕七日上殿二月十六日列上將佐功狀限十月推恩了畢）

壬申御筆道教改隸祕書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未詔訪聞棣州士人劉棟疏食養神虛心契道人之

隱奧洞然照知處方書符每有應驗可令敦遣赴尚書省審驗外于上清寶籙宮安下仍給路費驛券遞馬無令失所（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上清寶籙宮成蔡京命童貫等廣延福宮以媚上宮既成跨舊城取濠外地又自名第六位跨城之外浚濠深者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外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之外爲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閒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舖夾道以居縱博摯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闕之東通景龍門至封邸門時溫州林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託言大人降云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及其弟清華大帝皆玉帝之子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乃謂上爲長生大帝君蔡京爲左元仙伯而已即褚慧也上喜又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彩有自然之勝若江南陳後主三品之石姑蘇白聚大手植之檜皆取以實之又於宮前作仁濟輔政二亭命道士

施水藥於民上時於皇城下觀之由是闕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上數從複道上往來未幾則有期門之事矣明年又詔創神霄玉清萬壽宮於天下以舊天甯觀爲之無觀則以寺充乃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

（又修御河新堤科免夫錢案十朝綱要癸酉修御河新堤詔距役所一百五十里以上州軍合起夫並許納錢免役）

（又廣京城案宋史本紀庚寅詔廣京城十朝綱要庚寅手詔度國之南展築京城將來緝修諸王外第與帝姬下降冊得起移居民岳珂桯史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識焉書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閒井龜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圖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跡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美觀熙甯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埤而已及政和閒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臣之題榜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牧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沈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又繕諸王外第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政和閒太上諸皇子日長宣就外第于是取景龍門外隙地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愛故宦者童貫之主視諸王所居侈大爲最乃中爲通衢東西列諸位又其爲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意時識甚懼蓋取詩之敘蕃衍盛大而下句則識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興）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未朔）乙卯沖隱處士王仔昔封通妙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詔旨五年十月七日初封沖隱處士蔡絛云王仔昔者豫章人也始學儒後自言遇許遜眞君授以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禍福老志死後仔昔來都下上知之召令擁老志事寓于魯公第時大旱上焦心禱雨每遣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禱雨也一日中夜又至出紙求書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曰焚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有紙來禱雨今得此大誤矣詎敢進耶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果駭異蓋上默祝爲寵妃赤目者如其言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然仔昔神怪過于老志

道人腹中委曲前知事如見又言白晝能見星故魯公寖不樂從容奏曰臣位師臣輔政而家養方士且甚疵怪非宜上然之乃居之于上清寶籙宮仔昔建議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于是詔納鼎于大內）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子朔）庚寅御筆太師蔡京近三上章乞致仕親劄詔書不允所請仍止來章兼諭再四意確未回京位三公爲帝者師然三省機政事無巨細自合總治外可從其優逸之意自今特許三日一造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通治三省事以正公相之任事畢從便歸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以蔡京總治三省事三日一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治事未幾又令朝朔望一知印當筆又案知印當筆在五月朔今并附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何執中致仕以太傅就第案本紀辛未以何執中爲太傅致仕朝朔望本傳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竊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遂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廉術一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載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隆遇用太傅致仕與

（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

五月甲午朔御筆蔡京遇朔望許朝三日一知印當筆不赴朝日許府第書押不押敕劄不書鈔（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庚子詔蔡京已降指揮令三日一造朝自今遇有奏事非造朝日亦赴仍許正謝（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鄭居中劉正夫為太少宰兼門下中書侍郎〔案〕本紀庚子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劉正夫為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陳桱續編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則每為帝言帝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饒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亥朔）癸未皇太子納妃（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皇太子納妃朱氏伯材之女）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月築震武城尋升為軍自再復湟鄯廓斯囉之地悉為郡縣矣〔案〕十朝綱要甲戌熙河路築古骨龍谷及清水河新城賜名震武德威七月壬辰朔以震武城為震武軍自崇甯元年用王厚之議再收復湟鄯至是廓斯羅之地悉為郡縣矣據此築城在六月升為軍在七月）

（〔又〕云詔戒羣臣挾姦罔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榜明堂刻石尚書省〔案〕十朝綱要作七月庚子東都事略秋七月庚子詔曰朕嗣先帝盛德大業今具吏習而民安之休祥薦臻四方蒙福生齒日眾本支蕃衍發夷納土開疆寖廣與事造功制禮作樂四方之遠人材之眾倍蓰於前矣挾姦罔上者於大平豐亨豫大之時欲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朕若稽古訓審而後行而施之罔極豈有改作蓋成之人敢行私智為臣不忠莫大此者可令御史臺覺察糾奏聞）

（〔又〕云沅州土豪叛討平之〔案〕九朝編年備要先是沅州得明堂巨木于盧陽縣調丁夫入水犯雪撓之水遊木重偶撓折其一鼻吏以為罪羅織箠楚眾懼斂錢縣吏不許于是土豪黃安俊遂舉眾叛知州張建侯知縣王憲出兵討之皆遇害進圍沅州湖北都鈐轄劉亞遣兵擊之安俊為其黨所殺餘眾悉平曲赦湖北本紀諸盜晏州卜漏沅州黃安俊定遠罪李叱夥伏誅詔函首於甲庫十朝綱要辛亥詔夷賊卜漏黃安俊李叱恭已伏天誅令晏州沅州定邊軍梟首七日據此本紀作李叱修伏誅蓋誤綱要注云世恭叱夥于出）

（〔又〕改走馬承受置廉訪使者〔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皆作辛酉）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戌朔）庚辰太師蔡京奏昨以年逮七十加病乞解機務蒙恩特許三日一朝今臣疾病既以痊復筋力尚可勉強伏望許臣日奉朝請其治事即依已降指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丁亥詔建隆觀遂幸蔡京賜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修玉牒屬籍〔案〕玉海卷五十一皇朝修玉牒昉於至道其官掌帝籍玉牒及皇族昭穆之序趙簿舊止二十一卷本支不分世襲難別政和六年六月戊寅十六日許份請增實編錄以命宗正少卿閭邱鶚重和元年九月二十日纂以宣祖之後分三韜編纂修至政和六年太祖下九十九卷太宗下二百六十九卷親王下一百四十八卷詔付宗寺先是六年八月開籠奏玉牒屬籍太祖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下以元允宗仲士不善汝魏王以下以德承克叔之公彥以昭穆分位從之）

（〔又〕兩浙水〔案〕十朝綱要云是月兩浙路大水害稼）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卯朔）癸卯詔奉安九鼎特差太師蔡京為定鼎禮儀使提舉官楊戩就充都大管勾（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詔旨蔡條云政和六年方士王仔昔獻議九鼎宜內之九重不宜處於外也一日出御筆曰遲多神係大器可令疾速安併既已施行魯公曰何不祥耶乃奏改曰定鼎〔案〕玉海卷八十八崇甯二年二月以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二月成中曰帝鼐八方曰蒼彤晶寶魁阜牡岡上為鼎銘八鼎命帝臣撰於中太乙宮南為九殿奉安名曰九成宮大觀元年鄭居中上鼎書一卷政和六年徙大內建圖象徽調閣藏之改帝鼐曰隆鼐八鼎曰育明藏楚建頌和樂容精寶肇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壹祀天貺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耀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乾之鼎）

乙卯禮制局言竊考太廟陳列祭品每室籩豆十有二簠簋各二原於有唐開元之制因陋至今未足以副聖

上致孝宗廟之意乞盡修周制籩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如是則五廟三廟之器其等與數可得而議也從之先是詔造祭器頒賜宰執禮制局製造所乞降祭器名數故有是議（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詔和陽宮上玉皇徽號〔案〕本紀九月辛卯朔詔玉清和陽宮上太上開天執符御厤含貞體道昊天下皇上帝徽號寶冊丙申赦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以西內成曲赦京西〔又〕增置直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祕閣集賢殿修撰爲九等〔案〕十朝綱要丁未增置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及祕閣右文集英殿修撰帖職並舊五等爲九等岳珂愧郯錄卷十四云治平之建寶文置官止于學士學士待制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大觀之建徽猷亦止于學士直學士待制亦以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是月辛卯朔十七日丁未）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酉朔）戊寅張商英復觀文殿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容齋隨筆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祕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合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爲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薿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即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栗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孫晉朝議大夫上覺右文殿修撰陳陽並爲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羅恭孫朝請郎洪參昇並爲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仍復推恩）

己卯天章閣奉安九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十朝綱要用王仔昔言先定九鼎于幄殿己卯奉安于天章閣）

丁亥禮制局奏近奉詔討論臣寮家廟所用祭器稽之典禮參定其制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罍銅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冪各一爵一諸室共用

胙俎一罍洗一從一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其於餘皆如從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取旨給賜太師蔡京太宰鄭居中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薛昂尚書右丞白時中權領樞密院事童貫並依次給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寅朔）甲午詔帝鼐改爲隆鼐正南彤鼎爲明鼎西南阜鼎爲順鼎正西晶鼎爲蘊鼎西北魁鼎爲健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牡鼎爲和鼎正東蒼鼎爲育鼎鼎閣爲圓象徽調之閣閣上神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閣下鼎鼐神像各守逐鼎排列用方士王仔昔建議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乙未尚書省言禮制局新定太廟籩豆之儀籩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右爲上羞籩二爲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左爲上羞豆二爲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爲二行在籩之外簋八爲二行在豆之外簠簋所實禮料乞依自來容受之數供辦無本色即以他物代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一月詔樞密院事令童貫與議〔又〕己亥郊〔案〕本紀己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宋朝事實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門下朕紹膺景命制守丕基尊臨九有之師親攬萬幾之務翼翼敢忘夫資畏競競常謹于繼承躬宵旰之勤以圖天下之乂軫淵冰之處以保天下之安厲者百穀順成五綍來紋干戈載戢囹圄屢空元命之辰九支占南樞之若誕闡之且三山紀黃流之淸樂作而翔鵠翔鼎定而陵雲集名山顯位漸封禰者數萬人絕域殊方休

（臣妾者十一國有邦之應于朕豈功物生本乎天推聖人爲能賓人道先乎祖雖天予必有尊逌惟古訓之循實重國陽之報固嘗辨先王之吉禮庶乎華合祭之非奉上帝之徽祔蓋以正異名之失茲協豐年之屢載迎至日之長于時歌昊天成命之詩奏圜鐘六變之樂奠璧以致錫潔升烟以適高明克禋克祀而精意昭來假來饗而珍符下肆緝熙于純嘏以敷錫于庶民其播大賚用推霈澤可大赦天下於戲報本反始得薦國之歡心蕩坼滌瑕對三靈之蕃祉尚賴股肱良弼屏翰舊臣益殫忠藎之圖光輔隆平之運同底于道永孚厭休

又置提舉東南九道坑冶官〔案〕九朝編年備要宣和初蔡京言臣自崇甯初承乏宰事減不自揆行其所知而陛下以堯禹自任幸聽說故得施一二永惟理財之源富不取于民國用自富故取貨于地而設坑冶之官復鼓鑄之法自崇甯迄政和五年在京儲貨與庫務所積一千三百餘萬諸所鑄九百餘萬諸路所儲三千餘萬緡內外所有凡五千萬有奇未嘗有不足之憂既而帑人在位肆行更革坑冶官徐壓編置千里乃罷鑄錢鹽既無地寶又無泉貨遂括天下白地增四方酒價取其豪末以爲足國之計京師雖復鹽法僅足日用外方漕計闕乏見侵常平錢米及用司封樁迄今殆盡前改法之人懼罪難逭乃倡爲

浮言曰自崇甯以前失于措置以至於此臣不敢坐受暗默故輒具本末臣竊按已窮無以上助萬一顧及茲時內委宰執六曹外付諸路監司講求措置庶無後時之悔明年詔熙豐諸路錢監共十九處每歲鑄錢僅六百萬今東南惟存廢跡利源既失公私困乏宜復其舊令復提舉坑冶官鑄錢監）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申朔）甲戌臣寮上言欲乞今後八行預貢之人必與諸州貢士混試太學上舍俟其中選然後隨所中等第與之升舍應所推恩如上舍法不中選者還之本貢手詔依所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己卯禮制局奏太廟祭器內鉶用三登用一竊考鉶與登皆盛羹之器祭祀烹牲于鼎升肉于俎其湆芼以鹽菜實之于鉶則謂之鉶羹不致五味實之于登則謂之太羹周官烹人祭祀共大鉶羹是也且宗廟之祭用太牢而三鉶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太羹止設一登不知果以何牲之湆而實之邪議者惟知儀禮芼鉶有牛藿羊苦豕薇之文故用三鉶而不疑至太羹無一定之說所以止用一登也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上佐食羞兩鉶司士進二豆湆兩鉶鉶羹也二豆湆太羹也少牢之鉶豆用二則三牲之祭鉶既設三登亦用三無疑矣伏請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湆以爲太羹明堂亦如之其賜宰執與高麗祭乞器亦乞增一於禮爲合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劉正夫致仕〔原注〕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益變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爲上言之及爲相四方欣然望治訖不能制京至是以疾致仕正夫既罷厥後王黼誤國召亂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皆鄙夫患失之徒而養成靖康之禍悲夫〔案〕本紀乙酉劉正夫爲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又創公田所以內侍楊戩主之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於

是大後農民困弊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案〕九朝編年備要京西舊多曠土康定寶元閒特輕其賦募民懇闢地無遺利政和初始議增稅民已不能支未幾後苑作使臣杜公才獻言汝州有地可爲稻田乃置稻田務主以內侍楊戩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是歲始改爲公田所既而又併河東北三路皆括之于是六邊農民困弊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時內[illegible]張告主管繕所亦仰後苑公田所爲取足無算及戩死而公田營繕事皆併入西城所以內侍李彥主之其縱暴病民又甚於前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五　錢塘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六

徽宗

政和七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寅朔）乙未御筆自今應天下道士與免階墀迎接衙府宮觀科配借索騷擾郡官監察司相見依長老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宣和元年三月己未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司郡縣官以客禮相見）

癸丑祕書省言據左右街道錄院申恭依聖旨指揮將所降道教五宗再行條具立爲永式第一天尊之教以道德爲宗元始天尊爲宗師第二眞人之教以清淨爲宗太上玉晨天尊君爲宗師第三神仙之教以變化爲宗太上老君爲宗師第四正一之教以誠感爲宗三天法師靜應眞君爲宗師第五道家之教以性命爲宗南華眞人爲宗師至于上清通眞達靈神化之道感降仙聖不繫教法之內爲高上之道教主道君皇帝爲師詔依所奏左右街道錄印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丙辰禮制局奏昨討論大駕六引（案宋史輿服志詳定官蔡攸言六引開封令乘輅車居前開封牧大司樂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乘革車式之揆古則不合驗今則有戾司徒三公論道之官車徒非其所任戶部主之可也奉常典禮司樂典樂皆專於一事禮樂之容非其所兼禮部總之宜也請改司徒用戶部尚書改大司樂用禮部尚書其儀佐儀制視兵部尚書御史大夫位亞三少尊於六尚書其行宜以兵部次令牧蘆部戶部又次之禮部兵部又次之終之以御史大夫）開府令牧乘墨車兵部禮部戶部尚書御史大夫乘夏縵（案周禮巾車職曰孤乘夏篆卿乘縵大夫乘墨車宋史輿服志夏篆者篆其車而五采畫之也夏縵則五采畫之而不篆墨車則漆之而不畫孤乘夏篆象其文質之備卿乘夏縵象其文而不足於象開封令秩比大開封牧古之諸侯其乘皆宜墨車）已經冬祀施用（案宋史輿服志此句下有所有駕士衣服尚循舊制六引之制宜行改正

況天子玉輅駕士之服云云）唯駕士之服各隨其輅之色則六引駕士之服當亦加之乞墨車駕士衣皂夏縵駕士皂質繡五色團花於禮爲稱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未朔）壬戌棣州貢士劉棟奏伏蒙聖恩以臣本州并提舉司保舉四行聞奏特授將仕郎臣昨忽遇九天益算韓眞人授以景靈玉陽神應鐘法仰祝聖壽若臣苟官爵即負師言伏望特垂矜察所有敕命乞賜追寢詔依所乞賜紫衣道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詔旨六年二月十九日召赴闕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鑄鐘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召赴闕蔡絛云劉棟者棣州人亦儒士自云嘗遇仙人韓君者與之丹曰剝取丹服丹輒復加故政和中以其丹上之上曰汝師賜服而奪之以慕長年非朕所用意也還焉靈素乃謂仙人韓君者乃韓君丈人也韓君丈人乃上帝之首相雖不隸于神霄而實佐帝君之治上乃命棟以官爲直龍圖閣又爲作韓君丈人覲于其鄉郡而使棟領之仍係籍於道流封先生方神降及廢釋氏棟亦預焉然棟頗涉獵儒書異李沒之爲人晚爲利所奪不能自還也凡爲神降之事者往往先後多不得其死）

甲子詔通眞先生林靈素于道錄宮宣諭青華帝降臨事左右街道錄傅希烈等皆作記上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傅希烈等記略曰遠夜漏向丑香風飄至徐有赤光大如舉九東流空中上下往來既雜復令已而電光四出雷聲隱然環佩之音近在咫尺一室悅如白書仰瞻綸像倏失所在特綃素空存而已二天人躡空乘雲冉冉而下其一降服玉冠天頷和像蓋教主道君皇帝也其一上下青衣嚴若青華帝君之狀又前導一人貌與通元先生張虛白撫少異焉從者朱紫不可悉計逶邐由西而行又曰考之仙服青華帝君實高上神霄玉清王之弟也仰惟教主道君皇帝以神霄玉清之尊降神出明應帝王之興冠雖動而不失其所謂至靜雖爲而寶未嘗爲故其通眞接靈邈然獨與神明居者若辛卯歲之步兆癸巳歲之示見側見希有巾外已悉間而知之至十今日坐堂與之上而神飛玉京來仙境之眞而跡疑禁鄉則或未之聞也案陳桱續編二月甲子會道士二千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焉）

辛未御筆天下天甯萬壽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如小州軍監無道觀以僧寺充即不得將天慶觀改仍於殿上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聖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天甯萬壽觀十朝綱要作崇甯萬壽觀通鑑續編改天下天甯萬壽觀爲神霄玉清萬壽宮奉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捷給嘲詠以資媟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祕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丑朔）壬子御製明堂上梁文（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玉海卷九十六七年六月明堂成御製上梁文及明堂頌）

甲寅兵部尚書兼侍讀禮制局詳議官蔣猷奏臣伏見尚書兵部見行大禮鹵簿圖記實天聖閒侍臣宋綬等所譔集凡儀衛之物既圖繪其形又稽其制作之所自而敘於後一代之物容文物備載於此矣陛下頃以治定制禮設局命官稽古從宜訂正訛謬如大輅之乘元武之旂六引之名與其車導駕之官與其服革而從新者多矣然每遇大禮本部所具字圖止按舊書爲之名實相戾不可憑用臣愚欲乞特降睿旨命有司取所謂鹵簿圖記更加考正可因而否革之仍以所更定事倣舊事之體補成全文藏於有司使永遠有所稽以從事此亦治世致詳於禮之意也御筆比裒集古鐘鼎尊彝諸器得見三代制作之象因命有司悉從改造煥然一新鹵簿圖籍當行改修可依所奏令禮制局限一季了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茂州夷寇邊〔案〕十朝綱要繇州言茂州蕃賊寇石泉縣知縣事李安國率兵禦

之不勝將官李永呼延瀚王玘李宋臣王澤戰死辛卯詔秦鳳路遣將邱永壽率兵二千人往討之）

（〔又〕以童貫權領樞密院事〔案〕本紀乙未以童貫權領樞密院九朝編年初命貫帶行同簽書樞密院事尋以元豐官制不留簽事遂改命焉時邊臣屢奏虜無故聚兵易州恐有悉意詔諸路調兵赴沿邊將以邊事付貫命督師以駐尋落職十朝綱要庚寅詔童貫帶行同簽書樞密院事乙未改權領樞密院事云）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未朔）庚申御筆朕每澄神默朝上帝親受宸命訂正訛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覩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焚指煉臂捨身以求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帝允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權朕太霄之府朕夙夜驚懼尚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只可教門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上詔道籙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覩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尋詔王黼蔡攸盛章等至宣和殿觀神霄降臨黼作記上之按王黼等至宣和殿觀霄神據十朝綱要在戊辰）

丙子禮制局奏按詩稱郊祀天地而繼以我將祀文王孝經郊祀后稷而繼以宗祀文王周禮祀大神而繼以享先王然則祀大神者圜丘也祀大示者方澤也享先王則明堂在其中三者備矣而後神示祖考之禮成然非一日而能遍蓋圜丘必俟冬至方澤必俟夏至明堂必俟秋季秋千數百載斯禮弗備今圜壇既展上儀而明堂肇新宗祀之期理不宜緩伏請夏祭大禮後季秋親祠明堂以稱陛下昭事神示祖考之意又奏按禮祀大神於冬至祀大示以夏至（〔案〕宋史禮志作天神地祇）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大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無常日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社用甲郊用辛而日必吉所以極嚴恭之儀伏請明堂大享以吉辛之日又奏昨夏祭前一日宿方澤內殿致齋太廟景靈宮冬祀既已親祠將來宗祀明堂伏請依夏至內殿致齋前一日宿齋大慶殿又奏按周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祀昊天上帝則郊祀是也享先王則宗祀在其中蓋于大裘舉正位以見配位于袞冕舉配位以見正位伏請祀明堂袞冕（案宋史禮志云以天道事之則舉卑明尊大裘象道袞冕象德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請服袞冕）又奏按禮記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設釋者謂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秸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高帝配天用紺席成帝初丞相衡等言其非是遂用藁秸東漢用莞簟晉江左用蒯隋

祭天用藁秸配帝用蒲越唐麟德用裀褥開元禮開寶通禮上帝用藁秸配帝用莞簟景德中孫奭請席皆加褥慶厤祀儀上帝以黃配帝以緋元豐中從有司之議始不設褥於明堂神席之上又以莞代蒲越藁秸今郊祀正堂設蒲越明堂正配位並以莞蓋取禮記所謂莞簟之安明堂以人道享上帝故也然莞簟自是兩物故曰上莞下簟周禮祀先王亦無單用莞簟之文今乃止用莞而不設簟未盡禮意況郊用犢而明堂用牛羊郊用匏爵而明堂用玉爵其餘豆登簠俎尊罍並用宗廟之器但不設彝不祼則藉神席亦合盡用人情所安兼東漢猶用莞簟晉唐以後始單用莞蓋循習之誤伏請明正聘禮曰壺設于東序北上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蓋醙黍清三酒也詩亦曰清酒百壺此實三酒之壺尊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此實酌之齊之尊也又曰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初獻酌之位酒正曰大祭二三中祭再二小祭一二此酌尊皆有也然以五尊實五齊則壺尊實三酒可知矣以酌齊之尊在阼階之上則酌酒之尊在阼階之下可知矣蓋古者宗廟行九獻之禮君與后各四而諸臣一獻以終之故謂之九獻終獻之酌是也若止酌齊而不及酒非所以全事養之義三獻之禮雖略於古而齊酒之酌不可偏廢則初獻酌醴亞獻酌盎終獻酌酒而九獻之義備焉然而夏之尊曰罍周之尊曰犧象記言罍尊在東犧尊在西此周禮也周本先代之器故初獻酌犧後異代

之器故亞獻酌罍今太廟明堂之用皆異代器也當以近者爲貴酌尊用犧象可也若夫設而不酌之尊宜以世之先後爲次而實之伏請明堂以泰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醍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爲不酌之尊又以犧尊實醴齊爲初獻象尊實盎齊爲亞獻並陳阼階之下（案並陳阼階之下下字據宋史禮志作上字禮志有此句下有犧在西象在東壺尊實清酒爲終獻陳於阼階之下四句）皆爲酌尊尊三其貳以備匱乏此大祭之禮也又奏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蓋天神地祇宗廟以聲類求之其用樂各異焉又

按孝經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尊祖配天者郊祀也嚴父配帝者明堂也郊祀以遠人而尊故尊祖以配天明堂以近人而親故嚴父以配帝所以求天神而禮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又奏皇祐以來以大慶殿爲明堂奏請致齋于文德殿禮成受賀於紫宸殿今明堂始建堂當於大慶殿奏請致齋禮成于文德殿受賀又奏皇祐以來明堂當一郊故詣太廟景靈宮行禮陳法駕鹵簿同宿文德殿即轉仗自宣德門陳列（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本文語氣似未竟禮志禮成文德殿受賀句下有云宿齋奏嚴本以警備仁宗詔昭堂直端門故齋夕權罷今明堂在寢東南不與端門直將來宗祀大慶殿齋宿皇城外不設鹵簿儀仗其警備請列於大慶殿門之外）詔親祠明堂（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子朔）癸卯改玉清和陽宮爲玉清神霄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丁未詔應監司兼領措置幷計置起發花石並罷管勾宿州見置花石除已起發外見在未般數令孫默專一管勾起發（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孫默政和八年四月丙子爲淮南運判）

癸丑臣僚言神宗稽法成周寓馬於農陛下聿追聖謨給地增牧法成令具吏虞民樂諸路告功實武備無窮之利乞令逐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詣玉虛殿上皇地祇徽號案宋史本紀五月己未如玉清和陽宮上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徽號寶冊陳桱續編上地祇徽號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奉萬邦黎庶强爲之名以玉冊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寶冊儀禮一如上帝）

（又祭地于方澤案宋史本紀辛丑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以監司州縣共爲姦贓令廉訪使者察奏仍許民徑赴尚書省陳訴）

六月戊午朔（案原書作戊子本紀綱要朔閏考皆作戊午以次日己未排之字誤據改）太師魯國公蔡京進封陳魯國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本紀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陳桱續編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辭不受）

己未童貫加檢校少傅成武軍節度使梁師成爲檢校少保興德軍節度使宣和殿學士蔡攸爲宣和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開封府王革遷三官宣和殿學士大中大夫盛章遷兩官顯謨閣待制蔡絛蔡翛並爲龍圖閣直學士皆以明堂成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原注明堂推賞童貫及梁師成降制蔡攸以下別降御筆實錄不書貫及師成蓋疎略也今增入之自餘轉正任橫行者尚多姑從實錄更不一一書之）

己巳御筆太師陳魯國公蔡京力免兩國公已降劄允所請特與白身親屬恩澤二人應恩數並依轉官例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蔡絛鐵圍山叢談政和閒魯公以師臣爲建明堂使既考成因進呈面奏曰臣已位極人臣矣矧罔功詎宜賞也第羣下之勞日事覬覦不可用臣故絕其望願降旨除臣外並交第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由祖宗來暨神考究論弗及成今賴力俾朕獲繼先志況爲之使而澤不浹豈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則其無辭而魯公懇請不已上不得已于公姑可之乃自召公轉其議所以待魯公者即加陳魯兩國公苦辭且謂若祖宗以來有是故事臣亦拜受今既創作苟受之既他日賞臣將何以爲禮第獨有王爵爾此決不可是聖恩之降異適所以稱臣且臣行年七十顯留以爲贈也上察公之誠嘉歎不已曰寵既如此容朕作禮數盡于是三辭恩數批答乃親筆褒論天語甚美而始俞焉兩國既許寵封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傘塗金從物塗金較異錦竊馬前圖子二百人大約皆綴王儀禮獨無行扇爾魯公乃拜賜圖子者凡朝請使但止于皇城門外蓋慎小人之疑謗時多公之得體也至于兩國之封魯公謂所以榮光則不敢辭于是三代暨小君皆蒙兩國之贈今遂爲故事）

乙亥太師魯國公蔡京等上表請御明堂聽朝頒常視朔詔答不允表三上（〔案〕宋史本紀通考等皆作表五上）乃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四七年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於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請乃從之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專請親朔聽朔必先奉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嚮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嚮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居門焉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為來歲聽朔之日請以每歲十月于明堂受新曆退而頒之郡國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為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受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賓禮番國各隨其方立于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為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于明堂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天下七曰赦書德音舊制宣于文德殿自今請御樓肆赦並請于明堂宣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改節度觀察留後為承宣使〔案〕本紀戊辰改節度觀察留後為承宣使）

（又雨雹大如拳或如一升器物兩時而止先是夏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人皆異之）

（〔文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毀詆誘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錄院看詳取索焚棄此等僞造經文）

七月丁亥朔（〔案〕原書無朔字據史朔閏考增）御筆如有僧徒歸心道門願改作披戴為道士者許赴輔正亭陳訴立賜度牒紫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戊子醫學奏乞本學三舍生依太學辟雍國子監法隸屬禮部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庚寅（原注七月四日）詔王師中選差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等賫市馬詔泛海以往先是建隆以來熟女眞嘗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雖存久閉不通於是女眞蘇州漢兒高藥師曹孝才及僧郎榮等率其親屬二百餘人以大舟浮海欲趨高麗避亂為風漂達我界駞基島備言女眞既斬高永昌（原注六年十一月詳見北邊〔案〕北邊門已佚事見編年通鑑已詳注六年）渤海漢兒羣聚為盜契丹不能制女眞攻契丹累年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知登州王師中具奏其事朝廷固欲交女眞圖契丹聞之甚喜乃詔蔡京及童貫等共議即其奏國初時女眞嘗貢奉而太宗皇帝屢詔市馬女眞其後始絕宜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為名就令訪聞事體虛實（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北盟會要七年七月四日庚寅登州守王師中奏有遼人蘇州漢兒高藥師僧郎榮等以舟浮海至文登岸詔師中募人同往探問以聞先是政和元年朝廷差童貫副鄭允中奉使遼人有馬植者潛見童貫於路植燕京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能文辭長於智數見女眞侵暴邊害益深賊盜蠭起知契丹必亡陰諜歸漢說貫以邊事是時童貫奉密旨使覘其國於是約共來歸植數上書奏上喜賜姓趙名良嗣蔡京童貫力主之以圖取燕時薛嗣昌和詵侯益端知朝廷有意幽薊並迎合附會倡為北事和詵知雄州以厚賄結納朔方豪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河東經略薛嗣昌得河朔謀人之詞往往潤色以希禁密意每陛對論及北事輒請興師嗣昌又委代州安撫王機探伺遼人之隙陳攻取之策時武應等州屢來投附幾悉接納又有王師中全家來折代上令師中知登州以伺其事然未有以發會是年登州奏有遼人船二隻為風漂達我駝基島乃高藥師曹孝才僧郎榮奉其親屬老幼二百人因避亂欲之高麗為風漂至州具言遼人以渤海變亂因為女眞侵暴女眞軍馬與遼人爭戰累年爭奪地土已過遼河之西京令海岸以北自蘇復至興瀋同咸等州悉屬女眞矣登州守王師中具以聞奏上命中使押詣蔡京第令與童貫僉議京貫因同奏國初時女眞常奉貢而太宗皇帝屢市馬女眞其後始絕今不若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為名令人訪其事體虛實如何上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高藥師等齎市馬詔泛海以往探問其後通好女眞而議舉兵相應以夾攻滅遼國家禍變自是而始）

乙未提舉淮南兩浙路御前人船所條具合行事件仍乞比附直達綱條令及遵用見管押花石并御前物色前後所得指揮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據蔡絛史補云蔡京始作提舉人船所但不記月日因詔旨載提舉人船所申請畫一在七月九日始擬取附見須考詳之蔡絛云上在藩邸時）

（獨喜讀書學書工筆札所好者古器山石異于諸王又與駙馬都尉王詵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時名由是上望譽聞于中外及即位謙恭雅尚崇寧中始命官訪古閩黏宮中獨觀書臨字卻去華麗之飾玩味竹石而已使命伯氏俾朱勔密取江浙花石其初得小黄楊木三陳以黄帕覆之而進也上大喜異然其後歲不過一二貢貢不過五七物大觀末朱勔始歸隸童貫而所進已盈舟而載伯氏亦自命使臣採以獻焉供未甚也政和初蔡公被召上數伯氏須土宜進遂得橄欖一小株雖諸草木進之當時以爲珍其後又有使臣王永從士人俞輞應奉皆隸伯氏每花石至動數十舟號成綱矣盛章守姑蘇及歸作開封府尹亦主進奉然勔之綱爲最延福宮艮嶽諸山皆仰之政和四年以後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多主伯氏至六七年間則又不待旨但進物至計會請閣人閣人亦爭取以獻焉天下乃大騷然矣大率太湖靈壁慈谿武康諸石二浙花竹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荔子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竹木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海錯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貢大者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成異味珍苞率以健步捷足雖萬里用四三月即達色香未變也政和七年魯公亦嘗具奏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但有司奉行過當因至騷擾願節其浮濫而懲戒之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閹鄧文誥領焉時魯公有暴備東封船艘得二千餘艘廣濟兵士有四指揮因又增置作牽駕人送盡與之合每歲會所用花石從前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始加數得貢自餘監司郡守等不許妄進上又詔不許用權綱若坐船及役百姓仍戒伐人墳冢毀室廬或加黄封帕蒙人園圃花木凡十餘事批付魯公曰係進奉獨令朱勔伯氏王永從俞輞陸漸應安道六人聽旨他悉罷之出是附哉其後不二歲天下爭獻復如故而又增提舉人船所進奉花石綱運所過州縣莫敢誰何殆至劫掠遂爲大患後魯公奏罷然未久王黼當國乃置應奉司而自領之仍不以是何官司錢物皆許支用宰相既自領遂竭天下財賦西方監司郡守凡尺寸之地人口之味莫不貢獻中外以爲言然黼持以白若只令朱勔等七人管買物色自政和六年四月九日至宣和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乃罷提舉人船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置提舉御前人船所先是諸路進貢繁多京請節其浮濫命內侍鄧文誥領之又詔不許用權綱船且戒毀人墳墓及黄封帕蒙人園圃所他凡十餘事蠲令朱勔等六人用事勔由此授節鉞諸路紛擾以至大亂）

庚子詔八寶內增定命寶今後以九寶爲稱仍以定命寶爲首（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輿服志政和七年從于闐得大玉瑜二尺色如截肪帝又製一寶赤螭紐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

號曰定命寶合八寶爲九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熙河環慶涇原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眾〔案〕本紀七月壬辰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八月丙辰朔（〔案〕原書無朔字據四史朔閏考增）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奏莊列亢桑文子皆著書以傳後世有唐號爲經並列藏室國朝始加莊列南華沖虛之號以其書入國子學而亢桑子文子未聞頒行乞取其書于祕書省精加讐定列于國子之籍與莊列並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丁丑高藥師等兵船至海北適遇女眞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稱已入薊州界女眞不納幾爲邏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司崔直躬具奏其事上怒詔元募借補人并將校一行並編遠惡（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明年二月十八日又遣馬政等此據金盟本末術增以北征記實如蔡絛所云蔡京入不知上曰太師莫是要作禮數否今皆不取蔡絛私爲其父諱獨歸其事於童貫且要京與貫皆始嗣者京偶以十一月六日兒發細務遂欲籍此敗世女眞不與海上結納者人因不信也高藥師等同至青州封氏奏年條之明年正月三日令依金盟本末併見於此蔡絛北征紀實七年秋會登州莽有遼人船二隻因避亂之高麗爲風漂我界駝基島高藥師等老幼二百餘人入言遼人以勃海變亂因爲女眞侵暴遼東地已半將具女眞矣上甚書而魯公久不知上乃曰太師莫非要作禮數否遂命中使宣押宰執詣魯公賜第發議因同具奏國初時女眞常貢奉而太宗皇帝屢詔市馬女眞其後始絕今不若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爲名令人且訪其事體虛實何如上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其藥師等齋市馬詔泛海以往探問久之則奏冒險已高彼薊州界望見岸上用兵多不敢近而回於是上爲赫怒頗疑外廷臣寮承望大臣旨意因詔元募借補人兵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又降御筆通好女眞事重和元年八月十八日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時童貫已大用事故獨主海上通好齊令往來不復使外往知矣國家禍竊自是而始通好事語具於下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大抵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嘗分兵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其語汗漫緐取蓋時貫尚未有名士大夫從之以緣飾其敘耳既逆承貫童師敏來

（宣示魯公甚惡之但留之亦無奏報上數遣師鋇來詢貫兼如何既久不報又遣來索魯公但唯唯一日留身奏曰貫徒有虛名耳無能爲也臣豈不知且伐大國事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曰前日取青唐太師不紀耶豈非貫之功亟對曰崇甯下青唐初遣貫行但若監軍耳當是時陛下方垂拱責辦在臣兵以屬王厚而諜策皆臣也藉使臣當令月亦不能爲之且取青唐今日尚不可爲況伐敵國乎上曰其國內自叛必不能久如何對曰臣闇戎主之叔曰九大王戎主遣九大王將兵伐女眞而九大王即軍中爲叛臣彊立之九大王得實身投戎主戎主待之如初後復出師詢其陶則又九大王也未見其相幾之理且漢高祖一蕭何猶疑之則戎王勝負來未可知天須爲慚魯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又曰貫頃緣臣薦使爲監軍權重過當他日或累臣不可無言且貫位極人臣今與臣同則臣實恥之章凡四上而上乃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時置三少無司空蓋欲特別異之也貫大懷因以其臧西外圖與公西溯都牆流水相接爲名邀伯氏與二兄同出城相見議分定界至遂爲伯氏置酒以二犀帶遺伯氏會伯氏救解之魯公議遂格伯氏乃譖絛於魯公日絛洩魯公劾貫四章之語與外人大不便魯公不聽始語絛曰此舉吾豈不欲人知耶蓋自是之後伯氏亦大生異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太宰鄭居中以母喪去位【案】通鑑續編居中與蔡京不相能及居中喪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之壻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而擢用居中諸子於朝）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戌朔）辛卯祀上帝於明堂以神宗皇帝配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宋史本紀九月辛卯大饗明堂赦天下）

庚子禮制局奏請以每歲十月朔御明堂設仗受來歲新厤退而頒之郡縣其布政依此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丙申御史中丞王安中爲翰林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王安中行狀其子秬作有云一請對曰臣起諸生蒙陛下親擢備員中執法日夜懼無以報今臣所論事關宗社倘陛下少留聽幸甚上悚然公出袖中疏所論乃蔡京也上曰誠如卿言公即伏奏曰臣孤遠一介不量力輒論大臣京老奸多智必將爲所中害自此竄逐無復再望清光矣厭拜辭上曰勿加此云云當爲則罷京時京子攸日夜出入禁中盡牽子弟見上位且拜上曰中司支字如此李何攸等固懇陛下倘全臣宗乞移王某一別差遣則事自己矣上寬慈閔然許之公方草第三疏翌日求對中夜有抑門者曰適御筆中丞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矣公歎曰無聯其在此予自是京之勢益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約宗室科條徒以下宗正訓治徒以上制勘）

（【又】盜起淮西命內侍譚稹討平之【案】十朝綱要庚戌遣保康軍承宣使直睿思殿譚稹往淮南督捕賊劉五）

十月乙卯朔御明堂平朔左个以是月天運政治布告於天下又頒來歲歲運厤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十朝綱要頒來歲歲運厤數自是率以爲常）

辛巳手詔昔者帝王臨制天下必有神器託之琬琰以承天休以前民用朕獲承累聖基業嗣有鎮國受命與天子皇帝之寶其數有八蓋非乾元用九之數夙興夜寐思所以稱比得寶玉于異域受定命之符于神霄乃

以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爲文卜云其吉篆以魚蟲縱廣之制其寸亦九號曰定命寶其數大備昭示來裔傳信無極非特予一人有慶亦惟爾萬邦之休可以來年正月一日祗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蔡絛云文見上【案】宋史輿服志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寶乃我所自製也於是應行導排設定命與受命天子寶在左獲國與皇帝寶在右又詔鎮國受命與天子皇帝之寶其數有八蓋非乾元用九之數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之符于神霄乃以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彊爲文卜云其吉篆以魚蟲縱廣之制其寸亦九號曰定命寶來年元日祇受又詔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八年正月一日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賀其後京城之難諸寶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獨存蓋天意也蔡絛鐵圍山叢談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乃詔于闐國上美玉一日絛赴朝謂任殿闕侍班王內相安中因言近于闐國上表命譯者釋之將爲答詔其表大有權也同班諸公喜迫詢曰顧闐之王內相因誦曰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條貫主阿舅黑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無是

（用心只彼難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爲哄吾因曰辭陵寶篠己截于闕表文大略同此時少文勝者疑經史官手澗色故爾眾乃默然其後遂以玉來上長徑二尺色逾截昉誠昔未有也遂製定命寶歲餘玉人始告成精巧覩古無別矣寶與撿皆大九寸盤墉爲紐魚蟲篆文几十有六字于是定命寶合入寶通號九寶下詔以謂乾元用九之義云）

癸未蔡京等三上表恭請皇帝御明堂負扆朝百辟南面以聽天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酉朔）庚寅手詔太師魯國公蔡京自再還廊廟迄於今七年邇者草疏十上卻之復來既繼以消息盈虛之理告老乞骸祈於得請而後已朕體貌元老不欲固違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其恩禮寵數並如舊制（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十朝綱要十一月庚寅詔蔡京細務時免簽書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議事）

癸丑禮制局奏乞頒士服於諸路學官每州一副令依樣制造凡作樂釋奠諸生皆服其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鄭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案十朝綱要辛卯鄭居中起復中書侍郎余深爲少宰兼中書侍郎宋四六選余深除少宰兼中書侍郎制云丞天子以贊助薦機時乃代工之任熙帝載而使宅百揆莫先同德之求眷我宗臣久於攷路受繹師虞之索俾升宰席之崇涓擇剛辰謹屬顯冊直方而教裕肅乂而純明學參聖域之優議達道源之大威儀是力凜然廊覲之才文武兼資允矣邦家之望夙延登於近輔寶貝紹於先歎明哲自將忠忱一致載執黃扉之柄益隆嚴石之瞻皋夔之陳帝謨既懋弼誥之義山甫之將王命盲嘉出納之勤具昭成憲之休未究大儒之藴朕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同乂若四方之是訓則九敍之可歌覩君如腹心劉務同於一體用汝作舟搢庶克迪於多盤其進秉於國均仍兼示蠡於政本特超賜位併術眞祖聿彰倚注之殊式示寵光之遲於戲時則有若伊尹惟斯道而覺民王曰惟爾君陳以嚭歎而告后允蹈昔人之美迄臻庶士之秉三陪平則風飛得其時眾賢利則天地爲之應亶推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寅朔）辛未禮制局言所享功臣位版尚用舊官並合除去止用所贈及封國爵謚如王安石稱太傅舒王謚文之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御筆太上老君所著道德經世以諸子等稱未稱尊崇之禮可改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眞經（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未張商英爲觀文殿大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是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移南康軍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注雍盼自通州徙江州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喻年忽有旨不許出城月申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不下司文移以侯新守之到人俱巨劃爲之霞懼交遊閑至有牽平時往還書間者有碎雍所書碑刻者璀亦自期以死劉安世聞之以書抵壁曰此乃鴾相恐矜濮上之策拔止此爾爾數日方知王寀得罪而譏者以謂來居王寀之鄴因以危言陷雖賴上察之止令于南康居住云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案本紀十二月戊申朔有星如月據

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作甲寅朔（又十二月天神降坤甯殿（案本紀戊辰詔天神降于坤甯殿刻石以紀之（又作萬歲山上之初郎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東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開地爲堪與倒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國阜已而後宮占態不絕上甚書於是崇信道敎土木之工興矣一時按岸因而逢迎逢蝎圖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接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鳳山號萬歲山後因神降有艮嶽排空之語因名艮嶽宜和四年始告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產於萬歲峯改名壽嶽門號陽華入門兩旁有冊荔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而榆一偃變者名曰臥雲伏龍之繪告玉牌擴金字書之嶺曰玉京獨秀太平礙峯曰刪雲萬態奇峯又有簃霄樓金碧相門勢極高姿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藥鹿成擧樓觀臺殿不可勝紀（案本紀庚午日（又太學生鄧麤遊十詩諷諫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圖中何日不春風時朱勔以花石綱蝟上東南壓動故也上即宜叹時皇太子在側上曰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郎詔放歸）

（田里靖康初召爲鴻臚簿）

（又修神保觀其神俗謂之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乘輿亦微幸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之案宋史五行志云後金人斡離不圍京師其國謂之二郎君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六　錢塘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七

徽宗

重和元年（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以十一月朔改元前爲政和八年改元後爲重和元年諸史傳亦多以是年爲政和八年）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賀（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初八寶既備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今再獲乃我受命者也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因詔于闐國上美玉久而得之爲璽九寸用魚蟲篆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五王禮考合前八寶爲九其後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應行導排設去處定命與受命天子寶在左鎮國興皇帝寶在右又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於神霄合乾元用九之數宋史輿服志六其後京城之難諸寶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獨存蓋天意也宋袁褧楓窗小牘卷上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厤于萬年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餘已詳大觀元年十一月丙辰注政和七年七月庚子十月辛巳詔可參考）

己丑大赦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本紀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無過人例）

辛卯禮制局上親耕耤田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甲辰御筆天下州軍置神霄宮處監司候了日分詣檢察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先是政和七年二月辛未已有御筆天下天甯萬壽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又宋王偁東都事略蔡攸傳徽宗留意道學攸因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爭與方士林靈素之徒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

二月（案李埴十朝綱要二月癸丑朔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同）

辛酉御筆左右街道院差威儀道士三百人（案陳桱宋元通鑑政和三年十月詔祀大禮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七年五月命蔡攸提舉祕書省并左右街道籙院）赴禮制局製造所迎導神霄飛雲鼎赴上清寶籙宮神霄殿奉安先是七月七日詔禮制製造所造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醽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案天地陰陽原誤天陰地陽今據宋史禮志文獻通考容齋隨筆諸書訂正）混沌之鼎浮

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火蛇蟲魚金輪之鼎自十月十日始鑄至是奉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禮志政和八年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與魏漢津所鑄凡十八鼎焉畢沅續通鑑以爲九月事恐誤）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眞講買馬舊好（〔案〕宋史本紀明薛應旂宋元通鑑俱繫之二月庚子事據是月癸丑朔不得有庚子東都事略本紀李𡌴十朝綱要亦繫之庚午與此合當倂以正宋史薛通鑑之誤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云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遣武義大夫馬政及平海軍卒長呼延慶同藥師過海至女眞軍前議事尤與此月日異）上既竄先所遣借官過海將校等復委童貫措置又降御筆通好女眞事監司帥臣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吏馬政（〔案〕三朝北盟會編云政和八年正月三日丙戌高藥師回至靑州還奏謂雖已到彼蘇州界望見岸上女眞兵甲多不敢近而回守臣崔直躬奏其事於是上爲赫怒專下宣撫司委童貫措置應元募借官過海人并將校一行并編配遠惡委王師中選有智勇能吏再與藥師過海體問事宜通耗女眞軍前講買馬舊好降御筆通好女眞事監司帥臣并不許干預如違并以違御筆論）政洮州人也責官靑州寓家牟平師中言政可使遂用之（〔案〕三朝北盟會編云童貫言王師中選馬政可委呼延慶善外國語又辨博同將校七人兵級八十人同高藥師去女眞軍前）政與平海指揮軍員呼慶等隨高藥師曹孝才以閏九月乙卯（〔原注〕初六日〔案〕三朝北盟會編九日戊午）下海才達北岸爲邏者所執并其物奪之欲殺者屢矣已而縛行經十餘州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來流河約三千餘里（〔案〕三朝北盟會編二十七日丙子又來作淶後俱同）其用事人曰黏罕曰阿忽曰兀室黏罕兀室阿骨打之姪而阿忽其長男也皆呼爲郎君詰問海上遣使之由政以實對（〔案〕三朝北盟會編政對以先是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時嘗遣使來買馬今來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兼自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弔伐以救生靈塗炭之苦願與貴朝共伐大遼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許

允後必有國使來也）阿骨打與衆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發渤海人李善慶熟女眞散都生女眞勃達三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馬政等來以十二月乙卯（〔原注〕初三日〔案〕三朝北盟會編作己卯初二日據四史朔閏考十二月戊寅朔則己卯初二日爲是）至登州登州遣赴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馬擴茅齋自序云父政也政和七年自靑州學類試中選貢入國學明年八年春省試中三月殿試武士上舍出身承節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諭冬歸登州牟平覲親至則父政被旨同北路人高藥師等泛海入女眞國是年七年秋登州收到海北薊州遊難漢兒高藥師曹孝才等備言女眞兵馬與大遼爭戰數年侵掠境上已過遼河之西令海岸以北自蘇復與潘同咸州悉屬女眞矣登州守王師中具奏上委蔡京童貫議遣人船體讀盧寶通好女眞講買馬舊好政和八年王師中選父政過海至女眞所居之地曰阿芝川來流河其主則名阿骨打國人呼皇帝姪曰黏罕兀室男曰阿保並呼郎君數人者皆詰遣使之由父對曰朝廷緣女眞昔時與大朝交通貢馬令聞女眞新疆已至蘇州與南朝登州對海止隔一水欲講舊好故來投下文字阿骨打乃遣李善慶等齎書物國書同父南來十二月交回赴闕僕從行重和元年正月入國門居十餘日差歸朝官趙有開王瓌并父充使人齎詔書禮物與女眞使人李善慶復過海爲聘已而北邊奏探報大遼已割遼東封女眞爲東懷皇帝講好了當於是遂罷過海之使止差平海指揮使呼慶等送李善慶等泛海歸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初通使女眞約夾攻遼去夏有漢兒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攻遼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因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達繼遣馬政同藥師由海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及黏罕等呼郎君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時遣使來貢馬今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復通前好欲與貴朝共行弔伐雖本朝未有書來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阿骨打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眞二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子等來童貫嘗與熙河鈐轄趙隆議燕云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九朝編年備要是春正月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女眞遂至淳與之遇于徽州未陳而潰淳與麾下五百餘騎退保長泊魚務于是女眞度遼西大掠乾顯成懿濠衛五州皆降之別遣闍母王攻怨策亦敗之天祚在中京聞報震懼乃令內庫貢珠玉珍玩五百餘囊又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曰若女眞必來吾與南宋爲兄弟夏國爲甥舅何憂哉及女眞歸邊備稍寬天祚益自

肆矣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天慶八年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眞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初女眞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邊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闘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眞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眞焚掠而去所經成懿濠衛四州皆降輜勞而過女眞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蕭幹奔緊來閥山率馬鎮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眞以馬疲破乾縣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眞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餘養爲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眞必來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馬若千又與宋朝爲兄弟夏國爲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今亡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習聞女眞焚劫新州以歸郎以肅威德可加彼何能爲復自縱肆陳桱通鑑重和元年春正月遼使耶律奴哥議和于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二月詔馬政浮海如金豫請燕雲之地建隆中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貢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等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致書於金主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三月遼復使耶律奴哥如金申前議也畢沅通鑑于遣馬政使女眞下考異云宋史徽宗紀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馬政由海道使女直約夾攻遼金史太祖紀天輔元年十二月亦云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是刱遣馬政郎欲夾攻求故地也李燾長編併此爲封氏編年之說未可全信云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遣趙良嗣始前此馬政及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若果議夾攻則政于擒茅齋自序不應不載兼趙有開死政止不行獨呼慶見阿骨打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當茲前去今從之金史所載國書或是良嗣所齎誤繫之馬政且遣政在重和元年乃金天輔二年也元年十二月安得見政所致之國書其爲外錯無疑也

壬申手詔諸路提點刑獄廉訪使者巡按所至躬詣神霄玉清萬壽宮瞻視貌像考驗殿室觀其嚴舉察其施

設各具奏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通考卷六十二職官考走馬承受諸路各一員政和六年七月改廉訪使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死之〔案〕是月夏人寇邊張迪死事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西夏傳陳桱薛應旂畢沅通鑑諸書皆不載惟九朝編年備要所載正與此同李埴十朝綱要亦詳其事云二月癸丑朔環慶路奏夏賊攻濟義原堡將官張迪戰死足資參考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三月癸未朔）戊子朝議大夫知泗州葉默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坐改建神霄宮不如法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載三月丁酉知建昌陳并等改建神霄宮不虔及科決道士詔並勒停又劉汲傳教是時知開封府鄢陵縣劉汲坐奉行神霄宮不如令徙通判隆德府）

戊申召劉棟赴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劉棟事已詳政和七年二月壬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載四川以城石泉增築九堡畢功又平綿戊州表聞拓甚廣故也〔案〕原本在二月考九朝編年備要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俱繫之三月疑原本脫去三月字今據以正十朝綱要載正月孫羲

叟遣石泉統制种友直討都渡村板舍原兩族平之已而蕃衆復來攻友直復遣將衛遜擊卻之築白沙等寨一十八處二月孫羲叟遣种友直等分兵三路深入討夷賊連破諸族直抵時州馬啼族殺戮甚衆三月丙戌羲叟言石泉軍增建兩會等九堡詔並賜名丙申川綿茂州夷平曲赦四川宋史本紀亦云三月丙申以茂州蕃族平曲赦四川地理志石泉軍本綿州石泉縣政和七年建爲軍重和元年置堡九會同靖安嘉平通津横望平隴委霄聳翠遠雲九朝編年備要云知成都府劉羲叟言綿茂開拓甚廣自唐以來入國巢穴已空尋詔許百僚稱賀馬端臨文獻通考卷百七十三刑考亦載是年三月赦四川及陝西河東

〔又〕以蔡京子條爲宣和殿待制條遷尚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條始〔案〕原本二月薛應旂宋元通鑑與此同今據十朝綱要云三月戊戌詔蔡京子條爲朝散郎宣和殿待制駙馬都尉向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條始九朝編年備要亦繫三月當以三月爲是今改正又考東都事略宋史公主傳茂德帝姬初封延慶公主改封康福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爲帝姬尋再封茂德

〔又〕上親試舉人賜王昂以下七百八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時皇子嘉王楷赴廷對有司考爲第一上不欲

（令魁多士升昂爲榜首〔案〕原本二月今据十朝綱要三月癸巳詔嘉王楷合赴集英殿試戊申御集英殿賜進士及第詔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爲榜首彭伯川治迹統類三月戊戌御集英殿策試宋史本紀薛氏畢氏諸通鑑俱云三月癸巳赴廷對戊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改歸三月此云七百八十人諸書俱作七百八十三人此則既去三字楷徽宗第三子初封嘉王東都事略世家載政和六年出閣拜太傅武寧保平軍節度使八年令赴殿試有司考爲第一改鎮荆南前江提舉皇城司封鄆王是謂出太傅節度使而赴廷對也宋史世家載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超拜太傅則又以廷對後拜太傅矣兩史不同通考卷三十一選舉考引宋登科記總目云政和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至狀元王嘉又云按太宗時李昉李蒙正之子御試入等上以勢家不當與孤寒爭進黜之顏明遠等四人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蓋惟恐權貴占科目以妨寒畯也今親王得以爲狀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書堂後官及第上奪所授敕牒勒歸本局詔今後吏人無得應舉蓋惟恐雜流取名第以妨選舉也今閹宦與其隸皆得以登甲科蓋至是祖宗之良法蕩然矣後所云閹宦與隸謂先是大觀三年宦者梁師成中甲科宣和三年儲宏等賜第也）

四月（〔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俱四月癸丑朔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同）乙卯御筆淮南轉運使張根輕躁妄言落職監信州酒稅是時承平日久賜予無藝營繕並興殆無虛日以故國用益窘上多命臣僚條具財計于是中外所陳非一根因而遂得以進其節用之說疏奏權倖以其不利于己也莫不切齒而大臣以賜第事謂根議己力謀所以中根者于是言章交上而上察根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直達綱船以應花石之用根以上供期迫奏乞還之重忤權倖意且因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二十年矣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又不止此（〔案〕此原誤比據畢氏通鑑改正）今不以給苑圃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于是權倖益怒故

有是命（〔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淮南運使張根論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遂及修造之侈又言花石綱之變落職監信州商稅故此事九胡編年備要亦係之四月續通鑑脫落四月二字且云信州商稅與此云信州酒稅不同十朝綱要云丙寅淮南轉運使張根坐論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遂及修造之侈賜第錫帶之濫又言花石綱大忤權倖由是落職監信州稅尋責散官安置郴州此云乙卯繫初三日事十朝綱要云丙寅則十四日在壬戌癸亥以後事未知孰是宋史張根傳是時張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活口米常平靑苗未振貸漆民詔燮論之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令州郡無兼月之儲大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閒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逢言爲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于土木之功今章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況出於閎閒于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柴數百罷亦必敢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開賢不肖無辨加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舉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貴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乃通根所書奏牘法切草敬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通考卷二十四國用考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塲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削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既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既優京更增供裕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詭訣說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復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年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甚從班品秩羨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使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壬戌御筆特改溫州永嘉縣紫芝峯法因院爲紫芝觀賜通眞達靈先生林靈素充功德觀看管墳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陳桱續通鑑政和七年二月升溫州爲應道軍）

丁丑御筆禮制局鑄景靈玉陽神應鐘了當應副官勺（案勺疑同字之誤）詳議官中大夫兵部尚書蔣猷等推賞各有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原注詔旨景靈玉陽神應鐘當考與劉棟所鑄如何案政和七年二月壬戌棟奏臣時忽遇九天益算韓真人授以景靈玉陽神應鐘法仰祝聖壽詔旨六年二月十九日召赴闕四月二十八日鑄鐘八年三月戊申又召赴闕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劉棟密奏臣民事物皆可有二至于宮聲豈有二哉徽宗咸悅嘉其愛君即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棟辭不受棟字守翁棣州人初以八行舉遇見韓君丈人援以景靈玉陽鐘法徽宗依其說命鎔鐘十二召九天範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黃麾仗奉安于寶籙宮鐘備成授通直郎靈素又建議築鬱羅蕭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棟言圖增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人瀆神恐非天意遂已宋史蔣猷傳政和四年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又揮麈後錄載強淵明景鍾頌以為宣和元年八月丁丑詔作景鍾二十五日鍾成與此年月異）

辛巳道錄院上看詳釋經六千餘卷內詆謗道儒二教惡談毀詞分為九卷乞取索焚棄仍存此本永作證驗

又通真達靈先生林靈素上釋經詆誣道教議一卷乞頒降施行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通考卷二百二十六經籍考釋氏隋志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又引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藏目凡五千四十八卷正元藏目又二百七十五卷而釋教之書不預焉迄于皇朝復興翻譯太平興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百七十五卷調文官超安仁等編纂新目為大中祥符法寶咸平初雲勝奉詔編藏經隨所索隱六百六十卷又令詔討唐正元以後未附藏諸經益之並令摹刻劉安仁又分太宗妙覽秘詮為名真宗法音集論頌贊詩為三卷以法音旨要為名摹印頒行訖于天禧末又譯成七十卷凡大乘經三百三十四卷大乘律一卷大乘論二十九卷小乘經八十一卷小乘律五卷西方聖賢集二十九卷又據通考卷二百二十七辯正論八卷引晁氏曰唐釋法琳撰潁川陳良序云法琳姓陳關中人書此書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宣和中以其老子語焚毀其第二第四第五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翦棄者又破邪論二卷甄正論三卷晁氏曰唐釋法琳撰已上三書皆經宣和焚毀藏中多闕故錄之拔破邪顯正二論昭德讀書記以為宣和焚毀藏中多闕然愚嘗於村寺經藏中見其全文破邪論專詆傳奕而併非毀孔孟所講讀經邪道之辯無足觀者甄正論譏議道家如度人經璇璣停輪處以為業賤無定輪之理使傳輸至七日七夜則宇宙顯錯而生八之類滅矣無稱製誓天及龍變梵度天處以為晏與梵二字出自佛書佛法末入中國之前經傳中並無此二字豈有天帝名號而剝稱佛書字義乎又如河上公道德經章句序言漢文帝駕詣河上公問道而河上公一羅贈雲帝知是神人下輦稽首從受章句二谷以為漢史帝紀車駕每出必書何獨不書駕幸河上公問道之事且孝文好黃老言立渭陽五帝廟則因新垣平平一方士其說至卑陋帝尊寵之而史亦備進之河上公之事奇偉如此何獨見遺於班馬乎乃羽人道士輩自創此說此論頗當意必借筆於文學之士沙門輩恐不能道也）

五月（案續資治通鑑宋史本紀俱五月壬午朔四史朔閏考同惟十朝綱要作壬戌朔）丁亥通真達靈先生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元妙先生通元先生張虛白為通元沖妙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十朝綱要亦載此條有云視中奉大夫陳桱續通鑑云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因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眾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畢沅通鑑虛白南陽人通太乙六壬徽帝召管太一宮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子所知也帝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

癸卯御筆太湖及長塘湖石令朱勔取發餘人不許爭占如違以違御筆論（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九朝備要載宣和元年十一月屏太學生鄧肅事云時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肅進十詩諷諫其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風上即宣取時皇太子在側上曰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即詔放歸田里又考朱勔取太湖長塘湖石事見陳桱薛應旂通鑑載政和初蔡京被召帝戲語京子攸謂須進士宜遂得機襛一小株韓諸草木進之當時以為珍其後又有使臣王承從士人俞輒皆隸蔡攸每花石至勔數十舟盛章守蘇州及歸作開封尹亦生進奉然朱勔之綱為最四年以後東南都守二廣市舳率有應奉名圭蔡飲至是剛又有不符旨者但進物至計會諸闊人閣人亦爭取以獻焉天下乃大騷然矣大率太湖靈壁慈谿武康諸石二浙花竹

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荔子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海錯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貢大者越海渡江毀橋梁甃城郭而置植之皆生成異味珍苞率以健步捷走雖萬里用四三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蔡京因奏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但有司奉行過當可即其擇囂而懲艾之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閹鄧文誥領焉又詔監司郡守等不許妄進其係應奉者獨令朱勔蔡攸王永從俞輒陸漸應安道六人聽旨它悉罷之由是稍戢未幾天下復爭獻如故又增提舉人船所進奉花石綱運所過州縣莫敢誰何殆至劫掠遂為大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案〕畢氏通鑑攷異云遼金二史不書契丹國志所載與宋史同又據通考卷二百八十五象緯考以為是年五月丙申月食九分主旱又置經制司講畫諸路財賦〔案〕是月置經制司諸史俱不載惟九朝編年備要所載與此同而係之壬午日十朝綱要云己亥置經制司于尚書省則兩書又不同日未知孰是文獻通考卷六十二職官考經制邊防財用事掌經畫錢帛務權以供邊費凡權易貴物根括耕地及蕃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熙甯末以熙河連歲用兵仰給度支費用不貲始置是司元祐初罷崇甯中復置據云崇甯中置固非起於是年也而此書與十朝綱要俱係之五月置經制司則通考所載詳略殊矣又攷宣和三年二月以陳遵為江淮經制使命遵經制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饋餉遵以財用不給劇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當又別為一事矣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壬子朔）乙卯御筆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並不隸道正司令逐路提舉官管勾（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五月乙酉詔諸路選漕臣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與此月日異通考卷六十云在外宮觀嶽祠宋朝宮觀皆俟力請而後授侍從而上任宮觀者絕少若因責降改作主管方且差焉熙甯初王安石相異己者方直除宮觀大抵宮觀非自陳而朝廷特差者如降監之例二年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靈仙觀道管勾或提舉提點官四年詔宮觀嶽廟留官一員餘聽如分司致仕例從便居住六年詔卿監職司以上見舉餘官管勾當者又詔年六十以上者乃聽差毋過兩任兼用執政恩例者通不得過三任後蔡京用事增廣職任崇甯三年添宮觀十政和三年添宮觀三十選人亦許乞嶽廟宣和王綸用事外開新邊以熙甯法革

之一切不恤士夫於是失廉矣

壬戌御筆博州修建神霄宮如法守貳當職官并廉訪使者各遷一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壬申門下侍郎薛昂（〔案〕宋史宰輔表三政和七年十二月丁巳薛昂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加特進門下侍郎）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案〕宋史本紀政和三年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經籍考載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晁氏曰其婿蔡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著雜說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覺考字書奇耦橫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崇甯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於安石云）乞更不置局止就臣本府編集差檢閱文字官三員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薛昂傳謂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為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又云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棊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為笑云）

甲戌御筆天下神霄宮知州軍帶管勾字通判帶同管勾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前知峽州王寀資政殿學士劉昺醻唱詩歌涉諷悖逆寀伏誅昺流瓊州〔案〕原本二月九朝編年備要係六月十朝綱要係六月己卯今從以改歸此又宋史王寀傳寀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覯遂感心疾狂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訖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聾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幾能什七人須兩人共為乃驗外間譁傳浸淫徹禁庭徽宗方崇道敕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遊拒弗許戶部尚書劉昺寀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寀家使因昺以達寀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故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決不能對益所言皆陰中傳人者乃言之帝則召昺風儀既高又善談諭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寀當立敗即白帝曰寀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運至尊候晦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寀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闕卒獨聽寀入帝齋待敬潔越三夕無所闕乃下寀

（大理獄成棄市昺竄夔州又劉昺傳載昺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寀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爲請乃長流夔州又范致虛傳云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乖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九朝編年備要云王寀朝奉大夫與宋史校書郎不同揮麈後錄云王寀輔道樞密韶之子少豪邁有父風早中甲科善議論工詞翰曾文肅蔡元長薦入館爲郎後以直祕閣知汝州考滿守陝年未三十輕財喜士賓客多歸之坐不覺察盜錡免官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是時羽流林靈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輔道之客冀其復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術可致天神出靈素上術不得施蓋其客亦能請紫姑作詩詞而已非林之比輔道固所不解然實不知客有此語也輔道嘗對引客謂靈素太誕妄安得爲上言之其言適與前客語偶合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輔道母夫人之姪孫也及其弟煥子宣俱長從班啟髭一時時開封尹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進思有以害其寵未得也初炳觀輔道雖中表然炳件諸厚每以輔道擇交不慎疏之會炳姑適王氏於輔道爲姊一日輔語其姊曰某久欲謂子蒙兄弟奉候從容然不得其門而入李何婢曰候我至其家可往候之輔道於是如其教候炳於賓舍久之始得通炳逡巡猶不欲見迫於其姑勉强接之既效坐談論風生疊疊不倦炳大歎服入告其姑曰久不與玉叔言其進乃爾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馬人歸止宿其家自是始相親洽殆至與獄未及歲也前客語既達靈素靈素忿怒泣請于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羈旅荷陛下寵靈而衆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還山以避之不然願置對與之垂上介逮捕輔道與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開封使者至輔道自謂無它亦不以介意語家人曰辭數乃置無以爲念也至獄中刻木皆出紙求書且謂輔道曰昔蒙學士坐繫爲臺時衛獄吏實某等之父祖蔭學士既出後每恨不從其乞翰璽也輔道喜作歌行以贈之處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矣因上言詞語有連及炳者乞併治之上曰炳從臣也有罪未宜草草炳既聞上語不疑其他一日上幸寶籙駐蹕齋宮從官皆在焉炳越班面奏簾外曰臣猥以無狀侍罪邇列適有中傷者非陛下保全已齏粉矣再拜而退炳既謝已舉首始見章在側注自驗親惶駭失措深以爲悔翌日章以急速請對因言寀與炳腹心誹謗事驗明白令對衆越文上以敷問陛下下以嘗感輩臣禍將有不聯言者幸陛下裁之上於怒是日有旨內侍省不得收接劉炳文字炳猶未知之以謂事平矣故不復閑防章既歸遣開封府司錄孟彥弼擒捕吏實鑒等數人則訊炳於家炳因服出見分賓主而坐詞氣慷慨無服辭彥弼既見其不屈欲歸

而實鑒者語彥弼曰尚書凡關得寀一紙字足以成案矣遂亂抽架上書適有炳書撰業草籙之至底見炳和輔道詩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掃除荊棘奉高眞詩意謂輔道嘗有賕惡之意時尚道日上爲高眞爾鑿得之以爲奇貨歸以授章章命其于并釋以進云白水謂來年庚子寀舉事之時炳指寀爲高眞不知以何人爲刑輔將眞陛下於何廸豈非所謂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輔道與客皆極刑炳以官高得弗誅削籍竄海外煥責授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凡王劉親黨等第斥請之并擢爲祕書省正字）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七月係辛巳朔）癸未御筆道隱于小成流于末俗人不足與明不顯于世朕作新斯人以覺天下神霄玉清府實總萬夫監臨下土比詔四方改營宮宇以迎神貺官吏勤惰不一尚未就緒更賴輔弼大臣同寅協力宰臣可兼神霄玉清宮使執政官充副使判官聽旨差自改官制不置使名權時之宜庶克有濟候道教興隆宮宇悉備卽罷太師魯國公蔡京少傅太宰鄭居中少傅少宰余深（（案）宋史本紀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子鄭居中爲少傅余深爲少保鄧洵武爲特進進執政官一等宰輔表亦云余深自少宰加少保此云少傅少宰余深當云少保少宰余深而余深傳以爲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公加少傅與紀表不合恐誤）檢校太保領樞密院事童貫並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案）宋史宰輔表係上年十二月庚午童貫領樞密院事是年七月壬午加檢校太保八月甲寅加太保九朝備要六月赦陝西河東以童貫奏攻破夏人建築城業也宰執並進官八月童貫進太保領樞密院事二路宣撫使以夏秋以來進築靖夏制戎羌三城之功也）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辥昂中書侍郎白時中尚書左丞王黼（（案）宋史宰輔表上年十一月辛卯白時中自中大夫尚書右丞加中書侍郎是年正月庚戌王黼自翰林學士承旨以尚書左丞起復九月加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正月戊午加特進少宰）宣和殿大學士蔡攸並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仍給敕判官聽旨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文獻通考卷六十宮觀使宋朝祥符中眞宗建玉清昭應宮王魏公旦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道使自此始又有景

（靈宮會靈觀使然每爲宰相兼職天聖元年呂夷簡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衰因請罷使名熙寧中富鄭公弼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宮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徽宗建玉清萬壽宮乃命宰執兼使副用員廟故事也近以前宰執奉朝請者領在京宮觀使而在外舊相只除提舉宮觀非祖宗優待宰相之體）

甲申詔開封尹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判官少尹充管勾（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陳桱通鑑政和元年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

甲午御筆天下神霄玉清宮門可視至聖文宣王廟立戟以稱嚴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卯中大夫直徽猷閣知河陽□（原缺）厚以改建神霄玉清萬壽宮畢工進職一等武功大夫知西安州解潛轉遙刺史以措置改建神霄玉清萬壽宮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解潛政和七年知岢嵐軍契丹董才來降解潛招之并其黨以聞其表有云受之則全君臣之大義不受則生胡越之異心蓋亦依附蔡京者也見朱勝非秀水閒居錄詳宣和元年正月續通鑑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東南大水遣使振之〔案〕宋史本紀己酉遣廉訪使者六人振濟九朝編年備要云九月又詔截上供米四十萬賑濟宋史五行志云重和元年夏江淮荆浙諸路大水民流移溺者衆分遣使者振濟發運使任諒坐不奏泗州壞官私廬舍等勒停任諒傳諒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敗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遊手亡賴盜用乾沒浸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版諒親部卒築隄徙民登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辜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八月壬子朔）丁巳御筆諸州添差八行教授自今許添大藩不預執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戊午朝散郎新知兗州王純奏乞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于其中出論題（〔案〕出字原本脫據畢通鑑補）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徽宗崇尚老氏之學知兗州王純乞於御注道德經注出論題范致虛亦乞用聖濟經出題宣和元年帝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內經者升之以爲第一又本紀及陳桱通鑑俱云五月壬辰頒御製聖濟經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辰爲元成節又頒詔以老子生辰爲貞元節玉海卷六十三引書目聖濟經十卷政和中御製併序體眞原化慈幼達道正紀食頤守機衛生藥理審劑凡十篇陰陽適平精神內守而大凡四十二章一本云政和八年五月壬辰頒御製聖濟經以廣黃帝之傳其篇五十其章四十有二又玉海卷二百二十二引晁氏曰因黃帝內經探天人之賾原性命之理明營衛之清濁究七人之盛衰辯逆順之盈虛爲書十篇凡四十二章陳氏曰辟雍學生昭武吳翟注）

辛酉手詔史記老子傳陞于列傳之首別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敘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昨所著道德經可視倣唐制命大出分章句書寫刻石于神霄玉清萬壽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吳曾能改齋漫錄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名耳并字伯陽及諡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

庚午御筆道無乎不在在儒以治國在士以修身未始有異殊途同歸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由漢以來析而異之黃老之學遂與堯舜周孔之道不同故世流於末俗不見大全道由是以隱千有餘歲矣朕作新之究其本始于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應入學並令州縣勸會保明不經刑責不犯十惡姦盜及違八行之人許入州縣教養並依見行學法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高士大夫上士良士居士逸士隱士志士（〔案〕畢氏通鑑高士下刪去大夫二字良士下增方士二字隱士在逸士之上據吳曾能改齋漫

（紀卷十三云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皆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每歲試經擬放（案擬放課擬教令據畢通鑑改正）及有度牒合披戴者並依舊外唯須在學一年方許披戴州縣學道之士初入學爲道徒試中陞貢同稱貢士陞貢到京入辟雍試中上舍並依貢士法三歲大比許襴鞹就殿試（案宋史輿服志云公服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襴束以革帶襆頭烏皮鞾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當別降策問庶得有道之士以稱招延元士以下資任請給各隨品依品官法唯人從不差兵士役人止於宮觀人內量差其敘位在本品之下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天慶觀知及副知將來有闕並以學校登科人充其餘宮觀亦依此志士以上令禮部置名籍差注並如吏部法自興道教異人間至深處山林高蹈之士尚多有之可令監司訪之縣縣下耆保各具所管地方有無高上之士依八行法以禮延入學並以名聞或不願入學監司郡守親駕給劵馬人船差官伴送赴闕又不願卽具奏聽旨當賜璽書招聘高上之士多隱于卒伍工隸僕廁之類或身自犯刑責以逃世離俗令延納招聘一無所問仰並以名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云補道藏元豐三年始差官考試以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南華眞經等命題仍試齋醮科儀祝讀政和間卽州縣學別置齋授道徒蔡攸上諸州選試道職法其業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提學司訪求精通道經者不問已命未仕皆審驗以聞其業儒而能慕從道教者聽每路於見任官內選有學術者二人爲幹官分詣諸州檢察教習內經道德經置博士聖濟經兼講道徒升貢悉如文士初入官補志士道職賜褐服藝能高出其徒者得推恩道徒術業精選州守貳有考課殿最學法玉海卷六十三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詔刊正內經重和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詔以內經考其常以天元玉冊極其變）

辛未資政殿大學士知陳州鄧洵武奏乞選擇道藏經數十部先次鏤板頒之州郡道錄院看詳取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婦女輒入僧寺詔令吏部申明行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鄧洵武畢通鑑作鄧洵仁今改詔書無鄧洵仁知陳州事宋史宰輔表云政和三年四月癸巳鄧洵仁自尚書右丞以通議大夫資政殿學士出知亳州尋落職東都事略云洵武知河南府進資政學士召爲中太一宮使拜觀文殿學士大名尹入爲佑神觀使兼侍讀除保大軍節度使政和六年拜知樞密事遷特進則此時洵武已累遷數官矣而長編是年十月壬辰有資政殿學士知陳州陳洵仁奏云云似此鄧洵武或係陳洵仁之誤也通考卷二百二十四經籍考神僊家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敍始著而眞仙經詁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等照舊目刊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洞眞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眞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淸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又摘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又云宋三朝志九十七部六百二十五卷宋兩朝志四百一十三部宋四朝志二十部）

己卯御筆諸州軍神霄玉清萬壽宮仰本路提舉漕臣于□（元缺）州軍并縣鎮選擇寄居宮觀年六十以下通判以上人一員申尚書省就差管勾本宮事切檢察本宮事務（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職官志云舊制六十以上知州資序人本部長官體量精神不致昏昧堪釐務者許差一任兼用執政官陳乞者加一任）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七　新昌陳　詵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八

徽宗

重和元年九月（案四史朔閏考九月係庚辰朔）丙戌大學辟雍各差通內經莊子列子二人爲博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并云道德經此當脫去畢氏續通鑑內經下亦有道德經三字陳氏通鑑政和三年閏正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

庚寅頒御注老子刻石神霄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刻石二字原誤倒今據十朝綱要改正十朝綱要又云尋以御注道德經等入道藏文獻通考卷百十一經籍考云老子道德經二卷晁氏曰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閒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又云御注老子二卷晁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壬寅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林靈素金門羽客通元沖妙先生視中奉大夫張虛白（案中奉畢通鑑誤作見奉）特授本品眞官免視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係辛丑日詔畢通鑑亦係壬寅蔡條鐵圍山叢談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焉及後金人之變事酋長皆佩金銀牌爲兵號始悟前兆何不祥也朱弁曲洧舊聞政和以後黃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譏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譖以太一言休答然多發于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旣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

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前日所言皆應于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旣往不足咎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辛巳大饗明堂案政和七年四月丙子九月庚子禮制局奏可考九朝備要云去歲已行是夏詔曰月令每歲季秋之祠明堂如孟月朝獻禮與三年當郊之歲行明堂親禮十朝綱要四月己卯亦載是詔宋史藝文志明堂大饗視朔頒布政儀範敕令格式一部注云宣和初卷七令按當繫重和非宣和也又通考卷七十四郊社考政和七年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于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情乃從之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專請視朝聽朔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鄉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鄉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居門焉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之日請以每歲十月于明堂受新厤退而頒之郡國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爲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遠使依賓禮番國各隨其方立于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爲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于明堂宣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天下七曰赦書德音舊制宣于文德殿自今請非御樓肆赦並請于明堂宣讀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厤數于天下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扆坐于明堂大晟樂作百官朝于堂下大臣升陛進呈所頒布時令左右丞一員詑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閤門奏禮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重和元年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併祀五帝初禮部尚書許光凝等言月令季秋大享帝說者謂徧祭五帝也曲禮大享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祀五帝于四郊故明室而王突石以謂五帝者五情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爲五精之君故分位于五室惟其爲昊天之佐故與享于明堂自神宗下詔推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擧新宏規季秋大享位五帝于其室旣無以禰槩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讀則神宗黜六天于前陛下正五室于後其擬一也從之乃詔從祀五帝禮制局言祀天神于冬至祀地祇于夏至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大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蓋月有上辛次辛諫及卜筮所以極嚴恭之意也請明堂

以吉辛爲正詔每歲季秋大享親祀明堂罷有司攝事又詔明堂近在宮城秋享實薦時事行之久遠宜從前嚴其每歲季秋親祀如孟月朝獻禮更不差五使儀仗等自是迄宣和末歲行親享之禮云陳經通鑑載政和七年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辭不受詔月令季秋大饗親祠明堂如孟月朝獻禮罷有司攝事九月有事于明堂赦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頒朔布政偶不載是年大饗明堂事辭應旅畢沅通鑑倶載四月己卯詔又云以太上混元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爲眞元節）

閏九月（案四史朔閏考閏九月庚戌朔）己未通直郎管勾棣州韓君丈人觀劉棟爲守靜先生視中大夫棟不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乙亥給事中趙野奏乞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云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眞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向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丙子尚書省言已降御筆處分道徒升貢三歲大比許襴鞹就殿試欲令禮部依文士給號祗候唱名（案祗候原作被候今据十朝綱要改正）初入仕並補志士道職已上取旨並賜褐服高者依文士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九朝編年備要政和六年置道學重和元年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鞹就試宣和二年罷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上詔曰自頃應事大臣以爲可行朕采諸民多不謂便加拘白地與禁惟貨嘗方田增酒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若米東南水災皆掊克苛削可即日罷之案十朝綱要係閏九月壬子御筆宋史本紀九月壬午罷不係閏月事九朝編年備要亦係之閏月又云初鄭居中置講畫經費局使戶部尙書高伸推行之諸路有欲房廊爲浮造鑄夏侵官地者則會其丈尺令輸錢謂之白地錢又張酒價取醋息及權場等事給事中吳敏駁之以爲白地錢何異于德宗之稅閒架至是上詔云云又宋史食貨志重和初罷講畫經費局有司議句收白地禁榷鉄貨方田增稅榷酤增價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稅米等俄處騷擾悉罷之併焚其條約文獻通考卷十七征榷考止齋陳氏曰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諸路依山東酒價升添二文六分入無額上供起發則政和添酒錢也崇甯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

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其無害公費乃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先是元和初臣僚請罷榷醋而戶部以爲本無禁文命加約束至紹聖二年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餘悉歸之常平以待他用及是景允有請故合常平司計之又蔡京以鹽法尚有未盡請改袋制且許所過指其稅袋制既與昔不同必使更買新鈔方帶給舊鈔號對帶法亦曰對搭指揮既出一日關入紙者三十餘萬緡上大駭而後知對搭之利也不一二歲必復爲之商人每覺鈔行略滯則貯積以待改法謂之趁新鈔自是鹽商大困案十朝綱要閏九月丙寅復行東北末鹽法罷解鹽舊法九朝編年備要云行鹽鈔對帶法時國用日廣而經費多御給于榷貨務先是鄭居中再相與童貫相表裏主解鹽欲以實陝西而擅其利故居中爲罷東北鹽而利入頃竊至是上悟乃詔昨有司言解鹽便于袁海故用之而商販無利邊罹不行其復刊末鹽于是蔡京私語人曰我作鹽法尙未盡也上卸之詢其所未盡者京請改袋製云云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兩路稅鹽與鈔鹽並行故商旅不通可並行鈔鹽許客人任便通販通考卷十六征榷考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于解池積錢于在京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于得鈔經請鹽于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于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盛至爲良法崇甯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寄犯法被罪者眾民間負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壞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不通瓤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撥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始簽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己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晉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其後伯芻年除歲遷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算請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貼人主而張盧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爲蔡京所倚信建言剸廷所以開關利納艳走商賈不頃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並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淅悉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

（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惟詳至於此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處極坐徵至於鹽袋鬻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屬七年乃降御筆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眾計以敷及嬰孩廣數下遠駝害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蓋帝意未嘗不欲審法定令寬濟斯民有司不能將明帝恩故比較已罷而後用鈔劄既免而後行鹽囊增饒而後止一囊之價栽焉十一干既又復爲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援匱盜駁茲焉又云徽宗時加兩浙之鹽多有變更自蔡京乘政廢轉繳負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焉鈔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日各適所適之地遠近以爲差蔡京專利罔民所以鹽法數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貫折閱甚多此悔鹽之一變也解鹽之變條徽廟刱兩水不常圖塹不密守者議衆不罰爲外水參雜雨水不常外水溺滿流入解池不復成鹽此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徭役盡車出外水斷可再復此是解鹽之一變也）

（〔又〕大內火焚五千餘間時天大雨而火益熾上是夜微宿於外〔案〕九朝編年備要云大火自甲夜達曉焚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天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微宿於外然事秘不可得知宋史五行志薛應旂通鑑係之九月陳桱通鑑係之八月）

（〔又〕錄周後除封崇義公外以其長世世爲宣義郎〔案〕東都事略丙子詔曰昔我藝祖受禪于周嘉祐中擇柴氏一人封崇義公而三恪之封不及禮蓋未盡除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存者爲周恭帝後以其世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以示繼絕之仁爲國三恪）

十月（〔案〕宋史本紀薛氏通鑑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壬辰資政殿學士知陳州陳洵仁（〔案〕畢氏通鑑作鄧洵仁）奏本州學係籍學生止有九十一人而一兩月間士之勸誘入道學及內外舍生願換道徒者將與儒士等委是本州州學教授當職官推行有方提舉學事置司在本州遵承詔旨同共叶力奉行州學內舍生宋瑀願換道學內舍生本人係故翰林學士宋祁之孫已兩預貢舉行藝清修自來留心道學舊有撰到道論十篇乃近撰神霄玉清萬壽宮雅一篇（〔案〕原脫壽字今據宋史畢通鑑諸書補入）謹具繳奏呈御筆宋瑀特與志士仍許赴將來殿試（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亦載宋瑀換道學事云由是長倖以下受賞有差遣與時賓退錄卷一靈素設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讐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周輝清波雜志卷上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藉靈素既陞座首詔太學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爲師友豈有摳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王海陵人歷宰掾分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名于國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困學紀聞卷二十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原註宣政間道教

興行至有號爲女眞者當時以爲先兆宋史王俊義傳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爲人曰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再則以死繼之至逮講所奮幄睦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帳致敬不肯出矣呼曹偉偉罔首俊義日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罹俊義處之恬然）

庚子御筆道徒止許道士及無妻人入學充道士服本服餘服轉帶幅巾其襴衫指揮勿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卯上御寶籙宮傳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上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凡天人降臨事叢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爲大會靈素講經據高座上爲設幄其側靈素所言無殊絕者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閧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畜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治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畢通鑑青衣作青布一飫作一飽而襯作及襯宋史食貨志上崇

（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爲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歲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歷以書所治痊人歲終考其數爲殿最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襴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宮觀寺院養爲童行宣和二年詔居養安濟漏澤可參考元豐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粳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安濟坊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澤園除葬埋依見行條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陳經通鑑載政和七年二月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捷給嘲詼以資媟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從之而又載重和元年九月帝如上清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祿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是則去年已有千道會而此書只載于是年者或亦約舉而言之耳且彼云九月與此云十月不合未知孰是薛應旂通鑑俱是月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陳氏畢氏又云有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戊申承議郎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絛勒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蔡絛訴神文節文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請長神霄祕籙獨臣不願受於是九重始大怒因遣梁師成諭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鳴呼事既羣射謀既盡露臣亦決知得罪矣一日臣兄來宣諭臣父將通延福宮江路徹闔闔門跨城爲復道飛橋人賜箭自此往來無閒君臣相悉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荒野矣臣不勝憤憑亟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賣愛借臣衡不肯出臣兄伺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繫昂盡搜索其筐笥然獨無有於昂遂枷項編管安州臣始勒任朝參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不循分守時落職而怒終不解臣父因賞禍內宴丐入中禁獨拜懇於太上之前臣遂得不死始議與新州俄而置諸光州臣父以爲出則必險殺之因持之久乃俾臣父上章特勒停令侍養遇有陰幸則出避耳（案）原本在十一月今考十一月己酉朔無戊申此必原本誤也十朝綱要係之十月戊申畢氏通鑑同今據以改附十月蓋戊申則三十日也又原注投名請受受謀授臣兄來宣論宣謀軍徽闔闔門作出闔闔門怒終不解解作改賞橘內宴橘作楷始議貶新州始作姑今俱從畢氏訂正之舉通鑑考異引此注而辨之云今按蔡絛之勒停史不著其所以據絛自言如此恐其閒有文過之辭然宋史蔡攸傳云攸以絛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則此事爲其兄所媒孽理或然也）

十一月己酉（案各本史書俱係十一月己酉朔改元）御筆道流入官自一命以上至視品中大夫宜正名辨禮以爲次遷之格而文階近列有館閣之聯亦宜放此定制以待瑰瑋高妙不次拔擢之人今以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同文臣（案臣字原缺據九朝備要補入）中大夫至迪功郎爲道階以侍晨（案原誤養）爲待制以受經同修撰至直閣爲道職道階以年勞遷授道職如文臣隨官帶職之制不限常格授惟其人無則闕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九朝編年備要政和四年置道階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晨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晨同侍制校籍同修撰校經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籙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法）

丙辰中大夫通眞達靈元妙先生林靈素爲沖和殿侍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傳稱林靈素出入所引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死郭彖睽車志云宣和閒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修起遽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眞也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巢夫人來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僕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嗚視喈曰是閒何乃有妖魅氣耶時露臺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師至靈素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苦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丁卯茂德帝姬下嫁蔡鞗（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鞗原誤條今訂正畢氏通鑑云）

（父宗講免見舅姑行盟贖之禮詔不允）

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事翟栖筠奏王安石參酌古今篆隸而爲之說此造道之指南而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者知究其義而至於形畫則或略而不講從俗就簡轉易偏旁傳習既殊漸失本眞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有不辨而今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可勝舉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甚可歎也云云願詔儒臣重加條定去其訛謬存其至當一以王安石字說爲正分次部類號爲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太學官集衆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實錄有此但刪去以王安石字說爲正等語殊失事實今取初草元奏稍增入之案通考引晁公武讀書志字說二十卷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閒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王氏之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隷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人之能爲而許愼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愼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爲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略別之以爲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遠未易盡通又更篆隷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愼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爲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閎然起而交詆誠不爲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丁丑御筆先王服制方圓俯仰大小形色悉有象法自周之衰禮文殘闕無復制度因時從容寖以胡服施于朝廷稽古驗今適追先志不可不革可令禮制局先自冠服討論以聞適今之宜倣古之意當力行之以革千歲之習其見服韡先次廢罷改用履（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東都事略丙子日詔宋史輿服志五亦載此詔不繫月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朔改元大赦案十朝綱要十一月己酉朔旦冬至大赦是歲改元三朝北盟會編宋史本紀薛氏畢氏通鑑俱作己酉朔改元惟陳通鑑失載其事通考卷二百八十四象緯考以爲是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如李大

又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謗士敢忠而憸人乃誣陛下加以誣謗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官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臣謂啟燕雲之役異時唇亡齒寒狼子野心必伺吾隙而逞其所欲矣時謂其首沮大義請置諸法上以言路久塞宜導以賞與補承務郎案三朝北盟會編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乞寢燕雲等事書曰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草澤臣安堯臣謹昧死裁書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商高宗嘗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歎息以爲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察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媒於宴安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謇諤之士冒昧自蹈戚故愚忠而憸人欲杜塞言將竊弄威福乃嘗試陛下加以誣謗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久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斥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忠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以前車爲戒陛下復何賴焉臣愚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

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儆使上冐天威必罰無赦臣雖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有外懼無內憂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來服無道未必不來聖人以一身寄於巍巍之上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安危之機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則有天下國家者必固本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禦之不失徒使爲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主平內也昔王郁說契丹入塞以奉晉兵定人皆以爲後患可不鑒哉古者夷狄變在內不在外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旁情郎剪減其患不及中原泰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發而不爲之懼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甚可懼也陛下亦慮之乎厭今天下之勢危如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衆臣竭生靈之膏血欲奉灑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此皆北所同憂也且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既併六國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教民死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彊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并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此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壁陳宣帝續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東日蹙力殫財竭旋爲隋氏所滅隋煬帝負其富彊之資志逞無厭之欲須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端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民邛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勢雖未至於禍敗然不免有中材庸主之議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論加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戎遠東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役於異域數十萬人幽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窮兵貪地好功勤遠罔守持盈之道不斷勞民之弊執苦周宣中興玁狁爲害追至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敝中國怨遠夷也故享國日久詩人詠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與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入盜邊令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

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衆俗阜臧宮馬武請殄匈奴報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保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體者乎歷觀前世遠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壽蓋四表秦疾兆雄未舊不由好大喜功禍內事外者也昔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侯而外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種類乖殊習俗論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險阻之佩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咎內以事外故也樊噲請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擅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匡衡劾其矯制而顯命郝臺至斬默喂舁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服賓抑有出矣是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聖王制禦夷狄之常道也在昔東胡避李牧北虜憚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哉此四人者皆明習兩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僥倖一時爲國生事輿造邊隙邦憲其在夫何患云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胄總熊羆之取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二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匈奴大舉來寇不得已而與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遂巡引兵兩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德之親監懸代君臣之夫社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嗔盜忠義智勇之人如孫都者使守險塞而嚴軍高壘毋戰閑闕撫險荷戈而守之無使夷狄乘開何隙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保生靈豈不趙歟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君臣之心非不鉅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馭之故終至委靡領歡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傳口衛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虜出入臥內靡開朝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密移況隆以高爵分以學祿加之以信任以貪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鑒前世之弊務行劉削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徒使供門戶掃除之役賓元以後員數倍附祿廉從優成平中洛苑使秦翰雷有終因後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思州刺史自後劉保信等初無纖毫之功咸啟僥倖之心乃舉援前史遂皆遙領團練刺史議者否之以明道制命出於韓倔威福假於宦寺斜

封墨敕授之匪人委用漸大茲風一扇先朝之典制盡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腰金拖紫充滿朝廷慮富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總威之決議中禁蔽九重之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詔訣權心曲媚營求者則舉而登用勵匪躬之操直清忤意者則旋見排斥以致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大都親族布滿丹陛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富侔天子嬙嬖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備擬後宮狗馬飾彤文土木被縵肆更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累封爵位極矣田園廣矣金紛益矣奴婢官矣搢紳士大夫書出其門矣非役向昉旅廷示巷之職閣縉房闕之任也皇綱何由而振職是以賢才嘆薦志士窮棲莫此爲甚昔人謂宦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聰請以議國之大者童貫而論之臣謹按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師陜右已爾歲譔專以欺君罔上爲心虛立城告宦奏邊捷以爲已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竄責官爵超選除授紊亂典常有自遐調不由薦舉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得防闔者有族逐田里不應甄敘而擢登清禁者有託儒爲姦價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或陵德鮮譏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塵擁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養驕恃勢不知古今徒以門高閥閱搖尾乞憐僥倖請託而立登要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廉寡恥之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戰士躬冒矢石傷有金帛之賜死有喪賂之榮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傷戰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賞罰不明兵氣委靡凱還未久書品已崇庖人敗卒掃門執類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勁卒貫盡選爲親兵實自腐也方戰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意果安在此天下所共臧而陛下恬然不語也貫爲將陣每得內帑金帛以濟軍需悉充私藏乃立軍朝之法取償於州縣依勢作威倚法肆貪暴賦橫斂民不堪命將士爲之解體貫方且意氣洋洋自爲得計兒舀悖然臺諫之臣聞有劉毅不回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及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言而敢歸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將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共倡北伐之議經營既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積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莫居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必與以自全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亦子齊血不爲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茲毒蠹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疾亦深矣昔人謂剝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寒之臣愚深恐無恆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思不肖之心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況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積怨氣天心憫焉非朝廷福也劉蕡謂自古宦者貨軍敢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之唐史雖愚夫莫之或非陛下儻後游不斷異時禍稔蕭牆姦生韓幘追悔何及伏願陛下讀天日之明塞陰邪之路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歸除之役使安其分可也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爾陛下何苦曬之此臣愚所不讓也恭惟陛下以社稷爲心生靈爲念思禍患於未萌之機戒其所當戒更其所當吏斷自宸衷決而行之無恤邪論之紛紛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祿沐浴陛下膏澤久矣當此之時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臣輒吐狂直上觸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戮蓋痛紀綱之壞哀生靈之困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已者不論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全歌之欲加讒黜幾鄭公諫曰古者立謗木欲其撻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否咨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敢帝從皆勞遣之令臣倦倦非塗陛下之勞遺願陛下咨其所陳撫其贊而行之使納諫之君不獨專美於前代臣于之至願也惟陛下勢之嗚呼犯顏逆鱗者人臣之盡忠廣寬兼聽者聖人之盛德臣之所以自愛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慮臣宜如何焉顯少緩天誅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偷或不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惟也臣無任昧死俯伏聽命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九月一十九日戊午聖旨將安堯臣書送尚書省衆議以閣十一月十三日辛酉安堯臣上書頗有可採除承務郎是日御批云比緣大臣諫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既陳歷代興衰之跡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忍寘之典刑議加爵賞敘論未允朕獨何私契勘安堯臣崇寧四年已嘗許用安惇遺表恩澤奏補因惇責降遂寢不行令惇雖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澤合吏部檢元狀先夾補堯臣尚書吏部恭奉御筆比緣大臣云云至補堯臣本部尋檢到崇寧四年七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故特進安惇妻清河郡夫人張氏陳乞補堯臣狀詳覆遣依御筆範行故追復正奉大夫安惇遺表恩澤與親姪堯臣文資右擬補承務郎惇廣安軍人在哲宗朝爲樞密使主上即位之初其于郊嘗指斥乘輿有不欲立上之語後爲族人所告救令合州根治既得其實郊乃棄市惇去十官至是復正奉大夫玉照新志云此蘇爲王處厚之姬孫堯臣上

十二月（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云十二月戊寅朔復京西袁監）己卯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宜復舊名圜象徽調閣仍

舊狂人指王仔昔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又卷百二十八原注仔昔始寓蔡京第後居上清寶籙宮已而宮人有爲道士亦居寶籙宮者以蠢疑似事發因逐仔昔于城外東太一宮又云仔昔性傲上初待以客禮故仔昔視宦官若奴僕又欲使京道士皆師己及林靈素出仔昔寵遂衰眾乃使道士孫密告仔昔不遜語下開封府獄死擠仔昔者宦官馮浩尤力此據蔡絛史補及叢談斬入條謂仔昔死在政和七年按宣和元年十二月二日乃復九鼎舊名指仔昔爲任人則仔昔誅死當在重和元年今因復鼎名附見其事）

庚辰禮制局奉詔易韡爲履履有絇繶純綦（〔案〕純原誤紙今據宋史通考訂正）請倣古制皆隨服之色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輿服志五載禮制局奏履有絇繶純綦古者爲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爲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詔以明年正旦改用）

丙申御筆莊周列禦寇所著書與太上眞經並行方之孔門不在孟軻楊雄下其令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司議所以褒顯之設像並配太上祠（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庚子禮制局奏履隨其服色而武臣服色一等當議差別詔文武大臣以上具四飾朝請郎武功郎以下去繶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去繶純（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輿服志五亦載此條不繫月日又云當時議者以舄不當用之中國實廢釋氏之漸云）

壬寅御製明堂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御筆道士簡格褐衣銀木紫衣者木或槐木師號以上象牙（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丁未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竄名參詳與轉一秩焉（此據岳珂程史卷五補入〔案〕程史云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閒以詩篇進益隆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又云後既坐誅其所自爲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觀爲與無收拾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置裕民局〔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係己丑日九朝編年備要云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科斂折變支用坐倉之爲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爲詳定官于是用事者恐其過有裁損不便之矣時京復行夾錫錢于中州處仁言錫錢但可行于闕陝耳京怒其不附己欲去之風侍御史張後劾處仁罷出知楊州而局亦尋罷宋史徐處仁傳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抵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楊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又考十朝綱要罷裕民局在宣和元年正月辛亥日）

（又女眞阿骨打稱帝女眞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眞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郎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有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遣使備袞冕冊爲東懷皇帝〔案〕九朝編年備要又云朴勸阿骨打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爲自此可無患矣請許之天祚遂遣使備袞冕之服冊阿骨打爲東懷皇帝阿骨打召楊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酋爲請乃解尙人笞百餘尋遣使要其將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眞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契丹國志曰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眞顯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三朝北盟會編曰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祕書郎說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爲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非千乘不能比者諸部兵眾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冊帝號封諸蕃傳檄嚮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隔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遼國之民建萬世之鐵基與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稱如發矣大王如何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爲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阿赤阻爲國號阿赤祖女眞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稱遼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王爲姓以旻爲名金太祖實錄曰太祖先爲完顏部人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爲國號鑌鐵雖堅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爲珍實自今本國可號大金畢通鑑載是年正月金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遂遣使如遼丁亥遼遣耶律努克等如金議和以蕭奉先等言許之可以稱兵故也考異云〔案〕金史太祖紀不書遣使求封冊蓋醜其事而隱之也今據遼史天祚紀修入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八　新昌陳謨輯注

徽宗

宣和元年（案宋朝事實以是年爲重和二年三朝北盟會編以三月丁未改元前爲重和二年改元後爲宣和元年）正月（案宋史本紀云正月戊申朔日下有五色雲四史朔閏考朔日同）乙卯手詔應寺院屋宇田產常住一切如舊永不改革有敢議者以違御筆論其服飾其名稱其禮其言並改從中國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之號（案士上原脫大字今據續通鑑九朝備要薛應旂畢沅通鑑補入）僧稱德士寺爲宮院爲觀即住持之人爲知宮觀事不廢其教不害其禮而已言念四方萬里之遙其徒之衆不悉茲意可令每路監司一員聽其事郡守僚佐召集播告咸使知之（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爲宮院爲觀尋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明年詔復舊）御筆天下僧尼已改宮觀其銅鈸銅像塔等按先天紀鈸乃黃帝戰蚩尤之兵器胡人之凶具中國自不合用可通行天下應僧尼寺院并士庶之家于逐路已改宮觀監司處限十日送納不得隱匿毀棄類聚斤重具數奏聞（紀事本末卷同上案銅鈸銅像據庚申日詔作鐃鈸佛像通考經籍考神仙家先天記三十六卷晁氏曰皇朝王欽若集　聖祖趙諱郎軒轅皇帝也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黃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紀御製序冠其首）御筆僧已降詔改爲德士所有僧錄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隸屬道德院蔡攸通行提舉天下州府僧正司可並爲德士司（紀事本末卷同上案困學紀聞卷二十北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爲德士其相反如此趙與時賓退錄上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誠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鬬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逐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開寶寺前令衆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費衮梁谿漫志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竊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變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儻得同心而向道便更合掌而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宋史程振傳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它日爲欽宗道之徽宗寤頻欲去健美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業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倖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陳桱薛應旂通鑑俱云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云云又宋史紀宣和二年九月復德士爲僧）

丁巳女眞李善慶散都勃達入國門館於寶相院（案散都北盟會編作小散多都騎）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議事補善慶修武郎散都從義郎勃達秉義郎給全俸居十餘日遣朝議大夫直祕閣趙有開武義大夫馬政忠翊郎王瓌（案北盟會編作忠訓郎畢通鑑亦作忠翊郎）充使副齎詔書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案北盟會編三月十八日甲子事）瓌師中子也初議報阿骨打議（案下議字九朝備要畢沅通鑑俱作儀是也此當誤）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眞之酋（案酋原誤首據續通鑑九朝備要北盟會編畢通鑑改）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屬何必過爲尊崇止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擇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會河北奏得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眞爲東懷王（案東懷王北盟會編作東懷國王續資治通鑑九朝備要作東懷皇帝）且妄言女眞常祈契丹修好詐以其表聞乃詔馬政等

勿行止差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女眞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趙良嗣欲用國書而有開曰女眞之酋止節度使用詔足矣有開至登州而死會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眞爲東懷皇帝矣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責以中輟留半年始遣歸語之曰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訣難從也汪藻謀夏錄楊朴旣爲女眞建號因說曰自古英雄開國須受禪或求大國封冊天慶八年入月阿骨打遂遣人契丹求封冊其事有十徵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路九也送還女眞阿骨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爲自此無患遂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泥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冊封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慶問使副衛尉少卿劉退充管押禮物使將作少監陽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袞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女眞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冊文曰朕對天地之閎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重任宵衣爲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愼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巨浸材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緒碧雲袤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籍疇不推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哉鳴呼義敦友睦地列疊睐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鼎物戒只敬只式孚於休以大聖大明犯阿保機號故爲至聖至明而已餘悉從之十二月至金國阿骨打召楊朴高慶裔高隨等雜議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東懷國乃書稱小邦懷其德之義文無策爲兄之文如遙芬多識皆非美意形矢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尤輕侮命習泥烈歸易其文契丹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意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酋爲謝乃解人答百餘三月遣習泥烈楊立忠回云冊文圖我我不能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眞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破和議遂已後天祚雖復請相皆不報宋洪皓松漠紀聞女眞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宴遍中京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骨打留之[illegible]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尙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因其使不報薛應旂宋元通鑑三月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己未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併入乙卯日詔畢通鑑同困學紀聞卷二十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爲眞武元枵爲眞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眞經若迎眞奉眞崇眞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曰女冠爲女眞遂爲亂華之兆）

庚申詔已降旨揮鐃鈸佛像等限十日納官可除鐃鈸依已降旨揮佛像並存留依所錫敕號添用冠服徧行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辛酉御筆德士冠並依道流見戴諸色冠樣止不飾日月星辰除有官職者許服阜褫紫道服執牙簡餘已有紫衣人並紫道服褐衣改銀褐道服皆木簡並稱姓氏舊有師號者仍舊在京自三月一日依此外州軍候指揮到日限一季改易（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御筆寺院已改爲宮觀諸陵佛寺改爲明眞宮臣庶墳寺改兩字下用黃籙院自合設禮合掌和南不審並改作拏拳稽首賜天尊服仍改塑菩薩羅漢並改道服冠簪佛封大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士泗洲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傅大士封應化大士（（案）傳元謨傳）初祖達摩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靈大士（（案）靈大士恐有脫誤）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速覺封全德大士經文合改佛

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修善銅像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爲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進疏度牒並改作披戴爲德士（紀事本末卷同上案宋史王衣傳爲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以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竟害風教寶流之停衣官費袞梁谿漫志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妙直以爲游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加天苦嬖倘復令荊我舊冠巾舊說頓蛤逢蝶贏異時蚓蝶夢莊周世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卻自由德士舊尚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譙不被名謾衲子舒紛儀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齋盤簽銅形輩異還我從前一邑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舊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敎從來處處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政和閒林靈素主張道敎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耳臨川饒德操時棄儒爲僧作德士頌四首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意取問羅師詩云閒攜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庵又以自號陳瑩中有詩寄之曰舊時讀措大今日壁頭陀爲問安心法釋儒較幾何）

乙丑改湟州爲樂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案湟州屬秦鳳路舊邈州城宋史地理志云大觀三年加湟州嚮德軍節度宣和元年改樂州文獻通考宋朝事實並同樂州畢氏通鑑作湟州）

戊辰尚書省言改易佛菩薩羅漢等像及經文旨揮乞權且罷詔改易止爲今後又申明行下尋詔別聽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壬申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尚猶未加封爵可封比應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政和八年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尚未加封爵可封作應眞）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奏聞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眞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上聞之不樂案太平治迹統類元年六月高麗來求醫上命擇二醫往歲餘方遣歸九朝編年備要後三年遣使往聘欲促其其事高麗

雖恭順終不得其要領而歸）●

（又以余深爲太宰王黼少宰初上訴大臣以取遼之策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左司倪壽且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安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論以爲後患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案王黼除少宰制曰北辰居所而衆星拱道莫尚於無爲列生好要而百事詳衛異先於論相天實生於頌輔世方賴於眞儒用酌師虞延登挨席肆郎治廷之大豈字詔號之嚴具官某直諒而粹夷闕深而博遠學通千載而會歸於道德之要議造虜啟而勤合於埋義之方遷論明議允矣佐王之略高文大策傑然述古之英國之光鄰予有疏附贊自左綱之峻丞升右肖之崇教天之命惟時幾益器同責之助役志於享無夷侮聿多藝采之動豈惜岩賢相而物和茲乃百姓足而君足三台之階兩剛時當齊色之占南山之石嚴嚴爰屬乘鈞之望惟荷資粥若時登庸其遂相于無以易汝俾陟宰司之直兼韓政本之繁懋官超彝典之常賜位踐文階之冠申加多邑併衍眞程於幾尹易賢偈而克享天心高宗得說而成仰朕德相與之妙於今可師劃書垂告戒之言有嘉謀則順於外而史述彌綸之用持嚴美以效之君故四方其訓以無黃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往資予翼式副民瞻東都事略本紀丁巳日余深太宰兼門下侍郎王黼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宋史本紀係之戊午日十朝綱要同畢氏通鑑從之考異云編錄作丁巳今從宋史表又考三朝北盟會編載政和八年四月太宰鄭居中奏乞守盟誓罷遣女眞人使事又於朝堂責蔡京曰朝廷欲遣使入女眞軍前議事夾攻大遼出自李京詔欲快己意公爲首台國之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蘇迨至編誠非廟算且在昔章聖皇帝與大遼昭聖立誓事今幾二百年兵不議刃眞不加役雖漢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遼與此舉且兵者不祥之器勢不後已郎可誓用昔景德中遼人舉國來冠眞宗用宰相寇準之策親征後遣使議和自此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九年及慶曆中契丹衆兵境上以求關南地爲名仁宗用富弼報聘增幣觀眞宗仁宗意不欲動兵恐害生靈堅守誓約至今一百七十四年四方無使今若導主上棄約復燕恐天怒夷怨切在熟慮無遼遣悔事繫宗廟豈可輕議又況用兵之道將負不常苟或心勝則府庫之於協貧編戶困於俱役嘗國害民莫過此也脫或不勝則患害不測京曰上歷歲幣五十戡疋兩故有此意居中曰歲幣五十萬疋兩比之漢世和軍于歲前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則今與之幣末爲失策又後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和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且前古帝王豈忍

中國之富塡於盧山之壑委於很望之北哉蓋聖人重惜民生之本也載在史策非妄言也京曰上意已決豈可沮予居中曰使百萬生靈所以塗地公實使之未知公異日何如也遂作色而起又載知樞密院事鄭洵武上書乞守信罷兵保境息民引鄭洵武家傳曰時上意感動欲興師蔡京謀復燕京洵武屢折之而蔡京密啟於上不令洵武預議洵武乃約童貫到樞密院具以利害曉之貫反說洵武曰樞密在上前且承當取商量也商量得十來年襄不要相拗官家上方有意相公知此說話恐爲世人所奪語已而笑洵武知京貫之意遂請間曰力陳宗社之計請以上意令京條對又上奏曰雍熙中嘗有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南陽聞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而還因出趙普疏本與曹潘傳進讀曰陛下審觀今日議政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孰如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略彬美之爲將百戰百勝征伐四方而獨於燕雲乃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之何以令吾民告敵國乎誠恐兵革一動中國民蟲草木皆不得休息矣上大寤翌日語京曰北事休敝祖宗誓盟違之不祥京色變其議遂寢契丹既衰宰相王黼復爲兼弱攻昧之言以動上心洵武復從容爲上言日自西方用兵禁旅減耗近差郊祀立仗人不能足數使天下常如今日治安固無可言設有風塵之警可爲寒心上爲之動容因勸上宜保境息民謹備自治無啟邊爭王黼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亡固存也方今非獨兵勢如此而有財用匱之民力彫敵人皆知之無敢言者臣今取諸路廉訪使者所奏去年兵食實數作旁通冊願陛下置之御座暗賜御覽則天下虛實可知且與強女眞爲鄰孰若與弱契丹乎議復中止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政和末知雄州和詵奏契丹爲發燕雲之兵燕民亦叛有董龐兒者卒衆爲劇寇契丹不能制蔡京時領三省事僥倖一切之功遂招寵兒許以燕地王之寵兒上表自號扶宋破虜大將軍董才後歸朝賜姓名趙詡者是也乞遣兵爲援期敗中國故地京大喜乃更戍朔方陝右之兵命江外州軍製袍帶欲以冠帶新民鄭洵武子常知樞密院爲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虜之言而欲敗百年之盟不可京不聽是時童貫以太師樞密院絕邊事洵武又爲貫言西北虜勢強弱不同度我之力能制彼乎恐兵連禍結卒無已時貫亦不聽洵武乃疏伐燕利害二十七條名曰北伐問目皆有往其一云出師之名往云恃此盟誓百年不見兵革絕之必有名以令吾民以告敵國餘類此又錄趙普諫太宗北征疏以奏皇上願嘉納北議爲之綴至宣和初竟出師矣董才者易州淶水人少貧賤沉雄果敢號董龐兒募鄉兵與女眞戰敗績主將欲斬之才亡命山谷遂爲盜剽掠州縣衆至千人契丹患

其殘賊才諭飛狐靈邱入雲應武朔斬牛欄監軍函其首來獻政和七年岢嵐軍解潛招之并其黨以之其表有云受之則全君臣之大義不受則生胡越斷異心上召見董才陳契丹可取之狀甚切賜姓趙名詡九朝編年備要云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懼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勿取女眞即強吾不免事之中原故地恐非復我有于是上向其言東都事略鄭居中傳居中謂兵稱不可結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與攸黼輩同受燕山之契何哉於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居中謂之具臣可也倪濤傳倪濤字巨濟廣陵軍人博學能文有渠履舉進士累官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濤獨云云罷監朝城縣酒稅再論茶陵吉船陽有詩文號雲陵集通考玉谿集二十二卷陳氏曰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濟與其父始從居廣德濤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誦言其非以沮軍罷論傳州茶陵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志其墓曾吉文爲作集序

又知湖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案九朝編年備要葛勝仲顯謨閣待制又宋史葛勝仲傳知湖州時羣盜縱橫督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飢發官廩賑之民賴以濟又通考丹陽集四十二卷後集四十二卷陳氏曰顯謨閣待制江陰葛勝仲魯卿撰紹聖四年進士元符三年詞科洪慶善序其文有所謂絕郭天信拒朱勔忤盛章而怒李彥者蓋其平生出處之略也再知湖州後遂家焉孫鴻慶序略曰公中宏詞第一時天子輒瑞應蒐講羸文報禮上下西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交譽屢還擢大司成遂躋法從

又時諜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登科爲畫學王黼薦堯臣使勇繪天祚象以歸且云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并圖其山川險易以進上大喜擢堯臣爲右司燕雲之役遂決原注啟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調北方亦可國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徽宗如之何而不喜亡豈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爲金人所笑遂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案九朝編年備要云既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堯臣復遷至侍御史

又躬耕籍田案東都事略是年二月庚辰詔行藉田改元九朝編年備要係之正月不云何日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係乙亥玉海卷七十六所載與宋史月日同注云會要二年二月詔曰歲二月己亥躬耕耤田當考則與此異

（又二月朔改元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丑朔宋史東都事略本紀十朝綱要俱云庚辰改元庚辰則初四日宋朝事實二月三日改宣和元年　武英殿原校云宋史重和二年二月庚辰改元考是年正月戊申朔則庚辰爲三月三日原本誤作三月一日今改正然據此書係二月朔改元亦與宋朝事實原本作一日同也陳畢通鑑失載是月改元又考九朝編年備要云上之改元重和也右丞范致虛言此號契丹嘗偁之蓋虜先有重熙年後主名隆禧其國中因避而稱重和遂復改焉宋史本紀云易宣和殿爲保和殿楓窗小牘卷上云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蕭巋離合後周宣政爲宇文亡日同）

（又三月皇后親蠶詔建蠶宮蠶殿案九朝編年備要云親蠶於延福殿又云政和初詔建蠶宮親蠶殿以無斁爲名紀事載建宮殿之詔在政和閒是時宮殿已成始行親蠶禮疑此書誤譌詔建二字也東都事略亦但云是月皇后親蠶不言詔建宮殿宋史本紀云甲戌皇后親蠶玉海卷七十七云政和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度地作公桑蠶室其親蠶殿名曰無斁宣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后親蠶於延福宮注云築採桑壇繭館織室服用鞠衣）

（又童貫遣劉法進兵攻統安城法以爲不利貫迫之而行士卒陷沒者二十萬案宋史本紀己未劉法敗歿震武軍受圍十朝綱要三月童貫逼熙河路經略使劉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出塞至統安城爲賊伏兵所擊法死之士卒陷沒者十萬賊勢益張乙丑遂進圍震武軍九朝編年備要云貫更以捷聞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不敢言陳桱薛應旂通鑑俱云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强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中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蛇守兵見追之急墜崖折足爲一別驍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法名將既死諸軍悔懼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閒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矣）

（又夏人寇邊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案震威軍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俱同宋史本紀十朝綱要陳薛通鑑作震武軍畢通鑑作靈武軍宋史本紀云四月庚寅平其三城五月丙辰敗夏人于震武地理志震武城政和六年建築古骨龍城後改爲震武軍東都事略本紀云重和元年正月庚戌童貫帥師與夏人戰於劉牛城我師敗績熙河帥劉法死之西夏傳亦云重和元年貫出師收劉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法戰歿貫以种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關取永和砦割路砦鳴沙會大敗夏人而還今此事實在宣和元年而東都事略乃係之重和元年恐誤也又何灌傳云童貫自歷原謀西入賊兵大集統安灌率諸將擣虛直取之會劉法敗統安陷于虜賊圍震武灌解圍猶生逗留罷知州事种師道傳云以都統制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踏兩城而遣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宋史劉鈐傳劉法死夏人攻震武鈐轄師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十朝綱要云夏人久圍震武童貫至熙州調涇原秦鳳兩路兵往援又檄隴右同都護辛叔詹熙河統制何灌選精鋭直趨震武又命蘭州兵深入取水波蓋朱朴龍三城賊聞救兵大集丁巳解圍去）

（又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案遼史不書金史與宋史同九朝編年備要又云赦陝西河北十朝綱要載

三月己巳手詔日食定數之常今太史奏正陽之月日當食宜令有司檢具故實以聞四月丙子朔日食不云曲赦惟己亥日載曲赦陝西河東兩路恐亦不因日食故也）

五月（案宋史本紀作五月丙午朔四史朔閏考同）庚戌詔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已賜田產房廊道業並劄付本宮掌守置歷支用更不隸州縣掌管所有前後已降指揮更不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食貨志政和七年詔內外宮觀舍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

丁巳御筆手詔釋氏改服異名盡從華俗不廢其教翕然成風然習之者不知道妙未稱一道德同風俗之意今後應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其德士宮觀知副以上職掌有闕非試中人不在選舉差補之限其德童遇試經撥放並習混元道德或靈寶度人一經庶人無

殊習道通爲一以副勸與之盛（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開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奐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覩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辭析之自天眞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至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僊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開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諸贊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贊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教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累之法不可彌記云自上古皇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眞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也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眞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眞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等八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儀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由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靡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通考經籍考神仙家度人經三卷晁氏曰元始天尊說唐志有其目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略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爲籙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祕道授諸仙謂之開劫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授其道者斷至長生或白日昇天其學有授籙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祝以播治鬼神服餌以爲癈齋至於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鍊變化之術其類甚眾及萬世寇謙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藏于世富賓者多或焉然通人皆疑之宋朝修道藏其六部三百一十一帙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絕不類今於其開取自古書目所載者錄之又蘊而爲二凡其說出於神仙者雖題曰老子黃帝亦皆附於此不以名亂實也若大容成之術雖收於款輩者以觴紳先生難言之特剖去不錄困學紀聞卷二十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士皇之號可笑之深集證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漢延康眇眇億劫混沌之中冥洋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上陽子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天境劫號龍漢南方得三氣以分天境劫號赤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境劫號上皇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劫號延康北方得九氣以分天境劫號開皇東坡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皇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屬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戊午御筆（〔案〕原脫御字今補入）禁以二月十五日眞元節集眾爲金仙涅槃會（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都城水高十餘丈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床榻睹若大犬蹲其旁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遂爲作坊兵眾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蒼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觀星皆若冪絳紗方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日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爲多自西北俄又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乃止〔案〕東都事略本紀趙與時賓退錄俱云三月京師大水九朝編年備要宋史本紀五月丙午朔有物如龍形見京師民家是月大水犯都城西北有赤氣亘天十朝綱要亦係之五月俱無三月大水事宋史五行志載西北赤氣數十道犯紫宮北斗係之四月丙子夜九朝編年備要云水之作也宰相相率出郭觀之水巳破汴隄諸內侍以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上憂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治之或請決汴南河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詔府界監司募人決水下流遂由城北五丈河以洩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六十載未或有變今城面巨浸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警擁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處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災非易禦必有消弭之策望陛下斷自宸衷詔廷臣各具所見而採行其說濟危圖安以答天戒又乞直前奏事庶盡狂瞽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災異忠言議論未始不求豈假天災然後降詔綱挾姦賣直送吏部與監當尋又降一官與遠小處時上命唐恪治水恪即日乘小舟窮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未幾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社獲安卿之功也恪懷出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漸警告陛下乎願垂意於堅臣鄰違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上嘉納之宋史五行志十四云水犯都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井皆渾宣和殿後井水溢蓋水信也至是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隄殺其勢城南居民家墓俱被浸遂壞藉田親耕之稼水至益猛直冒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渠渠將溢於是募人決

下流由城門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濼乃平明李濂汴京遺蹟載李綱論都城積水爲害疏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舉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己以宗廟社稷之靈特雜樸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眾謀之時而羣臣竭智效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眾智協眾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待陛下天地父毋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衛國家之急輒有己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陛下聖慈降旨闕門許臣來日因侍立失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意之萬一宣和元年六月上時爲起居郎又載李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數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蠢孤立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遏浸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毋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眾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咨否之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擾遠邇震驚仰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算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已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謀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脩省不可忽也臣愚戇不揆輒復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接連城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覩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衝意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

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壁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倚蓄謀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為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防以為之阻也為今之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築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寫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虞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為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偷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嚮隄防日險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纔百餘步去冬危亦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可不為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則請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用敢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自沙蕩中牟追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澆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計數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祭麋遺乏迫今未復今畿甸秀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調吏凡營繕工役花石惻遐有可省者悉令所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倚足然後惟陛下之藏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為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為兵民之衛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眾歲以侵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蜀東南六路籌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顧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先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羅乾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如祖宗舊須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此懷懷也養兵足國莫是為急臣所請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與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宣和元年八月上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九　新昌陳　讀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

徽宗

宣和元年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丙子朔）戊寅呼慶等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及黏罕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不當行牒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告終（案原本誤苦終今據北盟會編訂正）因遣慶與貴朝使人同行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故權令登州移文奔走前來非有他故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即朝廷定別遣使人共議阿骨打不聽遂拘留呼慶凡六月呼慶數見阿骨打執其前說再三辨論紛拏累日阿骨打尋與黏罕兀室議復遣呼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家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人報

聘請欲交鄰耳既聞使回不以書來而以詔詔我此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此尤非禮足見翻悔本欲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也且遼主前日遣使來欲冊吾爲東懷國者蓋我家未與爾家通好時常遣使人求遼主令冊吾爲帝取其鹵簿使人未歸汝家始通好後既諾汝家而遼主使人冊吾爲東懷國立我爲至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念與汝家已通好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汝可速歸爲我言其所以阿骨打遣起翌日呼慶辭歸持其書來云契丹脩好不成請別遣使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契丹國志載天慶八年即宋重和元年秋女眞破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眞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畢氏通鑑攷異云金史太祖紀天輔三年六月書宋使馬政及其子宏來聘宏即擴聲之謂也案先是馬政已報行獨呼慶至耳金史誤書今不取）

甲申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眞君列禦寇爲致虛觀妙眞君（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陳氏薛氏畢氏通鑑云仍行冊命配亨混元皇帝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人納欵詔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橫山諸族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欵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此未有也（案）宋史本紀係六月己亥日十朝綱要係六月己卯日九朝編年備要云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帳強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慶歷閒姚嗣宗首發收橫山之議范仲淹用之既而元昊納欵元豐中种諤亦以爲言故與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李憲之門欲承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欵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不受貫莫能屈但嚴迫館伴使強之去及境遂棄之延安師取以上貫始大沮祖宗法屬羌不授漢官有功只于番官上遷轉而俸祿不甚增弓箭有定土而得保其鄉里憤慕禁軍逃七箭蹂變而不敎遊難至童貫爲宣撫引屬戶至有爲節民使者舊弓前手皆徒居新邊禁軍逃亡者許改制別軍又擇諸路精兵制勝捷軍以自衛夏人納欵而邊備因法自貫壞矣薛應旂通鑑云夏人之納欵也童貫因開右既困實諷之使來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留但追館伴羅之使持遣及境棄之道中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六且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自王厚老一百九十四崇寧二年先事於靑唐三年夏城鄯善以爲西寧州冬誘僞王子趙懷德降獻欵關下大觀二年政溪哥城以爲績石軍收青藏川以爲洮州政和六年築震武軍德威城鎮安城七年築制戎城宣和元年舉國來宼上用不殺乾順欵塞請命有詔班師凡平靑唐生番全國建州四軍一關一城六寨十堡十二收復夏國地數千里築取一城七察五堡壘二十四繼遷盜靈武歲在壬寅令歲復壬貢適百有二十年夷狄之數極矣命于失中幾定功繼伐碑御筆賜名宋史劉諭傳夏人來言頓衲欵謝阜皆以爲詐辭用兵與累年中國尚不支況小邦乎彼雖新勝其眾亦疲懼吾再舉故欵附以圖自安此

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請會兵乘之帥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帥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為汝請毋若異時遂歲幣軼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七月乙巳朔）丙辰御筆蔡條向緣狂率廢黜幾年蔡京元老勳在王室未忍終棄可特與敘舊官外與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敘不以法乞賜寢罷詔候過大禮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容齋續筆卷四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置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充州陞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匿詳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八月乙亥朔）丙戌御製御書神霄玉清萬壽宮記其略曰蓋嘗參道家之說獨觀希美之妙欽惟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體道之妙立乎萬世上統御神霄監觀萬國無疆之休雖眇躬是荷而下民之命實神明所司乃詔天下建玉清萬壽宮以嚴奉祀自京師始以致崇極以示訓化累年于茲誠忱感格高厚溥臨屬者三元八節按沖科啟淨供風馬雲車來顧來享震電交舉神光燭天羣仙翼然浮空而來或擲寶劍或灑玉篇駭聽奪目追參化元卿士大夫侍衛之臣悉見悉聞嘆未之有咸有紀述著之簡編嗚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帝君之所以眷命孚佑者自三皇以還數千年絕道之後乃復見於今日可謂盛矣仍令京師神霄玉清萬壽

宮刻記於碑以碑本賜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無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亡名氏宣和遺事政和三年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為執儀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即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鄉還見人物否攸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陳桱通鑑亦載此事并又云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眞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宣和遺事又載政和四年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順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復鈔旁定帖錢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貿鬻輸納賴官為之據官司以利其入遂有所謂鈔旁定帖錢至是諸路爭為應奉花木事轉運李融請復其法然息不過得利三分而朝廷許之〔案〕治迹統類云時監法已壞王甫命州縣設限立額給鈔數給與一戶如一戶給十鈔其后遂至計

口而給家至戶擾雖嬰兒不免通考神宗元豐時令民有交易則官為之據因收其息徽宗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涉苛細罷之政和中應奉事起乃復行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淅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糴本宋史食貨志上宣和元年以左藏庫斛設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鈔考以總其弊九朝編年備要載社言本路所收約數十萬貫以此給應奉自可足用令為蘇杭兩處守臣以御筆拘去兩本司所置花木并御前物色須上項錢庶幾不侵經費從之明年七月詔江浙湖廣福建鈔旁定帖錢並令漕臣拘充糴本錢輒乞撥者以違御筆論靖康初罷之）

九月（〔案〕宋史本紀九月係甲辰朔閏考同）乙卯曲宴保和新殿過玉眞軒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其詞略曰玉眞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眞軒內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人自謂得見安妃矣既而但畫像掛西垣臣卽以詩謝奏曰玉眞軒檻暖如春（案如元誤和據九朝備要改）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須臾中使詔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相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進前再拜敘謝妃拜臣又拜云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宋史本紀係甲辰朔日九朝編年備要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略曰皇帝召臣京臣黼臣俁臣偲臣楷臣貫臣仲忽臣熙載臣攸燕保和新殿臣絛臣儵臣鞗臣行臣徽臣衛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于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酴醾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褰風垂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古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

古博古秘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槃抵玉林新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眞閣凝眞殿殿東崇巖峭壁高百尺林壑茂林倍於昔見過翹翠燕處闈賜茶全眞殿乃出項恭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須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眞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卽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遂與玉眞軒內見安妃且詔臣賡補成篇臣卽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閣于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矣既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卽以詩謝奏曰玉眞軒檻暖如春卽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須臾中使傳旨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于是持瓶注酒俟使以進再坐徽女童去觴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臣奏曰久勸聖躬不敢安上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算上忽憶紹聖養燕口號二句問曰所有作否餘句云何臣曰臣所進也歲久不記上曰朕是時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和閣因問所以告假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果奉清燕哲宗曰蔡承旨有佳句云紅蠖青歷寒食後絮華黃屋太微閣不可不赴臣謝曰臣採筆注思於今二十年陛下語及方省髣髴然不記一字陛下播耶己知臣蓋非今日臣豈勝樂幸上輪指曰二十四年矣臣曰臣左右兩朝老無毫髮報稱上曰屢見哲宗道卿但爲章惇輩沮忌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一日哲宗疑慮默然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爲不可紹述朕思疑之對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宗駭曰是兒大知如此出是劉摯呂大防相鑑不遂紹述自此而始臣曰陛下曲燕而追維紹述非特臣幸天下社稷之幸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殺而已二鼓五籌眾前奏曰請罷始退）

癸亥上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至蔡京第鳴鑾堂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聶山離間事山卽坐絀（案聶山東都事略宋史傳俱云聶昌撫州臨川人也舊名山爲開封尹復爲戶部侍郎山本與王黼善京惡黼山爲謀所以傷之者反爲黼所中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德安府未幾落職提舉太平觀今據是聶山坐絀實由蔡京也蓋聶山兩爲開封尹宣和年先因蔡京而絀靖康年復因王黼而絀傳特詳於彼而略於此耳）京作鳴鑾記以進其略曰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大幸其千載榮遇鳴鑾固卑且家素寠無具

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爲卿從容云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道德院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叙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鞗尙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顧而肯從稚子奉衣挽留而不鄙又曰輕車小輦七影臨幸邸報傳之四方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尙未知因京謝表乃盡鄭攸進見無時便辭趨走或坐抹青經復雜旅儒多道市井淫媟讌浪之語以盡上心事朱氏出入禁省攸加開府子行領殿中監寵信願其父京矣始故嘗藹上曰所謂人主富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上納其言遂微行鄙市妓館酒肆亦皆遊幸正字曹輔言上微行之失編管鄉州政和以後上輕於出入巾裘及衣服獨喜同臣燕寶欲爲期門之事而苑囿皆爲白屋不施五彩多爲村居野店又聚野歐賡泉籌鶴禽鳥數百千蹄跡編滿苑囿宣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川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又名臣言行續錄云曹輔字載德南劍沙縣人宣和初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公爲正字慨然上書翌日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詩大事公曰臣有小大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胡虜起於彰下無乃太峻否曰

小臣言不激切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黼日有是事乎公日茲事里巷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苟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已令吏從公愛詞公操筆日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詞再郊之卒不易其語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旣而獨管補州又亡名氏宜和遷事云曹輔衣云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贈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示愍罰之勇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發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繪干金之子不闕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觀邪傳臣京有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脅臣京爲不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厢宗惜乎陛下一舉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靈念乎近聞有賊臣高依賊臣暢誐乃市井無藉小人一且遺過聖恩巧進佞誤黃盡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聞之坊市宿於娼紳事迹顯然雖欲拚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陛下尊爲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譯聽信匹夫之讒邪寵幸下賤之發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日異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謹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皇帝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蠹惑聖聽衛不念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稍之外豈容他人射睡所以焦心勞恩出與大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爲私行也非爲荒至也臣所顧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侏暢戩竄逐於外親近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藝祖皇帝創造之艱難遠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仕絕遊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責天威自分身齋斧鉞但使陛下幸聽愚臣之諫則臣難死猶生也伏取進止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自覺儆愧特降救將曹正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小官何得僭言朝廷大事輔正色乞之日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勤息輔引蔡京輕車小輦之語爲證時王黼正與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正言編管郴州居住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續奏云曹輔心在愛君言甚疑直陛下不能優容遠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讒言微遊妓館則忠言紹舌不聞於上萬有奸邪叵謝之情陛下悔之親矣徽宗日賴卿忠嘉得聞讓論吾知過矣行將攻之天覽回奏陛下備信徽臣之言痛改前非則如宜王因庭燎之箴而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罷兵宗社之幸也書日惟狂兌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顧陛下念與不念何如耳徽宗退朝後果是不敢徼行出外別宿一宮

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於龍德太一宮設普天大醮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醮筵別製密詞親手焚奏仰惟異禮今昔所無殞首殺身難以仰報云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玉海卷一百載政和八年著寵闕茂之歲太一臨乾維建北太一宮於龍德宮後直都城之西北隅前殿日黃祕次日統元神既殿門日黃秘之門門東設秘殿奉神齋仲冬上辛藏事又卷一百五十八載陸詔之北太一宮記日臣禱惟皇帝陛下修誠忠祀祇奉上眞登秩薦禋昭備典篆乃改和八年戊戌之歲龍德太一宮告成宮直都城之西北隅寶龍潛之舊郞也御慕宸極一新祠庭前殿日黃祕之殿次日統元之殿次日神既之殿門日黃祀之門高眞象設大序分布械宇鬱轉蕢觸飛鶩棲金浮翠蔚致嶠嶼遠而望之辟種佳氣若與慶霄連接上下既成鑾輿幸焉躬執薦告之禮新爲蒼生致福已而數大宥於天下又詔儒臣爲之記而臣淺陋得以筆札待罪辭不漫命謹拜手稽首而言日紫宮深嚴天極當中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太一蓋天地之晟貴者也列宿森拱五情密輔天一犀鋒終旗晻曖都搖左靡橋提右棲陽魂陰總上下承臨爲一爲九稱號臨異冥樞怳惚靡得測知而五福太一者其十種之一也運行有時數夫含有分野直其所臨之方則諸福佐集歲穫民阜兵寇寢息蓋上天宇佑下土以助有天下國家者致福於斯民也我宋之興太宗肇建宮於東郊仁宗復立宮於西郊隨其遷夫以昭奉事逮神考在位則又迎致中都卽都城而立宮焉然則禋宗致福斯民之意概可見矣今陛下嗣服膺統而著雍閣茂之歲太一適臨於乾維是歲天道多在西北元命之辰與王之地適然契合新宮之成眞莫大之慶雁禧繁社是降是集天于萬年于孫千億神靈之應如此其意固可默論矣抑臣嘗謂乘時任數集福於聖躬者太一之福數錫於天下無東西南北之異者陛下也作新館御飭躬修欸意在於均福生民所謂數錫之於天下者是已德意所在雖不待戶曉而人皆知之顧臣爲記以詔萬世亦不故略此抑臣又嘗聞周家文武之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於時歸美之詩日俾爾單厚俾爾多益繼之言文武之事其說以爲文武不自厚而厚下故爲天下所厚不自益而益下故爲天下所益福祿來歸文武固不得而辭之也今陛下承太一貺地其得福祿亦當如天保所賦者臣於此不能復贊其辭矣又王俊記日臣竊惟皇帝陛下以聽明睿智之資撫毅方夏湛恩厚澤春育海廟若大若小罔不受賜其顯者固已措諸政敎以福天下矣至於高眞貴神數佑儲祉豐符穰簡大被於黎元若亦欲欽崇而不意也比者太一適臨乾維揆景相方聿求爽燈用伸館御之嚴厥有遂清吉禱休福所莘之）

（地是爲龍德上意既定有司作圖所工墨師勸力不怠粵政和八年宮告成飛宇承電壁門洞開秘殿中敞大舍序列金碧爭輝像設其嚴肅若威神之在涓日之吉鑾輿臨幸儼恪肅恭精意昭格已而大啟黃秘門俾都人士女咸得肅心注目以祈福釐稚耋蓮塗騈肩以進歡聲協氣充塞穹壤厥惟盛哉有旨命臣爲之記臣以儒學選迹搢紳卌筆待命臣之職也詎敢以燕額爲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惟星經具載天象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太一中居五星環拱是爲天神之尊漢人謂天神尊者太一其佐曰五帝蓋得此也初說者謂貴神有十而尊曰五福還從有常奉四十五歲而一易靈游所直之方祥慶騈集雨暘時敘農扈宴豐民物阜康無或疵癘由是太宗仁祖即東西郊建宮焉神宗迎致中都泰祠益謹三聖述作所以揭虔安靈曲盡其至然建宮乾維實有待於聖時肆真主纂服鑑歎益茲祠事郊醴廟享既肅既祗乃新是宮以篤朱祐眷維是宮昔爲龍潛之藩今爲上真之宇昔爲膺籙受圖之地今爲延祥集祉之宮告成於戊戌實元會之歲也直都城之西北隅寶照臨之方也神謀人事不約而同垂億萬年永集純嘏然臣伏觀皇帝體道觀妙與神爲一爲福爲祉在我而已然則作新殊廷寅奉上真凡以爲民祈福者不得不然也臣愚陋誠不能竊見聖德然嘗讀洪範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臣愚幸親見之又邀輿時賓退錄云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富爲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遂命使宣召是時得一方大郭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宋史張觷傳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觷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觷薦觷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觷嚴毅聳拔意度疑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甚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觷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鬢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觷深語觷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斂容問計觷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因即其所知以楊時薦於是名時陳程通盡十二月召楊時爲秘書郎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後歷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觷言）

（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亟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觷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

御筆禮制局親鑑典禮并修立儀注重修鹵簿成書累年未成推恩吏部尚書蔣猷國子司業馮躬厚各轉一官保和殿直學士蔡儵蔡翛並各落直字（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藝文志三宣和重修鹵簿圖記三十五卷注蔡攸等撰困學紀聞卷二十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翁元圻注云景祐無五年似誤長編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南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十一月癸卯朔）辛亥蔡京奏乞以神霄玉清萬壽宮觀玉真王所說玉嬰神變妙經刊印頒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壬申放林靈素歸溫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楊氏編年十一月放道士林靈素歸溫州靈素溫人善妖術輔以[illegible]宿亳淮泗乞食諸寺輦館薄[illegible]至府廷通判石沖闖之意其[illegible]吐綱撓陳飛神之衛擒至京[illegible]因大言語上賓長生大帝君[illegible]甚於是上喜之建寶籙宮於[illegible]道學改寺院僧尼至是京城[illegible]靈素又窗衝太子節不避太[illegible]逐去蔡條云都城大水冒城[illegible]事巡行徜徉于城上役夫數[illegible]走而得免上閣始不樂靈素[illegible]上惡之膀于神霄之殿其輸[illegible]命削其遷秩降爲下鬼焉因[illegible]通判溫州而監蔡焉靈素去[illegible]旋復因谷使納錢爲批度牒[illegible]上復思靈素使道流保明欲[illegible]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illegible]血死矣是時上益厭方士迂[illegible]多亥作乃稍正于法末允而[illegible]卯日事陳氏薛氏通鑑二年[illegible]有罪放歸田里與此年月日[illegible]此往久之上復思靈素云云[illegible]大懼且辨曰伯氏謂蔡攸也[illegible]之然今長編原注實作釋氏[illegible]

伯氏不同且注語固謂甚素去乃以毀釋氏事歸之釋氏旋復因各使納錢為批度牒得再披剃是則靈素召入固釋氏之患也不必為蔡攸之懼畢氏所見恐不足據耳趙與旹賓退錄卷一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天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晨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虎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眞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眞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間遊呂洞賓京城印行遠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推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為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為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眞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眞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又云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欲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閭丘顯乞與徽進及與州官親黨詠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横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周煇清波雜志僉上宣和崇上道教黃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欲赫然林靈素為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母狀與廷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驅羅至大中大夫沖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繼墓仍每選都思封對父母一日盛暑亭年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附嘆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靈雷大霖霖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籍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于溫州未死間先白籍平日錫賚物奇之郡帑且為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實所賜萬歲藤拄杖封空甚固建炎初唯下溫州籍其貨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遊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蛇喪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為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為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論詐遁去異哉

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間開穴深數丈果得之兩浙名賢錄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初名靈噩字歲昌母懷姙二十四月忽夜夢神人緋袍玉帶手執大筆指母腹曰暫借此居火日乃生五歲不能言一日有道士謹門請見附耳語移頃忽先笑而語自是日記萬言吐辭成章嘗獨登積穀山得異書於飛霞洞縱遊東京嘗同蘇東坡遊瑞佛寺覽寺記數萬言默識無遺東坡大稱之入蜀遇眞人趙昇得神霄大法政和三年至京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跨白龍遊神霄宮曾靈罷騎青牛而人覺而異之命徐知常訪神霄事知常無以應或以靈噩進上召問卿有何術對曰臣知天知人上見狀貌如夢中所見遂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沖處通眞達靈玄妙先生每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姦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崖愧乞出是年五月大水臨城靈素奏請太子發城致拜是夕水退因上疏言國雖將及請遷都遊之蔡京見疏大怒嘆全臺物靈素妖議遷部愚惑聖聽講改釋教謗毀大臣靈素即封還前後所賜出國門外上再宣復眞人號不拜遂與祠溫州天慶觀惟皇城使張如晦奔官從之歸一日戒如晦曰可於扈與靈官山劉地五尺見石龜蛇則葬我葬畢宜急去夜三哉援筆題曰四十五年勞生浮名薄利崢嶸要識神仙舊路中秋月下三更時風清月白但聞雷震稽首而化訃聞降勅賜祭諮守臣治葬劉地果如其言即下棺而走俄雲霧四合雷電晝晦為亂石縱横失向所在矣靖康元年欽宗嘆饗事遣使伐其冢忽黑風甫雨百怪出草葬閭人不敢動使者仰天祈謝天始霽欽宗聞之敬異復遣使降香加封通眞沖虛於濟眞人有青牛歌見遺文令無傳

積宋編年資治通鑒冬十一月乙卯郊案宋朝事實載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云門下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允符昌運之隆美盛德而告于神明茲迪精產之齋朕擎膺駿命嗣守鴻業撫九有之嘉師開萬邦之壽域兢業克鄰于底乂寅威罔息于求瑞聿承燕翼之謀宸對博臨之睨屬者道源闡教帝祉疑釐農邑載謠黍稷報于倉之慶明堂御寐幾衛覬七政之齊氏羌欽塞以成賓狴扞空圖祈不式榮河柢紀裔撫錫符丹闕瓊囊屢下叢齊之攆形烏秀草其昭炎德之祥永惟弈世之休罔匪自天之祐爰申悠祀比答眞祺是用淵嚮篇以迎長備鑾與而展宋羽休綿列闕五門象魏之嚴法駕星陳正六引旅章之宜原祇清廟恭祓崇壇擇王稽以奉盛載誕豐年之報辭宮豔而修幣川端永命之祈彔鏡道和樂之音嘉秘薦大尊之齊純精昭格聆璽潛通月璧星珠紛燎璧而上徹雲車扈馬款騰馭以來臨肆均拜腓之穆式霈滌服之宥誕揚渙號敷告多方可大赦天下於嚴佑烈祖以格皇天予惟克遵乃訓綏多福而熙純報

（邦其永孚于休尚賴輔弼同寅官師騈翼其淡無爲之化茂隆累洽之圖）

（武英殿原校云宋史徽宗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條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當在是年又據錢大昕四史朔閏攷十月癸卯朔則乙卯正爲十三日也）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六日戊戌呼慶離阿骨打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裂膚墮指者明年正月乃至京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十二月二十六日呼慶齎金國正月至京師二月四日遣趙良嗣封氏編年以爲二月二十六日至京師三月六日遣良嗣今從實錄詔旨係遣良嗣在二月四日呼慶至京師從金盟本末附正月而闕其日此據封氏編年他書不詳不知封氏何據要未可全信也封氏載阿骨打書謂呼慶其議夾攻匪我求汝家汝家再三瀆告按初遣登州軍校七人同藥師往不見阿骨打遣回矣遣馬政與呼慶但議買馬事元未及議夾攻契丹也又遣趙有開及馬政呼慶要亦未及議夾攻若果議夾攻則政子擴自序不應不載兼有開死政止不行爲呼慶見阿骨打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所稱再三瀆告亦誤呼慶此番通前番才兩來耳不可謂三今并夾攻等語削去大抵其議夾攻在趙良嗣始良嗣以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與王褒同往此時遒用買馬名因議夾攻雖議夾攻但面約耳亦不齎書安得呼慶齎有此議故封氏編年不可全信今惟取其可信者金盟本末宣和二年正月呼慶至自女眞女眞留之半年責以中齎且言登州移文之非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別遣人通好時童貫受密旨欲倚之復燕二月詔遣趙良嗣據此則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趙良嗣始二年二月四日以前馬政及呼慶所議但買馬耳（案）三朝北盟會編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眞遣呼延慶回呼延慶既被留數見國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紛拏累日而國主與粘罕兀室議論復遣呼延慶歸臨行語云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議夾攻匪我求爾家爾家再三瀆吾家吾家立國己獲大遼數都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遣使人報聘者欲交結鄰國不敢拒命暨聞使回不以書示而以詔詔我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差使人止令使臣前來議事又非其禮足見中輟本欲留汝念過在爾朝非卿罪也如見皇帝若果欲結好同其滅遼請早示國書若依舊用詔定難從也且大遼前日遣人欲冊吾爲東懷國者蓋本朝未受爾家禮嘗遣使人入大遼令冊吾爲帝取其鹵傳使命未歸爾家方通好後既諾汝家而遼國使人冊吾爲至聖至明皇帝當時吾怒共禮儀不全又念與汝家已結夾攻遂護其來夾不受法駕乃本國守爾家之約不謂貴朝加此見侮喇可速歸爲我言其所以國主遂起翌日呼延慶辭歸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復別遣人通好見六月戊寅日可參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

新昌陳　謨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一

徽宗

宣和二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正月壬寅朔）甲子御筆儒道合而爲一其道學自合廢（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實錄只書甲子罷道學本紀因之止如此書亦可道學遂罷必有故當考蔡條道家者流篇亦不載）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二月壬申朔）乙亥（〔原注〕四日）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瓌使金國（〔案〕三朝北盟會編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回到京師三月六日丙午有是詔燕雲奉使錄則云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泛海使女眞忠訓郎王瓌副之月日不同）先是呼延慶以正月至自登州具道阿骨打所言并其國書達於朝廷王師中亦遣子瓌同呼延慶詣童貫白事貫時受密旨圖契丹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及瓌持御筆往仍以買馬爲名其實約阿骨打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面約不齎國書夾攻之約蓋始乎此（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稍增以封氏編年及馬擴自序五兵十三日良嗣等觀破上京九月四日與錫剌勃堇等來實錄於乙亥日書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瓌聘女眞蓋因詔旨也詔旨則因金盟本末但本末不載遣良嗣等日月耳封氏係之三月六日今不取本紀云遣趙良嗣使於金國亦係之二月四日乙亥封氏編年云宣和二年春二月壬申朔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入朝奏言大金國主所言之事上令中書再議其事選擇使人三月辛丑朔六日丙午詔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使大金忠訓郎王瓌副之面約不齎國書唯付以御筆封氏所記三月六日遣良嗣與詔旨不同姑存之馬擴茅齋自序宣和元年正月呼延慶等齎到女眞文字報與大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瓌同呼延慶赴闕見童貫論事貫受密旨借倚外勢以謀復燕山乃差趙良嗣同王瓌持御筆使女眞始約夾攻大遼割還燕山故地以舊所與契丹歲聘與之女眞許之復遣使錫剌勃堇等還赴闕擴所稱宣和元年當作二年〔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二年春二月女眞使同呼延慶持其國書來請別遣使通好因遣趙良嗣往猶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第面約不齎國書時女眞出師三路攻遼國上京是夏良嗣等青牛山迎及阿骨打遂從至上京觀攻城不旋踵而破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本漢地欲夾攻契丹使女眞取中京大朝取燕京許之遂議歲馬良嗣初許三十舊而卒與契丹舊歲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約以女眞兵自平地松林邀古北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即難依已許之約仍建使奉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交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金使以九月至闕尋以馬政報聘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逖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論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遇闕歲將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回到京師是日入朝奏言女眞所言之事齎到女眞文字報與遣使大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瓌同呼延慶赴闕見童貫議事三月六日丙午詔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往使忠訓郎王瓌副之議夾攻契丹求燕地歲幣等是時童貫受密旨借倚外勢以謀復燕詔趙良嗣王瓌充使副由登州以往用祖宗故事以買馬爲名因約夾攻契丹取燕雲故地面約不齎國書唯付以御筆畢氏通鑑考異云馬擴茅齋自序云政和八年父政過海至女眞所居來流河重和元年父入國門宣和元年正月呼延慶等齎到女眞文字因復遣良嗣今考之它書其年故誤蓋擴所稱政和八年卽重和元年而所稱重和元年當作宣和元年所稱宣和元年當作宣和二年也夾攻之約自二年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戶部尙書唐恪言汴渠之運自去秋絕不至由王黼奪上供綱爲應奉之用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十一上以論黼黼取下卽司運數以進恪言是併應奉司綱在其中屬戶部者十之一二詔恪罷知滌州〔案〕九朝編年備要恪上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而綱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且以天下奉一人臣子不敢違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十一是領天下之財爲國斂怨上以論黼黼取下卽司運數以進且請治恪面護之罪恪復言黼所進卽運數蓋并應奉司綱在其中屬戶部書十之一二耳詔恪罷知除州宋史本紀乙亥日唐恪罷通考卷二十二引止齋陳氏曰宣和元年戶部尙書唐恪稽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荊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貫匹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貫匹兩荊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匹兩夔州路一十二萬三百八十九貫匹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

（二萬四百二十一貫四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貫匹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匹兩河北路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匹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匹兩京東路一百九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匹兩廣南東路二十八萬八千三十貫匹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匹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十八貫匹兩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匹兩潼川路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匹兩兩浙路四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匹兩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匹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其取之民極矣）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四月辛未朔）

癸酉（案十朝綱要癸酉同畢氏通鑑係之乙未）女眞分三路出師趨上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趙良嗣燕雲奉使錄宣和二年春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女眞忠訓郎王瓌副之以計議依祖宗朝故事買馬爲名因議約夾攻契丹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於朝廷元奉密旨合面議別不曾齎文字前去三月二十六日自登州泛海由小謝馳碁末島碁子灘東城會口皮阿島四月十四日抵薊州闕下會女眞已出師分三路趨上京良嗣自咸州會於青牛山諭令相隨引看攻上京城北遂與阿骨打相見於龍岡致議於之意大抵以燕京一帶本是舊漢地欲相約夾攻契丹使女眞取中京本朝取燕京一帶阿骨打令譯者言云契丹無道我已殺敗應是契丹州域全是我家田地爲感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漢地特許燕雲與南朝候兩三日便引兵去良嗣對云契丹無道運盡數窮南北夾攻不亡何待貴國兵馬去京西甚好自今日議約既定只是不可與契丹議講和阿骨打云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閒事怎生和得便來乞和須說與已共南朝約定與了燕京除是將燕京與南朝可以和也良嗣對今日說約既定雖未說盟誓天地鬼神實皆照臨不可改也食罷約入上京看契丹大內居至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並馬乘之過五鑾宣政等殿遂置酒於延和樓良嗣有詩云建國舊碑胡日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謂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遂議歲賜良嗣許三十萬卻云契丹時燕雲不屬南朝猶自與五十萬今與了燕京如何止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許契丹舊數良嗣問阿骨打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州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云西京地本不要止爲去挈阿适須索一到若挈了阿适也待與南朝又言平營本燕京地自是屬燕京地分高慶商云今所議者燕地也平灤自別是一路阿骨打云言約已定更不可改本國兵馬已定八月九日到西京使副到南朝便教起兵相應遂趣歸且言緣在軍不及遣使前去止以事目一紙付良嗣回約以女眞兵自平州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不如約則

難依已許之約以二百騎護送東過鐵州遣人走馬追及別有事商量請使副回相見良嗣回至女眞所居阿木火阿骨打言本約到西京以兵相應卻因馬牛疫死且回候來年約日同舉惟恐失信故請使副回見楊朴云郎君們意思不肯將平州盡斷作燕京地分此高慶商所見如此須著一箇方便後來與粘罕議事論以兩朝議約既定務在明白須免異時計校粘罕問有幾事對以將來舉軍之後南兵不得過松亭古北偷關之南免致兩軍相見不測分爭此最大事一也其他界至臨時可以理會且先以古北松亭及平州東偷闘爲界此其二也要約之後不可與契丹講和此三也西京管下惟恐妨收提阿适道路所有薊應朔三州最近於南界將來舉兵欲先取此三州其餘西京歸化奉聖等州候挈了阿适回日然後交割四也兩國方以義理通好將來本朝取了燕京卻要係官錢物此無義理可便除去五也事定之後當於偷闕之東置權場六也粘罕云所言都好但薊應州爾恐阿适走去彼處候我家兵馬到日來商量所要係官錢物曾思量來也是不好便待除去粘罕几室云我皇帝從上京到了必不與契丹講和昨來再過上京把契丹墳墓宮室廟像一齊燒了圖教契丹隊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來告和也千萬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閒裏斷絕了我亦曾聽得數年前童貫將兵到邊卻恁空回對以此探報傳言之誤若是實官領兵上邊便只恁休得郎君們亦莫輕信粘罕大喜云兩家部如此卻甚好若要信到將來必不與契丹通和待於回去底國書內寫著打毯射獵及所在宴飲必召同衆及令上京俘得契丹吳王妃作舞獻酒謂良嗣曰此是契丹兒媳且教與自家勸酒要見自家兩國歡好阿骨打與良嗣把手酬酢曰契丹煞是國士被我殺散我如今煞是大皇帝昨來契丹要通和只爲不著兄字以至領兵討伐自家南朝是天地齊生底國王皇帝有道有德將來只恁地好相待通好更不爭要做兄弟這箇事是天教做不恁地後怎生隔著箇恁大海便往來得我從生來不會說脫空今日既將燕京許與南朝便如筏自取得亦與南朝於是差使副以攻破上京俘獲疊鐵使蘇壽吉來獻其意以爲既以燕地割隸中朝以壽吉本燕人故獻之仍以質留劉亮等六人及因風吹逐刀魚船于立等兵級二十八人並交付良嗣還朝陳桱通鑑二月趙良嗣如金議取燕雲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同金使辭列曷尊往議取遼燕京西京之地金使烏林答贊謨如遼金主使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至遼且責其乞師於高麗三月遼使蕭習泥烈如金復議冊禮金主旻不許遼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具數以聞將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令斜曷留兵一千鎭守闍母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

（遂絶）

癸巳中書檢會奉御筆車駕累幸蔡京第子孫等並合推恩八子十孫曾孫四人可並於寄祿官上轉行一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五月（案五月宋史本紀作庚子朔四史朔閏考同）壬子趙良嗣王瓌等以四月甲申至薊州守臣高國寶追勞甚恭會阿骨打已出分三路趨上京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翌日良嗣等至青牛山阿骨打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京引良嗣觀攻城不旋踵而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二月四日遣良嗣及瓌九月四日使回此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案契丹國志夏金人攻破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仙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妣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經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身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困路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有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來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陳桱通鑑五月金主旻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之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壬子金主至臨潢城中恃禦備因守甲寅金主命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五月祭地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丁巳日畢沅通鑑仍之東都事略甲子日玉海卷九十四祭方澤宣和二年五月十八日丁巳與宋史十朝綱要同

又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之權太重竄池州案蔡絛鐵圍山叢談本朝宦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閒其源流嘉祐元豐書於元祐而元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制陝右諸將議臣如鄧中司潤甫力止其漸不可憲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垂簾者入故其徒得預聞政機閣道廊廟且爭事名譽有陳衍者跡狀既露後又械太子太上懼多以邸中舊寶帶略之既稍止及襪政而竟役之焉然勢已張若禁綱則具在也及崇寧初上興魯公勿能戒於是開寄班法因寢任事大觀後遂有官至皇城使官達者至引進客省矣至外廷舊規餘風則猶尚存也時士大夫自祿公輔而進恥從此徒亦罕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祿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而後皆以御筆從事於是宦者乃出無復自顧藉祖宗垂裕之模範遂盪然矣蓋自崇寧既踵元豐任李憲故事命童貫監王厚軍下青唐後貫因書攘取陝右兵權畀公再從東南召復相而力遇之朝廷降詔差力勁察訪五路然遇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寢領樞筦擅武柄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則來籌帷幄其事任數古輔政者一時宰相執政悉出其門如中書門下徒奉行文書於是國家將相之任文武二道咸歸此二人因公立黨伍甚於水火又當是時御筆既行互相抵排都邑內外無所適從郡陞有司大權得罪必得宦人領之則可人奏緩急有所主故諸司務局爭奏乞中官提領是後大小百司上下之權爭由閹寺外路則有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於是天下一聽而紀律大紊矣宣和之初暨中閫宦人有至太保少保節度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辱朝廷貴臣又皆由其門遂不復有廟堂士大夫始畫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指曰此立里客也此木竊客進反以爲榮而爭爲羨之能自節鵩者無幾矣魯公則居家悔歎每至毀泣而上亦饞其難制始殺馮浩又役王堯臣皆揚十承宣小李使皆死不明連劃敎人然勢已成未觀其益而羣闕既權恩脫無術劃愈事燕游用盤上心龔免夫朝夕議者深變且疑有蕭精之變洪唐之事了在目前俄禍自外來大敵適破都人賞溲立役至陷之骨盤無遺餘矣凡此始終自非皐天據祐塱祚不然可勝殆故故書其略如北又云政和以還侍從大臣多奴事諸塔而取富貴其唱始者首有下丞相黼吏梁師成戚盛尹章事何析宋八室昇事王仍後又行王右轄安中亦事師成此最彰著者宣和以降則士大夫悉歸之內寺之門矣黼則呼師成爲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師成麻制必極力作爲好語美句褒頌功德時人謂王內相梁師成敗事章則與忻捧欒而進昇對人呼王仍爲王爺又有劉韐者自小官任童貫幕始終與之盡力後位至延康殿學士及都邑傾覆先宗韐入金營既兩宮將播遷韐聞之又知金欲用韐遂自縊而死獨能以忠節蓋前跡矣困學紀聞卷十五胡文定言崇寧以來閹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誠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爲天華

（軍節度使翁元圻注云宋高宗卽位胡文定上疏曰崇甯以來閹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爲師傅）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庚午朔）戊寅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蔡京上章乞致仕御筆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來章數十上陳乞致仕自夏祭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親筆批諭議復再四遣官宣押堅臥不起其詞激切確然不拔可依所乞守本官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京賜第居住其恩禮給俸之屬及見被官吏人從等並依舊仍朝朔望今晚付翰林降制只令具熟狀進入（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蔡京致仕仍朝朔望時京子攸儵絛孫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而絛尚帝女他至侍從者二十餘人尚方資予無虛日厮役皆至大官媵妾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觀使朱弁曲洧舊聞蔡京持祿固位能忍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游從不肯去都城未踰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闕張天覺除中書侍郎乃皇遽東下於姑蘇因朱沖內連貴璫人與爲地撫問絡繹至壬辰春召還第聲黨光寵邁於平昔遠矣宣和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爲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童貫並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留貫飲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方酒行自陳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爲公無不竊笑者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周輝清波雜志卷上徽宗嘗出玉琖玉卮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盞皆石晉時物持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無嫌徽宗曰先帝作一小臺纔數尺上封事者甚眾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懼人言復與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恤也陛下當享天下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忠大率如此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取表自京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近久處閒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召還提舉寶籙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適與謙叔鄰圃一日觴於西園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移朝四日閒荒闢薄酒顧交驩三峯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蕪惟野發忘變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手璋重更掬珠殘洗眼看三峯二派雖皆園中景蓋有徽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與梁師成輩方盛也陳桱通鑑京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閒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復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乙酉詔罷諸路方田先是中牟縣民訴方田不均凡四百戶指教官莫擬冒賞并方量官提舉司送轉運司體量究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東都事略王黼傳蔡京既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爲奏罷方田汰堂吏幾辟雍及醫算學減橫行遙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稱翕然通考卷五田賦考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稅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謂緩而不迫矣御史臺受訴乃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稅一十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是也一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而行續抗峯驗定土色蓋任之胥吏望詔常平使者按行檢案若未按舉它時有訴不平則明加貶雖改正詔令諸路提刑司體問二年詔罷諸路方田又詔自今諸司得毋起請方田諸路未方田縣分已方遣賦役不以有無訴論悉如舊額輸稅民因方田而逃移歸業者適欠並放宋史本紀僅載元年八月戊寅詔諸路未方田處並方量均定租課而失載罷方田事惟食貨志所載與通考略同又陳桱通鑑三年二月罷方田尤與此年月俱異）

甲午詔禮制局製造所等各支過料錢物數浩瀚可並限一月結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元豐保甲舊制案十朝綱要六月癸未御筆諸路保甲並依元豐舊制京東西路並罷九朝編年備要罷京東西保甲餘路並依元豐舊制宋史本紀六月辛巳詔自今衛改元豐法制論以大不恭兵志宣和元年詔提舉保甲督察州縣都保不如令者限一月改正每歲以改正多寡爲殿最）

（二年詔諸路保甲法並遵依元豐舊制京東京西路竝罷三年詔先帝若稽成周制保伍之法自五家相比推而達之二十五家爲一大保二百五十家爲一都保保各有長都各有正正各有副使之相保相愛以察姦慝故有所行諸自外來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聽送所屬保內盜賊畫時集捕知而不糾又論如律所以糾禁幾察纖悉俱備奇邪寇盜何所容迹訪聞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又不以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收船治道路給夫役催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寇盜奇邪無復糾察良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尙書省於諸路提點刑獄或提舉常平官內每路選委一員令專一督責逐縣令佐將保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使鈐束保丁逃相覺察毋得舍亡頼作過等人遇行盜賊畫時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諸人告首仍具條揭示）

七月（案十朝綱要作七月己亥朔四史朔閏考同）辛丑回女眞所居阿骨打易國書約來年同舉黏罕兀室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勿如前時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丹吳王妃歌舞妃初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與其下通遂囚於上京女眞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此與上五月壬子日事不甚聯貫必其上有脫文也事詳燕雲奉使錄四月癸酉注可參考）

甲辰命女眞錫刺曷魯勃董爲大使渤海大迪隨爲副使并人從二十餘人持其國書來其書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三朝北盟會編七月十八日丙辰金人差女眞斯刺習魯充回使渤海高隨大迪烏副之持其國書來許燕地金人國書云七月十八日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隔於素昧未相致於禮容酌以權宜在交馳於使傳共計成於大事盡備露於信華昨因契丹皇帝重遣敦助竟被奔飛京邑立收人民坐獲告知備禮冊上爲兄理有未敦斥令更飾不自惟度尙有誇淹致親領甲兵恭行順代途次有差到朝奉大夫趙良嗣忠訓郎王瓌等奏言奉御筆據燕京並所管州城元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已許上件所謀燕地並所管漢民外據諸邑及當朝舉兵之後皆散到彼處餘人戶不在許數至如契丹請和聽命無違必不應允若是將來舉軍貴朝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從於上京已曾遣回轉赴燕路復爲載人遠背擊畜多疲已還士馬再命使人用報前由即日據捉到上京鹽鐵使蘇壽吉留守同知王民數推官措拱等俱體燕城內摘蘇壽吉先行付去請發國書備言銀絹依準與契丹數目說交仍置權場及取前人家屬并餘二員即當依應具形繳幅龔亮選悰令屬秋初善綏多福有少禮物具諸別錄令差孛堇斯剌習魯充使大迪烏高隨充副同回前去專奉書披陳不宣謹白）

己未詔先帝董正治官太醫局置丞教授立學生員額成憲具存今醫局之外復建醫學既違元豐舊制舍選之法本示教養今又醫學賜第之後盡官州縣不復責以醫術平昔考選遂成虛文在京醫學可並罷應醫學三舍生舊係內外學籍願入學者上內舍並特令於見醫學舍額上降一舍外舍許通理醫學校定入學令禮部國子監限五日條奏具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兩奏字疑衍一宋史本紀是日罷醫算學八月庚辰詔減定醫官額十朝綱要七月己亥朔詔武學及小學給食依元豐法醫學依政和法類試己未詔罷在京醫學並算學八月庚辰詔醫官郎以三十員大夫以二十員醫效至何候以三百人爲額玉海卷百十二大觀三年十一月算學尊黃帝爲先師風后等配饗商巫咸至周王朴七十人從祀四年三月日詔四學併入太醫局太史局翰林書藝圖畫局政和三年復置算學至是罷容齋隨筆卷十六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安和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祗候以三百人爲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詔文臣非邊防勿起復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係壬子日）

八月（案十朝綱要作八月己巳朔四史朔閏考同）癸未詔禮制局製造等官併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本紀六月甲午罷禮制局并修書五十八所據此則六月甲午但詔以結絕料錢物數至是始罷之也陳薛通鑑六月丁亥罷禮制及宅局五十八所尤與諸書月日不同容齋隨筆卷十三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甯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兼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觀賞故未及上旣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

（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編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既散文書皆爲棄物矣）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九月己亥朔）壬寅金國遣錫剌曷魯大迪烏高隨來詔衞尉少卿董耘館之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於崇政殿上臨軒剌曷魯等捧書而進禮畢而退初趙良嗣在上京出御筆與阿骨打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阿骨打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顧南朝方通歡且燕京皆漢地當特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阿骨打曰有如契丹乞和亦須以燕京與爾家方許和遂議歲賜良嗣初許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與契丹舊數良嗣問阿骨打比議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地則並西京是也阿骨打曰西京我安用止爲挐阿适須一臨耳阿适天祚小字也事竟亦與汝家良嗣又言平營本燕京地高慶裔曰平灤非一路阿骨打曰此不須議又曰吾軍已行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發兵相應以手札付良嗣等曰約以女眞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不如約卽難依已許之約阿骨打至松林會大暑馬牛疫遽還遣驛追良嗣已過鐵州且登舟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三朝北盟會編九月四日壬寅趙良嗣引習魯等入國門錫宴於顯靜寺衞尉少卿董耘押筵館於同文館七日乙巳止作新羅人使引見人見於崇政殿上臨軒引習魯等捧國書以進見訖而退八日丙午錫宴於童貫府第是日諭習魯等今來所約惟是貴國兵馬早到西京最爲大事習魯等對以如一切約定本國兵馬必不失信又詔引習魯等以下三節人從往相國寺及龍德太乙宮燒香）

御筆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爲言今諸路倒失率以千計自行法至今卽無中到出駒匹數歲

縻濫賞既以浩瀚馬戶輒蠲租稅科差政賦役日益不均因緣騷擾爲害不一所有政和二年十二月已後給地牧馬條法可更不施行民戶見養官馬令樞密院相度拘收支塡見今闕馬禁軍仍令逐路守臣兵官專一鈐束如法餵養應租佃牧地及置監去處並如舊制內牧地先問舊佃人如不願佃卽令見佃人依舊法租佃又不願卽依條別召人承佃應合措置事件令逐路提刑司措置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原注）詔旨蔡絛馬政篇國朝馬政始有監牧熙甯末臣僚乃議廢之於是詔盡廢監獨留沙苑一監其牧田聽民租佃及後數用兵馬少元豐末有保馬者自官戶強配出馬故大擾元祐乃罷之其後馬政益不修崇觀間有給地牧馬於陝右未久復止政和二年降詔力行之先於畿東西河朔以舊牧馬地募人給養然後依次推行諸路其制以係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頃至三四頃度高下肥磽募貧民受田仍除其一頃稅令牧馬一匹牧則三歲限一駒牧馬五年則詣官再易馬牧其後盡括澤潞畿西山東河朔等處田因陜右布蕃羌名馬以分給之其始頗擾人以爲言魯公力自於上豈不知擾頓聽臣行之既久百姓始忻悅蓋田一頃驃一馬有餘頃故力耕皆爲良法田則家用饒足然官未嘗有芻秣吏卒之費也政和後牧馬至八萬餘匹其後益盛至九萬未已宣和初羣小用事始用馬以秋冬歲一呈提刑司小民勤有勞費因役其令分遠近二三歲一呈則又曰部縣官皆擇取良馬竊乘之上尤切齒數以爲言魯公執曰馬不使之習知卿辯顧安用哉大爲之防足矣不聽二年魯公罷羣小爭言給地爲非於是詔牧馬盡給賜童貫及遣之陜右使補諸軍之闕馬者凡九萬餘匹既不之恤道斃者十八九其實羣閹與一二倖臣利其田爾遂盡收民田以賜諸苑囿及道觀若後苑作書藝局民撲擷芳園上清寶籙宮龍德太乙宮佑神觀皆給千頃或八百頃他苑囿宮觀亦不下三五百頃始時多荒瘠地貧民力耕既久皆爲上腴一旦失業遠近咸苦之然祖宗監牧又久廢罷其後北事興郭藥師在燕山須馬而國家無監牧與給地牧馬且廢久乃又盡括河南諸軍馬及諸處係官馬以綱發去聽其揀擇取之於是中國馬政掃地焉及宣和末事變浸危陰知金人將敗盟始悟闕馬俏氏時領樞府亦悔前日預有短毀乃奏白復推行給地牧馬事時既無馬以與民又不得元田豕有其意而郡縣閒亦强民使出馬以牧徒虛文終不克就未久金人至闕倉卒遂不能得馬詔盡括內

（外公私馬又取於在都馬軍不及二萬病弱在焉且復授小閹梁方平等使領兵扼大河於濬州至則大敗馬復盡焉靖康之初後進書生不知始末至賈然給地牧馬民閒雖養以充數無復善青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得此大繆矣案宋史兵志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輙復請占者以違制論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加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萬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通考卷一百六十兵考宣和二年手詔曰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蓄息國馬為言今損失動以千計而自法行至今皆無出駒之數歲廉激賞輒調租稅科調而賦繳日以不均為害非一其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馬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既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牧田如官司輙復請占者以違御筆論雖奉御筆者皆許執奏六年又詔立賞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之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用兵而馬政益急矣蔡絛國史補政和二年詔於京東西河北以舊牧地募人牧馬以次推行於諸路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三頃至三四頃度高下肥磽而授之蠲其一頃之賦而牧一馬牝則三年而出一駒牧五年者詰官再易馬盡括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用即陝右軍蕃羌馬一分給之魯公既罷於是詔以所牧馬盡給賜童貫及補陝右諸軍之闕馬者凡九萬餘匹既不加恤道斃者十八九遂盡收田以賜諸苑囿及道宮若後苑八作書藝局良嶽擷芳園上清寶籙宮龍德太乙宮佑神觀各一千或八百頃他以差給賜其後北事興郭藥師在燕山乃盡發河北諸軍及係官馬聽其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末金人且舊盟始悟闕馬乃復給地牧馬餘無馬以給民又不得元田州縣強民出馬以牧取文具而已屬金人至闕詔盡括內外馬及取於在京騎軍不及二萬且援內臣梁方平扼大河於濬州至則大敗馬復殲焉）

丙辰詔遣武義大夫登州鈐轄馬政借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聘金國是日錫剌曷魯等入辭於崇政殿錫宴於顯靜寺命趙良嗣押宴王瓌送伴（案畢氏通鑑瓌送伴作伴送瓌誤）馬政持國書及事目隨曷魯等行書曰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案北盟會編有闕下二字）遠承信介特（案畢氏通鑑作持）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為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綏集於人民致罰有詞逖聞為慰（案聞元誤開據北盟會編畢氏通鑑改正）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羣黎舊為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永靖於方隅（案永原誤承據北盟會編畢通鑑改正）誠意不渝（案渝原誤淪據北盟會編畢通鑑改正）義當如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勒（案勒北盟會編作領）兵相應使回請示舉軍的日以憑（案北盟會編有進兵二字）夾攻所有五代以後陷沒（案陷沒北盟會編作所陷）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議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案北盟會編有侵越二字）過關外據諸色人（案諸色人北盟會編作諸邑）及貴朝舉兵之後背散（案背散北盟會編作皆散）到彼餘處人戶不在收留（案北盟會編作後）之數絹銀（案北盟會編作銀絹）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案此書未完北盟會編又云蘇壽吉家屬并餘二員請依應津遣候當秋杪益介熙純今差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同差來使副還朝外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乃別降樞密院劄目付馬政差馬政之子擴從行事目曰（案北盟會編事目樞密院奏聖旨已差馬政同來使齎書往大金國所有到日合行體會議約事節若不具錄慮彼別無據憑今開列於後）一昨趙良嗣等到上京計議燕京所統州城（案所統州城北盟會編作一帶州城）自是包括西京在內面得大金皇帝旨揮言吾本不須西京止為就彼挐阿适（案北盟會編阿适天祚小字）將來悉與南朝趙良嗣又言欲先取蔚應朔三

州乃言候再三整會（案再三整會北盟會編作再來理會）今國書內所言五代以後陷沒（案陷沒北盟會編作所陷）幽薊等舊漢地及漢民卽是幽（案北盟會編無幽字）薊涿易檀順營平山後雲寰（案北盟會編作還）應朔蔚媯儒新武皆漢地也內雲州改爲西京新州改爲奉勝（案北盟會編作奉聖）州武（案州武北盟會編作武州）改爲歸化州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歸化州奉勝媯儒等州恐妨大金夾攻道路（案北盟會編大金下有兵馬二字道路作來路下又有云當朝來去收復其蔚應朔三州正係兩朝夾攻之處）候將來師還計議蔚應朔三州則正兩朝出兵夾攻之地今議先次取復（案取復北盟會編作收復又云其西京歸化奉聖媯儒等州候將來大金國兵馬回歸之後當朝收復）一今（案原誤一金據北盟會編作一今來改一今）國書內已盡許舊日所與契丹五十萬銀絹之數本謂五代以後陷沒（案北盟會編作所陷）幽薊一帶舊漢地及漢民（案及漢民以下北盟會編作所以言幽薊一帶便知西京亦在內地不如此則怎生肯與許多銀絹一今來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便自燕京并應朔州人去也如此則方是夾攻及應得今來相約也若將來大金兵馬不到西京便是失約卽不能依得今來已定交字也且是早到西京以便應夾攻其馬政回於國書內分明示及舉軍的確到西京月日齎憑相應右劄付馬政候到日款據上件語言事節一一開說如未信憑卽出此聖旨文字並逐節照會相約不管漏落仍取的確回書庶早回歸準此繳申無致留滯者）卽并西京在內不然安得許與銀絹如是之多一今所約應期夾攻須大金軍至西京大宋軍至燕京應朔以入如此方應今來之約其馬政回於國書內明示的至西京月日齎（案原誤貴據北盟會編改正）憑相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如趙良嗣押宴則以詔旨增入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二書并詔旨蓋因趙良嗣奉使總錄也賓錄云錫制冐魯等辭於崇政殿命武義大夫登州兵馬鈐轄馬政報聘政子擴從五代史晉紀天福五年十一月以幽涿薊檀順瀛漠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人於契丹四夷附錄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

丹因得出陷平營案此條原誤在七月甲辰後事今據北盟會編作九月改正薛應旂通鑑又誤係八月北盟會編云九月十八日丙辰習魯等入辭於崇政殿如朝見之儀二十日戊午習魯等出國門錫宴於顯靜寺良嗣押筵王褒充送伴差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持國書及事目隨習魯等前去報聘約期夾攻求山後地許歲幣等事左僕射王輔共議回答國書信再差馬政隨習魯等過海仍求制還山後雲中府地土差承節郞西京北路武士數論馬擴隨父行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燕童貫第案原係七月今據九朝編年備要係九月馬政使金後十朝綱要係九月丙午改歸此又北盟會編九月八日丙午錫宴於童貫府第已詳載於前）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一　新昌陳　謨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二

徽宗

宣和二年十月（〔案續資治通鑑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並十月係戊辰朔四史朔閏考同）己巳尚書省言契勘州縣武學已罷外願入京武學人乞依元豐法試補入學舉試人舊制係與武舉外舍人類試取一百人同上舍生發解緣科舉已罷今此倣新舊法令尚書省於大比前二年春季檢舉降敕下兵部依元豐法奏舉其被舉人限當年冬季到闕與免試補試入學充外舍生依與校定人赴次年公試其考選升補推恩並依大觀武學法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云尚書省言州縣武學既罷有願隸京城武學者請用元豐法補試舊制不入學而從保舉以試者附試武學外舍通取一百人借上舍生發解今既罷科舉請依元豐法奏舉歲終集闕下免試補外舍生赴次年公試其奏選升補推恩依大觀法十朝綱要癸未罷諸路武士教諭）

癸巳詔僧尼昨改德士女德日有未曾批改度牒人特與放罪許依近降指揮改換新式度牒詔外路僧尼復用鐃鈸令於在京官司收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丁酉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深約四十餘里羣不逞往往囊橐其閒方臘者因以妖賊誘之凶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方有常縱火大掠還處幫源遺其黨四出侵擾鼓扇星雲神怪之說以眩惑眾聽從之幾萬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方臘反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羣不逞往往囊橐其閒臘家有漆園時造作局多科須而兩浙苦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閒哨眾至數萬人遂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初臘之亂王繡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至且峻責浙西提刑張苑勿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始遣譚稹討之稹逗留不進至三年正月賊入杭乃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以童貫爲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時北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輦下盡發以往上徽行送之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四月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軍馬約會於睦歙閒包幫源洞裹表裏夾攻至是鎮與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抗拒之戰至晚大敗火其屋萬閒稟斬賊五千餘級鎮亦如之擒方臘並其親屬僞相侯王其三十九人奏捷於朝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一百餘萬王師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赦江浙淮南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州徽州方勺青谿寇軌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谿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眾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鄉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胄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將得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眾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賊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谿縣又云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賈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谿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城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羣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首聞所掠婦女自洞逃出裸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昂摺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又云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臨谿類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以惑眾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眾心既歸乃椎牛釃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益以富資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讎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蒸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國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國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

（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爲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貶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蠹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閒萬眾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習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當已大定無足慮也況西北二國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我既據有江表必將誅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變二國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能爲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方孰不歛衽來朝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於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眾千餘人以誅朱勔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眾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眾殆百萬四方大震時朝廷方約女真夾攻契丹取燕雲地兵食皆已調習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爲江淮荊浙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也貫至蘇州始承詔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綵色等場前至秀州果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蘄王世忠時爲王淵裨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遂併取賊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蘗皆遺前後所以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洞綦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耗亂江淮二浙公私充實南渡後或可藉爲恢復之資亦未可知也噫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誰歟又云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服始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斂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旁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問衣履遂亦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至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眾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眾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各有誘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

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勤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扶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苦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棄既眾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害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濱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寧不敢按反致增多也讀史方輿紀要威乎洞縣西七十里一名青谿洞一名幫源洞宋宣和二年賊方臘據此作亂連陷州郡三年韓世忠擊敗之賊深據叢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谿洞聞挺身擣其穴擒臘以出賊平改今名相近爲梓桐洞今日梓桐鄉宋史清谿縣境有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方臘據以作亂又云重坑山在縣東八十里山有二坑或云即息坑也宋宣和初方臘作亂兩浙將蔡遵等討之敗死於息坑即此）

十月末馬政等達來流河虜帳前留月餘議論不決虜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以南朝無兵武之備止以己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之邁古者緣得漢地燕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無以臨制南方坐受其敝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厚我懽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講好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爲鄰至時以兵壓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惟黏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彊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更圖少留人使阿骨打遂將馬擴遠行射獵每晨阿骨打坐一虎皮雪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酋具飲食遞邀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差大使曷魯副使大迪烏與馬政等來回聘書中大略云

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東路州鎮已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已許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若果難意爲報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蓋此二書皆因馬擴自序稍刪潤之封氏編年同此但以十一月末爲十月二十九日丙申既有約日恐封氏得之令改十一月末作十月末仍並附初遣時趙良嗣總錄亦云十一月常考）阿骨打與馬政等議論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新營（案不係新營北盟會編作不係燕京所管）政等不能對或謂趙良嗣鄉云阿骨打已許西京蓋良嗣首誑朝廷實爲禍本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趙良嗣奉使總錄云十一月馬政至女眞以書授之及出事目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初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對以燕唯唯女眞初欲絕好然亦欲自通於中國乃遣曷魯大使烏賚國書與政皆來接良嗣所稱阿骨打不認西京之語卽此可見良嗣爲姦也不知詔旨等何故不表而出之今追見此案畢氏通鑑考異云趙良嗣金主已許西京等語出其所自撰奉使總錄而金盟本末及詔旨諸書皆取之李燾因采入長編今金主不認此語豈果彼之食言乎或云此良嗣實爲姦以附上致事妄求爲國家之禍本也此說得之治迹統類九月女眞使至議與中國分地及歲賜十月馬政等達金主阿骨打帳前議久不決云云北盟會編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馬政至女眞以國書授之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但對以唯唯遂留之帳前月餘議論不決女眞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以爲南朝無兵武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錢絹坐遂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漢地漢民也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地以臨制南方坐受其敝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厚我款盟設若我欲南指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講好在我侯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爲鄰至時以兵壓境更展提封又何不可徐議未遲惟黏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彊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不妨阿骨打遂將馬擴隨行射獵馬擴茅齋自序曰阿骨打一日集衆酋豪出荒漠打圍射獵粘罕與某並轡令譯者相謂曰我聞南朝人止會文章不會武藝果如何某答以南朝大國文武常分兩途然而武有兼深文墨文有情曉兵務者初不一槩言也粘罕云聞敎諭兵書及第莫聯會弓馬否某答以我擧進士取

在義策弓矢特其挾色耳黏罕遂取己所佩弓授某云且頗走馬開弓願見南人射弓手段某遂策馬開弓作射物狀黏罕得然馬行積雪中雖晴日不消至晚阿骨打召某云聞南使會開弓來日隨我射一物如何僕答以武擧射生非所長容試射之或有得翌早阿骨打設一虎皮坐雪上援僕弓矢各一其弓以皮爲弦指一雪磧使某射之再中其端阿骨打笑曰射得煞好南朝射者盡若是乎僕答以措大弓箭顰窮不棗如花京則有子弟所長入祗候諸班直天下禁軍諸路大輦藝人及沿邊敢效用弓箭手保甲彼乃武藝精強之人如某特其小小者耳良久阿骨打上馬令大迪烏授其弓一射生箭一約云有獸忽即射之行二里許一黃獐躍起阿骨打傳令云諸軍未許射令南使先射某躍馬驅逐引弓一發遠之自阿骨打而下皆稱善是曉黏罕言見皇帝說射得煞好南使射中和我心上快活次日還館大迪烏見先君語甚喜次日阿骨打遣其弟詔瓦郎君齋貂裘錦袍犀帶等七件云南使能馳射皇帝賜黏罕父撒垓相公者云南使射生得中名聽甚遠可立一顯名令後喚作也力麻立譯云善射之人也隨共打圍自涞流河阿骨打所居止帶東行約五百餘里皆平坦草莽絕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間有一二族帳每族帳不過三五十家自過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種穀黍所種止稗子舂米旋炊粳飯遇阿骨打聚諸酋共食則於坑上用矮檯子或木盤相接人置稗飯一碗加匕其上列以薑韭野蒜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楪盛豬羊雞鹿兔狼麂麞狐狸牛驢犬馬鵝雁魚鴨蝦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illegible][illegible]芥蒜漬沃續供列各取佩刀臠切薦飯食罷方以[illegible][illegible]傳杯冷飲之謂御宴者亦如此自過嬪辰州東京[illegible][illegible]絕少麥麵每日各以射倒禽獸薦飯食畢上馬每旦阿骨打於積雪中以草薦一虎皮背風而坐前獠草木率諸酋至各取所別箭一隻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右上馬放所部軍馬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續不絕兩頭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圍盡阿骨打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行兩翼騎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起外者四圍得迎射自外至內者須主酋先射凡圍如箕掌徐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即兩稍合圍漸促須臾作二三十匝野獸迸出或射或擊盡斃之阿骨打復設皮坐撒火炙啗或生劈引酒一兩杯騎散止宿阿骨打嘗言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布陣大概出此出獵既還仍令諸郎君家各具酒殽請南使赴飲十餘日始造國書時適經元日隔夕令大迪烏具車仗召南使赴宴凌晨出館赴帳前近行五里阿骨打與其妻大夫人者於坑上設金裝交椅二副並坐阿骨打二妻皆稱夫人次者摳衣親饋什物以名馬弓矢劍槊爲獻且曰臣下有語邪姦佞不忠不孝者願皇帝代上天以此劍此弓誅殺之各號上壽杯國主酬酌之次令南使上壽杯於國主及夫人飲畢阿骨打親酌二杯酬南使阿骨打云我家自上祖相傳止有如此風俗不會奢飾

（祇得箇屋子冬煖夏涼更不必修宮殿勞費百姓也南使勿笑當時已將上京掠到大遼樂工列於屋外奏曲爲觴於左右親近郎君輩玩狎悅樂獨阿骨打不以爲意殊如不聞宴畢令南使往黏罕家議事畢遣使隨馬政來）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又梁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尉時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善於逢迎凡御筆號令皆師成主之多擇善書吏習倣奎畫外庭莫能辨王黼以父事之權勢熏灼嘗進者皆出其門自稱蘇軾出子因訴於上軾之文復出人閒（案）東都事略王黼傳梁師成與黼連牆穿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節必稱爲恩府先生梁師成傳王安中爲翰林每草師成制必爲好辭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師成啟事云始童貫自謂韓琦遺腹而師成亦以爲蘇軾出子至訴於徽宗曰先臣何罪先是天下禁誦軾文章其尺牘在人閒者皆藏去至是始復出鐵圍山叢談童貫彪形燕頷亦略有髭瞻視炯炯不類宦人項下一片皮肉如鐵王黼美丰姿極便辟面如傅粉然鬚髮與目中睛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讀黼於未得時魯公獨忽之後常有愧色於吾黼始因何丞相執中進後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首侍輿援父事宦官梁師成蓋已不能過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

宣和閒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衞仲蓮達可當行辭因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爲此辭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陳桱通鑑師成以翰墨爲己任四方雋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僭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又卷百四十一（原注）蔡絛史補云睦賊方十三攻陷六州三十九縣童貫因命其屬董耘作手詔稱爲御筆四散榜文幾若罪己然且曰自今花石更不取人情大悅方寇亦用是無辭後遂擒破三年之秋貫平方臘而歸云云及睹罷花石之詔上大不悅甚云云而貫見應奉司取花石復如故又對上數曰東南人家飯鍋子未穩在復作此邪上爲怒故貫雖以功遷太師遂復致仕而董耘卽得罪矣（案）陳桱通鑑係十月事）

方臘改元號永樂以其月爲正月（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乙丑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睦州張徵言與宮祠以治郡無狀故也實錄

天章閣待制新知青州曾友蘊改知睦州（（案）曾友蘊據十朝綱要泊宅編青谿寇軌宋史俱作曾孝蘊此云知青州改知睦州諸史尤以爲青州改知杭州其說不同）專一管句措置捕捉青谿羣賊（（案）方勺泊宅編青谿寇軌並云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青濮閒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眾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又云青谿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皆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賊來路難蚍蜉之歙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聞州遂陷宋史孝蘊傳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谿孝蘊約敕部內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

丙寅方臘陷青谿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九朝編年備要青谿令陳光以棄邑先遁尋伏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余深諫上以取閩中花果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言者謂深使曹

輔言事深求退出知福州而以王黼爲太宰（案）宋史本紀己亥余深罷仍少傅授鎮西軍節度使知福州庚戌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東都事略王黼傳王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詳見三年五月又云黼遷居賜第凡供張什器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坊樂又宴其家爲以落之遂以少保爲太宰稍襲京故迹事以燕京鷹事編年備要云曾黼初得館藏乃深除之而輔兄弟有爲余門客者至是傳言以輔爲深所使周輝清波雜志卷上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序立其下深有羨蔡之色親厚者乘閒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議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騎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十二月丁卯朔）戊辰方臘陷睦州賊眾二萬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爲賊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方勺泊宅編青谿寇軌十二月四日陷睦州據十二月丁卯朔則戊辰初二日與方勺所云異讀史方輿紀要嚴州府山川宏偉水陸險峻據臨安之上游當衢歙之衝要宋方臘倡亂於睦州而

（杭歙諸郡皆不能固長江以南舉岌岌焉）

甲申方臘陷歙州休甯縣知縣事麴嗣復爲賊所執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亦當舍逆從順（〔案〕亦當二字九朝編年備要作爾要）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奈何使我降賊數語賊何不速殺我賊曰公休甯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賊作率吏民修城門眾樂赴功守備不苟朝廷知之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加直祕閣嗣爲賊所傷自力渡江將乞兵於宣撫司未及行而卒（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方勺青谿寇軌十二月十三日陷歙州此云甲申則十八日九朝編年備要陷休甯縣執知縣麴嗣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曰自古妖賊無常久者爾當舍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奈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甯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之而去未幾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宋史麴嗣復傳麴嗣復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歙州休甯縣方臘黨破縣欲遁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懾屢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難率吏民修城立門眾赴功守備略熟朝廷知之進其官二等加直祕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度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卒兩浙名賢錄麴嗣復錢塘人）

丙戌方臘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曹掾栗先守獄詬賊遇害（〔案〕栗先原本誤粟先今據九朝編年備要十朝綱要畢氏通鑑諸書改正又兩浙名賢錄所載有歙士曹毛與死賊事可並參考名賢錄云毛與字奴續江山人少有節操晚以特恩爲歙士曹睦寇攻城官吏皆遁與曰吾職司寇獄有繫囚誼不可去乃斷州事時二子貢辟雍即遣人持獄印縋城以出令上之朝城陷與衣冠坐堂上賊脅使降不屈罵賊不絕口攢刀而死妻錄氏弗忍去婦掠其姑又弗忍去卒俱遇害事聞贈朝請郎官其後）於是婺源績溪祁門黟縣等官吏皆逃去

後四日又陷富陽新城遂逼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方勺青溪寇軌十二

月十三日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

丁亥通侍大夫保甯軍（〔案〕原誤保康軍據十朝綱要改正）承宣使直睿思殿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提刑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譚稹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谿縣賊（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本紀是日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九朝編年備要三年正月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十朝綱要是日詔保甯軍承宣使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譚稹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谿賊庚寅手詔譚稹臣出使制置捕捉郡賊所至察訪事有害民者悉條盡以聞三年正月丁酉朔改爲兩浙制置使可據以正宋史之誤）改威武軍承宣使婺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王稟前去節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此條原題三年正月七日兩錯出是月戊子之前蓋必原本有誤也據十朝綱要十二月丁亥詔保甯軍承宣使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譚稹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谿賊步軍都虞候王稟往統制之是與鄒譚稹同係丁亥日今從之又考長編紀日例用干支而此條但題云某月日不係干支者疑楊氏據長編注中錄出補之也）

戊子方臘陷宣州甯國縣進逼宣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此條原本誤題三年正月今考三年正月無戊子日原本係乙未前事則戊子乃是二十二日乙未爲二十九日十朝綱要係之十二月戊子似可從也今據以改正讀史方輿紀要甯國府宋曰宣州陷觀金陵襟帶杭歙阻山控江形勢便利據險而守擇利而動縱橫南北亦創起之豬也甯國縣在府東南一百五十里兩浙名賢錄錢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

乙未方臘陷杭州知州徽猷閣待制趙霆遁去（〔案〕趙霆九朝編年備要十朝綱要與此同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通鑑作趙霆）廉訪使者趙約（〔案〕約原誤綱據九朝編年備要宋史本紀改正）詬賊而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本紀三年二月庚午趙霆坐棄杭州貶吉陽軍方勺青谿寇軌十二月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薛應旂通鑑十一月方臘攻陷青谿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南攻衢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

（賓怨心讐奏至時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燄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致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兩浙名賢錄書子霞餘杭人潛心味道於洞霄宮嘗著大滌洞天眞境錄自號蒲渝子宣和元年詔主杭州洞霄宮明年睦寇起破歙臨安官吏散走其徒亦治舟請行子霞曰吾被天子命主此宮守死職也公等第去已而賊至子霞正色叱之遂遇害門人程用光叩閤言狀憫其忠賜錢三十萬敕令改葬發土止一空棺而已仙家所謂兵解者也）

丙申詔以南康軍居住宣德郎管句太平觀陳瓘移居楚州始王宷得罪瓘自江州移南康及方寇作或又爲飛語云瓘女壻已爲所劫欲加中傷然上訖保全故卞京黨人莫能害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瓘移南康在政和七年十二月王宷伏誅在重和元年二月宋史陳瓘傳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以陳過庭爲御史中丞（時睦寇猖獗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罪惡昭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時論韙之案宜正典刑原作一旦正典刑今據九朝編年備要東都事略宋史傳名臣言行續錄改正東都事略陳過庭傳云是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過庭無所附徽宗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擢拜御史中丞宋史梅執禮傳執禮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騶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越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又程振傳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上凡疑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藹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曰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

又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捕招降之（案東都事略叔夜傳名臣言行續錄俱云劇賊宋江剽掠至海州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公夜募死士千人距十餘里大張旗幟誘

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鬬志伏兵乘之江乃降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眞有聞於時者十朝綱要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宋史本紀三年二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畢氏續通鑑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過人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叔夜使閒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艘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然則據諸史所書招降宋江事俱在三年二月而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獨係之是年十二月與諸史不同疑不無舛錯又畢氏通鑑攷異云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貫將劉延慶宋江等討方臘據宋史本紀宋江之降在次年別傳誤今不取案畢氏此言似亦失考今據長編所載三年四月戊子童貫與王稟等分兵四圍包幫源洞而王渙統領馬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次洞後十朝綱要亦載三年六月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是宋江之討方臘固有明證而畢氏乃疑童貫別傳爲誤其說殊未當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二

謨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三

徽宗

宣和三年正月（〔案〕十朝綱要正月係丁酉朔四史朔閏考同）癸卯領樞密院事童貫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延慶充宣撫司都統制諸路軍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十朝綱要是日以童貫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與此同宋史本紀上年十二月丁亥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討方臘貫傳不書年月日東都事略劉延慶傳延慶破夏人成德軍生擒賞屈并熙河招到爲王子益麻黨征加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功拜保信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從童貫討平方臘徙鎮三城九朝編年備要初變之亂王黼方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且峻責浙西提刑張苑勿張皇生事因不敢實奏賊遂不可制至建陷數州上大恐中都爲震始遣譚稹稹逗留不時進及賊入杭乃遣貫行時北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輦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

乙卯方臘陷崇德縣進圍秀州知州宋昭年等擊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崇德原誤崇寧今據十朝綱要改正陳桱續通鑑二月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臘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還據杭州兩浙名賢錄王子武嘉興人初爲統軍睦寇方臘作亂横行州邑殺平民二百餘萬喋血轉關官軍莫能挫其鋒來攻秀州去城南一舍而陣眾號十萬子武白太守曰今日之事公職守子武職戰請背城借一以報國家請速具單與翦此而後朝食乃下令簡精銳五百人長兵在前短兵相接弓矢分左右翼夾射遂啟門鼓噪而出太守後率百姓登陴雷鼓發喊以助之屋瓦皆震戰士勇氣百倍莫不一當百賊大駭奔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五千級築京觀五以表其功賊遂退據臨安不敢北面以窺江淮者由子武以孤軍遏之之力也）

丁巳御筆處分已立賞狀捕兇賊方十三及一行兇黨尙慮賞輕諸色人未肯用命掩殺今增立下項一生擒或殺獲爲首方十三白身特補横行防禦使銀絹各一萬匹兩錢一萬貫金五百兩次用事人每名白身特補武翼大夫銀絹五千匹兩錢五千貫金三百兩有名目頭首每名白身特補敦武郎銀絹各一千匹兩錢三千貫金一百兩已上願補文官者聽一如係官員文武學生公吏將校兵級等獲到前項人並擬比選補官職仍與支賜一係賊中徒伴購殺前項人將首級或能生擒赴官並特與免罪一切不問亦依賞格推恩支賜是日童貫至鎮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酉御筆自來收買計置花竹窠石造作供奉物色委州縣監司幹置皆係御前預行支降錢物令依私價和買累降指揮嚴立法禁不得少有抑配意謂奉行之人遵承約束皆知事上恤民之義比者始聞贓私之吏借以爲名率多並緣爲姦騷擾達於聞聽可限指揮到應有見收買花石造作供奉之物置局及專承指揮計置去處一切廢罷仍限十日結絕官吏錢物作匠並撥歸元處已計置造作收買到見在之物所在椿管具數聞奏後尙敢以貢奉爲名因緣科擾以違御筆論（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十朝綱要是日御筆罷收買花石造作供奉之物凡置局去處罷蘇杭造作局）

甲子王稟等破賊於秀州城下斬首數千級秀州平（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是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東都事略彭汝方傳汝方汝礪之弟也知衢州時方臘陷婺睦杭而衢介於三郡之間賊勢張甚兵力寡弱眾皆奔潰汝方與郡僚段處約守孤城城陷罵賊而死年七十一贈龍圖閣直學士宋史汝方傳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靑溪與衢州接境寇至無兵可禦眾挈屬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而死年六十六徽宗褒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七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衢州西安縣信安城相傳舊城在今城西宋宣和三年方臘作亂始築郛郭）

（山其東南相連者曰龜峰山府治枕其麓宋史方臘陷衢州州守高至應於龜峰梁城是也兩浙名賢錄胡埜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宣和二年冬方臘反青溪遂陷睦明年兵及婺境官吏告風聞夜弃城逃諸生勸埜避難埜曰我應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城陷闔家皆死之事聞贈朝散大夫又云許夔字世英東陽人剛毅有力善騎射微時嘗毀淫祠而衢投息人咸敬之宣和中邑懷德鄉寇起屢集民兵攻討之鄉賴捍衛隨奉檄援郡城有功上其事補秉義郎攝郡事既而睦寇入境屢挫其鋒久之兵食不繼[illegible]盜益兵攻城夔力戰死之屍猶僵立如生能載所乘馬而歸至今廟食於鄉子孫繁衍爲邑巨族）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三年春正月復熙豐舊制乃大赦六年禁銜改元豐法制者以不恭論〔案〕宋史本紀陳桱薛應旂通鑑元年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又宋史本紀二年六月辛巳詔自今銜改元豐法制論以大不恭）

（又蘇杭造作局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至是以方臘亂浙西悉詔罷之〔案〕九朝編年備要先是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

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需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罷之諂諛人猶賣其工程進奉不絕未幾復置至是以方臘亂浙西詔悉罷之陳桱通鑑正月童貫至蘇州承詔罷蘇杭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急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進奉諸局場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二月丙寅朔）壬午金國使錫剌曷魯并大迪烏高隨至登州先是女眞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阿骨打之約欲使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兵討賊（〔案〕西兵原誤西京據北盟會編改正）朝廷罷更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案〕回原誤而據北盟會編改正）留曷魯等不遣曷魯狷忿（〔案〕狷忿北盟會編作猾忿）屢出館欲徒步入京師爭詔馬政王瓌引之詣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遼史是年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契丹國志金人

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遼[illegible]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鎮董小醜坐討平州賊[illegible]留不進被誅本部縣長羅青漢董仲孫倡率怨軍作[illegible]攻錦州月餘不能下輒部統耶律余覩拔兵至怨軍[illegible]擢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illegible]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爲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徹劉[illegible]臣甄五臣各領餘兵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貫欲分其勢也余覩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分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錦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于金人而廢怨叛于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遼自金人攻伐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邱墟天祚向以四時遊畋爲樂工作之費未嘗少殺遂失內外人心容有倦處萬機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曰秦王魯王並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恐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適余覩會撻曷里妻嘗過余覩家蕭奉先[illegible]遣人誣告其妻結余覩將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帝事發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晉王時余覩在軍中聞之懼即領千餘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爲雨霖所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宰相蕭德恭太常袞耶律

諸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至閭山縣相及諸軍議曰今天祚信用奉先致晉王之禍兼奉先平日視吾曹蔑如也余覩宗室之豪俊負氣不爲人下若撻余覩則他日吾曹皆余覩也不若縱之爲利告曰喏於是紿云追之不及余覩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蕭遐買等爵貴以慰其心陳桱通鑑二月遼主殺其文妃蕭氏南面都統耶律余覩叛降于金三朝北盟會編正月金人遣曷魯大迪烏充使副持書來議夾攻金人國書云正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適紆使傳遂示英華載詳別屬之辭備形書外之意事須寄而後度禮富具以先闔時者趙良嗣等回許與燕京并所管州鎮書載若不夾攻難應己許今若便要西京亦請就便計度收取如難果意眞焉報示有此所由未[illegible]來動的期所有關封決當事後載知亦曾熟慮春分九始善祀多祺令差孛堇曷魯大迪烏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錄尊奉書不宣謹白二月二十七日曷魯至登州）

方臘陷旌德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畢沅通鑑係此條於癸巳下十朝綱要載是日劉鎮破賊烏村攢斬首六百級復甯國縣）

癸未王稟等克杭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畢沅通鑑係之癸巳方勺青溪寇軌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闔門表裏合擊斬首九

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入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璽日首逼大兵入號東都事略張確傳宣和中召至京師屬方臘起青溪勢張甚確上言此青王民也但庸人擾之耳陛下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敢有以華石淫巧供上者死務在撫綏則浹旬之間必可殄滅矣宰相王黼怒出爲通州杭州攝睦州確以方略授諸將賊由是遂敗宋史韓世忠傳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備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乘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追淵嘆曰眞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賞之且與定交又王淵傳劉延慶討方臘以淵爲先鋒賊將據錢甚勢張甚淵論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還來必易我明日爾遊戰而衍通我以強弩伏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追之伏弩卒發應茲而倒逐北至宿安賊據幫源洞遂圖而平之授閤門宣贊舍人陳遘傳宣和二年冬方臘鼠詔以屬遘遘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見皆衆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帛士不習戰未必能滅賊願發京護兵兼禮貌盾手兼居以來庶義舉起恩民不至滋斐帝悉行其言加龍圖將責學士經補七路治於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暴州縣推搜求官吏恣行設數往往斷載支體探取臆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修壽不償怨心蓋貪汗階利之人衛法侵年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于民心一日乘勢鄉此可爲悉痛此氣不除必更生事臣願察官吏姦賊倘仍費習者接治以間乞重真於理計之又進學士又云杭經巨寇後河集理室刑人以水滌爲病前守數請於朝青以勞賓搬役遺以冬月被真傷洞楚諸郡凡守臨綱卒悉集岩所先是當閏歷輩卒無以食卒東餉不自聊閭命租李吁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贏人利焉陳極通鑑二月以陳遘爲江淮經制使命遘經制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饒齡遘以財用不給創議度公私出綱量增其贏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通考卷六十一職官考宣和三年臣條言睦賊帆瘋乞以杭越知州兼木路安應鎮應一方詔杭越州江當府守臣並帶安應使諸洪州守臣可依江前府安撫使凡諸路安撫逐州知州兼以直秘閣以上屯窄總護諸將稅制軍旅察治姦究以肅清一道凡兵民之改皆掌焉帥其屬而聽其獄設須其禁令定其賞罰倍其錢設申械出綉之名籍其行以法若事雖專決則具可否棄奏郎干械速遇防及土卒抵羿則聽以便宜裁陳係盜付朔殺御夷狄擅甯驅闕若甲兵屯戊務粟饒運則視其綏總盜庸而移用之掌凡戰守之事

乙未方臘陷處州餘黨逼信州（案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九朝編年備要陷處州縉雲尉詹良臣樂賊爲所執欲降之良臣罵曰往年王倫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祭於河北同竊無少長肯秦市令不案前蘇猶獲至此且暮官單至爾肉饋餉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絶聲時年七十上聞而憫之官其二子宋史良臣傳良臣睦州分水人以恩得官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皆棄城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兵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寇所執又劉士英傳宣邪聞爲溫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其身欲道士英奮謂不嘗遊自郡將而下皆排派之士英獨身任責推郡茂才石矚爲謀主治兵時權籍保伍分其地爲八關委官統卒以鐘爲約令民閩簡葦則趙所守棄未幾賊來攻拒守凡四十餘日官軍既至賊濟去又蕭賑傳調信州議曾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修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起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撤振畢貴逢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徹振督軍諭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停誠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平諸邑盜未息守侵徹振鄭初振悉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又丁仲修傳仲修字敏之溫州人方臘黨俞道安陷樂清將渡江巡檢陳華往捕死之先鋒將張壓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八接僑僑斷馬嚴溺死賊至概遊夏料遣輔竪迎戰數十合襄死之仲修帥剛兵票諸樂詩鄉兵失操而散仲修以餘兵與賊戰力留乃死兩浙名賢錄姚舜明字延麻乘縣人舉進士果官河東經略安撫使宣和初睦寇連陷杭處等六州時舜男知發州方之任被已被國遂招集士卒突國入賊引兵出畏賊衆奔濱時賊將淇教隊處州復計降其衆酉十餘萬又云沈希侵字濟叔溫州人宣和初知龍泉三年睦賊洪載人寇諸邑皆陷龍泉民倩齊洵希設殺然爲守樂計賊至與戰大破之事平朝廷嘉其功增秩一等在邑五年去之日遂者肇穢游沱爲立三賢堂於玉峯寺以翟之又云閱上觀字民表遂昌人偶應有大志宣和癸丑睦州寇受賊酋淇載陷松陽嶽其城分兵以攻遂旨勢張甚朝廷下部招安之寓事者縮首真敢往數魏然諸行遂單身齎詔人賊營以義感之成約而反朝廷嘉其功授承信郎又云鄧熹遂昌人有勇略善文章宣和中睦寇犯松陽遂昌間熹散家財結里中挐勇少年入邑衆將賊至與戰山奇破之賊衆奔對兩邑遂全郡將黃葆光間于朝皆秩賜金以榮其歸仍官其一子父云趙青才與鄧熹同里政和中選爲武擊傳士弟于恃力絕人更精於射去百步而射楊棠無不中者時將疲背方獵叛與熹父子集趨壯相約角邑人恃以安猪時松賜賊侵掠及境乃率所部格手孟山前賊勢張甚育才手射殺數十賊矢盡擲弓於地横刀而入賊陣賊衆披寨分兩與左右合擊青才復砍殺數賊力盡死于學下閩

者莫不太息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罷花石綱初江淮發運司於眞揚楚泗各有轉般倉綱運綱運兵士各有地分每舟虛二分容私商以利舟又載鹽回運兵士稍便之後以發運司舟般撥充御前綱以載花石而轉般倉廢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又鹽法屢更無回運舟兵苦之多逃亡而爲盜至是禁般載花石使之般運糧道（案）十朝綱要二月丁卯禁臣庶於淮南兩浙路般致花石入京庚午詔兩浙路被賊民戶公私逋及三年田賦方勺青溪寇軌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修歲加增另舶艦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糴秀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麥糯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濟柯勿能運則取道於洶每選風濤則人船皆沒任死無算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徧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指爲御物又不即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啟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思亂者益眾又云貫至蘇州始承詔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幷木石彩色等場通考卷二十五載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爲直達歲運催足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爲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綱詳祖宗建立眞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滯送致中都糧儲不繼仰填聖訓丁甯訓飭諭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眞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爲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眞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易施行然後候歲豐計置備高取旨立法轉般以爲永法詔稹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陸畈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東都事略徐勤傳徽宗問曰卿久於外下民疾苦宜以告朕勤曰事困永易務言帷茶遵法爲最苦茶鹽取息太深故私販者十百爲羣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而爲盜則可憂舊法官惟監州縣常有三年之積買人沿邊入中糧草鈔法流行今許通京則州縣無積鈔法遂壞入綱運般米無欠折以般鹽前之今無般鹽則米綱亦壞徽宗曰爲國用不足故也勤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徽宗稱善宋史食貨志宣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拆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眞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滯送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

泗州爲始次及眞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候歲豐計置諸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發於眞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亳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船畫賈偉節傳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綱諸道運負造臣船二千四百般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致刑部向子諲傳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取可否發運司徹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貸瀦之使平決不可鑿有司三日一啟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家以應奉往來啟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

三月丙申（（案）十朝綱要係是日朔四史朔閏考同）**賊再犯杭州王稟等戰於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於桐廬敗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戊戌童貫留譚稹駐鎮江帥中軍赴金陵（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虞奕傳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兩浙名賢錄毛友字達可西安人守鎮江時方臘已殘睦歙監司犒不以賓閒友其奏時宰相主應奉諸使者皆朱勔咨怒其乘皇友遂監觀其謝表曰兩郡生靈已罹非命一遊使者猶謂無他陳雍以書審於覲舊日蔽遊江淮阻遊賊勢斯人有助也後官翰林學士

壬辰賊帥呂師囊屠仙居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據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三月丙申朔無壬辰今以原書在戊戌日後戊申日前事姑仍餘於此方勺青溪寇軌賊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邪起應之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巖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讀史方輿紀要仙居縣白塔寨縣西三十五里宋志嘉定十五年守臣言白塔寨因宣和中寇亂置今已爲聚落而蒼嶺當衢處婺三州關阜深隘行者窮日而後度人煙迫絕寇懷所憑請徙於營下戴村尋殷兩浙名賢錄蔣煜遷居人有文學而喜諧笑善抑人人亦以是抑之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觜以拜指其膝而罵曰此豈拜賊者耶寇怒抽刀擬之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罵不絕口而死煜性滑稽其臨難果決有如此又云王達縉雲人生有勇力善劍槊能步鬬宣和閒方臘寇縣勢甚披猖縣尉詹良臣以力戰死

（人情洶懼達乃率壯士數百人從間到仙居會呂師囊爲內應取道徼官軍夾攻之遂大破賊鄉邑乃全事定身退口不言功郡守上其事授承信郎不受辛之日男女走哭者數千人相率立祠祀之請於朝封忠烈侯）

戊申官軍復歙州賊攻台州不克解圍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十朝綱要係之己酉日方勺青溪寇軌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此則戊申十三日已復歙州而壬子十七日始云劉延慶與賊戰於甯國敗之其說不同）

辛亥劉鎮楊可世至歙之潘村遇賊萬餘迎戰復有萬衆衝後軍鎮可世分兵擊之夜半賊潰斬獲一千四百五十級賊再圍台州不克解圍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壬子童貫自金陵還鎮江劉延慶與賊戰於甯國敗之

王稟等復富陽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十朝綱要甲辰復婺州丙辰復富陽縣）

丁巳復新城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戊午王稟等至桐廬桐州港遇賊以戰艦攻之奪溪橋

翌日復桐廬縣凡獲一千五百餘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申童貫駐平江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壬戌王稟克復睦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洪邁容齋隨筆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威嚴爲義然實嚴陵灘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張湜雲谷雜記近時閩中書肆刊書往往竄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記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爲嚴州今所刊元豐九域志乃徑易睦州爲嚴州又廣韻桐字下注云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書傳疑誤後學皆由此也宋史張闡傳闡調歙州兵曹攝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卻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即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辜州將意解士得免讀史方輿紀要嚴州建德城宋宣和三年平方臘知州周格重築縮爲十二里二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親試舉人賜何奐以下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梁師成下使臣鄧宏曹組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案〕六百餘人宋史本紀作百三十人鄧宏諸史俱作儲宏惟十朝綱要作鄧宏）

（同但係之四月庚寅詔則尤與此作三月不同東都事略梁師成傳晚年益通賓客招縣略士人納錢數千緍即令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爲名而官者至百餘人及唱第之日侍於上前奏請升降皆出其口其小史曹組儲宏者亦登第而宏執斯養之役如初通考卷三十一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大學仍存三舍以歛序課試通合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錄大闕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吏皆賜之第先是大觀三年官者梁師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鄧武之子鴻臚寺丞雍進頌文可采特令直赴廷試自後此類頗多又通考卷三十二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元何渙又通考卷二百三十八經籍考箕潁集二十卷陳氏曰潁昌曹組元寵撰組本與兄緯有聲太學亦能詩文而以滑稽下俚之詞行於世得名良可惜也謝克家任伯爲集序其子勛跋其後略見其出處蓋宣和三年始登第部禮進祥光賦有旨換武階兼閤職詔中書召試仍給事殿中未幾而卒然集中有謝及第啟自敘云登以預詩生竟明右列則未第之前已在西班不知何以也曾慥詩選云六舉不第宣和中詔赴廷試賜第敕中所謂特舉屏微許從俊造徙之賢良是序故不著其實爾）

（〔又〕是春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未平人多憂之〔案〕宋史五行志載與此異而天文志日變下不出此條）

四月乙丑（〔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日朔日）王稟等於睦州南門外對溪岸斬賊一百九十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丙寅王稟等又斬賊九百六十七級於睦州南門外對溪岸劉光世兵進衢州賊萬人出城我師大捷斬獲二千二百五十六級生擒賊首鄭魔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劉光世傳方臘反延慶爲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

戊辰賊將呂師囊攻台州通判李景淵擊走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己巳前知睦州張徽言特貸命免眞決刺面長流萬安

軍以盜發所臨失職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未劉光世自衢將之婺軍行一舍賊萬衆再犯衢將官葉處厚與賊戰爲所掩處厚溺死光世聞之引軍還擬賊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項德傳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乘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項鴿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合會賊盡銳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各圖其像祀祭之）

丙子劉光世復龍游縣斬賊二千二百九級生擒五十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丁丑賊陷天台黃巖兩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己卯王稟兵至建德壽昌縣境白沙渡斬賊九百一十五級奪其糧舟百餘劉光世復蘭溪縣斬賊百九十四級生擒千五百餘人郭仲荀復上虞縣斬賊三百一十級童貫以中軍駐杭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十朝綱要五月戊戌劉光世復壽昌縣紫月溪洞丁未劉光世至靈山洞破賊於鳳池谷斬一千六百餘級斬賊首胡將觀將招安嶺繆二大王等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來降兩浙名賢錄童淑壽昌人面如紫玉赤睛虎鬚有膂力能挽強弓射百步外無不貫心洞脅者鄉里服其勇宣和中童貫討方臘淑仗劍歸之請爵當一面貫以淑知山谿險厄命率銳卒數百爲前鋒開道貫以大兵繼之淑轉戰而前賊徒奔潰直抵青溪方臘據巖險自固不出分兵塞隘以困之會韓世忠從間道入幫源禽臘以出賊黨悉平敘功爲多擢殿前將軍領宿衛）

庚辰郭仲荀至湧泉寺斬賊兵三百一十七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巳劉光世至婺州薄城下賊二萬餘衝我軍光世麾兵大戰賊敗乘勝奪門而入掩殺逐出之斬首四千餘級復婺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案兩浙名賢錄陳宗譽字彥聲東陽人宣和間盜起睦州鄉邑無賴有謀欲應之者宗譽聞之急亂身無賴中察其猾解事者一二人力論以禍福使轉相告譬應聲解散得不從亂安撫使劉述古聞而賢之知其有可用才因命宗譽糾合義兵以衛鄉井宗譽即推牛置酒悉呼向所識無賴諸少年縱飲之酒酣宗譽部諸少年曰從賊之與從義相去甚遠從賊則禍及宗族且役身而受惡名從義則保全里閭即及身而受上賞惟諸君熟計之諸少年白向微陳父言吾屬爲不義死矣今之身陳父之所生也敢不惟命是聽宗譽大喜盡辭而去諸少年歸各率其黨操戈荷兩手弓禁矢而前以聽宗譽約束宗譽師以兵法部伍之畫地爲守賊偵有備不敢犯民附安堵述古欲官之宗譽不肯曰吾用諸少年力而一身受賞能無報顏乎述古聞而更賢之僞曰義士而下名又云趙權東陽人氣豪而有才略挽強弓射百步外皆擒撩心時稱能手宣和中時寇猖獗權杖劍請大將楊惟中請獨當不當一面惟中壯之簡鎗杖手三百人隸焉權轉戰而前賊無敢當其鋒者連破青石光明上清請洞而自部鎗杖手四出殺賊賊望風而逃四境安堵帥府上其功詔授迪功郎尋補東陽尉）

癸未王稟等復青溪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讀史方輿紀要宣和三年平方臘之亂改曰淳化兩浙名賢錄錢嵒字學山淳安人與弟觱俱讀書尚氣節宣和中方臘之亂州邑多被殘破嵒與觱團民兵衛鄉井民服其令）

丁亥郭仲荀至南寶洞斬賊二百六十餘級生禽三十二人姚平仲收復浦江縣劉鎮等駐幫源洞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趙與時賓退錄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校倍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益忌之他將王稟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此陸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宋史黃友傳方臘稱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婺寇復作守留友攜兵齊爲珍誠計友請往論之既大肅江賊望風辦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持釘一儕置其前友正色吹之曰次等何速死邪賊首李德壯之巫庵退一境帖然婺人圖象祀之兩浙名賢錄黃仁環浦江人生而勇悍有智略喜談兵而議論多依名節方臘之亂鄉里不選多從之者仁環以爲恥僞奮勇出身保禦郡守上其功授承信郎十朝綱要五月甲午朔姚平仲復義烏縣破僞天仙洞斬首甚衆獲僭僞等物）

戊子初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預約會於睦歙間分兵四圍包幫源洞於中同日進師至是王稟等已復睦州將至洞前劉顯等已復歙州（案三月戊申官軍復歙州辛亥劉鎮楊可世至歙之潘村此劉顯疑劉鎮之誤）駐軍洞後且密諭之剋日既定當縱火為號見焚燎煙升則表裏夾攻仍面縛偽四上副御筆四圍生禽之策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坂險徑危賊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間道掩擊奪門嶺斬賊六百餘級是日平旦入洞後且戰且進鳴鏑縱火焚其廬舍稟等自洞前望燎煙而進稟領中軍辛興宗領前軍楊維中領後軍（案宋史程迪傳宣和中從楊維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兩浙名賢錄杜伯儋字安常東陽人猿臂善射熟韜略多智計以功名自期宣和盜起大將楊惟中率師進討伯儋仗策謁於軍門惟中與言大喜留之幕下運籌制勝出奇無窮每與賊對勇氣溢發橫戈而前賊無堅陣賊平授承忠郎轉台州鎮將歷史館檢閱）總裨將王淵黃迪劉光弼等與劉鎮合圍夾攻之賊二十餘萬眾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凶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廬萬間王稟以奇兵斬賊五千四十六級劉鎮等兵斬賊五千七百八十餘級生禽四百九十七人脅從老稚數萬計並釋之而未得偽酋方臘翌日搜山（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陳桱續通鑑云二月童貫譚稹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淯安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杖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其俘遂為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其黨皆潰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宋

史韓世忠傳亦言辛興宗掠其俘以為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庚寅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禽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洞中並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撫司（案九朝編年備要云奏捷於朝其表有曰孰謂廉頗之已老尚堪李靖之一行又曰遂成希世之功等語識者笑之）方臘雖就禽而支黨散走浙東賊勢尚熾（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方勺青溪寇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禽方臘及偽相方肥等妻邱子皂二太子凡五十二人於梓洞石坑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云七月戊子童貫俘方臘以獻八月丙辰方臘伏誅又本紀乙巳以童貫為太師譚稹加節度使十月甲寅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十朝綱要八月童貫加太師進封楚國公譚稹常德軍節度使九月乙酉手詔童貫開疆辟國殄滅姦凶殊勳昭著二子師錫師禮可特除遙郡觀察使）

辛卯童貫遣郭仲荀劉光世姚平仲等分路往討仲荀駐兵三界鎮（案界字原脫今據下文及諸史補入）新昌嵊縣賊合攻之仲荀四面拒戰斬首二百六十一級獲旅鼓等是日自三界鎮進兵佛果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九朝編年備要陷剡縣知縣宋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韐敗之十朝綱要二月庚寅賊帥仇道人陷剡及新昌縣知剡縣宋旅戰死三月庚子賊攻越州知州劉韐擊走之五月己巳郭仲荀復嵊縣新昌縣庚戌姚平仲破求日新洞殺日新焚其巢穴乙卯楊惟中復東陽縣閏五月丙寅姚平仲等提兵五千破仙居縣界招賢四十餘洞於是楊惟忠王渙梁安平劉光世等兵破洞敗獲皆有功而偽方五相公偽七佛等眾屢敗賊餘黨氣益衰六月己亥姚平仲破賊金像等三十餘洞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姚平仲破賊石峽口賊將呂師囊棄石城遁走擒其偽太宰呂助等宋史宋旅傳宋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為豫備計俄而盜眾大至躬率壯鋭冒矢石雖頗殺擒終以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韐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又名臣言行續錄載劉韐事云方臘反陷杭睦二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悉遁或請公行公曰吾為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為動民聞公言稍還公

下令曰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民讙奮無敢後遂葺壁繕兵爲戰守備明年二月賊陷衢婺八日至城下公麾眾出戰賊大潰橫尸蔽野自是不敢近公境溫台明以越爲屏蔽亦賴以全越民相與創生祠比屋繪其象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東都事略劉韐傳與此略同又云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舉進士調豐城尉進徽猷閣待制知越州靖康朝河北河東宣撫使京師陷死於難朝廷褒其忠贈資政殿大學士方勺青溪寇軌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至令吃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于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遊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奪以逞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雜識欲痛殲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馭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眾而反則越守劉韐之於仇賊是也此風日煽殆未易家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息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宋史楊震傳震代州崞人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遠高

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冒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韐州進甯砦又何灌傳灌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兩浙名賢錄董公懲字伯張新昌人宣和庚子冬方臘起桐廬蔓延新昌官吏奔竄莫敢當公健懷慨率子弟聚里中萬人取以紀律遂破賊莢其寨斬首千級境內復安王師討割西賊徵公健爲先鋒公健藉累勝之威輕覓賊以數百當數千殺獲頗眾已乃王師不進勢孤援絕公健度事不可爲呼眾語曰大丈夫甯以義死不可以不義生遂自殺人皆歎息垂涕贈武功大夫汝州團練使官其諸子讀史方輿紀要嵊縣宣和三年縣遭睦寇既平增修城壁周十二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貴妃劉氏薨諡明節皇后劉氏本酒家保女也性穎悟能迎旨合意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謂妃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寶安妃位（案）宋史本紀丙寅日葬甲寅日進冊爲皇后諡明節劉貴妃傳帝寵之甚後宮皆往唁帝相與嬖泣崔妃觸左親而無取容帝悲怒疑其爲厭蠱卜者劉康孫緣妃以進喜安談休答搆送閑封隸醫曹孝忠侍疾無狀閣內侍王堯臣坐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事併鞫治獄成同日誅死遂廢崔妃爲庶人周煇清波雜志卷中云頃得一小說書王黼奉勅撰明節和文貴妃墓志云妃齒瑩潔如水晶條嘗餌絳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爲韻煇嘗以此說叩于宣和故老答曰雖當時文字閒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褻賓然韻字蓋亦有說宣和閒衣者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爲鄆邸倡爲此議時趙野春帖子亦有複道密通蕃衍宅諸王謔似耶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五月（（案）十朝綱要五月係甲午朔四史朔閏考同）丙午金國使曷魯大迪烏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邦彥（（案）宋史邦彥傳[illegible]宣和二年使遼[illegible]）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曷魯大迪烏驚曰如此則失其（備要續通鑑改正北盟會編云難以復如前日緣議曷魯等歸）邦彥[illegible]懽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徐議之曷魯大迪烏留闕下凡三月餘（（案）紀事本末[illegible]）

[illegible]

民愛物施于四海不宜致此災異故凡明于天象者皆曰此金人滅亡之象揆之天理驗之人事金人發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尚以幽遠而忽著明戒飢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況戎狄未珍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强權綱未寧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屢易差除屢報而屢修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盜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謫苛擾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積食撞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編矣宋朝事實卷三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奉御筆手詔國家承祖宗積累之休民物阜安之久禮樂明備法具令完是宜嘉與四海之人同臻逸樂而邇歲僥倖浮僞者衆爵祿冗濫政分猥并嵩天下賦入之宗殆不能給當亡慨念宵旰不忘屬考先王立政立事之經絀元豐詒謀之重至於諭其名分冒濫過甚者稍加裁定所以抑僥倖澄浮僞垂裕無窮蓋非五季鑄削之計而懷姦之士尚敢遣言惑眾倡爲裁損之說規欲動搖夫以三省樞密院之近綱紀所自出而頒外吏職輸先帝官制者幾四百員冒帶階官自朝奉大夫至中奉大夫者五千人保引入省院者至千有餘員翰胥一司無所責任而置吏驗四百五十人國用之匱顧有自矣雖欲不汰可乎否爾臣子其體茲意自今有敢妄議朝廷鼓或眾聽意在朋比爲姦及奉承詔令觀望稽濫違顧者有官職人並以編置餘杖脊流配仰御史御史臺羅奏開封府察治仍出榜朝堂故茲親加詔諭帥聽無論未史陛蘊傳羅御史中丞蘊頒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轄相大臣臣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子過制中外用度多于賦入數幸私室乘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宋史食貨志云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制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勅令之類職秩繁委稟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飛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裛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蔽泛目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轄者京所侵私以手萬計朝論暄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爲快

〔又〕王黼言臣累奏士大夫卿損應奉意在妄爲議謗望特遣應奉一司臣專總領以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乃奪發運濬觀之卒以自用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每陪是曲燕至爲俳優鄆賤之技以獻笑取容〔案〕原係五月據九朝備要閏五月置應奉司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亦係閏月甲戌此當脫去閏月二字十朝綱要又云壬午詔依條合應奉及被旨專委或御前差官幹當者即不廢罷詔申明行下九朝備要云初方臘之亂黼承上意罷蘇杭造作局及諸所局而內侍復以言動黼黼悔悟且懼失權勢乃乞創應奉司于私第而自領之又云於是右師周武仲見黼論其不可黼變色曰九式九貢正周官太宰所職由是不悅武仲黼自蔡京致仕悉反其所爲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稍襲京迹及應奉司之置王黼爲上宰而親領之又云時鄆王楷有寵或妄傳有廢立意黼知中外嫉己不自安欲以是爲奇貨東宮長子甚已除節度使封國公黼言於上以爲皇孫始封但當爲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至其第令代東宮奏辭謂官竟奪節度使而童貫亦陰附之謀搖東宮矣東都事略王黼傳云黼既得國秉念無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成副焉近則外臺耳目之司遠則郡縣牧宰之屬告責以供辦於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鉛松怪石珍禽奇獸美繆和寶明珠大貝通犀琴瑟絕域之異充於內圖異國之珍布於外宮凡入目之色適口之味難致之褒違時之物畢萃于燕私極天下之費卒歸於應奉奪情親之卒以爲用而戶部不敢詰四方珍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每陪扈曲宴至爲俳優鄆駿之使以獻笑取容東都事略李熙靖傳王黼爲相立應奉司又立經撫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熙靖數爲言應奉之職非宰相事也今樞密院及請省兵房皆足以治疆事經撫房何爲皆哉黼怒積四年不遷朱弁曲洧舊聞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加此梁師成密以告黼翌日遂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宋史食貨志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横賦以羨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辦多國用日匱李熙靖傳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事之它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以治疆事經撫何爲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職路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陳極通濫閏月復應奉局命王黼梁師成領之方臘既平黼言於帝曰賊之起由茶鹽法也而童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遂復置應奉局朱勔復得志矣

〔又〕六月河決恩州〔案〕宋史本紀六月河決恩州清河埽河渠志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

（與本紀舛錯又河渠志云政和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甯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隄岸怯薄沁水透隄甚多近鎮民居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隄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匯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帖築固護從之又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二歲乃息案宋史五行志并云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棒自禦亦有託以作過如此二歲乃息已而北征事起卒成金人之禍但彼繫之宣和中不紀其何年月也陳桱通鑑七月黑眚見于禁中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推到之聲其形廑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至是浸少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自衞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云）

七月（案據四史朔閏考七月癸亥朔）庚午御筆三京置女道錄副道錄各一員節鎮置道正副各一員餘州置道正一員從蔡攸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八月癸巳朔）壬子金國使曷魯大迪烏辭遣呼慶送歸國書止付曷魯等不復遣使用王黼之議也書辭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緘具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論維夙惇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并華夷直筆及詔旨十一月末曷魯至其國蔡攸北征紀實貫捕方冦而女真使人同趙良嗣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女真人可復回又為貫黨上下給之曰請姑俟貫歸及貫歸而師成黼又與貫更相矛盾故上心甚闕但浮沉其書而遣女真之使徑回按條所紀或得實然黼訖與貫其主夾攻之議豈徽宗雖有悔意而竟為黼所惑乎黼此時猶不欲遣報使後乃如此誠不可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未幾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案九朝備要貫領陝西兩河宣撫係十月事宋史本紀八月乙巳以童貫為太師譚稹加節度十月甲寅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宰輔表同宋朝事實宣和二年十二月童貫加劍南西川節度使三年八月除太師封楚國公不云陝西兩河宣撫又陳桱通鑑宣和三年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於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亦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五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illegible]繼之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司亦不為奏除悉均諸別州京東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彥李士漁王滸毛孝立[illegible]）

十月（案據四史朔閏考十月壬辰朔）丙辰御寶籙宮神霄宮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祕籙及保仙祕籙仍許黼等拜表稱謝（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十一月（案據四史朔閏考十一月壬戌朔）甲子御筆提舉道籙院見修道史表不須設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為首三皇而下帝王

之得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志爲十二篇傳分十類

又詔漢臣五代爲道史本朝爲道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綱憂戊寅禁師事胡法造墓捨身令道錄院頒行十二月庚戌筆道官左華郎以下並觀文階選今人有見帶職者依文臣選人除職改京官例並與改丹臺郎陳通鑑重和元年九月用蔡京言集古道敎事爲紀志賜名道史通考卷二百二十五經籍考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淸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錄又一說也經典科敎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御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淸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淸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敎所謂符籙者特其中一事於是不惟淸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以老氏爲宗而主之行其敎蓋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淸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于名敎也至于經典科敎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錄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

壬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卒贈少保時陳瓘寓萬山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久之客有以爲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亡名氏宣和遺事載張商英因賈奕事奏云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萬世之丕祚爲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舉動一顰笑皆不可輕也奈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修天文變于上人心怨於下邊疆不寧盜賊蜂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顧與匹夫爭一娼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

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illegible]無以治民欲望聖慈特行赦宥冒瀆天威罪在不救伏望聖鑒不錯那時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更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孟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甚禁庭事之王當諫敢妄肆誣毀陛下既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下小臣得以無忌憚也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侮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聞奏未免慚恥論天覺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奕爲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著仍賜繡墩大坐於御座之側宣問張天覺云朕今與夫人同坐於殿上卿立階下能有章疏乎天覺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埽地矣人有禮則強無禮則亡陛下視禮法爲何物玉子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尙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天覺授勝州太守即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張天覺朝辭之任乃作詞一首寄調南鄉子吟罷行數十里忽値路邊老牛卧地天覺長吁一聲不知所在今案宣和遺事所載語多不經但其書係宋元人所作去徽宗時未遠當必有所據而言也備錄之亦足以補史書之缺略惟此條宣和遺事係之五年諸史皆係三年意以三五之字形近誤編耳）

金國使副曷魯大迪烏自海上歸至其國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勃及烈并黏罕兀室等悉師度遼而西用降將余覩爲前鋒趨中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注此據金盟本末余覩以六月降女眞明年正月十三日陷中京封氏編年十一月二十日辛巳曷魯等泛海歸至大金軍前國主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諸酋共議又言曷魯奏南朝迓留初欲不議權盟而權邦彥論議方從恐將反好或云國書既至別無反好之言姑且待之遂遣國相勃及烈并粘罕兀室等悉師而西用降將耶律余覩爲先鋒按權邦彥云云金使未必知恐封氏飾說未知封氏據何書姑存此注（案此條原書不係月今附月末耶律余覩叛降於金在是年二月已詳二月壬午注又契丹國志金主阿骨打遣使曷魯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故輸國用孛極烈并粘罕兀室用遼降人余覩爲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馳白水別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遂車乘天祚在燕京聞報甚懼即日出居庸關又聞余覩爲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覩乃宗枝世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伐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益離陳桱通鑑十一月余

覩以金斜也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没喝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已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乃命諸部戒備軍事至是粘没喝復言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原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没喝計以斜也都統内外諸軍蒲家奴粘没喝斡本斡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爲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畢沅通鑑遼耶律伊都之降金也先使人送款乞援接于桑林渡金主詔曰伊都到日使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是伊都至成州送上遼國宣誥及器甲旂幟先遣其將士韓福奴等入朝上書具言所以降之意大略謂遼主沈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直淫刑吝賞刑煩賦重民不聊生樞密使德勒岱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又自言龕吏軍事嘗進策於遼主爲德勒岱所抑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闢伊都灼知天命自去年與耶律愼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德勒岱欲發其事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收旁近部族戶三十車五百兩畜產數萬北軍都統以兵襲追遂弃輜重轉戰至此旋率其將吏入見金主撫慰之命之坐班同宰相賜宴盡歡而罷金主命伊都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爲國立功別當獎用自伊都降金益知遼之虛實矣十二月金宗翰復請伐遼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彊健宜乘此時進南朝取中原辛丑金主命杲爲内外諸軍都統以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等副之悉師度遼而西用伊都爲前鋒趨遼中原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奪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給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無須申稟戊申又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又畢氏考異云金太祖紀辛丑甲辰戊申皆繫於十一月今案是年十一月壬戌朔無此三日十二月辛卯朔則辛丑爲月之十一日甲辰十四日戊申十八日也金史作十一月蓋轉寫之譌今改正宋史李彌大傳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隆類嶭離女眞侵迫國勢危殆爲可取或謂下詔罪己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李邈傳知綦州爲遼國賀正旦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之使州己從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憚邈有異議即奏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機事顯誅豈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楨中傷邈罪五十有三條簡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免官李寥傳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寥聞之丹百辟卿士一唱其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載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漢疏奏不省薛嗣昌傳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銜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翻節諛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啟數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三　新昌陳　譔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四

徽宗

宣和四年正月辛亥朔（〔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同）御製艮嶽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詔旨具載記文〔案〕陳桯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係四[illegible]不書月日云是歲萬壽山成御製艮嶽記以紀其勝陳本亦作萬歲山然萬壽萬歲之名皆起四年以後是歲當云艮嶽成耳陳均編年備要曰政和七年十二月萬歲山成原注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敎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揆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此蓋爲艮嶽之原始故初名鳳凰山山在神霄寶籙宮後嗣因神霄降臨其詩有艮嶽排空霄之句賜名艮嶽五年六月朱勔進太湖巨石高六仞廣百圍時新得燕山因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置之艮嶽勔亦加節度六年九月金芝產艮嶽之萬壽峯詔改名壽嶽於是艮嶽遂共稱萬壽山萬歲山亦曰壽山其山居宮城之艮方正門曰陽華故又稱陽華宮以上並據宋史地理志各本前後皆書萬歲山成蓋據其後名而不究其始名耳是歲尚稱艮嶽故記名即曰艮嶽記也宣和五年六月十二日甲午九月九日己未六年九月十七日庚寅並可參考御製記文九朝編年備要及無名氏宣和遺事並云凡數千言原注云具載詔旨其書已佚李濂汴京遺蹟志載有徽宗御製艮嶽記略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剡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而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昆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猗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記其上亭曰雝雝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有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故名之曰白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有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亭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忽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高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嶢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其右極目蕭森居其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真觀園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澌閣北岸則有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雲庵蹊雲臺銷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草四面皆竹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力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概焉耳又王偁東都事略朱勔傳附據蜀僧祖秀陽華宮記亦數千言較此更詳今不贅出周密癸辛雜志曰宣和閒艮嶽之役興遠嶠輦致不遺餘力嘗聞汴京父老云艮嶽之取石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外以麻筋雜泥固濟之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又萬歲峯大洞數十皆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蝎盧甘石天陰能致雲霧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而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岳珂程史曰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一日徽宗臨幸遠閣清道贄室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大喜命予之官資予加厚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

癸酉金人破遼中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陷遼中京先是天祚有四子長趙王次晉王次秦王次許王晉王有人望秦王母元妃之兄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會晉王母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余覩撻曷里妻皆過余覩家奉先密告其結余覩將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撻曷里妻等皆在誅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覩懼叛歸女眞女眞用爲先鋒遼乃殺晉王晉王死非其罪天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燕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取馬二千匹入夾山處溫及都統蕭幹遂挾怒軍謀立淳淳即位於燕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爲湘陰王淳主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

以北諸蕃部天祚主之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追至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輜重及其幼女皆俘獲之耶律淳既立遣使來告謝上以天祚在夾山淳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至五月耶律淳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淳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八月阿骨打追襲天祚於國尾禽其都統蕭覩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宋史及薛應旂宋元通鑑月日並同畢沅續資治通鑑從遼金二史云癸酉金都統杲克遼之高恩回紇三城乙亥陷中京癸酉為正月十三日乙亥十五日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作十四日與汪藻謀夏錄同遼史地理志中京虞為營州夏屬冀州周為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為遼西漢為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眾內附為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路府曰大定府統州十縣九續宋編年云云原本係之三月其文與九朝編年備要三月遼主天祚奔夾山耶律淳立原注悉同是此條本紀耶律淳立及天祚奔夾山事故係三月其前書正月破中京事是追序後書十月屯奉聖州事是連及周長編通例惟長編於追書事其首句必曰初曰先是以別之其中關本事必係月日此條先是云云在金陷中京下明是因尊書中京事而追序以前事也此事各本並係正月而金人陷遼中京一句正與紀事同文若仍係三月事疑複誤故不從原係取附正月十三日下遼史宗室傳晉王小字敖盧斡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從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能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大節逆就死又后妃傳元妃蕭氏小字貴哥燕國妃之妹宮掖稱其寬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悅之匿宮中三年冬立為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以紫冊加號承翼諸皇子敖盧斡最賢元后兄蕭奉先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覩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趙德嫉侯鑄辭亦云文妃喜文墨書作史詩以諷諫被誅後其子晉王亦誦縲受誅蓋母子俱賢也謀夏錄曰阿骨打命其弟兀睿國相勃極烈并粘罕兀室等悉師度遼而西命降將余覩為先鋒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陷中京是歲天祚在燕聞報懼即日出居庸關就鴛鴦濼飛放黨引辟也尋聞余覩為前鋒蕭奉先說天祚曰余覩宗支也豈欲亡遼哉不過欲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天祚感之賜死晉王賢死非其罪聞者無不揮淚自此人心益攜三月十一日報余覩兵至天

祚震驚人莫為用率衛士五千奔雲中應三局珍寶輜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為金掠道中衛兵稍引去能從者獨趙王梁王與三百騎為金人追及由石窟寺遷去過雲中見留守蕭查剌撫之曰賊至善守城取馬二千匹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入夾山金人至雲中蕭查剌與都轉運使劉企常開門降於是雲中朔蔚等州皆沒屬焉遼史拾遺曰初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為少府少監提舉翰林學官李述陳祕十餘人曾與大計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蕭幹為北樞密院使駙馬都尉蕭日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為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人使迷回三朝北盟會編曰燕王臥病於城南瑤池殿李奭父子與陳秘等陰使奚契丹請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託故歸私第欲閉契丹於門外然後之王師為聲援契丹知之遂不果又曰耶律淳死無嗣蕭幹等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趙良嗣燕雲奉使錄曰阿骨打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聚兵於五國崖至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僞駙馬蕭觀天祚引數騎遁去及夏國主引兵數萬襲天怨軍女真都元帥遣其偏將寫亦割夷室李蓍統兵七千與奚人逆戰於阿磨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遇至河纍潰人馬弱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敗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皴所至殺掠無事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並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窩朮割襲室屯淇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事於朝廷以上各說較續宋編年為詳而亦微有興同耶律淳之死三朝北盟會編係六月二十四日辛亥薛應旂宋元通鑑畢沅續資治通鑑係六月十五日壬寅王偁東都事略陳桱通鑑續編並係六月此云五月恐誤金襲天祚五國崖禽都統蕭規各本作石輦驛禽副都統蕭特烈事在八月二日己丑亦與此少異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原注）內侍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

則不可知外廷未嘗見也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爲開府亦視宰相每春秋大燕嶷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疇之禮且家臣爲師傅於養尤侍貫以領樞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卸自屏後入內易窄衫與羣奄爲伍出則爲大臣富禮貌之降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據宋史正月丁卯以梁師成爲開府儀同三司與蔡攸加少保同日薛應旂宋元通鑑畢沅續資治通鑑月日並同王偁東都事略師成本傳云宣和四年以太尉提舉明堂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節度使又進少保據蔡攸傳時以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進少保是師成以正月七日加開府節度復與攸同進少保也長編元豐三年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及侍中同平章事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又開府儀同三司至通奉大夫以上無磨勘蔡絛鐵圍山叢談云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襃唐制樞密使本以宦官爲之位敘甚與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於客省國朝樞密使儒士爲之實股肱大臣故皆得列坐而與燕會矣然宦寺莫盛於宣和時在元豐時有李憲者已節制陝右諸軍及崇寧初始開寄資法因寢任事大觀後有官至皇城使其進者則引進客省矣政和三四年由上自攬權政歸九重而後皆以御筆從事於是宦者乃出無復顧忌童貫監王厚軍下青唐後因盡攬陝右兵柄政和末寢領樞筦握武柄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坐籌帷幄其事任類古輔政者一時宰相執政悉出其門即中書門下徒奉行文書而已諸司務局爭奏乞中官提領外路則有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宣和之初暨中閒宦人有至太傅少保節度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焉朝廷貴臣奴事之者並有王丞相黼又有王右轄安中黼呼師成爲恩府先生稱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師成麻制必極力爲好辭美句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云據岳珂愧郯錄云元豐寄祿條目開府特進爲散執官非宰相不除則知政宣時宦寺之橫官制之紊倍甚於元豐用李憲時矣）

（(又)二月雨雹(案)宋史係二月十四日癸卯云二月丙申以旱禱於廣聖宮卽日雨癸卯雨雹畢沅續資治通鑑月日同且有庚寅朔日食此據遼金史補也按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庚寅朔）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三月係庚申朔）

丙子詔諸提舉神霄宮監司解發有道行能行天心正法及拜章有應驗道士逐路各三兩人赴提學道錄院審察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李埴十朝綱要亦係三月丙子各本無之重和元年正月甲辰御筆天下州軍置神霄宮處監司候了日分詣檢察又六

月乙卯御筆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並不隸道正司令逐路提舉官管句並可參照程俱麟臺故事曰政和中祕書省四案外增道敕案政和七年始罷提舉祕書省道錄院以大學士至使相三孤充此職罷管句文字官二員觀殿中丞時蔡攸提舉兩街道錄院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幸祕書省太學(案)宋史及王偁東都事略畢沅續資治通鑑並云三月辛酉幸太學祕書省賜祕書少監翁彥深王時雍國子祭酒韋壽隆司業權邦彥章服館職學官諸生恩錫有差九朝編年備要云命祭酒韋壽隆講書司業權邦彥講詩下武董史皇宋書錄引會要云宣和四年三月幸祕書省宣示御書千文十體書洛神賦行草近詩幷御書既恩許分賚宰臣翰黎恩獨賞匹紙金花千文一軸御書二十二軸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唐有宏文集賢史館皆圖籍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寧始大備通直左昇龍門建祕書省聚書養賢其隔井三省皆在故號三館祕閣中更天聖火復再立觀舊亦甚偉而祕書省之西切近大慶殿故於殿廊閣角子門以相通過乘輿出幸必緣正寢而前則祕書省官自角門子入而班於大慶殿下迓車駕起居及還內亦如之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祕書省於外在宣德門之東亦古東觀類云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題故事爲幸之御手親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語羣臣曰世但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天縱聖學筆札之如此也今付祕閣永以爲寶於是大臣近侍因得瞻拜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時時作數行經子語又間有小詩三四章皆雄偉豪榮動人耳目宛見萬乘風度往往跋云鐵衣士書似閒微時游戲翰墨也時又賜閣下小李將軍唐明皇幸蜀圖一橫軸吾立侍在班底略之胸中竊謂御府名丹青若閻陸曹展而下不翅數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邪古人之於朝覲會同得觀其容儀進作即可以知其將來休咎則是舉也拚若有爲之先兆者矣程俱麟臺故事云政和中車駕幸祕書省在省官皆進秩一等人吏轉資卒使支賜有差宣和四年三月二日幸祕書省遷轉支賜如故事祕書少監提舉所管勾文字官仍賜章服是日遂幸太學時新省已遷端門外先是有司下尚書禮部取幸祕省太學儀注而幸祕書省獨無有蓋祖宗朝崇文院在禁中實天子圖書之府從容臨幸駐步可及不與佗司比儀衛侍從取具臨時可也故前此不具儀注俱以爲今省旣在端門外備千乘萬騎具官而後出不可無述時備員南宮於是退紀是凡儀注以備佗日有司之采云車駕將幸祕書省命提舉祕書省官擇日以聞前一日宰相至省閱視提舉祕書省提舉三館祕閣官皆詣省閱視供張文籍書畫古器等排比儲侍在省職事官皆省宿質明皇帝御祥曦殿宰執侍從以下

起居導駕如常儀在省官吏皆迎駕於驛道之東本省西便門之外是日特宣前宰臣亦於此迎駕車駕入御道山堂御幄須臾右文殿班齊駕坐右文殿宰執侍從皆侍立有司奏宣到某官姓名起居訖升殿立祕書少監以下在省官起居提舉三館祕閤中貴人以手詔授祕書少監受記與在省官皆再拜駕興詣祕閤宣羣臣觀累朝御書御製書畫古器等皆列置祕閤下正宇以上皆侍立閤下退立班右文殿下上御右文殿皆賜坐賜茶從官以上坐殿上祕書少監以下坐兩廡用中斂太學用席中敷異恩也賜茶訖坐者皆起在省官再拜庭下提舉三館祕閤及知閤門中貴人唱賜轉官等恩例駕興改章服者皆受賜殿門外上再御提舉廳事須臾宣召宰執從官及持宣召等官觀御府書畫傳呼置笏皆置笏趨至庭下詔無拜唱不要拜班首奏罷躬萬編以文升上離御榻就大書案出祇宗御書及古書畫皆聚觀餘官不敢前者詔別設書案於前命提舉官或保和殿學士持以示之皆得縱觀宰執賜御書畫各二軸十體書一冊三公宰臣使机有別破賜不在此數從官以下人賜御書二紙印畫一紙出墨薦分賜雲褻郎奏辰正將進膳幸臣等浚巡請退皆再拜兩出上進膳畢幸太學陸務觀老學庵筆記曰祕書新省成藏廟臨幸孫叔諸參政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玉之府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云云同時無能及又云時梁師成爲祕書省承受竟坐於長貳之上

又夏四月下詔復幽燕故地遂遣童貫勒兵十五萬巡邊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加燕人悅兩取之因復舊疆上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復按兵巡邊下也五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招諭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遂令种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屯范村耶律淳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河之斬城貫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淳舉國內附淳執二人斬之又遣馬擴齎軍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使人王介儒曰過河語貢貫欲和郎遷作善鄰不和請以兵相見前軍栽制以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爲大石林牙所撓被傷而退淳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河諸將皆欲迎敵師進以貫約不可妄殺乃止翌日虜來大兵堅壁不動而退蕭幹迎戰於范村與宗遣楊可翊救之仍自督戰虜乃郤凡駐十二日乃還師退嶢州虜至城下曰女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舍此不圖而欲引利棄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予貫遣參議官劉輅讓再修好上聞師敗遂詔班師貫之遣也鄭居中力陳不可又謂蔡京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案宋史薛應旂宋元通鑑畢沅續資治通鑑並三月十七日丙子遣童貫巡燕三朝北盟會編云四月十日戊戌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十萬巡邊是日上欲出齋宮端聖圖以觀師出因餽貫仍以御筆三策付之是因月戊戌爲出師日三月丙子正耶律淳初立遣使來告謝各本所書當是貫受命日也是日下詔曰燕京管內官吏軍民百姓等朕惟皇天既付中國民使宅九有之師取亂侮亡拓其疆土景命有僕惟有德者能克饗之朕服紹丕基仰承先帝休德夙夜祇懼不敢荒甯荷天降康登茲極治聲教所暨遠逮要荒東踰朝鮮西邁積石南越群河之境罔敢不庭乃眷幽燕寶爲故壤五季不造陷於北戎惟爾邦君暨厥臣庶夙懷慕義思欲來歸忠憤之誠久而稱者今上帝降禍於虜儀德腥閭弛絕綱維來爲暴亂橫賦強斂沫創無厭讒匿作仇胥權相滅以至上陵下替妖孽並興傾國喪家自取逋竄引水之敗亟問纂據調賦益煩人不堪命且復恣賊籲起所至繹疑哀此下民悔怨無吉朕誕膺駿命俯順人心選將出師復茲境土是謂致天之罰仁伐不仁呼爾羣黎取諸豫炭已遺樞密院使童貫領兵百萬收復幽燕地與大金國計議畫定封彊大信不渝內舉外應繼天之命莫我敢承王師霆擊雷驅數路並進前角從倚萬旅一心成以齊德孰敢有越厥志然念王師無戰而天道好生實茲告獻爰迪爾罪爾其深計遠慮監於興亡如能舉城自歸望風響應使市不易肆士不授旌舍覆巢之危從安枕之遙是惟自求多福惟天矜爾有民示奠一方惟朕以懌已降處分秦晉國王如納士來朝待以殊禮世享王爵應收復州縣城業及長育並依舊職任事平第功不次權用軍民守戍之士並加優賞願在軍者厚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收復之後蕃漢一等待遇民戶除二稅外應該審科率無名之賦一切除卻大軍所至務在安集官吏百姓不得誤有殺傷或焚毀應各虜掠人留犯者葩行軍令如或昧於逆順干我王誅猶豫懷疑弗克果斷身膏原野實爾自貽惟于肅將天威敢有遜罰時弗可失其尚勉哉禍福無門惟爾自召朕言不再師聽惟明故茲詔示眾宜知悉四月二十二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五月九日丙寅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蔡攸河北東路宣撫副使十一日敕出十二日拜命十三日庚午童貫奏乞應副軍期遂至河閒府分雄州廣信軍爲東西路种師道總東路屯白溝王稟將前軍王坪將後軍楊惟中將左种師中將右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曲奇王育將後軍焦安節共左劉光世冀景將右吳子屋劉安將選鋒軍童貫進次雄州遣張琦等入燕既被設於是募馬擴者借閤門宣贊舍人往燕招諭十八日乙亥蔡攸進發燕王使大石林牙充西南路都統蕭遏魯副之領奚契丹二千騎屯涿之新城縣二十六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楊可世爲大石林牙掩敗蘭溝

旬二十九日种師道亦爲大石林牙蕭幹掩擊堅壁不戰而退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祕書郎王介儒都官員外王仲孫齎書同馬擴來雄州六月三日庚寅种師道回軍雄州大爲燕軍掩擊追至城下於是童貫以契丹尚盛調探不實奏劾師道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和詵亳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侯益知濠州六日貫作報書發王介儒等回燕蔡攸至雄州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遂詔班師以上月日並據三朝北盟會編鄭居中謂京云云係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己卯於朝堂責京語非遣貫出師時語也朱弁曲洧舊聞曰燕山招納之舉多出蔡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致於白溝河元長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盡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陽塞起新愁緇衣詑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詩稍流入禁中徽宗命京進呈上閱畢曰三伏征塗不若改六月王師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非之矣吳曾能改齋漫錄曰京爲百年信誓之句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昔服絛袍鐵植爲大將軍計議已定會仔昔伏誅始止王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耳世可盡欺乎周輝清波別志曰有高揀者事蔡京言貫謀燕度大臣難其推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敢爲時京方居浙上皇怒之貫未有所處會鄭居中使遼貫副之因奏遼人知臣親近天子必求珍物上皇於宮中親擇數件付之貫以獻遼主果大喜置酒密室獨召貫與二夫人同席會飲貫因以當時語撰密室錄歸奏其閑載遼主盛慕蔡京德望謂南朝不用京不能致太平上覽之默然明日居中對問曰卿知密室錄否居中奏臣未與焉實不知上曰遼主稱蔡京不容口居中唯唯而已不數日詔京復相既視事貫以所謀白京京見天下空虛邊廷無備不敢許先是貫以遼人趙良嗣歸國引居清職乃上北夷錄平夷書聽其謀畫一面遣使約金使來詔貫延使政貝剔議京私第盡屏左右令揀守門揀但遠聞金使言杖鼓須是兩頭打既萬使去京猶豫未決貫悞京毀於上前京皇恐使挨往貫致意將退復呼揀曰更煩贊問太師在杭州靜並今日至此詭之力貫所以報太師亦盡矣埭歸告京憂懼而已一日兩府供朝京不入上忽曰有一事須商北方果何如鄭居中對時未可爲遽問余深云臣與蔡京所見一同亦冒奏上恐此事不可輕動遂問白時中時中逡巡未對王黼輒先奏曰中京故地久陷戎羌今天相陛下成由大功若不乘時恐有後悔因數奏數十言歷歷動聽上皇笑曰衆皆不可卿獨可之難以施行姑候他日然意已屬黼矣更數日禁中曲宴宰執酒酣有旨泛舟上遂以片紙遣貫詔京等云此事若可即書名京等皆

侍錯宛貫具奏容子細面陳難便書名獨王安中曰某生長北方詢燕人思歸之情切矣若令舉事指揮可定某願書名餘默然於是黼拜相賜玉帶遂龍掌臣獨與貫黼安中議決意行之當日之事實貫造謀非黼與安中亦無緣便爲蓋貫創之黼成之安中贊助之所以致中國禍者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太上在政和初元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居中使遼魯公時責居錢唐聞而止上已無及北伐蓋自此始俄其國亂有董麗兒者乘亂舉兵斬牛闕寨之裨將且函其首來於是天意盛欲興師賴尊公力請而格得浮沈至政和六年宣和初事益追魯公語洩爲伯氏想諸上遂罷魯公相乃大鳩兵師垂起而狂寇方臘連陷兩浙數郡適得傾兵乃克殄不上亦深悔此舉而罷海上結約會貫平方寇歸與王丞相黼生隙誠大懼既患失遂媚貫爵當北伐事宣和四年復不謀於衆兵乃遠起魯公已退休亟請對句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自甘聞退令臣子行無以曠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請效括母及語伯氏曰吾將哭師也後燕山告功公表賀未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觀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後喜見顏色曰太師能自守直如此凶賜肯核傳慶伯氏之歸也又北征紀實曰貫之出師也是日白虹貫日出門而牙旗折五月十一日伯氏再出師有少保節度宣撫副使二詔旗交日爲執旗兵掣以逃去識者其知不祥嗣違數夕有大流星若孟猛自紫微文目聞出不一或犯天律河鼓等越天漢牛斗閏亦不一皆南向而奔曳光如匹練其占翟如西晉象然太史旨昇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震雄之正寢忽元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筋每行必相逐二帥拜之藏以欽合置城北真武廟樓明日啟視龜蛇俱死矣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宣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起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司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敢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行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旃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逢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遠其爲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中北人陳乞事答之衆諱然曰安得有此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師道於是遣康隨諳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爲乃令移兵暫回北人遂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

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器仗塡滿山谷知眞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之於朝廷上怒甚遂即罷師追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師道表謝曰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乘盟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鷹興六月之師仰奉萬金之莫崇訓燕然之可勅共知頡利之就爲而臣知賦乘時才非廳變筋力撥於衰瘦之候驂明耗於皆符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用功之貫何止敗乎國事善有站予家風云云以上各說若蔡依及高據等言固稍京不足信推紀事本末北邊一卷已久伏故於遼事極略然北伐亦宜和朝一大事實北宋禍胎所係非細長編通例事務其詳而續宋編年所云是據契丹國志而更刪略今故先取三朝北盟會編詳列月日下以各說補證之據錢氏四史朔閏考四月己丑朔

〔又〕宋昭上書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鄰异時金人必先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李良嗣等言極敵切仍乞親自奉使以和解之詔昭狂妄除名竄海州〔案〕宋史九月戊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北伐各本月日並同三朝北盟會編具載此書事在六月三日庚寅續宋編年此條區之夏四月後秋七月前則事在五六月閒與北盟會編月日尚符今從原次仍附四月後書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爲聖世道故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眞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羶之種無噍類矣眞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爲念載擴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爲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累聖相承明明樂照難睿知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柔懷然實亦恃此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閒竊意北伐選將練兵積穀理財貴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獵猴之士無不以一當百當是時鼓譟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狃上內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策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禍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櫜弓假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頗屈處遺人臣提勇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讒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可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謝天下不惟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亂臣賊子欺君罔上妄興邊事

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之猜忌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敢賢臣之禮驅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議不發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意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後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惜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讎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翰虛臺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瀼聽遂耗內幣臣順遣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中國九州之地皆上饒脊驗之用歲得甚厚是飢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闕精賞之費歲幾百萬邪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職闕死亡之士橫彼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闕關之虛名而無補國之費利或則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謀妄之易見者不推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今數百年閒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番種豈復九州中國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執利於所得恣爲蘊謾帥臣膚嗜更加黎篩妄議邊事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眞所困侵城略地橫亘千里勢已窮蹙願與女眞合從腹背攻討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誠一弱虜而與殲之爲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眞之利耳凡北虜雖夷狄久漸聖化蠢知禮義故百餘年謹守盟誓不敢安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眞剛狠戰鬪茹毛歃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僥與之鄰則將何衛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眞果能信其不渝好乎異日女眞決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罔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共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匱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宋新之意發君憂國論奏忠亦有閒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替私苟求陛下甯實者不可勝數遂使忠義之臣志不得伸以不見用此臣所以病心疾首挽斃伐罔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墜遇不得上違今而不言其如後忠何鐵猶人之一身中氣搖腑腸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腴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弱說論虜人比因虜中亡失虜主深慮擾擁之際瘤醫

不戢姦人作過邊庭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卻邊民難降處分不得殺戮止隊北界緊行捕捉竊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眞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發使之外捍女貞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執寶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疏遠微賤輒以狂背冒犯天威雖逃誅戮然臣聞忠臣殉義知士殉名故忠義發於內則剿鏤志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不厭之高燭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頑言猶叨二郡未到任開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鹽茶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恨今日伏觀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消埃是敢階越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悖動神盡激厲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聽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也惟陛下揮而處之書奏柳項編管連州宋昭相州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師既行郎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故政廷臣皆不敢言獨昭上此書論之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薛應旂宋元通鑑於童貫出師後附宇文虛中諫書畢沅續資治通鑑亦節附安堯臣書然虛中書在八月上三朝北盟會編可考堯臣書在政和七年上上大嘉納并追復其父安惇正奉大夫周煇清波別志具載詔書及此奏可考是皆非與宋昭之書同時論諫者也

又加高俅開府源注舊制殿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宰執閤子階下相揖捲簾二三尺以爲禮俅以隨龍人不數年至太尉至是又加開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傳呼相揖故事盡廢矣案九朝編年備要係四月事據宋史及畢沅續資治通鑑並在五月五日壬戌續宋編年雖此事亦係四月然在秋七月前因不定爲四月也今從源次仍附宋昭上書後朱弁曲洧舊聞云開府之名起漢延平元年儀同三司亦使其始視三公秩耳亦假丞相之類也晉以來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唐以爲文散階本朝因之元豐官制既罷而文臣寄祿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唯以爲贈官而已大觀二年欲加童貫開府蔡京尼止之至政和末竟以太尉加儀同三司是歲梁師成高俅並遷其例舊制固盡

廢矣揮麈後錄曰高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後薦事王晉卿徽宗於潛邸識之大見寵用

又秋七月初收經制錢案許應旂宋元通鑑畢沅續資治通鑑並係七月二十六日壬午後云初遣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但議比較酒務及應公家出納錢擢取其羸餘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九朝編年備要云去夏命陳遘經制江淮荊浙福建七路諸司財計置司杭州至是書請七路典賣田宅契錢每一貫足增收二十文通舊無過百文省也經制移用俞文豹吹劍外集云牙契錢者人買田宅則投契印之嘉祐末每千輸四十宣和末陳亨伯經制增爲六十紹興初孟富文總制又增爲一百以三十五入經制三十二錢半入總制錢半留州又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皆少增其數別歷收人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倣其法又取羸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嘗詔罷之

據錢氏四史朔閏考七月丁巳朔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四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五

徽宗

宣和四年八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八月丁亥朔）庚子詔賜新除太僕少卿王棣進士出身以安石孫故旌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沅續資治通鑑月日同當卽據此宋史無之安石本傳棣亦不見王偁東都事略安石傳云子雱早卒無子以族人之子棣爲後鄉經邦宏僑錄宰輔列傳安石傳後雱有附傳云雱以憂憤疽發背卒年三十有三亦不言其有子彭乘墨客揮犀曰王雱丞相荊公之次子也取撫州龐氏女逾年生有一子而雱有心疾與其妻常不睦丞相念婦之無罪也於是竟離而嫁之魏泰東軒筆錄曰荊公次子雱娶同郡龐氏女逾年生一子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曰越州倡願成客京師能爲符呪時王雱幼子患夜啼用神咒而止雱德之此當別一子但二子皆必不育耳）

九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九月丁巳朔）戊午詔熙豐政事悉自安石建明今其家淪替理宜衰卹可賜第一區孫棣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曾孫璹珏並轉宣義郎孫女二人各進封號一等曾孫女五人並封孺人（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無此畢沅續資治通鑑月日亦同王偁東都事略王安石本傳云雱以族人之子棣爲後宣和時爲顯謨閣學士蓋此時棣以太僕少卿新除顯謨閣待制後卽轉學士也）

乙丑金國遣議使勃堇徒姑旦（案原本作勃堇徒姑旦亦有作徒姑旦者宋史東都事略並作徒姑旦今據三朝北盟會編及宋史全文作勃堇徒姑旦）烏歇高慶裔等見於崇政殿（案宋史地理志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李濂汴京遺蹟志云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今名）捧國書以進上特令引上殿上奏公事其國書云云先是女眞兵破中京取雲中屯白水泊六月初阿骨打親提兵數萬自其國來會之乃先遣烏歇高慶裔持書來詔烏歇等先詣高陽見童貫訖赴京師是月三日入國門詔以徽猷閣待制趙良嗣起居郎檀倬館之金國緣朝廷遣曷魯大迪烏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又未嘗先報軍期輒進兵取中京移軍白水泊襲破天祚行帳仍已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阿骨打與羣酋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當遣乘回船至登州且自招軍乘機措置（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增入詔旨同）烏歇等既進國書又跪奏曰皇帝遣臣來言貴朝海上之使屢來本國共議契丹已載國書中國禮義之地必不爽約如聞貴朝遣童貫宣撫統大兵壓燕境不來報本國疑貴朝又復中輟故遣臣來聘良嗣答曰皇帝聞貴朝今正月已陷中京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金報起兵月日已知貴朝大軍起發遂令童貫兵以應貴朝夾攻之意此不報不在較也遂各退歸（原注此據封氏編年增入不知封氏所據何書也）上待烏歇等甚厚屢差貴臣主宴錫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籞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尤桀黠頗知書史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不絕詞屑屑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亦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回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於是朝廷不得已皆從之及賜金綫袍段疑與夏國綿褐同卻而不受（原注封氏編年烏歇慶裔以六月七日甲午遣來八月十一日丁酉入見據詔旨兩人乃以九月三日至國門初九入見）越四日詔烏歇慶裔詣太宰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之禮面授回書云云又明日詔

檢校少傅開府儀同三司梁師成臨賜御筵器皿供具皆出禁中仍以繡衣龍鳳茶爲贐（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宋史薛應旂宋元通鑑並九月三日己未此烏歇等入國門日也畢沅續資治通鑑乙丑同據三朝北盟會編徒姑且烏歇高慶裔至登州附五月十八日乙亥後金人國書云五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因旋使傳繼附音函曾當命伐之時未報剋期之約方將併取爰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期就便計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見勝捷卽令拘回夾得行管都統所狀初到中京委論款降不爲依應卽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應效尤以爲雖已示威本奉弔伐若便攻拔慮益殘民候收遁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禽昏主無何潛覺脫身逃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寮續往西京應斷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成悉皆款附后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竟不自新軍令既戒無由可道又遇興中府左右合聚兵眾約餘五萬縱徒逆戰殺俘殆盡後知契丹昏主竄于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夏臺亦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願輸歲貢繼久稱藩燕京一處留守國王耶律湻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齎便行攻伐或別有朝旨卽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爲親幸以快輿情由是親臨安慰偃睦鄰邦前書已差太傅童貫領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代北邊匪慮昏主遂入實界曾隊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而又不爲夾攻及無本會至始難見自來計議事理的實令據前後往復因由意或如何冀示端的盛炎在候順逕天休今差孛堇烏歇高慶裔等充通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崇奉書陳達不宣謹白九月三日入國門既詔良嗣擅倬充館伴使副復命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荊館押賜御筵十一日丁卯引見崇政殿燕雲奉使錄曰童師禮傳聖旨令臣良嗣論于使副貴國兵屯白水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舊酋原不曾捉得亦未殺了又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軍占了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不使副答曰來時聽得契丹舊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次第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係是達靼嗣古子惹分此兩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待走那里去國書中已載矣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補入上節原注云封氏編年以八月十一日入見詔旨以九月初九入見乙丑爲九月九日紀事月日蓋據詔旨與北盟會編作丁卯亦異）

甲戌詔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充大金國信使保義郎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副之武顯大夫文州團練

使馬政充伴送使（（原注）詔旨（案）原本作大中文獻通攷卷六十四作太中大夫云元豐官制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神宗以爲宰相官蔡確拜相以依前太中大夫其後以爲侍從官此作大中誤今據以改正保義郎保右班殿直武顯大夫係左藏庫及東西作坊使皆武階）是日徒姑且高慶裔烏歇等入辭於崇政殿上諭曰燕人無主止是四軍領兵爲邊患（（案）謀夏錄曰蕭幹者本奚人蕃名夔離不常統契丹渤海奚漢兒四色軍馬故號四軍大王）乃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早禽之爲佳烏歇慶裔曰四軍夔離不耳彼何人敢爾到本國當卽奏陳時朝廷方以屢勝欺女眞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令女眞禽之自相矛盾矣良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關不得歲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嗣音繼好二則視我國去就猶未知楊可世种師道白溝之衄宣撫司氣沮而退在我當固守前約且云自北朝興師便發兵相應緣昨以船送曷魯等歸日聽師期不謂貴朝寂然但猜慮海道難測所以不候的音舉兵相應仍便趣宣撫司進兵剋期下燕以振中國威靈平燕而和女眞既於夾攻元約無爽且絕日後輕侮之患奈何自布露腹心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帛借女眞取之何以得燕擴曰既知力不能取胡不明白奏上書與大金退修邊備保我舊疆安得貪目前小利不顧後患愛掌失指耶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可不易也是日遂出國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金使孛堇烏歇高慶裔來初金人取中京破天祚行帳不可得乃遣使來聘[illegible]占雲中[illegible]大兵壓境[illegible]遣臣來聘[illegible]童貫[illegible]）

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足較也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良嗣曰縱本朝乘勢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而以良嗣報使馬擴副之此事各本月日並同係十八日甲戌烏歇等辭上令童師禮傳旨契丹昏主向在沙漠早提摯住當為彼此之利令來國書事日並係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國書云使航淶至聘禮增華載推修睦之勤益誌綿交之之且承親臨軍族遠撫封陸用申弔伐之仁以訖威懷星畧遜聞風義深慰忱誠自審舉軍至西京即遣童貫等領重兵相應河北河東西路屢敗契丹俘戟甚眾軍聲早震諒已具知所有漢地及夾攻等事並如昔遣趙良嗣所議與累次國書并馬政所齎事錄大信已定義無更改其餘俱如別錄大軍屯駐並邊已久冀敦守信約來應師期共成取亂之圖永洽善鄰之契候當秋稟順保天和今差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事目一昨遣趙良嗣計議及累次國書所載並令馬政齎執事錄昨所議漢地等事係五代唐以後所陷營平幽涿薊檀順蔚朔應雲新嬀儒武寰等州舊漢地漢民內幽州係令契丹新稱燕京其餘州縣有契丹廢併及改正名號去處候收復訖彼此畫定封疆一自闕舉兵到西京即遣太師童貫等領兵相應大軍自今年四月以後屯駐河北路極邊累與接戰大獲勝捷依元約合夾攻以未見金國進兵夾攻未曾深入緣契丹日迓犯邊若因追襲乘勢畫收燕地不須夾攻外若未收復即合依元約夾攻所請夾攻者係本朝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進兵至燕京西京管下漢地候收復燕京舉日彼此夾攻其漢地外地土合屬金國占據一契丹舊主見在天德軍北夾山一帶藏泊見帶領所借夏國人馬及勾取朔州等處正軍鄉軍護衞欲禦敵金國燕京見撫送銀絹赴舊主處充賞設夏國來人兵其舊主若不勒除于金國終為後患一夏國素務嬀詐昨聞嘗遣使金國賀功其實力助契丹王公行交字誑毀金國甚切及勾集眾兵借與契丹聞累與金國接戰已占據契丹金肅河清軍天德軍雲內州若不討伐常作隄防必為金國深患其誑毀可付與使人近據河東路徼到金國軍前元帥府牒內一節稱燕京路候秋涼以兵收去二國其閒將欲如何又所稱二國往來事慮有下手先後據此雖意是夾攻緣文字語言未是彼此合守夾攻元約施行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補入紀事烏歇辭上諭云云據汪藻謀夏錄又良嗣將行云云是據馬擴茅齋自序稍刪潤之續宋編年即就九月三日至十八日事畧存之不及紀事之詳今仍從原次附九月甲戌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初貫攸回軍至河閒但招集亡潰冀保雄州而已忽知中山府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有越境而至者王黼有請于上詔貫攸無歸與議者斬召諸道兵三十萬復用种師道為師師道力辭

又造堂曰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為然翰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卷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豈敢望翰今朝廷謀帥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于是師道以辟事落節度而更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關屬蕭后專政契丹恐漢人憲南軍將謀殺之時管常勝軍郭藥師有意歸朝而四軍蕭幹聞王師再壓境忽自燕來涿藥師誘幹降而幹不從藥師遣使奉表以涿州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童貫自河閒復回雄州時已在道藥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幷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鄉導軍聲大振蕭后遣蕭容韓昉來奉表稱藩攸視副本止云納款稱臣擇之而去曰須土乃受冬十月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時兵眾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于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藥師言遣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乃選常勝軍并西兵五千騎襲燕奪迎春門以入藥師遣人論蔚氏使降我師與爽戰至晚不解蕭幹回兵救燕人皆死鬬藥師累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趨城而下死者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留幔中夜偽相語曰聞漢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冀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戰之無遺陰遂一人歸報眾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而還童貫蔡攸再舉不能下密遣其客王環由飛狐路約阿骨打以下燕十二月阿骨打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撻攔射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馬擴隨軍行阿骨打謂擴曰我初聞南軍到盧溝有入燕者我心亦喜將敵軍歸國卻聞劉延慶一夜覺焚而遁何至此耶一兩日閒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至棄關而遁遂入居庸關軍皆募食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奉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游騎及城統軍蕭乙倍開門納之宰相以下皆降蕭氏奔夾山阿骨打遣五百騎送馬擴歸朝獻捷（案）六月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死王補請再治兵在七月二十六日壬午八月丁亥朔以檢校少傅河易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罷州觀察使劉光世即延慶子代辛興宗續宋編年此事係九月是本書藥師歸降而追序以前事故曰初此因用長編例也紀事闕北伐事無所附今從原次附九月末九月十五日辛未高鳳以易州降二十三日己卯郭藥師以涿州降燕雲奉使錄載降表云藥師言伏聞番漢之人實為异類羊狼之伍不可同居自生爽狄之鄉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一昨天祚皇帝息棄鑾輿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國旋至奄忽女后攝政尤靜疑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藥師等雖厚多雖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子臣之節令

（契丹自爲戎首竊稔衺謀焫燒我里廬虔劉我士女報之以怨擕乃以仇臣棄飾是以兢恩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罵虐今稱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憫伏賴皇帝陛下副兹多望惻此哀鳴時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責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藥師等無任鄉天慕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拜表以聞二十七日癸未蕭后遣使奉表云遼太后妾蕭氏言蓋聞溟海納汙緊眾流而畢滙太陽舒照豈爝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詠陳辭伏念妾先世乘唐晉之季年割燕雲之外地曁逢聖運已受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禋執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屬與復之志蹈懸推戴奄致淪殂爰屬孚發俾續禴祀常欲引干戈以自衛輿社稷以借亡伏念生靈曁宿塗炭輿其恪執迷之告曷若爲奉上之勤伏邁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爲命敦文德以柔遠奮武烈以訓時必將拯揉黎元混一區宇飾承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庶保餘生猶荷永綏之惠令差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直學士韓昉等詣闕奉表陳奏以聞臣妾蕭氏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德興元年九月十日上十月九日甲午表至雄州宣撫司飛遷奏進王黼率百官表賀十九日甲辰大軍會涿州二十三日戊申藥師獻擣虛策越日入燕大敗而還藥師本請劉光世爲鄉後及入光世不接應故敗二十九日甲寅劉延慶燒營王師奔潰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午蕭幹招涿之安次固安二縣十二月三日戊子藥師敗蕭幹克復之六日辛卯金主至燕壬辰使馬擴還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補馬擴爲金所留攷在金軍十月二十六日辛亥十一月十九日甲戌可攷）

十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月丙戌朔）辛亥趙良嗣馬擴徒姑旦烏歇高慶裔等至奉聖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畢沅續資治通鑑十月丙戌朔金主至奉聖州此據三朝北盟會編趙良嗣等赴金人軍前在十月一日下也是時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甯朮割婁室屯洪州之西休兵牧馬遣使請議于朝廷茅齋自敘云九月奉尙書經撫房劄子差馬擴充奉使大金國使副前去濟南府等候國信使趙良嗣同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金國通議使副至青州承御筆據代州奏探報阿骨打已到奉聖州仰趙良嗣馬擴送伴使人取代州路過界前去奉使蓋擴時隨宣撫司在河間故不知所議何事良嗣出國書事目示之始悉九月十八日甲戌可以參照燕雲奉使錄云二十一日過界金國遣甲馬及接伴使副迎勞是日宿應州侍中莊二十二日見元帥粘罕且言今來所計議事節與自家在上京時說底話煞別也對以大信旣定本無异同之意粘罕曰候到日皇帝不錯食罷遣副帥兀室接伴往奉聖州二十五日遂至軍前二十六日見國王阿骨打捧國書傳達加儀二十六日正辛亥也奉聖州遼史屬西京路即通鑑後晉紀賂契丹十六州之新州輿地廣記曰新州唐末置屬嬀遼史拾遺曰新州遼改奉聖州）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一月係丙辰朔）甲戌先是趙良嗣馬擴等與徒姑旦烏歇高慶裔等以九月甲戌發京師時金國主駐軍奉聖州良嗣過應州黏罕兀室留賓禮物兀室權充使伴與良嗣等至奉聖州時十月辛亥也金國令其弟國相浦結奴相溫及二太子斡離不等計事浦結曰皇帝聖旨兩朝通好特不相疑所以問訊往來不謂中閒貴朝斷絕如此良嗣對曰本朝敦守禮義前此信約分明未嘗失信浦結云去年本國嘗遣使議如許大事時已屯兵候使回望之半年已誤出師期會復不遣報使止以咫尺之書數卒送使人歸豈非斷絕乎良嗣對以當時書報云并如初議安有斷絕之意浦結云本國人馬以正月到中京貴朝何時出師良嗣曰本朝三月末方知大金人馬至中京卽遣童貫勒兵相應五月攻契丹豈非已應元約浦結云本國取西京貴朝當引兵自應朔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師暴露半年有餘貴朝方以五月駐軍雄州相去千餘里安能射利夾攻者固如是乎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以爲失信今年出兵復不如約前議當且置之勿復言也今欲得以新取西京一路與南朝緣天祚尙在若不得燕京恐爲後患皇帝已下卜日親往燕京或與南朝未可知蓋是時聞我兵已下涿易劉延慶軍次盧溝恐不測入燕所

以有此議良嗣錯愕答曰元議割還燕地若不得燕京則西京亦不要斡離不云燕京為未了且言臨時商量今既言不要西京不敢强與擴見良嗣失言遽曰燕京係累次已約定事不須更商量也今貴朝先要交割西京此段契義尤見誠意良嗣又云本朝軍馬盡往燕京安能來此交割譯人未會良嗣之語擴復易之曰若今先交割西京即有河東軍馬可來如燕京界見屯諸路大軍止候取燕城都來交割便是太平無事了也相溫曰既是不要西京卻須稟他皇帝遂起良嗣云本朝與大國通好五六年自大軍來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反復乃爾甯不顧義耶良嗣等所奉御筆先燕而後西京固自有次第浦結云今先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日夕

守燕京不能候吾既得之取次臨時何為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以天為言前年皇帝與良嗣握手曰我已許南朝燕京使我得之亦然指天為誓料皇帝守信肯違天耶浦結去少頃復來傳旨曰皇帝言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勃海西京平灤州並不有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灤以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灤本燕地先曾約定以榆關為界則平灤州在燕京之內矣御筆事目如本朝兵

馬因追襲乘勝更須過關今言本朝平燕亦借路平灤本朝平燕亦借路平灤本朝得燕必分兵屯守大國人馬經過豈敢耑聽浦結兀室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京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和耳況汝兵近為燕人擊散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乎良嗣答以本國兵馬見候夾攻莫若乘未下之時早往燕京兩無所妨為善浦結云當即行但已議定者決不可改也浦結遂去少間復來出文字三封一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領已收涿易不得交侵一牒靈邱飛狐縣招誘蕃漢歸附一趙詡上李溫書言女眞多殺不道請速歸毋留令良嗣讀訖浦結云飛狐靈邱乃山後地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此何理也良嗣對以何灌不知界至妄發文字耳浦結云此事姑

置之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詡不許漢人歸女眞其惡亦同必協謀為此況書中備言御筆招誘諸漢蕃漢蕃自本國收係豈非違約哉良嗣對以招降蕃漢乃本朝皇帝至仁不欲行殺悉使有歸何名背約浦結云適皇帝有旨以修國書為此二事即欲改更顧大信已定止是二國信中留一人從軍恐大國入燕守居庸關本軍借路已歸緣人辨明且汝祇知沮我過關不知汝國人馬又敗蕭闍劉延慶敗于新城也良嗣辭以留使人無例金人答曰吾方行師豈用例時取遂以國書示良嗣等遣孛堇李靖王度刺充國信使副撒盧梅充計議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浦結乃曰一言足矣喋喋何為若必欲取信待

到燕京使人面約使指良嗣朝辭至庭下有挺立二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藩止乞燕京一職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祇恐大金國軍來即不及也對良嗣等面諭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國妃夔離不曰勿與南朝交戰數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遂留馬擴遣良嗣以是日戊午與使人同來丙子到闕詔良嗣充接伴使及館伴侍御史周武仲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使來議割燕山地而平灤營三州不許至是趙良嗣馬擴至奉聖州國相浦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出兵失期爲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卒不從于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令與其使偕來三朝北盟會編此事在十一月丙辰朔良嗣與浦結計議語並據燕雲奉使錄與此略同紀事蓋稍刪潤之也甲戌是十一月十九日良嗣等以初三日

發金軍二十一日到闕則甲戌已將及國門矣蕭后于九月二十七日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炎尚書都官員外郎張僅至金奉表稱臣與蕭容韓昉至雄州同日發遣此時二人故在金軍續宋編年此條與烏歇高慶裔來並係九月然不許平灤營之議乃十月二十六日辛亥良嗣在奉聖州事至金命與其使偕來則已十一月三日戊午矣皆非九月事宋史本紀及薛應旂宋元通鑑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山地與紀事庚辰李靖等見崇政殿合蓋二十一日到闕二十五日引見也各本並同此云九月恐誤今不從原次取附十一月十九日甲戌下）

庚辰李靖王度刺撒盧毎等入見崇政殿捧國書以進曰適逢使傳特示音函然已露於深悰斯未洽於舊約載維大信理有所陳奚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議若許燕京依與契丹銀絹數目歲交尋許燕京及所管州縣所轄漢民如或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祇請就便計度如難果意冀爲報示又得書云候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遏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祇云並如初議及絕使軺以爲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了畢未嘗報論夾攻自後燕國王上表稱臣永修貢進甍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縱不許爲藩輔亦無佗望良嗣等方始來到且馬政元齎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到燕京并應朔等州入去如此則方是夾攻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實欲夾攻圖謀理須當朝兵馬到西京以來合于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于代州北並遠至西京地理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

曾依應今承芳翰再締新懽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非約也其于信義未合許與蓋念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誠請和聽命無違不必應允方是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屬縣及所管漢民外其餘應干借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并女眞渤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平灤營等州縣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侵求必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舊來輸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已定式當嚴律善保殊休靖等既引對畢詔令詣太宰王黼第黼論西京平灤當如約撒盧毎曰約勿言姑議目前可也來時

上聞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今必欲西京平灤州方

許契丹歲幣之數定恐難黼曰大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欲大國莫降心相從否向來議事已定是不免還就今又得聖旨推西京分開別作一段此亦順大國之意止欲得燕京又平灤等一府盡許契丹歲幣相從何難靖等云契丹沃壤無如燕京已與貴朝其平灤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以請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二十四縣交契丹歲幣其平灤等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不可知一概言之徒往還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以上並據詔旨及金盟本末趙良嗣錄載李靖等語言尤詳今不別出本紀于二十三日戊寅書金人遣使來許我山前六州今并入此〔案〕良嗣燕雲奉使錄云是日引李靖等上殿上令黃珦傳旨兩朝計議五六年大事已定些小事各相說了卻甚好西京及平灤三州地土不多可就議定四軍蕭幹兩翻無禮如捉得執縛送來以見通歡之意趙良嗣回許定燕京更不論夾攻不夾攻如自取得亦與本朝甚荷厚意可依例赴王黼處計議尋引詣王黼賜第議事出御前文字讀示所有幽薊平灤自合依約撒盧母與李靖相顧曰卻是和西京平灤都要請等來時只聽得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與南朝今來卻西京平灤都要怎生了得黼曰自趙龍圖涉海北從貴國來到上京已如此商議本只爲五代以後所陷北漢地更無二三撒盧母曰若是和燕京西京平灤州都要後方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如此則空費往來和合不得黼曰某天性爽直士大夫所共知今來商議國事須要說盡已得聖旨便將西京畫斷別做一項此亦順貴國之意只以燕京平灤三州盡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此乃是本朝一一相就之意如燕京係官錢物漢戶人口西京盡斷一一相就貴國只有平灤一事自可相從度剩曰此亦傾盡復知且如本國八九年來方盡得契丹舊地好處惟是一箇燕京已與貴朝平灤等州本國要做關口李靖曰兩國來往惟務誠實據靖所見先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爲定歲交契丹銀絹之數其平灤等州別作一頭項再覓去或肯時亦不可知若一概言之徒苦往來黼曰此已是委曲相就若更分平灤豈有是理遂各上馬歸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補入皆趙良嗣錄中語也宋史本紀係此于二十三日戊寅各本多從之紀事作二十五日庚辰不從本紀原注謂據詔旨及金盟本末等書也陳桱通鑑續編曰十一月金使來言燕地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所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欲并得之

金主不肯邵經邦宏簡錄曰十一月戊寅金遣李靖等來許歸山前薊景檀順涿易六州改燕京爲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新名拜蔡攸少傅判燕山府王黼欲并求營平灤三州復遣良嗣如金求之金主以爲初約但得石晉賂契丹故地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載如必欲得之并燕京不與以上二說似並據宋史王應麟困學紀聞攷史類所引長編失文亦與此同皆以此三州爲劉仁恭饋契丹惟王應麟所引不書月日止云宣和五年則不能附入此月正文今取附五年正月己卯注中可以參照蔡絛北征紀實曰又索營平二州壽曰海上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二州乃阿保機于後唐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虜即非石晉所載之地當如初約于是我無辭遼史拾遺引元混一輿地要覽曰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陷平營劉守光据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阿保機築此以居之通鑑後晉紀曰天福元年十一月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三省注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遂據營平同光以來南牧直抵涿其失險久矣以上各說可證當時元約王黼寡陋實昧地理後欲求之自不可得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庚午郊〔案〕宋史及各本月日並同云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東南官吏昨緣寇盜貶責者並次第移放上書邪等人特與磨勘九朝編年備要云王黼言郊日陰雲解劉將景來臨壁月垂揮信星彪列非霧非烟旁薄晦需已事而退密雪四委乙拜表稱賀從之續宋編年書事本不係日唯郊及日食或開一書之庚午爲十一月十五日論事序此當在甲戌庚辰之前應將此移附甲戌日上但書例既以續宋編年事不書日故係每月之末則此雖開一係日亦仍從元例不須提前其郊赦詔書曰門下事上帝而懷多福非禋祀不足以昭報本之誠紹大業以綏四方非升侑不足以極奉先之孝朕荷三靈之錯社奉列聖之詒謀制治保邦克懲持盈之訓立政造事敢忘徵緒之思彌文監虞夏之陸成寒復熙釐之舊百度惟正庶續其凝士迪典常盡革淫朗之習民與滔禊式符道紀之昌人後志以否欽天鑾誠而孚佑清臺觀聚瑞占七政之齊易館頌常運協四時之敘雨澤應期而播潤河宗聽命以回流農居奏功黍稷嗣豐年之慶燕民效順封疆歸興地之醫刑搞而圖圖屢定物遂而動植咸若驗諸福之畢至豈成功之敢居恭念祭不欲疏者禮之經物無以稱者天之德肇卜迪長之且事修肆類之儀蓋簋豆籩秩九州之嘉萬祈常罕舉嚴八籥先殺容庶邦底貢以駿奔多士秉文而顯相積魯人之事之義以前與于太宮駿周王成命之詩肆發承于有昊衎我烈祖偏于羣神禮三獻而精意昭樂六奏

（而靈祇下祥光旁燭景貺備臻修德錫符已應克誠之享行慶施惠用均拜胙之禧嘉輿萬方共膺純嘏可大赦天下於戲百神受職知帝命之不違五福錫民浹海隅而不冒尚賴忠良修輔文武協恭益堅厲翼之心永底輯甯之治爰咨爾眾咸體朕懷此詔據李攸宋朝事實補入）

十二月（〔案〕據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二月係丙戌朔）戊子李靖王度刺等辭於崇政殿詔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顯謨閣待制周武仲為國信使原送伴國書云云御筆付良嗣等云云營平灤三州聞每歲所得錢物斛斗不多又天荒地土不少況豐凶不常兼須贍給三州金朝廷頓計十萬銀帛已過三州所入可子細以此計議又契勘契丹昏主尚在所有西京一帶若金國兵馬回去本朝又不占據則昏主必出沒作過於彼此非便本朝所以欲收復西京者亦禦捍昏主定計當以此理開諭之又御筆批遣卿等詣大金皇帝軍前計議金國遣使人持到書大概所請五事除入關至燕係官錢物移散漢民雜色人戶并如金國所諭并西京地土候收復燕京後別行計議外止有營平灤州一事合依元約本朝收復如卿等到議約或未合聞大金以平灤州出得些小桑麻所以欲得可于歲交契丹銀絹數目外特每年更交割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以助金帛之用曲盡通好交懽之意所有營平灤及西京地土本朝并行收復內西京如金國軍馬已回即本朝便自計議度可出此御筆為據仍計會信誓界至等文字前來（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徽宗御札兩件見藏撫州州學教授虞兼出以示臣蓋宣和四年十二月事也合附二日戊子良嗣武仲再使後更須考詳〔案〕宋史及王偁東都事略同係戊子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日丁亥朝辭三日戊子遣伴使上遣王瑀傳旨諭靖卿等到軍前奏知大金皇帝自金國兵馬未到上京一時已遣使計議成就交好正在今日今來所議凡五事一切委曲備從金國所有營平灤三州地土不多一就相許了御甚好國書云夙勤原使嗣貺緘書共閱撥撫之詳備諗數陳之悉方遣敦于契好宣曲盡于忱誠本朝輿鄰國通好自來係計使人往來之數以為禮節昨曷魯等來係報馬政之聘以故更不道使然國書內且遞夙敦大信備載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候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議約事理分明別無斷絕今歲自聞舉軍到西京即遣童貫等須兵自燕路相應四月以後累伐契丹事可詢訪亦累遣人移文貴朝軍前報應計議夾攻之舉即無失約昨燕京國妃遣蕭容等進表納款仍乞援助止退大金兵馬及平營薊景等舉地來歸繼亦嘗遣備裨入燕城殺戮不順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并未見貴朝進兵夾攻即卻其使并表未嘗聽許及未曾分遣大兵據守元議自燕并應朔等州進兵後來以西京之議未明故止應朔之師雖奉聖應朔蔚武等州遣人請降亦以此未曾撫定敦守信義以務求權本末可見趙良嗣回款知入關至燕本朝議云輿貴朝請好修睦若本朝先自平燕亦當迎待如禮良嗣固執妄有所陳所有應歸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賴今盡欲行拘收實非元約然貴朝兵馬既欲入歸犒師之用義合相從其別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管亦非元約所載今並如來論以示誠意兩朝守國所恃大信自初

遣良嗣以至于令所議正為五代以後所陷漢地內燕京六州及屬縣已載來書并承諭如本朝已取了燕京自依今來已許如未取了貴國取得亦與本朝更不與夾攻外所有營平灤并西京管下州縣并係五代所陷地土合依元約本朝收復爰念自貴朝未取上京之時越大海一通交好使聘往來累年于此所當曲務允應以善初終除營平灤三州本朝收復外其西京地土俟收復燕京別行計議契勘馬政所齎事目已曾具言緣收復燕京一帶并西京地所以盡許契丹歲交銀絹令若西京別作一段計議理合誠定深念入已相許義不可諭將歲交銀絹數目多少交割等並依契丹舊例施行信旨分立界至等事續議畫定庶應來悰用臻懽約屬歲當稟益保天祺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据良嗣本傳此時為中龍未嘗為大龍國書亦云龍圖閣直學士紀事作龍圖閤學士恐誤蓋良嗣以徽猷待制轉中龍武仲以侍御史轉顯謨待制二人並新除也九月十八日甲戌十一月十九日甲戌可考）

辛卯金人入燕明日遣馬擴歸廷獻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詳見北邊〔案〕紀事北邊已佚馬擴茅齋自敘云十二月一日經嬀儒二州初五日抵居庸關契丹棄關走候隨行

（阿骨打謂曰契丹國土十分我已取其九秖有燕京一分地土我着人馬三面逼着令汝家敎取卻怎生受奈何不下初聞南軍已到盧溝河已入燕我心亦喜南家故地敎他收了我與佗分定界分軍馬歸國早見太平近聞都統劉延慶一夜走了是甚模樣僕答曰使人留此不得而知兵家進退常事恐亦非敗縱使劉延慶果敗亦別有大軍在後阿骨打曰似恁統領底人敗了軍國大事拔家有甚賞罰擴答曰將折兵死兵折將死延慶果是退敗使做官大亦行軍法阿骨打云若不行軍法後怎生使兵也待一兩日到居庸關爾看我家兵將戰鬬有敢走底初六日入居庸關擺列軍馬阿骨打與宗幹骨商郎君並馬南向立諸軍馬三面整旗罷立粘罕以下諸郎君皆拔甲作兩行相對侍立召僕當前阿骨打云我已遣使副同爾家大使南去想已到汴城我已許了趙皇燕京如今打了須要去城內番官人戶即是我要漢兒人戶都屬南朝我今差人入城招誘契丹令投降爾敢相隨前去招論謨兒麼僕答以使人留此本了軍國大事有何不敢阿骨打曰敢時煞好來早同我家使臣前去入夜召僕阿骨打曰我親押軍來待與婁離不見一陣適來已報同國妃直東走了來日可以入燕城是夜四更阿國打召僕去頗有怒色曰國妃與四軍走去蓋緣我軍馬入關今聞爾家軍馬卻來攙奪如此則更無好說話也僕曰貴朝使人已與良嗣趨闕下朝廷必不許來攙奪萬一南朝先入亦足可商量阿骨打意少解次日抵燕京北門兩府漢兒官左企弓于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契丹官蕭一信等開門迎降阿骨打召僕云令我軍先入燕京爾隨行盡見可回報捷已敎寫宣撫司牒差五百騎相送賜僕并隨行人鞍馬一副仍令攜掾州將官胡德章歸蓋德章先與契丹戰爲所禽囚燕獄中故令歸臨行粘罕遣烏歌來云傳論童太師昨來海上曾許水牛如令相望甚近欲覓千頭令送來僕南發達雄州宣撫司史顯亡遼錄云蕭后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到城下左企弓等集兵拒守未定已報統軍副使蕭一信開后夏門放人婁室孛堇軍登城續遣先被虜人知宣徽樞密北院事韓秉傳令若耶律拜降不殺一人催促宰相文武百僚僧道父老出丹鳳門毬場投拜阿骨打戎服已坐萬歲殿皆拜伏于是使譯者宣曰我見城頭砲繩席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并放罪蔡絛北征紀實云阿骨打全師自居庸入燕四軍大王者奉蕭后由松亭關道燕人乃備儀物迎之其始至大內也阿骨打與其臣皆握拳坐于殿之戶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向詢黃蓋有若干柄意欲與羣臣皆張之中國傳以爲笑自後尊大皆燕人及中國若良嗣輩敎之也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云金以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蓋誤）

甲辰女真復遣李靖王度剌持國書與良嗣周武仲同

來良嗣及靖等先以是月庚子至金國軍前入見國主曰數年相約夾攻云何良嗣對以夾攻雖是元約據昨奉聖州軍前計議云大國以去年不遣使爲斷絕別議特許燕京不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本朝於永清擊走奚離不追至燕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國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灤等州未嘗計議如何必欲取平灤等州幷燕京不與汝家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日國主詔促令南使辭歸良嗣曰今到軍前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遽辭何也撒盧母曰皇帝已怒遂令入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可削去租稅事黏罕曰燕自我得之賦稅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見與且速退涿州之師無留吾疆

於是復以國書再遣良嗣及靖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已上并據金盟本末及詔旨等華夷直筆封氏編年若載收事甚詳則莫如總錄蓋諸書多用總錄也案良嗣以十五日庚子于金軍十九日甲辰遣辭先至阿骨打卓帳處使兀室傳言且云自前年相約夾攻契丹及至寡人領兵到燕京幷不見一人一騎更尊人自來不許與底平灤等處今來都要怎生去得若堅要平州不是好意和燕京都怕別了便損良嗣等退歸所館良嗣等至其國弟國暨國相所居以貫所與酒果遺之以通其意良嗣欲與粘罕議事答以商量未定粘罕臨上馬與良嗣論以大事已定所有營平祿三州一道商議了甚好御云則爲這箇事近上大人們都不肯若更緊着恐和燕京都削了便催朝辭兀室曰堅要平州莫是閑定關口不與通好此是皇帝已不許眾人皆不肯因約與元師粘罕等議事粘罕云這事本爲我家自着兵馬取得所以須要稅賦肯時便肯不肯便休請句退過界人馬良嗣等答以稅賦自古隨地豈有得地而不得稅者粘罕云不須理會只是要稅兀室在坐云此事不別許多田地州城人民都與了南朝些小稅賦計較甚良嗣曰且如稅賦之內都諸般色數若細豆奉雜之類地里相遠如何般運莫若計數折納兀室云但依得後這事易爲遂復遺靖等齋書赴闕以上並据三朝北盟會編蓋亦据用良嗣燕雲奉使總錄等嗣修之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是歲高麗王俁死子楷嗣立案宋史九月己巳高麗王俁薨遣路允迪弔祭陳桱通鑑續編云高麗之俗兄終弟及俁卒諸弟爭立其相李資深立俁子楷詔遣路允迪弔祭先是俁求醫于朝詔二醫往留二年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豺狼不可交也業已然願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彭百川太平事迹統類云宣和元年六月高麗國忽入奏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歲餘方遣歸奏館二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人此兄弟足爲中國捍邊女眞虎狼不可交也据此求醫爲元年事醫遣之奏亦非楷語之也周煇淸波雜志云宣和奉使高麗路允迪傳墨卿爲使介其屬徐兢做元豐中王雲所譔雞林志爲高麗圖經共雞林志四十卷幷詳載國信行移案續時劉逵吳栻並命而往是行蓋使面諭高麗王俁云女直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高麗加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海上結約此爲禍胎據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云宣和六年八月六日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賜緋魚袋臣徐兢譔于四年九月出使內云楷王俁之世子也壬寅春三月俁病革召李資謙入議嗣事夏四月俁薨資謙乃立楷爲王楷眉宇疏秀形短而皃豐肉勝于骨性慧多學亦甚嚴明在青宮官屬有過必遺譴辱旣立雖幼沖國官多畏憚之迺者信使至彼受詔拜表行燕享禮升降進退綽有成人之風亦當爲東夷中之賢王也九朝編年備要云俁在位三十八年又李埴十朝綱要此係四月不書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徽宗

宣和五年正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正月乙卯朔）丁巳大金國使副李靖王度剌撒盧母以乙卯朔入國門詔趙良嗣周武仲復館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馬擴自序曰朝廷差良嗣武仲充國信使副仍送伴李靖等入燕僕副良嗣所以奉使事良嗣不答遂行經十餘日良嗣武仲同李靖王永隨撒盧母回自燕中赴闕不言所議童貫呼僕前曰良嗣所有申到語錄與爾所說不同兼爾係摘留使人自合赴紂木司已作奏狀可取東路驗去僕遂行至闕下奏聖旨合中使押馬擴赴王黼宅議事黼云在奉聖州蕭留所論事理力爭死爭此一節朝廷甚多公僕曰不意延慶遁走女眞先入三關不得不爭也黼起立云據今事宜有何所見僕投黼一剳子云燕地乃中國北戶自祖宗以來有志恢復比者海上交結女眞已許割還但因劉延慶遁走失入燕機會令女眞先入据之藝我兵弱已肆侮慢當此形勢於復地未爲急而防後患乃急務也請以復地之間條畫徐制女眞三策以杜後患若女眞果以山前山後故地故民盡還本朝將用我故民守故地關山險阻易爲捍禦雖倍益歲賜所入足償所出得以復境土而絕後患此爲上策倘女眞必欲割留平灤營三州不全歸燕地則宜各守所得彼得燕山使守燕山我得涿易則守涿易比類高麗國少益歲幣彼必欣然聽命若處日後侵陵則于廣信以北橫斜多築城壘嚴屯軍馬仍開据涿易兩河塘灤連接沮洳直抵雄霸彼來則禦之退則備之是爲中策若聽金人奉聖州之約止割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全與契丹舊弊姑苟目前之利徐爲善後之計是爲下策捨此三者若汲汲于求地而不計勞費增歲幣益禮數興版築姑防一隅用新附之家微幸戰勝一旦使女眞得志殆將取侮於四夷是爲無策今女眞雖乘勝氣銳且兵少力分加之天祚未滅張覺抗衡國內空虛新民未附我若嚴備邊防屯集大軍示以威信遣一介辯士議之彼方內顧不暇未必不成上策惟朝廷議而行之不可緩也觀讀至姑苟目前之利徐爲善後之計數曰可謂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于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朝廷大議已定令又差公作計議使但着猶着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餘不須論以上据三朝北盟會編所引擴於十二月六日自燕至雄報使此時正隨良嗣等到闕也）

戊午引對崇政殿捧國書以進其國書云云對罷見宰臣王黼如儀黼謂靖等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之外求

租賦何哉靖對曰爲本國得燕所以及此黼曰類有開諜害吾兩國之成者撒盧母謝曰有之契丹日夜爲皇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用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帝與黏罕兀室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稅未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遷就然飛輓如是之遠欲以銀絹充之爾靖曰然問其數黼曰已遣趙龍圖面約多寡矣復曰去年歲幣如何黼曰歲有幣以得地也今地未入取之何名靖懇求不已上亦特許之己未入辭於崇政殿以期日已迫依所乞免供奉庫錫宴及門外御筵等詔良嗣武仲復充國信使副兼送伴馬擴充計議使奉國書往國書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詔旨自此遂復平灤營實錄云李靖王度剌辭崇政殿不日遣良嗣等寺案各本月日同金人國書云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肅馳使驛繼附音徽然承鄰睦之修未盡理端之素故形敵輻開導深宗昨于天輔四年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允肯自來所與契丹銀絹依數歲交及夾攻回書已許燕京地分幷所管戶民若不來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平營灤等州未曾允應今承來書其別處移數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復亦非元約據上項人戶前次往復未會遣漏辭意詳明昨來度剌等去特已曾具言兼契勘馬政來齎到事日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朝兵馬自應朔州入去不如此則便爲失約也且當朝兵馬攻下西京以至武朔留牒代州亦未相應夾攻又良嗣齎到書所請夾攻者貴朝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當朝兵馬攻下居庸直抵燕城卽日歇降外貴朝兵馬不能入燕已被戰遣以故李靖等去時具言已許燕京所管州縣地方元管戶民加或廣務於使來諸應難終於信義今書又齎辭索平營灤等三州已係廣務於侵求的此事件爲約分明義當不計爰念大信不可輕失且圖交好特許燕京六州隨縣所有銀絹一依契丹舊例交取兼燕京自以本朝兵力收下所據見與州縣合納錢色稅賦每年並是當朝收紈如可依隨請差人使不過前向正且受禮賀功及齎送今歲合交銀絹外據平營灤三州亦不在許與之限所有次年以後銀絹交割處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姑俟大事議妥告成獻廟奏凱惠勞敍錄優恤部落外再

遣人員續議畫定如期依隨請于已後無復計議燕京令屬祁寒冀膺多福今差孛堇李靖王度剌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謹奉書陳謝不宣李靖上殿傳達國書訖上遣黃珂傳旨云兩朝共議夾力討伐契丹今已得燕實爲慶事自乞海計議累年大事已定自合結絕今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暴師日久各不穩便早見了當共享大平豈非美事所肯究賦請幸相王黼第計議初五日入辭上令黃珂傳旨諭靖等到軍前日傳語大金皇帝謝遠遣使人到闕兩朝信好累年已著切不可聽契丹言語此輩亡國之人設安身處只欲鬧亂兩國但與鹽破必不敢復言且如侵賦本實難從只緣成就交好待議依應然亦須酌中商量方可了得所有營平灤三州地里不多只是要抵敵四軍且是一道了絕甚好本朝與貴國交好累年且如明文覓一般物也須與卿等到日但子細奏知靖等云領聖旨于是復命良嗣等齎書伴送朝廷國書云正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比聞報提師卒遠涉闕封歷煩振旅之勤共底夾攻之績夙維信義方劇忻愉亟承使節之還舊沐書辭之悉念欲諸于權好當取示于忱誠本朝于貴國數年計議漢地漢民及夾攻等事具載累書茲不贅詞昨趙良嗣等還自代北知欲入關討伐既自涿易等處分遣軍馬夾攻三面掩殺契丹數陣大獲勝捷追逐遠過燕京東北實與貴朝大取居庸之兵相應靡有差失暨國妃與四軍以下奔竄城中無不順之人似聞貴朝兵馬相近于義不當爭入燕城節令遠駐兵馬本堅守信約之素夾攻者事皆有跡可考不待理辨今承來書燕地州縣稅賦欲行拘收不特事非元約亦非近所計議自古及今稅賦隨地況遠隔關塞民戶如何般運于理本難允應重念萬里交權踰海遣使積年于此信聘往還情意已篤義當勉從所欲以成交好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以代燕地稅賦令良嗣等前去定議幷契丹舊交銀絹並合自今來計議畢日爲始所有彼此遣使持禮賀正旦等事候計議畢議定發遣月日受理去處其銀絹交割處所分立界至等事續議畫定候屬春和茂膺天禧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及差馬擴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幷謝不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李靖王度剌撒母與趙良嗣偕來金主謂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還本朝上意以銀絹代之靖復請歲幣上亦特許之命良嗣再使求平灤地阿骨打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稅租阿骨打曰燕租六百萬貫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夫復何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遣奏詔復遣良嗣再使代稅之物悉從來諭遂許以遣人齎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

（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三月金使甯述割王度剌撒母盧持誓書來且言金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二十萬而圖書并誓書乃繳一譯及西京者蓋良嗣與甯朮割欺罔之言乃遣兵部侍郎盧益持誓書議交燕京日子盧益等至燕山先索犒師金帛乃得見兀室等且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凡更改三四王黼皆曲意從之且索燕人趙溫訊李處能來歸者宣撫司縛溫訊與之其志愈驕矣至夏月遣揚璞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薊景六州來且索米二十萬石上遣童貫蔡攸入燕先日交割後日撫定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而宋朝捐歲幣數百萬所得空城而已黏罕猶欲止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時左企弓爲金人謀嘗獻詩勸君莫惜捐金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邀求不已宋朝曲從所請乃許之〔案〕續宋編年此條雖係正月而所書遠及五六月事蓋畧述交燕大槩不及紀事之詳雖以相附故仍從原次附正月末撒盧母亦作撒盧每此作撒母又曰撒母盧左企弓詩上句紀事作君王莫聽捐燕議各本引用同此云勸君莫惜捐金議亦異

〔又〕赦兩河燕雲路時習趙良嗣虛辭謂虜許我雲中故曲赦併及山後云〔案〕三朝北盟會編四年十月十三日戊戌曲赦新復州縣其時改燕京爲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庚戌曲赦河東河北燕山府雲中路庚戌之赦與紀事及宋史月日並同續宋編年此係正月與兩赦各不相合雖正月以下至五月中閒事不書月似此亦可作四月事但此下書後以王安中知燕山則安中出知燕山在二月十一日復書曰後其事定係正月矣若取附四月庚戌下似嫌失實今仍從原次附正月末而以四年十月詔書附之蓋曲赦既有兩次且各有詔書本可兩見也詔曰朕膺天駿命作民之師夜寐夙興惟祖宗之是紹賴帝孚佑中外敉甯遠暨海隅罔不率俾乃眷燕雲之境實我舊封五季不綱陷于北狄屬者虜酋失道自絕于天怨結四興勢似瓦解惟予克相上帝寵綏兆民爰命六師大申弔伐爾有衆懷德推素沛然率御覃心奔走來歸莫之能過王師無戰而先志是承四海承清惟朕以釋興念茲士久困渠昏上下相陵人用無告典刑屏弃罪及無辜崇姦賊賢毒痛猶在以寬代虐帝命惟新應收復及已歸附州縣見禁罪人除抗拒王命及謀爲不順外餘無大小並放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人并許所在自陳當議盡行甄拔隨材任使流配人並放還逃亡及爲盜賊者並釋罪令歸惟爾有官體茲德意奉承罔怠以稱朕惻隱之誠庶一方亟蒙休澤故茲親札詔爾咸使聞知

〔又〕後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銜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兼常

勝軍橫盛度不能制朝廷恐生變九月以度知中山府蔡靖兩易其任〔原注〕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番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宋朝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石晉以燕山諸郡賂契丹又改爲燕京路則與平州爲兩路矣始宋朝自海上議割地止云得燕雲兩路而已此平灤所以有辭也金人取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故斡離不入寇至自平州出當廟議割悉不明地理之誘也〔案〕宋史王安中知燕山府在正月七日辛酉王稱東都事略亦係正月薛應旂宋元通鑑月日同且與郭藥師同知並書三朝北盟會編二月十一日乙未尚書左丞王安中除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判燕山府資政殿學士詹度爲燕山府安撫使六月一日壬午以藥師來朝除檢校少保河北燕山府宣撫副使同知燕山府九月六日乙巳知河間府蔡靖同知燕山府與詹度易任與各本不同而所記獨詳云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旨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自以爲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山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仍以嘔血告上令選自代者乃舉王安中安中河朔人必知北方事自左丞除節度宣撫河北燕山安中之行也上悉出內府金玉器至於薰爐研几之屬畢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大夷狄禮遇之隆一時殊絕黼獨相道賂以詩且約歸而相之也又六月中御筆云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故度稱御筆所書有序九朝編年備要云靖有識度至則開懷待藥師藥師亦重靖前爲損然終不得其柄也藥師在燕山凡有所請朝廷無不從又遣部曲商販諸路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之者時常勝軍及擁軍號三十萬戍兵惟九千人無能爲也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左衽時人比之祿山云原注云云是議割燕山事與詹度郭藥師等事不涉其文亦據九朝編年備要而張滙金節要說此尤詳此與正月己卯良嗣在金軍議平灤事可以參照）

二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乙酉朔）丙戌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顯謨閣待制周武仲閤門宣贊舍人馬擴自燕山回至雄州以金國國書遞奏其書云云初良嗣及武仲擴等以正月壬戌出國門丁丑至雄州己卯抵金國軍前諸酋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於一廢寺

以氊帳爲館良嗣見金國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止平灤一事豈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灤初未嘗相許今欲作邊鎮不可得也（案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五云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棄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以上云云其案字以前並爲長編佚文照書例當以大字正文附補但長編佚文之散見各書者其有月日者則按日附入其無月日而有可據補者亦補日附入推此事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辛亥良嗣至奉聖州議起至五年四月十一日甲午交燕其閒並及平灤一事原本不係日但云宣和五年亦不敢擅定爲何日事即以大字附入亦嫌複沓況原文語氣不類長編假經刪潤此當爲伯厚考史節取之語雖屬長編之文但非原本不得据爲佚文以大字輯入也平灤營三州四年十二月二日戊子御筆付良嗣等求之至此不許已定故後亦不議此矣其四月十一日甲午下論此是紀事據蔡條北征紀實補入本爲追序非當日事也則彼文既係五年除此無可附入故輯以補見于此蓋良嗣等以五年正月八日出國門二十五日己卯始抵燕以前無可議總爲己卯至二月丙戌數日所議事也九朝編年備要云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府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爲燕京以統六郡號爲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盡初謂燕山一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顧炎武京東攷古錄云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議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遼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案通鑑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侍勇不修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閒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禪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爲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取之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何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於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以上顧說與日知錄所言同通鑑後晉太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割幽薊等十六州賂契丹本無營平當時朝廷幸執之陋亦可具矣）遂議租賦兀室云籍燕地所出并課利計直可也良嗣曰國書止言租賦耳乃及課利何哉辨論久兀

室出燕京租今舊租緡錢歲四十餘萬新租緡錢歲六百餘萬良嗣曰承平時年粟不過百錢今兵火凋殘之餘蓋十倍矣豈可視此爲率哉兀室曰姑置之貴朝必已有成數幸明言無隱良嗣乃出御筆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良嗣復出二十萬之數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良嗣曰海上所議盡還燕京一帶則與契丹歲幣今貴朝已治平灤營州不議又起燕京職官富戶工匠今更於此外歲增十萬匹兩歲歲如之經久無窮豈少哉兀室曰海上之約燕地人民合歸南朝燕中客人合歸北朝從此各發還鄉兩面進兵夾攻即軍馬各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乘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取直候本朝軍馬下燕使貴朝坐享山河之利有何不可兼稅賦自其地出非貴朝物也何屑如是耶本朝欲起燕京職官富戶工匠亦緣元約燕州人合歸北朝如郭藥師常勝軍皆燕北人藥師亦鐵州人恐貴朝此常勝軍驅使更不之請所以且將職官等相貿易若貴朝亦欲此職官等抵還藥師常勝軍還鄉可也今所許猶未及歲幣之半更兼西京在其中如何諧合遂除西京復堅執如初良嗣不得已以御筆綾二萬許之兀室曰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稅多寡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并以綾羅絲綢木棉隔織截竹香藥材細果等充兩府謂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等本契丹兩府人金人得之任用所以復稱兩府也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捐銀絹五十萬匹兩之數蓋榷場與之爲

市以我所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色估充榷場之法壞矣時兀室適得鄧筒文字乃燕山路轉運使趙良嗣乞存留人從等事兀室曰計議未定而已更府名差官屬豈不忿忿設議論不合遂欲以强兵取之耶良嗣曰乃是各不相疑之意何爲見詰（原注良嗣除燕山運使詔旨在正月十八日初草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案宋史良嗣傳不載除運使）翌日兀室傳其國主之言曰燕租六百萬今只取百萬非相侵迫而乃靳嗇較秋毫如此借使如數得之異時以物估充當益有難色不加且已還我契丹舊疆寢其供輸之約遂易常勝軍舊屬燕京亦當見還請貴朝退軍出城吾且提兵按邊若兩軍相遇豈得晏然而已哉良嗣曰兩國修好累年於茲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哉兀室曰非本國紛紛自貴朝吝甚若增作百萬緡則無事矣良嗣曰使人出疆豈敢擅增況通舊數已七十萬不爲不多兀室曰請退軍事聖旨極峻不若聞之朝廷庶幾早決李靖曰郎君之言非妄也不可忽良嗣知其欲爲釁端曰大國通懽當以信義萬一交兵罪在曲者非使人所憂也（案以上係二十六日庚辰議事蓋己卯之翌日也紀事于丙戌下提行書之以似丙戌之翌日矣然三朝北盟會編良嗣回雄州後二月乙酉朔金人焚橋梁次舍則丁酉早已不在金軍矣）又翌日兀室來詰難良久遂出書藁租稅事目云事悉在書中能從固善不能從無以議爲也並出燕地圖指示曰招燕州是渤海聚落合歸本朝外居庸金坡兩關已爲南朝所得古北松亭關本奚家族帳當還金國矣良嗣曰古北松亭關初議已與南朝今復取之何哉再三力爭良久方去（案以上係二十七日辛巳計議三朝北盟會編於見日良嗣門回雄州遽奏）後兩日良嗣入辭金國主曰古北松亭本奚地合歸北界初以汝力爭疑非善意今已釋然待將古北與汝家其松亭關本朝屯戍不可求也問良嗣來期何時以半月對令良嗣書以識之國主曰過期不來提兵往見矣書中毫髮之爽亦如之去年今年歲幣速齎以來遂令良嗣回別不差使人是日國主與黏罕等入契丹納跋行帳（案納跋行帳遼史營衛志作捺鉢行帳四時行在之所也厲鶚遼史拾遺引王易燕北錄曰春捺鉢多于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樂甸住坐夏捺鉢多于永安山住坐秋捺鉢無定上冬捺鉢多在邊甸住坐與遼史所說地皆異）前列契丹閤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契丹規式每入氈帳中門謂之上殿國主云使人回爲我語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疾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爲便國主許之時金人得左企弓輩日與之謀以爲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蓋有輕我心左企弓嘗獻詩阿骨打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然金人自以分軍護送燕京俘獲東歸又山後告急天祚已占西京見招誘應朔等州當遣兵應援復張瑴據平州之衆亦須支梧既已出邀索百萬之言不能無懼故亟示巡邊之意觀朝廷所應如何故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恐我不從而自防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後兩日當爲二十九日癸未距二月六日庚寅止七日回詔郎至雄州雖急遽不應如是之速仍以二十七日辛巳自雄州遽奏金國書爲得實不寬二十九日良嗣猶在金軍未至雄州也況良嗣約半月回而金主追以[illegible]月十日）

（巡邊若是二十九日語此期皆不合亦當爲二十六日庚辰語也紀事不知所用何本但所言並與三朝北盟會編相同當亦節用良嗣總錄及馬擴自序刪潤之特敕節略耳今不復取金國書云正月川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遠辱華函繼形溫問因遂成於小補感特睨於慶儀載循計議之辭未悉聽從之諭致須馳報冀示誠音自來越海計議收復燕京并所管州縣元是漢地漢民已曾允應若是夾攻則與又承回示若大金兵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進兵泊至遣兵攻下西京諜報代州不繹依應直候契丹勢傾力敗方自遂易起兵與元約不同非於奉聖州良嗣等來時國犯狀奏貴朝兵馬稱入燕京雖已殺盡幸頗款附金國尚不欲違約已報許與後國犯又中盧溝河南大破南兵難追捉數萬願爲金國臣予乘念如不自取應失元計遂遣重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款降尋遣親見副使馬擴專報委細及差人就檢摩地僵屍甚衆俱是南人更有人詣知貴朝統制劉延慶已坐失律兼僞命林牙統軍查刺等以下亦稱國犯知當朝兵馬過闕勾退鎮南軍馬待圖逆戰蓋以自來已破大軍別無警急及至相近不敢對敵因而遁去別不敢于南軍南軍亦不曾到燕京存右若是城中之人實有相順無因盡殺入城軍士依此事跡足認貴朝兵馬不克夾攻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稅賦令承來書事非元約稅跧隨地戶民如何般運於理本難允應今侍許每歲別交銀絹合良嗣等去定議向來燕城倘賴貴朝攻下無由更收稅色實以自力收獲故也既以相許即委所司勁會據燕京管內收納隨色稅賦其送五六百萬貫乃命宣諭國信使副于內只收合直一百萬貫貨物回奏良嗣等稱奉御筆只許銀五萬兩絹五萬匹如不允應便添十萬仍議西京在內更或不許西京別作一段錯不允從添綾二萬入二十萬數更或不允綾在二十萬數外以上別不奉到宣旨不敢自專願遣使人齎書計議據前年合交銀絹數內先已將列二十萬疋兩尋委舊曾交割官員檢辦收領緣稱絹貨下弱不並前來令請依與契丹一般者交送据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限已曾書報倘廣務侵求難終信義無煩理會況平川已爲邊鎮所有脅虜投過民戶別論良嗣等肯會去訖所据今歲代稅合要物帛絲綿諸番色數並次中等價直別有割日如可依從即請一就起般年前并今歲合交銀絹依契丹數目送至燕京用賞軍人外据代稅絲綿諸物定于今歲十月交割內絲綿等物燕京土產外自今歲以後常年合交代稅絲綿等物依見去割數并前來交割銀絹依準舊例分破五番般送平州路外首交付及示盟誓几百事節皆遵此約長世不邊貴過同盟所有封疆可自燕京所管州縣地分與平州界至其間書立其賀正且信使彼此各請預先一日到闕生辰人使以十月三日受禮依上列來外貨貴朝生辰並依舊來契丹發行月日到闕仍于穩便處所起置權場所有燕京并隨州縣民戶不少若許計議不見定一自難安撫苟失今來播殖將來住係何處牽難拯齊如或雖以準隨請各只依契丹體例施行仍速勾退過界兵馬候當春始善祇多祺有少禮物具諸別幅令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回崇奉書陳遠兼謝不宣据遼史保大三年二月癸巳興中宜州復城守三月馳驛雲內州南又契丹國志曰天祚得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與再謀出兵收復燕雲耶律大石力誅曰今國弱至此而力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天祚斥而不從大石託故不行天祚遂率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嵩遵雲內等州南下武州紀事言山後告急即此但云天祚已占西京不知何据張瑴據平州始末五月三十日辛巳可考）

庚寅詔遣趙良嗣周武仲馬擴自雄州再往金國軍前計議國書云云御筆付良嗣武仲擴等議山後事須力爭如不可爭方別作一段商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茅齋自序云到雄州後即作語錄入遂待報自南使過盧溝河即焚橋梁僕因謂良嗣曰女眞廣邀歲幣聲言巡邊所以疑懼朝廷而自防也良嗣曰虜人自用兵未嘗敗衄何自防之有僕曰兵家當怯守猛戰今女眞兵少力分見處危道安得不自防如僕前日所論徐制女眞三策比見形勢正當用之乞召使副或止令擴赴闕稟議欲申尙書省經撫房寫了申狀呈童貫乞發遣貫云主上必不較些物色但得事了早班歸爲上後來敎他別人手裹理會不肯發越十日遷到國書並從之御批云不許更生佗議也朝廷國書云二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專使云還置鄰遠逮嗣沐華緘之悉具知雅意之詳推交鄰國者當善初終而守邦圖者務敦信義既早通于契好宜曲徇下來悰所言代稅貨物并事目所載色數價直交割月日處所與書立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道權場事並如來書所諭其年前契丹舊交銀絹已指揮宣撫司津送前去今歲銀絹已令自京起發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交割誓書亦如來示候交割燕地訖詣闕本朝緣與貴朝通好天下所知前後計議每務曲從貴朝所欲以成交契誠意之厚諒能深察所有西京管下郡縣非務廣土以日近邊報契丹昏主數頒兵馬出沒本朝當議就便計度力圖備禦爲彼此之利茂厲春祺順膺介爾令遣趙良嗣等自雄州復回遲中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甲寅朔）乙卯金國使寧朮割王度刺撒盧母來見於崇政殿趙良嗣周武仲馬擴等先以二月

庚寅發雄州乙未至燕京見金國主得書大喜良嗣謂兀室曰貴朝所須歲幣不貲本朝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可得唯西京早與奪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丁甯極留意且煩奏聞兀室唯唯而去越三日不來良嗣武仲大恐慮因山後壞山前已成之議郎欲棄之馬擴力爭姑待次日（原注十四日戊戌）兀室楊璞到館云西京路疆土據諸郎君言初得之時城中再叛攻近四十日方下士卒死傷極衆實爲艱辛又非元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河西謂夏國毛揭室謂韃靼也皇帝謂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乘我在奉聖州心已許之會議三日今早方決然其閑人民卻待遷去良嗣等曰既得疆土人民自具若止空城相付將安用之兀室良久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諸軍犒賞耳擴答以貴朝既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兀室曰此亦再遣使去辛丑入辭其書云云甲辰良嗣等遂與甯朮割耶律度刺撒盧母三人來將發國主謂良嗣曰甯貴臣也善待之時詹度除知燕山府王安中除宣撫使駐燕山甯朮割云此行良遠恐不獲如契丹舊儀止求花宴良嗣曰當其取自至壬子（原注二月二十八日）甯朮割度刺至國門詔良嗣武仲館之并用契丹故事仍別賜衾褥叵羅是日引對罷詣王黼第如儀黼欲令趨庭甯朮割不可分庭而見甯朮割云西京已許貴朝願歲得磔礬二十栲士卒取西京傲甚乞加犒賞之恩黼許諾上以甯朮割等屢乞花宴且其國主有善待之語詔特頒春宴宴日就辭於集英殿跪奏願聞特賞金帛之數上諭以二十萬甯朮割乞增上不許甯朮割退良嗣等前上問金人增歲物起人戶誅求不已何乃爾耶良嗣對以女眞貪暴性利之從其他不鄙也馬擴云以本朝兵不立威乃至是武仲云賴陛下聖德阿骨打心服不爾邊患未易量上云女眞貪暴殘民害物雖黃巢不如詎能久耶然彼既入關先據燕地朕恐爲後患不惜增百萬以啗之且解憾目前之紛也詔吏部侍郎盧益借兵部尚書與良嗣俱充國信使擴充副使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日國書誓書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按良嗣與甯朮割等皆言虜許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矣而國書幷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甯朮割其爲欺罔卒啟兵端云（案）茅齋自序曰僕復至燕京兀室等云皇帝甚喜大事已定止是商量交往禮數也僕竊語良嗣便可理會山後良嗣不欲曰既事閑僕僕曰御筆令力爭奈何良嗣徐諾兀室云貴朝所須本朝一一從了卻有山後西京地土人民幷係舊漢地今燕京已了若將西京一同割還乃是契義兀室云西京路前在奉聖州時龍圖言不要後來所以只言燕京事今更不須再言也僕曰山後故地自海上還會使人豈敢言不要但每言燕地則西京在中矣兼貴朝已許本朝收取今燕京既已割還西京卻在西南貴朝卻要去遠卻如何占守或聞欲與別家何若併還南朝使得故地亦見交權誠意良嗣等忽僕不合理會山後必致壞卻山前僕答山前後相爲表裏關一則不可守兼御筆合力爭豈可不盡心理會兀室三日不至更嗣倉皇云某本不欲理會西京事公必欲爲言必遣山前事壞了僕曰御筆令力爭安得不言良嗣曰但歸曰語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僕曰臣事君以忠何可偶也良嗣曰兀室三日不來此必生變適欲呼李靖合勿讀侍郎云且更請公面議之僕曰賴侍郎公呼某來若龍圖一面與李靖畫斷郎他日御史臺公事有所在矣良嗣驚窘云某意但了燕山事郎吾贊成功恐因山後壞卻宣贊何苦相戾僕曰不然吾曹苟能篤朝廷得全燕之地盡復五關上出契丹歲賜使國家輻員萬里因機借勢控制强虜與久遠表去裏單之患則粗可言功今既不得平灤營三州又失榆松亭二關每歲別增

一百萬緡耗竭中國當自此始又復不要山後則燕人志向不一爭端在即禍事叵量尚何自謂功耶良嗣云縱使虜人見許必復邀增歲幣朝廷之力已竭加何可出僕曰龍圖過臣也畫此利害使朝廷能浮費不急之用以為守邊之費則有餘矣公見西邊爭戰形勢難一城一寨必力戰取繕築之功在所不計蓋要塞必爭之城期于必得而後已僕料虜人之意西京已在其西南數千里彼必不能守將必歸我姑少遲之良嗣云縱使虜人見還公觀今日朝廷事勢如何守得僕曰得而弃之此在上意方憂撓聞兀室楊樸至云西京地土據請郎君與臣下議言當初得西京時攻圍四十日死傷無數推皇帝言趙良嗣大度兼我在奉聖州心上許了不若與去好共大朝交權也勝似與河西家然人戶卻待起遣良嗣州與排論久之兀室云民土畫割還貴朝只卻要些答侍此中亦遣使人須得道彼只得一年之數賞此軍人便是禮數了也差大使甯术孛堇副使耶律松度刺持書甚兩日同姦至關金人國書日使輯薦居榮訊送承既壁歲幣之優深悉善鄰之意俟成誓約承保推和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並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還推場事並如來示所諭備詳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原到依契丹舊交月日特思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殺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以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孛堇甯术割松度刺為充國信使副撤盧毋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尊奉書陳達不宣又事日一紙云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為不能收復致本朝收了又差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南京已曾計議為西京不在許限不經許與只與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許議西京一就收復難貴朝未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資同一家必務交權篤于往日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并地戶人以其已西併北一帶接連山後及州縣土地不在許與之限据所許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難苦不少今來無別再索經略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良嗣等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没令差人押令大軍往彼幸璫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論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日議定又誓草云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還國遣使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為邊圖尚為大金所宥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並燕京每年所出稅賦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算錢一百萬貫合值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使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約間諜誘擾邊人若

盜賊逃人輒藏從獲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賊副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貴若有暴賊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遞境至如將求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權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逮疾子系不紹社覆傾危以上國書及事目誓草並捌三朝北盟會編入無名氏大金弔伐錄所載誓書其首尚多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辛渾則自大崩之吉無不利昨以計其六十二字此當焉若誓時所瓦故金人誓草無之袖良嗣燕雲奉使錄云將發虜酋遣窩婁裔求諭以甯朮割係居近上大臣如國事見充內路部統兼殺敗夏國到貴朝莫例尋常使人一般請依契丹舊例相待至商舉事節便可以一面與決二十人日壬于到國門三月甲寅朔進館五日戊午甯朮等上殿上遣黃埛傳旨聊等離軍前日大金皇帝安樂否累年計議事一切了絕信誓已定其享太平乃是永遠負定甯朮割奏言來時本國皇帝令奏如大宋皇帝計議公事已了不要別做財好上復令瑀傳旨朝廷大信既定豈有變更令詣幸臣王黼賜第計議出圖書并誓草讀示至西京地界事辭諭甯朮割此非廣務土地本為邊州及天德雲內地分若不屯守防把夏人定來出設要當以河為界甯朮割辭以不知又讀至所示誓草云五字甯朮割等乞不用又云今後通好不知或為兄弟或為叔姪或為知交黼論以敵國往來只可用知交禮朝廷圖書云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華繼存至契好陷勤秀驪預政之臣其著約神之誓推兩朝弔民伐罪之學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盟載承洽都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後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書書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以前來與契丹物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論順履融和茂迎祖福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趙良嗣充國信使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書陳達不宣以上並條三朝北盟會編朝廷誓書即依金國誓草令付良嗣誓草乃令金國依草著書也此誓書今不別出附見四月十一日甲午至甯朮割屬乞花宴詔特領春宴蓋宋制春宴賜花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國朝燕集賜百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遼使在廷用緞帛花蓋示之以禮條且祖宗舊程也春秋二燕則用羅帛花甚為美麗至凡大禮後恭謝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看憂花從臣皆歷蹕而騎車駕有小燕謂之對御用滴粉錢金花極其珍巧又賜臣鑾燕花奉從珠品高下真不多宴有數至滴紛鏤金花為最則信於常所頒此盛朝故事也是春臭居花宴之段

四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四月甲申朔）癸巳初盧益及趙良嗣馬擴與

甯朮割等以三月己未（原注初六日）發京師行至涿州大金國主止盧益等呼甯朮割等先歸益良嗣擴留涿州候宣撫司撥足賞軍銀絹乃詣燕山兀室高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且求細故紛紛至慶裔令回京師換之益等諭由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信更改再三四不已朝廷旨曲從之居數日兀室與楊璞來言計議已定但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以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金人必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之益擴不可曰數人聞已達京師今欲悉還之不惟失燕人心且必見盡告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迫四月虜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詢十何時已耶然良嗣卒與撤盧母同赴宣撫司取溫訊等（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馬擴自序修入本末云終以人戶未足移文往來留使人涿易州數日按擴差撤盧母同良嗣往雄州宣司取溫訊等經七日縛溫訊回令參取之本末又云居二日兀室楊璞來言封氏編年係此於二十日癸酉考按俱不合今改云居數日庶不牴牾）丁巳始差接伴使勃堇渠列副使少卿郭霆來與益等相見（案此係三月二十四日事紀事誤于原注下提行書之則似四月十日癸巳後另一事矣今不取改正附癸巳原注下蓋兀室高慶裔來下誓書索人口後此時正遞奏改接誓書茅齋自序云留涿十日則下二十六日己卯見金主當是十六日到涿至此已八日而接伴使纔來故云始差也三朝北盟會編不云渠列郭霆接伴但云至燕後差李靖劉嗣卿充館伴蓋在涿則差接伴到燕久復差館伴也）己卯見金國主詩遣楊天壽傳其言曰高慶裔書甚善然須俟取戶口勃時不回議之（原注戶口勃時不據金盟本末勃時不莫曉所謂疑或即指趙溫訊等也）至今未至何故益等對過雄州見童太師云戶口在者何吝如變

匿姓名亡命之人雖立賞召捕安能便足三五年閒大事方定此細故也何苦相左楊璞云已秣馬脂車炭止候人口齊足即行（案此係二十六日事）壬午益等赴花宴（案遼史禮志曲宴宋使儀用教坊曲賜簪花故亦曰花宴）是日金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恩漢兒左企弓以下搢笏捧觴晉壽悉如契丹舊儀時國主形神已病中觴促令便辭略不及交燕事盧益力爭不可兀室曰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良嗣亦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家口立界四山後進兵時五西京西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符家口者有永濟務在焉初畫地圖以屬南界宣撫司遣姚平仲立封候誤置北朝故良嗣以爲言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家豈不能易此尺寸土地耶良嗣不能答徐問交燕如何兀室曰候宣撫司戶口齊足良嗣云有各捕未獲及未嘗到南界之人如何兀室云若未獲止將郭藥師董虎兒（案董龐兒事政和二年可考此云虎兒恐誤）當之可也皇帝聖旨山西地土并符家口已無可議者使副當亟辭去（案此爲二十九日事）癸未復遣良嗣撤母等往雄州取戶口逐次撤母等曰兩朝議如許大事十分八分來成止爲人口毫末皇帝有言此事責在趙龍圖首尾議約之人良嗣云若趙軫趙溫訊韓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實不聞奈何楊璞密諭良嗣云拒之深或觸其暴不可悔也良嗣以璞意白宣撫司宣撫

司不得已縛溫訊赴軍前撒母喜曰可以相賀矣若韓昉與張軫等（案韓昉已見四年九月甲戌注張軫未見遼史亦無傳且上作趙軫此作張軫未審孰是抑果有兩人當考）皆得尤善是月戊子溫訊至黏罕釋其縛而用之楊璞尋出國書誓書二稿示艮嗣欲借糧十萬石轉至檀州歸化州給六軍討天祚且請艮嗣入辭艮嗣問交燕的期以十七日先令官吏來其兵屯盧溝河俟皇帝進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四月癸巳爲初十日正當艮嗣等辭金日其初云云以下並追序三月六日後按日計議事皆當附癸巳下三朝北盟會編據燕雲奉使錄壓詳令取紀事所略者拾補之艮嗣至涿詔瓦郎君及高慶裔來酉言指摘誓草云五字不當用及常年二字又除去後面疊道五句便令退換更人口未齊未許過界因以其意遜奏復于遷中付下御前改定誓書幷誓草進至燕差李靖劉嗣卿館伴至寨門執笏捧國書入至國主帳前西北立問門官傳國書入引至帳內蹕問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奏詔拜起復蹕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奏詔拜起復位引出帳南面西立閤門宣贊云大宋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朝見閤門官引進面北立先五拜搢笏舞蹈奏聖躬萬福遂引所齋禮物等自西而東于國主面前過遂賜對衣金帶蹕受訖復謝恩于是賜茶酒謝宴訖同館伴還安下處揚璞高慶裔來傳黏罕指揮斥字畫諾筆提拔不對又須看換對以自來國書是司分人修寫拘於體例自無詰筆令主上親御翰墨在爵下因使人陳乞已換過兩次到涿州又換一次敵國往來豈有此理然終門人口未足移文往來事辨論久之四月二日乙酉金遣撤盧母楊天壽同艮嗣至雄州取戶口宣撫司頒雜之再三言乞差人去收初五日趙溫訊來長施求免艮嗣諭之云本朝國不欲諫講過去然金國必因此而尋云大丈夫生死皆有道生亦爲民死亦爲民借諫議一身以解兩國之兵爲利亦不淺相願感泣遂以溫訊付之七日庚寅金人傳既得溫訊遂交賞軍銀絹至朝辭國主云辦等歸去傳語皇帝時熱善保聖體如今軍兵兩處屯劄討伐藥裔不幷天祚與你家勾當疆土欲借米邊十萬石般送至檀州歸化且不要疑處旱些交來已專差使人對以令夏道路難行圍主云此一遣方始是往來禮兼誓書事大要結干萬年交奸禮數故專使去因問交燕日卻云十一日先令交割官員過來其軍兵只于盧溝河南下寨更待數日得我指揮發過河來又論某等好去到關日傳語大宋皇帝立誓已定各守信約永保萬世長如今日則甚好遂行）

甲午艮嗣及益擴等辭金國主遂齎國書與楊璞俱來國書誓書云云後兩日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約非實因留馬擴同入燕備緩急差使遣益艮嗣與楊璞赴京師初王黼既專任交割燕山事降旨飭童貫蔡攸不得以約東因使艮嗣奉使而阿骨打謂艮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之艮嗣不能答乃與其使偕來始祖宗時虜使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附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堠次第爲之燕犒而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艮嗣唯務欲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還皆然又其每至也漸加以禮夸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邀索不已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歲更添燕山涿易景順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我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二州乃阿保機於後唐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虜郎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初約于是我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爲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其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爲一路而歸其代稅一百萬緡又議折中國物貨以補其闕於是又遣艮嗣議折物凡絹三十萬匹絲綿等稱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棉亦二萬段香犀玳瑁椀碟匕筯皆折闕倍償之至於龍腦

每兩但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爲姦也約既定索禮數因盡還其待契丹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乃遣良嗣奉誓書以金人取誓書副本先視之又止諸界上俾我使復回更易誓書中語然後來我又從之事既畢彼亦遣使以誓書來（〔原注〕此據蔡條紀實收入條又自注云作紀實六年始得見馬擴自序備言金人入燕山事實甚詳備然獨不見之紀實所敘阿骨打不許燕山之語及索山後又有峻拒之語詔有良嗣更号詐錄之説人有謂山後復率陷地里交劄際文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參商至如良嗣之爲蔡刊則是也故紀實盡述當日朝論不敢改從他錄按蔡條所紀頗與馬擴不同擴自序不可全信故于此仍存條説良嗣更易語錄今擴自序亦不見此案三朝北盟曾編全据良嗣總錄馬擴自序蓋雖不可全信然事皆親悉情景較眞即有改飾不過十之一二唯兩書間有不同此則參商之故良嗣改語錄自序雖不見題言而正月因日下有童貫呼擴謂曰良嗣昨有申到語錄與爾所説不同又二月九日下良嗣月但歸日語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此即故易之証也蔡條北征紀實所記附骨打不許燕山及山後峻拒語總錄自序非不見書但此說不出于阿骨打出于粘罕兀室耳紀事此節自初以下云云皆用紀實與北盟會編所錄悉同）先是

宣撫司遣姚平仲康隨分疆域立烽堠回是日再遣平仲同王瓌等隨李嗣本兵入燕山（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金人國書云累交禮聘教講世和復紓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世昭然一言茲見講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仁善隣之美義欲存以堅久事更具于宣陳據燕疆界至只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觀分劄爲定所云交西京還界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領大畢勒于令月十一日于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八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遂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論使人部合有同謝數禮幷報復文字送付差去單下官員前文議取改掠幷逃去人戶雖領宣撫司交付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致是一來結經必若邊宮邀功違約轉展加下不切稟從引惹紊亂有失將求久結交好若是再取如此人日亦仰所司宣挨速發遣又以契丹國皇帝在陰山變離不在奚部山谷已兩處勾當今取嶺老爲黨深坐夏相度所謀雖同邪或不抵後患地里限尺特翳貴朝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捐變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權食合銷來十萬石宜早分取月几於檀州歸化州兩縣甚分路般送到郎侯回報敵矣在候保薊是期有少禮物其諸別幅尊奉

書陳達不宣金人誓書云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辭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朝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并遼闕樂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適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將念姑欲數好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幷屬縣及所管戶民與之加約令承來書綠爲遼圖尚爲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絹三十萬匹幷燕所出稅賦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循物出常年般送南京界百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存年拜支綠碁二千榜桃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故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約問誘誘擭邊人若盜賊並獲捉獲各依本朝徒令科非詐驅罰賊雖不攙蹤跡到處便物留償告有槃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賓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同驪界各合防守兩朝界地丙加書不待遮堵道路至將來殊方異域人往復無得禁囲所貴久通懽好應保薦世前違以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應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木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秉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映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準誓約不以所與爲定專具披陳不宣茅齋自序曰十一日朝辭阿骨打坐所將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丹教坊衆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以欠播笏捧觴爲壽是時阿骨打形神巳痛矣顧益等曰[illegible]

庚子太師劍南東川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司童貫少傅鎮海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副司蔡攸入燕山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

捲而東朝廷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怨說黏罕不當與我全燕黏罕猶首鼠欲止割涿易兩州金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交燕畢金國主於契丹漢兒兩府中擢劉彥宗等出居庸關由雲中天德路西巡留白水濼度夏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韃靼經營會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濼路以歸虜始得燕方自矜大乃邀索不已而朝廷堅求割燕地則指臣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即與汝雖僧寺巨室之屬指一塔一屋曰此我物也當拆取之汝欲留者即納其直故或千或萬貨之而

後載以去金國主既得燕山子女加久駐氣色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爲鄉兵劫撓因罵余覩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出大兵若在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時便有語謂使中國修理二三年間卻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語人曰止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莫敢言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紀事云云並据平燕錄封氏編年北征紀實等書刪節收入三朝北盟會編引用尤詳今不贅補茅齋自序云貫攸入燕撫定發民贏卒捧香火迎導而行權呼言曰契丹既滅大金歸國王師入城復見天日相慶之人家至戶到燕人大悅初李嗣本提兵先入燕城其來宣撫司方到以郭藥師爲先鋒嗣本軍望見之以爲金人兵至外軍即遁營中大援藥師使人往撫之方定攸貫問擴曰衆慮虜人劫寨爾以爲如何擴曰可保其不來不必慮也王安中入燕錄云童貫差姚平仲康隨王瓌及良嗣等各帶本軍人馬起發交割燕京平仲將家子豪遊俊來以

強詞折阿骨打一夕隨定大差李嗣本統河東兵五萬爲前軍以种師中楊可世統茂西諸道兵爲中路遣郭藥師領常勝軍自新城入固安安次勒兵博山貫攸建旌纛鳴鼓吹笙節以大軍大之俾馬公直將河北京議兵爲殿嗣本至盧溝橋金人猶駐燕京而良嗣平仲康隨入燕見金國主粘罕曰前之十一日今後時何也平仲復曰大事己定並無少疑交割燕京後時五日乃本國敦禮若先時而來是屬借越何問之有若元帥求纂安生事端敗其權盟皇天昭鑒豈輔曲者自古敗盟不克享國又況貴朝須求我皇奇寬仁大度曲乾盡從不欲少違慮壞前約元帥慎莫生事是日師中等己營料石岡可世又機衆日今日我輩正索一死耳乃命諸將治乾發刀數弓以待壘戰督闕本渡河阿骨爽等聞我軍先後左右凋環亘二百里乃謂良嗣平仲曰豈敢生事只爲本區己先發軍今滿數日所以詰問即呼所屬交割國主與阿骨爽等卷甲移龐退舍三十里日晡嗣本提兵入城師中可世相繼入焉城市邱墟狐裡穴處所得空城而已平燕錄曰金人州阿骨爽計寸金寸土裊取殆盡將燕城隣寶民戶技藝嬪嬙倡優黃冠瞿曇金帛子女等席捲兩來未務年秀水閒居錄云金既破契丹至燕駐軍遂攻燕城四面登堞塡壕擄城爲纏道徙樓櫓反臨城中需索掠取人物俱盡乃還厲覊遼史拾遺云保大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之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錢大所

宋史攷異云四月癸巳金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州來歸庚子童貫蔡攸入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以燕京檀景薊順州來歸盡涿易二州歸宋自爲收復也）

壬寅金國遣撒盧母齎御押燕山地圖來初欲令童貫蔡攸拜受馬擴姚平仲共曉之乃已貫攸厚賂之乃還（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三朝北盟會編云十九日壬寅金人遣使齎御押地圖來宣撫司茅齋自序云十九日金人使賚御押地圖來宣言令童太師蔡相公拜受童蔡皇遽問加何處置擴乃往謂之曰若論御押一如本朝御筆前此累有御筆何嘗使粘罕元帥以下郎君拜受此太過當金人無對遂允不拜先是李嗣本姚平仲軍交燕日用糧夫奪女眞牛馬殺一女眞至是來盤會留償人命及牛馬價復爲平之）

乙巳童貫等言收復燕城了當具表稱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宋史三朝北盟會編乙巳同邵經邦宏簡錄云庚子童貫入燕表奏蓋并書也宣和錄曰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童貫等言恭惟陛下神機先物前知北虜滅亡之兆自政和八年金國遣使通好結約夾攻至宣和四年虜主播遷耶律淳纂立幽燕之民久懼塗炭延頸款關願歸中國陛下俯順人心特詔臣等出總戎干先行招

（撫及遣使以禍福諭渞使納土內附渞先敗盟冦邊臣等仰遵膺書東由雄州西由安肅廣信諸道進討自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九日九月一日九日王師屢勝殘虜震懾乘勢開諭聖德招來遠人廣出文榜遣間齎至燕中曉諭士民先是郭藥師領常勝軍萬人駐涿州虜中最號勁兵易州城守契丹亦衆涿易之間有牛闌寨皆契丹素屯兵馬去處聲援相接涿易仍係燕山咽喉之地臣等既進兵討蕩兼由間招誘常勝軍及須行結約易州城中豪傑內應至九月二十三日郭藥師領常勝軍兵舉涿來歸二十七日遣發兵馬進敢易州殺戮城內契丹殆盡當日收復易州十月四日攻破牛欄寨易州之路盡通節次收復歸義安城固安咸城涞水良鄉武清安次清化漷陰潞三河析津宛平盧龍玉田等縣及景薊等州同時納士幅員數千里天險地利盡皆有之獨燕京孤城未下女主僞后蕭氏遂稱臣妾遣使納款卻而不受十月十八日大兵至良鄉縣界殺退賊衆二十三日遣奇兵徑入燕城殺戮城中契丹萬衆燕民鼓舞四軍賊首援兵旅拒二十五日再戰于盧溝河賊酋退保燕城十二月二日契丹燕中兵馬來犯永清一帶已歸順地分王師鏖戰大獲勝捷橫屍蔽野餘衆潰散不能再舉遂與僞后棄城逃遁金國十二月五日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收復燕城了當臣等于四月十七日躬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者全師制勝振朔部之天聲舉國來成獲燕山之都會馨四方而無侮垂萬世以有光廟社均休臣民胥慶臣等聞周伐玁狁僅至太原漢摯匈奴但期渭上難招徠其種落或樓斥于封圻皆僅存開拓邊陲之名圖未有混同宇宙之烈蠢茲裔勇昔號殊隣當五季之瓜分盜一方而穴處蕭蕭易水限風氣于山川奕奕漢津隔星辰于象緯金縉塡壑者以鉅萬計士庶疾首者殆二百年藝祖肇基已恢奄有之志神皇御極載勤繼伐之謀對越在天之靈必思闊匿之路屬酋渠之遠遁復種落之內訌竊位諭盟不詠而殞揖仁慕義莫止其來遂興復古之師爰徇卯闢之請破堅殺敵首克六城獻餞執俘何曹三捷軍聲疊襃醜頓驚奔斷其啓輔之依結彼腹心之應扶老攜幼還爲冠帶之民籍戶提疆來入叛鬩之會市無易肆人若更生通炮利于九山威德鎮醫閔之峪祭璣衡于七政天文聚析木之纏聖武既昭庶邦丕享虞舜舞干而苗格蘇文德之誕敷文王因學而崇降自聖謨之丕顯於皇偉續更邁前聞恭推皇帝陛下大道并包神幾稱運以頒爲武威加六合之中惟斷乃成智出羣疑之表快列聖未攄之憤昭甯人有指之謨應應周京昔裂冀州之壞范范禹逖今歸碣石之封方且下十行之詔以錫苛嬈之科定三章之約以施寬大之法禮高年而敎奉悌褒有德而訪才能文軌同混于車書剛南威暨于督數大刑陳之原野聿臻偃武之明成功告于神明益縣無前之列臣等遠慙周轄獲稟睿謀揃循幽冀之遺

黎宣布聖神之厚德御五門而奏凱將賚及于羣元奉萬壽以稱觴當獲陪于列辟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貫奏中云不受蕭后納款者先與金有約不敢受也又云金國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書劉延慶爲殘虜所敗求金人取燕城也）

丙午太宰王黼等以撫定燕山上表稱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三朝北盟會編獨王黼賀表不載全文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童貫蔡攸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多符瑞語意曰陛峻明堂既揭平明之號軒藏石鼓仍題復古之名蠻虜鋒金則應牧野誓師之時印章篆玉則示漢將破胡之兆承九清之命而甕神胥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云云）

戊申金國遣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回齎國書并誓書來遂并及雲中府及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山後地圖則已交割當時實未嘗得山後土地也其後頗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之兵端蓋自此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楊璞同盧益趙良嗣馬擴持國書并誓書前于四月十一日甲午辭金後兩日丙申到雄州宣撫司留馬擴備入燕綫急差使遣三人赴京出日戊申蓋其到闕日也然王安中入燕錄云童貫差姚平仲康隨王壞及良嗣等各帶本軍人馬起發交割燕京則十七日入燕良嗣亦在其役十三日楊璞盧益與良嗣三人尚未發雄州也金人國書誓書已附四月甲午日下据大金弔伐錄楊璞回金載有南宋國書曰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使車復至聘問彌殷式馳約載之賢其著齊盟之重誠參天地惠浹神人取亂侮亡遂底六師之續敦信明義其圖萬世之安仍聽雲中外虜昏主併沐親仁之好獲從恢復之心遠念惝忱倍埔感擇用傳于後永寘于褒兩朝著誓之後所務通權繼好保永世末節細故各不須校邀功生事搆造之人彼此所宜深察所云權食燕雲兩處無可計辦今特於內地撥挪米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于古北口外交割三萬石令河東路宣撫司于歸化州或應州以北道路通快處交割並于七月一日以前節夫輦致前去計會貴國軍下官員般取餘事悉如來諭順後炎律茂覆純休今具勒楊璞等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宜謹白三朝北盟會編曰六月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欲交割我朔武蔚三州而國主告殂不及交三州而去又云先是金人逐天祚入夾山遂附雲中府所有管內州郡皆拜降及移軍燕山如朔州節度使韓正應州節度使蘇京蔚州土豪陳朔等爭叛金人納土歸大宋後粘罕斡離不分遣軍馬逐去蘇京孫團練取蔚州）

（殺陳湖復取上畔州郡又陷飛狐靈邱兩縣絕交割山後之意又有牒來責我招納叛人張覺拘收戶口職官及不付所許糧二十萬朝廷知其非遂譴罷譚稹矣七月七日戊午八月十五日乙未並可考）

庚戌曲赦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等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宋史東都事略月日並同趙昇朝野類要曰曲赦係特降比常赦頗輕乃專爲一事一處有兵災罪眚之類三朝北盟會編亦作庚戌云以收復燕山曲赦河東河北燕山府雲中路則幷及山後不止山前一府六州矣續宋編年於本年正月貿書赦兩河燕雲路不知何据令以北盟會編四年十月十三日赦新復州縣詔書附之輿此可以參照赦詔曰門下制軍詰禁昭帝王之極功發致施仁體天地之大德朕祗膺馭命嗣守洪闢聿臻熙洽之期克保盈成之業皇天全付所覆可忘疆理之修先王佑啟後人宜篤經營之念萬邦作乂四夷咸賓惟揭胡之舊鄰侵中華之名壞雖北爲八狄同鑾猾之外區甫燕曰幽州與靑徐爲王土割昭自五季始盜据垂二百年自藝祖之肇基詒裕陵之復古聖哲垂慮讀訓其昭肆予纂承敢時怠忽頤逭淵結誓之後守其信書且河擱息戰以來重其兵舉人心久鬱神蔣有開相彼虜會虐用夷種賦斂暴刻衆懷離散之心刑罰峻深人抱怨吝之威內親爭叛強敵肆侵遣穹帳以遣逃輕前盟而背覆五都潰決諸姓駭驚用邋相將之行往護封圻之守殆天所援其衆自歸簞食壺漿迎王師而來保旱霓時雨慰民望以咸蘇靡動銳旅之攻盡復連城之聚一方黎庶叨還禮義之鄉千里山河重藏版圖之籍言念征徒暴露之久轉餉調發之勞幷及新民曲覃慶宥於戰師直爲壯既昭無獻之功道貸且成斯致丕平之利咨爾有衆豐予至懷））

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宋史作庚戌與曲赦同日三朝北盟會編曰二十八日辛亥童貫蔡攸歸以詹度權節事詹度既就擢節補招集散民遠近騎集大金出嶺外可世平仲郎分陝西河北諸道兵常勝軍守松亭古北居庸以閤門宣贊舍人劉逸知景州惠州團練使楊可昇知檀州忠州防禦使任宗曉知薊州悉發官吏赴上詹度作平燕詩送童貫行日長亭春色送英華滿日江山映日紅劍戟夜搖楊柳月旌旗曉拂杏花風行時一決平戎策到後須成濟世功爲報燕山諸將吏太平取在笑談中鍾邦直行程錄曰二帥提兵十萬入燕名曰撫定留半月嘗陣從隍振旅而還歸朝幕府計功論賞等第有差二帥一以闒進一以倖進自少至老立功名取富貴皆以蒙蔽欺罔得之居內則專機政在外則握重兵是豈知兵者不明紀律不知賞罰每嚴刑重罰以箝天下之口雖甚顛倒錯繆無敢議其非者童貫惟以一老吏李宗振參決帷幄軍政一以委之幕府拱手備員而已推勾當公事官李積中廣東人年七十許以不偶于時凡三十年不赴朝縱大臣薦以特旨入幕兩役書于二帥備言今時用兵得失與金人交通利害異日必爲邊患累數萬言皆切是今日所驗者二帥素不知今古情然莫知何等語漫不加省但日事虛文爾縱闒失搜抉奇異爲蠱惑計孰知爲天下慮而卒以是敗））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徽宗

宣和五年五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五月癸丑朔）辛巳契丹人有張瑴者（案宋史及三朝北盟會編東都事略宋史全文並作張覺）平州人也第進士延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案遼史遼興軍卽平州路）會民兵殺其州節度使瑴以撫定功州人推之權領州事燕王死瑴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人馬千匹招豪傑潛練兵馬蕭太后遣太子少保時立變（案各本並作時立愛葉隆禮契丹國志同變字恐誤）知平州瑴拒而不納金主既下燕首問瑴曲折參知政事康公弼曰瑴狂妄何能爲宜示不疑圖之未晚也遂授瑴臨海節度使仍知平州將發左企弓等黏罕曰我欲遣兵禽張瑴而行何如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

弼請居此州知瑴往偵而圖之遂見瑴諭金人之意瑴曰契丹八路自金人之興今獨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以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歸公弼道其語黏罕信之改平州爲南京加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阿骨打卒吳乞買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有私訴于瑴者曰左企弓等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如此今明公盡忠遼國免我邊者非公而誰也召官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松漠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契丹議其後也明公仗義迎天祚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瑴曰此大事也當審以翰林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石以爲然遂拘兩府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數其十罪而殺之稱保大三年畫天祚象朝夕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止稱契丹官秩以榜諭燕民令各安堵如故應田宅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患遠還得之莫不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原脫此據金盟本末及亡遼錄修入）石與高履因詣燕山說王安中令招納張瑴石改名安弼履嘗爲三都使改名黨石黨皆燕山人先嘗被虜後緣瑴得歸意欲朝廷與金人變盟則雖復來索之必不遣也其說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帥臣張瑴又文武全材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室不然則恐西迎天祚北通蕭幹併爲我患燕山豈得安乎安中亦以爲然遂具奏乞行招納且曰臣敢身任其

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仍差官伴送安弼及黨赴闕又延康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趙敏修者故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在海島爲僧蕭后詔令歸俗乘馹赴闕將復用行次平州聞金人已取燕遂越境來歸賜第京師其母邢氏等亦自平州至敏修及安弼黨三人者日夜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云上初聞瑴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關抄其車乘不敢前及聞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已殺虜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女眞及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淸化縣權鹽院鐵板等物觀此則瑴之不歸女眞甚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爲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要須預加撫諭可因人諭意然不可

世瑴方外連韓慶民招誘遷潤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爲我之計正當用卞莊刺虎之計坐觀其變以爲後圖所慮喜功倖進苟且目前輕失女眞所當深察度令瑴之姻家王倚者諭之瑴遣張興祐來復奏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女眞入關之前然其後朝廷屢次計議女眞終不見與又張瑴固嘗心服金國用其年號又嘗改爲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皆著誓書豈當首違況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平州正緣女眞處關中而瑴外據榆關又我以重兵壓境且舊酋尚在是以彼姑涵容今女眞既已出關他日若自興中府或東京之西討伐平州則瑴蕞爾數州恐未易當況我師既已解嚴舊酋猶復狼狽如此秋深女眞歸師正是

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錯爲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爲後圖然聞瑴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愼選有材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諭瑴意許之世襲因興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閒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瑴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衆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爲我疆之患要須經畫爲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嘗爲我敵雖欲翻然嚮不畏禍張瑴久欲歸附以所許不遂郭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敕詹度密遣人誘致令率衆內附當厚以金爵畀之於是朝廷又聞遷民得歸亟詔王安中詹度使加郵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瑴聞之大喜遂決策來納款

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辛巳爲五月二十九日月小書也三朝北盟會編于五月十四日書瑴殺左企弓等六月二日付詹度御筆令察瑴去就其數企弓等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燕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而降封湘陰王三也天祚嘗遣知闍王有慶前來計議向殺之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者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國而不顧大義者七也根括燕中財物而取說金人者八也致燕人流徙而失業者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者十也企弓等皆無辭遂縊殺之此亦據史願亡遼錄紀事雖據此而十罪則刪節不詳也契丹國志所言亦大略相同且云六月瑴榜示燕人除留守外論許復業所有逐戶拋下田宅還常勝軍占佃前悉還之燕人方患遠徙得歸復業皆大悅宋黨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帥臣詹度多方恤存有官者津遣赴闕換授差遣餘各令安業與免三年常賦張瑴聞之以爲得計遂以平營灤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所陷非爲石晉所割若灤州乃太祖所建立也以上亦據契丹國志語）

童貫蔡攸至京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此同日事貫攸于四月二十八日辛亥自燕山班師至此始到閏蔡絛北征紀實曰二帥告還上御景龍門觀奏勞肅以禁衛諸軍逆之以入上始甚不樂故二帥賞皆薄貫遂致仕攸年樞密既二帥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黃金四千兩舉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上喜之又曰二帥凱還上爲御殿受賀禮畢賜宰臣等坐用神宗皇帝下熙河及崇寧下青唐故事解玉帶以賜案三朝北盟會編曰辛巳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于廟朔日壬午胡蔡京進賀表曰師由義動社城于方國以和來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地弔介狄之邊民戴白垂彩歡呼而解社壺禦篳食充塞而載塗萬圖來同一方底定乾坤動色廟社用光惟北有邦實冀之野大禹所別有虞常巡粵我遣邦之初遂爲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綰循交使傳洽至其强戒奉儒倨號者二百年有志未邊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時元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武闕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黃旗無豐可乘有訓斯在皇帝陛下以重華而紹帝之事以下武而纖文之辭因其天亡之睹成是席宏之勢臣願惟崮長久謀拳知詩臚之延屨趨而過軍旅之事蓋求審闕察之于談笑杯祔之闇付之以彌塲甲兵之寄乘共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百中之機是權兼鉞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與地之國土女臣民盡效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幸駿先猷人期與能天貴助順揚屬無前之俾續鋪張不世之鴻休千載君臣適遇風雲之會一門父子得爲勳戚之家矣）

是月金國主阿骨打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太宗吳乞買立原注阿骨打）

（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改為天會元年宋史同作五月亦云是月不書日三朝北盟會編係六月十九日庚子阿骨打殂于軍前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係八月畢沅續資治通鑑作八月戊申此皆據金史也金太祖實錄曰太祖生于遼咸雍四年秋七月其先實止為完顏部人後因以為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為國號鑌鐵雖剛終有銷壞惟金赤色最為奇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天輔六年八月乙未終于部堵濼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苗耀神麓記曰太祖大聖武元皇帝至燕京入內見大殿搖動出于城東柴村建寨不旬日病殂年五十五各本所說不同如此若遼史天祚紀則更係保大四年八月則在宣和六年矣此誤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作天輔六年癸卯五月乙丑日崩太宗吳乞買阿骨打弟為諳班勃極烈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幹本為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勃極烈畢鑑譯作貝勒錢大昕金史攷異曰天會三年上太祖謚曰武元皇帝皇統五年增諡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王黼加太傅總治三省事〔案〕宋史本紀係五月庚申又宰輔表云五月庚申王黼自太宰兼門下侍郎加太傅依蔡京昨任太師例三朝北盟會編五月八日庚申加王黼等勳封御筆曰庶政不綱鄰國侵擾不圖人心之集義率皆面內而向風朔冀雲燕悉歸輿地勞來還定已奏膚公安華夏之生靈紹祖考之先志所賴廟堂之算集此不世之功當有疇庸以昭異數可依下項王黼除太傅進封楚國公鄭居中除太保仍與一子推恩白時中張邦昌李邦彥趙野各進官二等又奉御筆云太傅三公坐而論道號為三省長官所有王黼已降指揮拜太傅其治事恩數合依太師體例可疾速照會遵守施行宏簡錄宰輔傳曰燕山奏凱帝解玉帶賜黼優進太傅封楚國公總治三省事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趙昇朝野類要曰三省者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書尚書奉行紹興初併中書門下為一謂之制赦院周煇清波雜志曰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牓序立其下深有羨蔡之色親厚者乘閒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果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于京）

六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六月壬午朔）丙戌知平州張瑴遣人詣宣撫司納土金人聞瑴叛遣門母國王（〔案〕門母各本並作闍母此恐誤）將二千騎來討瑴率兵迎拒於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

歸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瑴即妄以大捷聞宣撫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張瑴以平州來降瑴知契丹必亡藉壯丁五萬以為備金人既下燕使參政康公弼論意瑴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爾公弼以語粘罕遂改平州為南京路加瑴同平章事至是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患遠徙私訴於瑴曰左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肯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瑴召李石問之石以為然遂殺企弓等石與高履詣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宜招致之安中送石履赴闕改石名安弼履名黨又趙敵修乃遼相李處能三人與王黼白事多從之張瑴又遣其弟來通款乃援瑴節度世襲平州惟趙良嗣以為不可恐必招女眞之兵而時相不從金人聞瑴叛遣兵討之瑴率兵迎拒金人以兵少而退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至十一月金以千騎破平州得宋朝所賜瑴詔瑴走燕山自是金人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瑴乃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之未幾金太子窩里李由平州路入寇矣宋史三朝北盟會編丙戌同張瑴申狀曰權管勾平州節度使兼諸軍都統張瑴狀自女眞深入北朝皇帝西狩不返諸路寇兵充斥道塗塞絕當道無所依託承大朝累遣人齎到文字招諭尋奉表款附後蒙降到赦敕并處置宣命邊值女眞擊下燕城遠近震懾當道力弱地隔姑務應從以緩攻侵圖安境土燕城本中國舊地雖為賊有巢穴尚遙固無久駐之勢況與大朝要約遂議割分賊恃虎狠之強其雲中富家巨室悉被驅虜止留空土以塞前盟大朝亦非得已旋以假道當界冤痛之聲盈于道路是用不忍與州人共議僉曰宜抗賊命以全生靈若許東遷是亦資虜即謂發丁壯稽甲兵勦賊徒以活生靈區區之心必已聞之近知賊眾已過居庸大朝必措置屯守使無回路仍念安土重遷者人之常情況萬家流離祇莫無主雖居近地猶謂出鄉使復父母之邦是成終始之義一則為大朝守閑之計二則快流民歸國之心固無他求乞修舊款應西來職官百姓已分別津發過界去訖今差都統府掌書鴻臚少卿張鈞將作監參謀軍事張敦固謹詣安撫司納土歸朝曾度得狀不敢受而以密奏聞据瑴狀當遷之人在平隸者皆欲求歸已分路遣之過界緣東遷之人田宅悉為常勝軍所有無宿食之地若令入燕其勢必張恐為金人所知以語瑴無遂遂以張鈞送宣撫司六月二十一日壬寅金人軍馬到平州闍母國王二千餘騎先入營州張瑴發兵拒戰闍母以軍少不交鋒退歸大書州門曰熱且去秋涼復來瑴遂聲言戰敗金人殺傷甚眾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于朝宣撫遂厚以銀絹告敕等齎賜其軍

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補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加朱勔節度〔案〕宋史本紀及各本皆不書惟九朝編年備要與此同曰燕山之役以勔驍驛傳命有勞故也李𡌴十朝綱要係六月甲午云朱勔以燕山之役驍轉有勞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東都事略勔本傳曰燕山之役謂勔有功自慶遠軍承宣使進寧遠軍節度使宏簡錄曰燕山告功朱勔自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爲顯官騶從亦至金紫宋史地理志艮嶽往日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折閘數月乃至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城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周煇清波雜志曰宣和癸卯朱勔自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一石至京勔被賞建節石封盤固侯四年正月辛酉朔可致六年九月庚寅金芝產萬壽峯原注引朱勝非閒居錄係五年六月十三甲午勔自承宣爲節度据此是勔加節度爲甲午日與此並可參照收燕之役勔實不與蓋名則旌燕山功實則貨進石勞也張邦基墨莊漫錄曰宣和閒朱勔以應奉勞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閣門宣贊舍人弟勳閣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乘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綿繹約綿繹綬並閣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閣門祗候一時軒裳之盛古未有也靖康初籍其家並追奪竄之嶺外方勺泊宅編云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賜銀椀千並官其家僕四人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鹽官縣安國寺雙檜有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百餘年矣其大者蜿蜒盤屈如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錫取以供進大者載由海道遇風濤舟艙俱沒小者只自潤路入既職上錫轉二官知縣飽懷奸亦賜緋

七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七月壬子朔）戊午詔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譚稹爲檢校少保依前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籙宮使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始童貫蔡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爲宣撫司令駐河東交割金人所許山後雲中府及朔武蔚應等州然金人以其地多要害不欲與我但浮沈其辭而我使人且皆昧利求寵欺罔朝廷朝廷因是日夜益生希覬稹既出至太原經營山後會阿骨打死於白水泊以喪歸其國吳乞買初立未暇治山後朔武蔚應等州皆通款於我朝廷以稹有嘉靖之功因遷其官前此稹爲宣撫使但分治河東及貫致仕稹遂兼治三路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譚稹爲宣撫副使仍駐河東然金人以燕山地要害實不與我但浮沈其辭而我之使人昧利貪寵欺詐朝廷因是日生希覬出師至太原會吳乞買初立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翊皆通款於我稹即除宮尋遷少保宋史在己未與童貫致仕同日竝書三朝北盟會編七月七日戊午授稹起復檢校少保十日辛酉始命河北燕山府路宣撫司使此因童貫致仕以稹代之也蓋稹初命河東及是始兼三路蔡絛北征紀實曰譚稹者亦巨璫也初無異能但梁師成黨童貫致仕故師成及黼引稹以爲河東宣撫副使實代童貫專俾交割山後雲中府其地則朔武應蔚諸州者直我河東路與代州對境皆多要害金人實不與我也會吳乞買立粘罕亦晉歸故朔應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號曰朔寧軍遣河東將李嗣本以兵戍焉又遲務獨玉帛以觿之事嘗未訖而粘罕回雲中因來治此于是虜將奉之以歸金金人亦以兵至嗣本大敗狼狽僅脫三州乃復歸金譚稹但坐觀東手徒搜珠玉珍異以自入耳薛應旌通鑑云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號爲朔寧軍稹宋編年所云與紀事本末大略悉同但較略耳）

己未太師兼領樞密院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徐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徐豫國公神霄宮使致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童貫致仕貫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譚稹爲宣撫使貫尋命致仕宋史宰輔表五月癸亥童貫落節鉞依前太師本紀五月癸亥童貫落節鉞進封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其時貫攸雖並師稍未至京也至六月辛亥蔡攸以少師領樞密院事此蓋代貫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已後學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詔論明年又申禁之〔案〕宋

史無此李埴十朝綱要係七月甲子九朝編年備要日中書省言福建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詔令毀板今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明年又申嚴之冬又詔曰朕自初服廢元祐學術比歲至復尊事蘇軾黃庭堅軾庭堅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紙隻字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靖康初罷之蓋詔毀元祐之學崇甯初即有此禁此時因刻板故復申令也費衮梁溪漫志曰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已落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由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縱之周煇清波雜志曰崇甯三年淮西憲臣霍漢英奏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又政和間潭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諸路所刻碑從之朱弁曲洧舊聞曰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崇甯大觀海外詩盛行朝廷雖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潘永固宋碑類鈔曰相傳徽宗親臨寶籙醮宮一日啟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上歎訝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知此宿乃本朝蘇軾上大驚先是崇觀間以黨籍禁蘇公文辭并墨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爲是也）

八月（[案]李埴十朝綱要八月係辛巳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乙未王師大敗契丹將變離不於峯山（[原注]實錄在二十一日今從金盟本末）變離不者蕭幹也金人既入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原注]封氏編年書此係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案]金人于四年十二月六日入燕故封有功編年係此于十二日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同五年春正月遼知北樞密院事奚回离保即箭笴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二月蕭幹奔奚金人既陷燕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五月奚回離保爲郭藥師所敗其下阿古哲等殺之八月蕭幹爲郭藥師破幹遁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畢沅續通鑑回离保又改作和勒傳此以回离保蕭幹爲兩人葉隆禮契丹國志曰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存宣宗駙馬都尉蕭勃迭曰今日罔合歸天祚然而有何面目相見林牙斬之傳令有異議者斬于是遼奚軍各列陣相拒門分矣遼軍從林牙挾蕭后歸天祚于夾山奚渤海軍從幹留奚王府幹據府自立號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

元天興又曰七月蕭幹既敗于晉續其蕭變离不在峯山亦敗遼史逆臣傳曰奚回离保亦名幹奚王或稱之後保大二年回离保率吏民立秦晉國王湻爲帝爲署知北樞密院事衆請軍都統屢敗宋兵金兵由居庸入燕回离保知北院即箭笴山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此二說以回离保即四軍蕭幹然契丹國志則又以蕭幹變离不分爲兩人而改元又爲天興衆說不同如此然三朝北盟會編及大金國志並云蕭幹即四軍變离不自立爲奚帝改元天嗣與紀事同並無回离保而遼史所云立燕王敗宋兵皆變离不事況遼史本云燕王立以蕭幹知北樞密院事蓋傳聞互異遂誤爲二實則和勒博回离保變离不聲音通轉三稱止一人也厲鶚遼史拾遺曰變離不即回离保四軍大王蕭幹也此說最是）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城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爲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人（[原注]此據金盟本末所載）生禽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去尋爲其部下自得哥所殺（[案]其部下自得哥所殺三朝北盟會編作其部第白得哥殺之自字恐誤契丹國志止作部曲得哥殺之）傳首至河閒府安撫司詹度上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將變離不即蕭幹也據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敗常勝軍于石門鎮陷薊州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去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幹遁去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宋史係之八月末不書日三朝北盟會編同係八月十五日宣和錄曰太傅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變離不率衆出北景薊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于峯山遇王師大捷斬獲三千級生禽阿魯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萬餘衆獲耶律德光僞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數十輜重器甲牛羊牲口不可勝計及進兵撫諭招燕州令復從金國九月六日乙巳以詹度知河閒府蔡靖同知燕山府兩易其任十一月十八日丁卯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安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傅起復檢校少保太尉武信軍節度

（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充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譚稹起復檢校少傅檢校少傅集慶軍節度使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授太尉並賞破蕭幹功也六年正月六日乙卯河間府詹度得蕭幹首級上于朝十四日癸亥以獲耶律寶檢金印及得夔離不首奏告宗廟社稷皇帝御紫宸殿受賀下詔書曰屬者虜政暴荒天用勒絕其闕朕誕膺帝命克紹先猷取亂侮亡恢復疆土施大澤于燕雲之人舊俗來歸如水就下沛然莫之能禦獨僞四軍大王夔離不者悖眾逆命前年曾首犯王師于白溝河繼復旅拒燕城受命僞師攻於厭陽之北乃敢干天之紀擁郎僞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襲虜正統去年輒率其旅若林出寇界薊毒痛醜斷矯誣神人罪不容誅受飭六師大敗之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惟予克相上帝以遏亂略皇天助順宗祏乘休有此駿功朕敢專享可擇日遣官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其夔離不首級依典禮送大社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聞三月三日庚辰太傅王黼奏所俘玉檢僞寶乞宣付祕書省奏曰耶律氏自阿保機盜握北土因五季之徵以强闕天下藝祖志在恢復而日不報給累聖紹休專以柔馭至慶曆中遂敢忤天之命妄以闕南懸邑爲請至有蕃觀中原之心仁宗皇帝爲特添歲幣乃敢要盟別立要約使軍書旁午來易誓文至詞盡理窮方少聚命誓書所書必欲本朝具言別綃金綃之儀用代賦與之數是時中國威靈可謂屆矣仰惟陛下天錫勇智師不踰時兵不血刃盡復燕雲境土如指諸掌夔離不傳首之後既俘石晉所上玉檢又獲其僞寶今者璽國之臣復以慶曆誓書來上垂宗廟之宏休快祖宗之積憤伏望宣付祕書省許率百僚拜表稱賀所有慶曆誓書國書乞藏之寶文閣以示無窮從之以上云云并据三朝北盟會編補入翟耆年籀史曰宣和中獲耶律德光所盜古寶玉尊形製與黃目尊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諸臣莫知所用帝獨識爲周之叢尊乃詔圜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契丹國志曰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揚伯柴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慶仁于雁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幟乘城走又深掠燕城又曰七月奚兵遇郭藥師于腰鋪人敗而歸藥師追襲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車乘之就擄于後者悉爲常勝軍所獲諸軍既失老小皆忿怨爲蕭幹所誤具部曲守哥殺之傳其首于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是時蕭幹既敗于腰鋪其黨變雖不在峯山亦敗生禽僞阿骨太師常勝軍因此橫甚藥師位之朝廷不能制以上云云較各本尤詳惟以蕭幹夔離不爲兩人不知何據故並存之遼史逆臣傳曰回离保亦名幹自立後設奚渤海漢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建官時奚人巴輒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契丹部落劫掠人畜羣情大駭會回离保爲郭藥師軍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與其甥乙室八斤等

殺之僞立凡八月又遼史天祚紀耶律淯亦幹爲諸軍都統知北樞密院僞使回离保與蕭幹爲二何其行迹務合如此當即夔離不無疑也）初王安中令李安弼高黨詣朝廷乞詔張㲄已而宣撫司以㲄破除母捷書聞（案除母當爲徐母之寫訛涂闍同音削指附材國王不安錄而退事）又遣其弟來通款朝廷遂授㲄泰甯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用（案三朝北盟會編作衛甫）趙仁彥張鈞張敦固皆擢徽猷閣待制令安弼齎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牋御筆付其弟令面授㲄時外廷莫知其端趙良嗣獨抗章言國家新與女真盟況女真方彊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乞斬安弼朝廷不從良嗣坐此亦陰得罪㲄聞安弼等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諜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朝廷所賜詔旨皆爲金人所得㲄挺身走欲間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等將奔燕山以其母爲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㲄母及妻已爲金人所戮并得㲄弟所懷御筆果大怒自是歸曲朝廷㲄道燕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㲄宣撫司具奏朝廷密令無發遣安中等言必不發遣則金人必啟兵端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縊殺之函首還金人張令徽等皆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七月十日辛酉斡離不圍平州張覺走所賜詔書盡爲金人所得覺至燕山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隱常勝軍中平州節副衛甫參謀趙仁彥張鈞棄城領麾下數十人將帶官庫珠玉珍貨至燕四散藏匿獨張敦固與軍民死守九月六日乙巳斡離不攻破平州來索張覺下軍中覺爲縊之函其首與之亡遼錄曰二太子攻破平州知張覺爲郭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差人移文索取即具申朝廷累奉道君皇帝詔不令發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不得已而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二太子復遣使索燕人之歸者宣撫司初答以郡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揮根括發遣終歲之間使者四至而意在探軍數多寡倉庫虛實并）

密齋文字到燕中招諭遼國文武若復歸金國者於舊官上超轉三資依格任用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換官務困者如趙公嚴趙公倫姚企望皆越境逃去蔡條北征紀實曰張覺者燕地之豪傑也素領平營二州方天祚竄陰夾山國亂無主人心向背覺取天祚像掛之廳事呼二州父老論之曰女眞吾讎也豈可從又指其像曰此非乃主乎安可背當相約以死焉必不得已歸中國未晚燕人向義故皆從之然覺閒遣人通中國二帥遼奏以捷聞隨覺克營平燕山牌來亦曰收復營平州其後金人入燕而覺使不至又止大率如此金人入燕山覺不得已亦遣人詭降金人亦封爵之其後金酋病率軍北出居庸往鴛鴦泊白水泊將經營天祚其輜重盡由東北出松亭關將歸國道由營平其金人所虜職官富戶皆哀許覺爲之主覺因乘間誘奮遼之大臣如左企弓輩數之以國亂不輔又不死守反從仇賊且劫從燕人等罪皆殺之曉示燕人一行但留馬外盡令復業各歸其所至于儀物盡毀去玉帛皆有之金人無一得脫者然金酋適死其喪未歸故未能治也覺既與金人結釁乃謀復降中國因亟遣遼之大臣李石者來既至燕山見王安中安中爲詣闕下密奏丐納之時往還締密外廷罕知其詳然識者已深爲之權矣獨趙良嗣者抗章論列國家新與女眞盟況女眞方強乞斬李石以荷上大怒而謝既專以計議自爲功故指良嗣以爲二帥之黨意欲壞成約也故良嗣因亦得罪初結約甚固及中國見金人之不願也請其果不能治上每曰金人必不能立國矣故結約事寢張覺既得中國助適中其欲俄復遣李石同其弟來我乃以平州爲泰甯軍封覺節度使遣人以泰甯軍牌教書及覺之誥命詔書與之覺大喜乃捉親兵遠出拜迎不虞金人肯謀知之忽舉大兵徑以掩覺覺不克入平州因來奔燕山而我之赦書誥命皆爲金人所得始覺之母妻家屬皆寓營州及金人破營州先得其母妻等而覺之弟初隨覺走燕山也諜一夕閒已得其母遂亟奔金人並懷中所擒上御華金花箋手詔賜覺者用是又爲金人所得故其後執以籍口者此耳金人圍平州日夕攻擊平州人奉覺之從弟及姪以守我但悚視而莫敢救也金人又移檄曰中國既盟矣我來討叛臣當餉我糧又不得已因運糧以給之平州既不降斡離不以十萬大兵時攻時守踰半年率我饋餉平州食既盡但遣數千人因潰圍而走終不降金人既攻破平營灤三州始來索覺曰我討叛臣城破今不見走在而創當還我朝廷命安中諱之索既急又命斬一人以覺者足時大兵向駐未散俄又索曰此非覺也實係巢人覺自城戶王宣撫甲使事若不與我則舉兵自取之中國虜既得且懼乃議斬覺矣密旨既下安中數其過通之行刑覺語殊不遜而死因傳首金人燕之降將與常勝軍上下皆爲之泣藥師顧語人曰若來要藥師當奈何遼東有顯州者虜之名郡也去金人巢穴所謂阿脂川甚近金人剏欲徙國籍燕地所得臣民儀物立都于燕州而已初未敢有意窺中原及覺遼其輜重儀物且得中原與覺詔誥等始怨謂遼盟因生不遜志即揚言曰中國與大遼誓好久一旦滅之我如何哉今設詐襲罷誘叛覺毀我儀物使我立國不得要當取中國儀法物來立我國耳時用事者無不備知而終莫之慮實可痛心云東都事略金索張覺傳首與之係明年九月乙亥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辛巳朔日食陰雲不見〔案〕宋史月日同李埴十朝綱要曰八月辛巳朔翰林天文局言當食不食乞付史館九朝編年備要曰日當食不見陰雲蔽之王講乞宣付史館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書日食不云不見畢沅續資治通鑑攷異曰宋史作日當食不見遼史不書今從金史作日有食之

九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九月辛亥朔）己未召蔡京賜食艮嶽（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及各本皆不書此條鐵圍山叢談曰苑囿之最盛宣和末所謂艮嶽正門曰陽華亦五嶽觀同宸禁也自陽華門入則夾道荔支八十株當前椰實一株有太湖石曰神運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爲亭以覆之每召儒臣游覽其閒則一璫執荔支簿立石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于是主者乃對簿拔擢以分賜朱銷而奏審焉吾一日偶侍從魯公入時許其嘗椰實一小璫登梯就擿而剖之諸璫人各荔支二枚于是大璫梁師成者盡誘然吾笑顧之曰謔人久飫矣今日且饒吾一路蓋是時也諸璫多尚文字妄相慕倣咸以吾未始得嘗此故也語此一夢令人愴悵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雨木冰〔案〕原文作雨木冰然宋史本紀及各本並作冬十月乙酉雨木冰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五曰宣和五年十月乙酉雨木冰又曰是歲秦鳳及燕山等路旱初不言水此與九朝編年備要作雨水冰同爲傳寫字誤今特据以改正前漢書五行志曰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也蓋木冰亦關灾異今諺有云木生介達官怕据錢氏四史朔閏考十月係庚辰朔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一月係庚戌朔）癸亥詔國子監刊印御注沖虛至德眞經頒之學者從祭酒蔣存誠等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詔國子監刊御注沖虛至德眞經南華眞經頒之學者宋史本紀無九朝編年備要云十一月班御注列子莊子畢沅續通鑑與紀事本末同止言列子薛應旂通鑑與續

（宋編年同皆莊列傳言此蓋據九朝編年原注文也王伯厚玉海卷五十三唐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號列子沖虛眞經莊子南華眞經景德四年二月丙寅加列子至德二字政和末詔並爲眞經入國子學此時御注成故詔刊卯也政和七年入月丙辰日可放〔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幸于黼第觀芝黼專結梁師成既爲相因賜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對衡以相往來及燕山告功黼益得志乃妄言家之屏風生玉芝請上臨幸上既臨黼第又自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因觀芝黼自出傳旨及賜命放散侍從百官于是禁衞諸班直爭顯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詾詾師成譚稹乃扶持上出撫諭之諸班直稍定已而復入夜漏下五刻乃開過龍德復道小牆所請庶寨門者以還內官十餘人執兵衞之而去三倚衞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欲場備不虞殆半日人心始安原往宜御之臣昧利貪寵斯誰朝廷詔後成風竊取威福不能致天下于平治而逢君之惡者首則有蔡京次則有王黼梁師成之徒庶人家國可勝誅哉〔案〕宋史本紀無薛應旂通鑑邵經邦宏簡錄徐乾學通鑑後編畢沅續通鑑並作十一月十七日丙寅且云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始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翌日猶不御殿幾至生變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宣和五年十一月徽宗賜太傅王黼私第御書載賡堂膏露堂寵光亭十峯亭老山亭榮光齋隱庵凡七牌東都事略黼本傳曰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于他相名其所居閣爲得賢治定爲書載賡堂寵光亭以下凡七榜妄言有玉芝產于堂柱徽宗幸其第置宴觀之梁師成與黼第連牆穿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簡必稱爲恩府先生徽宗過之始悟其交結狀由是黼寵稍息又曰黼每陪屆曲宴至爲非優鄙賤之伎以獻笑取容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王黼美風姿面如傅粉鬢髮與目中睛色悉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此亦人妖也周城宋東京考曰太傅王黼賜第在宜秋門外）

十二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二月係庚辰朔）乙巳金國賀正旦使盧州觀察使都孛堇高居慶副使大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於紫宸殿奉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爲金國接伴使武翼大夫吳子厚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金使初來賀正宋史無此北盟會編書于明年正月薛應旂通鑑日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又使李靖來告京畢沅續通鑑係二十六日乙巳與此同日且日時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宗翰自雲中至言于金主

后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復請加幣以求山後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姓名索之而不肯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于是金主遂遣使止以朔武二州來歸邵經邦宏簡錄曰是歲金遣使來告哀告嗣位復遣使賀生辰正旦悉如敵國禮〔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譚稹奏常勝軍恣横乞別招一軍以分其權得五萬人號義勝軍〔案〕宋史本紀無九朝編年備要同且云優其廩藏總凡五萬人多燕雲降卒也三朝北盟會編係六年三月不書日曰譚稹初至燕山聞常勝軍恣横藥師輩不爲約束倚慮生事奏朝廷乞於河東別創一軍分其權勢如雲衡之人以五萬人爲率屯於州縣要徑處號爲義勝軍令李嗣本耿守忠爲帥欲俾常勝軍有所畏憚朝廷從之既嗣本守忠遂歸擇人中少壯者籍其姓名其月糧衣賜倍于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往潛來投附郭藥師猶擢其亡皆涅其面于是常勝軍大怨人人思亂矣又馬擴茅齊自敘曰僕害至太原見童貫問僕燕中事宜僕以常勝軍捷田利害前所答王安中治燕次序之語一一白之貫因曰吾竊慮常勝軍將來爲患彼與削了何如僕答如某至愚亦如常勝軍他日必爲患然而自今女眞顧慮未敢輕肆

舉者蓋忌此項軍也若遽削之不惟金人窺覘兼此軍亦即便起變是自引惹莫若因而用之貫曰其銜安存僕答曰今藥師之眾止是三萬餘人多是馬軍武萬太師誠能于陝西河東河北三路逐輔精戎馬步十萬人分爲三遼擇有智勇器議可及藥師者三分統之一駐燕山與藥師對營相制一駐于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于雄州或河開府犬牙相臨使藥師之眾進有所扼退有所忌則金人雖肆他意豈易敢前貫云甚好但十萬人不易那借我當別有措畫又云國家挫國皆自延慶之遁倫嘗時再起种師道提許多西兵舉事郤不至如此謀國家大事用是每識歎退其後貫乃奏乞議置四總管及罷王安中而用蔡靖也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辛丑可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徽宗

宣和六年正月（案錢氏四史朔閏攷正月庚戌朔）癸丑奉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伴送金國賀正旦使武略大夫張撝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文獻通攷卷六十四奉議郎隋直名通議唐改奉議宋元豐更官制以奉議郎換太常祕書殿中丞著作郎武略大夫爲武散階內園洛苑如京崇儀各使也又通攷卷九十九連南夫字鵬舉有宣和使金錄一卷南夫五年十二月留與吳子厚充接伴此時蓋復遣伴送也張撝未見）

乙卯金國賀正旦使高居慶等辭於紫宸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正月二十九日戊寅大金賀正旦使盧州管內觀察使都孛堇高居慶副使大中大夫守大理寺卿楊瑗竝辭於紫宸殿與紀事在乙卯相隔太久且紀事副使作楊意不作楊瑗瑗於交燕山時曾齎誓書來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可致後亦不見并不載其官階若楊意則七年仍爲賀正副使其官階與五年十二月乙巳所書同此當是陽意楊瑗恐係誤書紫宸殿係視朝之前殿見宋史地理志汴京遺蹟志曰在大慶殿北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自金使來賀正旦其來時召見去時入辭竝於紫宸殿其先金使來議燕雲則皆見於崇政殿也）

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主客員外郎杜從古新知大宗正丞徐兢（案董史皇宋書錄所引長編原文與此悉同惟新知二子作徐知新三字似係人名謬俞松蘭亭續攷載紹興壬申二月六日徐兢題跋云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與兢是當時管勾官此有三人竝無徐知新之名書錄新知二字當是倒誤其徐字涉下徐兢字而衍不可從也）新差編修汴都志米友仁（案原本作朱有仁今據皇宋書錄及蘭亭續攷改周煇清波別志曰宣和末太常博士李子奇奏國家自藝祖受命造邦定都于汴神宗稽古有作煥然一新陛下紹述百美備具京邑之盛莫如此日固宜書之簡冊如所謂長安志者纂爲一書號汴都志以垂萬世遂詔輔臣鄭居中提領修纂李子奇及祕書丞李錞爲編修友仁蓋新添差也）竝爲措置管句官生徒以五百人爲額篆正文法鐘鼎小篆法李斯隸法鍾繇蔡邕眞法歐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顏柳徐李逐月會試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案蔡條鐵圍山叢談作王紹嘗進唐告三道云云）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眞卿書顏允南母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法所須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故特置是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董史皇宋書錄所引長編原文此條前尚有都省奏立書學一條今已見崇寧三年六月壬子日可考陳撝書舊續聞曰徽朝尤喜書立學養士惟得杜應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精意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以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至若紹興以來襍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餘皆碌碌可歎其衰也）

庚午（案原作庚子據畢沅續通鑑改）勅停人蔡條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李燾十朝綱要五年九月癸丑蔡條坐撰西清詩話專以蘇軾黃庭堅爲宗特落職勒停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宣和五年十月乙丑日臣寮上言徽猷閣待制蔡條私撰文一編曰西清詩話其論議專治蘇軾黃庭堅等爲本有誤天下學術奉聖旨蔡條特落職勒停俞文豹吹劍外錄費袞梁谿漫志所說竝同文獻通攷卷六十四朝奉郎古無是階元豐官制以朝奉郎換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

癸酉御內東門別次爲金主成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正月六日乙卯金人訃音至報其國主殂爲輟朝五日與宋史月日竝同宣和錄曰皇帝爲大金主卒于內東門別次成服癸酉爲正月二十四日距六日乙卯訃至已十八日矣）

戊寅命校書郎連南夫爲金國祭奠弔慰使武略大夫張撝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連南夫張撝係正月四日癸丑命爲伴送金國賀正旦使此時即改命弔奠不別遣矣惟南夫官階前書奉議郎太常少卿此又改書校書郎據通攷卷六十四元豐官制以承務郎換校書郎及正字將作監主簿各官此爲京郎最末之階南夫前旣書太常少卿此何以又書校書郎或前階當爲借銜非本級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六年春正月御樓觀燈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上怒甚命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略不語亦無病楚之狀又斷其足筋餓施刀觔血肉狼藉上大不悅爲罷觀竟不知何許人明年八月有鄙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

向門戟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神宗皇帝彼道何宜迷改也遷卒捕之下開封府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乃于獄中盡之案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上元燒燈盛于前代為探山峻極而對峙於端門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府尹設次以彈壓于西觀下天子時從六宮于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垂密下無由知是日上偶獨在西觀宦官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象諸佛菩薩耶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執于觀之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承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何吾教爾吾聽汝苦吾吾令不語矣于是籤掠亂下又加砲格逼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之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沖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親之則奏曰臣所治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藉上大不怡為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為何人遂獄盡之嗚呼浮屠氏實有人又東門外嶺荣夫事此言明年八月薛應旂通鑑畢沅續通鑑茲係七年秋九月）

二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己卯朔）辛丑承事郎管句太平觀陳瓘卒（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陳瓘卒于楚州蔡京知瓘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于進取雖諸公交薦逮居言職所疏簽惡雖死不降據宋史本傳曰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獄具正彙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又徙台州宰相遍令所過州縣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在台五年乃得自便才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才至又移楚州瓘平生論京卞皆拔摘其處心最所忌俁故得禍最酷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紹興二十六年謚曰忠肅朱弁曲洧舊聞曰陳瑩中大觀末以其子訟蔡崇語言事就逮開封獄時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因辭曰瓘在諫垣嘗論京今為獄囚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曾于宮禁對臣說及權宜復召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奏曰瓘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其如在天之靈何上蹙額久之邵經邦宏簡錄曰劉安世聞其疾使人勉以醫藥曰天將有賴當力加保護以侍時用靖康要錄曰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陳瓘子正元昨隸言蔡京坐罪可召赴闕與差遣通攷卷六十四業豐官制以承事郎換大理評事此為狀元及第及宰相任子之初階邵氏聞見前錄言瓘靖康初年死李燾十朝

綱要係四年二月十一日庚子陳瓘卒並與宋史本傳不合恐誤）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三月己酉朔）金人嘗遣使詣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封氏編年附此于四月一日今并入此據五年四月十二日國齊求米十萬石金盟本末亦云譚稹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糴故金人愈怒封氏編年獨云二十萬斛不知何據姑存之案五年四月十二日金人陳齊因收捕變商不及天祚求軍糧十萬石當時未有報書即令金使揚璞持回所求糧米以燕雲無可計辦先于內地挪米一十萬斛于古北口及應州兩路交割尚有十萬斛未見交付其圖書並附五年四月交燕時可考原注據金盟本末云譚稹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糧此誤可據盍削國書所求十萬石中未交之五萬石也封氏編年所云二十萬斛二字恐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去冬及正月地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乃遣右司郎官黃潛善為察訪因按視焉及歸圖進曰震而已所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善又以迎合錫錢事除戶部侍郎案宋史書是歲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不係月日薛鑑及畢續鑑係閏月辛巳下又宋史潛善本傳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震陵谷易處徽宗命之察訪陝西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矣罷戶部侍郎錫錢事當考錢氏四史朔閏考閏三月係戊寅朔）

四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四月戊申朔）己巳詔給地牧馬路分勸誘召人養馬自降指揮至今年三月中養數多去處干豫牧馬官吏宜與旌賞令提刑司官通將本路所管州縣及三千匹以上各與轉一官六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州府通所管縣分一千匹以上各轉一官二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縣官及三百匹以上各轉一官六百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通考卷百六十曰宣和六年詔立牧馬賞

（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縣及一千匹縣及三百匹其提點刑獄及守令各遷一官倍之者更減磨勘年于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餘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親試舉人賜沈晦以下八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時內侍梁師成益通賓客招賄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為名而官之多至百餘人案宋史四月癸丑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五人各本竝同李濂汴京遺蹟志曰宣和六年進士八百五人省元傷棒狀元沈晦是年復省試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為問周表卿執羔素通此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詔璿假籌布算而后答問表卿繇曰果爾吾當少遜之矣然亦不在從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第一表卿次之此為汴京九朝一百六十七年取士之末科觀策題與狀頭之名亦有先兆矣

又六月科免夫錢燕城常勝軍五萬戍兵九千月給糧十餘萬石而他軍不豫焉故悉出河北河東山東民力以饋給之率費十餘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于燕三路俱困上殊不樂欲罷王黼黼作免夫之令冀得以久其權乃措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四萬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荊湖八萬八千廣南八萬三千四川十萬八千竝納免夫錢每夫二十貫率天下所得才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案宋史六月壬子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東兩河之民困于調度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閩廣竝納免夫錢期以兩月納足違者從軍法七月壬寅又詔宗室后妃戚里宰執之家概輸免夫錢鐵圍山叢談曰宣和四年既開北邊度支無常于是內外大困上心不樂時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謀始倡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令但令出免夫錢而已御筆一行魯公為之垂涕一日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聖仁惠養元元澤及四海別前日之政但取地寶走商賈未嘗及農畝今大臣下窮百姓口中斂飯椀以取其錢乞弗取上心亦悔亟令改止聖旨行下然無益矣自是作俑每動敢用敢習以為常不但祖宗朝蓋亦崇觀政和之所無也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朝廷椿以備緩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餘六百萬緡爾外二千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此制密以奉宴私者蓋自啟北征則省申建立一房號經撫房及告功黼遷奏請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之故不得而稽考也獨醒雜志曰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匱蔡李諸人遂建免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緡而漕運之費不際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千者輸一萬

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重歛遷起民間嗟怨亦令有觀望風旨者趁阜藉以介[illegible]防愆期即以阻軍興論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為盜後夫錢之綱運將至淮向而敵騎已及郊其錢皆為船人所私矣可慨夫錢氏四史朔閏攷六月丙午朔）

七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七月丙子朔）丙戌膳部員外郎王麟接伴金國謝嗣位使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副之（案宋史五月癸卯金人遣使來告嗣位三朝北盟會編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金人遣國信大使奚人富謨古副使漢人李簡來宣和錄曰遣留使茅齋自叙曰謝登寶位使阿骨打自燕歸國死于半途吳乞買嗣立故遣使來謝差張璨充大使差擴充副使至燕山又進至薊州接見人使富謨古副使李簡據紀事本末于九月二十六日庚子富謨古李簡見于紫宸殿亦書金國遣留使不書謝嗣位使原注以為實錄作遣留使自叙又作謝登位使豈謝登位遂兼遣留乎惟馬擴自叙云大使張璨此又係王麟豈既璨為後時改差乎三朝北盟會編其使係正月來馬擴為接伴故正月二十九日馬擴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中事此正是為接伴時也五月二十七日其二使入國門嗣詔馬擴能送伴前去宣撫司紀事于七月書接伴于九月書金使見紫宸殿與三朝北盟會編所書月日相去極遠會編不知何據）

著作佐郎許亢宗為金國賀嗣位使廣南西路廉訪使者董緒副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金使來告嗣位以著作郎許亢宗為賀嗣位使金國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觝之伎鬭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于眾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其國茫然皆茇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月役萬人規使盡效中國所為亦宏侈矣據宋史七月戊子遣許亢宗賀金國嗣位與此後二日三朝北盟會編係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詔差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董緒副之管押禮物官鍾邦直其年月官階及名字與紀事竝異不知何據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虜中每差接伴館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眞渤海契丹奚內人物白皙詳緩能漢語者為之副使則選漢兒讀書者為之復有中使無問賜酒果賜宴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第舍數十間帳壁全密堂室如常幕寢闌背土床鋪厚氈褥及錦繡貂鼠被大枕等以女眞兵數十人佩刀執弓矢守衛去虜廷尚十餘里次日賜酒果至晚開門使躬來貌護約翌日朝見亥口館伴同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閒有居民數十家紛揉雜錯不成倫次更無城郭里巷率皆

背陰向陽便于牧放又一二里命撤繖云近闕北行百餘步有阜宿圍繞三四頃北高丈餘云皇城也至宿門就龍臺下馬入宿圍西設氊帳四座各歸帳歇定客省使副使相見就坐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閤門使及祗候班引入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抃蹈訖使副上殿女眞酋領數十人班于西廡以次拜訖近貴人百餘人上殿以次就坐餘并退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尺以五色綵閒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雜以松柏枝以數人能爲禽鳴者吟叫山內木建殿七閒甚壯末稍蓋以瓦仰鋪及泥補之以木爲鴟吻及尾脊用墨下鋪帷幕榜題曰乾元殿皆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龍墀兩廊旋結架小葦屋纂以青幕以坐三節人殿內以女眞兵數十人分兩壁立各持長柄小骨朵以爲儀衛日役數千人與染已架屋千百閒末殼規模亦甚侈也虜主所坐若今之講座施重茵頭裹皂巾帶後垂若今僧伽帽玉束帶白皮鞋薄冀可三十七入許人前施朱漆銀裝鍍金几案果楪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筯以象齒遇食時數胡人舁十數鼎鑊致前就手旋切割飣飯以進名曰御厨宴食餘頒于三節人桌如前但人數多至二百人云乃奏契丹教坊四部也每樂作必以數十人高歌以齊管聲出眾樂之表此爲異耳酒五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副以金餘人銀謝訖歸館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賜飲以絹折使副百餘匹餘人十餘匹次日詣廷赴花宴酒三行樂作鳴鉦鼓百戲出有大旗獅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擲簸旗築毬角觝厮雜各等服色鮮明頗似中國有五六婦人塗丹粉艷衣立百戲後手持兩鏡高下其手鏡光閃爍如祠廟電母此爲異耳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二十餘枝謝訖復坐酒三行回館次日貴臣就賜宴伴射于館內庭下就賜襲衣鞍馬大日朝辭酒畢就殿請國書捧下拜辭回館鋪掛綵燈祿以綞管爲惜別宴名曰換衣燈宴至此夜語笑甚款酒不記巡此皆舊例也）

校書郎衛膚敏爲金國賀生辰使膚敏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虜遣使而我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而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爲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還（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膚華敏亭人汪藻志墓此據墓志增入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再使（案）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乙未改命校書郎衛膚敏代舒宏中爲賀金生辰使可考大金國志曰金人自獲天祚連遣三使聘宋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捷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蓋簡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敝其實幾覘道路使不疑也據此是七年金有賀生辰使六年天造節因不遣賀使也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第十程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出鎮東行十餘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境上并無溝塹惟兩小堠峻蔚三尺許其兩界地東西約一里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契丹係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名關際虜界備車馬以待虜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齎國信使副門狀過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對立馬引接互呈門狀各舉鞭虛揖如儀以次行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置璣衡所以王黼總領梁師成副之（案）宋史本紀七月甲辰置璣衡所柯礁禎宋史新錫天文志曰宣和六年宰臣王黼言臣于崇寧初邂逅方外之士于京師自云王其姓面出素書一道璣衡之制甚詳比實請令應奉司造小儀驗之鍮二月乃成悉如唐一行之制然一行舊制揆開皆用銅鐵澀即不能自運令制改以堅木若美玉之類舊制外絡二輸以綴日月而二輸衡薇星茂仰觀璽次不窖今制日月皆附黃道如璣行禮上舊制雖有合望而月謄常圖上下弦無辦今以機轉之使圓欸隱見悉合天象舊制上有候刻辰鐘鼓畫夜短長與日出人更篆之度皆不能排今制爲司辰壽星運十二時輸所至時刻以手指之又爲觜龍承以銅荷時正吐珠振荷循璟自運其制皆出一行之外郎其器觀之全象天體者璿璣也運用如斗者玉衡也首人或謂璣衡爲混天儀或謂有璣而無衡者爲混天象或謂渾儀望筒爲衡皆非也甚者莫知璣衡爲何器唯鄭康成以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以今制考之其說最近宜令有司置局如式制造詔可朱弁曲洧舊聞曰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蘇子容所造也星官曆翁聚觀驚歎以爲古未嘗有紹聖初蔡卞以其出于元祐欲毀之時晁美叔爲祕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爲助子中力言于章惇得不毀及蔡京用事無一人與此器爲地故璣衡悉變舊制）

八月乙卯（（案）錢氏四史閏朔考八月乙巳朔）檢校少傅太尉武信軍節度使譚稹罷宣撫司落檢校少傅太尉命以本班節度使提舉崇福宮任便居住（（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攻陷應蔚等州先是金人以納張瑴屢出怨言又于三月來宣撫司索所許二十四州糧譚稹曰宣撫司未嘗有許檄之文其使曰去年當月閒趙良嗣已許矣譚稹曰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怨及擧兵亦以此爲辭遂攻應蔚遂守臣蘇京殺陳翊又陷飛狐靈丘兩縣絕山後交割之意乃罪稹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原注）金人自滅遂嫂聚有

（虎視中原之意而朝廷不知唇亡齒寒早不爲備而爲卑辭厚幣以貨燕山之地覩其金帛子女席卷而東以空城與之其意亦可見矣金之欲渝盟而無其隙幸有納張瑴之降絕借糧之請而得以歸曲于我此皆君臣闇昧而狃勝故得逞其志也）

初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翊各以州來降宣撫司即用京爲振武軍節度使雲中府路安撫使正翊並遷官回任〔原注〕（亡遼錄附見金人入燕後楊氏編年附此于六月九日按五年七月七日譚稹遷檢校少保以連城夾第輸款故賞之正京翊來歸必在五年七月七日以前已附見彼今復出此）〔案〕（原本韓正上有脫文今據三朝北盟會編增入正京翊三人來降各本不見月日北盟會編附六年八月金人復取蔚州下云先是金人逐天祚入夾山遂陷雲中府所有管內州縣皆來拜降及移軍燕山如朔州節度使韓正應州節度使蘇京蔚州土豪陳翊等爭叛金人納土歸大宋後粘罕幹離不分遣軍馬逐去蘇京孫圖糧取蔚州殺陳翊復取上拔州郡又陷飛狐靈邱兩縣絕交山後之意又以賺來責我招納叛人張瑴招拘收戶口職官及不付所許糧二十萬斛朝廷已知其非遂議罷譚稹矣以上云云紀事於五年七月七日戊午起復譚稹下已附其事但較略耳正京翊等來歸續宋編年亦書之今復出此並可參照）已而

夏人舉兵侵占朔武地界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案〕（李氏十朝綱要曰七月甲申夏人犯朔武令陝西五路帥臣嚴備彭氏太平事迹統類曰時邊陲已聞北人為忠信知夏人與女眞有入寇之約竊書以號告邊臣以聞雖貴以官而不較武備三朝北盟會編曰初粘罕遣撒盧母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答斯剌曷董野鵠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其入寇麟府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乃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以應粘罕之約盡昭其地北征紀實曰朔應蔚三州守臣通我我又招降之名曰朔靈軍遣河東將李嗣本戍以兵運芻糧玉帛以餉之事曾未訖粘罕歸雲中因來治此嗣本大敗狼狽僅脫朔應蔚乃復歸金譚稹但束手坐覩尤玷中國上悵然不樂罷稹歸後乃以張孝純爲宣撫副使焉）金人怨朝廷納張瑴屢出怨言稹又不給所許糧十萬斛金人愈怒遂攻蔚州殺陳翊及陷飛狐靈邱兩縣逐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咎稹處置無方故復起童貫代稹貫與蔡京等又共排稹尋授稹順昌軍節度副使致仕太

師徐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依前太師徐豫國公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貫是行實出太原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祚來降而自往迎之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童貫落職致仕領樞密院事河東北燕山路宣撫使是時遼主天祚在夾山上欲誘致之於遣一番僧齎御筆錦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易書爲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閒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冬貫還馬擴辛興宗使粘罕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權元帥貫以庭參體卒不相見第使高慶裔傳言以朝廷先違誓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難以便交擴歸告貫以虜情不測乞速營邊備貫不之信）〔原注〕（宋之于遼歡盟歲久天祚嘗私謂左右曰若女眞必來吾與南朝爲兄弟夏國爲甥舅何憂哉宋皇渡海與女眞盟夾攻天祚謀復燕雲可謂失計矣至是而誘致天祚未知天祚能南歸乎適足以激金虜之怒何其愚也）〔案〕（宋史宰輔表及東都事略除童貫致仕復宣撫並係八月乙卯與紀事月日並同惟三朝北盟會編作八月癸丑）

庚午皇太子奏本府學官耿南仲先被旨講周易乾續講尚書今周易已講訖乞講尚書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靖康要錄曰大觀元年十一月詔京兆郡王及高密郡王權可于來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翊講讀之官宜以端亮正直有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二年封定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爲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爲侍講司門員外郎鄭修爲記室四年二月甲戌行禮于文德殿三月辛卯詔以來春出閣立爲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及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備辦以聞五年二月乙巳行冊禮丁巳皇太子奏臣于昨就資善堂聽講須俟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莫及躬御經筵但欲邇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親經筵兼臣問安視膳之外遇還府第縡有餘暇見不同生日深在藥嚴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補有閣除郎請學官赴羅講讀所貴爲學日益有以副聖慈眷撫之意宋史本傳及宏簡錄侍從列傳云耿南仲開封人在東宮十年欽宗爲太子素親倖之及內禪拜資政殿大學士轉尚書左丞門下侍郎籤書樞密院事甚禮重之南仲自以東宮舊臣首當柄用）

（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居己上忌之因每事興議力主求和斥不附己者凡綱等所爲悉沮之高宗即位薄其爲人降授別駕安置南雄州行至吉州鬱鬱以死）

九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九月甲寅朔）

庚寅手詔以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詔旨楊氏編年六年七月金芝產于南山萬壽宮改艮嶽爲壽嶽今從詔旨朱勝非曰上皇于宮城東北闕起景龍門復道通禁中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方罷謂之先賞又于炎東建寶籙宮宮後累石爲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紀最後朱勔于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輓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慶成神運石是年初得燕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靖康元年冬虜騎再犯闕圍閉月久拆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甃籠惟大石基址存焉五年六月十三日甲午朱勔自承宣使爲節度使案艮嶽已詳四年正月辛酉朔可考萬壽峯即朱勔所進太湖巨石但原注作賜號昭功慶成神運石清波雜志作昭功敷慶神運石楓窗小牘作敷慶神運石東都事略又作賜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奇峯名稱各異）

命校書郎賀允中爲金國賀正旦使武德郎劉宏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宋史無此三朝北盟會編係十八日壬辰彙考卷六十四武德郎爲宮苑使左右騏驥院丙藏庫副使各官也劉宏未見）

庚子金國遺留使城州營內都勃堇富謨古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見於紫宸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實錄有此十月四日辭五月二十日詔旨差馬擴爲接伴金國謝登寶位使擴自序亦云本紀因詔旨遂書金人來告嗣位案七月八日王安中奏富謨古李簡乃遣留使非告嗣位不知焉擴既名接伴何亦稱謝登位不稱遣留又不知實錄此何所據亦稱遣留不稱謝登位遂兼遣留乎七月十二日差馬擴接伴時可考案以上遣字似皆寫誤當作遺字宋史本紀九月庚午金人遣富謨弼等以遺留物來獻與此月日並同蓋係金主遣獻何胥打遺留物使則也推本紀作富謨弼不作富謨古此與三朝北盟會編作富謨古同爲寫稱漢人名姓各本向有參錯況遼金各史名氏更有繙語不同乎據本紀于五月癸卯既書金使來告嗣位而九月庚子又書金使來獻遺留物似有二使故兩書其至然三朝北盟會編于正月六日書富謨古李簡來于五月二十七日書到國門差黃潛善王宗濋充館伴馬擴罷送伴雖與紀事所書月日相去太遠而原注擴詔旨云五月二十日差馬擴接伴與紀事所書七月亦不合推詔旨云十月四日謝則與此九月見紫宸相合北盟會編不知何據早書似當時二使之遣邊臣早報其來而意在覘國故多稽滯朝廷初但以爲謝登位繼乃知其獻遺留物故王安中奏乃遺留使非告嗣位各本因此遂所書互異紀事于七月丙戌書謝嗣位使于此文齊遺留使蓋兩存其疑實則告謝而兼上遺留物也宋史本紀兩書其來似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以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少宰先是上待王黼過于他相黼以父事梁師成稱恩府先生黼第側有複道過師成家上因觀芝始悟其交結狀乃拔時中邦彥以分其權而師成亦絀初上欲大用攸因曰蔡六豈堪作相攸遂落節鉞仍領樞密院事十二月王黼致仕案宋史宰輔表六年九月乙亥李邦彥自通奉大夫守尚書左丞加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白時中自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加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四月丁巳李邦彥丁憂起復邵氏聞見前錄曰王黼少年因復欲功爲蔡京乃獨任結大金伐大遼取燕雲事罷經撫房樞密皆不豫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黼後以太宰致仕猶領應奉使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竝左右相優薄庸儒無所立也李攸宋朝事實曰王黼上章乞骸骨曰陛下用臣不爲不盡任臣不爲不尊緣臣薄祐取戾陰陽內積憂虞外傷疲敝捫心自悼弔影生嗟獲戾天人莫之可道倘許藏還印綬退即里居脫身于風波濤湧之中收功于桑榆衰憲之域人非鬼責少緩顧擠永言此恩是爲終惠詔依所乞守本官致仕應得恩例朝謁人從等竝依蔡京例仍給節度使俸從優禮也黼當國之久事權秘惡中外畏之無敢言者及是太上覺悟罷其政事天下稱快薛應旂通鑑曰十一月丙子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剛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遂宮眷過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奸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竝罷）

十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月甲辰朔）庚申祠部員外郎王昂接伴金國賀正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宋史無此三朝北盟會編係九月二十七日庚午又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乙未聖旨王昂接伴大金賀正旦使事不離可特勒停副使不見）

乙丑中大夫祕閣修撰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兼提舉給

地牧馬李孝揚轉一官減三年磨勘許回授本色本宗有官有服親以本路養馬及七千餘匹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李孝揚未見四月二十二日己巳詔立牧馬賞格興此可以參照文獻通攷卷百六十詔立牧馬賞格既推賞如格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牧馬事遷官）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一月係甲戌朔）丙戌手詔神考釐正六官修舉百度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先後詳略若網在綱用垂裕於萬世繼志述事正在今日比年以來官不守方使得擕政上下苟玩名爲遵揚而實侵紊法本一定可循勿失而官司便文緣事建請遂至於條目滋繁以式均財本無不足而流品猥眾廩食無名遂至於用度冗濫謹名器重爵賞所以示天下之公而僥倖路啟請謁相先故人才失任使之實時賦役勸農桑所以厚天下之本而貪吏誕謾掊克無藝故民力有匱乏之憂以類推之不可勝言可令尚書省置局詳議以講議司爲名究本推原務協於大公至正之道以廣紹述先烈之休其各遵承以稱朕旨御筆差蔡攸白時中李邦彥兼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法令完具更不取索外餘并講究利害條具上限一季結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原注初草十一月六日御筆按十三日始降詔置講議司恐此云六日必誤朱勝非云宣和七年遣講議司以革弊事宰執爲提舉官余在都司攸命覆實凡已經裁減省再看詳說方行取旨未幾太保領樞密院蔡攸同從舉余圖疑之攸建講以講內侍筆職事於宮禁外廷無由稍考乞廳合裁減事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諸閣之長故也後旬日送下五十餘狀貫云禁中進呈得旨並依余卽編閱皆主者自陳名爲減損其實增添如某局元豐親衛兵士五百人自置從以來止有三二百人令減元額作四百人卻限一月招填或取擬足數他事大率如此方悟攸言與此曹爲地蓋檢照官制點濫以前文臣朝請大夫至中奉大夫其二

十九員止有中散二員餘皆朝請今一百九十餘員武臣觀察使至節度使止二十七員今一百七十員餘官五之二合文武官書有九十餘員今三萬五千餘員余力請于時用白時中李邦彥請置司無補不若不置未幾結罷初崇寧中蔡京作相置講議司凡謬政弊法流毒天下者皆賞時所爲也官吏數百人增給厚祿濫賞縣遷淨費不貲會樂僚屬蟹黃饅頭一味用錢一千三百餘緡則他可知矣如甚二年而罷今置司以講議爲名雖立意不倖亦無補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詔以法式滋多流品猥眾僥倖路啟民力匱乏令尚書置局講議命蔡京兼領各本並係十一月丙戌與紀事月日皆合此作十二月恐誤紀事原注據朱勝非秀水閒居錄說以爲七年置司蔡攸提舉係後續命與紀事亦不合然勝非事屬親歷當是司振七年或係六年字誤初置講議司係崇寧元年七月甲午曾敏行獨醒雜志曰蔡元長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不貲一日集百條會議因留飲命作蟹黃饅頭飲罷吏略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書有客集其家酒酣京顧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豉來吏因以十瓶進客遂分食之乃黃雀肫也元長問尚有幾何吏對猶餘八十有奇）

辛卯開封府尹兼侍讀燕瑛前徽猷閣直學士任諒特起復並爲講議司詳議官朝散大夫直祕閣季伺朝請大夫王雲承議郎鄭望之朝奉大夫直祕閣高衛并爲參詳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文獻通攷卷六十四元豐官制以朝請大夫換前行郎中以朝散大夫換中行郎中以朝奉大夫換後行郎中以承議郎換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任諒大觀中爲河北漕臣舊有河北報本錄凡戶口升降官吏增損與夫一歲出納奇贏之數皆按籍可知見玉海卷一百八十五餘人皆未見）

童貫遣保州廣勝安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興宗使黏罕軍乙未（案原本脫乙字但有未字與上下語意不屬據三朝北盟會編擴等至雲中附三十日癸卯然茅齋自序但言月末至雲中亦不定爲三十日也故知未字上當脫乙字爲二十二日乙未亦係月末也）擴等至雲中府會黏罕已歸留兀室權元帥遣人來諭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兀室曰譚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譚稹以凡庸不知故嘗爲朝廷

所黜數往還辨論最後兀室遣高慶裔來曰二觀察既執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割山後事以國相謂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後已許難以便交擴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張瑴之罪本朝已斬瑴首函送貴朝職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根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略及交蔚州後縱軍馬爲攻取本朝恐致紛競姑令戍守者能歸責譚稹再委童貫經理若大國每如斯兩朝和好何時可成慶裔曰前者人言蔚州有賊本朝遣兵剪除及得貴朝移文即已令山後驅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須常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無不遂也即以牒遣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對金人訓習漢光鄉兵增飛狐靈邱之戍數指言張瑴邀索職官民戶實有包藏願太師速營邊備貫不能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紀事于此事並不書日各本同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三日之後書童貫遣擴亦不書日今從長編通例以下有乙未日提行附月末況全文多擴至雲中以後語實爲十二月事矣茅齋自序云擴以十一月末至雲中十二月上旬回太原則其遣時必在中旬之末可知紀事此係全文多用馬擴自序語北盟會編所載較詳細今不別出）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應奉司案宋史係十一月乙酉各本同續宋編年附此于九月之下十二月之前固十一月事也因附此月末薛應旂宋元通鑑曰十一月乙酉罷應奉司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括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恐智者不得善後于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由是不急之務無名之用悉減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及六尚歲貢物又宣和三年方臘反正月罷應奉司閏五月甲戌以方臘既平復置應奉司王黼請與梁師成總領復諸路應奉局奪漕運牽輓之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十之一容齋續筆曰宣和閒朱勔挾應奉花石綱以固寵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濟其惡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許毛孝立之徒助之發物供奉徽宗悉其擾嬖蔡之後出爲怨不能絕也）

十二月甲辰朔（案原本無朔字今據李埴十朝綱要及錢氏朔閏考增入）皇太子奏昨奉旨令本府學官李詩耿南仲讀前漢書今已畢欲接續讀後漢書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靖康要錄曰政和元年三月定王出資善堂聽講讀李詩以光祿少卿爲翊善耿南仲以辟雍司業爲侍講五年二月冊立皇太子禮成李詩以祕書監爲顯謨閣待制南仲以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爲徽猷閣待制八年劉擬方會罷以李詩耿南仲爲詹事至宣和七年李詩卒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善文自以地偶望崇每檢就畏至講讀之暇惟以綠器貯金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所莫能測也）

手詔朕執權乘要以正主道賦事圖功責在大臣比年以來任非其人政失厥中明發怵惕念我烈考之謨訓修革蠹弊庶幾持循肆命近竊置司講議太師致仕蔡京輔朕初載誕著碩膚屬閑勞以官職之事即安里閭慈其言行尚有賴焉書不云乎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京可兼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簽書毋致勤勞以稱朕貴老尊賢之美（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三十二原注實錄本紀云蔡京領講議司朱勝非云蔡京崇寧元年拜相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二年復入宣和初又罷六年王黼致仕罷相白時中李邦彥並拜太少宰未幾京東盜起京薰閑然以爲宰相望輕乃詔京復總三省許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進朝時京八十歲目昏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其子絛用事凡判筆皆絛爲之仍代京禁中奏事于是肆爲奸利賞罰無章黜陟紛紜絛妻兄韓梠者衆用爲戶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虛日絛每日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撫附耳語堂吏抱文書奉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喜者薦之不喜者令劾之中外搢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示權寵于足故之請罷宣和庫庫置式貢司中分請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玉食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茹蔬無

（不實取元豐大觀庫及榷貨務見在錢物皆拘管封樁專事供進次年四月絛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職絛兄攸發其奸狀京罷絛亦被議是年冬金寇犯闕得非將亂之兆耶案宋史本紀甲辰朔蔡京領講議司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月日竝同又本傳曰京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盤結牢不可破也蔡絛責降追毀出身七年四月十一日壬子可考）

癸亥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蔡京領三省事時盜賊日熾內外窘匿上意大不樂中官贊上召故老大臣遂決意起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絛以時入對殿延傳道君臣之意而攸以弟絛鍾愛于其父因絛私撰西清詩話專宗蘇黃爲言者所論攸白上請殺之上閔京老不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由是京父子遂爲攸敵以上云云是誤以七年四月蔡絛之責降爲撰西清詩話然詩話之降係五年十月乙丑在七月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之後臣京遂因而論列此事各史不見惟能改齋漫錄具有月日今已附六年正月二十二日絛復朝奉郎下可考七年以前絛已兩降此後之讒固不因詩話也據宋史蔡攸本傳云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廷聞其事急請閒百拜哀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相軋浮薄者遂閒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辭之攸直入遂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非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以爲我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愛于京數請殺之帝不許又宰輔表宣和六年十二月癸亥蔡京自太師魯國公落致仕依前太師領三省事神霄玉淸萬壽宮使與此月日竝同）

戊辰御筆蔡京領三省應細事務免簽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童貫請復燕中以奏議求京主其說右丞宇文粹中對以虜誓挐天祚五七年後徐議之說恐今興兵則數端啟其議遂已案谷本無此李埴十朝綱要九朝編年備要竝係七年冬末不書日當時雲中天德等處金已許夏故爲夏人所陷至宇文粹中所云虜誓書之語此不見于各本三朝北盟會編及大金國志大金弔伐錄所載誓書全文竝無此二語不知何謂雲中爲西京金人雖已許宋但浮沈其辭或當時金人又有徐議之說也宋史宰輔表粹中以六年九月乙亥自翰林學士承旨除尚書右丞）

（又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叢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髯長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爲女道士案薛應旂宋元通鑑云賣青菓男子爲孔方酒保朱氏女生髮與此云朱氏子妻小異宋史本紀云是歲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兩河京東西浙西水環慶邠寧涇原流徙令所在振恤邵氏聞見前錄曰宮官盧功喬云宣和來鬼車鳥溉血于攝盜殿庭有又狐登御坐又內殿磚砌上忽有積血遽摻觀之復出去磚亦出發地亦出至發其殿又聞見後錄曰盧立之向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日攝者爲甚壽夜久有巨人呼推推若遇人必撤裂之中官有聽勇者數輩相約後其出逆逐之巨人返走墜一物鑾然有聲取覩之乃內帑所藏鐵幞頭也趨正之云禁中向有北徑不出仙詔院至宣和未始徧出宮殿中云岳珂桯史曰宣和閒沂密有倭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如六七歲頷有長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孕生此二子生而有鬚亦不知倭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人亂華蓋人妖也候鱗錄曰宣和五六年閒上方織綾謂之徧地桃又曰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竝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人犯闕無貴賤皆逃多爲北賊虜去此亦讖也楓窗小牘曰靖康以前汴中家戶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讖者謂虎頭男子乃虜字金飾更是金虜在門之兆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者尤甚王明淸玉照新志曰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遊幸之所罕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祐陵攜嬪御閹宦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備首凭闌者若熟寢狀上曰必是先在此祗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諭左右勿恐之見其纈髮如雲素頸粲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鬢如棘面長尺餘兩目如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有驚仆者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亟回輦未幾京城失守北狩朔方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洛陽古都素號多怪宣和閒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輒出犯人相傳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齧人也于是家家持杖待之避盛暑不敢啟戶出寢號曰黑漢由是亦多有偷盜哀詐而爲非者踰歲乃止此五行志所謂黑眚者是也不數年而金國寒盟入寇遂有中土兩都皆覆又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焉及後金人之變州郡羣酋長皆佩金銀牌爲兵號始悟前兆何不祥也又曰宣和閒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必多怪異璽或大于斗蛇奉爲巨蜂日夜絲竹歡笑之聲不絕也宣）

（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日因納涼殿廡閉至晡時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本不聽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即有衞從者紛執紅綃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閒鮮血淋漓擁從甚盛徐徐行由殿廡從本舍前過本與其徒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衞士似怒以納涼故劫其行也乃以兩手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孛噂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因圖所見徧以示人雖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

（又是歲河北山東盜起命內侍梁方平討之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以鹽領科斂加之連歲兇荒民食楡皮野菜不給至自相食于是飢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者眾十萬張迪者眾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眾號三十萬其餘一二萬者不可勝計也案四朝名臣言行別錄曰韓世忠初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武嶺及徐進青社張仙等皆數萬人王次第擒滅振旅而歸畢沅續資治通鑑宣和七年二月壬申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招降羣盜張萬仙等五萬餘人詔補官犒賞有差三月甲申知海州錢伯言奏招降山東寇賈進等十萬人詔補官有差宋史食貨志曰宣和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繇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斂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價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以買珍異奇寶欠民債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女工者一郡至數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疊見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徽宗

宣和七年正月（案宋史本紀及李埴十朝綱要正月係癸酉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丙申金國賀正旦使盧州觀察使孛堇高居夔副使太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於紫宸殿禮部員外郎邵溥借太常少卿充送伴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宋史本紀無此三朝北盟會編同係二十四日丙申准高居夔仍作高居慶此與六年賀正大使高居慶副使楊意官階悉同夔字恐係誤寫七年蓋再使也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乙巳六年正月六日乙卯並可考邵溥未見各本亦不書送伴使畢沅續資治通鑑有之而邵溥又作邵博與此亦異）

是月故遼國主天祚爲金人所擒始天祚竄入陰夾山不能出童貫日夜爲上謀謂天祚在必爲後患乃開遣人誘之天祚心素侈多暴中國故其失勢也不願來歸始得一番僧者令文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顧也及天祚許歸乃改書爲詔示欲臣之且約歸則待以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相接童貫是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迎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必得之益欲以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黏罕據雲中屯兵以抗其前故不敢出及約期之際也忽報國相歸金國稟議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天祚用是益坦然遂領所得契丹韃靼等眾并攜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京屬南來如入無人之境及才過雲中則兀室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黏罕適以已回雲中矣故爲其追襲一擊而天祚

之眾潰勢不能還且畏中國不可仗乃亟走小骨碌帳中（〔原注〕此據蔡絛紀實稍刪潤之絛自云亡遼錄馬擴序其聞載擒天祚事極疏略按童貫再為宣撫往迎天祚諸家文字俱不能知惟絛有此〔案〕小骨碌錢氏三朝國語解作舒和倫舊作小射祿亦作小胡俘蔡絛北征紀實曰小骨碌者天德雲中間一族帳舊臣屬遼國及天祚至小骨碌辟正寢事奉之惟謹不以失國稍衛其臣節始粘罕嘗以兵伐小骨碌矣然或勝或負及天祚在是粘罕因自討之一舉殺小骨碌盡破其族薩蕩然無遺種遂禽虜其后妃諸子宗屬獨天祚逆去不見乃于朔武境上即時分兵每三十里百騎頭刻布三百里以待之又契丹國志曰天祚入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並擒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乃復奔山金司與小朔舅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仗乃謀奔夏計未定小胡魯密遣人遁報粘罕先遣近貴論降未復而婁宿駛至遂俘以還据此是小骨碌遁報與紀實所言大異姑並存之）金人既破小骨碌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之我必要也貫推以無有即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授之曰若遇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授使人賫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怠（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滅遼遼主天祚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使韃靼諸軍五萬并擒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為金人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仗乃謀奔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側封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踰年卒遼國遂亡亡遼錄曰天祚入夾山四部族衛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幸廣平甸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都雲中及陷雲中則奔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全為金人所有今國勢弱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斥而不從遂率諸軍乘粘罕之歸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甯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遼遇木復潰還奔山金司小胡魯密遣人報粘罕以五百騎劫還去孛齋自序曰天祚驟韃靼眾三萬餘騎乘粘罕歸國山後空虛直抵雲中府襄兀室率蔚應奉聖州雲中漢兒鄉兵為前驅女真以軍馬千餘伏山谷間出韃靼軍後韃靼潰亂大敗天祚南走兀室遣婁宿字華以馬五百匹追至武州界天祚後趨武州南投大胡為隨行脩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隱當為金人所俘等辱耶不可再辱莫若經投女真亦不失為王天祚意決從之兀室遣人護遂歸國削封海濱王迓之東海隅踰年而卒北征紀實曰金人陳兵三百里待天祚見東有一人馳駮馬手更率二馬望北馳去騎兵闍之即下馬因自曰我天祚也騎兵將加執縛猶顧左有吃曰爾敢縛天子耶粘罕因使拜阿骨打像而遣之歸國契丹國志曰金人使婁宿馳騎而至跪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以進遂俘以還居長白山松漠紀聞曰中京被圍天祚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彊不果納迺走小教律復不實乃夜回欲之雲中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迹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婁宿下馬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亡遼續錄載天祚降書曰遼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忠其勇忠其為暴也伏念臣福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統位繼子傳係鄰祀上帝內外藪魔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喪不能當此鳳夜惶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甯而遇烈曰扇舟而遭怒濤眾惡競興謗辭蜂起故茲慚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師憂懼之極如坐祈揚盡闇蚍道之放荷家矜恤況若新安之藪例受無宰念漢皇之仁忍誕數溝澤誚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者乞諧軋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聖聽昧死詳言畢沅續資治通鑑曰兇項舒和倫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遮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倚進殊悄術之乘張仁貴馬得服至天德過雪無樂寒其護衛太保藹仲恭以貂裘帽進遂次絕擅仲恭進毖與褒欲憩仲恭即跪坐倚之假寐仲恭輩推翳冰霽以濟錢過天德至夜將宿田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詭而大櫛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超覺真以舒和倫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王成避主行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洛索所執遼國遂亡以上各說傳聞互有同異今並存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七年春正月遣使撫諭河北京東盜賊流民以洪中孚為宣諭使詔許招除中孚急于成功奏請出降者復當年賦役軍士佞原領收願削兵籍者聽由是鄉黨子弟諒為盜以免稅卒伍有過實名為流中皆得所欲大名府尹徐處仁極言其碎中孚罷為宮觀〔案〕宋史本紀正月癸酉朔詔

（赦兩河京西流民爲盜者仍給復一年李埴十朝綱要七年正月癸酉朔遣朝散大夫李遘奉議郎朱宗國齎親書手詔撫諭河北京東盜賊唐鄧汝潁流民釋囚蠲賦及凡料欽逋負等東都事略正月癸酉朔詔告諭河北河東盜賊唐鄧汝潁流移入戶方春田桑宜使復業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緣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撫御安集使飢寒流離扶老攜幼動以萬計轉而爲盜非其本心爲之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納稅租監司州縣奉行毋忽大名府尹徐處仁六年閏三月乙未留奉詔與知洺州柳械同措置河北京東盜賊亦見十朝綱要又燕山糧匱自京師輸米五十萬斛以濟之案宋史本紀係二月八日庚戌詔京師運米五十萬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親往措置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是歲燕山大饑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屍插紙標于市售以爲食錢糧金帛卒以供常勝軍向之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飢死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聞知宣撫司王安中方進羨餘四十萬緡爲自安之計后奉朝廷令度支漕太倉粳米五十萬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饋燕軍回程至此已見舳艫銜尾艤萬舟于水矣以上行程錄說据三朝北盟會編附入惟此作五十萬石則與續宋編年及宋史本紀五十萬斛其數大有不侔未審孰是姑並存之又此事續宋編年本係正月後三月前不書月日据本紀載爲二月事故附此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係癸卯朔

〇又罷京東西弓箭社先是宣和四年梁揚祖請置社既而邀功者取五等之籍悉入之民不堪擾滋起爲盜故臣僚請罷之案宋史兵志曰宣和七年二月臣僚上言往年京西路提刑梁揚祖奏請勸誘民戶充弓箭社繼下東路令倣西路例招誘原立法之意不過使鄉民自願入社者練習武備爲禦賊之具爾奈何邀功生事之人推以入社之民眾多爲功厚誣朝廷百斂怨于民督責州縣急于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戶到追胥迫脅悉驅入社更無免者法始行于京西北路既已冒受厚賞于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誕設殊甚近者東路之奏數至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人武藝優長者至十一萬六千人且云比之西路僅多一倍陛下灼知其不然雖命帥與旅訪使者覈實彼安肯以實聞乎今東路憲司官屬與登淄兩州當職官坐增俸秩者幾二十人而縣令佐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間勸誘招充者誰與此其誕謾槩可知矣審如所奏山東之寇何累月淹時未見殄滅哉則其所奏二十四萬餘人與一十一萬餘人殆虛有其名而不足以捍賊也明矣人捃因緣搔擾民不堪命則老弱轉徙道路强壯起爲盜賊此亦致寇之一端也近者仰煩陛下遣將出師授以方略又命近臣侍詔撫諭至于發內帑之藏轉淮甸之粟以振施之寬免其稅租宥赦其罪戾丁甯纖悉罔不曲盡方將歸伏田畝以爲還善遠罪之兵詎可以其所甚病者擾之耶且私有兵器在律之禁甚嚴三路保伍之法猶以農隙以講武事然藉事畢則兵器徵之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于家不幾于借寇哉陛下斷自堅心罷京東西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令悉送之官使民得免非時追呼迫脅之累以安其生應兩路緣弓箭社推恩並追脅改正首議之人重賜黜責後來奏請誕設伏乞特于施行庶幾羣下知陳不敢妄進由設以肆其奸賞今日之先務也詔並依奏梁揚祖落職兵器並拘入官社中人依已降指揮放散）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三月癸酉朔）辛丑先是童貫常問馬擴常勝軍且爲患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女眞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故也若遽消之則不特金人窺我兼此軍必變是自生一秦也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衆止三萬餘人多馬軍

武勇太師誠能於陝西河東河北選精銳馬步十萬分之爲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師對一屯於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於雄州或河閒府犬牙相制使藥師之衆進有所依退有所據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徐思之是月童貫自太原眞定瀛莫入燕山犒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宗眞定府任元河中府楊惟忠大名府王育令招逃卒及刺游手之人爲軍蓋用馬擴之言也（〔原注〕擴言已附六年十一月末〔案〕紀事云云並据馬擴自序已附見五年冬末譚稹奏招義勝軍下可考）又請亟委蔡靖知燕山府召王安中還朝皆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三月童貫入燕犒軍茅齋自序曰童貫交援銀絹畢離太原由眞定府河閒莫雄州入燕擴自保州入莫州迎貫于任邱縣因語及金已擒天祚事謂貫宜急備邊以防女眞爲患）

（彼懷張數之城恐粘罕回來不測作過貫云我今去燕山昔治兵馬益爲此也貫至燕中撫鎮郭藥師以下常勝軍罷王安中歷蔡靖爲宣撫使兼知燕山府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宗眞定府任元河間府楊惟忠大名府王育各爲逐路副都總管皆與招集逃亡軍人及招刺諸處游手人充軍以爲備邊之畫蔡條北征紀實曰始常勝軍本謂之怨軍任虜中常反復昔而我初不知其詳及來歸我其徒深虜我之疑之也是以每言及天祚則人人未嘗不變色曰此我等故主也使主在豈敢遂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從女眞所以歸投南朝顧上聞是深慮天祚前在繫燕人心恐一旦復出則常勝軍必解體散從天祚故有此論實輔佐大臣不能遠思上誤聖朝者此也藥師遂以檢校少保訓安中焉然上下致令實出藥師安中但效平時態詔事之驕藥師者此也我又傾意以結之凡貢械精仗冀不以往謂若須馬則盡拒內官馬委與之藥師揀馬之法作泥源半里使人不衛辭而驍焉能過之則爲良馬下然則又退又避大率類此又遣部下商販諸路舟車遍矣又聚天祚昔時工作之人爲奇巧之物多以玉帶瑪瑙器然金紀珍異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者及其得志自擅燕山一路有常勝軍五萬食糧鄉兵號三十萬中國雖有戍兵惟九千人無能爲也又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其左死亦無如之何時人竊比之安祿山因別築第都城增賜美人慰諭令來朝藥師辭以故不至於是罷安中召之還伯氏因薦蔡靖以代之靖有膺禁至則開懷待藥師稍能抑其權藥師亦重靖然終不得其柄也宣和六年秋黼且罷貫復落致仕出撫河東欲擒天祚上因令巡邊密察藥師去就不然則拉之同來貫至燕境藥師以數騎出近貫于易州界再拜帳下貫曰汝今爲太尉位視兩府與我等矣此禮何也藥師即曰太師父也藥師惟知拜父耳焉知其他貫遂釋然藥師又邀貫視師貫以數隊出郊野則略無人跡藥師乃下馬當貫前以旗一揮于是四山鐵騎權日莫知其數貫眾皆失色歸而白上謂藥師決能抗金人也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京藥師亦必反反亦中國不能支又宋史郭示傳曰燕山兵起以示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値復毆毆至壞因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示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收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瞿然曰何謂也示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過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有未寸尺功報之也今乃縱部曲毆民不禁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衛無愧容示謂安中曰它日亂邊必此人也李埴十朝綱要曰三月童貫自太原眞定瀛莫入燕山稿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令招逃卒及游手之人爲軍四月詔蔡靖知燕山府應結絕宣撫使司及國信司職事並專一行遣此與紀事所書合蔡靖與詹度兩易其任在五年七月末史地理志河北路大名河間二

府係東路府眞定中山二府係西路府大名府慶曆八年置安撫使統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通利保順軍河間府太平興國元年名高陽關慶曆八年置安撫使統瀛莫雄貝冀滄永靜保定乾寧信安州軍大觀二年升府眞定府慶曆八年置安撫使統眞相邢趙洺州中山府慶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政和三年升爲府）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朔丙辰〔案〕宋史與此月日同錢氏四史朔閏考三月癸酉朔今仍附月末）

四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四月壬寅朔）

壬子御筆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蔡條僻學邪見兩被降責今除邇英非所宜得可罷侍讀提舉明道宮在京居住尋又降御筆蔡條賜出身敕可拘取毀抹（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薛應旂宋元通鑑曰夏四月庚申勒蔡京致仕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罷條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蠹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六年十二月甲辰朔原注可考李埴十朝綱要宣和七年三月辛丑賜侍讀蔡條進士出身）

己未講議司奏內降臣僚劄子及杭州裏外市戶吳僧等狀乞納錢免行事看詳州縣行戶立定時旬價値令在任官下行買物蓋令知物價低昂次防虧損貪暴之吏怙法倚勢非理搔擾等今相度欲依所乞令兩路依杭州已降指揮立爲永法諸路州縣依此仍令逐路提刑司選委清強守官同州縣知通令佐取索行戶色數計在任官多寡隨陪費輕重永定免行錢其錢並作上供赴大觀庫送納云云詔依講議司措置到事理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長編卷二百四十五原注云據編錄冊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講和司進詳定行戶利害劄子熙甯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書劄子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奏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詳定到）

（行戶利害先大閤奏今先詳定到下項節文數內一項據行人徐中正等狀屠戶中下戶二十六戶每年共出免行錢六百貫文赴官更不供逐處肉今據眾行人狀定到下項中戶一十三戶共出錢四百貫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納每戶納錢二貫七十文下戶一十三戶共出錢二百貫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納每戶納錢一貫二百九十文右奉聖旨宜令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計會三司同共相度聞奏劄付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準此于當年九月初三日中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奏蓋至九月始詳定其指揮即用熙甯六年五月例也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庚辰並可參照宋史食貨志曰崇甯以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給三路外與常平坊場免役紬絹貼輸東北鹽鈔諸道榷酤及鬻賣在官田屋錢應前收椿管封椿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元豐分南北庫大設庫有東西之別宣和末又建宣和庫有泉貨弊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司名此蓋蔡絛專權時欲效尤王黼以應奉司上供固寵也李埴十朝綱要宣和七年四月廢大觀庫又詔復各州縣免行錢）

庚申太師魯國公領三省事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仕初京再領三省未幾目昏不能視事事皆決於子絛絛威福自任同列皆不能堪既罷絛侍讀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東都事略四月庚申蔡京致仕戊辰詔曰坐而論道於燕閒者三公之事作而相與推行者宰輔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三省眾務使宰輔丞弼殊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迹憲章之意可于尚書省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道經緯國事則三公其任焉三省並依元豐成憲毋復侵紊宋史宰輔表月日並同本傳曰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嵩蔡何為固位計始終如一帝亦知其奸故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

壬戌臣僚上言蔡絛竊弄權柄率意自專縉紳惴慄不遑甯處而一時倖進苟得之徒闐集其門勢焰薰灼炙手可熱接見賓客逾於執政有識爲之切齒而絛偃然居之不疑詔絛落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六年十二月甲辰注可攷費袞梁溪漫志曰蔡絛姦人助其爲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閒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得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叢談所載其家使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為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乙丑講議司奏契勘諸路州縣供官之物不許擅行科配比年以來轉運司多不以州軍大小州軍又不以縣邑人戶家力一概抛科及諸縣將抛降之物往往比合用之數暗行增添容縱公吏作弊爲甚欲今往應科配之物轉運司隨州軍大小州軍隨縣邑人戶家力均抛令當職官前期依此品量均定具逐等逐戶合科配物色數目申本州檢察仍以人戶等第家業合著之數單名降牓付縣曉諭人戶通知如有不均或數外增添催科許人戶越訴監司覺察按劾庶幾輸納均當革去奸弊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食貨志曰凡歲輸供官之物許以粟麥物帛互相折輸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所輸有常處若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逮覩收成早晚寬為之期以紓民力州縣歲奏戶帳具載人戶家力丁口之等第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其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配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適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地罕用焉間有移用則賃民以所費多寡自擇無或抑配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科納之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乃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擅有拋抑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歉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納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斂理所宜然乃豪民縣吏故徙歉以就豐貴挾輕貴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腳費視富戶反重困之適貧困於追呼詔申示焉宣和中州縣主吏僻科失職遠租數廣轉運司察守貳勤惰聽專達於內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芻茭湖蕩滌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並租與與田等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來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三年言者論折科之弊其略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納一匹草十圍計錢二十令本路絹不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圍圍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有

（輸至二十三千者東蜀亦加之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衆）

己巳講議司奏檢會講議司劄子勘會人戶輸納官賣鈔旁州縣不能鈐束公人計會盡行收買卻于人戶處邀求厚價比之官價多至數倍兼又阻節留滯是致有人戶糶賣所納物斛用充盤川爲害甚大緣上件鈔旁錢法行已久難以盡行免放欲更不印賣止令人戶從便自寫鈔旁輸納官置單名歷用合同印記令人戶量納合同印記錢杜絕阻節之弊亦可以關防僞濫所有約束并納錢合行事件別具措置行下詔依所定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通攷卷五十六崇甯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屬苛細罷之政和中應奉事起乃復行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息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糴本宋史食貨志曰宣和七年六月詔兩浙路鈔旁定帖息錢並行截節不歸應奉）

五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五月壬申朔）乙未奉議郎舒宏中（案畢沅續資治通鑑舒宏中作舒宸中）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劉發爲金國賀生辰使副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代宏中通直郎吳安國武翼郎王觀爲正旦使副（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衛膚敏已見六年七月十一日丙戌彼注云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再使與此正合宏中劉發未見四朝名臣言行錄曰膚敏字商彥先徙錢唐令爲華亭人宣和初上舍奏名擢第三人授南京宗博召爲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宣和七年復使金國道逢賀嗣位使許允宗許言虜且大至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益急衆洶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入遷知虜諭盟益不爲屈虜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虜酋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虜卒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斡離不遇請公相見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爾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莫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眞僞不可知因縱言及軍公連拒之幾復被留淵聖受禪始還周煇清波雜志曰宣和五年既俞金人乞盟之請越明年遣祕書省校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虜酋生辰竣事而旋常讎外別贈使介各玉錢一枚虜主卽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莫不驚愕太息錢製加令之大者其文皆兵端其疑我或覘其國故特外示厚禮俾巨剩敦錢今藏衛氏三朝北盟會編曰四月十四日癸丑聖旨賀金正旦使副差廓武郎王觀校書郎吳安國候入辭令上殿此與紀事月日官階各異恐誤通攷卷六十四通直郎宋元豐更官制以此換太子中允贊善太子洗馬係陞朝官武翼郎係供備庫副使武階也初無廓武郎名目此當敦武郎之誤係左班殿侍階名況武爲正使亦不合宋史安國傳曰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累官遷通直郎以太常少卿使金金人將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事主死生以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王觀未見）

六月（案宋史本紀及李埴十朝綱要六月辛丑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癸亥講議司言視官非元豐官制不惟紊亂名實兼亦耗蠹國用詔視官並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李埴十朝綱要云云同惟係六月二十二日壬戌事與此早一日宋史本紀無此惟四月戊辰詔行元豐官制職官志曰凡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準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品以下爲試品同者否紹聖三年戶部侍郎吳居厚言神宗官制凡臺省寺監之制有行守試三等之別元祐中裁減冗員而職事官帶行者第存虛名而已請付有司講復舊制從之四年翰林學士蔣之奇言所謂試則非正官也今尚書侍郎皆正官而謂之試失之矣如以其階卑則謂之守可也臣請凡爲正官者皆改試爲守崇甯中吏部授選人差遣亦用資序高下分行守試三等政和三年詔選人在京執事官依品序帶行守試其外任則否宣和以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視故有庶官視從官視執政執政視宰相凡道官之屬亦有視階云）

甲子講議司看詳命官出身各有條法比年以來吏職入任或進納并雜流之類補官人往往攀援陳請改換出身所有應於還轉請給奏薦恩例得官等欲並依元入仕本法施行詔依所奏今後出身並依本法更不得攀援陳請改換雖奉特旨仰中書省執奏不行（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二案宋史本紀係二十三癸亥詔吏職雜流出身人毋得陳請改換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祖宗末改官制前以官寄祿分別流品甚詳出身不相混淆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奏名賢良方正曾任節閤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人尤不可使汙于仕流元豐官制改分左右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以欲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贓罪則并去左右字論者以爲當紹聖以後以其出于元祐復去之而流品雜矣）

乙丑講議司言臣僚恩數請給人從等皆有著令欲應臣僚恩數請給人從等各依本法其依某人等例指揮並更不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六年十一月王黼罷詔守本官致仕其恩例請給人從等並依蔡京例施行見李攸宋朝事寔此類皆是係從本法加等也通攷卷六十五曰乾興以後俸祿添給傔從餐錢之制更革爲多至嘉祐始著於祿令自宰相以下至嶽瀆廟主簿凡四十一等熙甯以來悉用嘉祐祿令無所增損元豐一新官制而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如大夫爲郎官既請大夫俸矣又給郎官職錢視嘉祐傔給爲優至崇甯間蔡京爲秉政吳居厚張康國輩貪鄙之徒于寄祿官俸錢職事官職錢外復增俱給食料等錢加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其餘恩例傔從錢米並支本色餘執政皆然祇元豐制祿之法倍增矣宋史食貨志曰宣和七年戶部尙書聶請以熙豐以後臣僚增置添給加領外醫官內中諸閤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靈應諸觀清衛卒后妣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等恩數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計共爲錢四十萬八千九百有餘緡吏卒傔從冒濫無藝凡應熙豐無法該載者當悉能之）

講議司言看詳進納買官元豐係有正法唯因軍功捕盜或選人換授至陞朝官方許作官戶紹聖免役條繫宗室及日命婦親并義勇保甲授官或取妻以陣亡之家恩澤授官而係第一等人戶並同進納法見任小使臣宣教郎以下役錢並不免及政和令亦不許免科配除進納買官合依舊法外所有祗應有勞進頌文理可採及特旨并非泛備官若不以官序便爲官戶例免科役顯屬僥倖今措置欲將前項補官人並依進納授官法因軍功捕盜轉至陞朝官非軍功捕盜人轉至大夫以上方許作官戶所有以前見充官戶之家並依今降指揮改正兼契勘應非合作官戶而特旨許作官戶者依今來御筆亦令改正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文獻通考卷十三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是防官戶免多時責半輸今北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說不可減顧令官戶所減之數均人下戶下戶于宗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視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宋史職官志宣和中臣僚言元豐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臣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磬勘者換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用兵東南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如官戶與士大夫涇渭並流復其戶不受科輸是得數千緡于一日而失數萬斛于無窮也況大戶得復則將移其科配于下戶下戶必重貧困尙使州縣幾急有事更責辦于何人此又弊之至大者也又曰崇甯以來類多泛賞如曰應奉有勞獻頌可釆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皆可賞事狀可名而直以與之如孟昌齡朱勔父子董貫梁師成李邦彥等凡所請求皆有定價故不三五年選人有至正郎或員外帶職小使臣至正副使或入遙郡橫行者而蔡京拔用從官不論途轍一言合意即日持槖又優堂吏或往往至中奉大夫及正副使或換防禦觀察使者由是官戶日繁）

丙寅講議司言諸路歲貢共三百一件今來除六尙年計外可裁減八十六件罷三十七件詔近命有司考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將加裁定允協厥中惟任土作貢古之道也然化自內始正由身率乃克有終云云應諸貢物可依今來裁定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本紀六月乙丑罷減六尙歲貢據紀事本末載物李埴十朝綱要六月丙寅詔減六尙歲貢物百二十有三品與此月日數目悉合崇甯二年二月詔立殿中監尙食尙藥尙醞尙米尙輦凡六局與續宋編年通鑑云云同但有五尙之名而鈌其一尉城宋東京考內諸司延福宮殿中監有六尙局尙藥尙食尙輦尙醞尙舍尙衣與東京夢華錄汴京遺蹟志所說並同而其名薛通鑑小異食貨志曰大觀三年罷諸路州軍見貢六尙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一二減數十二停貢六重和初罷講畫經費局有司議句收白地禁榷鐵貨方用增稅榷酤增價量收酷息河）

北添折稅米等項皴以豎擾悉罷并焚條約宣和初祭京復得政專以豐亭豫大之說或帝始賓茶稅歲以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緡所蘇杭造織局御前人船所名目百出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關至用三十萬繇六年宇文榦中言祖宗之時國計皆有賣數有額上供四百餘萬無額上供二百蘭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各虛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用而儲其餘以備不潤又有解池鹽鈔晉鬱市船遣利盡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非泛上供耗妄百出非庸加裁減恐智者無以善後久之乃詔蔡攸等於尚書省立講議司于是不急之務無名之用悉議裁省帝亦自能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詔請路帥臣監司各條所部上供當裁者凡目以聞于是後苑諸局月省十九萬歲可省二百二十萬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宋朝異姓非外成無封王者蔡京用事持紹進之議以資裘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河教中贈清河郡王及賞童貫燕山功遂生封廣陽郡王王爵于是鑑矣案宋史本紀係六月丙午東郡事洛係五月乙巳三朝北盟會編五月五日乙巳詔以童貫克復燕山及收高託山等議封廣陽郡王詔曰朕以童貫壓將天威征伐四克拓地龍右西徽河源陽旌五關盡復幽朔出入累年之際蕩平兩國之戎命爵策勳難拘常憲恭念神考屢形訓言蕭將帥總兵能復全燕之境則國家信賞當疏王爵之封仍詐本邦以昭顯續既克承於先志敢怠廢于貽謀童貫可依前太師進封廣陽郡王食邑封依例施行六月六日丙午太師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進封廣陽郡王制曰王者中九伐之威以和眾安民爲聖德大臣屢四方之慮以折衝厲雖爲殊動朕荷神天全付之休席祖考重光之繕飭戎兵以防禹游聿綠歷伯之期繼成功而廣文聲夙倚同心之輔肆頒寵數敕告治朔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豫國公食邑一萬七千三百戶食實封五千戶童貫信厚而敏明疏通而沈毅善謀能歸兼文武過人之才厖節盡公得精白承居之義自總幹方之任屬宣闕國之謀十乘散行千里決勝冠三事變調之職頒七兵宥密之權暨興六月之師盡拓五關之塞惟朕德朕心議頓于翊柑故我遒我里遠逮於要荒遂歸告成堅卧請老屬再籌于邊議難就佚于堅居吉甫至于太原矜撟衣而數裴單于苦于漢北卒假手而蕩平既開朔野之耕耘復靖河朔之寇掠緊爾肅將之效恢予遠馭之圖念功名昭著于古今則與禮當殊于勳肯是用遵熙豐封賞之令作廣陽撫定之邦紫綬金章肇開茅士衮衣赤舄仍總樞衡蕃祗若于先靦諒允諧于兪議於戲周室上公九命有出封加等之議漢朝異姓諸王蘊著令稱忠之詔其對揚于茂渥尚奚悅于前修可特授

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進封廣陽郡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主者施行

又劉安世卒安世從司馬光學初除諫官擢稱以母老辭母曰天子諫臣當捐身福圖若得拜流寬母遂達近吾嘗從汝所之於是正色立朝面折庭諍或閉盛怒則執儞邵立使天威稍霽復前抗辭時目曰殷上虎梁師成使吳默持書來陷以即大用默周勸爲子係計安世欠曰吾馬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他下又可破戒于蘇軾曰器之寬鐵獎云案以上云云並探宋史本傳邵民亥論從奏諫列學云自蔡京爲相安世連七謫至陝州藉管稍復系務郎卜居宋綠宣和六年復侍制明年卒年七十入王崇慶元誠行辭錄建中開公與蘇子附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開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帥成令吳可自京師來未從對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二見然後敢出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驟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黠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稀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壽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又日公自宜和七年元日以後謝純實容四方書問皆不啟封家事無巨綱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往雷電晝晦于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闔者成異焉及葬揚中立以文弔之日劫火潮然不燼惟王緇紳往往傳謂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游人罕見其面及公殁者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蔚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膺人驅瓊戶發棺見公顏貌加生成薦日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昔有與穗子嗜論元禍人才者至公則日器之貢鐵漢不可及也

七月（案李燾十朝綱要七月係庚午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辛未講議司奏欲令諸路豐熟州縣估定大小麥實直上價與加饒三分聽人戶赴官折納無得輒有抑勒應合分科積欠只將合催之數勸誘折納其未合催科處毋得一例催理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食貨志曰崇甯二年諸路歲稔遂行嘗價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甯法從事民以穀麥物帛輸積員需稅者聽之大試二年七月詔曰比歲慢吏變期凡輸官之物違期從限豎者未絲農者未穫追胥苦午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未合催理者加一等生之致民逃徙論更加等舊凡敢令鑄免雖多不過三分四年乃詔天下通賦積欠五年外戶口不存者悉鐫之宣和七年言者論非法折納）

（餘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于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唐鄧襄汝等州自治平後開墾歲增然未定税額元豐中以所墾新田差爲五等折納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用轉運副司張籲言之請復元豐舊制又以訴者而罷政和三年轉運司王壽復言官失租賦詔依元豐法第折以見錢凡得三十萬稱舊税加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又有暗椿貽耗之名諸倉場受納又令民納頭子錢熙甯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加督焉欽宗立罷之）

癸酉講議司奏奉御筆吏職出身不以是何官資只支武功大夫俸及恩例奏薦令講議司條畫以聞看詳吏職出身之人依法轉至武功大夫止餘轉遙郡人合依下項御筆止支武功大夫俸及恩例奏薦依武功大夫格法外所有轉正任人理須分別詔吏職出身轉正人請俸依遙郡格遞降一等支破內正任刺史依遙郡本等其合請添支依條施行恩例奏薦依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通考卷六十四元豐官制自承宣使以下不帶階官者爲正任帶階官者爲遙郡各在正任之下請給俸錢與大任正任一同武功大夫俸錢在朝奉大夫之下計料錢二十五貫哥料米一石麥二石春絹七疋冬絹十疋綿子其二十兩與宋史職官志合又食貨志曰宣和末三省吏職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支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較令之類號秩繁委縻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極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發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有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罷之時以翕然以爲快又曰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吏俸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財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于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省浮費及百官濫俸悉復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俸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俸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出是官吏俸給並加故初宰執掌食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使之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厨錢蔡京復相言者至以減俸爲幾罪幾坐奪職當時吏員冗濫

（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使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且百五十員姦吏旁緣用度日廣左藏庫先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餘萬）

戊寅講議司奏奉御筆外路不奉行御筆殆成虛文看詳州縣監司被受御筆觀望稽違陰有阻壞不即奉行云云欲今從承受御筆指揮委其承受行遣月日奉行次第申州州申所屬監司點檢如奉行稽違滅裂不當並覺察按劾其監司奉行謬誤不即改正固執偏見公然阻隔仍依條互察以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御筆手詔蔡京爲相時始行九朝編年備要崇甯四年七月始行御筆十月中書省言御筆手詔已刊石並用金填勿得摹勒自是而後御筆之行始盛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崇甯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雜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或有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徼之門下則給中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協輿論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周煇清波別志曰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入相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爲固寵祿保富貴之計于是內起大役外招強敵改定太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絕天下之議已則盡假御筆行之）

甲午講議司奏奉七月二日御筆看詳內侍官請給欲自右武大夫以上（原注應帶遙郡同案原本右武大夫作右武功大夫職官志無此名品此功字當涉下武功大夫而衍今據宋史職官志及文獻通攷訂正又應帶遙郡同五字原本以小字附注案其語氣當亦是大字故上下文相屬或傳寫誤爲注姑仍之存參）依今降指揮支一分折支武功大夫合依嘉祐祿令祗候內侍以下并隨戰功人依現行條法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職官志舊武階自內客省使至閣門使副爲橫班自皇城使至供備庫使爲諸司正使各副爲諸司副使自內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爲諸使臣元豐未及更政和二年乃詔易新名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凡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六年又增宣正等大夫郎凡十階）

（通爲漢班自太尉至下班祇應其五十二階左武右武大夫舊官爲東西上閤門使武功大夫舊官爲皇城使自太尉至右武大夫爲橫行十三階自正侍郎至右武郎爲橫行副使十二階自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爲諸司正使八階自武功郎至武翼郎爲諸司副使八階自訓武郎至承信郎爲小使臣十階右武大夫俸錢月二十七千武功大夫二十五千不帶階官者爲正任帶階官者爲遙郡其請俸與正任同凡文武俸給並支一分見實錢二分折色此定於嘉祐祿令至政和不改內侍舊官自內東頭供奉至祗候高班內品凡九階元豐改制定有請併易內侍官名者神宗曰祖宗有深意不可輕議政和亦改新名自供奉官至貼祗候內品凡十二階崇寧以來內侍帶橫行諸使副階而至太尉者比比皆是應帶遙郡一人有支十餘俸者蔡京爲相專奉中貴以固寵于是內侍請給計支二分見錢一分折支蓋折支他物每千止給七百故也文獻通攷卷六十四云唐時宦者所懋散階與文武官同祖宗立法不以內侍溷清流故別有階官不相混冒朱弁曲洧舊聞曰蔡京進退每倚中貴人爲重恨無以結其歡心每對同列論曰三省樞密院之胥吏文資中有至中大夫者宴則坐朶殿出則偃大藩今至尊左右中貴人有勳勞者甚眾乃以祖宗以來正法繩之吾僭心得安乎由是請給倍增而倖門亦大開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月熙河河東路地震有裂十數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河東諸郡或震或裂案宋史本紀不書日据通考卷三百一十云係七年七月三十日己亥地理志蘭州本屬熙河元祐改熙河蘭湟路宣和又改熙河湟廓路又有狐升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案各本皆無日通考卷三百十一云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御中据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狐與胡同音無名氏宣和遺事亦載此與此云云略同又言內侍逐之竄入後殿而杳）

九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九月己巳朔）庚午講議司奏契勘外路州軍遇天寧節啟建聖壽道場滿散日依舊令錫宴監司及提總官並合就赴近年緣外路申請許監司以本司錢排辦遂於一郡之間連日宴設因緣擾擾及多造酒數分受所餘殊失法意欲令後監司廉訪提總之官遇天寧節依舊赴所在州軍錫宴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禮志曰徽宗以十月十日誕日爲天寧節定上壽儀又食貨志曰宣和中臣僚上言諸州遇天寧節除公使外別給係省錢充錫宴之用獨諸路監司許支逐司錢物一筵之錢有動及數百千者浮侈相夸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寧節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文餘下逐司不得有過二百貫文以上若舊時給數少者止許依舊）

壬辰金國以天祚成擒遣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是日至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虜將舉兵先使覘我也時河東奏黏罕至雲中頗經營南寇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會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見貫議交割雲中地上頗信之詔趣貫行無留（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蔡條紀實曾入條云貫遂至行寇七年冬然則貫發京師必在十月初小使事許具十二月十六日貫自太原道歸時封氏編年十月一日貫至太原遣擴興宗恐月日太早今不敘遣擴合附十一月十二日案三朝北盟會編七月金人以獲天祚發告慶使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差馬

擴李子奇充接伴使副九月二十四日壬辰入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充館伴使副館之是日河東奏報黏罕經營南寇馬擴謂童貫曰黏罕此來必有異志請以西兵十萬出巡邊不惟備禦兼可壓境議事貫不聽大金弔伐錄報南宋獲契丹昏主書曰六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歸公授守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追形躬盡繼述之略尤賴仁鄰之睦生獲昏王之身人心既以權和天下得以治定宸馳使介庸示庶陳遐惟聞知諒同慶慰今差復州管內達貝勒李用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寺郭知太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秀水閒居錄曰金得天祚遣三使來示不疑後十一月三使歸即舉兵有郎官陳桷爲送從使至境已言言入寇桷語燕帥蔡靖靖曰安有是事請示傳言人斬之以徇桷懼不敢復言）

乙未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吉州安置聶山復朝散郎乘驛赴闕蔡攸薦山將使守雲中故也時金人欲犯中原其謀已深懼我爲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以好詞以入我然諜報已詳於是預謀雲中守攸乃薦山遂

召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蔡絛紀寔錄又封氏編年九月二十七日乙未清化縣權監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劫掠居民焚毀廬舍時宣撫使蔡靖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與權等修葺城隍圖結大兵以爲守禦之備使銀牌馬飛報朝廷及關合屬去處是時大臣以爲郊禮在近匿不以聞恐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置未晚但大事委邊臣未嘗以輔諜留意案原注云此据蔡絛紀實其全文已詳附十二月八日乙巳童貫逃回京師下可考斡離不壞清化縣權場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以後事其往亦宋周封氏編年蓋金人大兵于九月即經營近界故清化縣當時即申燕山府三朝北盟會編九月二十四日壬辰河東奏報粘罕經營府遼十月五日壬寅奏報中山府深報女眞國相與余覩副都統自木聞特兵前來薪州卯旬大點軍兵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探到女眞副羔女眞軍兵一將五千及河東遼東一路悉差滿海五丁奚軍五千鐵離軍二千均分來平州并雲中府路兩處屯泊二十一日戊午中山府奏報到女眞木國剛女眞正軍并漢兒軍漸次前來眞中府等處又奏金人于薊州并飛狐縣等處屯泊聚軍馬收積糧草皆稱欲來侵犯邊界蓋金人謀已深雲擔朝廷晏然不備耳）

十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月戊戌朔）

己亥賜金國人使宴（紀事本末末卷百四十四原注詔旨當是九月二十四告慶使案北盟會編金國告慶使李孝和王永福以七月發金差馬擴李子奇充接伴使副九月二十四日壬辰到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充館伴使副至已亥八日當是將辭故賜晏也朱弁曲洧舊聞曰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作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于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于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晏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前所言皆應于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蔡絛北征紀實曰天祚以七年正月滅至八月方遣使人謂之告慶使初金人東南所忌者張覺也西所畏者天祚也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又誤天祚而致其亡使略無西所後顧之憂遂以是冬犯中原）

甲子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幸臨問疾（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鐵圍山叢談曰宣和乙巳冬魯公得疾甚殆上臨問醫者奏嘗進附子上意惻但命主庫內侍舉附子以進御手撰擇取四遣中使賜魯公幸大猶拳其一重三兩四錢次二三兩二錢二皆二兩八錢老學庵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漢畏寒崖之撲水少低閒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正史約云徽宗時乘輕車小輦頻幸京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宋稗類鈔云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令小鬟焚香久之鬟白香已滿聞近北捲簾聲則香氣自他室而出其遂焠滿室靄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觀而無郁火之烈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馥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朝野僉言云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初八日夜遺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隣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爲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隣實本天意周城宋東京考云宰相蔡京賜第在宜秋外府治西南）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一月戊辰朔）庚午講議司奏看詳牛羊司并乳酪院手分專副請自元豐年後來於大觀元年政和八年兩次增添顯屬太優欲手分專副各減食錢三貫文其押司官所請不多依舊支破外餘本處奏乞事理減監官茶湯錢四貫文監門官茶湯錢三貫文書手食錢一貫五百文詔並依元豐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汴京遺蹟志及宋東京考牛羊司乳酪院並係外諸司通考卷六十五內外官有添支料錢職事官有職食廚食錢募修者有折食錢在京釐務官有添支錢逐人使臣職田不及有茶湯錢朱弁曲洧舊聞曰蔡京豐吏祿以市恩雖至闕局亦例增俸入後張天覺相乃稍裁減之京復相更益冒濫）

乙亥詔遣金國回慶使副（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各本于回慶使副皆不出姓名据北盟會編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斡離不陷薊州執奉使賀允中鎖之副使武漢英髡而降之此或即是回慶使副也蓋乙未距乙亥二十日當時傅察蔣壼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副以十月詔遣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戊子遇斡離不于淸州界首傅察不屈死之允中漢英以十一月八日詔遣至二十八日至淸州正遇傅察之後與當時情事皆合是回慶使副當即允中漢英也允中于六年九月十六日庚寅嘗詔遣爲賀金正旦使劉宏爲副七年賀金正旦使副爲吳安國王觀己見五月乙未不應此時允中猶在淸州）

戊寅先是童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復詣雲中使黏

罕軍諭以得旨凡交蔚州飛狐靈邱縣餘悉還金國仍闕其國有無南侵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六年十一月擴與興宗曾爲童貫遣使黏罕軍至是蓋又遣二人也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九日丙戌事茅齋自序曰擴至太原見童貫差與辛興宗充使副持軍書移黏罕軍前貫曰兒黏罕休爭閑處數且了大事只議交取蔚應二州及飛狐靈邱兩縣其餘地境盡畫還金國庶幾易了仍探贖粘罕果有南侵意否到茹越寨聞粘罕已遣隆德府所逃義勝軍先出五臺山繁峙縣山路及易州所逃常勝軍韓民義等先出飛狐靈邱縣路爲探讀奇邊二防虞寔遂條具利害乞急發逐處軍馬上奏遇作提備畫一人急遞申宣撫司）

庚辰講議司奏勘會州縣行戶供應見在官并公使等陪費不易已降指揮量立免行錢悉罷供應務使行戶安業革去搔擾之弊節次據外任官臣僚上言奏陳奉行未久商賈四集物貨通流比之往日實直反更低小公私蒙利兼訪聞自降指揮至今帥府監司置司所在州軍推行已得就緒所有其餘州縣應合一體遵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四月十八日己未講議司奏措置行戶納錢免行事長編熙甯六年五月壬辰原注据編錄冊宣和七年九月乙丑講議司又有奏定免行措指當時指揮盡即用熙甯舊制也宋史四月庚申復免行錢此時推行已得就緒故復奏定一體遵行之）

戊子擴等行及境上金人止之曰必得元帥旨揮乃可入居數日黏罕令吏卒無越境但許三人從行仍嚴軍以待擴等既至黏罕遂趣擴等庭參擴等詞如初黏罕曰使人御朝廷之命抑宣撫司所遣邪擴等不能答皆拜之如見阿骨打禮首議山後事擴等曰此事當決久矣中間緣童太師請老譚宣撫初不知曲折所以宿留至今主上黜譚宣撫復用童大王爲與元帥國相皆首尾主張和好大目庶此事早畢請問交地之期黏罕笑云汝家更無人可委止有此輩耶山後疆土初爲大聖皇帝崩輿櫬未歸授地未畢貴朝已違誓約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職官戶口本朝累以牒追第虛文見紿今待與貴朝略辨是非一二擴等覩黏罕雖自擒天祚之後爲劉彥宗余覩蕭度輩所怵然意尚猶豫會隆德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繫不獲其三千人奔大金具言中國虛實以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辛綜率五百餘人見黏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瑴皆有觖望由是彥宗余覩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黏罕於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曰童大王今來白國相本朝緣譚積昧大計輒從李石張瑴之請主上亦深悔之願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蔚應兩州靈邱飛狐兩縣即餘衆奉命若留聽則示其期黏罕笑曰汝尚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并西京之民又不可留矣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復奚論汝家州縣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辭我自選人赴宣撫司矣翌日館中供具頓厚撒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危矣蓋示決入寇之意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以上紀事云云並据馬擴茅齋自序刪節錄之今不贅詳童貫與黏罕軍書各本不見粘罕云我自選人赴宣撫司蓋即上介備與撒離母也所持書牒具載大金弔伐錄令已取附十二月五日壬寅可考李臺十朝綱要七年七月庚午朔河東義勝軍叛據隆德府黎城縣河東守將郝據戰死宋史地理志河東路隆德府本路州建中靖國元年改爲軍崇甯三年升爲府易州守臣辛綜三朝北盟會編作章綜）

庚寅御筆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并帶職人並令封至朝

官許蔭贖私罪為官戶（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周煇清波雜志宣和崇尚道教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廷臣同林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擢至太中大夫神和殿侍晨位視兩府道官同文官資編入雜壓每遇郊恩年許封贈父母及膺子獨醒雜志曰政和中置道階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二十有六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丙戌郊上纔下壇而虜將入寇左右祕之不以聞恐妨恭謝〔案〕文獻通考卷三百十一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誠殿天未明百僚方稱賀忽有鷄正鳴于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時已報女眞敗盟未踰月內禪明年有青城之難丙戌為十一月十九日今依本書例仍附月末李攸宋朝事實載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曰門下皇武肇禋是創萬年之業大明制禮爰靡二至之祠朕恭承休光永念丕緒術我烈祖寔賴賢能之衆多格于皇天當由閭里之安樂聲飭百度撫綏兆民神明秉持守之誠華夏樂憂勤之政屬者多稼徵燕雲之野齊氓安海岱之區遠人慕義而臣帛來川后畏威而波壽弭苟天休之震動莫不率徵奉大業之艱難庶無罪悔是用誕舉豐年之報肅迎景至之明吉事有祥先致咏庭之薦大禮必簡併嚴清廟之承焜煌千乘萬騎之容終始七戒三齋之德迺潔誠

于陽館遂祇事于泰壇風馬雲車仰百神之聰顧星珠月壁知四海之清明爰錫蕃庥用宏大賚可大赦天下於戲薦馨香之治益承九廟垂裕之休施賚蕩之恩更應一陽發生之候尚賴官爾協德黎獻效忠其扶不拔之基承篤無疆之慶又愧郯錄曰徽宗在位二十有五年大赦一兩郊赦及明堂受賚主定九鼎調原廟皇子生復熙豐制度收復燕雲之赦凡二十五常赦十四德音二十七北征紀實曰是年十一月冬至郊祀禮畢至尊纔下壇而犯界密報至十二月初欲恭謝而大兵入界報又疊至皆祕之亦無他但曰恐衰卻恭謝其實懼內外觀聽耳宰相實不知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李邦彥因共請奏聞蓋恭謝以是日而畢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戌朔（〔案〕原本無朔字今據李埴十朝綱要及錢氏四史朔閏考）

（增入）金人破檀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六癸巳金人陷檀州遼史地理志檀州武威軍下刺史屬南京道本燕漁陽郡地隋開皇十八年割燕樂密雲二縣置檀州唐天寶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復為檀州遼置今軍號此皆晉賂契丹山前八州地也）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黏罕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邊頭能有幾許兵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此虜深憾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固嘗屢聞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提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案〕三朝北盟會編係戊戌茅齋自序曰馬擴歸到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歷事節答語錄呈貫大驚曰金人國中初定些小人馬在邊上怎敢便做許大事

僕曰某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覆大王勸大王三路摘十萬兵分統以壓助常勝軍乃是預知此意在任邱縣論金人已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急備邊於京師又勸大王提十萬兵出壓境計議交割皆某預知此賊深讒張瑴之國為契丹亡國之臣激發必生不測之變大王皆不信之擴觀事勢必乘我邊面無備踏足走入來大王急須作隄防貫云我自得爾茹越寨所申條畫事忤郎行下太原眞定中山河開燕山府路今分定策應牽制路分及令郭藥師拼辦軍馬出城下寨今若合太原府路軍民兵義勇膽勇義勝軍等須有數萬人我已合發膽勇人馬上邊更令李嗣本於代州近域踏屯十萬人寨地昨又會擺擁羅兵莫他得問如此聲勢亦未輕易入來也）

金人破薊州接伴賀正旦使吏部員外郎傅察為金人所殺先是金人未失盟朝廷以故事遣察迓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成鎭察至界上虜愆期不至幹離不大兵遂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虜以兵脅之亦不顧虜皆曰我以南朝天子失政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

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爲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爲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自死而已滕不可屈也虜酋大怒仆察死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東路之軍斡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黏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呼爲東朝廷西朝廷於是斡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黏罕之軍寇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使來聘初日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日賀天寧節也使傳絡繹求河朔至京供億披敝而虜亦冉以覘寃道路使我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中陳衛爲送伴使至境已實言大擧公爲掠奪無常儀捕擢驛甚時黏罕已畜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黏罕由是劉宗彥余覩蕭慶力勸以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執兵可也黏罕遂決意入寇然尚未顯然諭盟故事令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旦使行至境上値斡離不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窮大酋日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日朝欲敗盟以此爲兵端爾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爲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惟有死而已滕不可屈也大酋怒執而殺之陷薊州薊州據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破薊州封氏編年日金國二太子斡離不攻破薊州至玉田縣下寨會朝廷遣吏部郎中傅察等逆使脅之使降數以朝廷擅納叛亡招收戶口首違誓盟我輩奉詔與師問罪爾若歸順當大官賞汝不然粉骨矣副使蔣噩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世受國恩焉敢違背遠衛詔旨接伴來使非見貴國主豈可屈滕說察與太子俱王人也若欲察拜是太子潛逆不道苦逼不拜乃見殺靖康小雅日公請察宜和七年冬金人未諭盟也朝廷以故事遣公逆賀正旦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城鎭公至界上胡人輒懲期不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夌晨二太子捧大兵遣至執公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伏公獨不屈胡人以兵脅之公亦不顧胡酋日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公日主上明君日月四海拱戴胡欲敗盟以爲兵端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滕不屈也酋大怒因害公鳴呼方虜之始至也事出意表貞不錯愕失括望風竄伏公獨雍容不憚一死以爲忠義之胃可不紀哉詩日貪胡寒盟兵忽諭綦公侍漢節迓答於界控終敎來莫不震駭明雖然驚自矜强大公誓不屈有死無拜殺身成仁播美千載宋史本傳日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儻往見將妻以女弟弗答調靑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博士

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諭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日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鎭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驛人館廷之上馬行失境上察覽有變不肯進日送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斡離不者頒兵至驛道使拜察日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令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離不怒日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几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日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于盟而動意欲何爲還制當其奏斡離不日爾尚欲還朝耶左右從使拜白刃如林或拼之伏地衣袂顯倒愈植立不顧反獲命帝命嗟不日兩今不拜後日難欲拜可得耶麾令去察卻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日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我親使知我死國步納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日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應其劫取且衛往倉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褒其骨命虎龔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添州金人得而繫諸士室凡爾月何守者息覈垣出歸以胥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娛爐不肯就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慍色溺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岸然無可犯怙於勢利在京師與人鄉貴罕至其門閉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衙義舉舉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朱文公四朝名臣言行續錄同公諡忠肅字公晦宣和七年十月以吏部員外郎借宗正少卿接伴金使行至境上遇害年三十七贈徽制乾道中累贈少師公與蔣噩同爲接伴遇虜酋噩等皆拜公獨不屈據北盟會編察與噩遣接伴正旦使係十月紀事不載遼史地理志薊州尚武軍上刺史隸南京道唐開元十八年立此名遼仍之

壬寅金國使副王介儒撒離栂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轂諭盟等事及大國相已興兵其詞甚倨童貫亦厚待之曰如此大事何不早告我撒栂曰軍已興何告爲國相軍自河東路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失盟發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百年累積之國亦稍飭邊備安能遽侵撒栂曰國家若以貴朝

可憚不長驅也移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參謀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雲宋伯通等謀赴闕稟議（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庚子為十二月三日大金弔伐錄云天會三年冬與宋奄人河北河東陝西宣撫廣陽郡王童貫書曰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宣撫郡王闕下既憑來信復沐使音未字結納之誠難遊重須之諜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爭職夫如是則豈惟藺危轉甚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雖報甚以宜無郡于所為結納和脅契義最舊況承來交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轄立之功位望所推必謂議以濾言扶斯將隨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寧若前中兩便為計果能加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益固懽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始終長守富貴民賴其書為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限以遼為界不見纂從乃及今月所望取為前鑒審觀事勢與差去官員評議一定律正嚴發仵膺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哆美等奉書敷述不宣又牒文牒南宋宣撫司問罪係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即前書所請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也由牒係茹越寨申報見二十二日己未原注可考此牒之外尚有檄文亦見大金弔伐錄今附己未日紀事登末見此檄故彼注云云牒曰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甯具單節度使蕭憂貝勒色哆美專往里會所索戶口事所準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敵邊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說與上亦同往者大宋與遼為鄰也因爭疆場歲輸金帛不獲驗足遜辭添納百餘年聞勤於朝聘每事始息不可彌言想坊屆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讀神貴睿略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請雪前恥由朝廷以恩化為務親幸幽薊才下全燕郎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聖皇帝咸與大義遂立嚴誓卜於子孫久敦信約何期立論盟誓手書稱詔構我邊京使為叛亂賊毀宰輔邀回戶口聖上以含容為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壘會尚自不知侮偽及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戰為此依舉所降宣旨移牒回取帷實有無歸還卻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敵覆意期縱驕誇設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謝我土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畢竟何為有此橫暴顯然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為枉矣若依前索以道壘實慮空逆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帥且報納土之由仍依遣誓收復元賜京畿州縣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勒美等前去事須牒大宋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同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等州陳其罪戾其一一聽命無違公文回示仍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約如或難以依應即請剋期甚地以決勝負幸不疑義任滿以至別議旋行謹牒以上書牒兩道並據弔伐錄各本無此色哆美郎撒離母紀事五年作撒虜母釋音各與故也茅齋自序曰擴歸夾日代州關報金國元帥府差使副撒盧母王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宜宋彥通充館伴出所齎軍書說納張義諭盟等事及傳黏罕已費兵意撥不遷貫亦厚善荷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何故便有此事耶撒盧母云軍馬已起更商量甚的介儒云若是急者手聊好商量時也須較得些貫云郎令館伴去說話有事但見論足可相應撒盧母等起歸館彥通詢黏罕國相輒言畢兵之意何也據盧母云兵已起更不須商量元帥國相軍馬自河東路入二太子軍馬自燕京路入更不殺發人民只是傳檄撫定彥通答云件朝許多事講好更便不通些耗便起兵來是甚道理介儒云只為貴朝失道理所以致得如此彥答云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吞了契丹許多國土亦穡本朝釁勢方能盡議之今一旦不願已前契義誓好便先舉兵不道南朝許大世界軍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略行更攻怎容易近得不邊易掠得近邊些小民戶卻日後干戈幾時定得撒盧母云元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時卻不敢便入來也如今檄書將式到來承宣亦須見俚介儒云事已如此自家憑遣裏關口做甚承宣若能勸童大王急行奏請只且對與河東河北路地土以大河為界存取大宋宗廟社稷卻是能報國也僕答云此談何容易看來貴朝聽狂悖之謙卻把本朝做破壞契丹看待但恐後來自被聘惠不小耳撒盧母笑有自得之色直通同僕出館歸宣撫司具告童貫貫焉愕令彥通與僕列銜供狀連夜備奏貫與參謀宇文虛中機宜范訥并王雲宋通彥等赴闕稟議是日擴見貫取幕下謀識之議若果退則使黏罕知不出劉彥宗等所料氣勢愈張必難制遏遂具一劄子論黏罕緣劉延慶軍敗繼有張覺之隙遂輕劉彥宗余覺蕭慶裔罕語乘我邊面空虛乃敢渝盟兩路直入然而見入賊馬不多全在大王相機應變力為措畫禦擇且賊所忌杏有四所李者有三一則忌郭藥師下常勝軍勇于戰鬭二則河東河北兩路城堅守固李不能攻三則忌各數兵民城守養餘不輕出戰四劉忌遲擇實然兵將頭項遣相兼應待其退回前邀後擊北四忌迫其幸則一幸大王退避諸將兼統軍民喪氣不能更相恐接其二幸我不急義措畫河北河東兩路重兵遣護從本其三幸我臨別歸朝官不用上疑下權自生變氣武三幸也竊觀河東路險多關臨人諸職障賊必不能兵騷惟河北路雖雄霸州至順安軍界有塘濼但廣信軍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

（萬一常勝軍有變燕山失守賊馬乘勝定於太原長驅南渡願大王審度事機遽移司入眞定府與太原鄰路足可相爲應援兼城堅糧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人慣熟守禦金賊雖入境決不敢率易南渡兵法攻者常自勞守者常自佚決可挫彼銳兵于堅城之下矣投之貫笑云許大緊急大事此公突易入議狀僕答曰大王任國家計大兵稍不特于諸路雖天下亦親以重輕當此緊急報國之時作大王不得不勉之況交結女眞恢復燕山之事乃是大王經手今有此竊篭劍須大王與補了不惟在剖人不知金人請爲不能補得兼不得使別人補了此言非特係國家利害亦係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無或眾人苟且之議貫陽慰甚好來口且過眞定府其實欲邀矣既出孫遲擇佚于呼曰子克奈何自此乙往天下定見土崩瓦解適有闕報金人已打破馬邑縣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劉草示遲監日若能如此行之則何以加諸弟恐後著耳次日諸監司見僕皆備日闕得廉詬力請大王守眞定府讓論甚妙僕因謂兵家貴知己知彼不可見彼威勢恆不顧自己事力也倘大王一一肯聽行之賊亦不足破也僕遂再見童貫稟宜早過眞定恐不測燕山路軍馬事逼貫大怒叱僕云爾爲家小在眞定保州故要我去眞定只是要我去保爾家小也擴心知其是爲機幕所奪懽欲遁乃答曰大王既如此說話是不思國家患難緊急擄顧隨大王入京然不忍大王失此名節掃地爲眾人墜翁殺去也貫良久復云爾豈不知我隨行無兵如何禦此大敵僕對以大王若果至眞定府何患無兵不惟諸處選剔僅有可用軍馬廉顛思用趙人如河北路民兵足得謂撥庭用宇文虛中日向日燕山之役河北人民往往舉或擲契官員部押有自狀于路者豈能比廉頗時邵僕日前日開拓燕山緣久來太平軍民不慣調發故有眾怒今日則番騎入寇就不習借鄉土營護骨肉此人自爲守戰之時豈自當廉倘少加總統盡係死戰之士貫對僕擬耳日安得三萬人與馬宣事御須敵得一拍僕答曰若大王果能付擴三萬人則便有十萬軍使用于是差僕專往中山眞定府招置忠勇敢戰軍馬專一赤制當日代州關報金人領來大軍與使人同發直薄馬邑縣而營）

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京師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　案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童貫復宣撫自太原逃歸始金人遣李用和來告慶給言于上曰願詔童貫至河中當授以雲中之地離諜言不一而信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使生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還金國擴等至境黏罕嚴兵以待止許吏卒三人從趨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加見金主禮首議山後事黏罕曰大聖皇帝秘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數不請責朝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果牒追還第以虛文

見給令當警辨是非續曰本朝緣謹禮昧大計甚從張毅之請上深悔之顧國相存會好不以前事還賓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邱兩縣黏罕笑云爾衙欲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論汝家剔削數州來可驍罪也擴自雲中同至太原具以黏罕所言告貫貫驚未後金使撤盧拊王介儲來且言張毅論盟其鬪已與兵擴曰兵以器天道厥之況南朝百年檳累之國若稍飭邊備豈能遣侵撤離拊曰國相若以責朝爲可悍則不敢長驅矣若勸童大王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宗社也貫聞之燮邀不知所爲卻與其屬宇文虛中等還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論意孝純曰金人論盟大王當會諸將將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賊河北亦豈能保貫怒目曰貫受命宜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孝純撫掌數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成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以死報國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賢朔日遂行〔原注〕金人諭盟上之所恃者帝貫而已貫先逃歸國何觸焉貫本庸繆因京爲助遂往兵懽夫以師之耳日在大將旂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敵當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衄貫之再行機見寡勢拔猖即行退遷誤國之罪莫大于此觀孝純之言忠貫日月其許國之心亦見于此矣據宋史月日董同三朝北盟會編曰七日甲辰童貫與參議宇文虛中機宜范訥王雲朱彥通等謀赴闕稟奏初七日早銜貫請太原張孝純并乃子幾宜淺而論當急赴闕稟議事已令謝送縣會一面差官館待人使言本司來日便行孝純愕然曰金人已渝盟入寇當在大王句集諸路軍馬併力枝梧今大王若去人心駭敵是將河東路棄與賊河東既失則河北路豈能保耶且乞大王駐司在此其竭死力率眾報兩如今太原府路地險城堅人亦請戰未必賊金便能破也貫怒目視孝純曰貫止是承命宣撫不係守土若攀宣撫司駐此經營御要師臣做甚此是公職事且須勉力貫到闕稟奏即日便發諸路軍馬來策應使貫留此兩無所益孝純憤然超退至機宜位中抵掌大呼曰壽常見童太師做許大模樣矣第到臨事卻便加此畏懼更不顯身爲大臣當爲國家捍禦忠難一向只思走竄是甚節操因顯乃子淺曰休休家自父于同他死守奏條北征紀實曰金人之欲犯中原也懼我爲備且擒仰我必欲雲中故多爲好辭以入我然謀報已詳而擊小但欲雲中不以謀言爲信略不加憲甘其詐而已於是孫謀雲中守乃召蕭山一日闕請路奏報其中有曰范太師入月二十二山押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窮稱冬閒要犯南界韓太師入月二十三日押軍器入于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聞要犯南界時金入欲犯界遺小使來謂張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純詢其事則曰莫是要交割雲中地於是孝純喜郎驟報上童貫遂亟行時宣和七年冬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俾其屬同小使逃貫於眞定小使及見貫則曰中國進盟本朝方

（弔民伐罪國相二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煞是怒郎君們正念兩國生靈煞是不欲得敢遣來約大王須是告他始得貫失措不敢詰罷勉至太原又會皇發小使詰闊下貫亦四遣還黏罕兵已入境破沂代矣孝齋自亨日十二月初八日僕與宣撫司同離太原貫南歸僕東過眞定途中寫晝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人馬甲令委州縣取破碎薦甲併上聯綽無慮日成數百領月何之開則足用一乞戰馬數內選擇可得千匹一乞委逐州各招忠勇敢戰人擇官統率互相應援將歸朝入有武勇者激劄謂之行伍使爲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以南州軍厚加給郵一乞將陝西五路精卒取徑路發赴河東河北使助守禦一乞摘那勝捷軍一千人付某充衛兵以爲招置軍馬之本一乞不測虜人南渡遣防失守則倚唐故事奉大駕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克復貫書報皆從之）

郭藥師以燕山府叛執安撫使蔡靖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官沈琯等金人既得契丹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一帶斡離不主之雲中之西北黏罕主之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爲不實則乞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初蔡攸從中力主藥師每以爲忠信無比又羣小但取於動中外觀聽故終不爲之備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反中國亦不能支及金人謀入寇既點集藥師亦點集貫既在外攸告於上者惟仗藥師必能與金人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略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時雍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斡離不以兵入藥師初出未戰而張令徽先降藥師因亦降遽回燕山因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策（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自郭藥師叛以下據北征紀實兩篇所載刪修增入〔案〕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藥師本凶狡叛歸日久不改左衽議者謂其必復叛去惟燕帥王安中副帥蔡靖監司呂頤浩沈琯黃翼等庇匿之有張令徽者亦契丹舊將官在藥師上至是反爲副怏怏不平言行乖惡藥師亦懼之宣和七年秋王安中召還但薦令徽遂除節度冬金人寇邊藥師率兵去燕七十里與令徽分兵禦之旣接戰藥師猶與驍逐令發則撲鼓誠旗望陣而降大軍遂潰藥師馳還執郡僚年劫其家以降遂導金犯關許採陷燕錄曰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犯檀州陷之二十八日早燕山府始聞是日又陷薊州郭藥師已屯兵東都者二十餘日保和殿大學士蔡公靖往見藥師說回曰汾陽似有權邑十二月初二日藥師欲迎敵余力於蔡公處言且令郭公依城下寨可遣張令徽劉舜仁偏師以往郭公之去使之勝益驕不可制不勝則一敗塗地燕山大震矣又古北口泊居庸闕或可以竟燕虛實蔡公未以爲然翌日復詞藥師余以片紙小書復達此意託公子松年因家信奉呈已而鈴轄李振見余亦言此而蔡公不敢留藥師云能已作去計是日蔡公出金帛大犒軍而後行初六日至三河三河者縣名在白水之西金人已在河之東疑藥師軍未敗進藥師之兵戈甲鮮明隊伍整肅是夜分後與師率人馬並進色未辨已渡白河而金人初見藥師軍亦懼二太子斡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即犯藥師軍藥師不意來犯軍稍卻是時兩陣東西相對藥師從南面往斡離不與令徽舜仁適相循藥師乘銳東去塵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而令徽先自遁斡離不力追之已而舜仁亦遁藥師獨至金人寨凡數處責無火以焚其壘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遂回初藥師硬軍三百人所餘一百二十人而已其他軍可知時初七日申時也余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塵埃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令徽至已而舜仁至抵晚藥師亦至三人者顧沮喪互相訊謂是夜把東北門者刺史皇責也乃陰遣人告斡離不聞門爲內應仍云不知太子要生郭藥師要死郭藥師已而汾陽知之謀皆出令徽舜仁也遂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動靜國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備遣百六之運又云亡遼無可事之君大金有難通之路又云宋主載嘉秦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指雖知上帝之是臨敢思困獸之猶鬭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敢犯令焉北面祈天地之量並容辭多不記是日晚略聞常勝軍欲變余言之蔡公頗以爲疑而運使呂頤浩力勸蔡公棄燕而遁廉訪梁競極力助之蔡公以問余余曰大學是守土臣豈可比他人自當以死守之兼大學率請人同行各有眷累今南自盧溝敗軍滿野此曹無以浚發甯知不要我歸路乎公曰靖之意正如此是夜頤浩競輩互以言熒或蔡公而安撫司勾當公事吳激者遂進退保之言頤浩龐勸之成余曰唐室之亂如李郭諸將留有退保者彼各提重兵或以此地未便或就水草或裁地勢若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言非是萬一熒或令公行他日必有以公先動爲言而責公以白售者不可不察也又聞常勝軍如欲附賊彼知公劫眾以遁藥師輩因以藉口公之罪曷所逃也蔡公深以爲然頤浩嶷輩乃慍見於色賴蔡公天資忠義

（不然遂爲二子據奪使蔡公果從頤浩等言奉衆南奔是没之死地爾蓋常勝軍洎鄉軍之敗盤洎盡溝丞州之間積怨無以禮其怒虜掠殺滅者莫知其數使果遂其行豈有噍類乎是戰也常勝軍與金人殺傷略相當金人亦不如所以勝而常勝軍官有密輸款者由是藥師遂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後藥師乃召蔡公呂頤浩李與權沈琯等議事至則執之蔡曰相公欲負天子耶引佩刀自決爲軍官奪去已而藥師同請公就坐乃曰藥師實不得已不能與諸公全終始之義遂掩泣由是諸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勝軍食糧敢戰等軍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上城雖諸驍嘗直人軍法從事由是畏法者盡遣之而不畏法者自若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薊州迷卒分俟諸聽都未能變其面目是夜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雖數馬之類頃刻無遺矣）

丙午幹離不至燕郭藥師率衆郊迎之還謂蔡靖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悉令出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也後兩日幹離不遣蕭三寶奴王汭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君勿恐祇坐南朝渝盟耳遂入張瑴并納叛人歲幣事其間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且曰太學南朝賢自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蒙陛下不次拔用位視宰執而不能守一路可謂至愚不肖何足用哉（原注已上並據金盟本末其閒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以沈琯南歸錄增入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幹離不軍至燕山府知府蔡靖命藥師張令徽出門爲備藥師戰於三河令徽遁歸藥師諭靖降靖曰吾無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未幾幹離不至藥師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置軍中初蔡攸童貫力主藥師謂可任不疑事楊時雍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亦屢有告變者皆不省至是果叛報至京師方議封藥師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世守而燕將矣幹離不留靖守燕而引兵向闕以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詹度禦之據三朝北盟會編係十日丁未許採陷燕錄曰十日金人立旗幟至十二日幹離不邀蔡公已下官日於毬場相見令陳向拜傳言曰大金皇帝赦大朝官乃議與幹離不相見之禮公曰本朝之禮羣臣見皇太子旅拜太子答拜金國與本朝講好累年靖等覲大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言者曰大學拜於階上餘官皆拜於階下太子答拜兩拜而止明日幹離不嬌日國王王汭蕭三寶奴張愿恭來謂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賢臣欲用之如何蔡公

對曰靖爲天子守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將金國壞了耶愿恭曰大學豈不知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耳靖蒙天子擢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謂愚也金國得之安用汭等大矣又曰二太子言大學之身已屬金國會得否靖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殺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卻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太子所能制耶汭等亦笑已而又曰太子果用靖惟有死爾汭等良久乃退十四日出宣和門外嬌日國王令藥師取呂頤浩李與權沈琯杜時亮陳傑以隨軍初幹離不與劉彥宗嬌月劉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彼難商量遂已十五日幹離不大單南向是時陘州守郁中正爲金人所國景州守吳震由海道而遁薊州守高公幹倅曾評奉牙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遁順州守林良肱倅路擴趙燕山涿州守葛逢於此先遁易州守黃烈墜城折其左足人又折其右足而死初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詭侯俞倡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既以爲然遂遣馬擴王褒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連年用兵及敗契丹以燕山府遣我皆童貫之始謀也由是金人叛中國謂有德於我故欵望焉遂致燕山之禍云沈琯南歸錄曰十二日使人來請靖與監司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靖曰兩朝結寫兄弟使靖等奉使以往亦當拜望闕而拜所不敢辭南朝執政見太子對拜百官皆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與國王議國王先請靖相見云恐見太子不拜成煩擾靖出藥師曰大學與監司平拜於廳上衆官拜於階下靖猶未肯呂頤浩曰昔廣平王拜回紇于馬首請至東都如約有此故事靖曰若太子肯議講和靖不惜兩拜遂出見靖居前見監司次之衆官在後望東北四拜傳金國皇帝令赦罪又兩拜訖靖與監司升階衆官皆立階下導者令跪靖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休呼靖使前不知問何事既退使王汭來傳語靖曰講和事將取文字來十四日國王來請靖及衆官至府及南門外令靖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頤浩與權及茶鹽司勾當官杜時亮從政郎監統陳傑五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喚或得州府留用餘官並依放逐便令臣等歸少時與靖別告之云自燕山三年不謂與人如此相別前路使之招誘州軍或留以爲用乃琯死所但盡死節守燕終始不忘者惟大學與琯大學他日得見主上當爲某明之若某先得見亦然是晚出門行三四日將臣等分在諸營頤浩國王營與權太子營臣在留守營時充等任都統營）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餘萬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飢而怒官軍又罵辱之其心

益貳俟贊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金人至忻州忻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黏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黏罕兵至朔州守將孫翊出戰勝負未決義勝軍開門獻其地進至武州義勝軍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李嗣本率兵拒守義勝軍擒嗣本以降安撫使史抗父子迎戰死都巡檢李翼屯崞縣拒戰不屈將吏皆遇害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黏罕大喜遂下令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太原帥張孝純以冀景守關景辭不許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守忠至關開關以獻景奔還黏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黏罕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原注〕金人以幹離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黏罕據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黏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幹離不越三鎮直犯輦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雖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猶不失備黏罕所以不敢輕犯雁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爲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幹離不乘險可入焉始黏罕幹離不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黏罕之雄肯且遠遣撒母使夏許割地以爲牽制猶不敢輕舉況幹離不才居黏罕下豈敢直趣大河以犯宋關耶實藥師有以告之以童貫重兵在忻州黏罕由雲中入侵必與之相持今京識內虛河朔無衛可因黏罕以爲牽制也故幹離不信而行之是役入侵中原功居黏罕上其爲藥師之謀明矣初黏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慮家計塞難取分兵由胡谷塞入焉其徒兀室余觀曰今日至代州並無一戰夫何代州三日而陷石嶺關開以迎金兵如入無人之境道趙太原黏罕始有易中國之心矣會中原久不知兵內無賢相外無猛將束手無措坐觀中原淪于夷狄生靈塗炭可勝哀哉據三朝北盟會編曰丙午黏罕兵至忻州將至石嶺關尤險隘大元帥張孝純謀所以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於是命景帥以兵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統官兵敢勇把關又命歸朝人耿守忠部兵八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謂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口反回云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軍馬則金不能犯關景等令敢勇人權借與馬既取其半或有不願借者而守忠兵擄彊奪不能制馭景等覺有變須親隨人等棄關潛走守忠至關果敢而麟之景闕守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十七日甲寅黏罕圍代州崞縣都巡檢使李翼死之武翼郎奏差代州西路都巡檢使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七年十二月七日金賊擁兵南下翼屯崞縣爲賊所圍十一日虜既陷代州則遣李嗣本降翼翼射卻嗣本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九州人有異志翼欲圖之未果十七日忠殺都監張淇輔夜引賊入城翼挺身搏戰達且以力不能敵就執爲祖國與兀室郎君必欲臣之翼怒不屈與將吏折可與郎縣李聳縣丞三唐臣縣尉劉子英監酒罵誠同被害始虜人以翼等徇崞縣遇崔忠于適衛翼痛詆忠忠掩面而遁翼臨誅南向呼官家者數聲乃絕宣撫司奉便宜黜陟奉聖旨李翼特贈武德郎金節要曰黏罕自雲中向懷仁河陰將寇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應家計寨難取乃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於賊忻州石嶺關間冒皆叛於是賊眾如入無人之境直寇太原黏罕始有易中國之心矣秀水閒居錄曰契丹將亡有劇寇董龐兒者據雲中代州副帥王機請招納久之不至金人既遇始歸款朝廷以數十萬眾來附賜名才後更姓曰趙名謂以承宣使俾居河東計口給食蠶食邊儲倉廩一空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發宣和末金虜犯邊首亂晉州卽叛去河東失守如此）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自十月至十二月中山府奏報到金人經營南下之警連日疊至蔡條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虜地因分兩道入寇燕之東平營一帶幹離不主之雲中之地西北則黏罕主之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中外多不知也蔡請屢密奏凡一日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不以爲實則乞賜重行銜管然終不報彼亦點集藥師亦點集金人之賀天甯人使遜送伴官奏至謂藥師點集威聲甚振鄉兵在道者皆余副披帶躍馬而行遁大金使人繫重車鄉兵於馬上以槍直取其羊垈揭之而去金人莫敢轍又有鄉兵還金使書徑自前行而使人爲之恐悚斂馬遊道於是愈益謂強敵之畏我而藥師之可倘也是年十一月冬郊祀禮畢至尊機下壇而犯界密報至十二月初欲恭謝而大兵入界報又燕至皆祕之亦攘他但曰恐變御恭謝其實欲內外謝聽彌宰相實不知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李邦彥因共請奏聞燕山有急報至乞降付外廷議之十二月九日也恭謝以是日而後畢此報一出人情淒已惶

（或矣然二相執政共圖之則又七日外人但見都堂敘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十六日童貫自太原遣回於是中外判然知爲北方事作矣又十有四日時已報郭藥師降金人羣小恐少聞而匿之但云藥師敵圍方議降旨除藥師永清軍節度使封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世守然而無及矣金虜節妻曰斡離不寇燕山之境其松亭關韓城鎮符家口石門鎮野狐關古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檀順景薊聞聲皆叛警報沓至矣）

辛亥斡離不引兵向闕以郭藥師爲先驅斡離不令所過州縣無得擅行誅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五日王子斡離不自燕山舉兵南寇令郭藥師將千騎爲先鋒初金人疑藥師止令以一千騎令爲先鋒藥師辭以兵少不肯行又從以千騎令云所過州縣不得擅行誅戮藥師暗自帶數百騎蕩行鮮應旂宋元通鑑曰童貫行邊回爲帝言藥師必能抗金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請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壽視非常趨向懷異逆迹已勇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離不自平州破檀薊三河藥師迎戰白河敗還遂帥所部劫蔡靖及都轉運呂頤浩以降斡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所屬州縣盡爲金有既得藥師盡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縣軍深入矣）

乙卯斡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曰十月二十四日辛酉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童貫奏稽密置討子河北舊沿邊州軍多係景德年就歷城蔡爲之以張形勢趾制點虜今燕山已定舊邊悉成內地今相度安肅軍改爲安肅縣知縣事兼永甯軍使隸保州又十一月二十八日蔡攸議廢安肅保信二軍復爲梁門遂城縣在頭宋時此二軍并保州犬牙相制易州以塞西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最爲險要昔澶淵之役世號銅梁門鐵遂城者也及警報既急蔡攸懼動外廷之議皆務造護方示人以闕報乃謂歷宋昔以二縣造安肅保信軍者所以控扼易州一帶今既得燕山而景薊爲藩籬則安肅廣信在內地無所用之當廢復爲縣是歲十一月二第遂廢人情居不惶截軍營移徙樓櫓毀兼之琮遼會斡離不既下燕山以大兵入界於是安肅保信莫之能禦大几夫謀可怪而資設之號梁者頻如此宋史地理志保州安肅軍屬河東路保州本莫州清苑縣建隆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建爲州政和三年賜郡名曰清苑安肅軍本易州遂城縣太平興國六年建爲靜戎軍析易州遂城三鄉置靜戎縣隸焉景德元年併縣爲安肅軍宣和七年廢軍爲安肅縣知縣仍兼軍使）

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諭此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宋史本紀係二十一日戊午三朝北盟會編曰朝廷聞賊馬逼近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有司已擇二十六日皇太子親開封府事而二十三日會內禪矣朱文公四朝名臣言行錄曰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之計詔召勤王兵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李公綱與給事吳敏厚夜過其家曰事急矣建牧之議其留守乎東宮恭儉以守宗社可也而建牧非也臣寇猶屬非傳以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其守何以克僕公奚不爲上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爲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庶甯豈獨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何國之心執能任此敦望曰求封具道所以徽寵感悟歎息敵固言李綱之論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公遂具御于大略謂皇太子監國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必假皇太子以位號使得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拜賤如臣之計則天下可保也仍刺臂血書之而內禪議遂決文獻通考卷六十三開封牧尹宋朝不常置太宗眞宗皆嘗尹京後親王兼[illegible]者權知府一人以侍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奉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議下建隆以來爲要制之任崇甯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又四朝志曰尹以親王爲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穢學上若侍制則權發遣而已以河南府爲西京應天府爲南京大名府爲北京皆置留守崇甯中蔡京奏京畿四輔置輔郡屏衛京師以穎昌府爲南輔襄邑縣升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濬州爲北輔知州事兼都總統並依三路帥臣法皆舊制也）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賜以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以小殿直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見太子視之曰我要阿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時已有內禪意故踵前跡而有是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玉海係丁巳賜皇太子褒[illegible]排方玉帶靖康要錄曰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illegible]除開封牧二十日差內侍梁邦彥賚僅押賜皇太子樂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葉夢得石林燕語曰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甯中收復熙河百官班）

（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賀荆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退卑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用排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爲三師禮當異特許施於公服力辭乃乞琢爲方團蓋排方玉帶非臣下服也）是日金人圍中山府詹度禦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宋史本紀係十九日丙辰三朝北盟會編亦係戊午與此同且云攻之不克地理志曰中山府太平興國初改定武軍節度使本定州慶厤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甯八州政和三年升之爲府改賜郡名曰中山府）御筆後苑造作生活所自元豐置造及久來置局所合存留外餘本所供奉局合罷歸本所民戶官吏等並罷歸延福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本紀亦係丙辰周城宋東京考後苑造作所屬內諸司掌園圃池沼臺殿種藝襍飾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工巧之事又引通攷曰崇甯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主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人元豐官制既行賢祿禮嘉祐治平已優京更增給食料等錢于是費用寢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造作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

綱一石之費至三十萬年取無度民不勝斂李濂汴京遺蹟志曰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于大內北拱辰門外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今其地爲百司供應造作之所凡內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各庫並移他處）御筆神霄宮除依元手詔撥賜地土外餘並歸還原來去處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十一月二十三日庚寅御筆可考陸務觀老學庵筆記曰宣和末以道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水鍊之成金可鎮兵護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大常方議奏安寶輪儀制而虜寇已入矣以上御筆二道紀事係于方士艮岳二卷附見之其裁罷一切指揮已詳附下日己未罪己手詔後其裁罷一切御筆手詔詳見三朝北盟會編已附入彼注今不復載）隨詔宰執晚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不果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岳珂桯史曰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其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眞馭之所有非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閒嬪嬙巨璫但聞請禱聲而莫知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即位實宣和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其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皇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眞自然金闕臣囊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將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通歸遠懷宇宙得甯而基業有無曠之休中外享弭平之福樂加是賊兵偃息普率康甯之後臣即守心守道樂處開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更革竊何舊闕獲罪當大已上新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聆躬庶安宗社之基夫保羣生之福玉兵永息萬邦咸甯伏望眞慈特賜省鑒臣護困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願告報臣誠皇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據此是晚臣黎侯對不果召當或以此蓋下日晚即召對于玉華閣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二月戊戌朔）己未手詔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愆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案原本誤作時權今據東都事略及北盟會編改正）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案東都事略各本酤榷均作商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宂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謝天人譴怒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案北盟會編作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兵勤王沿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案原本無使字今據北盟會編補入）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結絕爲名暗有存留並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案東都事略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詔書並止此至文中字句亦互有異同）諸局及西城所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百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局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料及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歸朝廷請寶舊法施行更不得請筆斷遣晝旨大理寺同詔宇文虛中所草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實錄旨並于二十二日己未載此詔封編年係之二十一日戊午今不取（案續宋編年資治載罷花石綱及非泛上供並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造局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較紀事尤詳且更有手詔并出北御筆手詔曰朕祗紹丕圖撫臨萬幾顧德弗承祖宗社付託之重靡追當居維予兆民是爲邦本年以來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奸吏玩法眾聽未孚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遹妄議興作事犒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革百弊無所不至使朕軫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取信于萬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循尉安之應茶鹽額結絕應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採木植製造局所諸路非泛上供弛降物色延福宮西祖課內外修造並罷更有似此有害於百姓令三省密院條具以聞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朕於吾民毋仁愛之弗至一夫弗獲時予之辜播告之後咸聽朕當日罷應奉局諸路歲貢罷天王君聖主字爲諱罷議司賣鈔黃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拘收到元係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從以上月糧及罷諸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路糴本及樁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

（行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及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料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送朝廷請照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筆斷遣書旨大理寺同城西所官吏等並罷事歸延福宮人歸合屬地歸京城西壁依元豐法修房廊艮嶽宮官吏並罷延福宮寶籙宮官吏並罷依上清儲祥宮法施行擷芳園所罷並歸龍德太一宮專法所擷景東園官吏人物並罷地歸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罷並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告並日下罷）是日上召粹中弟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適報黏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虛中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怨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强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宣諭云虛中便就此草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俟今日進呈上令展讀虛中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于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寫敕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諸廳人至都堂謄寫旅次印押付出于京城張掛（原注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附見二十二日己未罪己詔後虛中草詔如內臣寄資等事不見在詔內蓋當時亦有牛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案）虛中所列止十餘事而下項指揮有數十事當爲降詔時增入其內臣寄資不見詔內或爲奄人削去當非先已施行也虛中言北伐之非在四年童貫出師時其劄子具載三朝北盟會編及薛應旂通鑑今不別出其大略言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收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眞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恐不可以禮義

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書下三省王黼責之大怒指以它事自中書舍人責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嗣童貫以虛中爲參議官當時蓋與貫同還闕也）初童貫得虜茹越寨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與大臣共議恐傷天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原注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日據蔡條此云檄書不遜所不忍言蓋牒外必有檄也（案）紀事于初五日王貢出金國遣王介儒撒離母齎書至太原並未載有牒文今已據大金弔伐錄原書及牒文附注其下其檄書亦具載弔伐錄今附出此原注云云殆未見此耳檄曰在昔遼國運衰是生昏德自爲我首先啟數端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緊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遂國顯割幽燕歲納金繒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爲悉嘉其來意置以不疑郎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劄之如約其爲思信不爲不多于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毋分停止亦不得開隸誘援邊民俾傳之于孫于而勿失洎宸興北返幸輔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捻其衺惡忽忘前施之義頓包幸亂之謀遼瀆誓約結構罪人使圖不軌撥京爲叛殺賊大臣邀回戶口唉以官秩反令納上仍示手詔竊行携諭遂使京繼之地勒爲寇場纔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別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援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章其惡但識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權好之故也彼內飾以僞辭終爲隱諱仍招納遣逃擾及居民更使盜賊出沒爲患所有歲貢又多愈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浸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誘遣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脩謗雖累曾移文候其改過終然不悟罔有悛心刻又夏毫賣惟藩輔忱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彼未人忽起無名之眾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書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今不煩汗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陲恩造下洪肇邦彼之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私曲以爲周至豈期詭詐昧于道埋不爲稟從如是之甚者哉斯則非止使凌夏闕實闕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蓋間自古所重慎者兵也兵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肅也其或伐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兵之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豈命與師問罪東自前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請路並進罔不饗已況趙佶越自藩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盜爲元首囚而城其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己有

（天命謂作虐無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或至傷殘皆非我所欲為是其自遠膈敗出或有舉滅舉邑以部以兵效順歸款者前官如舊厚加恩甚立有勞績不次錄用若民則省徭役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己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為鑒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今伐汝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若趙告深悔前非聽命不達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山以黃河為界聊報納坂之由是切自黃河以來皆係我民夫人己有之物安肯自為殘毀再念其民居無道之國項係重役從來久矣況遭奄豎要功喜事近袁而下苦于飛轅流離道路曾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告竊慮其閉別有牽迷柢昭詩伐須議指揮右仍宋國者路宮寨舊道者老軍人百姓等指揮到日號便遞相曉示善寫去就擇其曲直審其強弱度其逆順各以所部京州縣鎮村野邑社部伍寺觀蘭若揚山迎單納款必加恩賞所有各手下軍人百姓僧尼道士女冠等類一切如舊更不遷徙仍具頭領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上施行如或權不在手擇獨譯賞以身歸誠厚為存恠所壞隨處關市之徵山擇之禁前來須為急務內有于民不便無名之斂仍仰所在官司開立狀申當議從便削去仍委本處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暴驗據已上處分條件出自至誠必不味其神理亦御子細省會兼已指揮商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合付逐處準此天會三年十一月日）李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呈用激聖心冀得求言之詔亟下耳翌日早大臣于宣和殿以檄書進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間可來商議蓋此日內禪之意遂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此據蔡絛紀實收入虛中草求言詔乃二十二日進呈虜檄書乃二十三日蓋求言詔雖已草定猶未下次日乃下也蔡絛又言貫奉命宣撫河北東諸路及其通也無上命而遽還宰相及樞府咸不能詰方引之都堂與共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參謀宇文虛中草詞大凡皆不正案進金人繳書係二十三日庚申早是日晚決內禪二十四日辛酉欽宗御殿各本日月並詞此時李邦彥恐虛中所草雖已勝寫或不亟下故有呈撤之議皆二十二日早開所議事也是日晚召宰執等對玉華閣宋史地理志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二年四月殿成其東側有小殿曰疑芳西曰琼芳前曰董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發崇甯初復作大觀三年徽宗製記刻石）

通直郎陝西轉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中使金

人諭以將內禪且求和初童貫既歸自太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創以小使之禮大臣自見之於尚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纔就位遂大不遜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案原本作蔡絛當爲攸字之誤今改正）等俱失色不敢答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又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絛說攸曰此覘我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使虜罔測不然且因之不可使知我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時李鄴上書因其論強弱之情偽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乞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甕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為金字牌子遂授鄴而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略同三朝北盟會編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李鄴奉使回先是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遍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是回盛言虜兵強盛云彼金人之兵入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敵也朝廷速宜與和然彼未肯從和因再還鄴與李梲等行靖康前錄曰鄴先虜金奉使賊入吾境且貪且懼日行不過一舍又知聖上縱明伐其始謀有求和之義偶逢鄴于趙之境上鄴漏敵知吾弛備遂晝夜一百五十里又曰李鄴歸自敗壘盛談賊強我弱以濟和議謂賊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人號之爲六如給事薛應旂通鑑曰王成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此與紀事作己未遲二日或己未命使至壬戌始行耳）

先是已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尋有旨幸淮浙（原注宇文粹中承詔錄十二月中旬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後二日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日或小差令稍改之案承詔錄以此爲十二月中旬事故紀事誤以附二十二日書曰先是岳珂愧郯錄云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皇太子爲開封牧然七年十一月並無戊午日其一字當爲三字之誤蓋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北盟會編曰二十二日己未謀南幸朝廷聞賊馬遍近使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帥臣具舟僞運

（寶貨爲東下計北征紀實曰本朝建國用意與前代置藩鎮規模自異外無重兵不可失之季兄脩欲上言昔澶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必走蜀因伏兵於嚴滙道上適馬我兵捜出北虜人已陳之錫狗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不可守藉守亦必破況天子不乘危且上兵伐謀今太上旣將南幸爲新天子計不若行狩陜百反據形勢以臨之鳩集藩翰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銳氣下兵以蜀收復此萬全也金人若犯都邑乾掩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得敗而我在陜西鳩兵有成就計已四五月則天時雖可彼復下得必引而去重載而歸必一戰可破也詣城爲患不過一火而已此癬疥爾雖慮敵滙道險恐有伏兵則可從南陽走武關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遇同遠北設過若數日關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至二十七日不得對）輔臣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東宮置師保官及僚屬盡以侍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扈從臣僚上令取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爲行宮使右丞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爲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

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尤宜增重行宮無事祇須兩員給舍六曹台諫皆不必備有所降指揮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于是止差提舉事務官二員后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增入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爲恭謝行宮副使令附見于此案承訓錄所云白時中等不須從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爲恭謝行宮副使此當爲內禪以後指揮蓋敏丁是日己未晚對玉華閣始詔除門下侍郎輔太子三朝北盟會編除吳敏門下侍郎手詔附二十三日庚申即位後此時敏尚爲給事中兼侍讀）閤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召對於玉華閣下（原注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下者非案李濂汴京遺蹟志周城宋東京攷並云玉華閣下宣和殿後大觀初建）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茂皆在而宣

諭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黼亦預召（案此二使皆本日所除三朝北盟會編曰二十二日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宰執例施行不得辭避日下受告又奉聖旨王黼除寶文閣學士充畿輔郡兵馬制置副使兼都統制陜西別兵分王黼限一日選官具名申尚書省）宰執奏事退立王黼前奏事復退立吳敏前奏事曰願請上皇顧羣臣少卻立敏曰金賊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蹙然曰奈何時上皇東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尚書李梲守金陵敏率給舍詣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便爲棄京西計何理此命果行當死不奉詔梲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益急敏于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上皇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虜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原注時歸朝官在京甚衆案幼

老春秋曰京城承平日久富庶金人深入縱兵虜掠故其下樂然而來將犯京師數百里內居人皆避之強民乘勢十百爲羣路途邀截劫掠或詐裝金人者有矣初得燕山燕人有來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僑居坊巷中與漢人無異金人將犯京師京城中軍民呼燕人爲細作皆執捉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已皆收之後亦放還）以三種人其守一國國必破上皇曰然奈何敏曰自虜之入臣嘗私禱于宗廟昔者得于夢寐不知許奏陳否上皇曰無妨敏曰臣嘗夢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長際天水之西鐵籠罩一玉像人謂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陀而臣在其閒人曰上太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者江南佛者金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謂而不諭所謂臣嘗以問客有中書舍人席益諭臣曰孟子者元子也上皇頷首敏曰陛下旣曉所謂臣不避萬死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

者不固行者不達奈何上皇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制其入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必達矣上皇稍開納敏曰臣所陳上上事陛下既曉臣所謂陛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聖壽無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長生大帝君者聖壽無疆之謂也然長生大帝君旁若無青華帝君則長生大帝君何以能聖壽無疆青華者春宮之謂也上皇大喜敏曰陛下能定計則中原自此數百年不爲夷狄中原數百年利害在陛下今日又曰陛下若早定計以臣觀之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虜至無益也時虜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爲期上皇嘉許敏遂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家爲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冀上皇或有顧問也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庫（〔案〕綱過敏家所言具見四朝名臣言行錄已附入二十日丁巳皇太子爲開封牧注中可攷薛應旂及畢沅二鑑云云略同）敏退立宰執復奏事皆退上留邦彥語少頃獨召敏與邦彥歎息曰有賢臣少宰更不要疑蓋前此上皇嘗以此計詢邦彥未承詔敏蓋不知也上皇顧敏諭旨邦彥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駁曰臣爲陛下畫計臣當從陛下巡幸臣之分也陛下且傳位而臣乃受不次之擢臣豈敢上皇曰不易卿豈敢言（〔原注〕或云內禪之際彼除敏爲門下侍郎者非兼有次日上皇授與邦彥帖子處分內禪事除門下侍郎亦在帖子上是上帝御筆〔案〕三朝北盟會編二十三日庚申除吳敏門下侍郎手詔曰朕恭承景命嗣守丕圖永惟基業之艱難實賴股肱之左右延登時傑進與政機樞重公朝用勸羣辟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讀吳敏氣德和厚受材奇偉識慮高明卓爾著聽之見器質精重槩然柱石之貳再踐鎮闥屢直辭苑論事有回天之力觀草有華國之文預大議于禁中功歸社稷裁明詔于筆下意愛士民有茲不世之逢益亦爲時而出宜亟躋于近列以允協于僉言處東臺羌轄之司參四輔銓衡之任憲陳堯舜之孝弟是爲風化之先合皋契之忠素更侯許謨之告肩一心以佐王室熙庶績以亮天工往卽欽承矣傒多訓可特授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上皇曰不要稱太上只稱一名曰如道君之類又曰何曰可敏曰臣適奏過三日恐無及上皇既輸甲子曰來日亦好卿明日與邦彥同來上皇曰居禁中與居外孰便邦彥曰居禁中恐終不便上皇曰莫須稱疾敏曰陛下至誠定大策恐亦不須上皇曰待更思之是日敏退詣都堂見邦彥曰上意已定今日敏當與相公條所當施行事適聞今夕鏁學士院敏適當制願相公爲奏乞宣他學士留敏議

事邦彥不許敏遂宿院中草种師道何灌兩制（〔案〕三朝北盟會編二十三日庚申种師道何灌除都統副都統制子保靜軍節度使致仕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种師道可特除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寧國軍承宣使管勾侍衛步軍司公事何灌可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統制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以上並己未日事）翌日自學士院復對玉華閣下宰執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彥與敏曰計已定只今日好因出一帖子寘邦彥懷開皆上皇親批合施行事如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擷景西園（〔案〕龍德宮以懿親宅潛邸爲之擷景東西園卽擷芳園號延福六位皆次第開拓東直景龍門西盡天波門跨都城一隅焉見宋史地理志）鄆王罷皇城司敏除門下侍郎內侍隨過龍德宮而輒過者斬之類上皇皆自處分略具上皇曰不可不稱疾恐變亂生敏曰亦好上皇曰只稱道君敏請稱太上皇帝上皇曰

卿不須泥又曰誰草詔邦彥曰吳敏學士也上皇曰甚好須要詔卿須道朕不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意又曰朕此舉上承天意次安宗廟下爲百姓又曰卿昨日計中原數百年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詔退俟廡下宰執復奏事上皇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小虜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不省墜御牀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閤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上皇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宰執無語又問諸公如何又無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曰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乃召皇太子及三衙并召敏敏承命以詔草進上皇指朕當以道君號退處舊宮處曰改朕爲予遂左書紙尾曰依此甚慰懷初上皇諭內禪于宰執白時中久執不可上皇屢左書紙尾曰少宰主之時中久乃受詔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請傳位太子不及召而上皇疾作（〔案〕畢沅續通鑑曰先是綱上禦戎五策曰正己以收人心聽言以收士用蓄財穀以足軍儲審號令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敏曰敵勢猖獗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矣翌日復刺臂血上疏請之）皇太子至榻前慟哭不受命童貫及李邦彥以御衣衣太子舉體自撲不敢受上皇又左書曰汝不受則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是不孝矣上皇又書令召皇后皇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上皇乃命內侍扶擁就福寧殿即

位（〔案〕福寧殿即延慶明道元年建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見宋史地理志汴京遺蹟志及宋東京攷同）太子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爭幾至氣絕既蘇又前擁至福寧殿西廡下宰執迎賀遂擁至福寧殿太子猶未肯即位時召百官班垂拱殿（〔案〕垂拱殿舊名長春常日視朝之所也明道元年建見宋史地理志）已集日薄晚時衆議不候上即位先出宣詔時中請任此事遂出宣詔羣臣願見新天子班未退宰執錯立垂拱殿上梁師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擁至福寧殿至今不知人宰執相顧初淵聖在宣和殿未受命邦彥曰皇太子素熟耿南仲即以詔召南仲至是南仲已至敏率南仲排垂拱殿後閤欲至福寧內侍止之與爭良久見梁師成過廷中敏呼師成師成斂衽曰容奏知少選曰許入遂與南仲至福寧南仲以詔宣御醫敏以詔召宰執又以詔退羣臣辭以晚別日御殿宰執遂見上皇于宣和還見太子于福寧皇太子既即位上皇命宇文粹中管軍臣僚及皇城司官止宿于內東門一更後宰執請上皇降御筆以鄆王楷管皇城司歲久聽免職事并乞以王宗濋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依奏二更後中書省降指揮仍先出劄子付皇城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以上云云自翌日至此並二十三日凌晨事靖康要錄曰二十二日晚閤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內侍官黃蓮傳聖旨押皇太子入殿內賚有使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住龍德宮寧德皇后出住擷景園改元寧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詔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涕泣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覲御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蔡條北征紀實曰

（二十三日早大臣于宣和殿中以檄書進呈上果瀟無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間來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對于玉華閣而宇文虛中與吳敏適亦請對上謂大臣曰卿等伺候引虛中及敏對罷卻來相見虛中對奏敏對遂及禪讓上因留敏于外少俟復召大臣忽氣塞不省墜御牀下近臣急呼左右挾舉僅得就保和殿之東閤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上以左手寫曰吾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無語又書諸公如何又不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謂吳敏朕自拔今日不負朕可呼作詔辭位詔敏辭也時敏草詔入進上手指其後曰自此可稱予遂詔東宮來視疾至則大臣當攜前諭旨以御袍衣之東宮固頓首辭且請受之不孝矣舉體自擲終不敢當因亦得疾太上又命召中宮至同加敦諭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猶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爲孝慈淵聖皇帝初敏以知建牧自以爲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可時太上意切于辟狄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託之重然後可去故太上允深善之遂得內禪）庚申上禪位于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地之靈方內乂安二十有六年矣恭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祇懼靡遑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壅萬幾斷自朕心託以大計皇太子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于天下主鬯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爲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實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同底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所草也即以敏爲門下侍郎初有詔集從官赴都堂問計敏即詣閤門請對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班方晨遂留立庭中請對因言車駕當守宗廟不當出幸敏既候對班退少宰李邦彥爲奏敏宜召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庚申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與此同日薛應旂通鑑曰庚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

之意並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虜勢猖獗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上疏曰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是夕帝即玉虛殿常奉眞與之所具詞密禱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以上云云其所稱日與事與紀事及各本皆異不知何據）辛酉欽宗始御崇政殿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武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上初在福寧殿未知人時童貫有易置語李邦彥等皆聞之貫語既不效是日內侍傳言御崇政殿宰執廷中聞衛士迎駕起居聲始相慶上皇將出居龍德宮宰相率百官起居廷中宰執仍入對壺春堂（案李濂汴京遺蹟志曰景龍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懿親宅潛邸爲之及作景龍江江夾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塗曰壺春堂絕岸至龍德宮其地歲時次第展拓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擷芳園山水美秀林木畧茂猶艮岳延福宮也）既見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曰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顧邦彥曰且力主張吳敏曰言錯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餘上皇曰衆襍至不可記也又曰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有並稱嗣君者仍密諭邦彥曰師成也上皇又詔邦彥曰人情頗搖稱嗣君者可見翌日宰執再至龍德宮有執政附耳奏事上皇者上皇正色顧宰執曰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許留身大臣豈可如此道君皇帝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擷景西園少宰李邦彥爲龍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

門下侍郎吳敏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又卷百四十七案宋史本紀辛酉卽皇帝位御垂拱殿見羣臣與此亦合附耳奏事之執政不知何人各本不見此宋史宦者梁師成傳云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于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爲李輔國且言此時宦者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攘定策功當卽正典刑）

金人犯慶源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斡離不犯慶源府其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知縣蔣興祖兵力不敵死之攻陷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三朝北盟會編曰二十五日壬戌金人陷慶源府二十七日甲子斡離不至信德府見城壁不堅守臣楊信功但杜門不出師金人遂鳴鼓而攻令呂頤浩等親自立觀不移時而城遂陷執楊信功等出斡離不登城撫諭居民城破之初先令金人并契丹行劫其金人所管地分殺戮甚眾漢兒契丹等地分但微取財物而已郭藥師至信德府城外不戮一人或問何往則云我輩入京素無歹心復來歸朝人以爲然或依舊與傳易書不知其紿我也二十九日丙寅斡離不發信德府軍中太史占帝星復明非前日之比頃之寨中言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居龍德宮太子卽位軍中大驚猶豫不敢行恐南朝有備意欲還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言汴京富庶及宮禁中事非燕山之北今太子郎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勢急趨大河將士必破膽可不戰而還苟聞有備擢兵河北虎視南朝以示國威歸亦未晚斡離不從之決意長驅沈琯南歸錄曰二十三日斡離不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皇恐遣還三四具止國王遣人招琯來曰剛先去講和因論講和事國王略能漢語有時作番語左右有三四人是漢兒進士及第皆時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側言與燕人無異問琯云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可守可以直趨汴京是否琯言眞定中山河閒大名四帥府各有將兵不少又云前日過中山眞定準備兵守煞好固河不出戰琯云事出余[illegible]不可輕動又云南朝有兵八百萬今在何處何不出迎敵琯云散在諸路要用旋勾漢汴京左右約有四五十萬黃河兩岸須有大兵守之必不可過又云南朝拆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須要河北以河爲界琯云燕山本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國以南朝法制之人心尙不服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又云只付與南朝人歲納進奉琯云與其與他人孰若依舊以白溝爲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國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狙後問燕人云狙者不好之辭也國王云我兵勢如此南朝豈能敵趙皇莫走否琯具言太祖太宗取天下以兵革眞宗仁宗德澤在人已深趙氏社稷未必裁劉之時若果爲之必有英雄起國王曰你中國自相殺干我甚事琯曰昔唐元宗幸蜀太子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衆皆曰聞儲君甚賢琯曰皇太子恭儉仁慈內外皆聞之但不好奢華不喜嬉遊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亦聞之是日金人聞內禪皆驚斡離不謂太史曰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果驗矣因以金帛賞其銜宋史地理志慶源府本趙州信德府本邢州並屬河北路宣和元年始同升爲府）

壬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李攸宋朝事實赦詔原注云攸宋史欽宗高宗卽位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惟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收敘並載清波雜志其大赦詔文靖康要錄及宋朝事實所載皆不全惟三朝北盟會編具詳之但係之庚申與此隔日爲小差耳詔文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莫三萬里之幅員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劇春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馭今邊陲未靖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遐邇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赦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一應文官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諸軍將校合加恩者並加恩內外馬步軍將士等並特與優賞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轉服色文武陞朝官禁軍都虞候諸班指揮使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妻並與封敘已有官封者更與封敘亡歿者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賜一應貶降責授官並與牽敘在外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敘用已敘用者更與敘用一應流配人原係命官已經恩赦放還者量與敘用一應各追官停發人等并終身不齒及放還田里并詿誤連累自來未敢求仕人並許于刑部投狀具元犯聞奏當議特與甄敘一應散官編管人等並仰所屬具元犯聞奏當議等第施行一應除名追官停發人等曾經編管羈管已放逐便者并許于刑部投狀特與敘用一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敘用者依例施行一應諸路人戶所欠今年夏秋稅租及送納錢物并自來倚閣稅物并與除放其鄉村逃移人戶并仰招誘歸業一應今日以前天下諸色欠負并令逐處依今年冬祀赦書例疾速保明聞奏今來邊事之際諸路州縣一應有合行寬濫事仰逐路帥臣監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訖奏一應逃亡軍人并與限一百日許於所在首身并與放罪限滿不首

（復罪如初一應諸處有聚集盜賊所在州縣備坐今來赦宥招誘歸業如願為軍者許諸軍內安排給與衣糧一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委所在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破損處分逐州以係省錢量修皆仍仰監司常切點檢毋致隳壞一應赦書該說不盡事件委逐處子細看詳分析聞奏於戲清蹕所輯萬宇赦忘[illegible]冒之仁纔用以照四方宜布維新之政更賴忠良協贊文武交修永孚于休同底于治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立妃朱氏為皇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宋史后妃下傳欽宗朱皇后開封祥符人父伯材武康節度使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為皇太子妃欽宗即位立為皇后追封伯材為恩平郡王后既北遷不知崩問慶元三年上尊號謚仁懷祔太廟欽宗室推恩后家十五人五年奉安神御于景靈宮兄二人孝孫靖康中以節鉞旗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奉贈開府儀同三司孝章一日孝推官至永慶軍承宣使卒贈昭化軍節度使靖康要錄曰政和六年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氏為妃令所司備禮冊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令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七年十月生子為皇嫡孫封秩且皇子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日制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為皇后）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濬州河橋以探報虜兵漸逼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二十六日癸亥詔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令守濬州又詔步軍都指揮使何灌以兵三萬守黃河靖康要錄曰癸亥詔梁方平將兵七千守濬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宋史何灌傳曰金兵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騎以北萬有一不支則何以善吾後盡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兵不堪戰强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擢而退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兵充數又靖康前錄曰梁方平到濬日與其徒縱飲諜報不明禦敵無備泊及賊至乃始奔駭至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斷孤于北岸者猶二十八虹賊少加葺遂濟河何灌見方平走亦望風而遁宋史地理志濬州本通利軍屬河北路端拱元年以滑州黎陽縣為軍天聖元年改通利為安利四年以衛州衛縣隸軍熙甯三年廢為縣隸衛州元祐元年復為軍政和五年升為州）

甲子金人圍太原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十八日乙卯黏罕兵至太原屯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于太原城下又收府州守臣折可求于交城張匯金虜節要曰黏罕至太原反據雁門孫翊自朔不得入遂由甯化岢嵐州出天門閉以援太原營于城下黏罕忌之翊之離朔旬餘之問朔以守降于賊而翊虜下多朔人至是黏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于是翊軍變方戰為牧徒害之歸賊折可求統麟府之帥二萬眾自府州涉大河出岢嵐州將出天門闕以援太原為賊撩闕不克進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馬至交城還黏罕之眾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旁遂有開故全敗續嘗謂賊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蓋粘罕自雲中竭醜類寇太原之初在翊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且仍皆坦遂別無闕阻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併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齎盡在雲中其所留防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間攻其必救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救雲中于是時太原張孝純王稟之軍自可從而襲之使烏合利聚之往致後顧前憂之地自生變亂必然之理非惟太原得釋賊巢亦平又且新遷之兵可張我勢而安擊心此歸敵于人轉客為主故孫臏走大梁以救韓皆此道也何翊與可求見不出此止務先到太原為功殊不知近擣雲中遠救太原之要也而復還迴山險人疲馬乏反為彼賊以離間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黏罕失意則東路幹離不氣亦喪矣加幹離不氣喪于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朝廷自可從容為計止因太原被圍朝廷區區救之何暇治其他哉太原之陷也喻月之閒敗已南來國家之氣已困于河東矣將士之氣已訊于河東矣故京城由是失援臣由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并軍馬使韓權知晉甯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黏罕大戰于太原之交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當而我師等各據分地開至日中金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劫其家許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與韓權皆死于陣自是河外兵將已十喪其七八分矣）

武漢英從幹離不入寇備見幹離不得中國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人也行將至眞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覩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若如某等者使得諭人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大喜迺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寨俾招諭諸部漢英用是得出迺徑走闕下具以虜情

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京兵可用爾今以黏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離不一軍下燕山眞定直擣東都二軍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漢英適至是時方內禪大臣憒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面守具乃用舊法樓櫓新法城而小而舊法樓櫓大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士木匠五千人一月方得完時斡離不已報將至眞定矣城中既無將又無兵惟有健勇二萬復發梁方平拒三山大河遊邏前去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效大凡倉卒如此不暇悉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蔡絛紀實附見十二月末要見虜至眞定的是何日李劉所紀良弼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案北征紀實曰漢英乃玉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至薊州遇斡離不軍

文臣賀允中被劉漢英武將頗點斡離不愛之因得脫而左社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又曰內禪後太上亦嘗語上及大臣曰他人不如我知此虜不可當也子既往東南敎他皇帝去陝右下兵圍收復及金人犯闕其謀于太上皇者本生不遜之志又料必西走蜀且不意內禪故斡離不行過眞定闖知上下皆失色而我不走反又圍守太原適堅壁黏罕一軍因不得下此告虜所罔測者斡離不獨孤軍乘虛而獨入宜乎其聽哉而去及其役金人卒如初謀兩軍合趨東都而我但蹈前轍莫有任國家安危重責者故不克守是以蹢難大也東京夢華錄曰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棚密置女頭旦暮修整望之聳然城裏牙道各植楡柳成陰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庫儲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每日修造泥飾專設有京城所提總其事岳珂桯史曰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閒井井繩列上覽之而怒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築故舊城即當時遺蹟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甯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閒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槪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戎馬南牧黏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喜得色曰是易攻下也令植礮四閉隨方而擊之城既引道一曉所望一壁皆不可立克以此而至失守壍租沈義遠略至此始驗東京記曰舊城四面爲敵樓作壍城及淺治濠塹等亦皆熙甯中原注所云李綱所記良弼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案載傳信錄三朝北盟會編附見正月五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下云是時聞宰執奏對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開余竊思以爲不可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太上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復有如都城者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一二又城內樊家岡一帶濠河窄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在觀賊於此使鄉余既被旨同蔡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脩觀城濠同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以爲不可余曰城壁且高樓櫓誠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後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

之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若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尙書右丞闕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尙書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敘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厲肅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棁副之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將何補於事宗廟社稷且將爲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迪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變色降御榻泣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將代死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筆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余曰卿留賊治兵禦戎事以委卿不可少有疏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尙書省而宰執宿於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遂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分狀詰旦決行翌日余自

（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府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側禁衛皆已擐甲乘輿徒御皆已陳列六宮僕被皆將升車余皇遽無策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極言虜必疾追上乃感悟）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六賊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伐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勸於勸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頌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亦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皇帝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竊為陛下計莫若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

好惡所在而賢才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邦彥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甯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起京散地寘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迫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有識之志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京姦狀故數人者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冤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傳聘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姦贓狼籍搢紳不齒觀其所為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啟之貫實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為太師封王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閹卒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懦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歸金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聞諸邊人貫之用兵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而親隨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旌鼓進退從

之勝負係焉貫自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以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媾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又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擠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眾稱隱相欲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往往望風疾避亦有不幸遭其玷汙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為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

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
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
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招權以爲己
力寖淫不已事必有大于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邦彥以
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至出郡倨
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
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常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
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古在諸侯之上使其人不
得盡言彥之兇燄由此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官吏
稍有違忤卽誣監司捃摭佗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往往
憤恚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怨盜路去年京東河
北正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尅太甚盜賊四起正

如兩浙曩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
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
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
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暗事蔡京夤緣交
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無時
而衞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
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
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爲名多破
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擾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
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撤民屋廬削民家塋幽冥受禍
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岸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
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

必取閒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
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取得
而後已往往顚躋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
欲食其肉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
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敝盜賊滋起
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下哀痛罪己之詔播
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
皇若不誅京等將何以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
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耶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
師成陰敗於內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
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
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

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道
君皇帝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此六賊黨與之盛
徧滿中外又聞有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者陛下萬
一稍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尙存肘腋之變恐生不測
方之戎狄殆有甚焉唐文宗嘗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
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蔡京王黼童貫蓄嘗陰
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
骨有年於茲臣又聞道路之言曰蔡京有建立儲貳之
功此語猶爲誖逆道君皇帝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
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
天之功以爲己力邪此大不然者朱勔以奇技淫巧進

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動建議北伐遂有此際今朔方如此動當如何乃者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動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邦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京東盜起米斗千錢兵民闕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道君皇帝詔罷西城所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强占不肯交割所存無幾宮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何容今戎狄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尼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原注〕欽宗實錄具載陳東書可不鑒哉下仍云其後悉施行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宋史忠義傳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請誅六賊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扶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論死同時有布衣歐陽徹亦上書言事後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與陳東同時見殺）

乙丑召太常少卿李綱對于延和殿（〔案〕宋史地理志延和便坐殿在崇政殿後景福殿西北向大中祥符七年建賜名承明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汴京遺蹟志宋東京攷並同）

翌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覲上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案〕李綱論都城積水為災疏凡二上具載汴京遺蹟志其前疏宣和元年六月上第二疏八月上已附宣和元年續宋編年五月大水注可考）綱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宇屬望道君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于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定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遂有此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原注〕此據李綱傳信錄修入用吳敏薦得對據敵手錄〔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門下侍郎吳敏薦李綱綱入對奏禦敵固守之策且請急召諸路軍馬以壯京師徐議出京又言國家敦示和好歲幣犒師之物可量以予之至于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意無為浮議所搖上嘉納除兵部侍郎宋史李綱傳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因召對延和殿據綱傳信錄云先是二十三日上內禪有旨召對延和殿薛應旂通鑑除綱兵部侍郎在二十四日辛酉與此作乙丑亦異）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大文興自

眇躬嗣稱闕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之憂勤倦萬幾之聽斷乃以神器屬予沖人顧蹈天以牢辭終顯天而莫獲雖極天下之稱頌難名揖遜之風雖盡海宇之貢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攷於前猷祗奉徽稱式光大養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供奉所需以至金帛緡錢之屬務極隆厚事干禮儀者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稱朕圖報天恩之意又詔朕應道君皇帝付託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儷於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飭庶府祗事中闈凡下教之所時需敢一物之不備以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道君皇帝皇后

已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居于擷景西園其恭上尊號曰道君太上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屬務極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詔改來年元曰靖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三朝北盟會編改元詔附靖康元年正月丁卯竊具載詔文又備見於靖康要錄日二十九日御札承光寶眷祇寅奉燕詒載惟菲薄之資獲熙盈成之運宵衣罔怠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紹美號庶格神靈之助遂綏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魯史踰年之議適當國步艱將紹周人過曆之期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可改爲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秀水閒居錄曰宣和末虜寇已犯郊畿淵聖既內禪時予爲部司詣堂白事宰相白時中謂予曰方議改元可撰數名予曰凡年號須有主意今以何意爲主白曰當以稱戎爲主予曰漢與匈奴和親改元竟甯是也然和戎止是一事昔唐德宗遭變議改元李泌以爲唐家最盛如貞觀開元宜各取一字以爲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于慶曆嘉祐各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和戎在其中矣中書侍郎張邦昌曰此論固佳但慶字頗類宮觀名額予曰自古以慶字名年者甚多中書舍人席益在座曰祐字亦類元祐予因作色曰今外敵憑陵國勢危弱如此當丕變政事純法祖宗奈何尚拘元祐之禁右丞宇文粹中曰公但見示文字遂退後數日乃改靖康先是上皇卽位改元建中靖國諫官任伯雨疏謂以爲內難日靖不當紀元議宰相不學此事近諸公豈不知耶然淵聖卽位至鄆城失守十二月立康王乃今上受命之符自康邸繼統故也鐵圍山叢談曰宣和乙巳冬十二月報北方寇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不數日故東天子即位踰月卽日改元于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承康兆民而請號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講解而成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靖康于字爲十二月立康也是後一年而中興）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欽宗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朔（案錢大昕四史朔閏攷靖康元年正月丁卯乃朔日也原本脫寫朔字今幷增）金人犯濬州（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幹離不陷濬州繫於正月二日戊辰王偁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鑑畢沅續鑑亦均在戊辰李埴十朝綱要梁方平何灌師潰退保滑州在戊辰灌奔還金人乘舟濟河在己巳）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得不濟方平卽遁（案靖康前錄云梁方平到濬日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禦敵無備洎賊至乃始奔駭至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斷飄於北岸藉二十八虹賊少加葺遂濟河北盟會編謂賊至而河冰合遂濟未知孰是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二月辛酉梁方平伏誅靖康要錄二月二十三日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遁遂致敵國馮陵幾旬當行軍法其罪惟均今灌以重傷死於漏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憚國威不振士論惜之陛下方欲法藝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罪者必誅當日方平始奉聖旨依軍法戮於都市靖康前錄二十六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不守河之罪斬於茅橋下）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案三朝北盟會編何灌度不能支亦收餘卒退守汜水關賊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是年四月二十九日臣僚上言何灌敗事其子孫應行削奪羈管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奉聖旨何灌子孫並勒停送唐州羈管何灌戰死於本月乙亥日可考）初虜至邯鄲（案原本說邯字據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及宇文懋昭大金國志補）遣郭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其言州縣無備邀取金繒暴宮禁間事者皆藥師爲之也議親征（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藥師引金人渡河靖康前錄載此較詳前錄云沈琯見郭藥師藥師留食藥師自言今日藥師以二十騎先據橋南軍走過而爲藥師所邀遂不藉人兵焚橋而去擠入流者數千人常勝軍止傷三人蓋藥師深知宋人虛實故輕捷敢先也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續通鑑並稱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吉補奄至不載藥師恐失實藥師金史有傳而朱勝非秀水閒居錄及中興姓氏錄二書言其始末較本書爲詳今附錄於此秀水閒居錄曰宣和間經營燕地勇將郭藥師首來歸附既得燕山授以節鉞專付兵柄繹檢校師傅官賜第都城寵數無虛日藥師喜飲酒尙醞絶品自小槽眞珠紅者日賜一樽置驛送嘗至京師召赴禁中凡寢殿與審珍奇之物悉令縱觀眷待優異如此金人南侵藥師率大將張令徽劉舜仁俱叛與之合從犯闕既議和解虜酋須索犒軍金幣數千萬雖極竭不能充足虜使云藥師嘗至宣和殿見市中金一塊數千兩者何謂不足中興姓氏錄叛逆傳云藥師以燕山府叛降大金盡以宮禁奢侈中國無備之事告之大金導之京師將二千騎至濬州先撲橋南以邀王師擠入河者數千直至城下大金用之大金退得用藥師陷河北諸州幹離不回至燕山知常勝軍反覆下令盡發歸本貫至松亭關遣女眞數千騎盡掊殺之以藥師爲燕京留守又遷平州後粘罕以余覩叛疑藥師預謀追至元帥府獄鞠之既而獲免藥師家富於財牛馬不知其數婢奴千人粘罕蘭財能動人盡奪之因歸女眞之域于安國亮時預南侵之謀亮犯淮上統兵爲先鋒亮被弑安國爲亂兵所殺）

己巳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刼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兵出有名據三朝北盟會編載此詔文並作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有將士欽於敵愾夢卜兆於襲祥庶甯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四句）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事（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有疾速檢舉施行六字）命吳敏爲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從事尚書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新知開封府聶山爲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己巳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誤也時於初五日辛未始有親征行營使之命此上與聶山同爲參謀官耳王宗沐續通鑑庚午日李綱議守尚稱爲行營參謀官與此合李埴十朝綱要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及靖康要錄並於辛未日始書李綱爲親征行營使皆不誤徐夢莘北盟會編除吳敏等指揮在是月四日庚午而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亦在五日辛未王偁東都事略吳敏知樞密院事在乙巳綱爲行營使在庚午略事參錯然究非同日事也親征之議發於李綱說詳封有功編年今附錄於此封氏編年曰朝廷間金人據濬州何灌梁方平俱歸勤王之師未有至者大臣建議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動脫或渡河計期

（必戰鋒不可當我師若出望敵必潰此兵家所忌望陛下南渡大江或西奔關中集天下兵選將出師分兵四繫俾匹馬不可歸也或曰京城乃天下之本本既搖動何以支梧天下乎今京城雄師尚數十萬可以堅壁戒嚴收民清野使敵人攻不得前退無所掠師老氣沮俟勤王之師內外將角使犬羊之輩羅拜請命李綱曰二者之論皆非所長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澶淵當時若從避幸之請堅壁之言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賴祖宗威靈社稷之福惟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鑾輿既渡遂殄撻攬戎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事與之同豈可緩也雖然紛拏終歸李綱之議）是日聞斡離不兵拒河濬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東出通津門道君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命平涼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范訥統勝捷軍扈從百官多潛遁（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道君東幸事載李綱靖康傳信錄最詳靖康要錄是月十五日太上道君皇帝渡揚子江至鎮江府李皇十朝綱要是年二月乙未道君皇帝發鎮江府辛酉次揚州均輿之合傳信錄云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通津門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般運甎瓦船乘載餒甚於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驢騾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揚州王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錄者宋史本紀及陳桱薛應旂續鑑並云蔡攸為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陳均編年備要云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以官司舟船皆隸發運使乃以宋煥為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陳攸之妻黨也於是蔡氏宋氏皆傾家南下）甯遠軍節度使朱勔放歸田里責太傅楚國公致仕王黼為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黼彥仍籍沒家貲（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此云黼彥仍籍沒家貲而二十五日辛卯又云詔籍其貲疑有一誤三朝北盟會編二十四日庚寅王黼削奪在身官爵長流衛州附載靖康遺錄云是日籍王黼第術令寶以億萬計財王黼籍貲當在二十四日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云黼聞金兵至不矦命載其孥以東故有是責）金人作筏渡河逼京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原本作己丑在癸酉前然是月丁卯朔不宜癸酉前有己丑日金史本紀在己巳日宋史本紀及畢沅續通鑑在壬申日今從金史附於此沈琯南歸錄曰沈琯見國王國王曰南岸已無一人你來日須去到汴京金人尋得小船子十餘隻可載五七人浮水過者所損甚多步兵尚未至於上下流得大船遂渡驍騎至六日方渡畢其步兵始至而老弱者留濟州壬申為是月初六日己巳為是月初三日據沈琯謂六日方渡畢蓋己巳始渡而壬申渡畢耳）

庚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李棁副之（（案）李棁原本誤李稅據宋本東都事略及宋史本紀改）聶山為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綱侍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可保守願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用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詣東壁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為淺狹然可以精兵強弩據也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

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案位貌靖康要錄作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上卽命除綱右丞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綠非所以示中外卽時賜袍帶幷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上入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猶未決也召命綱與梲留守綱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僅能復之范祖禹

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舍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卽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曰受命與梲同出宿於尚書省宰執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案靖康傳信錄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見禁衛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幞被皆將陞車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呼曰願以死守不居此將安之綱出與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中豈可舍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同列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通鑑原注引呂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爲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備而不在於守與避也爲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亦非倉猝之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關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猶可以達否則早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天下勤王

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乘輿一去禁衛聞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所議也續編年通鑑文多與紀事本末同惟續鑑載白時中請上南幸或云欲上西幸洛陽吳敏曰京城百萬生靈奈何棄之紀事本末無此數語是時請南幸者張邦昌與白時中也靖康前錄載之請西幸者蔡懋也其弟蔡偉北征紀實述之今附錄於此知續鑑亦有所本靖康前錄曰時白時中張邦昌皆欲邀翠華以幸襄陽上問宗社何如時中輒對曰招募英雄以圖克復自藝祖都汴垂二百年金湯之固器甲之利在所不言禁旅雲屯自昔號爲驍勇比年以來外則童貫失陷內則高俅不招刺軍政不修然比之勤王之師強弱自不相侔北征紀實曰季兄僞欲上言昔澶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必幸蜀因伏兵於殽澠道上適爲我兵援出此虜人已陳之芻狗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不可守藉守亦必破況天子不乘危且上兵伐謀令太上既將南幸爲新天子計不若行狩陝西反據形勢以臨之鳩集藩輸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銳氣下兵以圖收復此萬全矣金人若犯都邑既掩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得救而我在陝西鳩兵稍成就計已四五月則天時地利彼俱不得必引而去重載而歸可一舉彼也都城爲患不過一火而已此疥癬爾雖恐殽澠道險勤王之兵則可從南陽走武關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過回遠比殽澠差數日間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二十七日不得

（對至元日季兄始得對於延和殿當季兄待對殿閣時三人同班一給事王雲一中書舍人張悫也雲方議言大臣皆失措李士美已失魂矣某問著都不能答至今謀不定奈何今尚書來何所建白耶季兄即以前說及之雲曰雲所以求對者正爲此告尚書大家著力季兄見上上大然之曰卿可帥長安爲朕先去鵝兵斂賦俟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奏之詳然後來條與僑在穎橋得鎮一見雲因及城守之事雲曰國家不過開元天寶事爾今卻城守致大禍者某人三人皆罷對而上以季兄劄子手付大臣曰俯可日下換資政殿大學士除知永興軍先去俟朕至是日喚又議遣差排頓遷官大臣因共薦舍人席益召至福寧殿天子面諭所以仍曰卿可先去大郡則諭以車駕親出可備五萬人易權資賜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需皆預爲之備卿可置司於鄧州聞朕出即復來迎又使益自辟官從南陽通金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撫兩路便宜行事益又奏無兼侍乞攜母氏先行天子亦可之謀已定矣）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降輦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諭六軍將每句聲諾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副之（案曹曚原本誤作曹矇據宋史本紀及薛應旂畢沅續通鑑改）置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銀錢各百萬（案靖康要錄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句文字準備差使統制統領準備差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部戶房人吏數十人賜銀絹錢一萬貫匹兩）朝請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壬申詔每路差近上內侍一員督帥臣將勤王兵入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太學生陳東上書曰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色悉取給焉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人所動心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

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強及市井惡小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煥是京子攸之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嘗上書言六賊罪惡（案陳東等上書言六賊惡在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日）賊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貪緣上皇遂請此行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必假上皇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爲患豈夷狄比哉望悉追數賊悉正典刑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上然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

癸酉斡離不軍至京城西北（案斡離不即金史之宗望也金史宗望本傳云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大金國志斡離不傳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謂呼作二太子其說與金史不同中興禦侮錄作阿里勃）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案靖康傳信錄牟駝岡者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隆起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霧澤陂靖康要錄作震澤陂）務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也自虜騎臨河梁方平燒橋而遁虜不得遽渡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全行無復隊伍既濟據牟駝嶺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琯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是夕金人攻宣澤門（案宣澤門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摘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杈木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自

上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氊幕安砲座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畢四壁各備以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案）通津門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東水門）護延豐倉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外（（案）朝陽門靖康傳信錄作宋門）占樊家岡使虜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虜抵城下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以尙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假工部侍郎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望之卽行少頃虜亦遣吳孝民至舉鞭與望之遥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與世則縋城下入何灌帳中虜使二人亦至孝民因言欲割大河爲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之久之孝民不答遂與望之來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鄭望之撰有靖康城下奉使錄自述其事較詳今附於此奉使錄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任尙書駕部員外郎太僕司進馬兵部尙書路允迪來傳語約同到都堂問子細旣到都堂見官吏紛擾望之徑入太宰李邦彥閤子宰執具在亦有從官三五員少宰張邦昌正行步前執望之手曰鄭郎中在此可往時有一內官在側邦昌卽令任珪奏云已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去望之白云不知何事邦昌云遣得何灌奏言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來勞軍卻恐有商量望之又云乞見上得使旨乃行邦昌云有甚旨且往軍前看他家如何說有內官一人同珪來傳宣令押奉使出門借尙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副使差高世則是時愴惶更不暇往國信所關鞍馬袍帶邦昌顧小吏取公服允迪假金帶鞍轡纔坐上馬到安遠門登城見何灌人馬在城腳下擺布遣語音高大者過濠望金人軍前聲言朝廷遣工部鄭侍郎往軍前奉使可遣人來打話見一紫袍人稱大師一白袍人稱防禦紫袍人係燕人吳孝民白袍人係金人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今上皇帝卻位教書以手加額說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卻與他講和休如今來南只似買賣也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則非是買賣譬如有人買絹一匹索價三貫文買者酬二貫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遂交易如此請之買賣今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彼無一物與我豈可請之買賣止是强取孝民更不說話便要入城至都亭驛時約四更多時纔到驛上賜到御筆適知鄭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話說一一奏來）

甲戌鄭望之高世則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上皇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遣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懽好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今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卿李梲奉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李鄴）鄭望之高世則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中旬聞賊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回京師再遣鄴與李梲等行當即此事是鄴梲二人同行長編與續編各舉其一也然鄭望之奉使錄之三賓奴等謂皇子郎君訝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答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曾得消息又似此時李鄴不與望之同往而同往者惟李梲耳然則李鄴使金直至初十日乙亥始與望之等同歸而三朝北盟會編稱鄴於初七日回京師至是再遣亦不免誤）宰執退綱獨留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

李梲柔懦而誤國事因言虜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猾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寘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李綱請行一節此繫於甲戌日與靖康傳信錄不合傳信錄云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城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詔升殿奏事引使人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請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內請行傳信錄虜使入城在初十日而甲戌則是初八日其不合一也傳信錄虜使俟明乃入城而此則癸酉夜自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其不合二也李鄴於七日癸酉回京師乃是一人獨回並無虜使相隨則傳信錄謂遣使隨李鄴請和當指乙亥日與三寶奴等同歸無疑安得李綱請行反在李鄴未歸以前其不合三也乙亥爲是月初九日疑虜使昏黑抵城下當在乙亥之夜明日丙子入城正與初十日合則李綱

請行當在三寶王汭諸人來獻玉帶名馬時而不在吳孝民入城時也鄭望之奉使錄稱孝民號奏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上即云李梲鄭望之過去與此云上顧宰執亦不合）既退梲與望之再對上云若及割地則多與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次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梲押金一萬兩及酒果賜斡離不（案靖康要錄云出城時日已昏黑有金人騎兵三兩人不知是使人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四人亦傷夜至孳生監鄭望之奉使錄云孝民屢前逼出城繇何候賜金酒果所以遲留上馬時日落多時出萬勝門約一二里間日已昏比至孳生監一更多時見斡離不但許國家違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殺金人之詔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乃云夜晚候來日相見）使人至幹離不南向坐見之（案靖康傳信錄云梲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爲趙氏宗社恩莫大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綵各以千萬計馬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

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案鄭望之奉使錄此段云云明日再見使及之）梲等不敢有言但曰有皇帝賜金萬兩及酒果斡離不令吳孝民受之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案奉使錄三寶奴等云皇子郎君至中路便意回只討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逐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事知是上皇遣來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慮有如何望之云主上嗣位十餘日上皇已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首言以我納張覺故舉兵（案張瑴金史作張覺入叛臣傳北盟編及奉使錄亦作張覺大金國志作張瑴）既聞上皇禪位少帝登極即擬還師竊訝南朝不來求和望之云女眞本一小國初以士馬彊盛滅契丹終能以禮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爲美若一向恃强務欲幷吞非至理三寶奴云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爲質古亦有

之譬之云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不知周鄭交質其後李至交惡果爲大計質亦何恤若以親王往萬一有感風露致不測以人情言之貴朝亦不得不悔此事終恐無益三寶奴笑云北朝以兵之所加爲疆境今已至汴而皇太子郎君但欲畫河爲界已而望之云朝廷自來與金國講好以燕山爲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爲戰守備豈事力誠卑弱若皇太子必欲以河爲界此乃恃强有所邀耳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前日燕山是也北朝得南朝地恐亦然蓋人情向背不同不若增益歲幣爲無窮利爾因許銀三百萬兩三寶奴不悅而退是日虜移壁開遠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鄭望之奉使錄三寶奴云南朝得北朝地圖不能守北朝得南地豈守不得古人有守得者望之云耶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如何謂之守得三寶奴云有

（守得底望之云北邊種落得中原地無如拓跋魏然自拓跋南侵改爲元魏已百有餘年當時所立君長猶中國之人也用中國之禮樂中國之法度中國衣服故中國之人亦守之今大金豈可以拓跋爲比又做笑云舊日三關也屬北朝來望之云國家財賦各有轉運使總領河北糴便司蓄河北緣邊州郡多是遣濼地無出故朝廷支降錢本糴便司和糴斛斗以給諸邊太歸若論三關地政是塘濼所在不若問朝廷多增歲幣又無水旱之虞豈不永遠大師更熟慮即是長遠三寶奴云樞密侍郎眯心各自盡忠盡節爲國家說得甚事但計多人馬遠來不成則慮堂去也大金人馬不但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卻存舊好所有金軍朝廷須是特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云河東國相二十萬皇子郎君一頭項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止河東軍去此事朝廷不要遲疑早早便宜這裏許多軍住久是壞了你家人民田種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及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三寶奴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錢銀一錢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許大口又似以河爲界好難商量）

乙亥李綱方入對外報虜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案通天景陽門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新城酸棗門）上命綱督將士捍禦綱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云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傳信錄云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虜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虜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虜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綱登城督戰上遣中使勞問手劄襃諭給內庫酒銀盌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虜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康雍邱鄢陵扶

溝僅存虜恥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隣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也鄭望之等在虜營幹離不約見之引李鄴沈琯於其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緞百萬匹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爲質（案奉使錄是日早有韓宣徽過位相揖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耀兵幹離不笑云打城人適以已句回矣又云講和事此自講人去朝廷理會於是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受幹離不書一封又一偏不封與望之同入城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銀表緞數日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緞一百萬疋一更後到殿門又見所進書方知要割三鎮及親王一員候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地界）望之辭以親王至幼沈琯謂望之乞遣郡王望之再三言之幹離不曰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還宰相候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幹離不出玉帶玉篦刀名馬各一遣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來獻催使人回夜到驛望之入對福甯殿具奏所言上令與大臣言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鄭歸奏聞邦彥議以金人所需金二百萬兩銀五百萬兩牛馬五百頭羊一千口表緞如銀數量與金八十萬兩銀二百萬兩緞子如銀之數牛羊并從所請上從之是夜定議蓋出於邦彥也北盟會編初十日丙子引見三寶奴上殿呈書爲明日事）燕山都監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鄴沈琯等並歸自虜營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幹離不陷薊州副使武漢英兇而降之十二月十日丁未陷燕山府沈琯被執二十七日甲子陷信德府知府楊信功被執惟李鄴乃奉使議和歸而又往至是又歸也武漢英歸自虜營蔡韓北征紀實以爲不在此時今附錄於此以存異說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文後皆在兩界對境謂之關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山即我玉田縣築一州曰清州以對平州相與通使人之正路也故其犯中國先以關牒來代州茹越寨及啟封乃撒書是也燕山路清州則有我文臣賀允中副使武漢英漢英乃毛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適至濤州而韓離不遣人約曰邀使人觀打毬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

（未過界無故事相會拒之恐托是以生事故勉而從之及至則以是日寧兵矣賀允中被鎖武漢英者武將與點幹雖不愛之因兇而左粘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漢英備見藥師犯中國得人初不殺日出皆我人也行將至眞定漢英說之日某猶不知大國用兵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報所擒獲者皆不殺然人安得戶曉謂如某者使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大喜乃多出榜文命武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部漢英用是得出乃徑走鬭下具以虜擣告朝廷日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今以黏罕一單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軍下燕山取眞定直掩東都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逐也）

丙子詔以金人入寇自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案）靖康要錄元年正月十日敕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顧惪弗類不能仰當天意屬鄰人遠制地尋盟遠傳多壘於四郊豈特慈因之百里征求財賄虔劉邊鄙朕甚惡焉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祗畏不遑康靖思弭艱虞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冀上天助順萬民效忠交扶不拔之基永底丕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詔大金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

行告諭盡數供助尚恐未能數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目下戶部尚書聶山送納

又詔蕃衍宅諸王金銀絹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司官察視曾經賜帶各家有現在金銀只令納元豐庫若故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宮觀寺廟奉先普安諸墳六尚局諸司并開封府公用金銀拘收納左藏庫

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去處即將所賜州府令歸金國詔令降詔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上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臣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即以爲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閤見宰執李梲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到河

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京城搜括金銀靖康要錄自正月十日以後屢有詔旨今並附載於此靖康要錄正月十日聖旨大金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服取財物朝廷以生靈爲念遣使議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方肯退回朝廷將應於官司庫務見在并文武臣僚之家金銀贖付外尙未數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措置庶免吾民肝膽塗地可應在京士庶之家將現在金銀權行借用限目下於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籍沒家財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數如納數多當議量度於文武官內安排與理選限不礙正法理爲官戶注授優便差遣十二日聖旨令張道濟於內事之家共取銀五百萬兩金一百萬兩仍差何㮚周文懿開封府拘收童貫蔡京諸人仰差唐重謝克家李權師驊於蔡京童貫何執中鄭中高作王憲彭端劉宗元等家并其餘藏里所有金銀並行直取日下於元豐庫送納若敢徇情隱庇或轉爲藏驟許諸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行軍法又御筆將元奴李師師王仲端及曾祗聽於娼優之家并袁膺武震史彥蔣藥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沒并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特賜金銀許繫金帶人及揚毬張補姜堯臣李宋實張師賣李宗振宋譚董庠金銀並仰聶山何㮚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十五日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十七日

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金銀數多者先投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切來者奏聖旨依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二十日專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而奉聖旨大金買兵馬圍京城其勢甚急朝廷爲宗社生靈遣使議和須籍金銀幣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令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飾之物盡行劫刷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盡數津致前去大金爲見其數未足復遣使臣諭意難爲退軍兼恐兵衆竊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覽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令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黃榜並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迫切之意仰自令月二十一日爲頭廳執政侍從官宗室外仍將住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illegible]日內審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貸[illegible]之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詣雖於許[illegible]許陳告並以所告之數五分之一[illegible]十萬兩除賞外仍與之成忠郎金一千[illegible]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告而[illegible]沒家財誣告不貸以其罪罪之令來[illegible]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illegible]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憂民要[illegible]送納侯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敢故遣[illegible]金銀緞絹免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illegible]）

（場州西榷貨務交受二十三日聖旨假到士庶金銀令拘收籍沒王黼李彥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絕田產給還原主名官告補度牒紫衣師號者聽）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亦不足充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鎭其實十餘郡地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僖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道所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之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种師道及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請緩給金帛禁遊騎不得遠略俟歸扼而蹙諸河女眞豈知有孤軍入人境而善其歸乎）宰執皆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塗地尚何有三鎭而金幣之數皆不足較也上默然綱因求去（〔案靖康傳信錄云上爲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欵我此徐議也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朝廷卽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以李鄴高世則爲送伴使副綱尙留三鎭詔書不遣幾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爲後圖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康王既受命日趣行曰此豈可緩耶世則乞備親王儀衞稍重事體若示以弱益爲虜所輕侮章不報（紀事

本末卷百四十五）

庚戌張邦昌從康王詣虜營自日午至夜分始達時胡騎交馳王意氣閑暇如平日李鄴高世則齎和議書送伴蕭三寶奴等同行時四方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鄴等所齎和議書與十五日幹離不回奏并書並載三朝北盟會編今附錄於此朝廷和議誓書云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懽盟變爲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太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棁等赴議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迺承計議使高允張愿恭齎到文字大闕容引備諒陳誠救拯生靈悖締盟好戴惟恩義深矧感悰今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令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旋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轄縣鎭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應管擔制交送至於只尺土一民不合侵犯招納若是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並已死外應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令隨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疋帛並雜物折納決無相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義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壽伏惟照察謹內十五日斡離不回奏曰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制斡離不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閤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舊好敍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遽解重圖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罷虜殺發既復舊約欲成長[illegible]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illegible]誠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illegible]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爲今年分撥遷[illegible]正月依應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illegible]得歷倬歷其師代乞照察謹奏書日[illegible]處置使斡離不上書於大宋皇帝闕[illegible]到誓書暨皇弟康王并少宰一員至[illegible]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令既[illegible]好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illegible]至德當司已鈐束遂處單兵更不令[illegible]書

（再立盟約乞賜盡言遣差使徑將來詣當司特恐發遣赴闕郎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劫掠傷民早為交割本月十一日夜南方天氣亦直至天明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敦大信反身修德必抵消禳錄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辛巳虜陷陽武縣知縣事蔣興祖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陽武原本誤作湯武宋史地理志有陽武縣屬京畿路開封府無湯武縣宋史本紀亦作陽武今據改）

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師未集虜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鞍謂無與為敵至是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十朝綱要並繫此事於是月十八日乃甲申也較此後二日三朝北盟會編在二十日丙戌較此後四日宋史本紀薛應旂通鑑亦並在甲申與綱要同）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闕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丁亥陝西种師道姚平仲鄜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汧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丙戌又有劉光國楊可勝李實諸路兵而張俊馬遷韓時中等兵至在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案靖康傳信錄云上意欲以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以平仲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案李埴十朝綱要种師道分兵為兩寨一屯城西南一屯城東北附陳洲宋門通都人出入戰於板橋至夜焚馬監東廓金人始憚王師東都事略板橋之戰在己丑較丁亥後二日）而行營使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托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始分（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戊子李梲鄭望之入對上曰虜須金銀無藝安得充數禁中珠玉多卿等可往議以充折也梲等既至王汭迎謂曰不知以何事來皇子郎君緣打毬冒風若有他議待暮當相見若但言犒軍金銀此已改擇使者往矣無勞重議也望之度不可見卽以上意語汭汭曰誰復敢言公歸試以來或可輸也望之曰今無成命萬一輸而不受望之為罔上奈何汭曰公如為皇子言汭命之輸吾亦一欺罔也但吾以好意相輸決非相紿耳（案鄭望之奉使錄王汭云皇子郎君亦愛此等物前見高觀察所執笏借去看一極愛樞密侍郎如今歸去後可辦下所有珠玉等別做一日便押取來須有商量與此不同）望之等入城已過晡卽入對上云珠玉當聚實宣和殿盡數以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十七日聖旨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罷乃是月癸未日也戊子為是月二十二日相隔止五日而議和之策復行）

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村為盜所殺（案輔固村靖康遺錄前錄並作負固村遺錄云黼斬於此百姓謂之負固村前錄云在應天府杞縣之南十里）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疋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靖康要錄二十五日開封府奏本府提事使臣韓膺等狀蒙差體究王黼所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承豐鄉輔固村為盜所殺取到首級申是王黼被殺在前一日庚寅而辛卯始言其事也李埴十朝綱要是月庚寅開封府聶山遣人追殺王黼於雍邱取其首以獻中興姓氏姦邪錄亦云遣使斬之陳桱通鑑續編謂開封

（尹聶昌有怨於黼遣人殺之是也聶昌即聶山後改名耳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並謂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托言爲盜所殺亦得當日之情九朝編年備要云黼罪固當誅朝廷不明實於決而回枉若此爲失刑矣靖康要錄是年閏十一月一日胡舜陟劾奏聶昌附載其文備見聶昌陰鷙之狀足與此事互相證明要錄胡舜陟奏聶昌妄人之雄小人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蔡京之客次擢爲戶部侍郎未已尹京欲爲蔡京中傷王黼反爲黼所中而罷居鄉郡以州縣之勢家奪人之田宅州縣請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託像所論責居湖外蔡京方再爲宰相以其凶悖可用遂召至闕今春士人伏闕昌爲尹詣太學謂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公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驗皆請假去平以虛言悅士人因上書薦昌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瑛訟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瑛行遇殺而實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瑛之父與祖入府禁獄雖有指揮送大理而昌不法遣使大理官就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理直何必留府欲世瑛三世被害慘酷如此豈人心故閤門祗侯陳申怨致世瑛作狀追捕係獄毒楚備嘗鞭兩股皆獨百姓二人爲世瑛送食昌以事誣之庸決至死刑之寃濫一至於是夫怨氣傷天下之和致上帝之怒江鋒昔爲撫州教官與昌有隙鋒北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臣范振受贓三百千大理勘籍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奪之柄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畜於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賜馬取爲己有方單用度不加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請萬緡爲私費嘗爲臣僚所論守禦司寄姓者甚多如奇人輒念輔及號知足道人者皆與官寄姓名緩急之際何賴爲今日募兵尤爲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情輕薄小子姓謝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令與害皆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爲私恩豈忠君愛國者乎宰李平西雍應不才家有美婢而昌從之引爲少尹夜使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與昌姦雄可畏牢籠使爲己助昌格有力亦深給之士大夫目格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姦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足者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之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乃付二姦是宜夷狄侵侮土地朘削而國勢危蹙矣伏望陛下睿斷赫然竄之天下幸甚）

癸巳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其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係契丹渤海雜種

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已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臣於去年冬嘗與諸生伏闕上書論六賊之罪又近言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挾道君南巡恐生變亂乞追還闕下各正典刑至今未蒙盡行或謂朝廷方有夷狄之難未暇議此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俅近取其兄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幾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傍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憤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此況數賊之黨偏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粹中乃京甥婿其弟虛中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煥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勔有一鄉附己之

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卽恐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陷傾父子使之離間其事必有至難言者何爲尙不忍於此非梁師成陰有營救而然邪請言師成之惡外雖儉佞而其衷陰險禍賊招權怙勢壞法亂紀無所不至上皇每所進用宰執侍從師成必收以爲己功故大臣聽命師成以行國政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士而師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特赴廷試宏自賜第之後仍令備使臣之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是富商豪子或非泛投官之徒以獻上書特赴廷試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唱名之日師成奏請陛降絕滅公道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鎭書藝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靡費百端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使師成不去同惡尙存羣賊等輩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胡可得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三十日丙申較此後二日）

乙未輔臣李梲鄭望之入對上令至宣和殿閲所列珠玉命梁師成同梲望之津致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二十九日望之同李梲齎珠玉犀角象牙出城須臾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訖梲上馬入城無梁師成名據下文梁師成已於是日至八角鎭而死安得與李梲等同至虜營顯見其誤攷鄭望之奉使錄宣和殿賜珠玉卽在二十二日國城人奏之時內官梁師成舉起一玉盞外甚成龍螭形云此盞只礙作工價幾千緡上云不知要做甚補過福甯殿令梁師成專管津般赴軍前令梲與望之具管押前去是梁師成止於二十二日管理津般事務實非與李梲等同往虜營也奉使錄梲等出城在二月一日丁酉較此更後二日是時梁師成已死）詔暴梁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爲彰化軍節度

副使遣使臣押至貶所至八角鎭而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二日聖旨梁師成朋附王黼衆議不容可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二十九日梁師成至八角鎭卒則降詔當在戊寅日而乙未乃其死日也三朝北盟會編貶梁師成在正月三十日丙申未知孰是然據鄭望之奉使錄是月二十二日津般珠玉倘令梁師成專管其事則要錄謂十二日已貶者恐誤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鎭殺之陳桱通鑑續編云縊殺之以暴死聞王宗沐薛應旂亦同惟趙甡之中興遺史曰陳東疏奏未及施行會姚平仲之敗遂有歐擊宦官太學生伏闕事再貶師成循州安置未行師成知不免遂自殺）

是月江端友上書（紀事本末卷百六〔案〕原本止稱靖康初無月日据靖康要錄四月初九日吳敏劄子稱陛下卽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諭事甚衆知必在正月間也今附繫於是月之末要錄吳敏劄子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幵詳言其迎養所生之母孝又嘗聞搢紳論其詩而端友躬耕蔬食守節自重頃闕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訖不肯就自陛下卽位求直言端友嘗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鄰柄任申先尹焞鄧肅之流偶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白時中罷李邦彥起復太宰張邦昌少宰都人呼邦彥爲浪子宰相〔案〕李皇十朝綱要繫此於辛未三朝北盟會編繫戊於六日壬申靖康要錄罷白時中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在是月五日而李邦彥張邦昌除授在七日東都事略宋史本紀及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並在辛未與綱要同幼老春秋云邦彥性俊爽同學者服其敏而工然習下烹閭閻鄙褻事自號爲李浪子宣和七年拜少宰惟以謔佞取容鄙無建明喜譚善謔尤能爲市井鄙俚之語每以鄙俚之語綴成小詞無藉子得之喧傳里巷邦彥嘗自云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毬做盡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彥爲浪子宰相至是除太宰邦彥邦昌時中制文靖康要錄北盟會編並載之授李邦彥制曰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實資當軸之勛遜五品而鎭丙夷尤賴秉鈞之大中亟領廷號登冠台符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兼神霄玉清宮萬壽使李邦彥俊德明謀宏才遠器舉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量議窮治忽而發之以忱閩之詞蚤冠掄魁以旋持從棄嘉猷婉畫久翔致路之榮偉譽英聲寢亞家司之重學月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煇方壯朝廷之勢風塵有誓邀深遙鄰之虜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算謝安之壩情鎭物

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甯是用序陞揆宅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幷賦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毗之厚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如晦長於斷謀坐翊隆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承扶康泰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丕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授張邦昌制曰股肱之起元首庸聞帝舜之歌舟楫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儁望式贊鴻圖在考愼以惟精顯登庸之敢後誕揚孚號明告治廷通奉大夫守中書舍人推充神霄宮副使張邦昌識敏而器安才全而學博深於行己保禮義廉恥之四維端以立朝秉正直剛柔之三德粵登顯仕亟告嘉猷念天步之方艱愛民心之未定允資輔弼尤賴協恭是用推陞揆亟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於鳳沼俾亮采於龍墀所衍爰田申加真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宥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敉寧中外矯情當慕乎謝安鎮服遐逖守正宜師於裴度欽承予訓益懋乃恭可特授正奉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宮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罷白時中制曰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綱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罷特頒渙號用壹具僚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慶國公白時中性稟中和心存豈弟畢通經術藹貢薛于章之聲晚被眷知居蕭曹丙魏之地方胡驕猖狂之日乃廟謀經略之時排難戎庭儒弱訖成於無斷投閒置館保全實賴於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輔載爵春宮之舊賓時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秘殿傳佚仕於殊廷拓衍轅田陪敦圭賦於戲參朱邪之佐膺克盡於忠規追赤松之遊尚承綏於壽嘏藏應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又詔金國以大金稱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二日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爲稱合用國事者依自來體例施行更不以金國爲稱由丁卯朔推之二十二日乃戊子也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十四日庚午宋史本紀在庚辰以月朔推之十四日實爲庚辰而庚午則爲四日會編誤也畢沅續通鑑詔稱金國加大字在丙子爲初十日據金史太宗本紀辛巳日宋上誓書稱姪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則詔稱大金似當在辛巳之前而庚辰爲辛巳前一日

又种師道入見奏云臣以爲議和非計也京城周回八十餘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內劄寨而城外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逾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卻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上令與邦彥共議師道見邦彥曰師道在西上不知京城高堅如此禦備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不足守則有餘京師數百萬衆盡皆兵也師道與邦彥議數日不決案此文與三朝北盟會編略同會編附此文於二十日丙戌种師道等兵至闕下之後

又王孝迪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案靖康要錄繫此於是月二十六日則爲壬辰三朝北盟會編在二十日丙戌李綱傳信錄云余因對於福甯殿奏上曰今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又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榜所令傳旨收榜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據李綱對福甯殿即在明日癸巳則懸榜不過一二日耳孝迪後爲胡舜陟所劾並詳靖康要錄今附載於此要錄是月二十六日宰執等理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又送以服御輦玉腰帶珍珠寶器珍禽香茶錦綺酒果之類幷以祖宗以來實藏珠玉等準折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於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錢犒設大金軍兵揭長榜於通衢立限傳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許奴婢及親屬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而民閭藏蓄爲之一空是年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棁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乘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令猶以祕殿浚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後孝迪天資懦隨無一可用爲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爲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爲翰林學士則文詞疎謬取笑四方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媚家驟引爲中書侍郎當國家多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遣此變亂背顯效死以齊綬急又豈發其賓貨哉但詔溫語勸論無不可者孝迪輒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虜人殺掠叔謬爲詞恐務士民而不知尋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判之間無不怨債所差從官論權貴之家差牒未授降官以至悉人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亦受害伏望特賜罷斥奉聖旨王孝迪放罷北盟會編此事在四月十六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慈谿馮一梅輯注

一第2二七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8　版反内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三

欽宗

靖康元年二月（案四史朔閏考是月丁酉朔）丁酉李棁鄭望之至虜營金先遣棁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始堅守和議俟姚師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金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甯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還勢須逗遛半月重兵密近彼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眞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可用（案此云李綱主平仲之謀誤也綱期於二月六日舉事而平仲先期於初一日行之而敗似不得歸罪於綱矣靖康傳信錄述之頗詳其畧云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爲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斡離不者取令上皋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既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手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令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爲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據此則平仲舉事綱固不及知也趙甡之中興遺史云上問兵期師道請過春分節上以爲緩乃密遣平仲及楊可勝等取二月丁酉出兵劫摩兜剛大寨可勝奏曰此行決危又恐失國家遣親王宰相和議之信臣欲作奏檢藏懷中具言臣不俟聖旨往擊賊上許之是日也用術士楚天覺剋擇劫寨之日漏諳於數日之前都人戶戶知之又植三大旗於開寶寺皆書爲御前報捷字仍於封邱門上張御幄以俟車駕臨受俘獲都人塡溢於衢路隨待捷音平仲可勝等以兵七千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鐵鷂子兵以待官軍平仲等大敗可勝被執据此則師道尤無罪也）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

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授節鉞（案靖康要錄平仲嘗從童貫平方臘回京師誇大殺獲魔賊之多大臣信其說意謂以殺金人如魔賊）平仲意欲夜叩金營生擒斡離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金人皆知之金先事設備故反爲所敗（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殺傷相半楊可勝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今再遣兵攻之亦一奇也邦彥畏懦不果用）時康王及張邦昌留金營斡離不請相見帳前立本朝旗幟數百面又俘金將校數十人以責邦昌邦昌云此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實爲此舉耳斡離不曰謂我賊耶安得如許其衆相公但可誘爲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所館有韓爵太師者傳斡離不語獨止鄭望之曰侍郎首來議和者今當往都統國主（案[illegible]薛通鑑續編謂送鄭望之等於黏沒喝營誤也[illegible]都統國主當別是一人黏沒喝即黏罕稱國相不稱國主）因導之北行穿營柵屈曲可六七十里始至立寨處其實不出一二十里故爲迂回以示衆盛夜後始至與國主相見譏徹從者以刀仗夾衛而入既見國主曰侍郎首傳和議今顧以兵相加侍郎逭不得一死姑實言朝廷所以用兵者何望之曰使人如前知朝廷用兵豈肯出城犯死國主曰然則果何人望之曰以爲勤王者自出意耶萬一朝廷所命則使者爲欺大國若直謂朝廷命之攻耶萬一勤王之師實爲之亦爲欺大國若以實言郎眞不知耳今人牆壁外事耳目不接尚不能知何況身在郊外豈能知用兵者主名哉國主辭色稍定徐徐問勞望之且曰侍郎休矣明朝相見翌日望之同斡離不寨其下驚曰公顧得還耶張邦昌曰昨夕康王

為公泣下蓋聞軍中語謂迪（案原本此下有闕疑脫都統二字上文云侍郎首衆議和者今當往都統國主營下文云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似此亦當云都統營）營非善意也少頃望之從王汭乞歸汭曰公方主和而兵從之皇子大王疑君心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今幸脫彼未可言歸也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陽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金騎出沒塵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帥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臺諫皆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所滅無復存者（案靖康傳信錄時姚平仲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誅遂去而宰執臺諫閧然為此言）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案靖康傳信錄時幹離不遣使以為用兵特將帥所為不出上急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金人復遣使來議和）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逐綱以謝金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綱之罷宋史本紀及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於明日戊戌三朝北盟會編是月二日戊戌有幹離不問劫寨奏書正與同日李埴十朝綱要書己亥金人復遣使求議和與會編差一日）

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閤罷命乃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並如故是夕上降親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意綱感泣以謝（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辛丑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曰（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並載此云臣聞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姤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云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鄉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又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惑莫知所以此必邦彥濟陷）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豈足為辱況示怯示弱奇謀祕計豈可遙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切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一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有云臣等竊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雖鄭居中力爭此事不可輕舉而王安中力贊王黼以遂其事邦彥非不與聞此議而畧不加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遂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寧旰邦彥

並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國家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而復忌嫉賢能害國家大計蓋邦彥首倡請和之議又請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逭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社稷存亡時未可知若謂虜人眞願請和則既和之後何故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垂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復議和之意必更微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駭對至於流涕議相弔以爲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黜李綱非特墮邦彥計中又墮虜計中矣聞朝廷又欲增與駝馬等物無乃借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畧不念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更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都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之者蓋以此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畿數百里今若棄太原則長安乘城千里日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嘗有割地之請當時朝廷甯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始邦彥等思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耶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太原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是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人未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廟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北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繫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行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迫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彥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擊姦力排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累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侍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以忠心事上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綱於國家可以大用臣等可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

木筏爲大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設備者又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稍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避陛下方此當深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云若以虜人申請和議遂欲罷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誹謗之故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以安中外心下卽繼云昔魏文侯令樂羊將兵攻中山當時興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臣之功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惟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强弱措置如何耳詎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用其間而裴度親身督戰卒破蔡賊當時有曰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論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勿克有終也臣等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者矣臣等學校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而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社稷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路商旅一問之試問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去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愼臣等布衣之賤論及宰相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悅伏待罪之至）於是軍民數萬人擁伏闕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至闕前衆指李邦彥數其罪嫚罵至前擾

其履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兼開封尹聶昌舉鞭揖東等曰諸公爲此可謂忠義矣邏者以聞上令閤門受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鬨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乃退於是知樞密院事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未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猶不退時已日晡矣百姓乃舁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撾而壞之山呼震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義脅天子不猶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濋奏於上曰事已爾可柰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

書樞密院事耿南仲言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案〕靖康要錄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爲天子傳宣言無不行令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种宣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百姓數千人詣浴堂室院迎之上益恐於是相維而宣諭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臠而磔之即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取其肝腸揭之竿首號於衆曰此逆賊也綱皇懼入對泣拜請死上亦即復李綱尚書右丞充京西四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固辭上不許俾出東華門右掖門宣諭衆亦稍去綱再對上命復節制勤王師師道亦歸其廨士庶知二人復用也遂散時師道實不罷蓋外議流傳之妄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通鑑〔原注〕呂中曰自女眞叛命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爲城守之計旣以堅

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爲卑辭之請師道旣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爲不和之謀師道方逞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爲急擊之舉姚平仲旣敗又以李綱种師道爲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爲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狄我朝廷之議畧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鎭爲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遠人又以爲女眞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尙集議者問以三鎭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淸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合淸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被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變如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後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甯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據此注引呂中說姚平仲旣罷又以李綱种師道爲誤國而罷之與紀事本末稱是時師道實不罷兩說不合据三朝北盟會編是月三日己亥大臣奏李綱种師道出師敗續可正典憲乞罷綱等种師道罷爲太一宮使李綱罷行營使靖康要錄是月三日亦書李綱罷尙書右丞親征行營使种師道罷宣撫使而靖康傳信錄亦云是日种師道罷宣撫使似師道實於是日與李綱同罷外議未嘗妄也然折彥質所撰种師道行狀

云姚平仲用兵不利上曰朕誤於聽用非卿之罪乃獨黜綱焉九朝編年備要亦云師道未嘗去位則是日師道又似未罷兩說未知孰是陳桱通鑑續編云旣而都人又言驟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讓親之曰果我公也相寵登諾而散是時外議之傳困莫不以師道爲巳罷者會編要錄諸書或亦沿外議之誤耳又是月十七日癸丑師道實曾罷爲太一宮使或以一事誤爲兩事亦未可知王偁東都事畧宋史本紀均於是月癸丑書种師道罷而宋史本紀是月戊戌獨書罷李綱不書師道殆亦有見於此歟靖康要錄是月四日先有孟鉞上言乞用李綱不及師道亦一證也今亦附載於此要錄元年二月四日孟鉞上言臣近乞召用朱夢說范宗尹事巳蒙俞允天下幸甚臣更懷迫切之誠挈賜采祿臣聞太常少卿綱推孤忠自許之泳首決天下之大事蒙陛下遽以股肱之任雖愚憯無知之人亦皆鼓舞欣忭況忠直有議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如此以大事論之則臣竊自愚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骨髓藥石之論當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所難能然一人之才安能肅十萬人所長諸葛管蕭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然劉備不以奇謀爲短而棄之不用也惟在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陛下若謂李綱短於用兵令罷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綱錄

（忠正大用以敵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壅遏之弊自此始矣臣竊爲陛下痛惜之伏乞始終保全令依舊裁決大事專一進退人才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仍候朱夢說范宗尹到闕亦行大用奉聖旨依奏初五日陳東等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已親覽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恃眾亂行毆打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是夜復聚眾殺內侍而毀其家者數十人明日詔再下猶不止初七日李梲蔡懋言於上曰太學生率眾伏闕意在生變不可不治上不之罪也司業唐黃傳以不能約束諸生待罪詔答以逮交本職先是諸生聞朝廷欲治其罪不告而去者大半學官以不告而出用學規屏之諸生復鬨然乞同屏乃亟命楊時兼祭酒召書生慰勞之越兩日復令聶山傳旨喚諭先是聶山奏上同臣前日聞蔡懋李梲諭與太學長貳令屏出伏闕上書陳東等諸學生聞之莫不憤恭一學盡揮袖出學今日又聞梲所王時雍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置於法臣聞不勝惶擊仰惟陛下以睿知之資撫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忿乘隙相聚殺傷內侍指罵姦黨蓋恃陛下仁聖人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蔡懋李梲王時雍之徒恨其罵己而稱李綱驟欲動其根株悅宜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兼士民上書不約而從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陛下所欲急聞而姦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府快其私忿臣願陛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於姦臣之手而忠言讜論且聞於九重實宗廟社稷之幸）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俅（案王俅原本作王球後再見或作王球今據東都事略宋史本紀並作王俅前後一律改正）使幹離不軍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案靖康傳信錄復差臧禹秦檜爲割地使）仍就迎康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五日朝廷遣宇文虛中與望之相見具道皇子郎君有再和之意劫寨事只做朝廷不知要錄又載六日王洧隨虛中報聘洧云皇子郎君道劫寨不干鄭侍郎事教他入城九日再往奉使始有迎康王之說三朝北盟會編載幹離不問劫寨奏書在二日戊戌而宇文虛中持報書及李梲沈晦路允迪秦檜程瑀奉地圖交割三鎮亦附於二日又差路允迪宣諭守臣下割三鎮之詔則在十日丙午其別遣肅王爲質請歸康王一書與幹離不送還康王一書均在正月二十四日庚寅所遣齎書者爲李梲亦非宇文虛中也與此不同陳桱通鑑續編云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令李邈領之次於汴河及姚平仲失利長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絕而入京帝欲遣之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冒鋒

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離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甚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止許以肅王代質又云帝以金師未退令虛中再往幹離不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幹離不變色虛中曰太宗陵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金人必欲得之虛中還復命帝許割三鎮載書稱伯姪命虛中復往幹離不乃許之由此觀之虛中使金營凡三次其第一次出使自當在平仲劫寨之明日北盟會編虛中持報書繫於二日不誤此云齎三鎮詔書以往當是第三次出使繫於五日亦近是而靖康要錄謂第一次出使在五日第二次在六日第三次在九日均與此不合然康王之歸此繫於乙巳亦在九日又疑虛中就迎亦當在乙巳爲是辛丑乙巳必有一誤存疑俟考）

壬寅以祕書省著作佐郎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案李埴十朝綱要肅王名樞）使幹離不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初金人請以越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載此事於七日則爲癸卯與壬寅差一日要錄又載四日金人求上母弟爲質乃以駙馬都尉曹晟使其軍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金酋名改晟曰實蓋四日庚子金使來請六日壬寅下詔而七日癸卯始行也東都事畧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此於癸卯與要錄同而曹晟之使則宋史本紀在庚子較此前二日北盟會編有別遣肅王爲質請歸康王書繫於是年正月二十四日今附錄於此書云比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爲質今令弟肅王前去可諒誠懇之情然念康王留軍中今將一月朝夕憂念未嘗少寧雖皇子郎君義同一家必垂顧恤柰手足之愛同氣之親一日不見實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俟肅王到日便令康王早歸以慰茲寤寐注想之懷情深意切書不盡言再此佈敘惟冀俯察詳白）是夕李綱宿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案東都事畧金人攻咸豐門在辛丑）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故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怨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之軍皆驚呼（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三朝北盟會編是年六月十八日癸丑蔡懋落職宮祠分司居住）

乙巳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使人是日康王自

金營還（案此節原本在壬寅之後丙午之前當是乙巳原作乙丑誤也今改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使復來宇文虛中齎李綱所留三鎮詔書以往仍奉迎康王先是康王留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亂金人謂將官良家子似非親王豈有親王精於騎射如此乃遣歸更請肅王爲質）斡離不欲退師遣閤門使韓光裔交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賈噩代別康王上介王解所服犀帶付噩遣斡離不爲[illegible]別王留軍中幾月數與觀蹴踘雜伎會姚平仲劫寨金人以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流涕康王止之曰爲國家憂身耶金人莫不嗟歎斡離不由是畏憚不欲康王留更請肅王及歸都人爭迎觀之上喜甚賜予良渥（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上文宇文虛中齎三鎮詔書就迎康王在五日辛丑與此乙巳相隔四日据李埴十朝綱要乙巳再遣宇文虛中王俅使金軍就迎康王王即日遂靖康要錄九日差宇文虛中王俅再往大金軍中使仍舊差迎康王十日康王歸九日爲乙巳十日爲丙午康王之歸與此僅差一日而東都

事畧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並繫康王歸於乙巳則乙巳不誤而上文宇文虛中迎康王在辛丑誤矣然三朝北盟會編竟書五日辛丑康王及張邦昌歸自金寨則上文迎康王在辛丑不誤而此云乙巳誤矣未知孰是姑兩存之北盟會編有斡離不送還康王書繫於是年正月二十四日今附錄於此斡離不以崇義軍節度使大安仁龍州團練使耶律忠充副使送還康王書云使至迭承來諭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今如命道送前去綵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一爲旋爾用屈歸式表微意謹奉書奏聞謹奏）

丙午制授康王太傅靜江奉甯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日有此制文以月朔丁酉推之與此合又是年三月二十八日進授康王集慶建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北皆失載今並錄其制文於此二月十日制曰几貴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因心則友別介弟之故忘醇其顯屬錫以蕃社涓辰之吉揚命於廷皇弟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德宇清保風度凝遠出神明之背閑義理以居多宣日月之光安響處而無數比我驍之後軼至郊圻之驛騷毅然請行脅不圖已自此寄節顧烈上而或雖壁以至誠雖強敵而能感逆退師而底績遂輪飾以言歸足用濟帝傳之榮班分州牧之重寄中威雙鉞進律兩藩以屬羣倫以敦丕愛嗚呼原賜良矣飭見急難之情福祿嬗之宜共安平之樂往膺光寵益介壽膺可特進太傅靜江奉甯軍節度使桂州牧鄭州牧依舊康王三月二十八日制曰篤於親以興仁莫先立愛友於弟而旋故不令自字朕嗣守慶基抑奉慈訓肆龔崇於同氣乃誕舉於彝章容爾在廷聽子作命皇弟太傅靜江奉甯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覆常而達變迪吉而允文深才鍾河嶽之奇英氣稟乾坤之粹佩服儒術居閒義壞之多剛庇敵符弟爲盛武而屆克承休烈載錫寵光河間大雅不聲蕊聲華之特與東平全忠成孝宜眷禮之有加騎繫極之云初肆宜恩而自近其更旋於兩鎮仍行食於多明嗚呼小雅編案祿之詩允見急難之助嗣元菁鵲令之頌是彰友愛之符往體脊懷益綏壽服可特授集慶建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依前太傅康王十一月十七日制曰隳于貲以懸功所以正翰廷之治篤于視而元愛所以陸門內之恩脊雅賢貴弟方抗旌而終莫肆力以寵行揚於大廷布以字號皇弟太傅集慶建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康王信厚由于風蘖義烈出於天姿席地勢之華持之以約處舉問之微守之以謙比宿師之在門嘗仗節而出鄰克戎其績最人所難方盛秋之屆時屬朔祁之多嚮誼能禮商衛不韻身手足具懷固重勤於既往意氣白許乃不憚於一行載推誠忱良以是用仍攜鉞之貴加以巨藩因入命之崇升之大府陪眾邑采增行屏翰嗚呼政仁旋歸永綏壽履可特授安國安武軍

節度使信德牧兼冀州牧依前太傅康王又云制十月二十八日與韋妃同出）

是日金人退師初斡離不長驅犯闕無與敵者自四方勤王之師大集城下我勢已振即有懼心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辭就軍中賜宴遂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三朝北盟會編賜宴斡離不軍在八日甲辰較此先二日有斡離不辭別書十日丙午有斡離不謝恩書蓋賜宴在八日而退師在十日也東都事畧金人退師在丁未較此後一日宋史本紀及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云乙巳退師較此前一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圍凡三十二日）

戊申遣王俅使河南大金軍前迎肅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乙卯在戊申後七日）

己酉尚書右丞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以其舡栰渡河今繫橋濟師一

日而畢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案靖康傳信錄作十萬餘）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李綱建議沈琯有以教之也琯自譔南歸錄留述及此南歸錄曰初十日琯見李右丞言賊不過五萬能戰者止萬餘人太子營不及二十藥師常勝約三千騎諸營步兵闊止有三萬餘其過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擊李綱曰待與諸公議遂留琯幕中十一日李綱與[illegible]同詣閤門須引至後斂少頃同赴東府見樞密耿南仲李棁等琯告請人如告李右丞說李棁厲聲曰莫道金人不強若與戰決勝否李綱曰不須如此怕他琯曰琯忘身挈家以圖南歸蓋上欲朝廷知金人不多可以擊耳至於戰鬬事非琯所敢知須臾李邦彥已下皆來復告之曰城下之戰社稷之安危固不可輕舉可待其歸以東兵撤其後有必勝之策衆皆不答案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退師种師道請疏河邀擊之李綱亦謂撒取特言復三類候軍半渡而擊之並不從綱又請用澶淵故事護送之於是詔遣兵追斡離不之師及於邢洺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郵率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啟上追兵綱力爭於上得旨再遣而諸將還亦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遂護之而已原注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追破[illegible]出於三省者則分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國事安得不誤中興姓氏錄時种師中渡河上疏言黏罕已至澤[illegible]以候路允迪到尚須旬日若許臣自邢相間徑取上黨攻其無備破之必矣朝廷駭焉靖康前錄賊既退語於衆曰料南朝商量亦須經月方有定議乃置玉帛子女於中軍以諸國兵衛之騎房之兵在左右兵騎爲殿接響徐行殊無慴色後數日朝廷遣馬忠范瓊防送又數日令种師中以二萬騎屯滑陳兵河上不得輒渡西兵既遠來而不獲逞衆口喧然种師中擅發三千騎過河繼而得旨盡行至趙而樞密院追三將兵回河上賊復抄掠所過之邑及被旨許令追襲而賊之輜重已出境矣三將追至眞定賊雖未行吾之大軍往復奔驟疲敝之甚豈可接戰所以僅能罷迫出界非諸將之罪也）

庚戌以中大夫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靖康要錄載此於十三日則爲己酉與此差一日要錄又載李綱辭謝除知樞密院事告命在十四日爲庚戌此殆據辭謝日書也靖康傳信錄亦稱在十四日與此合北盟會編李綱辭知樞密院劄子繫於十五日辛亥劄子云除尚書右丞李綱言伏奉聖恩除知樞密院事聞命不知所措竊以鴻樞之長專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臣本書生進由庠序雖常以忠義自許忘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初荷上皇識拔執筆轉均日待清光屬大水纂至士庶弃走爭具舟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奏當路擠排流落七義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承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金人盜據全燕肆其兇燄來犯王畿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繁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上皇南幸淮浙廷臣亦有勸陛下爲避賊之計者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爲固守之策陛下不以臣卑鄙騤加擢用自底際不五日而須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彈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勳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簡閱將校率釁士卒躬背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以安衆間道移檄河北諸鎮豫爲隄防忘食不寢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遁獻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負畫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策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踐出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猶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預是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荊館親督將士列布衝要分遣單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揮拒賊馬射殺金人甚衆是夜臣陳兵扞禦宿城下明晨復列陣與敵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倍欲戰然臣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穎陛下至仁至聖灼見愚款實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康其空乏加賜兼金未逾三宿亟垂召見俾還舊物蓋付京城四壁守禦之事論以怨仇讒誘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畢謝之除感涙交集德除命輕捐軀曷避然惟是都城辯民因間殺掠內侍理貧彈壘臣躬秉睿旨即敢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辜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竊惟和議既成金人擁重貴邀名鑲不職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乘臣本志兼總兵政豈其所宜且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令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廷之令攻於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敵人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部饑邑關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須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道以興結保甲還州縣使各安其業內外人心漸以敉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今雖未敢亟去而忝冠樞廷非所宜據固當卑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祗受奉御寶批降詔不允日下供職）

癸丑澤州言金國相黏罕（案黏罕即金史之宗翰也陳桱通鑑續編及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作黏沒喝金史宗翰本傳云本名黏沒喝漢語訛爲黏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大金

（國志云黏罕小名烏家奴一名黏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與金史不同）兵次高平（〔案〕宋史本紀是月金人犯澤州之高平知州高世由往援之乃去陳桱通鑑續編是月丁巳攻澤州下之與宋史異陳遷恐誤）初黏罕既破忻代（〔案〕三朝北盟會編黏罕破忻代在宣和七年十二月忻州於九日丙午降代州於十七日甲寅陷靖康要錄破代繫於破忻之前與會編略異要錄云先是宣和中河北河東宣撫司謀取燕雲以燕雲之民置之內地曰忠勝軍曰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驍勇悍可用其河東者約十餘萬人給錢米以驕之雖請之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庫不足以飢而怒出不遜辭我軍所請皆陳腐亦怨道路相逢我軍卯焉辱之曰汝蓄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蓄人乎我將誅汝漢兒聞之懼其心益二侯釁且發至乙巳冬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兵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陷代至忻州守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迎之我酉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抵石嶺關）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案〕三朝北盟會編折可求敗於交城在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卯）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案〕圍太原至是年九月陷）適

平陽義軍破城叛去（〔案〕靖康傳信錄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名曰養驍積蓄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設發或遂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李埴十朝綱要請平陽守將劉嗣初劫漢陽義兵以城叛靖康要錄云初漢兒義勇軍四千人其將劉嗣初者宣撫司俾領其眾屯平陽見平陽人之垂誕遂萌擄奪之心會聞金人已圍太原而金人之餘黨且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圖於戎酋於是正月十九日偽爲入城負易者飯入即殺守關之人啟關以內其黨其徒大噪而入火譙門焚府舍甲仗庫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戰慄走且吁曰姦臣置漢兒內地今果隨其地徒舍宿憤殺人城中甚眾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括金銀驅婦女凡十餘日而投金人）陷威勝軍（〔案〕李埴十朝綱要權威勝軍事李植亦以城叛三朝北盟會編權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縣之知頂奮丕遠破殺）遂引金人入南北關（〔案〕靖康要錄金人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其酋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陷隆德（〔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黏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二日而城陷守臣張確必金人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遂見殺三朝北盟會編通判趙伯

孫亦被殺黏罕以燕人姚當知府事在二月十九日乙卯宋史本紀及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乙卯東都事略在甲寅）既次高平朝廷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轘車之險以种師道爲河北宣撫使（〔案〕靖康要錄作河東河北宣撫使宋史本紀陳桱通鑑續編並作河南河東路宣諭使而陳鑑繫於三月又書四月以种師道爲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撫使東都事略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並書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於四月甲寅）駐滑州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撫使援中山河中諸郡（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原注云呂中曰靖康君子皆未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李以援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與曰靖康未始不棄三鎮特有不棄之故耳使真不棄金安能爲我患使番以三鎮與金人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闕不可棄也吾誠不棄固當外爲不棄之謀以不怒金人而陰爲援之責以救三鎮此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棄之便則不復念軍民守國之忠一人言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擊爲之援是其所謂不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金之勢而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

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蓋未嘗有數十萬不敢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於紹興迨十年甯不肯降金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爲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當者侍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迄爲金人所用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爲乘師東民大矣猶可謂之不棄三鎮乎黏罕巳據太原斡離不巳陷真定兩河咽喉巳塞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棄三闕地孰便臣下尚相持棄不棄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侍汝議論定時我巳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爲敵所侮乎）甲寅侍御史孫覿言（〔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六日侍御史孫覿等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分遣使臣捐棄金幣以爲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爲搆怨連禍之人未即誅亟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

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爲朋黨（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交通禁御竊弄威柄鬻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贓狼籍）閨門渾濁父子喧爭厮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近侍小人相與唇齒恐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偃然自知羽翼已成根株盤互不可搖動）而凶燄益肆覆出爲惡（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斷貶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況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納燕人趙良嗣以爲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以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舉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悞國固不容誅而攜造邊患父子相爲終始與黼均爲罪首公議藉藉不決未可以已矣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爲三公者一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皆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尙懷槽櫪之恩顧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報遽上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樹挾輕貲一夕遁去君父悍然坐闖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意棹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如此使京向在相位安知豈不開關賣國如馮道輩乎幸相非其人果爲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輕侮無所不至而京又善姦害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眾論不容尤在於此伏望陛下睿斷敕使追還早賜竄殛以正京父子誤國謟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皇晚味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念懲被戒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又言（案靖康要錄此別一篇也二十六日同上之孫戴等上言黼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攜三邀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於黼此輩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具疏渠魁蔡京之罪已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以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狀畧爲陛下言之貫出自閹尹喜爲禍亂攸憑藉世欲濟以姦同平日懷姦迷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匿已不勝誅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攸爲宣撫使提

數十萬之師挫於殘敵淹留彌歲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案靖康要錄此下云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延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遼使韓昉見貫攸於軍中卑辭祈哀欲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於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恐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竭矣（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蔡京專政貫則與造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迨金人結好則又招納叛亡反覆貿國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案靖康要錄此下云反以[illegible]除寇讓枉道河朔而歸又慮眾人之議已也公肆誑謾僭厚資者千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遁逃以還詡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迨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攜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悞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貫攸之罪上通於天願陛下早正典刑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案靖康要錄此日孫覿等又有一疏專論童貫之罪云臣等伏見比歲以來[illegible]人用事竊弄權柄典掌機密輕發兵端構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關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饋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眾議不厭以爲首禍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宮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條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爲倚處立城皆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遣驚賣官爵超職除拔紊亂常制有自遲調不由薦舉而輕改京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亂者有致廢田里不應敢敘而擢登侍從者兹贓小人爭相慕悅使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也職士之徙冒犯矢石湯者有金帛之攜死者有丧贈之惡自貫用事一明廢革傷戰之士秋毫無所得而殁者又毬以逃亡之罪乾沒軍實悉充私藏比至師還而庖人廢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馳致

（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取陜西勁卒剌爲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爲將帥每出納幣金帛以磨軍需奄爲已有而嚴方軍財取憤於州縣頭會箕斂民不堪命貪賜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之以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戕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眾無法縱爲貪暴悉斬良民以效首級於是民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稱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字虜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至于爵存昔敢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啓有而於侵棨藪長恐不使怙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婦薪威震天下虛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如貫具此六罪何所逃於覆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詔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童貫特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案靖康要錄載此於是月二十六日則爲壬戌而此云甲寅則爲十八日與要錄差八日李埴十朝綱要繫孫覿上疏於癸丑而京攸等責降在甲寅責降蔡攸請人制文並載靖康要錄與孫覿上書同日今附錄於此責蔡京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爲罪而天下威服益錄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何敢已蔡京親逢聖世被遇三朝四任宰衡始於二紀迹其行事殊拂師稽假繼志述事之名爲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典章變更幾盡公私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使於要途陷忠良於黨籍圍第僭擬於宮省子孫皆列於禁嚴交通替御而姦弊縱橫漁奪下民而忿氣克塞毒既留於中國禍遂嫁於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既聞邊遞牽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願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臺諫交章公誅既貪法不可怨尚念粥諾之薦特優終始之恩停長臠臺往分留務冊全總貌仍許退休勉服寬恩母忘循省可責授前件責童貫制曰任陞將相功必在於去邪位極公王義莫先於體國術辜大用宜寬嚴科童貫尉侍宮關亟膺重任付以兵柄時爲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多無尺寸效惟事誕謾之術實乖樂鄙之宜家室奄有其金績軍須收儀於州縣將十爲之解體吏民無不興嗟頃敗累朝不諭之盟首搆三邊無窮之禍號復故地實守空城再爲太原之行久倡禁中之議師法暴露讒怨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送震驚於尔邑彰危懼於夙育生此膺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由全體貌姑奪實陽之

封爵尚子褒尹之崇階俾皆退休保其終始體於寬典母息欽承可特責授前件責蔡攸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袞之功職領懨廷尤傾折衛之署儀乖成積宜解正幾蔡收擇自貴滸朝無舉術早被聖神之脊亟登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復邀功而設國嘖將虎旅同撫燕遷殊之遠謀大謂邊釁既不能深盟於舊好又不全制防於萬全逆以重兵諂於殘敢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狹亡以敗戒心肆敗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人問邊備則花然勿爲守禦之圖唯事道逃之計構怨違將廷其一已之私痛心疾首生此曆階之梗議者皆不汝置朕昭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余體貌其解本兵之柄仍講論道之官卑四品之文階領眞祠於善地體子寬典母息欽承

可責授前件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元祐黨籍學術禁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案李埴十朝綱要是月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靖康要錄手詔在是月六日以月朔丁酉推之亦與十朝綱要合宋史本紀及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並在壬寅惟是月六日手詔范仲淹司馬光並贈太師而仲淹贈魏國公則在是年三月二日降制似綱要有微誤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或曰靖康祐求治甚急徐吳當國有詔宰相范希文司馬光張商英皆贈太師希文乃仲淹字且未嘗任宰相蕭出後進耳剩上意以篤純仁也有可不能正乃取仲淹慶曆間乞修京城爲功應詔然仲淹太師久矣遂改封魏國公失於平昔不講也但是時徐吳猶未當國或者之說亦大之觀此則綱要蓋據其攻正後吉之爲國家諱過耳制文並載於靖康要錄又是年三月十日奉聖旨司馬光姪孫朴差同判西京國子監九月九月詔賜張商英諡命詞臣龔碑他書均未之及其文亦載要錄今附錄之靖康元年二月六日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即政累日大金擁兵遂抵京城於四方賢才未暇遠有號召也承惟國家大政事已詔三省樞密院盡遵復祖宗法而近世名臣未有褒錄何以示朕意司馬光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贈太保除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更不施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三月二日追封范仲淹越國公制曰庇民尊主資賢哲之遠猷崇德親功實帝王之先務昭措明倫之丕範遠旌希世之偉人爰錫卹卓式字忠聽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師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范仲淹清明而直諒博大而則方早以名世之才出贊寢昌之運危言驚世高誼薄乎雲天直道立朝勁氣沮乎金石入議大政自功斯人沛膺澤之下民贊嘉獻之告后山育代丐則黎雚至於不採朝之強本則脩神爲之折衝當下賤之跳梁總思干而捍禦料畝制勝惧謀若神弭變消萌齒渠祇魄聲名暴於夷貊功烈著於鼎彝故

敘祚廟堂緝熙乎帝載運籌帷幄振張乎天威文武
惟憲萬邦風采相欽天下太山北斗學士仰其高明
景星鳳凰人民快於贍覲嘗規皇基億載之業宜建
金城萬雉之謀功成於元豐效見於今日屬纂臨於
初政彌歎想於玄謀節有褒揚聳茲遐邇命主華衮
已位上公之槐昨士直茅載驅全襲之履豈特賞當
賢而臣下勸庶幾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寵靈
斯享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贈司馬光太師制曰
大臣本道術以事君舉明主比陸於三代王者探人
心而發政褒有德用懷於萬方紬想一代之宗臣昔
爲天下之大老嶠乎不可向矣民到於今稱之惟勛
德之俱高顯褒崇之未極追須懇冊用尉輿倩故追
復右正謙大夫司馬光則大而惠和清直而寬裕勇
於義果於德孟軻命世之才以斯道覽斯人伊尹天
民之任早由公望橫翊要途知無不爲言庭可績誠
開金石節貫松鈞逮登揆路之崇允副嚴贈之寄除
苛解燒致治庶幾成康陳善閉邪恥君不及堯舜勤
在王室擇潤生民聲名播於四夷晝像偏於比屋羣
心奮義生也榮而死也衰干載聞風顧夫廉而儒夫
立究觀圖籍所載是爲社稷之臣屬丕績於正經思
大明於國是爰獎四朝之舊竊茂揚一世之清流寵
陟帝師永標人範昔抗存雲之志何有華衮之褒庶
明欽慕之議益勵敦麗之俗可特贈太師合得恩數
令吏部檢舉申贈張商英太保制曰朕燕有嘉師紹

隆聖緒思褒明德之佐以厚風俗之原永惟舊弼之
良夙高斯世之望肆須閔策用協師言故任觀文殿
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太傅張商英器博而用宏議周
而才徵鈞深探遠有經邦國之文析徽研幾有達天
人之學早培休運薦揚顯途人告嘉獻忠義合皋稷
之美出宣政事果藝兼由求之能逮居丞轄於中臺
克振紀綱於庶務嚴暢益峻輿論攸宗衮續之歸周
公執教斧所之缺鹽梅之得傳說終賽夢卜之求惜
名器以清仕途抑存靡而節邦用朝有百揆之序時
歌六府之修去織拔葵躬礪公儀之節徹驟滅樂人
易房甫之清悵功業之未成不期月而已去金石益
堅於說節風彼屢出於危塗天不假於愁運人遽忘
於珍莘爵惟新於庶政肆加賁於殊動錫以命主超
望槐位制之密叩交換泉屬遐想高風向欽休命可
特贈太保餘知故三月十日臣像上言追贈司馬光
太師寶主上初政所先天下幸甚光之子康卒康孤
直不幸亦卒光之後再絕復立族子楨爲康之後去
年楨卒亦止有過房子方七入歲康之妻張氏今入
十歲主光祭祀去年赦恩應遺表恩擇未出官身亡
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孫授遺表未出官卒方乞再奏
楨而楨不幸絕有指揮十年後者悉該藝華楨雖有
子亦不得霑預光之後無人食祿已十五作矣伏望
以光遺表奏孫之官私奏見存曾孫使之世麻不絕
光姪孫朴見任宣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差遣之紹

管光家以綱詔書追贈之意奉聖旨司馬朴差同判
西京國子監九月九日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奏乞爲
故相張商英詔太常賜論命詞撰
碑奉聖旨依奏碑額朕當親書
〔又〕詔自今並遵前宗舊制選用大臣拔撫內侍不崇
飾恩倖不聽用發人不傾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
以營燕遊之地不竭爾力以資浮用之費凡蠹國害
民之事一切寢罷〔案〕東都事畧宋史本紀王宗沐畢
沅續通鑑並繫此於戊申靖康要錄北盟會編均於
十二日載此手詔全文以月朔丁酉推之十二日正
戊申也手詔朕以眇躬寄士民之上夙夜祇懼靡敢
皇甯比者金人犯順都城閉關踰月軍民展力捍禦
實勞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扇爲變
內作不靖震驚朕師謗罵大臣殿擊內侍白晝剝掠
乃敢公肆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遵覬難德意未字
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
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
不聽任發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宴
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
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其有發允不後敢復犯法
紊亂我綱紀當重僭刑戮必罰無赦
咨爾有眾明聽朕言要錄會編文同
〔又〕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
法〔案〕此文見於中興遺史乃續鑑所本也遺史曰金

人既退种師道請臨河邀之三戰可使無噍類若縱
之去他日爲不可制李邦彥等不從罷師道爲中太
一宮使五日一到朝室議事以姚古种師中折彥質
范發等領兵護金人過河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河
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然邦彥罷於庚戌而師道
罷於癸丑則師道罷在邦彥之後而此事當在邦彥
未罷以前
故繫於此
〔又〕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少宰〔案〕東都事
畧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
並繫此於庚戌陳均編年備要陳桱通鑑續編亦不
書日而文與此同今姑從東都事畧諸書附繫於此
然以三朝北盟會編攷之有可疑者數事會編於五
日辛丑陳東上書之後即云李邦彥罷而張邦昌爲
太宰亦在辛丑則與他書庚戌不合此可疑者一也
會編五日辛丑張邦昌爲太宰謂即於是日從肅王
至金營而長編本書肅王至金營在六日壬寅從行
者有沈晦無邦昌而邦昌與康王自金營歸在九日
乙巳則邦昌之歸在肅王至金營之後此可疑者二
也然趙甡之中興遺史亦云邦昌從肅王爲質則邦
昌之從肅王或是歸而又往不與肅王同日似他書
繫於庚戌較會編爲可信而靖康要錄是月十四日
有罷李邦彥制文與授吳敏少宰制獨無授張邦昌
制文此可疑者三也蓋邦彥於是月罷經兩次一罷

於陳東上書之日蔡倏北征紀實云邦彥為都人所疾怨纔出門爭呼毆擊將殺之馬逸偶脫百姓獨得其履因乘婦人小輿垂黃裙轎簾上衛匿於啟聖院以丐罷侍命得去始敢出此辛丑日之罷也一罷於陳公輔論列之日會編又於十日丙午書李邦彥為太宰謂李邦彥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宰出質左右揆皆虛位吳敏乃以劄子乞復用邦彥為太宰十一月丁未李邦彥乞致仕十四日庚戌陳公輔論列李邦彥王孝迪蔡懋皆罷此丙午日復用而庚戌日又罷也辛丑則邦昌與康王同在金營庚戌則邦昌已從肅王復往出質拜授太宰未知究在何日存疑以俟更攷推吳敏之為少宰則與邦彥之罷同在庚戌確有可徵靖康要錄備載是月十二日邦彥奏乞致仕手詔及十四日罷李邦彥授吳敏少宰制文今並附錄於此十二日手詔李邦彥任政府釁年果形憂國愛民之願以至慎惜名器抑裁究盡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之際備整忠誠金人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為急朕一一施行衆志未能遏諭乃作勿靖鼓唱流言又與前日興議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實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十四日長邦彥太一宮使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禮貌之志眷時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渙號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輔德敦大秉心賡夷以高文摛藻於禁林以偉望眷庸於政路遂參夢卜進任台衡丕敘羣才以大明於國事力裁眾弊曾不顧於身謀迪予續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眾宰倚以遠猷方四郊多壘之虞惟一日萬幾之曠雖精問於綏定念正類於敉甯怨覽奏封力祈謝事論言屢還章御復來惟陳蒞之甚高遂貪賢而莫獲加班崇於祕殿行使組於殊庭倂衍戶租是詔眷禮於戚進而許國既朕心朕德之咸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言之入告往安素隕用體至懷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起復特進十四日授吳敏少宰制曰朕祗齊聖訓邁紹丕基遴制揚功仰憲祖宗之舊圖事授策旁咨弼亮之賢爰得異才俾登宰路告爾朝列咸聽朕言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吳敏氣和而志剛才通而識遂譜心白得學遣古人之徽秉義不同德全仁者之勇蚤儀禁灩遂贊歧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為悅定禁中之策實靖我家運掌上之奇遂固吾图逮鈞衡之盧次討公義以戚歸是用升次輔之聯兼以列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職進文階倂錫寵光用昭眷禮嗚呼慨觀介日浩若涉川孝政刑則本未失倫語才用則上下交困易於出令而宣布者多還輕於用人而欺誕吝得肆廢伏節以徇義成陵利以成風國勢頗縻而不張董律汰玩而無紀非至公無以懷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姦萌卿其畢議而力行朕且慮已而傾竚往欲成俞以究承圖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又种師道罷中丞許翰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案北盟會編是月十七日癸丑种師道免宣撫使赴朝參五日一赴院簽書東都事畧宋史本紀並繫此於癸丑與會編合李綱十朝綱要二月癸丑金人皆渡河北去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辛酉乃復其職本書於是日又言師道為河北宣撫蓋因事連類附書實則師道復用當在後八月辛酉非於一日之間罷而即復也陳均編年備要云許翰言不當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毀門外師道寂然不語翰因言平仲城下之用師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我眾彼寡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云云

又王雲曹曚使金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以歲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曚同云金有虛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使不得輕易進兵而議使紛然矣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二日給事中王雲侍衛親軍馬軍指揮使曹曚使斡離不軍二十五日乃辛酉也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五月癸未遣給事中王雲使斡離不軍以曹曚副之始歸而又往耳東都事畧繫此於二月辛亥則為十五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此於辛酉與要錄同疑事畧誤也今從要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三　慈谿馮一梅輯註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四

欽宗

靖康元年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卯朔）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託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非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黏罕深入南陷隆德（案黏罕陷隆德在二月十九日乙卯）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案靖康要錄元年正月十七日聖旨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矣許金人金幣並罷北盟會編三月五日并求李梲李鄴鄭望之落職不許宮祠）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案詔种師道等在二月二十五日辛酉已附載于二月十七日癸丑）朕惟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媮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埴十朝綱要三月戊辰吳敏言棄民於夷狄以存宗社恐無可存之理遂定計不棄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先是徐處仁入見首論集戎依者不一而足朝廷甘言重幣修好可也何至割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況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為陛下之始封夷狄詐而難測今要盟劫質侵侮莫甚但見其還從而信之則過矣上矍然曰卿言是也吾意亦爾自是稍議禦戎而堅守三鎮則此意蓋出於徐吳二人也）

甲午監察御史胡舜陟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勔于田里天下稱頌然典刑未正士論藉藉勔為民蠹賊為國召怨以御前財物東南諸司錢燕山免夫錢悉為花石什物之費前後蠹耗不可勝極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空（案靖康要錄此下云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吏屬皆勔以貨賂除授特謂東南為小朝廷於是令行私廷權移匹庶廢置予奪在牙頰間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權豈臣下所得而有勔閭閻賤人而專國家之財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為己有器宇服用上擬乘輿田畝房廊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非國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積憤而切齒也勔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慝然里第曾無少指何以懲不軌而昭典憲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貲產凡勔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下之公願）勔以市井之人而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廝役為橫行媵妾有封號汙辱名器中外不平（案靖康要錄此乃別一篇也與前篇同日奏上此篇節錄數語而要錄載其全文云臣嘗論朱勔放歸田里罰不當罪未蒙施行臣更為陛下具疏其惡勔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貴交結權貴進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十年盡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甚取於士庶之物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為之一空所獻什物幾直萬分之一餘皆籍以自罰及分遣權倖以數恩寵故勔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迨廝役猶為橫行媵妾有亦封號汙辱名器中外不平勔與其子汝功汝賢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史官

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眾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道義之流恥邀繯級以勔所引用布列內外也勔之田產跨連州縣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守令為用莫敢誰何人人衍完崩人皆髓是為封豕長蛇薦食於民者也頭嘗引趙霖建三十六浦閭及浙西園田驅二浙安業之民與必不可成之役徒留丁夫憂及下戶方時天寒役民於風雨彼濤之中死者相稽霖欲年利敝勔督役發嚴吳越不勝其苦鹽宗原如數州盡欲公使遺勔縣引為發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持克六路被害妾興水利猝求公賞寶倚勔贊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王仲閭寺背以常平轉運使幾與之軸檀相閘以往皆額勔以奪頸它小人多才窮奢極修其居游剖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與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致嚴龍尊谷父在京則以養種園為名遷徒屏民以為它所占官舟兵級甚多用貴宮樓充其私家臣近嘗論勔專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倖人主者此人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竄矣廢法以惠奸惡非聖朝所宜有伏望特霞即加誅殛仍竄流其子孫籍沒其貲產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為亂臣賊子之戒）詔勔安置廣南籍沒財產（紀事本末卷卷之百四十八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二月丁巳貶朱勔居住衡州三月甲午詔籍朱勔家貲安置廣南即此事也是月劾朱勔者舜陟之前有許翰

諸人與舜陟同日有命應求其奏牘並見靖康要錄今亦附載於此是月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朱勔父子倚籍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平江府并二浙諸州縣自邇制以上往往盡出勔門氣焰薰灼無所不至又聞勔家收養亡命逃軍至數千人每遇朔望門人使臣羅列廷下腰金者不下三數百人二浙之民既罹茶毒又惡其僭平昔莫敢誰何於以避禍而已臣近拘截舟船應付行宮其諸王帝姬倉卒有止乘草籠網船東下者而朱勔之子汝賢汝功妄作名日貼占上等塗船十餘隻船載所臧黃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余州尚能與友埒胡締艘家劉竄前去體勘得朱勔父子杖姬家貨無慮數千百萬前日金賊侵侮深入上自乘與供奉之物下至臣僚氏庶之家悉與聚以應一時之急豈容奸囊之人輒爾倖免欲望特降睿旨自闕下遷差清強官委之取便路前去體究二浙見任官如有不經由三省密院直降指揮差往者並一面先次放罷如有雖係朝廷指揮而來懸本由勔父子者即行體量倘不作過且留在任若有作過違法害民者具名奏劾重行典憲至於招納亡命亦許有所委官根究指實隨即措置其見在家貲並乞直取以助國計田宅兼行拘收庶以少謝東南半日被害之民奉聖旨兩浙州縣應綠交通朱勔疑幾害民官吏並令本路漕臣程昌弼顧彥臣體究取案先次放罷差官兼權具申尚書省其應朱勔家召募到花石綱人兵並揀塡充廂禁軍仍用拘東朱勔家財先次支與招軍物直取朱勔家貲拘收田宅依奏令本路椿管申取朝廷指揮十八日御史中丞許翰言恭覩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凶奸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戮夷士論猶鬱勔肆奸惡踰二十年專以奇技淫巧熒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斯役娟觀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汩亂朝政名爲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家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奸贓擢髮莫數近臣嘗論奏方今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富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稽察而有司帳籍尚可畢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勔父子并其姪汝翌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付嘗爲監司守令力能刻刑生民助其凶焰除徐汝王汝明蔣嶷已死亡外令前發運使盧宗原陸寘前兩浙提刑王仲閎胡遂前兩浙提舉常平秀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宗許採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司俞嘲前知秀州周審言并諸司人吏已未出職並乞鈞赴所司一就勾勘根磨自來應付過錢物計其家貲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園係強奪侵占者據契撥還勔父子罪惡滔天非正典刑戮之藁街不足以舒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黜責施行二十八日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陛下臨涖以來元惡巨奸相繼誅逐而天下之情終未

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耳臣請陳之近年用事之臣欺君妄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奢侈過制賦賄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終之則京之罪大於黼審矣隳壞軍政講造邊隙棄盟啟戎招寇貽禍私取官物擅蓄禁民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於稹審矣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挽車行舟水陸不絕割剝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勔始之李彥繼之則勔之罪大於彥審矣外總樞府內預朝政用名士以濟其奸盜文名以售其偶事爲詔罷以道主意競作往雁以蕩上心者蔡攸梁師成實爲之則攸師成之罪同矣比者之禍職之入人今雖稹彥師成或殄或黜而京貫攸勔尚從輕典罰之不同如此此罪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議大臣有比奸之謗也伏望宸慈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荒梟貫勔於東市以慰宗社之靈以決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乙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臣謂京父子雖無嘉謀讜論輔導人主而邪佞姦險能爲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右者若使其遲留畿甸他日奸謀復肆羣臣皆樂附之陛下雖欲制之不可得矣願獨奮威斷亟行竄逐以慰天下公議制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大中大夫爲勸上皇北歸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侍省（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載是月甲午陳公輔言蔡京父子懷奸誤國之罪詔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同此一事而編日互異李皇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繫此於丙申較乙未更後一日是月劾蔡京者尚有胡舜陟諸人其奏牘及責授蔡京制文並見靖康要錄今亦附載於此是月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燕以來爲宣撫使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共成邊患幾喪社稷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放任便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扈從上皇不可使便離行宮此爲攸計則善爲上皇計則未善也攸此上皇發格責命必隨車馬至都巧謀奸計復竊恩寵此臣所謂爲攸計善也攸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肉之使侍上皇蒙眷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寧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彥之類臣所謂爲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爲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兄弟閒自爲矛盾之議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間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奸邪可畏不得不預爲之備

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憐於上皇而諭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睿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聖意曉然知公議不容加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蒲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廷不以私恩廢法而朝廷之威令屈於臣不亦善乎奉聖旨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三十日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者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為犯上皇騎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畀賜黜貶施行責蔡京制曰呂刑三千論罪無先於侮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極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附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疏虞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為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掠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錮畧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愁痛而無可樂生志士隱憂而至於斬死當上皇之戒悟畏天鑒之昭垂屢明冢惡而斥疏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宮禁甥用邦財寘同妾婦之為莫識穿窬之恥患恥冲之禰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尚圖之忠但出全軀之策肯言囊敗已無及於嗟贖悉舉愆尤治不勝於擢髮彈章疊上匪朕敢私謂捨被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我根荐灼知不核之傷原倚本合於藏夷遠徒姑從於屏棄休於恩有無忌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召徐處仁又擢恪人皆賀獨給事湖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其後忖會南仲乖謬有不可述者處仁入相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當軸殊無嘉策又與吳敏議論不合一日處仁方秉筆而敏以語相侵處仁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鼻皆黑同坐者皆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不踰日罷處仁而以吳敏代之敏年少多不諳事不能哉滅其如軍明緊加是火敏不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春秋不理砲石而言安石不理肅士而理舒王蓋譏其不切事務也〔案〕李埴十朝綱要三月己巳太宰張邦昌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中書侍郎徐處仁為太宰而不書唐恪靖康要錄三月三日有罷張邦昌授徐處仁太宰制文三日即己巳也亦不書唐恪東都事畧北盟會編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均於己巳兼書唐恪為中書侍郎惟王宗沐續通鑑並繫於戊辰較他書前一日疑宗沐似有誤要錄會編並

載三月三日罷張邦昌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公朝之義誕揚明命敷告治廷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知沉而議猜器博而用遠早登業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明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韓獨績邊書之備主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員祠之選陛華祕殿庶便於諮詢陪賦爰田用昭於物宋於殿留侯知足賴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燀防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七百戶授徐處仁太宰制曰國衍置器安范之勢相形治若矟環文質之宜進用方更縣於初載兪開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攻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强問守道嵩方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器材全而蔵用陋黃耆之功名尚循黃髮之詢賓恐眷生之資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洪仁皇之忠學周封于八百囿崇離守於輿圖漢制三十六條朋盡遷於軌進欲與聖統無踰老臣庸登左授之崇兼列東臺之侍非賦爵邑昭示寵光鳴呼多難以與在勉保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供以仰成其昭古人之為無但天下之寧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又〔案〕靖康遺錄而理舒王句下有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云云考林泉野記云虜使來議和處仁請付仲師道處置少宰吳敏主和議不允敏又差壯親成數人處仁抹去之由是不和

〔又〕五月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四月始至京師〔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二月丙午金人退師節下詔奉迎上皇三月丁卯朔遣徽猷閣待制宋喚奉表道君皇帝行宮癸酉命門下侍郎趙野為道君行宮奉迎使丙子改擷景園為寧德宮以居太上皇后癸未遣知樞密院李綱迎候道君皇帝于南京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並書癸未惟東都事畧書癸卯然是月丁卯朔不得有癸卯日事畧誤也李綱迎上皇事其自譔靖康傳信錄敘述最詳今節錄其文於此傳信錄云初恭謝行宮所以部城圖閣止絕東南遂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任卻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童貫朱勔高依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使臣數十人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往不當如此指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集李泌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頭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為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

綱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驕講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同變與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童貫等亦相鑾而去又云三月二十七日宰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馬出郊迎奉道君儀法耿南仲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防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使索然後車馬進見李綱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之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倚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己綱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則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佛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南仲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居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綱奏曰臣遂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有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逢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侯賊馬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公輔送有司臣

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搆朕所洞如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己於是綱出居啟聖院不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祭院治事靖康要錄是月有趙郊等奉迎道君表道君示宋喚詰及陳公輔奏乞東擇重臣迎候諸文並附錄之靖康元年三月七日開封少尹因灝特除直祝閣差充宣論使司參謀官門下侍郎趙野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奉迎使律依充副使皇帝迎道君表臣言一遠宸頒再更月蔡望雲被而結想候日御以言旋春序向闕軸和在後候惟道君太上皇帝諸神昭曠熙命穆清化治陌中治以起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從霄惟翼衛於百神宜驛臻於萬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之勞方天地之憂清顧邦基之甯謐夙馳使介爰達誠忱伏望同鑾馭以安行派龍升而利涉致天下而養中微須於晨皆得四海之雖慰擧心於黎庶瞻望行闕臣無任云云謹遣皇帝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景臣臣紀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趙野安德車節度王上清寶錄宮使臣鄭威之上表奉迎以謂十五日克君太上皇帝詩于夙心蔡道社神器於尉聖丞承道命善無所愉然有恭謝雖郎燕安御舟東來重頃天司衛兵隨薦三千庶事草粉因可知也及邊吏馳有胡騎犯闕行宮邀在進洲向部城盡閉道路隔絕深自惟念恐貽制聖之憂故部浙兵以自衛至

於止糧綱截遞角皆私憂過計恐賚寇耳緣此三事奸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貧及子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喚賚書至行宮遂得通父子之情語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腑中無有芥蒂重惟宗斷再安雖頓大臣翊贄之助至若使予父子之問歡然署有無纖毫憂疑者喚竭力爲多也傳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張仰在制而直王有戒功信孝子勢類之效矣與閒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問書其事以賜宋喚云十六日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崇恭聞太上皇帝聖駕將還中外欣殿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或者以謂上皇左古有懷奸之臣構造語言離問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太上皇帝臨細日久去冬表狄受援因厭萬緣之繫遜欲內禪而陛下天徒至孝感泣退遜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與唐膚宗因天變而答天戒太子皇欋入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於靈武是宜父子權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賚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也耶雖使奸臣離間不端而上皇仁慈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羣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皇或

聖聽致父子聞自有此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寬陷豁達不防奸邪浸以侵或既以痛自惑脢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己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己愈引皆與歎大革弊端調除宿害貿諸天地難復更易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盡遵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歲不能表曲爲陛下感邀數陳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候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逃陛下篤孝之誠以聞其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寶無少異至於誅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儐舉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膺剛決倘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降甚陛下變與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百宮公卿士庶青老皆當往迎倬聖意與前日之去勿遂如此今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甚任託付之重使寇雖稍下京師人安故事修舉人心欣快能如是乎以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事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儉爲過納上皇務極隆厚著爲介式使因方具知陛下處己之溥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正之上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贄上皇日侍燕聞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眞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己當神斂明治心養氣用保無蘊之壽豈不善哉臣闕堯舜之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為天子唯父為尊得盡生事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介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百神保佑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上皇享萬年天下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忠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日又不避僭越之罪切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伏惟府慈特賜裁處奉聖旨陳公輔除見闕諫官又臣僚上言恭惟太上皇帝臨莊天下二十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慈之意比緣戎虜深侵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俾領開封收付以軍國之事則是傳位之本旨也夫以上皇英明果斷將定大義巍巍盛德凡同帝堯在廷之臣無能養府史者而誠心退托之意未孚於天下何以昭示後世見天王之用載願下明詔推原盛德宣布中外以稱陛下尊崇孝養之意著在史冊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十朝綱要四月己亥上迎道君皇帝於迎春苑道君皇帝入居龍德宮壬寅上朝於龍德宮要錄是年四月三日車駕幸宜春苑奉迎太上皇帝是日太上皇帝入國門三日即己亥也與綱要合）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酉朔）壬子以知應天府杜充為集殿修

撰知隆德府（〔案〕隆德府陷于二月癸丑而三月庚寅姚古復之見李埴十朝綱要）是日斡離不遣議使賈霆副使冉企（〔案〕冉企宋史本紀畢沅續通鑑並作冉企弓東都事略作冉企與紀事本末同）來就命王俅引伴到闕時俅至中山望都縣追返肅王斡離不以三鎮未下未令王同故遣霆等來議（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謂五月六日王俅與賈霆冉企同來與此不合東都事畧宋史本紀並繫於四月壬子與此同今附載要錄之文於此以俟攷正要錄五月十日云右武大夫知東上閤門事王俅奉使斡離不軍中迎請肅王金人拒之殺吏卒十九人奪馬十二匹已而納之以為誤斡離不元約肅王至河而還至於倍約堅留王候交割三鎮而遣然王卒不能歸王俅五月六日以使人賈霆冉企同來）癸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為亂階均犯大惡然竄殛之刑獨加于黼而京貫止于善地安置罪同罰異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臣僚又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

典刑未正（〔案〕朱勔於二月丁巳責住衡州又於三月甲午安置廣南今己酉四月而尙云在衡州何也）詔勔移韶州羈管子汝賢全州汝功復州汝文峽州汝明建昌軍姪汝相某州汝舟臨江軍汝翼歸州弟勸撫州並居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北盟會編靖康要錄也記此於十六日則為壬子與此差一日要錄會編並載原奏今附錄於此元年四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廷言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犯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為矛盾至于包藏禍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然竄殛之刑獨加於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雖天心隆怨務欲保全奈天下憤嫉何乃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議不足以厭天下之意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臣僚上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與刑未正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僭越義在不赦謹按朱勔於私家建神霄殿乃安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脅持上下凡節拆郡縣吏與監司經由皆朝拜於其家人

臣之家有朝拜之稱此何理也昔應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數千賈以自衛不隸州縣結為死黨大逆不道逆狀明甚竊弄威柄江淮以東均被其毒魚奪民產無有紀極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即時遷徙無敢不從者凶敵如此若不早為之所竊恐別致生事伏望肆諸市朝與眾棄之散遣其子孫投之四裔以絕奸倖天下甚幸奉聖旨朱勔移韶州羈管）癸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嘗蔡京專政攸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下文貶及童貫而此云僅劾京攸似覺疏畧過庭此日上言實兼劾童貫也過庭奏牘全文見靖康要錄今附載於此要錄四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罪惡之著莫甚蔡攸當京擅權專政彼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與同中實附會及童貫興師召亂彼又副之出攜邊除歸旨重資以禱衿之資而當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蠹國害民亟於京貫竄殛之罰不可以免今雖降指揮令侍京於貶所又官為大中大夫列於侍從如是而曰竄斥可乎又奏京所奸惡竄之遠方諸子及孫自當隨侍今攸居杭州脩居宿州諸孫居堪州各遣妻妾自圖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貶所庶知人倫之義）詔蔡京等久稽典憲眾議

不容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勔移循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勔子孫分送湖南（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案〕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乙丑後癸亥二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乙丑作畢沅續通鑑在癸亥與此同靖康要錄在是月二十九日亦即乙丑也未知孰是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夏人寇邊攻震威城戎酋呼知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今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乎攻甚急城陷昭死之〔案〕陳桱通鑑續編云先是黏沒喝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率士搏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亢宰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遂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又案〕震威城宋史本紀陳桱通鑑續編王宗沐續通鑑並作震威城東都事略編年備要作震威薛應旂續通鑑誤作震武〔又〕復春秋學官〔案〕宋史本紀畢沅續通鑑並乙巳日靖康要錄在九日即乙巳也要錄元年四月九日少宰吳敏劄子六經垂訓蓋天地所以莫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有則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其獨很強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復可考殊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輩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詞不違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文亦繆矣而聖人之經豈乃是此是蓋勿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王法譬如覆載之閒象緯昭於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作素王之作春秋是皆周禮之所在也臣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道經以輔世致臣不勝大願奉旨依奏〔又〕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切之政羣臣以爲與熙甯條例司崇甯講議司相似條例司欲變祖宗法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觚斷雕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信言者不已尋罷詳議司〔案〕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戊申靖康要錄在是月九日則爲乙巳較綱要前四日蓋乙巳奏上而戊申乃舉行耳東都事略亦在戊申薛應旂續通鑑繫於己亥恐誤靖康要錄元年四月九日少宰吳敏奏皇天眷佑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今日之謂也方今民未見德敵未畏威謂其大更革以承天休而翫歲愒日何以有成臣不勝大懼伏望明詔宰執置司講遵上皇詔旨取祖宗舊法悉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成王酌先祖之道宣天復古庶幾在此奉聖旨依奏置司討論既而詔少宰吳敏太宰徐處仁各薦舊官十員仍差宰臣充詳議提舉官徐處仁路允迪李中范宗尹爲吏房趙構李東爲戶房劉甯止張元幹爲兵房安元方若爲禮房莫儔爲刑房劉彥邊爲工房吳敏路允迪梅執禮晁說之爲吏房張慤向子諲爲戶房折彥質爲兵房孫傅爲禮房胡安國李朴爲刑房李彌大江端友爲工房於尚書省令聽置司以侍從官爲參議餘官爲檢討分六房使各討論限半年結局奉聖旨依議提舉官差李綱吳敏徐處仁臣僚上言近聖置詳議司討論祖宗舊法雖已許置司罷屬孔言者屬論以爲不當罷從今未曾開局欲乞更不罷司如聖意尚欲討論即乞令尚書省六曹各具其事上之都省從中書省取旨施行奉聖旨依奏五月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權罷詳議司從之李埴十朝綱要五月甲申罷詳議司甲申爲五月十八日較要錄前一日〔又〕詔吏部考覈監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販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效用宜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一褫奪之〔案〕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在癸丑王宗沐繫於癸卯誤也靖康要錄臣僚上言在四月十五日則爲辛亥較癸丑前二日蓋辛亥奏上而癸丑下詔并要錄臣僚上言否泰以類相及而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爲往來方今天下奸惡私織蕪餞郡縣既賊黎元凡才無獨羊之能濫寵有續貂之歎吏部充塞無調以擬法版曹空匱不紛祿稟若不一大縫革恐終不可有爲今以軍興多故郡縣餽運鞭笞良民無有而羅上下皆弊公私其勞而奸究無用之人坐靡食廩之蓄此所謂緊其華去其實所技其技傷其心者也願詔吏部稽攷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陂田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賞淫朋比慝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效用宜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其皆峽民盡國敗俗妨賢奸兇敗位貶贖賈言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追奪還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橫濫名器如節度儀行之貴仕祕殿延閣之華資或以童稗奴僕所蓋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

繁願令吏部畧具關閑闕諸臺諫分司看詳上之朝延交第裁抑其坐公田等事如鮮于可等非理譴逐宜自元斷月日復其資秩恩數量才推擢以勸忠良然後位著可淸賢能可進民生可節昔唐去斜封墨敕之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爲疑則今亦何難之有大冀士之請則匠石不施塗肇鄭衛調瑟則后夔難致簡詔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奉聖旨依奏

又科舉復用詩賦案李埴十朝綱要是月己未復詔科舉依祖宗法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在己未惟王宗沐繫於甲寅恐誤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三日臣僚上言二十三日亦即己未也要錄二十三日臣僚上言稱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熙寗間王安石執政改興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爲新政以爵祿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爲奧援挾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以至爲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恭軒黃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爲不足法淪弊至今爲害日久吾以王術爲湖爲莊老遂至南淺今天下之士搖筆弄墨朝誨夕論升孔子之堂宗虛無之教而欲風俗不壞朝廷以科舉取卓偉之才以詩賦待才能之士策以論試操守之節或質之以吏學或要時政令之策士無非虛無不根之言欲士詳於古今治亂不可得矣國家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紀變更舊章之役至令五紀特立不舉爲大臣幾何人哉國富民康果及祖宗之時乎不待辨說可知矣今國威不彰由用人不責其實救之之術莫若遵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負聖人之旨亦許收用至於老莊字說並行禁止奉聖旨送禮部詳議

又追復呂公著等官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四月辛酉追復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舊官職靖康要錄元年四月二十五日臣僚上言上皇聖旨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此上皇晚悟之意陛下皆宜奉承不可廢者也近日薦人中惟司馬光獨蒙褒崇如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皆猶未及公著及事仁祖稱其有顏氏之節英宗仁宗尤加禮遇神宗曾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其督過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凡在元祐黨籍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職與合得恩澤加陳瓘鄒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稱爲鄒陳今瓘已褒贈而浩未見其敘復願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奉聖旨以吏刑部關具職位姓名元犯因依及未曾敘復不管漏落具狀申尚書省二十五日即辛酉也與綱要合

又詔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不當薦舉當自親擢案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壬戌靖康要錄是月二十

五日聖旨以丁酉朝推之二十五日爲辛酉

又趙良嗣先竄郴州就誅之案三朝北盟會編是年三月二十七日癸巳誅趙良嗣於郴州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七月辛卯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并函首赴闕徙其子孫於海南宋史本紀及陳桱王宗沐薛應旂徐乾學畢沅續鑑亦並在七月均與此書繫四月不合惟陳均九朝編年備要繫此於四月王偁東都事略在四月癸亥與此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七日聖旨趙良嗣取首級又書七月二十七日聖旨趙良嗣令良副李昇之刑訖函首赴闕一書之中兩載其事顯有誤今始繫四月末以俟考正要錄四月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貫自朝官趙良嗣便佞該猾賓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內而逃童貫得之延爲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明積家祿日與貫謀開燕收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籍居郴安居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郴豈可使三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誅之於市其指揮使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宗屬並徙道表以紓天下憤懣之情聖旨趙良嗣取首級七月二十七日臣僚上言童貫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奉聖旨趙良嗣可令廣副李昇之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賚送宣撫司軍前令開封府差得力使臣一員賚令來處分將帶行刑公人赴李昇之處使喚拜取首級同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萬安軍編管

又是月金人遣蕭慶來催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金人要盟城下貪而無信不可復與于是拘慶於都亭徐處仁吳敏建議謂慶本契丹人不如善遇之使歸與加增約共兵以破金人上遣吳敏至驛勞慶賜如將書令賫去慶歸以書號致粘罕由是罕怒而攻河東愈急矣案本書十月六日賜天吉來問罪附載此事稱有都管趙倫無蕭慶靖康要錄十一月十日載州京勅停附載此事則有遼者與趙倫二人亦無蕭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又作宰相徐處仁以蠟書授修職郎王倫振靖康要盟錄及三朝北盟會編則爲蕭仲恭趙倫二人也金史蕭仲恭傳亦載有此事而宣和錄靖康遺錄及此書並作蕭慶豈蕭仲恭即蕭慶號存疑俟正蠟書見靖康要盟錄附載於此要盟錄曰先是於四月因虜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衞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盟澶淵數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鬭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

（人不道稱兵抑方殉縣天祚薊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奸臣童貫等迷國擅分沮邊信使納結仇讎許以金繒分攜燕士金匱之約藏在廟祏委棄弗遵祕人其怨致金人之强景敢畢陸梁恤攝遼境達於部姿則惟此之故道言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寢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前後誤國構禍皆以竄逐思欲復修善鄰以為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艱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道諭之未能道逢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國中詔令擁立賢哲眾望所屬宜於國人無如金吾者適諸至意直用欣擇昔聞金吾前為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日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於天祚不害其為忠而於耶律氏之討行至忠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令德兵於外宜有西南招討大帥之助雲中留守向書顯忠佐之一德同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除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面道委曲天時蒸梁更冀保嗇謹白畢沅續通鑑載此事於是年七月蕭仲恭還金時陳桱通鑑續編徐乾學通鑑後編與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追敘此事於是年八月金人分道

入寇時並止蕭仲恭趙倫二人與要盟錄合宣和錄上遣吳敏至驛慰勞蕭慶始令開戶慶見敏即號哭擗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請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諭盟而來督責金帛肇臣不忍故請留大使於此皇帝以人使本契丹懿親奉使而來元非得已謂大使員苦遣敏奉候慶泣謝因陽罵金人反覆無信義始與臣國約和取其金帛而竟被之乃立異姓稱藩臣之國王契丹外孫也强見遣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創業踰二百年一旦論亡未嘗不泣今大朝誠能賜與誓書約為兄弟如先朝南北故事願歸約闕土舉兵相應上以報大朝之賜下以復國家之仇敢金必矣即大朝遂疑不決本朝孤弱惟其所制中原之雖未有既也敏心齊以為誠然退奏慶言如此因請賜余觀書令慶蕭去案宋如堵本書十月六日作余觀靖康要錄亦作余觀畢沅續通鑑作伊都十朝綱要作余堵金史入叛臣傳作耶律其姓也宣和錄靖康要盟錄北盟會編並稱耶律金吾蓋其官也）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丁丑王師與金人戰於榆次縣制置副使种師中死之**（靖康要錄十二月十九日附載种師中死於五月五日為庚午與此差三日東都事畧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編通鑑並繫丁丑與此同）**初斡離不師還**

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案續宋編年通鑑繫此數語於二月今刪去不取）**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虜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鎖城法困之使內外不相通**（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威勝**（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三月庚寅姚古復隆德府辛卯復威勝軍又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同）**扼南北關數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圍**（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四月丙辰姚古與黏罕戰於關南敗績退保隆德府）**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隰**（度隰靖康要錄作度井陘）**會西山之師於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兵散將歸告於朝廷大臣信之從**

中督戰無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讀詔歎曰逗撓兵家戮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忍以此為罪乎慨然赴壁崖下而死將士退保平定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師中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悉留眞定不以隨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卻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益只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于是士皆憤怨又賞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與傍戰於榆次衷剖力戰而死戮此則其咎不僅在督戰者矣所桴通鑑續編及封有功編年靖康小雅諸書載此互有詳畧並錄附此以俟攷證陳鑑云師中五月辛未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同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身被四創力疾鬬死活女畢通鑑作和尼金史有傳婁室之子也封氏編年曰先是師中被詔以兵褒送大金令歸至大名府復被詔以所統兵救援大原遂自天長發平定軍至壽陽縣凡數百里間未嘗見一金人師中以為金人知師至悉已遁去而我師肆行未嘗被堅執銳五兵之具悉委傔從負之將至石坑有報前軍已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中軍至石坑軍壘未屯有

報榆次縣路金人賊馬將至師中曰必金人殘營歸將著令後軍去收捉轉刻之間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間鐵騎來衝奔潰被傷不可勝數師中遂殁幸脫兵將十無二三矣靖康小雅曰時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昧於兵機屢峻文絕公不容頃刻公方欲規畫所宜並待餉饋稍給方乃鼓行而西翰督責益急公太息曰事之不濟天也我何愛一死不報國也乃由土門下井歷至榆次金人先屯兵縣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時軍中乏食三日矣戰士日給豆一勺皆有飢色翌日賊遣重兵迎戰招安巨寇楊志爲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前軍參謀官黃友戰沒胡騎四集官軍潰散公獨與親兵小校數百搏戰左右以名馬拔公請俱遁去公謝曰吾大將也事至於此不當求生爾曹亟去無擾賊鋒公遂力戰而死靖康要錄九月三日臣僚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挫衄太原之圍至今未解抑貽睿聖宵旰之憂益壯戎虜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爲名將練達雩倚洞曉軍律擁萬之衆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幾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樞密院事許翰輕躁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令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知其盡忠然師中含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實痛之使翰百輩在朝何所云補而失一師中所係甚重謹按翰終如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爲死黨陛下踐阼之初反除御史中丞未嘗以一言及京攸之惡而與僚屬議論即委曲開論以一與庇之又欲使其僚不復言問者莫不憤心疾首薦蔡氏族增陳求道爲臺諫求道以告許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奸不復用士論尤爲不平翰遷樞府歎難多事之時稱病謁告累月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祕職出守近藩且幼臣言路則黨惡庇奸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迹其罪狀夫豈勝誅伏望睿斷重賜竄斥以爲懷奸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冤奉聖旨許翰落職宮祠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募民輸財助軍案靖康要錄手詔在四月二十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二日乃丁卯也又案宋史本紀畢沅續通鑑亦並繫丁卯惟北盟會編作庚午與要錄差三日要錄二日手詔曰朕嗣承丕緒夙夜競惕思所以撫綏四海惠養元元以爲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朕雖痛自刻勵罔敢怠侈罷斥浮冗租給經費其於師旅之用誠未有以勝之也昔漢帝發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爲祖宗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爲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懋天下士民上戶有

能推其財穀藏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籍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募兵養士之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爲忠義之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楊時請罷王安石配享孔子案宋史本紀及李埴十朝綱要是月戊辰詔追奪王安石王爵罷配享孔子廟又案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亦並繫戊辰靖康要錄楊時上言在五月三日亦即戊辰也要錄時又爲陳過庭所劾詔並與外任監當今並附錄於此五月三日右諫議大夫楊時言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紹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其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之甚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勝數姑即其爲說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二軍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茅茨土階未嘗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借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又釋鳧鷖守成之詩于末章則以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物爲事夫鳧鷖之五章詩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旨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誥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狂亂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奉聖旨王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廷令禮部改正施行四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臣聞太學士之闕禮義之所由出今也學官相詬于上諸生相毆于下甚者諸生奮袂而競前祭酒奉頭而竄避敗壞風教一何甚邪且朝廷之大臣進退處理常也學正馬機揚言以爲是博士畜觀痛甚以爲非喧爭科許甚于衒童巷婦之相習厚者除本室見行體究外不識學徒何所取法乎五經之訓義禮謂微後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爲正論否者必指爲邪說此乃近世一偏之所非

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權，專尚王氏之學，凡蘇氏之學悉以爲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通用蘇氏之學，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氏爲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衆直造祭酒位次，欲見而訴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葉者黨王氏之學，北善諳生姚流者黨蘇氏之學，至相毆擊，其人稍衆，庠序事體周當如是耶？臣伏望聖慈裁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與衆學正馬慨博士需觀輕浮爭競，大失生需之體，欲乞指揮並行斥貴。又諸生鼓倡率衆爲首之人及兩齋相毆擊首，亦乞下所隸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幾爭訟不生，而史學者樂道向方，不昭于祥薛，豈勝幸甚。奉聖旨師史豪羔官辭宅，既而詔半與外任，臨尚雨陛遇遇積綱之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肯，乃罷時祭酒，時同之罷蔬職，詔改給事中。時方詔從以敘縱閣待制致仕。

又种師道升背州以老尚乞罷除乞黼十朝綱要繫此於壬申。靖康要錄於是月十二日書种師中死事，後連書師道乞罷。十二月爲丁丑，而壬申則初七死日也。是師道乞罷在師中未死之前，要錄恐誤。

又赦河北。案靖康要錄是月九日有赦河北制文。九日乃甲戌也。又宋史本紀、畢沅續通鑑亦並繫甲戌。要錄九日制曰：朕躬承慈訓，嗣守丕基，步道未深，爲日尚寡，焉戎虜之侵軼，徧河山而驛騷，稽宗廟社稷之霖，聖大羊而盡矣。緊將帥士民之力，保金湯之屹然，三闕庭甯，萬寓胥悅，推舜嗣位，慮誠諸艱，而天付予，庶其在于此。有懟否德，乃續文武，羑念黎元，遭焚劫之憂，師旅竭轉輸之苦，丁壯勇于扞禦，老弱疲于給軍，田野蕭條，既失耕桑之候，體骸撐柱，或罹鋒鏑之災，痛在朕心，罪非爾衆，宜敷慶澤，用釋艱虞。應河北路州軍，德音到日云云，死罪減等，餘無輕重並赦。嗚呼！信順虞助于天人，克平禍亂，赦宥取法于雷雨，明共恩休，咨爾一方，體予至意。

又師中訃聞，上哭於禁中，贈使相，官其子孫二十人。姚古屯威勝軍，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擁師潰于盤陀，退保隆德。安節勸古遁，故兩郡皆潰。古及安節還，劉李綱召安節斬於瓊林苑內，姚古竄廣州。案靖康要錄是年六月三日李綱爲兩河宣撫，二十五日賜御筵餞李綱於瓊林苑，二十六日李綱橋軍詔斬樂州都護統制熙河路軍馬焦安節於瓊林苑。李皇十朝綱要，餞李綱在六月庚申，斬安節在六月辛酉，均與要錄合。姚古安置廣州則在壬戌，蓋二十七日也。三朝北盟會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在六月二十八日癸亥，與綱要差一日。靖康要錄是年六月二十七口，御史中丞陳過庭奏：周世宗戰于高平，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聲大振。如世宗者，政事憲度雖未盡善，至于用師，果決誠可爲後世法戒。謹按河東制置使姚古，雖未將家，其實畏懦，素無戰功，所以登壇持節者，唯以名馬實貲竄于貴貴之門，濫被恩賞，以至於是。然荷國厚恩，不思報稱。自太原被圍，古提重兵于威勝、隆德，遇留數月，未嘗寸進。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遠期帑應，遂致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傍人方國太原，未有一將一卒敢竊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即退師威勝，士庶而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引道去，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攜幼，號于道路，哭古之聲振于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敗退，師其部將人安言于衆曰：四家已制太原，與金人我韓可以南歸。于是役夫般逃，擺草器甲及民衆在麻者悉委棄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爲亦背，以尉不血刃而得一部，古乃掩其功狀，不以實奏，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賜帛，士氣不揚，拖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爲守隆德，存恤其氏人保被其蘇女賊鋒，敢紀立斬以間，又閑賊兵于他所，不許安出，請于粘卒遣還其兵，自言先世乃汝類，問人深有效賊之志，一且縛至軍中，古若如韓信之師在車李想之釋李肯，太原之圍自此可解，乃負冒功賞，獻圖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敷十輩擁騎而載歸人者，云是將中寵委，軍中歸人不可勝數，人無鬪志，士氣不振，此古之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怨有統制官焦安節屬黨而前曰：虜騎追近，何爲向留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即從其言，領衆宵遁，實古之謀，假于安節耳，此古可斬之罪七也。焚何一失而世宗斬之，古有大罪可斬者七，其可怨乎？近日如統制官張師正、王從道畏法逃竄，已試之軍法，如此特小者耳。斬一姚古則主威立，斬一姚古則軍聲振，斬一姚古則四夷知畏，豈但能解太原一方之圍而快隆德士庶之憤而已哉！伏望特賜廣斷，明正典刑。奉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廉州安置。又九朝編年備要子孫下有族屬二字。北盟會編：种師中死，年六十八，姪丙招飛奉柩至京師，上哭於禁中，親製祭文云：听坐虎臣，公循忘身。遣內侍張貫致祭，贈籌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宵其子孫族屬三十人，功德院賜名旌忠。二了濟特師中敗死，朝廷謀失律兵將之罪，中軍統制官王從道開服，斬於馬行市；副統制張師正統勝捷兵乃屯大名，劉下知大名府李两人忻之衆遂資，後爲韓世忠招降者是也。又李埴十朝綱要：五月乙未，姚古與金人戰於盤陀，兵敗，遁還隆德府，在師中死後十九日。三朝北盟會編在五月十九日甲申，在師中死後七日。

又下戒屬詔。先是諫議馮澥言：有公論，有中道。公論天下所同，而中道萬世不易。祖宗之法與元豐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諸經古法與安石新議擇其善者而從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訪朝堂，御史李光駁之

不聽右正言崔鶠奏爲溉乃熙豐人才之一也自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紹後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斯民矣紹述理財而公私遏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開邊而胡臺犯闕矣此用熙豐人才之效也於是降詔原注呂中曰自二月金人退師至十一月金人復入竄宜上下協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廷方爭結黨與臺諫方追論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發張爲洪波而已夫虜之退師非吾德足以威之吾力足以制之特以二酋之勢未必勝恐爲吾勤王之師所乘耳故退師以誤我使吾志怠而師散然後彼可以得志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與稱慶迎上皇于東南散西師于關陝勤王之師肅歸論道宰執臺諫之論其號則不棄三須其實則不教三鎮也其辭則以爲內修政事自可懷東狀而其實則籍口以治不急之務也國家待虜大抵急則謀之緩則忘之豈獨遠慮哉家靖康要錄六月二日有崔鶠奏疏李光訶子隨郎降詔謙四史朔閏放六月丙申朔二日爲丁酉也馮澥兩疏則在五月今並附錄於此五月十日左諫議大夫馮澥言臣聞大學者道義之所由出風化之源賢士之門也博士講明訓迪于上子弟切磋琢磨于下委委蛇蛇人無異論此議大學之廢也國家自崇觀以來行賢試之法而鄉舉里選徒蹈處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大學教養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務爲輕浮博士先生徂于蕪與各自爲說無復至當偏以成風附王氏之學則醜詆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學則議謂王氏之說風流至此願微莫同茲今日之大患也此者朝廷罷元祐學術之禁不專王氏之學陛下固欲中立不倚六經之旨推其說通者取之其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舉也臣訪聞大學校試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說守經肆業于其下者或執一偏之見上下曉曉甚非陛下開設學校教養多士之意臣文聞臣言上條乙罷安石配享而肅安石之說爲邪說朝廷從言者請罷安石配享而列于從祀此固公議所在其誰以爲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說爲邪說則過矣安石之釋經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邪說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便同楊墨之言爲邪說則復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誇而致爲紛紛也士之擔簦負笈起于天子之學以號教養者非持欲以進取爵祿爲心亦願其所養所學與保守者何如耳今科舉任習爲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說有司懷私便爲邪說而點落之則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論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訓教中外凡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得專主元祐之學亦不得專主王氏之學或傳注或己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徇有司輒敢以私好惡去取者乞重賜斥責應使天下學者曉然無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聖旨依奏十三日左諫議大夫馮澥奏臣聞天下有公論

有中道公論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則爲世而不易熙甯元豐及元祐以來人無公論治失中道不偏于此則偏于彼天下弊于變更士夫困于遷論五六十年閉之是非相攻禍福相軌紛爭擾壞至于前日大亂而後已陛下龍興以英資睿觀誅致好因劃除臺弊壞然大變與天下更始宜于此時明大公至正之道于天下合天下之公論至萬世而不易而臣竊聽近日朝廷議論觀士大夫之邀而駁駁復偏于元祐鼓倡應朝漸不可際則義理又將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將不得其中矣臣聞道貴適中法則隨時祖宗之法至于今百有餘年蓋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擇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則已矣何必亂宗之是而熙豐之非者哉傳注之說千有餘年其于聖經不爲無補然要之公論章無淺術未盡之處王安石以名世之學後明要妙著爲新經據鼓太學頗之天下學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論亦有穿鑿太過之弊今經令學者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已矣何必傳注之是而新經之非哉祖宗之治遠矣臣不及見熙甯元豐年間內外安乎公私充實法令備賊役均平朝廷無倖位州縣無橫敢夷狄畏成盜賊不作使今日之治得如其時有何不可是時學校英秀如林治經習吏皆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拔考使今日學者得如其時亦有何不可自崇甯以來蔡京持權二十餘年紛更變亂雜有甯止自熙豐之法掃地無遺故其大壞至于如是之極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甯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臣願陛下無作好惡不蔽偏黨允執厥中以照臨臣下則是非自明紛爭自息矣伏望睿慈與兩府大臣少加詳議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頒示太學以安士心以絕眾疑則臣死生幸甚苟爲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誅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出榜朝堂六月二日右正言崔鶠奏伏覩詔書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爲而用者又充塞乎臺者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至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惡千百年無一人互異職蔦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直是之言闕于陛下且如馮澥所口上章其言曰熙甯元豐之間士無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取爲與乎上膺兼負笈不途于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在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斥落于是天下聲然黨司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何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甯以來博士先生祖于寡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允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

崇甯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閑則累之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云耳博士先生有敢誣謂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復祝則瀾之誕偕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異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蘇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瀾言元祐之學惡謝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眾庶孟子不以左右鄉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貢是見矣臣乞以瀾所上言章并臣之章縣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又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瀾未蒙施行瀾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其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瀾之意不過欲以熙甯元豐之法為治瀾乃熙豐人材之一也己之欲行則自安己之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特選天下敦樸敢言之士以遠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

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頒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于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于嶺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凶謀益熾于是盡收熙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拒以厚祿于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倡和為紹述之論以誘惑人士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傷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鑿犯闕矣此用熙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挨一贊治病而參一醫治病而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鞫日食四月者正陽之月也古人所志詔求直言聽詔者數十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者乃逆一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為正異己者為邪瀾與京同考也故在小等凡異己者京皆指以言邪附為罪屎几數十人近者上皇下責射之語其為以求直言奪于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者背今日之罪人與陛下莿位之初天下觀陛下奸惡是非以下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豈上皇好惡侮過天下之士鬪之解體矣又奏臣伏罰前諫官馮瀾罰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為非徽駁之及光之繳駁也馮瀾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為辨賞李光

而不問廷馮瀾而不詐政形如此士論紛然且以瀾之言為是則光可罪以光之言為是則瀾可斥當斥而反廷晃謂賞奸傳日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雖以濟矣引致其道至于今大亂陛下中夜以思富負而數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而臣下不思所以排奸糾紛以寬陛下社稷之憂但變用前日相蒙之衛以嘗試陛下此罪人也他日有論蔡京紹述為是而籍沒之資產可還放逐之子孫可用者矣何以知之舊試之試行而陛下無與照奸則何言之不行何說之不入此非獨臣憂之天下忠臣義士所甚憂也今臣區區犯奸鋒蹈禍機與陛下言之卒于不勝而自罷也亦愚矣但臣職在言責伐奸邪之謀塞禍亂之原為國家長慮琳驅臣之貴也且侍從者執政之階也近瀾之意不過欲次補近臣漸當挾路以京其邪說以固其黨與為萬世自安之計此賊臣蔡京之衛行之至今天下破壞茲亦極矣陛下尚忍使京之餘黨再破壞耶前車未覆而不戒者有矣未有前車已覆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馮瀾之建議李光之家奏孰是孰非而大明黃詞以示四方使四方曉然知陛下政不容奸則離辨敢不敢輕中國不然匹夫匹婦忽然有不服之心國威不復振矣取進止侍御史李光劄子論馮瀾推尊王安石之學數或眾心安石置條例司事任己從斥逐名賢任用小人馴致蔡京蔡卞操雜述之說掃除祖宗法度于光劄子後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倡紹述變亂舊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詔曰朕以薄德紹體聖緒條祖宗肇造區宇重熙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條章雖隨時損益凡以惠遺天下者咸根抵于仁義澤施于民淪入胥議在于後人奉承之不敢有淪遷者蔡京懷詔蒐愿妄作不靖凡舊章彝憲肆行變亂挾綱遠之言為判持之計內外驟動公私匱困比歲上皇深獨其奸親御翰墨壤剔囊弊咸所鑿正追朕續紹夙夜祗灌嘉與之卿大夫圖椎故實務導二帝三王之常道以協我公聖之心以為萬世之賴尚慮邪說說行習熟見鬪搖動眾心憲于國體問示敗指罔有不學

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朝廷聞种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乞歸乃削議選宣撫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耿南仲謂國弱敵強宜割三鎮以賂之綱奏祖宗之地不可棄割之徒資敵勢生囊溜于夷伏豈為民父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為再接之計南仲曰方今欲接太原非綱不可南仲以綱異議故出之綱召對自陳書生不知兵恐不勝任且誤國事論句不受命或謂綱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公堅卧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也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鄧二字遺綱綱乃受命宣撫司得兵三萬人而闕馬綱白上曰戎事非馬無以齊張軍容欲括都城馬尋瘦命不果行

綱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勝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宣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韐除宣撫副使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陞德府綱請銀絹百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敢行案靖康要錄六月三日詔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六月三日乃戊戌也東都事略宋史本紀畢沅續通鑑亦並繫六月戊戌惟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五月丙子與原本五月合丙子乃五月十一日與六月戊戌差二十三日據傳信錄六月三日召對睿思殿自是授官之日即日召對若以綱要言之則是授官二十三日之後始得召對恐無此理一不合也本書謂綱授宣撫在种師中敗之後而种師中死於五月丁丑若丙子則在丁丑前一日反在師中未死之前二不合也原本與綱要恐並誤據靖康傳信錄六月三日召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綱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綱奏曰若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須擇日受敢令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綱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輒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綱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大臣游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

又貶陳公輔案靖康要錄六月十日司諫陳公輔上劄子奉聖旨左司諫陳公輔差監合州酒稅務十日乃乙巳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並繫乙巳要錄劄子云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身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守禦失備邊境騷然河北寇雖方退河東用兵失利夏人西陲亦或侵擾病亦甚矣然猶在四肢者乃若朝廷之上人主聽言不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而其病在心腹焉四肢病不治猶未害者也心腹病不治厥身不可保矣臣待罪萬死爲陛下言之比者狂虜直造京闕諸門不謁肇月餘日宗廟社稷危如累卵然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番寇引去國家復存者四肢雖病而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各盡所言而陛下聽之未嘗或也其言之善雖疏賤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之不當雖狂妄之甚亦不加罪故上下無不通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則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傾覆而未必察真偽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爲陛下拔擢每欲盡忠圖報若或希甚以爲身謀自當以依媚之言迎合陛下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謂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下之

疑乃陰逐之中外皆謂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應求何足惜臣恐無敢爲陛下盡言則大臣之忠邪政事之藏否人情之疾苦國勢之安危不得復聞于上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大臣固有奸庸不足用者陛下灼知稍稍去之遂乃專任一二忠直之臣彼亦自知委任之專又見國家危急故各盡忠不敢懷私以相擠毀今則不然或以忿怨相攻或以巧說相毀各植私黨不先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恃而剛復自用不無過咎故同列不平共相謗譖陛下已疑之矣令吏出使將兵宣王時吉甫所以成北伐之功者以內有張仲之孝友也今陛下若以綱爲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如憲宗之裴度固可責其成功但聖心已疑而大臣又無張仲之助則其事尤危矣綱何足惜宗社存亡爲可慮焉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爲法痛革宿蠹剗除與源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盛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無敢興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或欲以王氏諸儒之學兼用持兩偏之說立中道之論如馮澥之徒是矣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猶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遲違未決今上皇已自深悟奸臣誤國盡欲革去前非臣僚乃敢尚挾私意以害公法且王安石開端蔡京紹述流弊至此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豈能復存家國今更復爲異同之言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便欲追復祖宗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乃至中報今日思之誠爲誤矣然當時之誤天下事勢猶可支持一二十年今若復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內窮愁公私困迫國勢危變人情駭懼無甚于今日一有所誤立可召亂議論之臣會不念此可爲之太息哉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不治願陛下急治之審于聽言無以言罪人使臣下各盡其所見專于委任毋以邪害正使大臣各盡其公心破兩可之說盡歸于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若是則心腹之病除矣四肢之病縱使未去姑少逢之必無大害蓋未有能已心腹之疾而不能治四肢者也如其不然則內外皆病矣臣區區小官慢蒙拔擢舉家數口坐食稟祿非不能以諫佞之言指合聖心朋比大臣苟以一時富貴自念平苦賴希古人專君之忠今在言責若不竭其愚忠少圖補報非但負陛下特達之知亦負臣平生所學矣將何顏面復在人間乎伏望少騫天威留神聽覽臣所有干犯聖聽竊恐之罪實不敢逃惟陛下處之取進止

奉聖旨左司諫陳公輔差監合州酒稅務

又彗出紫微垣案三朝北盟會編繫於六月二十八日癸亥據靖康要錄陳過庭奏稱二十七日壬戌及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及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繫於壬戌與此同會編恐誤靖康

要錄元年七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伏見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見于天之東北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于四海不宜致此變易故凡明于天文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殺傷太甚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而其爲象甚明倘以幽遠之說而昧著明之戒以非古先王正戮事以應天變之義又況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强權僞未寧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未加明刑寬詔已頒未霑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皆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乖戾其可忽乎伏望時降明詔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竄苛僥修兵甲選車徒備邊極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如此之類次第施行庶幾變災爲祥轉禍爲福矣願陛下加察焉收進上

〔又〕太白熒惑歲鎮四星聚張〔案〕九朝編年備要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同

〔又〕金置元帥府以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爲都元帥黏罕斡離不爲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爲左右監軍闍母及耶律余覩爲左右都監凡七人是時黏罕兀室余覩三大酋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避暑及秋乃還而我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案〕金史太宗本紀六月庚申以宗望爲右副元帥宗望即斡離不也與此繫於六月合三朝北盟會編是年四月十五日辛亥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引節要曰斡離不初寇燕山黏罕初寇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曰元帥府乃劉彥宗之議也會編繫是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黏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二十四日庚申黏罕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寨河晉絳戒嚴二十六日達奉使路允迪等言賊下講和已割三鎮乃還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隰縣運芻粟爲久居之計則是二月已有元帥府之稱一書之中兩說不合會編恐誤〔又案〕撻懶金史大金國志亦有學大金國志云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金定有兩撻懶傳而與何里刮破宋兵會明直孺隨師元一事兩傳並載未知當何屬也兀室即金史之希尹也大金國志云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疏族族屬爲子也金史云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並見本傳闍母即金史之闍母也有傳大金國志作闊目無傳余覩前作如壻注詳本年四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四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五

欽宗

靖康元年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丑朔）乙亥蔡京移儋州（〔案〕續宋編年通鑑蔡京閏竄儋州繫於二月謀二月甲寅京攸與童貫始爲孫覿所劾但責降未放逐）攸雷州（〔案〕李埴十朝綱要是年五月壬申移蔡攸安置潯州此蓋由潯州移置雷州也）以臣僚累章論其陰賊姦惡罪孽彰著乞投畀海外也凡京子孫皆分徙湖南江西遠郡（[illegible]）詔雖有大赦不得量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京天資凶譎舞智以御人在人主前方徂右伺專爲固位之計終始持一說謂當越拘攀之俗竭九州四海之力以自奉敎宗雖富貴之而陰知其姦訣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仆會收其素附不合者加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鄭居中王黼之屬迭居宰司以柅之京每聞將罷退輒入寓見上叩頭祈哀無復有大臣廉恥燕山之役起攸實在行京送之以詩陽爲不可之言冀事之不成得以自解暮年即家爲府嗜利干進者趨趨其門輸貨僮奴以得美官者雖相躡編紀法度一切爲虛文識者竊發之而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結盤固牢不可脫宰以召釁誤國爲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猶以不正典刑爲恨云〔案〕是年五月蔡攸安置潯州至此移置雷州而五月安置潯州此書不載乃紀事本末偶脫也其奏牘並見靖康要錄附載於此要錄五月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訪聞蔡攸見在鄭州不即上道令本路提刑司催促起發隨侍臣竊謂朝受命夕引道人臣之義也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人子之孝也攸負罪至重公議不容陛下姑寘之輕典恩德隆厚固宜奉命省慈不退敢處而乃驕蹇自肆違留近部至須特旨差官督迫而後行則是慢上違令失人臣之義也攸乎昔不孝視父如仇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罪投竄往往快之故始乞隨侍者姑欲自逭罪戾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眞情如是則絕三綱廢五常禽獸之不若也頃金賊犯闕日望四方勤王之師以齊緩急上皇南幸亦未嘗一日忘陛下必欲師旅來護京城攸爲恭湖行宮使可輒降劉子安稱聖旨抗越江東將兵逐州土兵弓手並未得圖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奧又合詎江府揚泗州有已發遣經過人並在留原攸此計必幸京師不守留東南之兵以自衛用心如此不忠莫大焉攸爲臣則不忠爲子則不孝得罪於名教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豈與洲之可貸乎伏乞徙攸嶺表遠惡之所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爲禍爲福非不畋然易見自昔人生幾失而莫救者依違

奉制坐觀不忍決也臣謹案彼大罪有七其小者擢髮莫數不復道也以懼密之臣爲俳優部賤之事淫言媒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安排獻笑出入禁闥沈醜燕游處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爭嚴之分闕闕不限堂階陵夷彼之罪一也盜柄竊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楚越及京謫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賞間命就道乃逃迹滎陽積日不發既不順於其君復不孝於其父彼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背交縢既呪私恩互輸誠款一排一挽呼吸相助彼之罪三也園燕之役開釁起戎以力爭爲恢復以并援爲撫定以營平擅要害控扼之地損之金人蜂藝在懷虎兕在播狷且公肆誕諟以爲百世偉績蘇功之際超取上資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僱饕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膺既渝約詭謀日彰藥師負恩逆迹又著師臣將枝章疏迭來自去年秋抄中朝士大夫已竊竊私語知禍必至而彼帷幄謀臣邊機在手縱使不敏親形亦悟而乃藏藏復匱不告於朝備備然恐前日罔功冒賞袤迹呈露至使金爨長驅藥師助叛識邑爲之驛騷兩路羅其茶壽聖主宵旰生民瘡痍伊誰致之攸之罪五也攸知有必至之禍不告於朝不謀於君上乃自汲汲爲妻擊念其家所蓄器皿金銀首飾之類先自銜銘爲軽裝計及膺將至卷室而東稱祿之子荷所愛者恐攜以往猶偃然肆語月得旨屬上皇篤縱使當時懸告得命亦合留家屬京城與國均憂臣頃在翔州人來云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觀燒香六夫人與詔使慘撰某日邊江國去蓋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遽江國變之後其避危圖安反覆藝處直至於是夫爲君爲宗社爲萬姦謀其怨如彼爲妻爲子爲婢妾計其審如此人臣不忠復有甚於此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明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爲人者孰不稽首日吾君也況身爲禍臣乎況前日賤在樞權實本兵柄日義日守此賓司之可須與離乎今外州兵馬都監小邑逃尉寇至而逃比之相官罪國加等若扇謀兵樞所寄先衆而遁當姻何哉攸之罪七也攸罪有七天下共知其前四罪縱付責與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匪寇就禍讒我生民庶身謀家忘我宗社蔑君臣之義類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三惡其可復容於覆嬉開乎若不早行誅極其如祖宗乎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王不誅武三思陷唐室以再亂曾不知几上之內角翼復生稽飛深宮大肆吞壁可不權哉假之蔡稅詭祕公卿大臣有監計中而不悟者臣度其不一二年必有爲之游說始許及門旋逆造室苦厨足有地蔡計卽行蒳引支黨岡懇相濟蕭牆之禍起於意外是時雖自愴悔壁構何及望陛下大明典刑以絕後患如散官安罷湖外誠不足以奉天下之紛紛奉聖旨移浮州安匱六月五日臣僚上言自崇寧初蔡京輔政有亂舊章捭斥異己致引同類待以不炎胡馭亢散暮宿嚴近常情怨克自重於是枉道求合翕然成風凡所厚者不獨顯榮其

身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倚重盛根錯節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斥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發苛嬈遠近告病此猶非京之本意也察其建三衛匭四輔疏興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數仁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爲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因之論列其事太上皇雖務納汙猶令整其墳山京之僭心終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爲階梯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蹇人言乃蔡破何執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爲例封王矣本朝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父耳緣國朝之法長燾雄之心京凶悖之情遇事輒發不可一一數也賴上皇聖明不爲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於是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以耗國財做民力必欲坐視顯靈以快不遂之意鄧洵武范致虛等託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姦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爲此輩壅蔽是以見人心日益愁怨國勢日益陵遲權門日益盛張朝廷日益孤弱趙挺之劉逵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羣小梗附正路亦由一道蔡京蔡攸乃其子弟相與爲異有若仇釁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王黼爲相奢汰愈甚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本由京勢位相軋乃相攻陷遂致犬羊窺伺變生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阽危離其所致非一憂之造端立本外國幾覆宗社竊據重位擅弄威福二十餘年海內側茶鹽之制盡供御前使用而尊輸之經費竭天變動於上而不憂人言喧於下而不恤以至委軍政於童貫使之尊恣於外賞罰不公飢寒不卹將士怨嗟卒致攜患罔上壞轉般之法僅足都內給支而淮酒之儲峙實鈔端大變舊章妄作新事無非蠹國而害民不但欺君而陰連宦官相與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開省翼夸侈之紹述以濟姦謀逐臺諫以塞言路外則結交黨與內則人臣而敢爲之上皇性本慈愛京慕功名京獲稱用假天下然則謀一身之利而謗前朝誣母后若此其誰謂有功使宜仁飲恨於重泉而仁宗與子之意不暴自於入內欲斬王珪以禁制宣仁不暇他議哲宗已立己實仁贊決大命大臣共岡初無異論京乃自衛常帝創于上皇罪應誅戮者臣請爲陛下言之神宗彌留之際宣著於心造飾姦宄奮制迷國妄上不可悉數至於誣誘耳不早逐之海外誠無以答天心而塞人望按京陰賊自擇不過如此比日雖有不放還指罪然京旦暮之人章疏屢論列蔡京罪惡南實嶺南兩部州乃住地使京仍報行言章七月十日左正言程瑀奏伏覩臣僚近有行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余深鄭洵武等第其罪惡與安石等王爵亦行擬罷施責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致驕官者望悉改正其何執中譬縱朝廷未欲誅於兩觀之下竊富投之海外以示薄舍京而誰今京降黜雖屢有指擇然竄不當界輿論猶

日其歸乃在於困民力蠹邦財壞軍政使上皇負謗於天下實有問鼎之心顧天下怨嫉者衆未敢發耳罪惡彰彰死有餘責此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臣條論列不可勝數而二三大臣懷京卵翼之私爭爲庇護是誠不忍負京之私恩也不亦異哉夫鈇鉞不用而刀鋸日敢君子之於國政陵夷者言刑戮日加於微賤而不行於大臣也陛下修祖宗之盛德臣非敢以發大臣致陛下姑顯投之海表以示法必行於大臣而已釋宣仁之恨爲人孫之事也分上皇之謗爲人子之事也陛下一舉而爲人子孫之心無遺何憚而不爲乎若欲行法於姦邪而牽制於宰制臣竊以爲過矣取進止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安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李埴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此於乙亥日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丁丑日惟徐乾學通鑑後編畢沅續通鑑與此同）

甲申蔡京至潭州卒（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李埴十朝綱要七月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已分竄湖南江西遠地自今遇有大赦更不量移是日京死於潭州較甲申後一日三朝北盟會編及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乙酉並與綱要同惟王宗沐續通鑑謂詔下十日京死則是乙酉下詔而甲午始死不知何所據也徐乾學通鑑後編畢沅續通鑑並在甲申與此同日中興姓氏姦邪錄云京至潭州病卒於東明寺年八十）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李埴十朝綱要遣監察御史張澂誅之亦在是月辛卯而三朝北盟會編八月二十三日丙辰至南雄州追及童貫遵聖旨處分斬於使院凡三刀不過乃陳屍於門闕初斷之取其首用水銀等養浸齎管赴闕九月二十一日甲申標童貫首榜示開封府其月日均與此不同蓋七月辛卯乃是下詔之日而八月丙辰乃行刑之日九月甲申乃榜示開封府之日也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徐乾學畢沅續鑑並繫七月辛卯而宋史及徐畢二鑑復書九月壬午梟童貫首於都市壬午甲申止差二日陳桱通鑑續編王宗沐續通鑑並繫七月亦皆據下詔日耳靖康要錄七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九月十九日張澂還奏附載其文於此要錄七月二十七日臣寮上言竊覩自陛下臨御以來臺臣誅下以至學士大夫奏疏上書皆乞誅童貫以謝天下陛下聖度涵容久未聽可臣竊以謂祖宗垂憲於治安無事之時殺大臣爲當在所禁在後世有臣亂天下危宗社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況貫閹腐刑餘在祖宗時止堪埽除之役豈眞所謂大臣也哉貫提兵權幾三十年大姦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眞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萬餘里之小夷殘

百餘年之與國虜后欲鄙御其表而不受康主潛遇指其蹤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眞俾之報復旁結西夏其爲敵仇虜騎欲入貫衛總往太原絕紀軍中虜破折伐卽舍太原以歸其舟檝叛所親兵及兵仗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宣撫使印浮汴渡江淮而去當是時何有陛下陛下奈何幸赦之惟陛下思夷狄侵奪之變實生於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之情蕭牆今日之掏際傷陛下兄弟之愛念太祖太宗百戰以得之天下一童貫實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於上天未已也臣願陛下奮乾剛發奮斷卽貫之貶所擒至京師陳百官召六師誅於觀闕之下臠其懾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眞戰士受臠必聘羅以增氣女眞發函必恢傷而畏成契丹之怨甜半女負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測爭盡老奴將死關下耍侮四夷詔幾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眞之兵恐未珍也又上言臣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不世之遇貪條恩寵包蘊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養兵於家錢甲於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宥姑投海裔今日商聞有司檢按器用復有交倚以靑龍首金銀絲背爲師者士論傳駁以爲實之不軌戮踰暴白無甚於止伏望斷自宸衷正其典刑天下[illegible]甚幸聖言章貰界十首薦未動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策立之時亦有異議不侯策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解圖闔而懸之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亦可告諭中外仍差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齎送宣撫司軍前一行人漏潘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貫子孫仰張澂交劃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員多差兵役管押前去九月十九日監察御史張澂奏至南雄州將童貫已行刑了畢其首級黑漆木匣盛貽及用水銀生油養浸四護齎音前來未審何處交納奉聖旨付密院交割檢坐前後又任僚言章并張澂所奏令開封府大字於市曹要鬧處出榜曉示標首）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案〕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均繫乙丑朔十朝綱要繫於是月乙亥與諸書不同恐說

又彗出東北長數丈掃帝座掃文昌大臣請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使益勤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或其解說〔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illegible]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却北書繫於七月者當指戊辰夜言矣李埴十朝綱要是年八月庚子以星文變異避殿減膳避侍從條上民間疾病靖康要錄於八月九日除此詔均不書彗出之日惟三朝北盟會編於八月七日庚子書彗出東北而入日辛丑以彗出下詔徐乾學後編畢沅

續通鑑彗出下詔並在八月庚子東都事略在八月辛丑宋史本紀於八月庚子書避殿減膳而辛丑詔求民之疾苦者十七事悉除之蓋彗星自六月壬戌夜始見至八月猶未滅也

又詔罷討論左正言程瑀爭之以爲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不聽案此節原本附載於四月詔吏部攻覆濫賞之後書七月不書日今據靖康要錄是年七月十二日程瑀有此奏以乙丑朔推之十二日乃丙子也然瑀奏有云七月七日之詔下矣是下詔當在七日辛未而瑀於十二日奏上也十朝綱要是年七月辛未詔前此欲懲革濫賞十餘事然歲月已久眞僞混淆難以究治更可勿問與瑀稱七月七日正合要錄元年七月十二日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予奪廢置人主馭人臣之柄也古之人操此以役使羣衆喜怒不存於胸中體公任理唯其當之爲貴有予有置不傷於人有廢有奪不傷於義故下之人知上之畀我無私也得者無所感德而失者亦不敢以爲怨猶春夏之發生秋冬之肅殺各因其時任其化造物者豈是無心物亦何嘗感德與怨哉苟欲有予而無奪有置而無廢是猶欲有春夏而無秋冬也其果可行乎然則前日所予今日奪之前日所置今日廢之亦顧於理何如耳不審其理之當奪當廢而戚戚焉懼人以爲怨亦過計矣臣竊惟比年以來上則權臣內則閹官外則恩倖竊弄權柄輕視官爵言功第賞補授汎濫不可勝紀陛下即位臣下交章論列四月十五日及五月七月所得聖旨既許褫奪裁抑允當衆心士夫鼓舞以請官曹自此清名器自此重康竊自此節僥倖之走自此退聽依流年進之人自此而免於淹滯實天下之幸也事務吏曹文移取索未果上聞五月九日後降聖旨深念僥倖苟得不足深責可使自新以示寬大特開願致仕與依進納正官之路其官品已高或元初被賞不致僥冒者具名取旨其實有軍功載功及吏職年老補授人吏不褫奪內有才力之人而可量才任使先次施行聖旨可謂深厚亦足以杜衆多之口矣諸臣不惟天下公議云何故懷私植黨陰爲曲說阻撓成命欲入乘納全人董理限選依官戶法則欺陛下以爲實爲公私之利恐陛下以失信於人欲令凡明冒濫之人注授磨勘赴任各從其私有司未稿故則以有司見行一例阻節爲言大有指使之甚押矣則合注授者未得注授合寢斷者未得磨勘令赴任者未得赴任何疑之有顧阻節歸道有司書言非且令依條注授寢斷赴任夫苟且之事嘗初政所宜有乃公然著之命令此何理哉猶以爲未快也復飾小說以或底聽而七月七日之詔下矣詔書流傳臣聽尋繹詔旨以爲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敢爲陛下言之夫歲月既久干涉雖衆三銓苟未廢筋臏且存可覆視也何至眞僞雜而不可治究乎羣臣乃以難究治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一也赦宥之行除罪惡而今以往皆濫授爵賞欲加釐正未嘗求瑕垢而加刑罰也羣臣乃以黷救而求寵首尾稍戾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二也言居高爵濫明重賞之人民之所疾衆之所惡也褫奪裁抑果行彼將鼓舞之矣乃今啟陛下以姑息僭濫之流指爲安民和衆之意自異正不相倖矣臣度陳啟之際是必恐動陛下以爲民不安衆不和勢當置而不間此可痛憤者三也僭濫之徒僥倖得志胚胎於崇觀熾盛於政和大構於宣和皆朋附權臣宦官恩倖而已其苟處遇非比於奴隸者所不問舍是路昧交結誅求變副皆剩削吾民膏血者也乃使之享高爵居民上以治民其奉法循理之吏不問堂除吏部差注爲所攘奪誘嗟盈路今幸裁抑民吏少快望矣未幾反之此可深惜一也上皇去冬更張庶事介濫獨未及此豈以爲不當澄汰哉蓋以此遺陛下使陛下一舉而空之貸天下耳目者也陛下明位臣條再三言之陛下亦幸再三聽之宰執亦再三奉聖旨矣今宰執不以退有後言爲非不以反汗爲嫌用意巧密持說堅半以欺陛下恐陛下偶不察其倖遂爲之降詔命前所畫者悉反焉臣所處者不証僥倖之流復得志處天下之人竊議初改之失此可深惜者二也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爵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俤酒而平致死夫何故奪之廢之得其當也今羣臣不惟其當與否臣區以避怨爲事使陛下不得專廢置予奪之柄臣竊未諭伏望察臣所言斷以無疑收還詔命俾有司尊稟五月九日聖旨施行內有頓致仕及依進納正官法兩項緣轉官則有多少職名則有高下有元係選人而改官有元條白身而受命輕重不倖恐難限以兩色欲望更爲三省詳議抑臣常觀唐室斜封之濫啟罷之者於崇宋璟也後崔莅薛昭素以爲言而太平公主主其說於內復詔量才敘用而姚宋尋亦斥逐使姚宋在位敘用之詔恐未遂用也昨者裁抑指揮皆宰執衆議書旨矣今復更焉得無異於狐理之而狐捐之乎前後異詞是非混雜坐致政令不一上累國體伏願留神裁察取進止

又勝捷軍叛討平之初勝捷鎮統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彌大斬師正以何不能撫衆衆皆不自安又聞童貫已誅有大校李福者爲首遂掠青淄開府從至四萬人崩大遣禪將韓世忠擊之追至臨淄河歸陣斬福餘棄甲而通世忠單騎人其唯日我背皆西人平主惟救番賊幾曾作賊邪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案童貫卒卯伏誅而勝捷軍丙戌已卒矣則勝捷之叛必在童貫未誅之前此云聞童貫已誅恐以

又楊時言宣仁皇后保祐哲宗任彼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政典上從之案李埴十朝綱要七月丁亥詔侍

（從議改修宣仁皇后謗史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竝同）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午朔）庚申遣刑部尚書王雲使斡離不軍應道軍承宣使曹曚副之許以三鎮稅賦之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載此在八月二十六日以甲午朔推之二十六日乃己未較此先一日李埴十朝綱要是月乙卯遣禮部尚書王雲使金國以閤門舍人馬識遠副之至庚申又遣使金即此事也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竝繫王雲使金於乙卯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繫庚申與此同靖康前錄稱雲自金還已與金人議定竟爲吳敏所沮然吳敏罷職在是月己未前庚申一日不應罷職後復能沮議蓋前經出使許以三鎮稅賦而吳敏沮之至是吳敏罷職雲乃復使金耳宣和錄載是年七月望日致書金人許以三鎮稅賦可知王雲之使矣已往復數之矣本書二月辛酉載王雲曹曚使虜議以租賦代割地之約尚不止此一行也今附載宣和錄二書及靖康前錄於此宣和錄七月望日致書與金人結笮云大宋皇帝致書與大金國元帥比因專使常人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門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惆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義抑亦爲長久之圖

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聽亮有少禮物具於別幅秋暑尚頌更希保護又致書斡離不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皇子郎君比常布問具致悃誠近因使介之旋猶詳敦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懇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之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惆傷是用願以三鎮租稅納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於閒言將究遠圖豈是生於細故成長利於兩國在仁人之上說怒惟英俊必能體亮已遣使大金皇帝及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聽察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頌更希保護靖康前錄云先是朝廷以姚古种師中黃迪敗衄乃遣王雲入使金國至是日雲至闕奏上言金人亦頗厭兵只要三鎮稅租效關南十縣舊例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坐到稅租歲計銀絹數目及要三道使命往三處詔諭從所請即使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日夜奔馳凡六日至京具奏上大喜顧問羣臣可否雲與太宰吳敏素不平遂沮害請朝廷既不從雲請遂差雲出知鄧州雲再三論列利害言朝廷既嘗許三鎮誓墨未乾豈可變盟今斡離不俯從雲言云從屬非金人所處之地譬猶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吞軍之欺介而離山則蝶能敵之蓋居非其所也然貴朝所以欲三鎮二十州者雖得其地不過租稅而已不若效關南地令南朝歲上稅租此萬全計也雲數請求乃肯從說願相公熟議敝日斡離不既與聖上立說同文之後反背盟德掠我子女焚毀廬舍是金人先已渝盟三鎮不與固已宜矣雲嘗語此於斡離不云韜空本我之後軍後來應軍朔所過州縣不服即攻隆德有過澤州赫宰未邪兩國講好後既得我台旨及貴朝移文郎便北去太原專候交割之使歸閉有劫掠之事乃墨辛耳兩國必欲講好小事勿論雖既租之請自有簿雙早上其數雲部還朝敢曰公爲中國臣子堅爲夷狄邪主上已嘗降詔諭天下有端沮雲不報此皆吳敏未罷以前而二月辛酉以後事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召李綱以种師道代之綱爲宣撫尚副使劉浴制留使解諮奈訪節張澍可當公事拆彥賞等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尋專達綱奏上以師制不專恐說國事離將指揮約東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兵出少助綱諸分路進兵賊以金力制吾孤軍不若令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雖以剿宵兵至即舊爲宜撫判官方欲會合親奉師討賊而召還矣師道被命無兵從行及大河陽虜使王淵自燕來師道聞虜必再舉人意亟拜疏請幸長安大臣以爲怯未報召還命劉韐代之韐未及行復命范訥代節（案）靖康要錄是年九月十九日詔李綱罷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甲子朔推之十九日乃壬午也北盟會編亦同而此書在八月十朝綱要在八月丙申均與要錄不合靖康傳信錄云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自召還至除知揚州相去多日蓋綱要記召還之日而要錄所記乃除知揚州日耳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徐乾學畢沅諸鑑亦竝書八月丙申召李綱還而書九月戊寅李綱出知揚州惟東都事略僅於九月戊寅書李綱罷自據其出知揚州日言也（又）（案）李埴十朝綱要劉韐代种師道繫於是年九月壬辰而三朝北盟會編十月三日乙未种師道以疾召還京鄆後綱要三日北盟會編云是時師道已在鄧州疾篤昏塞與蘇部由請留公曰金臨軒之語召不進邪抵河陽疾甚朝廷聞之急召還宜醫弗輯據是則師道之還實因疾篤非有他故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竝書十月丙午召种師道還後綱要十四日

（又）劉岑李若水分使虜軍請後師使還言至斡離不軍止索歸朝官所大金銀見黏罕則專論三鎮（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九日聖旨著作佐郎劉岑借太常少卿充計議使差奉使人金國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副之宗澤借宗正少卿奉使斡離不軍前李若水借祕書少監奉使黏罕軍前副使並令選差限七日起發李若水改名若木劉岑日下先次出試院並請鉞師故也二十一日微猷閤待制王雲借禮部尚書充大金國和議國信使馬識遠充副使劉岑改差充太金軍前和議使周望依舊充正旦國信使前差李處

擴指揮勿行所有計議使副並改作相讓十九日爲壬子二十一日乃甲寅也宋史本紀繫乙卯則爲二十二日十朝綱要繫甲寅與要錄同北盟會編是月二十日癸丑李若水奉使金人於山西軍前又云二十四日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充山西軍前和議使王履以相州觀察使充山西軍前和議副使九月一日甲子出國門十五日戊寅見粘罕於輪夾縣大金山西軍前敘述充許諸書參錯皆十九日以後事也東都事略繫甲辰則爲十一日悉是甲寅之諜耳幹離不粘罕所議不同許見李若水劄子附錄於此靖康要錄十月十二日李若水劄子言臣等被命奉使山西皇子軍前館伴首詰三鎮及所欠金銀歸朝官歲幣西事及見皇子似說這段事大事也意謂三鎮續到國相軍前館伴無主意及見附相專理會三鎮無一言及歲幣歸朝官至於金銀不惟不肯且深以爲詩或言或不言歸朝府爲與要之大禁不過此四者臣等熟計之加歸朝官徒費康祿終不爲用玩而留之推以術禍前以不部遣不當復者況余人以絹書之故堅要此輩以示本朝不復收納且絕燕人南向之念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恐將來數少復割生事端已先說所以損傷之因彼既信而不疑矣故云據見扺敘過來臣等論歸朝官如此歲幣春既不與秋亦復然朝廷必請既已用兵幣何得與然用兵之說歸罪將帥持禮而議和遣使不絕初未嘗明與

之唉也豈有不與之理臣等恐朝議惜今歲之幣但語之以講和之後必不虧少彼意不深較臣等論歲將者加此城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的數既見館伴說乃知加此之多遂痛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有無胡亂許耳令庫藏已竭那里得來彼亦知其無有故云若果是無時以他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此二鎮祖宗之地且陵寢在中所繫甚大臣等固已恭依聖詞曲致折狙之說彼云既割三鎮則祖說自屬大金加何更將來折臣等復以息生靈戰盟好承無窮之利動之而其意確然終未諸契仍云已令王洒將意旨去也不復加皇子肯有尋思之語去就決擇推望宸斷臣臣所見尚恐未盡更望陛下參彩王靈到岑所說挾王洒之情令侍從官以上聚議早爲之圖無使長騎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則天下幸甚又劄子臣禍見胡廷自來遣使未嘗不以皇子爲重陷相爲輕凡百禮數亦如之臣等到彼兩處備甚陪狀殆與傳闕不同人但見以皇子係大盟之子意屬爲近昨至城下暴辭遠闕矜露其功大有數扈之務故特重之然國相爲堂叔又爲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功亦相等而皇子乾驗頒有易與之迹國相緩登每多固拒之辭故皇子要歸朝臣而國相不及皇子欲尋思三鎮而閣相確然不許皇子索金銀甚切而因相反以爲諱嘗以此與同質之於館伴則甚然口此事一殺與有貴朝看得割其徽意似恨吾待之有差

也又宏尚其給使人與定案中者日此事只由皇子在太原業中者日皇子常來此闕取棄雖云各護其所事然已見有相軋之象前此常闕皇子忌國相下太原而功出已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則國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規模之大事體之重則又遍之伏望陛下屈已爲民度時用德均其所以待遇之禮庶使交字不害和議大計又劄子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南關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非無本劍人馬但見全人列嘗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瓶器臘兵之賴無有全者惟丹壓百井譯陽榆夾徐溝太齊等處僅有民存然已漢蕃雜處祇應公皋皆自力不支給今拜降男女老幼陵錄日甚一日惡殘窮谷狀苦齒險開人每見臣等知來和議日雖不言意貫甚怨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嗄塞至於滅淨又於山上見有逃避之人連歸不絕闕各收集散亡士卒立繫擒以自衛持弓刀以捍賊金人屢道人多方誘之必被嘲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腥臆真有戀上之意惟河北河東兩路涌晨祖宗德澤乖二百年昨因策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鄉生而童貫闕遂燕雲召嗣拔民育血以事空虐丁壯疲於謂發瘡業蕩於誅求道路橐呼血許無所塗炭経悟謹其救之陸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邊事未已未休辱醜之釋也而今戎馬懸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勢必府從而在邑之民無遂邀向賊之遣

處山之衆有激昂拒賊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生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顧而痛在肺肝以陛下憂民之心愛民之切而主議用事之人前後誤國陷之此地可爲流沸所爲痛哭言而及此實爲忌諱然臣等區區忠孝之心目擊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望陛下深畛聖宸薄深愚說下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思救援之計拯民於將來上苔天心下慰元元之望取進止

又徐處仁吳敏罷以唐恪爲少宰何棗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壽昌代之李回簽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專主和議上是之處仁力爭南仲引王要使虜密請逐二相以藉凡左正言程瑀上言徐處仁嘗常吳敏耿南仲昏情居恪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別遣英賢以圖大計蔡東都事略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斯徐乾學畢沅續通鑑竝繫此於己未靖康要錄繫於二十四日則爲丁巳北盟會編則在八月二日乙未又許翰之罷薛徐畢三鑑竝繫戊午余吳爲臣徐所勃詳見靖康要錄今竝附載於此要錄是年七月十三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臣聞漢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單于曰漢置丞相非賢也一妄男子上書得之矣蓋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見輕戎狄如是而責其無百姓鎮四方亦難矣臣謹按少宰吳敏不才而喜爲蠢無識而好任數又其天資險

佼遷篠咸施面若畏人退而書物白童幼時爲祭京父于贅於門下側編押兇日益親附方鄉居中作相與京攜隙京乃峻擢敏輦列於侍從分布觀藏四面剎探當時後其中傷者不可勝計發逑說彰久被棄斥前年攸及子楡覆出爲惡肯加薦引敘知京脩將敗而攸及李邦彥齊驅竝進於是又肯京而從攸夷考其行豈宜眞諸廟堂以扔宰輔之任伏自上皇譯位陛下登極之初授受揖遜若唐堯廑舜初無開言乃食天之劣以馬已力每於章疏喋喋自明此敘之罪一也際下仁孝通於神明形於四海天下之所其如敘輒具御子欽令育宦在上皇前則言陛下孝陛下前則言上皇慧播傳中外人心疑或武敘之罪二也臣僚果上章疏擊蔡京父子余深李邪彥等敘竭力警護類多雎抑不行或行之不盡使陛下刑政賞訂不均此敘之罪三也頃時方賊作過敘居眞州遼擧其家逝於贊社州人因此驚駮不安其居昨者金衰犯闕又前入御子乞令其父撥家東下教政從官紛然相效使京師之眾易搖懽或此敘之罪四也左可郎官吳嚴夫婚姻之家顯有親嫌引列宰屬倚爲膜心而不顧公論此敏之罪五也依妻兄曾開初除知東平葉夢得除知穎目敬以東平不及穎目於是令開與夢得兩易其任曾構曾班曾几皆其妻薦故剖符大藩或持節善地不惜爵位以私其親此敬之罪六也昔與宇文虛中同際中書舍人劉色諮命贖

虐中爲多及臺臣列論虛中惡同王番而又極力營救不爲施行其罪七出敵頃富薦燕瑛爲廣南漬臣交通情好蓋非一端胡直蘊爲發運使時敏寄居眞州千求請講鄴所不至瑛與直竊皆以交結匪人薦孜彈動讎不得已而罷去特以寵圖直學士與舊要藩其罪八也居眞州不能擇交而與職彷罪人石械寡飲游從近乃召城起闕士論大喧其罪九也太學宦吳若上書病誑其罪初則怒而逐之日下押出國門是時金寇初退臧外剽掠未息若無宿之地實宰其爲亂兵所殺耳既乂復其薦賊果出於滅心乎太學生陳東上書瘍誑其罪初則欲加以重辟既又命之以宦作成作福喜怒自已其罪十也他惡未暇悉數敗自知其才不足以嘗大任中懷懲作不敢擧頭仰而以見士民眾皆侮笑之不敢人尚書省判狀治事自當軸以來不得已而過省者幾十數日而已方今國家多事外則夷狄交侵內則鋼紀廢懷雖賢而智者矜恐不務其責況如敏者他日誅國萬萬無疑古人云晏大而任小可爲寒心正敘之請也臣恩伏望陛下念艱宗基攜之黥搜宋羣策其致中與加敘之務懦連宜擯斥若邏疑不決則陷勢委靡中外解體不可支持矣臣不勝感切之至取進止八月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剴得傅說周宣王則得仲山甫漢宣帝則得丙魏王相協心相與國治敗能代鬼方擴夷狄單于蔡義積首

稱藩載之經史可不誣矣至若唐肅宗復兩京迎明皇非不大有功也而裹冕苗晉興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國以不振稽古之士於此惜之伏惟陛下勤儉之德本於生加絹熙之學期於日益蓋推商高宗周貢王一無以異漢唐以下皆不足數然自郎位以求於今三時還陳未甯黎元擾動興濟補敏之效未有可觀者殆以室相非其人乎謹接太宰徐虛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緖紳駭其速化而不開其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采其治郡之能擢位首相勢將與民回天下之務取生氏愁歎之弊而畫革之而器局凡陋不得大體智識滯暗不達時變則不能宅百搢熙庶績以副具瞻之望太幸之職可胥居乎宗援少宰吳被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辟雍私試高第入住門與京結爲死纂在上皇朝縉紳目之位在劉爲林據之右上皇內譯眷智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依朝得宅旨乃貪天之功以爲已有明處二府稱振相位使其效力自贖猶可容而以佞濟蘊以私植蘗凡其施設悉效蔡京意在專權固寵處仁之暗猶能識之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再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同病惟務已言之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末有以慰其心也方今北虜鴟張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糧匱爲天

下憂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繫怨爵並興上天見異殺未及穫飛蝗蔽空而處仁與敏傲然自回略不引遜意在歸過人主殊失愛君之義朝以小忽交爭藩座之前大臣之體得此是乎臣等宋之輿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敵誤固負恩罪在不赦陛下仰念祖宗創業賬雖之事上皇罪己傳位之心下惟四海蒼生懸首惠澤之久急罷二姦別加圖任庶幾中與之業不愧於商周天下幸甚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放謝辭疾速發赴新任九月三日臣僚上言臣閩李唐許帝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十一子未知所立其心亡聊承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持以免乞立立吾王事方決雖其乎時英略如此一爲多愛所奉不知自處乃知自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無纖芥胸次者誠天下之難能也伏覦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銳然以大位內稱於陛下不謀宮閩不問獨官不謝郡君使神器承有依歸其賢乎唐太宗遠矣蔡被出入審侍聞上皇倦勤之意甚久裹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宜露者將有所待一且上皇除際下以開封收攸知事勢己定又自憂父子稔惡平時內憚陛下剛明遂授其語與吳敘俾之建自攸又贊除敏爲門下侍郎其慮患深矣敬不自探乃壞爲已功羣小交口稱道爲有定策之勤茲實駭聞借當時上皇意未確自吳敘何能爲哉奉聖旨吳敏提舉毫州明道宮臣僚上

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惟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懲勸矣伏見前宰相吳敏因上皇有內禪之意遂之傳位於陛下曾未累日遂至輔弼自維年少恐不能協副眾望乃招致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及戎虜既退浸生驕仍挾贊助之功偃蹇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經意將帥之任不復闕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爲之備糧食帑遲而不早爲之所般運失時蠹害爲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濟事而敏乃恬然亂之如平時可不爲之寒心哉以至元赫舊臣則抑遏而不加察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僚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於己者喜之不問愚知異於己者惡之於是士大夫失望民庶解纔則今日之罷已爲晚也而敏雖罷相猶爲觀文知揚州以爲己力人德蔡攸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略不顧君臣大義避交章攻京攸之罪而敏橫身障蔽斥逐臺諫招引同門以爲其助迫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能置京攸於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姦乾剛之斷投京海外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於內地大不慰天下之心無有不歸咎於敏者方金賊犯順李邦彥欲議和敏則以和爲是雖三鎮之重逢欲棄與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爲然雖种師中逐賊出界不以爲功王雲倍程北歸求天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議及解潛折可求敗盟遂復請遣使以議其失幾會一至於此太原之圍幾年未解河北之寇既去復來敏方且檄河北諸將聲言襲燕其彥謀誤國莫不如此國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姦積惡柔佞陰狠未見其比投之退商尚恐未塞人眾觀文隆名宮祠優職豈宜界之奉聖旨吳敏落職九日臣僚上言近嘗論列矣敏掩蔽上皇內禪之德當投荒裔以爲不忠之戒陛下向存體貌止令落職宮祠罪大責輕未協物論且陛下自即大位屏去宮嬪不還聲色近以星文譴見誠聽避殿以清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敏身爲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報國迺者重造金器數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斯而已木石肺腸略無憂日之心老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後經意同列詢訪但笑而不答伏望遠貽投竄雖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奉聖旨吳敏責授同信軍節度副使彥州安置彥州宋史作涪州

〔又〕福州軍亂殺守臣李延俊朝廷命劉頒討平之〔案〕李延俊宋史本紀徐乾學通鑑後編畢沅續通鑑並作柳廷俊九朝編年備要作李庭俊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五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六

欽宗

靖康元年九月甲子朔（〔案〕四史朔閏考是年九月朔日無干支據三朝北盟會編書九月一日甲子知甲子乃朔日也下宜有朔字據補）金人陷太原（〔案〕太原之陷續宋編年通鑑及十朝綱要東都事略北盟會編宋史本紀金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繫丙寅爲是月初三日）時朝廷以姚古爲河北河東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引兵至威勝聞黏罕將至其衆驚擾一夕遁歸隆德河東皆震人民多奔懷澤間（〔案〕姚古遁歸隆德在是年四月丙辰見十朝綱要）時諸路救兵未至師中兵最先進至榆次與賊戰死之（〔案〕事在五月丁丑）詔以李綱爲宣撫使督諸將救太原（〔案〕李綱爲宣撫在六月戊戌）劉韐副之折彥質王以甯郭執中等十餘人竝在幕下又以解潛爲制置使代姚古种師中統西番兵許孝爲前軍統制遣潛屯威勝韐屯遼州以甯節制浙兵張孝純子灝爲陝西路都轉運使兼浙東察訪使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皆屯汾州（〔案〕十朝綱要劉韐解潛折可求張思正張灝諸人授官沿兵分屯各處繫於六月辛丑宋史本紀亦繫六月辛丑而止書劉韐解潛二人靖康要錄云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患或聞李綱爲宣撫已到懷州乃命劉韐爲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爲制置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爲都統制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爲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爲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戰軍旅威甚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范瓊率山東兵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竝進會城下（〔案〕續宋編年通鑑云時大雨連月或謂陰盛以語上上以綱兵權太重處仁曰綱書生耳夷狄中國之陰今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憂而憂綱乎）有張行中獻戰車云可當鐵騎於是造千餘輛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笓籬四槊運轉甚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翼之結陣而行鐵騎遇之皆靡又爲蠻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於地以卻賊馬之衝突然河東七月旦暮已涼而兵猶未進且多江浙閩蜀人皆羸弱不可戰（〔案〕靖康要錄云河東七月旦暮已涼鎧甲可御人人相親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事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傴僂跛躄竟日轉徙道途之間問之汝何爲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數不多廣爲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使請帥三路同日而入賊必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苦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懷州將領王彥戰死（〔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凡九戰皆捷斬虜數百）而解潛兵與敵遇於南北關（〔案〕十朝綱要劉韐解潛與金人戰並繫於是年七月癸巳三朝北盟會編解潛自威勝進兵屯南關在七月二十七日辛卯傳信錄亦云二十七日蓋辛卯進兵而癸巳與敵遇耳）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濟師潛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案〕十朝綱要解潛敗走繫於是年八月癸卯三朝北盟會編在八月三日乙未）師中亦敗走所部兵僅有一二回者執中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衛錢歸善遁至隆德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曰韐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艾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案〕十朝綱要繫此於八月丁未與折可求潰師同日）執冀璟徇於衆曰此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案〕冀璟三朝北盟會編作冀景石嶺關義勝軍耿守忠拔冀景棄關潛走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九日丙午靖康要錄云關最險要一夫守之萬夫莫開是時太原張孝純謀守關人或曰冀景可也於是命景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其漢見耿守忠以本部兵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弟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慮其居後見襲也守忠至關果啟而獻之景以軍騎奔還金人遂圖太原是時宣和七年十二月之初也）是月十五日夜金人於文水縣張飲賞月諜者以告思正灝襲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案〕靖康要錄灝思正以小捷之故馳黃幟呼於中路曰汾州報捷州縣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席相慶

（日皇帝聖慈吾其見太平乎至有感泣揮涕者）十六日復出戰金人曰彼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灝以步兵數百趨慈隰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之民扶攜老幼渡河南奔者以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時黏罕已至乘勝急攻太原太原凡被圍九月至是力不支城遂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張灝張思正之敗陶宣幹河東逢虜記言其始末最詳今附錄於此逢虜記云灝軍汾州鄉兵正兵約七八萬解潛正軍威勝軍護甲鄉兵正兵約九萬先七月初一日張灝遣統制官折可求副統制張思正統領軍馬解圍太原凡七日軍行三十五里至地名郭山攜營於中下四高迫窄之地中有溝澗諜者不審拆望不明大軍止爲一營十一月早賊兵先至擊左軍左軍稍勝又擊右軍右軍不勝奚入中軍是時兩統制使與應副錢糧向運使三人帳中早膳正膳聞賊騎突入流矢中向運使死二統制騎馬走後軍不見陣而潰八月初解潛護甲軍無探諜無拆望忽見賊騎潰於軍中元負器甲鎗刀皆未釋縛軍中驚潰兵馬塡塞坑谷不知其數拋棄金銀錢糧縑帛以數十萬計先一日護甲地歷殷殷如雷聲次日軍壞解潛僅免竄歸藍田宣撫司聞止解潛軍前自八月十四日張灝遣副統制張思正統軍馬由文水縣解圍太原張灝約張思正思正答云軍中無此禮灝十五夜攜具入軍中相見置茶列杯盤閣軍中虛驚喧亂張灝急索馬騎歸須臾軍起潰散傷損千餘人矣十七日至文水縣統制官李安并其子忠得先登殺獲幾二三千人不暇取級城中見官軍至歡呼鼓舞皆以壺漿相饒飫得文水張思正更不入城留其軍保守貪功希賞遂徑邊太須未行閉十八日賊兵清燒至人馬困乏所負器械皆未解縛恐我軍先動遂鼓柴發賊三聲以恐我軍不動賊兵遂至始發一隊自西南來相處不絶而至我軍走山山後絶璧我軍橫死者不知其數軍皆四走已在賊圍中賊説令降皆厭判赤露然後敲死得免者十無三四使臣將佐百餘員金銀錢糧縑帛拋棄以十餘萬計後軍統制冀景不見敵先遁張灝軍一次陷郭山溝一次陷文水所失七萬蹤衆被宣撫司指揮往彼點勘軍馬止有八千餘人馬五百匹每賊至城下杜門護守不敢出戰賊兵客行剝掠無有救者文水之舉先約許孝烈軍赴日兹進至日失期張灝軍有赤路披堅執斂者有賣軍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費占放者將佐聲日事杯酒更無紀律汾晉一帶已失支橋靖康要錄八月十九日河東察

（訪使張灝都統制折可求等與金人合戰潰散兩陣人馬那回還汾州團結奉聖旨折可求降兩官差遣依舊張思正等令李綱體度輕責降奪官資依舊軍前使喚以觀後效）

壬申臣僚言蔡京蠹國罪惡貫盈陛下奮獨斷之威投之海外京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抵掌而歎攸之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若不竄之海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安軍攸行至嶺外上遣使以手劄隨所至賜死并誅其弟修及朱勔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續宋編年通鑑附載此事於二月靖康要錄繫此於九月九日以月朔甲子推之與此壬申正合三朝北盟會編九月五日戊辰移蔡攸萬安軍安置十九日壬午賜蔡攸自盡均與此不合宋史本紀在辛未薛應旂王宗沐續通鑑在丙寅均誤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均在壬申與此同要錄九月九日臣僚上言蔡京恃吳敍之蔽滯留道途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罪敍之迪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歎者務然蔡攸之罪不減乃父敵乃置之雷州雷雖在廣南其地濱海地無瘴癘風土不異於中州此吳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置之海外無以正凶人之罪而衆人之心無若使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奉聖旨移萬安軍）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金人陷太原始黏罕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朮大王攻城至是黏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守甚堅而百姓自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籍爲兵屋舍盡拆去壁令其相通時時出兵劫番賊寨掠取柴薪糧食既盡殺老弱朝軍飢羸日甚賊知城討甚以雲梯登城守城者猶與之戰城破軍民猶巷戰賊怒縱兵屠其城盡殺勝捷軍擒帥臣張孝純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提舉單孝忠三十六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原注太原之援自种師中一敗於榆次洪古復敗於盤光將濟又敗於南關張灝繼敗於文水四敗之餘朝廷急召李綱綱方欲出師決戰召歸而太原更無可援之兵坐待其亡也太原召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上皆不知太原者京師之藩屏太原陷則王室孤矣內外無擐矣或請河東之援兵非不多良將非不用而竟不能以救太原者何哉朝廷之威令不嚴將帥紀律不一大臣議論不和此靖康之所以敗也〔案〕太原失守

封有功編年詳載其事附錄於此編年云黏罕攻城之具曰礮石洞子鵝車編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礮石入城春大過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鸞楝布炭在樓櫓上雖爲所敗即時復成黏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至車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鞔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黏罕填濠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薦覆然後遣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濠即先穿薤爲竅致大精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鐙於木中其鐙下水尋木能燃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熔互天能致不令填濠其鵝車一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冒之以鐵皮使數千百人排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絡巨石遣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爲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嘗內起重城應外壁之堡無何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驢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浮沫草樹皮揀祇草芟以充腹矢則妻男將鮮雖慈父義夫無不親食其肉不戰相易恐斤而甃重人之不等也非王公之功則太原不何月即失矣又曰太原被圍二百五十餘日外城已失月城中乏薪乃毀屋取木燃骨充縻殍死百分帳僅存一二餘皆病不能起雖拔堅執銳者以其飢之悉委軍器但倚壁睦目不能步走至是金人攻重城如蹈平地王稟聞金人入城復領羸兵與之巷戰身被數十創守純等爲金人所執執卒請曰爾以一城竊敵非使且大遠爲我滅今城既爲我得有何能乎孝純對曰使我有擾爾豈能逞其志也間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不務廣地既誠大遼使不繼世滅人宗廟德既不施地雖齎大極盛必衰兵雖驕武好戰必亡黏罕笑謂之曰大遼天助內政不修外海郝國敗覆不時女色無號航酒嗜音我家大聖皇帝知其乞亡躬行天討以順代逆社殘始擄固已宜矣何云無德爾家岡主遣使海上就盟者屢矣數次敗好我太祖武元皇帝存大體不欲出師問罪我家既得雲中闕你家始以兵來湖界後以趙良嗣馬擴等來我皇帝責其敗盟乃不遣使事本尚欲不通和以良嗣等再三請求乞依舊好大聖皇帝降肯云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望奇御第親書今史不論元約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漢民其係官物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數後闕爾家寶入燕京用兵失律敗趾齊歸童貫再遣趙良嗣來請兵家圍燕京我大聖皇帝遂分三路入燕偽后斉走逸大臣開門以降乃遣良嗣馬擴歸你家朝廷獻捷吾太聖皇帝不豫歸國交與你燕京爾家遣詹度使人招我家知平州張覺加其節鉞使世襲平州又將不係交割民戶招誘南去敗盟之君有如此乎向者我皇帝遣二太子郎君與我等分兵問罪天兵既抵汴京爾家君臣哀鳴請和交割三鎮二十州以贖其罪太子矜偉從請遂乃既師贊堅未乾盟言又變三鎮不遷以兵覆我自古道盟不能享圖今再奉救命復行弔伐汝宜自新吾當用汝孝純曰朝廷之事我未舊與閩惟被命帥此一方世受國恩焉敢背棄我聞不戰屍人之兵者爲上向數攻城未賞得志近以我兵飢乏放城爲爾所得又況攻城爲下策何足道義孝純惟有一死以報朝廷勿復多言遂嗔目下語黏罕又使人捽仆孝純及子淡於地曰從我則有生理不然我以萬種之刑及爾父于淚大聲曰我不負朝廷頗被楚揮抗言不撓父子要以必死黏罕曰爾父子不畏死先取其餘各官來令肴遂將統制高子爺統領李宗頗運副韓總提擧躍孝忠康訪狄流通判方笈張叔遠三十除人皆被殺而孝純父子顧色不變黏罕顯謂高尚書曰押去勿令自盡孝純不食者累日稍稍爲左右誘合啜衛食黏罕令人押付雲中靖康要錄云金人領兵寇撐州逢朝廷講和官乃運太原憲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亟關門孝純并副總管王稟曰朝廷已割太原矣爾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加初金人大怒氣加之何留兵數萬守之其萬歸雲中賊於太原賊外用植鹿角木張其城原數里中爲小徑往來縱犬以響之是時天氣已熱各休於林檻之下而分食太原十邑其守益圍大酋既歸雲中有諜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於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漢見蕃兵打毯以勁焉太原雖被圍甚密而稱出告急不絕皆於衣領中藏奏狀以違朝廷且合連進兵解圍告急之人能至賊者聞爲賊獲遣其書至朝廷以兵與之賊亦甚糧其告急之人能至者枯犢加鬼曰太原城中煮弓弩皮甲以食又將告溝矣又云黏罕以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稟總守稟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取筋皮充糧雖黏罕盡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附也久之食盡人疲力不能支請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翰張濔解潛等軍內而俱至賊分兵擁之皆不得前是月九日城遂不守帥臣斂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爲賊所擒稟焉與部下決戰實圍而出胡騎追之力戰不解部曲盡亡稟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靖康遺錄謂金人攻附太原張李純拜降謀也孝純被執不屈封氏編年備載其詳又云謂王稟登關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與此與然靖康要錄靖康小稚亦並云段汾水死遣史又謂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條以匹練繫於其背總城投溪其死而金虜節要謂黏罕移得其尾令孝純驗之夫尾猶可驗則死於水不死於火明矣三朝北盟會編又載運判王舉被殺通判王遙自焚死宋史本紀又載通判方笈死之詳見

封氏編年

〔又〕朔州守臣孫翊領兵援太原敗於城下翊河東名將也金人亦憚之黏罕既侵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甯化岢嵐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軍叛翊方戰爲叛卒所害〔案〕此文與金虜節要略同原本繫於此月恐誤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卯黏罕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戰敗被殺則宣和七年事也胥於太原昭時者殆史有附見之例耳今姑附此於月末封氏編年曰黏罕兵至太原朔甯府孫翊來援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竊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力乏乃復戰數日五兵皆盡爲金人所殺

〔又〕府州守臣折可求援太原敗於交城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眾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敵據關不克復慈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於交城遇黏罕之眾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勢逸有間故敗績〔原注〕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黏罕自雲中悉眾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黏罕妻子財室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黏罕失意則斡離不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案〕原本繫此於是月亦誤李埴十朝綱要是年八月丁未折可求率兵擊金人於子夏山師潰東都事略在八月辛丑宋史本紀在八月己酉陳桱續編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亦並繫此於八月則原本誤也薛應旂續通鑑亦繫此於九月沿舊誤耳

〔又〕吳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黏罕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爲追回威勝軍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於朝急備河南及對上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吞前之盟入寇必矣乞措置邊事起陝西兵爲京城援不復議和乃遣革使陝西句兵命諸帥臣講武備〔案〕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是月十一日甲戌吳革回闕在十月十日壬寅亦見會編

〔又〕何㮚請置四道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案〕靖康要錄繫此於是年九月二十三日止書臣僚上言不書何㮚請置以甲子推之二十三日乃丙戌也要錄又於是月二十七日書聖旨差北道都總管趙野副顏岐東道都總管胡直孺副朱勝非西道都總管王襄副張杲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副高公統二十七日爲庚寅蓋丙戌請置而庚寅舉行耳宋史本紀丙戌庚寅兩書其事與要錄合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止於丙戌日書之從其請置之本也李埴十朝綱要王宗沐續通鑑止於庚寅日書之從其舉行之日也三朝北盟會編是年八月二十日癸丑詔四總管許自選將以槩都城而西道總管孫昭遠副之北道總管范誦副之無顏岐張杲二人餘皆與靖康要錄十朝綱要同疑四總管本有此職至九月丙戌請於四總管各加帥衛使所部州軍莫不受其節制耳會編又於九月二十一日甲申書遣四道總管與此北差兩日當同一事東都事略獨繫於戊寅之下與諸書不合恐誤也何㮚奏牘見要錄附截於此要錄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金賊游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虞理當更強外援如今春勤王之師無所統一沿路作過來不及期若候臨時遣使決難倚辦萬一道將沮擁朝廷號令不以時達州縣緩急私自爲計各相願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遣亂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權令將佐士卒官吏財動足以應辦令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　面令事得專決財用通用吏得罷置兵得誅賞倉猝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速橫以禦狂虜不煩朝廷警急措畫可以指揮以爲救援此今日之急討也擇之既精待之宜厚委之既事賞之既寵彼若不指驅以報君父則不忠不孝之罪天下得以滅之豈敢復有願望哉謹條具如右一以三京並鄧州爲四帥各帶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淮南東西路鄧州帥總河南道京西西南路荊河北路仍各置副一員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一四帥分總四道止爲警急帥所部勤王差撥兵馬移運錢糧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爲應援其餘事並依舊法一四帥舊係帥府處自依舊舊非帥府處募府官依屬帥府差辦隨府置罷一合用兵馬遂令所部州召募訓練以備差發仍於所差處不限文武選有謀略忠勇官統制合用錢糧遂令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遣通曉財用官

〔又〕進近價移運別項椿管充差發兵馬之用取遵聖旨依奏又臣僚上言竊見臣僚集議乞於洪州潁昌府開德府鄆州各置都副總管用武臣總管緣上件委任所責非輕惟人才實可濟今日急難者用之必不如平時闕其元初薦引及目前取擬以爲窒礙如此庶幾可以得人若使集侍從臺諫同一處薦舉又恐人數不多難於推擇臣愚欲乞令六曹

（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屬文武可充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許別爲一狀薦舉以充其數外武臣副總管四員仍令三衙都指揮使樞密院承旨同集一處以同薦舉若此選擇必可得人不誤他日朝廷倚仗奉聖旨依奏並限一日）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日癸巳朔）丁酉，金人陷眞定府，吉州防禦使、本路兵馬都鈐轄劉翊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斡離不陷眞定府初虜人以三鎮未得復兩道入寇斡離不之師八月十四日入塞數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眞定先是眞定帥劉韐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眞定在河朔最爲堅壘上以太原危急恐敵東軼侵犯河耤命韐爲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眞定邈措置乖謬鈐轄劉遵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遵身拒之至是僞移攻城東遵復趨遵往應力攻兩日一夕賊潛移攻具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金人忽鼓衆蟻蹀而上城陷李邈不能死黎明爲虜人所擒遵猶奉衆巷戰麾下稍稍亡去遵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駮戮乎因策馬挺刀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爲金人所守遂於孫氏園山亭中解絛絕脰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不屈死之據趙子砥燕雲錄曰知眞定李邈城陷之日金人執見斡離不使之跪曰本朝無此使之拜又云比肩難當飲飲飲曰我非臣僕欲脅而從之斡離不止之曰其人高節不可屈致於是與之伴食同飲斡離不南寇欲與偕行邈辭於是押至燕山張匯金虜節要錄曰眞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於斡離不故斡離不執之燕山金相劉彥宗通邈不從復通邈剃頭髮邈亦不從逼之甚邈遂盡削髮爲僧終不從彼之俗遂又且示其不仕彥宗懟之間於黏罕命彥宗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改又案劉翊續宋編年通鑑及宋史本紀九朝編年備要王宗沐續通鑑並作劉遵李埴十朝綱要作劉靖古字書無身字惟吳任臣字彙補云從性切音淨人名宋有劉身與十朝綱要劉靖同音疑並沿舊誤靖康要錄北盟會編及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作劉翊同紀事此節原本附繫九月則誤九月甲子朔不得有丁酉日宋史本紀是年十月癸巳朔丁酉乃十月初五日也續宋編年通鑑九朝編年備要並繫此於十月宋史本紀東都事略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書十月丁酉惟北盟會編繫十月六日戊戌較丁酉後一日耳靖康要錄雖於是年九月七日書吉州防禦使本路都鈐轄劉翊卒而又於十月五日書斡離不軍陷眞定府始傳聞異辭故並存之金史太宗本紀繫此於九月辛未而陳桱通鑑續編王宗沐續通鑑亦並繫於九月殆因此誤致）

戊戌，虜使楊天吉、王汭（案王汭續宋編年通鑑及九朝編年備要作王芮他書並作王汭）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人家屬，命王時雍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歲幣並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汭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匹以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通鑑云斡離不黏罕以楊天吉王芮爲問罪使齎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並元割三鎮並令閒門以待先是斡離不歸黏罕聞斡離不獲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遣使求賂時勤王兵集有輕敵意乃拘其使踰月不遣有部管趙倫者懼不得歸詐以告館伴邢倞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大臣信之卽以詔書付倫賜覩仍賜倫銀絹倫自黏罕罕怒表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又麟府折可求來款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出撈海金國不道毀我宗廟今南朝天子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宋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奏上令致書梁王乃由河東入麟府爲黏罕游兵所得故金以爲詞金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姦人所爲也而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及加其主之徽號上乃卑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吏書王時雍實館之云又案黏罕令楊天吉王汭等問罪書見北盟會編書曰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頃因啟釁以致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中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留已約復變況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既思再造之功可忽輕志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畫元議之遍曾自爲辭管行割送令則反假士民之固閑更張軍勢以解圖茲事難圖昔言安在乃旨差蕭仲恭趙倫等齎書報復回日輒受閑諜之語陰傳構結之文敢蹈前非文在今日爲此中過朝廷奉到宣命據此賢惡更論上皇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揚天吉照德軍節度使王汭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過請速令皇叔越王弟郵王並太少宰一員同詣行府齋書陳請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戒論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靖康要錄云十一月十日新差知鼎州那倞除勤停追叙此事云先是二月開斡離不軍既還黏罕尚留隆德府詔遣路永迪等以和議之書止黏罕罕聞斡離不軍獲金帛寶貨而已無所得猥遣使數來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之意猥曰吾兵强盛雄壯如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齋王過河吾何不能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蕭仲恭

（趙倫等逾月不遣其都管趙倫者本燕人獪狡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館伴邢倞曰金國有余覩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圖其二酋倞遂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賜余覩納倫衣領中仍送賜趙倫等各帛絹千匹白金千兩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所獻書表聞其主且具言南宋反覆之狀其主復報云深入攻討事無大小委元帥府從長措置遂破太原提兵向京師朝廷以倞始禍故有是命〔案〕此節原本附繫九月謀也戊戌爲十月初六日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並書十月戊戌靖康要錄繫此於十月五日差一日耳北盟會編繫此於十月十八日庚戌與此差十二日然並在十月也今據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亦繫此於十月）金人陷汾州知州右文殿修撰張克戩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黏罕略汾澤等州汾雖糧乏兵疲而知州張克戩堅守以待援俄聞朝廷分河東爲兩路隆德爲東平陽爲西各命守臣救汾州兵未至而城陷克戩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於難者凡十八人紹興中贈都監賈寶死之〔案〕克戩紀事本末誤作克戩恐係傳鈔之誤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克戩他書亦並作克戩今據改此節與前節紀事本末同繫九月並誤雖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繫此於十月庚子靖康要錄在十月八日亦爲庚子亦並與戊戌差二日耳三朝北盟會編在十月十日壬寅亦止與戊戌差四日耳陳桱通鑑續編陳均九朝編年備要王宗沐續通鑑等書亦並繫於十月）

庚戌王雲遣使臣至自眞定府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玉輅冠冕及尊號等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係此於十九日則辛亥也與此差一日李𡌴十朝綱要亦在辛亥日）

壬子詔太常禮官入議金主尊號命康王使斡離不軍尚書左丞王㝢副之後㝢辭以知樞密院馮澥行（〔案〕宋史本紀貶㝢爲單州團練副使命馮澥代行在是月戊午）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東上閤門事高世則領遙郡觀察使充參議官初金騎之退也朝廷遣王雲賫㬚奉使軍前六月十九日始回雲㬚言金人七月十一日復至燕京十五日議罷兵八月一日更不點集宰執以爲不可信出雲知唐州㬚罷職至九月聞金人已陷太原始召雲㬚再使㬚不肯行曰但速起天下兵控要害寇必再至又出㬚外任宮觀雲請試行探賾其意既至軍前即先遣從李裕回稱云金人索謝和議禮物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癸丑金人陷平陽府（〔案〕靖康要錄繫此於二十四丙辰東都事略北盟會編十朝綱要同）初汾州既陷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乃命將以守朝廷有遣劉琬（〔案〕劉琬北盟會編作劉鋭宣和錄河東逢虜記亦作劉鋭乃劉仲武之子）統將衆駐平陽以捍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領銳師寇嶺於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奈何徘徊未敢進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案〕北盟會編河東逢虜記知平陽府總略使林積仁亦於是日遁去）吏皆縋而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陷威勝軍執守臣張堯佐據李𡌴十朝綱要繫此於十月壬寅而北盟會編在八月二日乙未恐誤是年二月金人攻陷威勝軍三月姚古復之至是又陷北盟會編又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丁丑金人送東道總管胡直孺知威勝軍張堯佐入城則破執而未死也）

辛酉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种師道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通鑑書十一月种師道薨上贈其喪後謚忠憲靖康要錄亦書十一月四日太尉鎮洮軍節度使臣知樞密院种師道卒而此繫於十月辛酉北盟會編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並繫辛酉與此同師道追議在高宗時事狀告詞並見封有功編年附錄於此編年曰种師道薨後猶子淵知敍州以伯父師道自來勞續奏上乞加褒贈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準司封闕紹興五年六月三日敕中書門下尚書省送到故太尉同知樞密院事開府儀同三司种師道親姪閤門

宣贊舍人新差權發遣欽州軍州事种湘狀亡伯師道出入五朝四更文武忠亮顯著見於勳業任提舉常平日因上言免役等事入元祐等黨籍伏念伯師道元係太尉見任樞臣薨背日蒙恩止依散節度使劉昌祚等例贈開府儀同三司今伯師道在位並無子孫其告收等履經兵火並皆失去無緣詳具今略具大節並遺表錄白在前欲乞依元祐宰臣呂大防近例恭候行下太常寺定諡其贈官更望朝廷詳酌施行伏候指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种師道特贈少保仍合太常寺定諡今來太常寺擬諡曰忠憲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文武可法曰憲勘會本官係特恩贈諡依指揮合命詞給告伏乞朝廷詳斷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太常寺所申司封供到勘會种師道生前封邑昨緣渡江失散案牘無憑契勘外尋將渡江後應管簿書撿照得無种師道封邑除下已种湘取索候到別具狀供施行奉敕旨古者死而無諡至於周有考行易名付之公論實慰予奪莫之敢私百世傳爲垂勸天下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种師道世載韜略性服仁義卑覲有道以自修飭言行無玷出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遂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國致使退休女眞內侵起發師前昌言擊討國勢所遷和議奪之至於禍敗驗驅出人以沒其身天下盡傷九原難作夫心篤國家之念可謂曰忠材兼文武之資是宜爲憲使爾不朽名言在茲精爽未淪尙款加寵可諡曰忠憲告詞云材弗究於當時名愈高於後世自古賢哲遺恨常多朕方聽鼙鼓而增思悼爪牙之先奪肆加褒卹載揚芬芳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三司种師道文武俱宜忠孝無爽昔在燕山之役每許權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既迅於和議功莫遂乎戮多飲恨而終昌言猶在贈典未及人情鬱然因猶子之控陳升亟保而作寵夫誦詩見方虎之烈拊髀聞頒牧之風夢想音容悼嗟何已恩章所及其尚知歎可
特贈少保
餘如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竄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以綱上疏排論謂退有後言以或眾聽再論奮江〔案〕靖康要錄元年十月一日臣僚論列李綱章疏甚多奉聖旨李綱差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三朝北盟會編悉附載於九月十九日除知揚州之後要錄元年十月一日臣僚上言所謂大臣者以身任社稷之安危豈輕動妄作懷私誤國豈能逃譴哉伏見李綱本以凡才謬膺器使卵翼於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遂上皇將有內禪之意攸先制探引綱爲援使冒策立之功而綱之罪狀有不可言者臣請爲陛下陳之太上皇帝心存道輿倦聽萬幾陛下以太子受大寶位臣下何預焉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薄於城下

逮西京兵至彼且心懼氣隔不敢肆行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强弱兩軍相持則易於抑議矣綱乃妄竄一務患謀平仲之挫戢使金人復肆虎狠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榜取民金實京都之民爲之驚動朝廷大議已定不取於民而綱自出榜文以爲己功身爲大臣躬至肆市以收前榜奮譽兵民使怨歸於君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已鑒行寵免寫之死黨者默喻其意乃率士庶伏闕乞用李綱聲持君父幾至變亂其罪四也身領守舉不知體國假君爵蘇以市私恩四璧之賞太監幾至數千人而親賊故舊或監轉官資或白身授官鮮有遺者其罪五也陰與吳敏黨庇蔡氏薦京人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氏傳還京國蹤跡詭祕其遺依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但不知所謂密語者何事其罪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威福至陛下有惟辟作福作威之戒其罪七也身爲樞輔習術疎後不能逆詐輒以蠟書付入金人之使妄結余覘使金人復卻怨濟抄掠吾民而河東河北之寇未平其罪八也陛下以种師中之敗沒欲遣樞臣宣撫河東而綱職拒抗君命之納陛下所與之命以臣抗君毀於政匿其罪九也逮至澤孟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摧以軍法督職遂至解潛之兵潰散卒無尺寸之功而並門守其罪十也古人所云是口尚乳臭者其綱之謂乎且行軍用兵徒加襲童貫之迹妄自尊大爲僚佐者罕見其面獨持後智不能用賢果致憤敗欲誅厥由告邪誰執伏望陛下早正十罪特賜竄斥又臣僚上言臣聞國之所恃者賞罰也民之所信者號令也若黜賞之心不當於羣心號令之施播告或匿厥指則非所以定國是而孚民聽也臣竊見李綱自樞密出爲宣撫其任可謂重矣綱天資疎薄濟以凶愎地位尊崇恥於咨訪辭匱幕府皆一時警附之儉人選用裨佐多乎日敗亡之亢士圖事探策既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資計卒不能解太原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國是也然綱强辨似智敢爲似勇竊主威以交羣任違公道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爲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咨朝廷以賚眾怨崇崇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姦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爲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獨決大議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罔己不勝誅矣綱於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敏以爲證奏疏自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金騎至城下陛下屈己爲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非得已執政王孝迪膚暗無狀揭天榜於通衛肆爲乖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交章奏劾陛下即罷輸納或命以官或以官屋折還元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

榜部人但見李綱收榜曾不知出於陛下也故綱之罷其徒倡市井無賴千百爲羣白晝縱殺幾至生事綱之罪二也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請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殿臣武師亦以爲言又綱言誇躬述利害回變與之行陛下俯順羣情豈獨綱之力哉欺愚或眾妄是夸耀綱之罪三也迫西師回集神師道與請將劫兵郊外金營寢懼若綱附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絕其抄掠徐爲後圖豈有姚平仲喪敗之禍平仲之戰綱貲使輕舉安發設國大計消復肆爲征遲之言潰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之棄君父通於洪州遣人以奏犢抵綱使之請對綱輒敢爲京數奏京亦侍綱在朝遽至國門門候召命頭庇元惡輕負國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上皇爲渡江之計日講姦言離聞兩宮逮其黨宋曉傳導語言狂率不遂神人共憤攸既以罪被斥綱爲啓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白闇城中通書至爲訣詞云不敢渝德又有太師鈞候甚安此中不報通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寫腹心赦密無問一至於此綱之罪七也於乞去之章妄云奉使兩宮協和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閒綱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爲元帥偃蹇違命輒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誥敕繳納朝廷略無顧憚綱之罪九也綱總行營專主用兵遷者乃復請卑詞厚幣以講和又請親降手詔棄太原挾度外綱之罪十也今夷狄憑陵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懷姦黨惡之罪已條具於前矣伏望陛下秉乾綱之斷廓離照之明處之散秩竄之遐方以申邦憲

又陷平定軍黏罕東攻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殄虜之眾萬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定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斡離不合兵攻平定亦喪二三萬人拔之黏罕窩里孛會議平定再寇京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眞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先取兩河徐取東京不爲晚先犯東京不利則兩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東京不能取之黏罕曰東京天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莫守昨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諸酋稱善案李燾十朝綱要繫此於丙午爲是月十四日北盟會編在九月二十一日甲申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及薛應旂畢沅續通鑑竝書攻平定軍於十月庚子爲初八日蓋攻於甲申而陷於丙午也

又上聞新失太原眞定大以爲憂乃下哀痛之詔命兩河互相救援命諸路合從連衡見便而動無拘一律案靖康要錄繫此於十月十五日丁未李燾十朝綱要繫於丙午爲十四日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沅續通鑑竝繫辛丑則爲初九日詔文見要錄附載於此詔曰朕通好鄰國屈己增幣無所不至

凡所以保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困坐待其斃今仰河東河北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縱連橫相爲救援見便即動無拘於律其見官吏能與鄉里豪傑率眾捍敵保守郡邑大者寵以公將次者授以節鉞或召用於朝或世襲其地各宜體國舊然自拔無使鄉里墳墓坐彼殘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所祈皇天后土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甯不勤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仰宜撫使遍行告諭十一月八日詔曰朕自有大統屬時艱難外傷憑陵元元被害於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於垂蹕繼修和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請雖袞冕車輅稱號之美慨無所愛凡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歛勢末已勤起兵端必欲割我人民覆我宗社使我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擄財物積衆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爲戰令下之日應河北京畿使行清野保守城池其眾徒結捍寇立功自節度以下皆以充賞仍俾州縣循以報聞皆自能斬首獲彼者倍軍功凡吾赤子與其殘於敵人之手流爲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求福與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眾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竝依此想推之咨爾眾庶咸體朕意

又陷隆德府叛守臣張有極案北盟會編繫此於十月十七日乙酉是年二月黏罕陷隆德府守臣張確見殺三月姚古復之四月以杜充知隆德府至是又陷未知杜充受代在何時耳會編云是日黏罕至城下言要守城皆出議是日通判李誇出城入黏罕寨見黏罕言我今提兵問罪趙皇去不攻你城但將犒軍酒食權料來我等乘夜過去誇乃奉聽是夜入城言於知府張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議遂呼在城父老等言通判昨日相見言不攻打城墜只要犒設酒食等物可否良久眾曰若如此拜降也如通判要與即與男女等即願守城遂不出報次日早黏罕使人求問犒設物眾官上城城上人云前日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喧言罵詈這襄無犒設物謗止之又云不可但與他所許物無使攻城萬一不虞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反也遂以刃中講面黏罕攻城城陷殺戮甚眾劫掠無遺知府張有極被俘會編又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金人請以河東轉運使張有極爲大金隨軍轉運使

又兩木冰案靖康要錄十月二十三日乃乙卯也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同

又高麗來貢胡舜涉言高麗事金國必窺我之虛實以報敵望上令遷表卻其使還案靖康要錄繫胡舜涉奏於十月二十五日則丁巳也要錄又於十一月五日載高麗貢使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宋史本紀

竟於十月丁巳書高麗入貢則誤矣要錄十月二十五日侍御史胡舜陟奏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城西域諸國悉欲遣使奉獻魏徵以為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蠻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隻奪為用驅村堡挽舟一縣至有數百人田桑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句致保丁多至凍餓失所沿流亭館寺觀悉陳設排新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督迫急於軍期吏緣為姦民無所訴更有宦官為之提轄事過有須索州縣循苦之糧答取辦於口故淮浙間皆言高麗一過甚於遭寇初征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給藏之寶民之膏血近日賜予尤加優典所費不貲而又有一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貪淮欲數至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邪又有能為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事大金必畏虜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敵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眾寡財用虛實往往竊測以報金人如此不惟有所傾費實養虎遣患豈非為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中路高麗人使入朝非久則至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耗蠹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我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為法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遞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人入朝於國於民有害但於州縣驛吏管待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弊政以慰天下企望之情奉聖旨依奏十一月五日高麗國王楷使賀皇帝登寶位詔差衞膺敬借太常少卿為接伴使未至以明州知鄞縣李文淵攝事客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計二百九十二人館於樂賓館先是樞密院奉聖旨令人使吏不赴闕明州差官押送禮物至明年四月人使離館歸國去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六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七

欽宗

靖康元年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戌朔）甲子康王入辭上賜以玉帶撫慰甚厚王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十一月四日康王馮澥等奉王軺同發出門是月甲子為三日蓋三日入辭而四日出國門也）

丁卯王雲馬識遠楊澳趙希顏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和議成大王方可行馮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雲以鄙語詆澥澥怒即奏雲無禮誕妄誤國大計不報（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戊辰雲至自軍前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取汴都（（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若二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闕）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罷馮澥為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繫此於十一月七日即戊辰也靖康紀聞元年十一月五日樞密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上尊號事朝廷從之澥行後兩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雲堅欲割三鎮地即此日事徐乾學後編云康王未行而車軺至長垣為金人所部王遂不行）

己巳集百官議三鎮於延和殿（（案）己巳原本誤作己丑據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竝作己巳靖康要錄在是月八日亦己巳也今改正靖康紀聞獨云在是月十四日恐誤）各執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不與者曰朝廷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況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塘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朝廷嘗許三

鎮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敗也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乞與之以紓禍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黏罕所慟哭於庭必欲從其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何㮚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奈何棄之況虜請數詐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肯爲赤子棄地則並棄其民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密啟上以親征爲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何㮚力請其不然上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㮚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召孫傅及執禮入對議遂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七日先有詔書令附載於此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袞冕車輅名號之類一無所惜蓋欲保祖宗之土地而金人必欲三鎮今與之其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如何朕當從衆而行之不敢自任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初八日於尚書省議以國宰執親戚不得不預觀望今日百官廷議繫宗社安危各要見的示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而來各如何備禦不得鹵莽朕無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癸酉晚金人至河東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上）敵發數十騎來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婁宿大王曰（〔案〕婁宿大王靖康要錄作婁室大王即金史之婁室也金史大金國志並有傳金史云婁室字斡里衍完顏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答爲七水諸部長大金國志云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國之遼近武元初與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焉畢沅續通鑑作洛索）南兵雖多不足畏之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爲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

南（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五日折彥質責授海東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以此故也十五日爲丙子後此三日耳北盟會編於十二日癸酉書折彥質軍潰李回奔京師於十五日丙子書折彥質潰棄河南走回京師而於十七日戊寅書責降折彥質二十二日癸未書罷李回）甲戌金衆盡渡（〔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衆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走黏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薛應旂續通鑑云金活女師先渡孟津黏沒喝從之）斡離不屯兵慶源城下欲爲攻城之計（〔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部統王淵遣兵三百餘人往劫金寨金兵亂乃殺賊數百）宣撫使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斡離不知有備乃由恩州古榆趨大名（紀事本末卷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斡離不乃由恩州至榆渡而趨大名用李固渡濟河靖康要錄是月十三日劉韐奏據都統制措置慶源府城守王淵申契勘金人十月二十三日到城下安排攻打二十四日淵差州統制官韓世忠揀選步兵三百人於西北門劫破敵寨放火殺死金人不知數目其敵寨盡皆亂闕昏黑相殺其得功將士乞等第推賞奉聖旨韓世忠與除正任防禦使餘軍兵各轉五員資）乙亥命康王再使斡離不軍許三鎮並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爲皇叔上尊號十八字（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十一月十三日甲戌馮澥李若水充告和使副同王雲馬識遠詣黏罕軍前交割三鎮地界較此前一日採李若水山西軍前奉使錄云限十四日出起發出門則馮澥等出使與此同日矣奉使錄又云若水等行次懷州見館伴使蕭慶慶曰王侍郎等幾時可以到來若水曰某等與王侍郎同日出國門某等兼程先來蓋同日奉使而行有遲速耳康王奉使會編繫十六日丁丑與此云乙亥奉使丁丑出城微有不同據宣和錄耿南仲既定康王劄子奏乞差文臣耿延禧武臣高世則二員充參議官丙子康王奏事在禁中申時還府第延禧世則參見辭王慨然曰國家多難君主憂辱苟可以了事義不得辭然深入不測虜廷未有還朝公等歸與父母妻子訣來日五更至此同行延禧世則乃歸惟王雲家屬不在京師留宿康王府第丁丑五更皆至少頃與王同行是康王奉使劄子因宣於乙亥日而出城在丁丑日與此合）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汭來云（〔案〕王汭靖康紀聞作王芮）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爲言陛辭殊不遜有

姦臣附闇主之語上下洶懼卽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案兩府二人聶昌耿南仲也詳見二十一日壬午十朝綱要謂卽馮澥李若水誤也馮澥李若水奉使已於乙亥出國門矣與此無涉靖康紀聞繫此於十六日則爲丁丑較此後一日）唐恪既書敕何㮚大駭曰不奉三鎭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㮚不肯書因請罷（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何㮚以堅拒三鎭不與金人故罷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傅爲尚書右丞然據紀事本末乃由於不署畫河敕書此恐誤靖康要錄是月十五日何㮚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留領開封府事十六日以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陳過庭孫傅除台亦竝在十六日是月十五日爲丙子十六日乃丁丑與紀事本末正合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亦竝繫丁丑議三鎭在是月八日靖康要錄議三鎭後卽云朝廷從與之者是日何㮚罷中書侍郎誤與此同議三鎭時上問何㮚言卽以足頓地曰當以死守社稷又召梅執禮等入對定議卽下詔淸野則宜日竟從㮚議何至卽日罷官何㮚之罷在十六日而不在初八日可無疑矣靖康紀聞以議三鎭繫於十四日亦云朝廷從與之者議遂罷何㮚中書侍郎竝以不書畫河敕書與前議三鎭談合爲一耳議以三鎭與金人者范宗尹諸人而宋史本紀是月癸酉范宗尹以首議棄地罷則堅拒三鎭之時㮚實未嘗罷也要錄又書是月十七日何㮚領開封府尹職事二十九日㮚爲門下侍郎日下供職閏十一月一日㮚授通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則未幾卽復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守城至晚詔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渡河西京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退京師聞之杜門淸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四日京畿人戶盡移入城十四日乃乙亥也與此差一日）

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眞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行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頂盆焚香乞起兵扼賊不宜北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六日遣康王爲告和使耿延禧除龍圖直學士與高世則爲參謀是日康王出門午後諸門皆塞獨留東水門并陳州門）

戊寅康王發長垣入滑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十朝綱要云己卯康王至滑州卽明日）

庚辰康王至相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康王發自濬州至相州是日黏罕遣鐵騎四百自懷州來邀截奉使車騎津人告以過河累日矣又遊騎追躡於後逢巡檢任永吉告之加津人云乃回）

壬午康王次磁州（案北盟會編康王至磁州在二十日辛巳）州人殺副使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言金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郡爲淸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居民命運積穀入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嘉應侯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義烏宗澤啟上謁其廟）百姓遮道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爲人誤初言二太子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臣亦保無他今果如何雲乘馬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廟卽歸非去也或曰已有萬人守北關雖欲行不可耿延禧高世則諭雲勿與辯雲曰人言何足恤徐進至廟民心益忿至厲聲指雲曰淸野之人眞姦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五六十里卽有番兵尚書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人諭以不復北行衆乃引還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爲金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答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百餘兵沿路訪問欲邀襲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王卽回具奏河北民心不甯磁人殺王雲不令北去且聞敵已南渡故復回相以俟聖裁王令韓公裔訪得他道

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知者（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宗正少卿宗澤奮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使金張皇事勢及上乞蔽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一郡則四郡相應凡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大喜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議卒不合王至磁澤出迎謁王問之澤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王喜其言尋相州守臣汪伯彥領兵郊迎王入病於州治因言是日被朝旨二一令本路諸郡倡土豪民兵梁賊節鉞而下皆充賞典一河北不得鼓召民聞起兵生事有磁和議同時行下兼傳聞斡離不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渡過河令顯大王暫留審議國計）遣耿南仲使斡離不軍聶昌使黏罕軍且以大河爲界許之又告和初金人入寇騎軍駐懷州不行者越旬是日遣楊天吉王汭勃堇撤離母來命吏部尚書王時雍帶御器械王俅尚書吏部員外郎王及之館伴天吉云兵已臨大河去國城咫尺聞兩國戰爭累年生民塗炭已久此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致好以誓書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以黃河爲界上不得已從之汭曰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未知遣何人報聘上曰待遣往汭曰春時議和退師以三鎭爲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卿命而往果見中沮今傾國而來蓋要理會今失信公事也若不輟左右親信大臣一往必不取信於是上批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尋詔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聶昌爲告和使日下出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癸未南仲昌偕王汭等出國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南仲至衞州衞州欲殺金人王汭汭走南仲得脫遂如相州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詔爲鈐轄趙子

淸所殺剮其目碎切之考絳人殺聶昌在閏十一月十五日續鑑蓋因連類並書）康王次相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陳桱通鑑續編云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眞定募敢死士飛與焉屢禽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甲申初下詔淸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梅執禮建議淸野命梅執禮爲河東北京畿淸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攜入城大擾遂罷據靖康要錄繫於議三鎭之後東都事略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鑑並繫庚午議三鎭在己巳則庚午卽其次日也靖康紀聞繫淸野詔於十五日）內外驚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城東巡檢龍淸等捕殺三百餘人稍定（案龍淸靖康紀聞作魏淸繫此事於十八日乃己丑前甲申五日）未幾罷淸野指揮民間鼓舞（案靖康要錄罷淸野指揮在十七日乃是戊寅前甲申六日靖康紀聞十九日開封府揭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折彥質潰兵已招安訖城外居民各仰歸業又榜云淸野指揮更不施行十九日乃是庚辰北盟會編罷淸野指揮亦繫於十九日前甲申四日）而鐵騎已逼城下矣自此金兵日至（案靖康紀聞十七日道路傳聞遊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秋末簽事李回已將兵防河矣但邏報益急殿前司乃遣馬綱作斥堠十九日夜二更馬綱還報金人已渡河大臣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邱門遠探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金人掩殺傷者幾百人大臣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靖康要錄十七日堞騎言金兵已過近邠京師大震於是戒嚴繕治樓檣明日加是折彥質潰卒復開三門議者或謂敵乘機渡河鼓行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閒各屯兵二萬堅據要害以伐其謀別馳萬騎往來助之絕敵糧道淸野以來芻槖且遏使不得進掠縱敵聞伺敵隙時出兵嘗其虛實令河北郡邑結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拜康王集兵揚言擣燕山以動其心潛軍河北合四方勤王之師統其背夾攻之敵不難亡也或謂金兵衆銳而我師挫衄久矣聞深入氣益不能支敵坐傷國體不若擁駕臨衍徐議所向嬰孤城自守誰可久也邪猶豫未決閒而敵掩至朝廷茫然不知所爲）

初种師道聞太原皆失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練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司錢蓋得檄各統兵赴闕（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張叔夜入衞上以手札趨兵叔夜自將中軍二子伯奮仲熊將前後軍凡三萬

（人至尉氏遇賊遊騎與戰殲虜數百人轉鬬而前己丑至京師屯於玉津園東道總管胡直孺爲虜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傅措置四壁叔夜與范瓊同襲虜營不克叔夜奉种師道檄與錢蓋各統兵赴闕有詔止兩道兵毋得妄動而散至是上始以手札趣之而又至也靖康要錄十一月二十二日張叔夜自鄧州帶獵戶勤王至南薰門二十二日爲癸未與己丑差六日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己丑靖康紀聞繫此於二十八日）會師道卒唐恪耿南仲專主議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以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下甯不激怒乃止兩道兵令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卻於原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河南道軍往房安復州及寇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在京諸軍前出戍河北河東往往潰散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效勇（案北盟會編作效用）及京東西路弓手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兵諸營兵萬人分

作五軍以備緩急救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友仲統之（案姚友仲原誤作姚平仲平仲於二月失事已遁走矣靖康紀聞陳均編年備要陳桱通鑑續編薛徐畢三鑑竝作姚友仲今據改）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景陽門（案靖康紀聞作封邱門）辛康宗統之（案辛康宗原誤作辛承宗靖康紀聞辛康宗爲東壁統制在二十三日而羣聚捶殺太尉辛康宗在二十七日是兩見辛康宗實止一人也北盟會編以兩事同載於二十五日而辛康宗被殺一事誤載於前統制東壁一事誤載於後於是疑被殺者爲康宗而爲統制東壁者非康宗遂妄改康字爲承字耳此作承宗承字亦承字之誤也編年備要薛應旂續鑑作辛承宗陳桱續編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作辛承宗並沿舊誤而爲郡民所殺者宋史本紀及徐畢二鑑又作辛亢宗且繫閏月二日與紀聞又不同）又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是月二十二日四壁差提舉官東壁孫覿西壁安扶南壁李權北壁佛溥每壁三萬人差部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傅都提舉王宗濋都統制劉慶范瓊統材武人分門壁又二十五日每壁增留提舉官一員東壁辛承宗南壁爲材西壁張撝北壁劉衍以孫傅爲守禦使殿前指揮使王宗濋爲守禦副使郭仲荀盧益爲提舉守禦司幹辦公事又以劉延慶提舉四壁以劉韜副之每壁以文武陞朝官宗室一員爲同提舉每門以宗室環衛官一員以司啓閉又諸門置彈壓統制者不可勝紀京師大而兵寡少倉卒之際四方兵將不至無以守禦捍城乃以武舉及試中絕倫人先補官守禦又選在京稍習材武人數擇太學生有策略之士百人借官上城猶以兵勇爲憂乃召募壯人效力敢勇之類其日不一皆分門禦捍又王健請置奇兵朝廷從之以健爲統領官何㮚提領召募奇兵又有召募忠義兵者孫傅提領之）戊子金人攻通津門（案靖康要錄作東水門）范瓊出兵焚寨楊天吉等再來復以王時雍王傣爲館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東都事略繫丁亥與此異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陷澤州守臣高世由降案原本繫此於冬十月李埴十朝綱要繫於十一月丙戌據朔閏考是年十一月壬戌朔而此節繫於丙寅之前不當有丙戌疑是壬戌之誤北盟會編十月二十八日庚申黏罕至澤州城下十一月一日壬戌朔黏罕攻真定澤州守臣高世由以城降金又云是年十二月十六日丁丑金人請以知澤州高世由爲西京留守）

又夏人寇邊陷懷德軍守貳劉銓杜栻死之（案十朝綱要繫此於丙寅東都事略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亦與綱要同然據劉懷德死節錄城陷於十一月十五日以壬戌朔推之實爲丙子疑丙寅乃丙子之誤北盟會編在朔日壬戍乃攻城之日非城陷之日也杜栻撰趙甡之中興遺史及幼老春秋東都事略宋史本紀王薛徐畢四鑑竝作杜翊世惟九朝編年備要作杜翊恐亦誤脫世字劉懷德死節錄敘陷城事最詳今節錄其文云經略使席貢念懷德爲要衝之地擇威望可以當賊者咸曰瓦乎案第一正將劉銓忠厚得士心若欲當賊非斯人無可用由是賊銓知懷德軍銓素以忠略間自負其才可以立功其日奉檄就道虜人素聞銓之名不敢爲易與計屯兵餘互數十里而圍之懷德城薄而卑兵少而食不足銓前至懷德晝夜修城戰守之備軍民亦喜銓莫不願盡死力銓激帛自若戒將士以忠義節當死守報國賊攻城之具智巧百出銓以術破之賊技不能遲月餘殘援夏人已萬餘人太子懷謀於遇昌欲退渴昌曰賊中縱矢石無數度亦無繼且連諸郡兵不能下一城益示弱會城中矢石盡時天大寒於敦人圖泥沃以水黎明以泥亦用擊虜遇昌見之喜謂太子曰果無矢石矣銓諜狙之適破讚發機石以疏其謀而遇昌攻愈急有斥條張廷莊遼撫覘云可守則守否不若降銓大怒曰條心

已負國矣是難與共事趣奉出斬之衆皆股栗無不一以當百故用有程進者夜縋城出降悉告遇昌懼盡危迫狀遇昌乃雍進近城更以好言招銓降銓陽謂進曰爾可獨來濠上與語因謬目所以遣進劫遇昌之意頗洩其語令夏人徽閉城上從而鼓誤遇昌疑懼即城下斬進督人傍外濠穴地以入銓亦於城中鑿井以應之置弱葵井中熟之賊不得前遇昌更黎入隧多置旂幟亂銓之硯察又及句日虜知銓矢盡食絕外攻愈急矢石交下如兩通判姓杜者不記其名出以告銓恐如廷往之言銓不答杜知其不可退而自縋銓處死之志已決略不少改謂衆曰大丈夫一生圍不難逃其如敗國事之誅天地臨之在上烏可苟免是時衆蘇之勢既已不敵飢節之力又且不相俾是夕大雪晦頓城之而北隅陷賊衆蠟附而上達且城中奮騎布滿於前後守陣者猶死守不敢亂銓集老弱民結小城守之賊攻之三日銓度力不支適聚衆楚府庫環牙兵爲三匪出戰謹門中時十一月十五日也初城破銓欲自裁已爲虜所款太子遣人扶傷置於別室譯其護親且致歲將兵銓銓屬曰死獨我願肯降賊邪趣殺吾吾若不死決不負汝也遂遇害建炎元年詔恤其忠贈武翼大夫官其子姪

又范致虛帥師入衛時知京兆府命爲陝西五路安撫使〔案〕北盟會編是月二十二日癸未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范致虛被援聖旨總六路師臣應援王室致虛先進總管杜常行取同道入京遣夏惟義諸陵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安撫使在是月甲申較會編後一日

又乙酉斡離不犯京師敵去歲駐牟駝岡送決汴水灌其地且置塘濼虜至城下遂屯劉家寺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世勣亦謂宜遣元以所統分四寨直國門使兵勢相屬即敵不敢逼孫傅深然之而守禦使劉輸又奏悉取保甲自益元謀遂塞〔案〕靖康要錄云始朝廷以勇去歲駐孳生監命都水使脅陳求道等先決汴渠水灌西北郊牟駝岡寨務卒因縱火劫船燔數十里金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曰网相黏罕者屯青城黏罕自河東入者也右副元帥曰二太子附里不者屯劉家寺阿里不自河北入者也其餘金寨多在東南又要錄盛言奏元保甲不足禦教令附其說於此要錄云奏元所敎保甲雖衆然怯懦無足用嘗育五千餘人聚食昭陽門外金騎六七疾集其前衆棄兵走敵亦知我之虛實無所衛

又時有礮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取兵部則曰屬樞密院樞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爲部

則曰庫部當收兵至是反爲敵用〔案〕靖康要錄云初審官李毅典治兵械秋末上命毅閏兵劉家寺穀因取兵器礮座礮石置寺中不知數里至是盡爲敵用又閏十一月八日云宣化門告急姚友仲領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禦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遣犯故急攻拐子矢石如兩樓櫓皆壞初朝廷爲防秋之計上親幸封邱門外接礮錫賚不皆礮架礮石盡在城外劉家寺敵首攻善利通津二門不三數日鬪城下立礮架僅百餘座盡是劉家寺者但添得生牛皮包裹并簿鉤木條攢定裝輸獨而已

又吳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敵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力分兵期會爲正兵爲牽制爲衙吳爲尾襲爲應援出其不意可以制騎上惑於衆議不果從之〔案〕北盟會編是月二十三日甲申吳革乞起陝西兵爲京城援中興遺史云革既出城遇金騎已犯闕革行不能進知張叔夜自潁昌入援乃會合叔夜幾力持戰至夜同叔夜入城革面奏乞量差軍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因留革充統制官問十一月五曰兩申治建出兵城外下寨之議

又大風拔木〔案〕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鑑作丁亥

又復左右僕射〔案〕李直十朝綱要是月庚寅詔三省長官名悉依元豐舊制改太宰少宰復尚書左右僕射即此事也惟東都事略繫此於閏十一月壬辰而他書悉與綱要同

又滑州軍亂殺守臣

續資治通鑑

七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八

欽宗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辰朔）甲午金人陷懷州（案甲午原本誤作甲子是月壬辰朔不應有甲子日十朝綱要東都事略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兹繫甲午今據改惟北盟會編在十一月六日丁則與此不同）知州徽猷閣待制霍安國通判奉議郎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武經郎趙士許訓武郎張湛修武郎于濳統領鼎澧路兵馬保義郎沈敦秉義郎張行中及部隊五人（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及部隊五人死之編年備要同范仲熊北記及徐畢二鑑兹作五人與此同）皆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初黏罕引州官等立其前傳令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衆不降又問淵對曰淵與知州一般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黏罕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

康殿學士范仲熊北記言懷州失守事極詳今附錄於此北記云霍安國令仲熊夜募銳士二百餘人縱城劫寨約到寨殺人放火叫九州漢兒反使其陣亂因燒城下砦座既下城見無數番人軍馬連路極難行至三更向肅到戮座下先使十餘人放火而陣不亂遂硬相亂各有殺傷展縛得出比明復鋒城而上者二十四人仲熊方往見霍安國忽城上有人叫云東南上有白旂子來是朝廷救兵安國急令仲熊排人馬欲開北門而番人已打散城上兵城上十數黑旂子準備將領王美投豪而死仲熊乃率千人與之巷戰民兵散去仲熊被擒見敵樓上張紫蓋一柄監軍骨舍郎君坐其下令人傳譯云何故不曉逆順抗拒王師仲熊曰仲熊是趙皇臣子奉安撫指揮來將兵才敵兵簿分卦一死監軍曰你懷州久勞王師本合一齊勦除我為愛惜生靈不欲拔以軍法據軍上之意則要下城擣掠你可子細說與百姓既而城下萬餘人至城下皆爾曰救范機宜去來又高聲叫云機宜放心若動著官人報讎監軍傳令曰不消如此又謂仲熊同節制不在非汝之罪可貸命仲熊對曰仲熊頭乞一死監軍曰我大金人說話一句是一句不似汝南宋說話設誥據既貸汝命只是貸命更無他事汝且歸去為我喚取州主來同見國相仲熊遂固往州衙尋霍安國不見又去城北道風樓上尋霍安國亦不見蓋已焉金人所擒文押仲熊去再到骨舍前見知澤州高世由通判呂民申皆同坐骨舍先日安撫已

說得也天色已晚汝且去明日見國相送令監守次日天未明都捉坐見執罕出南門約行二三里有三座寨其中寨黏罕去銀交椅郎令懷州官立其前先以第一行知州通判鈐轄都監部隊將[illegible]澧路部隊將兵作一行次州官許行夾監官一行次縣官一行黏罕使番官傳令曰你率多人是誰最不肯降霍安國云是宋朝守臣霍安國不眾不降又問第一行諸軍曰是州士不降是你們都大降皆說某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令於東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曾得趙官家文字師何拜降黏罕令引過盡脫去衣服用來裁續又令高問書說與其宅人曰你們多是小官不干汝事亦不要夜降各枚罪又令傳過鼎盡降將官來其鼎澧路將校到黏罕前皆叫云不是某等不降都是霍安國范仲熊不降共范仲熊曾頭兵出戰黏罕乃傳令曰叫范仲熊與縣官張行中施出到去衣服縛了問曰元來是你不肯降仲熊對曰仲熊是趙皇臣子豈敢便降又傳令曰汝不怕我軍令為甚仲熊對曰仲熊昨日已蒙監軍郎君貸命云大金國說語一句便是一句貸了命更無他公事待此所以不怕黏罕乃笑曰難當難苗又傳令曰范仲熊已貸命可赦罪乃將知州霍安國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彭年武經郎都監趙士許都監張諶修武郎都監于濳保義郎統領鼎澧路兵馬鈐轄沈敦秉義郎同統領鼎澧兵馬張行中及南道兵部隊將五人同時被害

丙申又陷拱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徐乾學後編云東道總管胡直孺將兵入亳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拱州遂陷）

丁酉敵初至卽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遇夜卽城下積草數百石爇火以警時有議置九牛礮者雖磑磨皆可施於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敵知東壁不可攻於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案丁特起靖康紀聞云洞子可以沼道可以攻城而上用車軸准行其狀如峻屋上鐵下闊人往來其開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上用生鐵褁內用類積矢石及火皆不能人如沿道則要安曝弁推梯之其攻城則要取士透城其械巧殆末易數在茂良遊戎夜話云兵法之舉洞子用鐵蒺藜垂下而句之其法以熱鐵關徑寸長一尺二寸西條縱橫布如蒺藜形猝生鐵灌人其中央重十五斤安其鼻連環斷句乾以續轆粘止洞子若洞子皮芥泥句不著卽舉速放火炬灌油燒之又有用天井者較人用洞子穿地道求返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加火薰之或有用火礮納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有用遊火者以鐵句盛火加脂蠟毒藥懸

（縋下燒薰穴中攻城人又有用燕尾炬者縛草分爲兩此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高垂下騎洞子燒之此禦洞子法也）運薪土寶護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水皆涸敵又爲梁安機石矢均不能及（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繫此於是月四月乙未較此前二日）

戊戌金人遣蕭慶楊眞誥撒離母勃極烈等來求和（〔案〕宋史本紀是月乙未馮澥與金人蕭慶楊眞誥來先戊戌三日徐乾學後編亦繫乙未云馮澥與李若水至懐州金使蕭慶等挾與俱還畢沅續通鑑與徐同王宗沐薛應旂二鑑均於翊日連書之）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案〕王宗濋靖康紀聞作王宗曉）率兵千餘人下城與敵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王宗濋出戰東都事略在丁酉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在戊戌與此同靖康要錄是夜姚友仲正築南掲子城敵交鋒下在北掲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礮石凡所陳爲礮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敵勢稍沮）

己亥敵復於護龍河疊橋取道（〔案〕靖康紀聞疊橋之法先用木鋪浮水面次用薪次席次土增復如初矢石火礮皆不能入）姚友仲選銳卒下臨（〔案〕姚友仲原本作姚戈仲宋史本紀作姚仲友北盟會編靖康紀聞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並作姚友仲今據改）分布弩礮又於城上縛虛棚士衆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寸進乃棄去又造火梯雲梯編橋（〔案〕靖康紀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樓櫓相高亦有高於城者火梯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撞竿（〔案〕宣和錄云有獻撞竿者其制用長木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鐵作軸雲梯之來迎歸之應收急放則梯可別急攻之際嘗用之壞其二梯殺敵千餘是撞竿亦可爲守城之具也避戎夜話云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串弩兩下留手把處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安以大錐鎗或安以托叉鋌頭皆可也每一樓櫓子上常道撞竿三兩條候其火梯雲梯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樁則眾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可前退不可卻則火自焚梯橋亦壞人亦墜地矣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狠牙鎗手礮長鎗守禦之亦不能止惟當綫得入通津門傍子城每口賊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編橋鵝車几數十座皆此法也又云撞竿至則作鐵連蹊并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撞竿頭連以鐵鋪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鉤竿至前用橈搭乘其鉤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

俱倒此則守城禦撞竿之法也）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日攻陳橋門愈急東水門大戰）

庚子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日以都水丞李處權右司郎中司馬朴爲報謝使據十日爲辛丑即庚子之明日也十朝綱要無司馬朴而有閤門宣贊舍人吳德沖同爲報謝使亦繫於庚子日）

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敵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縋城出戰殺敵數百復縋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敵築望臺高百尺下覘城中又飛火礮燔樓櫓將士嚴警備旋卽繕治及造雲梯施火輪以革冒之乘錞推以叩壘將士出鉤竿拄之使不得進近則鉤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退復用鵝車洞子攻北城軍士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火敵礮架鵝車洞子及八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受賞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敵營欲燔礮架適見鐵騎主帥不克陣而奔相踏藉及陷隍死者以千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避戎夜話言礮架之制最詳附錄於此夜話云礮架最難制禦金人礮架四旁炕用溼榆小椽密簇又用生牛皮并鐵葉裹定鵝鴉頭火不能入其礮有七稍五稍兩稍二稍旋風虎蹲等礮頭內七稍可以至遠其次或放雙礮姚友仲先放樓櫓子上受敵虛處補虛鐵上作羅亭繩并下搖條布袋溼馬糞又於城頭城馬面上懸溼檜柳木笓笝榕擅帷幔然亦可以遮礮也城下地廣安礮多地狹安礮少最爲受敵七稍礮法用二百五十人拽梢長三丈礮放百斤力可五十步此術式也令造到七稍礮多不如法梢短三尺餘故施放遊速百斤亦不至五十步每安一七梢礮兩日然後畢功又既安定之後不可移若用軸翩旋風城上尤便其虎蹲皆近城可用礮中利害尤多尤宜熱講拽礮之人必令闕步高擅手於搭手處每繩一結升時可致力或遇雨雪不至手滑繩不可紊亂嘗令鼇爵礮與頭欲相稱礮窩繩欲短短則礮手不費力而能致遠不可不知也十九夜敵人安礮五十餘座城上雖有虛棚人皆不可存駐斃於礮者日不下數十人姚友仲到宣化門之二日

（恐敵人有礮首議勦築城身之法規敵樓子遠近築城面闊一丈二尺五寸腳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其旁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蘇一敵人上城頓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爲提刑秦元所沮又姚友仲措置南北拐子城拐子城勢皆捍禦木門者也姚友仲於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計拆馬面三十步許瓶砌成中閉開一小圓門十戈板綱下如城門法四面置女牆迎敵皆自簡門出萬一敵兵厚重則圓門放下千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甎城下闊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吉成通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右方終不可破皆姚友仲力凡守拐子城法務要人少識辭可以應敵友仲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畫拐子圖除兩廊每門兩守水路空板外鑰匙敵樓上虛棚凡三層正是受敵處每門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錐刀斧手相開分作三番晝夜輪轉使其旁役使得休息萬一敵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兵法陷馬坑長五尺闊一丈深五尺坑中須埋鹿角木鉛竹鏃其坑駿品字相連狀如鉤鑠以弋萸及紆土覆其上）

聶昌至絳絳人殺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聶昌出使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可互許考又靖康要錄載昌出使事尤詳附錄於此要錄云先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受命昌入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短見深恐許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若止傳國書爲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如太原守孤城經十年隆德破而復守人人戰死者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志而今也下大王遷邪之令用保生靈第恐彼方之民深戀國恩不忍削髮左衽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不從則臣必爲金人所執不能爲陛下務力則臣死不瞑目臣若詣軍前議和不成戎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徽猷閣直學士參議官劉岑朝議大夫幹辦官滕牧分路催勤王之師入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甚好當降指揮昌曰一降指揮必喧傳喧傳則洩漏洩漏則機事不成矣只乞降下密記淵喪上遂命取黃絹御書賜昌曰聶昌議和不成戎師南渡言絳路人求兆率先諸路人馬入衛王室劉岑滕牧取嵐憲路催促陝西等路軍勤王軍依奉使決內騂牧與除直藏閻體念宗社朕不敢忘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聶昌是夜昌同官驕出宜秋門宿瓊林苑明日行至望京橋逢遊騎二十七至永安軍孝義過黏罕中軍約明日相見黏罕隨行至閤門明日盛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閤門舍人邱曰徽用榜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爲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以臣禮見金國之臣乎舍人曰極密甯不畏兆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剛爭之彤時黏罕既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以癰帳中往返議論者終日黏罕曰我罪已南渡且到城下候樞密割地回日此方旋師蓋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皇帝仁聖未嘗失信於天下頃以童

貫王黼徇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非國家失信於大金且國相今春敵誓結和勒兵不渡今復背約南侵非金國失信邪黏罕曰不敢願和議止候得地昌曰被命而來不敢靚意若國相兵不北還昌難死地亦不敢制黏罕大怒人從帳中約退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日加甲兵闕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楊天吉擁千兵館伴往河東太帥王洶以下兵節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黏罕至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州昌召參議官劉岑斡辦官滕牧出臨行親得御札具說前降之話曰公等嘗舊死成事是夜召金館伴太師楊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急於星火奈以道路違遠莫得疾走議分遣屬宜往東路昌行西路會於河中不二十日之問此事畢矣庶得賊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曰薄諾遂分差戎使王敬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滕牧往河東楊天吉親伴昌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至絳州城下城門不開郡官送肅惟有監軍趙子野者領州事郡城人聞割地大怒出兵掩殺是日昌遇害乃十二日也）

甲辰金人陷亳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先是斡離不遣劉晏以十一月己丑入城翰林學士莫儔防禦使高世賞館晏之都亭驛晏曰皇子遣晏來云國相一軍非晚亦到欲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曰兩國義均骨肉與二帥相見固無害但事不順難以家至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傅城下豈容車駕出郊晏頗以爲然又引見執禮甚恭奏對亦甚婉上大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既去數日黏罕軍果至青城遣蕭慶等四人來（〔案〕靖康要錄四人乃番官蕭慶錫諮撒離母孛極烈也慶極榮黠有口給撒離母字極烈語簡而峻撒離母乃女真人也其酋所親信者事在初七日戊戌）復令儔世賞館伴次日引見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退便不肯交今雖畫河爲界元帥必欲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案〕靖康要錄上令儔等宣諭曰非三鎮不肯割自是三鎮居民不從因而遣使告大金覓三鎮之地御將三鎮稅賦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曰大金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上宣諭曰此乃前自臣僚獻議也已行既竄自有國書回二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相信）至都堂復申前說何㮚曰本朝祖宗以來車駕惟是

三年一次郊天方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況今兵火在外豈容輒出此事實難相從慶等退至驛受書去又數日復齎書來堅請出城會盟不然則圍城之師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儔等皆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迺遣李處權吳德沖報謝不得見黏罕亦不受書云自遣蕭慶計議（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蕭慶來議和李處權等報謝事在本月庚子見）

乙巳慶等復來遂引見至殿上卽奏曰聖駕不須出城只要僕射何㮚議事㮚色變上亦不許諭使人曰待遣馮澥曹輔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太子方數歲如何到得軍前撤離母曰事尚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得親王二人亦可上曰待遣近上皇屬二人（案靖康要錄蕭慶曰議事非僕射何㮚不可如馮澥曹輔皆衰老儒怯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澥曹輔皆忠實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以爲然莫儔高世賁請對力陳今已不敢仰煩聖駕出城其心頻回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行且加斡離不前次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即遣張邦昌要親王陛下即還康王蕭王今兩軍並傳城下黏罕凶悍有謀又非斡離不足比豈可不遣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侮蕭慶曰節件且須催貴朝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誤大事至上降內批付儔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執只一員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前不可暫時闕官已遣輔臣馮澥曹輔去諸事可商量莫儔高世賁以書說諭曉慶等曰須得何㮚等并親王出城事使了兵傾追加或不然決定攻城若賊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大臣親王做得親王麼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錫眞請又索干戾儔答曰皆竄嶺海不知存亡慶遷止日在此開者尤不肯遣況干戾人乎授書相別乃閏十一月十八日也）慶留四日乃受書去明日朝廷遣澥輔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諭代親王出使至軍前黏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澥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馮澥等使金軍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繫己酉較此後三日）

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士諭詣虜酋請和乞罷攻城斡離不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地大臣過營再議和好金人以洞子屋負土塡濠（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六日金人塡護龍河渡鵝車以攻城於陳州門近東塡壘濠池人於皮洞子內負土矢石不入十六日爲丁未卽丙午之明日也）

戊申金人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是日命康王爲兵馬大元帥（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天下兵馬大元帥靖康要錄陳桱續編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竝作河北兵馬大元帥惟東都事略薛應旂續通鑑止稱兵馬大元帥同此）先是武學生秦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蔡仔靖康要錄北盟會編竝作秦仔同此）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應募齎詔皆假閤門祇候惟仔先至於頂髮中出宸翰黃絹三寸云檄書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嗚咽望闕拜恩軍民感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王至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illegible]中此牌字則必開京師己酉王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服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來乃武學生借閤門祇候蔡仔齎蠟詔命王爲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先是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王出使至磁相間爲士民所遏不得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衛宰臣等奏猶以大字爲難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猶惜一大字非計也以己酉開元帥府於相州耿南仲言軍行尤藉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河北都漕張慤京東都漕黃潛善並隨軍應副據紀事本末康王開元帥府在十二月朔此云卽日開府誤也秦仔所齎蠟詔全文載北盟會編云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兵欲起義此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齊大功分命使人往陝西授范致虛五路宣撫使往淮南授翁彥國五路經制使各令提兵勤王入援白身及有官人各先授數官帶閤門宣贊舍人閤門

（祇候而行書詞云宜疾速率衆不限方數倍道前來南道總管張叔夜率先勤王至之一日郎除延康二日除資政三日除權密簽書諸路兵若能速來不限官職亦當優加勸賞監司帥守能會力殉闕之人郎宜速圖結軍民以救圖雜其所用資糧逐急權那應副雖於法有擬亦許支用有能糾集善部轄之人許以便宜隨功等第借補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郡侯到劉給告正授有官人令加借紀事本末作戊申差一日開元帥府紀事在下月朔日）

壬子復遣馮澥曹輔及仲溫士諤使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埴十朝綱要前一日辛亥金人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故壬子有此使三朝北盟會編金人再遣使在十八日己酉而繫此於十九日庚戌）

癸丑仲溫士諤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㮚至軍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不暫止金人於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下礮傷王瓔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迫逐敵衆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冰陷裂卒驚亂金人臨岸效死迎敵没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乙卯劉晏再入城謂傅等曰兵已登城如捍禦得住即極力為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相見當恐心保全宗社今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次日晏具陳斡離不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退至都堂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傅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驛雪大作晡後聞驛門外大擾鬧者報敵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回少頃都人競趨驛擒晏等臠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日早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為撞竿所壞獨字字樓子撞所不及火沿燒三樓子金人皆登城舞黑旂鼓譟然為樓子火盛不可遏燒友仲伏領攝班直守禦官軍兵救火弓弩交發敵皆墮殺傷甚衆敵遂退是日大雪我軍放火牛燒金人洞子反延燒宣化門東敵樓二座陳州門有金人十數乘火作上城守禦人掩殺而退然攻城益急用擁竿撓其雲梯二乘殺敵千餘其次索撞竿竿不及敵因就其上以長竹札草沿燒樓櫓櫓焚及火牛草沿引不可向週其盛水桶皆冰合三樓頃刻而盡敵幾登城得牌首僅百人禦之而定其夜縱攻）

丙辰大風雪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禦人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其酋帥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金騎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衝破之殺金兵二千人金人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胸橫卧血中

士卒見之心懼欲潰又王宗濋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椀卒不與軍士皆忿出怨言再及策應不肯就募京城闊遠斥堠音問不相接妄傳語言相鼓倡將帥莫有以身先士卒而禁制之故兩日之內四壁皆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兵登城者纔四人眾皆拔棄城遂陷王宗濋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統制官姚友仲死之靖康要錄云是時雲梯輒湊來者不絕初朝延募有能下城得敵旗者得銀絹至時一敵身潛十數其卒爭取名蕭其長求賞但見黑旂旁午人方疑駭而六人者登城眾遂披靡實午未胄也眾既潰散城上蓮呼弓弩手至隨追之終不回棄甲刀墳溢巷里聲言扈籥西出張叔夜度不可為下城遇亂兵酧中三刀賊先焚通津門空者黃經臣望闕再拜大慟還入火中死守禦盡散推田遭死之諸贈待制官其十子賊入龍泉觀眾止數百人我眾望之奔潰無致與之赦者俄頃潰兵與百姓內南至北者摩肩接迹舊城門皆閉遂從舊宋門河上穿腳門而人或渡河而過嬰兒褓猴棄死道側者藉籍慟哭之聲震天公卿大夫卒攜妻擊去竊布匿委巷小民家劉光國領西兵秦元領保甲從北門斬關而遁又云京城陷統制官死者三人何慶

（言陳克禮死於敦姚友仲死於亂兵劉延慶并子光國奪萬勝門帑班直長入祗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先鋒延慶陷金門池而卒光國攜王繼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金騎追及之遂殺妾而自經是晚上登東華門宣百姓授甲頒兵器樓下遣之時大軍既潰民無關志授甲者俄頃輒棄之至夜中官等并逃出官廷無一人唯景王杞梅執禮秦檜謝克家三四人在上左右傳宣命令因詔謝克家授書往軍前出不由門縋城而下單馬一二人隨行從南薰門間關至劉家寺見二太子）丁巳先是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及城陷二酋令若水歸報趣何㮚來議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黏罕首諭若水曰京城已破可急歸報皇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外皆吾兵也）若水入城見上曰二酋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㮚及濟王栩爲請命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㮚詣青城見罕罕厲聲曰南朝拒戰誰爲之議㮚曰㮚主戰議皇帝無預罕曰我昔遣使招爾出城爾不來今城破來此何也答曰不肯來爲社稷也今之來爲生靈也罕默然乃曰爾亦忠臣也）午後㮚栩同回同金人使人來議和御史中丞秦檜右司員外郎司馬朴相繼納款軍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日西北壁寂無一人金人伐城外林木并斷取樞板作障反蔽城內礮架及莨巴皆回向內城外盡作堤道城內者則塹爲弔橋不三四日皆畢）戊午上御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傳宣撫諭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初何㮚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出是斂兵不下偕爲和議惟以割地責金幣爲游以誤戰守之計而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爲然遂墜其計）何㮚與王楷詣軍前請和二酋謂㮚楷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金所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㮚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自乙卯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時於陰雪中有雪絲中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彗星白氣俱載於己未夜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七日入更雪霽長星見焱出丈餘四更沒與此書戊午合北盟會編雪絲彗星白氣竝在二十一日壬子）己未何㮚再往軍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無致驚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辛酉車駕詣青城尚書右僕射何㮚中書侍郎陳過庭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從上過南薰門有金人自稱統軍厲聲云奏知皇帝得皇帝親出其事甚好但安聖心上望齋宮門即下馬步入一小位中乃親邀乘馬而入上不聽二酋相見上與語惟黏罕答應瑣然斡離不唯唯而已（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下云上以金遺二酋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大事欲分賜可與臣下二酋遂令孫覲撰降表書成令上簽名北望拜發且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於族中別立一人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上默然）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立泥雪中以俟駕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是日駕詣軍前靖康紀聞避戎夜話備載其詳今刪附於此靖康紀聞云先是上出長入祗候王嗣者從行凡三日兩夜未嘗頃刻離上左右悉能道上出郊事云上初至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城上一人自稱統軍厲聲奏知皇帝若親出議事煞好公事但請放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酋走驛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乘馬如初又差人報國相元帥且立馬少待容治道俄頃門開凡駐馬一時許步入鐵騎夾道擁衛直出青城中金使又奏云徐徐行馬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許至齋宮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帝行馬入齋宮門側一小位中黏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拜見又奏云不知督帶被褥來否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駕宿黏罕軍中翌日亦未及見止遣人往來議事是日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說諭金人方稱皇帝仁孝乃免午刻上與二酋相見於齋宮相見之禮初黏罕遣人將齋宮鴟尾並用青氈裹有龍處亦蔽以帷而後設香案北望致謝左右皆歔欷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有之甚可怪也金人亦爲璽纓繼而相賀遂各命坐上爲主二酋久之幸相親王並立於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亦不得聞惟潛聽之首說上皇次主上金人出師之由又

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擄也況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又云城中頗有擄出城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也已令盡歡殺禮畢上出府庫金帛以遣二酋黏罕笑曰城已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也何以此爲果欲分賜可與將士俄頃又遣人奏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將士但留之左右足矣駕興二酋送上馬遣數人侍衞時金人與左右交口皆云已是一家我輩出征已十二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已傳令必破京師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成守誓不返國我國術者刻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才皆奇偉太子尤瘦長黏罕答應垠然太子唯唯而已上初見二酋以表出示皆中書舍人孫覲秉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稍驅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黏罕改抹以負罪爲失德宇宙爲寰區上皆從之又避戎夜話云初駕幸金寨止有長入祇候王嗣隨駕凡三日兩宿未嘗離上左右至初二日二酋猶堅欲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論方稱皇帝仁孝乃免自三十日至初二日早左右並不與金人晤語聞有立語者則左右主事人搖手不令交一言至此然後交相慶賀云今是一家我等出軍十二年矣不知家中父子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二太子來時路中傳令期汴京必破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與更成守誓不返國我國術者刻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入城果不出二十五日也金人供上寢食左右皆如法並喫餛飩扁食乃金人御膳也進上御膳亦用餛飩餅餘裏夾之類內侍爭擄拏金人以手加額云罪過此食米曾供奉皇帝豈可食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唐恪罷以何㮚爲右僕射恪無經濟大才從上巡城都人欲擊之因求去明年二月金人來取恪恐不免仰藥而死（案）靖康要錄十一月二十九日都人欲擊宰相唐恪三十日唐恪乞出不允閏十一月一日胡舜涉奏劾奉聖旨唐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何㮚授通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宋史本紀錢氏朔閏考閏十一月朔乃壬辰也唐恪之死要錄在明年二月十一日羣臣推戴張邦昌爲帝時是日簽狀羣臣各有名押惟孫傅張叔夜不簽唐恪書罷仰藥而死與此云金人來取恪恐不免略與紀事本末在明年二月癸未爲二十三日亦與要錄不同胡舜涉奏牘及罷唐恪授何㮚制文並見靖康要錄今附載於此要錄閏十一月一日侍御史胡舜涉奏臣昨奏狀條具備禦失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爲姦非虛語也皆有實狀恪天資貪猥素無義行知滁州日貪汚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皆自滁往匠人夫役皆滁

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爲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相引爲戶部尙書京罷出知澤州今春已召參預政事遷方大事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爲若宰相强復用事當以措畫之方告於陛下安可坐視何其敗而奪之位自與謀則善矣豈不誤國乎及恪爲相至今遷事亦何所措畫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爲姦也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納內侍百端王若沖與爲密交凡諸謇御皆以詔諫結之比召李穀至中書議事聞穀之言徐以手握穀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詔奉丙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促席深自結納臣領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呢呢耳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爲姦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言譽稱美以朋寵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孺皆天下之至小人恪竄庇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聞嘗受度瑛直孺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未嘗議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今日所引用皆庸陋貪冒之人省部郎官尤爲冗雜獨任私意遂廢貪恪言僞而辨反是爲非譽邪爲正昔在蔡京門下見京與子攸論時事而各爲語言士大夫皆能道之以爲口實此少正卯之徒孔子所必誅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語反覆後不如一近日棄地與不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效蔡京如近議三鎮不欲出於己令集百官廷議上即揚言不棄地以議棄地者分爲三等此與京分上書三等無異京以上書分三等實之罪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姦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與地而姦計不得行使虜稍緩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議誰肯言者亦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姦也若廷議之後急遣使行金兵不至河豈有求河爲界之事金未嘗求王輕尊號即急與之其無儀習如此可任天下之重乎自夏以來所用以爲宣撫者提兵而出繫國家安危李綱李彌大折彥質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爲國之心哉國家天下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太守如河東數郡及淮衛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虜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議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遁汜水關之險密通都邑亦不預爲之備兮竟守禦略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哉其無所能解可見矣但知爲姦不知謀國事豈不有負陛下寵任乎又載罷唐恪制曰朕置相之方每加恆於選擇惟遇臣之體必務全乎始終昔時次輔之宣勞方以引辭而均逸肆頒明命孚告治朝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唐恪才博而通志精以敏早由拔擢多出踐揚外分師閫之權蔚有嘉績入長地官之劇緯著顯榮建朕贊圖召寅樞院進參政本超貳宰衡惟付託之甚專示夙夜之匪懈屬以戎騎荐擾

邠議驛驂預備多失於事機建節或成於稍滯以疾來驗申論莫回是用昇祕殿以班榮郵殊延而遣使密陪經幄敦術邑組鳴呼寵數之加嚮豈忘於留奮忠誠之報宜勿急於告敞尚其領承以永簪虛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授何㮚制曰朕紹承塞圖綏御黎庶贊元經體是資不言之臣保定元功尤賴非常之佐我有馬傑召時登庸出命於庭用直兩衆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何㮚識遂以遠氣大而剛甚騎英聲冠肩多士矯矯不撓隱若棟梁之隆蹇塞陛躬乾然社稷之衛比由詞苑進羽政機務陳義而納忠每推賢而揚善底乃嘉續簡於朕心屬天步之多艱當疏戒之方戒相予以濟并汝而蔬是用憲祖朝之典章正臺衡之扶序選升在賢兼侍西臺陟以崇階敦其邑采於戢姚崇應變遂致閑元之隆吉甫英謀已還貞觀之盛惟登明遴公以熙衆志推挨事圖策以取萬全貂治[illegible]於苟簡之餘起國事勢於衰靡之後海隅靖諡疆陋信南朕以蒙成爾亦多督可特授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又〕粘罕陷鄭州守臣朱伯友逝時河東諸部或降或破殆盡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案〕編年備要宋史本紀同此作朱伯友靖康要錄作宋伯友要錄云閏十一月二日宋伯友棄鄭州歸京師以爲提舉守禦命已下有言者落職宮觀江州居住又先於十一月十六日載知鄭州宋伯友落職降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本處居住一事兩載必有一誤九朝編年備要與此書竝在閏月宋史本紀在閏月癸巳與要錄閏月二日合

〔又〕召李綱尋除領開封府〔案〕靖康要錄閏十一月三日聖旨李綱復原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以指揮到日星夜發來赴闕仍曉示軍民三日乃甲午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亦竝在甲午

〔又〕上以勤王之師未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獨有衛士三萬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然已十失五六〔案〕宋史本紀在乙巳附繫於此靖康要錄是月十四日駕再上城擐甲勞軍殿班繼城下戰勝賜賚金帛駕幸東水等門撫諭軍民守禦提舉李擢降兩官落職罷以出洁代之初護龍河自敵迫近即決汴水以增其深雪寒水合敵於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雇不介意是日天稍晴上登城見城濠填壘弟盡乃百是命駕御朝陽門金兵十數遇城出不遂語衛士三百餘乞下詔從之遂與合戰中有執盾者二人獨舊身礙人至手般五六十輦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無肯前者二人竟死上不擇因下城有制城樓禁火士卒䘮戰不能執兵至有僅仆者然上任禁中徒跣新晴又撫問存恤將釋不絕多給衣襖

務令濕暖衆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餘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十失五六至是死亡以數千計敵又遣使議和須上皇出外詔不從復請以近上親王詔遣王行將出敵遽以兵迎因不復出獨遣馮辭代行賊聲言失信攻城益急南壁推字乃字號二樓最危時濠池已爲高陵敵既遍城旁七八樓爭發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虛棄或止之則衆指爲裘細而殺之敵俟城上稍息拾矢石反射城上交下如雨弓弩多不能立戰亦良久乃能一發傷者甚衆給賞官皆應給不辦又樓櫓之屬爲矢石所壞換易不及每一柱一板率厚賞軍人既而有中暇碎其首者有爲流矢傷之於柱者人皆莫肯旋工不得已遍使之或請斬石壘壁不免換易從之亦煩以爲便既而灰棚多爲陛石所損因以布囊盛謀爲藉其下郎用火牛車以備雲梯之來共制窩於城以縛貫竹木似梯而傍共下施平板上下寵蒙以牛皮可數人以據城又其下卿檢軸乃鵝車也箭所不能入有獻撞竿者其制用長竿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鐵作軸雲梯之來迎擲之應手急索則梯可倒則急攻之際霄用之壞其二梯發敵千餘至是日撞竿不及敵因就其上以長竿升火燒樓櫓糗袋及火牛車不可向遍頃之敵稍登城有執盾者禦之乃下是夜緩攻

〔又〕丙辰京城失守先是有卒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幹離不黏罕又有劉孝竭者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署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時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候頃金人分四翼鼓噪而進前軍戴焉後首悉墜河城門急閉京治衆日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案〕李臺十朝綱要龍衛兵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法同知樞密院孫傳深信之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得萬二千人事在十一月與辰又云是月甲寅何㮚趣郭京以六甲兵出戰敗遁去是郭京已於甲寅日先遁至丙辰而城始陷也靖康要錄云前此軍頭郭京者亥稱有李藥師衛募無頗輦數千聚天清寺號六甲正兵初爲成忠郎寺還武與大夫每以危急告之京領之而已民庶語及京者輕以手加額時何㮚募奇兵五千名麗於京有士人上青孫傳以謂自古未嘗有以此成功者其朝廷或聽之宜少付之兵俟其有成乃稍進任令閣衆至三萬或失利則爲朝廷羞傳懇謂容曰京始爲時而生敵中璅紀一一知之幸公詣傳若言與他人定坐沮師之罪指而退之又有劉宗條傳臨政之徒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備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議者危之京嘗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至是乃登城監旗總天王像指不衆曰此可令敵聽落矣衆亦莫測又云京師被圖朝廷急於命將有

（郭京軍中一老會員京師盛傳用六甲兵法可以生擒二酋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人營自試於內朝延信之不疑聽以金帛數萬計使自募兵恩數備至人皆呼爲郭相公其所招募盡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武藝精否但擇其元命合六甲法者有賣線者京一見授以將命俛皆類此金兵攻圍甚急京談笑自若云擇日出師凡三日可至太平直抵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只欲首級不必戰也前期畫天王旗每壁三面按五方色或畫天王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乃賣藥道人常以身倒植泥中乞錢亦作統制者蓋取邱濬詩有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讖又云初郭京出兵延賈侯捷於宜化門者已千萬人俄報云郭京軍已得大寨懸大旗於賊壁矣又報云前軍得馬千匹矣又還使臣傳令樓子上除守樓外餘并不得上蓋郭京以六甲法能使人隱形未脫口賊分四翼鼓噪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者悉墜護龍河弔橋爲積尸所壓不可拽城門急閉金人大至鐵騎沿城而上止用雲梯一隻可制五十人初祗十餘人登壘宮兵無一用命者城遂陷是日午時也又云先是四壁屯京議保甲及軍士共七十萬每壁提舉一員同提舉二員使臣十人右僕射何稟樞密孫傅曹輔皆在城上又旋募無數兵馬以草澤爲統制如傅臨敢裴瑠陣德之類凡九十餘頭領諸統制皆自號令不受樞密節制既不齊一專務姑息人不畏威加之賞罰不明無以數願遂至失守城劉延褻并子光國眾咸惡之指爲罪魁其日猶拜少師初郭京既爲朝廷用募兵不復取其武勇但相視面目以爲去取有武臣欲爲禱稗京不許曰公雖材武但明年正月當死恐爲我累其謂妄自任類此或言授用之初試其衛有異京困罰金人唾手可取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是日大敵宣化門出師去敵不百步又天已明人圍已統乏先是務出師城上皆持滿待我師稍御郎併力以射用此退敵京初出兵乃令守禦人皆下無令規軍恐失大事屬興張叔夜坐宣化門僉城頭上以親兵數百自衛兵才出郎肩日先降劫棄套馬數百丞矣都人皆喜歡傳增數千其賞麦也初賊攻陳州門外京自內出正當其鋒我軍數百人方賊濠敵二西肆騎哭之皆沒河中索護殆蠱哀號之聲所不忍闔散困趙門方急呼守者樂之吾眾已亂出京見事去郎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北盟曾編靖康二年五月二日郭京走至襄陽統制官張思正禽而殺之追敘前事云初郭京自京城奔走治路稱撤豆爲兵獄草爲馬假幻眾聚兵二月至寢陽有三千餘下寨於海子頭京居於河山寺欲冊立宗室爲帝制置使錢蓋西京總管王襄及統制官張思正止之不從曾有自京城逃逋來者具說京以妖衛誤國京城不守思正乘開會請頭領兵襲京四之至是欲以京赴行在半途爲

李孝忠所襲思正就觸以鑰軔殺之）

（又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奪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衛士數百人入祥曦殿欲護爲突圍出張叔夜連四日大戰藝其金環貨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闕殺湯相當所存猶二萬人亦以此請上章於和議竟不能從士卒號哭而散案靖康要錄閏月二十七日載此事當是丙午日事也要錄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有殿班指揮使蔣宣集眾數百人欲衛上突圍出奔上猶豫郎陛殿撫御衣挾上上急顧宣曰汝是何人汝是何人敢爾宣置上以足頓地曰臣不願死欲盡忠陛下陛下不用大事去矣上託故遣內秦檜委曲論之云汝等護然而去果保全乎眾默然檜曰我今爲汝告宵家吏將書往軍前議看如何眾唯唯於是檜復請往其眾或以兵器擊奪壁欲通暴甚因盜內庫器皿集敢淮何頓上親出淬泣慰諭時左言亦爲殿班指揮使彈厭之稍定因擢宣爲防禦使以安其心北盟會編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誅蔣宣盧萬李福）

（又庚申日出赤如血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八日雪止日出色甚明赤人皆言不祥二十八日爲己未載庚申前一日靖康紀聞二十九日黎明日出如火赤人皆驚親北盟會編亦在二十九日庚申）

十二月壬戌朔車駕留青城　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於相州　黏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下有檢視府庫帑藏六字）朝廷動靜並先關白　晚有榜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切慮軍民等疑慮令曉諭更令知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癸亥車駕自青城回父老夾道山呼拜於路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甲子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金人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　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上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奏曰金人以擇賢爲君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宗社之大也時韋妃在側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陛下可急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疫於計必不止於擇賢爲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

錠縑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案金人索金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於癸亥日連書之均誤王宗沐續通鑑於是月朔日連書尤誤惟陳桱續編亦係甲子與此同）朝廷令羣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遣局買金銀金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括金帛御史監視納數（案靖康要錄是月四日開封府榜盡數於戚里豪富之家根括金帛赴納四日係乙丑與此差一日）敵索京城騾馬詔除現任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限三日赴開封府納隱留者全家行軍法告者賞錢三千貫於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匹悉歸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索騾馬繫於丙寅與此差二日又云敵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逃匿不肯出宮赴池死者甚眾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丙寅而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並於癸亥日連書之徐畢誤也靖康要錄及朝野僉言避戎夜話並載據云尚書省榜連金人書云十二月二十三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欽差官入檢視府藏績緝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匹於內唯取犒賞所須一千萬匹令承來示搜尋探意恐似防再索假以爲辭於理未安初破城時本擬縱兵但終不忍以故約束令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緞子依絹數不限官私早望應副見在廟絹難見有餘推取所須此金銀緞子亦係所須之外亦不必取昨來本府再舉之際果承示諭當致金帛賣耗驗令所諭似謬前言且亦亮悉無用浮詞謹奉書承達不宜謹白尚書省奉聖旨令出榜曉諭今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軍既登城收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甚厚軍前金銀表緞自帑將力應副內藏元豐大觀等庫及龍德宿總兩宮御前壁后閤中皇太子宮幷臣陳之家已候括數目外大段缺少令曉諭權貴戚壁家京凡付金銀表緞人戶各仰體認大金之恩匹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管東壁王詔受納于及之夏承李佩北壁受納後誤家元納到封頭斤兩交割起大金軍前即敢隱留及官吏乞覓并仰一并措置施行此榜出都人大恐）

甲戌金人乞割河中府解州許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金騎充斥攝大名尹張從請王移行府以河冰方堅自相至大名雖涉河而地里不遠密遣王室發勤王之兵爲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王發相州使臣驛報黃河未凍眾失色王禱於天地河神至於河渡忽報河凍已合即是日事又云戊子康王總師渡河至大名部漕權府事張愨與北道副總管秦符顏岐率眾郊迎時京師圍久及康王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決於霸府矣案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追致此事今附注於此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十四晚探者報云河水凍盡十六日當立春當乃黃河坼冰上下濟懼以爲宗廟社稷無疆之休在此一舉十六日五更楊青報元水鎮再合施草布土訖王乘小車安然而渡大軍悉渡借後權車過冰薄陷者十餘車使臣高公海馬涌於河中既渡三軍讓棄是夕雷陰晦王渡河日麗空陰雲解駿紅黃雲遮日而行是夕宿元水鎮王坐帳中置酒召耿南仲汪伯彥延禧高世則舉杯慰勞又云王之宿元水鎮也先鋒劉浩遣一騎兵齊狀由稱所統人馬至濬州値大河未凍先發丁順軍將五百人諳舟至岸中軍州未渡前軍逆脈城縣鐵騎千餘人疾馳至滑州邀截衛斷我軍丁順將殘兵東走浩中軍兵二千人自濬州沿河路因來追赴大元帥府聽候使喚是日五更起發處恐滑州之金騎追襲劉浩奔衛北來命不須發嚴飭諸將尋食乃行是日雪審所定程頓至其店早飯不敢如約行由小徑遂與扈從官傳相失王至村舍下馬村人燕火爲王溫酒炙脯腊王呼耿延禧等圍火而坐未許久村人有來報旁近有三金騎問之曰康王軍茂日到村人告已過數日矣金人以鞭擊鞍云失探失探王聞之即上馬行申刻至北京是時乍晴師人多寒王呼諸將問値且軍士見王躬擐甲胄上下馬無從色每見軍士輒慰勉之三軍皆如挾纊至以取延禧寒取所常服綿袭畀之又以汪伯彥不耐寒解所服暨祿職袍並雜以賜之權知大名府張愨北道總管顏岐暨諸監司率官吏軍民出郊以迎王歸於府治北京新遣兵葵之餘人心不定二每出號令人心慰服是時京城圍閉久號令不通王軍在河北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北門天下甲兵四集取決師府矣）先是金人遣使者致書且傳二酋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請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往及是輔回稱不知康王所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遣曹輔迎康王爲是月二日事回稱不見康王爲是月二十二日此書乙亥則十四日也北盟會編遣曹輔在是月三日靖康紀聞載金人書云既往不咎故無可言事至於今員可盟傳康王見在河北可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盟意如何擬寒伏惟善保壽祺具書不名但題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書上先是康王出使駐於相州粘罕遣使持書來喚回朝廷乃議遣樞密曹輔行靖康要盟錄曰是時朝廷遣人每出金人必搜索

（蠟書上乃於曹輔衣襟用御書詔以賜康王京城將吏士卒失守幾至宗社傾危向領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領屯近甸以何變雅無得輕動設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朝野僉言日初二日酋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召康王使者寧云康王已佑諜河北之地恐河北州軍侍王不肯交割請遣人迎之是時金人已有廢立之意而朝廷大臣無有覆悟者何來奏上乃遣發書握密曹輔由京東詣河北迎康王何寨令人於曹輔衣襟上以御書爲詔以遣康王爲朝廷使人侍出金人搜索文字嘿書故以箸書帛入水方見曹輔東出曹州見守臣留懋說大金已登城講和斂兵不下督懋詰曹備曰傍人貪暴變詐皇有登城斂兵不下者乎公等家騎必爲所廣齊之使爲此言輔乃裂諜令懋看以逵元辦次借州印以發四方撫諭文字數日取曹州守宜軍令狀回綿不知康王所在金人軍前復發人域）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紀事本末卷白門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庚寅壬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上入東平府界與此異日又云戊子宗澤軍進屯開德建大元帥旗於軍中汪伯彥請王彥軍東平則措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除王問耿南仲亦以爲然遂決計東去案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迫故此事彥附此北盟會編亦書此事於二十七日戊子云王命副元帥宗澤軍屯於開德府是日發中軍蕤澤領所部城

州軍民之兵二千名州軍民一千揚言康王在軍中以部統制陳濟統制前日先鋒統制劉浩改差充副元帥下前重統領右軍統制何功緒改差充副元帥下左軍統頒各將帶本部人二千起發後一日以常案充副元所下右軍統須帶本部人二千收差王忠李充副元陣下後軍統頒將本部人一千並於開德府駐劄建炎中與日屏云先是王聚幕府條屬議所向宗澤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寨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曰金人數十萬眾聚京城下司圍四縣各把定要害自開德府之南四十里白衛南縣至京城下寄連來蕤嘗遣人便探水瘦不遣五軍除戒過河五軍保衛大王外續收方一萬三千人其聞召募氏兵又居其千加何從要解圖事須量力只今未說解圍且先要安頓得大王去處隱嘗然後促河北所敵諸郡及儀京賊河東諸郡人兵奏其皆來會合以當東北面更微宣撫司陝西江淮勤王師以當西南面約日俱進聲援田接乃可解關況金人河上將釋往來開德不是大王安泊處大名亦去河恐尺不可久任欲差援數項軍民之兵前大開德府興仁府襆州詭處屯泊大王往東平府措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圖啟南州廷請高世則壽無異論更召請將問之諸將亦以爲然王遂定議往東平府先遣副元帥宗澤往開德寄三日發五軍皆盡庚寅王遂進發楊青代劉浩爲先降者統制是夜荷於大王棗）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閤門祗候侯章齎蠟書至大元帥府權發勤王兵章言陞辭日皇帝諭臣曰康王時中書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令延膚草詔虞秀詩郡惟中山處源被圍不得達元節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招與賊揚青常景等皆敎順又得萬餘人案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追救及此據北盟會編則侯章至相乃是月甲子日也東王得蠟認後部署蔡指入援許見汪伯彥建癸中興日麻排麻云大元帥承命前燒書促援甚急乃離相州趨入援或者以汪伯彥寺相嚴備且宣仕相假加金人至必不可北王吮之集諸將於世慰堂議入援之路寨仔劉定侯章請從濟滑徑赴京城諸將皆曰河冰未合濟州渡無船一不可也滑州鄰金人寨其次長源序城皆大寨豈能徑渡二不可也寨仔等口以居徐慎繞河中兵馬擧從以渡避滑州韋城大寨可轉戰而南耳諸將曰金人在滑州練泉在南岸者其誰能統之假使半渡金人新雖則何以轉戰而南戰上則可元帥大王將如之何卽轉戰不務退安得練帛復渡乎仔等不能對諸將欲回邪洛自恐州渡往北京王語之曰母不徑趨直渡諸將日爲其邇李固被金案萬一驚援非萬全耳會孟世甯自北京遣人來投文自元水領過子城渡適河冰合可行乃定議然陰陽官選日猶欲二十五日起發耿南仲請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劉浩爲先鋒領人馬

南趨濬滑以疑金騎又移檄大名府路帥司差兩將人馬分遣前去舊魏縣駐劄暨吾到岸之際庶護防新鄉縣敵寨之令人一將於內黃縣駐劄有以防滑州敵寨之金人大名府路總管司差閤門祗候孟世甯領兵三千屯內黃縣大名府路兵馬都監王彥領兵二千人又屯舊魏縣乙亥日進發又遣陳過庭劉翰折彥質如兩河割地其後過庭死於燕山案靖康要錄是月五日吏部差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過庭爲交地都提舉五日乃丙寅也又十二日聖旨吏部差在京朝官三十六人轉三官借寺監承赴車前交兩路地界拆取三十六州太守親同往爲質十二日乃癸酉也十朝綱要書此事與丙寅與要錄合北盟會編是月五日六日連書此事與要錄五日所書同而十七日戊寅復書云丙遣劉兩河地界使臣先是朝廷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至是始遣復增差使臣十人又庚辰金人入城取軍器甲仗弓箭〔案〕北盟會編是月六日丁卯金人索軍器較此前一日又尚書省火延燒民居五百家〔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五日火自尚書省延及祠部吏部刑部十五日乃丙子也北盟會編亦在十五日丙子東都事略云乙亥夜京師火）

又雨雹案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均作庚辰

又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先遣軍至取王大悅澤在磁州冀乞會兵奪李固渡鋒賊路眾議不可澤自遣其將李光與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縣虜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東目門夾擊之賊潰斬首數百級獲其齎糧會師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至案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追敘及今移附此北盟會編以此與梁揚祖至同繫癸亥

又知信德府梁揚祖兵萬人馬千匹知濟州王麟兵一千總至諸將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問揚祖以諸將孰優揚祖以俊對王亦喜俊自是常在左右王留揚祖爲隨軍轉運使案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追敘此事今移附此王麟兵至北盟會編在乙酉不與揚祖同日會編云王麟以兵至北京麟自將一千人至元帥府自陳年老無兼傳又以疾濁告乞還守濟州王謂僚屬曰麟有異志邪卒許其歸以麟所部兵援隸副元帥宗澤後聞麟歸諸金人至以城降爲軍民所殺并及其家又云時苗傅與范瓊同爲武翼郎又有武功郎鄂超從義郎蓋祖統制一萬人自信德府同至又云時張俊爲武義大夫梁揚祖謂張俊最得力王擢俊爲元帥府統制

又甲申康王始聞金人登城欽兵未下獲聖詔見通和卿等兵未可動王涕泣知詔書爲尊所爲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以澤爲狂誦不情諸亦詔伯彥等爲失策澤曰金人狡計百端豈可南信當速進兵直指都城爲言兩國通和可亟退師卿歐有遣謀郎援兵已到無能爲也伯彥堅守和議力沮之案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追敘此事今移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八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九

欽宗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案四史朔閏考同）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酋黏罕亦遣珍珠大王同使臣八人入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珍珠續宋編年通鑑作眞珠爲黏罕之子金史黏罕子曰斜哥有傳無珍珠續鑑爲黏罕遣其子入賀上命濟王栩景王杞報謝與此不同）

壬辰金人趣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詔虜再三易之遣中書舍人張澂行以曹輔不見王而還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李埴十朝綱要是日金人始聞王在開德徐夢莘北盟會編於是月二十七日丁巳載中書舍人張澂齎詔開德府下訪尋康王蓋壬辰行而丁巳至也會編云初宗澤領兵駐于開德府揚報康王在軍中金人聞知乃以人馬裹送中書舍人張澂齎上蠟封詔召王還京師于城下叫問守禦人兵報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所駐去處金人與澂乃回）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通鑑於是年四月癸亥下追敘此事云癸巳帥臣盧益黃潛善迎康王居於府治北臨會編云王以正旦發莘縣宿陽穀驛二日過景德鎮宿遂劄寨至是日東平府本路安撫使盧益轉運副使蔣濟菩轉運判官閭邱陞以下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夾道駢肩歡呼之聲溢滿城市）

庚子車駕復幸青城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以問蕭慶慶答云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㮚李若水亦欲上親行上將從之會黏罕致書以諸國畢集加上其王徽號請再幸營（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先是黏罕遣人催諸州交割地界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又遣使來曰國相方與將議上大金皇帝尊號事請皇帝到營面議上曰欲以十日出城見元帥）金使有高尚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上欲無往恐敵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賓客輔

皇太子監國傳仍爲留守戶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城㮚以下皆從（案續宋編年通鑑云車駕百姓驚[illegible][illegible]華籌日[illegible]下不可出征出事在不[illegible]號泣不與行在赤監下奄[illegible][illegible]日皇帝本馬生書屈巳東和今幸金營朝去書印送矣若不從事蕩出城被等亦無生理百姓怨後民學切累之盟以劍圖具手指及殺死數輩蓋擊幣之人也上至青城黨蘇斧相見字日今北朝皇朝與食異姓爲主矣遂留上數青城）至晚道王孝騫歸傳旨議事未畢來日入城（案靖康要錄云敵館帝於齋宮之西廂曲室中三閒是夜衾枕不具宿戎席上冰面寖）詔令王若沖邵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遣閤門宣贊舍人吳彬待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略無外援比者敵已登城援兵講和凡有所請靡有不從（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時事至此尚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貴未歛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邀鑾[illegible][illegible]王室見今愈守京城終不退歸然上[illegible]皇天天[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下古人民民爲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歛盡子朕德薄不能以保吾民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寢研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民至於此極也）然未肯歛兵而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倍集自保土疆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辛丑車駕在青城留儀衞三百命侍衞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減七百餘人遣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並令先歸于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㮚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中書舍人孫覿尚書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案呂本中痛定錄曰前此上在青城齋宮無聊何㮚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覿汪藻應制上命用時字韻覿詩曰臆有愧乎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曰虜帳夢回驚日處郎城心切望雲時自以此賦達帥者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爲虜帳因撼此爲名

案遷留車駕）初上幸虜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爲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而虜來索不已（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金人根括津般絡繹道路上遣中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于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技術（案原本技訛伎據續宋編年通鑑改）倡優之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丙午太學徐揆（案靖康紀聞作何揆然他書內皆作徐揆疑紀聞誤也）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酋請車駕還闕二酋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訴言獻金銀虜遣騎取揆赴軍中揆以書上罕請車駕還闕厲聲抗論爲所殺十朝綱要靖康紀聞北盟會編宋史本紀編年備要及陳桱續編徐乾學後編薛應旂宋元續通鑑亦並云徐揆爲虜所殺而靖康要錄獨不言其死疑要錄缺也要錄是月十四日云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聖駕不報又二十七日云先是太學生徐揆在軍前說二酋請車駕還被留不遣[illegible]衆學生劉名欲詣揆前以門首因過不得前又二月十四日云太學生徐極者上再出郊被留不歸城中襲[illegible]計無所出揆具之利陳以爲元帥欲計之善吾君[illegible]來賜大金獲無窮書[illegible]苟吾君不歸中原自此必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金人達於粘罕翌日敵使人召揆出遂留之北盟會編繫此於正月十七日丁未較此後一日徐揆汪若海二書俱全載會編）是日通奉大夫劉韐死于金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七日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禦劉韐卒二十七日乃丁巳也與此差十一日十朝綱要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宋元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繫丙午與此合據劉子羽言父死節事狀稱韐於正月十六日自縊十六日即丙午要錄誤也續宋編年通鑑云韐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韐乃手書片紙遺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余所以必死也沐浴更衣酌巵酒以衣條自縊而燕人歎其忠相與取于壽聖院之西閣上及金人去始殮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歸中興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顯韐初在陝西爲童貫所知及是能以忠死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爲韐罪云宇文虛中撰宋故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贈特進資政殿學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顯劉公神道碑銘曰公之書

（謀無非先幾又以死明君臣之義雖古烈士視公有愧天子震悼袞郎相纏還其舊其贈大學士易名忠顯雄以節惠公娶李氏進封康業撫家日呂敏于歸學安康名郡承其恩渥公子三人詔訓靖忠長日子羽緯有父風入奉朝請執雁以從進直芸閣亦以似公子冀子輦人品仕初將命東浙帝以詔除管記幕府從公辟書有女且適日祀可久通藩于朝任列之布二孫共瑞疑疑竝秀公仕三紀屢經邢宥魏夜恩秩升父之後攸于賞延尚遺二幼公生丁未治平二禎逆其指驅歲拱辰已崇安之麾新所遷朝謁此紹詩貢告來裔靖東要錄云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從辟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屬官後從童貫為陝西提舉平貨司事轉餉海外除直祕閣領轉逋司事復行解隴除祕閣修撰為制置使六路大寧笑法戰殺命韐權鄜延帥出奇兵以辭遷武之閩後密備書與我和邊事遂息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靖康元年也繼除越州牧賊方臨起附餘杭韐守禦有備聽不敢近以功拜還古殿直學四年詔人韓至國門行旨從詣河北河東宣撫使充參謀官願管論利燕苟不可得狀請二人郎評師既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附朝廷從進兵韐執前議詞廷卸其意異至眞定金人以燕歸禁我勑乞宮嗣詔述閔會郭藥師入朝韐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廩以養之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殿學士言者論其過開日私見執政臺省落職宮祠未幾復職

郡荊南府改建州河北盜起以為眞定帥軍騎入城招賊首奏以官餘縱歸田里一路遂平金人人寇抵城下知其有備留兵以旁長驅內向既而以兵圍城韐以強弩射之敵知不可背遂退敵之來也諸都皆閉門多至百餘日民坐困韐獨縱民樵汲啟閉如平時父老威恩為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拜資政殿學士敵圍太原朝廷悉以陝兵付姚古种師中往援兩軍敗積上急於解太原之圍拜韐為河北路置制使復拜宣撫副使韐至遼州收集古師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人約解潛折可求與進會潛未出謂為敵所襲諸屯皆潰而韐一軍獨全有詔令歸授河劇帥至信德而眞定已陷拜為宣撫使命移頃治州繼召入覲對便聚時敵已渡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除部大提舉敵攻東壁以死抗之旋報能宰相以韐嘗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韐沮國搖民落職降五官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城陷眾遭韐奔赴禁中以衛乘輿虜既偽和且索韐出敵雅知眞定之政時金假密院使韓政年高黏罕欲以韐代之韐辭日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遂館于樞密院屢欲用之終不肯受敵亦未之迫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六日敵因遣韓政謂日帝不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命尚何望乎韐偽謝覬少須之是夕自書家信於片紙日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此妾婦之道也此予所以有死也副指揮使陳灌貴劉玠乘間入城歸報諸子因闔戶以衣條自經而死「金人大怒尸之於途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斂灌等竊其尸瘞之蔬圃因逃入城中敵既去子子羽同灌等出城棺斂時幾百日顏色如生覩者異焉卒年六十一今天子即位詔曰劉韐能死節不為敵用追復舊官職贈特進大學士）

己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三萬八千兩（案續宋編年通鑑作三十萬八千兩李埴十朝綱要作十七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疋詔令權住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九日令權住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二百萬兩聞二帥有喜色）

庚戌大風雨上遣中使還城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自上再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抵南薰門不可勝數至炙火于臂或自燒其指或望門側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

于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九日又云後宮糴米凡二十八場豬肉一斤二貫五百驢肉二千二百兩人肉一斤八百五十）都人又各率錢啟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方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釋經板并館閣圖籍納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自上再幸青城至此靖康要錄皆繫於是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日乃丙辰也與此差六日續宋編年通鑑金人來索郊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繫於丁巳即丙辰之明日三朝北盟會編金人索書籍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趙子硯燕雲錄曰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馬寶貝盡為擄奪燕人乃說黏罕曰今日破國而掠取太甚天下後世所譏下是又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皆行其所欲不在是也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是時子硯實為寺丞使之管押隨行文案宋史本紀於四月載云祕閣三館書為之一空）

丁巳太學諸生為書欲詣軍前不得進以申留守同乞

遞達上自青城以手札至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丁酉知冀州權邦以兵千入至帥府王命屯開德隸于宗澤〔案〕原本於四月癸亥追叙此月事今移置此）

（又云大風霾是夜西北陰雪中有如火光〔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十八日霧氣未收陰霾異常至三更大風雪凡二尺十七日丁未十八日戊申也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駕回至晚無耗入夜雪作二十四日乃甲寅也宋史本紀大霧四塞在丁未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沅續通鑑竝於是月己亥書陰曀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

（又云辛亥加大金皇帝徽號〔案〕靖康要錄元年十二月八日議定金主號爲崇天繼統昭德定功修文成武光聖皇帝靖康紀聞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大金皇帝徽號與此書辛亥合惟昭德定功之下紀聞多敦仁體信四字疑要錄脫誤也）

（又云丙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琴棊博戲之具珍奇圖畫等物悉皆置金營凡四日乃止〔案〕靖康要錄繫此於二十六日乃丙辰也較此前二日載金人索取各物極詳附錄於此要錄云敵須南郊法駕大駕之屬王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子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樂軒縣樂舞樂圖舞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布政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會室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大宋光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應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書諸科醫二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碾染織繡棋畫鍼線木漆唱帶皮鐵之類課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尚局搭材修內司廣備廣固諸軍曹司竝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子女童及權貴戚里家紉人指名要蔡京童貫家祗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諸倡於教坊中以俟採擇里巷爲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者亦徑取以往告報下如鴉鴉趨揚火開封尹下書事小火者不搜促免一人至于爵或顧人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王府則皆蓬首垢面不宦作贏病妝靚得免而尹徐秉哲自置敘髮對痛鮮花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欷附渚此皆內侍鄧珪之謀也初珪爲承宣使傳宣河北爲敵所得降之用事敵中致令呼索至是又諸珪家屬及宮吏侍人內侍僧道醫卜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內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閒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往書須冠子一萬餘項他皆稱是先差兵部尚書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專一承受罪前取索文字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并衣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敢隱匿同受軍法）

（又云敵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涓持兵入援至城下與敵戰創甚猶被血大呼吼左右負己以戰遂遇害士死什七明年敵退蔡人以涓尸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案〕原本及九朝編年備要薛應旂續通鑑竝繫此於是月不書日李稟十朝綱要繫此於元年十二月壬午東都事略金人犯蔡州在元年十二月庚寅未知孰是今姑附是月末又原本涓尸誤作消死據編備要改）

二月辛酉朔（〔案〕四史朔閏考同）車駕在青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乙丑都人傳聞擊毬軍前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人至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案〕孟子著靖康紀聞及汴都記均作孟子書）及周札義內侍藍

忻監官周導隆等（〔案〕周導隆靖康紀聞作周行隆汴都記作周道隆）稱各有窖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君稱已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斸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窨于是開封復根括立當限陳首京城大恐（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丙寅敵塹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城撫諭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懼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索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帝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而吳幵莫儔自敵營持文書至令依戎主詔惟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傅等讀詔號絶即以狀懇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趙氏敵以非其主本

意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吳开莫儔持書文書及孫傅等以狀申請詳見僞楚錄及靖康紀聞等書今附錄於此下撫云二月六日夜遣翰林學士承旨吳开翰林學士莫儔持書入城書曰大金元帥府近以降申表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夫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副子遣使軍前哀鳴所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跡更變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併力擊城推破方伸待罪之禮況近尋載書有違期約子孫不紹社復傾危今既伏罪宜從誓約來之舊封頗亦廣袁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斯舉止爲弔伐本非食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士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者聽台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以下后妃男女及親屬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尋依聖旨共議爲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德隆茂勳業著舊素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書有一於代亦令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豫此議應卞之百司并事新君其國候得姓氏隨册隨後建號所部之逃疏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上將軍右部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骨盧你移責勃極烈左副元帥押諳班勃極烈都元帥在闕开儔又出上軍前批付留守孫傅云今月六日大金詔書以屢失盟警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候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日放出京傳令圖聚自推失信

攸當卻此猶許割地別立賢人其爲萬姓之幸非細今因元帥壅人竊文宇入城附此誠意幸爲曉然早請上皇已下眷族出城請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無拘壽分妄序禍劉進招進累孫傅弟一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今月六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備到大金皇帝聖旨領諭傅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繼及舊年恭儉愛勤實已無所下至若遣衆廢絕寶非臣子所敢聞知祖復忍死須臾舉肆悲憐談切之詞仰干臺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舉終諸保全之賜傅等誓當捐驅碎首圖報萬分讓具畫一下頃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今旨見起發赴軍術同伸懇告一闕君自即位以來政修德備並無虧失儀是失信一事上累譴河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遍體已盡行竄貢兼檢會上違大遼信誓係畫實趙員副王禮等妄起事議並行處斬了畫以此顯見關君傳係前失非有他心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眷書周中外試既即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至厚若衆終患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目下未能數足將來下令外辭取索分農貢納貢爲大金承遠無窮之利苦一且廢棄遂同四夫轉有輕恩之心何緣自效一伏詳來旨令剮擇賢人以王茲土許汴都人民離主還居具見仁慈存鄰之至不惟臣民愛藏周有二心兼擁中外異姓責未有堪充選者若倉李册立四方必不服從緣此兵速禍結卒無

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息生靈之本意一令旨之事生之發之子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發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愛則闕外之事元帥白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雖以立國乞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闕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號位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先從伏候臺令孫傅弟二狀孫傅等伏親詔書宜擇賢人立爲藩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願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累世并無失德爲上皇聽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爲大臣所誤以致遠盟失信上于國與伏望國相元帥察傅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退避以責後敖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悉亦望時賜哀假許于國王子弟中擇賢者立之或使不願立上皇之子乞于神宗皇帝子孫中擇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承爲藩屏非爲不滅趙氏亦一國之生靈豪被恩澤承爲依歸傅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孫傅第三狀翰林院承旨前來指揮擇立賢人事竊以本國目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闕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鑑以罪罷將士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悉皆碌碌無聞之徒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闕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數青推戴黍椿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并所以

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遜立趙氏一人不推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不麻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豫護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承爲藩屏傅等不勝痛切積趙惶罹之至元帥府看詳孫傅狀將相多是罪廢之人亡敗之從臣僚類皆碌碌無聞之輩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即與混一無異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其知也末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有可舉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屬惟不許何衆李若水孫此議如或京內外俱雖自舉仍請請官各具名衛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孫傅等第四狀準元帥府劄于節文再請恭依聖上已將聖旨早舉城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右傅等竊推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累于前狀憑懇投告令來諭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并不干豫上冀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欽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責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又狀右傅等除已與有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外尚有未盡之意不敢自靈今更忍死遷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激艳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

（前主蒙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執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申臣子之情必欲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從廣四方英雄必至雲集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祖宗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傳等無任哀痛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旨孫傳第五狀云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孫傳等右前已累申元帥府乞彰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承事大國或執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允大國弔伐之義傳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吳开莫儔賚到元帥府劄子曰吳承旨同得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契勘昨有文字推賁道德不在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令請百官僧道軍民耆老既乞行府推擇行府于在京官僚未諸可否但恐在京目下爲首勾當官員必是可舉可以其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其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如此度不免舉薦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又大金元帥府牒今月十日右副元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共議宋人告請復立趙氏僧道耆老郭鑠等告乞立趙氏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日九日三交共五道錄白爲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行舉薦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輒受狀文嚴加憲戒說慮在京人舊以投狀爲辭別致沮希今請在京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吳承旨莫孚上等齋去文字日限旋行不得沮滯吳开莫儔持文字來示黏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人士庶傳聞回語相與號泣）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開封尹捕斬爲首者一人乃止太上皇遲疑未行敵令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敵取內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閤被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効禁中所爲及开邀上皇并取諸王孫傅欲匿不遣开示以鄧述與管宮閤者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爲真定府走馬承受真定陷金人置之軍中用事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太上將

往軍前張叔夜諫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緘敵騎追之臣當以身決于死戰陛下或可以諭生天若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生陷于夷狄乎上皇疑未行上欲飲藥爲范瓊所奪還遇上皇出宮）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傅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金人來取太子傅欲以五千金藏太子於民間抗敵上書乞存趙氏以身隨太子吳革陰以兵法勒且告急于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是革以請以所募士徽服潰圍而出傅不許）至是开傳來督脅不已傅言于眾曰上蒙塵托孤于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薰門范瓊以死扞拒不令出傅留宿門下（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從太子往後陷敵中不知身沒何地）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瓊慮生變以危言讋衛士後益兵擁衛以出（案續宋編年通鑑云衛人及士卒爭之瓊遽爲所殺）于是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眾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閉傳敵中已定立張邦昌爲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道簽狀推舉若不從便屠城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案議狀文見僞進錄[illegible]道軍民等準元帥府[illegible]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illegible]圖籙下有動德在民或權貴近臣或[illegible]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爲人樂推今來[illegible]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篤下述[illegible]人皆懷怨方此俯伏謹俟誅責若付[illegible]也爲百姓嫉忿立致變亂上負選違[illegible]帥之令備到詔書嚴切舉國惶恐非[illegible]官員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illegible]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illegible]命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人民敢不推戴哉）是日不

書議狀者惟孫傅張叔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玉照新志卷四載宋齊愈事云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今紀事已佚舊注錄以補之新志云紹興中趙鼎張浚爲左右相嘗具啟於高宗云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衆中發於憤蹀掌上密書以示所厚云夷狄設意如是生有蔲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憫之詔追復元官錄其子孫元牘云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尙書省劄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間同王時雍在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賜詔畢書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塡寫張邦昌姓名而齊愈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四座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誕若此闕左右時雍等實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聖裁七月八日同奉聖旨宋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勘具案奏聞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未回知孫傅承準前遣吳开等將文字稱廢淵聖共舉堪爲人主一人及知孫傅等乞不廢淵聖皇帝不許須管於異姓中選舉姓名通申齊愈知孫傅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文字不論資治管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开來密諭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言語卽是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雍別生不測寫時雍曾說吳开密諭張邦昌亦欲衆了圖出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塡寫卻將呈時雍稱是又節次遍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張邦昌三字別寫申狀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开莫儔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初蒙劄問時懼罪隱下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旬問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卽於本司聽前取筆紙就卓子上取紙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卽不是文字上書遍呈在坐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別無語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卽時起去只記得是時胡舜陟在座司業董逌午聞亦在坐末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局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取元狀單子勘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昨金人迫奪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竝與放免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赦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除名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從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宋齊愈身爲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僞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依斷仍命詔書省出榜曉諭吳江王份之孺云唱之者楊愿也紹興中附麗秦檜爲簽書樞密院命矣夫〔又案〕玉照新志此下

又引張棫記其父浚語謂齊愈獄由忤李忠定而起此說殊不足取劃去不載僅取元牘附此）

壬申取傅及叔夜往軍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宣和錄云先是正月上再幸金營以孫傅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及軍前索太上傅知必來索皇后太子傅欲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以黃金五千兩使人匿太子于民間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戮當死者數人以其首同屍并宦者屍送于敵中告以宦青竊太子欲投軍前部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斬其爲亂者苟不已欲身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一日無當之者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且上蒙塵託孤于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金人雖不索吾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衆偉其言時方在皇城伺候太子同出傅之子因來省傅傅叱之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使速去勿亂人意傅之子亦曰大人以身殉國某何言哉願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等事付交官吏部尙書王時雍有頃傅從朱后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金人曰軍中惟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爲出耶傅曰主上出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上旣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爲速白元帥金人許爲稟之傅是夜留宿門下不動黎明金人開門以黏罕命召傅入十三日竝家屬取去中興遺史曰吳革見太上皇及六宮皆出城志痛不已巳入內白留守孫傅曰上皇業已出城乞力留皇后太子庚午革頓首言二帝出郊駕未必回願殿下堅邀以固國本孫傅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一內臣貌類太子金人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姓遮留不可則隨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振救饑之爲名招忠義勇智之士結爲隊伍太子微服居中濱闔出不從皇后及皇太子遂行先是燕王越王出門有百姓攔截稱國中無主欲留之不令去爲范瓊所戮是日瓊恐百姓喧亂乃領兵往來內則告諭百姓曰趙氏已失國軍前現議別立異姓今曉皇后及皇太子盡出不得邀阻迫晚皇后及皇太子同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送于道太學諸生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致別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時宮嬪輦有徒步隨車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複隨行士庶旁觀心肝殞潰十二日壬申黏罕取孫傅張叔夜赴軍前又云張叔夜赴軍前見黏罕罕召叔夜紿之曰孫傅不二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禦盛豈可與孫傅同死耶可供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數四終不從惟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癸酉吏部尙書王時雍戶部尙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官赴祕書省士庶僧道赴朶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

戴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案〕靖康要錄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之繫于十五日與此差二日）吳幵莫儔持往軍營御史中丞秦檜不書獨具單狀（〔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張叔夜不書名惟秦檜獨具單狀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臣節以釋二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押赴軍前敵不從今考張叔夜不書名乃十一日議狀也秦檜不書名乃十五日推戴表也續宋編年通鑑誤合爲一事秦檜于十五日具單狀張叔夜巳於十二日入金營矣十朝綱要亦誤合爲一並繫于辛未日）金人于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南班宗室自二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甲戌幵儔齎敵牒據文武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爲皇帝乞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八博士正錄十員何㮚已下隨上在軍前並取家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秦檜乞立趙氏卽在此日紀事則乞立趙氏在十三日至此始取詣軍前要錄取何㮚高俅等家屬在十七日林泉野記云㮚北還終不屈於敵秦檜自敵中還力稱其忠遂加觀文殿大學士且訪其子孫云）

戊寅敵遣元隨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是日大元帥府檄諸路云敵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結栰登城之敵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欵我師觀其形勢敵自詭說宜進至京師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務持重毋致誤國亦無以人兵挑戰自啟國敗盟之釁（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日傳聞康王領兵在鄆州分屯開德以和議不進趙野之中興遺史曰是日幕府奉大元帥康王指揮京城全無消息吾寢食不遑可再呈檄書行下諸處契勘當府今月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節次剳下興仁府黃待制并剳開德府宗元帥節制諸頭項人馬及剳下南京宣撫兩司互爲應援及一面關牒陝西京西江淮勤王師帥去訖外今再契勘探報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京城信息不通據探報或云繫橋或云結筏不久渡河然登城之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小寨未起秀列四處刦虜吾民撥運糧解或稱候麥苗長大可以饑牛馬方可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實欵我天下之帥觀其形勢敵包說謀今仰見在開德府駐剳副元帥宗修議興仁府駐剳節制黃待制各更切加意召募信實人前去硬探知見得委有姦計備或窺伺舊城未有退師之意仰畜觀形勢料度彼巳隨處糾合附近統制官人兵剋日進寨於近京駐剳張大軍勢迫務令去仍切持重明遠斥堠毋致反落發計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取敗盟之釁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黃待制舉師之日告諭興仁府單州廣濟軍各戰備守集逐處城上巳擺布若軍若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虛及令逐處守臣各應副道軍權糧食五七日并後來不住應副仍各申隨處所屬轉運使不得少有闕誤并卽南京宣總兩司照會與宗元帥黃待制一依令來指揮各精覘探互相關報會合進寨約日于近京駐剳務要聲援相應及印一面備坐令來指揮行下陝西京西江淮等處勤王領兵去處約日催發會合仍具逐頭項職位姓名及剳下河北運判顧大夫京東運副黃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撰等各隨處應副錢糧不得少有闕誤并小貼子再契勘南京開德府興仁府處去京城遠近不同卽起發當有先後務要同日到京城側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貼子再契勘京城圍閒日久昨朝廷遣使齋詔傳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復虜掠然到今累月未聞退歸阻隔道路朝廷命令不通臣子之心寢食不遑今來勤王之師諸道雲集便欲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己謹信講好息民之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剳下審觀形勢可進無先以兵相加自取敗盟之釁今仰節制黃待制副元帥宗修撰宣撫使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閣學彥國發運使向直閣子諲發運方徽猷孟卿淮南東路提刑汪郎中師中知揚州許龍學份前知宏州郭待制奉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陝西五路經制錢待制蓋知淮寧府趙待制子崧各切親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糗糧若旬月之閒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一戰凡在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效死立功[illegible]

庚辰康王如濟州[illegible]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爲敵所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東都事略繫此于庚辰較此前一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李若水死于軍前初若水爲割地使黏罕與若水曰和後背約國當亡得不忘念滅亡之定聽讀至先皇帝有大造于宋之言若水曰金人與大遼相持十三年不能下上皇一出兵而遼亡是大宋有德于金金何造于宋乎黏罕曰不割三鎮是違誓也若水曰大金渝盟深入以兵脅地大臣無謀反以許人如大金祖宗地而肯割與人乎前雖曾議割地百姓不肯爲戎人咸生怨讟嗣君皇帝方且誅衰臣以慰衆心安忍遂赤子于外邦苟一己之安乎又曰皇帝本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難二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推義所在又指黏罕曰元帥金銀所需之外種種無厭貪人土地害我生靈是一巨賊自去年變盟再立主上承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背又厲聲曰此皆上皇不明聽姦臣交結外邦小夷以滅兄弟之國故有是報黏罕令十壯士擁若水出若水曰若水不畏死甯訴於上帝被敵擊幾死披至青城門無下敵中肅慶太師者數勸之敵使之監視日三敵飲之若水絕不食若水曰天無二日甯有二主哉其僕亦解曰侍郎父母老若水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顧家矣汝可徐言吾死于國也至是黏罕又召若水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罕大怒令人擁郊壇畔敵殺之臨死謂其僕謝甯曰我爲國死亦累及汝耶臨死爲歌詩一首末章曰矯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死年三十五建炎初謚忠愍今攷此歌乃相州觀察使王履所作也若水充山西軍前和議使王履爲副使是年正月履亦從駕同出軍前至是與若水同時被害此歌亦被害詩所作北盟會編有副使節使王履事跡載此極詳宋史及徐學乾通鑑後編亦均以此歌爲若水作與此同誤會編又載忠愍曲周李公事跡云初金人出榜關下求立異姓云軍前南官亦舉推不許何某李某預此議及兼前取家屬兄若虛到南薰門親見惡晉宮數人共數其忠且言我誠大遼死難者二十餘人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後自京師奔大元帥府上書者數十人皆言爲社稷死者李若水一人今上皇帝卸位之初尚書右丞呂好問又上劄子乞優加褒贈建炎元年丁未五月九日奉聖旨特贈觀文殿學士與子孫恩澤五人賜其家銀絹五百匹後因臣僚劄子乞賜美謚當年六月九日奉聖旨可特謚續準告謚忠愍建炎三年七月召兄若虛上殿上正色曰闔城中士大夫止有李若水紹興四年正月內明州武節郎新鎮江府焦山巡檢張珍說闈城中作行門第二次從駕出郊親見當日黏罕在殿上高尚書讀罷詔使蕭慶脫御服獨侍郎向前云陛下不可脫這賊亂做也立於淵聖皇帝後左手掩抱淵聖皇帝右手指而罵之某等出門外不見後面事紹興八年夏金國使人烏陵思謀對接伴使稱公忠義且問子弟幾人今在某處仕宦紹興九年春又蒙朝廷致給還致仕遺表恩澤三人建炎三年秋家屬流寓揚州遂藁葬公于蜀岡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遷葬公于湖州歸安縣廣德鄉卜村甯黃龍塢少傅公塋之左敕賜墳寺額曰旌忠承慶禪院賢士大夫作哀挽者百餘人公娶劉氏趙氏並贈碩人三子曰浩早亡曰遣曰沒孫四人楷禮標相繼以二子郊恩累贈公左宣奉大夫公所著詩文經兵火多散失有文集十卷行狀墓志神道碑皆未就故實紀其事跡云靖康要錄云是時若水侍上嗣極力爭之且責曰爾許我和慶矣天子爲生靈屈至尊親來計議既以詭詐苛留又輒敢悖逆如此何也若水知道已定因抱上大慟且罵曰爾曹狗彘之不若也遠酒之夷敢廢中國聖明天子乎吾當以死爭之苟不從吾言則神人共憤汝輩安能長久俱爲萬段矣金人大怒因使之搜去以馬箠擊其口面流血反縛之置空室中三日不與食若水罵不絕口已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諭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寵用公不患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若水曰爾曹禽獸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主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乎我有死而已因極焉之敵知不可回也遂幾之棄於道民有憐之者因密瘞之其給使親見本末因逃歸城中具言之且知所瘞之所四月十二日金人去其父與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浹旬而不壞如生焉五月今上登極於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孫若弟凡七人）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千四百疋納軍前康王次濟州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illegible]張邦昌[illegible]位朝士無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一日書推戴張邦昌議狀羣臣名有名押唐恪書罷仰藥而死十一日篤辛未與此差十二日前納金銀及康王次濟州二事要錄均在二十三日卽癸未也與此同李埴十朝綱要亦于癸未日云唐恪已書立張邦昌狀仰藥而死）

乙酉敵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尚書禮部侍郎陳知質尚書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案〕靖康要錄既至門監軍金牙郎君者[illegible]生何責不容辯）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

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俟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爲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于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聽命則以次殺之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纂夏少曾朝野僉言云或謂金人所殺四人之緣由欲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議事不從時雍以聞金人欲明正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爲金銀事自有四壁根括官執禮爲副留守非其職也靖康要錄二十四日宦者復語諸帥曰許士庶以金銀換米麥宿作出者既而果然遂脅迫益急城中驚駭不知所爲留守司遣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備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尚書大以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表段三十疋下至寄居致仕選人校尉各以差次輸納科配官絡繹塵市貲定數月日以輸納少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金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根取去王枝等怨所遣官吏既至敵壁乃給言城中金帛取不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輸必欲元帥數督責日急戶部置場收買金每兩三十千銀二千七百又以象玉珠犀腦麝沈檀之屬準折金帛之數二十六日開封府申單前乞取四廂許之）

戊子夜白氣貫斗（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纂北盟會編在是月二十六丙戌夜）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丙寅敵塹南薰門路黏罕遣使召上出乘馬使者曰元帥指揮不請乘馬上大驚及至帳前帝欲上皆使者曰元帥不請上皆天顏大變左右色失乃令蕭慶讀金主詔曰別立異姓廢淵聖爲陳留王深州守墳墓逼上脫去龍章盡皆扯裂時何㮚悉在上側驚懼莫知所措獨若水抱上抗敵曰皇帝不可廢龍卓不可礙若水今日有死而已金人相顧曰忠臣也纂宣和錄云聞初五日之擊毬畢復坐而二太子馳擊皆下酒七行舉上離席曰欲入城國相者璧領不悍既退二太子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忽胡語莫能曉金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惘然上尤憂沮然見有禮數勤瞶不以爲意也復以歸意懇之乃云國相來日向欲相見已

而果有使來傳國相語問所以歸之意苔以安慰百姓及催促應制軍前別無他承謂歸朝決矣咸有喜色初六日揚且來請上郎權驚恩從官猶盤服而進明果得差也才出門忽有赦貴星者方驚傳泊至屯外到已望北方設一香家隨官各千百步外排立上蔚前下馬望香纂兩拜讀詔説數金舊擁上乘馬去卷引宰執從官號聽衆皆叩頭衰請竟不從每宰勃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又云丁卯以京東溫臣問郎陛所領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聽傳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人隸宗澤新降到軍賊丁順及簡州王徹廣濟軍孟世甯等兵三萬七千人隸語善纂原本於四月癸亥追叙是年正月事連書及此而是年正月辛卯朔不宜有丁卯日疑此上脫誤二月兩字耳今稱竄是月又云壬申王已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至遠與纂邸議進屯濟州宗澤帥兵主榮城與韓大職敢之王次濟州元帥府官單及幕盜來歸書凡入蔑人分屯於河南許都向子謙在術何志同在許趙野范譜在宋趙子松在東皆圍遷京師未進纂原本於四月癸亥追叙此事案同前節今移附此又云延甯宮火纂李埴十朝綱要繫此于戊子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八日保康門襄火亡燒延甯宮頃刻而盡時元祐皇后居宮中急救天淺舊府週仙店門垂簾幕以避移居觀音院國私第又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珙禦之珙勇而有謀先儲糧橐下虜至挑戰已而僞遁虜追奔騎挫而伏悉斬之纂宋珙九朝編年備要作宋拱）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九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十

欽宗

靖康二年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令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外迎拜邦昌用申時入城邦昌與百官交拜于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還以付范瓊卽入憩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廳（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一日旁使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管掌事務并使臣十五員祗應三衙亦同宿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廳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撥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馬可得免禍朝野簽言云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間金人令同肅王等至京城下方百官推戴時邦昌皆不知也黏罕幹離不令王汭以推戴文字示邦昌邦昌讀前後文畢大驚曰趙氏無罪遽蒙廢滅邦昌所不敢聞必欲立邦昌請繼以死二酋令王汭召邦昌邦昌曰元與肅王曹駙馬奉使每元帥召郎三人俱行不可獨往汭強之以行至二酋前二酋說推戴意邦昌堅避如是者半日二酋知邦昌不可強乃諭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令立宋之太子以公為相善輔佐之毋使敗盟請公入城邦昌入城修帽涼彩以扇障面呵喝如宰相儀徑詣尚書省下馬百官拜階下邦昌答拜金人有旨如三日不伏推戴先戮大臣次盡殺軍民百官父老哭告邦昌令郎權宜之計救取一城老小王時雍徐秉哲呂好問曰大金欲冊立太宰三日不立將夷宗廟殺生靈邦昌謂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撥送與邦昌雖督責而歸馬可免禍身為大臣豈篡逆耶有死而已時雍等強之邦昌引刀自裁衆奪之遂議申推戴文字至金國軍前張邦昌事略云吳幵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廳待之）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于尚書省邦昌泣卽上馬至西府門畔為昏瞶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立略曰咨爾邦昌宜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卻輦弗御步陞殿于御牀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卽當歸避時雍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有憂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左言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尚書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吏部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擢並仍舊職李甯靖儋義並權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澥守舊職李回權右丞吳幵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簽書樞密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李回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馮澥曹輔留虜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同補其處時雍既用事請用二府蓋轄許之時雍蜀人也在蜀為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幵儔為虜來須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鬼王之呼黏罕幹離不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曹勳北狩見聞錄云三月初七日聞張邦昌僭位徽宗曰邦昌誓死社稷則社稷嘗重今日尸君之位猶且庶幾但所繫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作漢臣鄰徽廟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興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

乙巳邦昌往青城謝金人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樓櫓其四乞俟江甯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皇帝其七乞借金銀犒賞虜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廸孫覿張澂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可當沈晦黃夏卿郭仲荀鄧肅太學六局祕書省官等亦從之先

是虜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同其八人不同者皆平日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㮚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樸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同令舉家北還（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宰相何㮚及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樸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者金人遂驅之北行㮚初不割三鎮以至罷官後不肯議和遂陷虜中不食嘔血而死叔夜北遷道中惟飲湯義不食其粟五月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而死司馬樸北行即不食至燕山而死可謂全節上引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人亦極力以禦之晉之力雖疲而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飢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望之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虜首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節實設之也其始也開讐以召禍其後也又幸欲速和以免弱靖康之實國庠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讐之小人也宣和開讐即熙甯紹聖用兵之遺也履霜堅冰其來有漸矣）

癸丑金人歸馮澥曹輔譚世勣孫覿汪藻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二使隨同入齋到虜書云自來所取金帛皆是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科括之急且重因于斯民亦議權止令出榜曉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北盟會編是日邦昌乞免括金銀及請歸馮澥等二書附載于此乞免括金銀書曰某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為本百姓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造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圖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世不易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遷令軍民官吏推戴冊命俾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為承翰以事大國方宿夜祗懼無以報德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前宋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磬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憂疾餓死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博智膺高明曲照物情將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德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寵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任哀懇惶懼之至請歸馮澥等書曰比膺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鄰之助顧華臣之全闕致庶務之悉隳徒以菲材託于人上何以仰承殊渥外救多虞若涉洪川罔知依濟茲冒陳于危怨蓋深持于脅私所冀垂矜必業賜可竊以左丞馮澥國之老成營軍郭仲荀眾所推許儀遂職任俾贊時艱必能繫多士之心有以副萬夫之望比外臣僚等或因屆從先帝或祿差往而前始如台意欲留之人乞下恩慈遣還則庸疏之質既得助於眾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大惠尚祈英墜術充愚誠金人得書遂遣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均皆遣還）

丁巳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甯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斡離不軍

護送由滑州路進發（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曹勛北狩聞見錄云上皇到郊宮金蕭慶齎王酋來奏取向日張覺投降本朝并張覺誠首庭分一宗文字上皇曰當日張覺投降兩國初未有不受之約又元係大遼故臣遂納覺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覺即斬首以獻不謂上國指以為獻令城破國亡禍變及此向何文字之有況已嘗移文上國死亡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為辭也虜惟惟自後更不復來取金人凡有計議只在上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上皇到寨中十餘日自製劄子一通與國相云某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雖嘗招收張覺繼蒙須索令戮以為報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踰來乃指為賢某即趣罪南去諸後塊處道宮憩發魂魄未嘗干須朝政而姦臣何際雖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關報致煩天討兵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敗約所致蓋嗣子不能奉承大國之約某亦有失義方之訓事遽至此告將誰執尚有血誠祈同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廷御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烟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分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藏迫意切惟侍台令觜子去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悉知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劉子御不敢背元約蔡肇北狩行錄云三月二十八日起行邢趙之間皇子元帥斡離不請觀打圍契丹舊臣郭藥師張令嚴初以天祚出奔上表請歸本朝許之爵以袞衣之賞錫以金

（殊之優使鎮山後一旦大金兵至投戈乞命至是遣出令拜太上皇藥師曰昔日君臣敢不盡禮前日之降力所不加乞赦臣罪上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何赦之有藥師等慚而退）

戊午金人漸下城令戶部尚書邵溥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金既不能下南京乃自甯陵而上盡僞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率驅而北（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虜營辭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取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軍前開封府解發宮嬪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等絡繹道路凡數十里〔案〕原本繫此于二月據紀事本末是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靖康皇族陷虜記載此姓名極詳據云一少帝位下太子諶小大王訓見在五國城鄭才人生大公主二公主各年幼狄才人生一見在親王景王濟王華王徐王安康郡王相國王溫國王廣平郡王儀國公碩使狄才人韓州生鐵使閻婉容五國生一見在官主純福公主向驟官王宗丙男昌遠小公主倚棄　乙成男教復榮德公主嫁習古國王己死見在金皇后後位居住洵德公主嫁設野馬鄆君見在上京甯福公主嫁陳王己死其子見在冷山居住惠福公主嫁開府相公斜保三國相男見在上京居住一見在貴妃崔貴妃王婉容大王婕妤小王婕妤狄才人喬婕妤一見在駙馬都尉宋邦光向子房向子辰一見在諸王男女成文鄆王男成規肅王男成章景王男成範邠王男成之華王男成式濟王男相國王儀國公下各一男年幼相國公溫國公下各一女安康郡王康平郡王下各一女故和王女嫁王蓍道男安令己到行在故信王女四人一見在棣華宅觀王等和儀郡王有奔甯郡王有恭燕五節使有章越五節使有忠燕五觀察有亮越五觀察有德一觀賢宅宗子故晉康郡王孝壽男安規等士稱公繪一殁故親王燕王趙州越王韓州鄆王韓州肅王五國郡王五國信王五國建安郡王胥城嘉國王五國瀛國公五國昌國公五國一殁故公去嘉德嫁宋國王上京殁令福華福安德順德顯德柔福一殁故貴妃門婉容一殁故駙馬尉寅曹晟蔡偉劉文彥田丕一金國北京坐諸宮院見在宗室仲慕仲璯等并宗女嬪璣兵士等五百餘人去年來上京告朝廷緊鞸駙錢三萬貫牛三百頭為養濟一奉使洪皓等見在燕京等處住金國已降敕已令換官往往不肯祇受一應被虜宗室女見在北人家作奴婢者金國己降赦一官中二人換一人出令作百姓自在居住一應隨二帝親屬四百餘人為遷二帝往五國留在遼東落後養濟焉）

（〔又〕吳革謀起兵先誅范瓊劫二帝還期以三月初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奴焚所居謀赴夜有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闘曰邦昌以翌日受冊請舉事革被甲上馬時己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發兵發與殿司左言謀設計若同謀者給革至帳下謀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變〔案〕靖康要錄繫此于是月六日乃丙申也革謀於初八日舉事而邦昌於初七日受冊未及期而謀浚故先為范瓊所誘李埴十朝綱要亦係于丙申日偽楚錄云初駕出不得還戶部梅執禮質二十七所皆託以彌壓振濟為名其賓招集材勇之人欲以救駕有陝西統制官吳革賓一所之數在京監驛官米見軍前廢立抱忠負義以官米養軍召在京壯士假煞起兵謀反正交給班直散班藏仗親從等欲奪駕外走時有軍前取去堅人入城置藥物見設四方勤王兵將至近何每日軍發兵出喪精兵多出外城下不滿萬人二聖可一舉得之革闘是說欲為奪駕之計初五日內親事官數百人闔立張邦昌以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血屬焚其居家以應為徒中所告左言范瓊領兵追革至朱雀門詐呼與之謀曰吳統制亦制身僵黃河此事得自家們共義革闘以為二人率兵助己乃下馬欲與之善瓊乃執革并其子斬之次日王時雍使范瓊體究高士善趙子昉於是開封府促二人送欲盡二人各占一所也靖康要錄載吳革生平事跡僞詳令附載於此要錄云靖康元年正月女真犯闕革以所部解圍八月壽宿太原府朝廷遣革奉使女真軍中持國書見黏罕庭攝不拜計議邊事貴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金帥愧慶為追同攻威勝軍等處軍馬授書以歸十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地刑害革對北人有吞箭之晉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句兵閏十一月二日出城金騎己至會南道軍馬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上幸巡南壁革而奏量差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因留革充統制官賊攻宣化門填道渡濠革壕往相觀自南壁守樂官開安上門所擬濠水三尺及盡浚蔡河開水夜浚之不從及道將合始省前議水己冰矣二十五日賊登城率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策懇手教執黑擄者十許人部曲皆散去革獨死拒于安上門東使賊不能西二年正月上再出青城革建吉駕出必臨彼許率相何東不聽又請於檻密孫傅張）

（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革著諭者三一車駕還內二金人歸闕三革死遂留革制子徽妻言革有兩朝萬一父安之計願至軍前口陳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后妃諸王宮嬪盡出皷九日革入內白留守孫傅言上已出乞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懋首言二帝出都駕未必同願陛下堅避以固國本孫傅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內臣執類太子旁或遂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誠百姓遂留不可則隨之東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振教饑之為名詔忠義勇知之士結為隊伍太子徹服軍中讀圖南去十一日太子竟出革乃于啟璽院留局名振濟所募士拔執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時令上為兵馬大元帥懷攤丸由間道告急於壽州及約在外將相攤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圖還二帝久之復遣居同文縮其徒附者益眾使臣效用數千人勇士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既而孫傅張叔夜皆起軍前金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議欲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矣出十入門列為二疊與劉家寺及青城金寨相對又遣蠻彈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既以須期而發革字義夫國初功臣吳廷祚七世孫性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錢無不通曉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又〕金人以明珠孛堇為河北統軍屯濟州阿雜孛堇為河東統軍屯河陽〔案〕靖康要錄於是月二十一日聞此信李埴十朝綱要繫此于辛亥〔又〕發運使翁彥國起東南兵數萬至濟州不行知州事實公望以京城望救責之彥國始持軍兼程渡淮而進〔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八日邦昌聞翁彥國領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乃邦昌上端朝中丞云不得已及他日保家馮之語李埴十朝綱要二年四月壬戌知淮甯府趙子崧知潁昌府何志同荊浙江淮經置使翁彥國等築壇歃血誓發力合謀共安王室北盟會編在四月五日甲子〔又〕金人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來之兵陝西置制使錢蓋統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城已破蓋遂棄大兵挈家往湖北由是襄定至荊門一路騷動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自長安領兵十萬勤王日與之戰攻奪潼關既得聞乃引兵東去遂至陝府執罕遣將率精騎擊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先是稗將李彥先說曰陝為軍後盡少遣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至覆不然眾屯緊出殺遲一贏千險矣致虛不聽及范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復西京擒留守高世由隨軍轉進使張友極斬之〔案〕李埴十朝綱要靖康二年三月己未示與緣罷使范致虛率兵與金人戰于潼關克之遣兵馬鈐轄翟興復西京斬僞尹高世由張友極即此事也范致虛兵敗詳見封有功編年及趙甡之中興遺史

附載于此編年曰先是范致虛在長安措置兵馬守梁丙千年秋河東汾辭石陝而南皆無故致盛作河守計以河東置諸度外河西沿流壘事相望諸色人借補官貴僧道技衛卿趙宗印張孝慶等皆補幕屬統制官者莫知其數宗印者汾州孝義縣人本姓趙落髮為僧作萬花長老遺亂欲州地因過河中府題詩於佛刹曰七十勞生西復東鄭關在望念翳運大還半歲九分盡全晉一年千里空周召以七無善政蔡貫雖死有餘屬華陰乞食山陰去廉谷幽尋四老翁安撫使帑益見之遣人追剛與語大奇之為與致虛謬不知兵見宗印談兵口辨以為奇士乃合還俗用使宜累借中歡大夫直龍圖閣為節制宗印請聚長城起潼關迄龍門雖致康行移竣急而上下皆不以為是棠城及胄應命而已宗印以借為一軍謂之尊暇隊以行董為一軍請之淨勝隊而河東僧行多竊名軍中亦有稱官者致虛會五路兵欲勤王赴援京師屯軍華陰遺史云范致虛在陝州也前帝出武關由鄧州新興澠池之間屯于千秋地場偽河南尹高世由告急於黏罕亦會金人將欲同軍婁宿孛堇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致虛恐懼而遁〔又〕宗澤敗敵于長垣遂得韋城縣敵欲夜襲澤知之因移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壁澤自南華遣兵遇大溝河擊敵大敗之斬首數百澤謀引兵渡河據衛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自席攘引兵趨滑州[illegible]大名城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康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爾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夏四月庚申朔（〔案〕四史朔閏考同）大風吹石折木車駕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黏罕軍護送由鄭州路進發（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淵聖皇帝率后諸王望拜城中泣別宗廟哭聲振動青城日色慘騎風聲如號移時方止今按淵聖北狩後事實北記燕雲錄均有載及附錄於此以見辛稼軒南渡錄為僞記之書宣和遺事尤誣妄太過皆不足信也北記云四月四日黏罕同軍至鄭州教番兵一人引去見少帝其一人引仲熊到青城太平軍前中有內侍及婦人數人中一人身甚難人指云此少帝也仲熊拜泣云臣受國恩才薄位卑無所展效致陛下及此死有餘責帝不言金人已叱仲熊令退有番官梁慶爾來叫仲熊曰國相有台旨有國書送你歸書題曰書致于南朝皇帝闕下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不寫姓名只用一元帥府印下云謹封書云）

（天會五年四月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南朝皇帝闕下早者攻下褱州內有鄉貫係河南人以下不係朝廷措置州縣人民隨軍濟帶前來比至汴京了畢權令鄭州就繼義濟除情願歸降已發過河北外內有不願歸降人從事郎懷州河內縣丞范仲熊遣令還鄉仰冀英聽府爲亮悉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慶裔遣馬軍一人至京師投下而仲熊遂歸燕雲錄云道君由消滑至燕山淵聖由淮陽至雲中道君五月十八日丁未到燕山離門三里太子邀請覲看射棚拔打毬飲宴至暮交日入門于延壽寺駐驛貴妃親王帝姬騎馬舉背同虎日侍道君之側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萌道君聖昏毬場宴會二太子捧危疏勸道君鄭后時躬觀打毬迎待之禮至重至厚是時康王登寶位赦文傅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早道君郎召貴妃相賀書動龍顏七月初淵聖至自雲中駐驛燕山懇忠寺朱皇后太子祁王三都王聖眷同處侍帝側金人供奉如道君之禮二聖兩寺居住七月上旬于昊天寺相見親王東序駙馬西序道君居左面淵聖居右面皇太子文南面西酒五盞自早至午禮畢而歸七月中旬鄭后體候違和淵聖諸后同來延壽寺問侯住及兩時九月十三日二聖同聖昏起發往中京南人與燕人泣弟送於東門之外日盡乃發金人不能禁止數日爲之不市起發之前金人納絹蔚匹爲路費道君分賜百五十四與仙露寺宗室仲埋以下作冬衣領之者無不感泣燕山至中京九百五十里過石門至景州上廬龍嶺山下過燊徽河至澤河逖大濮至中京相府院駐驛相府院者契丹舊時相國所居也一門五位左二位道君右二位淵聖居之中一位番官居之中京人姻風物比之燕山蕭索太甚二聖服食器用皆需于燕山每兩月金人排辦起供應道君聖眷千餘口淵聖二眷百餘口皆駐驛中京相府院去大金國向三千里二聖於此止之東京取去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婧鑑命宗女等千八百餘口至燕山仙露寺養譜日給米一升月支壟一升而嗣王與兵卒無異拘糜黜勘監祝嚴索自因于道塗苦于寂寘一歲之聞死及八分止存三百九十八人保州御莊宗室趙薄顯奉使金國亦在燕山拘纍國相黏罕近許放還本州其御莊宗室仍舊不曾起發奉使官中書侍郎陳過廷并文武官五十餘貰并門下侍郎耿南仲孫元在眞定丁未八月遣詣燕山崇國寺安泊至十月國相黏罕到燕山議許追呼出頭許其南歸無不歡呼方行備車倪裴無復百指揮并押赴顯州自旦至暮方得行見黏罕以爛從頭至足紹之令學加養濟戍申三月聞一南人貨驅內瓦橋來買得故紙內有本朝足本赦書司馬僕營求得之爲京師鹽藥斬法告於燕山留寺擬司馬僕槊頂禁勘獄成申元帥府己而貨死杖七千依舊養齊知燕山蔡講其子松年輿眷屬同處金人養濟甚厚松年與一渤海道奴通事燕市中合開酒肆燕王嗣濮王辛臣何稟樞密張叔夜駙馬曹都尉并告）

（身亡其餘有從淵聖在中京者則未知存亡）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祕閣圖書狼藉泥中金帛猶多踐之如糞壤（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先是朝請郎徽猷閣待制知信德軍黃潛善遣探事人張宗至京師宗得邦昌僭號文金人僞詔邦昌僞赦迎立太后書各一紙（案張邦昌事畧云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令四城之外便是番人欲赦伊誰況公權攝當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己還趙氏且速請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絕狂敵之謀邦昌從之好問因請孟忠厚勸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元祐皇后偁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郎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藏大元帥之語於是復出）康王讀畢往麟嘉堂與僚屬呼問之慟哭乃歸時潛善建議自山口鎮過兗州抵宿州駐軍謀渡江右輜重先鋒至山口三軍籍籍乃不果行王揮涕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于河北諸將請曰此將臣職耳大王乃宗廟社稷所係不可輕舉王謂耿南仲等曰斯報國之秋也宜奮忠義邀擊歸路于是布檄并檄副元帥宗澤促河南北兵依應指揮（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邦昌降僞赦改赦字爲赦書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开莫傳爲邦昌散還諸路故僞赦首及之令攻邦昌上宋太后手書見北盟會編僞赦見中興遺史及靖康遺錄靖康要錄而文告不同並附錄之會編上宋太后手書云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捨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羅于羅綱實難遘于刀繩外遇大國兵火之威內拯黎元塗炭之命顧難施于面目徒自悼于夙肯咋门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前跡以甚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惟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順肆稽成憲爰舉嵩章恭惟哲宗元祐皇后儀柔懿恭聰明睿知天作之合早媿德于泰陵王假有家夙母儀于方夏端著紫庭之亂具彰彤管之彝雖奮寓孫華崇

（道之居亦繼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於清館櫝系望于緜區今二帝己遷山川大震匪仰伸于欽訓則昌副于儀刑是用竭誠于心涓日之吉祗伏核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崇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幅員時又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旣安更介靈長之社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有司擇日奉冊寶其應干典禮合行事什介禮部疾速施行中興遺史赦文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樂業豈復知兵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致淵聖皇帝越在郊將予以還歸橫見推逼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危難應手書到日罪無輕重并與釋放第一項差官省親圓陵第二項諸州天慶天甯寺依舊行香第三項諸州軍守臣各令兵至近甸保守與虞義同有功起發勤王兵仰御于元來處分屯第四項存恤諸處宗室餘並依前赦靖康遺錄云初四日邦昌下赦云宋家遭陽九之危二帝北遷蒙塵萬里予適以使還強見推立旣自裁而弗獲乃忍死而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郵傳之問遠近乖向往之誠宜敷德音用聲寰宇可大赦天下云云其中一項云諸道勤王人兵當國家危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己勤勞宜各歸本貫別候中旨靖康要錄四月二日尚書省屬禮部三省同奉手書海內承平垂二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輕啟邊難大金在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帝遷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予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旣自殘而獲免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達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發同此危亡之急倚不深求於民瘼豈能安濟于時艱宜於撫循用舒陲阨庶期臻於甯謐以終久于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赦內官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除放租招免盜賊等事宜令禮部徧牒施行敕並與覃恩同但易赦字爲手書而己此書四日方下作是月行）

甲子迎元祐皇后于私第入居延福宮邦昌遣蔣師愈等齎咨目至大元帥府及書至王詢于師愈等所以來之因對曰邦昌先遣使臣李興潘謹齎等未同聞有元帥府探兵入城因知大王在濟故遣師愈等來是日謹齎及興齎僞尚書省劄子至云（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一原注四月二日奉面旨差往濟鄆等處訪尋康王所在仰逐處州郡守臣等具軍法文狀申尚書省又二年四月二日札後有王時雍李同二押字王問二聖皆如所聞又問邦昌所服曰紅袍王帶帽子王掩泣左右皆流涕即以札子付謹齎等同

大元帥府令差使臣潘謹齎李興體問京城訪聞二聖曾幸金營于甚日還京有脫金營來者供具不一京城卽無報應文字未審在京係是何人主管事務仰開封府具軍法人狀來伺候行遣眾以爲得體案四月二日乃辛酉也在甲子前原本此二係並附甲子日後蓋注文也邦昌及康王咨目全文載見北盟會編而并繫於是月七日丙寅疑與下文哭何事相混邦昌遣蔣師愈蔡來程僕等齎咨目于康王曰邦昌伏自拜違己而北去所遣禍難不可備許仰惟王慈必業矜惆昨自燕山九月餘日金師再舉之後杳不聞耗至冬臧月二十日還闕以今年正月十五日還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十郊外凡使人一行盡留不遺二月七日又聞宣金酋之命遂還二帝皇太子及上皇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六宮遂空旣而又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生靈分爲魚肉餓然俾推異姓方免居城廟社景靈宮乃不燒燬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傳等令並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亥爲禍福速招連累於時公卿士大夫號慟於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敢執酋命終莫能同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移甲士防虜晝夜監守雖欲引縋揮刀赴井投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于一身變出不測死安足惜忍劉宗彥等齎城中文字與吳开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對眾罵城中文武百官爲自免之計遁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向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歛食六七日垂危而百官陳述禍藴謂事己至此雖臣民盡死真能同二帝之遷性有從權且與承當此事則存宗廟保社稷景靈設豫皆得無虜而一賊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爲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而褒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而不能報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有在于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于此欲追二帝之還而報之殿下也茲幸金騎己退道路可逆故差刑議曹之增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永務郡程僕齎此以明本心令則社稷不墜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全存伏惟殿下盛德在射四海系望頗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差謝克家等開道賁王璽一紐詣行府富別貴陳初夏方遣更之倍保重邦昌無任瞻望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咨目上覆康王大王殿下又康王咨目曰構咨目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吏講前判貴波而吏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殤覆脈心權裂涕淚不榮窮天下之楚壽不足爲喻便欲引繩佚刀而二聖之藝興未復四方之兵馬大集將士忠慎責以大義故歛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逾百萬預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覬聞人足音而發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談月自謂知心）

（故此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來敎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朝不謬天或悔禍可覲二聖之復所綸遺謝京家之事讀之愕然失措其何敢承顯皆繇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鑒與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己不愧於伊周矣構方身率士卒圖獲父兄顧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構雖身膺賊手受賜而死矣氣令漸黙伏惟鈞候勳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不能多及構咨目上太宰相公閣下遣成忠郎黃永錫齎邦昌前投下且令觀變）

丙寅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齎曰稱臣言其大畧言封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所以不死者以君上之在外也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良厚何向時與王使斡離不軍前至是日敘舊不忘也（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帥府僚屬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

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監察御史馬伸言于邦昌曰伏見金人犯順虜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去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未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敵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豈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返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復生無以加矣如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受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案王清明玉照新志卷三云靖康初秦檜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臺云金軍前合推立異姓秦未及應語之罰馬遂云此天位也逆金安得而易舍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隨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伏覩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狀申太宰相公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日乃止又案秦入議狀在二年二月癸酉可考）邦昌命一切改正是日開城門（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

幷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元祐皇后遣尚書左丞馮澥爲奉迎使權尚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王覽書因語幕屬曰邦昌知君臣分義免興師此爲庶幾命移檄諸路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士卒不得擅入京城是日濟州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府言本州四旁望見城中紅光屬天乞王正位于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濟之父老請王卽位于濟宗澤言邦昌素陰與虜結未可深信且開府于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濟運尤易上然之據汪伯彥建炎中興日曆云戊辰幕府僚耿南仲等會于瞵嘉堂衆議王卽位卑諸將及官吏或曰濟州或曰南京云云則當卽戊辰事也日曆又云會有竄遂自金寨者編傳太上皇聖語康王可使卽皇帝位又衣袁畿封方二寸許綫筆二字曰卽與益昭天命之符二聖相授之至意仲琮等議遂屆于是勸卽帝位南京之議定矣勉擇官王符選擇得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具以稟呈王郭數可之中興記云是時群上卽位于濟州或南京未定濟州父老軍民敦萬人詣轅門乞卽位於濟州群臣議卽位於南都便

（乃集議於麟嘉堂宗室仲琮等數以議不當即位當著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請四方南仲延禧世則曰二帝北狩天下不可一日無君道君之子皇帝之弟惟上一人已建大元帥府統天下之兵不於此時正位戴以定天下天下無所統一將生變亂稱制不改元那得久必即大位而後天下定況有自金寨歸者道上皇語云可告康王即大位爲宗廟社稷計若即位乃道君之心宗廟社稷之福也何可淡衣稱制以取天下之疑生姦雄之謀乎仲琮議屈遂定即位於南都）時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詔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又令諭王往曾密賜馬價珠子令及王密啟欲決河灌虜人語爲質驗宣和皇后以金環子王及傅王再出使日有宮女招兒見金甲神人擁衛事王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元祐皇后又令姪權衞卿孟忠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書曰王其速驅與衞人處宦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時使臣曹勛自北竄回今致曹勛竄歸事詳見北狩聞見錄云上皇自北狩出城起行至過河到日後宣諭勛曰我夢四日并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向背推戴康王否勛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背歸邦昌幸寬聖念又曰我夢想常不忘第記此事又日宣諭勛曰我左右惟汝後生健步又知我行事爲我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繫念于彼及此行艱難勛曰臣仰賴天威可以侯便冒圍而出願不辱命得達聖意是晚太上出御衣三褺襶一領折領寫字于領中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并押九字復縫如故付某又索得鄭皇后所帶金耳環子一隻雙飛小蛺蝶俗呼鬬高飛是今上在康邸時手製以爲的驗及皇太后信物令某不以乃所必見康王奏之訓詣了前且獨且泣曰無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帕子付某曰見大王深致我血淚之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迎父母此外吾不能多致語言氣哽吾服故也存到燕山鬬乃去此信三塑人加餘皆不知皇后初取環子與沈押斑令付勛曰對時傳語大王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并見吾父幸道無意皇太后以下皆哭上皇又言諭曰如見大王但奏可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無以我爲念且保守宗廟洗雪積憤又曰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有違者不祥相襲未嘗輒易毋念靖康誅罰爲甚今日之禍雖不在此要當知而戒焉太上又令奏云恐吾宋之德未泯士眾推戴時宜速應天順民保守自家宗廟若不須取記得光武不立時事否又宣諭曰曾有龍德宮密賜馬價珠犀合子等物大王謂說欲決河灌虜）

（河番人等事以爲密驗在金寨臨行日恭承皇太后聖制令奏大王曰大王再使軍前欲出門時二后洎宮人送大王至廳有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貌狀雄偉各執弓劍擁衛王後女指示眾眾雖不見莫不畏肅太后語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大王宜嚴崇奉以答天貺臣庭從時皇太后未知主上即位寶用象戲局以黃羅貼覆書康王字於上焚香說曰令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入九宮者大王必背天位一擲其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額喜甚臣下拜賀具奏太上太上後令謂太后曰端卜昭應殊異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勛等皆再拜）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羣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次自僭號位至是凡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不稱聖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鐍題以臣邦昌謹封（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敘此於是年三月又云與執政坐議必自稱名有面得者爲面旨由中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遇金人至則遠易服張昌事畧云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請元祐皇后垂簾）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以狀申請王深拒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北盟會編是月十二日辛未載宗澤書曰伏蒙大王仁慈須賜欽諭云今日之事非左右毅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讀再四涕泗橫聽抑論脅私責任之重但恐拔其難自悉竭路選言憚不能威動有誤大事罪不可逃澤伏見奸臣張邦昌竊擅寶位改元肆赦又挾盜后以令天下仍欲故請路勤王之兵纂亂蹤跡無可疑者今許諭有或出權在之語且人臣豈張紀徽服紫袍居正毀者自古奸臣初未嘗不謙遜退避中藏禍心況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整頓乾坤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華於不隨民志使天下有所歸向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願大王速圖之別幅曰并承親訓筆之紙尾仰荷隆謙所批近育向書省詞子於鄆齊間尋訪大王事此乃出自奸許不可不察澤近探得御寶與朝廷即記畫彼敵播去執驟行吏故作行遣或亂天下何繫等亦在敵中澤近行下河北等路州縣己令常切驗認不得憑信若大元）

（帥文字方得施行過爲隄備去訖伏乞照察）

甲戌太后告天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癃之質起于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號位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序傳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應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志（〔案〕此文汪藻所爲也秦華同天錄云呂公好問建言今日布告復辟之書須是明白使人易曉不必須詞臣乃命太常少卿汪藻行）是日大元帥府約束比金人邀請二聖北去已星夜措置邀迎外敵先于三月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僞號今來邦昌已歸寶退位所有八日已後稱中旨面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上如有闕官即具申差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僞冒可疑文字並申審以顏岐爲參議官滕康周望爲紀實李綱傳檄京師與湖南安撫使郭三益等會合荆湖勤王之師旬日間集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乙亥以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爲奉請車駕進發使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副之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大慶殿文武百官再上表（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丁丑文武百官三上表（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戊寅大元帥命宗澤部將士于長垣韋城衞南南華防托起發以辛宗彥爲先鋒統制丁順副之祁超前軍統制王徹副之張瓊左軍統制孔彥威副之張浚中軍統制趙俊副之苗傅右軍統制劉浩副之范實後軍統制張煥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備護衞入應天（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是月是日王如南京）

庚辰康王次新興店（〔案〕建炎中興日曆曉宿新興店王至是神意喜悅問地名曰新興店伯彥曰嘗聞太平興國中北戎寇邊太宗皇帝幸大名親征方渡河有犇於馬首者問其姓名曰宋捷帝喜之不旋踵果有北戎之捷今大王治兵討賊行入紹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將克纘前人之美與夫邑號柏人里名勝母者異矣王善其說）鄜延路經略使張深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至王以光世爲都提舉曹輔路允迪范宗尹以太后詣旨趣進發（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中興遺史云金人已立張邦昌即僞位張深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倒眾莫敢應往往偶語出異論光世乃遣使王獸張景等蕃漢弓箭手一百人騎夜半齋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罔測光世密諭之曰側聞康王領大元帥聚兵京東汝等嘗詣大元帥府分明投下文字而同金人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仙鎮遇獸景得元帥府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將所統軍馬速赴大元帥府二云仰張深將所部同興仁府只于本府馳劄及差使臣劉宗偕來深得劄子失驚惶懼光世即辭深去以所部兵至濟州時王師無至者王大喜自是委以心腹彈壓諸軍王發濟州劉光世從衞）

辛巳康王次單州（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北盟會編是日知單州事王映來迎何志同趙子崧皆以兵來會）

壬午康王次虞城縣西道總管孫昭遠（〔案〕北盟會編稱西道總管王襄）

（副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張邦昌言謝克家同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州徑自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皇朝無疆之厤天人合應以啟中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衛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付南京以俟冊立禮畢遂建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駑下承乏宰司當躬率百官赴行在所欲于二十五日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一行事務並令所屬排辦欲以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幹當公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癸未康王次應天府（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北盟會編云大元帥早發虞城申刻至南京府治金人圍京城時屢分兵犯南京朱勝非皆禦退之復有北道總管趙野及宣撫范訥兵王淵韓世忠皆在南京故城市全盛是日戒都統制五軍揚維忠等警嚴以備非常）

甲申康王率百官朝三殿御容元祐太后令備車駕法仗等百官庶務各分其半來進是日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癸未康王次應天府翌日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

丙戌耿南仲等議曰恭惟藝祖與殿下誕彌之歲皆值丁亥元天元所屬應有宋火德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隆今紹隆前烈請改元建炎（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建炎中興日曆云初議改元命幕府官屬聚議耿南仲等議曰王者即位求端于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後漢光武中興改元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紀元恭惟藝祖皇帝誕彌之年太歲丁亥大王殿下誕彌歲亦丁亥天元屬火宋以火德王藝祖開基改元建隆景聖相援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議請以改元爲建炎）

戊子太后遣使齎手書往南京其詞曰吾早緣閑退久遂燕安託迹琳宮惟務勤于香火棲心道妙局嘗事于朝廷不謂季年乃逢大變二帝遷辱九廟危疑迫公議以從權難利懷之固避暫還宮禁勉處簾帷每應政機如負芒刺第手書之達意懇康國以投誠冀應厤數之歸深慰寰區之望臣（案此下有闕文）往冠蓋相議符寶既將物儀備設丹悃悉期于陳露淵聰于謙沖欲報之誠以日爲歲今聞涓辰之吉受冊有期將同日月之照臨行布風雷之號令天命所屬黎元咸竭于驩心大器既安衰老遂諧于素志（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元祐太后冊文見北盟會編是年五月二日御劄敕內外文武臣僚等朕惟盛德者報必隆屬尊者禮宜備古之彝訓國有故常元祐皇后補行徽柔宅心虛靜蚤儷極於永泰久玩道於瑤華庚長并后之文已嘗誕告丙午復號之旨未及布宣比者戎騎內侵都城失守方二聖之播遷屬百辟之抗言還御宮闈暫臨庶務洞達事機之變深維宗社之安蹕遣使軺詩諭至意逮此續圖之日亟頒號政之書功加于時舉協于義是刑參備威志奉上尊稱冀茂對于休辰以永綏于壽祉元祐皇后冊爲元祐皇太后仍令所司令所擇司擇日奉冊寶應令行典禮官即速討諭以聞施行）

五月己丑朔（案四史朔閏考同）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遙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朱勝非南都翊戴記云上幸南京登極勝非建言受命中興宜築壇行禮北望二聖寅受寶冊及即帝位因治壇於府東偏五月朔上登壇受寶改元建炎請以中興受命名壇載于祀典詔可之汪伯彥中興日厤云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祐皇后詔令遣王時雍徐秉哲備車駕法仗等百官庶務各分其半發船載宮幘及張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請又命內侍部成章王衰管押乘輿服御輦儀仗至南京來進王坐便聽南仲伯彥潛善延禧高世則皆侍立成章等捧笥以前戰數各件內有道冠一頂非人閒儀製成章等拱以奉白太母傳語此冠自祖宗以來凡退朝寞閒不戴頭巾只戴此冠後來神宗皇帝易以頭巾循襲至哲宗皇帝道君皇帝非祖宗制也願殿下即位後退朝閒宴戴此冠便是祖宗太平氣象王欽容流涕曰上天眷命羣情愛戴幕屬將佐上書歡進拜叩固請至於五六吾固辭者亦屢方此疇野以思繼又奉太上皇帝即眞之詔太毋乘輿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欽承於是命剋擇官選得五

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燕門之左營築壇場命朱勝非撰策文告天命豫康撰赦文肆赦五月一日庚寅受天命南仲充禮儀使延禮讀冊告天汪伯彥黃潛善薑耘高世則元帥府僚驕皆登壇行事王泣沸角皇帝位于應天府洽之正衙南仲伯彥濟善延禱耘世則等先稱貿上毀侍立邦昌率百官稱賀冊封淵聖文見北盟會編會編云五月二日卿詞敕內外文武臣依朕比以乘輿播越宗廟祐危追於帥言勉詔大業居軫髮昏之懋藏深手足之懷恭推乾龍皇帝聽明憲天節儉由性子育加于庶棄色蒼致于兩宮金人內倦四鄰多邕乃道單東之使欲遂龍德之臨代親而行即日命罰鑿而編戶困於金縮復再肩子膺營欲為民而請命沈儀淵識外晦內明時方艱厥聖以尊發溥率萬邦之望奚贍入駿之歸雖道妙無名豈形容之可及惟德施罔極欽尊奉敢忘差率黃朝刑昭盛烈乾龍皇帝宜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應合行典禮官即速詳議以聞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十　慈谿馮一梅校注